

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# 秦始皇大传

 **eBOOK**  
网络资源 免费下载

## 第一章 落魄王孙

### 1

天寒地冻，时近黄昏。

邯郸城内人家，灯火次第亮起，将满天的云霾衬托得格外沉重。

地上积雪盈尺，但天上仍然在下着，鹅毛似的飘洒，似乎越下越大。

这处赵国首都，平时是大街小巷，往来行人如织，真个是举袖成云，挥汗如雨，而如今却是路人稀少，全躲在屋内烤火取暖去了。只有一些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和野狗，畏缩在墙角屋檐下面，全身颤抖地强忍腹中的饥饿。

按照以往每年的经验，明天又会出现多具冻僵的尸体，人比狗多。

高墙里面，亭台楼榭，室内如春，隔着灯光辉煌的窗户，传出阵阵的丝竹乐声，对富贵人家来说，声色当前，把酒赏雪，乃是件极尽耳目之欢的乐事。

凛冽刺骨的北风，刮平地面的雪，混合在天空下着的雪，将整个邯郸城变得白茫茫一片。

在大风雪笼罩的北门正街上，一辆单马拖着的车，顶着风艰难的前行。拖车的是一匹老瘦的五花马，浑身冒着热汗，偶尔仰首长嘶，吐出一团团白气。

驾车的是一个不到三十岁的精壮汉子，身穿一件黑色老羊皮袍，头脸都紧密包着，只露出一对眼睛，他不断挥动鞭子，大声吆喝着马，颇有驾着骑马高车的架势。

窄小的车厢里，端坐着这位在赵国当人质的秦国王孙异人，他虽然今年只有廿出头，但英俊的脸上却布满了饱经风尘的人才有的那股厌倦和憔悴，他正陷入了沉思。

他在想着今晚赴宴，却送不起贵重礼物，会被各国同样在赵国当质子的王孙公子所取笑。

今晚是赵国大富商吕不韦的生日，他广撒请帖，所请的客有包括了赵国所有政要、学者名流、富商巨绅，还有各国的外交使节。当然各国质子是外交使节中最主要最尊贵的客人。

表面上，各国在结盟时，为了表示剖心置腹，互派质子，地位非常尊崇。实际上，质子就是人质，国与国之间一旦翻脸，质子是首先遭殃的对象。何况是各国之间，翻脸和翻书一样，今天才歃血为盟，说不定明天就已兵临城下。

尤其赵国一向为抗秦联盟合纵之约的约长，他在这里作质子，等于是随时有把刀架在脖子上，两国有所风吹草动，首先用来开刀祭旗，或是收为阶下囚的，就会是他这个质子。

在有些国家当质子情况并不坏，特别是强国为了示好怀柔，派在弱国的质子。弱国的国君要巴结他，将他待为上宾，全国上下臣民对他似乎也怀着感恩的心情，所到处，他遇到的都是一些友善热情的面孔。

秦国是强国，而且是现存燕、赵、韩、魏、齐、楚、秦七国中最强的国家，但由于近年来六国联合的结果，他每到一个国家，看到的都是充满悲愤的脸孔。很多人见他来，更是老远就躲开，连同样在赵当质子的其他国家

的王孙公子，对他也都是内心疑惧，外表冷漠，如今赵秦数十万大军在长期对峙，战争随时一触即发，他这个质子更是难当。

他在这里没有朋友，虽然他是强国派来的质子。

另外，他比哪个在赵各国的质子都穷，就是别人不排斥他，他也无法参加他们之间的交际活动。

本来，各国国君对派在与国或敌国的质子，部分是为了要面子，部分是为了对他内心的歉意，在经济供应上是尽量优厚的，当质子的人可说都有花不完的钱。

但他不一样，第一，他是王孙，不是公子，他祖父秦昭王在位，父亲安国君只是太子，这中间隔了一层，他祖父根本想不其他这个人。第二，安国君的姬妾一大堆，儿女更是成群，他亲生母夏姬甚不得宠，经年都见不到安国君一面，所以他不但是庶出孽孙，而且是个不受喜爱的孽子，祖父和父亲心中压根就没有他这个人。

上轻下慢，连带主事的臣子也看不其他，应有的公费都一拖再拖，很少按时送到，更别说用来结交应酬的额外花费了。

因此，他在这里是孤单寂寞的，不但没有知己之交，连酒肉朋友也没有一个。上个月连由齐国跟来的妾姬也下堂求去。

正在他想着这些的时候，忽然听到车后一阵马嘶声，接着是有人在大声叫骂：

“前面他娘的什么车，像乌龟一样爬不动，还他娘的挡在路当中！”

异人拉开后车帘往后一看，只见车后是一辆高轩大车，由四匹白色骏马拉着，怒吼的御者紧拉着辔绳，硬生生的将马拉住。

此时，后面车舆的前帘掀起，露出一张年轻而长相严肃的脸。异人认出是在赵的燕国质子姬喜，他同时也是燕国的嫡世子，也就是王位第二顺位继承人。

“异人公子，是您，”世子喜拱拱手：“去参加吕不韦的生日宴会？”

“正是，想必世子您也是？”异人也回拱了拱手。

燕国和秦国之间隔着赵魏，和秦国很少直接冲突，世子喜虽然很少和他交往，但看不出明显的敌意。

他转身向御车的赵升大声喊着：

“让开路中央，后面的车好走！”他又回过身来向世子喜拱拱手说：“世子车快，请先走。”

“姬喜怎么敢，还是公子先行，姬喜慢慢跟上。”世子喜拱手谦让。

那边不知道是因为风大，听不清他的话，还是因为满腹怨气，赵升将车更驾上路中央，而且走得更慢。

后面的车马越来越多，很多都是宗室大臣的乘车，想超越，无法过去，再一打听最前面的单马小车，乃是秦王孙的座车，而燕太子的座车跟在后面缓缓而行，也都不敢造次，只有耐着性子跟在后面慢慢走。

骑马的人本来可以超越过去，但宗室大臣的车都跟在后面，他们也只有跟着行列走。

逐渐邯郸北门大街挤满了车马，再加上不明就里的民众好奇的围观，异人的安车一车当先，起有帝王出巡的壮观。

最后，赵升似乎对这种情形还不满意，他干脆停下车子，向异人禀告说：

“启禀公子，车轴润滑不够，需要上点油。”

异人心知他在捣鬼，但不想说什么。他回首看看跟在车后的车马，心里有着种欣慰。不管怎样，秦国是天下之最强，而他是秦国派在战败国赵国的代表，你们恨我也好，轻视我穷也好，你们却不能不对我畏惧，因为我此时此地是代表秦国。

不知什么时候，燕世子喜已站在他小车外面，他的御者正帮着赵升在车轴上加油。

“我能上来坐坐吗？”世子喜行礼问。

他明白世子喜刻意要和他结交，世子喜三个月前才到赵国，他是在世子喜初到时，各国质子为欢迎他举行的宴会上见过一面，只交谈了几句话，但他喜欢他那股严肃中带着敦厚的气质，虽然目前同样是质子，但他很快将成为燕国国君，而他虽然是强国的代表，却永远没有成为国君的希望，以将来而言，他能结交他，算得上是高攀。他语带讥诮地说：“不嫌车内窄小的话，当然欢迎。”

世子喜笑了，他开朗地说：

“车虽小，却是第一部车，姬喜愿承骥尾。” 2

他们上了车，赵升挥动鞭子，单马小安车开始缓缓走动，后面的车马也跟着移动，整条北门大街，流动着车水马龙，再加上看热闹的民众，围在两旁七嘴八舌的评论，哪部车内坐的是谁？哪部车最豪华美丽？人声、车马声的喧哗，使人忘了刚才还是行人稀少的冷落景象。

安车虽小，但更温暖。

刚上车时，两人相对，很久没有说一句话，他们没有说寒暄之类的客套话，因为都是年轻人，不习惯那种虚伪。

他们在黑暗中互相凝视，似乎一下就看透了对方的内心。

“秦燕不是敌国，说起来我们还应该算是表兄弟！”世子喜突然冒出这句话来，显然在这段沉默时间里，他已想了很多事。

“哦？”异人一时会不过意来。

在这段时间，他只在想一件事，为什么世子喜似乎是立意要和他结交，不惜移樽就教，坐上他的单马安车。

“你应该记得秦惠王公主嫁给燕易王的事，”世子喜又加上这么一句：“我们都是她的嫡系子孙。”

异人当然知道秦公主下嫁当时还是太子的燕易王的故事。这是秦国“远交近攻”的策略之一，但收效似乎很小，虽然这几代的燕王都是她的后代，燕国却始终站在合纵的阵容里和秦国作对。可见婚姻血缘虽然亲密，但一遇到政治权力，就像遇到烈火的冰雪，片刻之间就消失无踪。

“的确，我们应该算是表兄弟。”异人顺口答应。“那我们应该彼此照应。”世子喜诚恳的说。

“尤其在这个做人质的异国，”异人亦恳切地说：“我在这里没有朋友，同样是做客的各国质子，似乎也都排斥我。”

“也不是纯粹排斥，”世子喜笑了笑说：“公子有时候亦应该和我一样，主动和别人结交，秦国是天下至强，像我这样主动来结交公子，有的人是害怕被别人误会的。”

“世子就不怕别误会？”

“我们是表兄弟啊！再说燕秦也没有直接利害关系，”世子喜又笑了，这

次笑得十分爽朗：“只是别人也许还是要说我在高攀。”

“是我高攀。”异人忍不住说出内心的话。

“公子高攀我？”世子喜不解地问。

“是啊，世子不久就会成为燕国的国君，而我……”

“公子怎么知道您将来不会成为秦国的国君，而且以秦国历代国君的雄心看来，也许你会成为天下霸主！”世子喜说到这里，似乎发觉到自己失言，又触及到敏感的政治问题，他就此打住。

而异人则是不知道该如何表达才好，车内的气氛显得很僵。

为了打破沉寂，异人试着转变话题：

“吕不韦下请帖给我，其实我连听都未听说过这个人，他到底是何许人也？”

“公子的确是和外界太隔阂了，”世子喜叹了口气说：“提起此人，在赵国商界和社交界都是大大有名，他是阳翟人，以贩卖海盐起家，如今生意遍布天下，货殖范围除在齐国的盐田铁矿外，还兼营巴蜀和楚国的木料、药材，以及赵、魏的大宗粮食生意，控制着赵国粮食市场和大批田地，赵王凡事都要听他三分意见。”

“这样一个重要人物我都不知道，真的是太孤陋寡闻了，”异人随着也叹了口气：“但是，一个商人在赵国真的有这样大的影响力么？”

“这点公子就不懂了，不过也难怪，山东诸国的国情和贵国完全不一样，世子喜摇摇头说：“贵国是以军功封爵，以斩敌人首级数计算军功，商为四民之末，而中原的赵、齐等国却是靠着货殖强国，商人当然地位重要。”

“的确如此，”异人点了点头说：“敝国自从商君变法以后，即使是宗室人员，没有军功也不得入籍宗室。斩敌首一具则得爵一级，而衣冠服饰、田园住宅、仆婢数目，全都按照爵位的高低分得清清楚楚，商人忙着逐什一之利，当然不能参加作战，没有爵位，有钱也不能任意穿着吃用，何况经商失败，以致贫困无以为生的，妻子都有收为宫奴的危险。因此在敝国，大都平时努力于耕织，战时人人争相杀敌，以获取军功爵位。经商的人少，当然更出不了像吕不韦这样的大商人。”

“这也许是贵国军队骁勇善战，力图向外发展的主要原因。”

他的话未说完，异人就接下去说：

“但连年征战，苦了天下百姓，也苦了秦国军民。”

世子喜想不到他说出这种话，在黑暗中不解地注视着他。

“希望世子将来做了国君以后，能为天下和气努力。”异人又加上一句。

“为什么不说你自己？燕国地贫国小，不受诸大国——尤其是齐赵——的欺凌就够了，还有什么力量来过问天下事？秦国可不一样，它的一举一动都关系着天下的动乱和太平。”

“但我没有希望主政。”异人沮丧地说。

“公子是王孙，总是有希望的，再说在赵国的各国质子，大多数是各国太子或是父王喜受的公子，因为赵国首都邯郸为最繁华的都邑，生活舒适，好玩的地方多，大家要当质子，都愿选择这里。”

“我的情形正好相反，秦赵之间，连年交战，赵人对秦留下太多的仇恨，我住在这里，满眼都是敌人。”

“贵国的将军们有时做得也太过份，常坑杀降卒和平民，为的是要首级立功。”世子喜叹口气说：“这样容易招致怨恨。”

“只是苦了我，在这里交不到一个知心朋友！”异人也深深的叹了一口气：“刚得到被派到赵国来的消息时，我就在心中盘算，如何安抚赵国上下，让他们淡化掉对秦国的仇恨，其中包括结交各国在赵国的质子，等他们将来一时主政时，以我们今日结交的感情，共谋诸国间的和气。就我的处境而言，这都只是一点希望，因为我自计将来没有主政的可能，但千万都未想到，众人对秦的仇恨和猜忌是如此之深，再加上我本身的处境不好，根本就谈不上交游。”

“公子的处境我倒是明白的，”世子喜有所会意地笑了笑：这个问题简单。结交各国质子，为未来天下谋和气，我更赞成。”

“你明白我的处境？”异人惊奇地问。

“单为安车，以你在秦国的身份，不用问也就明白了。”

异人一时语塞，谈话也就此停止下来。

车外风雪依旧，天已全黑，车内变得漆黑一片，赵升撩开前帘，问是否要点上车厢中的灯。

“不用了。”异人淡淡地说，他的心情突然变得烦躁起来，他有点后悔来参加吕不韦的宴会，众人对他充满敌意和排拒，而他本身又显得如此寒酸。他原以为吕不韦是个普通商人，也许因为是在秦国有点买卖，所以请了他赴宴，想不到他竟是这样一个富可敌国的重要人物，又请了这多各国的质子和赵国政要。

车转弯行向东门，风势小了很多，他捲汽车厢前帘，车内立刻充满了雪天特有的那股清新，他探首回望，只见后面的车子都已亮上灯，像条火龙似的随着他的车子缓缓摆动。

“快到了，那边就是吕不韦的府第。”世子喜说。

离东门城门不远的地方，一漆黑压压的建筑，无数的灯笼和烛光闪耀，远看似乎是在和天上的繁星争光。

雪不知什么时候停了。

### 3

吕不韦宏伟的巨宅，占了几乎半条东正街，庭院星罗棋布，亭台楼榭争奇斗巧，僮仆婢女有数百人之多。

在异人车子抵达时，门前早已挤满了车马，人声沸腾，有如闹市，忙碌的人们进进出出，和周围的寒冷死寂相比，形成另一个世界。

整个大宅院到处张灯结彩，进门处更是搭了一座数丈高的大牌楼，显得气势雄伟。

异人和世子喜下得车来，早有迎宾上来接待，得知是秦国王孙和燕国世子后，赶快带向大厅。

丝竹乐队吹弹出悠扬的迎宾曲，吕不韦也亲自到大厅门前迎接。吕不韦不断上下打量着异人，眼中露出异彩，反而将世子喜冷落在一边。迎着吕不韦逼视的目光，异人不自禁的想起身上的狐裘早已显得陈旧，忍不住低了低头。

他也打量了一下吕不韦。今天是他卅五岁的寿辰，但似乎是因保养得法，显得比实际年龄要年轻，白里透红的脸，带着几分俊秀，虽然留着三绺清发，但还看得出年轻时是个美男子。

他身穿一件白狐裘袍，头戴黑色貂皮暖帽，飘逸潇洒，有如玉树临风，与异人想象中的大腹贾形象，一点都沾不上边，他不像商人，反而像一介儒

生。

异人和世子喜要行礼拜寿，吕不韦连忙阻止，口里连声说道：

“小人贱辰，本不敢劳动世子和公子玉趾，只是想藉此机会瞻仰一下世子和公子玉颜，并欢聚一下，里面请！”

宾主分往东西阶而上，异人要让世子喜前行，世子喜说什么都不肯，最后是两人携手而行。

吕不韦将他们引进一间精致小客厅，只见厅内设有八个席位，分成东西向，中间没有主位，这是吕不韦表示不敢僭越，因为这处小厅的客人包括赵国太子和其他六国质子，他只能在主人席位末位相陪。

小客厅和外面大客厅相连，不过要登阶而上，而将前面的锦绣帷幕一拉，则完全隔绝。

小厅布置精巧，周围都是各种姿态的玉石美女雕像，手中执着小儿手臂粗的蜡烛，将室内照亮得和白昼一样，四壁都嵌着多宝格，上面各式各样的珍奇珠宝，在烛光下晶莹夺目，闪闪发亮。

今晚来向吕不韦拜寿的客人可分为三等：第一等的是赵国太子和六国质子，虽然赵王未亲自驾临，却要太子带了贺书来。这少数顶类贵宾是在小客厅内招待。

第二等的客人大约有五、六十位，其中有朝中文武大臣，也有各国驻赵国使节和有大生意来往的商人。这批贵客是在大客厅中招待。

大客厅设有寿堂，寿桌上堆满宾客们送来的寿礼。

席位是成圆形摆设，中庭有丝竹乐队演奏，歌舞杂技正在进行。

第三等是一般客人，其中有很多是不请自来，他们送了厚礼，可能只能远远看着吕不韦拱拱手，连寒暄一下都没有机会。这种客人数目逾千，分别在好几处大厅设筵款待，当然也有歌舞及斗技等助兴节目招待。

至于这些客人带来的仆从，也由下人分别供给食酒和休息之处。

数千人的宴会，处理得井井有条，异人看了，不觉暗暗在心中佩服，吕不韦不但有经商才能，在御众的事上，更显出超人的本领。

吕不韦在门客的拥卫下，先到第三等客人各设筵处，敬了一杯酒，接受了无数声恭贺欢呼，接着又到大厅内一一敬酒，接受寒暄道贺。这时他已饮下数十杯酒，可是脸色反而由红转青，一根由眉心直通额上发际、平时看不太出的青筋，此时微微凸起，不断跳动。

最后他独自回到小客厅，要两名俏丽婢女将帷幕拉上，厚厚的锦绣帷幕缓缓向中间相合，将外面的嘈杂和歌舞丝竹乐声全关在帷幕外。

异人和其他公子不自觉的视线都射向帷幕外，似乎有点可惜看不到大厅内的精彩节目。

“各位公子，”吕不韦笑着说道：“外面的粗俗音乐，庸脂俗粉，不配各位欣赏，为了表示对各位公子的敬意，不韦将把最好的呈献出来。”

果然，八个席位，分由十六名绝色美女侍候，斟酒布菜，剔刺去骨，莫不伺候周到，体贴入微。更难得的是，十六名美女高矮纤肥几乎完全相似，看得出是精挑细选，刻意选出来的。面目虽相异，但各有各的特色和个性美，审美观再强的人也难分出高低。

异人不时打量四周，目光总是被这些美女所吸引，厅内的匠心设计和那些奇珍异宝摆设，在这些美女的艳丽光辉映照下，全都显得黯然失色，银爵玉盘精致，更是微不足道了。

屏风后面的暗间里，传出轻柔的乐音，声音不大，但异人听得出乐器众多，是个大编制的乐队，而且奏的正是秦国宫廷用餐时的膳乐。

异人先是一惊，一介商人怎敢僭用宫乐，这是抄家灭门之罪，但再一想，这是赵国而不是秦国，他不禁哑然失笑。

后来，逐渐，逐渐，他整个心灵都溶化在这故国音乐里，尤其是乐声中时时出现的击瓮叩缶与呜呜的人声和声，更勾其他浓浓的乡愁。

十多年了，他远离故国，辗转各国当质子，去的都是秦国刚入侵过，充满悲愤怨恨的国家，这些国家的君臣民众对秦国本身无力报复，却在有意无意之间，全报复在他这个质子身上。

仇视，冷漠，比此刻在屋外刮着的北风还要凛冽，还要刺骨！

为什么各国一定要有战争呢？为什么秦国必须向外发展？经过商鞅变法，废井田，开阡陌，秦国上下励精图治，民间男耕女织，百工巧匠，各尽其业，已经是丰衣足食，百用具备，夜不闭户，山无盗贼；自从收了巴蜀以后，更是盐铁木材，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，国之富有，超过山东各国。

为什么还是要连年出兵中原，和了又战，战了又和，进攻别国的土地，占了又还，还了又占，杀敌一千，自伤八百，秦国多少年的征战，苦了天下各国，更苦了秦国民众。

他当了十多年的质子，所到国家都是新战之余，亲眼见过无数精壮横尸沙场，老弱死于沟渠的惨状，也听过无数寡妇夜哭的凄惨啼声。秦国国内的景况应该不会好到哪里，天下的慈母哭儿和寡妇哭夫的声音都应该是一样的！

假若他有一天能登位……

但那可能吗？

他只是个棋子，棋盘上随时可以牺牲的棋子。

就在他沉湎于乡愁和回忆中时，不知什么时候，乐声已停止，吕不韦从席位上站起来宣布：

“各位公子请努力加餐，现在我要呈献我所有宝藏中最珍贵的一件！”他对侍立在屏风口的侍女拍手点头暗示。

异人从回忆中惊醒，目光正好和吕不韦的相对，他总有着直觉，吕不韦今晚的视线，大部份时间都在射向他，而且看他的眼神和看别人的不一样。

他在吕不韦的注视中，看到怜悯，也看到渴望，似乎想对他有所施予，却有着更多对他的要求。多复杂的神情！

但他对他能抱着什么希望？又能有什么祈求？他想藉着他打通秦国的关系，将秦国也容纳在他的商业王国的版图？那他就计算错误了，秦国不要商人，尤其是像他这种影响政治的大商人。

而且，他异人只是个棋子，对他可说一点用都没有。

#### 4

乐声停止，室内一片沉静，众人的视线都转向屏风口，过得片刻，两名俊妾抬着一张雕镂精致、碧玉桌面的几案出来。

众人在失望之余，一阵哄笑声起，目光全都转到吕不韦的身上，似乎都在问，这镶金嵌玉的沉香木几案，也许是价值不菲，但能算是你吕不韦最珍贵的宝藏？

据传说，吕不韦有次为了和一个齐国盐商斗富，五尺高、完美无缺、价值百万的珊瑚树，都像敲糖人一样，三下两下敲得粉碎，脸上连一点惜意



都没有，这张几案会有什么奥妙？

吕不韦对众人怀疑的眼光视而不见，他仍然微笑的看着异人，眼神中仿佛在问：

“你也会和他们一样性急无知，不等最后结果出来，先就大惊小怪？”

异人镇定地注视着他，心里在告诉他：

“我和他们不一样，我不到最后不加评论！”

接着，又有两名艳妾小心翼翼的抬出一张古琴，其中一人用衣袖擦拭原已光洁如镜的案面，然后再轻巧地放好。

众人中赵太子精通音律，也最识货，他又是坐在西席首位，看得也最为清楚，他忍不住大声惊呼：

“焦尾琴！”

在场都是王孙公子，当然都听过这个名字，也都恍然大悟，焦尾琴的确称得上是无价之宝。

相传，焦尾琴为周文王所制，有一天，他在一棵枝叶参天的古老梧桐树下弹琴，招来凤鸟停泊在此梧桐树上，而百鸟朝凤，也都围绕着梧桐鸣唱。虽然这种景象不到半个时辰，但余音在文王耳中却缭绕三日不去。不幸，第二天这棵梧桐就遭到雷击，文王命人选它的残干制成琴，而尾部还留有雷击的焦痕，所以名之为焦尾琴。

此琴在西周东迁时就已在战乱中失踪，想不到又在此处出现。

“的确，这项绝世珍宝当得吕先生宝藏之最了！”赵太子极口称赞，带头站起来到中央几案前，抚摸审视名琴。

其他人也跟着围上来观看，七嘴八舌批评赞赏和触摩。

只有异人和世子喜坐在席位上不动。

吕不韦稍露惊诧的看了异人一眼。异人装着没看见，仍是一副若无其事的神情。

各位公子在赞叹声中回到自己的席位以后，吕不韦轻描淡写地问世子喜和异人说：

“难道此琴就不值公子一观吗？”

“神气只宜远看，不宜褻玩。”世子喜微笑着说。他坐在西向首位上，当然能很清楚的看到中央席位上的琴。

“公子你呢？”吕不韦不放松的紧迫着异人问。

“我的看法是这琴还谈不上是吕先生珍藏之最。”异人笑着说。

“公子的理由呢？”

“琴的功用在发出美妙的乐音，不然只是一段死木头而已，所以依在下的判断，吕先生最宝贵的应该是能使此琴发挥极致的人！”异人徐徐说道。

吕不韦先是一怔，随即仰首放声大笑。

“高明！高明！不愧是上国公子！”

世子喜震惊的看了吕不韦一眼，再看看异人，只见他脸上毫无喜色。

正在纷纷议论的各国公子，根本就未注意到吕不韦和异人的对答，但经他这一阵大笑，全都转头注视。

吕不韦站起来，拍拍手宣布说：

“秦公子的话不错，要是没有绝世弄琴高手，绝世名琴也只是一段死木头，但高手没有知音，也是绝大恨事，好在今晚在座各位公子都是精通音律，尤其是我们的赵太子。”

“不敢，不敢。”赵太子得意地向众人拱手。

此时吕不韦向身后侍妾点点头。

侍妾奔向屏风后暗间。另外数名侍妾忙着点亮厅内周围的水晶灯，室内光度突然增加何止一倍，对面看人纤毫可见。现在，在下要将宝藏中最珍贵的珍藏呈献在各位眼前，她不但是弹琴高手，也是歌舞天才！”

这时，众人都屏息以待，室内只听得见烛心的轻微爆炸声。

突然屏风后响起一阵轻盈脚步，还有玉珮的叮当声。

众人都转首凝视屏风出口，只有异人摇摇头，和坐在他上首席位的太子喜相对微笑。

他们都在想：难怪吕不韦这样年轻就富可敌国，他真有他先声夺人的一套。

## 5

但是，异人很快就改变了他刚才的想法。

一位丽人在两名俏妾的扶持下，走出屏风，室内仿佛又突然一亮，众人的眼睛也跟着发亮起来。

她身材硕长，体态丰盈，却有着一束只能盈握的细腰。她脸上未施一点脂粉，肤色在灯光下却比玉还光润白皙。除了挺鼻、殷红小嘴外，最奇特美妙的是两道长眉直插入鬓，未经描尽，自然漆黑闪亮。

她丰满，却长着一副瓜子脸；她硕长，却步履轻盈得像猫一样；她神情严肃，但举手投足之间，却会勾起男人最基本的欲念。她发髻上只有一根玉簪，却比满头发饰更引人注目。

她是个矛盾的综合体，但一切矛盾在她身上都显得如此调合，转变成更进一层的美。

众家公子望呆了，吕不韦凝视着她的眼神更是错综复杂，其中包括得意、怜惜，也包括了别人看不出的更多东西。

异人也为她的美艳所震慑，他只看了她一眼就低下了头，奇怪的是，他心中涌起的是一阵想占有她的欲念，纯粹的，赤裸裸的男人对女人最原始的欲念。

他对自己这种欲念有着罪恶感，但按捺不住。

“这是玉姬，她现在要为各位呈献她的琴技。”

玉姬先行跪下，向各位公子叩首行礼，她明媚的大眼流光四射地转动，像箭一样刺透了这些年轻公子的心，他们不自主的都在原席位上作出虚扶的动作，嘴中连声说着不敢。

她的美震慑住他们，他们忘了她是歌伎，也忘了自己贵公子的身份，在他们眼中，她是夫人。

然后，她在几案前坐下来，先是挑捻几下，调整了一下琴弦，就只这几声，精通音律的赵太子就不自觉地惊叹了一声：“好！”

接着她不急不缓的弹奏起来。抑扬起伏，琴声铿锵，将整个客厅笼罩在美妙的琴音中。

异人不懂音律，对音乐一向只是直觉欣赏。在秦国，王孙公子自小受的是法家教育，讲求的是如何治国旗天下以及穷研兵法，学习行军布阵，以备异日统兵作战。

秦国宗室没有特权，不立军功，就会在宗室簿上除籍，因此，音乐只是他们酒酣耳热助兴发泄的工具，连带乐工歌女和舞伎，莫不如此，听音乐

的时候，他们耳中根本就没有音乐，更别说用音乐来调剂心灵了。

开始时，他看到燕世子喜正襟危坐，凝神而听，以及赵太子闭目击节，一副悠然神往的姿态，不禁有点好笑，但逐渐，玉姬那双在琴弦上轻挑慢捻或急促移动的手，吸引了他的注意。多白皙的手！柔软似若无骨，润滑晶莹美得找不出一丝瑕疵，但抚在琴弦上时，却是那样有力，每一个琴音似乎都扣动着他的心弦。

又逐渐，他不知不觉竟已沉醉在她的眼波之中。

虽然她灵活的眼睛似乎照亮到室中每一个人，但他发觉到，大半的时间，她的目光是停留在他身上的。眼中带着妩媚，也含着几许的笑意。

她在注意他的对琴音的反应，仿佛也发觉到他根本不懂音乐，她对他是另一种酒，他醉的是她本人，而不是琴声。

不错，她对他是种美酒，神奇的美酒，他藉着看她弹琴，可以无所顾忌的直瞪着她看。

此刻，他觉得自己是个真正的男人，忘掉所有漂泊在各国的寂寞和苦闷，他是秦孝公的子孙，虽然不是嫡系，但他的血管里流有他的血液，秦孝公可以将秦国从一个边疆小国，变成天下舞台的主角，他为什么要一直为是庶出而自卑？

怎么说他的父亲安国君是太子，秦国国君的位置，对他来说，并不是完全不可及的！酒能使人做平时不敢做的，想清醒时不敢想的，而美女是男人最醇最烈的酒。

时时注意着他的那双妩媚大眼，突然闪起异样光彩，他自己也发觉到，他的精神振奋，外表也一定变得不再畏缩颓唐，而使她刮目相看。

就在他胡乱遐思中，琴声戛然而止，众人都击案喝采，只有他茫然未动。

吕不韦微笑的看着他，他才觉察到自己失态，随便鼓了几下掌。玉姬在此时开口说：

“秦公子也许对贱妾所奏靡靡之音听不入耳，现在我弹一段楚大夫屈原所作的《国殇》，这套曲和辞，据说在秦国很受欢迎，不知是否？”

玉姬人美，声音更美，莺啭似的声音听得异人失神，不知如何作答。

玉姬不再多话，调紧琴弦，一开始即作兵戈杀伐之声，琴音高亢繁复，前后错综，表现出战场千军万马厮杀冲突情景。

忽的，她轻破朱唇，引吭高歌——

~~操吴戈兮被犀甲，

~~车错毂兮短兵接。

~~旌蔽日兮敌若云，

~~矢交坠兮士争先。

接着声音一转低沉——

~~凌余阵兮躐余行，

~~左骖殪兮右刃伤。

~~霾两轮兮絳四马，

~~援玉枹兮击鸣鼓。

琴音缓慢，歌声变得感伤——

~~天时怱兮威灵怒，

~~严杀尽兮平原野。

~~出不入兮往不反，  
~~平原忽兮路超远。  
琴音又复急促，歌声却转高昂曼长——  
~~带长剑兮挟秦弓，  
~~首身离兮心不怨。  
~~诚既勇兮又以武，  
~~终刚强兮不可凌，  
~~身既死兮神以灵，  
~~子魂魄兮为鬼雄。

琴弹到此，琴弦忽断，歌唱完时，声也呜咽，玉姬忍不住以袖遮脸拭泪。

异人感动得满脸泪痕而不自觉。

世子喜则在一旁带点解围的口气说：

“按照赵国的风俗，歌者指明为某人献歌，受歌者理当给点采头，公子却连掌都未鼓一下。”

异人哦了一声，摸摸浑身上下，实在没有一样珍贵物品，给钱未免太俗气，唐突了这样的美人，最后他摸到腰带上的那块玉珮，这是他父亲安国君送给他生母夏姬初夜定情之物。

在他首次出外当质子时，夏姬将这块玉珮郑重地为他挂在腰带上，叮嘱着说：

“儿子，历代秦国出外当质子的，不是被杀，就是长年滞留在外，很少能安全回到国内定居，假若你在外遇到适当中意的女子，就用作品礼好了。”

那年他只有十二岁，母亲言犹在耳，转眼间十多年过去，他却越来越不得意。

他茫然的取下那真玉珮向身后的侍妾示意，侍妾取来一只玉盘，盛着玉珮送给玉姬：

“这是秦公子赏的。”

玉姬来到他席前下跪，叩头道谢，异人连忙扶起，手触及到她的柔荑时，不禁全身都颤抖了一下。

其他公子也在一旁鼓掌哄笑凑趣，纷纷摸出珠宝要身旁侍妾拿到玉盘里。

玉姬一一叩谢，最后告辞入内。

接下去另有歌舞节目上场，吕不韦也一再劝酒，但歌者自歌，舞者自舞，异人全不知道场内在进行些什么。

他只不时将双手轮流放在鼻前深深地闻着，因为手指还留下玉姬的余香。

## 6

绣被罗帐，金盆红炭，楼外依然刮风飘雪，室内却温暖如春。

一具麒麟形的香炉，燃着南荒献来的异香，香烟飘渺，香味清淡，若有若无，使人有种置身仙家洞府的感觉。

玉姬半裸地躺在吕不韦的怀里，抚弄着他的胡须，敞露的酥胸高挺结实，浑圆滑腻的大腿白如羊脂。

她半闭着星眼，不断在挑逗着吕不韦。

他则半躺靠在床栏杆上，眼望着天花板陷入沉思，似乎对她的抚弄吻

吮，没有半点反应。

“你在想什么？”她的拨弄得不到前日的效果，不禁有点奇怪起来。

“很重要的事。”他仍然半闭着眼睛，有点不耐烦的回答。

玉姬停止了逗弄，半是撒娇半是生气地离开他的怀抱，翻身背对他而睡，嘴里却说着：

“现在你不理我，等下别来烦人！”

吕不韦一把抱住她，强将她转身过来，玉姬闭上眼睛等着他雨点似的狂吻。但等了很久，只等到吕不韦的一声长叹。

“你今晚怎么啦？”玉姬睁大眼，气愤地问。

“我在想今晚那些所谓的王孙公子，他们都可能是未来各国甚至是天下的统治者，前日自命尊贵，看不起我吕不韦是市井商人，可是一见到你，却都像见到天鹅的癞蛤蟆，一个个垂涎三尺。”

“你因此不高兴，你嫉妒？”

“怎么会？我只是骄傲高兴，出了前日的一口怨气。”

“财不露白，色不外泄，你将我拿出去炫耀，假若他们中间有人向你要我，你给还是不给？”

“那怎么会！”吕不韦不在意地笑着说。

“很难说，尤其是那位秦公子，看他那副失魂落魄的样子。”

“我看你似乎也对他有意，抚琴时，目光始终停留在他身上。”

“我说你嫉妒了吧！”玉姬格格地笑起来，紧往他怀中钻：

“其实，在我的心目中，他们有哪一个比得上你？英俊、潇洒、多金，还多一份他们所没有的自由，尤其是……”

“尤其是我的床第功夫，是不是？”吕不韦轻淡地说。

“你这个人真坏！”她娇羞的钻入他的怀中。

吕不韦仍然没有反应，只是抚弄着她黑如漆墨的秀发出神。半晌，他突然冒出一句：

“你认为异人这个人怎么样？”

“什么？你刚才单独送他出去的时候，他向你说了什么？”玉姬惊吓的坐直了身子：“真的，我注意他，只是对他存着一份怜惜，一个天下至强秦国的公子，却落魄畏缩成那个样子，还不如弱燕的太子喜那样泰然而带自信。”

“我同样对他存着怜惜，而且在他身上我思考着一项雄图大计。”

“你想将我送给他，拉拢他，发展对秦的贸易？”玉姬哀怨地说：“不韦，说真的，我对你忠心不贰的。”

吕不韦对她的表白不置可否，反而问她说：

“耕田之利能赚几倍？”

“大约十倍吧。”她不解地看着他，迟疑的回答。

“像我这样贩有于无，垄断赵齐珠玉盐铁，能得利几倍？”

“应该有百倍之多吧？”玉姬索性夸大片词。

“那立主定国能赚多少呢？”

“你！你在想什么？”玉姬瞪大眼睛。

“告诉我！这能够赚多少倍？”

“不知道，”玉姬摇摇头说：“也许可以赚到列土封侯，子孙世代南面称孤，但也许会亏到家灭人亡，身首异处。”

“做生意本来就是风险越大利润越高，最没有风险的是市井贩卖豆浆早点，逐什一之利，但你满足于我这样吗？”

“但目前你已经如此……”

“不，我有我的打算，不过一时无法向你说清楚，而且女人应该是只管享用男人所赚来的成就，不必知道他们的成就是如何得来。”

“但我关心你，我想知道。”玉姬躺进他怀里，仰面祈求。

“不，我一时真的说不清楚。”他温柔的抚摸她的脸，语气却是斩钉截铁似的坚决：“我只能告诉你，开始时，我的确想藉由他打开秦国的市场。你也许不会懂得这些，秦国连年对外征战，最需要的是精良的兵器。但秦国炼铁术远落于山东各国之后，还是以铜兵器为主。目前它打胜仗全靠兵强将勇，兵器连韩魏等弱国都不如，更别说强大的赵和齐了。秦国有识之士一直以此为忧。于是我想到目前暂时贩卖韩魏的兵器到秦国，一旦争取到秦王的信任后，为秦国开采巴蜀的铁矿和地下自来火，再将炼铁术传过去。”

“现在呢？你改变了主意？”玉姬插口问。

“不错，今晚见到异人后，我改变了主意。”

“怎么个变法？”她摇头表示不解。

“那样做，再大的发展，都只是为他人作嫁！”

“因此你想到定国立君？但看异人的样子，不像个英明有为的君主，”她轻蔑地摇摇头：“看他那副想亲近我却又畏缩的神态。”

“哈哈，”吕不韦又笑出惯有的开朗笑声：“就是看到他这副优柔寡断的样子，我才起了这个念头。英明通常无情，优柔一般忠厚，他如今不得意，假若我能施恩，将来他一定不会负我。”

“你的计划呢？”

“一时对你说不清楚，不过我已成竹在胸，只是现在不是谈这些的时候。我也得郑重考虑。”

吕不韦如释重负的叹了口气，紧抱住玉姬，嘴移到她高挺的胸前，含住鲜红粉嫩的乳头，轻吸起来。

“我说过不要烦我！”玉姬娇嗔着，却反身将他的头抱得更紧。

窗外朔风怒吼，雪越下越大。

室内燥热有如暮春。

## 7

三个月来，异人都处于失魂落魄状态。

他耳畔始终萦绕着那晚的琴声，有事无事都是如此。

他眼前不断出现玉姬那双白皙春笋般的手，日间、夜间、梦中、清醒，只要他闭上眼睛，那双手就会在他面前摇动，还有那对明媚的大眼。

尤其是那眼神所流露出的神情，怜惜中带着鼓励，这是多年来他从未见过的。

明白他处境的各国君臣，看他的眼神是敌意中含着轻视；当质所在国的民众，只要知道他的身份，再和善的人，立即会在眼中喷火。

同为质子的各国公子王孙，表面对他奉承巴结，或是公开仇视，眼神中总掩盖不了他们心中的仇恨和讥刺。

只有一对眼睛曾带着这种怜惜混合着鼓励的神情注视过他，但那已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。

那就是他的生母夏姬的眼睛，她在看他的时候，总是带着这种眼神。

但肯用这种神色看他的眼睛，他已有多年未见了，他也一直认为，今生不会有第二个人用这种眼神看他，却想不到它又出现了，而且是出现在一个绝世佳人的脸上。

他多希望这种眼神永远留在他身边，光耀着他，鼓励着他，在这股眼神的照射下，世界上没有他不能完成的事！

只是，他不知道她到底和吕不韦是什么关系。她只是一名歌伎，他却说是他最珍贵的宝藏！

假若他厚起脸皮向他要，他能割爱吗？

显然，吕不韦邀他与宴，对他比其他任何质子都好，这表示对他有所求。

事后燕世子在这段时间里也造访过他几次，他们年龄相当，意气相投，很快就结为好友。

他告诉他，外面传说，吕不韦特意拉拢他，是为了想开辟秦国这块处女市场，因为秦国一切大规模产销都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上，只要打通国君这一关，将来不但有做不完的生意，而且是可以垄断。

但他也苦笑着告诉燕世子，他这个王孙，在国君祖父和太子父亲眼中都没有一点地位，不帮忙说话还好，说了只有误事。要是生母得宠，也许可以在后宫帮吕不韦介绍点珠宝玉石生意，现在连这都做不到，其他更不必说了。

吕不韦目前也许不清楚他的处境，不过日后总会知道，他能开口要他最珍贵的"宝藏"吗？他有什么可以作偿？商人讲究将本求利，他付不出这笔代价。

他叹口气站了起来，环视室内陈旧的家具，简陋的摆设，再看看挂在墙上穿了多年的狐裘，有些地方都脱了毛。

他在这里的府第是租自一家破落户，为了贪图气派大，租金便宜，但底下只有几个僮仆，连打扫都打扫不过来，别说保养维护了，房子太大人太少，更显得落寞。

这不正是他处境最好的写照？架势大，全都是空的！

跟他从齐国来此的妾姬，因为不习惯这种冷落，来了赵国没几个月就下堂求去，他就是能要到玉姬，他能用什么来使她快乐？但他多希望她那股眼神永远留在他身边，温暖着他，鼓励着他，在那股眼神的照射下，他感到振奋，仿佛脱胎换骨变成了另一个人。

只要他维持这种心情，他说不定真有一天会成为秦国的统治者，天下和气的维护人。

在和世子喜数次倾谈中，他们谈到战乱中民众的疾苦，也都道出各人的志向。

世子喜说，一旦他接位，将轻刑减赋，与民休养，在易水以东建立一片乐土，让燕国成为一个富而知礼的国家，绝不再想在中原称雄争霸，除了抵御外来的侵略，绝不轻动干戈。

他的理想是：燕国国小地贫，以易水为带，和中原各国利害关系极小，只要努力建设，息战止兵，在他有生之年，必定可将燕国变成一个安和乐利的国家。

在世子喜一再的鼓励和要求下，他勉强说出他的抱负：假若他能登上秦国国君的位置，他不会像他的祖先那样对外侵略。自从秦国兼并了巴蜀以

后，可说是民丰物足，等待开发的地方太多，他要全力在国内开发建设，而强大的武力则用来维护天下和气，谁要先期战端，他就率领其他各国加以讨伐。

“我要成为天下和气的维护者！”

说这番话时，他倒是慷慨激昂的，现在想想，有点痴人说梦。

不过，只要想到玉姬怜惜混合着鼓励的眼神，他又觉得这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事，而且太子喜也激动地鼓励他，有需要时，他会帮他的忙，燕国虽小，但对赵齐都有相当的影响力。

同时他又提醒他，吕不韦想利用他，他何不将计就计，反过来利用吕不韦的财富和人际关系。

但吕不韦是好利用的吗？他时下连利用吕不韦的本钱都没有。也许吕不韦也明白这一点，所以三个多月没再找他。而他想去拜访，却又不敢。

他在室内来回踱着，一面摇头苦笑。不经意的看看窗外，才惊觉到已是草木盛绿的暮春时节了。

“赵升！”他对着门外喊，想要他进来加茶。

赵升却同时叩门进来，跪着禀告：

“吕不韦先生求见。”

## 8

吕不韦盘膝坐在客厅，今天穿的是一件灰色夹衫，更显出他的飘逸潇洒。

异人走进客厅，吕不韦起身想行平民见贵族的跪拜之礼，却一把为异人拉住，最后行宾主之礼，吕不韦坐在上位。

赵升献茶后退出，两人寒暄后，一时找不出话说，沉默了很久。异人想问他今天的来意，也想顺便问候一下玉姬，却开不了口。最后吕不韦抚弄了一下他的三绺青须，毅然地说道：

“刚才我进门的时候，看不到什么僮仆，这么大的宅第，是否嫌冷落了一点？”

异人苦笑不语。

“假若公子不嫌唐突的话，在下想开门见山直言。”吕不韦一面观察异人的脸色试探着说。

“先生尽管道明来意，直说无妨。”异人仍然苦笑。

“公子对在下也许了解不多，但在下对公子的处境却是打听得非常清楚。”

“啊！”异人虽早已料到，但听到他这样直言不讳，仍然激动得全身一震。

“这次造府拜访，一来是感谢上次贱辰能得到公子移玉亲临，再则是为公子感到不平，想助公子一臂之力。”

异人注视着吕不韦，在他眼神中也看到了那股怜惜，但不知为什么，玉姬眼神中的怜惜使他感到温馨，而出现在吕不韦眼中，却令他觉得是无比的侮辱。

他语气僵硬的问：

“助我什么一臂之力？”

“光大公子之门。”吕不韦微笑着说。

看他一副成竹于胸的样子，异人不禁有气，他带点微怒的说：

“我祖父身为国君，父亲是太子，先生要如何光大我的门楣？”



吕不韦一时微笑不语，似乎在等他息怒。过一会他才又说：

“公子生气了吗？事先讲好你不会嫌我唐突的。”

“请直言，我并未生气。”异人暗责自己气度太小，别人一句话就能激使他怒形于色。

“秦为天下之最强，公子令祖、令父又为秦国之至尊，当然在下无能为力再增加点什么！但令祖、令父之门，并不等于公子之门！”

异人想起本身困境，不能不同意，但他不服气的问：先生能帮我些什么？”

吕不韦笑着说：

“三天以后，这里将僮仆成群，不再这样冷清；三个月以后，这里将是门庭若市，车水马龙，成为各国贵宾云集之处！”

吕不韦显得有点兴奋，他长跪了起来，声音提高许多：

“三年以后，你将成为秦国的顺位继承者，不再是秦国的弃子！”

“先生！”异人制止住他：“隔墙有耳。”

这次轮到吕不韦有点尴尬，他白皙的脸上浮上一层红云，就此默默无语。

异人的话提醒了他，“立主定国”乃是牵涉政治的大事，稍一泄漏，引起战争不说，说不定他和异人都有杀身之祸。

异人对他是心存感激，但贵族惯有的骄傲，受不了他眼中怜惜的侮辱。他反过来语带讥讽地说：

“先生为什么不将这番心力用在光大自己的门楣上？”

“公子知道，商人绝不做没有利润的生意，光大公子之门，也就是光大在下之门。在下财富已足，就等着门楣了。”

“我原先还以为先生要的是巴蜀的盐、铁、铜、矿和秦国的兵器市场，”异人仍带讥讽地说：“想不到先生的雄心比这还大。”

“也许在下是越界了，”吕不韦又回复冷静地说：“但平时思富，富后思贵，是在下心情，也是人之常情。”

“这件事非同儿戏，我得考虑一下是否接受先生的好意。”异人心中虽然一万个愿意和感激，但只要接触到吕不韦的眼神，就自然而然起了反感。

“这样也好，”吕不韦起身告辞说：“此事虽然得郑重考虑，但也是事不宜迟。据在下日前得到的消息，秦王近年来老体弱，在病榻上时间居多，一旦……”底下的话吕不韦没有说下去。

不过，异人明白他要说什么，一旦有所缓急，安国君顺理成章继承大位。接下来就是要册立太子，他人远在赵国，宫内又没有奥援，当然没法和其他弟兄们争！

最使他感到震惊的是，这个消息吕不韦都已得到，而本国派驻赵国的使节却一点都未向他提起过，他一直以为祖父还健朗得很。

异人心念急转，表面却装得不动声色，他告诉自己，和吕不韦这种大奸巨滑的商人打交道，他得步步为营，小心谨慎，否则就会落入他设好的圈套。

吕不韦看他不说话，自作结论，语气坚决地说：

“这样好了，明天酉时在下派车来接公子，并不一定要谈今天的事，只是小酌一番而已。”

“明天……”异人沉吟不语。

“哦，这也是玉姬贤妹的意思，自贱辰那晚分别以后，玉姬时常提到公子，今天在下到府拜访，临行她还一再交代，务必将公子请到。”

“玉姬？贤妹？我还认为称‘姬’应该是……”异人虽然力作镇定，但突然发亮的眼睛和激动的语气早将他内心的狂喜泄漏无遗。

“玉姬是楚人，从小父母双亡，卖到寒舍，五岁习歌舞，今年也廿岁了，十五岁那年在下才发现她的琴艺，欣赏她的才华，也可怜她的身世，因此一直是以弱看待的。玉姬是她歌舞班的名字，她原姓屈，据推算，应该和大诗人屈原大夫有点家族关系。”

“难怪唱 国殇 唱得那样动人。”

他们一边说话，不知不觉已到大门口，吕不韦临上车还盯了一句：

“明天酉时，考虑的时间够吗？”

“一天一夜的考虑时间我想是应该够了！”异人喃喃地说。

9

“不要老是转来转去，转得人家心烦。”玉姬发着娇嗔。

她今晚穿着一套粉红色的家常便服，脸上仍然未施脂粉，在灯光下显得清丽无比。

晚宴设在一间密室里，吕不韦每逢有重大事情难决，就会独自在这间密室内长思，除了玉姬送茶饭外，其他童仆婢女者不知道有这间密室的存在。

室内陈设简单，看不到一样珠玉宝器，三面墙上都是上抵天花板的书架。正面的书架放的是在各国生意上的秘密资料，东西两面墙上的书架，则是堆满了各种类型的竹简，包罗了天文地理、经子史集和兵法刑名之学。

吕不韦常向玉姬夸口，他胸怀治国旗天下之学，做生意只不过是牛刀小试，将这些学问应用在商场上而已，想不到十余年间驰骋商场，所向无敌，将那些所谓贸易世家和商场老将杀得落花流水，而建立了自己的商业王国，但他绝不会以此自足。

他最崇拜的偶像是陶朱公范蠡，他也是用将相之学经商，三致富，三散尽，最后还是天下首富。

不过，陶朱公是先为将相，改而经商，而他吕不韦是先将治平之学在商业上获得印证，再转而从政，成就一定在陶朱公之上。

他等待机会已久，但将相转为商人易，而商人想转为将相，在阶级分明的轻商社会里，简直是不可能的事。

如今异人出现，这样简直不可能的事终于有了变成可能的机会，他必须紧抓住不放，否则稍纵即逝，何况这中间有事去齐国，又延误了三个月。

室内仅设有三个席位，主客东西向，下首中央是玉姬的席位，上放着焦尾琴。

经过玉姬娇嗔，吕不韦顺从地回到主位坐下，他忍不住问：

“接秦公子的车，发出没有？”

“你问几次了！妾身早告诉你申时末即已发车，你约的不是酉时接他吗？现在才刚到酉时。”

“哦！”吕不韦又陷入沉思。

“今天你怎么了？往日再大的事都不会这样浮躁？”

“这和往日不同，再大的买卖亏了，还有赚回来的时候，这次的机会一放掉，就永远不会再出现。”

“你现在什么都有了，应该满足。”玉姬叹口气说。

“大丈夫应成功立业，名留青史，赚点钱算什么！人一死，财散尽，就什么都没有了。”

“你们男人就是这样，好大喜功，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，”玉姬哀怨地说：“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，去冒倾家荡产，甚至是杀身灭门的危险！”

“这是你们妇人所无法懂的，说了也无益。”吕不韦两手握拳重击席案，坚决地说：“这次机会我一定要把握，不惜牺牲我所有的一切！”

“包括妾身在内？”玉姬试探地问。

“你问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吕不韦一时会不过意来。

“假若秦公子向你要我，你也肯给？”

“他怎么会？”

“不韦，不必骗我，昨天你告诉他以弱妹情份待我，你本身就有这个意思了。”玉姬不满地说。

“……”他不禁为之语塞。

“我是不想离开你的。虽然你比我老了许多，而秦公子比你年轻，我只喜欢你，你明白吗？”

“再说，这个月我的月事没来，医生说照脉象看是有了身孕，这是你的孩子，你舍得将我和你的孩子送给别人？”

“真的？”吕不韦高兴得站了起来，一把将玉姬紧紧抱在怀里：“有了我的孩子为何不早说？”

“女人的事，不想麻烦你，”玉姬紧靠着他怀里，脸上现出初为人母的骄傲：“而且现在不是告诉你了吗？”

玉姬在他胸前享受温存，吕不韦心中所想的却是另一件事。

他不只是高兴，而且是双倍的高兴。他富可敌国，广蓄姬妾，年届中年，却没有一个孩子，现在总算有了消息。而双倍高兴的是，假若玉姬生了一个儿子，他将来可能是秦国国君，甚至是天下霸主！

为大事者不拘小节。说实在的，开始发觉到异人对玉姬有非份之想的时候，他是有点愤怒和嫉妒，后来他只想用玉姬这块香饵来钓异人这条潜龙，却绝不会让他真正吃到口。

但现在，他不只是要钓这条潜龙，利用自己的财富送他上天，而且要诱使他吞下这块饵，让饵在他体内化成小龙、飞龙。飞龙在天的飞龙，君临天下的飞龙！

想到这里，他不禁爽朗地笑出声来：

“哈哈，哈哈！”

“什么事这样高兴？”正在温存中陶醉的玉姬，为他的笑声惊醒，嗔怪地问。

“你教我能不高兴吗？行年卅有五，才有了自己的亲生骨肉！”

吕不韦抚摸着她的头发，也投入那股温存之中。

“秦公子到！”声音从大门、院子，一层层的由远而近，由轻微模糊越来越清晰大声，男声女声，像层层波浪逐渐转递过来。

“贤妹，你出去迎接公子进来。记住，贤妹，这就是今后我们之间的称呼。”他推着怀抱中的玉姬说。

“是，兄长。”玉姬摇摇头，狠狠地瞪了他一眼。

琴声悠扬，香烟袅袅。

玉姬那双令他神荡的凝脂玉手，或快或慢的在琴弦上移动，挑动的每

根琴弦、跳出的每一个乐音，都会引其他心灵深处的共鸣，人间怎么会有这样美丽神奇的手？

偶尔，他将视线移转到烟雾围绕中她的秀脸时，他总会有种迷幻的感觉，他眼前坐的是人还是神仙？

她聚精会神的抚琴，偶尔也会有意无意的看他一眼，每逢目光相触，他全身都会一震，似乎遭到电殓，而且是屡试不爽。

最后使得他再也不敢正视她的脸，只茫然的注视着她的双手。

吕不韦举杯向他敬酒，他浑然不知，向他说了什么，他只是当作噪音，听不清也不想听清他说了些什么。

他们的正事刚才已经谈完，现在应该是陶醉在这半人间、半仙境的时候。

美酒、佳人，再加仙乐似的琴艺，这只应天上才有！

刚才，吕不韦和他推心置腹的畅谈秦国内部政情：秦王年迈体弱，性情逐渐变得乖张，积极向外侵略，是他不服老的象征，也是因他想在临死前看到更广大的秦国疆域。目前秦赵两国百万大军在长期对峙，迟早会突发战争。

这种情形对异人的影响是：他在赵国的处境会越来越恶劣，事先得有应变的计划。

太子安国君生子二十多人，异人生母夏姬不得宠，眼下等于打入冷宫，一年只在全家团拜祭祖时，才见得到安国君一面。

兄弟多，而生母不受宠，人又身处异国，安国君一就王位，即要册立太子，他绝对争不过生母蒙爱、而本身时时侍候在父亲身边的弟兄。

正夫人华阳夫人，无子而且过了生育期，但最受安国君敬爱。虽然她也是由姬妾扶正，但为人雍容大度，待下宽严得宜，颇受宫内及朝内大臣尊敬。连秦王有时也会向安国君开玩笑说，立他为太子，一半是为了华阳夫人的关系，因为他有母仪天下的仪表和气度。

她因为是楚人，又无子女，秦楚关系长期恶劣，所以难受众人尊敬爱戴，仍免不了孤独寂寞之感。孤独寂寞的人，最容易受温情感动。

秦王后弟阳泉君，甚受秦王夫妇宠爱，经常随侍在秦王身边，善于言词，秦王对他可说言听计从，但为人贪财喜货，可以动之以利。

他们讨论的结果，得出一个概要的行动计划。

第一步，异人先在赵国造成声势，在吕不韦及燕太子的协助下，广结赵国政要及各国质子使节，形成他在赵国及秦国都有举足轻重的形象。然后再多纳门客，周贫济急，让这些江湖清客将异人的贤名，由民间自然而然的传到秦王和安国君的耳中去。

第二步，由吕不韦买通华阳夫人左右，设法见到华阳夫人，动之以温情，使她能求安国君立异人为嫡嗣，能够立为嫡嗣，则未来当太子的大势已定。另外以财货及恐吓双管齐下的方式，说动阳泉君在秦王夫妇面前说异人的好话，因为太子立嫡，还得征求父王的核备。

第三步也是目前最紧急的一步——有鉴于秦赵两国的紧张情势，狡兔三窟，异人不能不有应变的准备。虽然因为他要发动交际攻势，必须留在邯郸，但同时也要在邻近乡间营造一处紧急避难所，一旦秦赵发生战争，赵国想杀质子时，可以到那里隐匿。

一番深谈后，异人对吕不韦可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。他设想周到，处

处进逼，却步步都留有退路。他侃侃而论的时候，不像一个卑躬屈膝、唯利是图的商人，却像一个气吞山岳的天下宰割者。

假若他能就秦王位，吕不韦将是他的贤相能将，辅助他称霸天下，达成他维护天下和气的愿望。

不过现在，这些定国立君、治国旗天下的事，对他似乎那样飘渺遥远，微不足道，他眼中只有那一双让人心跳的手，以及偶尔相遇使他醉上加醉的妩媚眼波。

他忘掉了王孙应有的矜持，不知哪来的勇气，他站起来，蹒跚的走到吕不韦席位前，他举杯干了说：

“吕先生，这杯敬你！”

吕不韦赶快站起举杯回敬。

异人自己将酒斟满，又举杯说：

“这杯对先生有所求，答应后我再干！”

“公子尽管说，不韦已将身家性命交托给公子，还有什么不能答应的！”吕不韦微笑地说。

“请将先生弱妹赐给异人！”他很困难地挣扎出这句话。

“这件事在下不能完全作主，还得看玉姬本人的意思。”吕不韦装出拂然不悦的神色，看了玉姬一眼。

“铿”的一声，琴声突然停止，琴弦断了两、三根。玉姬怒冲冲的走向屏风后门外。

异人震惊得酒醒了大半，僵立在原处，不知该如何是好，口里不断喃喃说：

“她生气了，真的生气了！”

吕不韦反过来安慰他说：

“她虽然只是一名歌伎，但自小我就将她宠坏了，公子请先回座，我去看看她生的什么气。”

“都是我不好，失态失言。”异人懊恼地说。

“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，这不是件坏事，我去问问。”吕不韦将异人扶回席位上，他走出门外。

很久，他才带着微笑回来，在异人身旁坐下说：

“没事了，玉姬刚才气的是公子不尊重她。”

“不尊重她？我怎么敢！我一直将她视如夫人。”异人嗫嚅地说。

“她说她对公子自始就有好感，但公子应尊重也，不应有今晚这样轻率表示。”

“不错，不错，应该明媒正娶，按照规矩来，可是……”异人想到正娶需待父亲批准，这要等到何年何月，而且要是知道她只是商人家中的一名歌伎，那更绝无希望。

“玉姬说，她也知道以公子的身份，明媒正娶困难重重，但她也不愿对自己委屈，她平生志愿就是嫁一个平民，过着一夫一妻白首到老的生活，而绝不委身为妾，所以算是和公子没有缘份，从此不要再见面的。”

“吕先生，你说没事了，竟是这样的没事了？”异人急得站了起来。

“公子别慌，还有下文，经过我一番劝说，她同意为了助公子图大业，不要因这件事感到挫折，她答应对外你以纳姬的名义接她过去，但对内要行正娶之礼，而且一生儿子，就要将她扶正，在此以前不得更娶正夫人。”

“当然，当然，只要她生了儿子，理所当然的能扶正。”异人只要能得到她，此刻什么都会答应。

“那好，现在我们是一家人了，玉姬自小孤苦，但我早就看出她与众不同，却未想到她将来要母仪天下，哈哈！”吕不韦得意的笑出惯有的爽朗笑声：“在下将以长兄为父的身份，陪一副丰富的嫁妆。”

“长兄为父，请上坐受妹婿一拜。”异人将吕不韦推坐在席位，真的纳头要拜。

“公子，这个玩笑开不得，虽然是一家人，君臣之礼不可失。”吕不韦说着拦住异人，自己反而纳头拜了下去：“今后玉姬还需公子多照顾，生长在商人人家，不识大体，公子得海涵并加以教育。”

异人连忙扶其他来，只见他真的脸上挂满了眼泪，这使得他无限感动，暗暗发誓，他绝不负玉姬，更要善待吕不韦。

## 第二章 立嗣之争

### 1

一切按照计划进行。

吕不韦以嫁妹的名义，广撒喜贴，商人女能作王孙妾，乃是一件高攀光荣的事，何况是唯一的姬妾，终有一天会扶正，所以接到喜贴的人也视同明媒正娶一样隆重，只是少了一些文定迎娶等繁文缛节。

赵国大臣宗室、各国使节，以及邯郸富绅大商全都到齐。

最尊贵的客人群，当然还是以赵太子为首的公子团，他并且带来一份赵王的贺书，算是所有礼物中最贵重的。

也许是由于秦赵两国百万大军正在长平对峙，赵王在贺书中还特别提及这次的秦赵联婚，应该是两国和气的象征，言下暗示异人应为这方面努力。

吕不韦买下异人原来的住宅，加以装修一新，并送了童仆女婢数十名，作为玉姬的陪嫁。

他并暗中在离城卅里的地方买下一处农庄，作为狡兔的第二窟。原来这处名为赵庄的地方，住着一位赵国地下势力领袖赵悦，他和吕不韦是生死之交。

赵悦交游广阔，上至朝中显要，下至市井英雄，他都一律同等看待。他为人重然诺，轻钱财，急人之急，奋不顾己，受到赵国上上下下的尊敬。

在吕不韦的安排要求下，他收了玉姬为义女，承诺异人和她有难时，他会全力帮助。

同时，吕不韦以异人的名义到处送礼，结纳显贵、市井英雄和名流隐士。并且以大量钱财周老济贫，特别是各国因战祸逃到邯郸而生活无依的难民，他设粥厂，送棺木，请名医施诊送药，活人无数，可说惠及生死。

在这些人的心目中，异人虽是暴秦王孙，本人却是仁德才智兼备、一诺千金的英雄，假若能由他在秦国执政，绝对会消弭战祸，天下太平。

另外，吕不韦也为他招纳了一些门客谋士，养在宅邸之中，专为他出计策，作宣传。如此一来，异人变得交游广阔，每日宾客盈门，车水马龙，

门庭若市，他不再是昔日的落魄王孙，俨然是住在赵地的秦国小孟尝君。

传言没有翅膀，却飞得比有翅膀的更快。他的贤名逐渐传到各国，当然也传到了秦国，时间一久，辗转传到秦昭王和安国君的耳中。他们才猛然想起还有一个这样的孙子和儿子丢在赵国，而且是如此贤德，连敌国上下都尊敬。

更可笑的是，秦昭王还下令查异人是哪个公子的儿子；而安国君才查到执事者所拨的用度根本不够质子基本开销，他能如此仗义疏财是因为新纳了一个姬妾，乃是巨贾吕不韦的弱妹和赵国地下领袖赵悦的义女。

安国君想了很久，才想起十年前异人初次到楚国当质子的样子，瘦瘦小小的，上车的时候只敢偷泣，拉着他生母夏姬，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，还是他叱喝才肯驱车而去。

真想不到，这样一个孩子如今竟会变得贤名满天下，而且一切都靠自己的努力。

安国君内心深处升起一种做父亲的特有的愧疚。

另外，最使安国君和华阳夫人感动的一项传言是：异人每天都会会在庭院中设立香案，向西哭泣，祈祷上天保佑秦王、王后、安国君、华阳夫人身体健康，而生母夏姬则排在最后。

他并祈祷能早日结束质子生活，回到秦国承欢膝下，尤其是感念华阳夫人无子，空虚寂寞，每一提及就泪下不止，恨不能飞回秦国侍奉。

华阳夫人听到这个传言，更是欢喜得泪流满面地向安国君说：

“夫君，难得这孩子这样真心，虽然他能干，全靠自己就创下如此贤名，但我们终要为他做点什么。”

“不错，孤也作如此想法。”

但在安国君还未来得及采取行动，秦赵之间的“长平之战”爆发了。

## 2

秦昭王四十七年，赵成王七年。

秦赵军在长平对峙，秦军由长胜名将白起率领，赵军则由老将廉颇指挥，兵力共约百万以上。中间发生数次小规模接战，赵军连败，固守壁垒不出，无论秦军如何辱骂挑战，廉颇就是不应战。

于是秦派间谍在邯郸散布谣言，说是廉颇已老，已不复当年英勇，秦军最希望他统率赵军，而最怕的是故赵名将马服君赵奢的儿子赵括为将，只要他一出，秦军一定会遭到歼灭。

赵王听信了这项谣言，派赵括替代廉颇为将。

赵括为名将之子，自幼研习兵法，谈论行军作战之道，连其父赵奢都辩不过他，因此他自以为用兵天下第一，初领大军，当然想表现一番。

在他奉命领军后，因他父亲赵奢数次大破秦军的威望，赵国上下莫不欢欣鼓舞，认为必破秦军无疑。

只有两个人持有异议，一个是名相蔺相如，当时他已重病在床，他说：“王以名使括，若胶柱而鼓瑟耳，括徒能读其父书传，不知会变也。”

赵王没听这项批评。

另一个是他的母亲，也就是赵奢的遗妾。在赵括要动身接替统帅职务前，她上书给赵王，力谏不可以赵括为将。赵王问理由，赵母说，先夫为将时，亲手端饭菜侍奉的贤者有十多个，而所交的益友更以百计，大王及宗室所赏赐的金银珠宝，他都拿来赏赐给属下。奉命出征之日，毫不担心及过问

家事。但现在赵括一接到担任统帅的命令，高高在上，不可一世，属下见到他，都畏惧得不得了。大王所赐金银财物，他全收藏在家，每天都忙着找好房子田地来买，大王将他们父子对比一下，就知道该不该命他为将了。

赵王仍然不听他的劝谏，最后赵母只有说——大王既然决定要派他去，以后有所差错，希望不要连累到妾身。赵王也答应了。

八月，赵括接掌指挥权后，立即下令攻击，秦军采用口袋战术，正面佯败撤退，赵军猛烈追击，等到赵军追击到秦壁垒，久攻不下，而秦一支奇兵两万五千人断绝赵军的退路，另一支奇兵五千骑兵断绝赵军粮道，赵军部队被切割为二，而粮道断绝。赵军只有重筑壁垒，固守等待救兵。

秦昭王得到这个消息后，亲自到河内视察，并征召国内十五岁以上的青壮，增援长平，阻止赵国援军及粮食运输。

九月，赵军已粮尽援绝四十六天，内部自相残杀，以人肉充饥。不得已，赵括自带精锐部队出击，为秦军所射杀。粮尽援绝，又失去指挥者，赵军四十万人全部投降。

秦将白起与左右商议，认为赵人反复无常，而四十万俘虏无论就管理或给养来说，都是太沉重的负担，弄不好一旦哗变，后果不可收拾，于是用计骗至绝地，四十万降卒全部坑杀活埋，只遣返了二百四十名俘虏归赵。

此次战役，秦军先后歼灭赵军四十五万人。消息传回赵国，举国上下都为之震慑。

### 3

在长平战役发生以后，异人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周围仇恨的目光增多，府第外面充满了赵国派来的监视密探。当然，门客散了，宾客也裹足不前，又恢复到以前门可罗雀的冷清局面。

赵王几次想采取行动，杀他泄恨，都为赵太子劝阻下来，当然期间得力于燕太子的帮助不少。

赵太子听了燕太子的劝告，谏阻赵王说：

“长平一战，赵国几乎精壮皆失，秦国虽打了胜仗，但也元气大伤，议和是免不掉的，而议和，秦质子乃是我方的一个大好筹码，何必自毁筹码，又给秦国一个谈判占上风的藉口？”

“长平之战”结束，两国议和使者络绎于道，异人就更没有人来干扰他了。

以异人自己来说，虽然在这段时间里，眼看到的是邯郸城内挤满了难民和后送的伤残兵卒，耳朵听到的是满城妻哭夫、母哭儿的悲嚎声，开始时，他还有着自责和愧疚，因为这都是他祖父一手造成，同时可以想像，秦国国内的情形也不会好到哪里去。

但自从赵王派人监视他，使得他完全与外隔绝，他反而感到心安了。一来是眼不见心不烦，二来是他也想通了，除非他将来能登上王位，才有能力阻止战祸，维护和气，否则一切愧疚和自责都是白费。

何况，秦赵间的关系，变化莫测，也许下个月秦军就会包围邯郸，议和不成，赵王真的会杀他泄恨。

在目前尚称安全的情形下，他已无暇也无力去管别的事，他要丢开一切，享受他还能抓得住的时间和美好事物。

说实在的，在他十年来颠沛流离的生活中，这段时间是他感到最幸福美好的，因为有一个美丽的玉姬在旁边。

在这段时间里，他俩可以日夜相守，不再像以前那样，有这多的人插



进来，将他们相处的时间分割成零零碎碎。

玉姬是美妙的，不但外在的形体美百看不厌，床第之间的内在美，更使他留恋不舍，回味无穷，他经过不少的女人，但比起玉姬来，都像鸡肋一样食之无味。

玉姬怀孕的象征越来越明显了，奇怪的是不像别的女人，怀孕时会变得皮肤粗糙，面黄肌瘦。她依然脸色红润，容光焕发，而且眼神中多了一种孕妇所特有的喜悦光辉。怀孕是女人失去男人欢心的危险时期，但异人却缠得她更紧。他们之间又多了一个话题，儿子将来会如何如何。

看到异人这种情有独钟的忠厚，她很多次都想告诉他，她并不爱他，她爱的是她的第一个男人——吕不韦，肚子里的孩子也不是他的，而是吕不韦的，但她开不了口。

她现在依然单恋着吕不韦，多次都想找吕不韦私下聚聚，但吕不韦都藉故推辞，最后他竟然坦然地告诉她，要以大事为重。

吕不韦不爱她，她却深恋着他，异人对她死心塌地的痴爱，她却毫不领情，有时甚至感到厌烦。难道说女人真的不能忘记第一个男人，而床第之间的重要性超过一切？还是因为她怀了他的孩子？

但不管怎样，异人并不知道这些内情，他过得幸福而平静，等待着秦国那边的反应，因为长平之战后，两国使者又复往还，秦国应该会有消息带来。再有就是他岂不及待的等着做父亲，虽然照算孩子出生应该是二月底或三月初。

十一月，邯郸又开始下雪，秦国使者来到邯郸，带来安国君的一封信。信很简单，只说听到异人的贤名在外，做父亲的很高兴，同时他已下令执事者增加他的用度，不够用，可以先向吕不韦借，以后一起归还，但使者本身就带来不少黄金，再加上华阳夫人赏赐的很多礼物，生母夏姬反而没带信来，信上也完全未提到她。

当他将这封信拿给吕不韦时，吕不韦看了以后，兴奋得离座跳了起来，但很快就又控制住自己的情绪，他冷静地向异人说：

“时机成熟了，我们应该实行计划的第二步。”

异人不解的问：

“安国君的信上并没说什么，只是有关增加用度而已，先生为什么高兴？”

“不是安国君的信，而是华阳夫人的赏赐；可见你每日西向流涕思念她的传言，已经发生了效果。”

“那下一步应该怎么做呢？”

“赵国有关方面希望我以商人的身份去秦国，一半是观察秦国的情势，一半也是要我乘机游说，看是否能说动一些大臣，对将来的和议有所帮助。刚才我还在担心，安国君那方面这样久还没有动静，现在已开始动了，我们就得因势利导，按计划做。”

“先生准备什么时候动身？”

“我还得准备一下，当然越快越好，”吕不韦沉吟一下说：“等我走后再告诉玉姬，不想行前麻烦她。”

异人只惊诧地看了他一眼，没有说什么，吕不韦老谋深算，凡事都有他的用意，他一切信任他。

吕不韦轻车简从，只带了两名侍仆，乘了一辆双驾马车，匆匆忙忙赶向秦都咸阳，一路上见到不少战后惨况，新战后未及收尸的战场，哀鸿遍野，蝗虫般遮道抢食的难民，看得他心酸不已。

好在他交游满天下，有生意来往的商人也遍布各地，每到一个地方都有人为他打点和带路，他很顺利地抵达咸阳。

在咸阳他借住在白翟家。白翟乃是秦国名将白起的兄弟，虽然他是将门之后，但对打仗和政治都没有兴趣，包揽了巴蜀的药材和楚国木料的生意，和朝中宗室显要都关系很好。

吕不韦在各国首都和通商大道，除了本身的分号和连络站外，都交有这类的朋友，他们不只是有生意上的来往，财务上的转拨借贷，互通有无，而且互相交换各国重大政情和商情，必要时代为向当地政府活动。

异人的事，在秦国的宣传攻势就是白翟一手策动，而且活动没因长平战事稍停。因此，在吕不韦抵达秦国以前，他已将一切都安排妥当。

那天晚上的洗尘宴没有请外客，除了白翟家人外，就只有几个参与其事的门客。

饭后，白翟更是摒除所有的人，单独和吕不韦在密室内长谈。白翟首先报告安排活动情形，他说：

“你上午到时，我就已派人通知阳泉君，说你已到咸阳求见，他立刻答覆明天在他府中设宴为你接风。”

“阳泉君为人真爽快，”吕不韦惊诧地说，随即接口称赞：当然这也是二哥的关系好。”

“这也不能全然归功于我，”白翟微笑着说：“这段时间我代贤弟花费了不少金子，全都列了清单，贤弟看了不要心痛才好。”

“这是哪里话？在商言商，不下大本钱，哪来的大利润？”吕不韦爽朗地笑着说。

“还有，我想到，安国君及夫人虽然因我们的宣传攻势，对异人公子已有了好感，但直接由您游说，恐怕太明显，效果也许适得其反，所以愚兄也买通了一位得力的人，她的话，华阳夫人一定听得进去。”

“什么人？”吕不韦惊喜的问。

“华阳夫人的令姊，她寡居已久，独子前几年又在攻楚战争中死亡，家境非常不好，前些日子派人到我这里买木料修缮房屋，我不但价钱算得便宜，而且还奉送了不少珍贵材料，作为她装饰品居室之用。她表示非常感激，不过她为人精明，知道我示好必有所图，曾暗示我好几次，将来有她能办得到的事，她会尽力帮忙。”

“精明人办起事来更为得力，”吕不韦点点头，紧接又问：她对华阳夫人的影响力如何？”

“她是华阳夫人唯一在秦的亲人，恐怕也是唯一在世的亲人，她居住在安国君府第的时候较多，和华阳夫人可说是形影不离，而安国君对这位大姨也是既怜且惜，差不多的话，他都会听得进去。”

“什么时候安排我见她一下？”吕不韦问。

“愚兄的意思，你不必去见她，这会将事情弄得太明显。引起别人的注意。贤弟要知道，争取当安国君嫡嗣和想钻华阳夫人门路的，可不只是我们这一方面，安国君不但姬妾成群，而且公子有廿多个，女儿更不知有多少。不过，由于我们攻心战术奏效，目前我们是暂居上风，假若能说动阳泉君在

主上那里先垫个底，事情不难成功。只是众多竞争者当中，有一个人我们不能不防备。”

“谁？”吕不韦急忙问。

“子侯公子！”

“他是何许人？”

“安国君的爱子，他生母吴姬是安国君众多姬其中最美也最年轻的，可说是独擅宠爱，她一直在逼安国君立子侯，爱屋及乌，安国君也有这个意思，只是华阳夫人还没有松口，女人心理微妙，虽然安国君对她尊敬，言听计从，但吴姬年轻貌美，安国君对她才是真正的宠爱，女人一般渴望的是爱而不是尊敬，对不对？”

“我有此同感！”吕不韦点点头。

两人相对，发出会心的微笑。

“但吴姬善解人意，在华阳夫人面前，不但不恃宠而骄，反而低声下气，像奴婢对待主母一样，美丽的女人本来就惹人怜，再加上她如此温顺，华阳夫人对她也很爱怜。她最厉害的是在华阳夫人面前，绝口不提要立子侯为嫡嗣的事，而是暗中向安国君加压，由安国君向华阳夫人提出，据说华阳夫人也曾心动过，只是说子侯还小，过几年再说，如今子侯已十六岁，受完了各种嗣子教育，安国君再提出，华阳夫人就无话可说，好在我们已攻心为上，先要异人在华阳夫人心中占了相当地位，否则我们斗不过子侯。”

“这是个劲敌！”吕不韦叹了一口气：“我们得加快行动，否则怕来不及。”

“明晚见了阳泉君后，我要华阳夫人令姊尽快安排贤弟直接去见华阳夫人。”

“这样最好。”吕不韦说。

“贤弟这次来带了什么特别礼物给这两方面？一般金玉珠宝只怕打不动他们。”

“哦，除了一般珠宝外，我带了盈尺白璧一双，价值连城，这样大而质好的璧，我敢担保秦王后宫也找不出多少，这是准备送给阳泉君的。”吕不韦胸有成竹地说：“至于华阳夫人那边，我带了一袭白狐裘，毛质纯美，没有一根杂色毛，原是匈奴国王赠给赵王的礼品，如今在我手上，据行家说，天下能和此裘相比的，只有秦王后宫幸姬身上的那一袭。”

“华阳夫人一定会喜欢，那华阳夫人令姊呢？”

“幸亏我想到意外赠出，我还带了一袭紫貂裘，虽比不上白狐裘，但也非常难得了。”

“贤弟设想周到，不愧是定国立君之才！”白翟赞叹地说。

“其实，白狐裘虽然珍贵，却不见得能完全得到华阳夫人的欢心，我另带了一件礼物，一定会使她感动！”吕不韦神秘地说。

“啊，贤弟原来还另外藏有法宝，快告诉愚兄，到底是什么好东西？”

“异人新纳姬妾是楚国人，你是知道的。”

“当然，我还知道是你的弱妹，那又怎样？”

“临行前，玉姬花了数月功夫绣成了一幅百鸟朝凤的湘绣献给华阳夫人，楚人楚绣，华阳夫人身处异乡，看到故国刺绣，思及同为楚人的玉姬的孝心，还能不感动吗？”

“果然是一项秘密法宝！哪怕华阳夫人不感动！”白翟拍手哈哈大笑。

吕不韦也跟着豪放大笑。

“拿来！”白翟笑着信口向吕不韦说。

“什么拿来，那幅湘绣？”吕不韦不解的问：“放在行囊之中，命人拿来就是。”

“不是湘绣，是我的礼物。”白翟半开玩笑地说。

“哦，我早就为大哥准备好厚重礼物，只是要等事成以后才拿得到。”吕不韦语带玄机。

“当然，愚兄也知道一切要等事成以后，但能不能先告诉我，好让我更有精神办事？”白翟也话中有话。

“异人公子曾向我承诺，假若我们大事能成，请得分秦国与我共之，我能分到的，亦请大哥随意取之。”

“只要不‘狡兔死，走狗烹；飞鸟尽，良弓藏’就好了！”白翟喟然一叹：“善始者众，好成者少！”

“大哥怎么这样说！”吕不韦正色地说道：“你我推心置腹，愿上天见证今天我对大哥所许下的诺言！”

“我是开玩笑，贤弟不必认真。”

两人谈了一些行事细节后，东方已见曙光，天都快亮了。

吕不韦告辞回到卧室，解衣上床，立即睡着了。

他做了一个怪梦，梦见自己独自在野外登山，登至山顶，四周眺望，风景绝美，尤其眼观脚下，群山重叠，白云飘涌，更有着不可一世的感觉。但忽然间天空满布乌云，雷电交加，倾盆大雨倒了下来，也正是因为独立山顶，连想找个躲雨的地方都没有，他着急徬徨，不知所措。

闪电更亮，雷声更紧。

他惊醒过来，心头余悸仍在，心跳得很厉害……。

## 5

“贤弟醒醒，贤弟醒醒，怎么白天也会做恶梦？”他耳边有人说话，并且在用手推他。

他惺忪地睁开眼睛，只见阳光已从南窗照射进来，白翟满脸惊惶地站在床前。他有点歉意地说：

“刚才我敲了很久的门，贤弟只是惊叫而不醒，只有自己推门进来。”

这时吕不韦才完全清醒过来，看到白翟着慌的样子，心头浮起不祥的感觉，他连忙问：

“大哥如此慌张，有什么急事吗？”

“事情有变！事情有变！”

“大哥请坐，有事慢慢商量应付，”吕不韦看到白翟张惶，他反而镇静起来：“大哥请稍待，让我先梳洗一下。”

白翟发现自己的失态，沉默的坐了下来。

这时侍仆端水进来，吕不韦一边慢条斯理的梳洗，心里却也非常紧张，一定出了紧急情况，否则一向沉着的白翟不会张惶到如此程度。

果然，没等他梳洗完毕，白翟就开始说话了：

“一早阳泉君就派人来通知，因为他有紧要政事，所以今晚的约会要取消！”

“据我所知，他只是秦王的弄臣，也会有紧急要事需要处理？”吕不韦有条不紊地打散头发梳理，然后拘成髻，侍仆要上前帮忙，他作手势要他退到一边去。他对着铜镜问：“他说过约会改在什么时间？”

“就是取消，再要约，得等他的通知，”白翟悻悻然地说：约会无限期延期。”

“啊！”吕不韦一失神，手上的玉梳掉在地上跌成粉碎。

“这个食言而肥的家伙！”白翟又继续恨恨地说：“他根本没事。据我自他身边亲信得到的消息，昨天吴姬派人送了大批礼物到他府中，请他在主上面前美言，据说，安国君已决定立子傒为嫡嗣，这几天就会将立嫡书上呈，听候主上批准。”

“哦！”吕不韦有点天旋地转的感觉，看样子是迟了一步，功亏一篑，几个月来的心血，去了将近一半的家产，全都白费了！

但他告诉自己，要冷静，在事情未完全绝望以前，他要继续奋斗。

白翟在说些什么，他一点都没听进去，他在心中很快评估出，事情还有挽救余地，首先他梳洗完毕，外表装得若无其事，在白翟对面坐下，突然发问说：

“今天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得到阳泉君？”

“我刚才说话，贤弟一点都未听进去？他今天根本无事可做，而是要到上林猎鹿。”

“行猎应该是春秋的事，冬天也能猎鹿？”吕不韦似乎并不着急，还问着这类的闲话。

“按秦国律令：春天为百兽交配怀孕之期，禁猎；夏秋为幼兽出生哺乳之期，禁猎；到了冬天，幼兽已可脱离生母自立，才准行猎。”

吕不韦暗暗赞佩，秦国所以强盛，有它的道理。他又盘算了一会，毅然地对白翟说：

“今天我必须见到阳泉君和华阳夫人两者，我认为事情不是不可以挽回，只要安国君未正式宣布立嫡以前，我们都要努力争取。”

“阳泉君取消了约会，我们如何去见他？”

“大哥不必管这个，你只要连络华阳夫人令姊，最好能安排在今晚见到华阳夫人。还有，前日代大哥到阳泉君处连络的是谁？”

“一个老仆白顺，你为什么不先见华阳夫人，她才是主解，何必去找阳泉君碰钉子？”

“大哥，事情紧急，华阳夫人要见，但先找到阳泉君仍是釜底抽薪根本之计，只要王后反对，安国君即使已将立嫡书上呈，还是可以驳回的。”

“你要怎样说动阳泉君？”白翟担忧的问。

“现在我还不知道，但船到桥头自然直，到时候该说的话就会像活泉似的涌出来。”

“我相信你办得到！”白翟紧握住他的手。

“还有，大哥，你要白顺准备两匹最好的行猎健马和全副行猎装具。”

“你要做什么？”白翟惊诧地注视着他。

“陪阳泉君行猎！”吕不韦微笑着说。

“行猎？”白翟先是瞪大眼睛问，随后哦了一声说：“我明白了，我会要人立刻准备好。”

## 6

朔风凛冽，草木枯黄，虽然只是仲冬，但疾风吹在脸上，就已像刀割一样。

吕不韦和白顺全副猎装，肩挂箭囊，手执强弓，策马急驰。吕不韦骑

的是白翟最心爱的大宛汗血马，通身雪白，找不到一根杂毛，白顺骑的则是一漆黑马，也是神骏非凡。

白顺策马在前带路，吕不韦在后紧紧跟随。到达上林边缘，白顺勒马，跟随到吕不韦后面。

只见上林占基广，一片幽深，虽然大部份草木都已凋枯，但松柏等类长青树相杂期间，依然显得苍郁，行猎小径曲折通幽，两旁修理得甚为整齐。

上林未设围墙，但设有入口及通车大道，贯穿整个上林范围。

入口处立有一块石碑，上刻着拳大的篆文：

擅入上林行猎者死！

自行闯入者按律刑！

“进去就是上林了，吕先生，我们一身猎装，进去按律就是处死，先生是否要再思一下？”

这时，身边忽然响起了一阵号角声，只听得林中人声、马嘶声沸腾，草木摇动，到处发出枯叶的沙沙声，不知有多少小兽正在逃躲。

吕不韦只作了短暂的考虑，这是唯一能见到阳泉君的机会，良机不能放过。于是他转头对白顺说：

“你已带我到了地头，阳泉君行猎队伍庞大，不怕找不到他，你先回去告诉你家主人，说我申时以前一定会赶回来，要他将那方面的事积极作安排。”

“但是……”白顺想说点什么。

吕不韦没等他将话说完，就已策马进入上林，往号角声响处狂驰。

白顺只得掉转马头，往回家的路上奔去。

吕不韦在上林车道上策马急驰，号角声越来越近，远远看到一处高地站着一群骑者。

一具黄色华盖下，一个头戴高冠、身穿红袍的人，正在指手划脚说着些什么。高地周围树林中，无数兵卒，有的带着猎犬，有的拿着木棍，在草丛中拍打追赶，将一些獐兔之类的小动物赶到高地脚下，那群在高地上的骑者就纷纷用箭射，再由猎犬衔拾回来。

“这种猎法倒也新鲜，只是有什么乐趣？”

他虽然没见过阳泉君，但直觉判断高地上穿红袍的那个人一定是。

他转过马头驰上一条行猎小径，直对高地奔去，没驰出多远，只听到身后有人大声喊叫：

“来人是谁？敢在上林驰马！”

也有人喊道：

“赶快退回去还来得及，擅入上林的平民有罪！”

“你们看他一身行猎打扮，分明是想偷猎！赶快抓住他！”也有人在如此喊。

“下马！下马！”

“擅入上林行猎者死，这个人好大的狗胆！”

“看他衣装华丽，像是有来头的人！”有人这样喊。

“不错，看他的服装打扮，不像是秦地人！”

“对了，他骑的是白大掌柜的汗血宝马，一定跟白家有关系。”有人说。

“马跑得好快，用箭射！”

“不要乱来，我认得出那是白家的宝马！”先前那个声音在大声阻止。

在树林草丛中追寻野兽的众兵卒，纷纷转移目标，围向他来，还有几个人上马来追捕他。

不愧是宝马，脚程之快有如掣电，吕不韦骑在马上，只听风声呼呼，人声、树影就像在倒退一样，他忘掉一切，眼中只有高地上那个穿红袍的人，心中只想着要如何说动他。

“飏”的一声，一支响箭在耳边擦过，发出呼呼之声，这不是开玩笑，听响声就知道是秦军特有的战争利品——秦弩所发出的。

吕不韦想停马，但看看高地就在眼前，红袍人的脸都看得清轮廓了，他不知道该不该就此放弃，正在犹豫，白马冲刺得更快。

“飏！飏！飏！”后面的弩箭像飞蝗一样连续发射，不过前前后后擦身而过，距离射中他总差那么一点。

吕不韦早听说秦国禁卫部队虎贲军训练精良，尤其是在弩弓上，显然他们是在将他作为猎物围捕戏弄，否则早就把他射成刺猬了。

一想到这里，他更是加紧催马冲向山坡。

忽然白马一个人立嘶叫，将他摔下马背，原来宝马性灵，虽然在疾驰中，仍然发现路中两树间出现了一人多高的绊马索，它紧急人立刹住下来，可将吕不韦摔得鼻青脸肿。

路两边草丛里跑出来十多名兵卒，将他五花大绑起来，推着向高地上走，有人还大声骂着：

“看你人长得精明相，怎么无事往上林闯，还想惊动君侯的虎驾。”

摔得头昏眼花的吕不韦听到“君侯”两个字，忘了身上疼痛，只顾连串地问：

“是不是阳泉君殿下？”

“除了他，还有谁敢在上林摆这种阵势行猎！”一个兵卒笑骂着。

“老小子，算你命大，今天要是大王行狩猎，你早就变成了箭靶，哪还能活着讲话！”另一名兵卒推着他走。

吕不韦正被众兵卒推拉着上山坡，忽然山上冲下一名传骑，口里大声喊道：

“不得对吕先生无礼，快松绑！”

众兵卒又手忙脚乱地为吕不韦松绑，带过来他的白马让他骑上。传骑向他拱拱手说：

“我家君侯有请，请跟我来。”

“阳泉君知道我是谁？”吕不韦忍不住问。

“阁下是吕不韦先生吧？我家主上就是请你！”传骑笑着说。

吕不韦策马跟着他上坡，心里却在纳闷，阳泉君不认识他，怎么老远就知道是他？

## 7

阳泉君远比他想象中年轻，廿多岁卅不到。他身穿红色锦袍，腰系玉带，身佩长剑，不像是行猎，倒像是出巡。他生得非常英俊，面白而未留须，远看像是个刚行冠礼不久的少年。

吕不韦赶快下马，急走到他面前，正想下跪行礼，阳泉君早就跳下马来将他拦住。

“吕先生不必多礼，远来是客，我们以宾主之礼相待吧。”

两人行过宾主之礼后，阳泉君向一名侍臣说：

“我和吕先生到那边坐坐谈话，你们继续行猎，至少也得打头水鹿或是山猪什么的回去，不然回去真没面子。”

“是。”侍臣连声答应。

他慢慢踱向山坡一棵大松树下，吕不韦在身后跟着。两人在松树下一块大石头上坐下，阳泉君先开口笑着说：

“吕先生不感到奇怪，为什么我还未看清你的人，就知道是你？”

“君侯聪明，非常人所及。”吕不韦顺势奉承一句。

“倒不是孤家聪明，而是认识那匹白马，白老儿平时碰都不让别人碰一下，今天他倒舍得让你骑来，还险些作了箭靶。”阳泉君促狭地笑了起来。

吕不韦发现他笑声甜美，笑起来脸上的表情像天真无邪的孩子，同时诱发出一种近乎女性的妩媚，难怪秦王宠得他竟敢在上林大张旗鼓地行猎。

“此人自小在深宫长大，不知天高地厚，虽然贪货，但只以利诱，尚嫌不够，还得加以威胁。”吕不韦暗暗在心中找到了主意。

“这匹大宛汗血宝马，日行千里，夜行八百，据说急奔力竭，会出红汗，汗干体力立即恢复。连产地大宛，万骑马中也难找到一匹。”

阳泉君侃侃而谈马经，吕不韦却在心中接连叫苦，但又不敢打断他的话头，他只得顺势讨好地说：

“君侯博学，臣今天算是一长见闻。”

“这种马杂色马尚偶尔见到，纯白色更是十年难得一见，”经吕不韦一奉承，他谈马谈得更有力：“此马本来是西域献给大王的，因为性情刚烈，主上年事已高，不适合骑乘这种马，要是用来驾乘，却又找不出同样的四匹，同时用这种宝马驾车，也未免暴殄天物，是不是？”

阳泉君又是一笑，吕不韦心头跟着一震。

“孤曾向大王要过这匹马，大王论这骑马既然不适合他骑，就更不适合我，大王爱惜孤家，怕我出事，”阳泉君继续说：“他说，烈马应该配勇将，所以就赐给了武安君白起，武安君舍不得让它上战场，就转给了他兄弟白翟饲养。”

阳泉君似乎口说干了，用舌头润了润他殷红得像涂了胭脂的嘴唇，又说下去：

“这样一来，孤家可倒楣了，本来年年赛马，孤的那匹乌骓，三年都连得冠军，为我赢得不少彩头和面子。这匹汗血马去年一上场，竟将孤那匹乌骓丢在后面三十多丈，吕先生懂不懂赛马？”

“齐赵之地，也有赛马胜事，臣倒是没参加过。”好不容易轮到吕不韦说话，但仍然拉不上正题。

安国君以手上马鞭一拍脚上皮靴，带点恼怒地说：

“吕先生，三十丈！平日赛马相差距离都是以马头和马身计算！明年三月赛马盛会，真希望吕先生能参加。”

说到这里，他似乎发觉到吕不韦在等他将话纳入正题，他不耐烦地站起来，皱了皱眉头说：

“假若吕先生是为安国君立嗣的事而冒死闯上林，孤认为不值得，因为安国君已决定立子傒，立嗣书几天后就会上呈大王。”

“这件事虽然重要，但还不值得臣冒死闯上林。”吕不韦微笑着说。

“什么？”这下轮到阳泉君惊诧了。他直视着吕不韦，满脸怀疑地问：“你还有更重要的事？”



“是的，一来是奉白马主人之命，知道君侯在此行猎，特来献马为大王助兴。”

“什么？你说白老儿将马送给孤家？”阳泉君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
其实，刚才见到阳泉君如此渴望得到这骑马，吕不韦就在心中盘算好了，这样嗜马若狂的人，送他一匹好马，比送他什么稀世珍宝都来得对味，等他高兴领情，再以他本身的利害关系来说动他，不怕他不就范。至于白翟那边，回去再说吧！看样子白翟不是个爱马若痴的人，总不会为了一骑马和他翻脸，尽管这是匹汗血宝马。

“是的，臣的来意正是如此。”吕不韦仍然坐着未动。

阳泉君转了几步，又在石头上坐下来，比刚才靠近了许多。吕不韦暗暗在心中高兴，看情形大宛马已开始产生效应。

“还有第二件事呢？”阳泉君微笑着问：“假若是安国君立嗣的事，孤只能说不是绝无办法，但想挽回很困难！”

吕不韦听到他已改口，内心雀跃不已，但他表面装得若无其事，他摇摇头说：

“臣不是为异人公子，而是为了君侯的安危！”吕不韦特别加重“危”这个字的语气。

“孤的安危？”阳泉君仰天大笑，神情就像听到什么笑话的孩子：“孤会有什么危险？尤其是安国君立嗣是他家的事，跟孤有什么关系？”

“君侯是否能耐下性子回答臣几个问题？”

“请讲，请讲。”阳泉君移坐得更近，一副洗耳恭听的模样。

“大王今年高寿多少了？”

“哦，大王十九岁登基，今年是四十七年，算来应该是六十六岁了，而且近来也体弱多病。”阳泉君脸上出现了忧色。

吕不韦心想，看样子他对秦王倒是有点真感情，他又继续明知而故问：

“不知王后生了几位公子？”

“哦，不说公子，连公主也未生一个。”

“所以君侯名义上虽然是王后的幼弟，实际上大王和王后将君侯视同爱子。”

“这倒是真的，”阳泉君面有得色：“自小是大王和王后将我抚养成人的。”

“因此大王对君侯不时行赏，据自各国及匈奴戎狄的奇珍异宝，先要君侯挑选自取，而且对君侯的建言也是言听计从，很少拒绝的。”

“这是主上和王后的错爱。”阳泉君益发洋洋自得。

“所以君侯骏马盈外厩，美女立后庭，朝中尊贵，多出君侯门下。”

“不错。”

“君侯知道吗？这就是君侯的危险所在！”吕不韦加重语气说。

“什么？”阳泉君惊诧得跳了起来，直瞪着吕不韦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吕不韦也毫不畏惧地和他对视。

“你——”阳泉君叹了一口气：“说下去！”

“臣是忠心耿耿，作品腹脏腑之言。旁观者清，当局者迷，臣是不忍见君侯执迷自误。”

吕不韦义正词严地说：“君侯不怪，不韦才敢说下去。”

“说都说了，干脆说完，免得令人烦闷，说下去吧。”阳泉君笑了，天真

无邪孩子似的微笑。

“反观太子安国君，门下无贵者，声色齐用，也一切都不如君侯。”

阳泉君想了一会，沉吟的说：

“不错，事实如此。”

“大王春秋高矣，一旦山陵崩，”吕不韦叹口气说：“太子用事，君侯就危险了！”

“这倒是真的！”阳泉君自言自语。

“所以君侯应早谋对策。”

“对策？如何谋法？”阳泉君显得有点徬徨：“先生有何妙计，请直言无讳，用以教我。”

吕不韦见他已上钩，心中暗自高兴，但表面仍装出慷慨激昂、士为知己者死的忠诚模样。他语气恳切地说：

“立子傒，对君侯有害；立异人，对君侯则利大无比！”

“什么理由，分析给孤听听。”阳泉君认真地说。

“子傒年幼，生母得宠，一旦安国君当国，子傒为太子，理所当然，与君侯没有一点关系。甚至嫉妒君侯得宠，一旦继位后，反而会加害王后及君侯之家。”

“有道理。”阳泉君不断点头。

“立异人情形则完全不同，异人生母不得宠，人且远质赵国，自知立嗣无望，假若君侯说动王后，助他一臂之力，他将感恩图报，一旦他得国，王后无子等于有子，君侯家也就高枕无忧了。”

“先生言之有理，但安国君已作决定，要如何挽回？立嗣本是他家的事，大王批准，只不过是一项程序。”

“在立嗣书犹未呈递批准以前，想阻止并不难。”吕不韦胸有成竹地微笑。

“什么高策？说来听听！”阳泉君好奇地想听下文。

“异人贤名满天下，这早已传到大王及王后和安国君及华阳夫人的耳中了。”

“不错，孤就曾亲自听到主上有次对王后说，此子年纪轻轻，竟能靠自己的力量，得到天下的赞扬，不容易！”

“王后如何回答？”吕不韦问。

“王后当时说，真可惜，这孩子不受太子的喜欢。”

“那就对了！”吕不韦惊喜地说：“王后早有意立异人了，只是立嗣是大王和太子的事，她不便参加意见而已，君侯只要将臣今天这番话提醒王后，她就不会不说话了。”

“但安国君那方面怎么办？”阳泉君摇摇头说：“这是安国君的家事，王后也不容插手。”

“安国君那儿，臣自有对策，”吕不韦以右拳击左掌说：

“华阳夫人无子，对子傒及生母得宠不会没有怨怼，假若让王后召华阳夫人入宫，赞夸异人贤名，再暗示华阳夫人收异人为子，此事就成了。”

“假若华阳夫人不懂暗示，甚至不理暗示，那该怎么办？”阳泉君脸上竟充满了忧色。

“那怎么会？王后和华阳夫人是同病相怜啊！只要王后一暗示，涉及自己利害，华阳夫人向安国君争取收异人为子，乃是必然的事。只要异人为华阳夫人收认，那名正言顺，他就是嫡子，嫡子立嗣，乃是顺理成章的事。”

“妙啊！我怎么没想到这点，先生果然高明！”阳泉君高兴得跳站起来，想想他也应该主动点：“这样好了，华阳夫人由先生再去说动一番，王后这方面由孤进行。”

“敬领钧命，君侯请放心。”吕不韦也站起来行礼说。

“事情谈完了，我们该打猎了，看看他们猎到些什么？”

阳泉君一举手，近侍就将他和吕不韦的坐起牵了过来。

阳泉君跨上白马，笑着向吕不韦说：

“你全身猎装，似乎早有意陪孤打猎，现在我们就将马换过来，你骑孤的马，我们比赛一下行猎，也正好让孤试一试宝马脚力！”

话未说完，他已扬鞭驰马，绝尘而去，吕不韦飞身上马追赶，很久才追上，那是阳泉君勒马含笑在等着他。

经过这场行猎后，他们更由盟友进步成朋友。

吕不韦告辞回去时，太阳已半沉在西山顶，射出彩霞万道，东方的暮霭逐渐聚合。

但在吕不韦眼中，这不是近黄昏的夕阳，而是希望无限、刚刚升起的旭日。

## 8

华阳夫人要侍女将那幅“百鸟朝凤”湘绣挂在卧室里，她越看越喜欢。

图中绣的是一位著王后装的美妇人在操琴，面目像极了她自己。对面的高大梧桐上停泊着一只凤凰，树周围飞满了各式各样的鸟，在朝拜凤凰，也是在朝拜这位美妇。美妇人背后侍立一个年轻公子——异人，孺慕神情跃然布上。

绣像相当大，美妇像有真人大小，绣得面目栩栩如生，衣褶的棱角褶皱都显示了出来。

图中是采用了文王操琴引来凤鸟的故事，只不过将图中的文王换成了她。

“这孩子真是有心人，隔了这多年，他还清楚地记得我的模样神情，连左耳垂上那颗朱砂痣他都记得，可见传言说他每日哭泣思念我，这不会是假的了。”她在想。

难得绣这幅画的玉姬也是楚人，而且身世也和她同样可怜，自小父母双亡，流落到异国为歌伎，因为色艺受到贵人的欣赏纳为姬妾。

她已经是修成了正果，由姬妾扶正为夫人，如今又成为太子妃，将来更会成为母仪全国的王后，玉姬会怎样呢？是否她们前半段的路相同，后半段也会抵达同一目标呢？

听吕不韦说她人长得极美，而且面目也有点像她，看这幅绣像，更想得出她的慧心巧手。

巧手和慧心应该是相连的，她在少女时代也是刺绣巧手，设计绣出的湘绣，人见人夸。

后来学琴学歌也是如此，真的是心慧百事通，手巧的人做什么都巧。

也许玉姬目前还不如她，但有一件却远胜过她，她怀孕了，而她自十五岁受幸，二十多年都无法有孕，如今更是绝望了。

她本来不愿管立嗣这件事，丈夫姬妾多，孩子也多，尤其是公子就多达二十多个，按照秦律和家规，这也都是她的儿女，她不想偏心哪个。至于那些姬妾争宠，千方百计争宿夜权，她更觉得好笑，为了男人一个关爱眼神，

或是说一句：今晚留在你那里吧！间反目成仇，这真是身为女人的悲哀。

她从不为这些向丈夫奉承屈迎，现在如此，年轻时更是如此。她端庄冷漠，不假丈夫以辞色，丈夫反过来尊敬她、体贴她，处处在讨她的好，这也许就是男人犯贱的天性吧！

当然她明白，尊敬讨好并不等于爱，男女之间热烈疯狂的爱通常排斥理性，但尊敬就是理性的疏远，而刻意的讨好，更是理性的虚伪，这和爱是背道而驰的东西。

丈夫也常说，她像个玉石雕成的神像，美虽然美，却只可供在神桌上，不可拿在手上亵玩。她知道他下面一句话没说出来：“你无法引发男人对你痴狂的爱！”

她需要那样痴狂专一的爱吗？当然她需要！不仅是男女间的，而是任何关系间的关怀和专注。她自小父母双亡，和唯一的姊姊相依为命，她专心一意地真爱她姊姊，但她感觉得出来，姊姊对她并不是真爱，否则不会同意舅父在她十岁时就卖掉她，而这些年来每逢表现一点亲情以后，接着很明显地就有所要求。

异人不一样，以前只是因为她可怜他生母不受重视，稍微多照顾偏袒他一点，想不到离开十年，他会日夜思念她，为她祝祷，却又不让她知道，这孩子多使人感动！

还有玉姬，和她有同样凄凉身世遭遇的楚国同乡，竟舍得花几个月的时间为她刺出这幅湘绣，真难为她了！

这才是真正爱她、关怀她的人，只是爱恋她而对她一无所求的人。

这由他十年日夜流涕思念，每天为她祝祷，却不让她知道，以及吕不韦今天见到她，出乎她的意料，竟只字未提立嗣的事就看得出来。今天吕不韦见到她，只说了异人的一些近况，最后隐约透露出异人思念故国，更渴望能回咸阳承欢在她和父亲膝下。

本来她有心理上的准备，在吕不韦为异人游说时，委婉的告诉他，她不想管这件事，而且就是想管，恐怕也无能为力。以子傒生母吴姬受专宠的现况，以及安国君下了决心就绝不改变的性格，她说了无益，反而会自取其辱，因为安国君会告诉她，所有的儿子在名义上都是她的儿子，生母只不过是代她生他们而已，她用不着偏袒谁。同时，他在和她讨论立嗣的时候，她表示过她没意见，而吕不韦来了以后，她又说想立异人，这反而会激其他的反感，只有使他立子傒的决心更坚定，因为他会怕其中有什么阴谋。

但吕不韦绝口不提这件事，她准备好的话一句也说不出来。反而是吕不韦呈上这幅湘绣，侍女展开让她观赏时，泪弥漫了她两眼，当吕不韦轻语解释玉姬的身世和遭遇时，她的热泪竟盈眶而出，滴湿了绣布，她在内心狂呼：

“我一定要为这对可爱复可怜的孩子做点什么！”

她在室内转了几步，回身时，目光又被那幅湘绣所吸引，她细细地赏玩着异人绣像脸上的孺慕神情，心中涌起一阵温馨，两眼在不知不觉中又润湿了，她口中喃喃着：

“这对可爱的孩子，我真的应该为他们做点事！”

接着，她又想起昨天王后召她入宫的事。

在用过中膳后，王后要她单独陪她在上苑回廊上走走，命那些宫女远

远跟在后面，她明白她有私密话要和她谈。

她轻扶着王后，看到她出现青筋的手和脂粉都已掩盖不住的眼角纹，忍不住在心中想：“王后还只五十岁出头吧？竟就老成这样！而我也四十多的人了，再过几年就会和她一样，女人真是容易老，而身在王家，姿色又是唯一抓住男人心的本钱。”

她不禁有点伤感起来。

身旁王后在轻声说话：

“听说太子要立子傒为世子。”

“是的，立嫡书这几天就会上呈主上。”她早料到王后会提这件事，却想不到会这样单刀直入地问，她只有如此不经考虑地回答。

“立世子的事，太子和你商量过没有？”

又是开门见山地问，她只有实话实说地回答：

“曾经商量过，臣媳只表示没有什么意见。”

“五年前立太子时，老妇却是在主上面前力争过的。”

“臣媳知道，太子也在臣媳面前一直表示感激母后的恩德，只怕今生报答不完，因为这是惠及子子孙孙的大事。”

“老妇并不希望你们感激，说实话，老妇看中安国君，一半是为了看中你端庄贤淑，可以母仪全国，所以紧岂不舍，力争不放。”

“臣媳知道当时主上意不在安国君，朝中宗室大臣很多人都反对，全靠母后坚持。”华阳夫人由衷感激地说。

“那这次立世子的事，你为什么不力争坚持？”王后瞪视着她，两目如电，逼使华阳夫人低下头来：“主上年事已高，安国君年纪也不小了，有五十岁了吧？”

“才四十六。”华阳夫人细声回答。

“这主要是他贪酒好色，姬妾一大堆，身体虚弱得哪像四十多岁的人！你也得管管他。”

“臣媳劝过，但是没有多大效果。”华阳夫人语其中充满委屈。

“看样子子傒很快就会当上秦王，”王后叹了一口气，厉声地说：“子傒生母吴姬烟视媚行，一副娼妓相，怎配当太后，母仪全国！”

华阳夫人插不上口，只得将头低得更低一点，表示对她的话有反应。

“你我同病相怜，色衰无子，空有一个正室的名份，但你就应用这个名份为自己的晚年作打算。”王后语气转柔：“我力争立安国君为太子，刚才说过一半是为你的端庄贤淑，还有一半是为了老妇自己。安国君早年丧母，由老妇一手带大，就跟我亲生的一样，我虽无子，安国君就是我子，不立他立谁？立别人生的儿子，一旦成为秦王，他的生母因子而贵，也会尊奉为太后，而且是有实权的太后，你这个无权而又和她争过丈夫宠爱、甚至是责骂过她的太后，际遇之惨，不用想象也会知道！”

“……”华阳夫人仍然无话可对。

“你为自己打算过没有？”王后用怜惜的口吻问：“你也是四十多岁的人了，还有生育的希望没有？”

“臣媳已经绝望了。”华阳夫人细声地说。

“而且安国君只是尊敬你，但总是藉故不留宿？”

她的话像利箭一样刺在她心上，她脸发红，头更低。

王后停止了说话，华阳夫人也沉默地扶着她走向室内，要进门时王后

突然转脸向她说：

“听说在赵质子异人有信使回来了。”

“是的，不过因安国君近日有事外出，他和臣媳还没有接见过他，这个人名叫吕不韦。”

“吕不韦？赵国的巨贾，他肯为异人当信使，真不简单，其实异人这个孩子也真是异乎常人，靠自己的力量贤名满天下，主上和老妇也有所耳闻。你和安国君应早日接见他，问问异人在赵国的景况。”

“是，臣媳遵命。”华阳夫人柔顺地答应。

“异人这孩子也真可怜，辗转各国当质子，一去就是十年，母宠子爱，生母不受宠，他就流落一至于此！”王后深深叹了一口气，有所深意地看了华阳夫人一眼，继续说：“你该好好照顾他一下。”

“是的。”华阳夫人仍然柔声而应。

告辞临行，王后又意味深长地叮嘱了她一句：

“能为自己打算的时候就该为自己打算！”

1 0

“能为自己打算的时候就该为自己打算！”

王后这句话，暮鼓晨钟似地在空气中回荡，震动她的耳膜，也激震了她的心灵。是该为自己作打算的时候了，色衰无子，女人有什么比这更悲哀！

~~.....

~~日月忽岂不淹兮，

~~春与秋其代序。

~~惟草木之零落兮，

~~恐美人之迟暮。

~~.....

当年散发结辮的小女孩，如今已变成迟暮的美人，同伴的歌声却依然萦绕耳畔，而且是那样清晰。

歌声让她魂游故国，让她重温昔日情景。虽然其中满是坎坷和不幸，但年轻总是好的，在青春的光照下，坎坷激发斗志，不幸引来希望。

清越凄厉的歌声也将她拉回现实，她发现到自己站在那幅湘绣前，不知站了多久。

绣像中她仍青春美丽，异人则是满脸的孺慕之情，片刻间她作了决定：

“我一定要为这两个孩子作点什么！”

“太子驾到！”卧室外的侍女清脆地喊着。

等她听到喊声时，安国君已笑嘻嘻地进到屋内。

他穿着一件黄袍，头戴黄金束发冠，瘦削的身体似乎承受不起厚袍的重量，干枯憔悴的脸，依稀残留着过去俊美的痕迹，只是蒙罩着一股晦暗之气，一看就是酒色过度，夜生活过得太多的人。

“贱妾未能远迎，太子恕罪！”华阳夫人连忙转身跪倒。

“老夫老妻了，还来这一套，”安国君微笑着将她扶起，端详她很一会，惊讶地问道：“夫人哭了，什么事值得你流泪？”

话未说完，他就发现到墙上的湘绣，他偏着头看了一会，没有多大感觉地问：

“这幅湘绣是谁送来的？画中王后的脸好像你，那侍立身后的公子看起来好像很面熟，却一时想不起在哪里见过。”

“自己的儿子都不认识了！”华阳夫人忍不住噗哧一下笑了。

“我的儿子？哪个儿子？夫人，你破涕为笑的神态真是美，有如朝阳中带露的芙蓉！”

“这把年纪了，还是那副不正经的样子！”华阳夫人偷偷地擦掉眼泪，装着生气地说。

“我的儿子？哪个儿子？我真的一时想不起。”安国君一边嘟哝一边自行在几案前坐下。

华阳夫人暂时不回答他的问题，要他费点神好好想想，她也在他对面坐下。

“儿女多了也是麻烦，过年过节全来问安时，常会张冠李戴弄错名字。夫人，我们儿女是三十八个，还是三十九个？”

“四十一个！”华阳夫人没好平地说：“儿子是二十八个。”

“二十八个儿子，很多年龄相近，像貌也差不多，你让我怎么分得清哪个是哪个？”安国君语带委屈地说。

“只有那一个儿子，恐怕你连头发都数得出来！”她讽刺地说。

但说完话，她立即后悔起来，往日她从未用过如此语气说话。

“今天你怎么了？”安国君惊诧地注视着她：“又是流泪又是生气的，谁得罪了你？告诉我，让我严惩。”

她沉默，看到他纵欲过度的瘦弱身体，王后的话又在她耳边响起：

“看样子子傒很快就会当上秦王！能为自己打算的时候就该为自己打算！”

不知为什么，她突然悲从中来，泪水泉似地涌了出来。

“怎么又哭了？”安国君怜惜中带点不耐地说：“这几个月我到哪里去睡，总是有人为立嗣的事哭着嘀咕我到天亮，只有到你这里来才勉强找个耳根清静，想不到今天你也哭哭啼啼的，”说完话他叹了一口气，拉着她的手说：“来，坐到我身边来，好谈话些。”

她顺从地坐到他身边，他温柔地执着她的手在脸上抚摸，轻轻吻着她的耳垂说：

“今天怎么了？这幅湘绣是谁送来的？是不是触画生情，想起了什么？”

她擦干眼泪，娓娓道出今天吕不韦来访的经过，以及异人和玉姬在赵国的景况。

“这孩子真是有心，我的确亏待了他，”安国君感动的说：我要想办法调他回国，只是都是我的儿子，换哪个他的生母都会吵翻天。”他只感动片刻，接着又想到换质子的事，不但生母会吵，而且和父王及赵国全都有关连，换质程序更是繁复得不得了……算了！还是留他在那里好了。

他心里想到这些，嘴里却未说出来。

“异人送出去的时候，他生母夏姬就没吵？”

“……”安国君无法回答，也不想回答。

“母宠子爱，异人十年前送出去的时候，夏姬根本连你的面都见不到，想吵也无从吵起！”她哀怨地说。

“母宠子爱，色衰见弃……”她喃喃自语，说到最后声音哽塞，再也说不下去。

她长跪起来，又再俯伏于地，哽咽着说：

“贱妾十五岁得侍枕席，已二十八个年头了，如今年老色衰，无能再侍

奉殿下，只求太子赐妾别馆一处，茅屋三间，容妾养老，于愿已足。”

“你怎么了？”安国君一把将她由地上抱进怀里，轻抚着她依然乌亮的秀发，也声带感伤地喊着她的小名说：“湘妃，你心里想什么，我真的弄不懂。你十五岁将初夜交给我，我那年也只十八岁，什么也不懂，交给你的也是我初次。这多年来，我广置姬妾，那只是随俗，只是享乐，能在我心中真正占地位的只有你！”

“但你纵欲过度，连母后都说你看上去不像四十多岁的人。”她怜惜地拍拍他憔悴的脸。

“母后，她什么时候召见你了？”安国君心头一阵凛然：她还说了些什么？”

“她昨天召见我，我们谈了很多有关异人的事，她说异人这孩子靠自己的力量贤名满天下，真是异乎常人，她还说……”她有意停住不说下去。

“说什么？快告诉我！”

“是你自己要听的，听了别难过。母后说，子傒生母吴姬烟视媚行，像个娼妓，怎配当太后，母仪全国！”

“哦，我全然明白你的意思了。”安国君气得脸上一阵青一阵白的。但他不敢发作出来，因为他从不敢在华阳夫人面前发脾气，何况是母后说的话。

“怎么，真生气了？”她钻进他的怀里揉弄着，使他又仿佛回到他十八岁她十五岁那年。

“你要什么，求求你直说，要立子傒是经你同意的，现在你又想立谁？”他假装生气地说：“他们都是你的儿子！”

“我想……我想要自己的儿子。”她以袖掩面，低头细语。

“那今夜孤家不走，帮你生一个。”他戏谑地说。

这是他们在年轻时常玩的闺房游戏，如今重玩，使他觉得时空倒流，他又年轻起来。

他按照游戏常规，强拉下她掩脸的衣袖，不禁愕然，这次不是游戏，她真的是泪流满面。

安国君沉默很久，最后冒出一句话来：

“明天召见吕不韦，我要为你立嫡！”

她扑进他的怀里，真心地笑了。

1 1

吕不韦这次来秦国，可说是大获全胜，无往不利。

首先是他和白翟达成协议，由白翟负责将秦和巴蜀的煤铁原料和木材、药材运往赵国，吕不韦则负责向秦国提供炼好的铁和制成的武器，最终目标是提供冶铁技术及大量冶铁匠人给秦国，使秦国能建立自己的冶铁工业，制造铁兵器，逐渐淘汰较不锐利的铜兵器。

白翟介绍白起和他认识，并由白起将这项秘密协定向秦王报告。秦昭王大悦，除了赏赐他不少黄金外，还特地由白起转交一道“天下通行符”，手持此符，不论是秦国全境，或是秦军在各国的占领地区，只要见到此符，就知道是大王的贵宾，应由当地地方或是军事首长负责接待，维护安全，并护送到下一个要去的地方。

秦王本来要亲自召见吕不韦，但因吕不韦不便公开露面，以免被各国在秦使节或间谍发现他这项身份，所以作罢。

白起虽然在秦王面前极力夸赞他推荐他，但在见面时却明显表示出他



对吕不韦、甚至是所有商人的轻视。他半开玩笑半讽刺地对他说：

“有人说，商人无祖国，以前孤不太相信，因为秦国商人一直都是忠君爱国的。见到吕不韦先生后，才知道武人的胸襟太狭窄了，只要有利可图，管他什么国家不国家。”

吕不韦听了，只淡淡地微笑着回答：

“天下本来是统一的，只因周朝王室积弱，控制不住诸侯，才落得今天各国割据的局面。商人通有于无，眼中只有生民需要，没有国界，而不韦更自许为天下人。”

武安君白起当时因长平之战坑俘，大受各国非议，秦昭王也责备他太过份，他告病在咸阳休养。听了吕不韦的反驳，他默默不语，态度改变了很多。

其实，吕不韦在心中暗语：

“我这样不是为秦国，更不是为利润，而是为了我自己。有一天，我将到秦国来主政，而我的亲生儿子将到秦国为王，子孙世代为秦王，还有，谁敢说他有朝一日不会成为天下的共主！”

在生意上，由于白翟的安排，他和咸阳的大商人及负责商务的官员常相往来应酬，他和这些大商人也达成协议，今后货物交易不用付现，记帐抵销，每年再结算一次，多退少补，这样可以减少黄金和铜钱来往运送辛劳，并避免路途风险，各地目前都处于交战状态，军队、盗贼和难民都构成威胁。

这种办法他在齐赵行之多年，非常方便。

这些官员和大商人并答应协助他在咸阳及其他大邑开设分号，他在秦国的贸易网有了初步规划。

同时，他利用在秦停留时间，会晤了散居秦地的老朋友和昔日门下客，他要他们互相连络，秦地有事，立即用最快方法转告他，这些人有的在朝中或地方为官吏，有的属于市井，要通报的消息不只限于商情，也包括了朝中大事和重大人事调动。

这样一来，他等于组织一个严密的情报网，秦国重大举动，他都会比别人先知道。

当然，他最大的收获还是达成了他来秦的主要目的。

安国君及夫人召见了，当面一再感谢他对异人的照顾。同时三人品玉为符，立异人为华阳夫人的嫡子。华阳夫人并亲口赐名给异人，要他从此改名为子楚。

至于玉姬，安国君及夫人承认这项婚姻，无论生男生女，子楚都必须将她扶为正室。本来这不符合秦国宗室的惯例，一般都是姬平生公子后才扶正。但华阳夫人苦苦地恳求，并以她自身为例，安国君当然无话可说。

安国君要他带封书信给子楚，信中强调将他交给吕不韦管教，他已正式聘请吕不韦为他的师傅。

华阳夫人特别在信上附话，谢谢玉姬给她的湘绣，并交代子楚善待她，安国君和她都已正式承认他们的婚姻，安国君会设法换他们回国。

一切该办的事都办好了，他开始怀念起邯郸和玉姬，还有她腹中的儿子。它虽然还不能知道性别，奇怪的是吕不韦在潜意识中却一口咬定是儿子。

他本来想在年前返赵，但却抵不过安国君及夫人的盛意，留在咸阳过年，初五才告辞。

安国君及夫人本想为他扩大祖道（送行仪式），但怕过于招摇，引起赵

国方面的注意，对他不利，仅在府中设宴送行。

初五清晨，他仍是来时的双马安车，但所载回的收获，却是再大的骑马高车也容纳不下的。

他出得咸阳雄伟的城门，忍不住打开车后窗凭轼而视，巨龙盘捲似的城垣，猛虎雄踞般的城楼，在朝阳的照射下，显得金黄灿烂，光芒四射。他忍不住对天暗呼：

“多伟大的国家！多恢宏的气宇！我的儿子将君临你，领导你征服天下！”

接着他又在心中喃喃的说：

“儿子，看你的父亲在你末世前，就为你做了多少事情！”

到达魏都大梁，他就在当地分号遇到子楚派往秦国报喜的信使。玉姬生了个公子，子楚并在信中要求父亲承认他们的婚姻，准许他将玉姬置为正室。

吕不韦要信使继续前往咸阳，他则急急赶返邯郸，一路上，只见秦军又在向东方集结，看情形赵国又将发生战事。

有了“天下通行符”，在秦军占领区通行无阻，赶路中，他已无心留意军队的调动和难民的疾苦，他只时时在心中喊着：

“儿子，儿子，我的儿子！”

### 第三章 赵政出世

#### 1

“儿子，儿子，我的儿子！”

子楚看了抱在奶妈手上的初生婴儿一眼，在心内狂呼。但再看第二眼时，他不禁有点感觉失望。

这个皮肤打皱，头发湿湿，浑身上下通红，像一只开水烫过的老鼠的东西，会是他的儿子？会是秦国可能的统治者？

他出生时是否如此？目前横行天下，东征南讨，每天都忙着侵占别国土地，攻城掠地的他的祖父秦昭王，出生时是否也是这种模样？

两眼紧闭，紧绑在襁褓里，一副软弱无助的样子。

婴儿没有哭，他也没有听到婴儿出世的第一声哭声，那是为邯郸城内喧天的锣鼓声和爆竹声所掩盖。依赵国特有的风俗，迎新年时，会以竹筒丢在火里，烧出劈劈啦啦的声音，以象征来年的兴旺。

这孩子出生时，正好是正月正（朔）日正（子）时正（初）。

普天下这时候都在热烈庆祝，迎接一个新的年、新的希望，连带也是庆祝他这个儿子的诞生。

“看上去好小。”他顺口说了一句。

“不足月生的，已经算是很大了。”奶妈也顺口答。

“不足月？”他对生孩子养孩子这类女人的事是从不过问的，也就是说对这方面的事一窍不通。

“一般孩子都是十个月生，小公子只有八个月，他恐怕是要抢这个好时辰。”

“哦！”他没有再问下去，正月正日正时正，真是个好得不能再好的日子和时辰，儿子是抢对了。

他信步往产房里走，口中还问着：

“夫人怎么样？”

分站在门口的两名片妇却将他拦了下来。

“公子，产房不洁，尤其是新年，进去恐怕对公子不好。”左面的仆妇恭敬地回答。

“公子有什么吩咐，奴婢可以转告，恭喜公子，添了一位小公子，而且母子平安。”

他在门口站了一会，听得到里面很忙，也听到仆妇们轻言细语的说话，和玉姬软弱的呻吟声。生孩子一定很累，他应该进去安慰她一下，可是平日恭顺的两名仆妇，现在却是硬挡住门，大有两妇当关，主人也不行的架势。

“夫人辛苦了，我想进来，她们却不让我进来。”他的口气倒有点像孩子向妈妈告状。

“你等了半夜也累了回房去休息吧。”玉姬软弱地在室内回答。

“公子请回房休息，”奶妈抱着婴儿要进门时，微笑着对他说：“三天后夫人就会移回寝内，公子一天到晚都见得到。”

“嗯！”他想再隔着房门说几句体贴话，但看到室内室外满屋子的仆妇婢女，他将话忍了下去。

他不想回卧室，转了几转，习惯性地转到了小楼南端的书房。跟在后面来的一名小婢，忙着为他生好火炉，沏上热茶，还怯生生地问道：

“公子是否要用点心消夜？”

“不要了，辛苦了大半夜，你也该回去休息了。”他挥挥手遣走小婢，感到一阵轻松，儿子生下来了，母子平安，感谢上苍和祖宗保佑。

但随即心上又升起一阵茫然无助的感觉。平日他习惯了大事找吕不韦商量——与其说商量不如说全权委托他——小事要赵升去办。生儿子是大事，但该怎么做，他一点头绪都没有，而吕不韦到秦国去，不知为什么耽误了，连过年都不回来。

他推开南窗，只见满天星斗，大地却是盖满厚雪，一片的白，天空星星闪闪，映着白雪，显得特别的亮。

窗下花园里传来阵阵腊梅香味，小径旁一堆堆的龙柏，在星光朦胧中，像一些站在路边聊天的白发白衣老人。

今天是正月初一，一早就会有宾客来拜年，他该准备些什么，却因忙着生儿子的事，全都给忘记了。

往年过年，他根本不要作何准备，除了朝贺赵王这件大事去一去外，他很少赴人邀宴，也很少有人来向他拜年。

今年初次不一样，可是吕不韦又不在身边。

忽然他想起了赵升，今天晚上似乎还未见过赵升，当然这是因为自傍晚玉姬阵痛开始，他就一直待在小楼上。这里是男仆的禁地，但现在他急欲找他来，问问明天该做些什么。

“来人！”他喊了一声。

“请问公子有何吩咐？”出现的仍然是负责书房的小婢。

“要人找赵升来。”

“但是这里……”

“不要紧的，要他到书房来见我，”他回头一看：“噫？刚才我不是要你回去休息，你怎么还没走？”

“公子不睡，奴婢职责所在，怎么敢走。”

“哦，”他心上掠过一丝怜惜，轻柔地说道：“以后不要这样，我要你去休息，就不必管我，现在你交代别人去找赵升来这里，你就回房休息去吧。”

“是。”小平静悄悄地退出书房。

他站到窗前欣赏雪景，发现邯郸城内，每家每户都是灯光辉煌。他在想象中浮起一幅家人团聚的温馨画，却也连带想起因战乱而失去父兄子弟的家庭，孤儿寡妇，这个年要怎么过？尤其是长期一战，赵国精壮几乎去了一半，秦国虽然战胜，伤亡要少得多，但也制造了多少孤儿寡妇？多少赵秦人家，此时却在痛哭暗泣？

“假若我能就秦王位，我一定要设法阻止战争，让天下百姓过太平的日子，过家人团聚、只有欢笑没有眼泪的年。我子楚对天发誓，我一定要做到！”子楚捏紧双拳，默默祝祷。

同时，他又想其他这个出生时辰特异的儿子，但愿他能为天下带来太平。

“儿子，看！无论是秦赵、楚魏、齐燕韩，全都在庆祝你的诞生，假若有那一天，你应该善待他们，让他们安居乐业，不再有征战刀兵之苦！”

忽然他想起该给儿子取个名字，他生于赵地应姓赵，正月正日正时生，加上他未来要主国，就为他取名赵政吧！这个名字真是再恰当再响亮不过的了。

在他这样胡思乱想时，时间过得飞快，他突然警觉，怎么要找的赵升还没找来。看看计时的沙漏，都已丑时了。

“来人！”他有点愤怒地喊。

“来了。”出现的又是那名小婢，但这次她头发零乱，两眼惺忪，衣衫未整好，显然刚从睡梦中爬起来。

“又是你，叫你休息为什么不休息去？”

“奴婢睡处就在隔壁。”小婢委屈地说。

“赵升怎么还没来？”

“他们说赵升不在府中，他们到他家找去了。”

“那怎么这么久还没有来？你再要人去找找看。”

说话间，赵升已进得书房，跪在地上叩头，上岂不接下气地说：

“公子有什么事找我？”

“怎么要我等你这样久？”他一面责备，一面挥手要小婢离去。

“恭喜公子得子！”赵升伏在地上不动，口中却先恭喜让他息怒。

“赵升，你什么事耽误了？”

“小人的妻子今晚也生了个儿子，因为是难产，小人不敢离开，刚生下来，小人就赶来了。”

“你妻子可平安？你来了有什么人照顾她？”

“托公子的福，她母子均安，现在有她母亲和接生气照顾。”赵升还是跪伏在地，身体微微发抖，不知是感激他的关怀，还是怕迟到的受罚。

“起来吧！我找你来是想问问你，明天有宾客来，要招待的事准备得怎样了？”他说着话，转身到书案前坐下。

赵升起来，垂手侍立在书案前，茫然地看着他不作回答。他才想起这

根本不是赵升的事，接待宾客气时有一个门客专门负责，这人过年回家去了，而他府中又没设总管。

“坐下，比较好谈话，恭喜你得子，”他和言悦色地说：

“什么时辰生的？”

“子时尾。”赵升仍然不敢坐。

“这样巧，小公子是子时头生，你的儿子生在子时尾，将来一定大富大贵。”

“谢公子的金口，但愿公子照顾，小人粉身难报，”赵升福至心灵，又跪倒在地：“求公子为小犬取个名字吧。”

“你名赵升，他……就叫赵高好了，升高，高升。”

“多谢公子。”赵升又再叩头。他站起来后，侃侃说明该如何接待宾客，说得条理分明，头头是道。

子楚注视着，心中有些许愧疚，赵升跟了他这久，他今天才发现他是个人才。

“府中还缺个总管，就是你吧！明天大家来拜年时，我会当众宣布。”

“谢公子。”赵升又复跪下，两眼闪着泪光。

## 2

吕不韦日夜兼程赶回邯郸，正月已经过去。

在赵升的策划下，赵政的满月酒办得盛大风光，所有邯郸宗室大臣、达官显要、富绅大贾，全都涌到子楚府中道贺，热闹场面自不在话下。

子楚和玉姬感到遗憾的是吕不韦未能及时赶到，总感到像缺少了点什么，而玉姬心中更是惆怅，她思念的是吕不韦——孩子真正的父亲。

当她抱着孩子，和子楚一起接受宾客的道贺时，她的脸上始终挂着充满女性魅力的微笑，心头却在隐隐作痛，她明白这只是在演戏，没有带给她真的快乐和幸福的感觉。

同时，孩子一满月以后，脸的轮廓逐渐明显，神情也变得越来越清晰，像谁隐约可见。

婴儿除了眉毛修长，像她自己以外，大而灵活的眼，高挺的鼻子，处处都是吕不韦的翻版，尤其是瞪着眼睛出神的样子，活脱脱一个具体而微的小吕不韦。

当然，在别人眼中，目前还看不出来，婴儿的长相都差不多，你认为他像谁，他就像谁。

但孩子会长大，长相神情，举止行动，像谁是绝对瞒不过的。婴儿的模糊面目，最多只能维持到六个月。

六个月后又怎么办？她感到惶恐和后悔，她不应该附和吕不韦的“大计”，而应该坚持自己原有的立场。做一个商人妇有什么不好？尤其是像吕不韦这种富可敌国的大商人，要什么就有什么，而且不必涉及政治风险和宫廷斗争。

她如今只能盼望吕不韦早点回来，谋求对策，在她心目中，吕不韦始终似乎是无所不知、无所不能的，他既然决定这样做，一定有他应付的办法。

吕不韦回来了，带来立嫡和扶正的好消息，又掀起府中一阵热闹高潮。

在吕不韦的主持下，大宴宾客连续了好几天，这次除了富贵阶层外，还多了些三山五岳的市井英雄人物，由此显示出吕不韦在赵国潜在势力之大，以及影响层面之深，上至宗室贵族，下至贩浆屠狗之辈，几乎被他一网

打尽。

赵王虽然没亲自驾临，却除了颁发贺书外，还亲自召见了子楚，几乎带点请求的口吻，要他协助达成秦赵两国的和平。

当此时，秦赵两国关系微妙，两国和谈使者，分别在邯郸和咸阳集会，为了割地赔款的事谈不拢，而赵国上下恨死了秦国，主战派更是高唱倾全国之力，将秦军赶出赵国的土地。

但长平之战，伤了整个国家元气，想反击已力不从心，只有加强谈判，希望少割点地和少赔点款。

子楚现在的地位虽然仍是个质子，但份量已和往昔完全不同，他以前只是个庶子，就像其中的死子，随时都可放弃，但如今不同了，他是秦太子的嫡嗣子，换句话说也就是第二顺位的王位继承人，他的祖父国君年已老迈，而太子父亲年龄不轻，身体衰弱，他可能很快就会登上秦王宝座，赵王及朝中大臣不得不笼络他、讨好他。

子楚的地位加上吕不韦多年的关系经营，此刻他和吕不韦在赵国的声势，达到日正当中的地步。

但他和吕不韦都不快乐，再加上玉姬，三个人各自怀着鬼胎。他们不再像以往那样亲密无所顾忌，他们尽可能互相回避，不得不在一起的时候，也是言行小心，避免刺激对方，最使玉姬——现在应该称楚玉夫人了——难过的是，她接连几次秘密派人通知吕不韦，想和他单独见面，吕不韦都加以严词拒绝。他表面上答覆派去的亲信女仆，他太忙没有时间，以后有空再说，但要来人回话，夫人有什么事可以要公子转达给他，这表示毫无见她的意思。

当然，三个人的不快乐和疑惧总归于一个原因：赵政越来越神似吕不韦！

自吕不韦从秦国回来，就听到亲友和下人之间的各种神话和传言。

有人说，正月正日正时正生的人的确难见，知道的只有八百年前的周文王，此子看样子和文王一样，乃是将来要统一天下的真命天子。

也有下人绘声绘影地说，他们亲眼看见赵政出生时，一条黑龙腾云驾雾进入产室屋顶。

但议论最多的还是赵政像谁的问题。

当然，这些话同样也会传到子楚耳朵里。

开始时他愤怒，认为自己受了气，但再冷静的仔细想一想，这个圈套乃是自己想钻的，甚至可说恳求别人让他去钻的。

他身为贵族，应该知道歌伎与主人之间的关系，虽然吕不韦口口声声说一直以弱妹看待玉姬。

另外，他目前得以立为嫡嗣，全靠吕不韦一手促成，欲成大事，不拘小节，何况吕不韦如今很明显是在避着玉姬，并没有继续来往，而且今后要仰仗他的地方还多。

因此，他按下心中这股愤怒，表面上装得若无其事，对外界的传言，也是一笑置之。

只是，每逢看到神似吕不韦的赵政，潜意识中总有一股厌恶，连带对玉姬的热情也冷却了。他怕见到她，但对别的女人又提不起兴趣，他藉故独自宿眠在书房里。

和议终于达成，赵割六城予秦，秦在正月退兵。

赵国经过一年多的休养和收抚流亡，逐渐恢复元气，邯郸城又回复了以前的热闹繁华，入夜以后，大户人家的亭台楼榭又是笙歌处处。

燕孝王新立，召世子喜返国立为太子，他力邀子楚前往燕国游历。子楚正心中苦闷，也就应邀而去。

在子楚随太子喜去燕后的有一天，吕不韦从外应酬回来，已带几分酒意，回府以后，经由侍仆扶进后堂，再由侍女扶回内室。

一路上碰到的侍女都是以袖掩唇偷笑，一个个都是鬼鬼祟祟的，他满怀狐疑，不知发生了什么事，但懒得去问，也许是他待这些女孩太过宽厚，在细小事情上，她们并不怕他。

两名侍女扶持他睡下以后，他忽然感到男人的需要急切。他醉眼惺忪的看看这两名侍女，年纪都太小，在这方面不懂得怎样伺候男人，这是他多次的经验，所以他喜欢成熟、懂得如何激起然后满足男人的女人。

“要蔡姬来侍寝！”他口词含糊地吩咐。

蔡姬是蔡地人，生得白皙修长，穿上衣服看上去飘逸轻灵，脱了衣服却丰肌腴肤，珠圆玉润。吕不韦将女人分成三等：穿衣脱衣时都美的女人是第一等；穿衣时期通，而脱衣时美的是第二等；穿衣时美，脱衣不美的是第三等。当然，穿脱衣都不美的女人是等而下之，在吕不韦府中是找不到的。

他自元配无子早逝，众姬妾争立，他就立下一个游戏规则，谁先生儿子，就立谁为正室。但这多年来，不但没有生儿子，连女儿都未生一个。

他另外一个游戏规则是：绝不和女人过夜，也不轮值，而是由他高兴，想到谁就传谁，事完即遣走。

据他向知友说，他订这项规则，是鉴于古来多少英明君主、英雄豪杰断送在女人怀抱的温柔乡里，他吕不韦对女人要做到招之即来，挥之即去。

玉姬在的时候，他召她的次数居多，自她走后，他忙着定国立君的大事，就很少召姬妾到内寝。

令他感到讽刺的是，多年来的努力，炼丹炼功，想生出个儿子来继承他的事业，想不到只有玉姬生了个儿子，而他却把她送给了别人，亲生的儿子见面都不能相认。

醉意朦胧中他闻到一阵衣香，他迷糊的感觉，这不是蔡姬。他共有七名姬妾，每个人用来薰衣的香料都不同，他不但分得出这些姬妾不同的衣香，在她们脱掉衣服后，还分辨得出她们的肌肤香味。

女人没作一声，吹熄了床边本是光线黯淡的灯，帮他宽衣解带，动作温柔细腻，然后自己脱光，紧紧拥住他，由她胴体的温度，他明白这女人正处于性饥渴状态。

“这不是蔡姬，”他意识不清地想：“但管他的，有奶就是娘，管她是谁？能喂饱我就行！”

女人开始主动挑逗他，刺激他每一处性感的地方，使得他心痒难抓，欲仙欲死，但刺激却是恰到好处，适可而止，每当他想说够了的时候，她就转移了刺激点。

女人用的方式无所不包，吻、咬、捏、抓、吸、舔，再加上轻轻拍打，使他感到全身舒畅，却欲罢不能。

她用的工具也包括她全身上下每处敏感的地方，她在挑逗他，也在刺激自己，让她自己情欲升高到最高点。

她在最适当的时候停止前戏，进入正场，她不断换姿势换方式，却不惊动他，也不让他费点力气。

“要是蔡姬的话，她的确进步大了！”他醉意朦胧地想。

但到最后他要进入高潮时，她突然脱身转体，含住他男性的象征，让所有的排泄物都进入肚中。

有这种吞食习惯的，众多姬妾和女人中只有一个人，他也只准她一个人如此，因为这种排泄物是制造孩子的宝贝，不能这样浪费。但她坚持十次中八次如此，他也容忍了，因为据说这样能使女人驻颜养容，所以她能不施脂粉，始终保持肌肤光滑细腻。

这个人就是玉姬！

但她不可能出现在这里，而且要是这样的话，传出去还得了！会破坏了他定国立君的大事。

高潮后的倦怠吓走了，酒意也吓走了。

“会是你？”

女人还是不作声的紧拥住他。

“来人，掌灯！”他像遇到鬼似的大喊。

#### 4

他要侍女点亮了室内每一盏灯，往日他喜欢亮着灯行事，越亮越好，今天喝酒懒得吩咐，却中了道。

“真是你。”他摇摇头，深长地叹了一口气。

“当然是我，你的女人当中，还有这样能使您满意的吗？”女人骄傲地说。

“你现在身份不同了，你是楚玉夫人，秦国嫡世子的夫人，很快就会成为王后！事情传出去怎么得了，会坏了大事！”

“大事！大事！却拿我当牺牲品！”

“你应该满足了，子楚年轻英俊又是未来秦国的国君，以秦国之强，未来统一天下是必然的事，你就是母仪天下的王后。”吕不韦尽量语气委婉。

“王后又怎么样？独守冷宫的王后还不如一夫一妻的贫妇。年轻英俊有什么用？银枪蜡烛头！”楚玉夫人恨恨的说。

“他自娶了你以后，似乎没有再纳姬妾，这样还不够满足你？”他惊诧地问。

“他不纳别的姬妾，可是在赵政生下来以后，一直到现在也没碰过我。”她说着说着眼泪就掉下来了。

注视着她还沁着汗珠的白皙宽广额头和挂着泪珠的美腮，他心上有说不出的歉意。但事到如今，只有坚持下去。

“我明白你的苦衷，但我看得出来，他是爱你的，只要你不要再像今天这样任性，对他温柔体贴一点，他会再对你好的。”

“那就要我永远这样守活寡下去？”她仰着沾满泪水的脸，依然显得那样稚气。

“怎么会？只要你不乱来，不让他抓住把柄，赵政名义上是他的儿子，他无法否认，何况这个孩子的确活泼可爱，人见人喜。”吕不韦口中安慰着她，心中却在想：“真的没办法，这孩子怎么越长越像我！”

“那我怎么办？”

“什么事怎么办？”



“你要我不乱来，可以，但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。”楚玉夫人编贝似的牙齿轻咬着殷红的嘴唇，娇憨的神态让他看呆了。他在想：

“这样绝世美女送给别人享受，的确太可惜。”

“你听见没有？答应我一个条件！”她像以前一样，发脾气拉他的耳朵。

“什么条件？”他无奈地说。

“不要逃避我，在我想见你的时候，就能见到你！”

“见是可以，但不能像今天这样。”

“那见你有什么意思！”她银铃似的轻笑，包含着多少哀怨和凄凉。

“真的，见不如不见，这样会误了大事。”他恳求地说。

“那我该怎么办？”她像是在自言自语。

“站在高处，就得忍受寒冷，历来的王侯将相哪个不寂寞，后妇贵妇哪个不受这方面的煎熬！”

“你寂寞吗？”楚玉夫人轻抚着他的脸颊，爱怜地问：“我比你更寂寞，你还有‘大事’可忙，我却得独守空房，从天亮等天黑，再从天黑等天亮。”

“多费点精神照顾我们的孩子，这个前途远大异于常人的孩子，你应该将所有精力和希望放在他身上。”

“我现在就在这样做，但对这方面一点帮助都没有，亲子间的爱取代不了男女的爱，爱也无法满足情欲的需要，有时更像用风熄火，越吹越旺！”

“见面的事以后再说，”吕不韦知道跟她缠下去会没完没了，他转变了话题：“你该穿衣服走了，虽然子楚不在家，你也应该注意到下人耳目众多。”

“求你也没有用，”她开始气鼓鼓的穿衣：“不过，我警告你，要是我找你，你逃避，小心我坏了你的大事！”

吕不韦无奈地摇摇头，不置可否。

在她走后，吕不韦召集了内寝的女仆，声色俱厉地告诫：

“夫人到这里来的事，只要外面有任何风声，我就要你们所有人的命！”

有些女仆吓得浑身颤抖，平日和言悦色的主人，今天怎么变得凶神恶煞一样？

## 5

子楚站在南书房的窗前，思绪像团乱麻，越想整理越乱。

时值暮春三月，园中一片翠绿，各色各样的花，姹紫嫣红，争芳斗艳，那丛龙柏更是青郁宜人。

赵政正跟着奶娘在荷池边的假石山旁玩耍，蹒跚着胖胖的小腿，追赶着她大叫，欢欣的童稚呼声，充满了整个花园。

四个多月不见，赵政已能走能跑了。

他这次到燕国参加了世子喜的立太子大典，并在后宫作客，受到燕王及朝中上下的热烈款待，与往日在各国受到的冷落漠视，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。

他还是他，什么都和以前一样，可是由异人改名子楚，由弃子变成嫡子以后，周遭的一切人和物，却有了一百八十度的改变。

他不得不兴起“大丈夫不可一日无权，小丈夫不可一日无钱”的感慨。

在燕王的鼓励下，他和太子喜结成了兄弟，他要他们同心协力为天下谋太平。

燕王虽然才只中年，但身体状况很糟，子楚当时一直在想，看情形太子喜很快就会成为燕王，但他离前往秦王宝座的路却还隔了一层，谁知道将

来会起什么变化？

正在想着这些的时候，忽听到赵政的大哭声，使得他的思潮中断，他注意看赵政发生了什么事情。

原来他想到荷花池边去，奶娘怕危险将他抱起来，他就在奶娘怀里大哭大叫，拳打脚踢，一定要下来。

子楚皱了皱眉，心想：

“这个小家伙越长越像他父亲，连性格都一样倔强，决定了的事，非做到不可！”

人总是在别人孩子身上找缺点，而在自己的孩子身上找优点，子楚对赵政则更为复杂。

他喜欢他的相貌俊秀中带着英武，聪明和健壮都超过一般常儿，因为他是他的儿子，在家人的夸赞声中，他也有份成就感。

但在内心深处，赵政越聪明越健壮，家人夸赞得越多，他越感到痛楚，因为他明知道他不是他的儿子，一切荣耀都是归于吕不韦的，与他全不相干。

别人对赵政缺点的指责，他得公开承受；对他优点的赞叹，他却得在内心在受嫉妒煎熬的痛苦，天下没有比这再矛盾再不公平的事。

赵政在哭叫踢打无效以后安静下来，他轻吻着奶娘的脸，口齿不清的唧呀着些什么，他在讨好奶娘将他放下来？硬的不成再用软的？

果然，奶娘似乎是为他说动了，将他放下地，他一鼓劲地又向荷花池边跑，最后是奶娘让步，带着他在池边玩起来。他白胖的小腿在水面上击打，溅起的水珠在阳光下发亮，他高兴地大声唱，听不清他在唱些什么。

“活生生的一个小吕不韦！”子楚感到深埋在内心的那股痛楚又在蠢动，重重地咬啮着。

他突然浮起一个恶毒的念头——假若找个机会将他丢下荷花池里，就说是失足落水，应该没有人怀疑。

不，他再一转念，至少有两个人会怀疑——吕不韦和楚玉夫人，表面上他们也许不敢说什么，但这对他大不利！不只会变生肘腋，而且会破坏他的大事，他今后登上秦王宝座的路上，仰仗吕不韦的还太多。

看样子，他只有硬吞下这苦果，让它在腹中绞痛！

赵政转身时发现到他，他跳起来，赤着脚向他奔来，奶娘提着小靴在后面追赶，一边喊着：

“慢点跑，小心摔跤！”

赵政跑到小楼下，举起肥嫩的小手挥动：

“爹，抱抱，爹，抱抱。”

“爹有事，没法抱你，跟着奶娘去玩，乖！”他惊诧自己怎么说得出这样温柔的话，在刚动过那种恶毒念头以后！

奶娘将赵政抱走了，他又在挣扎，可是这次没有哭闹踢打。

望着奶娘丰盈的背影和浑圆转动的臀，他起了一阵强烈的冲动。他和吕不韦一样都喜欢白、胖、高，臀部特大的女人，只是喜欢，与爱无关，因为她们会激发他的男性欲望，就像火点燃油一样。

太子喜不知道这一点，按照他自己的审美观点，安排一些瘦长轻盈的女人，用歌舞欢娱他，服伺他，他连碰都懒得碰她们一下。曾经沧海难为水，对玉姬现在都能压制住自己的情欲，对这些女人更是不屑一顾了。

太子喜先是惊诧他对玉姬的忠贞，然后正色告诉他，为国君的必需广

施雨露，多生子女。儿女多，才可以固植国本，就像老榕树布根一样。

现在他又想起太子喜这番话，是啊，为什么一年多来他不想碰玉姬，就连其他的女人都不碰？为什么尽是在赵政一个人身上转念头？他现在已有能力养众多的女人，也有需要生更多的儿女，为将来固国本。像他父亲生二十多个儿子，甚至像文王那样一百个儿子！

至于赵政，何必打害他的主意，不立他为太子就行了，这个心结总算解开了！

在情欲冲动加上解结兴奋的恍惚中，回坐到书案前时，一不注意竟将茶杯打翻了。

应声进来的是那个专负责书房的小侍女，她先跪下行礼，然后清理书案，也不敢要他让开，就在他脚边身旁擦来擦去。他清晰的闻到她身上散发出的处女特有香味，看着她刚足盈握细腰的扭动，微微突出的胸部，使他正炽的欲念有如火上加油。

他在想，往日为什么只注意熊掌的鲜美，完全忽略这些清淡可口的小菜。

“这样可以了。”他一把就将她抱在怀里，柔声地问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，今年几岁？”

“奴婢叫兰儿，今年十五岁。”兰儿畏缩在他怀里，浑身激烈颤抖。

他这才发现到兰儿不但脸蛋清秀，还有一双大而妩媚的眼睛，眼睛闭上时，长而浓的睫毛就像两把羽扇，覆盖下眼睑。

他轻柔地解开她的胸衣，两个衣外看来细小的乳峰突然跳起，粉嫩雪白，像新剥的春笋，挺拔微翘。

他吮吸着她粉红色的乳头，她嚤了一声，眼睛闭得更紧，眼角渗现两行晶莹的泪水。

他没有去管那是悲伤还是喜悦的眼泪……。

## 6

秦赵虽然在秦昭王四十九年正月达成和议休战，但在该年九月，秦又撕破和约，再度派五大夫王陵率兵攻赵。五十年正月，王陵攻邯郸，久久围攻不下，伤亡惨重，秦军由国内及各地调兵增援，损失高级将领五员，仍攻不下。

秦昭王此时想起了告病在家的武安君白起。他希望能派白起去替换王陵，将邯郸攻下来。

可是白起覆呈意见是：

“邯郸城高池深，防守坚固，实在是很难攻。而且诸侯纷纷来救，救兵都已在途中，这些诸侯各国对秦的怨恨都不是一天两天了，抓到这个群攻的机会，必然不会放松。目前秦国虽然已歼灭赵国的长期军，但秦军本身也已伤亡过半，国内已成空虚状态，却还要越山渡河，千里迢迢地去争别人的国都，一旦赵从内冲，诸侯军由外攻，来个里应外合的夹攻，秦军就会遭到被歼的命运，这场仗是不能打的。”

秦王自己请不动，又派宰相应侯去请，白起始终不肯，干脆又再请病假。

秦王于是命王齕替换王陵为将，八、九月间又再围邯郸，但仍是久攻不下。

这时候，楚国派春申君率领的援军，以及魏公子无忌率领的大军全都

已到，数十万大军合攻秦军外围部队，秦军颇有伤亡。

白起这时候又说话了：“秦王不听我的话，现在看怎么样了！”

这话传到秦王耳中，秦王大怒，下令白起即刻赴前线指挥作战。白起自称病重无法领兵，应侯又再亲自到家里去请，白起仍然不奉命。

秦王大怒，削革白起的一切官位爵位，贬为普通兵卒，并谪放到阴密去。这时白起却真的病得很重，不能赴谪居地。

又过了三个月，诸侯军围攻秦军更为猛烈，秦军支持不住，接连撤退，每天都有军中使者到咸阳来告急。秦王越想越气，派人赶白起出咸阳。白起抱病而行，才出咸阳西门十里，抵达杜邮时，秦昭王又与群臣商议说：“白起受到谪放，看起来是不心服的，将来一定还会乱发牢骚。”

于是，秦王又派使者赐剑白起，令他自裁。

白起在自杀前，仰天长呼：“我有什么事得罪了天，竟落到这种地步？”

过了很大一会，他才省悟地说道：“我是该死的，这种凄惨下场是罪有应得！长期之战，我欺骗赵国降卒，坑杀了四十万，这就已经足够死罪了。”于是自刎而死。

当时是秦昭王五十年十一月。

白起在秦国人心目中是大英雄，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克，为秦南定鄢、郢及汉中各地，北歼赵长期军，为秦辟地七十余城。今死而非其罪，秦国百姓都为他哀悼，每城每乡都建祠祭祀他。

但在赵和其他诸侯各国，他却是个残杀降卒的大恶，死者家属恨不得食其肉寝其妻，听到他得罪自杀的死讯，莫不欢欣鼓舞。

秦军听到这个消息，将领人人自危，士气为之低落不振。

## 7

秦昭王五十年正月，赵成王十年正月。

秦将王陵率大军二十万围攻邯郸。

赵国军民对秦国的反复无常甚感痛恨。全国上下同仇敌忾，固守邯郸，虽然赵军兵少力弱，但由于民心士气高昂，战斗意志坚决，秦军发动多次攻城，全都遭到击退。

开始时，赵王还想利用子楚这个质子作谋和的棋子，尤其是他现在的身份与前不同，不再是庶子，而是秦国太子的嫡世子，第二顺位王位继承人。

但秦昭王攻城略地，从不考虑质子的安危，因为他儿子众多，孙子更是多得自己都记不得有多少。

安国君也跟父亲一样，无可无不可，这个嫡世子死了，再立一个就是。

急的人除了生母夏姬以外，就只有华阳夫人了。夏姬得闲就到华阳夫人那里哭诉——现在由于子楚的关系，她们已是好朋友了——因为她根本见不到安国君。而华阳夫人也是日夜在安国君面前哭泣，要他到父王那里设法谋救，譬如交换质子，或者是暂停攻击等等。

安国君表面安抚她，说是向父王禀告想办法，但实际上这些日子他连见父王的面都不敢。

秦军失利的消息每天都从前线传来，父王请白起又请不动，更是丢尽了脸，请不动不说，还要听他的风凉话。

秦昭王一生派兵出征，扩张疆土，真可说是所到之处势如破竹，但这次攻击失利，邯郸久攻不下，他变得烦躁不安，动不动就打人杀人出气，安国君这个时候实在不敢逆披龙鳞，拿自己儿子的事去烦他。

再说，各国在开战以前，就已将在敌国质子的命运决定好了——能逃出就活，不能则死，全看他自己的能耐和造化。

后来，安国君实在拗不过华阳夫人的纠缠，只得托人经由秦国在赵的间谍系统营救子楚，并公开在军中悬赏，凡能在邯郸城破前后，将嫡世子营救回国的，赏黄金千斤。

重赏之下虽然必有勇夫，但秦军个个只有望着攻不下的邯郸城墙叹气。

这项重赏当然也包括间谍系统的人。秦国旗时就派了间谍在各国，有利用商人身份往返报告的生间；有买通当地人担任的因间；有在敌人间谍系统内的反间；也有就在国君身边亲信的内间。

秦国间谍系统发动赵王身边的内间建议交换质子，但赵国为质在秦国的质子，也只是赵王并不喜欢的儿子。同时，为了秦国的一再反复无定，他不能相信，他放了子楚，自己的儿子就会放回来。

另外，秦军坑杀降卒四十万，这个仇恨已深植在每个赵国人的心里，再加上围城攻防的死伤以及缺粮的惨状，军民都喊叫着要杀秦国质子泄恨。

按照惯例，无论是与国、盟国或敌国的质子，平常都是行动受到监视的，只能在住地的城内活动，出城都得经过有关当局的批准。

在秦国一开始违约，再度进军赵国时，子楚的行动就受到限制，好在赵王还想利用他，并不太严格，尤其是未限制他的家人。

因此，吕不韦的狡兔三窟计谋，开始看出效果。楚玉夫人带着赵政、奶娘，以及赵升的妻子、儿子赵高和其他一些女仆仆妇，前往赵庄，对外说是探望义父赵悦。

和赵政同年同月同日同时，不过是生在子时尾的赵高，已经成为赵政的最佳玩伴，赵政睡觉醒来，一睁开眼睛就吵着要赵高。他们同吃同玩，有时候还同睡在一起。

带他和他娘去，就是为了赵政离不开他。

楚玉夫人走了以后不久，秦军就军临邯郸城下，赵王严令派人看守子楚府第，美其名是保护。白天只准进不准出，米粮蔬菜和日常所需用品，全由邯郸地方当局派人送，进去的人还要经过严密搜身检查。入夜则完全不准有人接近，一经发现，格杀勿论。

子楚根本也不敢外出，以邯郸军民的气愤，他出去不横尸街头才怪。开始吕不韦还利用关系，买通负责看守的官员，偶尔来探视他，最后吕不韦本人也受到警告，他再去接近子楚，自己也会有同样遭遇。

于是，他和外界整个隔绝。

## 8

那天晚上，子楚正坐在书房发呆。

偌大的一座府第，现在只剩下三个人，他、兰儿，还有赵升。

到了晚上，梧桐树影婆娑，就好像鬼魂起舞。这所古老宅第，每处院子天井，全都种有这种阔叶乔木，夏季枝干参天，茂密的树叶荫盖庭院房舍，排拒了阳光，但也增加了阴森之气。

赵国本籍的奴婢女仆全都解散，有的自由之身是自动离开，不愿再侍候敌人；那些卖身府中的，则由邯郸地方当局一道命令，全部还了他们的自由。

兰儿是自小卖到吕不韦府中，由玉姬带来的陪嫁女仆，但她恋着子楚，没有随玉姬去赵庄，遣散时她也不愿走。她说，除非她死，这辈子是跟他

了。

赵升是自由人，是子楚到邯郸后雇用的，但因感激子楚的知遇，他也不愿离开。

眼看着残月光照下的花园，一切变得惨淡死寂，鼻闻阵阵随风飘来的花香，使他觉得不像是人间，而是进了虚无缥缈的鬼世界。

兰儿在楼下，正忙着为他弄晚餐。

忽然，穿戴青衣小帽、一副仆佣打扮的吕不韦，匆匆地走上楼来，他身后还跟着一个和他同样打扮的下人。

兰儿也端着子楚的晚餐，紧接着上来，她关心子楚，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

吕不韦一见到子楚，开口就说：

“刚才我得到消息，赵王下令逮捕你，现在来逮捕你的人马可能已在途中，我已买通了西城的门监，他已准备好放你出城，现在我们要赶快走。”

“让我去为公子准备一下。”兰儿在一旁说，俨然是女主人口吻。

子楚感激地看看她一眼，还来不及说话，吕不韦就急忙说：

“不要准备什么了，紧急时候，人能出去最要紧，人在什么都会，人没有了就什么都没有了，赶快跟我来！”

“你是怎么进来的？”子楚反而平静我问。

“这时候你还问这干什么？”吕不韦惊诧地反问：“我是以吕不韦的名义买通了门口的警卫，说我们是你的老家人，还有工钱跟你没算清，我们是来要帐的。”

“那你来看，我们要怎样出去？”子楚苦笑着说。

吕不韦随着子楚来到窗前，往外一看也暗暗叫苦。

只见院内院外，火光明亮，进出口都有人把守，不说是人，连只鸟也飞不出去。

“怎么会来得这样快！现在是酉时，我得到的消息，是在戌时赵王使者持诏书来此，距离现在应该至少还有半个时辰。”吕不韦懊恼地说。

“看样子，赵王的使者还未到，这些人还是负责监视这里的那批人，他们知道今夜要逮捕我，当然要提前戒备，不然不会没有行动。”

“那我们该怎么办？”足智多谋的吕不韦如今也慌张起来。

“小人有办法！”跟着声音进来的是赵升，他跪下向子楚和吕不韦行礼。

“免礼，起来说，你有什么办法？”

“刚才我上楼，发现花园的阴暗处都有暗哨监视，花园外十步一岗，五步一哨，全都是持着火把，而且所有地方的灯都点亮了，连飞只苍蝇，他们也会发现……”

“这些我们都看到了，”吕不韦不耐烦地说：“现在最主要的是我们怎么出去。”

“只有行险侥幸，用李代桃僵之计了！”赵升微笑着说。谁是李，谁是桃，要如何代法？

吕不韦点点头，若有所思。

“平日大家都说小人长得有点像公子，”赵升仍然面带笑容：“如今小人愿代公子逃过此难。”

“这怎么可以！再说，使者会辨认不出来吗？”子楚说。

一直在旁默默观察赵升的吕不韦这时开口说：

“不只是有点像，而是非常神似。使者没见过公子，他也想不到我们会用这招，大概可以蒙混过去，现在这种情形，也只有试一试了。”

“那公子赶快和小人对换衣服吧。”

“这怎么可以！”子楚连连说。

“如今事情紧急，只有这样了。兰儿，你去服伺公子更衣，并将赵升打扮一下。”吕不韦抢着说。

赵升穿上子楚的衣冠，头发式样一改，脸上再经过化妆，连吕不韦都分辨不出来了。

“果然像，但凡事只怕货比货，公子要找地方藏起来，不然两相对照，万一露出破绽就不好了。”吕不韦端详着两个人说。

“这怎么可以？这怎么可以？”子楚不断重复这句话。

这时候赵升突然跪倒在地，两眼含泪地说：

“赵升这样做并不完全是为了公子，有一半也是为自己打算。小人在，公子不在，小人等于不在，只要公子在……”

“你怎么这样说呢？赶快起来！”子楚感激地要扶他。

赵升仍然跪伏在地，哽咽地说：

“公子身系未来秦国及天下的安危，小人能代公子死，也是小人的光荣，何况不一定会死，只是……”

“有什么事要交代，我一定会照办！”子楚插口说。

“就是小人的儿子赵高，希望公子能栽培他成人……”说到此，他已哽咽得说不下去了。

“全包在我身上，我绝不会亏待他！我将视他和赵政一样！”

“至于公子对小人的知遇之恩，也许只有来生再报了。”赵升又啜泣起来。

“应该是我报你的恩，”子楚也感动得泪如泉涌：“多少受我恩惠的人，此刻都已离我而去，我对你没做什么，你却愿意为我死，请受子楚一拜！”

子楚也跪倒在地，要兰儿按住赵升，他整整叩了三个头。

这时候只见园中火把攒动，人声、脚步声，沸腾杂乱，一名持刀兵卒到楼前大声喊叫：

“赵王诏书到，秦国质子子楚接诏！”

吕不韦指指书房内夹壁，推子楚说：

“快！”

一阵纷乱的声已上得楼来。

## 9

“人要衣装，神要金装。”此话果然不错。

赵升一经打扮，显得飘逸潇洒，俨然真子楚一样。

使者在客厅宣读了赵王诏书，等赵升跪接以后，他再拿出一张图形，仔细对照，没有发现出什么破绽。然后他再看看跪在赵升后面的吕不韦等人，咦了一声问侍立在旁的一名军官说：

“按照清册，赵质子府中只留下了两个人，现在多出来一个是怎么回事？”

这名军官正是负责监视此地的城尉，他拿过吕不韦的钱，准许这两个老仆人来向子楚讨帐。

他一时慌张，很久答不出话。

使者怀疑地看了吕不韦一眼，向他问道：

“你是从哪里来的？”

赵升跪接赵王逮捕诏书以后，从容地站起来，对使者行了主人之礼，插口说道：

“使者请上座，兰儿倒茶来。”

大概使者也心知肚明，虽然子楚已由国宾变成阶下囚，但上国公子威风仍在，使者也不敢太过得罪，因为国际间情况旦夕数变，现在的阶下囚，说不定明天又是赵王座前贵宾，甚至是将来回国以后变成秦王，指明要他的人头议和，那就太不划算了。所以他赶快行了臣之礼说：

“公子请上座，下官也是奉主上旨意，得罪之处，还请海涵。”

两个最后还是分宾主坐下了，而使者仍不解疑地看着吕不韦，又问了一声：“你是什么人？来此作什么？”

吕不韦暗中捏把冷汗，刚才怎么没想到这一点！他跟着躲进夹壁，不是一点事都没有了，要是使者认得他，那该怎么办？他虽然不认识这位使者，但在邯郸城内，认识他的人比他认识的人多得太多了。他只得装着下人害怕大官的样子，低下头盘算该如何回答。

却听到赵升不急不徐地代为解释说：

“哦，上使是指这个人？他是今天下午到寒舍来讨债的，我正在和他结算，上使就到了。”

“讨债？公子真是说笑了，上国公子会欠这种人的债？”

“话很难说，大债小债总都是债，再有钱的人也会欠人，再穷的人也有人欠，”赵升侃侃而论，真有上国公子的风度：他是邯郸人，在寒舍受雇，上次解散，工钱未清，他真是来要债的。”

吕不韦暗在心中赞佩，难怪子楚一直夸他是人才，这份临危不乱的沉着，连他吕不韦也办不到。

“其实这也没多大要紧，主上临行交代，说是要请的只是公子一个人，府上佣人要是秦国带来的，由官府代为处理，是赵人就解约回家，只是诏书没明言罢了。”

“正好这三个人都是赵人，应该没有问题了。”赵升笑着说。

使者向三个一一问话，问的不外是家住赵国哪里，家里有什么人等等，其实他是想听听他们的口音，正巧他们不但都是赵人，而且都是邯郸本地人。

问完话以后，使者向赵升拱手说：

“公子临事不慌的风范令下官佩服，现在时间差不多了，公子请！”

“不知上使要带我去哪里？”赵升问。

很明显的，他问这句话的意思，乃是要想让吕不韦他们知道他最后的下落。

“一个特别安置的地方，下官一时也说不清楚，公子请！”使者站起来，转身向吕不韦他们说：“限你们一早离开，明天早晨这里就会查封。

使者带头走在前面，十多个兵卒押着赵升下楼而去。

赵升临行，留恋地看了屋内一眼。

10

吕不韦一行四人，全是青衣小帽仆僮打扮，兰儿装扮成一个俊俏的小书僮。

吕不韦带来的那个仆人在前面带路，他对邯郸城的小街小巷了若指掌，更清楚哪里站有岗哨。为了防止秦间谍活动，邯郸城内已戒严，入夜后禁止



民众外出，因为在秦军围城这段时间里，已发生好多起秦间纵火，目的是扰乱军民心理及指示秦军攻城方向。

他们的目标是西门，城监已被吕不韦买通，放他们出城。

他们快到西城的时候，在一个城墙一间破屋停留下来，吕不韦要那名仆人去联络门监，看如何让他们出城。

子楚看到城墙站满兵卒，稍有一点空隙的地方，都有执戈带刀的兵卒来往巡逻，子楚暗暗在心内叫苦，但他对吕不韦有信心，相信他会有他的办法。

不过他在心里总有一个疑团，不问清楚不舒服。于是他细声向正在沉思的吕不韦说：

“吕先生，到现在我还有件事不明白，始终闷在心里。”

“什么事，请说。”吕不韦也轻声回答。

“赵王怎么会派一个不认识我的使者来？”

“认识你的侍中本就不多，而且他们认为你的住处一直有人看守，只要你不外逃就好，再也想不到我们会用李代桃僵之计。”

“不错，尤其是这种要命的情形下，愿意冒充的人可说是绝无仅有，”子楚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道：“我不知道该如何报答赵升。”

“这个答案很简单，”吕不韦苦笑着说：“今晚出得去，你什么报答都做得得到，今晚出不去，就一切免谈了。”

“不知道楚玉夫人和赵政那边怎么样了？”久不说话的兰儿这时插嘴。

一提凄楚玉夫人和赵政，两个男人的尴尬心结就出现了。这是他们共同的女人和儿子，谁都不愿先提起。子楚是真的不在乎，而吕不韦极其关心，却无法形诸言语。

“噫，算时间，吕福应该回来了，莫非出了什么差错？”吕不韦扯开了话题。

“是啊，怎么这么久还没回来？”子楚更是着急：“要是门监那里出了事，我们是否有其他对策？”

“应该不会出事，你知道我花了多少钱买通他？黄金千两，先付了五百两，事成以后再付五百两，看在还未付的这五百两黄金份上，我想他不会出卖我们，再等会看。”吕不韦信心十足地说。

“不必等了，”这时候空屋另一角黑暗处走出几个人来，全都一式的黑衣服，是带头的一个人在说话：“千两黄金和一个未来秦王相比，又算得了什么。”

子楚紧张得站起，拔出佩剑准备抗拒，吕不韦按住他，却高兴地回答说：

“原来是赵老！你怎么也来了？”

“一来是要告诉你们，楚玉夫人和赵政在我那里住得很好，二来是通知你们，事情有变，赶快离开这里，”赵悦带笑地说：“不韦在黑暗中一听声音就知道是我，不简单！”

“赵老低沉圆厚的声音，只要听过一次就无法忘记，何况不韦和赵老相交，也非一朝一夕了。但不知事情为何有变？”吕不韦开头客套几句，内心却是着急得不得了。

“李代桃僵之计瞒得了一时，瞒不了永久；瞒得了一人，瞒不过众人。赵升一押回廷尉大牢，就被廷尉认出了。”赵悦在子楚身边坐下，其余的黑

衣人分赴屋外警戒。

“那个侍中岂不是要倒楣？”子楚接口问。

“侍中早就跑了，”赵悦低沉的嘿笑：“公子当他真不认识你？赵王也不会马虎到这种地步！”

“这么说，那位侍中也是赵老买通好了的？”吕不韦问。

“不是买通，他也是我们自己人，”赵悦压低声音说：“这次援救公子的计划庞大，动用了所有能动用的组织和关系，而且秦军方面也有配合行动，亥时要发动攻城，让公子得以在混乱中出城。所以刚才老朽说，不韦花了五百两黄金算得什么？安国君出的赏金是黄金千斤。”

“难得父亲这样关心我。”子楚心上浮起一阵酸楚。

“不全然是安国君，部份是华阳夫人日夜祈求的结果。”

子楚感到愧疚，他和吕不韦只是在利用她，欺骗她，想不到她却是一片真情！

“我们得立即离开这里，廷尉一发现公子是假的，立即派人控制了八个城门的门监，吕福这久不回来，恐怕已出了事。”

“什么事仿佛都在赵老的控制之中，不韦真的佩服。”吕不韦发自内心地说。

“没有什么，这只是赵某平日待人诚恳，蒙大家也以诚相待，禁声！”他倾耳听了一会，细声说道：“戒备，有人向这里接近！”

子楚和吕不韦此时也听到脚步声整齐中带着凌乱，大约有十多人之多。

“是赵军的巡逻队！”吕不韦压低声音说。

“刚才我听到屋里有声音，要不要搜一搜！”有人问。

子楚和吕不韦抓紧佩剑，赵悦按住他们：

“拔剑会有响声，暴露位置。他们要是闯进来，我那几个护卫会解决。”

接着听到赵军中又有人说：

“这一带都是空屋，只要风吹草动就搜，哪有这大的精力？”

“这两天战事沉寂，秦间反而活动得厉害，放火、杀官、谣言满天飞，为了妥当票见，我们还是搜一搜。”似乎是带队军官在说话。

这个人话还未说完，就丢了一块石头进来，正好击中兰儿的腿，女人不经痛，竟然哎唷一声叫出了口。

“真的有人！弟兄们散开搜！”带队军官下达命令。

“啊，这下可发财了，不知道有多少，一个秦间赏钱十贯，兄弟们，上！”有人在高兴地叫喊。

子楚和吕不韦站起拔剑，兰儿紧偎在子楚身后，全身颤抖。

“都是我不好。”兰儿颤声自责。

“不能怪你，谁挨这一下都会叫痛。”子楚轻声安慰。

只有赵悦坐在原地不动，一副老神在在的样子。

忽然，那几个黑衣人不声不响地发动攻势。只见他们时分时合，有时一人阻挡数人，有时数人围攻一人，跳伏挪腾，片刻工夫，已将十多名赵军杀得一个不剩。

乒乓的刀剑戈矛厮杀声以及死者临死时的惨噪，虽然为时短暂，却已惊动了城墙上的守军。

有人发出警讯，不一会执着火把的大队人马，从好几处围向这里来。

“走，离开这里。”赵悦首先带头，灵猫似的起出了这处空屋，吕不韦执

剑紧紧相随，子楚拉着全身已发软的兰儿极力追赶，几名黑衣人散开压后。

突然，城外响起了秦军的呐喊声，强弩射出的火箭、发石机发出的石块，像飞蝗一样纷纷落下。

云梯、飞索、云台上爬满了秦军，就像附在糖块上面的蚂蚁。破门车撞城门的沉重响声，数里外可闻。

呐喊声、厮杀声，在整个邯郸城四周和城墙上下响起，使人听了不寒而慄。

要来搜查的赵军，急忙赶回城上防守，已没有时间再顾这边了。

他们顺着城墙边的空屋墙角檐边，曲折地来到这一处城墙下面，城上的守军正忙着厮杀，根本顾不到下面。

“到了，跟着我来。”赵悦和黑衣人搬开几块伪装的草皮，下面有一条隧道，看样子是老隧道，而不久前才加宽。

子楚跟着钻了进去，先是黑闷狭窄，走过大约一半时，变得越来越宽广。

等得出隧道时，只见一名秦军都尉已率兵等在隧道口迎接。

“庆贺公子脱险。”他拱手行军礼。

“将军免礼。”子楚等还礼后环视左右，却已不见赵悦等一行人。

“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。”耳边只有吕不韦在赞叹。

子楚的手中又塞进了兰儿滑腻却仍颤抖不停的小手。

## 第四章 化龙鲤鱼

### 1

秦军围攻邯郸一直延续到九月，期间秦军增援数次，并调动过一次统帅。原统帅五大夫王陵因作战不力撤免。秦昭王力请武安君白起为将，白起称病不肯奉诏。

八月，王齕至邯郸代王陵为将，秦军加紧攻城，到九月底，数次攻城战中，秦军伤亡惨重，但仍不能拔。

另方面，楚春申君所率二十万大军，以及魏公子信陵君所率数十万人中挑选出的八万精兵，及时到达，围攻秦军外围。只因邯郸城中，军民协同作战，精壮伤亡过半，已无力发动反攻，否则里应外合，秦军就有被歼危险。

王齕见情况不对，只得报准秦王，下令撤军。回程中，将怒气都发在魏楚身上。秦军一路攻击，斩首六千，魏楚军竞相奔逃，仅只淹死在黄河里的人就高达两万多。

自子楚逃回秦军的当时，赵王发现逮捕到的不是子楚，而只是一个家人时，脾气发得将心爱的玉瓶都摔碎了。当时他就下诏廷尉通城搜捕，一定要将子楚和他的妻儿缉拿到案，并搜捕卖放子楚的那名侍中。

第二天赵王仍然以秦国世子的名义斩了赵升，将人头挂在城楼上示众。他的意思是同时向秦军和赵国军民宣示抵抗的决心。

但搜捕多日，始终见不到子楚和气儿的踪影，后来才得到消息，子楚已逃回秦国，而妻儿是藏匿在赵庄。当时赵王虽恨得牙齿都咬得发酸，一心

要杀子楚妻儿泄恨，但赵庄在城外，虽然是在赵军控制之下，却无法搜捕到他们。等到邯郸围解，查到楚玉夫人及赵政的下落，但想到和秦国要谈和，再顾及赵悦的影响力，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装作不知道就算了。

其实他也知道，他就算严命缉拿，遇到赵悦的事，下面还是会推、拖、拉，不了自了，他乐得卖一个人情，因为以后大小事情，要赵悦协助解决的还很多。

但不知是子楚回国后太忙，还是有意遗忘，邯郸围解，秦赵达成和议，子楚一直未想到接楚玉夫人及儿子回国，连谈判中都未提起。

楚玉夫人母子就像是不存在的边际人，生活在赵国的邯郸赵庄。

## 2

秦昭王五十二年，赵成王五十年。

赵政五岁。

楚玉夫人住在赵庄，一晃就是三个年头。

承蒙赵悦的照顾，他们一家过得非常舒服。赵悦本身儿女都已长大，出嫁的出嫁，游宦的分散在各国，夫人早逝，只剩下他一人，虽然平日交游广阔，整天有忙不完的事情，但每逢黄昏怀旧，或是夜半梦回再难入睡时，那股老年特有的凄凉寂寞，再怎样也排解不去。

有了楚玉夫人和赵政以后，说也奇怪，在她的嘘寒问暖之下，在赵政童音的笑声中，这股多年来缠绕他心头的凄凉和寂寞感觉，竟在不知不觉中一扫而空。

他爱他们真是远超过自己亲生女儿和外孙。

虽然赵庄是个小地方，但离邯郸很近，邯郸能享受到的一切豪华奢侈，这里也享受得到。赵悦的交游和财势，再加上子楚提供的费用，够她过王后般的生活。

事实上，她在赵庄过的也是这种生活，一呼百诺，想要什么就有什么，完全不像一个被严令通缉的敌国罪妇。

可是她在内心中并不真正快乐。

第一，她弄不懂为什么子楚不想法子让她们母子回国，邯郸之围已解整整两年多，和议已达成，邯郸又恢复了昔日繁华面目，两国间仇恨也在淡褪，秦国要求送他们母子回国，应该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。

同时她也得到消息，子楚不但纳兰儿为姬，正式命名为兰姬，而且是学他父亲安国君的样广纳姬妾，听说是想要多生儿子，却三年来仍然没有生出一个来。

难道说就是为了讨厌她和赵政，就准备将她们母子永远丢在赵国不管？

第二件使她耿耿于怀的事是赵政越来越懂事，也越来越像吕不韦。认识的人常客套地说，赵政的俊秀胜过他父亲子楚，但她怎样找，在赵政身上脸上也找不出丝毫像子楚的地方。众人有意无意的夸赞，在她听来像快刀，像利箭！

尽管他们在物质生活上过的生活，和周围气质乡人是天壤之别，却也因为这个缘故，他们被孤立在人群之外。大人可以不理这些，但赵政是个孩子，他需要平等的玩伴，而不是卑躬屈膝谄言媚笑的奴婢大玩具。

所有赵庄的大小孩子为赵政取了个绰号，他们不叫他赵政，而叫他"秦弃儿"。

虽然赵悦对外宣称赵政是他的亲外孙，可是不知传言是如何不胫而走

的，愚昧的村民似乎都明白赵政的底细，而且还知道他八个月出生，长得不像父亲，而像另一个人。

大人都忠厚，不会当面提起，小孩子可没有那么客气，每逢赵政想参加他们的游戏，就会有人抗议：

“我们不跟弃儿玩！”或者说：“我们才不要杂种参加！”

甚至有些孩子还编了一首儿歌，跟在他背后唱——

~~娘偷汉，生杂种，

~~爹不要，弃河东，

~~弃儿，弃儿，

~~有娘无爹！

~~弃儿，弃儿，

~~弃之河东！

赵政的反应，先是跟他们打架，五岁的孩子打得过谁，反而常被打得鼻青脸肿。回家时他却不吭一声，楚玉夫人看了心痛，怎么问都没用，只有责骂奶娘。但奶娘也有说不出的委屈，赵政哭闹着不准她跟，他要独自出去找同年龄的孩子玩。

最后，楚玉夫人只有命两名健仆随时保护，走到哪里跟到哪里，赵政离群儿更远，他也更独立，五岁的孩子，竟然失去欢笑，脸上满布成人的忧郁。

楚玉夫人决心搬回邯郸，大城市的人比较不会管别人的私事。再说，在城里的闺中密友较多，不会这样寂寞。

经过和赵悦商量，赵悦也同意她的看法，外加赵政逐渐长大，五岁应该是开始学习，为将来学习帝王学打基础的时候了。

赵悦和她一起搬回邯郸，住在他在邯郸东门的别业里。吕不韦在赵国的财产，此时已完全遭到查封。

### 3

迁移到邯郸以后，这方面的困扰的确减少了。深宅重院，加上楚玉夫人活动还不能完全公开，来往的都只是一些至亲好友和故旧的眷属，这些人都属于高级阶层，懂得如何掩饰伪装；她们的孩子也大都富于教养，尽管背后批评挖苦的话，犹胜于赵庄的孩子，但绝不会像那些粗鄙人一样，当着面在赵政面前唱童谣。

赵政和他们地位相等，出身背景大致相同，玩在一起，虽然有时免不了发生点吵嘴打架和不愉快的事，但他像鱼游在水中，互得而忘，不再像和赵庄那些孩子一样格格不入。

不过，楚玉夫人想到他的基础教育问题。

按照秦宗室法律，太子公子五岁要接受嗣子基础教育，包括诗、书、礼、乐、射、御和剑法。十二岁多养成教育，学习项目包括政经之术、兵法、刑名等进一步的学问，此外也可按照自己的兴趣，研读其他天文地理、诸子百家等较高深的学问。十五岁接受个别教育，按照太子、嫡嗣子、庶出公子……等等级，分别受不同的训练。而太子和嫡嗣子所受训练特别严格，有太师教授帝王学；太傅督导品德修养，管理生活起居，以及外交应对等仪节；太保则负责身体保健及安全护卫等事宜。

在楚玉夫人的心目中，她的儿子是当然的未来秦王继承人，目前虽然屈居赵地，但绝不能因此耽误了他帝王学的基础教育。

有一天，她向赵悦提到这个问题，赵悦微笑着：

“我有一个老友倒是理想人选，只是他早已隐居，不问世事，他收不收赵政，要看他的造化。”

“这位老先生是何来历，爹爹是否能告知孩儿。”楚玉夫人有点不放心地问，因为隐士多半性情怪异，孩子受折磨不说，教得走火入魔，那就得不偿失了。

谁知赵悦的回答就诡异得很，他笑笑说：

“你信得过老爹，就将赵政交给我，我敢将赵政交给他，当然是把握。至于他的来历，他不愿别人知道，我也要遵守和他的约定，不会跟任何人讲，包括女儿你。”

楚玉夫人怀疑地看着他，很久，赵悦才无奈地说：

“好吧，我只透露一件有关他的事。他当年曾广收门徒，教出不少人才，其中有的是如今仍纵横于政坛和疆场上的王侯将相，但看到这些人用他传授的学问，整天攻城略地，打打杀杀，苦了天下百姓，他灰心极了，于是跑到赵国来隐居，自号中隐老人。”

“他住在哪处深山大泽？赵政送得太远，女儿会不放心。”楚玉夫人半开玩笑的说。

“他号中隐是取大隐隐于朝，中隐隐于市，小隐才隐于野的意思，当然就在邯郸城内，而且租的是我的房子和空地。”

“他靠老爹供养，也算是您的门客？”

“那才不是，他住我的房子，利用我的空地种瓜，然后挑到市场上卖，他靠此维生，却每年不少我的租金半文。”

“这……”楚玉夫人沉吟了很久，最后才冒出一句似笑话却又不是笑话的问话：“他不会只教赵政种瓜卖瓜吧？”

“当然，”赵悦忍不住哈哈大笑：“教赵政种瓜卖瓜是少不了的，但我敢保证他能教赵政的绝不只这些。”

“……”楚玉夫人沉默不语。

赵悦叹了口气说：

“女儿，真正的好帝王只有隐士才教得出来。你想想看，一般太子或嗣子师傅，对帝王都有所求，更随时都怕教得不称帝王的心，会受到责罚，甚至带来杀身灭门之祸，他们怎敢尽平生之学传授？只不过照着以往不会出错的旧路走，这能教出什么杰出帝王？隐士则是无所求亦就无所惧！”

“爹爹，女儿听您的安排。”

“我去试试看，收不收还得看赵政的造化！”

没几天，赵悦带回话来了。

中隐老人愿意收赵政当他的关门弟子，但有几个条件要先讲好。

第一，他要看赵政是否生有好帝王之相，若不够格，不收。他的理由是：龙生九种，并不是每个龙子都能变成飞龙在天的龙。也许他还知道赵政是吕不韦的儿子，根本不是龙种，不过在赵悦极力推荐下，他想看看赵政是否是跳跃龙门就能变龙的鲤鱼，只是他没说出来。

第二，他任何教法，家长不得有异议或参加意见，否则退学，罚则照中途退学办理。

第三，赵政要住在他那里，每个月只准省亲三天，而且要学就是三年，不得中途退学，违者罚介绍人——也就是赵悦——为他种瓜三年。三年后再

视成绩决定是否继续收留。

第四，学生不得带伴读书童或女仆，一切日常生活事务自理。食衣住行由他负责调配，家长不得自送衣服食物，否则退学，罚则按中途退学办理。

第五，除上述条件外，首先赵政需通过入学测验，办法另订。

第六，以上条件需以文字正式订约。

这些条件将楚玉夫人听得胆战心惊，不断摇头，她犹豫地问赵悦说：

“爹爹，您真的放心将赵政交给这样怪异的人吗？”

“女儿，不错，越是有真才实学的人越是在旁人眼中显得古怪，但这些条件总括起来，不外乎是要他学得有始有终，切断所有半途而废的后路。你想想看，为父都不怕为他种瓜三年，你还怕什么？”赵悦笑着说。

“这倒也是，”但楚玉夫人仍不放心：“这样小的孩子，没人照顾怎么行？”

“这是要训练赵政从小学会独立，同时，女儿，你别看他话说得凶，其实他长相慈祥，很受市井孩子们的欢迎，走到哪里都有孩子围着他。他有他一套教养孩子的办法，我相信比我们用的方法会更好。何况赵政要练剑就需先培养体能，练武人的饮食和气居都需要和常人不一样。你相信我，就得相信他！”

楚玉夫人只有抱着一试的心理答应了，好在违约罚种瓜三年的不是她！

#### 4

入学测验的当天，楚玉夫人没有出面，只是由赵悦带着赵政缓慢地由东门走向西门。他们不敢坐车，因为中隐老人告诉过他，走路本身就是最好的运动，公子王孙练武，坐着车子而来，再坐着车子回去，中间只比划几下招式，根本是浪费时间，也练不出好体能，要学武得先从走路跑步开始。

走路就花了他们将近一个时辰。

“累不累？”看到五岁的赵政走得脸上冒汗，赵悦有点怜惜地问。

“不累，”赵政在街上一边走一边东张西望：“比坐车好多了，看到的人与东西和车上看到的都不一样，还是走路好玩些。”

赵悦暗暗在心中称奇，这孩子真的和一般人不同，别的孩子走这么远，早就赖着不肯走了。

中隐老人住在靠西门城墙边的一间木屋里，四周有很大的空地，大部份都种了香瓜，现在正是香瓜收成的时候，遍地绿色中夹着金黄。

木屋分成四间，中间对门的是一间宽敞的客厅，摆设简单整齐，明窗净几，一尘不染。

赵悦常诧异，他一个人要种瓜卖瓜，自理饮食，哪有这多时间来收拾屋子？更不谈他还要精研各种学问。

中隐老人的理论是——一室之不治，何以天下国家为？治国旗天下一定要从修身开始，而修身最要是能做到凡事都有条理。

至于时间分配，他也有他一套妙论：用脑力与用体力互相调节，就可以长时间工作而不累。譬如他自己，读书或是想事想累了，就到田里种瓜，身体在劳动，脑子却在休息，反之亦也如此。所以一天十二个时辰，除了固定睡四个时辰外，他可以接连工作十六个时辰不累，近来因为年纪大了，工作时间自动缩短，但一天也至少连续工作六个时辰。

至于时间的利用，他认为除了非常重大或危险的事要全神贯注外，一个人应该训练自己可以一心二用甚至是三用，这样可用时间就可增加一倍或

两倍。他用自己作比方说，他和赵悦聊天的时候，手上绝不闲着，他不是编箩筐，就是一边扫地擦桌子，甚至在脑子里想其他问题，其他依此类推。不过也要训练自己知道如何适当搭配着做，以免同时误了两件或三件事。

当赵悦带着赵政抵达时，他正在客厅里坐着编箩筐，他站起来点头示意，表示欢迎，手上编的动作仍然未停。赵悦自动坐上客席，他要赵政跪在中间的中隐老人前面。

“孩子，抬起头来看着我。”声音温和慈祥却带着威严。

赵政像被催眠似的，两眼注视着他。此时像铁器遇到磁石一样，感到这位发须皆白的圆脸小眼老头，对他有着莫大的吸引力。

老小两个就这样四目相对，室内空气沉闷而紧张，这时候，一条小黄狗走到赵政身边，摇着尾巴，爬到他身上，伸出舌头舔他的脸，赵政痒得想笑却不敢。

两人对看了很久，小狗在舔个不停，老人手上动作也未停，很大一会，老人睁大眼睛，赵政才发现，他的眼睛眯着时看似小，睁开却很大，而且目光如炬，眼神像利刃让他背脊都发凉。老人转向满带期待神色的赵悦说：

“这孩子长得隆鼻，长目，两眉入鬓，表示他意志坚定，雄心勃勃。再看他胸向前突，这在相法上谓之摯鸟胸，为人性格悍勇，敢作敢为，将来成就必大于诸先秦王。虽非龙种，却是难得的变种鲤鱼！”

“这么说，老哥决定收了？”赵悦欣喜地说。

“这只是第一关，等下还有三道测验题，测试一下他的资质反应，然后再作决定。”老人认真地说。

“唉，五岁的孩子，又是养在深宅后院的妇人女子之手，能懂得什么？老哥就马虎点吧。”赵说叹了口气。

“资质是天生的，非人力可以改变，不是美玉奇石，不值得我费工夫来雕琢，”老人毫不让步：“当然我会知道诘问五岁的孩子什么问题。”

赵政对他们的谈话懂不了多少，他仍然跪在原地不动，小狗看舔他毫无反应，也就睡到门边去了。

“赵政，”老人仍旧语气温柔：“将刚才舔你的小黄喊过来。”

“这也是测验题目？”赵悦惊奇地问。

“稍安勿躁。”老人制止住他。

赵政遵命喊了几次“小黄”，小狗只看看他，仍然懒懒地躺着不动。老人只喊了一声，小狗就箭似地摇着尾巴奔了过去。

“赵政，回答我，为什么你喊它不来，我一喊就来。”

“因为……因为你常给它东西吃，而我没给它吃过。”赵政回答。

“假若你现在手上有吃的，它会不会到你那里去？”

“那要看它肚子饿不饿，饿就会，不饿就不一定。”

“再问你一个问题，现在我要你去牵一条牛来，办不办得到？”

“大牛我可以牵来，小牛我办不到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老人似乎也对他的答案感到意外。

“大牛穿了鼻而且是绑在固定的地方，我拉他，他怕痛，一定会跟我走；小牛没穿鼻，又会乱跑，我追他不到。”

老人皱皱眉头，赵悦在一旁忍不住哈哈大笑。

“我再问你，假若你走在深山里，前面是一道独木桥，后面有只狼在追你，你又不会游泳，你要怎么办？打狼还是上桥？”



“没有关系，在赵庄我学会爬树，深山一定有大树，狼不会爬树！”赵政微笑着说：“我爬到树上去！”

“好，你到外面去玩会，我有话要跟你外公讲。”

“是。”赵政得救了似的，高兴地往外跑，这次不等他喊，小黄也追在他后面。

“老哥，怎么样？收了吗？”赵悦笑着先问：“五岁的孩子这样古怪精灵，真是少见。”

“的确是异乎常见，答案都是在我控制之外。照常理推断，第一个问题一般这么大的孩子会问答狗是你的，当然听你的。第二个问题会回答敢或不敢。第三个问题通常会答回转身来与狼打，以示勇敢，或是选择上独木桥表示无奈，但他有第三种选择，这代表他不会受常规的束缚。”

“这样简单的问题也可测出他的资质？”

“当然，我已测验出他独立大胆，却思想缜密，考虑周到，并且不受任何约束，敢海阔天空地想。只是可惜……”老人惋惜地迟疑。

“可惜什么？”赵悦追问。

“此子鹰视虎步，狼音豺声，可共患难，不能分享成功，不得意时能谦卑下人，得意后刻薄寡恩。”

“只五岁的孩子，你能看到这样多么？”

“老朽阅人多矣！”老人叹了口气。

“那你到底收是不收？”

“当然收，这种旷世奇才，怎能错过！何况有时候人能胜天，我尽量设法在教育中培养他一点敦厚。”

“越王勾践和他相比，真是萤虫比秋月，他若当了秦王，天下不是大乱就是大治！”老人又叹了口气。

## 5

这真是一幅动人的画面——一位发鬓皆白的老头，红通通的圆脸上始终挂着慈祥的笑容，他挑着一担香瓜，旁边跟着一个俊秀小孩，小孩后面又跟着一只断了半截尾巴的小黄狗，走到哪里都围着一大堆孩子。

老人似乎志不在卖瓜，他只带着小孩大街小巷，尤其是那些难民群居的平民窟，可以让赵政知道民间疾苦。和小孩相处，则是培养他与群众相处的领导能力。

中午饭后，稍事休息，赵政开始学书击剑，有时候也会跟老人到田里工作，晚上又是复习白天的功课，或是教他锻炼身体之道，第二天又是周而复始。但老人的教育方式是启发自动式的，赵政不想做了，他也不勉强。

三年间，赵政得到了基础教育外更多的东西。老人将隔在他和真实世界之间的帘幕拉开，教他认识这个世界欢乐温馨的一面，也看到悲惨病苦的另一面。

在街上的孩子对他没有嫉妒，也就没有排拒和讥刺，他们全不知道他的来历，对他从内心中接纳。只有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相当的人，才能不做作不虚伪地互相从内心接纳，有如车的两轮，必须同高才能维持平衡，在友谊的路上才走得久走得稳，一方面暂时将就或高攀是维持不久的。

街上的孩子不知道他是秦国的世子，更不会知道有关他和吕不韦之间的这段纠缠，他们把他当作完全平等完全相同的人。他们共分食物，共同携手唱歌跳舞，有时也互相对骂打架，甚至是无理取闹地欺侮对方，但都是站

在相同和气等的立场。相同而平等的人，是共同生活在一个充满友谊阳光的世界里，所有的相骂斗气只是片片乌云，很快就会消逝过去。

在这些孩子当中，他甚至还认识了一个他初恋的小女孩，假若那种孩子气纯纯的依恋也能称作恋爱的话。

当时他八岁，而那女孩应该有十二、三岁了，她已开始发育，是由儿童正蜕变为少女的尴尬年龄，少女群中嫌她太小不懂事，儿童却又见她长得又高大，身体已在变形，非他们族类而加以排斥。

她家里应该很有钱，高大的围墙，长长的一大段，占了整条巷子的一大半，红色的小木楼，正好高出围墙一截，站在小楼的回廊里，可以俯瞰整条大街和邻近小巷。墙边有几棵桃树，春天开满粉红色的花，高及小楼的一半，站在墙外看，在回廊上走动的人，就像在花枝丛中穿动一样。

这个女孩每个清晨就站在这种花叶中看街景，他却为她清秀的脸和俏丽的身影所迷住。

每天，老人照例要在这条行人众多的小市集卖上一、两个时辰，就让赵政和市集的儿童玩耍。

八岁春天的那段时间，自从他发现到这个每天都痴立小楼看街景的女孩后，他突然间对那些孩子失去兴趣。他喜欢站在墙外，看着那个痴看街景的女孩，直到她消逝在小楼里。有时他只能看到她片刻时间，有时却能呆望她一、两个时辰，直到有孩子们来找他，告诉他老爹要走了。

一段时间后，她似乎也注意到他，开始向他微笑或是招手，或是交谈几句话，后来，禁不起街景的诱惑和他的招唤，她偷偷地下楼，溜出花园的后门，一起到街上玩。

她牵着他的手，就像个小姊姊，可是每逢他接触到她柔腻温暖的手心时，就会心跳加速，全身颤抖。他接触过很多女人的手，母亲的、奶娘的、婢女们的，但都不会产生这种美妙、有如电击的微妙感觉。

他只知她名莲儿，她也只知道他叫赵政，除此以外，他们都未问过对方的家世背景，只知道两人在一起很愉快就够了。

有的时候，他会站在墙下等待很久，这时候她会出现在小楼上向他招手，他就知道今天她出不来了。他带着点失望离开，但并不沮丧，还有明天，孩子们的明天多过成人，希望也多过成人。

每次玩到老人快走的时候，女孩总会催他：

“老爹要走了，我也该回去了。”她轻盈的背影隐入门后，隔会又会在小楼花树叶中出现，她向他摆手说明天见，这时他会在心底升起一股惆怅，但随之而来的是期待明天的希望。

这样持续了将近一年的时间，由桃花盛开的春天到冰雪封地的冬天，直到有一天女孩不再出现，连等了几天，最后才绝望，他始终不知道她的家世背景，也不想进门去打听，她的来和去，就像一片彩云。

但很久很久，她的身影和桃花半盖的小楼常会在他梦中出现，在他离开赵国，甚至是登上王位以后，仍然如此。

## 6

当然，真实世界中总有它悲惨丑恶的另一面。

在老人的引导下，他也看到许多他以前想象不到的情景和场面。

众多低矮险暗的草屋里，一家十几口挤在一张炕上，无论春夏秋冬，屋子里都是阴森潮湿，充满恶臭，那是体臭、霉臭、垃圾臭等等臭味的混合

气，很难说出那到底是属于哪种臭。

屋顶墙壁坑坑洞洞，晴天固然可以躺在炕上就欣赏到天上的星星，但下起雨来，却往往是屋外下大雨，屋内下小雨；屋外下小雨，屋内也会泛滥成灾。

光着身子的婴儿，在潮湿的泥土地上爬着，或是吸着营养不良母亲的干瘪奶头，吸不出奶，放声大哭。

走进这些平民窟，赵政不免会奇怪，为什么他的家里是只有他一个小孩，那多的大人像众星拱月一样护卫着他，跌倒一下，就有很多大人围上来，问东问西，像是天要塌下来的大祸事；这里却是数不清的大小孩子，却看不到几个大人，大小孩背小小孩，小小孩牵更小的小孩，婴儿就像小狗一样，在泥土和垃圾中爬行打滚，抓吃自己的排泄物。

战争减少了精壮，老弱却增加了。

他在市集和一些大街小巷上，也看到成群的难民，他们连这种破烂霉臭的栖身之处都没有。他们大都是老弱妇孺，女的大都背上背着婴儿。有的手上牵着一个，怀中抱着一个，还有一个拉着她的裙边。其中有很多长相清秀的，一眼就看得是有教养、好家世出身的，她们牵背着孩子，腼腆地在人群中转来转去，脸红红的，一副想伸手乞讨却伸不出来的样子。

遇到这种情形，老人会将准备的一封封铜钱，要赵政送到她们手上，顺便带几个瓜分给那些孩子。她们会嗫嚅着道谢，手抚摸着正狼吞虎咽着香瓜的孩子的头，眼泪汨汨地流出来。

他也看到世界上最悲惨的事：成堆的伤残军人，断腿缺胳膊地穿梭在市集行人和店铺间乞讨，他们有的还穿着破旧的军服，上面沾满了血的痕迹，有他们自己的，也有敌人的。

他们大都是长期之战幸存的人。有的是家乡仍在秦军手上，有家归不得；有的是回家以后，发现亲人死的死，散的散，田园荒芜，房屋烧得一千二净，自己又伤残，无力再独自重整家园，只有到邯郸来谋生，但邯郸居大不易，伤残人到哪里都没人请，最后只有流落街头。有的是自小离家，在军中混了太久，家是否在，还有亲人否，全都不清楚，他们不想回家，认为邯郸大城，讨起饭也比较容易些，也就聚集到这处国都来。

他们中间有人拦住行人品讨，口口声声说是长期之战的残存者；有的项上挂块木牌，上写“国家负我”；有的还跪在地上，前面洋洋洒洒写着千言告父老书，说明他与秦军作战受伤及来邯郸的经过。

有的就坐在那里，两眼空洞地望着天，没有希望也没有绝望，就是那样沉默地坐着。

他们有的人闹着要见赵王，但一接近到王宫多少条街以外，早就被他们昔日的同胞——王城的护卫军挡住了。这些衣鲜盔明的赵国精锐，对这些伤残同胞不但没有怜惜，反而觉得他们丢了军队的脸，拳打脚踢，毫不留情。

也许，赵王永远不知道这些人的存在，每次他出巡或狩猎都要先清道，他看到的是整齐干净的街道，已经或者正在修复的雕阁画楼和亭台楼榭。每次他所到的地方都是一片欢呼声和道贺声。左右大臣都告诉他，赵国本来就富足，邯郸围解后，经过一年多休息调养，已经恢复元气，农村城市都在欣欣向荣。

针对赵政对这些伤残军人的同情和感慨，老人对他进行机会教育说：

“人间最愚蠢的事就是战争，双方有什么问题都可商量着解决的，战争

不但不能解决问题，反而制造了更多的问题。”

“但为什么从黄帝战蚩尤开始，天下的战争几乎没停止过呢？”赵政天真地问：“国与国之间为什么要打仗？”

老人犹豫了，连他自己也找不出单纯真正的原因，也许要讨论人为什么要战争，可以写成一本大书，但研究如何战争的兵法很多，他就没有见过一本研究战争根本原因及如何根除战争的书，将来有时间他要深研写一本。

也许战争是人类的天性吧？不仅是为了生存！

“老爹，”赵政高兴地拍手大叫：“天底下也有老爹回答不出的问题！”

“那你为什么要打架呢？”老人反问。

“很多很多原因，一时说不清，”赵政说：“但是我只知道，要有一个能压服众人而又公平的人，我们中间就会打架少一些。”赵政紧锁两眉沉思，已经是成人的表情。

“国与国要打仗，和小孩要打架一样，表面上是只为一个原因，实际上原因多得很。”老人也深思地说。

“哦，我明白了，”赵政说：“国与国之间打仗，就是因为没有一个强大得能压制诸国的人，就像小孩打架没人管一样，只要有人管，小孩们就不敢打架。周王室强盛的时候，战争就少得多！要天下没有战争就要天下统一！”

“假若别人不让你统一呢？”老人问，但他也惊奇，赵政这么快就得出如此简单的答案。

“那我就打得他愿意听话！”赵政举起拳头说。

“那还是得打仗！”老人叹口气说：“别人不服你打他服，你不服别人，别人也会打你，一个人打不赢，大家联合起来打你。这样还是战争越打越多，就像现在一样。”

“但联合不是那么简单，我可以一个个来收拾。”赵政诡异地笑了。

老人却沉默了，赵政的话似乎有点道理，但自古以来，天下分分合合，全是以战争开始，又以战争结束，周而复始，其中道理不会这样简单。也许有股大力量镇压住诸多小力量，乃是暂时维持统一与和气的唯一办法。

赵政也沉默了，他在想有朝一日，拥有至高的权力时，一定要统一天下，让战争永远不再发生。

## 7

三年来，赵政和老人之间形成一种师生加父子的感情。

正如赵悦所说的，老人提出的条件苛刻，似乎不近人情，但他教育赵政所用的方式，却是太人性化和自由化了，一般的老师简直不敢想象。

他从不勉强他做什么，也不规定他背书，只是将事情和书放在他面前，让他自己选择如何做，什么时候做。结果是再难的事情和再难读的书，只有引发赵政更大的兴趣，一点也不觉得苦。他向赵政提出的规定和问题，反而比赵政的要求和问题少。

这也许是他最取巧的地方他可以选择学生。

在生活泼居上，除了赵政能做的事他绝不帮忙以外，其余他都照顾得无微不至，赵政自小就和父亲分开，却在他身上得到了父爱。有时候他们两个都会分不清心上的感觉，他们到底是师生还是父子？

最使赵政终生留恋的，乃是他们晚饭后散步的那段时间。他跟在老人身边，漫步在城墙上，看到墙边破烂发臭的平民窟，也望着远处大户人家的高楼亭榭，还有雄伟巍峨的王宫。

他们也远眺城墙外面广大的原野，在月光或星空之下，他们无所不谈，无所不问，这又不像父子师生，却像一对年龄悬殊的知心好友。

老人对他讲一些天文、地理和历史及物理的知识，深入浅出，全包装在故事的外壳里，让他不知不觉中得到不少这方面的知识。

他们互相辩论，他学会绝不强词夺理的辩难之道，老人在被他问得无话可答，或追击得无路可走时，也只是哈哈一笑，不了了之。

他在此时无形中学习了推理的方法，也形成了一个终生奉行的观念——在真理面前，人人品等。这延伸出他日后以法治天下的行动。

三年的时间过得很快，期满的那天，赵悦来了。

“假若你要问我能不能再留赵政三年，我的答覆是可以。”在两人行过宾主之礼以后，老人就主动地说。

“恐怕赵政不可能再留下了。”赵悦叹口气说。

“为什么？他母亲不愿意？”老人有点着急地问，转眼看看侍立在旁边的赵政。

“我愿意这样追随老爹一辈子！”赵政认真地说。

“一辈子是不可能的，天下等着要你做的事太多，”老人也叹了口气：“但基础教育刚完成，这样半途而废太可惜。”

“他母亲的确是对老哥感激得不得了，这次还和我说起，自从赵政跟着老哥学习以后，每个月都看着他在变，无论是体格、学识和气质，全都变得和以前大不相同，要是她自己来教育养，他恐怕还是个不分韭菜的孩子。”

“那又为什么呢？”老人不解地问。

“有消息传来，秦昭王驾薨，安国君继位……”

他说到这里，就为老人的眼色所止住，老人转脸向赵政说：“政儿，你带小黄出去玩玩，我跟你外公将事情商量好以后，再找你回来。”

赵政遵命带小黄出去，只听到赵悦的半句话：

“安国君迟早……”

## 8

五十六年秋，秦昭王卒，太子安国君继位，称号为庄王。继位时已五十三岁，而且身体羸弱，一看就知会活不久长。

子楚正式立为太子，一般大臣预测他很快就会登上王位，但大家都奇怪的是，太子并不急欲要滞留在赵国的夫人和世子回国。

其中道理只有吕不韦和子楚最清楚，但两个人都不会告诉别人。吕不韦不敢表示任何要楚玉夫人回国的意见，而子楚太子则是加纳姬妾，日夜努力，想生出一个自己的儿子来，结果是儿子未生出，身体却弄坏了，明显的虚弱不堪。在赵国方面，楚玉夫人、赵悦甚至是中隐老人都明白，为什么子楚迟迟不接他们回国，赵国的留难只是他的一项对外藉口，真正原因他们都不方便说出来而已。

以女人的敏感直觉，她明白必须尽快采取行动，时间晚了，绝对会造成不可挽救的局面，但对这件事她又找不到人商量，因为只要提到赵政立嗣的事，就会触及到她内心的伤口。

但如今事已紧急，她不得不自己设法解决。

那天，只带着一名女仆，坐了一部单马安车，直驱中隐老人家，连赵悦都没通知。她有一个很好的藉口，三年来她都遵守约定，只让赵政每个月回家三天，她从不到老人住处打扰，如今三年已满，她应该去谢一下师。

老人对她的到来，似乎一点都不感到惊讶，而且早有了心理准备。他迎接她进屋，然后在赵政见过母亲以后，将他打发出去，由他带着小女仆去参观附近环境。

他们先道了会家常，谈了下赵政受教育的事，楚玉夫人表示谢意以后，她突然跪倒在老人面前，泪流满面地说：先生救我！”

老人惊站起来，不便亲扶，只得两手作虚扶之状，口中连连说道：

“夫人有话尽管说，不必行此大礼，折杀了老朽！”

“先生答应救我，楚玉才愿起来。”楚玉夫人摆出女儿撒娇的姿态。

“假若我没猜错的话，夫人一定是为了赵政这孩子立嗣的事而来，”老人胸有成竹地微笑着说：“其实，这孩子的事，也许老朽操心的程度，不会下于夫人，请起来，才好从长计议。”

“遵先生命！”楚玉夫人回复原位：“楚玉为此事日夜寝食难安，还望先生有以教我。”

“上次，赵悦贤弟到此，将目前情况说了个大概，说老实话，夫人为此事寝食难安，老朽也是几天未睡好了，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，现在已得到一个粗浅的看法，但在提出以前，希望夫人先说说你的意见。”

楚玉夫人迟疑了很久，她想将和子楚之间的心结合盘提出，但无论如何总觉开不了口。

最后她只得脸带坚决，用诚恳的语气说：

“楚玉一切听先生的安排。”

“老朽也知道，夫人有很多话不便出口，那我们就作最坏的打算。”老人睁眼直视着楚玉夫人，目光如电。

“请先生不必避讳什么，直言好了。”楚玉夫人嗫嚅地说，头不自觉地低了下来。

“我们假设子楚太子并不喜欢赵政……”老人话说到此，停下来观察楚玉夫人的神色。

她张口想辩解几句，却为老人利刃似的目光震慑住，开不了口。

“要是夫人不反对这个假设……”

“不，楚玉不作如此想。”保护女人名节的直觉反应，逼使她不得不开口。

“那请夫人说出你的看法，”老人目光中透露出些许厌恶，他在想：“女人就是这样，明明知道这些人都知道实情，她还是要假装正经。”

“先生，还是依你的意见，我们作最坏的打算。”她想到事到如今，也只有听他的了。

“我假设太子并不喜欢赵政，依据有二，一是以秦赵两国目前的状况，只要太子一要求，赵国一定肯放夫人及赵政回国，但太子从未请求过。二是传言太子广纳姬妾，目的是想多生孩子！”

“楚玉也听到此类传言，但认为太子想多生孩子，只是为了广布枝叶，这没有什么不对。”楚玉夫人忍不住强词辩解。

“两者分开来看，似乎没什么不对，两者加在一起，却大大的不对了，”老人看了楚玉夫人一眼，微笑着说：“现成的不争取，虚无缥缈的，反而不遗余力，听说几年来，他连个女儿都没生，空有那多的姬妾！”

她脸红语塞，不再说话。

“所以，夫人要采取行动，必须要快，而且是双管齐下。”

“如何下法？”

“赵国方面由赵悦贤弟进行，要他利用关系，晋谒赵王，言明送赵政回国的的好处。至于秦国方面……”老人沉吟。

“吕不韦在那边，他可以向子楚或秦王稟告。”为了表示自己的清白，她硬起头皮提吕不韦。

“他适当吗？”老人语气有点愤慨，他真想一语道穿，但再一想，这大年纪了，还闹什么孩子气！因此他出奇柔和地继续说：“假若他能说早就说了，或者是早就生效了，不会等到现在。所以我们要假定他不肯说，或是说了无效。”

“那我们要找什么人去呢？”先听到老人口气不对，她真怕老人会直言道破她和吕不韦之间的秘密，看到他脸色反而缓和，她松了一口气。

“想来想去实在想不到适当人选，看样子还是只有我自己去了！”老人叹了一口气说。

“先生要如何做法，是否可先明示楚玉一二？”

“老朽几十年来调教出的王侯将相无数，安国君昔日游学赵国，也曾与老朽同游，华阳夫人那时就在他身边，所以可说是老朽旧识，我要见到他们，也许可以说几句话。只是……”老人又摇头长叹。

楚玉夫人先听说老人和秦王及王后有如此深的渊源，而且愿意亲自出马，但一听到他说只是在客厅门口张望，想看他们话说完了没有。她灵机一动，将赵政喊进屋来，带着他，母子双双跪倒在老人前面，她又双泪流泣道：

“先生对政儿三年的栽培，楚玉无限感激，但要是不能继承大位，先生的教育苦心算是白费。何况现在他只完成三年基础教育，希望先生也不要半途而废，将他造就成一个贤能之君。”

“师父，赵政也愿意终生聆听您的教诲。”赵政才进来弄不清情况，还以为师父不愿教他了。

“起来，起来，老朽教出这多王侯将相，就是和他最投机，预料他将来的成就会远超过其他所有的人。这种英才我不教，那我是自己不要快乐了。我刚才说‘只是’，乃是说，一时老朽捲入这场政治漩涡，只怕终生都摆脱不掉了。昔日由名著天下的大显，一下退居到隐于野的小隐，后来变成目前的中隐，一插手这件事，我必须管到底，不将赵政扶上王座，绝不能半途而废，那我岂不是要将‘中隐老人’的名号改成大隐隐于朝的‘大隐老人’了！”

老人说完话，掀须哈哈大笑，声如洪钟震动屋瓦，看样子他年轻时的豪气又复发了。

听他这样一说，楚玉夫人破涕为笑，她带着赵政再叩头说：“愿先生不要嫌弃这孩子愚蠢，终生加以教诲，异日要是得国，还望先生善导。”

赵国这边由赵悦负责进行，中隐老人到秦国去游说现今的秦王，也就是昔日曾做过他学生的安国君。

中隐老人临行前告诉他，第一步是先打听赵王对遣返赵政的反应，并给他三道锦囊，要他遇到事情不顺利时，一道道地拆看。

赵悦首先找到一位宗室大臣，要他伺空在赵王面前进言，看看赵王说什么。

这位宗室大臣有天奉命陪赵王饮宴，在赵王酒酣耳热欣赏歌舞，兴致极高的时候，他有意无意将话题引到秦国新王初立的事。他说：

“秦王新立，昔日在赵当质子的异人已正式成为太子，听说他的妻儿还

待在赵国……”

他话还未说完，赵王已勃然变色，眼瞪着他说：

“这么说，你是知道他妻儿的下落了？快派人将他们拘禁起来，一来好作寡人和秦国谈判的筹码，二来也好让寡人一消心头之恨，上次他使的李代桃僵之计，害得寡人贻笑国际！”

“臣也只是听到谣传罢了。”这位宗室大臣赶快声明。

“好，就谣传追踪下去，速办！”赵王下令。

“是，臣遵命！”宗室大臣只得如此敷衍。

赵悦得到这样的答覆，明知赵王是在做戏，他早知道楚玉夫人母子是藏在他这里，但又怕他假戏真做，真派人来抓，那就弄巧成拙，事情变得更糟了。

于是他打开老人给他的第一道锦囊，只见上面写着：

“速派人造谣，子楚在齐曾生一子，现齐国正准备遣送返秦！”

第二天邯郸就传遍这个消息，很快就转到赵王耳中，次日的早朝议事完毕，赵王特地将那位宗室大臣留下，问起这项谣传。赵王怀疑地说：

“异人在齐为质，早于在赵，照说这个孩子应该比赵政还大，怎么从未听说过？假若真有其事的话，赵政就不再是奇货可居了。你派人在市面去查，寡人另要人在齐国打听。”

“是，臣遵命！”

宗室大臣当然第一个找到赵悦，问他子楚是否真有个儿子留在齐国。赵悦表示不知道，宗室大臣告诉他，赵王除了派他查这件事外，还要透过在齐的间谍系统查这件事。

赵悦一听，大感紧张，间谍系统参与调查，很快就会真相大白，到时候赵王不用多聪明，也会明白是他在捣鬼。上次李代桃僵之计使他余恨犹在，这次要是再老羞成怒，他赵悦和楚玉母子都会倒大楣。

他打开了第二道锦囊，只见上面写着：

“速与齐驸商量。”

齐驸是齐国名士，和他与老人都是多年知交。他们在年轻时都是重义轻身的行侠仗义之人，所以有多次舍身互救的记录，谈得上是生死之交。他一向住在齐国，就在中隐老人起程赴秦前一天才抵达邯郸。

他找到齐驸，将事情说明后，齐驸笑着说：

“这很简单，这次我来邯郸，赵王曾数次派人来找我，暗示我主动请见赵王，原因是怕他直接请我，我不去他会大失面子。嗯，他的确是个太要面子的人，不懂得礼贤下士的秘诀。因此，你只要托人在他面前讽示一下，说是我并不是不想主动请见他，而是怕提出以后他不召见，名士也是很怕失面子的，他一定会很快召见我。”

“你见了赵王要怎么说呢？”赵悦问。

“情况千变万化，游说只要维持一个目标，说词则是要依当时状况，或动之以情，或说之以理，或诱之以利，或胁之以害，事前准备的，临时恐怕用不上，交给我，我会相机行事。”

果然，赵王很快就召见齐驸。除了大宴群臣以彰他礼贤下士的美名外，更在南书房独自留客，说是要向齐驸请教军国大事。

他们从谈了一些天下大势和赵秦之间的和与战以后，赵王忍不住问了齐国异人儿子的事。他最后说：



“齐先生刚自齐国来，是否听到这项谣传？是否知道真相，请先生告之。”

“仿佛听到过，但事不关己，臣也未在意。”齐驸欲擒故纵地说。

“但这对赵国的关系可大了，先生何以教寡人？”

“其实，以臣看来，齐国是否有异人的儿子，重要性全在大王想如何利用赵政。”

“寡人想要秦国交还赵国割给秦国的五座城邑，”赵王说：假若齐国有子这件事是假，那赵政就是秦太子的独子，未来唯一的王位继承人，利用价值就大些。假若异人真的还有个儿子在齐，那么比赵政大应立为世子，而且楚玉夫人据传不见喜于异人太子，那赵政立嗣的希望更小，用来要挟暴秦还我五城的可能更少。寡人该如何做法，愿先生有以教寡人。”

齐驸故意迟疑了很久，赵王有点不高兴地催促说：

“先生莫非以寡人为不可教！”

“臣怎么敢？”齐驸装得诚惶诚恐的样子：“臣正在仔细思考。”

“先生想出什么办法否？”

“以臣的浅见，问题不在秦太子是否有其他儿子，因为即使齐国没有，他身边姬妾那样多，随时都可以生一个，最要紧的是如何扩大赵政的利用价值而使赵国得利。”

“先生的高见？”赵王一听到利，眼睛都亮了起来。

“赵政目前虽为秦太子独子，但和生母远在赵国，不得与太子朝夕相亲，景况之惨，比当年秦太子异人本身有过之无不及。而臣在邯郸市井也听过一些传言，说大王明知道她们母子藏身之处而不加追究，她们的确是感激莫名，日夜都在思考，赵政有朝一日回秦国为王，应如何报答。”

“这样说来，楚玉夫人还是明理的，她不记上次寡人杀她家人赵升之仇？”赵王面露得色说：“寡人是不想逮捕她们而已，其实，她们母子的一举一动，全都在寡人的监视之下。”

“大王英明睿智是天下都知道的。”齐驸顺便为他奉送一顶高帽子。

赵王没有谦谢，表示当之无愧。

“但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。”齐驸突然话锋一转。

“寡人失在何处？”赵王有点惊讶。

“以赵政换秦五城，只是短时间利益，而且秦未必理会。”

“那长期利益呢？”赵王逐步被引入圈套。

“大王明智，早就知道长期利益何在了！”齐驸微笑。

“当然寡人也考虑到送赵政回国，但是怕赵政母子怨恨寡人，送回国无益，反不如握在手中作为换城的筹码。经先生这一开导，寡人茅塞顿开，知道该怎么做了。”

“两马甚至是多马竞驰，先到者为胜，大王要争取时效。”齐驸再临门一脚：“只要能着先鞭，齐国是否有异人的儿子已无关紧要了。”

“听说已有人返秦为赵政游说？”赵王试探地问。

“那大王是否考虑主动？先发制人，后发则受制于人！”齐驸回答他的问题，反而倒问。

赵王陷入了沉思，良久，他击案而起说：

“先生，假若秦国不重视赵政，送回国无益，反不如留在赵国，秦国多少有点顾忌。”

“假若赵政受重视呢？”

“只要秦国迎接使者一到邯郸，寡人立刻放人。”

“臣以为太迟了，应该是秦国使者一出发，大王就装做不知而主动送赵政回国，与秦国使者半途而过，才显得出人情！”齐驸知道，各国都有间谍派在对方，观察监视，一有情报最快的传递方法是飞鸽传书。

“先生高见，寡人谨受教。”

那夜，赵王和齐驸谈了个通宵。

## 10

老人离赵赴秦为他去进行游说，赵政只有回到家里来住。过惯了简单自然的生活，突然回到往昔的奢侈优裕的环境，反而像习惯了山林的小兽重返牢笼一样，渴望他已享受过的自由。

尤其是老人无穷的智慧和童心的好奇，他像吸满了智慧之汁的海绵一样，别的同年龄孩子，甚至比他大几岁的少年，和他比较起来，会显得知识如此疲乏，生性如此愚蠢。

他的体格是经过老人精心调理和训练过的，健壮高大，九岁的人看上去比十二、三岁还成熟。

他发觉和莲儿一样，在同伴中也处于一种尴尬地位。同年龄的孩子，心智和外形都和他极不相配，所以加以排斥他。于是他极力想打入看来外表相似、实际年龄比他大得多的少年群中，这些公子王孙，在智力身体发育方面也许延后，但在吃喝嫖赌、声色犬马方面却早熟得很，对这个粗野不文的小子当然也不欢迎。

他们嫉妒他的家世，赵王突然对她们母子好了起来，常派使者送赏赐品，不时还邀楚玉夫人带着赵政到后宫和王后欢叙。赵王常安慰楚玉夫人，只要秦国方面有所表示，即使是没有表示，也会在适当时机送她们回国。这些公子王孙的家长当然会告诫子弟，赵政将来会做秦王，目前不能得罪他，但告诫越多，反弹越大，他们反而专找赵政麻烦。

他们恨他！每逢家长们带着子女在一起聚会，大人们问什么比较深点的学术或常识问题，赵政侃侃回答，吸引住王后及其他贵妇的注意，而这些不学无术的公子王孙，则羞得无地自容。

赵国自国君、王后以下的宗室大臣和显要，教训儿子都会以赵政做榜样，通常都是这样的两种话：

“赵政才九岁，你都十五、六了，相比之下你应该惭愧。”

或是：

“不愧是上国世子，果然与众不同！但你不也是上国公子吗？为什么这样不争气，真是气死我了！”

这种情形下，不让这些公子王孙恨他也难。

于是他们合伙想出整他的办法——

有时候他们假装诚意地请他，却是带他到行欢场所，叫些歌女舞伎饮酒作乐，让他走也不是，留下来更感难过。他们还唆使那些女人故意逗弄他调戏他，而他们则在一旁出言讽刺，突显他们深懂风月，他只是个什么都不懂的顽童。

有时候，他们也邀请他到家中，搬出一些金玉古玩，他们细说这此东西的源流，头头是道，问起赵政来，他却一窍不通。还有那些名贵种的犬马，赵政虽然骑术不比他们任何人差，但这方面的知识却是欠缺的。老人说过，射、骑、御和剑术要讲求杀敌和实用，不是去研究马的品种、弓的好坏和车

子、剑本身的精致与考据，那是马夫和工匠的事。

但现在却成为他受窘的主因。

后来，赵政不上当了，他拒绝他们的邀请。可是他们作弄他上了瘾，找他不来，就在路上拦住他羞辱，一个人打不赢他，就众人一起打。

最严重的是，他们不知从哪得来的消息，他们当众骂他是野种，够什么资格自称秦国公子！

他躲他们，他们却像群狗追猎物一样，千方百计找到他，再加以戏弄或殴打。

这些事他从未向楚玉夫人提过，老人训练出他独立的性格，也常教他要忍耐，他最记得他的一番话：孩子，天才和伟大的人都是孤独寂寞的，无论得意不得意，他都会受一般人的排斥。你看到鹤立鸡群遭群鸡啄击的样子吗？你想得出龙游在浅水遭虾戏的惨状吗？不要奇怪，这是正常现象，因为他们不同类。但一旦白鹤飞起，声唤九天的时候，鸡仍然是爬行在地上一粒粒地觅食。当龙飞于天，使得风云变色、江海翻腾的时候，鱼虾又到哪里去了呢？根本看不到它们的存在了！”

他必须忍耐，虽然忍耐的日子并不好过，尤其是在家中，他没有一个可倾吐苦闷的人，长大了，赵高也离他疏远了，这个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的奴仆，见面只会垂手喊公子。

好几次他忍不住要向母亲诉苦，但在夫人处找到她时，她总是紧皱双眉，有时还是在流泪。

老人在临行前当着楚玉夫人的面握着他的手交代：

“孩子，不管你是几岁，你都是男子汉，对不对？”

“当然我是男子汉！”他挺挺胸说。

“好好照顾你的母亲。”老人认真地说。

“我会的！”他诚恳地回答，但他偷眼看母亲时，母亲在流泪，虽然脸上带着勉强的微笑。

他绝不能再为母亲增加烦恼，她本身的烦恼就已够多了。

受到欺侮戏弄以后，他唯一发泄怨愤的办法，乃是跑到老人常带他去的城墙上，对着城墙下面的广大原野呐喊：

“有朝一日我会杀光你们！”

但有时候他也会哭着喊叫：

“爹爹，为什么还不回来！”

1 1

的确，楚玉夫人的烦恼是够多的，不但多而且复杂。

首先，她遭到和儿子同样的烦恼。因为王后厚待她的关系，所有同阶级的贵妇在表面上都逢迎她，称赞她，实际上却轻视她的出身。由于嫉妒，她们暗中也排斥她中伤她，有时更旁敲侧击地讽刺她，有意让一些流言（也都是事实）传到她耳中。例如什么八个月生子，儿子恐怕是吕不韦的；她只是个仆妇，丈夫将她丢在邯郸，自己一去就是六年，不理不问，而且极力广置姬妾，赵政想当秦王，恐怕不容易等等。

这些楚玉夫人还能忍受，因为最多不参加她们的聚会，眼不见心不烦，落个耳根清静。

这些贵妇人总不能像她们的儿子对赵政一样，骗她出去或半路拦截殴打戏弄。

最使她觉得难以忍受的是两个男人对她的冷淡。他的丈夫子楚几乎半年才会有一封家信，信上只有关于用度及问候的话，几乎没有提到过赵政。吕不韦更是没来过只字片语，她曾一度倾心过的男人，为了自己的安全和避嫌，有意要疏远她。

最使她烦恼的，却是她无法解决又无法告人的情欲问题，自从她到赵庄以后，她就没亲近过男人。

现在她是三十岁的女人，最需要男人的年龄，尤其是她这样情欲特强的女人。

那天她洗完澡，照着梳妆台上的铜镜，惊觉到从不化妆就粉白细嫩的脸上，在眼角和耳下颈子边，竟出现了细细的皱纹。

“天生丽质也经不起岁月的摧残，女人总是会老的，只是有人老得快，有人老得慢些。

她回想到在吕不韦家当歌伎时的领班，一个二十五、六岁的女人，标准的美人胚子，只是头上常出现几丝白发，以及眼角上的皱纹需要用脂粉掩盖。当时她和几个姊妹还常开她的玩笑，说是几丝白发更增她的风韵，而眼角的皱纹笑起来凭添几许妩媚。她们少不更事，半是玩笑，一半也是认真说的，却激起她上面一番话和几滴清泪。

三十五、六岁能保持那种样已算是老得慢的了！但一晃她也是三十岁的人了，而且这九年女人最好的年华却是虚度的。

当时她为什么要跟定吕不韦？吕不韦亲近过的歌女舞伎，再嫁出去的很多，而且都有陪嫁，像嫁女儿一样。有的是小商人，有的是工匠，也有些贫寒士子。有些靠着吕不韦的资助成了一方殷富，有的以他婢姑爷的身份，竟也青云直上，成了大夫之流的达官显宦。

她自己在出嫁给子楚的时候，更是众人艳羡妒忌的对象，唯一的宠姬，只要生了男孩就会扶正为夫人，然后是太子妃，王后，王太后，她是一下直升九天之上。

其实她现在痛恨自己，不该跟定吕不韦，更不该答应嫁给子楚，做什么王后、王太后的梦，虽然这个梦离实现是越来越近。

她也不羡慕那些丈夫已成富贵人物的姊妹，在这方面她们就是比她好，也好不到哪里！

男人都是一样的东西，年成好多收几石麦子，就想到纳妾，何况变成大富大贵的人！

她衷心羡慕的，反而是那些嫁给一般人认为没出息人的姊妹。无论是士农工商，一夫一妻，白首到老，虽然日子过得清贫些，但一个完整的丈夫加上几个亲生骨肉的子女，不比名义上有一个丈夫，大部分时间都睡在别个女人房里，有一大堆子女，却互相勾心斗角，要来得强太多！

她看着铜镜中自己的胴体，腰仍然纤细得仅够盈握，乳房依旧坚挺结实，这也许是没生太多孩子的好处。她轻轻抚摸自己没褪色的鲜红乳头，全身起一阵酥麻的感觉，她想起了抚琴的动作，她好久都未抚琴了，再美妙的琴艺，缺少知音，还有什么好弹的呢！

她用轻挑慢捻的指法，双手抚弄着乳尖，很快她全身颤抖，心跳加速，脸逐渐发烫。她忽然想起吕不韦临行送她的一项礼物，她在梳妆台的抽屉里找了出来。

那是一具软玉制的双头男性器官，执着它，她又想起吕不韦的话：

“通往王后的道路是孤单寂寞的，到达以后，仍然是寂寞孤单的。也许像你这个年龄，最难排遣的还是身体上这股强烈的需要。我送一套玩具给你，自古后妃、宫人都是这样打发后宫的空虚日子。”

当时她娇嗔地骂吕不韦下流，顺手就丢在梳妆台的抽屉里，想不到经过两次搬家，它仍然在。

她抚摸玩弄着这项玩具，雕刻琢磨的手工都是上乘，玲珑精致，唯妙唯肖，软玉青翠欲滴，看得她欲念更为高涨。她向外高喊一声：

“绣儿！”

“奴婢在！”

应声进来的是刚及笄的湘绣，上个月刚卷起云鬓秀发，脸上犹然充满稚气。

“坐到这边来。”她柔声地说。

她平日对下人的态度正好和吕不韦相反，严厉不稍假辞色。突如其来的温柔，使得湘绣误会是天祸即将临头。

她两腿颤抖，头低着，一步步慢慢捱向梳妆台边。

楚玉夫人一把将她搂在怀里，脸贴上她的脸，一股清凉直沁心头，但接着那把心头之火却烧得更旺。她解开她的酥胸，腻声地说：

“看你的身材娇小，真想不到这里发育得这么好……” 1 2

中隐老人抵达咸阳，找到一家小客栈住下，依照赵悦的安排，藉由一名侍中将他抵达咸阳的消息传到秦王耳中。刚登基的秦王，此时尚未除服改元，但听到昔日的老师来临，派了一部单马安车，外加一名侍中来接。

侍中还特别向老人解释，秦王本来要派自己的黄盖御车以及虎贲护驾，但主上知道他的脾气，不敢这样做，怕他会不高兴。

听侍中这么说，老人心安了一半，看情形秦王念旧，而且对他这个昔日老师是恭敬得很，此行任务大概可以达成。

秦王下旨，中隐先生的安车可在宫内行走，直达咸阳宫。这是一种特别得不能再特别的殊例，宫中的老人事后都说，在他们的记忆中似乎没有这种前例。

中隐老人在未退隐以前，游遍了各国的宫殿，就是秦宫尚未来过。首次来游，和印象中的各国王宫相比，秦宫显示出它简其实用的特色，没有太多的装饰，过道回廊宽窄长短都恰到好处，设计上不夸张，不浪费一点空间，但看来仍然巍峨精致。

宫内禁卫很少，来回走动的人更少，不像其他王宫那样热闹，却显得气象森严。这表示秦宫内各有职守，不失职，也不僭越，因此也就没有无事忙的冗员。

老人不禁想起一个有关秦宫管理体制的传说。某一代秦王因批奏折批累，就在书案上睡着了，一名管冠帽的内侍怕他着凉，顺手拿了一件外袍为他盖上。他醒了以后，非常感动，但后来查出是管冠帽的内侍所为，郎中令议定：管袍带的内侍失职，杖责三十；管帽冠的这名好心内侍却是僭越职权，按律当斩。秦王于心不忍，但还是批准按律令处置。

老人再看这些持戟的卫兵和带剑的郎中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监视范围或巡查区域，绝不会左顾右盼乱看一眼。卫兵所分布的位置，更是按照阵法排列，平时监视，没有一点看不到的死角，一旦有事，互相支援，绝不会失误，也不会混乱。

中隐老人暗地不断点头，难怪秦军以偏远一国之地，独敌整个中原各国。秦军进攻，如猛虎临群羊，所向披靡，而退兵时却是井然有序，仍然保持随时可转移为攻势的旺盛士气，使得敌人通常不敢行大胆追击。

中原多名将，但一遇到秦军就施展不开，原因是秦军发挥的整体战力，整个军队就像铁铸成的一样。而各国军队却像盘散沙，平时操演还像回事，一遇真正硬仗，便四处逃散，溃不成军。

老人想，天下合久必分，分久必合，姜尚遇文王时已八十岁，虽然他还不到这个年龄，但也七十多了，想辅佐赵政成就王业，统一天下，恐怕是时不我予了！

但他随即摇头自责，隐居近四十年，怎么今天又动了凡心，可见抛却富贵容易，想根绝有所为主动？

### 1 3

安车在起居殿门前停下，秦王已率领百官在阶下迎接。下车后，秦王坚持要行师徒之礼，老人微笑着说：“三十年不见，公子仍然如此多礼，你要行师徒之礼，摆明等下要我行君臣之礼，我看还是两免了罢。”

秦王连忙说道：

“嬴柱怎么敢？一日为师，终身为师，君臣二字恐怕还用不到老师的头上。”

一再谦让最后还是以宾主之礼，分从东西阶而上。

因为是国丧时间，秦王犹未除服，晚宴不用酒，秦王为老人作了简单介绍，与宴群臣以欢呼表达对主上及老人的敬意。

秦王知道老人的脾气，不惯应酬，他摆如此大的场面，只是想在老师前面炫耀一番而已。说也可怜，他父亲秦昭王纵横天下，扩张秦国版图，可说是日夜辛劳，但偏偏寿长，十九岁登基活到七十五岁，整整做了五十六年的国君。轮到他继位，已经是五十三岁的高龄，想要有他父亲那样大的成就，就得积极行事。

因此他抱有文王遇姜尚之想，想以弟子礼感动中隐老人出山，帮他做一番事业，就是不能在有生之年统一天下，至少亦不能愧对父亲。

因此晚宴很快结束，群臣退去。秦王摒除左右，亲自将老人引入御书房，坚持行了师生之礼。这次老人没有拒绝，见礼毕，老人上座，秦王在一边陪坐，谈了些往日趣事后，秦王明白老人来意，领先将话纳入正题。他说：

“老师对嬴柱家可说是恩德深厚，三十年前教诲弟子，今天又要为弟子的孙子操心。”

“赵政是可造之材，依臣的看法，他异日成就恐怕还在秦孝公之上。”老人微笑着说：

“孟轲曾说，得天下英才而教之，一乐也。臣这辈子享受这方面的乐趣不少，可是从未有过这三年和赵政相处的这大乐趣。”

秦王懂得老人的意思，他拿赵政和秦孝公相比，这是一种大得不能再大的赞誉。秦国原是处于西方偏僻地区的一个小国，中原诸国都以夷狄野人看待，从来会盟缔约的大事，都不屑邀秦国参加。

孝公于是行惠政，恤孤寡，招战士，明功赏，励精图治。后来经过商鞅的辅佐，再变法修刑，采取重农政策，鼓励男耕女织，外则厉兵秣马，加重战功的奖赏和战死者的抚恤，使得人人以为为国战死为荣，因此达到足食足兵的地步，国力大强。

此后才逐渐向外扩张，参与中原会盟等外交活动。十二年，并建首都咸阳，立定大国规模，废井田，开阡陌，建立户口及犯法连坐制度。

秦孝公在基本上可算是现代秦国的开创者，后来几世秦王的开疆辟地，日益富强，都可说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。

中隐老人说他异日比孝公的成就还大，岂不是说他会统一天下？这个孙子他从未见过，但他相信老人的眼光，于是他先就有了急欲看看赵政的念头。

“老师这次来秦，是想长留，还是作短暂游？”他想试一下老人的口气。

“那要看大王的意思了。”老人在心中想，秦王既然待他如此恭敬诚恳，再拖延委婉，只是在浪费时间。

“老师的话作何解释？”

“赵政三年来只完成了基础教育，养成教育亟待开始，假若大王有意让赵政回来，老臣当然会跟赵政在秦国居，假若赵政不能回来，老臣亦只有很快就回邯郸去了。”

“哦，老师对赵政真是错爱了！明天我将这件事和子楚商量一下，秦国不要质子交换最好，假若要说的话，朕想再换一个，横竖朕的儿子孙子很多。”说完话，他自己先哈哈大笑起来。

这件事总算圆满结束。秦王忽然目不转睛的注视着老人，脸露钦羡的神色说：

“老师今年应该有七十岁了吧？”

“七十六了，”老人叹叹气说：“离姜尚遇文王的年龄还有四岁。”

“老师不是已经遇到文王了吗？”秦王笑着说：“只是老师不愿做姜尚罢了。”

老人微笑不语。过一会秦王又说：

“老师七十六岁，仍然是容光焕发，两眼炯炯有神，朕才五十三岁，却已形容枯槁，常有头昏眼花、体力不继的感觉。”

其实，老人一坐下来以后，就注意到秦王脸色发黄，连眼白都带黄色，依他深通医术的判断，这是长期酗酒已经伤到肝脏的象征。虽然不知道他肝病的严重程度，但以他说话无力声音颤抖的现象来看，不好好调养，恐怕是来日无多了。他不好明言，只有婉谏，他微笑着说：

“老臣粗鄙之人怎能和大王比！老臣四十岁戒酒，三十多年来滴酒不沾，起居作息按时，再加上有节制的运动练身，六十岁以后不再近女色，以深研学术来排遣绮念，这些大概与老臣身体顽健有关系。”

“你的话也许是对的，先王平生不喜饮酒，也不太好女色，时间都花在军国大计和征伐上，所以临去世前身体还算好，他是死于中风。”秦王叹叹气说：“朕是年幼时成长于妇人女子之手，为太子后又无所事事这样久，因此无妇人就不知道如何生活，不饮酒就不知如何排遣长夜，不过在朕继位以后，这些都在慢慢地改。”

“大王只要多加调养，身体自然而然会好起来。”

“老师是否能教朕一些摄生之道？”秦王急切地问。

“一切顺其自然就好，凡事知足，适可而止。”

“道理就这样简单？”秦王有点失望。

“宇宙之事本就简单，是人自己弄复杂了。”老人微笑着说。

“朕仍是不明白，请老师稍加解释。”秦王脸上充满困惑。

“就拿饮食男女这两件最基本的事来说吧！饥思食，渴思饮，七日不饮则死，三十日不食则死。饥与渴是上天维持生命的警钟，该食时不食，就会饿，该饮时不饮就会渴。而食足就会饱，不再思食，虽山珍海味摆列，亦食不下咽，这是上天为人所定下的限度。一般飞禽走兽按照上天法则饮食，因此由饮食所引起的疾病甚少，个个身强体壮。而人食不厌精，不饿亦食，食不定量，或是人为因素，饿亦不食，食不按时，因此人的疾病，十之八九是由饮食上来。”

“老师说来真是非常简单，只是一般人都难做到。”秦王若有所感。

“还有酒，”老人心想乘机向他来段机会教育：“本非自然产品，对人身有害。昔日大禹女儿制酒，大禹食之，乐而忘忧，睡而忘醒，次日推酒而起，感叹地说今后会有因酒而亡国者，从此滴酒不沾。酒本来只能让那些疲困的人去喝，让他们暂时忘掉现实的痛苦。君王日理万机，转念之间都会影响到千万人的身家性命，必须保持头脑清醒冷静，酗酒伤身误事不只是有关个人。”

“嬴柱谨受教，”秦王起坐长跪：“但朕一餐不饮酒，就会感觉心神无主，手脚无力，行走蹒跚，两手发抖，这是什么缘故？”

“这在医学上谓之酒中毒，乃长期酗酒所致，”老人正色说：“热酒伤肝，冷酒伤肺，酒对人体的肝肺伤害最大！”

“可是没酒却会伤朕的心啊！”秦王哈哈大笑：“只有慢慢地戒。”

老人先是一楞，接着也跟着笑起来。

#### 1 4

“朕想再请教男女之事。”秦王谈到男女，变得更聚精会神。

“上天要男女雌雄交合，乃是为了延续人和有生万物的生命，有性欲，逼使人和有生万物千方百计自动寻求交配。而男女交合为人间最快乐的事，也许是上天为人生育子女的痛苦所付的一份工钱吧！只拿工钱不愿做事的人会受到责罚，而一心贪图男女享乐，却不愿负延续生命之责的人也会遭到天谴。”

“嬴柱愿闻其详，请老师解释清楚点。”

“譬如说，天生男女大致各半，也就是要人间男女一配一的生儿育女。当人多娶一女，民间必定多一鳏夫，影响人口繁殖及社会安宁，富人纵欲则伤身。性欲有如食欲，一对一的男女性欲，满足即会停止。以一男对众女，则如见美食，不饿亦会食指大动，结果会造成纵欲而伤身折寿。”

“老师这些话朕不太赞成，一只公鸡多只母鸡，仍然雄健，而阉鸡却只是痴肥毫无精神。”

“天生母鸡多于雄鸡，这就是自然法则，阉鸡乃是人为，违反自然。”老人从容解释。

“那黄帝之事又怎么说呢？”秦王不服平地说：“相传黄帝夜御百女，最后白日升仙。”

“大王想学黄帝吗？”老人说：“大王一定读过所谓的《素女经》。”

“……”秦王不承认也不否认。

“老臣曾研习过，甚至试验过，发现里面讲男女交合之道，有的有点道理，阴阳调和本来对人体有益，性欲无法解决，就会使人性情暴躁，觉得生活失去乐趣，这可以由某些野兽在发情期特别凶猛得到证明。但说到采阴补阳房中之术，靠此可以保容颜、延青春、补脑健身、防治百病，这根本是无



稽之谈，这可以由……"老人本来想说由秦王本身就可以得到证明，怕太刺激他而改口说：“由很多人的例子都可以得到证明。”

秦王在当公子时，广置姬妾，研习黄帝采补之术，年轻时尚可夜御两、三女，自谓得到黄帝采补术的精髓，更加努力实践。但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夜御一女即已不能征服，于是靠酒力，仗药物，勉强支持，最后是看到美女都感力不从心，修炼的成果是一身的病痛和众多的子女。

他听老人说的话，当然懂得“很多人”就是指他自己，他叹口气说：

“黄帝白日升天，不知是真是假？长生不死是朕的愿望，亦是每个人的愿望！”

“黄帝勤政爱民，终年在外征讨顽凶，为民除害，和蚩尤及其他夷狄纠缠作战数十年，是否有时间和心情夜御百女，聪明人一想便知。至于白日升仙，有几个人是亲眼看到仙人的？”

“长生不死，众人都这样说，多少会有事实。”秦王眼看着老人说：“就以老师来说，年高七十六岁，虽然是须发皆白，但脸色红润，一点不显老态，说不定就是有长生秘方，只是以嬴柱愚蠢不肯传授而已。”

听到秦王这番半真半玩笑的话，老人长叹了一口气说：

“不说是老臣没有长生秘方，就是有，老臣也不愿逆天行事而为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秦王这次是真的感到惊奇了，天下还有不愿长生不死的人！

“以老臣之见，人的生老病死乃自然法则，正如万物的生生死死，这样才能保持天地不老，万古如新。假若人老了不死，眼见都是老人，臣真不敢想象是何等景象。有生必有死，有死才显得人生短暂，应及时做事或行乐，要是人不会死的话，生命也就没有意义了，正如没有夜晚，白昼也没有意义一样。”

“老师的话大过深奥，朕只知道，朕如不死，就可长享秦国，也许永远拥有天下！”

“要是先王不死，大王也继承不了王位；要是舜王不死，尊祖大费不死，目前可能仍是大舜为帝，而大费仍然在为他调训鸟兽，哪有秦国，哪有大王？”

秦王似乎有所领悟，沉默很久。半晌才挤出一句话来说：

“朕不能长生不死，难道说也不能让天下统一，子孙万世为王？”

“这点臣不敢妄言，”老人在心里想，人为什么都是如此痴顽，总想取别人而代之，却认为自己可以永远拥有？他口中却说：“不过鉴古可以知今，人有生老病死，国也有兴强衰灭，有史的两千多年来，尧舜直到目前的东周，换了多少朝代，只是有长有短，正如人之有寿有天而已。”

“朕明白了！”秦王不再谈这方面的话题。

他们又谈到其他很多话题，老人学识之渊博，秦王是早就知道的，这一夕话却使他觉得非留下他辅助不可。

经过秦王一再的暗示和明求，双方达成协议，老人以太子师的身份住进太子宫中，负责教导太子和赵政，但没有任何官职，也不受任何管辖。

太子子楚因事不在咸阳，回来后再会同王后以家宴方式请老人。

即日派出使者向赵国要求遣返太子妃楚玉夫人母子回国，赵国如请求，双方再互派质子。

中隐老人算是达成初步目标，下一步就是要说服子楚，让他承认赵政是他嗣子，并早日正式册立。

## 第五章 兄弟情深

### 1

在中隐老人抵达咸阳的同一天，子楚太子和吕不韦正在府中议事。虽然安国君继位为秦王，正式册封子楚为太子，但秦王公子众多，太子可立当然还可废，有些人还是不死心地在争取。尤其是子奚公子凭恃生母得宠，唆使母亲日夜在秦王面前撒娇哭闹，说尽子楚的坏话，一方面结交宗室大臣，找机会在秦王面前极力鼓吹子奚贤能，同时再效法子楚故技，广招门客，由这些人将他的贤名由国外再传进秦王的耳中。

子楚去国日久，国内没有党羽，全靠吕不韦周旋于华阳王后和客卿大臣之中，为他建立了护卫太子名份的防线，不过保卫战打得很吃力。主要是不知为什么，秦王一见子楚生母夏夫人就有气，连带也讨厌子楚这个太子，不时透露口风，有改立太子的意思。

吕不韦虽然和子楚双双各怀鬼胎，但目前利害相同，不得不同心协力一致对外。

吕不韦打的主意是：他的所作所为，全都是为亲生骨肉铺路，让他开创万世基业，眼前任何辛苦劳累，他都忍了，子楚偶尔摆摆脸色，他都装作看不见。

他除了积极在朝中拉拢关系外，另方面也在建立他的商业王国。秦人重法尚武，讲求的是男耕女织，全国人民丰衣足食，夜不闭户，道不拾遗，山无盗贼，怯于私斗而勇于公战，平日视打斗杀人为羞耻，上战场时却能奋勇争先。但商业人才甚少，空拥有巴蜀的丰富矿产及木材资源，除了公家征用以外，没有完全开发，更谈不上输出国外换取财富和国内所需的物品了。

吕不韦注意到这一点，他大事收买巴蜀和秦地的矿产山林，以招收门客和蓄养僮仆的名义，广为招揽和训练商业及工业人才，最盛时这些所谓僮仆人数超过一万。

他的目标是一旦他的儿子登基，秦国除了足食足兵，有天下最精良善战的军队外，还有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财富和物资，以作为统一天下的本钱。

子楚在心里所想的计划是：现在尽量利用你的才能和财富，等我一坐上王位——看父王身体状况，这不会太久了——情势稳固以后，你听话，就再利用下去，不听话，一脚踢掉，连你从赵国及各地带来的老本都没收掉。至于赵政，只要我另外生了一个儿子，他就没有立太子的份，即使立了，说废也随时可废。

所以吕不韦如今努力建立的无论是经济或政治势力，将来都会为他所有。

他明白，吕不韦所做的一切并不是为他，而为自己的儿子。但吕不韦到底是外国人，他在秦国建立的任何势力，就如同小孩子建在沙滩上的沙石城堡，看起来像模像样，却经不起其他踢一脚，只要他能登上王位。

当天，他们正在讨论子奚发动的最近一波攻势时，忽然一名侍中来报，

咸阳城尉带着长安县尉来见，说是有紧急要事。

“要他们回去，城尉和长安县尉有什么事值得见孤，你没有看到孤正在和吕先生议事？子楚不耐烦地说。

侍中附着耳边向子楚细语几句，只见子楚脸色大变，转向吕不韦说：

“吕先生，我们改日再谈，我有点急事要处理，也许要到长安去一趟，过几天才会回来。”

吕不韦看看他，想问他什么事却又不敢，因为他知道，假若能告诉他的话，早就告诉他了。

## 2

子楚换上便服，坐着一辆单马安车来到长安城。长安县尉骑马相随，他是个相貌平凡，面白却未留须的中年人，和一般秦国的执法人员一样，沉默严肃，对子楚这位太子虽然恭敬，但有意见却相当坚持。秦国执法人员紧守着一项信条：

“王子犯法，与庶民同罪。”

子楚单马小车，不带随从，也是他的建议，他告诉子楚说：

“此事不可张扬！”

入夜，子楚在长安城内一家小客栈停车，长安县尉找来店主带路，这个佝偻着背的老人，看样子并不知道子楚的身份，他只顾对着县尉嘀咕：

“大人，小人开店几十年，还未遇见过女客在店中自杀的事。她昨天投店，用的是齐国通行证。登记时说是要到咸阳投亲，神情虽然有点不对，但没想到……”

“但没想到她会在半夜里上吊，是不是？你这番话对我说几遍啦？我全会背了！”县尉制止他再说下去。

子楚走在最后，一语不发。县尉刚才只告诉他，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妇人，面目较好，皮肤暂嫩，可以确定是大家出身，不像一般操劳家事的小家妇女。她自杀身死后，留下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，另外有一封遗书，说是要由男孩亲自向子楚面告一切。

县尉说，他本想带男孩到咸阳去谒见的，但一再问男孩和他的母亲跟太子有什么关系，男孩一口咬定要见太子当面说，他弄不清底细，又怕不是好事，泄漏出去对太子有所不利，只有找到咸阳城尉代为求见，希望让太子自己来处理。同时他已做好一切封锁消息的措施，长安城内，除了店主以外，不再有人知道这件事。

子楚向他致谢，心中却一直在纳闷，三十岁左右的女人，带着一个十岁大小的男孩，这会是谁？他细数在齐国亲近过的女人，要是有人怀孕，应该早找上他了，不会等到现在。

再不然就是和他有过关系的女人，嫁人生子，跟丈夫不和来找他，但怎么会千里迢迢来找他，还带着别人的儿子？他这半生亲近过的女人太多了，就是生不出一个儿子，要是带来的是他的儿子，那真是件大喜事！但到底是谁呢？最后他想得头都痛了，干脆不去想它。

年老佝偻的店主提着灯笼在前面带路，影子在地上拉得长长的。时序已进入深秋，这家古老客栈的重重院子都种着梧桐，枯叶满地，随着秋风翻腾打滚，发出恼人的沙沙声。

“为什么让她住在这么后面？”一直沉默的子楚忍不住问，他的意思是假若在前院和众多客人同住，有所动静会被人及时发现。

“大人，她是个妇道人家，又带着小孩，小老儿的意思，让她住在后面，清静也比较方便。”

店主推开房门，在黯淡的油灯光下，子楚看到床上直挺挺的躺着一具女尸，一个孩子跪在床前啜泣着。听到开门声，孩子回头来观看，整个脸展示在灯光下。

一见到这张脸，子楚心头感到一震！五官长相及脸上超乎年龄的忧郁表情，活生生的就是另一个自己。

“不错，这是我的儿子，亲生的儿子！但这个女人又会是谁？”

子楚走到床前，长安县尉为他掌灯，店主人识相的退出门外，在临带上门时，他还说了一句：

“大人，小老儿在外面柜台等着，有什么指示再吩咐。”

床上的女人穿戴整齐，脸上还化好了盛妆，要不是笼罩着那股死人特有的冰凉阴森之气，一看之下，还是个海棠春睡的睡美人。看来，她对死已早有周详准备，而不是一时的冲动。

她的颈上还清楚的留着自缢的绳索痕迹，舌尖微吐，眼睛却是睁得大大的，一副死不瞑目的样子。

“啊，是你！”看清了女尸的脸以后，子楚忍不住大声喊出来。

“公子，卑职到柜台上问店主几句话，有事请传唤。”长安县尉也知趣地退出门外。

### 3

自他们一进房以后，这孩子就停止了啜泣，只是长跪在床前，一声不作。

等店主和县尉退出以后，他突地转过脸来直视着子楚，两只大而俊秀的眼睛里闪着泪光，也流露一种教人看了心碎的哀怨神情。这是股他熟悉的眼神，在这个孩子母亲的眼中常见到。就是这种眼神，使他对她有特多的怜爱，再大的怒火也会被它浇熄，再多的怨恨也会被它溶化于无形。

他们就这样对视了很大一会，似乎都明白对方是什么人，但都不愿领先承认或是询问。

最后还是子楚先问：

“你知道我是什么人？”

“秦国太子子楚，我的父亲。”小孩子平静地回答。

子楚意想不到这孩子回答得这样直率冷静，他又追问一句：

“你怎么一眼就认出，不怕认错人？再说太子出来，会这样简便，连随从都不带吗？”

孩子困惑地看了他一会，似乎对他后半段的话有点听不懂，但接着他坚决地说：

“你是不是秦国太子，我不清楚，不过，我知道你是我父亲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子楚掩盖不住惊讶。

“因为娘说，我长得像你，你特有的表记就是两道眉毛中间有颗豆大的朱砂痣。”孩子注视着子楚的眉心，肯定地说。

“你娘给你什么相认的信物？”

孩子从颈上取下一块玉珮交到他手中。他认得这块玉珮，那是他和气姬定情初夜的纪念物。

信物犹在，人已香消玉殒，而且死得这样惨，一阵酸楚由心底升起。

“还有这个。”孩子另外又从怀里取出一张绢帕，只见上面用血写着孩子的生辰八字，还有四句绝命诗——

-  
~~无颜见君，  
~~近君情怯；  
~~岂不足惜，  
~~愿怜余孽！  
~~~~——齐姬绝笔  
-

子楚再也强捺不住那股酸楚，它往上冲，化成眼泪迷濛了双眼。

“你是我爹？”孩子仍然面无表情地问。

“当然是，孩子，”他将孩子拥在怀里，泪像泉水一样涌了出来：“当然是，我的儿子！”

孩子紧紧靠在他的怀里，泪沾湿了他的衣襟，他的眼泪同时也滴湿了孩子的头发。

“来，让我们拜拜娘。”子楚拉着孩子在床前跪下。他轻阖着齐姬的眼皮祝祷：

“齐姬，齐姬，安心的去吧，我会善待我们的儿子！”

孩子又轻声啜泣起来。油灯结上灯花，火焰扑扑地忽亮忽灭，屋中阴森之气更为加重。

说也奇怪，齐姬的眼睛真地就此合上，脸上也随之出现了似乎是安详的表情。

子楚伏在她僵硬冰冷的身上，陷入往事的回忆里。——为什么男女在一起的时候，总是将过错推到对方身上？

他责怪她不甘寂寞和气穷，以致要下堂求去，但他可曾想过，秦赵数番争战，敌意极深，到赵国当质子等于去随时等死，所有的宾客和女人都声不响地离去，只有她丢弃土生土长的故国家乡，随着他去命运不可卜的邯郸。

他责备她无情义，在他最艰难最失意的时候，说走就狠心走了，但他可曾自我检讨过，他对她是种什么态度？他日夜给她脸色看，动不动就对她大吼大叫，不高兴的时候，当着婢女仆人面前要她滚，滚得越远越好；在他心情好的时候，或是被她眼神中那股哀怨所溶化时，他也会将她抱在怀里，或是跪在她面前，祈求她的原谅。但过没多久，他依旧又是故态复萌，这样周而复始，再坚强的人也会崩溃，何况是个离乡背井，只有他是她唯一依靠的弱女子？

她为了让他安宁而求去，这能怪她吗？

——为什么男女总是在生离死别以后，才想到对方的好，才开始明白，很多错误都是自己一手造成？

——为什么总是在破镜难圆以后，才回忆以前在一平生活的美妙和温馨？

伏在她僵冷毫无知觉的尸体上，他想到过去一些甜美的良辰美景——

初见时的惊为天人；

她定情初夜的娇态；

月夜泛舟，向着流星许愿，愿生生世世为夫起；

她在落花前感伤流泪，叹息女人年华易逝时，他所给她的承诺；

登泰山观日出，他雄心万丈的许诺，有朝一日他登王位，她就是母仪全国的王后；

还有……还有很多的往昔趣事，像浪潮似的，一波接一波地涌入他的回忆。

他不知这样跪伏了多久，孩子早已停止了啜泣，将温温的小手伸进他的手中，一股温暖随之弥漫了他全身。

并不是一切都消失了，她也不是就此完全物化，她还留下一个他们共同拥有的生命——他们的儿子！他的亲生骨肉！岂不足惜，愿怜余孽！他要为这个孩子安排最佳前途。

他惊醒地跳了起来，温柔地对他说：

“孩子，你会喊刚才那两个人进来吗？”

“当然会，”孩子骄傲地说：“跑腿的事，总是我帮娘做的。”

“爹只要你帮忙跑这一次腿，以后跑腿的事，再不会轮到你做了，”他摸摸孩子的头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念秦，齐念秦，娘说我是在齐国生的，所以姓齐，说爹在秦国，要我不忘记爹，所以名字叫念秦。”

“这个名字现在不适合用了，爹就在你身边，不用再念了，”他沉吟了一下：“你要姓嬴，我们祖先的姓，名字叫成螭，就是你要长大成龙！知道吗？”

“我知道，成螭就是成龙的意思。”孩子似懂非懂地说。

“成螭，去帮我喊刚才两个人进来。”

“是，爹！”

孩子兴奋地跑出门外。

#### 4

单马独车急速地走在长安至咸阳的泥土道上，扬起一阵阵的灰尘，像夜霜一样附落在道旁光秃的古树上。

一钩下弦残月挂在天边，使得深秋的深夜，显得格外凄凉。

子楚带着孩子赶路，他想尽快回到咸阳，要安排这孩子的前途，他还会有很多事要做。

在摇晃颠簸的车厢里，成螭紧紧地依偎着他，他将他抱得更紧，这和抱着嬴政时的厌恶，真是成了强烈的对比，他心中充满了怜爱，也有更多的愧疚。

孩子只跟他相处没多久，就变得快乐活泼起来，似乎忘了刚丧母的悲痛。上车以后，一直在絮絮不停说着他和母亲生活在齐国的事。

母亲带着他住在外婆家，外婆家住在山脚下，有瀑布、山溪，还有小河，外婆织布，母亲帮她浣纱。每天总是带着他到河边，她和很多阿姨阿婆在流动的河水中浣纱，他就和一些孩子在河边玩水、摸鱼捉虾、打水仗。晚上，母亲一面帮着外婆织布，一面就在灯下教他读书。

他说到有次他滑足河里，母亲哭喊着连衣带鞋地跳下水来，紧抓住他的袍领，可是她不会游泳，河边那些阿姨也不会游泳，只会在岸上鼓噪，还有的忙着回去找男人，他已经喝了好几口水，好在母亲衣衫宽大，一时还沉不下去，就这样在河水中载浮载沉地漂流。说来也是幸运，他们最后都漂到河中间水浅的沙洲上。别人都说他和母亲的福气大，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

孩子笑着说出这段故事，他却紧张得握住他的手，他差点就这样不明

不白地失去他的儿子！现在他已回到他身边，他发誓不能让类似的危险再发生在他身上。

此时，他的内心更感痛楚。原先，他还一直怨恨齐姬不耐清贫离他而去，每当想到她时，总会想象到她又是正躺在哪个王孙公子或大富巨贾的怀里，他会又嫉又恨，却万万想不到她竟是洗净铅华，回到齐国乡下老家去了。

但她为什么这样傻，为什么发觉怀孕，竟不肯回来找他？为什么找到了秦国，却要先自杀？

他明白她的心意，也许她这样是要表明，当年她离开他并不是耐不了清贫；如今来找他，更不是贪图他的富贵，而完全是为了他们儿子的前途。

但为什么要这样傻？不死不行吗？

如今只留得荒山一冢，空对山风残月。

甚至为了不泄漏风声，他都不能眼看着她下葬，只交代县尉择地安葬，立一块石碑，上刻“爱姬齐夫人之墓”，暂时连他的名字都不能刻上去。

太子不能和女人自杀的事连在一起，太多父王的宠姬爱子正在作最后努力，想夺取太子这个位置。父王最讨厌的是玩女人玩出毛病，弄出登门告状或是自杀抗议的事。因为他认为这是男人没有能力的象征，连个女人的事都摆不平，还谈什么治理国家平定天下。

不过，他再扪心自问，她的死真的一点价值都没有吗？假若她真的是活着带孩子来找他，也许他真的会轻视她，认为她是为了贪慕他的权势地位，连带对这个来路不明的孩子有所反感和怀疑。

——多伟大的母爱！

——多不幸的巧合！

他明知道赵政不是自己的亲骨肉，他却无法否认；这孩子无论从长相、从他们心灵的交融感应，他明确地知道他是他的儿子，但要征得大家的确认，他还得费一番心机。

首先是父王及王后的承认，再来是宗室府的认证登籍，然后是众大臣甚至是全国民众的认定。

最要紧也最困难的，也许是要楚玉夫人的接受。虽然她还在赵国，他也并不想她回国，但迟早她是要回来的，她是正室，名义上所有子女都是她的，要得到她的认可。而且，朝中如今早有大臣在议论，批评他为什么这样久不设法让夫人及嗣子回国。

同时，他最终的目的应该是废嬴政，立成蟫，但这不是他个人可以做主，牵涉的人和事范围都太广，这得从长计议。目前最急迫的是要如何不牵连到齐姬的死，而能将这孩子推出到父王母后及大众面前。

躺在怀里的孩子，不知什么时候停止了说话，鼻息均匀地睡着了。他感到抱着他的手有点酸麻，可是怕惊醒他，他动都不敢稍动一下。

很快他又陷入沉思，往事、未来，以及两者混杂在一起，他也感到迷惘了。

路边村庄有只雄鸡在啼叫，背后东方天上已出现鱼肚色的曙光。

他亲吻着孩子的头发，第一次感到做父亲的滋味这样复杂——拥有希望的喜悦，负担沉重的忧惧，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用言语无法形容的感觉。

中隐老人盘膝而坐，两目如电地注视着子楚。子楚则带着孩子跪伏在他前面，口里说着：

“大师傅有以教我！”

天亮时他回到东宫，就接到侍中的报告，大王昔日的老师昨天住进了宫中。

他在邯郸见过老人，也知道他的来历，当然更知道他对赵政的感情和教导，但他和父王的关系，则是首次由侍中口中听到，而且由父王指定住入东宫，很明显的，父王的意思是很快要让赵政母子回国，老人可以就近教导赵政，说不定连他一起交给老人管教。

他稍作考虑就作成决定，他要主动带成蟫去见老人，看看他有什么想法。

因此，他和成蟫没作休息，沐浴更衣，梳洗完毕，派侍女打听到老人已起床，他就带着成蟫求见。在回咸阳的路上，他就已教好成蟫，对任何人都不要谈其他母亲的事，只说有人将他由齐国送到此，送他的人已经回去。

依照老人和父王的关系，他应该是最好的说客，能很轻易说服父王母后接受成蟫。但以老人和赵政的关系，假若他再知道他与吕不韦和赵政之间的纠缠，老人也许会站在赵政这一边。

不过，这已经是日后的事，目前他最紧要的是争取老人的支持，让成蟫顺利地认祖归宗。所以他一进门见到老人就行大礼。

老人打量两个良久，突然哈哈大笑：

“太子请起，老朽有什么能帮助太子，尽管直言。而且我和你父王的关系，已是三十多年前的往事，现在我是你儿子的师傅，我们是站在平等地位的。请起来，坐下说话，不然老朽也只有跪下了。”

老人真的站立作要跪下的姿势，子楚只有起来坐好。

他接着照想好的话，说是齐国有人送这个孩子来，前天去长安就是为了接他。

“真像，真像，好像是一个模子铸出来的，谁都一眼看得出是你的儿子。”老人点点头说：“老朽有什么帮得上忙的地方？”

“认祖归宗，按秦律手续非常繁杂，尤其这孩子是由齐国送来，还要请太师傅在父王面前美言几句。”

“你自己都承认这个儿子，你父王还有什么好说的？这个顺水人情老朽做得到，也乐意做。等等，你说此子是由齐国送来？”

“不错，由齐国送来，不过送的人没到咸阳，昨天就直接由长安回齐国去了。”

“真的是这样巧？”老人说完这句话，接着掀须哈哈大笑，声震四壁。

“太师傅为何如此大笑？”子楚心虚，深怕老人是识破了他的谎言，他惶恐地问。

“一言难尽！一言难尽！”老人仍然笑个不停：“我要赵悦在邯郸造谣，说是齐国发现了你的儿子，已准备护送回秦，没想到齐国真有你的儿子送回来。”

“在邯郸造谣？”子楚还是一头雾水。

老人笑着将三道锦囊计的事说了，子楚这才明白，不禁也连声称奇，真是巧合！但一面也在想，看情形，赵政母子回国已成定局，他得先采取主动，以免落入话柄。

老人突然转脸问犹跪在地上的成蟫说：

“孩子，你的母亲现在哪里，这次没有送你来？”



成蟫迟疑了一下，望着子楚，子楚连忙代为回答说：

“他母亲戚姬已在齐国老家去世，所以才托人带来找我。”

接着子楚简要地谈了一些齐姬的事，当然隐瞒掉死在长安的这段事。

听父亲谈母亲的事，中间还夹杂着谎言，大人的世界竟是这样的虚伪复杂，成蟫忍不住悲从中来，开始啜泣。

“没有母亲的孩子，可怜！”老人看着子楚说：“今后太子还得在这个孩子身上多操点心，你父王那里，应该是没有问题，不过你需要在华阳王后那里多下点功夫，认祖归宗的事，女人的话比较着力些。”

“多谢太师傅，子楚还有项请求。”

“哦，说说看。”老人微笑着说。

“希望太师傅能收下成蟫，与赵政同时受教。”子楚诚恳地说。

“太子是想累死老朽，赵政一个人已经够我烦的，如今我早就在后悔，不该听赵悦的话卷入这场漩涡。”老人笑着拒绝。

“望太师傅成全。”子楚也跪下来，并要成蟫叩头。

“老朽不答应，看情形太子是不会放过我了，”老人皱着眉头说：“好吧，教一个是教，教两个也是教，既然鞋子已经湿了，何不连袜子都脱掉来淌这滩浑水！都起来吧，老朽答应收成蟫为徒，不过收徒的规矩与收赵政相同，不得因你是太子而有所例外。”

接着老人将收徒规则一一说了，子楚当然是衷心欢喜，满口应承。老人似乎是看透了他的心意，他最后正色地说：

“为人师和为人父一样，对孩子不能有所偏爱，重要的是要因材施教，使他们能发挥天份，各自成器，尤其是王室子弟，成器与否更关系到国家乃至天下的安危，”说着话时，老人目光如箭，直穿子楚心头：“因此，虽然赵政先入我们，但老朽不会因先后而分厚薄，希望太子未来对他们兄弟也是如此。因材施教，以器而用，为国家为天下作最好的选择，那老朽的辛苦就不算白费了。”

子楚明白老人话中的暗示，他是要他在未来择立的时候，不要有所偏心，正如他教兄弟俩没有偏私一样，谁适合就立谁。

老人不偏向赵政，子楚放下一半心，因为他清楚老人在父王前面的影响力。

## 6

秦孝文王元年十月己亥，孝文王除丧，正式即位。

赵国得知齐国真有秦太子的一个儿子，而且已经秘密送回秦国，并得到秦王的承认而认祖归宗，这下紧张起来，决定立即主动送楚玉夫人母子回国，作为对秦王至太子正式立位的贺礼。

楚玉夫人回国，正好赶上孝文王登基大典，自有一番热闹。秦王夫妇对这个从未谋面的儿媳很满意，特别是华阳夫人，既是故国同乡，小时的悲惨遭遇又复相似，再加上楚玉夫人善解人意，每逢朝见王后，都是着楚装操楚语，使得王后对她更是怜爱交加。

但是，表面上她是阖家团圆，脱离了在赵国当人质当逃犯的苦楚，而且得到公平的喜爱，实际上她感觉得出，她又陷入孤立无助的困境。

以女性的直觉，她憎恨成蟫，意识到他是未来争太子位、争王位的劲敌，虽然她是正室，眼前占着优势。

她一再要求子楚正式立嗣，子楚总是藉口推辞，说什么他这么年轻，

将来登王位时立太子还来得及，现在着什么急。很明显的，他是不想立赵政——归秦以后他已改名为嬴政——只是目前找不出理由立成蟫。

她转向吕不韦求助，也想和他叙叙旧情，但吕不韦为未来大局着想，就是不应她的召。

无论她用尽软求硬逼和威胁的方法，他就是避不见面。

她也求过中隐老人，老人的回答更妙。

“我只管教育他们，一视同仁地教，将来谁成太子成王，要看他们自己的材料。假若我要偏心的话，也当票向成蟫，因为他没有像你这样能干的母亲。”

听了老人的话，她差点气得吐血。

当然她不敢在秦王面前透露什么，可是在王后跟前，她就像个宠骄了的女儿一样，她任何娇都敢撒，任何话也敢讲。她每次见面都提到这个问题，华阳王后也总是笑着说同样的话：

“哀家不明白你操个什么心？你是正室，嬴政是长子，只要不犯重大错误，他就是嫡嗣，也就是未来的当然太子。子楚当年立嫡，乃是因为他是庶出，嬴政立嗣，岂不是多此一举？你还是多注意嬴政的教育言行，相信子楚不会怎样，手心是肉，手背也是肉，两个都是他的亲生儿子，也许他悼念亡妻，比较多关怀成蟫一点，那也是人之常情，在未来立太子这类的大事上，他是不会这样糊涂的。”

王后这些话只有使她暗暗在心中叫苦，再怎样亲密，她总不能向王后说出自己的心结。

最使她伤心的是嬴政并不了解她这番苦心，他和成蟫好得出奇。他们同师受教，日夜都在一起，相亲相爱，就像同母兄弟一样。

老人还是坚持他的教育原则，虽然就住在太子宫内，弟兄俩还是和他同住在一个收拾干净的别院里，衣食住行的日常生活都是自行处理。没事的时候，老人就带着两个孩子逛街，实施机会教育，完全和在邯郸时一样，只是老人不再卖瓜而已。

嬴政和母亲相处的时间，一个月仍然只有三个，但孩子大了，不像以前那样依恋母亲，何况按照秦宗室律规，庶出子生母死，由嫡母扶养，嬴政每月回家省亲，成蟫一定是跟着的，他们只早晚请个安，就双双出游去了。

看着两人这种亲热的样子，她真是恨得咬牙切齿，益发感到孤立无助。

在有限的母子私下两人相处的时候，楚玉夫人也曾试着挑拨嬴政和成蟫之间的感情。她向他暗示，父亲是偏心成蟫的，他要特别注意检点言行，加强学习，但也要提防成蟫，因为他是他走向王位的对手。但嬴政听了只是笑笑，反而告诉她老人教他们的话：

“你们兄弟俩要相亲相爱，不要因为生母不同就有所隔阂。嬴政为长，应该爱弟弟，成蟫为幼，就当敬重兄长。王室子弟本来就要多，才能互相护持，巩固国基，但要是兄弟相残，反而动摇国本，你们只有兄弟两个，要是不相爱而相互猜忌，未来后果，更是不堪设想。”

楚玉夫人听了，只得在心中叹息，表面上还不能不点头说对。

最使她心惊的是她发觉到齐姬的事。

子楚每个月一定会轻车简从前往长安一次，也就是每个月齐姬的忌辰当天，有时他甚至带着成蟫去。

她当然从成蟫口中问不到什么话。她找到那个御者，在威胁利诱下，

他从头到尾吐露了实情。

但她就是知道了实情，又能怎样？她无法用这来要胁或是打击子楚，闹出去，要是将子楚的太子闹掉，那他们母子更是全完了，那只是断绝嬴政通往王位的路。

在所有的求助之门都向她关闭以后，她只有靠自己了。齐姬自杀而成全儿子的事，带给她一个错误的启示，使她作了一个愚蠢的决定——

既然成蟜是她儿子通往王位的障碍，她就得除掉他，至于所引起的后果，她全不在乎。就像一头保护幼兽的母豹，在认为外界敌人要伤害到它们时，它会不顾一切的疯狂攻击，不管那是真正的敌人，或者只是它自己的幻觉。

## 7

那天晚上，算好明天是嬴政兄弟休假省亲的日子，她无法安睡，不断在室内走来走去，想着如何除掉成蟜这个障碍。这件事不能假外人之手，否则事未成恐怕就已泄漏出去。她想出十几种办法，也考虑到十几个不妥当。

最后，她决定明晚用餐时，以毒酒毒死成蟜。她喃喃自语说：

“这样最好，成蟜死了，可以说他是急病身亡。子楚知道，为了保住太子的位置，他也不敢声张，一个来路不明的野孩子的死，总不能和太子位置来比，他不但不会揭发追究，而且还得帮我掩饰。”

想到得意处，她忍不住格格的笑出声。

她打开一处壁柜，取出王后赐给她的一瓶葡萄酒，另外找出一把玉酒壶，这酒壶是她在邯郸的一家玉器店买来，据说是古时国君专用来毒杀大臣的。酒壶设有夹层，内中可藏毒酒，只要一转动壶盖，就可随心所欲的倒毒酒或美酒出来。国君让大臣喝下毒酒而不自知，因为看到国君也是喝同壶倒出来的酒，等到回家后毒发身亡，才知上了对方的当。

她当时买这把酒壶，是为了好玩，想不到如今竟派上了用场。

她在壁柜的隐密处拿出一包鹤顶红，这种药的药性至毒，只要少许份量就可以毒死一条牛。在秦国的重刑制度下，宗室人员、文武大臣，莫不人人自危，全都在上朝时身带此药，一有得罪就舌药自杀，死得痛快，免得下廷尉，受尽屈辱苦刑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

她将酒和药都调制好了，随同一套夜光玉杯放在壁柜的外层，以备明天方便使用。

一切都准备好，她反而感到轻松了。苦恼来自矛盾，她现在克服了矛盾和恐惧，心中有种说不出的愉悦。

除去成蟜，她就完全放心了。

紧张的心情一放松，她别方面的欲望又兴起了。她拉动叫人铃，绣儿随着铃声而至。自从在邯郸那次开始以后，这多日子来，她已成了她的性伴侣，也就是发泄性欲的工具。

她发觉到，两个女人在一起，比和男人做爱更好，互相都明白对方的敏感处，不像男人那样粗心大意只顾自己享受。也许是她到目前为止，经过的男人还太少。

她只有过两个男人，吕不韦能满足她，可是太懒，只希望女人服侍他，和他做一次爱下来，虽然是淋漓尽致，但会累得半死。而子楚则是大笨牛一个，他根本不懂得女人的需要，上来就横冲直撞，片刻就完事，一转身就睡着了。

她搜集到不少古籍，类似《素女经》的房中秘笈，有竹简的，也有羊皮卷的，全都是图文并茂文字形容真切，图形生动灵巧。她在邯郸还带来一些欢喜神像，全都是精工雕琢的碧玉制品，各式各样的交合姿势，各种不同的面部表情，尊尊都是栩栩如生。

她带领着绣儿按图寻骥，照文深研，时间一久，绣儿成了床上高手，她更成为此中的艺术家。

她发现，床上的事不只是要满足欲望，而是一种寻求人间极乐的技巧，也是一种引人入胜的艺术，就像她绣的湘绣一样，精巧细致，别出心裁，这只有女人和女人才办得到。粗鲁愚蠢的男人没有这个耐心，也很少有这股耐力。

经过她的浇灌培养和特制药物的调理，绣儿不再是昔日瘦巴巴的女孩，变成了丰盈白皙、三围凸显的床头美女。她精通按摩术，经过她的按摩以后，楚玉夫人浑身上下没有一根筋不舒服，似乎全身都进入一种饥渴等待的状态，等待着她进一步的服务。

可是今天绣儿似乎一反常态，她的手不再灵活，而是在发抖，回答她的问话时，也是结结巴巴，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。

“你病了？”她怜惜的问。

“是的，奴婢今天的确有点不舒服。”绣儿可怜兮兮地回答。

楚玉夫人虽然现在全身都在冒火，等待她来冷却，但这种两人合作的事，只要一方面勉强，就会做得索然无味。她用嘴唇试了试她额头的温度，的确是冰凉得吓人，却忘了她自己正在发热，嘴唇更烫。

“你在发冷？抖得这样厉害！”她叹了口气：“去喊湘儿来。”

“是。”绣儿退出房门，说也奇怪，她身上不再发冷发抖，临出房门，她还听到楚玉夫人呓语似地在说：

“应该训练一个预备的了，免得临时有个急事或病痛什么的，急死人却无人可用！”

绣儿眼看着湘儿娇小的背影消失在楚玉夫人的卧室里，心上有点妒意。又是一个从前的自己！今后她会取自己而代之，还是和她分享这份宠爱？

但她有着更多的欣慰，她先前在窗外阴暗处，看清了楚玉夫人在房中一切的举动，从头到尾，看得清清楚楚，她调毒酒要毒谁？看刚才她对她的态度，目标不像是对着她来，但到底她要毒谁？

她又回忆到刚卖到吕不韦府中，总管交代她的那番话：

“大户人家稀奇古怪的事，每天都在发生，尽量少听少看。要是实在避免不掉，看到了或是听到了，就尽量忘掉，不要跟任何人提起，这样可以免祸。”

她要尽量忘掉刚才所看的，尽管她晚上会做恶梦！

## 8

又是三天休假省亲的日子，嬴政和成蟜向老人行礼告退后，前后追逐跑出别院，像两头脱离母虎视线的乳虎，戏弄打斗，将一个月才学到的拳技擒拿，全拿出来运用上了。他们不再有忌讳，尽情地吼叫大笑，犹带童音的喧闹声，传遍了整个东宫后花园。

赵高早已在别院门口等候，在兄弟俩跑出来的时候，本来他要向他们禀报，楚玉夫人等着要见他们，并且今晚要召宴他们。可是嬴政一出别院门，就重重打了他一下头，一溜烟的跑掉了。他要去追成蟜，他们约好出城赛马，

要是先见母亲，她啰哩啰嗦拉着不放，脱不了身，今天的马就赛不成了。所以他跑出很远才转身向赵高大喊说：

“告诉我娘，晚上我会带弟弟回来晚餐！”

他情愿晚上回来挨母亲的嘀咕，也不愿放弃一天的自由。

赵高站在原地，小大人似的摇摇头，一脸的无奈。

这个和嬴政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的赵高，虽然只有十岁，但看上去似乎和同是十岁的嬴政和成蟜，乃是不同年龄的两代。

他瘦削的脸成熟得不像孩子，突出的下巴显示出个性的顽强，淡淡的眉毛下面，长有一对小眼睛，不停地转动，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，鹰勾鼻配着高颧骨，显得两腮更凹。

他善于察言观色，脸上始终挂着谄媚的笑容，嬴政脸上有任何表情，他就猜透了他想要的是什么。他反应灵敏，说话却是慢条斯理，似乎每句话都是经过周详考虑才说出来的。

嬴政在他八岁的时候就常骂他，说他不像八岁，却像是八十岁的老头子。

子楚没有食言，回到秦国以后，他看待他就像嬴政和成蟜一样。他原本也要老人收入赵高，但老人见过赵高以后，表示两个已经够他累了，实在没有精力再教第三个。不过，在一次两人私下的谈话里，老人着重地告诉子楚，赵高这个孩子，智力远超过他的年龄，一脸阴沉之气，乃是心高气傲，不甘属于人下的人。他长得鹰鼻鼠眼，表示他刻薄寡恩，更多猜忌，为人上则凶残，为人下则犯上。

老人还半真半假地说，假若让他跟着嬴政，将来一定妨主，不如早早杀掉，以绝后患。

当然子楚不会听他的，他只认为老人喜欢俊秀的孩子，厌恶赵高长得丑罢了。其实他在心里也感到奇怪，赵升模样和他相似，虽然缺乏那股王孙公子天生雍容高贵的气质，却也算得上挺拔秀气，怎么会生出这样猥琐的儿子？

他受赵升的恩惠太大，没有赵升的李代桃僵，他早就死于赵王的盛怒之下，无论如何，他要善待赵高。

老人既不肯收，子楚只得另外为他请老师，教他学书学剑，学诗、画、礼、乐、数、御，完全是以王孙公子的教育来培养。在受基础教育时，老师对子楚的反应是：赵高聪慧过人，真可说是能举一反三，闻一知十，思想之深刻与条理，不像个孩子。稍后在养成教育开始时，那位饱学老儒就自请辞职。子楚惊问原因，老儒的回答是赵高只喜刑名之学，对其他学问都不感兴趣，而刑名正为儒家之短，他教不下去了。

子楚一想，老人说赵高天性忌刻凶残，刑名狱政也许正适合他，于是另聘了些法家之士专教他刑名、狱政、法令之学。

老人对子楚说的这番话，日久也逐渐传到赵高耳中。因此他恨老人入骨，他常握紧拳头在心里骂：

“你这个背后伤人的死老头，只要你活得够久，等老子长大掌权，看我怎么折磨你！”

另方面，无论子楚待他怎么好，他对他最不感激，他的父亲替代他而死，这个恩怎么报都是报不完的。他只想到丧父给他带来的不便和心灵上的痛苦，却从未想过假若赵升不死，他赵高现在只不过是家奴之子，生杀之

权都操在主人手里，就像主人家母狗生的小狗一样。他父亲的死为他全家带来幸福，以及他个人可盼的辉煌前途。

但这些他只存放在心里，从不表露于形色，更不说透露在言语之中。

他对待子楚夫妇和嬴政兄弟，还是以恭敬戒慎的奴起态度。楚玉夫人最喜欢他，说他这样小就如此懂事；嬴政喜欢他，因为他能预先逢迎他的心思；只有成蟫不知为什么，他对他感到害怕，一看到他阴沉的脸上居然还能挂上微笑，他就心惊肉跳。

9

晚餐设在宽敞豪华的起居室里，白天这里是三面有窗，明窗净几，晚间则是周围和天花板上都布满了各式各样的灯和烛台，全部点亮，光明有如白昼。

喜欢光亮，欣赏灯烛辉煌，以及其所衬托出的珠宝玉石的晶莹，是楚玉夫人在吕不韦府中就培养出的习惯。

室内设有三个席位，楚玉夫人自己坐在正中上席，等候她两个儿子的到来。

她的席位上摆有一把碧玉酒壶外加三个玉杯，这是另外两个席位上没有的。

每个席有两名侍女侍候，站在楚玉夫人背后的是绣儿和湘儿。绣儿不敢看那把玉壶，却又忍不住用眼角偷偷地斜着看，但只要目光触及那把玉壶，她就不禁两腿发软。

“湘儿，去看两位公子怎么还没到，沐浴更衣要这么久？”

正说话间，门外已传来嬴政和成蟫的嬉笑声，他们手牵手正跨上门前的石阶。

他俩穿着同样的黄色绣袍，头顶束发金冠，长长的余发散披在背后。

楚玉夫人刚才还在犹豫，内心中天人交战激烈，但一见到成蟫像极了子楚的脸和走路神情，她的妒火上烧，掩盖了理智。

她刚才还想到子楚回来后，看到成蟫已死，会是个什么表情，但一想到子楚此去是去长安祭齐姬的坟，她的决心更坚定了，放着活的不闻不问守活寡，却远巴巴的去悼念死人！她恨！她情愿死，只要嬴政通往王位的路不再有阻碍！

嬴政兄弟跪下行过参拜之礼，分在左右席坐下。在用过一点菜肴以后，楚玉夫人坐着说：

“你们兄弟都已十岁，嬴政已完成了基础教育，成蟫也有福跟着老人学习，希望你们兄弟能相亲相爱，他日更要互相扶持。今天为娘心情很好，十岁的男孩也可以尝尝酒的滋味了，为娘这里有一瓶华阳王后赐的葡萄酒，性质不烈，适于小孩喝，你们到跟前来，陪为娘喝一杯。”

两兄弟跑到楚玉夫人席前。

“绣儿倒酒！”楚玉夫人微笑着向绣儿说。

“是！”绣儿小声答应，楚玉夫人的微笑，在她眼中有如利刃的闪光。

她跪倒下来，拿啤酒壶，神色立即大变，颤抖的手将酒大半都倒在酒杯外面。

嬴政诧异地看着她，楚玉夫人仍是带笑地说：

“她昨晚病了，身体还未复元，你去休息吧。”

“是！”绣儿答应了一声，很快退到屏风后面。楚玉夫人自己拿起玉壶，

有意无意地旋转了一下壶盖，将自己和嬴政的酒杯倒满。

成蟫对这些情形仍懵懂一无所知，可是全看在嬴政的眼里。就在夫人举杯说道：

“祝你们兄弟学业进步！”

他很快将成蟫的酒换了过来，两人也举杯说道：

“祝母亲身体安康！”

成蟫将酒一口喝了下去，他却装着不小心将酒倒翻在桌几上。他看到母亲先是惊慌接着含怒的表情，他装着没见到。成蟫仍然不知眼前的情况。

“三杯为满。”楚玉夫人仍然不动声色地要湘儿换来一只玉杯。她亲自将酒倒满，嬴政注意到这次她是先为自己和他倒酒，最后为成蟫倒酒的时候又转动了壶盖一下。他又想换酒，却为夫人用手挡住了，她依然脸带笑容说：

“嬴政，不要调皮，刚才换酒打翻了酒杯，现在各喝各的。”

成蟫端起面前的酒要喝，嬴政却一手打掉。

“嬴政，怎么在为娘面前如此无礼！”楚玉夫人满脸涨红地怒喝，她再也无法保持那股雍容。

“禀告母亲，孩儿刚才想起，师傅今天特别交代，我们正在练一种功夫，严禁饮酒，否则会闭气吐血而死。”

“有这种功夫？”楚玉夫人装着怒气平息而转向成蟫问。好像是吧！

“好在你只喝下一杯，尚无大碍，母亲，我们实在是不能喝酒。”

不待吩咐，他就拉着成蟫回到各人的席位上，装着无事地吃喝起来，但他还是不时看着成蟫，看到他无事地大吃大喝，才完全放下心来。

这场晚餐表面上非常愉快，成蟫是浑然无知，楚玉夫人母子也都装成什么都未发生一样。

## 10

“师傅老爹，你说我该怎么办？”嬴政跪伏在地，伤心地说完三天前晚餐的事，请求老人设法。

老人闭目良久，才沉吟地问：

“你和成蟫都没喝，怎么知道那是杯毒酒？何况成蟫喝下一杯，不是没事么？”

“母亲每次倒酒给她自己和我时，都会旋动一下壶盖。而且据侍女事后告诉我，那只我们从邯郸带回来的小黄狗，舔了一下酒溅过的桌上残骨，就全身抽搐而死！”

“这么毒的药，不是牵机，就是鹤顶红！”老人自言自语地说。

“什么是牵机？什么是鹤顶红？”嬴政好奇地问。

“小孩子不要知道那么多。”老人装着生气。

“您不是说随事都可发问，随时都有机会教育么？”

“鹤顶红是用鹤顶那颗红丹提炼而成，因鹤喜食毒蛇，所有剧毒全逼聚在头顶红丹里，所以鹤顶红乃天下最毒的毒药。牵机药亦至毒。两者舌食以后，立即身亡，但不像一般毒药毒死会七孔流血那种惨状，只是心脏麻痹致死，外表看来就像急病身亡。只不过牵机中毒，人会抽筋，死后四肢卷缩在一起。”

“小黄只抽搐，没有卷缩在一起，那一定是鹤顶红。”嬴政肯定地说。

“也许，”老人仍闭着眼睛问：“小黄呢？”

“侍女们偷偷埋掉了，她们一个个都吓得想哭。”嬴政想想好笑，竟笑出

声来。

“这样严重的事，你还笑得出来？”老人责备说。

“是，老爹，请告诉我该怎么办？这三天，吃喝睡觉，甚至是上厕所更衣，我都跟着成蟜。我全是带他到街上买吃的，母亲送宵夜点心来，我都要侍女先尝过，然后我再和成蟜分着吃。”

“这样防备不是办法，她一心想害成蟜的话，真是防不胜防！”

“老爹，那我们该怎么办，禀告我父亲？”

“嬴政，不要忘了，她是你的母亲！”

“……”嬴政一时说不出话来。

“你知道她为什么要这样做？”老人意味深长地问。

“也许是因为成蟜不是她生的，也许是因为齐姨的事。”

“齐姨？齐姨是谁？”老人惊奇地问。

“成蟜的生母啊，老爹你都不知道？”嬴政诧异地反问。

“她不是死了，在齐国死了吗？”

“她是死了，可是不是死在齐国。”嬴政摇摇头。

“那死在哪里？”

“死在长安，也就是父亲那天接成蟜来的地方。而且父亲在那里筑了一座坟，每个月忌辰他都会去，也带成蟜去过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的？你母亲怎么知道的？”老人说：“连我都不知道！”

“母亲是自己打听出来的，而我是成蟜自己告诉我的。”嬴政语其中带着骄傲。

“唉，”老人似感叹似欣慰地叹了口气，又问：“成蟜和你很好？”

“当然，他是我的弟弟。”

“你没想到有一天也许他会和你抢王位？”

“抢王位？才不会呢！”嬴政笑了，天真又有点邪门：“我们对天发过誓，他绝不会想当国君，只是全心全力地辅助我。而我也答应他，不管当不当国君，这辈子我都会爱护他，不会欺侮他。”

老人叹叹气又闭上眼睛，看来这件大人觉得复杂的事，小孩已经自己简单解决了。

“说了半天，老爹，您还是没有告诉我，我母亲要害成蟜，我们要如何设法防止？”嬴政不满地说。

“谁惹的事情还需要谁去解决，你们之间的事也需要你们去解决。”老人睁开眼睛，注视着嬴政，正色地说。

“我们？”嬴政也注视着老人，不断地摇头。

“再过几天就是望日了，是不是？”老人自顾自地问。

“不错。”嬴政想了想回答。

“按宗室成规，朔望，也就是每月初一和十五，国君和太子都要宿在正宫和东宫正室……”

“为什么？老爹您又怎么知道的？”嬴政好奇地问。

“小孩子不要知道这么多，听我把话说完？”老人当然明白，按照古老生理推算法，女人月信每月来一次，初一十五的怀孕机率最高，所以这个优先机会要让给正宫正室，但他无法向嬴政解释：“你明天去告诉你母亲，说是望日太子来时，我要去拜访，到时候我会有办法。还有，现在你附耳过来，我教你和成蟜那天该如何作法。”



他们师徒之间开惯了玩笑，明明是一句无关紧要的话，老人有时也会故作神秘地要他附耳过去，但嬴政知道师傅今天不会开玩笑。

他跪行到老人旁边，果然老人在他身边讲了很久的话，嬴政不时微笑，不时连连点头。

1 1

招待老人的晚宴依然设在起居室里，这样显得更温馨，更像家庭团聚。

老人坐在中间的客席上，子楚夫妇在西侧席位相陪。楚玉夫人带着两个孩子同席，一边坐一个。在子楚面前，她总是表现得对成蟫特别的好，她为他整理头发，拉直压在身下的衣服，处处都像一位慈母。她不断为成蟫夹菜，剔骨去刺，将成蟫看成是个两、三岁的孩子。

老人看在眼里，只是微笑不语。

子楚看了却非常感动，她人真的不坏，这几年来自己的确委屈了她，她却毫无怨言，雍容大度。

成蟫今晚也和她特别亲热，真的像两、三岁的孩子，有时还会依偎在她怀里撒娇。

嬴政则是靠在母亲怀里，时而和成蟫小声低语或取笑，但每逢母亲夹菜给成蟫吃的时候，他总会抢去一半，似乎不愿让成蟫独享母亲的宠爱。

看到这副景象，子楚又想起齐姬，不禁眼睛有点发热。他装着叱喝两个孩子坐好，十岁的孩子已是半个大人，应该学点餐饮仪节，实际上他是在按捺自己激动的情绪。

“太子不必责怪他们，他们两个都是老朽教出来的，”老人笑着说：“要怪就怪我。”

“太师傅，子楚怎么敢，我只是提醒他们一下。”子楚陪笑说。

“其实，这是家宴，这两个孩子和老朽相处的时间，比和太子及夫人的时间来得长，不必将老朽看成是客，否则我也坐不下去了。两个孩子平日很少享受母爱，就让他们尽情享受一下。”

“是，太师傅，子楚敬您一杯。”子楚举杯喝了，想藉此转变话题。

老人只虚举了一下酒杯，放下杯子，又再继续讲下去：

“的确，人的情绪有如琴弦，弹奏的时候调紧，不弹的时候就该放松，否则会失去弹性，也容易断，夫人是弄琴高手，老朽的话对否？”

“正是如此，”楚玉夫人微笑着说：“想必太师傅也是此道中大师，还望有闲时指教一二。”

“老朽老矣，不弹此调久矣，”老人叹口气说：“看到他们兄弟如此相爱，我倒想起一个故事。”

“愿闻其详。”子楚夫妇异口同声说道。

“我喜欢听故事！”两个孩子同时拍手欢笑，老爹刚才压住父亲的话，给了他们发挥天真本性的极大鼓励。

老人喝了一口茶，徐徐的讲出一段吴国往事——

吴王寿梦有四个儿子，长子名叫诸樊，次子名余祭，三子名余昧，最小的儿子叫季札，他也最为贤德，寿梦一直想立他继承王位，季札始终不肯，只得立了长子诸樊。王诸樊元年，诸樊除丧要正式即位时，坚持要让位季札。吴国人都都拥护他，季札不得不逃到深山隐居，耕田而食，诸樊和吴人才勉强放过他。

诸樊在位十三年，临死时遗命传弟不传子，就传给了二弟余祭。余祭

在位十七年卒，又传位给三弟余昧。他们兄弟的意思是，这样传下去总会传到季札的身上。这表现出这些兄弟的孝心，一心一意完成父亲的心意，同时也显出他们是多友爱。

余昧在位四年卒，要传位给季札，季札却逃到国外去了，吴人不得已立了余昧的儿子僚。

但诸樊的儿子公子光则大为不满，他认为，要是传弟的话应该传给季札，既然季札不肯受国，那传子就应该传给他。结果他用伍子胥之计，趁吴王僚两个同母兄弟烛庸、盖余率大军伐楚，遭到楚军包围而国内空虚之际，使刺客专诸以鱼肠剑刺杀了吴王僚，夺位成为吴王阖闾。

所造成的结果是：烛庸和盖余听说王僚被杀，乃投降楚国，吴国国力因之大受损害。再加上伍子胥投吴，目的是在借兵伐楚，以报父兄无辜遭到楚平王诛杀之仇。因此在他受到阖闾重用以后，一再唆使吴国攻楚，接着又是兴兵攻越，遭到秦越联军的夹击，阖闾在这次战役中伤重身亡，吴国元气大伤。虽然阖闾的儿子吴王夫差，三年后报了越国杀父之仇，但接连的国内争位之战和国外讨伐之战，兵连祸结，国力浪费殆尽最后吴国是亡在越国之手。

老人说完这段故事，睁大眼睛，两目似电地来回看着室内的四个人。最后他的目光停留在子楚脸上问道：

“太子对这个故事有什么看法？”

子楚沉默不语，低头若有所思。

“夫人你呢？”老人又转向楚玉夫人问。

“贱妾乃女流之辈，对军国大事没有插口的余地。”楚玉夫人微笑着说。

老人抚须哈哈大笑，转向两个小的问：

“大人都没有意见，你们两个说出听了这这段故事后的感想。”

嬴政起坐长跪回答说：

“吴国之乱是乱在吴王寿梦没有定见，假若他认为季札贤德，就应该明确立他，相信诸兄长不会反对，季札孝顺，亦不敢违背父命。吴国在季札治理之下，定会日益强盛，不会闹出日后兄弟相残以致亡国的惨痛结局。”

“你呢？”老人又问成蟜。

成蟜亦起坐长跪回答说：

“自周公订礼，历来王位和爵位世袭都是传嫡传长，寿梦以自己的偏爱，意图破坏宗法，众兄弟又只顾愚孝，想完成父亲遗愿，才会造成这种后果。”

“太子，你对你两个儿子的看法，有何批评？”老人语带双关地问。

“这都是太师傅教导有方，他们的议论非常中肯。”子楚亦言外有意地回答。他是说凭两个十岁的孩子，天资再聪颖，必不会回答得如此一针见血。

“好了，我将季札的一番话作为这个故事的结局。他得知公子光刺杀王僚而夺位的消息后，由国外赶回国，哭祭王僚的墓说：‘吾敢谁怨？哀死事生，以待天命，非我生乱，立者从之。’由这番话也就知道他内心的痛苦了。”

室内一平安静，很久，老人才叹口气说：

“前车之鉴，人尽皆知，但为什么历史上重蹈覆辙的人会这么多？”

嬴政这时突然插口说：

“我和成蟜才不会蹈这种覆辙……”

“是啊，我和嬴政曾撮土为香对天发誓，绝不会为争王位，兄弟自相残杀。嬴政是嫡又为长，他要是得立，我终身都会辅助他。”成蟜插口说。

“成蟫是我的兄弟，我也终身都会爱护地！”嬴政抢着说。

“住口！”子楚轻轻喝叱，他转向楚玉夫人问：“成蟫无母，按宗法，你不但是他名义上的母亲，也是要抚养他的养母。”

“楚玉谨奉教。”楚玉夫人低下头，两眼满含泪水，是感激，也是愧疚。

“来吧！故事完了，我们喝酒。”老人饮了一口，突然将酒杯放下：“糟了，一时高兴，数十年戒酒，今日破戒了！”接着举杯干了，哈哈大笑说：“天下本无事，庸人自扰之，想喝就喝，当做则做，事情本来就是如此简单！”

正在老人放怀痛饮，大人小孩欢笑不断之际，突然有名侍女自外匆匆而来，跪倒在子楚席前轻声报道：

“宫内有急事！大王宣太子晋见，得知师傅在此，也一并传见。”

老人和子楚面面相觑很久，老人才说：

“太子更衣去吧！老朽在外面车上等候，大王近来身体不好，你心里得有点准备。”

## 第六章 嬴政嗣立

### 1

老人和子楚乘车直赶秦王寝宫，只见宫内灯光明亮，服勤侍中内侍进进出出，全是脸有忧色。但人员虽多，却无人大声说话，除了急促的脚步外，整座宫殿仍是一平静穆，不过警卫显然是增加不少，更加重了森严之气。

在内侍的引导下，老人和子楚进入秦王内寝，太医正好提着药箱由内寝出来。

“大夫，大王玉体欠安？”子楚迎上去问。

太医一边行礼一边回答道：

“大王肝疾复发，这次病势来得凶猛……”

“大夫必须尽力医治！”子楚不愿听底下的恶讯，用话阻止他。

“微臣自当尽力，刚才已开了药方，看看服下几剂后，是否有所转机。”太医带着几分无奈地说。

“大王病根在哪里？”子楚抱有希望地问。

“大王性喜修仙之道，平日所服丹石药物太多，伤到肝脏。”太医低下头说：“微臣常加谏阻，可是大王不听。”

“太师傅深通医理，是否有解救之方？”子楚转向老人问，太医藉此机会告辞了。

“沉痾已深，药只医能医之人，进去看看病情再说吧。”老人说这话也是为太医解围。

正在说话，一名宫女来报，华阳王后要他们进去。

秦王躺在病床上，脸色焦黄，华阳王后坐在床边服侍。看到子楚和老人进来，她挥挥手，要室内宫女和内侍全部出去，室内只剩下他们三人，还有卧病的秦王。

子楚向华阳夫人行过礼后，跪伏在病榻前面起奏：

“臣儿拜见父王，愿父王早占勿药。”

秦王睁开眼睛转脸问：

“师傅来了没有？”

老人上前欲行大礼，却为秦王连声阻止，老人只得作了一个揖。

“太师傅精通医理，让他为父王看看。”子楚禀告说。

老人还未来得及说话，秦王就摇摇头，苦笑着用微弱声音说：

“药只能治不死之人，寡人的病寡人自己心里清楚，这次是不会再好了。”

他看到老人还是站在床前，连忙道：

“师傅坐下说话，嬴柱死后，还望师傅多指导子楚。”

“老臣不敢，”这时华阳王后亲自拿来锦垫请老人坐下：但尽心力而已。”

“现在朕有几件事，趁我神智尚清时要交代你。”秦王转向子楚说。

老人品立行礼要作回避，但为秦王用手势制止。他说：

“虽然是嬴柱的家事，但也是有关秦国兴衰的国事，假若师傅有心指导子楚的话，也请留下。”

“老臣恭敬不如从命。”老人又复坐下。

“朕此次病因在平日服用丹药太多，妄想不老所致。如今临死才知道师傅的话是对的，有生必有死，有死才有生，一切顺其自然才是长生之道，”秦王对跪在床前的子楚说：“听闻你也甚好此道，希望以朕为鉴！”

“父王玉体会好起来的。”子楚含悲连连地说。

“这个朕自己知道，”说到此他闭目养了一会神，又睁眼向子楚说：“你立位后，逢有重大疑难国事，可向师傅请教，但师傅年事已高，平日不要烦他。”说着他又转向老人说：师傅一直以未能遇文王为憾，嬴柱本来想做文王，可惜登位太晚，寿也太短，愿师傅能以姜公望辅助武王之心指导子楚。但只怕他的才干和国力，都无法和武王相比。”

“老臣不敢，但尽心力而已。”老人又再谦让。

“军国大事，蒙骜值得信托，其先虽为仆人，但事先王一直忠心耿耿，为人深思远虑，朕在这一年来受他辅佐极多。武将方面，自白起囚罪赐死后，秦国就一直缺乏将才，亟须培养。朕目前阅兵，发现虎贲军中一年轻裨将王翦，的确是个人才，但经验不够，阅历尚浅，今后你自己多加注意，加以培植。”

说到这里，他说话已显吃力，华阳夫人过来阻止他再说下去，他强撑着说：

“至于吕不韦，他本为你师傅，名为商人，却是个文武治国全材，可惜商人重利忘义的本性还在，他志不在秦国，而是想在普天下建立他自己的商业帝国，秦国人民利益放在其次，这点你得多加注意和防范。总之，你要使他才干用于利秦，而不能用于利己。你生性忠厚，斗智绝不是他对手，有事可向老师傅请教，再不然趁早杀掉。”

秦王说到此，看了看老人，老人点点头表示赞同。

“还有，你继位后，想立两个儿子中的哪一个为太子？”

对这个问题，子楚一时无法作答。

“这本是你自己要决定的事，但要是能知道你所立得人，朕也走得安心些。听说你偏爱成蟜，有立他的意思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废嫡立庶，废长立幼……”

“不，父王，臣儿受到太师傅的感悟，已决定立嬴政！”

秦王和老人都同时舒了一口气。秦王微笑着说：

“嬴政天生奇材，师傅和朕都对他抱有厚望，光大秦国，甚至是统一天下，可能都会在他手上完成，至于你……”秦王又闭上眼睛用极富感情的语气说：“儿子，你和我一样，生性过于仁厚，再加上生不逢时，先王多年的征战，国内十五岁以上男丁几乎伤亡过半。国库空虚，要不是靠着巴蜀的财富来支持，早就维持不下去了。儿子，你继位后，最重要的是与民休养，生聚教训，利用吕不韦的经济才能，厚植国力，不要妄想向外扩张，懂吗？”

“儿臣明白。”子楚忍不住有点哽咽。

“与民休养，厚植国力，等到嬴政上来，就差不多了，”秦王面带笑容自言自语：“从明天气，你代摄国政。你去吧，我累了！师傅，请多照顾子楚和嬴政！”

老人带着子楚向秦王与华阳王后告辞退出。

## 2

秦孝文王于元年十月除丧，正式即位，翌年三月即卒，在位一年。子庄王立，年三十二岁。

明年改为庄王元年，尊华阳王后为太后，生母为夏太后，楚玉夫人为王后，立嬴政为太子。大赦罪人，对先王功臣大加厚赏，并施行仁政，布惠于民。

庄王在赵为质子时，就抱定谋求天下和气为己志的决心，先王临终前也交代他，与民休养，厚植国力，但等到登位以后，才明白形势比人强，秦国已成天下之敌，你不谋人，人却会谋你。

他刚登位，东周君就与诸侯秘密协商，准备联合攻秦。庄王派相国吕不韦率兵诛之，将东周领土尽收入秦国版图，只留下阳人一地赐继位周君作祭祀封邑。

秦国祖先原只是为周养马的边疆民族，当时的周孝王特别欣赏秦族内一名养马能手非子，周孝王召他来为王室养马，并称赞他说：“昔日你的祖先大费为舜帝调训鸟兽，技术高超，所以舜帝赐姓嬴氏，意思是说，他养鸟兽，繁殖得很快，生息滋多谓之赢。而你现在为朕养马，亦养得如此之好，现在我要分封一块土地，让你的族人成为周的附庸。”

于是封了秦邑给他的族人，教他恢复嬴氏祖先的祭祀，并号为秦嬴。

但经过几百年来，周朝日衰，已控制不住诸侯，秦也日渐强大，最后于秦惠王四十四年，秦自称王，各国诸侯亦随着称王。

到周赧王时，周更一分为二，赧王西徙王城，只管得到西周那部份，东周则另有东周公治理。

秦昭襄王五十一年，西周君背秦，与诸侯约从，将天下精兵出伊阙攻秦，战略目标是堵塞秦到阳城的通路。于是秦昭襄王派将军嫪率军攻西周。西周君自行到秦国请降领罪，并尽献城邑三十六城及宗室王族三万口。秦王受献，仍让他回国，五十二年，西周民众大批向东迁移，王朝九鼎全部入秦，西周灭亡。

这次东周再亡，周朝因此宣告灭绝。

秦庄王初次尝到胜利的滋味后，已忘记自己以天下和平为己任的志向，更不顾先王与民休养的遗命，在当年就接着攻击韩国。韩国战败，献出成皋、巩城之地，秦将这块土地置为三川郡，秦国的边界也就扩张到大梁。

秦庄王二年，再派蒙骜攻赵，平定太原。

三年，蒙骜再攻魏国高都、汲城，攻下以后继续进攻赵国的榆次、新城、狼孟，连占三十七城。另一方面，王齕的分遣军亦攻下上党，于是，合置为太原郡。

这三年中，秦军攻城略地，势若破竹，秦庄王也才知道祖先为什么喜欢征战。征服别人的感觉有如醉酒，越喝越上瘾，到了后来，明知有害，亦欲罢不能。

但在三年三月，他开始尝到战败的滋味。

魏将信陵君无忌率燕、赵、韩、楚、魏五国兵击秦，秦军遭到致命打击，节节败退，所征服的河内之地尽失，又复退兵到河外陕、华二地。

在这几个月中，军中使者每日来报，全都是战败的消息，蒙骜带来的战报不再是某月某日攻占某处，某人应请封赏，而是紧急请兵多少，某月某日已退至某处，伤亡若干急待补之等等。

秦庄王日夜操劳失眠，好在相国吕不韦善于调度，军费粮秣不缺，但要增援，却发现到正如长期之战当时一样，全国十五岁以上丁壮几乎全在前线，在后方操作农事的大部份为女人，其余全是由不堪服兵役的老弱残废勉强从事春耕，真的是无力再支援前方了。

他这时才又想起自己曾以天下和气为己任，以及父王要他与民休养的遗命。

秦国自秦孝公以来，一直到秦昭襄王和他父亲孝文王，秦国政略是纵横捭阖，无往不利，秦军作战，更是战无不胜，如汤泼雪。但在他手上，秦军不败的神话被信陵君打破了，而且是败得如此之惨，要不是蒙骜见机果断行事，不等诏命就自动撤退到河外，也许秦军会遭到全部受歼的命运。

因此蒙骜虽自请处份，他只是将他免职，要他居家养晦一段时间。

他将一切过失都担在自己的身上，军队战败的惨象，咸阳及附近城市出现的残兵败将、缺手断臂的伤兵、夜哭的寡妇，在在都使他回忆到长期之战后的邯郸。

他焦急、后悔、愧疚、自责无能，对不平地下的列祖列宗。

心火上焚，再加上体质原本就不好，他很快就病倒了，没多久就变得奄奄一息，太医的诊断是急火攻心，肝疾复发，和他父亲孝文王病症一样。

### 3

秦庄王躺在病床上，那张他父亲临终躺的同一张床上，他自知离死不远，但他的确死得不太甘心。祖父活了七十五岁，父亲在位虽短，只有一年，却也活了五十四，只有他，才三十五岁，富于春秋，很多事都等着他去做，尤其是秦军新败之战，尚未雪耻复仇，就此走了，他实在是死不瞑目。

三年前同一间室内，他在此接受遗命，现在他要趁还清醒的时候将遗命交代别人。

华阳王后仍在，她和生母夏太后坐在屋中央的几案前，沉默着，自始至终没说一句话。

中隐老人也来了，坐在一旁闭目养神。他比三年前老得多，人一进入老年，老得更快起来。

嬴政和成蟜双双跪在床前，哽咽着不敢哭出声。

楚玉王后坐在床边服侍着他，不时偷偷看一下吕不韦的表情。

吕不韦在远处正襟危坐，脸上不带任何表情。

蒙骜、王齕、庶公都跪在嬴政和成蟜的后面。

庄王用怜爱的眼神看了看成蟜，心想天下的事为什么这么阴错阳差，如此的不公平？

照道理，成蟜才是真正的嫡长子。就算嬴政是他的亲子，但成蟜出生只比嬴政晚几天，而且在母亲腹中还多待了两个月，为什么依常人的算法，他就变成了次子？假若齐姬不走呢？但她不走又怎么样？没有吕不韦他登不上王位，他到如今可能还是个落迫异国的质子，但他登上王位了又怎么样？眼看着王位就要传到别人儿子的手上，他还不能拆破这个骗局！

问题真是太复杂太离奇，不适合这种时候来想，看来这一切都是天命。

他强振作精神，要王后扶他坐起，厌恶地抚摸了一下嬴政的头说：

“在屋子里的人，都是朕留给你的宝贵遗产，也都是你的师傅之辈，你要好好听他们的话。在未冠以前，跟老师傅的学习不能间断，宫内的事多听你母后的话，不要自作主张，国事让吕相国多为你操心。军事方面，王龑、麇公都是不世出的将材，并且一心为国，值得交托。”说到这里，他吸了一口气又再转向蒙骜说：

“蒙将军，上次战败，罪不在你，而是朕错估了国力。今后你要尽心辅佐新王，他年事太轻，军国大事还望你和吕相国多负点责任。”

“臣遵命！”蒙骜叩首回应。

“都请起来坐！”秦庄王无力地说。

他转脸看看成蟜，心里有很多话要跟他说却说不出口，将他交给王后——也就是未来的王太后，他实在不放心，他摸着他的头迟疑了很久一会，最后才说：

“成蟜封长安君，交夏太后抚养，仍旧跟着老师傅完成未竟学业。至于军功方面，异日有机会让他再补罢！”

夏太后起立，将成蟜拉到身边坐下，表示成蟜已在她的监护之下。

王后偷觑了一下华阳太后和吕不韦的表情，她心感愤怒，明白秦王在想些什么，但她依然轻捶着庄王的背说：

“大王，你累了，需要休息一下了。”

“蒙将军，按秦律，虽宗室公子无军功不得封，朕这是权宜之计，有机会可让长安君补立军功，请你记住了。”

“遵命。”蒙骜回答。

“好吧，你们可以退下了。”秦王疲惫地又躺了下去。

临众人退出时，秦王忽然又对嬴政说：

“先王交代一个虎贲军的小将王翦可用，你们都要记住此人。还有，赵高先父对朕恩德深重，你要他进宫长留在你身边。”

这句好意的话却毁了赵高一生，这表示他要去势，在宫中任职。

#### 4

几天后，秦王卒，谥号庄襄王，时为庄襄王三年五月丙午。

嫡长子嬴政立，尊王后为楚玉太后，封王弟成蟜为长安君，暂不赴封地，在夏太后宫中抚养。

拜吕不韦为相国，封文信侯，食户十万，称仲父而不名。

蒙骜为右丞相，处理军国大事。

麇公为大将军，统帅全国兵马。

当此时，秦已吞并巴、蜀、汉中等地，南方则多年蚕食楚国，已侵占楚国原国都郢城以西地区，改置为南郡。

在北方，连年攻击赵、魏，占有上郡以东土地，置河东、太原、上党等三个郡。

东边领土到达荥阳，灭掉东西两周，改置三川郡。

嬴政即位，年方十三岁，一切政事全委托这些顾命大臣处理。

吕不韦相国如今是宿志得偿，大权在握，他也就按照一向的计划，逐步推动统一天下的行动，他的希望是建立他自己的商业帝国和为秦统一天下双管齐下。

在建立自己的商业帝国方面：

首先，他廉价收购秦军新占土地。这些土地的居民多半精壮从军，老弱逃亡，土地荒废得根本没人管。等到战事停止，少部份原主归来，大部份地主都流离或死在外面，这些田地就变成无主土地。他只需付出些微规费给新设立的地方政府，取得土地所有权，然后抚辑回乡难民或轻残伤兵，佃田给他们种，并利用公家抚亡计划，盖房子给这些人住，供给他们农具和种子。

这样一来可说是一举多得，既安抚了还乡难民和退役兵卒，也安置了不少无家可归的流民。田地不会闲置荒废，很快就能复耕及有收成，最重要的是吕不韦控制了大量土地和粮食。

有人斯有土，有土斯有财，这是吕不韦信奉的古训，掌握土地不但掌握了财富，而且控制了大家的衣食住行和日常生活。

很多其他富人也随着效法，土地渐渐集中在少数地主手中，贫穷者只有终身累世为这些地主耕种，沦为佃农。

秦国自商鞅变法，废井田，开阡陌，当时因地广人稀，任民尽量辟地，按收成取赋，粮食产量大增，因而民富兵强。但经过商人的兼并，平民连年服兵役在外作战，田地荒废，赋税仍重，农人只有卖田缴税，最后沦为农奴。再加上军功封赏，将军们纷纷求田问舍，更形成土地大量集中，造成富者家财万贯，而贫者食糟糠之饥。

其次，吕不韦利用权势和资本，大量控制巴蜀的矿产，利用这些铜铁制成兵器，除了壮大秦国军队外，也间接控制了秦国的兵器工业。

另外，他原有的珠宝、木材、食盐等生意并未停歇，随着秦国的扩张，他这方面的生意也日益扩大。

为秦统一天下方面：

首先，他广招门客，加以笼络，到时候再高车骑马重金，送这些人回到自己国内为秦游说，宣扬秦国的政治修明，武力强大，各国要是抵抗无异以卵击石，造成秦军未到军威已到的声势，不战而屈人之兵，这些人是秦国最好的心理战、宣传战工具。

其次，他加强原有的间谍网，用重金收买各国的权贵显要，不从，则以暗杀、陷害等手法除去，在这种威胁利诱之下，各国大臣中不少是秦国的内间。

另外，他除了改善军队的赏罚制度外，也建立了阵亡伤残的抚恤制度。壮男在外作战，家属无力耕作者，由里社共同代为耕种，阵亡者荫赏后人，伤残者国家养其终身，于是军队士气大振。斩敌一首，得爵一级，本人阵亡，得由后人袭功。因此，作战时无后顾之忧，斩敌首子孙可以享受，人人争先杀敌，个个想立战功。

同时，他也改善了国内的税赋制度。往常宗室大臣、公侯将相这些拥有大批土地者，常不纳赋，或是只象征性纳少许田赋，托词是收成不好。他



改成以田的等级和面积收赋，除了王田以外，任何田地都得缴赋。

另外，他在国内及秦军占领区广设关卡，来往货物按值抽税，税赋收入因之大增。

除此，他更从各国引进技艺工匠，教导人民学习各种手工制品。原先秦国是偏远小国，手工业一直不发达，富贵人家要用精致产品，全都得由国外引进，每年用掉不少钱，经过吕不韦的提倡促进，秦国手工业一日千里，几年以后就能集各国之长，反过来外销各国，换取了不少收入。

除了这些以外，吕不韦还认为，魏有信陵君，楚有春申君，赵有平原君，齐有孟尝君，这些人因为礼贤下士，门客常达数千人，相互标榜，著书立言，使得这几位公子贤名传遍天下。而以秦国之强，他吕不韦之富，岂能落在这些人的后面？这是他和秦国莫大的耻辱。

于是除了那些间谍门客是随来随送以外，他另外广招天下名士异人，予以美衣美食，以及特别的礼遇，闻声而来的高达三千人。

当时各国多辩之士，如荀卿、公孙龙这般人著书立说，传遍天下。吕不韦也用重金聘请门客中的饱学善辩之士，人人著其所见闻，然后再请高士编辑成八览、六论、十二纪，总共二十余万言，内中天地万物，古今之事，莫不具论。他将这本书命名为《吕氏春秋》，并高挂在咸阳闹市街口门上，大宴各国来的游士宾客，有能增损一字者，秦赠黄金千两。

所谓"八览"者为：有始、孝行、慎大、先识、审分、审应、离俗、时君。

"六论"为：开春、慎行、贵直、不苟、以顺、士容。

"十二纪"为纪十二月，有孟春等十二篇。

在公事上，吕不韦可说志得意满，一切都准备好了，只等着他亲生儿子嬴政统一天下。

但在私事上他的烦恼却大，因为自庄襄王去世，年轻守寡的楚玉王太后就不肯放过他。

## 5

那晚和往常一样，吕不韦在甘泉宫王太后住处和秦王政讨论国事。

按照惯例，吕不韦已将各部大臣的奏章批好，让秦王政用玺即可，他也会大致解说一下批覆的理由，以使秦王政学习处理政事之道。第二天早朝时，发还奏章，准不准的理由，简单的由秦王政说几句，复杂的则由他指定吕不韦说明。

召开御前会议，通常是秦王政坐在主位，会议的进行则全由吕不韦主持，获得结论时，吕不韦点头，他就说可，吕不韦摇头，他就说再议。

秦王政对这种傀儡的滋味非常厌恶，但又无可奈何，吕不韦也看得出他的感受，藉此鼓励他多用心学习，以使早日亲政。

吕不韦不怕政事忙，反而是怕到甘泉宫。照说，在甘泉宫的起居室内教秦王政处理政事，就有如家人团聚，有着灯下课子的温馨。

但王太后在一旁的亲手殷勤服侍，以及她不时投来的诱惑和哀怨眼神，却使得他不寒而慄。他禁不起这种诱惑，但又怕伤害到儿子，假若他和太后旧情复发，严重的后果他承担不起，但太后似乎不管这么多。

他为了避嫌，一再建议到秦王住处蕲年宫议事，全都为太后所否决。她的理由是，秦王年幼，国事她不能不操心，而到秦王处，她来去不方便。

今晚议事已毕，秦王政向母亲行礼告退，太后却转脸向吕不韦说：

“吕相国暂时留下来，哀家对刚才所议的事还有数点疑问。”

“臣遵命。”吕不韦知道留下没有好事，但他无法推辞。

吕不韦在恭送秦王政上车后，又回到起居室，只见有一名宫女等在那里，她恭身行礼说：

“相国，太后有请，请随奴婢来。”

吕不韦一眼就认出这是绣儿，当年他将她买来作为玉姬的陪嫁妾女。十年之中，玉姬由一个质子的姬妾变成太子妃，再由太子妃变成王后，三年后却又变成了太后，照年龄算，她只不过卅出头，叫太后是否真的太沉重了点？

眼前的绣儿也是从瘦小的女孩，变成丰盈亭亭玉立的妇人，由女仆变成了甘泉宫女总管。

十年沧桑，十年变化真大！

“总管，你要带我到哪里去？”吕不韦明知故问。

“相国不必着急，跟着我来就是。”绣儿以袖掩口而笑，神情显得非常神秘。

她带着他通过层层庭院，经由多道回廊，最后来到一处花园。只见园子不大，却布置得非常精致奇巧。

一道人工河流环绕整个园子，所到处几座小木桥横架河上，半现半掩的出现在两岸的灌木丛中。河是按照地形挖掘，由高往低，水流甚速，值此夜深人静，还听得流水的淙淙声，几艘无人画舫，在系缆处自横，随着水流上下。

小河汇集成一个小人工湖，湖面美满了绿荷，多枝红莲伸头水面，吐出阵阵清香。

绣儿带着他在两旁枝叶扶疏的幽径及回廊上穿来穿去，时时还上下木桥，园子一眼看上去不大，可是要转完却得花很久一段时间。

“相国政事烦忙，很明显的清瘦了。”绣儿在前面带路，回过头来引他说话。

“天气热，出汗多，人当然会瘦。”吕不韦随意回答。

“这是相国操劳国事的结果，”绣儿笑着说：“你看夫人，天气越热，她却越白皙丰满！”在他心目中，她永远是他的玉姬，正如嬴政虽然已登王位，他仍看作是自己的儿子，他在想：

“玉姬是发福了，卅岁的女人，终日吃喝玩乐，无所事事，想不胖也难！还好，她没胖到令人讨厌的地步，而是变得更有女人魅力。”

吕不韦喜欢白胖高的女人，但他将胖女人分成三种类型：胖得可爱，胖得讨厌，胖得吓人。

还好，玉姬现在是在胖得可爱的阶段。

初闻要他到寝宫，他确实有点在道德和实际上的双重顾忌。不过，如今越接近她的住处，他却觉得心上那股遐思绮念越燃越旺。

子楚已去世，何况玉姬本来就是他的，如今只不过是收回旧物而已。更何况嬴政本来应该姓吕，他是他的儿子，这在道德上不应该有什么遗憾。

就实际来说，他到甘泉宫和太后、秦王议事，乃是众所周知的，他没有任何顾忌。

再说寝宫内的女官，几乎全是知道他和太后关系的旧人，玉姬没有把握，不会明目张胆的要绣儿带他前去。

一想到这些，他的胆子更大，相对的那股绮念更为炽热。他眼看着月光下绣儿扭动的浑圆臀部，以调笑的口气问：

“太后一向作何消遣？”

“赏花啊，游园啊，下棋抚琴啊，还有无聊时骂骂人消磨时间啊！”绣儿一连串几个啊字，说得她自己也觉得好笑，忍不住轻笑出声。

“我是说太后用什么来打发悠悠长夜？”

此情此景，他不再想到自己是相国，而回复到昔日和侍女们打情骂俏的吕不韦。

“哦，”绣儿停住脚步，转过身来神秘地放低声音说：“用你送她的礼物，拿我和湘儿来消遣！”

吕不韦先是一呆，接着哈哈大笑起来。

“相国，小声点，前面就到太后的寝宫了。”

参天的阔叶树荫中，露出黑色小楼的一角，树的枝叶在夜风中起舞，影子在月光下跳动，不到近前，这栋雕栏玉砌的小石楼，真还不容易发现到。

“相国请自己上楼，奴岂不再带路了。”绣儿指着一排玉石台阶说。

## 6

吕不韦上得楼来，却见不到一人，他顺着楼四周的回廊转了一圈，发觉到整个楼都是用黑绿相间的大理石所起成，配着白色的大理石柱，黑白相间。银白色的月光，由树的枝叶间隙中穿进来，在黑色的壁上洒上美丽的图案，枝叶因夜风跳动，图案也随着翩翩起舞，使人有种进入虚幻仙境的感觉。

回廊地板是用一块块的紫檀木拼凑而成，下面垫衬着厚薄不等的铜片，人走在上面，随着脚步的轻重，会发出叮噹悦耳的音乐。

耳中的乐音，眼前的幻境，吕不韦不再觉得自己仍在人间。

他四周巡视，找不到任何人影，他信手推开一扇雕刻着百鸟朝凤图案的门，只觉一阵昏眩，室内竟是这样亮，室外却一点看不出来。

“不韦，我在这里。”是玉姬的声音，依然那样甜腻，引动男人欲望的那种甜腻。

他和玉姬都喜欢光亮，看样子虽然她已变成了太后，这个旧习仍然未变。

室内和室外恰是两个相反的天地和气氛，天花板、地板、四面墙壁和隔间，全都是厚实的桃心红木，无数盏的水晶灯台，悬挂、嵌镶在天花板和墙上，所发射出来的光曲折反映，室内一片彩色的光明。

室中间围着两片屏风，玉姬的声音就由屏风发出。

“你怎么知道是我？”吕不韦接近屏风，扑鼻而来的是那股玉兰香花味，她惯于将这种花阴干后再用来洗澡，用这种花制成的香料熏衣，这种香味以前是他最熟悉的。

“听回廊上的脚步声就知道了，侍女们没有谁敢走得发出乐音的。”

“哦，这种设置还有防盗作用？”吕不韦调侃地说，他仿佛回到从前，自觉又年轻了十几岁。

“防盗？太后宫中还要防什么盗？绣儿、湘儿和我，可以在上面跳出乐曲来，哪天有机会我可以跳一曲‘百鸟朝凤’，给你听。”

“怎么在楼上我没有见一个人？”吕不韦怀疑地问。

“这楼只有湘儿和绣儿可以上来，而今晚我将她们都打发走了。”她暧昧地笑着。

“都打发走了，谁来服侍你？”他随口问。

“当然是你啊？”

“我，伺候你？”吕不韦声音中有点愤怒。

“你，当然是你，别忘了我是太后！”

“太后？那臣告退了，这里不太方便议事。”吕不韦半真半假地说。

“砰”的一声，一面屏风倒了，太后从玉砌成的浴池中跳出来，全身赤裸裸的，身上还冒着热气。

浴池中是温泉，硫磺水是从后山引来。

她柳眉倒竖地瞪着眼睛，但在吕不韦眼中，只有更增加她的妩媚。她的脸虽胖了些，身材却依然那样结实，看不到一点赘肉，两乳挺拔，大腿浑圆，小腿修长均匀，肥瘦恰到好处。

“你敢走？”她带点恶毒意味地笑了：“不要忘记我是太后，违背我的旨意，你会有什么后果？”

“太后和相国不该在这种情况下见面的。”他少许无奈地说。

“我要不是太后，能喊得动你来么？”她讽刺地说。

“……”

“来，伺候我，先帮我擦背！”

“是，微臣遵命。”

他先将屏风扶起，正想再围好时，玉姬又将另一扇屏风推倒了。她媚笑着说：

“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，要这东西干嘛！围起来反觉气闷。”

说到气闷，他发觉这幢石楼除了雕刻精致，设计得更为巧妙。这间大浴室，四周看不见窗户，六月三伏天，却清凉沁人，一点都不闷热，跟外面的是完全两个世界。

他从来只有女人帮他擦背，今天帮女人擦背，虽然感到有点委屈，但也别有一番滋味。

他胡乱地帮她擦了几下，然后她站出浴池来，他又用大块浴巾帮她全身擦干，有点气喘地说：

“该好了吧？”

“你还没服侍够，想想以前我是怎样服侍你的。”

她俯躺上浴池边一张软榻，娇声喊着：

“相国，来帮我按摩，松松筋骨。”

他实在有点忍不住，但仍带笑地说：

“假若我现在就走呢？”

“别看楼上无人，只要我一拉叫人铃，就有好几个侍女会上来。”

“她们拦不住我的！”他真生气了。

“我一拉警钟，我亲手训练的女侍卫就会包围住这座石楼，你一出门就变成刺猬。”她笑着说。

“还有一个假若，你要不要试试？”他两手放上她雪白长短适宜的颈子。

她闭上睛眼，格格地笑起来：

“相信你不敢，也舍不得！”

“唉，”他不得不认输：“太后，要臣怎么帮你按？”

“照以前我帮你按的按法即可！”她的语气真还带着威严，随即她又转过脸来笑了。

他这辈子从未帮人按摩过，尤其是女人，但他惊奇地发现到，用力按捏女人，比轻柔抚摸女人的味道更好。他带点报复意味地使出手力来按，她反而闭着眼睛，呻吟着要再重一些。

“这间屋子不错，我累了这半天才有点感到热。”他想用转变话题来按捺自己的怒火。

“整栋楼都有夹层和通风设备，夹层中放置有冰块，当然室外盛夏，室内却有如深秋了。”

大夫以上的伐冰之家，冬天采冰埋在地窖，夏天用来冰冻死人，一般只作防腐臭之用，想不到设计这栋楼的人却想到用在这上面，值得仿效。

“这座楼的设计真是巧夺天工！”吕不韦赞叹：“不知是谁？”

“赵国的一名巧匠，在作战时被俘来秦，可惜前几年去世了。不要说这些，既然已经流汗，为什么不将衣服脱下来？”

“脱衣服？有人上来怎么办？”他口里如此问着，手上习惯性地脱着，哪一次两人单独相处，他最后不都是脱光了衣服。

“来，相国，服侍哀家！”她翻过身来仰躺着。他看着她仍然紧绷、曲线玲珑的胴体，欲火上焚，头脑一平空白。

他正想爬上软榻时，她用手阻止了他。

他惊疑地看着她，她诡异地笑着说：

“相国，用玉姬服侍你的方式服侍太后。”

“臣该怎么服侍？臣和玉姬到底是不同类，她是女，臣是男！”

“用手，用嘴，用鼻，用你凡是可以使我兴奋的地方……” 7

秦王政立位后，因为年幼，一切国事尽委托几个顾命大臣处理，其中尤以位居中枢的吕不韦相国独揽大权，蒙骜等人则在外统兵作战。

吕不韦的战略构想是：秦国一向采扩张政策，已被诸侯各国视为公敌。若不对各国加紧攻伐，各个击破，等到它们生聚教训，国力恢复，再联合一致对秦，秦国绝对难以抵挡。所以应该趁各国全都疲惫，对秦军事力量感到恐惧之时，一鼓作气，向统一天下的战略目标迈进。

因此，除了加强情报战、宣传战，收买各国权贵大臣，实施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心理战、统战以外，在解决兵源、军费和后勤补给方面，他也采取了几项重要措施。

第一是他的难民俘虏政策。以往秦国攻占城市或一个地区后，采取的政策是抚辑流亡，俘虏还乡，让占领区民众尽快安顿下来，种植粮食，部份供应军队需要。但后来发现到占领区民众敌意太深，常常是今天归顺，明天就起来造反，造成秦军后方的威胁，往往不得不分军旗乱，使得军队顾前又要顾后，疲于奔命。

吕不韦的新政策是：尽量将老弱伤残赶向敌国，造成它的经济负担和社会混乱，而将精壮编入秦军部队，在秦国士兵的监督下作攻坚等伤亡较大的作战。顽固分子藉作战消灭，敌人杀一个敌人，等于秦军杀两个。真正归顺的人，照秦人待遇，论功行赏。

到后来，秦军里出现大量的客军部队，这些客军除了重要干部是秦人外，大部份的组成分子是占领区本地人或该国的战俘所组成。为了安全起见，秦军统帅常是用赵人客军攻楚，楚人客军攻韩等等方式，使得客军深入敌境异国，不再有贰志，成为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骁勇部队。

吕不韦得意地向众大臣说，他这个政策是以天下之兵取天下，而不再

是以秦一国之力敌天下。

第二是他的屯田和粮食政策。最初，秦军补给线短的时候，军队所需粮食和后勤补给，全由国内供应。但随着秦军的占领区扩张，补给线也逐渐拉长，于是采用“因粮于敌”的策略，在战区内就地征发。

可是到了后来，各国对秦军采取“坚壁清野”策略，撤退时，开放粮仓，鼓励逃难民众自带，带不完的则一把火烧光，常弄得秦军临时无粮可以搜刮，造成军粮不继的危机。

吕不韦的新政策是：将敌国伤残老弱尽量赶向敌国，节省粮食消费；秦军轻度伤残老弱，不堪再作战者则分田令其耕种，依收成缴赋；敌国原有贵族、地主及思想顽固分子，不能纳入秦军作战部队者，组织农耕队，在地方官员的鞭策下耕种，除食用所需外，全部缴公；占领区整补或休养备战的秦军部队，除必要的操练外，余暇一律参加耕种，收成除自给外，余粮由公家收买，有功者按功行赏，与战功同，懈怠者受罚，与作战不力者同。

这样一来，占领区粮食产量大增，而又少了老弱伤残的消耗，形成食之者寡，生之者众的丰裕现象。

另外，吕不韦也下令在各兵要地点设置谷仓及军需站，大量囤积粮食和军需品，以备民间不时之需及日常军用补给，并修筑粮道，加强军需补给的安全和便利。

他就此也常对众大臣夸口，后勤补给问题解决，秦军可行长期作战，就如鱼可在水中常游，不像以往，为了补给线拉长受到敌军扰乱，秦军常需停战后撤。

第三是他的地方组织政策。在以往，秦军每攻占一个地方，常是笼络原有的分封贵族或地方势力，就本来的行政体系治理占领区民众。

但后来发现，这样虽然可以达到很快恢复占领区社会秩序的效果，可是过不久，带领占领区民众造反的还是这些人。他们率领民间武力，骚扰秦军后方，攻击秦军的补给线，甚至公然打起反秦的旗帜，和本国军队里应外合，攻击秦军，常使得秦军陷入进退不得、前后受敌的困境。

吕不韦的新策略是：秦军每占领一处城市或地区，首先打散地方原有的行政组织，而彻底以秦的行政制度取代，原有统治阶层全部收作俘虏。将官吏职位分开，行政官员由占领军临时派人兼任，情势稳定后即由秦中央派员接替。吏则由原来地方人士担任，尽量保持职位不变。吏做事，官掌权，职权划分得非常清楚。

占领区小则设县，占有数县后则设郡，县设县令或县长，及掌管军事、缉盗等的县尉。

郡则置郡守、郡尉，及监督政务，直接向中央报告地方情况的郡监。

开始时，派出去的官员多半是秦人，后来占领地区日渐扩大，秦官已不够分配，同时地方敌意太深，容易遇到民众的反抗。于是吕不韦想到用客卿的策略。

秦军在准备攻某国某地之前，秦国先训练好一批该地区邻近国或邻地区的亲秦人士，等到该城或该地区攻下以后，这批人就派往该地接收政权。这些人和当地人的语言相近，风俗习惯相似，比较容易为占领区人民接受。但又因非本地人，没有人情阻力，可以铁面无私，严格执行秦中央法令。同时，他们完全是靠秦军支持，所以绝不会带领民众背叛秦国。

这样一来，占领区逐渐秦化，最后完全与祖国脱离，安心成为秦民。

吕不韦称之为"逐步彻底消化"政策。

在这三种策略联合实施之下，以往占领区反来反去的情形逐渐减少，秦军少了后顾之忧，专心一意征伐，竭力扩张疆土。

8

秦王政元年，晋阳反，将军蒙骜率兵器定。

二年，庶公率军攻魏之卷城，斩首三万。

三年，蒙骜攻韩，取十三城。将军王齕老死。十月，将军蒙骜攻魏时城、有诡，岁闹大饥荒。

四年，秦军攻占时城、有诡。该年三月，秦军撤军。十月，蝗虫从东方来，遮天蔽日，天下瘟疫流行。秦王下令，百姓献粟千斤者，拜爵一级。

按秦制，非战功不能得爵，战时杀敌，以首级论功，斩敌一首，赐爵一级，欲为官者加俸五十石。其爵名为第一级公士，第二级上造，第三级簪袅，第四级不更，第五级大夫，第六级官大夫，第七级公大夫，第八级公乘，第九级五大夫，第十级左庶长，第十一级右庶长，第十二级左更，第十三级中更，第十四级右更，第十五级少上造，第十六级上造，第十七级左庶长，第十八级大庶长，第十九级关内侯，第廿级彻侯。

但因饥荒，秦首开以爵买粮之先例。

五年，蒙骜攻魏，占领酸枣、燕城、虚城、长期、雍丘、山阳等二十余城，设为东郡。

该年冬天有雷，不祥，主有刀兵。

六年，韩、魏、赵、卫、楚五国联军击秦，攻占寿陵，秦出兵，五国联军不战退，攻灭卫国。卫国王君率众人逃至野王，防守山区要点，以保卫魏国的河内地区。

七年，彗星先出现在东方，紧接又出现在北方，五月西方又见彗星。将军蒙骜死军中。

裨将率军回国，转攻龙城、孤城、庆都及汲城等地。彗星复出西方。

这几年中，秦军在外攻城略地，重要将领王齕、蒙骜接连去世，在国内，更酝酿着一场惊天动地的变故。

## 第七章 欲海政潮

1

“天哪！天哪！我赵高做了什么得罪你，竟要我落得如此下场！”每逢无人，他气愤填膺时，就会手捏双拳，咬牙切齿，悲苦地仰首向苍天问。

天下还有比这更不公平的事吗？他赵高的父亲李代桃僵为他的父亲死了，他嬴政却将他下蚕室去势，要他成为一个男不男、女不女的怪物，只为了他父亲临死前一句乱命——要他长久留在宫中嬴政身边。

长留宫中，除了王室有血统关系的未成年公子以外，全都得割掉男人的象征，成年的公子都得出宫自立门户。

这是周公订的哪门子怪“礼”？为了怕淫秽后宫，凡是男人都要阉了，那为什么不都用女人？

每逢他想起下蚕室的那段日子，到现在背脊还发凉出冷汗。

几个彪形大汉让他成大字形地躺在木架上，手脚都绑得紧紧的，然后灌了点什么东西给他喝，喝完以后，他就像醉酒似的，似醒非醒，似睡非睡，呈半昏迷状态。有人用薄得像木片的刀，割弄他的下面，刀上不知放了什么药物，割到哪里，就麻到哪里，但刚割下去的头一刀，好痛！他额头上、脸上、背上都疼得流冷汗，最后终于支持不下去，他昏厥过去。

等到他醒来时，发觉到自己已松绑，躺在一间密不通风的房间里，连门窗的隙缝都塞得紧紧的，只留下屋顶的透气孔，有点光线透进来。他们说去势的人怕风，风一吹到就会死。

他在这间黑屋子整整待了四十天，伤口才算完全愈合，只有全身仍是软绵绵的。但是，肉体上的伤口虽然是愈合了，他心灵的伤口却仍在流血，始终在流着愤恨、羞辱的鲜血，永远也不会结疤！

嬴政和成蟜这段时间内一起来看过他两次，成蟜脸上还带着些许怜悯，嬴政却完全是一副理所当然的表情，他一定是在心中如此想：

“一个奴仆的儿子，能长留在宫中陪寡人，乃是你的荣幸，多少大臣想单独见寡人一面都不可能！”

但他可知道，一个没有男人象征的男人，其他的一切荣华富贵对他还有什么意义？

他恨嬴政，表面却不能表示出来，他还得俯伏叩首谢恩，感谢给他这个机会，能长久得侍主上，可以日日得瞻龙颜！

他知道，这不能全怪嬴政，他只不过是个傀儡，决定这一切的还是吕不韦和楚玉太后那对奸夫淫妇。

也许真的是祸从口出，吕不韦和太后私通的事，早已沸腾在后宫，只有嬴政和成蟜兄弟俩不知道。

这对奸夫淫妇先是夜间偷偷来往，后来看见没有人敢说话，越来越大胆，公然白天在甘泉宫宣淫取乐。

这件事后来终于传到嬴政的耳中，他先问成蟜，成蟜说不知道，接着是严厉的问他，他不得已含糊地回答，好像是听到这种传言。

想不到嬴政就指派他监视吕不韦的行动，一得知他到太后处就向他回报。

他也听过另外的传言，吕不韦和太后原本就是夫妇，嬴政就是他们生的，他不愿管他们父子期间的事，所以一直没有回报过。

但有一天深夜，嬴政从别处得到相国还在太后寝宫的消息，他一个人去了，亲眼看到玉石楼上灯光辉煌，亲耳听到吕不韦和太后的淫声褻语，他已拔剑在手，准备冲上楼去，却临时克制了自己，他只解下腰上的玉带，交给跪伏在地上全身发抖的湘儿，要她转告太后，他刚才来过。

就这样，吕不韦怀疑是成蟜或他打的小报告，于是在庄襄王已去世五年后，又重提他临终前的那句话——他希望赵高留在宫中长陪嬴政。

要长留在宫中，当然就得去势，于是楚玉太后找到这个藉口，就将他变成个不再是男人的男人！

当然，兰姨比他更惨！

兰姨也就是秦庄襄王的宠姬兰儿。秦庄襄王在世时虽然是广纳姬妾，能专擅宠爱的却只有兰姨一个。



庄襄王当时常召见他，将他当作自己的儿子，召见的时候，通常都在兰姨的宫中。他有时会当着他的面向兰姨说：这个孩子的禀资超乎常人，假若你能生个儿子，朕就会立他为太子，而这孩子长大以后，会是辅佐你儿子的能臣。”

也许是为了这番话，兰姨特别疼他，就像自己的儿子，在庄襄王死了以后，还常召他去。

这同时也给了恨她入骨的楚玉太后一个藉口，重提庄襄王弥留时的一句呓语：“兰儿，我好孤单寂寞，快来陪陪寡人！”

楚玉太后五年后重提这句话，说是庄襄王前些日子托梦给她，原先殉葬的那些姬妾，他都不满意，在地下仍然孤单寂寞，希望兰姬到黄泉之下去陪他。

谁都知道这是鬼话，要是庄襄王真感寂寞孤单，真的要托梦的话，也应该是才死不久以后，绝不会等到五年以后才想到要兰姨去陪他。

华阳太后开始时反对，可是楚玉太后对她说，庄襄王死后，兰姬还常召赵高到她那里去，而赵高如今已不再是小孩子……底下的话不需要说了。

为什么自己后宫公开宣淫，却要将他和兰姨纯洁的关系带上一层暧昧，还要藉此来陷害他们两个？

当天兰姨入陵的情景，如今他还历历在目，只要闭上眼睛，就会在他面前重演。

那天，由嬴政主持送行大典，他和成蟜分站在嬴政后面。临走前，嬴政还赠封她为兰太后。

一个卅岁不到的女人，竟然成了去陪已死五年丈夫的太后！

那天大典的场面极为壮观，兰太后坐在黄盖汽车上，两旁侍立着也要去殉葬的宫女。她脸上表情肃穆，看不出有丝毫恐惧，也许她内心真的希望早点陪爱她的庄襄王于地下，后面是廿四名陪葬宫女，手上捧着各种日常用具。

行列最前面是穿着白色衣服的女巫，带着六名同样服色的女弟子，一边走一边唱着祝歌，时而欢悦，时而悲泣。

前后都有甲鲜盔明的虎贲军开道和护卫，黑色旌旗蔽空。

咸阳城万人空巷，全部挤到了街道两边，沿路上都有路祭桌，上面点着香烛，摆满了祖道的酒菜，车队一到，民众全家都跪在地上哀号。

可是兰太后美丽的脸上仍然没有任何表情，她像一座玉雕神像。

只有在入圜和封圜之前，赵高才看到她转头一瞧，视线是对准着他来的。他在她眼神中看到了哀怨和恐惧。

花样年华的一位美人，带着廿四名比她更年轻的女人，就此活生生地走向黑暗和死亡。

他满怀愤怒，两手捏拳，指甲都将手心挖出了血。

但他当时还未想到，没几天后生不如死的遭遇会降临到他自己头上。

那天楚玉太后没来送行，也许她怕兰太后会当场发作，骂出一些不中听的话来。

他赵高一定要报这两件恨事。他们也许会作如此想，兰太后已埋入地底，他赵高已成了废人，但只要留在嬴政身边，他就能将嬴政家和秦国弄得天翻地覆！

“老爹教我，嬴政到底该怎么办？”秦王政跪伏在中隐老人面前痛苦地说。

老人刚听完他有关发现母后和吕不韦私通的事，两眼微闭，似乎正在思考。

老人显得更老了，发须都由白而转黄，脸上皱纹也加深多了，唯一不变的是他那双奕奕有神的眼睛，仍然像电光一样眩人。

“其实这也是件没有办法的事。”老人缓缓地睁开眼睛说。

“那就这样算了，要我不闻不问？”秦王政愤恨地说。

“天要下雨，娘要嫁人，这是任何人都制止不住的事。”

“但她不是嫁人，她是偷人！她不是一般的娘，她是母仪秦国的王太后！”秦王政恨恨地说。

“把她杀掉！你可以立刻下令将她和吕不韦杀掉！”

“……”秦王政瞪大眼睛，呆住了。

“你能杀她吗？她是太后，也是你亲生的母亲。”

“但是……”而且，老人没让他说话，自顾自地继续说：你还未亲政，乃是在摄理政事，宫中更是她在掌管，你平时还可以指挥得动人，一遇到她的事，你谁也使唤不动，不相信，你可以试试。”

秦王政默不作声。

“同时在外，吕不韦一手掌握大权，满朝文武都是他的亲信，蒙骜和麃公都在外作战，你下令回军，兵符在太后手中，再说，你能为这点私事弄得整个国家不安？再说……”

老人说到这个“再说”，将下面的话硬吞了下去。他不知道秦王政是否听到过自己是吕不韦亲生儿子的传闻，但这句话不应从他的口中说出来。

“老爹，再说什么？”秦王政不放松地追问。

“没什么。”老人摇摇头，长叹了一口气。

“老爹的意思是要我忍下去？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”嬴政厉声地说，可是眼睛却汨汨流出了眼泪。

老人慈祥地看着他很久，突然问了一句不相干的话：

“嬴政，你今年几岁了？”

秦王政楞了一下，不明白问话的意思，但仍然回答说：

“十八了，嬴政已登基五年，却未掌握到一点实权！”

“廿而冠，好好地忍这两年，等你成人后，太后和吕不韦没有藉口再不让你亲政。”

“两年？两年我都忍不下去！”秦王政哭出声来。

“但你必须忍这两年。”

“两年以后我又能怎样？她到底是我的亲生母亲！”秦王政哽咽着。

“所以，这种事你只能暗中警告吕不韦，一方面想办法劝谏太后。

“我能做的只有这么多？”秦王政语其中充满无奈。

“现在你连这都不能做，”老人警告说：“无论是太后或吕相国，你若刺激他们老羞成怒，后果都是很可怕的！”

“那我到底该怎么办？”秦王政痛苦地又重复这个问题。

“忍，目前你只能忍，装着什么都不知道。”

“但是我亲耳听到他们的嬉笑淫乱声，还将玉带交给了侍女，告诉他们我来过。”

“你这样做已经错了一步，不能再错第二步。记住我的话，从现在起，你要当作什么都不知道。因为他们假若知道检点，你的这项警告即已足够，假若他们不愿检点，你再进逼，只有自招其祸，他们废掉你，甚至是杀掉你，并不是不可能的事！”

“我不能忍，的确忍不下去，这样好了，老爹，我不要当什么秦王了，我侍奉着你，走得远远的，找一个地方隐居去！”秦王政用衣袖擦干眼泪，坚决地说。

“傻孩子！”老人爱怜地摸摸他的头说：“都十八岁的国王了，还跟八岁时候一样。你能忍的，你绝对可以忍的！宇宙间没有不能解决的问题，也没有不能忍的事。事情能不能忍，全在你的看法。你肯忍，再大的事你也能忍，你不肯忍，一只蚊子叮你，也能使你发狂，对不对？”

“回去吧，从现在起，你想到这个问题难过时，你就笑着告诉自己，你能忍的！你能忍的！因为还有秦国等着你去治理，还有天下等待你去平定统一，你要忙的事情太多，不能让这样无关大局的事，扰乱了你的心智，一切等你自己亲政时再说！”

#### 4

夜深人静，壁上沙漏显示出丑时已过。

吕不韦坐在几案前，批阅堆得比他头还高的奏简，偶尔他抬起头来活动一下肩膀和手臂，继续又埋首在奏简中。

忽然他觉得身旁有人悄悄接近，他回头看见太后就站在他身后。

她披着一件黑色披风，将整个身子都包得紧紧的，还用一块黑色绸绢将半个脸蒙了起来。

“不知太后驾到，微臣有失远迎。”吕不韦改坐为跪就要行礼。

太后一把拉住他，哀怨地说：

“不韦，在私室里，你也要如此做作？”

“你今晚怎么会有空，而且是来到这里，我不是说过，我们暂时不要见面么？”吕不韦恢复私人谈话的口气。

“还说暂时，都两个多月了！”太后怒冲冲地说：“你不敢去我那里，只有我到你这里来了。”

“玉姬，我们要忍耐一下，儿子现在已大了，越来越懂事，再过两年他就要亲政，我们不能这样自私，为了贪一时的欢愉而弄出祸事来，他已经交玉带表示警告！”吕不韦委婉地说。

“你本来就是他父亲，我们原来就是夫妻，这样做有什么不对？”太后说着话，坐下来依在吕不韦的怀里。

“话不能这样说，”吕不韦耐心地用哄小女孩的口吻说：“人事和环境完全变了，我们不能不有所顾忌。”

“干脆告诉他，你是他父亲……”

吕不韦摇摇头，回头看看门口。

“除了绣儿以外，门外没有人，警卫也站得很远，他们都听不到我们的谈话。”太后明白他的意思，因此说。

“绝不能告诉他，这会引来轩然大波，尤其是目前朝中正有一股反对势力在逐渐形成。”

“反对势力？蒙骜和麇公不是都正在外面作战吗？”

“一些宗室大臣正酝酿着排斥我，他们说我是从赵国来的，而且在赵国

还有商业利益，怕对秦国不利。”

“他们谈到嬴政的事没有？”

“大致上没提到，但也有少部份人赞成拥立成蟫，认为他才是赢家骨肉，不过这班人不受他们大多数的重视。重要的宗室大臣却提出另一个更具威胁的要求——要嬴政早日亲政。

他们的理由是，嬴政已经十八岁，而且天资聪颖，性格英明果断，有足够的执政能力。像秦孝公十六岁立，昭襄王十九岁立，都没有人摄政，但全都是英明君主。”

“那你就将大权交还给嬴政吧，”楚玉太后说：“横直他是你自己的儿子。”

“暂时还不行，要等政局安定以后，否则嬴政一掌握大权就会受到那些宗室大臣的包围，将目前我建立的一点基础全部连根拔掉！”吕不韦摇摇头说。

“那就是说将宗室势力完全瓦解以后？”

“不错。”

“那你用什么藉口？”

“等嬴政行冠礼成人以后。”

“那也只剩有一年多的时间，他是正月生的，后年正月他就是廿岁。你来得及瓦解宗室大臣的这股势力吗？而且到现在，他们的带头人我们还没找出来。”

“按照周礼，男子廿而冠，但未说明是及廿而冠还是满廿而冠，我可以解释为满廿而冠，这样我们又可以多争取一年的时间。他刚亲政，一切都不熟，必须要我指导，至少要过半年的时间，有三年时间来消除旧派势力，应该是足够了。”吕不韦充满自信地说。

“你准备如何进行呢？”太后也听得有兴趣起来。

“先向成蟫下手，让他们没有集中着力之处。”

“嬴政很爱成蟫，经过这几年我的观察，成蟫本人也没有什么野心，说实在的，我也慢慢的喜欢起这孩子来了。”楚玉太后表示反对。

“行大事不拘小节，成大爱就得割弃小爱，你不能有妇人之仁，为了我们儿子的千秋万世大计，只有牺牲掉成蟫！”吕不韦不以为然地侃侃而论。

“但成蟫受夏太后和华阳太后保护，投鼠忌器，我们不能轻举妄动。”楚玉太后忧形于色。

“三年中间总会有机会的，我会看情形把握！”吕不韦陷入了沉思，似乎现在就在考虑可乘之机。

楚玉太后在一旁可忍耐不住，她轻扶着他的脸颊说：我今晚来不是为了要说这些，我相信一切都在你掌握之中。”

“哦，”吕不韦从沉思中醒过来：“你想说些什么？”

“为什么这样久不到我那里去？”太后又挤进他怀里：“人家好寂寞。”

“你可以用湘儿和绣儿排遣寂寞，”吕不韦兴味索然地将她身子扶正：“我们不能再见面，免得给对方抓住把柄。”

“那我要怎么办？自从和你再续前好以后，绣儿和湘儿对我已成鸡肋，食之不能充饥，总觉缺乏男人的那份充实感觉。”

“你只是需要男人？”

“不只是男人，要像你这样能满足我的'好'男人！”她将“好”字说得特别

重。

“你先回去，我会帮你物色，物色到就通知你。”

“那今夜……”太后忸怩着不想走。

“今夜不行！”吕不韦正色地拒绝，但怕伤她的心，随即语气又变得极其柔和：“你需要的只是男人，我会帮你找到最‘好’的男人。”他也将“好”字加重语气。

说完话，他大声对门外喊：

“女总管，送太后回宫！”

他恭送太后出门以后，再回到书房，思绪已被打乱，奏简再也批阅不下去，他索性考虑起要为太后物色的“好男人”来。

忽然，他想到上个月才从赵国邯郸投奔他们门下的嫪毐！

5

“嫪毐！嫪毐！”众多人拍手欢呼。

“加把劲！再加把劲！”更多的声音此起彼落。

吕不韦相国府“共乐厅”的大厅中，数百位高级门客正在饮酒取乐，大家的视线全集中在前面的舞台上。

大厅中几百盏琉璃灯全部点亮，照得厅内光亮有如白昼，对面看人，纤毫可见。

几十个席案绕场而设，三五成群、十个八个的门客据案大嚼，侍女男岂不断地送酒送菜，川流不息将整缸整缸的酒倒在铜酒壶内，由客人再倒向酒爵，但有些客人不满意，干脆夺下酒缸自己来。

客人豪放，上的菜更结实，一头头的烤乳猪、焖羊羔，连头带尾，整个端上来，有的人根本不用准备好的象牙箸和陶调羹，解下佩刀就切割起来往口中塞，挥着手撵，要上前服侍的侍女男仆走开。

“嫪毐！嫪毐！”众多人拍手欢呼。

“加把劲！再加把劲！”更多的声音此起彼落。

吕不韦陪着楚玉太后坐在特设的“观赏阁”内，席案上也摆设酒和菜，加上焚香袅袅，和底下喧嚷嘈杂的场中相比，别是一个天地。

“观赏阁”是建筑这座“共乐厅”的赵国巧匠的精心杰作。它从场外的回廊越空而架，由阁首直接通到舞台前面，居高临下，连舞台上人物的须眉和眼睛都看得清清楚楚，就像对面看人一样。

整个四面开着琉璃落地窗，用珠玉绣帘遮住，帘内看台上及场中非常清晰，台上和场中看帘内，则是隐隐约约，一片朦胧。

往日，吕不韦会带着众姬妾到阁中欣赏舞台表演，他将四周的珠玉帘拉开，“观赏阁”就整个成为透明，他环行四周，举手接受场内观众和台上演员的欢呼，然后再放下垂帘，这时观众和演员只看得到珠玉帘的彩绣和珠玉的闪亮，根本不知道吕不韦是否还在里面观赏，但相国与下同乐的气氛，却因此而维持到终场。

这在秦国、在天下都是个创举，本来，聆听金石丝竹之声，目览美色歌舞之娱，只是少数王侯将相的特权，这个平民出身的相国却和家人分享，因此也抓住更多豪侠死士之心。

“嫪毐！嫪毐！”众多人拍手欢呼。

“加把劲！再加把劲！”更多的人大叫。

太后贴近落地窗，从珠玉间隙中看出去，全身起了一阵轻微颤抖。

吕不韦站在她身后，抚着颌须微笑。

湘儿、绣儿分站两边，不时转脸向外窥视，然后以袖掩唇，相视偷笑。

只见舞台上的嫪毐身高九尺（约一百九十分公分左右），全身肌肉成块状，稍用力运作，块状肌肉都像在流动一样。

最妙的是，他的身材魁梧，粗壮得像雄狮，像犀牛，脸却俊秀得处子一般，白皙得有如冠玉，嘴唇红得像涂过胭脂一样，眉清目秀，挺直高隆的悬胆鼻，更是他面部美的焦点。他全身赤裸，腰间只穿着一条犊鼻裤，正做着运动肌肉的动作。

“老天，天下竟有这种俊男！”楚玉太后忍不住轻呼出来：

“男神身材，仙女脸！”

“这不是他最精彩之处。”吕不韦笑着说。

忽然，舞台幕后传出丝竹八音之声，一阵轻柔的音乐奏起，幕后一位身着薄纱舞衣的丽人，轻歌曼舞地舞了出来。

她跳的是一种西戎人求偶之舞，举手投足，全是挑逗男人情欲的动作。她围着嫪毐起舞，由远而近，先是贴身作眉目传情，紧接着用手及肢体触摸，最后紧拥着他全身上下扭动起来。

场中这时都屏息观赏，听不到一点人声。

嫪毐先是站立不动，任凭舞伎挑逗，后来，他脸色泛红，两眼射出情欲火焰。

“他真能禁得起挑逗！”楚玉太后自言自语地赞叹。

“禁得起挑逗的男人才耐得住久战。”吕不韦意有所指地说。

“你看，他终于有反应要发作了！”楚玉太后轻声欢呼。

只见嫪毐的犊鼻裤前面逐渐隆起，就像有条巨蛇昂首欲出。

嫪毐一声怒喝，将紧抱着他作扭动状的舞伎，用一只手就举了起来，另一只手撕掉她身上的舞纱，露出全身羊脂般的赤裸胴体。

场中突然一阵暴喝，全场人都站了起来，等着看下面进一步的动作。

“嫪毐！嫪毐！”众多声音喊着。

“开始做！开始做！”更多的声音此起彼落。

楚玉太后也眼中露出异彩，她回头看看吕不韦，将他的手握得紧紧的。

谁知嫪毐将裸女一丢就丢到台下人堆里，自己却转身幕后去了。场中一片混乱，久久不息，接着是另外的歌舞节目上场。

“你不是说还有最精彩之处？”太后有点失望地问。

“你没有看见他犊鼻裤隆起的程度？难道还要他当众脱下来？”吕不韦笑着就席位。

“怎么知道不是虚有其表？”太后兴致未减，继续这个话题。

“我知道他很深，他在邯郸我们门下很久，有次我和我最亲近的几个门客集会，他曾表演过以男人象征推车轮而行的特技，绝不是虚有其表。”

“啊！”太后以袖掩口，惊诧得说不出话来。

半晌，她才舒口气说：

“今夜送他到甘泉宫！”

“不行。”吕不韦摇摇头。

“为什么？”她脸上出现怒色。

“稍安勿躁，很快会送去，不过得先经过一番手术。”

“手术？”

“不错，先将他变成宦者进宫。”吕不韦神秘地说。

“变成宦者，那我要他何用？”这次她真生气了。

“这就看太后对负责去势的主事者如何交代了。”吕不韦微笑。

“啊，我明白了，”太后高兴地拍手说道：“这个主意甚妙，我得好好谢谢你！”

“只要免臣再服劳役，臣就感激不尽了。”吕不韦一揖到底，轻笑出来。

“早日办好，现在哀家要回宫了。”太后显得神采飞扬。

吕不韦连忙派人吩咐准备太后车驾。

## 6

一间密室里，几盏油灯灯心如豆，微弱的光影在室内集会的人脸上跳动，气氛显得神秘阴森。

室内共有仆人，全都为宗室或旧朝大臣，以国尉桓轸和长吏蒙武为首，围集在一张长几案上讨论国事。

桓轸身高九尺，长相威猛，狮鼻环眼，满脸的络腮胡。他是秦宗室，国尉本应掌握兵马大权，可是如今将军在外作战，一切直接向相国文信侯吕不韦报告，日常军务又由吕不韦所任命的右国尉所包揽，他只落素食尸位，大权旁落。

蒙武则是大将军蒙骜的儿子，蒙骜本亦为庄襄王临终托孤顾命大臣，但他对吕不韦的擅权和久不交还政权深为不满，因为他连年在外领兵作战，照应不到朝内，所以命蒙武与反对吕不韦的势力连络。

蒙武三十岁不到，面目俊秀，长身玉立，乃秦国有名的文武全才，自小就被国人视为神童。

这些人谈论当前情势已毕，等着共同拟定出结论和行动方案。

此时有一位个子短小精悍的宗室大臣说：

“本来我们想利用吕不韦和太后之间的丑事，抓到真其实据后，一举将他推倒，逼他将权力交还主上。另方面再召开宗室会议，取消太后的摄政权，让她退居深宫养老。但据最近的宫中眼线报告，他们已中止私下来往，他们商议政事，都有主上在场，我们连一点把柄也抓不到了。各位是否有另外扳倒他们的方法？”

“我倒想出一个办法，”一位身材修长的宗室大臣说：“主上是吕不韦的儿子，这个传言久已传遍天下，近来主上年已十八，应该能亲政了，吕不韦却仍紧抓住大权不放。虽然近年政令已由主上用王玺发出，不再用太后玺副署，但凡是奏简均先由吕不韦拟几个批覆，再由主上在其中选择一个，吕不韦所以能如此做，不能说和这项传闻没有关系。所以在下建议，是否可以扩大这项传言的流传，再加上太后本是吕不韦姬妾和主上是八个月早产的事实，鼓动民间风潮，要求认证主上不是亲生。这方面我们如开宗室会议，提出历年来所搜集的太后和吕不韦淫乱的人证物证，干脆废掉嬴政，改立成蟜。”

“各位对这个建议有什么看法？”桓轸环视众人：“事关重大，各位请慎重考虑。”

众人沉默着互看，有的为了怕暴露脸上表情，索性将脸隐入阴暗处。

“蒙大人有何高见？”桓轸见久久没有人说话，他点名蒙武要他发言。

“这着棋下得太险，而胜算很小。”蒙武徐徐地说。“你的意思……”刚才提出建议的宗室大臣想争辩。

“第一，宗室会议不见得一定会通过。第二，全国主要军力目前都在前方作战，回军不易，而咸阳城尉和附近几个县的县尉都是吕不韦的人，城卒、县卒我们根本调不动。再加上虎贲军都尉是太后亲信，兵将和卫卒的指挥权全操在太后手中。更别忘了，吕不韦家僮逾万，其中不乏英勇善战之士。在这种情形下，只怕日出时宗室会议通过这项决议，日暮时有关的宗室大臣都已遭到灭族的命运。第三，军队在外作战正吃紧，国内大乱，正好给山东各国可乘之机，他们要是齐心协力，秦国就危险了。”

“蒙大人的话有见地。”桓齮连连点头。

“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难道说，我们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吕不韦将秦国变成客卿的天下？等待着他将这些宗室和旧臣，一个一个地收拾掉？”那位身材修长的宗室大臣不以为然地说。

“所以目前我们不能轻举妄动，尤岂不能让他看出我们是在做有组织的反抗。吕不韦目前虽然是一手遮天，但到底是外国人，所掌握的权力全是依附在主上这条根上，并没有深植到民间基层，所以只要逼他离开相国这个位置，他所有的势力都会像没有根的花一样，没多久就会凋谢枯萎。主上这条根，不管传闻怎么说，我们只有善加保护，绝不让他受到丝毫伤害，免得动摇国本。”

“蒙大人言之有理。”众人异口同声地说。

“只是我们实际上应采取何种行动呢？”那位宗室大臣犹不服气。

“这很简单，一方面目前我们只有忍，等着主上行冠礼成人，他和太后再没有独揽大权的藉口，再看情形。另方面我们买通他亲近的人，随时伺伺他的行动，一有动静我们立刻可做防备。”

“各位可有这种人选？”桓齮又环顾了一下众人。接着他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宫中旧人本来就多，不露痕迹的收买几个人非常容易，但吕不韦亲信是他的死士，想打入和买通都很困难。”

“在下却有一个人可推荐。”蒙武微笑着说。

“是谁？”众人争相发问。

“李斯，原是吕不韦的舍人，前不久由吕不韦推荐为长吏，现主管间谍系统——这是他的秘密身份，希望各位大人不要说出去——专司游说各国、收买或刺杀各国权要之事。”

“啊！”众人一致表现出失望：“这怎么行！”

“与虎谋皮！与虎谋皮！”那位身材修长的宗室大臣更是接连着说：“得不到他的真消息，反而让吕不韦知道了我们的底细，这怎么成！”

“稍安勿躁，”桓齮以主席的身份制止了众人的鼓躁：“请听蒙大人将话说完。”

然后他皱着眉问蒙武：“这个人可靠吗？是何来历？”

蒙武简要地介绍了李斯——

李斯，楚国上蔡人，年轻时为县中小吏。他看到厕所里吃大便的老鼠，遇人或狗到厕所来，它们都赶快逃走；但在米仓看到的老鼠，一只只吃得又大又肥，悠哉游哉地在米堆中嬉戏交配，没有人或狗带来的威胁和惊恐。他因此有了感叹，人无所谓能干不能干，聪明才智本来就差不多，富贵与贫贱，全看自己是否能抓住机会和选择环境。

他看楚国虽大，历代君主都没有出息，不像能有所作为。而其他的国家都太弱，灭亡只在旦夕！只有秦国最强大，历代君主也企图心旺盛，个个



英明奋发，于是他向老师名儒荀卿告辞说：

“为人最大的耻辱就是卑贱，而最可悲的事乃是穷困，长期处于卑贱地位而忍受穷困。

藉口避世，自认清静无为，这并非读书人真正的意愿，只是求不到富贵的托词罢了！现在学生决心游说秦国去了。”

他来得不巧，正碰上庄襄王去世，只得投在吕不韦的门下。

“李斯此人见识远大，看出吕不韦虽然权倾一时，但就像养在花其中没根的鲜花，经不起多少时日。所以他刻意和我结交，希望藉由宗室和旧臣的力量，在主上亲政、吕不韦倒下以后，能受到重用，发挥他治国旗天下的才能。”

“这人可靠吗？”桓齮带着怀疑地问。

“可不可靠都不要紧，我只是单线和他来往，保证他在吕不韦倒后，可以藉由重臣和宗室与主上直接发生关系，受到更大的重用。目前要求他回报，只是供给一点吕不韦计划及行动的消息，大将领兵在外，儿子帮他观察当政者的意志和动静，这是人之常情，就是吕不韦知道了，也不会见怪。何况李斯是有求于我，而且他一点都不知道我们已有了组织。”

“这倒是可行的，只要不泄漏我们众人的身份。”众人异口同声地说。

“绝对不会，有事只有在下和家父承担。不过在下要各位保证的是，异日要在主上面前力保他。”

“当然，当然！”桓齮和众人都这样承诺了。

会议在相当满意的气氛中结束。

## 7

秦王政和成蟜刚从中隐老人处听训出来，和往日一样，他们不急着回宫，而是带四名力士随从打猎去了。

现在他们已完成帝王学教育，只是每逢朔望早晨去向老人请安，顺便请教点问题，听老人教训几句。

老人岁数增加越多，话反而越来越少，很多次在他们问安行礼以后，老人就会照例说：

“没有什么事，你们就回去吧！”

嬴政如今已为秦王，日夜都忙着政事，每项政事吕不韦都要他参与并批覆，只是提早为他准备好答案而已。他每个月难得和成蟜见面两次，更是不能放松机会，要和成蟜痛痛快快地玩两天。

今天和往日一样，他和成蟜都是短衣劲装，身背弓箭，足登船头长靴，手执马鞭。秦王政骑的是一匹纯白汗血马，乃是阳泉君所献，他用白翟赠给他的汗血马配其他纯种母马，十几匹良驹中，只有这一匹是纯白汗血宝马。成蟜骑的则是全身通黑、没有一根杂毛的乌骑马。

两人同年，而十八岁是男人之间差异最大的年龄。

秦王政越长越英挺，面部的早熟加上他的龙行虎步，举止安泰，使他看上去像是二十好几的成人，但脸上那股原有的稚气，却逐渐为一种阴鸷之气所取代。

他说话迟缓，几乎是一字一字地自口中吐出，配上他的狼音豺声，令人听了不寒而栗，自带一种威严。

成蟜却依然童子般的俊秀，称得上是唇红齿白，长身玉立，有如玉树临风的倜傥，只是举手投足之间，仍然带着一股稚气。

他们出得宫门，就将原有的四名力士随从打发走了。因为有人跟着，就会受到监视，他们的一举一动，从人都会向吕不韦相国和太后提出报告。怀着这种受监视的感觉，怎么能玩得痛快！

“兄长，今天我们上哪里？”成蟫勒马问。

“上林！”秦王政口中回答，手中马鞭虚挥作响，白马已冲了出去，他回头高喊着：“成蟫，今天我不再等你，真正比赛一下马脚力！”

“等下我到哪里找你？”成蟫自知马慢，绝对追赶不上，他连忙大声问。

“上林那边的出口处！”

话未完，白马已运足如飞，大跑起来。没一会工夫，秦王政再回头看时，已看不到成蟫人马的身影。他哈哈大笑了起来。

他索性再两足加紧催马，在进入上林直道后也未放慢，白马跑得性起，竟脱离直道，跑上树林间的小径。他开始时尚未注意，只当马认识路，在找捷径，但过了很大一会，才知道自己在林中迷了路，转了好几次，就是回复不到直道上去。

他下得马来，牵着白马缓慢地在林间走着，心中浮起一种难得独处的愉悦。他想：

“这下真是难得，将成蟫都摆脱掉了。”

当君王真的没有意思，时时刻刻都有人跟着，连睡觉门外都有人守着，只要他翻身重了点，或者是说了一句梦话，立刻有宫女来察看，日日夜夜，不管做什么，总觉得有人在看着他，这和囚犯有什么分别？只是少了副锁链而已。

现在可好了，他再也没有人跟着，就是在路上遇着人，别人也不知道他是谁，他可以在这里随便说什么做什么，也不会有吕不韦、太后来唠叨，或是什么御史又上一道奏简，说什么有失君王仪态。

想到唱，他真的就大声唱出来；想到要随着高兴做点什么，他就放开马的缰绳，让白马自己去吃草，他就在草地上打起滚来，滚得满身都是泥土和草屑。滚累了，他就躺在一棵大树脚下的盘根上面，仰视着参天枝桠间的蓝天白云，又大声地唱起来。

这种味道真好！难怪中隐老人说，天下最愚蠢的莫过于想当君王的人。君王日夜形神忙碌，睡不安寝，食不知味，担心受怕都是为了别人的事，而且是永远有担心不完的事。哪像一介平民，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全家衣食温饱，就没有什么可操心的了，要是单身一个，更是一个人饱，全家人都饱了。

想着唱着，他有点倦了，迷糊之中，他想起了成蟫还在等他。

“嗯，让他去等吧，好不容易，多少次赛马，他总算有一次先到！”

他不知睡了多久，也许只是一会工夫，可是他做了很多稀奇古怪的梦，直到有几只不知名的鸟，在附近树枝上对着他噪叫，将他吵醒了。

看看太阳，已快近午，让成蟫等得太久不好。

他吹口哨召来白马，按着太阳的方位，牵着马向上林出口走去。

时值暮春，上林桃花开得正盛。秦王政牵着马，踏着小径的缤纷落花而行，很快他头上身上也洒满各种颜色的桃花，使我不禁想起了邯郸的那个小女孩，现在她应该是已嫁作人妇，也许都已儿女成群了。

想到那座为桃花半遮的小楼，以及和桃花相映红的女孩美丽的脸，他

心中浮起一份惆怅，但也有着更多的神秘甜蜜。她常出现在他梦中，这个秘密只有他自己一个人知道，连成蟫他都不和他分享。

他牵马信步走出上林，只见离和成蟫约定的出口，还间隔一段距离，却发现到前面有一大片桃树林，沿着树林有道小河，一道拱形石桥直通进一处村庄。村庄不大，看上去只有十多户人家，半隐半现地位于桃花林中。

秦王政看到茅屋顶冒出的阵阵炊烟，才发现时已近午。他有点饿，口渴得更凶，他要吃干粮，才想起干粮和水都由随从力士带着，他将他们撵走，却未想到将水和干粮留下。好在他这身打扮，进村庄去讨点水喝，别人绝不会想到他是拥有秦国一切的秦王。

他骑着马走过石桥，在转弯树林深处又看到一户人家，这家比较平静，不会因围观陌生人而有人认出他来。

他在这家门口下马，只见竹篱里面又是一片桃林，茅屋三间，石板平地，院子里收拾得非常清爽，四周点缀着一些花坪，上面开放着五彩缤纷的各种应季节的花。

他敲敲竹篱笆的门，应声出来的是位绝色少妇。他摇摇头，擦擦眼睛，怀疑自己又走入了梦境，邯郸小红楼上的故人竟又在眼前出现！她的脸和身材没有太大的改变，只是更为娇艳、成熟和丰满。看样子是已经嫁人了，因为她全身洋溢着少妇特有的韵味。

她穿着一身长袖拖地裙装，秀发卷高成髻，插着两根鸟形玉簪，看样子不像操作农事的村妇，但她怎么会住到这种地方来？

“莲姊，是你？”秦王政欣喜地喊出来。

“你是……？”她打量他很久，才惊喜的叫出来：“你是小柱子！”

“你现在已长成大人了，不要怪我认不出你，十多年了，那时候你才这样高。”她还用手比划一下：“到里面坐！”

屋内摆设简单，但收拾得纤尘不染，布置也十分雅致，看不到耕田用具，供祖宗牌位的神桌前面，却挂着一把镂金镶玉的宝剑，像是武人世家。

她奉上香茶，陪着他聊了一会邯郸往事，当他热情地告诉她，她常会在他梦中出现，而刚才见到她，竟以为又是另一个梦境时，她忍不住以袖掩唇，轻笑出声。她又开着往日常开的玩笑：

“早知道你这样喜欢我，我应该嫁给你的！”

“你已经嫁了？”秦王政装着吃惊地问：“怎么会从邯郸那么远的地方嫁到秦国来？真的，那时候我们只顾着玩，连你真正的姓名和家世都不知道。”

“我对你还不是一样！我姓公孙，单名一个玉字，莲儿是我的小名。我原本就是咸阳人，到邯郸只不过是住在姑妈家，姑父是在赵国朝中为官的。我的丈夫姓嬴，名字叫得，是宗室也是世代官宦门第。公公多年前退隐，爱上这里的风景，于是迁居到这里。我丈夫是独子，公平在我未嫁过来以前就去世了。”

“尊夫现在做什么？对你好不好？”秦王政关心地问。

“哦，他在咸阳宫中任郎中之职，今天正好轮值，不在家。哪天我为你们介绍认识，我常在他面前提起你，他也觉得当时的我们很好玩，说很希望哪天能见到你。”

“也许我可以常常见到他。”想到赢得宫中任郎中，他的确是想见就随时可以见到。

“他家和我家是世代通家之好，我们从小就玩在一起，当然对我很好。”

她提到丈夫的好，脸上依然浮起少女的娇羞。

“你呢？你还没有告诉我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怎么会来这里？”

秦王政很快在心中下了决定——不能告诉她真话。于是他顺口编了一个故事。

“我姓赵，名字叫贾，自小父母双亡，在邯郸街上卖瓜的是我祖父，现在我们住在咸阳城外。”

“他应该年纪很大了吧？现在还种得动瓜？”她问话的天真神情，依然是十多年来他梦中的那个小女孩。

“他已经做不动了，现在是由我在当家。”秦王政说着谎，内心多少有点愧疚：“我只是打打猎卖点钱，勉强够我们祖孙度日。”

公孙玉用爱怜的眼神看着他，站起来走到他前面，就像在邯郸时一样，帮他拍打着刚才在地上打滚所留下的尘土，一面诚恳地劝告他：

“在上林偷猎，抓到是要处死刑的，你不怕？”

“为了祖孙二人的生活，只得冒这个险了。”他装着无奈地说。

“哪天我要赢得帮你找点别的事情做，但是我怎么找得到你？”

她依然如此善良，他真不忍心再抛弃她，但为了日后还能和她见面，这个谎还是得说下去。他说：

“我住的周围很乱，不容易找，还是我来这里好了。”

“你可以常来玩，方便的话，将令祖父也一起带来，也许是因为我常提起你们两个，赢得也常说希望见到你们祖孙。”

“我会的。”他这次说的是真心话。

接着他们又不知不觉谈到邯郸那段日子，他们同时发现，那些日子中所发现的一些事，在他们记忆中保存得竟是如此完整，连有些小细节都历历在目。

他毫不忌讳地告诉她，他在心中对她所存的那份初恋的感觉；她也略带羞涩地向他暗示，她当时感觉和他差不多。

谈到中途，他空腹中的咕噜声音被她听到了，她真是心细如发，连忙说：

“只顾着说话，竟连吃饭都忘记了，饭菜我都已准备好，拿出来就可以用了。”

她从厨房里端出中餐，很普通的二菜一汤，但秦王政吃得津津有味，觉得比起日宫中的山珍海味可口多了。这一半是因为肚子实在饿了，另一半原因则是她秀色可餐，殷勤布菜劝饭，他越吃越有味。

饭后他自告奋勇，帮她到厨房里洗碗，使他又回想到在邯郸老人处受教，自行处理日常生活的情景。

快乐的时间易过，忙着、谈着，才发现日头已快起西，这时他才想起成蟜还在上林出口处等他。

他依依不舍地向她告辞。在他要上马时，她要他等一下，匆匆进入房中取出一小块碎金塞进他手里：

“天色不早了，你还是两手空空，这点金子拿去，买点吃的给你老爹。”

秦王政没有推辞就收下了，他感动得想哭，但也掺杂着恶作剧得逞的笑意。

在她连连“一定要常来玩”的叮嘱声中，他上马急驰而去。他也在心中喊着：

“我一定会常来！”

在上林出口处找到成蟫时，他已饿得在一棵大树下睡着了。

9

在太后的寝宫里，灯光辉煌有如白昼，这是楚玉太后最大的爱好，她要求在晚上，所有的灯都要点上，卧室内不能有一点阴暗。

她另一个爱好是照镜子。卧室内的四壁都嵌着一人高的大铜镜。她喜欢站在室中央，在镜影重叠、一影动百影随之而动的幻境中，欣赏自己美好的胴体。

自从嫪毐假冒阉者进宫，随时伺候在她身边后，她又多了一种嗜好：她喜欢挨皮鞭。

她——有时还加上湘儿绣儿两个——常在内寝将衣服脱光，要嫪毐也脱去衣服，只剩下一条犊鼻裤，然后用皮鞭抽她们。湘儿和绣儿常被抽得一条条的血痕，有时更痛得哭出声来，但她一旁观赏，却感到有种说不出的快感，内心的情欲之火燃烧得更为旺盛。

至于抽到她身上时，那股又痛又辣的感觉，常使她流出眼泪，但所带来的快感，却是任何感觉都比不上的。

她喜欢看到嫪毐为她驾车的那副雄姿，天神般的刚猛，却配上一张俊秀的脸，风吹动他额前散发的那股飘逸，常使得她有股想吻他的冲动。

但她更喜欢他只穿一条犊鼻裤遮住私处，手执皮鞭，全身块状肌肉一块块凸出的粗犷样。此时他脸带专横，不再是穿上衣服时那样恭顺，而变成一个凶神恶煞。但他此时越折磨她，她越感到痛快。

她常在他挥动鞭子的时候，尖叫呻吟着说：

“你是我的主人，我是你的奴隶；你是我的牧人，我是你的羔羊！请命令我，我一切都属于你。”

他鞭打她，折磨她，真的也从不手软，就像一个横暴的奴隶主。

可是穿上衣服后，他却恭顺卑屈，伺候她无微不至。譬如说，每次上下车，他都不用脚凳，而是用背部让她踩着。每逢下雨后，路上有积水的地方，他都会脱下外衣，甚至用自己的身体当作踏脚石，让她走过去。

床上，床下，穿衣服和不穿衣服时，他是矛盾完全不同的两个人，一个是奴隶主人，另一个却是彻底卑顺忠心的奴隶。

她对他这两种极端相反角色，全都爱得不得了，可说是到了上瘾的地步，她已经非他不欢。

今晚，正当她赤裸裸地站在铜镜前，舞动、旋转、欣赏着自己胴体的时候，她看到嫪毐又赤裸着全身，手拿鞭子在她身后出现。

这次她没有像往常那样如母兽一样，跪伏在地上让他鞭打，而娇媚地向他笑着说：

“毒郎，今天不行，今后我们都不能再玩这种鞭打的游戏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嫪毐丢掉手上的鞭子，脸上凶狠的神情一下变成沮丧：“是否对我生厌了？吕相国要我进宫时，我就不愿意，早就知道当别人的玩物，总会有玩厌的一天。我更明白，宫中的女人在被玩厌以后，最多是丢在冷宫不管，让她们自生自灭，而冒充阉者入宫当玩物的，厌了以后，却会尸骨无存！”

楚玉太后只微笑地看着他，默不作声，似乎是鼓励他的牢骚再发下去，她也喜欢看他的沮丧和惶恐的表情。

“被私带进宫的男人是什么呢？他们还不如一条狗！狗死了，主人对它还有份怜惜，还会怀念它曾为她带来过欢笑或是慰藉，而这些男性玩物呢？主人会怕他们泄漏秘密，让他们无声无息地从世上消失！”

太后怜惜地看着这个身高九尺的魁梧男人，摇摇头，温柔地拉他坐下来，主动靠进他的怀里说：

“毒郎，我承认你所说的有事实根据，偶尔在宫中，乃至各国宫中都发生过，但那不是我。在先王去世后，我没有任何男人，只有你一个，而且我告诉你，我永远不会厌倦你，反而是怕过不了多久，你会厌倦我，所以我要湘儿和绣儿都参加了我们的游戏。”

说到这里，她停下来，轻轻吻吻着他孩子般的脸，幽幽地说道：

“你看，你还这样年轻，二十岁才出头，我的头上偶尔已会出现几根白发，眼角也有了皱纹，虽然要在阳光下才能看得到。只怕再过几年，我变成老太婆时，你就会讨厌我。”

“臣怎么敢！”嫪毐一着急，奴隶的本性又显露出来了：臣只想终身服侍太后。”

太后摇摇头，笑着说：

“闺房之中，不要来什么臣啊，太后的这一套，将整个情调都弄没了。”

嫪毐无语很久，太后附在他身边说：

“你想知道为什么我们不能再玩这种鞭打游戏了吗？”

嫪毐点点头。

“我有了。”

“有了什么？”

“有了孩子！怪不得人家说个儿大没头脑，你怎么连女人说‘有了’都听不懂。”

“是我的孩子？”嫪毐索性装得更傻。

“蠢驴，不是你的孩子，又是谁的孩子？”太后假装生气。

“不是我的孩子，是我们的孩子！”嫪毐又加了一句。

“不错，我们的孩子，却是见不得天日的孩子！”太后语其中带着悲哀。

“拿掉它！”嫪毐说：“这样会将事情闹大，寡居太后生子，怎么向国人交代？”

“不！”太后站起来，对着铜镜，看了看稍微突出的小腹：不！绝不能拿掉，自从生了嬴政以后，多年来我都没再尝过做母亲的喜悦，再说，打胎太危险，说不定命都会送掉。”

“那该怎么办呢？”嫪毐一副焦急的可怜相。

“看你急成这个样子，你不要忘记我是掌握全国大权的太后！”

她对着铜镜，挺了挺高耸美丽的胸部，自言自语地说：

“我是太后，生的孩子不是王就是侯，我不能让这个孩子的父亲只是一个假冒阉者的宦人！”

## 10

尽管吕不韦极力反对，但拗不过太后的坚持，由太后以秦王的名义封嫪毐为长信侯，封国为山阳地区。

这个消息传出，全国大哗，宗室大臣纷纷上奏反对，御史大夫更提出，按秦律宗室非军功不得封爵，何况是一个伺候太后的寺人。

但嫪毐封侯的事根本没经过讨论，诏封书已下达和公布，谁也不敢说

要秦王收回成命，全国所有的土地都是王土，所有的秦人都是王臣，君王要分点土地给什么人，要什么人做什么官封什么爵，那是君王自己的事，从来也没有讨论过的先例。何况秦律并未规定，阍者不能封侯。

吕不韦以成事不谏的道理，分别将那些反对的大臣一一安抚说服，说服的工作他做得好辛苦。

他也没有想到太后竟是这样敢作敢为，而且一出手就是这样大手笔，想到这件事的时候，也只有感叹：

“在恋爱中的女人真是疯狂！”

太后不顾一切反对和舆论，为嫪毐在山阳大兴土木，宫殿规模、车马、服具、林苑，全与咸阳宫同，起内部的奢侈豪华更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另方面，太后有天晚上突然做了个梦，梦见自己站立一处山顶，周围乌云密布，突然间雷电交加，将她惊醒过来。

次日召太卜来问，太卜解梦说，山顶表示太后所居的甘泉宫，乌云密布表示有忧心病患之事，所以应暂时移离咸阳。

于是太后将整个甘泉宫人员全迁移到雍地的大郑宫。

嫪毐当然随侍在侧，大郑宫的事，不管大小也完全交由嫪毐决定。

嫪毐初尝权力滋味，一心一意学吕不韦的榜样，吕不韦是文信侯，他是长信侯，学吕不韦的样，谁能说不恰当？谁敢说他学不像？

于是他广招门客，人数也达千余人。不过吕不韦门客中多博学多才之士，而他的门客中，十之八九都是游侠博徒之流。吕不韦无事是和门客谈论天下大事，或者是清谈天文地理修身养性；嫪毐的门客则是斗鸡走狗，赛马赌博，日夜歌舞荒淫，更是不在话下。

他另养有家僮数千人，并且加以军阵训练，按军队编制操演，俨然是一支小私人军队。

他和太后都专心等着孩子出世，在两情最热的时候，太后甚至会喃喃道出：

“毒郎，嬴政不听我的话，常违背我的心意，等我们的孩子出世后，我们想法将嬴政废掉，改立我们的孩子！”

嫪毐也积极往这方面作准备。

## 1 1

至于被假借名义封嫪毐的秦王政，在得知嫪毐封侯的事情，先是跳脚大怒，口口声声说是要向大臣否认这项封命，但随即他就想到老人的话，他冷静下来，不断告诉自己：

“你能忍受的！你能忍受的！”

结果是他真的觉得，这种事并不像最初他所感到的那样不能忍受，太后是他母亲，父亲不在，她就是一家之主，拿点家里的东西赏给家奴，她有什么作不得主的？

最主要的是他自己也在谈恋爱，在恋爱中的人，除了恋爱的对象外，其他一切事情都没有什么重要。

他召见了公孙玉的丈夫嬴得。

一个相当俊秀的年轻宗室子弟，看上去和公孙玉很配。秦王政给了他不少赏赐，并升他为郎中右令，掌管秦王内宿警卫。意外的赏赐和晋升，使得这位年轻郎官感激得流出眼泪来。

其实秦王政做这些都是为了自己，方便他去看公孙玉。他交代郎中令，

赢得专负责白昼警卫，晚上不必留宿当值。这样一来，他去看公孙玉，永远不会和赢得碰面，而晚间公孙玉也不会寂寞。

于是，几乎是每天早朝一完，他就劲身猎装，单人匹马前往公孙玉家，他不告诉任何人，连成蟫都不知道，他要独享这个秘密。

每次他去，其实也没做什么，他只是坐在一旁看着织布，偶尔交谈几句。看到她谈起丈夫近日升官，得到秦王赏识时的兴奋模样，满脸都散发着喜悦的光辉，他也就分享了她的快乐。

“这下可好了，”她一边投着机梭，一边说：“赢得每晚都可以回家吃晚饭，不然，说老实话，有时他要轮值留宿，晚上一个人真的有点害怕。只是秦王为什么这样赏识他？”

“君王的事情很难说，”秦王政装得若无其事地说：“也许是因为赢哥平日工作努力，表现得好；也许是秦王认为他有才华而欣赏他；也许什么都不是，那天他心情好，随便抓个人来赏赐一下。”

“你哪来这么多的‘也许’？”她望着他轻笑：“你的赢哥的确是个人才，不但外表过得去，而且书也读得很多，除了执行公务以外，他总是册不离手的。”

“哦！”他为她高兴，却又为自己难过，老人的话真的不错，做个普通平民，有个爱你的妻子，比生在帝王家，为了权力，父子不和，手足相残，互相勾心斗角，要来得快乐！真的，次都未见到过赢得，哪天你来吃晚饭，他一定会在家的。”不行，老爹年纪大了，身体不好，我晚上不敢外出。王政支支吾吾地连忙推辞。

“我常和他提到你，他也很想见见你。”她又说。

“最好不要在他面前提到我。”他不禁冒出这句话来。

“为什么？”她先是惊诧，接着似乎明白了，她坦然微笑地说道：“他人很好，心胸没有那么狭窄。”

“男人的事很难说，”秦王摇摇头：“总之，你想我常来看你就少在他面前提到我！”

她不解地注视他很久，没说什么又回到织布上去。

和往常一样，他留下吃中饭，饭后帮她洗好碗，就告辞回去，不到半日的相处，滋味比什么都好，他感到无上的满足。

这样比什么都好！他常想，他大可以公开身份，甚至召公孙玉入宫任职，他就能天天时时看得到她，但那样他就会失去这样平等交往和等待不可知的乐趣。

临走的时候，和经常的那样，她会塞点钱在他口袋里——老爹老了，身体不好，需要吃好一点，秦王最近常有赏赐，他们的经济状况宽裕得太多。

他默默接受，回宫以后再找藉口，百倍甚至千倍的偿还给赢得。

这是他自认一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插曲，每天都有期待，每天都有满足，却没有强烈占有的欲望，也就没有患得患失的痛苦。

世俗的人是否都和他一样的看呢？这就很难说了，但他决定，他不管这么多！

## 第八章 手足相残



1

秦王政七年正月，彗星先出东方，再现北方。

太史启奏：彗星在日旁，主子杀父，弟犯兄；现在北方则主刀兵。

秦王政置之一笑，他既无父可杀，相信成蟜也不会犯他。

五月，彗星见西方，军中使者来报，将军蒙骜急病死于军中，相国吕不韦建议暂时退兵河内，秦王准奏。秦军还师，顺道攻下汲城。

五月十六日，彗星复现西方。

庄襄王生母夏太后死。

夏太后因非正室，不得与孝文王会葬，单独葬在杜原东方，庄襄王则早死，葬在酆阳。故夏太后生前指定及建筑陵墓时曾说过：

“东望吾子，西望吾夫，后百年，吾墓旁将有万家城市出现。”

几十年后，杜原果成大城。

2

夏太后盛大的葬礼过去以后，秦王政又开始享受他那份独有的秘密快乐。他往桃源庄去得更勤了。

祖母的死，再加上朝中的政争，使得他非常忧郁，只有在公孙玉处才能完全摆脱烦恼，过几个时辰普通人的生活。

等夏太后下葬，守丧三月期满以后，时间已值冬季腊月（十二月），掌管礼仪的奉常和掌宗室事务的宗正联合上奏，秦王政和公子成蟜都将年届二十，应该准备行冠礼了，他们并选定明年正月正日（初一）午时为举行冠礼最佳吉日良时。

但奏简呈到相国吕不韦那里就打了回票，他批驳的理由是：周礼男子二十而冠，乃是按照实足年龄满二十计算。他更找出那些当过他门客而经他引荐入朝当博士的官员，纷纷引经据典力争，这次行冠礼的事就此打消。有些宗室大臣直接上奏秦王政，他内心虽充满愤怨，表面却微笑着说：

“先前多少年来，也许大家都错了，照相国所议好了。”

朝中有些耿直却不明利害的大臣又纷纷上奏，要求秦王亲政，相国吕不韦将这些人找来责备了一顿，他说：

“各位这个请求是什么意思？主上现在不是凡事都亲自批答吗？丞相总领百官，就各位上奏拟定批答建议，让主上选择，或是作另外批覆，这也是我的职责，各位为什么要怀疑是我独揽大权呢？”

这些大臣明知道他是强辞夺理，但一时还找不出话来驳他，只落得个哑口无言，面面相觑。

最后吕不韦自己又打圆场说：

“也许等到主上行冠礼以后，我就不会再替他拟批答，一切政务交由他自己去办了。”

大家一想，再等一年是没有关系的，只不过临时他又要玩什么花样，就没人知道了。

有人向秦王政秘密启奏，他只笑了笑说：

“吕相国能者多劳，就让他多辛苦点，不要去烦他！”

秦王政这种莫测高深的态度，有人认为他懦弱，有人判断他是属于“不飞则已，一飞冲天”的君王类型。但他自己知道，他是在忍，尤其是桃源庄

这样一个找得到慰藉的地方，目前再大的烦恼和痛苦，他都能忍受得了。

于是，只要他感到心中烦躁，忍无可忍的时候，他就往公孙玉处跑，只要听到她柔和而清脆的声音，他的一切烦恼都丢开了；只要看到她欲语还笑的娇靥，他就觉得世界是如此美好，除此以外的事物，只不过是些杂音和干扰，不值得去在意，只要不在意，还有什么要忍不忍的！

可是他不知道，他利用别人的家当作阻止烦恼的城堡，利用别人的妻子来做慰藉的工具，虽然也没做什么逾矩的事，别人是否能忍受得了呢？

时间久了，成蟜也发现他的异状，尤其是夏太后去世，成蟜在自居的宫中待不住，下朝后又常找不到他，为了好奇，他跟踪过他几次，发现到这个秘密。但他从未问过秦王政，也没去过桃源庄里面，王兄有个什么情妇类的女人养在那里，不值得大惊小怪，只是觉得这样太危险。他常会在秦王政走后，带着四个力士护卫在上林中等候，看到秦王政安全回来，进入上林回宫，他再打发走四个力士。他对他们所下的禁令是：

“全力保护主上的安全，但不要让主上知道你们在跟随护驾，违者死！”

### 3

那天，时值岁尾，前几天下了好大的一场雪，整个大地万物全是一片白皑皑的。上林直道两旁的参天古木，枝桠全压满了雪，沉重地下垂，就像站立在路旁的白发白须、弯腰驼背的老人。上林直道一直有专人整理，雪刚停，就已将雪铲推到路两边去了。

久雪放晴，正中稍偏西的太阳，在万里无云的高空气照，天空是带着金色的蓝，地面白得发光，空气中弥漫着雪后特有的清新。

秦王政刚从桃源庄回来，心情特别的好。他穿着一套貂皮短猎装，外面却套着破旧的夹衣裤，他需要保暖，却又不能让公孙玉看出他的底细。头上的小獭皮也弄得脏兮兮的，猛看上去好像是狗皮做的。

她还真被瞒过去了，整整瞒了近两年！他不能不佩服自己装假得到家。

他告诉她过年要照顾老爹，恐怕会有很长一段时间不能来看她。其实是过年前后，他要祭天拜地、祀祖、大臣朝贺、春宴群臣等等，不过了正月，他真的抽不出身来。

他喜欢看到她眼中那股依恋和失望的神情。

临行前，她又塞了一点金子在他口袋里，还取出一件新裁制的羊羔皮袍，她说：

“将你这套又旧又脏的衣服脱掉，现在就穿上去！”

他怕露出里面的貂皮猎装，只得装着舍不得穿的样子，用脸偎着柔软的袍毛说：

“等回去弄干净身子以后再穿，我从来没穿过这样暖的袍子。”

的确，这件皮袍给他的温暖，是他从来未享受过的。

“还是试试的好，我没给量身做的，回去又没有人给你修改。”她坚持要他试穿。

他却笑着将皮袍塞在猎物袋里，上马急驰而去。

“过年后再来看你！”他回过头来喊。

现在他让马在直道上走步而行，马蹄在青石板上发出清脆的踢踏声，他心中那股温馨犹存。虽然要过年后才能再见到她，但等得越久，希望不是越浓么？

忽然"嗖"的一声，一支强弩箭由他耳边穿过，接着是嗖！嗖！嗖！

他拔出猎刀舞动，挥下几支箭去，两腿一夹，白马长嘶一声，放开四蹄向前飞奔。他冷静下判断，弩箭是从前后两面射来，白马在直道上奔驰，目标太明显，他应该转到道边树林中去。正当他刚起此念，只见白马长嘶人立，原来道中间拉有一条绊马索，宝马性灵，紧急刹住，不再往前冲。但在白马人立的顷刻间，又是几支弩箭，分别射进马腹和马颈，有一支箭正穿透马颈的大动脉，马惨叫一声，斜倒下去，鲜血泉水般涌了出来，还冒着热气，好在他跳得快，才未被压在马身下；但右脚已扭了筋，行动大为不便。马则是悲鸣几声，用哀伤的眼神瞪着他，激烈的抽搐几下就断了气。

他跛瘸的躲进一处雪堆后面，只见左右各有三个身上反穿皮衣，手执利剑的蒙面人，包抄搜索过来，原来他们就躲在路的雪堆后面，皮毛向外，与雪地一点都分辨不出来。

秦王政心中暗暗叫苦，但想起老人的话——君王即使是死，也要死得像个君主。他执着猎刀站立，凝神气息以待，一副凛然不可侵犯的神态。

“他在那边！”左边有一个蒙面人说：“我们上！”

“看他那么沉着的样子，好像是有埋伏，他出门不会不带护卫！”另一个蒙面人说。

“我早四周侦察过，没看到什么人。”右面一个蒙面人接话。

两组人已合围，缩小了包围圈，彼此间说话都已听得见。

“上，不管那么多，上！”右边另一个看上去像是指挥者的蒙面人大叫。

两面六个人快奔冲了过来，手上利剑在阳光下发出慑人的光亮。

正在此时，背后树林中冲出五骑快马，也是一色白色劲装，手执骑兵专用的短戟，全都以白绢蒙着脸。这些人马分从前批蒙面人的背后发动攻击，来回几个冲杀，六个蒙面人全部倒卧在血泊中。

这些蒙面骑者在杀完人后，就像来时一样神出鬼没，其中一个留下乘马，跳上另一个人马上，顷刻间又消失在树林中。

秦王政很想知道这些袭击他的人是谁，他没有去牵马，反而用猎刀挑开一个个蒙面人面纱察看，前五个，他一个都不认识，他摇摇头，苦笑着想：

“当然都是些不认识的，他们不会傻得找熟人来行刺君王！但他们为了什么要杀我？”

#### 4

“是你！”他挑开第六个蒙面人的面纱，发现到他身上有几处创伤，竟然还活着，而且是他熟得不能再熟的人：“赢得，是你！”

“嬴政，不要多话，补我一刀！”他说话吃力，眼睛里却充满了怒火。“赢得，你为什么想杀我？”

“你自己心里明白！”

“我没有什么对不起你的事，而且平日我对你不错。”嬴政口口声声称“我”而不称“寡人”，表示眼前他是以同等地位在和赢得说话。

“我承认你对我很好，但你可知道，你对我的赏赐越多，我内心的屈辱越重？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为什么？一个男人靠妻子去巴结君主，他内心会有什么感受！”赢得喘着气说，他肺部中戟，血沫由嘴角渗了出来。

“很多人想都想不到。”嬴政讽刺地笑着说。

“那不是我！”赢得咬牙切齿，两眼冒火：“只有你的……”

“我的什么？”秦王政好奇地问。

“我不像你这样阴险恶毒，我不说。”赢得摇摇头。

“说！我的什么？”嬴政顽强的脾气又发了：“赢得，你应该知道，行刺主上，乃是灭三族之罪，不是你可以一死了之的！”

赢得先是脸上露出些微惶恐，但紧接着他闭上眼睛，一副坦然无惧的样子：

“事情已经做了，我也管不了这许多了！”

“为什么？赢得，为什么你要这样愚蠢？真的，我和玉姊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，我们只是像姊弟一样！”

“我相信我的妻子，相信你们没做下什么苟且之事，但你们之间决不只是姊弟之情！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嬴政对他的话感到莫大兴趣，能知道公孙玉内心对他的感觉，他总是有兴趣的。

“一个爱自己妻子的丈夫，总是最能明白妻子心意的人，由她的一举一动，我都看得出来她在想些什么。你们之间不但逾越了姊弟之情，而且连我和她之间的夫妻之情都超过了。”

“你由什么地方看出来的？”

“只要你隔几天没去，她就会变得失魂落魄似的，好几次我还听到她在梦中喊你的名字，当然我知道那个假名字就是你！”

“这从何说起？”嬴政半无奈半欣慰地说。

“假若你用君王的权势和荣华威逼她、引诱她做下些什么，我不会这样恨你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羡慕富贵是一般女人的天性，但她不是，你在她面前装得如此穷困，她依然将心完全放在你身上，这比和你做下苟且之事，更教我觉得屈辱，觉得自己一无是处。”

“唉！”嬴政长长地叹了口气：“想不到我认为这样纯洁的事，还是会伤害到别人！”

“纯不纯洁，要别人来做评论。”赢得说话已显得断断续续，显然是活不久了。

“不谈这些了，”嬴政俯下身体就听到他肺部的嘶嘶声：告诉我，临死前你还有什么交代？”

“交代？你……不灭……我……的三族？”

“怎么会？看在玉姊的面上也不会！”嬴政有点愧疚地说。

“我……不……会……感激……你的！”一听他提到他妻子，他脸上又显出愤恨。

“我们是弟兄，都是秦孝公的子孙，只是我的运气好一点。”嬴政愧疚地说：“我知道该怎么做，你放心地走吧。”

“你不是，我……恨……”底下的“你”字还未说完，赢得头一偏，随即断了气，脸上却带着一种诡异的笑容。

“我不是？我不是什么？我不是秦孝公的子孙？”嬴政笑笑又摇摇头。看着周围几具尸首，皱了皱眉，自言自语地说：还是让咸阳城尉来处理吧！”

他带着那块沾了血的蒙面布骑上马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5

赢得的事处理得非常顺利。咸阳城尉的判决为他上林遇盗被杀，而另外找不出身份的蒙面人尸体，则当作盗匪处理掉了。这些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，也许他们全是赢得找来的游侠少年，也许是他们的亲人不敢出面相认，因为按照秦律连坐法，窝藏盗匪或知情不报，与盗匪同罪。

秦王政下诏厚葬赢得，除按因公殉职宽加抚恤外，并追赠郎中令，但赢得年少无子，这项追赠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好处。另外，秦王更恩赐不少财物，以褒奖赢得注意王宫内外安全的功劳。

秦王政对赢得的死，一则以喜，一则多少有点愧疚。喜的是今后他看玉岂不再有阻碍；愧疚的是，为了一己的自私，却让她这样年轻就守寡。

想到守寡，他心里猛然一惊，才想公孙玉如此年轻，又无子女，恐怕短期内嫁人是免不了的，以后再想见她，可能性更小了。为了他想见她，已经丧失了六条人命，不能让类似的事情再发生了。

他一再的考虑，终于作了决定——

将她纳入后宫，或是帮她择配，以荫顾遗孀的名义，将她嫁到他随时都可见到的地方，嫁给不像赢得这样顽强愚蠢的人。

在忙完过年前后的政务和私务后，有一天他召见公孙玉。

召见的地点选在内宫便殿，在她行完朝见礼后，还特准她上殿赐座对话。

当他见到她上殿坐下来以后，首次抬头看清他时，眼中所流露的惊诧神情，他不禁暗笑，其中更夹杂着不少得意。

“公孙玉，”他语气严肃地问：“你见了寡人，为什么露出惊诧的表情？”

“臣岂不敢说。”公孙玉低着头回答。

“但说无妨。”

“大王看来很面熟，很像臣妾的一位故人。”她脸仍低着。

“哦，天下人相像的很多，没有什么奇怪的。”他微笑着说。

接着他问了一些有关赢得丧葬的事，公孙玉都很有条理地回答了。最后他拉上了正题。

“公孙玉，你今年几岁了？”“廿五了。”

“那还年轻得很，又无子女，不应守节，让寡人在群臣或宗室优秀子弟中，为你选一个人嫁了！”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。

这时只见公孙玉避席俯身在地，声音哽咽地说：

“先夫赢得尸骨未寒，不忍言此！”

“那以后再说吧。”见到她泪流满脸的凄楚相，他心中有着无限怜惜，不忍再逼她。

“臣妾以后也不愿再谈此事。”公孙玉似乎已认定他就是赵贾，语气强硬而充满暗示：“赢得生前和臣妾感情极好，生既不能白首偕老，死亦愿同坟同穴！”

秦王政不敢再说下去，不然要是来个自杀殉夫的，他爱她反而害了她。

“人各有志，”他叹了口气说：“寡人就不提这件事了。”

“谢大王成全。”她又再行礼。

“请起回座说话，”秦王政等她坐好，又想了很大一会，才开口说：“赢得深谙兵法，并且好学不倦，寡人正期待他日能加重用，想不到会出这种事，

寡人也痛惜失去了一个人才。”

“谢大王谬赞。”

“对了，”他乘机又说：“听闻你出身书香世家，本人又饱读诗书，通晓百家，再加上一双巧手，织出的绢布人人称赞。”

“大王是听谁说的？”她用的是诘问口气，暗示她明白他在打什么主意。

“哦，听闻就是听闻，也就不要管是谁说的了。”他微笑着说。

他对她的顶撞不怒反笑，引起侍立一旁的史官和侍中的震惊，这不像平日动则暴怒的秦王。但这些近侍更怕的是，乌云透出阳光后，接着是雷电交加的暴风雨，秦王政就有在微笑中处死犯过内侍的记录。

他们中间有很多人是赢得生前的私交，他们为他这位遗孀着急，可是无法施以援手。

“这样好了，你一个人既不再嫁，”秦王政沉吟了一会说：婆家又没有人，再加上你不愿回娘家住，那就进宫来，教导宫人诗书，并督促她们纺织。”

“……”公孙玉垂头沉默。

秦王政一直在注意她的反应，却看不出她是否愿意，他心一横——既然你不表示意见，干脆以王命来命你进宫，先叹口气说：

“寡人有鉴于全国百姓男耕女织，终年辛劳不休，荒年仍有患饥受冻之苦；而宫中这样多的男女，众多人服侍少数几个人，平日锦衣玉食，无所事事，奸邪由此而生。寡人的一个想法是，宫中郎中、侍中除了份内勤务外，应多加操练军阵武事，宫人则应规定日织多少布，让他们也体会一下行伍中兵卒和民间妇女的辛苦，寡人亦将带头耕织！”

“大王这个想法极合‘天视自我民视，天听自我民听’的治国大道。”公孙玉忍不住赞美他几句。

“公孙玉，既然你赞成寡人的想法，你又有一双纺织巧手，就进宫来在这方面帮寡人的忙吧！”

他还不等公孙玉回话，就沉喝道：

“左史。”

侍立在一旁的左史向前行礼。

“将寡人刚才的话记下来，作为宫中今后的制度。”

“是。”左史退到一旁。

“侍中。”秦王政又喊。

“臣在。”侍立一旁的侍中向前行礼。

“准备各项迎接嬴夫人进宫事宜。”

“是，臣遵命。”侍中退下。

“寡人封你个什么官职才恰当？”秦王政沉吟。

“大王，臣妾……”公孙玉还想反对。

可是秦王政没有等她将话说完，就用命令的语气说：“任何官职都不适合你，只欢迎你入宫襄助寡人，你就称为公孙大家（姑）好了。”

这还有什么好说的，她只有上前谢恩。

秦王政将这件事办好了，感到说不出的轻松，他不必再担心她一个人在外孤苦伶仃，受人品侮，而且今后他只要想见她，只要藉口去看宫女纺织，就可随时见到她。

只有一件事他耿耿于怀，那就是那天不知谁救了他。他必须查明，这表示他和公孙玉的事已经泄漏出去，不然不会这样凑巧，而且看那几个人的

凌厉身手，很像宫中受过严格短距离搏斗护卫训练的高手。

他怀疑是成蟜，但成蟜从不提起那天的事，他也只有放在心里。

6

秦王政八年，上党郡原属赵国六城复反归赵，并杀害秦所派地方首长。

相国吕不韦建议长安君成蟜率兵征伐，秦王政准其所议，派精兵十万由成蟜为将伐赵，原有上党前线军队，亦交由成蟜统一指挥。

成蟜军的战斗序列编组是——

-

将军：长安君成蟜

裨将：大良造嬴和

-

前军——

都尉：宫大夫秦敢

右尉：五大夫嬴准

兵力：步卒两万，战车百乘，随伴步卒四千人，骑兵一万。

-

中军——

都尉：右更赵成

右尉：五大夫嬴悦

兵力：步卒三万，战车两百乘，随伴步卒八千人，骑兵两万。

-

后军——

都尉：少良造司马疾

右尉：公大夫严重

兵力：步卒一万，战车两百乘，随伴步卒八千人，骑兵五千。

-

辎粮军——

都尉：五大夫吕直

右尉：公乘公孙错

-

出发前在车城外大阅兵。

前后三军中的中军，又细分为左、右、中三军，分别按步队、骑队、战车队和辎粮队排列。

黑色旌旗是步卒，携带的武器是强弓劲弩、戈、戟、殳、干，身佩短刀或是利剑。步卒也是一身黑色劲装。

红色旌旗是骑兵，这是秦国新发展的兵种，训练完全是采取胡人方式，很多教练和军官都是归化胡人。这些骑兵部队称得上神出鬼没，冲锋陷阵有如急风暴雨，使敌措手不及；可搜索敌情及追击残敌，又可远离本军，行动飘忽，使敌无从捉摸。

战车队则是用黄色旌旗，又细分为人力输送队、船运队及兽力运输队、护运队。除中坚主力外，其余是由民间征集。

十万部队集合在大校场中，连一丝声息都没有，只见各色旗帜在风中翻飞，盔甲鲜明，在阳光下闪闪发亮。

成蟜带铜盔，全身甲胄，陪着秦王政阅兵，众文武大臣策马跟随，所到处响起一片万岁声。

阅兵完毕后，秦王政亲手解下腰悬的尚方军令剑，大声向场中士卒宣布：

“将军此去，责任重大，特赐此剑，以示托付，国以内寡人治之，国以外由将军决定一切！”

说罢以剑连击成蟜座车三次，然后双手递交成蟜。成蟜行过军礼，双后接过，带领三军高呼万岁。

秦王政和成蟜携手登上特制輶辇车，绝尘而去。

部队则回营地休息用饭，按计划出发。

7

正午，秦王政和吕相国设宴灞上长亭，为成蟜将军送行，由各文武大臣相陪。在饮宴中，秦王有点不放心地问吕相国说：

“此次作战，粮秣和后勤补给上是否准备充分？”

“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，各地都设有粮仓和兵站，补给足够。虽然上党地区去年收成不好，民间闹饥荒，但军用粮仓贮藏甚丰，尤其是屯留和蒲鹑两地，赵军粮仓堆积甚丰。”

“因粮于敌，原则上是不错的，但在敌手的敌粮，不可知的变化太大，不能列入我军本身，需要考虑。”

“大王英明，老臣只是提醒长安君注意这点罢了，并未将这批粮食计算在作战计划之内。”

“贤弟，你初次率领大军作战，所谓大军未动，粮草先行，后勤补给仲父虽有万全的准备，但你自己也要多加留意，尤其是上党地区几个城市，反反复复，民心并不向我。”秦王政转向成蟜说。

“王兄请放心，你的训示，臣会铭记于心。”成蟜意气风发地说。

多年研习兵法，如今才有实用机会，他是早就跃跃欲试了。

“赢将军，”秦王政又举杯嘱托大良造赢和说：“王弟没有实战经验，一切还请将军多加照顾，将军追随蒙骜将军南征东讨，身经百战，寡人是相信得过的。”

赢和为宗室人员，十六岁从军，今年已四十五岁。他身材魁梧，方口隆鼻，浓眉大眼，留有一脸络腮胡，相貌极为勇猛。他追随蒙骜多年，自蒙骜死后，多不得意，也是属于反对吕不韦的宗室派。

“臣不敢，”他连忙长跪举杯祝秦王政说：“此次攻赵，臣敢保证，必将全力辅佐长安君重定上党，只是粮秣及兵员补充有待相国的操心。”

“赢将军这点请放心。”吕不韦也举杯回敬。

祖道宴毕，秦王政命群臣散去，不必侍候，他携着成蟜的手，走上高处一座凉亭内。只见远处群山翠绿，长河如带，偏西的夕阳洒照在山坡，染上一片金黄，他不觉动了依依惜别之情。他感叹地对成蟜说：

“祖父孝文王儿子嫌多，寡人兄弟却恨太少。这次吕相国建议贤弟领军，寡人是不太赞成的，但他言道，上党赵军军力薄弱，不足为惧，只要我大军一到，必可如汤泼雪，很快平定。同时贤弟和寡人都行冠礼在即，等到贤弟建立这次功勋后，正好名正言顺加封。”



“这是吕相国的美意，臣弟心领了。”不知为什么成蟫总感觉得到，吕不韦对他不存好意，但如何不好法，他却说不出来。

昨晚他曾到老人处辞行，老人没说什么，只告诫他，行军作战要注意后勤补给，设法因敌而食，不能太依赖后方。他听得出老人话中有话，却又想不出所以然来。

但这些怀疑很快就被他强烈想建奇功的企图心排除掉了。独当一面，扬名天下，这不是他自幼就梦寐以求的吗？贤弟此次平定上党以后，是愿意封居当地，还是回国辅助寡人？”秦王政突然发问。

“王兄问此话是什么意思？”成蟫不解反问：“王兄喜欢臣弟怎样就怎样。”

“还是回来辅助寡人的好，吕相国太过专权，早已引起一般宗室大臣不满，寡人预料，我要亲政还得经过一番奋斗，才能真正掌有实权。”

“臣弟这次征伐一完，必会很快回来。”

“兄弟同心，其利断金，父王生前授权吕不韦太多，如今他的势力遍植朝野上下，加上蒙骜、王齕这般重臣又前后凋谢，寡人未亲政，只是素食尸位，恐怕亲政后，仍只是个签押盖玺的傀儡！”

“王兄为何悲观怀疑到这种程度？”成蟫惊问。

“不是悲观，也不是怀疑，你可知道，这次嫪毐封侯，你的领兵伐赵，全都是他和太后商议定案，才交由寡人用玺！”秦王政恨恨地说。

“啊！”成蟫惊呼出声，但他随即安慰秦王政说：“目前如此，王兄亲政后自当改变。”

“贤弟注意，目前领军者多半是吕不韦的人，这十万精兵的将校则多为宗室人员，吕不韦也许是想将这股军力消耗或长驻在国外，所以你要尽量保持实力，早日班师回朝。依寡人的判断，要想确实掌握政权，还有一番曲折。”

“王兄也许是多虑了，”成蟫叹口气说：“不过臣弟我总是站在你这边的。”

“记住你今天这句话！”秦王政也叹口气说：“争权夺利真是可怕，古来父杀子，子弑父，兄弟相残，可说是史不绝书。”

“臣弟相信我们之间不会这样。”成蟫说。

“回宫吧，本来在贤弟出师之际，寡人不应讲这些话，但用意要在要贤弟提高警觉。”

两人又携手下得高处，乘车回宫，临行前还有一次御前会议。

## 8

成蟫率领十万大军，兵分两路攻赵，以平定上党反叛。一军由前军都尉宫大夫秦敢率领攻蒲鵒，一军由成蟫本人领军攻屯留，两路进攻，互成犄角之势。

秦敢攻蒲鵒还经过一番辛苦，而成蟫大军直入，未遭遇任何抵抗。等到进入屯留城，才发现竟是一座空城，精壮男人皆已撤走，只留下一些老弱妇孺，而粮仓也是搬运一空。赵军这次撤退，采取的是坚壁清野战术，田里的农作物能收割的收割掉，来不及收割的就放一把火；能征作军用的骡马牲口以及能食用的家畜，全都带走或收藏起来。

成蟫及嬴和开始还想因粮于敌，但派军队搜查的结果，不但搜不出粮食，那些老弱妇孺反而伸手问秦军要吃的，而原有秦国派出的地方官吏，不是被赵军所杀，就是俘虏走了，民间行政系统整个形成真空。成蟫不得不重

新建立军政府，但找不到当地人出任，只有派秦军人员兼代，民众之间纠纷因之大增，军民之间各种事件也层出不穷。

就在此时，赵、魏、楚三国暗中又军事合作，不断派出小部队骚扰秦军的补给线，能够抵达前方的军用物资越来越减少，越来越困难。

再加上赵国的骑兵加紧实施游击战，专事攻击秦军的小部队和后勤设施，弄得秦军风声鹤唳，草木皆兵，不得不加派兵力警卫，因此弄得兵力分散，处处都得设防。

赵国旗兵自赵灵王改制，穿胡服、习胡射后，已成为诸国中第一流的骑兵部队，这次更发挥了它的奇袭和行动灵活的特长，使得秦军防左救右，疲于奔命。

成蟜和嬴和商量的结果，认为秦军擅长攻击，不宜防守处于挨打地位，弄得军队士气低落。

他们要求继续攻击作战，却遭到吕不韦的否决，要他们全力经营上党地区。他们提出报告，战区内军民生物资缺乏，希望国内能有所补充，吕相国的批复是，后方尽快尽量增加补给，但将军亦应就地设法。

就在军民食用困难之际，赵国忽然大举反攻，赵将扈辄率大军廿万，消灭了秦军前进警戒部队，一举包围了屯留和蒲鶑，切断了两城之间的联系，但他也不急着攻城，看样子是想饿死他们。

另方面，魏、楚也加强对秦军补给的骚扰和掠夺。

成蟜和嬴和不断派出使者到咸阳求救，吕不韦却迟迟不发救兵，只是要他们固守。

成蟜这时真的是面临内缺粮草，外无救兵的绝境。

## 9

那晚，成蟜带着几十名从仆巡视城防。

半钩新月，正逐渐西沉，那种似血的红色，为他心上蒙上一层不祥的忧郁。

深秋的西风吹在身上，使他感觉到深深寒意，他猛然想起，士卒仍然身着春衣，御寒的被服还不知道在哪里？围城已经半年，军队已杀牲口而食，他们先是宰杀不堪服役的骡马，最后不得不分食心爱的战马。最近军中已传出，民众偷挖刚掩埋的尸体煮来吃，燃料就用拆下来的房屋木料，而军队也有斩杀伤重同袍，分而食之的惨剧发生。

总之，无论军民，现在除了吃以外，其他什么也引不起他们的兴趣，给他们一小袋粮食，比封侯赐金更能鼓励士气。

在这半年中，敌人虽然也虚张声势的攻过几次城，但除了增加城内守军的伤亡，严重破坏秦军的士气外，他们并没有硬行攻下这个城的意图，很明显的，敌人是想饿得他们投降。

他今夜巡视了几处地方，所见到的民众一个个饿得皮包骨头，很多瘦骨突出，似乎随时会穿破那层薄薄毫无一点血色的皮。他们挤在一起躺着，呻吟着，见到他来，眼中都流露着愤怒。这还不可怕，最可怕的是他们脸上的贪婪表情，似乎是想将他们这行人的肥壮乘马宰杀来吃。

每到一处防地哨所，所看到的士卒全都饿得奄奄一息，他们靠着一点严格分配的口粮，多加水煮稀了来充饥，但这点口粮再过几天也将发放不出来。

有的人当面向他发出怨言，说是秦军自征战以来，从未如此窝囊，不

管战胜战败，都是像迅雷如旋风，不会久等在一地等死，言外之意是责备他这个主帅无能。

有的看到他来，干脆装伤重装饿昏，根本就不理睬他；有的高举无力的手，用微弱颤抖的声音要求他率领他们冲出去突围，但这种连走路都会跌倒的军队，还能强行突围？突围后又能到哪里去？他们将遭到兵强马壮的赵军追击，还要面对魏、楚军的埋伏和截击！

最可怜的还是那些受伤的士卒，他们没有医药治伤，创口发炎溃烂，有的都爬满蛆虫。

他们不但要忍受疼痛，还得提防有人会杀了他们充饥。有的自认活不了的伤者，也会自动伤感地向同伴说：

“我是活不成了，拖下去只有延长痛苦，你们干脆将我杀了，至少还可以让你们多活几天，等待援军来到。”

看到和想到这些景象，成蟜现在又不得不重新考虑一个难题。

下午嬴和来报，赵王派使者来见。为了表示守城决心，他告诉嬴和说：

“孤不想见他，将他杀掉算了！”

“两军交战，不斩来使，”嬴和连忙阻止他：“何况殿下也可以听听他要说什么。”

“不，秦国从来没有降将！”他坚决地说。

嬴和似乎还有很多话要说，看到他这样坚持，也就不敢再说下去。他知道他想什么，吕不韦似乎是有意迟迟不派出救兵，再等下去只有全军饿死这条路。

但他答应过秦王政，无论在任何情况下，他都不会背叛他，尽管吕不韦在中间捣鬼。前不久，他派出私人使者去见秦王，如今还没回报，他只有等下去，他对王兄有信心，尽管他未亲政，掌握不了实权，但他到底是一国之君，他总会想办法来救他和这几万部队的，所以再苦他也得坚持下去。

正在他想着这些的时候，忽听一处城墙边火光明亮，杀声大片。

“敌人攻城了？”他转脸问身后一名从骑。

“让卑职去看看。”从骑纵马过去。

不一会，从骑气喘吁吁地回马来报：

“有两群自己兵卒正在打斗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抢夺一具伤重致死者的尸体！”

他没有再问为什么，只是大声向从骑喊着：

“跟我来！”

这两股兵卒大约各有二十多个人，杀敌已无力，但自相残杀好像还是有劲得很。周围有数百人在围观，其中有几名军官在内，他们不但不阻止，反而鼓噪着喊加把劲。

围观者听到急速的马蹄声，再看清是高级长官来到，全都一哄而散。打斗者杀红了眼睛，根本没注意成蟜一行人，他们继续打杀，还有人在嘴里骂着：

“你们这些禽兽不如的畜牲，连我们伤重致死的尸体都要偷？真是丧尽天良！”

“你们不要假惺惺装好人，留着还不是自己想吃！”一名兵卒边打杀还边骂。

“肥水不落外人田，我们就是自己吃，也轮不到你们！”全部拿下！

从骑纷纷下马要想抓人，但这些地头蛇对防区的地形比他们要熟得多，纷纷逃到暗处，一下就跑光了，只留下一具瘦弱见骨的尸体，四肢张开得直挺挺躺在那里，很明显的，四肢张开乃是这些饥饿同袍拉扯的结果。

成蟫只觉得一阵眼热，他向身后的传骑下令说：

“请赢将军来府议事！”

他两腿一夹，胯下的乌骑马长嘶一声，飞也似的奔向将军府，后面的从骑也全都跟了上来。

一阵夜风吹来，成蟫只觉脸上发凉，他抽出手来一摸，才发现到自己竟然满面是泪！

## 10

他这边命传骑召唤赢和，谁知他回将军府议事堂时，赢和带着几位高级将领正在等着见他。他们是中军都尉右更赵成，中军右尉五大夫赢悦，后军都尉少良造司马疾，后军右尉公大夫严重和辎粮军都尉五大夫吕直。

他们见到成蟫，连忙站起行了军礼。成蟫升座后摆手说：

“各位将军请坐，我刚才命传骑请赢将军，想不到各位先来。”

说完话他才发现到室内的气氛不对，每个人脸色严肃，沉默不作一声。成蟫想打破这种沉寂，他转向坐在右边首位的赢和说：

“赢将军带领各位都尉深夜来府，有什么重大事情发生吗？”

赢和看了看室内诸人，清了清喉咙，似乎是鼓足了勇气的说：

“我军的危困，公子大概很清楚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他突然停住，仿佛底下的话他无法明言，而要别人接下去。成蟫点点头，他满怀哀伤地说：

“不但清楚，而且刚才孤亲眼见到一场惨绝人寰的悲剧。”接着他将刚才所见争食尸体的事情说了，然后一整脸色转向赵成说：“赵将军，那是你的防区，请你查一查。”

赵成生得五短身材，却是中气十足，声如洪钟，他语惊四座地说道：

“这种事全城每晚都会发生数起，真的已查不胜查，防不胜防。开始时，末将还杀了几个人以示惩戒，公子你知道结果如何？午时三刻杀的，半夜子时尸体就被别人挖走，全都吃进了肚子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这位平日以不动声色著称的铁面将军，竟也声音哽塞说不下去了。

“各位将军，孤日前已派出私人使者觐谒王兄，孤相信他会派援军来，各位请鼓励属下，还得忍耐支持下去。”成蟫也语带忧伤地说。

“支持？我们的确再也支持不下去了！”室内的人几乎是异口同声出这句话来。

成蟫皱了皱眉头，看看赢和这位老将，这些人都是跟随他多年的老部下，这种时候，统帅或公子的头衔是已压不住这些沙场英雄了。

“各位将军稍安勿躁，”赢和咳嗽清清喉咙，向成蟫拱拱手说：“事到如今，末将也不得不道出肺腑之言，公子要是见罪，处以车裂之刑也再所不辞了。”

“赢将军请讲。”

成蟫话未说完，众将领又一起大声说：

“公子既然要你讲，你就直言吧！”

成蟜对眼前这种情形暗暗心惊，看样子他们是商量好以后才来的。

“公子，奸相吕不韦擅权误国，”嬴和悲愤地说：“有意延误和中断我军的补给，又不准我们进攻，也不让我们撤退，现在被围，又不派兵援救，明明是要借敌人之手，消灭我们这支忠心保卫王室的军队。”

“不错，不错，奸相就是这个意图。”众人又纷纷议论起来。

“公子，今天赵国派使者来议和……”嬴和继续说，底下却为成蟜所打断。

“他们想我们投降？”成蟜问。

“不是投降，是议和。”

“什么条件？”成蟜有点心动。“使者带来赵王的书信，上言天下都知道嬴政是吕不韦的儿子，只有公子才是真正先王的血脉……”

“不要这样说王兄！”成蟜有点动怒。

“这个传言秦国也人尽皆知，恐怕只有公子和主上两人不知道，因为没有人敢向你们提起。”赵成又插口说。

“赵王信上还说些什么？”成蟜要嬴和继续说。

“赵王说，只要公子答应两国修好，他愿意联合各国支持公子登位，除掉擅权欺上的吕不韦。”

“那我王兄呢？”成蟜偏着头喃喃地问，廿岁不到的大孩子原形又露出来了。

“当然到时候是听公子发落了。”嬴和微笑着说。

“那不是谋反吗？”成蟜沉思地问。

“差不多，不过末将们认为是反正，除掉吕不韦父子，恢复秦王室正统。”

“那不行，传言怎可当真！即使是真的，王兄也是先王亲自立的，他当然是正统。”

“到这种时候，公子还说这种话，是不是太……忠心了点？”嬴和苦笑着说。他本来想说太傻，想想他到底是主帅，虽然还是个没行冠礼的大孩子，他应该为他留点面子。

“不，谋反不行！各位要记得，各位的家属都还留在秦国。”成蟜语带威胁地说。

想不到他这句话激怒了室中每个人，他们纷纷鼓噪起来。

他们都长跪而起，抢着发言。

“比起数万大军的生命，末将的家属算不得什么！”赵成首先发难说。

“不错，眼前本人的生命都保不住，哪还顾得了家属！”后军都尉司马疾接着说。

“这种人吃人的情形再继续下去，不要敌人来攻，内部互斗而溃散，乃是早晚的事！”久未说话的后军右尉公大夫严重也接口说。

“禀告公子，城中余粮口够配给五天，再下去只有让大家吃人了。”辘粮军都尉五大夫吕直声压众人地报告。

“不要再等五天，眼下末将就不敢保证军队会哗变，开启城门迎敌或是投降，末将实在已统制无力，请让末将以死谢罪！”赵成拔出佩剑就要自刎。

坐在他上首的嬴和眼快，一把夺下他的剑，厉声地说：赵成，不得胡来！”

经赵成这一来，室中众人纷纷拔着佩剑，都往颈子上要抹，口中全嚷着：

“请让末将一死以谢公子！”

成蟜连忙喝住，等众人都插剑入鞘后才无奈地叹口气说：

“各位将军到底想要孤怎么做？”

“公子，事到如今，只有与赵议和，让赵国将粮食运来再说。”

“先运粮，后议和，这是我最起码的条件。”成蟜为了维持主帅的面子，只有这样说一句了。

“公子什么时候接见赵国使者？”嬴和舒了一口气问：

“不了，请嬴将军全权代我，你就说我病重，不能见客。”

成蟜声音虚软，手脚无力，他怀疑自己是真的病了。

1 1

秦王政坐在议事大殿上，耳听着大臣纷纷接连奏事，他根本一句也未听进去，这些日常政务有吕不韦去处理，他脑子里只盘算着一件事，如何将昨晚考虑了一夜的事，快刀斩乱麻地予以解决。

昨天，他秘密地接见了赵国前方回来的成蟜使者，才知道上党的战事发生了这样大的变化。以往他每次问吕不韦，他只说，占据了屯留、蒲鹄两地的秦军，正在整顿，从事地方政府的编组，正面没有发生重大战争。

整整被包围了半年，粮草耗尽，没有援军，敌人不攻城，当然没有战事！吕不韦对他说的每句话都是真的，但整个加起来却是个一手遮天的大谎言，不但他被蒙在鼓里，所有朝内群臣和全国民众全都不知道实情，还认为成蟜真的将上党治理得有声有色。

原来所有来报前方紧急的军使，全被吕不韦软禁，所有信鸽带来的告急文书全遭扣留。

在听完军使声泪俱下的报告后，他立刻打发军使秘密回程，告诉他，怎样他都要设法进得屯留城，转告长安君援军很快会到，以激励士气，再艰苦的撑一段时间。这方面他利用军使带来的信鸽带回一块竹简，亲自用朱砂在上面写了几个字——

援军即到 嬴政

但放了信鸽，打发走使者，他内心又徬徨起来，调动大军的军令符在母后手上，他又尚未亲政，如何调动兵马？最后他只得向中隐老人请教。

中隐老人盘坐闭目听完他说的话，只笑着告诉他：

“你已是一国之君，不能凡事都听别人的，你想救成蟜就赶快去救，否则怕来不及了！”

“但军令符在太后手上。”他痛苦地说。

“东西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”老人也只回答这一句。

“嬴政尚未亲政，满朝都是吕不韦的人。”

“你太小看自己，记住你姓嬴，他姓吕，而且是外国人，我就提醒你这么多，其余自己去想，回去吧，不要拿这件事再来烦我！”

老人的眼睛又闭上了，秦王政再怎么问，他就是置之不理。

昨晚，他将老人的两句话思考了一夜，终于悟出了话中的玄机，决定今天早晨当着群臣一劳永逸解决所有问题，当然救援成蟜最为紧急优先。

好不容易等到群臣奏事完毕，司仪侍中想喊“有事禀奏，无事退朝”之际，秦王政轻喝一声：

“且慢！”

就在群臣惊愕，诧异秦王今天突然管事的时候，秦王政转向吕不韦问：

“上党方面情势如何？”

吕不韦先是一惊，随即很快沉着地起奏：

“屯留和蒲鶑分别被围，老臣正在计划救援。”

看到他一副成竹在胸的神态，秦王政不觉也暗暗心惊，看情形他已知道昨晚他秘密接见军使的事，换句话说，他的宫中也有吕不韦安排的人，他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他的监视。

他一眼看过去，殿上卅多个文武大臣，吕不韦的心腹虽然各据要津，但职位远低于这些宗室大臣，而人数也只占有三分之一不到，这时他更体会到老人话里的意思。他提高嗓门向吕不韦说：

“既然早知屯留和蒲鶑被围，为什么不发兵相救？”

“屯留和蒲鶑什么时候被围，怎么连我们都不知道？”众大臣纷纷小声议论起来。

吕不韦看到情形不对，硬着头皮说：

“老臣也是最近才接到报告，正要和太后商量，取得军令符以便发兵。”

“不必了，救兵如救火，争取任何一点时间都是好的。寡人现在宣布，太后居雍，令符取送不便，即予作废……”

“按体制……”吕不韦的头号心腹廷尉吕执出班奏事。

“吕廷尉暂时住口！”秦王政威严地说。

他的狼音豺声今天显出它的威力，尖锐而粗糙的声音像钝锯一样，锯割着众人的耳朵，使众人胆战心惊，头启发麻。

“东西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军令符代表国君权威，国君可以制发，当然也可以收废！”秦王政微笑着说。

这番话说得吕不韦的心腹个个垂头丧起，而众多宗室和旧臣则眉飞色舞，惊喜不止。

“国尉！”秦王政又喊。

“老臣在！”高大的桓齮出班领旨。

“限你在两天内制成新玉令符，交寡人验收，并在十天内召集十万人马，交由寡人亲自出征！”

无论吕不韦的人或是宗室重臣，全都像遭到雷击一样，面面相觑，惊诧得说不出话来。

“老臣启奏，按照秦律，”吕不韦还想作最后挣扎：“除非国家危亡，国君不得作亲征之举，如今……”

“仲父不必多说了，”秦王政笑着说：“成蟜是寡人唯一的兄弟，交托给别人，寡人不放心。”

他的话中有话，说得吕不韦不敢再急，何况众多宗室和旧臣，也都瞪着眼睛看他。

“长史蒙武。”秦王政又传。

“臣在！”英挺俊秀的蒙武出班。

“令尊为先王托孤大臣之一，长期为国在外征伐，因而积劳谢世，卿虽年轻，但其有令尊厚重之风，今寡人任你为骑射，共同与相国辅助寡人，今后凡有政令施行，你要和相国共同签署，方为有效。”

“谢大王！”蒙武不动声色地回到班列。

众宗室及旧臣忍不住欢呼出声，秦王这项宣布是明白表示，吕不韦的相权分割了一半，与往日相国专权，左右丞相只是奉命行事，伴食而已，有了基本上的改变。

吕不韦气得满脸发青，额上那根青筋激烈跳动，就像随时会裂开一样，但在大庭广众反对势力人数超过他甚多的情形下，他不敢发作。

“好，寡人最后宣布一件事，”秦王政又突如其来地说：从现在起，寡人正式亲政，至于行冠礼的事，等寡人回师之时再议，无事就退朝吧！”

散朝后，文武大臣犹聚在一起，三五成群纷纷议论，对秦王政的独断明快，包括吕不韦在内，全都惊服，他只用几句话，就成功地发动了一场不着痕迹的政变。

## 1 2

秦王政亲率十万大军，浩浩荡荡杀向上党，一路上只遇到赵魏军象征性的抵抗，但在行军布阵上，却显示了他出众的军事天赋，连属下那些身经百战的老将都佩服得五体投地。

出发前，群臣建议以桓齮为裨将，意思是要桓齮指挥作战，秦王只是挂个名义而已。谁知秦王不用裨将，凡事亲自策划指挥却也头头是道，仿佛久历戎行一样。秦王政自己才发觉到，中隐老人多年来传授他的兵法，乃是真材实料，并非一般的纸上谈兵。

出发前的这几天，他对国内事务也作了妥善的安排。吕相国和骑射蒙武共同掌管政事，运送粮料、后勤补给、准备增援部队等军政事务，全权交由桓齮负责；另派李斯为长吏，专事负责对敌情报的搜集，策反敌国大臣将军，并维护国家机密，随时查缉通敌谋反军民，并对大臣及地方首长进行秘密考核。

秦王政这一项行动，奠定了政军分离，以及情报系统直属国君的基础，不像以前，凡事都要经由丞相。由此大权全掌握在国君一人之手。

正在他连战皆捷，急着赶去救成蟜的时候，中途得到成蟜已反的消息，乍听之下，他真的不敢相信。

最使他伤心的事是成蟜还发布了一项檄文，除了声讨吕不韦专权误国，结党营私，淫乱后宫等罪状外，连他嬴政也牵扯进去，说他乃是吕不韦的儿子，不配继承，只有他成蟜才是先王血胤，应该登秦王位。

先前他只知道母亲原是吕不韦义妹的事，小时候听那些邯郸小儿胡乱唱歌，喊他弃儿等等，在印象中早已淡掉，回秦以后，根本没人敢在他面前提这类事，成蟜这一提，将他的新仇旧恨全引发出来。

他看到那篇檄文后，就像疯了一样的狂怒大叫，将刻着檄文的竹简劈得粉碎，还把那些捡拾檄文报功的兵卒全部斩首，罪名是为敌宣传。尔后再也没人敢在他前面提起成蟜的名字。

他连骑在马上或坐在车上行军时，也常会仰首对天喃喃而语：

“成蟜，成蟜，我唯一的兄弟，别人这样对我，我不会难过，为什么唯独是你！难道忘了我们小时候的誓言？”

接着他又低头叹息，不断自语：

“成蟜，成蟜，我不相信，你绝对不会，这是假的，乃是敌人的离间之计！”

属下的将领见他这副神经错乱的模样，深怕他胡乱指挥，贻误军机，在他发号施令、调兵遣将时，全都是捏着一把冷汗。到后来才知道，他在指挥军队时，却变成完全不同的两个人，他冷静沉着，谈笑之间，什么任务都分配得妥妥当当。

有一天，他从李斯处得到正确情报，得知成蟜是被逼，而且如今已成



了傀儡，实权完全在嬴和手里，他内心终于得到安慰，他在心里说：

“成蟜，成蟜，我知道你不会负我！嬴和等人，他们会付出他们背上谋反的代价！”

秦国大军兵临屯留城下时，已见不到一个赵军。就谋略而言，赵国这次是成功的，它造成秦军自相残杀，尤其是秦王兄弟相残的悲惨局面。

原本，赵王还打着先前的如意算盘：引诱秦军深入后，让秦王兄弟正面对敌，他联合魏国骚扰秦军后方，待秦军两败俱伤后，再行夹击，一战擒获秦王。

想不到他这次遇到的对手是秦王政，再加上桓齮快速的后勤补给和李斯灵活的情报及反间运用，赵魏本身就联合不起来。秦军不等他们来偷袭，早就派出骑兵来围剿这些小股游击队，过去用来对付成蟜的战术，一点都再用得上。

赵王和他的将军们如今只剩下一个希望，就是等秦国这两只刚长成的壮虎相斗，等到一死一伤后，他们再出来收拾那只伤虎。

### 1 3

秦王政下令围城，十万精兵除了侧翼用部份兵力警戒，防止赵魏的奇袭外，全都参加了围城行动。他的主要目的是让城内叛军看看讨伐部队的军威，最好是知难而降，自己人在敌人环伺中互相残杀，是愚蠢的悲剧，也是危险的闹剧，注定会是同归于尽的命运。

秦王政在完成围城部署后，两度派出使者要求叛军投降，但都遭到拒绝。叛军声言，他们才是正统，要和平，首先要解除吕不韦的官职，追查这次补给支援不力的责任，同时嬴政必须退位，由宗正召开宗室会议，在他和成蟜中间选一个册立。

在秦王政耳中听来，当然这都只是些笑话，但却表示出叛军宁死不降的决心。

在要下达攻击命令的当天拂晓，他带着将领骑马巡视了一趟攻城准备。

劲弩队俯伏在掘好的壕沟里，箭已上弦，头几批发射的都将是火箭，可燃烧敌人设施，也可指示攻击目标。飞石队则装备有飞石机，可将巨大石块投进城内。

云梯队也已准备好，一架架长长的云梯横放在地面上，俯伏在两旁的兵卒，就像蚁附在竹枝上的蚂蚁。

撞门队巨大的撞门机由四骑马拉着，粗壮的撞门木以四条铁链吊在木架上，要运用几十个人的力量才能推动，撞开城门。

步兵队形成一块块的小矩阵排列，矩阵与矩阵之间，放置着高大的云台，这种云台高与城墙齐，在先头部队由云梯攻上城墙，占领一块据点后，后续部队可由云台大量运上城墙。

最后是战车队等着随后进城占据要点。

骑兵队则集结两侧，是担任侧翼警戒，也是等待步兵攻开城门，由他们冲杀进去，扩张战果。

这些人马个个屏息以待，数万大军，除了偶尔听到传起来回部队间传令的马蹄声以外，一片寂静。

他们都等待着天亮前的那一刻，一声号令之下，这里将是万箭启发，杀声震天，干戈齐飞，血流漂杵的人间地狱。

还有一项秘密行动，这也是秦王政的创举——他派了数千兵卒和附近

征集来的民伕，正从城外挖几条地道入城，这样可减少人员伤亡，也可攻敌不备。为了怕挖掘进行时为对方发觉，多半是夜里进行，战斗开始后，则可在战斗的掩护下日夜进行。

秦王在巡视完攻击准备后，对一切都感到很满意。他望望屯留城楼，只见也是火把处处，在火光下看得见巡逻人员来回走动不断，兵器偶尔在火光中闪亮。

“启禀大王，攻击时刻快到，大王是否要退居指挥位置？”一位中军都尉说：“犯冒石矢乃是为臣的事。”

“等一下，”秦王政沉吟地说：“攻击时间可以延后一点，寡人不见到成蟜劝诫他一番，实在是不甘心，这场兄弟阋墙之战，能免就应该免掉！”

“可是攻击开始时间已通令全军……”中军都尉迟疑地说。

“事情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攻击开始得听寡人亲自下令，以鼓声行事！”秦王政果断地说：“派人向城里传话，寡人要见长安君。”

两名传骑应声而出，飞马来城楼下放声大叫：

“大王要长安君说话。”

城上只是一阵嘈杂，似乎是认为秦王部队要开始攻城，接着有人喊着说：

“要打要杀，赶快开始，不要啰嗦！”

很多在城上的兵卒也跟着鼓噪起来。

秦王政将马一夹，向城楼下驰去，中军都尉要想拦阻，已来不及，只得率领执盾护卫跟了上去，紧紧护着秦王。秦王要护卫燃亮火把，中军都尉连忙在一旁制止：

“大王，这样太危险。”

“寡人要他们看清到底是谁来了，不要紧的。”秦王政微笑着说。

接着他大声向城楼上喊：

“各位弟兄，嬴政要成蟜讲话！”

城楼又是一阵骚动，有人喊着说：

“真的是大王亲自到了！”

“大王要长安君说话！”城下传骑跟着喊。

没过一会，成蟜在城楼上出现，火光中还能辨识他那张年轻俊秀的脸，虽然他全身甲冑，却显得萎靡不堪，身边跟着嬴和诸将领。

“成蟜，你为什么负我，为什么要违背诺言？”秦王政高喊着。

成蟜沉默，不作一声。

“嬴和，寡人信任你，才将唯一的弱弟交托给你，你不辅助他，反而胁其他谋反，你该当何罪？”秦王政又转向成蟜身旁的嬴和说。

“都是奸相吕不韦造成今天这样局面，不除吕不韦，我们是不会甘心的！”嬴和大声喊着回答。

“那是以后的事，目前你们要做的是赶快投降，免得兄弟相残，让赵魏渔翁得利！”秦王政想动之以情。

“事到如今，有如船到江心补漏，已经嫌迟，只有决一死战了，我们和赵国订有盟约，相信他们会来相救。”嬴和硬着头皮说。

“嬴和，这样大的人，怎么还这样天真？秦赵之间订过多少盟约，有哪件是实行过的？赶快投降，自行请罪，还可罪不及家族！”秦王政严厉大喝。

“鹿死谁手尚未可知，十万军队能攻下此城，算你有本事，放箭！”嬴和

老羞成怒。

“且慢！”成螭这时才开口制止放箭，一边已拔出佩剑在手说道：“王兄，成螭无颜再见你！”他反手往颈子上抹去。

嬴和眼明手快，拍打剑柄，剑往下滑，插进胸部，一时血流如注，嬴和正想劝解，只见成螭一个翻身，竟从城楼跳了下去。

“快接！”秦王政纵马过去，四名执盾郎中护卫紧紧相随，成螭落下时，正好落在秦王马的后臀，减少了部份冲力，摔在地上昏厥过去。

秦王命人速将成螭送回帐篷救治，一面下令攻城，一时之间，鼓声雷动，号角齐鸣，杀声震天，一场惊天动地的攻城战开始了。

成螭一走，叛军失去号召中心，有人打开城门，纷纷弃械投降。

嬴和等将领见大势已去，也都横剑自刎，不到两个时辰，战争即告结束。

#### 1 4

成螭几天来都处于昏迷状态，秦王政衣不解带地在一旁亲自看着太医换药，着侍女为他换衣清理。太医说，他剑伤深及肺部，能活的机会很小。

他刻意将成螭放在屯留将军府原来的卧室，他就睡在同一个卧室里，只要成螭一翻身或是呻吟，他就赶快过去探看。

那天午夜，奇迹似地成螭竟从昏迷中醒过来，吵着肚子饿，他要侍女为他拿了点汤水来，但喂他喝了几口就不想再喝。他睁开眼睛，看到是秦王政亲手在喂他，他不胜惊奇，也不胜感激，他闭上眼睛虚弱地问：

“战斗开始了？”

“不，战斗早在几天前就结束了！”

“王兄，我对不起你！”成螭带点哽咽地说：“没想到你还是对我这样好！”

“我已查明了一切原因和内情，你是受胁迫，不能怪你，回去我要好好算这笔帐！”

“嬴和他们呢？”成螭关心地问。

“这些叛贼死有余辜，要不是贤弟这一跳，自相残杀又不知道会死多少人！他们全自刎了，但我还是将他们的尸首处以车裂之刑，人头悬挂在城门示众。”秦王政恨声说。

“王兄，我总觉得你有时候会变成两个人。”成螭露出孩子气的微笑说。

“此话作何解释？”秦王政也笑着问。

“一个嬴政对兄弟好友爱，对情人好多情；一个秦王对内侍多严厉，对属下多残忍！”成螭带点劝勉的口气说：“两者折衷一点也许比较好些。”

“情人？你什么时候发现我有情人的？”秦王政惊诧地问，随即又“哦”了一声说：“那天上林救我的是你？”

成螭带着神秘的笑容看着他，不说是否。在摇晃的烛光下，他因发热而显得红润的脸，看上去更像个天真无邪的孩子。

“她虽然已经进宫，但我们仍然保持着以前的关系，”秦王政这时也变成一个深怕别人会误会他的孩子：“纯洁的关系，什么都没有，只是看看她就够了，你相信吗？”

“当然相信，从小到现在，哪一次你说话我没有相信过？”成螭眼中充满童年时对他崇信的光辉。

“为什么我们要生在帝王家？”秦王政看不得这种眼神，他激动地握住成螭的手：“要是生在一般百姓家，我们可以相亲相爱，有什么东西你喜欢，

我一定会给你！”

“大哥，”成蟫痛苦地说：“我并不想夺你的王位，当然，我也有责任，我应该在他们胁迫我的时候，就像这次一样横剑自刎。我没有！我向他们屈服了，但是你要知道当时的情形！”

“不要说了，事情经过我全知道，全调查清楚了，回去我要和吕不韦好好算这笔帐。”秦王政狠狠地说。

“大哥！”成蟫想问吕不韦是他父亲的传言，可是怎样也说不出口，他转口说：“全体将领以自杀逼我，当时屯留城里人吃人，为抢尸体吃而群斗，我受不了！”

“当然你会受不了，换了我也受不了，何况你还只是个大孩子。”秦王政爱怜地整理成蟫额前的散发。

“你比我只大多少？但事情在你手上就不一样，我相信换了是你，情况绝对不会这样糟。你是天生的君主，我不是，老爹教你帝王学，你很快就会融会贯通，但我却觉得厌烦，嫌其中的机诈太多。”成蟫以崇拜的口吻说个不停。

“来之前，我见过老爹，他说要救你得赶快，想不到最后救人的人和被救的人还要兵刃相见。”秦王政笑着打趣。

“大哥！”成蟫难为情地喊。

“好，不谈这些，不谈这些。”秦王政连忙摇手安抚：“你好好休养，伤好点后，我们一起回咸阳。”

“恐怕我这次再也不会好了，”成蟫叹口气：“这几天我昏昏沉沉的时候，做了好多稀奇古怪的梦，只有一个最清楚。我梦到我母亲，她说她是来接我到另外一个世界，那里没有烦恼痛苦，没有勾心斗角；她说我生性太善良，不适合生存在这个世界上。的确，我也觉得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可留恋的。”

谈到母亲，成蟫两眼闪出了泪光。

“难道对我也不留恋？”秦王政想打破这种悲凄的气氛，他开玩笑地说。

谁知道听了他的话，成蟫眼泪反而像泉水一样涌了出来，他哽咽地说：

“我留恋在老爹那里一起受业的日子，我留恋我们上林狩猎，直道驰马的日子。但现在我无颜再活下去，这么多的士卒为我丧命，这么多的将领为我受刑！”

“不要这样说，我没有怪你，一点都不。”秦王政紧握住成蟫的手：“真的，你要是真要王位，我也愿意让给你。”

“我相信你疼惜我，也相信你说的是真话，但这不是你之间的事，这次我回去，还得面对很多人和事，我不能要你为难！”

“傻蛋，”秦王政笑着说：“寡人是秦王，说你无罪就是无罪！”

“但我不受一点惩罚，这里会终生不安。”成蟫指着心口处说：“所以我已没有活下去的意志！”

秦王政望着烛光下他俊秀的脸，不觉想到成蟫的母亲齐姬，她也是缺乏活下去的勇气，却有面对死亡的勇气，这对母子的性格完全一样，可是他想不透他们的想法。

“还有……”成蟫紧皱着眉。

“还有什么？是不是伤口又痛了？”秦王政着急地问。

成蟫紧皱着眉，接着又咬紧嘴唇支撑着说：

“大哥，在我临死前答应我一件事。”

“什么事？快说！”

“饶恕所有叛将的罪，不要刑及他们的家人，否则你也是该死的！”成蟫笑着说。

“什么？”秦王政一时会不过意来。

“因为你也有一个带头谋反的弟弟！”

成蟫脸色突变，声音逐渐嘶哑，创口迸发，鲜血大量渗了出来。

“大哥，答应我！”他祈求地望着秦王政。

“我还有什么不能答应的！只要你好起来，王位你都可以拿去！”秦王政也两眼含泪地说。

“大哥，我好痛！”成蟫的呼痛仿佛又回到儿时。

“来人！找太医！来人！”秦王政急奔门口狂呼。

当晚，长安君成蟫伤重去世。

次日，秦王政要全军为他服丧，这表示他认为成蟫没有罪，成蟫仍然是派遣军主帅。

同时，他宣布，只追究带头反叛将领，其余不究，并且罪不及家人。

叛军全军士卒闻赦，高呼万岁。

但他恨屯留这些百姓，要不是他们先反，秦国不会派成蟫率兵来，他就不会发生后续的一连串事故。

他下令毁城，将屯留人口全部迁往临洮。

秦王政处事的明快果断，很快传遍天下，诸侯各国更为忧惧。

## 第九章 血战咸阳

### 1

秦王政九年三月，嬴政平定上党反叛，班师回朝，受到全秦民众英雄式的欢迎。朝中大臣对他更是衷心敬服，不再视他为一个凡事不管的懦弱君主。

回到咸阳后，嬴政采取了一连串的主动措施。

首先，他命太史在四月选定吉日，由奉常为他举行了冠礼，他正式戴冠佩剑变为成人，也就是他真正亲政的开始。

其次，他发现到，按照现制，丞相的权限太大。丞相总领百官，综理政务，考核地方首长或诸侯政绩优劣，任命官吏，主持朝议，可说政由他出。同时，丞相还管到对外讨伐的结盟等外交和军政事务，形成丞相总揽一切，变为实质上的君王。在这种情形下，能干的丞相假若忠心，固能便宜行事，若有贰志，很容易造成君王大权旁落，谋反篡位的事也就因此发生。

于是他一亲政，就建立了三权分立的制度——

丞相管行政，国尉（太尉）管军政，廷尉管司法，三者全对君王个人负责，互不隶属。

本来，所谓三公除了丞相、国尉外，还有御史大夫。他掌理监察，辅助丞相处理政务，故有副相之称，而廷尉只在九卿之列，位尊不如三公。

但嬴政认为，君王要拥有绝对权力，就必须以法治国，因此他加重廷

尉的责任和职权，下廷尉法办，以后全由君王直接下令，而不再经由丞相。

另外，他在相国以外又设左丞相、右丞相，名义上是辅助，实际上是互相牵制监视。在近利方面而言，乃是逐渐分割吕不韦的权力。

在宗室大臣和旧臣的拥护下，嬴政逐渐取得实权，并向吕不韦在秦的商业势力开刀。他重申“轻商重农”政策，将山川林矿之利收归国有，不准商人得到独占权，并严禁商人及富家兼并土地，严格执行壮男授田政策。

他的步步进逼，造成吕不韦集团的恐慌，纷纷要求吕不韦采取行动，不然他们的既得利益将会完全失去，而转移到秦国——也就是嬴政——手上。

吕不韦在左右进逼的情形下，只有去找太后商量。

## 2

这是吕不韦第一次到雍地太后别宫。

他发现到别宫的建筑和布置，比咸阳内宫还要精致豪华。太后喜爱的曲池流水、音乐回廊，以及她特别爱好的水晶琉璃和镶嵌金玉的赵国式壁饰，遍布各处庭园和室内。

这是她独居的地方，她可以随心所欲地布置。嫪毐和她都是在赵国长大的，他们怀念赵国居室庭园的雅致精巧，看不起秦国建筑布置的粗鄙不文，雍地别宫因此用的、吃的、家具器皿，全都是赵式风格。进入此宫，有如一下进入到赵国王宫。

楚玉太后在便宫接见了吕不韦，她摒退了所有内侍和女官，只留下湘儿和绣儿伺候。

吕不韦目不转睛地打量她，忍不住在心中暗叹，女人的青春真是易逝！

她今天穿着一件窄腰长裙宫袍，上身套着件精绣无袖小马夹，虽然仍旧是冰肌玉肤，光艳照人，但她已不得不以脂粉来掩盖眼角和嘴边的小皱纹。长期养尊处优的结果，她已逐渐发胖，虽然还不到痴肥的程度，但双下巴却隐约可见，极度纵欲的结果，眼圈发黑，下眼睑也出现浅浅的眼袋。

到底是四十多岁的女人了！吕不韦感叹她，更为自己已逐渐迈入老年而伤怀。

“不韦，今天是什么风将你吹来？”她笑吟吟地说。早就想来看看你，总感觉到不方便。地说。

“你是指嫪毐？他虽然已是南面称孤的长信侯，但在我跟前，他仍然只是条摇尾乞怜的狗。”太后皱皱鼻，俏平地笑了笑。

这种笑法，在她年轻时是迷住吕不韦的小动作之一，但在这种年龄再做这种动作，却只有引其他的伤感。也许她日夜和年轻的嫪毐在一起，仍然保留这种俏皮，乃是很自然的事。

“我不是指嫪毐，而是怕你的儿子！”吕不韦笑着说。

“我们的儿子！”她纠正他说。

“只能说是你的儿子！”他坚持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哪有儿子逼老子逼得这样紧的？他快逼得我无路可走了。”吕不韦摇摇头，长长叹了一口气。

“可是我所听到的批评都是赞美他英明，行事果断明快，乃是天纵奇才。”

“英明是不错，但他现在是利用宗室和旧臣来对付我，禁止农田大笔买卖，地主雇用长工不能超过一定数目，佃农为地主耕种若干年后，地主就不

得藉故收回田地，而要让佃农世代传下去。同时，他将山川林矿全收为国有，私人只有使用权而没有拥有权，这不等于没收了我和我下面那些人的全部财产？很快我就会变得一无所有了！”说完话，他又叹了一口气。

“不韦，你真的也太贪心了，即使你相国不做，你的文信侯封地就有河南洛阳十万户，还能说一无所有吗？”

“予取予夺，君王可以一朝之间赐你，也可以一夕之间夺回去，只有合法的私人财产，才是真正的财产，可以传给后世子孙。”

“你连个儿子都没有，还想传子孙？”太后扑哧地笑了：

“就是将你的财产全部充公，不还是交给你的儿子嬴政和他的子孙？你怎么这样想不开！”

“话不是这样说。”吕不韦语塞，牢骚也就发不下去了。

这时，门外忽然传来孩童的哭闹声，太后要绣儿出去看看。

3

“你的孩子？”吕不韦问。

“不错，我和嫪毐的孩子！有他们父亲的俊秀健壮，有我的聪明和独特。”太后眼中流露出母性的骄傲。

“他们？我只知道你为了怀孕，避居到这里，却不知道你有几个孩子。”

“两个，只要女人会生，有一个，当然也会有第二个。”太后笑了，笑得如此满足和得意。

“提到嫪毐，你必须转告他，听说他在侯府聚赌，而且还抽头。”

“男人，尤其是年轻的男人，声色犬马，博弈闹酒，乃是免不掉的，总比整天无所事事，无精打采要来得好些，你不也是过来人？所以我不想管他。”

“但在他府中聚赌的分子太复杂，有宗室大臣，也有宫中近侍和郎中这种人，容易出事，也容易传进秦王的耳中去。要是出事，以前我还可以包庇，现在我可无能为力了，尤其是抽头，这更不像话，堂堂长信侯聚赌抽头，真是本性难改！”吕不韦长长叹了口气。

“我会要他收敛一点，”太后笑着说：“看你着急成这个样子，嬴政不会霸道到这种程度吧？说什么还有我这个老娘在。”

“很难说，现在我越来越发现到他有翻脸成仇，六亲不认的个性。”

“这点倒是很像你！”太后格格地大笑起来，很久无法停止。

这时候绣儿带进来两个孩子，一个三岁左右，由她用手牵着；抱在手上的一岁多点，手抓绣儿的头发，口中牙牙学语。

两个孩儿都长得非常俊秀，像粉雕玉琢般可爱，他们见到太后，两个都大声叫“娘”，大的抱着太后，像扭糖人儿似地纠缠不休。

太后将小的接抱在怀，爱怜地吻着，一面问吕不韦：

“这两个孩儿长得俊吗？”

“那还用说，父母都是俊美人物！”吕不韦由衷地赞美。

“你看他们中间谁可以当秦王？”太后半开玩笑地说。

吕不韦听了她的话，心头一震，不自觉地看了看站在太后身后的湘儿和绣儿。

“她们不要紧，我常在她们面前开玩笑，也常这样问她们。”太后毫不在意地说。

“有些玩笑是开不得的。”吕不韦正色地说。

“那你今天来此到底何事？”太后随即左右看了湘儿和绣儿一眼：“将孩儿抱给他们奶娘吧。”

她们两人识相地各抱着一个孩子退出室外。

“我们得设法阻止嬴政再进一步地对我不利。”吕不韦继续话题。

“最根本的办法是将他废掉！”太后仍然用的是玩笑口吻。

“别忘了他是我们的儿子。”吕不韦不以为然地说：“再说，他的根在这里，我们只是依附在他身上的藤萝，没有他，我们也就什么都没有了。”

“既然你是这种想法，那你为什么不辞去相位到封国养老？”

“我还没有老到颐养天年那种程度，何况我也没有孙子可含饴而弄。”吕不韦苦笑着说。

“看你这副前怕狼后怕虎的样子！哪天嬴政在朝候我的时候，我要说他几句，要他不要逼你太紧。”

“多谢太后。”吕不韦正经地拱手行礼。

“这不知道是否有效，再不然，干脆告诉他你是他亲生父亲！”太后语气坚决地说。

“不可以！不可以！”吕不韦连连摇手：“这连他的地位都会动摇，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！”

“这个传言早已传遍天下，”太后说：“只有他一个人不知道。”

“他不会不知道，只是不相信，不愿承认罢了，”吕不韦惊惶地说：“假若由你这个亲生母亲来证实，在他心上会引发多不良的后果？千万做不得！”

“唉，看你怕成这个样子！”太后轻蔑地哼了哼，叹口气说：“那我对你的帮忙，也只有这样多了。见到他我会告诫他，凡事不可操之过急，加冠亲政才不过几个月，就逼得这多人叫苦连天！不韦，你自己以后也得小心行事。”

“告诫他，千万不能揭穿我和他的关系。”吕不韦又再叮嘱一句：“到必要时我会退让，告老就国，谁教他是我们的儿子。”

话到此也没有什么可再说的了，吕不韦告辞。

太后送他走后，站在窗前，守视着花园里和绣儿湘儿玩得正疯的两个孩儿，她不禁自言自语：

“我和你的想法不同，嬴政是个不听话的劣子，这两个才是我真正喜爱的乖儿子！”

#### 4

长信侯府中灯光辉煌，明如白昼。亭台楼榭，处处传来悦耳的丝竹和歌伎高亢歌声，这里每天都是宾客盈门，夜夜欢娱，通宵达旦。这种颓废、没有明日的寻欢作风，以往在秦国是见不到的。

长信侯嫪毐不但将赵地的建筑和家园风格运用在修府，而且还带来赵式享受和宫廷音乐，他本人就是调琴弄瑟的能手。

所谓赵式享受，就是每到天黑上灯时候，府中后进全变成了游乐场，各式各样的玩乐，任宾客自行挑选参加，玩厌了就可转别处，玩得自由痛快，没有一点拘束。

这里设有歌舞区——里面包括能容千人的大厅，表演着数十人组成的大型歌舞剧；也有只能容纳几张席案的密室，一边饮酒一边欣赏身穿薄纱的舞伎跳舞，看得兴起，可以搂在怀里调情，也可加入她们忘情狂舞，一扫白日的不快和胸中郁闷。另外也设有音乐欣赏室，里面有八音乐队演奏，也欢迎宾客自己上台演奏或是高歌一番，琴、瑟、笙、箫、编钟、大小鼓，任君



调弄，全都有高手在旁指导。

这里还有杂技区——分别有胡人的摔角、比刀、比力，也有中原的竞射、投石、比剑，全有专人表演。宾客技痒，也欢迎下场，赢了还有彩头可拿。

一般说来，嫪毐门下多市井争强斗狠之徒，所以斗剑场夜夜人满为患。只见场中剑士个个蓬头垢面，脸上两条鬓脚长得和胡须平，冠帽全紧压在眉头上，紧身短剑衣几乎全没有后摆。

他们围着圆圈，盘膝面对观众而坐，每个人眼睛都瞪得大大的，眼神充满杀气，胆小之人别说下场和他们比剑，只要听他们一个字吐半天的说话方式，就会吓得心惊肉跳。

没有人下场比试，隔段时间，这些剑士就会自行的配对比试，他们都是玩真的，因为赢的人不但有高额奖金可拿，而且还可以升级，所享受的待遇也就不同；而输的人，生死全掌在赢者之手，比剑造成生死伤残，各安天命。

想下场玩的宾客，可以看表演时自行选定对手。一经选定后，可以下赌金，也可只愿赢取定额彩头。生死伤残，亦是各安天命。

在嫪毐的比剑场，每年都有数十人丧命，数百人受伤，但应征当剑士的源源不断，每天登记下场比剑的宾客，总得排队，有时还排不上。

这里也有较浪漫雅致的游乐区——弈棋室、字谜室、吟诗室、丹青室，全都有美女伺候，美酒盛饌招待。另外在后花园里，欢迎宾客携眷或是带着临时谈好条件的歌伎舞女、侍酒陪茶的婢女，到里面谈情聊天。

因此，比秦王宫御花园还要幽美，布置更为雅致的长信侯府后花园中，花前月下、树荫丛中，处处都是搂搂抱抱，喁喁情话的男女。在暗夜的掩盖下，这里已没有了阶级地位，谁也不认识谁。有人说，嫪毐府中是龙蛇杂处，但也有人称赞他打破阶级的藩篱，让上自公侯，下至屠狗贩浆之辈，全都融合在一起。

当然，最受宾客欢迎的还是他开设的赌场。在一处可容数百人的大厅里，摆着各式各样的赌具，也都各有各的爱好人群在围着赌，周围还有多间专供高官显要聚赌的密室，在里面赌的人数虽不多，但一场豪赌赌下来，输赢往往是中产之家百年的收入。这些密室都有专门通道进出，其他不够资格进入密室的人，连这些人的面貌和声音都看不到也听不到。

除了秦王政外，朝中大部份的大臣都知道有这个好去处，很多亲贵大臣都在密室中赌过钱，喝过酒，找过女人，这些都是握在嫪毐手上的把柄。还有些人赌输了，向赌场借钱，这又是欠了嫪毐的人情，钱还不起可以不还，但一定要帮他做点事。

于是，嫪毐就藉着这些吃喝玩乐、女色赌博，在朝中建立了广大的人际关系，也买通了不少侍中郎中做他在秦王周围的耳目，这些亲贵显要、侍中郎中，对他是又爱又怕。爱是因为他出手大方，有困难他帮你解决；怕的是来这里大部份的都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抓在他手中。

但嫪毐由于出身关系，他不喜欢那些年迈大臣的忸怩作态，不愿周旋于他们之间，反而爱和年轻的侍中及郎中在大厅里赌。

有天晚上，大厅里赌得正热闹，灯光明亮，人声嘈杂，虽然室外已经入秋，室内仍温暖如春，送茶酒的侍女打扮得花枝招展，像采蜜的花蝴蝶一

样穿梭人群之中。赌徒们大都喝得带有酒意，不断喝么喊六，要大要小，放浪形骸，原形毕露，平日的拘谨或是官架子全都没有了。

中间有一场是赌骰子，一个玉碗里放着三粒骨制骰子，大家用手抓起来，丢在碗里比点数多少。这种赌法最简单，输赢也最快。骰子在碗内翻滚跳动，掷的人心脏会随之跳快，似乎要从嘴里跳出来，而骰子在玉碗跳动的声音，有的人听了有如财神奏的仙乐，叮叮噹噹，大批金子由天而降；有的人却如同听到丧乐，一滚之间，万贯家财随之灰飞烟灭！

做庄的正是嫖毒，他今天喝了不少酒，至少有个起、八分醉，英俊白皙的脸像涂上了一层胭脂，显得格外鲜艳。

“快下注，下多赔多，下少赔少！”他吆喝着。

所谓沐猴而冠，望之不似人君，长信侯虽是锦衣绣袍，金环玉带，可是怎样看都不像一个南面称孤的君侯，他这一吆喝，却十足是个邯郸市井的破落户子弟。

围着几案而坐的有十多个人，其中有亲贵，也有侍中，围在外面伸头看热闹的人，却多得难以计数。

桌面上全是玉牌筹码，小则黄金一两，大则百两。要下注先换筹码，不过有人输急了，身上临时掏出传家之宝或房票地契，只要庄家承认，也能作价直接押上去。

也许正如吕不韦所说，他市井本性难改，已经贵为君侯，享有南国封邑，赌钱取乐倒也罢了，他仍旧喜欢出老千耍花样，为的不是赢钱，而是喜欢没有人识破的那股得意和做假时的紧张刺激。

今天他几乎赢光了桌面上这些人所有的钱，没有人相信堂堂长信侯会像无赖一样耍假，就是有人怀疑也不敢说出来。

他的面前堆满了玉牌筹码，大大小小不下万两，另外还有一些地契房票和有价证券。

“押好离手！”嫖毒大喊：“掷啦！四五六通吃！”

他将骰子丢进玉碗，骰子不断翻滚，叮噹作响，果然粒粒都是“六”面向上，整整十八点。按规矩三粒骰子同点就是“豹子”，庄家掷出六豹，押家就没有资格再赶，又是一把通杀。

其实长信侯玩的并不是什么高明手法，只是预先在锦袍的袖袋里，装了三粒一模一样的骨制骰子，这些骰子都灌了水银，只要平时练习，就能随心所欲，要掷几点就是几点，然后在赌的时候，找机会将原来经过大家检查过的“真骰子”换掉。

“啊哈！”围观者大叫：“君侯真的是手气顺！”

赌桌上的人一个个脸色铁青，一肚子的委屈，但不敢作声。哪有这么好的手气？接连着七、八次通杀！

他们不敢也不愿怀疑堂堂的长信侯会做这种下三滥的事。

可是就有一个年轻的郎中不解事，他已输得满脸通红，额头上冒汗，在灯光下显得油光光的。他口里喃喃说着：“莫非骰子是假的！”一边用手去抓骰子，想拿来检查。说来也无可厚非，输急了的赌徒都会有这种动作，并不一定是真有怀疑。大胆！

说着他连骰子带玉碗，抓起来向这名郎中劈头砸去，郎中到底是习武之人，反应敏捷，他头一气没击中，玉碗飞出去在一根铜柱上砸得粉碎，当然骰子也飞进人丛，不见了踪影。

“来人！”长信侯怒气未消，大声吆喝：“将这大胆小子绑起来！”

谁知这名郎中年轻气盛，加上今夜一场豪赌已将祖业输光，他只想摸摸骰子都不可以吗？这时他已豁了出去，不怒反笑，沉着地说：

“且慢，赌场上一律平等，不分长幼尊卑，连父子也不留情，输多了，检查一下骰子有什么打紧！”

“这小子还敢如此嚣张！给我绑起来！”

诸亲贵显要一看出事，深怕连累到自己，传出去有损清誉，一个个脚底抹油，偷偷溜走。只剩下一个五大夫因和这名郎中的父亲是生前好友，他不忍故友之子遭到危险，连忙上前劝解说：

“君侯，姑念他年轻不懂事，加上输多了，一时情急，大人不记小人过，你就饶恕他一次吧。”

“不行，这个吃了熊心豹子胆的小子，竟敢说堂堂的长信侯赌假。”嫪毐依然暴跳如雷。

“是啊！是啊！这小子真的该打！”有些生性喜爱奉承拍马、唯恐天下不乱的人在一旁煽火。

“本人宫中侍奉主上，王侯将相见得多了，一个小小的长信侯也不见得吓得住我！”年轻郎中宁死不屈的武士精神显出来了，他拔出佩剑，瞪大了眼睛说。

“混帐东西！”嫪毐平日受惯谄媚，哪受得了这种话：“你们还不将他拿下！”

众人一看年轻郎中拔剑，知道今夜有场流血的好戏可看，纷纷散到四周，中间留下一块空间。

只见应声跳出四名短衣垂冠，嗔目不语的剑士。一名似乎是领班的秃头剑士，艰难地一个个字说道：

“小——子，你——是弃——剑——投——降，还是——想死——在——我们——剑下？”

“不要多话，手底见真章！”年轻郎中首先出剑，攻击那个领班。

只是这小子骨头虽硬，剑术却不高明，只过了不到十招，剑就被剑士领班挑脱掉地，喉咙也被他的剑尖抵住了。旁边很快有人带着绳子上来，将他五花大绑捆得紧紧的。嫪毐哈哈大笑，不分青红皂白，上前先给了他一顿拳打脚踢，然后在他脸上吐了一口浓痰说：

“小子，别跟你老子瞪眼睛，你见王侯将相见得多了，可知道我这个王侯不是一般人，你老子乃是当今秦王的假父！你还服不服气？将这小子吊起来打！”

朝野对嫪毐和太后的关系，早已传言纷纷，今天由嫪毐酒后吐真言，亲口证实，周围的旁观者不禁哗然。

府中仆人将这名郎中吊到大厅屋梁上，用皮鞭猛抽，不到一会他就鼻青脸肿，衣服破碎，痛昏过去。

“弄醒再打！打死丢出去！”嫪毐还意犹未尽。

“君侯，不能再打了，”那位五大夫在一旁苦苦哀求：“再打真的会出人命，他是我故人之子，看在老臣面上饶了他吧！”

“既然是你的世侄，那就交给你管教，今后不得如此无礼。”

“是，老臣遵命，”五大夫转向带来的侍仆说：“将公子解下来，扶到我车上去。”

嫪毐不断得意地大笑，大厅中众人鸦雀无声，没有一个人敢对他正视。

6

秦王政跪坐在中隐老人前面，刚陈述完那名郎中哭诉的长信侯府事件。老人仍像以往那样闭目沉思。

“老爹，我该怎么办？”秦王政追问：“嫪毐当着那多人面前自称是我假父！”

“仍然是那句老话——投鼠忌器。”

“又要我置之不理？忍下去？”

“事情本来简单，”老人微笑着说：“将嫪毐抓来脱掉衣服检查就是，但问题是假若检查出他真的不是阉者，你要如何处置太后？你又将何以自处？”

“……”秦王政默然无语。

“现在，我将我所了解的你的个性，向你作一分析，然后由你自己决定这件事该如何处理。”

“个性和这件事的处理有所关联吗？”秦王政不解地问。

“当然有关系。”老人肯定地说。

“那我对自己的个性非常清楚。”秦王政用的是充满自信的口吻。

“不，孩子，”老人摇头叹息说：“你说这种话就表示你自知之明不够！”

秦王政惊诧地看着老人，老人又闭目不语。很久，秦王政才蓦然惊觉，长揖行礼说：

“嬴政知道错了，请老爹指点迷津。”

“哈，总算孺子可教！”老人睁开眼睛微笑。

“老爹现在可以说了吧？”秦王政也像孺子般撒起娇来。

“知人难，知己更难！”老人停顿一下，才又继续说下去：

“铜镜鉴人，是一个样子，水中照人，又是另一个样子，可见想知别人，你所见到的只是部份形象，不一定和其他人相同，也不一定是这个人的真相，所以说知人难。”

“那自知更难呢？”秦王政提起了兴趣。

“自知更是没有一点凭藉，只能根据自己的经验判断，再加上别人一些批评的印证，让自己认为自己就是这样，其实人最难知的还是自己！”

“老爹，对你的话我还是不太懂。”

“你看得到我的睫毛吗？”老人问。

“看见了。”秦王政答。

“看得到你自己的鼻子吗？”

“只见到一点鼻尖。”

“眼睛呢？”

“眼睛如何看得见自己的眼睛？”秦王政不禁大笑起来。

“那你知道你的眼睛是什么样子？”

“当然知道。”

“看不见从何知道？”

“从铜镜里见到的，水面上也常见到，还有别人也会告诉我。”

“所有铜镜、水面和别人告诉你的都是一样？”

“不一样。”秦王政摇摇头。

“那你要相信谁呢？”老人注视着他问。

“最明亮光滑的铜镜，最平静的水面，最对我无所求的人！”秦王政迅速地回答。

“假若你房中的铜镜都是不够光滑明亮，所有周围的人对你都有所求，那怎么办呢？”

“换掉不够光滑明亮的，多找那些无所求的。”

“现在你懂我的意思了吗？”老人正色地问。

“嬴政如今已明白对自己是一无所知。”秦王政惶恐地回答。

“也许在你周围，老朽算得上是最无所求的人，也许还算得上明亮光滑，你愿意听我对你作点批评吗？”

“嬴政谨奉教！”秦王政又拱手作揖。

7

“由多年来对你的观察，以及这次你对成蟜事件的处理，我发现到你是个外表刚强，内心却非常脆弱，而且走极端的人。”老人闭目说到这里，睁开眼睛看秦王政的反应。

果然秦王政脸上露出极不服气的表情。

“爱之欲其生，恶之欲其死，这是你走极端的个性。行事果断明快，外表看来极其刚强；但你刚愎自用，不能博采群议，这是因为你怕面对别人，不敢听到别人的反对意见，干脆闭上眼睛自行其是。”

秦王脸上出现了自省。

“你凡事不知节制，批阅奏简文书，彻夜不眠；恨反将，戮尸泄恨；怒屯留百姓，不惜劳民伤财，毁城迁居，这表示你克制不住自己。无欲则刚，自胜者谓之强，你连自己的情绪都控制不住，所以谓之极其脆弱。庶人不知克制情绪，最多不过免冠跣足，以头撞地，但君主不知克制情绪，则会血流成河，生灵涂炭，轻则危害本身，重则亡社稷亡国，你读过的史书多有记载，商鞅、周厉都是最好的例子。”

秦王政满脸惶恐，俯地道谢：

“嬴政知错了，今后一定改过。”

“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这句俗话虽然有道理，但也不一定是完全对，只要你知道个性缺陷所在，知所修正，行中庸之道就好了。就怕你以任性为刚强，以猜忌为明察，那就糟了。孩子，明白我的意思吗？”老人慈祥地语带鼓励说。

“嬴政该怎么做？”

“多找几面明亮光滑铜镜，多让自己的心湖平静，多礼求一些对你无所求的贤臣高士！”

老人微笑：“多照镜子明了自己；凡事多考虑，不要任性；多博采群议，多听违拂自己心意的意见，能这样的话，虽不中不违矣！”

“老爹哪来这么多的‘多’！”秦王政也微笑着说。

“多见不蔽，多闻不偏。”老人哈哈大笑说：“为君王者能不蔽不偏，还怕国不治，天下不太平吗？”

“老爹已分析了嬴政的个性，能否指示我，这和处理嫪毐问题有何关联？”嬴政有点想为难老人地问。

“你性喜走极端，嫪毐问题一经处理，你就会不知节制地追根究底，对不对？”

秦王政想了片刻，点头称是。

“但嫪毐问题不单只关系他一个人，牵连的也不只这一件事，对吗？”

“不错。”秦王政回答。

“好，由你来告诉我牵涉到哪些人和事。”老人又拿出他一贯的启发式教育。

秦王政仰首沉思良久，没有回答。

“好，我先问牵连的人。”老人注视着他问。

“这会牵涉到吕相国和太后。”秦王政回答。

“能不能只治嫪毐的罪，而不涉及他们？”

“不可能，假若查出嫪毐是假冒阉者，他日夜侍奉太后、出入宫闱的事实，不能掩尽天下人之口，另据传闻，雍地宫中还有他和太后生的两个孽子！吕不韦是推荐他入宫的人，也就是他的保证人，按秦律，匿奸藏恶，罪与犯奸恶者同罪。”

“你能否承受公开太后淫行的打击，并治之以淫秽宫闱的罪？”老人语带惋惜地问。

秦王政低头沉吟，很久很久才摇着头说：

“不能。”

“对吕不韦呢？”

“可以，虽然有些传闻……”秦王没有再说下去。

“假若太后制止你对吕不韦不利呢？”老人未让他说下去。

“她本身已难保，还想保住别人？”秦王政声音提高，显然又动了怒。

“大王！”老人装得诚惶诚恐，带着讽刺地口气喊。

“老爹，嬴政知错了。”秦王政平静下来。

“吕不韦内结人心，外通各国诸侯，你想治他的罪，内有太后阻止，外有各国劝说，再说他多年来政绩斐然，虽然他谋了不少私利，但对秦国造福更多，百姓喜欢他！”

“那嬴政该怎么做？”秦王政焦急地问。

“齐国有一农夫，”老人不回答他问题，却说起故事来：

“麦田撒种抽苗后，却发现其中混杂着许多稗草，他想除掉，又怕伤到麦苗，正在左右为难时，一位邻人向他说，再等些时候，等稗草长大到能单独除去的时候，就不怕伤及麦苗了。”

秦王政听了故事，默默沉思。

“明白这个故事的涵意吗？”老人笑着问。

“嬴政明白了！”秦王政击案，蓦然觉悟。

“去吧，下面是你自己的事了。”

老人又闭上了眼睛。秦王政知道是该告辞的时候了。

## 8

秦王政知道要等，等稗草长大到单独除去，但他不耐久等，决定助长稗草成长的速度。

他首先派人在咸阳散播传言，说是秦王已接到密报，长信侯嫪毐在府中聚赌，正密切注意中。

嫪毐得到消息，再加上吕不韦的埋怨和太后的规劝，他收敛起来，府中不再聚赌，也少了每晚的欢宴。

接着秦王又要人谣传：有人密告，嫪毐非宦者，假冒进宫，乃是想不利秦王和太后，秦王正追查中。

嫪毐紧张起来，要宫中眼线窥伺秦王政的反应，但看不到他有什么异常的行动或言论。

这使得嫪毐莫测高深，寝食难安，时时都处于胆战心惊的状态。不过他的行为也愈发检点，甚至连太后都疏远了。

最后，咸阳附近又兴起一股传言：长信侯宫室之美，车驾之华丽，服饰之精致，全都在王宫以上，同时长信侯府中的家仆舍人，全都接受军事训练，显然有谋反企图，秦王近日内即将采取行动。

这下击中了嫪毐的致命要害。他找到吕不韦辩白，他根本没有谋反的意思，反而给吕不韦讽刺了一顿，说他是天下本无事，庸人自扰之，秦王不但毫无动静，反而准备到雍地别宫问候太后。

这更使得嫪毐日夜疑惧，时时刻刻如坐在针毡之上，他和心腹亲信商议的结果，所得到的结论是先发制人，后发受制于人，与其坐等秦王治罪，不如乘其不备，抢个先机。

这些情形都落在秦王政的眼里。眼看着嫪毐这只怪兽已被骚扰刺激得失去理智，发狂地自动投向陷阱，秦王作好射杀的准备。

他更想藉此机会将吕不韦一起除掉，免得他想做的事经过吕不韦那里以后，总是七折八扣，失掉他本来的原意。他生性不是个垂拱而治的君王，他要看到自己的意志和想法，百分之百地执行，得到预期的百分之百的效果。

## 9

雍地太后宫中内寝，楚玉太后坐在绣榻上，绣儿湘儿分侍两旁，两个粉雕玉琢般的孩儿分成左右倚在怀里。

在嫪毐进入内寝后，太后要绣儿和湘儿将孩子带走，没有召唤不准进来。她们脸露暧昧的笑容带着孩子退出室外。

等她们一走，太后就板起脸孔，声色俱厉地对嫪毐说：

“你记得来了？怎么多次召你都敢拒绝，你好大的胆子！”

嫪毐却一句话不说，跪俯在她脚前连声喊道：

“太后救我！”

太后转过头去，仍是满面怒容，不理睬他。

嫪毐跪行向前，仰着头祈求说：

“臣不是不来，而是不敢来，主上监视得太凶！”

“你怕嬴政，难道就不怕我？哼，他想杀你，我就不能吗？”太后脸上似乎真的蒙上了杀气。

嫪毐也不回答，只是像狗一样用舌头舔她露在长裙下面的赤脚，先是脚指，然后逐渐舔到脚心。太后先是皱着眉头想骂，随后是闭上眼睛享受，最后忍不住扑哧笑出声来：

“看你这副贱样子！”

“太后不是不能杀我，而是舍不得杀我！”听到她一笑，嫪毐知道风暴已经过去，他捧起太后的一只粉白娇小的脚，用力的舔着脚心，舔得太后浑身颤抖，格格笑声不停，她气喘喘地喊道：

“快停下来，我快笑得喘不过气来了！”

“答应我不再生气！”嫪毐还是不停地舔。

“好了，好了，冤家，我不生气就是，快停下来！”太后一面笑着，一面将脚收回去。

嫪毐上绣榻，一把将太后抱在怀里，雨点似地狂吻她的脸和嘴。太后

一面挣扎，一面笑着说：

“臭死人了，刚亲脚又来亲脸！”

他还是不停地亲。

太后用力推开他，正色地问道：

“看你刚才着急的样子，到底出了什么事？”

嫪毐将最近的情形说了，然后又跪伏在地，这次不再是嬉皮笑脸地舔脚，而是泪流满面地接连叩头。

太后无语地凝视着他英俊的脸，看到他额上叩头留下的红印，怜惜地将他拉起来，让他坐在身边，轻声问道：

“毒郎，要我怎样救你？”

“先发制人，后发制于人！”他咬紧嘴唇。

“这是谋反，乃是灭族之罪，他和我是母子之亲，难道你不怕我告诉他？”太后笑着说。

“母子之亲，亲不过肌肤之亲，再说，一个也当不过两个，别忘了我们还有两个儿子！”

他挨近她身边，在她耳畔轻语。

“我能帮你做什么？”太后问，语其中充满了犹豫。

“将你的玉玺和军令符给我，我好发兵！”

“给我点时间考虑，好不好？”

“已经没有时间考虑了！秦王那里早晚就会发动。”

“但是事关重大，我不能不考虑一下！”

“听人说，秦王已经知道我假冒阉者进宫的事情，要是揭穿，我死不足惜，太后有何面目见天下？”

“他敢！”太后气愤地站起来。

他又跪伏在地，拉着她的裙脚说：

“看他处理成蟊事件的样子，他还有什么不敢的？我死不足惜，可惜那两个孩子。”

“两个孩子怎么样？”她有点心动了。

“我获罪以后，他一定不会放过这两个孩子的！”他哀声地说。

“哼！”太后不再说话，而是慢慢走近窗前。

她真的是为难的，再怎么讲，嬴政总是她的儿子，虽然她并不喜欢他。但当她听到窗外两个稚子的嘻笑声，再见到他们和绣儿湘儿玩得兴高采烈的那种娇憨神态，她又不得不重作考虑。

的确，依嬴政凶残的个性，绝不会放过这两个孩子，而且事情揭穿，她又有何面目来对天下？

她再回头看到嫪毐跪在地上的那副可怜相，这几年这个男人的确给了她有生以来的最大快乐，她不敢想像，没有了这个男人，她还有什么幸福可言！

要她再回到那种深宫寂寞，以绣儿湘儿来解决欲望，排遣日子的生活，她宁愿死！

没有这个男人的日子也许比死还难过，她这生只经过了三个男人，在吕不韦面前，前半段她只是他的奴隶，委屈承欢，没有什么快乐；后半段，他变成她的奴隶，一心想讨她的喜欢，但一个老男人做出那种刻意讨好的丑态，往往只能引起她恶心想吐，对他只是饥者易为食，不得不拿他充饥。



至于那个短命的子楚，那更是不堪回首，她所有的寂寞凄凉，全是由他一手造成！

只有跪在地上这个男人，他给她欢笑，给她刺激，有了他以后，才知道什么是男人，什么是男女间的欢娱，也才知道，有了一个自己心爱的好男人，做女人是多么美好，多么幸福！

她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嫪毐，不自觉地喃喃着：

“没有这个男人，我宁愿死！”

她不发一语走进帷幕内，在壁柜的密间里取出太后玉玺和军令虎符。

她轻柔地喊着嫪毐说：

“起来，毒郎，哀家的一切和两幼子的生命，全托付在你手上了。”

嫪毐破涕为笑地跳起来，抱住太后，在她耳边轻语：

“卿卿，我绝不会负你所托，事成以后，你是掌握实权的摄政太后，我们的儿子是秦王，吕不韦仍然是相国。”

“你不能让吕不韦知道此事！”太后紧张地说。

“当然，我没有那么笨！”说完话他告辞想走。

“你今晚不能留下？”太后哀怨地说。

“来日方长，今晚我回去还得调兵遣将！”嫪毐神气而兴奋地说。

“几年前嬴政已另制军令玉符，虎头符还有效吗？”太后担心地问。

“我早注意到这项嬴政的疏忽和吕不韦的抗命，军令玉符只管调动征外大军，对内久未用兵，吕不韦也就对改符之事置之不理，我手上的虎头符至少可调动县卒、官骑和戎、翟诸君的人马！”

“你以什么名义发兵？”太后还是不放心的。

“有人在蕲年宫作乱，劫持了主上！”嫪毐得意地笑着说。

“劫持主上？”太后不解地摇摇头。

“攻破蕲年宫，我的家僮和舍人就会劫持主上了！”他又哈哈大笑。

“毒郎，小心行事，最好不要伤害到嬴政，他到底是我亲生的儿子！”太后带点祈求的口吻说。

“卿卿放心，事成以后，我会封个嬴国给他。”

“那样也好。”太后叹了口气。

嫪毐兴冲冲地走了。

楚玉太后望着他消失背影的门，久久不知自己到底做了些什么。

## 10

在咸阳蕲年宫中，军机殿的密室里，灯光明亮，秦王政居中而坐，主持着伐毒国捉拿嫪毐的行动。国尉桓齮一旁侍坐，忙着发号施令，调兵遣将，吕相国没有接到通知，秦王政不想让他知道这项行动。

密室外布满了全副武装的郎中侍中，殿前殿后也是五步一岗十步一哨，警戒严密。人数虽众，整座宫殿却是鸦雀无声，一片寂静肃穆，只有偶尔来的探骑和军使者，在殿前下马石前下马上马，然后飞奔大殿石阶前，高声报名而进。这时会响起一阵杂乱急速的脚步声和佩剑撞及腰带的“叮噹”声，很快又恢复平静。

所有的人在殿内殿外，有事都用耳语交谈，所有到达下马石的马，全都口中衔枚，连嘶叫声都没有，来时去时，只听得见马蹄敲击着青石板的声音在夜风中震荡回响。

琉璃灯光下，秦王政面无表情，听着桓齮报告军情：

“据军使来报，昌平君率领的虎贲军几个时辰前已出发，预计寅时可包围长信侯府，发动拂晓攻击，计划是在明日午时前完成消灭嫪毐叛逆的任务。”

秦王政此时面现微笑，点点头说：

“这次派昌平君领虎贲军，完全不经过一般的军令系统，嫪毐在朝中的耳目再多，也无法事先知道消息，赵高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侍立在秦王政背后的赵高，一脸阴鸷之气，他听到秦王政的问话，赶快弯腰躬身，露出谄媚笑容：

“大王所料甚是，可谓神机妙算。”

“不过，据情报得知，因嫪毐叛逆早有谋反准备，门客舍人、家仆奴婢全都实施行军布阵训练，侯府和毒城都兴工重建，以阵势排列抵抗，不可轻视。”桓轲忧形于色地说。

“这点寡人早就知道，他要不是有这么多谋反逆迹，寡人怎么会如此大动干戈？你们知道吗？前日寡人召他面对议事，他竟然敢称病不奉诏！”秦王政脸上出现微怒。

“他心虚当然不敢奉诏。”桓轲敬地说。

“他要是来了，本人或许会死，但不会祸及三族。”秦王政惋惜地说：“看来不灭他们三族，事情不会了结，这也许是他的命。”

“是！”桓轲点头再转头看看壁上挂着的计时沙漏，向秦王禀报说：“寅时已至，昌平君应该是完成了包围部署了。”

秦王看看对面壁上的羊皮兵力部署图，桓轲连忙站起，指着地形图，一一向秦王政解说。

“将军做得很好，可说是算无遗计，嫪毐逆党看来是可一网打尽了！”

“多谢大王谬赞。”桓轲谦恭地说。

此时忽听门外郎中禀报，有探祈求见。

秦王政要赵高带他进来，一面怀疑地看着桓轲问：

“难道说昌平军提早发动了攻击？”

“不可能，”桓轲恭身回答：“提早发动，叛逆很容易在暗夜中乘乱逃脱。”

“那是怎么回事？”秦王皱了皱眉头。

“臣虎贲军左尉王翦参见大王，参见国尉。”

赵高带进来的不是探骑，王翦这个名字好熟，但秦王政一时想不起来。

在灯光下，秦王政很快打量了一下王翦，三十多岁，全身铁甲，身材魁梧，神情非常威猛，却长着一张相当英俊的脸，秦王政一见他就有好感。

“虎贲军左尉？有什么事不去禀报中尉和郎中令，直接找到寡人这里来了？”秦王政温和地问。

桓轲在一旁想开口叱责，秦王政以手势制止住他。

“军情紧急，不得不冒罪越级，郎中令及中尉处，臣已派人通知。”王翦俯首说。

“何事紧急，还不快说？”桓轲是作战行动实际执行人，凡是有军情必须先经过他综合判断，然后才禀告秦王，部属越级，他当然不高兴。

“咸阳城内已有大批人马出现，正往王城方向过来！”王翦禀告。

“什么？桓将军，哪方面的人马？”秦王政转向桓轲问。

“除了担任城防的卫卒部队，不应有其他部队！”桓轲也大惑不解：“臣这面立刻派人去查。”

桓麟步出室外派人去了。

“你的人可曾看清是何方人马？作何紧急处置？”秦王政对肃立在面前的王翦说。

“在火光下，模糊地看到似乎是咸阳县的县卒，另外几方面据报还发现卫卒、官骑和戎翟君所属的夷军。”

“什么？他们怎么会集合拢的？如何进得咸阳城？”秦王政怒声大叫：“领军的是谁？”

“这个末将就不知道了，末将要他们在原地等候，但他们口口声声说是大王遭人劫持，他们是来救驾的，声言我们要是阻挡，就一定是劫持主上的党羽，在他们强行冲入以前，末将就飞马来报，只怕现在他们已和虎贲军发生了战斗。”

正说话间，只见桓麟脸色铁灰地走进室内，后面跟着郎中令。他禀告秦王政说：

“情况紧急，不知由谁调动的大批人马，四方八面围攻王城，请大王在此稍待，臣到城楼上去探看究竟。”

“桓将军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据王翦说，他们是来护驾救寡人的。”秦王政不怒反笑，表现得出奇镇定。

“恐怕是太后那边的虎头符出了毛病。”赵高在一旁插口说，同时看了看桓麟。

秦王全身震动了一下，随即平和地向桓麟说：

“这是寡人一时疏忽，只废掉虎头符调动大军的权力，而忘记连调动地方军的效能都废掉。”

桓麟明白秦王政是帮他解脱责任，他感激得流出眼泪，不顾沉重的甲冑，跪在俯伏谢罪。

“桓将军，请起，”秦王政亲手扶起桓麟：“情况紧急，我们先上城楼看看究竟。”

“大王，城楼危险……”桓麟急忙劝阻。

“不，”秦王政笑着说：“寡人要这些忠心爱我的士卒看看，寡人并未遭到劫持，他们只是被奸人所利用。”

室外已传来厮杀声。

秦王政上得城楼，天色还未大明，只见咸阳城中火光四起，烟雾冲天，他明白这是嫪毐的诡计，他要将咸阳城弄得越乱越好，这样才可以混水摸鱼。

他后面跟着桓麟和郎中令秦德及虎贲军中尉蒙雄，王翦未奉到离开的命令，也就只有硬着头皮跟上城楼。另外是八名执着长剑和盾牌的护卫，紧紧跟在秦王前后左右，以备随时抵挡飞来的流矢。

幸亏是王翦见机得快，中尉下令所有虎贲军都退入内城防守，不然后果更是不堪设想。

因为大部份的虎贲军都由昌起君带着攻击捉拿嫪毐，王城防务可说是甚为空虚。郎中令下令所有内侍宦者全加入守城，秦王政要他们平时操练军阵之事，这时发生了莫大效果。

秦王政命秦德喊话，要下面攻击的指挥官出来答话。城下的部队清一色黑色战袍、铁盔铁甲，在火把的照明下，辨识得出正是戍守咸阳城的卫卒部队。

这时候，其他方面的县卒、官骑和夷军，不像卫卒是经过严格训练的

节制之师，早就在火箭乱放，投石机发出飞蝗石，攻门机撞门，攻击行动早已胡乱开始。

卫卒部队刚完成攻城准备，卫卒都尉王竭正要下令攻城，忽闻城楼上有人喊话。

“主上在此！命卫卒都尉答话！”秦德在叫。

王竭刚想纵马上前答话，只见黑影中一队人马赶到，带头马上的人锦袍玉带，头戴高冠，正是长信侯嫪毐到了。他不等双方对话，大喝一声说道：

“主上被奸人所挟持，不要听他们的鬼话，赶快攻城！”

“王竭，难道你连寡人的声音都听不出来吗？”

那种狼音豺声一经扩大，显得特别尖锐，划破夜空，在王城四周回荡，令人听了毛骨悚然。

“不错，是主上！”王竭向周围骑在马上的部将说。

“不要听他的他已经被挟持，孤家奉太后命救驾，赶快攻城！”嫪毐向王竭等人大吼。

接着又转命他带来的门客和家僮组成的部队：“放箭！”

台弩劲弓纷纷发射，箭像蝗虫似的集中飞往城楼，执盾牌的护卫以盾牌形成上下左右护墙。桓麟急忙劝谏：

“别怕，”秦王神色自若地笑着说：“不趁此机会拆穿叛贼的奸计，今天恐怕要玉石俱焚了！”

箭势稍歇，接着他又大声喊道：

“嫪毐，你说寡人被劫持，你说说看，是谁劫持了寡人？”他又转向卫卒方向喊：“王竭……”

但他底下的话又被另一波箭雨所遮盖。

嫪毐带着数十从骑冲到王竭前面，厉声问道：

“王都尉，为什么不攻城？”

“君侯，未弄清楚主上状况之前，不便攻城。”王竭口气也极其强硬。

嫪毐恨恨地看着他，没有任何办法，想自行攻城，他所带的门客家僮全是轻装单骑，根本没有攻城工具。他只有命令众人一波波地放箭，不让秦王政有喊话的机会。

桓麟想命城楼兵卒放箭，却为秦王政所制止，他说：

“我们这方面放箭，一定会惹起一番混战，至少王竭会后退到箭的射程以外，那他就更听不到寡人的喊话了。同时要是有了伤亡，士卒恼恨攻城，更是一发不能收拾，这正中嫪毐的心意。”

桓麟见到秦王政这种临危不乱、指挥若定的神态，不由他这位身经百战的老将衷心悦服。

“等天亮后，他们能看得清楚是寡人就好了。”秦王政自言自语。

嫪毐那方面也采取拖延战术，既然秦王耗在这里，真是再好不过，省得他攻进城后，还怕找不到他的下落，当然能现场射死最好，免得王竭明白过来，阵前倒戈。

他一边派出传骑，将各方面攻城情况回报，一边下令不停放箭，等待着任何一方突破王城，他就可带着这批亲信部队冲进去捉拿秦王。

在多处攻城行动中，以夷军的表现最为积极，因嫪毐和他们达成了协议，只要攻进王城，宝石珠玉任他们掠夺，美女宦者任他们带回去做妾做婢，或是当奴隶。

他们不但用撞门机撞门，用云梯爬城，他们更使出特有的绝技，以飞云索钩住女墙，就着绳索揉爬上去，轻捷有如猿猴，使防守者防不胜防。

这些夷军全力攻击，鼓声、喊杀声，惊动天地，震慑人心，他们所攻的朝阳门岌岌可危。

蕲年宫中则到处都是由火箭引发的火头，经过夜风一吹，火势蔓延加强，宫女奔逃号哭乱成一片。

秦王皱皱眉头向郎中令秦德说：

“你下去整理宫中，各就各位工作，哭号乱奔者斩！”

秦德奉命下去，带着数十名郎中巡视各地，斩杀了十多名惊惶哭喊的宫女宦者，就再也听不到宫内哭叫，也不再见有人豕奔乱窜。所有的女官宫女安排送水送食，照护伤者，全部宦者和侍中都送上宫墙战斗。

“谁去昌平君处请救兵？”秦王政转脸问桓齮。

桓齮一时未回答出话来，秦王政这时才发现到站在桓齮背后的王翦，他微笑着对他说：

“王翦，你有办法出去请救兵否？”

“启秦大王，召昌平君回救，恐怕是远水救不了近火。”王翦回答。

“依你之见，”秦王政笑笑看着他，鼓励他说话：“大胆进言，不要怕说错。”

“依臣之见，只要能使卫卒反正，则王城之围瞬间可解……”

“办法虽好，只怕难以做到。”桓齮不以为然地在一旁插口。

“让他说下去！”秦王政瞪了桓齮一眼，温和地对王翦说：

“你有办法吗？”

“正是，”王翦胸有成竹的说：“卫卒左尉杨端和是臣好友，卫尉王竭与臣也有数面之交。”

“好，你去试试，如有闪失，寡人会封荫你的家人。”秦王政的口气，也是不太相信事情会成功，但情况紧急，也只有死马当作活马医了。

“请大王赐臣凭证。”王翦拱手俯首行军礼。

秦王政想了想，取过桓齮的佩刀，割下王袍的一角，咬破了中指，滴血写道：

“如寡人亲临。”

接着他从怀中取出随身携带的密玺盖上，交给王翦说：

“寡人和秦国的命运全交托将军了。”<sup>1 2</sup>

王翦将秦王政赐的大宛汗血白马牵上城墙，然后用数根粗壮绳索捆住马腹，再以数十兵卒的合力，将他连人带马从城角的阴暗处放了下去。

他身骑白马，手执白旗，口中大喊：

“王翦奉大王命，前来谈判！”

嫪毐正要叫人放箭，王竭制止住他。

“两军交战不斩来使，何况他只单人匹马。”他转脸向一旁的左尉杨端和说：“你上去看看，接他过来！”

杨端和听得是王翦来了，早就想迎上去，一得军令，两腿一夹，座下五花马急冲而去。

两人在半途停下，马上轻声交谈。王翦先将秦王政血诏给杨端和看了。

“血诏不假，”杨端和说：“但说不动王竭，更制止不住嫪毐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王翦催动马，和杨端和并辔而行。

“嫪毐一心要置主上于死地，口口声声说他是被劫持，主上现在说什么都是不能算数的。”

“那王竭呢？”

“他忠于太后和吕不韦，当然最后会听嫪毐的，因为嫪毐用的是太后玉玺的诏命，说是要解救主上。”

“那依你之见呢？”王翦说：“我敢单人匹马来，主要是因为你在。我死不足惜，嫪毐成王，秦国不堪设想。”

“擒贼先擒王，我回去建议召开攻城最后协调会议，乘机制住王竭，你找机会刺杀嫪毐。卫卒将领中还是忠于主上者居多。”

“事成主上一定有封赏。”

“‘如寡人亲临’，你现在的話就是主上的話，”杨端和笑着说：“但我們是在行險招，能活命時再說吧！現在我們要快馬回陣，免得嫪毐和王竭起疑。”接着他大聲高呼：“跟我來！”

杨端和一马当先，领先回阵，王翦白马紧紧跟随。

“原来是你，王将军。”在火光下，王竭一眼认出是王翦。

“正是末将。”王翦在马上行了军礼。

“宫内主上情况如何？”王竭问。

王翦还未来得及答话，杨端和已接了过去：

“主上原来真的遭到劫持，末将建议召开最后协调会议，讨论攻城最后部署。”

“主上真的被劫持？”王竭转向王翦问：“带头者是谁？”

“主上情况的确危急，带头者为一阉者，末将亦不知其姓名。”王翦有意无意看了旁边的嫪毐一眼。

这时杨端和已派出传骑召集到步、骑、车及其械队各少尉，习惯上是由副将左尉主持会议。

杨端和首先传阅了秦王政的血诏，然后大声说：

“主上的确被人劫持，但劫持者并非别人……”他以佩刀指指一旁的嫪毐，反手佩刀已架在王竭颈子上。他又大喝着说：“各部少尉听令，奉大王诏，卫尉王竭昏庸，着即拿下！

并合力歼灭叛军，捉拿首逆嫪毐！”

几个王竭的亲信护卫上前来救，王翦一刀一个，全都了帐，其余的也都不敢再动。各部领军少尉见过血诏，当然无话可说，杨端和随即命人将王竭捆绑在马上，王竭大呼冤枉。

“等见到主上，你当面解释吧，”杨端和笑着说：“目前末将只有得罪了。”

王翦再寻嫪毐时，只见他带着一伙人逃奔正阳门夷军去了，他单人匹马追赶，嫪毐的门客家僮数十人回身抵挡，王翦左突右冲，刀起刀落连杀十数人，但终于让嫪毐逃脱。

这边杨端和重新分配任务，除了留守少数车卒队外，全都分兵侧击攻城各叛军，并命一路喊话招降。

此时天已大亮，叛军听到喊话，纷纷器械投降。夷军见大势已去，纷纷向西撤退，只见西边又出现大批虎贲军旗兵，原来是昌平君攻下长信侯府后，发现嫪毐率军先至蕲年宫，赶快率骑兵回程来救。

秦王政在城楼上亲眼看到事情的进行，又见王翦白马白刃，在敌阵杀

进杀出，有如猛虎入羊群，他忍不住对桓齮等人说：

“王翦真是一员智勇双全的虎将！”

这时候他才想起，父亲庄襄王临终时，曾遗命注意培植这位将才，难怪名字这样熟。

经过卫卒部队和昌平君回师的虎贲军夹击后，各路叛军纷纷撤离王城，各自在咸阳城民屋设防，负隅抵抗，尤其是县卒和官骑明白秦法严峻，没投降者在民间大事掳掠，准备搜括点逃亡的本钱，抢完了就放一把火，烧得精光，对妇人女子更是不肯放过，烧杀奸淫掳掠乃是败兵临死前的享受和报酬。

咸阳巷战经过了两夜一天，总算平定下来，蕲年宫伤痕处处，咸阳城近乎半毁。

经过清点，死伤两千多人，重犯卫卒领军卫尉王竭、县卒领军内史刘肆、官骑领军佐弋张竭、中大夫令陈齐等皆生俘，就是不见了嫪毐。

秦王政下令，这些谋反重犯下廷尉治理审问，待首犯嫪毐逮捕一并判罪。

有功者先行赐赏——

昌平君反应灵敏，回军快速，及时救驾，加封食邑三千户，连同前二万户，共食邑两万三千户。

国尉桓齮，秉性忠义，自始至终，与君共难，着进爵两级，由左更进至少良造，升任大将军。

虎贲军左尉王翦智勇双全，临危不乱，挽转狂澜，着进爵三级，由不更进爵为公大夫，升任虎贲军都尉。

卫卒左卫杨端和，生性聪慧，见机而作，反乱为正，着进爵三级，由上造进为五大夫。

升任卫尉。

侍中赵高，其志忠纯，危时护驾，只言释疑，着升车府令。

其余参战人员，连同宦者皆进爵一级，并厚予金帛赏赐。

同时下令全国——

有生擒嫪毐者得赏钱百万，杀之者赐钱五十万。

另派人马守住雍地大郑宫。

但嫪毐却像轻烟似的消失无踪，尽管官家民间、军队百姓，人人日夜都在注意搜查。

有些聪明人却并不盲从这股风潮，他们知道，除了雍城的某个地方，就算翻遍秦国每寸土地也找不到嫪毐。

秦王政还是摆不脱投鼠忌器这个老问题。

## 第十章 杀父逐母

### 1

雍地大郑宫一间密室里，嫪毐正在和太后诀别。

太后满脸泪痕躺在嫪毐怀里，不断亲吻着他英俊的脸。

“毒郎，你逃不掉的，嬴政悬赏，生得你者钱百万，杀者五十万，全国

军民都在追捕你，你想逃到赵国要经过多少关卡和危险。”

嫪毐没有听她说话，而是陷入自己的思潮里。

“毒郎，你不要走，大郑宫这样大，任何一处地方都可以藏得下你，你到底在听我说话没有？”

太后吻到他耳朵时，狠狠地咬了一口，他痛得跳坐起来，有点不高兴地说：

“太后，到这种时候，你还有心情开玩笑？”

“我说什么你听到没有？”

“说来说去还不是那句话，要我不要走！”

“真的，你不能不走吗？嬴政不敢到这里来搜，我到底是太后。”

“太后又怎样？他还不是照样派人包围你的住处，他咸阳的事一处理完就会来搜查这里，我不能待在这里等死！”经过前番挫折后，嫪毐又恢复了市井流氓的神气。

“你舍得我，难道舍得两个孩子？”

他看了看她哀痛欲绝的表情，心里在想——我这样年轻，只要有女人，生一百个、生一千个也不是不可能，命都没有了，还管什么孩子！但他口中却说道：

“卿卿，孩子是我们的骨肉，我怎么会舍得？只是事到如今，我不走不行，相信你会善加抚养这两个无父的孩子！”

说完话，他真的还从眼角挤出两滴眼泪。

“唉，男儿本应志在天下，我无法阻止你，但真的舍不得！”太后是真的哭了起来。

“卿卿，这次举事失败，但不表示我再爬不起来。”嫪毐抱住太后，用衣袖轻轻为她擦去眼泪，心里却在想——女人哪有这么多眼泪？尤其是老女人，哭起来实在令人讨厌。

“毒郎，我不敢想象，没有你的日子我要怎样活下去！”太后在他怀里抽泣着说。

“抱着希望等我回来！”他亲吻着太后脸上的泪水，充满感情地说。但心里好笑地想——没有我三十多年，还不是活得好好的？还有湘儿，还有绣儿，还有数不清的女官宫女都可以召来陪你。

“行囊都准备好了，在密道的出口处有匹骏马在等着，行囊里有足够的金玉珠宝，不但足够你到邯郸，还够你在赵国结交朝野，虽不能再像今天这样裂土封侯，至少还可图再起。”

太后又拿出一套平民衣服要他换上，然后递了张通行证给他说：

“这是吕相国从咸阳令那里找来的，记住，今后你叫江禄了，你是到赵国探亲的，其他事情你可以看通行证上记载，切记熟记身份！”太后一再叮咛。

嫪毐含泪跪伏在地，叩头说道：

“太后对我如此恩义，嫪毐粉身碎骨难以报答。”

他心想的是——人老了就会变得唠叨，老天！早一步离开这里早一点安心。

“毒郎，我们虽然没有夫妻之名，却有夫妻之实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”她将他扶起，又投入他怀里，双手围住他的颈子，仰首叮嘱：“财不露白，那些珠宝全都密封在马鞍里，马鞍本身也是黄金打成。”



“卿卿，我知道了！”他柔情蜜意地亲吻着她。心里却在想——那点东西算得了什么？难道只有你和吕不韦才知道狡兔三窟？在赵国和齐国我所置的产业和事业，和陶朱公比起来也不稍让。

最后太后满满倒了两杯酒，拿了一杯给嫪毐说：

“临别心碎，没有心情设筵给你送行，谨以薄酒一杯为你祖道！”

嫪毐接过酒杯，心中满怀狐疑——这个老女人在耍什么花样？难道她想毒死我？但他依然跪下举杯，口中说道：

“谢太后，我们一起干杯，以此为太后寿！”

趁太后举杯喝酒时，他以袖子遮掩，整杯酒全倒入了袖口。

他再装着以袖擦泪，将脸擦得仿佛是满脸泪痕。

外面湘儿来报，天色不早，长信侯该上路了。

“让我送你一程！”太后将他扶起，感动地说：“嫪郎，你哭了。”

湘儿手执灯笼在前带路，太后居中，嫪毐紧扶着她。黝黑的密道曲折而漫长，时间久了未用，里面充满了令人窒息的霉气。在他们经过时，头上有成群的蝙蝠飞起，尖叫声此起彼落，脚下无数蜥蜴类小爬虫纷纷逃避，发出索索的声音，令人毛骨悚然，头启发麻。湘儿也时时发出惊吓的轻声尖叫。

太后紧依在嫪毐怀里，慢慢一步一步探索着走，尽情享受这片刻的温存，虽然周遭黑暗有如鬼域，在她的感觉却比天堂还要温馨。

“这条密道在前好几代先王建筑大郑宫时就有了，我还是偶然间见到建筑图才发现，这多年不用，想不到让你用上！”太后叹了口气说：“我现在衷心感觉，什么权势荣华全是假的，只有和喜欢的人长相厮守，才是人间至福！”

嫪毐的感觉和她完全相反，只觉地道漫长，好像永远走不完似的，他只盼望赶快走出地道，呼吸一口新鲜空气，若有幸能通过层层关卡回到邯郸，那才是幸福的开始。

地道的出口是一座大石墓，上面刻着××大夫之墓，字迹斑剥模糊，在暗夜中更看不清楚，看样子也是伪装的假墓。

果然在祭台边一棵大树上系着一匹全黑的骏马，马鞍行囊全都配备好了。

嫪毐望着满布繁星的夜空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太后又紧紧地拥抱他，泪沾湿了他的脸。

“上路吧，这里已完全脱离了虎贲军监视范围，放心去吧！”太后轻轻推开他。

嫪毐上马以后，才发现那把剑鞘镶着明珠的佩剑仍然挂在腰上，显然与他目前的身份不配，他取下来交给太后说：

“留作纪念，等下你们回去的时候，地道中遇到什么爬虫，也可用来防身。”

太后又是感动得流泪，她紧捏着他的手说：

“嫪郎，你真好，这种时候还想着为我打算。”

嫪毐纵马急驰而去，没有再回过头。

太后伫立原地，直到看不见马的黑影，仍舍不得离去。

## 2

秦王政亲率人马来到大郑宫，目的是要搜查嫪毐的下落，他和很多人一样，相信除了大郑宫以外，任何地方都不能让嫪毐藏这样久。

他端坐在轺车上，心情一直不宁，他不知该如何面对自己那位淫荡

的母亲。

中隐老人昨天的话如今又在他的耳畔响起：

“我对你的问题不想回答，只想告诉你一个故事。

“从前齐国一个士人家中患鼠，衣服用具咬坏不说，夜夜跑到他床上打架吵闹，甚至在他头上拉屎撒尿，这才是他最受不了的事。有一天他忍无可忍，半夜起来打老鼠，打死了不少，可是最大最凶的一只老鼠却逃进洞里去了。本来，那天晚上，他只要用水灌，或是用烟薰，就一定能将那只大老鼠逼出来。

“可是那天他太累，想睡觉，又怕灌水会损坏地基，火薰会薰黑室内的家具，于是他将鼠洞塞上就不再管它。谁知过了几天，他越想心越不安，有天他终于要邻人帮忙，用水灌、用火薰，却薰灌不出那只老鼠，他一气之下拆掉墙壁，才发现大老鼠早利用这几天时间，另打通道跑掉了。”

“老爹的意思是这个人最后不该拆墙抓老鼠？”当时他问。

“我只说故事，不回答问题，自己去找答案！”老人闭上眼睛，这表示他该走了。

如今大郑宫已在望，等下是不是要和太后拉破脸皮？还有嫪毐那两个孽子该如何处理？

事到如今，要抓这只大老鼠就得拆墙，就得和母亲决裂，让她的丑事传遍天下，但不抓到这只老鼠，他于心不甘，也无法向全国百姓交代。

“王子犯法，与民同罪。”这是秦国立法的根本，也是为什么秦国短期内能如此强大的基础。他就让嫪毐躲在太后那里逍遥，他将如何面对百姓，今后如何要求百官严格执法？

这时先行郎中回马来报，太后在便殿接见大王。

秦王政踏进布置雅致精巧的便殿，只见太后盛装朝服端坐中央几案前，后方左右侍立着湘儿绣儿，怀里却抱着两个粉雕玉琢似的孩儿，他们瞪着眼睛，惊惶地看着单身进殿的秦王政。

“孩儿向母后请安。”秦王政跪倒在地行礼。

“起来坐着说话。”太后凄然地笑着说。

“谢母后。”秦王在一旁侍坐。

“王儿难得到大郑宫，今天一来就带了如此大队人马，有什么事吗？咸阳之乱是否已完全平定？”太后神情镇定，若无其事。

“孩儿据报，乱贼嫪毐藏身大郑宫……”

“所以你就亲自带兵来搜了？”太后声音加厉。

“不敢，只是怕叛逆惊动母后。”

“孩子，真人面前不要说假话，嫪毐这多年来侍候哀家，日夜都在我身边，这是全国乃至天下人皆知的事，如今他却已不在此地，你怎么搜都可以。”太后冷静地说。

“多谢母后。”秦王政连忙用道谢扣住她，随即大声向殿外喊：

“来人！”

王翦和赵高二人应声而至，两人先参见太后行礼：“微臣王翦、赵高参见太后！”

“王翦，是你！”太后笑着说：“先庄襄王常向哀家提起，你是个可造的将才，这次平乱你是崭露头角了。”

“谢先王和太后赏识！”王翦跪地拱手行军礼。

“还有你，赵高！”太后厌恶地看了他一眼，但接触到他猥琐的脸和怨毒的目光时，她的心猛然一震，浮起一种不祥的预感，底下的话说不下去了。

“太后，正是奴仆！”赵高言外有意地说：“多谢太后的赏识和提携！”

太后皱皱眉头，体会出他的弦外之音，但不知该说些什么。

然后二人品立，站在秦王政面前待命。

“王将军，你部署兵卒，搜遍大郑宫，一草一木都不得放过，寡人已得到太后的准许。

秦王政转脸看看太后，看不到一点慌张神色，他在心中暗喊不妙，看情形今天会像老人所说的，大老鼠已打通别道逃掉了。

王翦领命带兵搜查整个宫殿，密室复壁全都查出来了，就是找不到嫪毐，最后有一些兵卒发现复壁中那条密道，一直追查到那座伪墓外面。王翦判断嫪毐一定已从这里逃走，所以先前围宫的虎贲军全无发现。

整整搜了一个上午，王翦才来向秦王报告这项发现。

在这段时间里，秦王母子二人有话没话地闲聊，赵高则脸色阴沉地侍立在秦王政后面。

听完王翦的报告后，秦王政失望地站起向太后告辞：

“母后，孩儿有所得罪，还望恕罪。”

“公而忘私，为天下作表率也是应该的。”太后笑着说。

### 3

秦王政正想带着王翦和赵高离去，忽听到赵高阴阳怪气的声音在耳边响起：

“这两个孩儿多可爱，粉雕玉琢一般。”

秦王政猛然惊觉，暗道惭愧，只想着搜查嫪毐，却忽略了眼前这两个余孽。他转身向太后问：

“这两个孩儿是什么人？”

“哀家宫中寂寞，收养作伴的两个无父无母的孤儿。”太后装得毫不经意地说。

秦王政看看赵高，意思是问有什么办法。

“启禀太后和大王，”赵高躬身说：“按照秦律，宫中不准收留非王室血统子女，如要认养，需得宗正召开宗室会议决定。”

“这两个孩儿，大的哀家已养了四年，你说应该怎么办？”太后赌平地说。

“回禀太后，按律应带出宫，交宗正代管。”赵高一本正经怪声怪平地回答。

“王翦，赵高，”秦王政下令说：“将两孩儿带走交宗正处理！”

“是！”两人同声回答，上前来抱孩子。

本已惊惶害怕的两个幼儿，此时放声大哭，紧紧抱着太后母亲大叫：

“娘，坏人要抓我们！娘！”

王翦手快，赵高也不慢，几个拉扯以后，就已将孩子抢到手，太后护犊心切，站了起来，厉声叫道：

“嬴政，他们和你一样，都是为娘所生，你想怎么样？孩子还我！”

秦王政干脆转过身去不理，只低喝了一声：

“走！”

“湘儿，绣儿，快上来抢孩子！”太后此时为了抢赵高手上的幼子，已拉

扯得鬓发零乱，衣衫不整。

湘儿绣儿站在原地，呆若木鸡，不知该如何做。

太后又惊又怒，这时她已完全忘了太后的身份，她只是母亲，就像一头不顾一切保护幼兽的母虎，她连哭带喊地说：

“孩子无辜，还我孩子！嬴政，他们是你的兄弟！”

她这几句话等于承认两个孩子是嫪毐的。

“赵高，这该怎么办？”秦王政左右为难，有点徬徨失措。

“按秦律，谋逆者灭三族，但宗室所下嫁之女不是主谋者可免！”赵高这下可抓着为兰姨被活埋以及自己遭阉的报仇机会，而且这种机会稍纵即逝，永远不会再有。

秦王政此时也想到，这种事必须当机立断，否则越理越乱，他沉声说：

“王翦，赵高，你们知道该怎么办了！”

“奴才遵命！”赵高趁太后在和王翦纠缠时，拔出佩剑一挥，手上幼儿的头随即落地，血喷得赵高一脸一身，尸身也丢到地上。

“儿子！”太后厉声哭叫，抢过来抱着幼子尸体痛哭。

“王翦！”秦王政又低喝着。

王翦佩刀在手，却是两手颤抖，杀不下去。

秦王政见到太后放下幼子尸体，奔过来要救这个大儿子，他只得夺过王翦佩刀，当胸一刀刺个对穿。

太后扑上来抱着秦王政满头满脸地乱咬，口中还嘶喊着：

“嬴政，还我儿子！嬴政你这个没有心肝的野兽！”

“娘，冷静点，”秦王政轻拍着太后的背：“只有孩儿才是你真正的儿子！”太后跌坐在地上，两眼呆望着秦王政，眼神空洞好像不认识他一样。

王翦命几名虎贲军进殿收拾尸体，太后又站起来扑向两子尸体，沉声说道：

“放在原地，哀家自己会处理！”

她又恢复了太后的威仪。

秦王政转脸向始终呆立在原处的湘儿、绣儿说：

“好好照护太后，若有闪失，你们明白后果！”

然后他向王翦等人低喝一声：

“走！”

秦王刚走出便殿，又听到太后的哭号，那不像人的声音，像是失去野兽母狼的哀嚎。

“王将军，”秦王政在上车时命王翦说：“此宫人员不准进出，包括太后在内！”

#### 4

嫪毐出得地道，辞别太后，纵马狂驰一段路以后，将马放慢，心头浮起些许凄凉意味，回首往事，仿佛一场还没有完全清醒过来的梦。

前不久他还是太后的专宠，拥有河西太原郡改制的毒国，宫室、车马、衣服、苑囿几与秦王同，私下装饰之美更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但这一切如今都已成为过眼云烟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马行到一处十字路口，天已大亮，他下得马来，折腾了一夜，人疲乏已极，他得睡一会再决定行止。

他将马牵入一处树林，取下行囊，才发现太后对他的体贴真可说是无

微不至，不但换洗衣物应有尽有，而且连日常应用的碎金子和银子都为他准备好了。

另外还有一张羊平地形图，精确地绘出咸阳至邯郸的路线，分成官道和山间捷径，各处关卡也都明白列出，显然是专家的手笔，图上并有一条路线，标明如何利用山径绕过关卡，通过函谷关山区，到达洛阳。届时他就像鸟飞出鸟笼，可以自由在天空上翱翔。

看过地图，他心安不少，喝了点水，吃了点干粮，仰躺着欣赏一会蓝天白云，想了片刻太后对他的种种好处。他感觉奇怪，为什么这个老女人（他在内心中总是如此称呼太后）对他这样好，他却一点也没真正喜欢过她？

也许这并没有什么好奇怪，在赵国邯郸市井，他就以大阴人出名。婢女歌伎、富室怨妇、后宫受冷落的妃姬，全都是自动找上他，为他争风吃醋，甚至是吞药上吊，都是司空见惯的事，当然他不会迷上任何一个女人，他总觉得女人好烦！

肚子饱了，心一放宽，不知不觉就睡着了。以前当浪荡子时，他常和女人在田间野合，在树林中睡觉的经验很多，今天重温，滋味特别好。好久他都没有这种人与大自然实际相接，青草芳香就在鼻前荡漾的甜美感觉。

不但睡着，而且还做了很多梦：一会梦到在天上飞；一会又梦到自己到达了邯郸，变成类似吕不韦和陶朱公的人物，掌握了赵国和齐国的经济大权；一下梦到自己又回到太后身边，说是秦王已赦免了他，只要他今后忠心，既往不咎，他又得到过去的一切；一下却梦到身在刑场，刀砍下来，头落地，却不怎么痛。

就这样醒醒睡睡，梦醒了又入梦，等到他真正醒来，天已全黑。

他想企图上的附注，要他夜出昼伏，尽量找三家村的偏僻人家买水买干粮，因为这些地方的人大都与外界隔绝，根本不知外事。

他牵着马往四处望，远远看到树林外有一家孤伶伶的灯火在闪烁，他想那里的人家不会多，很合乎这个要求，他想补充点饮水和干粮，好在夜间赶路，绕过咸阳。

这里山边只有一户人家，最近的邻居都在五十丈外，他上前敲门，没有人应，木门却是虚掩着的。有灯火，门虚掩，表示主人必在近处。他在院子里找到水缸和桶，他先打桶水让马喝，并将黑马系好。

他走进屋内，想找主人问话。只见一幢茅屋隔成三间，后面添加了一间厨房，中间堂屋供有祖先牌位，倒也收拾得相当干净，他远处看到的火光，正是祖宗牌位前的油灯。他就近一看，知道了这户人家姓江，算来也是秦国的国姓，怎么如今沦落为平民？因为士一庙，大夫三庙，诸侯五庙，天子七庙，祖宗牌位不会供在家里。

嫪毐新败之余，竟也兴起沧海桑田之叹。

正在他迟疑是否要再等，忽听得后面厨房里有水声。

5

他边往后面厨房走，一面出声问：

“家里有人吗？”

只听水声暂停，一个清脆的女人声音说：

“是谁？不要过来，我正在洗澡。”

“过路的人，想买点水和吃的。”嫪毐回答。

“在前面等会，我洗好就出来。”这个女人说话声音鼻音很重，富于磁性。

依嫪毐的经验，有着这种声音的女人，不管是否好看，全都是淫荡成性，对男人有着莫大的吸引力。

“哦。”他答应了一声，装着向屋前走，却又蹑手蹑脚，轻步向厨房摸索而去。

这就是吕不韦所说他的贼性难改，偷看民妇洗澡，乃是他年少时最爱的嗜好，这几年已没有这个必要，也等于是说没有这个机会，如今在逃亡中，遇到这种机会，他忘掉身处危境，竟又贼性大发。

他从厨房门板的破缝中看进去，只见黯淡的灯光下，一个赤裸的背影对着他。虽然光不够亮，但仍然看得出这女人的皮肤相当白皙，臀部和大腿浑圆丰盈，小腿挺直，肥瘦适中，头发上卷，露出细白的颈子，用布擦背时，纤细的腰和高耸的臀转动，就像在跳着最美妙的舞。

嫪毐几年来都是太后的禁脔，不许他碰任何女人，连湘儿绣儿和他们四人连床嬉戏时，他也只有动动手的份，其他的女人更不必说了。周围那么多美丽性感的女人，他只能供供眼皮，看得到而吃不到。

如今一见这个活鲜鲜野味，不禁食指大动，男性的欲望像火遇上油似的，一发不可收拾。

他怕看得太久，为那女人发觉惹出麻烦，又轻手轻脚地回到堂屋坐下等着。

没多一会，女人出来了，嫪毐第一眼看上去有点失望，脸上肤色没有身上那么白皙，五官也只普普通通，谈不上姿色。可是看到她走路时扭腰摆臀的姿态，他心中那股欲念却燃烧得更旺，这个女人不但洗澡会跳舞，连走路都是拐诱男人、引发男人情欲的舞姿。

“先生，要你久等了！”她笑着说，眼神似乎露出惊诧和艳羡。

嫪毐对自己的貌美体健和男人魅力，乃是绝对有信心的，昔日走马邯郸，哪次不是有众多女人从街旁楼上，偷偷地用鲜花水果丢他！这个乡下女人当然不能例外。

嫪毐从袖口袋中取出一小块金子，双手递交过去：

“敝姓张，为邯郸小商人，因贪图赶路，错过宿头，想请大片行个方便，随便弄点吃的，找个地方放小的胡乱睡一宿。”

“你是邯郸人？”女人惊喜地问，拒绝了他的金子。

“正是，大片听小的口音，就可知道不是秦国人。”

“妾身也是邯郸人，”女人改以标准的邯郸口音说话：“我丈夫也是来往秦赵两地的小商人，在邯郸和我结识，娶了妾身以后就将我带回到这里，算算也好几年了。”

接着她问了些邯郸的现况，嫪毐照着前几年的情形回答，她也就真相信他是来往秦赵的小商人。亲不亲故乡人，再加上和他丈夫同行，女人显得特别亲切和高兴。

谈了一会，女人想起什么似的说：

“我丈夫日前刚好去邯郸，一去最少要一个多月，家里没有其他的人。我去帮你弄点吃的，你应该有坐骑吧？我也会帮你喂，我们同乡异地相逢，张先生就不要客气了。”

“不，马还是让我自己去喂，大嫂只要告诉我草料在哪里就可以了。”

嫪毐喂好马回来，女人已将饭菜都在堂屋里摆好了，四碗菜，荤素都有，外加一碗冒着热气的汤，全都是赵国的菜式，而且做得非常精致悦目。

嫪毐忍不住“咦”了一声，夸赞着说：

“想不到大嫂还烧得一手好菜！”

“不瞒张大哥说，我家原来就是在邯郸开客栈的，十岁跟着父亲学，十二岁就独当一面做大厨子。”女人媚笑着说，张先生也改口成了张大哥。

女人又拿出一罐好酒为他斟满，两人一边喝酒吃菜，一边聊得非常投机。酒为色媒，加上两人都有意，莫名妙地由对面而坐变成了并肩叠腿而饮，糊里糊涂地由互相举杯为寿，变成女人用嘴喂他喝酒。

“张大哥，你的手好美，比我们女人家的手还要白嫩！”她抚摸着嫪毐的手，同时欣赏着他手指上戴着的一只翡翠戒指。

这只翡翠戒指乃是太后送给他的定情物，据太后说成色质地之好，天下还找不到第二只，当然他不能告诉这个女人。

几杯酒一下肚，两人情欲如同野火，形成一发燎原之势，等不及收拾饭桌，就收拾到卧室床上去了。

虽然此女姿色平庸，但饥者易为食，几年来除了做那个老女人的性奴隶以外，他没有交合到第二个女人，今夜首次开戒，滋味有说不出的新鲜甜美，尤其是这个女人床上功夫不坏，很能够配合。她也是旷废已久，贪心得很，遇到嫪毐这种内外俱美的男人，更是奋不顾身，不知道什么是累。

最后激情过去，他转身而睡，迷糊中觉得女人自己穿好衣服，又在帮他穿。

“也许她是怕外人进来发现到不好。”他昏沉沉地想，随即真的睡着了。

他接连做了很多美梦，一个接一个，但最后的一个梦却不好。他梦到自己独自行走在—座荒山上，突然路旁草丛中爬出一条大蛇，眼如铜铃，头大如小箩筐，它紧紧地捆住他，红红的蛇信就在他脸上舔，蛇涎滴在脸上，好黏！他起命挣扎，大喊救命，最后醒过来，发现自己像捆粽子—样，从头到脚都被绳索绑得紧紧的。

他的四周围满了人，这荒郊野外，怎么会一下就冒出这么多人来？

那个女人拿着一盏灯照着他的脸，向周围的人说：

“—看到他，就知道他是嫪毐，我在邯郸客栈楼上曾用鲜花丢过他，他连望都不望我—眼！”

众人发出—阵哄笑。

—个白胡子老头仿佛里正类的人物说：

“江大嫂，这下你可发财了，赏钱百万，不过总也得拿点出来分给我们这些帮忙的人！”

“就拿二十万出来给大家分，不过还要劳动各位将他送到咸阳去。”她兴奋地搔首弄姿，嫪毐看清自己的翡翠戒指已经到了她手上。

众人又是一阵欢呼。

她趁众人不注意，装着察看什么，俯下身来吻了他嘴—下，细声的说：

“这只戒指留给我做纪念，我们总算是一夜夫妻！”

“我靠女人起家，也败在女人手上，这是命该如此，还有什么话好说！”他也在她耳边小声回答。

最后他闭上了眼睛，听候这些乡下人的摆布。

廷尉结案上奏，秦王政批准——

嫪毐领军谋反作乱，判车裂之刑，当诛三族，但嫪毐只身在秦，无族

可诛，罪其舍人门客。曾随同谋反者，一律梟首，未从者罚劳役三年，为宗庙提供燃薪。从犯卫尉王謁、内史刘肆、佐弋张謁、中大夫令陈齐皆梟首，灭其宗族。

廷尉反复追究治理，此案株连者达四千家。凡是和上述人员有亲戚关系或近日有应酬馈赠来往的，全部夺官去爵，贬居蜀中。

同时秦王政下令，嫪毐行刑时，由相国吕不韦监斩，秦王本人将亲临观刑。这是因为他恨透了嫪毐，也是给吕不韦增加心上压力。

廷尉及李斯已搜集足够证据，证明吕不韦事先知道嫪毐谋反，隐匿不报，并且在嫪毐行囊中搜出他逃亡所持通行证，乃吕不韦命咸阳令所发。

同时，按秦律，嫪毐乃吕不韦所引进保介，嫪毐犯罪，他当连坐。

最使秦王政触目惊心的是，他尚未决定如何处理吕不韦，朝中大臣就纷纷上奏力保，各国国君及权要都派使者来说情，民间发动请愿，希望免不韦罪者，更是日有数起。

秦王政研究发现，吕不韦的势力不但遍布秦国内外，而且已深植民间各个行业；不但是官僚体系，而且是士、农、工、商各个阶层。

因为他不只是相国，也是大地主、大工业家、大商人和知识份子精神上的领袖。他会赚钱，也会用钱，他利用权势赚来的钱，再用来收买人心，增加他的权势和影响力。不除掉吕不韦，实际上秦国不是属于他嬴政的。

不过，他现在不愿动声色，先处理掉嫪毐再说。

## 7

几个月来，咸阳城可说是天翻地覆。

先是五月的嫪毐之乱，咸阳城百姓死伤上万，房屋半毁，好不容易逐渐平静恢复原貌，接着又是审查嫪毐反叛案，日夜侦破四处抓人，凡是和嫪毐及叛党沾上一点关系的，莫不人人自危。而嫪毐得宠多年，又喜欢交游，靠山又是当今太后和相国吕不韦，与他有拉扯关系的当然不在少数，再加上从犯都是些领军军官，长官部属及家人的关系更是一大片。

因此，几个月来，咸阳城内几乎是天天都在抓人、审案或是捕捉逃亡者。

好不容易嫪毐的案子审结了，接着就是每天杀人。

以往杀三个五个都是在北门市场街口，现在一杀就是一家百余甚至数百口，地方不够，不得不改在北门城外大校场，看杀人几乎变成咸阳人每天的例行娱乐，有关被杀者的谣传和生活背景，也成为咸阳人饭后茶余聊天的资料。

接下来是看南门被谪到蜀中的人潮，送别的、祖道的，饮宴日日不断，虽说是远贬蛮荒边地，但比仆人头落地、血染刑场，算是要幸运多了，却仍少不了朋友流泪、亲人哭啼。

咸阳城几个月来都生活在心惊胆战和愁云惨雾里。

加上天气剧变，十月天气，沙漠方面的西北风提早吹来，竟是天寒地冻，街头出现冻死的饿殍。

今天又是个杀人的大日子，而且要杀的是首恶嫪毐，用的刑法是秦律中最严厉的车裂之刑，也就是俗称的"五马分尸"。这种车裂又分成两种，一种是先斩首而后分尸，一种则是活活生裂，后一种是秦国的极刑，很多年难得看到一次。

再加上嫪毐是名闻天下的美男子和男人中的男人，又是太后的专宠，



咸阳和附近几个城的百姓全都慕名而至。

由于秦王政要亲自观刑，大校场建了一座坐北朝南的大看台，形式和宫中朝殿相似，乃是为秦王专设的。两边各设一看台，坐东朝西的是监斩官吕不韦所用，另一座看台则是为秦王指定来观刑的大臣所设。

辰时开始，数万虎贲军就开始布置警戒，由蕲年宫一直布置到刑场，鲜明的盔甲、武器和旗帜，在灰暗冷寒的天空下，仍然显得兵强马壮，精神抖擞。

秦国军队是天下最强的军队，纪律严明，骁勇善战，虎贲军更是秦军百中挑一的精兵，乃是秦国人的骄傲，尤其是经过这次嫪毐事件的考验，不但证明它英勇能战，而且忠心耿耿值得信赖。

其日，每当虎贲军的队伍由街头通过，无论部队大小，人数多寡，民众都会围集在街道两旁观看，孩童会跟在队伍后面跑，有些妇女还会在楼上丢鲜花和水果。

但是，今天将街道两边拥塞得水泄不通，以及站在高楼顶上及大树上的人群，他们想看的是嫪毐。

尤其是一些贵妇和大家闺秀，早就耳闻嫪毐的种种轶事传闻，更是想在他临死以前见他一面。她们不惜花重资包下街道边的楼上或茶楼酒肆。

巳时一过，嫪毐的刑车从廷尉大牢中拉出来，前后都有虎贲军押阵，因为有传言，跟嫪毐交情很深的戎、翟君，造反不成，逃回边地后，今天可能会来劫法场。

在由单马拉着的囚车里，嫪毐蓬头垢面，在廷尉的刑求早已将他折磨得不成形，他两眼紧闭，似乎神魂早已离开这个世界。

围观的民众纷纷议论，有人指着他大骂，也有人私底下对他表示同情。

“看他们将他折磨成这个样子！”一个久在内心私慕他的贵妇如此说：“这样俊美的人弄得像鬼一样。”

“裂土封侯，也算人臣至极了，谁教他贪心不足还要想造反。”另一个大家闺秀插口。

“他这辈子也算够了，处处受到女人欢迎，换着我也是死能瞑目了。”一个陪伴她们来的年轻男子说。

“登徒子，色鬼！”那位大家闺秀骂。

“要是小姐能对人稍假颜色，别说五马分尸，就六马七马，小人也是心甘情愿的！”那个年轻男子涎着脸皮说。

“不要脸！”那个大家闺秀红着脸啐了他一口。

嫪毐的囚车过去不久，大批的虎贲军出动清道，街道上不许停留任何行人，连店门和楼上的窗户都得关闭。虎贲军三步一岗，五步一哨，面对面分站在街道两边，监视着每处巷口和可能藏人的隐密处，连各处屋顶也有专人驻守。

秦王政的车队来了。

车队前后都有数百名虎贲军护卫和开道，五部式样相同的輶辇车全由四骑马拉着，一般人不会知道秦王是在哪部车里，连近侍也是要等秦王指定车子出发的顺序，才知道秦王是在哪部车里。四部随行副车则坐着郎中令和其他近臣。

五部輶辇车后面才是相国吕不韦等大臣的座车。

秦王政坐在第三部輶辇车里，看到街道两旁警戒森严冷清的场面，不

快地向驾车的赵高说：

“寡人不喜欢这种见不到一个民众的场面，寡人日夜辛劳焦心国事，都是为了他们。”

“大王，按秦律，大王出巡……”赵高恭敬地回答，但只说了一半，就被秦王政打断。

“寡人知道，但秦律也是先王所订，寡人现在认为已不合时宜，应该修改。”秦王政摇摇头说。

“功不十倍不修法，利不十倍不改制。”赵高这位法律专家只要一提到法令，他倒是十分坚持的。

“启奏大王，这项清道律例乃是怕宵小及不良份子闯道，但大王一心一意想和百姓接触，可经律制会议讨论后改订。”参乘的长吏李斯说。

“说改即改，寡人现在规定，今后寡人出巡，不必清道，好让百姓表示一点对寡人的感激之意。”

“遵命！”李斯随即下车，向后车的郎中令宣达了秦王的旨意。

郎中令立即转告虎贲军都尉王翦，王翦也随即命清道虎贲军命令街道两旁店铺开门，准许民众瞻仰秦王龙颜。

于是，片刻之间，咸阳街道气象整个为之改观，大街两旁门前楼上，连屋顶上都爬满观看的民众。

秦王军队所到处，民众纷纷下跪，高呼万岁，其实他们根本见不到秦王的脸，甚至连他坐在哪部车上都不知道。

在志得意满的心情下，秦王不禁又回忆起邯郸，怀念随着老人在邯郸所看到的民间疾苦，以及和玉姊携手同游的温馨。

“真的，因为君王永远再享受不到那种自由自在了！”他留恋地想。

车外的“万岁”声越来越响亮。

“这些百姓多可爱！我应该好好为他们多做点事！”

## 8

吕不韦坐上监斩台，命人打开囚车，将嫪毐带上验明正身。他转脸看了看坐在正中看台上的秦王政，看到他脸上似笑非笑的表情，暗暗心惊，他明白，嫪毐的事一办完，下一个秦王政要对付的就是他。父子相残，他该怎么办？也许嫪毐说得对，他们应当同心合力，协同太后先将嬴政废掉，但废掉又要立谁？嫪毐的儿子？不，绝不可能！无论如何嬴政是他的儿子，唯一的儿子，不管嬴政自己或是别人都不承认，但只要他知道就好。

也许父子相争，该退让的应当是父亲，父亲只有过去和不多的现在，而儿子却拥有无穷无尽的未来！

“该死！嫪毐！该死！叛逆！”群众的呐喊声将吕不韦从思潮中惊醒。只见两名手执大刀的刽子手已将嫪毐押到监斩台前。

嫪毐长发覆脸，身上的白色内衣沾满了受刑逼供所留下的血迹，五花大绑，背上插着“叛逆犯嫪毐”的斩标。刽子手拉着他的头发，将他的脸抬起来让吕不韦验明正身。吕不韦依例仔细观看，这时，嫪毐紧闭的眼突然张开，依旧炯炯有神，破碎囚衣裸露出的胸部和肩部，肌肉仍然坟譬如栗。他两眼瞪视着吕不韦，吕不韦在他眼中读出：

“他今天杀我这个假父，明天就轮到你这个真父！”

“你叫嫪毐吗？”吕不韦依例问：“还有什么遗言？”

嫪毐不作回答，他又在他眼中读出：

“今天是我，明天就轮到你！”

两旁的刽子手用脚踢嫪毐膝盖后方，一面骂道：

“死囊囚，跪下答话！”

嫪毐没有理他们，仍然两眼瞪着吕不韦，两腿站得更为挺直。刽子手想再踢，吕不韦喝住：

“算了，准备行刑！”

刽子手一左一右搀扶嫪毐走，嫪毐摇动身子，摆脱他们，昔日邯郸恶少的豪气又再恢复。

“五马分尸！嫪毐，车裂死他，叛逆！”群众又噪叫起来。

咸阳城和附近几个城的居民几乎是空城而至，大校场周围的高地、树上，甚至远方的屋顶都挤满了人，根本不管看不看得到。

“万岁！吾王万岁！”有人带头喊，几十万人随声附和。

在吕不韦耳中听到的和声是：

“叛逆！吾王万岁！五马分尸！嫪毐！吾王万岁！……”

吕不韦摇头，苦笑着在心里想，成王败寇，假若嫪毐那天攻打蕲年宫成功，如今押在场中央的一定是嬴政，嫪毐会和嬴政易地而处，坐在观刑台上，也许旁边还会坐着太后，那他呢？又会在何处？

“吾王万岁！叛逆！万岁！五马分尸！……”

群众的两种呐喊混在一起，分不清哪是吾王？哪是叛逆？谁该万岁？谁该车裂？

走向场中央的嫪毐，突然又转头看了他一眼，脸上的神情不是怨恨，却是怜悯，他仿佛又在他脸上读出：

“今天是我，明天是你！”

他打了一个寒噤。

五部不同颜色的单人马车，由五匹与车同色的马拉着，分五个方向排列。车马的颜色分别是红、黄、白、黑和黑白相间，象征着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五行（刑）。

两名刽子手将嫪毐囚衣脱去，只留下一条内裤，四周观众群中响起一片赞叹，中间夹杂着许多尖锐的女声，他们是在赞叹嫪毐发育完美的男性胴体。

刽子手将五条带钩的绳索分别绑住他的四脚和颈子，然后将钩挂上车后的钩环，他就此成大字形躺在地上。

鼓手开始擂第一通鼓，表示午时已到，按秦律，这时是受刑人家属最后与受刑人诀别的时候，他们有半个时辰作最后交代和食用酒食，并让家人活祭。

“这么俊俏、声势显赫的人，临死前都没有一个人来祖道送行，真是可怜！”一个年轻的妇人说。

“你可怜他，就买点酒菜敬他，烧点纸钱祭他，装作他的妻子，有何不可？”另一个妇人打趣她说。

“他是阉者，哪来的妻子！”另一个少女掩着嘴小声说。

“阉者？你看看他短裤的裤裆，凸出那样高！”一个男人粗声粗平地喊。

少女红着脸钻入人丛转到别处，周围的人传出一阵爆笑。

“造反灭父、母、妻三族，就是有妻子也早跑了。”另一个男人感叹地说。突然，人丛中跑出一个带着祭篮的女人，哭着跪倒在嫪毐前面。

群众一阵哗然。

秦王政在台上一震，命一名近侍飞马查看。

“是你？”嫪毐摇头苦笑：“你好大的胆子！”

她正是那晚告密得奖金的女人。

“毒郎，我对不起你！”她哭着说。

“你的丈夫呢？他准你来？”嫪毐好奇地问。

“我没有丈夫，他在一年前就死了。”

“那晚的话都是骗我的？”

“除了丈夫去邯郸那句话之外，其他每句话都是真的。”

“唉，多谢你冒这么大危险来看我，现在赶快走，免得连累你！”他又闭上眼睛。

“我们至少还有一刻时间可以相聚……”

这时近侍飞马已到，他在马上喝问：

“你是他什么人？不怕连坐吗？”

“他的情人，也是告发他的人，凭什么都连累不到我！”女人理直气壮，反而将近侍难为住了。

他哼了一声，又赶快飞马回报秦王政。

秦王政听了，又想起太后和嫪毐的事，不由怒声说道：

“这次这个女人不要管她，告诉相国传令下去，今后凡胆敢死后拜祭嫪毐者，交廷尉议刑！”

近侍又驰马转告吕不韦。

女人帮嫪毐倒了一杯酒，送到他唇边，他仰着脸喝了一口，呛着咳了很久，他反而潇洒地笑着说：

“临死还有你来送行，我死已可瞑目了！”

女人用酒打湿他的额头，为他整理好额前的乱发，一面娓娓地哽咽着说：

“自幼在邯郸我就单恋着你，那晚……”

“不要说了，我明白你们这些女人，得不到的就毁掉！”

“尤其是那晚以后，”女人带着娇羞说：“我不能让别的女人得到你，假若你那晚说愿意带我走……”

“不要说了，我都明白，只有来生再见了！”嫪毐又闭上眼睛。

大鼓又擂三通，这表示午时两刻已到，送行的家属应立即离场。

女人哭倒在地，两名兵卒上前将她强行拉了出去。

接着鼓擂三通，车刑官飞马来到监斩台前禀报：

“时刻已到！”

“行刑！”吕不韦丢下行刑竹牌，大声喝出。

车刑官急马回到五部车中央，高呼一声：

“行刑！”

坐在五部车上的御者扬鞭抽马臀，口中呜呜而呼，五匹马人立而嘶，接着分成五个方向狂奔。

马蹄印、车辙痕，外加嫪毐身首四肢在沙场上拖出的点点血迹，形成一幅血淋淋的残惨画面。

“万岁！吾王万岁！”人群欢呼。

“叛逆！该死！死有余辜！”群众又喊。

“万岁！叛逆！吾王万岁！该……”两股声音又合流混杂在一起。

秦王政有种兴奋后的空虚。

吕不韦还在读着嫪毐的眼神：

“这次是我，下次是你！”

9

秦王政十年三月。

那天，秦王政早朝听各大臣奏事已毕，回到内宫，心情特别轻松。

这几个月搜集到的证据，足够置吕不韦于死地，他决心除去吕不韦，他恨吕不韦的程度不亚于恨嫪毐。尤其是国内外朝野为吕不韦说情，他在怨恨以外，又多了一层猜忌。

决心已下，没有矛盾，他反而平静下来，一心一意计划如何在最小的伤害下，根除掉吕不韦在秦国的势力。

唯一仍使他不安的是，吕不韦没有一点要反抗的征兆，这反而使得他有所顾忌，莫测高深，这是对吕不韦迟迟未下手的原因之一。现在他既然决定在近日内采取行动，各方面也部署妥当，也就管不到这样多了。

忽然内侍来报太后驾到。

秦王政皱皱眉头，命侍立身后的赵高说：

“派人责问王翦，寡人当面交代他，大郑宫人员不准进出，包括太后在内，怎么太后突然来到咸阳，寡人事先都不知道？”

君主派人责问，乃是大事，弄不好被责的大臣就会自杀谢罪。

“是，微臣立刻派人。”赵高立刻想出便殿找人传诏。

赵高此时虽然只居中车府令之职，名义上是掌管官中车马仪仗，但实际上他掌管了秦王玺符，是秦王政最亲信的人。自从成蟜自杀，秦王政再没有人可以吐露心事，而赵高为人拘谨，凡事小心，外表上唯唯诺诺，恭恭敬敬，特别是每次他望着秦王政的眼神，活像一条摇尾乞怜的狗。想其他父亲李代桃僵对他们家的恩惠，以及赵高本身凄惨的遭遇，他不禁会对他兴起一种怜悯。

不过他也注意到赵高心理上的变态：赵高遇事是唯恐天下不乱。所以他只命他做事、备谘询，而不赋予任何实权。

秦王政在顺口说出派人责问以后，警觉到此事的严重性，但又不便出尔反尔，收回成命，正在为难，一旁侍坐议事的骑射蒙武连忙启奏：

“请大王息怒，暂停责问。”

秦王乘机下台，要赵高暂不传诏，但他不得不装作不解地问：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太后与大王名虽君臣，实乃母子，母子间的家务事，人臣很难为！”蒙武不慌不忙的说。

“也罢，待有便寡人当面问他。”秦王政表现得从善如流。

他也注意到赵高微露的失望表情。

问答之间，近侍来报，太后銮驾已进中门，秦王政不得不率蒙武赵高出殿迎接。

等到他们下得台阶，太后已经下车，由湘儿绣儿两旁扶着。几个月不见，太后很明显的憔悴多了，显示出她在内心所受的煎熬。

秦王政见母亲如此疲态，心上升起一股怜惜和愧疚，但很快就按捺下去。他告诉自己：

“绝对不能软弱，她来摆明是要帮吕不韦说情，我绝对不能作任何让步！”

“不知母后驾到，儿臣接驾来迟，还望恕罪。”秦王政跪迎，蒙武赵高跟在后面跪下接驾。

“起来吧！”太后微笑着说。

但在秦王政眼中，太后的微笑带着无限凄楚。他再次在心里告诉自己：“绝对不能软弱！”

“带哀家去书房，大王，有点事要相商！”太后眼神中也充满了坚毅神情。

秦王政触及她眼中这股神情，全身为之一震，明白今天的事不会轻易解决。

## 10

南书房只有太后和秦王政母子两人。

秦王政下令殿前郎中侍卫，任何人不准接近南书房三十丈以内，违者死！

母子两人分别坐下后，秦王政首先说道：

“太后今天驾临……”

太后厉声打断他的话说：

“嬴政，今天我们要以母子的身份讨论点家事，不要称我太后！”

秦王政惊诧地望着太后很久，强捺着心头怒气，平静地说：

“母亲，孩儿遵命！”

“我是为吕不韦说情来的。”太后说。

秦王政更为惊异，想不到平日骄傲自恃的太后，竟能如此开门见山自认求情。他有点想笑，但看到太后母狮般威猛的神情，似乎是随时都会扑上噬人的样子，他笑不出来。

“我对吕相国并没怎样。”秦王政装作不解。

“不要喊他吕相国，我说过现在我们是母子商议家事！”

“那我要喊他什么？”

“喊他……”太后强忍住下面几个字，改口说：“喊他吕不韦，这样才像谈家事！”

“我对他真的没什么。”

“你还要说谎，体现在网都已张好了，正等着他进来后就收网，你当我什么都不知道。”

“这也没有什么，”秦王政若无其事地说：“他涉及嫪毐叛逆的事，天下人皆知。”

“但天下人都在为他求情。”太后说。

“不，不能说天下人，只能说是他遍布天下各阶层的恶势力。为了秦国的利益，我不能再坐视这股势力强大下去。”

“吕不韦对你不坏，先王一再想废你立成蟫，是他一直在坚持；你亲政以后，不顾体制，不断给他打击，他从来没反击过。你应该知道，当时我要是和他联合起来废你，易如反掌！”

“可是你和嫪毐联合起来这样做了！”秦王政再也压制不下心中的怒气：

“要不是我运气好，恰好遇到王翦这员智勇双全的猛将，几个月前在刑场受车裂的是我，观刑台上坐的会是嫪毐和你！”

“……”太后一时语塞。

“俗话说，虎毒不食儿，但母亲，你竟忍心会同嫪毐来算计我！”

秦王政越说越气，站起来在书房里不停地来回走动，就像一头发狂的狮子。

这时太后反而平静下来，知子莫若母，她从儿子自小到的动作，明白嬴政外表越激烈，内心越是空虚软弱的弱点。

她微笑着等待。

“我杀了嫪毐，也绝不能放过吕不韦，身为相国，嫪毐谋反，事前他不闻不问，事后还命咸阳令发伪通行证给他……”

“不，孩子，这一切都是我要他做的，”太后柔声地说：

“要怪一切怪我。”

“怪你？当然怪你！”秦王政停止走动，两眼怒视着太后：你也是该死的，为了你自己的情欲，闹出这么多这么大的事来！”

“什么！你这样侮辱你的亲生母亲！”太后被击中最脆弱之点，忍不住哭出声来。

秦王政仍然两眼瞪视着她，就像在看一个陌生人。

“好，既然你说破了，为娘的也不再有所顾忌。你生为王室的男人，能够明白身在后宫女子的痛苦吗？你父亲、你祖父，以及天下古今的王侯将相，哪个不是姬妾成群？你们男人当然不会明白女人在这方面的苦闷，我这样做，在你们男人认为是大逆不道，淫贱成性，但我自己却不认为有什么不对，女人也是人！”太后侃侃而论，泪中还带着微笑。

“母亲，我不和你谈这些，”秦王政实在听不下去，中隐老人自命开通，无可无不可，却也没教他这方面的知识，他只得转变话题：“你怎么做，我无法管，只因为你是我的母亲，但你和吕不韦的关系就和嫪毐一样，就私的方面来说，我不能杀你，也可以杀吕不韦！”

“不，孩子，你不能杀他，就跟你不能杀我一样。”太后摇着头微笑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他是你的父亲！”

“什么？”这下是他被击中要害！他跌坐在几案前，无力地垂下头：“你也这样说？不，你是为了开脱他才如此说的，不，我不相信，我是庄襄王的儿子！我是赢家的子孙！”

“孩子，你是谁的孩子，只有做母亲的最清楚。”太后微笑着站起来：“看看你自己像谁？”

秦王政也跟着站了起来，可是两眼发直，迹近疯狂，他双手举起几案舞动，将室内竹简书籍纷纷扫落地上，玉石摆设全都打得粉碎，他口中不断地喊着：

“吕不韦，我要灭你九族！用七匹马分你的尸！”

太后微笑地看着他，就像看着他小时候撒娇耍赖一样。她知道暴风雨过后，就是雨过天晴，吕不韦不会死了。

“我要回雍地去了！”太后柔声地说，她也明白这是她离开的最好时刻。

“吕不韦，我要灭你九族！”秦王政仍在疯狂大叫，他特有的似狼似豺的尖锐嗥叫声，惊动了后宫所有的人。

但就在太后要出门的刹那间，他突然冷静下来，恭敬地向太后行礼：

“太后，儿臣不送了，儿臣永远不要再见到你，除非是在黄泉之下！”

太后这时反而不寒而慄，泪如雨下，她颤声喊道：

“孩子，我的儿子！”

但秦王政没有理她，推窗而立，面向窗外，陷入沉思。

过没几天，秦王政连下两道诏命。

第一道是有关后宫的——

今后选女人入宫，三年一更替，愿留宫中者留，不愿留者遣归，无家可归者，由公家主婚陪嫁。

宫中姬妾依周制排定值宿表，按王后、夫人、姬妾次序递减值宿日子，非必要不得改变日期。此诏订为王室规例，后代子孙应世代遵守。

第二道诏命是有关吕不韦的——

相国吕不韦举人不当，按律当连坐，姑念对国功大，着予免去相位，出就河南封地。

## 1 1

秦王政解决掉吕不韦这个心腹之患，开始时感到轻松多了，但没过多久就发现到，免去他的相国职位，并不能根除问题。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，吕不韦更像一棵大榕树，尽管你将它移动了位置，但只要它密布在地上和地下的根没除去，它仍然富有活力，它吸尽了地力和养料，在它笼罩的范围内，寸草难长。

吕不韦和他的利益团体吸尽了秦国的国力和资源，每逢出兵或国家有重大开支，国库还得向他和他的利益团体设法调借，换句话说，吕不韦仍控制着秦国的财经动脉。

更使秦王政不安的，乃是吕不韦在秦国和国外的潜在势力，在这次就国时充分展示出来。

在他诏命公布后的一个月里，咸阳城似乎变成了吕不韦城，从早到晚，无论是富贵人家，茶楼酒肆，或是街巷市井，上自君侯大臣，下至贩夫走卒，口中谈论的都是吕不韦，设宴送行的、赠送纪念物歌功颂德的，更是无日不有。

吕不韦起程的那一天，送行车队长十多里，祖道的几案从东门一直排到十里长亭，送别宴毕，还有人送过渭水的。

然后，吕不韦就国之后，河南就变成了政治、经济、外交，甚至是文化中心。各国使节或是来访大臣，到咸阳之前，都会先到吕不韦那里停留议事，到达咸阳见他时，所提出的往往是在吕不韦那里得到的结论。

在咸阳的大臣遇有重大问题和疑难杂症，也会和吕不韦书面往来商议，甚至是远到河南移樽就教。

在文化中心方面更不必说了，吕不韦免去相国，闲暇时间更多，他召集门客吟诗著作，齐议时事，俨然成了清流首脑。

想到吕不韦的有形无形势力，以及他控制着秦国经济，逐渐将秦国的国力变成他和他利益集团的私人势力，秦王政就有如芒刺在背，夜夜都不能安枕。

他决心再采取行动。

那天，他将蒙武找来，在南书房讨论了一个晚上，等蒙武走了以后，他又在灯光下沉思很久，最后亲自书写了一封给吕不韦的信，信中主要的话是——

君何功于秦？秦封君河南，食十万户。君

何亲于秦？号称仲父。其与家属徙处蜀！

短短一封信却似乎耗尽了他全身的精力。他召进内侍，命他连夜将信



送到蒙武府去，并命蒙武明天即起程，将信送给吕不韦。

近侍走了以后，他轻舒了一口气，踱步来到窗前，推开窗户。只见庭院中月色如霜，他抬起头一看，竟已是仲秋满月。他在心里这样想：

“假若他是我父亲，他应该知道如何自处！”

他不禁又回忆起邯郸那段日子，吕不韦对他和他们家恩惠和功劳都实在太在太大，没有吕不韦，父亲和他根本登不上王位。但为了秦国，为了平定天下，这棵吸尽地力的榕树必须连根拔去。他喃喃自语：

“假若他真是我父亲，应该知道如何自处，不要逼我再走第二步！”<sup>1 2</sup>

吕不韦在灯下看完了秦王的信，抬头对坐在西边客位的蒙武说：

“主上命我和家属迁蜀，是否有限期？”

“主上没定限期，也未明令夺爵，什么时候起程，君侯可自行决定。”蒙武恭敬地回答说。

吕不韦起立，在室内踱着步沉思，突然转过头来又问：

“临行主上还有别的话没有？”

“主上在臣已拜别上车时，还交代臣转告君侯，希望君侯能善以自处。”蒙武从容地说。

听了蒙武这句话，他心头一凛——善以自处，这句话弦外有音，嬴政到底想对他怎么样？他没有再问蒙武，而是坐回到席案前向蒙武说：

“蒙大人是否能在此多盘桓几天？”

“不了，王命在身，主上也一再交代送到信，得到回信即回，臣想在明天就起程返回咸阳。”

“这样我就不敢留蒙大人了，”吕不韦笑着说：“今日已晚，待我修好回秦，明日在长亭设宴为蒙大人送行。”

“那怎么敢当！明日一早再来君侯处辞行。”蒙武说着起身告辞。

等送蒙武走了以后，吕不韦又回到书房，真可说是百感交集，众味杂陈。

他们窗伫立，很久都归纳不了思绪。

嬴政的信和蒙武传来的话，很明显是要他自行处理，换句话说，也就是要他自行了断。

嬴政在步步进逼，先是将他的产业能国有化的都国有化了，不能国有化的都加以重税，他和他的人负担不起，只有慢慢脱产。

接着他将他从咸阳贬到河南封地，现在又将从河南迁到蜀地，下一步呢？

也许是他自己的错，不该在贬谪之余还不知收敛，但这有什么办法？他只是接待来宾！

诸侯使者、名士学者、市井游侠找到他这里来，他无法不招待，否则吕不韦就不成其为吕不韦了。

也许他最错的地方是当时没有听太后的话，合力将他废掉，立成蟫或是立嫪毐的儿子，他们都比较容易控制得多。但这样可以吗？他到底是他的儿子，废他立别人的儿子，怎么也说不过去。

好了！现在他这个做父亲的节节退让，做儿子的却步步进逼，看情形是要置他于死地。

他应该采取什么对策呢？

他离开南窗，又在室内转走一会，焦急徬徨，束手无策。要是别人，

他吕不韦可以三步一计，五步一策，但嬴政是他儿子，也是唯一的儿子，无人可以取代。

他自书柜的密格里取出一啤酒，再取出两只玉杯倒满了，在其中一杯倒下了鹤顶红。他喃喃向天祈祷：

“上天，请指示我该走哪条路！”

一条路是逃亡到赵国。赵王前不久还派了使者向他游说，聘请他去担任赵国丞相。赵国是合纵盟约约长，换句话说，他一去就可以和苏秦一样佩六国相印，联合六国对付秦国。当然这是不可能的，他不能会同外人来毁灭自己的儿子，虽然嬴政并不承认他这个父亲，而是一步步苦苦相逼。

不过，他回赵国，至少是如鱼返水，他在赵国有事业也有朋友，不像在秦国完全是权势与利益的结合。他可以像范蠡那样三集三散其财，一展他经济长才，也可以优游林下，度过一个平静的晚年。

另一条路则是吞下这杯鸩酒，一了百了。这辈子他由贫贱而富贵，位至裂土封侯，可说无论在哪方面，他都达到了为人臣的极致，何况他还有一个亲生骨肉在做秦王，凭着他这十多年的经营，秦国国力已足够吞并六国，依嬴政坚忍的天纵之才，成为天下共主，乃是指日可待的事，环顾各国国君，个个愚驽软弱，和嬴政相比，真是龙蛇之分。

他是他的父亲，何必要与他相争，父子相争，退让的应该是父亲，因为父亲只有过去和有限的现在，而儿子却有着无穷无尽的未来！

这时，吕不韦苦思不定之下，突然精神恍惚，仿佛变成了两个人，互相激烈地争论。这个吕不韦说：

“嬴政是我的儿子，我应该让他。”

“父是父，子是子，乃是不同的个体，何况嬴政无论在名义上，在他的内心，都不承认你是他的父亲。”那个吕不韦说。

“我内心承认他是我的儿子，也就够了。”这个吕不韦说。

“就是你认为父子相争，为父的应该退让，也不该退让至死！”那个吕不韦说。

“我活着一天，总是嬴政的心腹之患，各国都希望由我联合它们共同抗秦，假若为形势所逼，可能真会形成父子相斗的局面。”第一个吕不韦说。

“那也总比你饮鸩自示软弱好多了，其实你去赵国息影林下，自由自在，拥美遨游，和陶朱公一样有何不可？”第二个吕不韦说。

“说得容易，嬴政会放过我吗？我清楚他的个性，他会向各国君主要人，我逃到哪里，他就会要到哪里，那时会逼得我带领各国和他相抗，父子相斗的局面不得不形成。”第一个他说。

“你可以不投靠任何国君，而是隐姓埋名，找个山水明媚的处所隐居起来，有何不可？第二个他说。

“隐居谈何容易？”第一个他苦笑着说：“嬴政间谍满布天下，他所派的杀手会从地底将我挖出来，时时提心吊胆，刻刻怕人追杀，还能优游林下吗？”

“这样说，你是承认失败了？”第二个吕不韦说。

“这不是承认失败，而是要保全我十多年来在秦国所作的经营，也是要我的子子孙孙做天下的共主，想达成这个愿望，只有让我离开这世上，嬴政才能放心地统一天下！”

第二个吕不韦不再说话了。

吕不韦端起那杯下了鸩的酒，缓慢地踱到南窗前。他推开窗户，只见长空无云，一轮团圆满月高挂在空中，亭台楼榭，花草树木，石山荷池，小桥流水，全沐浴在银色的月光下。

“多美！这个世界多美！”他惊叹着：“习久不察，临去前的回顾，才明白人间本无事，庸人自扰之，我习惯于在女色歌舞中追求美，却忘了在大自然里，美是俯拾皆是的东西！”

同时，他又回忆到和玉姬月夜泛舟的美好时光，心中升起一阵酸楚，他举杯向着西方说：

“玉姬，来世见了，他是你无可怀疑的儿子，但愿他不会逼你像逼我这个没有名义的父亲一样。”

“今夜的月色好美！”他凝视皎洁明月，由衷地赞叹着。

接着他举啤酒杯，一口干了下去。

## 第十一章 一切逐客

### 1

秦王政高冠朝服端坐在殿上，陛阶下排列着文武百官，大半都是愁容满面，这些都是吕不韦和太后的心腹。

刚才秦王政宣布了吕不韦饮鸩自裁的消息，正注意观察各大臣的表情。

有的立刻面露喜色，差点欢呼出来，这多半是宗室大臣和秦国的旧臣。

有的满脸笼罩惨雾愁云，如丧考妣，偷偷的拭擦眼泪，这都是吕不韦生前的知己。

另外有些呆若木鸡，神情颓丧，这些是吕不韦重用的人，他们不是伤心吕不韦的去世，而担心自己的前途。

还有些刚听到消息，脸色转白，但顷刻之间变得神色自若，这是标准的骑墙派，也许他们曾向吕不韦输过忠诚，吕不韦失势以后，他们早已从事投靠宗室派阵容的活动。

有些听到这项消息毫无反应，那包括陛阶下执戟的郎中和侍立秦王政背后的近侍。

秦王政昨晚深夜得到蒙武带来的消息，先也是心头一震，接着感觉除去喉中硬骨般的轻松。

“文信侯没有留下任何遗言，臣已将文信侯府整个全找遍了。”蒙武禀奏。

“还要什么遗言？”秦王政着说：“这就是他对寡人最好的答复和遗言！”

他看到蒙武脸色顿时变得苍白。

“也许他认为我太残忍，也许他知道吕不韦是我父亲的事，但他不知道父子相争，有时候父亲应该退让，至于退让的程度和方式，全看个人的性格和当时的情势，吕不韦是聪明人！”

秦王政当时对吕不韦兴起一点知遇的感恩。

但今天一看殿下群臣的表情，他不能不触目心惊，大略统计一下人数，吕不韦的知己和心腹，占了重臣的一半，再加上那些墙头草两面倒的人，三分之二以上是吕不韦的遗产，这样沉重的遗产，他承受不起！

这棵老榕树，砍掉地面上的树身不能算数，必须根除蔓延在地下深处的这些盘缠错综的大小根。

他沉吟着该采取激烈的手段，一夕之间拔起，还是用缓和的办法，逐步斩断这些根的养料，让它们凋残而死？

两者都有利害，秦王政早就一再衡量过。

采取激烈手段，利是不浪费时间，用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一举清理掉这些残根，不让它们再有时间长出新根来。但害处是这些根和整个秦国的各阶层都已纠缠在一起，一不小心，轻则伤害某部份的国家利益。重则可能动摇国本，予各国诸侯趁势来袭的机会。

但用缓和的办法呢？利是可以防止前述的害处，但毛病是出在可能旧的未去，新的又蔓生出来，斩不完理还乱，永远没有清理干净的一天。

人正在考虑这件事的时候，耳边忽然响起禀奏的声音，转眼一看，正是大将军桓齮，他恭身行礼说：

“启秦大王，嫪毐已受刑，文信侯也怕连坐而自尽，嫪毐反叛案该告一段落，以免人心继续不安。”

“大将军所言不错！”秦王政笑着说，接着喊：“廷尉！”

“大王，臣在。”廷尉出班恭身行礼。

“嫪毐叛逆案该结案了，为了表示寡人宽容，与人改过向善，先前那些不知情或被迫从逆而流蜀的人，著准予赦免还籍！”

“是，大王仁慈。”廷尉行礼回到班中。

“桓将军，还有事吗？”秦王问。

“大王此举，惠及万人，臣没事了。”桓齮恭敬地回答。

“那好。”秦王目视殿前司仪。

司仪正想宣布退朝之际，忽见左边文官班里闪出一人启奏，秦王政皱眉头，正待责问——有事早不奏，偏偏要等退朝时凑热闹，但看清楚是蒙武后，他不禁微笑着说：

“蒙骑射，有何要紧事，可否明日再议？”

秦王政自认对他特别，可是蒙武并不领情，他大声说道：

“启禀大王，嫪毐叛案已结案，轻微从犯也会都赦免，大王却忘记一个人！”

“什么人？”秦王政不高兴地问。

“太后，”蒙武回答说：“大王至今三年都未曾和太后见过面！”

“你退回去！”秦王政一听太后，怒气就上升：“这事以后再说！”

蒙武一见秦王政发怒，警觉地想起这涉及太后和秦王之间的私事，不能在朝中公开争论。刚才只是见桓齮歌颂秦王，秦王心情好，他想顺水推舟解决这件事，既然秦王不愿谈，只有以后找机会。

他顺势退下，秦王点头笑着宣布：

“太后的事，寡人自有主张，今后有人再提及太后事者死！”

他话刚说完，只见文武列中出来一大群人，全都同声启奏：

“请大王迎太后回咸阳！”

秦王政惊诧地看着这些人，仔细一看，全都是太后的死党，有宗室大臣，也有来自赵国的吕不韦门下。

他不怒反笑，缓缓说道：

“各位卿家，寡人刚才宣布提太后事者死，你们都是不怕死的，来人！”

出列奏事的众大臣面面相觑，他们只是看到秦王面带笑容，认为蒙武没事，他们也乘机为太前一表忠忱，博得敢谏的美名，却没想到秦王笑着说的"死！"乃是说真的。

其实秦王政是想藉此机会，名正言顺地除掉几条"榕树根"。他的一声"来人"，殿下执戟郎中应声而至。

“将这些人全部推下斩了！”

“是！”众多武士蜂拥上前，将这些强谏大臣捆绑起来，秦王政一点数，整整二十七个。

“大王且慢！”蒙武急闪出班跪伏在地：“这件事是由臣所引起，臣愿同罪！”

“不干你的事，”秦王政笑着说：“你说话在寡人言死之前，不能怪你。”

“大臣谏事，罪不至死！”廷尉亦跪伏在地，以有司身份发言：“请大王三思。”

“哦！”秦王皱皱眉头，沉吟良久：“廷尉亦如此说？那死罪可恕，活罪难饶，这样吧，”他转向值殿郎中说：“将他们打入囚笼，笼内要堆满荆棘蒺藜，让他们先尝尝寡人转侧难安，左右为难的滋味。全放在殿前示众，等待进一步发落！”

## 2

次日，齐王使者茅蕉来见秦王政，在殿门口看见这个怪异大观。

廿七个关野兽的铁笼里面，坐着廿七个只穿犊鼻裤、光着上身及两腿的大臣，笼中只留出坐的地方，其余空间全堆满了荆棘蒺藜，只要一行瞌睡或是动一动，就会被刺醒或刺痛，有的人已被刺得全身鲜血淋淋。

茅蕉向陪同的专司礼宾的秦国奉常江简说：

“贵国大王这种举动有如儿戏，朝中就没有人劝谏一下吗？”

“敝国国君英明果断，做事自有他的分寸，众臣是不须劝谏的。”江简一来是顾全国家体面，二来是怪茅蕉言语之间干涉别国内政，所以如此冷冷回答。

“为了何事如此？茅蕉不怕讨厌又问。

江简简略的说了昨天的事。

茅蕉大吃一惊地说道：

“事情糟了！齐王派我来此，正是要劝说贵国大王母子和好。”

江简幸灾乐祸地笑着说：

“果然事情不妙，也许茅先生乃是外客，不会与敝国内臣同罪，但横批龙鳞，遭到难堪或是驱逐，恐怕就难免了。”

“但来此说服不成，有辱君命，我也不想活了，”茅蕉坚决地说：“请江大人转奏，齐国使臣茅蕉就为此事要求见驾。”

江简见他如此坚决，也起了同情之心，他说：

“茅先生暂时在殿门前等等，我先去为先生探个底，假若大王实在是盛怒难消，见大王时就谈谈别的吧。”

江简进殿先行启奏齐国使者茅蕉在殿门待见，并隐约说到他奉派来正是要谈太后的事。

“齐王凭什么管寡人的家务事？”秦王紧皱眉头，不悦地转向廷尉说。

“不只齐王，据臣得到的消息是各国使者络绎在路上，全都是为这件事来的，依臣愚见，他们也是好意，”廷尉回答说。

“好意？他们是想看寡人的笑话，揭寡人的疮疤！”他转向江简说：“你去问问他看清囚笼诸人的状况没有？你告诉他，要见寡人别谈这件事，要谈这件事寡人就不见，免得寡人将他关入囚笼直接押送出境！”

“是！”江简退出朝殿。

在他出去的同时，秦王政转向廷尉说：

“今后无论哪国使者来见，要是谈这件事，寡人不予接见！”

“不见来使，对派出国乃是项莫大羞辱，恐怕会引起战端。”蒙武器奏劝谏。

秦王政冷笑一声说：

“正好，省得寡人师出无名，迟早是要决一死战的。”

“依臣之见，”桓齮奏谏：“先安抚齐国使者，要他在迎宾馆多住几天，杀杀他的锐气，也许他自己会知难而退，再召见时，不会提起此事。”

秦王政沉默不置可否。

左丞相王绾这时修乘机出殿，亲自劝告茅焦。

等他到达殿门口时，见江简和茅蕉正争执得热闹。

江简说：

“等会朝见大王，最好你不要开口谈此事，否则大王发怒，破坏两国邦交，不值得。”

茅蕉神情凛然地说：

“老朽来此就是为了这项使命，为了怕羞辱甚至是怕死，要老朽有辱使命，我办不到！”

王绾来到正好解危，他先向茅蕉行礼，江简赶快介绍。茅蕉也连忙见礼说：

“丞相亲自来排解，真是不敢当。”

“我不是来排解，而是来传达大王的话：囚笼全是敝国大臣，先生引以为鉴，大王决定在三天以后接见，望先生在这段时间作详尽思考。”

茅蕉指着囚笼里的大臣说：

“士可杀不可辱，秦王对外使不致敢如此！”

### 3

“士可杀不可辱，孩子，你这件事做错了！”中隐老人对跪坐在几案前的秦王政说。

老人须发皆白，脸上皱纹又增多几条，可是面色红润，两目仍然如电。

“他们不该管嬴政的家务事！”秦王政虽年已二十五，做秦王已做了十二年，但在老人面前，举动言语仍同幼儿。

“孩子，王室的家务事亦就是国事，甚至是天下的事，大臣劝谏，邻国关心，亦是正常的。”

“那些人根本不是劝谏，而是藉此讨好太后，以待我们母子和好后巩固他们的权位，所以我乘机羞辱他们一番。”秦王政像个恶作剧得逞的孩子，得意地笑起来。

“你不只是羞辱。”老人也狡黠地对着秦王政笑，两眼注视着他，就像要看穿他整个人一样：“是不是？”

“老爹果然厉害，一猜就猜到我心里！”秦王政说：“我已派人监视河南吕不韦的坟墓，看看哪些人胆敢去祭拜，我要将这棵大榕树的根整个清除。”

“大榕树？”老人惊诧地问。

“吕不韦在秦国的势力不正像棵大榕树吗？”

“有点像，但不完全是，只能说是依附在秦国这棵大树上的爬藤，过度发展的结果，会吸尽大树的养份，导致树的枯萎，但只要保持适当，它何尝不会为大树提供某种程度的保护和营养？孤伶伶的树通常活不过外面长满了藤的树，但如何维持均衡就全看主政的人了。”

“但吕不韦的势力是棵大毒藤！”秦王政说。

“那要看你从哪方面去想了。”老人闭着眼睛想了一会，突然又睁大眼睛向秦王政说：“不过，古语云，刑不上大夫，俗话又说，士可杀不可辱。罪有应得，依法杀人，虽灭人三族，人君不会遭恨，但当众羞辱，怨积内心，后果非常可怕。”

“嬴政知错了，但不羞辱他们，我无法解除心头之恨！”秦王政恨恨的说。

“人主掌握赏罚权柄，不是用来泄一己私恨，戒之，戒之！”老人大摇其头，不以为然地说：“再说动辄用刑，当众羞辱，廉洁之士会离你远去，留在身边的都会是些唯利是图的无耻小人，朝政会变成什么样子？”

“嬴政今后绝对会改！”秦王政悚然惊觉，低下了头。

“知过能改就好了，”老人叹口气说：“就怕你是本性难移！”

“老爹，太后的事，请老爹指示。”秦王政想改变话题。

“自己去考虑决定，”老人笑着说：“免得我说出的话不中你的意，你也将我脱光衣服塞在囚笼里。”

“老爹！”秦王政不好意思地喊。

“明天就接见茅蕉，假若他是忠直有识之士，会面时他一定会谈太后之事，并提出妥当办法，你可自行斟酌决定；假若他只是谄媚附炎之人，他就不会提，那你再来问我。”

“谢谢老爹。”

秦王回到宫中，立即派人通知茅蕉，在便殿召见起国使者茅蕉。他是听老人的话，不可当众羞辱人，但他也不愿意当众受辱，太后是他这生中最大的耻辱。

另外，立即释放殿前囚笼中的大臣。

#### 4

虽然在便殿召见，茅蕉仍然是按照正式仪式，率领副使呈递国书，献上齐王送来的礼物。

正式仪式完毕，秦王政遣走群臣，只留下赵高在旁侍候，另外却有两名彪形武士，腰挂佩刀，分立在秦王左右。

秦王政特别在便殿设下席案，请茅蕉上座谈话。

两人先谈了些无关紧要的话题，最后还是秦王政年轻性急，拖不过五十多岁的茅蕉，他将话纳入正题：

“先生至今犹未道出贵国国君派先生来的主要目的。”

“不谈也罢！”茅蕉叹口气说。

“什么？”秦王政诧异地问。

“忘记了。”

“哦？”秦王政弄不清他葫芦里卖什么药：“怎么会忘记呢？”

“前两天是看到殿门前人不像人、兽不像兽的东西，给吓得忘记，回去以后想起来，今天忽然又忘记了！”茅蕉搔搔头发稀少的头顶，仿佛要逼自己想起。

“怎么会这样呢？”秦王政见他一本正经的作态，不禁微笑。

茅蕉环顾秦王左右一眼，正色说道：

“敝国国君交代的使命忘了，老婆的话臣倒是牢牢记住了。”

“哦，什么话比国君的使命还重要？”秦王政的好奇心真的被激起了。

“臣的老婆临行一再交代，要我切记两件事。第一件是切莫和佩着刀的人说话，因为和徒手的人话不投机，最多的是胸肋上一顿饱拳；和佩刀的人谈话，一言不和，有可能断送掉老命。”

“先生说笑了！”秦王政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，转头对赵高说：“你和这两名侍卫都退出去！”

等赵高和佩刀侍卫退出便殿后，秦王政按捺不住好奇，接着又问：“尊夫人叮嘱先生的第二件事呢？”

“哦，她要我别管别人的家务事。”

“对，尊夫人的话一点都不错，家务事只有当事人最清楚，别人干预，不是隔靴搔痒，抓不到痒处，就是揭人隐私，要被劝的人下不了台。”秦王政深有同感也带着暗示说。

“臣老婆倒不是这些理由。”茅蕉带点神秘地微笑。

“是什么理由？”

“她有惨痛的切身经验。”

“哦！”

“她有个独生兄弟，也就是臣的妻弟。他们的母亲因为顺手牵别人的羊，遭到官府鞭笞之刑，妻弟引为平生奇耻大辱，从今以后不再喊娘，有时见面装作不见，比对陌生人都不如。”

“这未免太过份了！”秦王先是有所感而发，但随即警惕自己，茅蕉是在当说客，因此他只淡淡的问：“后来呢？”

“邻居有一个年轻人喜欢多管闲事，有天当众指责他不对，臣妻弟一时老羞成怒，一刀就将这个年轻人杀了。”

“啊，后来呢？”

“妻弟因此以杀人罪坐牢，臣岳母羞愧自责，也就自杀身亡。后来妻弟刑满释放，想起自己忍不住一时期愤杀人，想起在母亲生前总是伤她的心，最后又导致她羞恨自尽，愧疚得不得了，夜夜都在他母亲墓前哭泣，末了他也在母亲墓前自刎了。”

秦王政沉默不语。

“所以臣老婆告诉臣说，干预别人的家务事，自己失言丧命不说，一句话害三条人命，又使得她娘家绝嗣，太不值得！”茅蕉说到此地也就停下来，注视着秦王的反应。

很久，很久，就在茅蕉绝望想放弃的时候，秦王政突然长跪起来，诚恳地向茅蕉行礼说：

“先生在这件事上何以教我？”

此时，茅蕉也变得正经起来，他正色说道：

“秦国为天下之至强，大王为天下人瞩目的焦点，车裂假父，有嫉妒之心；逼死仲父有恩将仇报之谤；击杀两幼弟，有不慈之名；软禁太后，有不孝之行；蒞蒞谏士，有桀纣昏暴之识，天下闻之，尽皆寒心。假若再不听别国国君之劝，一意孤行，秦国民心尽失不说，天下将皆轻视大王和秦国，联合攻秦之日不远，而且是师出有名，大王将用什么来抵挡天下之怒？”



“寡人不知罪孽深重至此！”秦王政叹道。

“知过即改，现在还来得及！”茅蕉语带鼓励地说。

“恐怕来不及了。”秦王政摇摇头说。

“为什么？”这下轮到茅蕉惊奇了。

“寡人曾发誓，不到黄泉之下不和太后相见！”秦王政悔恨地说。

“臣当什么难解之结，原来只是这样。”茅蕉大笑说。

“先生有解结之法？”秦王政高兴地问。

“太简单了！”茅蕉笑着说：“何不效法齐姜的故事，挖地及泉，在地道中相见，那不就是相见于黄泉了么？”

“谨奉先生之教，”秦王兴奋地说：“先生可否迟行几日，待嬴政和母亲相见后，领受嬴政母子拜谢！”

## 5

动用了众多人力，在三天三夜的时间里，挖出一道深及地泉的地道。

茅蕉和少数几个亲随人员陪秦王政走到坑道口，他笑着说：

“臣虽老矣，但一时还不想下黄泉，请大王单身下去，接太后出来。”

秦王政感激地望了茅蕉一眼，他知道母子三年首次见面，一定会有许多话要说，有外人在旁边，真情就难以流露出来。

他走在漆黑伸手不见五指的地道里，坑道木架还不断地滴着水，滴在脸上，滴进颈子，好冷好冷。他浑身颤抖，却自知不仅是为了冰凉的水滴，因为他的心在发热狂跳，几乎要使他窒息。

脚下泥水在流动，深及足踝，他甚至感觉得出水流的急速。

他摸索着走了一段路，差点跌了好几跤，黄泉路上真难走，死后真正的黄泉之路也不会如此糟吧？他在想，这简直是黑地狱！

走了一段路后，他轻声叫着：“娘！”在这种不见天日的地方，再喊太后或自称寡人，真是太无聊了。

“娘！”他再摸索一段路后，肯定地上的人听不到他的声音，他稍微又将声音放大点，还是听不到反应，为了模仿阴间黄泉，地道里完全遮断光线，两头进出口都是采曲折式的。

他只听到自己喊娘的声音在地道内回荡，还有坑道架滴水的响声和自己的心跳。

母亲的肚子里大概就是这样黑，这样静吧？想到母亲怀胎“八月”的辛苦，自己却因一点细行小节而虐待她，他有种愧疚想哭的感觉。

母亲就是母亲，他想起茅蕉说的故事，再怎么样，他不能让这种悲剧发生在他的身上。

“娘！”他不顾一切大声喊着，儿子叫娘，有什么可羞耻的，哪怕是太后和大王！

“娘！娘！”他尽量放大声音喊，地道那头有了回应。

“嬴政，我的孩子！”三年未听到，母亲的声音似乎变得陌生。

“娘！娘！我在这里！”秦王政放开喉咙喊，心中回忆起儿时叫娘的真诚和急切。

“儿子！儿子！”

“娘！娘！”

他们不断地叫着，为的是确保前进的方向，也为了发泄郁藏已久的情绪。

他们终于在中途相遇，太后紧紧将秦王政抱住，儿子如今长得这样高大，只能说是投在儿子的怀里，她将脸伏在他的肩上哭泣着。

秦王政发现母亲身上的衣服全湿了，显然在地道的黑暗中摸索时，摔了不少跤。

“孩子，娘对不起你！”太后放声大哭。

“娘！娘！”秦王政整理母亲湿透了的头发，安慰她说：

“是孩儿太狠心，对不起您！”

“地道很冷，娘的衣服也湿了，我扶娘上去。”秦王政怜惜地说。

太后紧靠在他怀里，全身因冷和激动不停颤抖，她随着他一步一步地顺着地道的墙摸索前进，一面不停哭起，像个刚从水里捞出没有淹死的小女孩。

“母亲表面强悍，实际上是这样脆弱！”秦王政在心中这样想：“我又给她加上这多的痛苦，真难为她了，今后我一定要对她好点。”

他将母亲抱得更紧。

出得地道，茅蕉等人行礼相迎，太后感激地对茅蕉说：

“先生为天下亢真之人，使哀家母子离而复聚，秦社稷危而复安，全仗先生之力！”

茅蕉连忙谦谢。

当晚，秦王政在母后居处甘泉宫，以盛大晚宴接待茅蕉，太后亦亲临，诸宗室及重臣全部参加。

酒至三巡，秦王政先向母后敬酒，然后又向茅蕉敬酒致意。他私下向茅蕉说：

“母后的意旨，想留先生长在秦国教导寡人。”

“臣使命在身，幸不辱君命，还要赶回齐国，将大王母子团聚的好消息回报敝国国君。”

“替寡人体谅母后的用心，让寡人尽点孝心吧！强留先生是太后的意思，贵国君之处，寡人自有交代。”秦王政恳切地说。

茅蕉听秦王政如此说，也只得答应了。

秦王政当着太后及群臣宣布：

“立茅蕉为王傅，爵上卿。”

## 6

蕲年宫议事殿的密室里，时间虽已午夜，犹是灯光辉煌。

秦王政亲自主持这项御前会议，参加的共有八位宗室及旧臣。他们是以左丞相嬴非、右丞相王绾为首，自吕不韦罢相国以后，秦王政不再设总管政事的相国，而是分由左右丞相治事，分别向他负责。

参加这项会议的，例外还有两位武将，一位是大将军桓齮，一位是裨将军王翦。他们去年攻邲，连取九城，王翦表现特别优异，用兵布阵，桓齮都自叹不如，特别向秦王政推荐，要他参加这项会议，也是表示重视他，让他能参与国家最高决策。

桓齮首先报告攻邲胜利经过，将功劳都加在王翦头上，显示出他对他的激赏。

接着是左丞相嬴非的报告，他揭穿国际间对秦的一项阴谋——

韩国接壤秦国，饱受秦国远交近攻策略之苦，本身小弱，无法抗拒，秦兵攻楚，更是常向韩国借道，罢兵回国，顺便攻击掳掠一番，韩国饱受兵

连祸结之苦。

后来有人献计，韩王派了水利工程师郑国来游说，建议自雍地云阳县西南二十五里起，至中山西郊瓠口止，傍北山而开渠，东引洛水，全长三百余里，可灌田地无数，目的是要将秦国人力、物力和财力都花费在开渠，而无余力再从事东征。

嬴非最近得到消息，察觉了这项阴谋，前相国吕不韦所以批准，完全是为了他的利益集团着想，因为水渠开成后，沿岸荒地变成良田，他们的利益不知要增加多少倍。

再有，这项消息他是由别的管道获得，而主管情报的李斯却一无所知，表示他有所偏袒，知情不报，损害秦国利益太大。

他的结论是——

诸侯各国人士来秦，有人是为了秦地新开发，有利可图，一心一意谋求自己的利益，贵为大臣，并不惜损害国家利益，利用职权，官商勾结，最好的例证是前相国吕不韦。

有的是为各国当间谍，受到秦国重用后，利用职位为各国游说或是提供情报，而对各国的动态则伪造情报，或是知情不报，譬如李斯。

有的更是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，得到权势阴谋造反，根本不想秦国对他的恩惠，嫪毐就是最近的例子。

他这一带头提出后，众宗室大臣纷纷发言，举出很多例子证明，外国来的客卿个个靠不住。

蒙武虽然站起来为李斯辩护，但为众人的声音所压制下去。

群臣的言论正合秦王政的心意，因此他只含笑让各大臣尽情发言，并不加以阻止。

最后，他根据群臣的提议作成几项决定。

第一，郑国渠立即停止建构，秦国力量主要放在对外发展，能够征服天下，兼并各国，就有耕种不完的肥沃土地，到时各国俘虏都是用之不竭的人力。

第二，外籍客卿一律驱逐，限其出境，小生意人可留下，有垄断利益及大批田地的外籍商人兼地主，全部限其归国，产业收归国有，田地分给原佃农价购，折价分期归政府。

第三，客卿李斯掌管的情报业务交由车府令赵高掌管，李斯亦在驱逐之列。

第四，吕不韦畏罪自杀，门客窃为厚葬，并有数千人送葬和尔后前去祭奠者，这些人全有登载记录。若是外国人，驱逐出境，秦人送葬或是哭祭者，六百石以上官职者夺爵，谪迁房陵守陵；五百石以下，不夺爵亦迁房陵。凡是未参加送葬或祭奠的秦籍舍人门客，不夺爵，但迁居房陵。

秦王政为了表示决心，在作成结论以后，不再像起日一样询问群臣有何意见。

蒙武对由宦者掌理情报总感不安，这表示秦王的情报网不再是针对外国，亦将用在国内各大臣身上，这会造成宦官掌权，乘机挑拨君臣彼此的信心而遂行自己的私欲。但秦王已宣布散会，他想等有机会再说。

看到群臣纷纷行礼离去，秦王政心中有种说不出的满足和得意。

自认忠心于秦的李斯也接到秦王的逐客令，并限在三天之内离开咸阳。

他一面命自韩带来的家人李福收拾行李，一面洒脱地自嘲：

“一把破剑，两箱旧书简，孤伶伶一身，不要三刻时辰就可遨游四海，何必要等三天！”

今天早晨一接诏命，他就将情报业务交给副手，让他去向赵高作交代，看来秦国又会走上商鞅变法以前的宫廷专制路线，秦国事不可为，走了也好。

他决定今晚睡个好觉，明天一早动身，行程第一站，当然是先回韩国老家看看，拜见一下恩师荀卿。来秦以后，老师和他曾有数次书信往返，他正逐渐走向得意之途，免不掉在信上大谈抱负，老师每次的来信，除了鼓励他施展抱负，以秦国作儒家王道的实验场，尔后推展到全天下外，也不忘要他尽力促进秦韩之间的邦交与和平。

但他从未想过秦韩之间应该有邦交与和平。韩国虽小，却有如鲠在秦国喉咙的一根鱼骨，阻碍它的对外发展，攻击赵魏，深怕韩截击其后；想伐楚，韩正是一块挡在路中间的石头，所以他始终劝秦王消灭韩国，先吞下这根鱼骨，就可大口并吞其他的国家。

这也许是他想衣锦荣归的潜意识促使他这样，但无论怎样，这表示他忠心为秦，连自己的故国也不除外，可是这些宗室旧臣却说客卿个个是为本国作间谍，这种话冤枉一多少以天下为己志的仁人，首先就是他李斯！

想到这里，他再怎样也睡不着了。他披衣起床，剔亮油灯，就着灯火写份上秦王政的疏。

臣闻吏议逐客，窃以为过矣。昔穆公求士，西取由余于戎，东得百里奚于宛，迎蹇叔于宋，来邳豹、公孙支于晋……孝公用商鞅之法，移风易俗，民以殷盛，国以富强……惠王用张仪之计，拔三川之地，西并巴蜀，北收上郡，南取汉中……散六国之合纵，使之西面事秦……昭王得范雎，废穰侯，逐华阳，强公室，杜私门，蚕食诸侯，使秦成帝业……

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，疏士而不用，是使国无富利之实，而秦无强大之名也。

今陛下致昆山之玉，有随、和之宝，垂明月之珠，服太阿之剑……此数宝者，秦不生一，而陛下悦之，何也？……夫击瓮叩缶，弹箏博骰，而歌呼呜呜快耳者，真秦声也……今弃击瓮叩缶而就郑、卫，退弹箏而取昭、虞，若是者何也？……今取人则不然，不问可否，不论曲直，非秦者去，为客者逐，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，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，此非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。

臣闻地广者粟多，国大者人众，兵强则士勇，是以泰山不让土壤，故能成其大；河海不择细流，故能就其深，王者不却众庶，故能明其德……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，却宾客以业诸侯，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，裹足不入秦，此所谓“藉寇兵而赍盗粮”者也。

夫物不产于秦者，可宝者多，士不产于秦者，而愿忠者众，今逐客以资敌国，损民以益仇，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，求国无危，不可得也。

书写完毕，李斯掷笔而起，胸中郁闷消除不少，他在室内走动，一面在心中感叹：

“此疏上去，未必见效，吕不韦和嫪毐事件给了秦王太大的打击，而吕不韦到底是商人出身，凡事只讲求利润，只顾图一己私利，不懂治国旗天下之道，甚至动摇秦国以农为本的基础，限制了它今后其天下的国力，难怪秦王要如此做！”

“唉，晓风残月，明晚又该梦醒何处！”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，有着书剑飘零的落寞。

此时，他忽然想起蒙武，他们年纪相当，意气相投，蒙武一直在秦王面前支持他，因为他们有共同的志向——为秦统一天下。

唯一不同的地方是蒙武个性刚直，不通权变，不如他李斯能趁势顺机。可是想不到李斯平日自负，善于将危机变成转机，看样子这次敌不过秦王政刚愎自用的个性。

他决定不向蒙武辞行，明天顺道在他府门前，将上秦王疏交门房转交。

想着想着，他又用另一块绢写了几句话给蒙武。

他安心地上床，很快就睡着了。

## 8

秦王一遍又一遍地细读蒙武呈上的李斯《谏逐客疏》，看到深得其心之处，还敲击几案兴叹。最后他将疏交给侍立身后的赵高说：

“你拿去看看，真是绝好的文章！”

赵高跪下双手接过去，就这样跪着阅读起来。

接着秦王转向侍坐左侧的蒙武说：

“李斯的确是宰相之材，可惜不是秦人。”

“大王认为他书中的话是否正确？”蒙武恭敬地问。

“再正确也没有了。”秦王脸上流露着佩服。

“既然正确，就表示大王认为逐客之举有商榷余地了？”蒙武紧紧追逼。

秦王政一时语塞，不知如何答复，他转脸看看赵高，赵高已看完卷好，又再双手递还秦王政，秦王问道：

“这样快就看完了，有什么意见？”

“文章绝佳，只是立论不合时宜！”赵高仍然跪着回答。

“哦，你站起来说，哪个地方不合时宜？”秦王坐着说。

赵高遵命起立弓身说：

“秦国昔日国小地窄，没有人才，所以要借重外才，但如今地大物博，人才众多，再借用外才，不但会引起旧臣怨怼，形成对立党派，而且有的确是在为敌国做间谍或游说，将故国利益放在秦国利益之上。”

“嗯，你的话很有道理，”秦王又转向蒙武问：“蒙卿家的意思呢？”

“赵侍中也是赵国人，难道就对秦国不忠？”蒙武指着赵高叫阵。

蒙武一直看不惯赵高那副猥琐的样子，见到他说话时不停转动的小眼睛，更是无端会起厌恶，心中作呕，偏偏每次面对秦王议事，赵高总站在秦王身后，要看秦王就必须看到他，而偏偏十次有八次秦王都要他参加意见。

“奴婢虽是赵国人，可却是大王的旧臣，蒙大人不要忘记。”赵高下面半句话不敢说出来——我还是自小和秦王一起长大的总角之交！

秦王政和往常一样，微笑着看他们争论。在他的眼中，赵高是一只丑陋的哈巴狗，虽然又小又丑，但摇尾乞怜，用舌头舔你的脸所引起的爱怜，他不能不承认他可爱。一时不见，还像缺少点什么，而且他所提出的见解，多半也是中肯合理的。

而蒙武在他看起来像头年轻力壮的狮子，骄傲自负，目光心胸宽大，有不料之才，看问题有卓越超人的见解，稍经磨练，会是上选的将相栋梁之材。

他喜欢看这两个人斗嘴争辩，就像看一场雄狮斗狗的游戏，狮子虽猛，

大开大阖用尽全力，却往往为哈巴狗善于闪避腾挪的小动作所困窘，最后弄得精疲力尽，两者都占不到便宜。

“大王的看法又是如何？能否指示臣等？”蒙武这次急着解决问题，不愿节外生枝和赵高争论。

秦王政沉吟不语，蒙武和赵高都是他的亲信心腹，经常接近他，都明白秦王政现这种神态，接着就是他出人意料的决定，果断迅速，不容他人再作异议。

但两人不知道秦王政的决定到底偏向谁。

“蒙武。”秦王政突然发声，将焦急等候的蒙武和赵高都吓了一跳。

“臣在！”蒙武恭敬地回答。

“派你迅速查看李斯是否已走，不管现在何处，都要找来见寡人！”

“赵高！”秦王又喊。

“奴婢在！”赵高心不甘情不愿地回答。

“拟诏书，撤回逐客令，待寡人看过后用玺，即办！”

“是！”赵高看看兴高采烈的蒙武，很难过这场争论这样快就输给了他！

## 9

蒙武急忙赶往李斯府邸，在半路上他还一直在想如何跟他措辞，因为他认为李斯虽为客卿，官并不大，但偌大府第，说要解散善后，总得费一点时日，诏命上限三天，应该是在第三天走。

谁知道李斯做事干脆利落，一天之内就将诸事处理就绪，第二天就走了，信到他手上时已是下午的事，现在秦王命他留客，李斯已经走了好几个时辰。

他望着空洞洞的庭院，想起和李斯的交情，不免有点感伤，但记着秦王的命令，李斯无论在哪里都要带回来，这是一项“绝命”，含有找不到李斯就不要回来见他的意味。

他急忙又赶到东门，找到司阍察问。门监告诉他，早上辰时李大夫就带着一个家人，驾着一部单马安车出了城。

蒙武心里越急，越想不出好办法，尽管天已秋凉，英俊的脸上却流满汗珠。小个子的门监看不过去，请他进到门守的小衙门里，为他斟上一杯茶帮他出主意。

“李大夫出秦一定要经过函谷关，”门官说：“只要交代函谷关的守将注意就好！”

“你不知道，要下军令须得请到王命，这又得花费时间，同时前命只限三天离开咸阳，李大夫又是书呆子脾气，假若他游兴大发，在秦境游山玩水十天半个月的，我到哪里去找他！”蒙武自言自语地发牢骚。

“那也是啊，”门官附和着他说：“他若离开大路，不经关卡，在渭水上钓半个月的鱼，主上就会等不及，蒙大人你也就没办法在主上面前交差，那真没面子！”

“是啊，”蒙武不自觉地也学着门监的口吻：“这点事也办不好，真没面子！”

“那也是啊，请王命下军令要费时间……”门监沉吟着，忽然他一拍大腿，高兴地说：“嘿，我倒想起一个办法！”

病急乱投医，他并不指望这个看来呆头呆脑的矮子会有什么好办法，但他还是要姑且一听。

“请教有何办法？”蒙武拱手行礼。

“蒙大人，千万别这样客气，大人肯坐下来喝小人一杯茶，就是给小人莫大的面子了，行礼小人担当不起。”

“请教！”蒙武是急惊风碰到慢郎中，他急欲知道办法，这个小个儿门监却和他歪缠，但是他自己要问别人，他官虽大，也不能翻脸发脾气，他又拱了拱手。

“大人，”门监连忙摇手制止，他不说答案反而问了蒙武一句：“秦国什么系统最严密，办起事来最快？”

“缉拿人犯系统吧？”蒙武不懂他问话的意思。

“对啊！”门监又拍了拍大腿（这老小子真是得意忘形）说：

“蒙大人去向廷尉报案，说李大夫盗了机密文书出秦，不出三天，哦，他才走没多久，不出几个时辰，不管他在渭水上钓鱼也好，在官道上赶路也好，包管有人送他回咸阳，你只要坐在家里等就好了。

“这样不好吧？”蒙武犹豫地说。

“那小人就没有办法了！”门监不说话，露出送客的神色。

蒙武告辞，门监恭送。

蒙武上马再仔细一想，稍加修改，这个主意的确可行。他明白，假若直接向廷尉说出奉秦王命找李斯，这位宗室大臣可能阳奉阴违，拖延时间，加上没有王命，说不定根本置之不理，因为李斯在秦王面前言听计从，早已是这些宗室旧臣的眼中钉。往更坏处想，这班人知道秦王急着找他，也许会设法逼他走快点，才好除去这枚眼中钉。

他向廷尉报案，说是他有份机要文书为李斯借阅，他不小心带走了，希望搜查李斯下落，并暂时扣留，不准出境。

蒙武是秦王的心腹大臣，这项机要文书当然非同小可，廷尉立即飞出传骑，下令全国侦缉系统，搜查李斯下落。

蒙武离开廷尉，找了两匹快马，带着一名家人沿途赶去，他默默祝祷：

“李斯兄，也许会让你受点委屈，但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，待见面时再当而道歉吧！”

果然，他快马直追，沿途打听，一天一夜以后在丽邑县尉衙门见到李斯。因为李斯是名臣，只受到软禁的待遇，准备押送咸阳，但也忍受了几个时辰的惊吓。

李斯看到蒙武来，高兴地跳站起来，大声向他说：

“武兄，你来得正好，我奉秦王命离境，这里的县尉却说我私带机要文书出国，将我的行李搜遍了，搜不出还是不让走，这是怎么一回 事？”

“斯兄，事情一时说不清楚，我这里先道歉，你受的委屈我日后会补偿。”

蒙武拿出证件证明自己就是报案人，县尉一听是蒙武，连忙赶办领人手续，将李斯交给蒙武带走。

出得县尉衙门，李斯仍然是一脸不高兴，蒙武陪笑说：

“斯兄受一点委屈也是值得的，小弟是奉秦王命特地请斯兄回去，一时无法，只有出此下策。小弟赶了一天一夜的路，途中识吃了点干粮，先找家酒家，喝点酒细谈。”

在一家具有乡土风味的酒馆，两位大臣找个清静雅房，要了酒菜，据案大嚼，菜味本来就不错，尤其是配上古法泡制的汾酒，一面饮酒一面谈未来军国计划和个人抱负，蒙武家人在一旁侍候，不知不觉竟谈到东方发白，

意犹未尽。

据两人日后回忆共同承认，那天他们喝到平生最好的酒，吃到最好的菜，他们对人谈话也从来没有这样坦诚过。

10

秦王和李斯谈了一天一夜，蒙武在旁侍坐，三人脸上都未带丝毫倦容。

秦王政佩服李斯所学包罗万象，上至天文，下至地理，更深通刑名经济，真可与中隐老人品美。更重要的是他热衷名利，可与之有所作为，不像他跟中隐老人初见，老人就已老迈，虽教他各种学问，却并不刻意激发他有所为的雄心，老人只要他凡事顺其自然，水到自然渠成。

听老人训话如食淡茶白饭，也许是日常必须，不无营养，却食外无味，只是为了有所受益，勉强听下去。好在老人也不愿多说话，凡事点到为止，要他自己去想，要像这样谈一天一夜，恐怕他早睡着了。

但李斯不一样，他的谈话像烈酒，喝一口就会兴奋，还想再喝一口；他的见解像辛辣菜肴，入口就感刺激，越吃越想吃。

李斯向他分析了天下大势，说明各国的强处及弱点，结论是：经过秦国这多年的用间和挑拨分化，诸侯各国合纵之约已解，近年来更是互相征伐，血战不已，秦国如今应趁各国兵连祸结，民生凋敝之际，迅速出兵器定天下。

他又提出：欲灭六国，首先最有利的目标是韩国，因为韩地小民弱，容易征服，在战略上吞掉韩国，一方面可以先声夺人，使天下震恐，另方面师一出即竟全功，对我军士 AE 瑞 f1 和自信都有增益的效果。

蒙武在一旁插口取笑他说：

“李大夫是韩国人，提出首先灭韩的主张，不怕故国父老怒骂吗？”

“蒙大人差矣。”李斯正色说：“天下本为一，只是周室积弱，历代共主昏庸，才造成诸侯割据、自相残杀、民不聊生的惨况。灭六国统一天下，正是我大王替天行道的义举，因为只有统一，天下才能免却战争之苦。”

这正合秦王政的心意，他忍不住击案称好。

“至于我本人，”李斯又继续说：“一向以天下人自居，只要对天下黔首有利，牺牲性命都在所不惜。何况，首先灭韩，也就是首先让韩解除战争之苦，蒙大人要是肯进一步仔细想，也许还会说在下偏袒自己的故国呢！”

“不错，”秦王政有所悟地接着说：“先攻占韩，在我可以解除尔后出兵赵楚侧背的威胁，在韩也可免去多少年来借道及战祸波及之若，这是一举两得的事。”

蒙武笑笑不再说话。

另外，李斯取出几张带来的羊平地理图，他一一展开在几案上和秦王政及蒙武观看。只见这些地理图绘得非常详实精细，举凡地形要点、通路、城市、村落、粮食、水源地等的人口和人力与资源提供能力，全都清晰地注出。

“先生真是有心人！”秦王政赞叹。

“臣一向以天下为己志，尤其在秦这几年奉命主持间谍系统，对各国人物、天时和地志，莫不尽力搜集。”

秦王政点头称好。

李斯跟着话题一转，谈到秦国内政的种种得失，他总结说：

“秦地民风淳朴，怯私斗而勇公战，重法纪而不徇私，这是孝公变法所留下的遗风，但自吕不韦当国这多年后，官民风气都逐渐败坏，常发生官商



勾结共谋利益的情事。由于工商业发达，各国商人云集，将各国尤其是楚赵的颓废淫乱之风带来，民风走向浇薄自私，唯利是图，追求个人享受，而置国家乡里于不顾，财富逐渐集中于少数人之手，特别是外国商人之手，这种情形继续下去，再过若干年，就会出现农村破产，农民无以为生，集体流入城市，而城市无法容纳，种种乱象将由此而生。”

“先生认为应该如何防止？”秦王政忧形于色地问。

“再用商鞅之法，并予加强，重农抑商，以维国本。”李斯简要地答复：“发展国家经济，节制私人资本，以积国富。”

“愿先生助我。”秦王政诚恳地要求。

“臣当一一拟定详细计划，再请大王过目。”

“好！”秦王击案。

在讨论完敌我情势和内政得失以后，秦王政等三人共同得到一个结论

---

整理内政与并韩同时进行，然后视情况先灭赵魏，再及燕楚；齐国地偏，与秦不接邻而最富强，于最后集中力量灭之。最重要的战略改变是：秦国不再像以前那样蚕食各国，适可罢兵，而是按先后次序，全力整个吞并。

1 1

中隐老人主动派侍僮找秦王政来，在秦王政坐下后，两者有以下一段谈话。

“听说你和李斯谈了一天一夜，而且很中你的意，是吗？”

“老爹真是隐者不出门却知天下事，谁告诉老爹的？”

“宫中正在盛传，何必要人告知？只是我要事先提醒你几句话——水到渠成，顺其自然，凡事强求，必有恶果。”

“不过，如今诸侯自相征伐，财竭民穷，正是出兵统一天下的良机。”秦王政信心十足地说：“老爹不也是常教我，统一天下，彻底根绝战祸之苦，解救天下人民于倒悬？”

“秦国不至于财竭民穷乃是凭藉巴蜀富饶的财源。但这几年的连年战争，十五岁以上壮丁死伤过半，你抚死恤伤还来不及，就想出兵征服天下？”

“时不我予，等到各国休养过来，再合纵对我，就后悔莫及了，我想乘机顺势，也应该是所谓顺其自然吧！”秦王政带调皮意味地笑着说。

老人长长地叹口气，然后闭目说道：

“你眼前的神态，使我想起你的先祖秦孝公！”

“我们两人有何相似之处？”秦王政显得非常高兴，与使得秦国由偏僻附庸一变为天下强国的秦孝公相比，本身就是很大的赞誉。

“我想起商鞅说孝公的故事。”

“哦，”秦王政有点失望，但由于好奇，还是说：“愿闻其详。”

“当年商鞅以孝公宠臣景监求见，头次见面，商鞅言事，孝公不时打着瞌睡，等到商鞅走后，孝公怒骂景监，说他介绍来的人是个疯子，说的尽是狂言乱语。景监以此责怪商鞅，商鞅说，我向孝公说的是帝道，他听不懂。过了五天，孝公主动找商鞅去，这次谈话比较投机些，但还是不能合孝公的意。于是孝公责备景监，景监转过来怪商鞅。商鞅说他这次是谈王道，孝公还是听不进去，请再给他最后一次机会，说不成他就回家去种瓜了。”

“你不是在睡觉吧？”

“老爹，怎么会！”秦政王也笑起来：“后来呢？”

“孝公却不过景监的恳求，于是再召见商鞅。两人相谈，数日不厌，在谈话当中，孝公都不知道自己怎么会将头都伸到席案前面来了！于是景监问商鞅，这次怎么能使孝公如此满意。商鞅说，这次我谈的是霸道，孝公因此大悦。而孝公最后告诉商鞅说，行帝王之道，等得太久，他没有这个耐心，行霸道能及时看到国家富强，这才合他的意思。”

说到这里，他问若有所思的秦王政说：

“让我考考你，何谓帝道？”

“好民之所好，恶民之所恶，天下共举，依然辞让，仆人之出，天下庆幸，尧舜是也。”

“何谓王道？”

“一心行仁，泽及百姓，万国景仰，莫不愿为平民，征伐一地，多地盼王师，如商汤周文等。”秦王政回答。

“那霸道呢？”老人笑着问。

“修刑厉法，富国强兵，使民怀刑畏威，以法服人。”

“你很懂治国旗天下之道嘛！”老人叹叹气说：“尧舜以前为公天下，有德者居之，由天下选出来的共主，当然天下心服，这种制度应该行之有千万年，虽无史可考。所以行帝道时，天下太平，人民不知有帝，只在危难时才会想起。行王道已是家天下，为争王位虽然发生战争，但战争时短，太平日久，人民安居乐业的时候多，所以商能维持六百多年而后败亡，周能维持八百年而后崩溃，但行霸道以力服人，力消即衰，力尽则亡。”

“但自秦孝公行霸道一百多年，秦国却日益富强。”秦王政不服平地说。

“要我说实话得罪你呢？还是要我编谎言让你心喜？”老人睁大眼睛注视他，神情显得非常忧郁。

“当然希望老爹说真话。”秦王政诚恳地说。

“自孝公变法迄今一百多年中，秦国对外发动多少次战争？秦国在国际上所得到的称号是强秦和虎狼之国。各国君主畏惧不说，各国百姓莫不痛恨，比之当时武王之师，各国盼望如久旱望云霓，差了十万八千里，所以才有天下合纵与连横之议。合纵是合力对秦，连横是共同事秦以避刀兵，全都是畏惧的结果。至于秦国百姓如何，我不说，你可以自己去看看。”

老人闭上眼睛，脸色沉痛。

“老爹！”秦王政恳求地喊着。

“秦国行霸道，力尚足控制秦国，但一推广到天下，不用等多久就会力竭而亡。”

“那我先以武力征服天下，然后行仁道呢？”秦王政悚然而惊，想出折衷办法。

“有人向南方走，他告诉别人说，等我走到南方极处，我就会回向北行，你相信吗？”

“……”秦王无语。

“注意李斯，商鞅尚有两次不合王意，最后一次才作逢迎，而李斯一次逢迎就使你如痴如醉，他比商君更没有原则，更会见风转舵，善于投机者不可靠！”

老人闭目不再说话，秦王知道该告辞了。

## 第十二章 龙腾之前

### 1

室外西北风怒号，蕲年宫南书房却室内如春。

金盆兽炭，火势正旺，琉璃灯照明的四壁，也抹上一层淡淡的红。

秦王政的书案上，奏简文书堆积盈尺，他埋首其中，迅速地批阅，眉头却始终紧皱着的。

丞相奏简上说，今年天时坏得特别，四月天气犹寒，路上竟发现冻死人。同时天大旱，到八月才下雨，农民春秋的收成全都落空，要不是为了军粮补给，在各地广设谷仓，紧急由巴蜀运来余粮，早就会闹大饥荒了。赵魏两国就已传出了饥馑，百姓吃草根树皮、易子而食的消息不断。

他在丞相王绾的奏简上朱批：

“粮仓应增设，道路要多建！”

他丢下玉笔，在室内走动，掀开南窗的厚重锦帘，看到的是满天乌云，与宫内未熄的少数几盏灯光，遥远得像是天边的寒星。

“快下雪了！”他自言自语：“十月的天就这样冷，百姓的冬衣恐怕还未来得及准备！”

“陛下也该休息了。”赵高在身后启奏。

他回头望了望这个身材矮小、面目丑陋的儿时玩伴，心上浮起些许愧疚。自从失去成蟜以后，他是他唯一可以吐露心事的人，虽然赵高过度拘谨谦顺的样子，常提醒他赵高是奴才自己是主子的事实，使他无法和他畅所欲言地交谈。

可是赵高的确可爱，他想见他的时候，他一定会在身边，不想见他的时候，他一定不在；平时赵高很少开口，但他想听什么话，赵高总是会适时适地地说出来。

“什么时候了？”他随口问。

“子时已过，陛下该休息了。”赵高恳切地说：“要为天下人保重玉体。”

“寡人何尝不想早休息？”秦王政苦笑着说：“事情没办完，只是想到民间缺粮，上床也会睡不着。”

“陛下英明仁慈，只怪王丞相等人不能为陛下分忧！”

秦王政看看这个神情猥琐的阉者，没有说话，心里却在想，赵高真是那个会随时抓住机会恭维和挑拨的人，但奇怪的是他不会讨厌他！

“王绾、蒙武、李斯都是很能做事的人，但寡人不想再有吕不韦的事情发生，清除吕不韦和嫪毐的余孽已伤了国家不少的元气。”秦王政笑着说。

“是，不过……”赵高看了看秦王政微露倦容的脸，没有说下去。

“说啊，赵高，不过什么？”秦王政微笑着催促。

“奴婢认为，陛下意在天下，统一天下指日可待。可是行之不易，守之更难，将来政务的多与繁，绝对不是君王一个人所独力负担得了的，陛下天纵圣明，精力过人，应付没有问题，但千万代子孙中，总会出一两个资质平庸精力不济的人。”

赵高说到这里停住，又观察了一下秦王政的脸色。

只要提及政事和千万代为王子孙，秦王政的精神为之一振，脸上些微

的倦容立即一扫而空，他笑着说：

“赵高，来，坐下说！”

秦王政先在正中的几案前坐下，摆手示意要赵高坐在下首几案。

“奴才怎么敢？”赵高躬腰屈膝，诚惶诚恐地说。

“赵高，私下不要太过拘礼，不坐下怎么议事！”秦王政用命令的口气说。

“是，奴才遵命。”赵高坐在下首几案前，依然是半跪姿势。

“继续刚才的话，说下去。”秦王政看到他半坐半跪的姿态，心想这不比站着还累人？但他不方便再管。

赵高侃侃而谈，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做法。

他的建议是建立一套权能分开的制度，丞相和国尉率领属官办事，分掌军政事务，但决定权在君主。换句话说，君主只要提出构想和要求，丞相和国尉就应按照君主的意图拟订详细计划，待君主批准后执行，不再有独揽政事的权力。而国尉在军政方面不再经过丞相，直接向君主负责。

同时加重御史大夫的职权，要他不再是丞相伴食的副手，而是独立行使职权，考核和监察百官，包括丞相在内，另外对君主也有劝谏的权责。并且御史体系应由中央到地方，形成一个整体。

为了防止吕不韦事件的重演，应设置一个秘密机构，掌握在君主自己的手上，随时侦伺中央大臣及地方首长的言行举动，使君主耳聪目明，能够知道这些人的一举一动，有事可预先防止。

这些侦伺人员又可分明派和暗插。明派方面，朝中重臣和地方首长或分封君侯的机要人员，必须由君主指派，而暗插人员则不暴露身份，分置在各便于监视的职位上。

明派可以震慑大臣或地方首长不得有异心，暗插人员则是要受监视的人时时事事戒慎恐惧。

再有就是扩大廷尉的职权，虽然廷尉属于九卿之列，地位不如丞相、御史大夫、国尉等三公，但秦要以法治国，就必须将廷尉和地方的郡尉、县尉、亭尉接连在一起，形成一张完整严密的法网，由廷尉负责管理执行，而网纲掌握在君主手上，收发顺心，运用自如，用来对付所有不法之徒，只有君主个人例外。

听完赵高这一套做法，秦王政不得不对他另眼看待，以往只知道赵高深通刑名狱政之学，还了解他为人深沉富于机心，却从未想到他的思考也是如此周密。

“赵高，寡人很同意你这套构想，先去拟订详细的组织体制，拿来寡人看，然后再决定那个秘密机构的首长和廷尉的人选。”

“是！”赵高恭敬答应。

秦王政忍不住想：赵高也真是天赋异禀，精力过人，他白天主持国际情报工作，晚上还得陪侍他，却一点也不显疲惫。何况他已去势，照说阉掉男性象征，身体会女性化，精力也会衰退，但他却超乎常人。

“陛下早点休息吧。”赵高正要出外找人掌灯笼送秦王回寝宫，只见一近侍慌慌张张地进来跪禀：

“太后驾到！”

“赵高，你先回去休息，太后如此晚来，不知有什么急事。”秦王政皱着眉头向赵高说。

“母后驾到，儿臣未能远迎，请恕罪。”秦王政拜见了太后。太后在上首席案前坐下，摆摆手要秦王坐回正中的主位上。“母后深夜到来，不知有什么紧急事？”秦王政关心地问。

自地道重逢的悲喜剧发生以后，秦王政才发现到母亲只是个可怜的女人，十几年时间里，连死三个男人和两个儿子。除了庄襄王以外，全都是直接死在他的手上，他不免怀有内疚。

自从迎接母后返居甘泉宫后，他更感觉到世上只剩下他是母亲唯一的亲人，母亲对他有种相依为命的依赖。因此他从内心怜惜她，不但按照体制每天晨昏定省，而且只要抽得出时间，他都会尽量陪她，可是他抽得出的时间实在太少。

“没有事，”太后像怕打扰了别人的小女孩，脸上有点腼腆地说：“年纪大了，睡眠少了，往往会半夜醒来。刚才问绣儿，她说你南书房的灯未熄，我想你还未睡，所以过来看看。”

她看了看秦王案前成堆的奏简文书，而露关切地又说：

“寅时都快过了，还不睡，小心坏了身子！”

“事情不做完，上床也睡不着。”秦王政笑笑说。

“君王的事，什么时候会做得完？多分点给下面做。我见过你先祖孝文王办事，也伺候过你父王庄襄王治国，没见他们这样从早到晚地忙，国家还不是治理得好好的。”太后很显然不赞成他凡事躬亲的作风。

秦王政在心里想，吕不韦和嫪毐事件就是孝文王和庄襄王治国作风所造成的恶果。要在以前，他就会直言出来，但现在看到母亲出现了皱纹的脸，以及已经发胖的臃肿身躯，他不忍伤她的心，便忍住就要脱口而出的话。

“是，母后。”秦王政恭敬地说：“儿臣刚才和赵高还在谈论权能分开体制的事。”

“赵高？”太后脸上露出厌恶的神色：“阉者不能重用，历史上、传闻中，寺人乱政的事，比比皆是。”

“是，母后。”秦王虽想说赵高此阉不同，但他仍然没说出，只要牵涉到这方面的事，恐怕会触及母亲的旧痛。

“好了，我不是来和你谈这些的！”太后微笑着说：“第一，我要你爱惜身体，别的太后劝儿子爱惜身体，多半是劝少喝酒，对女色要有所节制，我这个太后劝你这个儿子，却是要劝你少操劳政事，多做点消遣和娱乐。过犹不及，儿子，你应该懂。”

“母后教训得是，体制建立好，政事分层负责，儿臣也许就不会这样劳累了，到时候去多陪母亲。”秦王政刻意讨母亲的喜欢。

“你这样大了，自有主张。”太后开心地笑：“第二，你也该找个人伺候你了。”

“伺候我？”秦王政惊诧地微笑：“宫中服侍我的人好几千，衣、食、住、行，样样都有专人司职。”

“你扯到哪里去了！”太后笑着说：“我是以普通母亲的身份和儿子说话，你都廿五岁，还不打算立后？”

“立后？”秦王政支吾着说：“一时还找不到适当的人。”

“苏夫人怎么样？她帮你生的儿子都快满周岁了！”

秦王政知道太后喜欢苏喜，人美而端庄，最讨喜欢的是她从不多话，也不过问政事，只尽一个普通女人对一个一般男人的责任。在她眼中，秦王

政不是君王，她也不是贵夫人。

秦王政不是不好色，他经过中隐老人的调教，身体健康，精力过人，在男女方面更是天赋异禀。但他遗传有生父吕不韦的性格，不愿为女人所控制。

他十八岁初近女色，不说没立初夜的女人为后，仍只是姬妾身份，而且连个夫人的称号都不给她。

以后也几乎夜夜都有女人，也纳有不少姬妾，连生了几个女儿，一直到苏姬为他生了长子扶苏，才封她夫人的称号。

他比吕不韦更进一步，吕不韦是在女人身上找快乐，追求美的感受；他完全是为了发泄男人的情欲。无论是在书房批阅奏简文书，或是兴奋不能入睡时，感到需要了，就要近侍找某个姬妾来，办完事，发泄了，即要近侍送走，从未让女人留过一个时辰以上。自从轮值表排定以后，他就按表找人。

历史上的周幽王宠爱褒姒，以致燃烽火，戏诸侯，博其一笑；商纣夏桀为了女人不早朝，在他都像是上古神话，哪有这样没出息的君王！

但他也不是完全轻视女人，他本身明白，当你爱——真正地爱——一个女人时，女人对你就有着致命的吸引力。

他不立后只有一个原因，他要将这个宫中最尊贵的位置留给一个他真爱的女人——他的玉姊。

看到他这副想得出神的样子，太后轻击席案喊：

“嬴政，你想到哪里去了？”

“哦，母后，有些政事儿子放不下心。”他红着脸说谎。

“你是在下逐客令了？”太后脸上出现不悦。

“儿子怎么敢！”秦王政连忙陪罪。

“不管，限你这两个月就将人选好，是不是苏夫人我不管，过年后就举行大婚！”

“娘！”秦王政带点哀求的语气喊。

“我不管，后宫无后，全国无母，后宫的事有时还找到我。娘老了不胜其烦，要是孝顺娘的话，就赶快立后，让娘清静。”

“儿臣遵命！”秦王政无奈地答应。

但在送太后走后，他再一想，这何尝不是个向玉姊开口的好藉口。

他回到寝宫，兴奋很久不能入睡，但不是需要女人的那种兴奋。

### 3

不知为什么，每逢他走近上苑的机织房时，他的心跳就会加快，踏上那条灌木丛中的小青石板路，鼻闻周围花坪传来的阵阵花香，耳听急促的机杼声，他心中就会充满一种温馨沉醉的感觉，忘掉政事的繁忙和一切不快。

每次来，他都是要座车停在上苑的月门前，他摒除所有随从，单独进入月门，缓慢地走在这条小路上，以延长这种享受。

一幢广大片屋，里面放着百余部织布机和纺纱机。织布机的穿梭声，纺纱机的哑哑声，汇成一股嘈杂的洪流，到近处震耳欲聋，在他听来却是绝妙的人间仙乐。

每次他来，大部分的时间都不会惊动玉姊，他只站在能望到里面全景的那扇大窗口看着。看到这些埋着机中的众多宫女，以及忙着来回搬运布纱的可爱女孩，他的眼前就会出现一幅男耕女织的太平景象。

秦国有句俗谚：“老婆孩子热炕头，再加壮牛好梭头（织布机）”。

这就是百姓最大的梦想。

他日夜烦忙，不也就是为了要实现秦国人民这个最大也是最低限度的梦想，然后推广到天下？

有时候，偶然经过窗口的女孩中会有人发现到他，她们震惊失措，想去禀告她们的赢大家，他都会示意不要，禁止她们发声。

他想看到的是在织布机间忙碌来往的玉姊，她像梭头一样穿梭在众多女孩间，脸上始终带着微笑，不怕麻烦地教她们，修正她们的错误，为她们解说遭到的困难，帮她们修理机器简单的故障。

经过这多年的劳累生活，她的体态仍然如此轻盈，清秀脱俗的脸依然发出悦人的光辉，如此经得起岁月的折磨，他常常怀疑，她是否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女？

他也常召她进宫垂询，表面上是要询问慰劳她，实际上只是想见见她。不过，他不喜欢看到她在众人环视中恭敬答话的那种样子，他喜欢看到的是在这里的玉姊，美丽、起逸，比图刻上的仙女更像仙女！

今天不能不见她了，他在犹豫，等下如何向她开口求婚。身为君王，出口就是不可违抗的命令，以往他看中了哪个女孩，无论是民间选来或是宫中原有的，只要告诉近侍今晚送到寝宫，女孩就会高兴激动得流泪。要是告诉她要立她为后，任何女孩都会跪伏在地上谢恩，感激得话都说不出，连带家族都会谢天祭祖，感谢上天的恩赐和祖宗的保佑。

但对玉其他不愿如此，不愿用王命去压迫她，他需要的是一个他爱而对方也为爱而嫁他的女人。

男耕女织，也许只有平凡民家，才显得出男欢女爱的真感情。

他在窗口唤住一名经过的女孩，她在灯光的余光下认出是他，惊吓得就像见到鬼一样，在他来不及示意前，她转头大声喊着：

“大王驾到！”

屋中的机织纺纱声顷刻之间停止，代之的是一片杂乱惊惶声，整个屋子女孩都跪伏在地上。

赢玉闻声赶出，也带头跪伏在地，口中喊着：

“不知大王驾到，臣妾有失远迎！”

这句话他每天不知重复要听多少遍，但听自赢玉的口中，却觉得带点讽刺意味。

“起来，”他双手扶起她：“跟着寡……我来！”平时说得非常顺口的“寡人”，今晚也似乎难以出口而改“我”。

他带头向那条小路上走，她进入屋内交代继续开工后，急步从后面赶上。

他在一处花坪前面等着她，等到她走近身边时，他轻柔地握住她的手。她微微地挣扎了一下，随即也紧握他的，虽然夜风仍寒，但一股温暖由两人握手的交集点传到两人的内心。

“你是否还记得邯郸携手共游的那段日子？”秦王政感叹地说：“两小无猜，无忧无虑！”

“大王……”

“不要喊我大王，”秦王政制止她说：“大王会惊醒我的邯郸梦。还是喊我嬴政或其他任何什么。”

“陛下——那我就这样称呼吧。”她笑了笑说：“人不能活在梦幻里，总

得面对生活中的现实。”

“没有梦又怎么显得出现实呢？”秦王喜辩的本性只有在老人和她面前才会显露，对别人他只想下命令：“没有过去和未来的梦，现在又有什么依托呢？”

“记得邯郸携手同游吧？”他坚持要她回答这问题。

“当然记得。”她也用同样梦呓似的口吻回答。

“还记得第一次在上林外重逢的情景？”

“很难忘怀，你想，分别时还是个孩子，再见到已是个英俊少年！这种惊喜的感觉，你说怎么能轻易忘记！”

“那你应该记得你那时说过的一句话。”秦王政逐渐进入正题。

“哪句话？我们那天说了很多话。”她认真地思索起来。

“不记得了？”秦王政握紧一点她的手，似乎在帮助她回忆。

“我想起那天所说的很多话，但不知道你指的是哪一句？”她沉吟着，握在他手中的手突然颤抖了一下：“你是指那句话！”

“想起来了？”他的语其中充满期待。

“想起来了，但是我不说。”她撒赖时的娇憨一如邯郸的那个小女孩：“要你说！”

“要我说，我就说，怕什么？”他也恢复了那个邯郸小子的豪气。

“那就说啊，看看是否和我所想的一样？”她轻笑起来。

他们不再是大王和臣妾，而又再度变成了邯郸那对小儿女。

“你那天说，早知道我这样喜欢你，你就会嫁给我了！”

“我没说这句话！”她急急抵赖，但接着在月光下现出的朦胧微笑，使他明白，他们所想到的是同一句话。

“现在让我们回到生活现实。”秦王政装得一本正经地说。

“那就是说要我喊你大王？”她促狭地问。

“不，不是那个意思。”下面的话，他又不知道该怎么讲。

不过他想到，开门见山，单刀直入，这种手法让他轻易解决了很多政事上的难题，不妨也用在这里试一试。

“太后逼我在明年初立后。”他试探地说。

“大王，臣妾先恭喜你了。”她诚恳地说。

“但我还找不到王后的人选。”

“你夫人姬妾那么多，随便立一个。”她半开玩笑地说。

“这不能随便，”他说：“我想征求你的意见。”

“今晚你来此就是为了这个？”她语中带点失望。

“正是，我要你当我的王后！”

“你这是命令？”她一时震惊得不知自己说了什么。

“不是命令……”

她用另一只手捂住他的嘴：

“听我说，王后要冰清玉洁，母仪全国，我已是败柳孀居之身……”

他也用另一只手捂住她的嘴，口中模糊而蛮横地喊着：

“我要你当我的王后！”

这是他们儿时邯郸常玩的游戏，一个捂嘴，一个挣扎着说话。

“唉！”她叹了一口气，同时松掉两只手：“你这是王命？”

“不，这是匹夫匹妇之间的求婚。”他跪下去抱住她的双腿：“答应我，



做我的王后！”

“不嫌弃我残花败柳之身？”她赶快扶他起来。

“不会！”他坚决地说。

“准许我在内心保留一席之地？”

“什么？”他浑身一震。

“作供奉我先夫神主之用。”她又叹了一口气：“我知道你做不到！”

“不，我绝对做得到，我只有感动，你对死人都这么好，对活人一定更好！”秦王政心里想的却是赢得之死。

但她不知道他此刻在想什么，她也感动得投入他的怀抱，紧紧地拥住他。

月光下她的脸满布着眼泪。

#### 4

由这次立后的大婚，秦王政自己发现到，他的性格中混合着生父吕不韦的夸诞和好大喜功，以及母亲奢侈浮华的缺点，他平日的勤劳节俭只是中隐老人在他幼年时培养出来的。

他决定这次婚礼必须是秦国有史以来最盛大的一次。

在征得太后的许可后，他立即向各国发出喜柬，意思是要他们提早准备。他预计燕、赵、楚、韩四国，目前邦交不恶，国君亲自来的机会很大，赵魏犹处于对立状态，但他们想议和，为了安抚，至少也会派太子或得宠公子代表参加。

后来事实证明，他的估计没错，这四国君王都亲自率领庞大的贺喜团来了，赵魏则派丞相跟随太子。尤其是燕王姬喜使他感激，他一接到请柬即出发，整整早到十天。

他不但自己来，而且还带着太子丹来，他向秦王政提到他和庄襄王生前的交情，谈起在邯郸的点滴琐事和庄襄王在燕国作客的趣事，他希望秦王政和太子丹能保持这段美好的两代感情。

因此，他临走留下太子丹作为两国友好的质子，而带走一位秦国质子。

这些国君和代表国为了显示国力，送的都是典藏级的国宝，秦王政下令将各国所送的礼物放在朝殿展示，并开放朝殿一个月供百姓参观。

这些礼物包括奇珍异宝，明珠古玉，也有各国的战争利器，如楚国金鞘镶珠的宝剑、韩国可射八百步的强弩、齐国挖地道行坑道战的全套工具、魏国新发明的投石机和改良云梯。

赵国的附加礼物很特别，乃是一班八八六十四名的女乐，赵国出美女，天下闻名，这班女乐更是经过精挑细选，不但个子一样高，而且身材纤肥，五官长相都几乎同样。这班女乐的歌舞、器乐全都是精彩绝伦，婚礼上的表演就是由她们担任，看得各国君主和贵宾个个如痴如醉，几乎忘掉自己的身份。

秦王政为了表示与民同乐，这班女乐还公开在外宫偏殿表演一个月，适逢过年休息，每天民众都将偏殿挤得水泄不通。

敲缶击瓮，弹箏搏髀（大腿后侧）而歌呼呜呜的秦国人，这次是大开了眼界，才知道人间还有如此仙乐和绝色美女。

秦王政明白赵王送女乐的用意，是想他作通宵欢宴，君臣早朝都爬不起来。他并没上这个当，而是在婚礼狂欢过后，要这些女孩洗尽铅华，投入了织布纺纱的行列。

燕王喜带来的特别礼物是一队一百二十名片兵各带一匹备马。二百四十七的白马，从头到尾没有一根杂毛，乃是自冀北产马地千万马群中精选出来的，匹匹骨骼均匀，前肢细长，胸部宽厚，耳尖如竹叶，一看就知是上好骏骑。骑卒更不用说了，个个都是辽东大汉，身高都在九尺以上，每人都是虎背熊腰，凛若天神。所用的武器是燕国新改良的马刀，刀身沉厚，能抗拒长兵器，但运用灵活，翻转若飞，适于骑兵冲锋之用，不过，这要有相当膂力的人才能得心应手。

秦王政将这队骑兵编入虎贲军仪仗队。

他心里明白，各国送国宝级礼物是在夸富，送兵器战具乃是展示他们的战力，意在吓阻。

他也带着各国君王和贵宾校阅了虎贲军，这些君王和贵宾多半是首次如此近观秦国部队，礼貌上虽然赞不绝口，内心却在纳闷，为什么他们装备精良、数量也多的军队，遇到军容不怎样而且武器落后的秦军，却会像群羊见猛虎，望风而逃。

秦王政将各国锋利兵器用来和自己的武器比较，也是暗暗心惊，别国刀剑有的已进步到精钢地步，而秦国军队有的武器还是铜制的。

他不免恨吕不韦误国，在重商的主导下，由外国引进的冶铁、木工、制革和其他技术，全用在商品制造和达官巨富的宅室装饰及其他享受上，军队的武器和装备改进不多。

在国内，秦王政为这次立后颁发大赦，涉及嫪毐及吕不韦案贬蜀者，全部赦回，迁房陵者亦可自由定居。

刑事犯除杀人、贪污及强盗犯以外，全减刑一半，轻犯立即释放。

已有战功者均进爵一级，无战功男子每人赐酒一坛，女子赏布一疋。

婚礼在正月二日举行，适逢各官衙封印休假，农民息耕农闲之时，全国主动将秦王生日、婚礼和过年加在一起过，家家户户张灯结彩，大摆宴席，杀猪宰羊，欢宴宾客，整整闹到正月十五，真是一人有庆，万民同欢。

咸阳甘泉宫的寝宫翻修粉刷一新，秦王政还别出心裁，将七座内寝布置成七国内宫特色，除了秦室外，还有赵、魏、齐、楚、韩、燕各室，各以历次战争在各国掳掠来的珠宝金玉器具，加上这次各国送的礼物，布置陈列其中。

七室中的女官宫女全由该国女子担任，菜肴服饰皆同该国，秦王及王后轮流在七室内寝宿，等于周游了七国寝宫一次。

当然，在堆积如山的各国奇珍异宝礼物和民众主动献贡的土产中，最使秦王政及王后感动的是太后的礼物。

她整整花了两个月的时间，亲自督导御裁为秦王夫妇裁制结婚礼服，并且新手为他们绣制了一幅文王百子图，当然是祝他们多生儿子。

婚礼当天进行得非常顺利，白天在太史和奉常的前导以及群臣拥戴下，秦王及王后祭天祀地，告庙祭祖。晚上举行婚礼后，分殿大宴各国君王及贵宾，然后接受群臣朝贺，分别赐宴群臣。接着是各国国君带来的歌舞伎献艺，以及秦国地方首长献上秦地特产——战技舞。

婚礼顺利，宾主尽欢，问题出在洞房里。

## 5

秦王政新婚夫妇首夜轮宿在秦室内寝。

他们脱去笨重的高冠长袍礼服，换上轻便的家居服，在红烛光摇曳下，

半醉的秦王政凝视着年过卅依然俏丽的王后，不知该从哪里开始。

她头梳马鞍髻，身穿龙凤彩纹大袖细腰红色锦袍，白皙的颈子围在露锋的白狐皮毛翻领里，坐在床边，在烛光下显得特别诱人。

“玉姊，累了一天，该休息了。”他温柔地接近她。

但她转脸过来，眼神却充满哀怨和恨意。

“你怎么啦？”秦王政惊问。

“我什么时候得罪你了？”秦王政想抱她，她却闪到一边去了。

“有什么话好说，给我这种闷葫芦我受不了！”秦王政心中也浮岂不快。

他想到这是新婚第一夜，要是吵架传出去，真是会笑坏各国君臣。他只得涎着脸陪笑：

“玉姊，早点安息，明天还有很多的事要做。”

他想拉她的手，却发现她藏在大袖里的右手握着一把匕首，他拉出她的手，就看到匕首冷光袭人。他惊得酒意全消，但他仍然不相信她对他有恶意，突然间他想起了赢得，他的背脊开始发凉。

本能反应他想召人进来，但立即制止住自己，他解开袍内衣襟，露出坚实的胸膛说：

“不管什么理由，你想杀我就来吧！”

王后仍然执着匕首，冷冷地说：

“我不会杀你，而是用来自杀的。”

“为什么？总得告诉我一个原因。”秦王政恳求，他心中还抱着万一的希望，她只是为了某件事跟他呕气，而不是为了赢得。

他这个万一的希望很快粉碎。

她从另一只袖口掏出一块黑色绢布来，上面的血污点点，因时日长久，早已发黑发干，但仍然有股腥味冲鼻。

当然他认得出是赢得的蒙面巾，那天他顺手带回，顺手不知藏在哪里，连自己都忘记了。

“你在哪里找到这个？”他冷静地问。

秦王政有一个自己都不知道的性格上最大的优点，别看他平时暴躁易怒，但遇到越危急的事他越头脑清醒。

“南书房书柜里发现的。”王后仍然脸色冷峻。

“唉！”秦王政长长叹了一口气。

本来他的南书房除了召见心腹大臣及赵高，别人是不准踏进一步的，宫女近侍要打扫，全都是得有赵高在一旁监视，因为里面的国家机密太多。

想不到婚礼前的这段时间，他想常见到她，而要她在他批阅奏简文书时陪他；为了表示她的爱意，她也常主动为他整理清扫。这在他是莫大的享受，他有做民间丈夫的感觉，民间妻子为丈夫服务是为了爱，而不是迫于权势和职责，她愿为他做女官都不屑于做的事，他心中有说不出的感激。

谁知道鬼使神差，反而使她有机会发现这块蒙面巾。不过这样也好，让他有机会向她说明，免得终身内疚，尤其今后要和她常在一起。

“你好狠心，杀其夫夺其妻！”王后恨恨地说。

“你能不能先放下匕首，慢慢地听我说。”秦王政勉强带笑。

“不能！”王后语气坚决。

“好，我告诉你！”他无奈地说。

他将上林的那次事件细细从头说起。她的脸色逐渐缓和，紧执着匕首

的手也渐渐放松，最后匕首跌落在地，发出铿

他轻拥住她，用衣袖为她拭擦着眼泪，可是越擦越多，连他也不觉内心凄然。

很久很久，她才长叹一声，哽塞地说：

“都怪我不好！嬴政，我不该跟他提你的事。”

“怪我，”秦王政抢着说：“我不该为自己的心灵享受，打扰你们家庭。”

“本来嘛，”她自己取出手绢擦干了脸上的泪痕：“你后宫佳丽三千，何必独独钟情于我！”

“唉，很难形容出那份感觉。”秦王政长叹一口气说：“我总觉得有一个真心关怀我的人，比再多再美的佳丽都好。”

“为什么你不公开你的身份，名正言顺的召我进宫任职，你可以常见到我，也不会发生这场惨剧。”她有点遗憾地问。

“整天大王寡人的，我还有什么温馨可言？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和宫中其他女官一样，对我好只是迫于我的权势？”秦王政摇摇头说：“谁知道一念之私，弄出这大的悲剧！”

“假若不发生这件事，你会永远那样继续偷偷去看我？”她眼中出现了梦幻。

“当然！”他双手握住她的手，突然语气一转：“相信我？”

“我从来都没怀疑过你对我说的话，想不到你那次会对我说那样大的谎。”

“我从头到尾都在骗你。”秦王政无限惭愧地说：“从邯郸就开始了，你还相信我？”

“那不是欺骗，只是没说清楚。”她宽容地说：“再说，我自己也没问你。”

“这样说你是完全原谅我了？”他感动地说。

“没有什么原谅不原谅，事情的起因是我一时疏忽，只认为人人都和我们一样纯洁和坦荡，不能怪你。”

“时候不早，我们早点休息吧。”他上前要为她解衣。

她一手推拒，一手连摇：

“嬴政，听我说，我愿意做你的王后，为你管理后宫一切，愿意做你的妻子，为你料理身边所有琐事，但是我不愿做你的女人，和你做那件事。”

“哪有这种分开算法的？既然做我的王后，就得做我的妻子和我的女人。”

“你错了，这三者的确是可以分开的，王后只是尽公事方面的责任，做妻子则只要关切你，照顾你的生活起居，真心真意的爱你，做女人只要能给你暂时欢娱和肉体官能上的享受就可以了。你的女人多得很，只是缺少为你管理后宫、母仪天下的王后，以及一个真心关怀爱你的起子，三样我做到两样，你还嫌不够吗？”她笑着问他。

“为什么你要这样做？”秦王政气鼓鼓地说：“这样对我太不公平，王后不像其他的姬妾，她应该同时负起这三种责任。”

“嬴政，”她苦笑着说：“是你逼我说的，你听了不要生气。第一，我对床第之间的事没有兴趣，只感到肮脏和痛苦。第二，赢得的阴影不去，和你做那件事我会有罪恶感。我们一直是纯洁的，我们之间的爱超乎姊弟，也超过夫妻之上，所以您以君王之尊，从不逼我做什么，赢得不明白这点，才会做出偷袭的蠢事，我要证明给他看！”

“赢得已经死了。”嬴政无奈地说。

“我总感觉到他在窥伺看我。”她愁苦地说：“嬴政，等着要你去做的事太多，治理国事，平定天下，样样都要你费神，不要为我耿耿于怀。”

“得不到自己心爱的人，就算得到天下又有什么意思？”秦王政真的沮丧极了。

“你已经得到我整个人和心，何必计较每个女人都能给你的床第之欢？”她微笑着说：“这样好了，我们将次序颠倒一下，你先得到天下，那时赢得的阴影也许已消失，让我真心全意的献给你！”

“那要等到什么时候？”秦王政赌平地说：“也许我已战死……”

“不准说这样不吉利的话，”她迅速蒙上他的嘴：“好吧，也许你可以用王的身分命令王后尽这方面的责任！”

“我不要，我要你自己喜欢做！”秦王政嘟着嘴，像个八岁的孩子。

她也像在邯郸的那个小姊姊一样，拍拍他的脸颊：

“那就乖，要侍女来准备另一张床。”

## 6

“真是个奇女子，人也绝顶聪明。”听完了秦王政的诉苦，中隐老人赞不绝口。

这是他忙完婚礼，将赋归的国君积贵宾送走以后，第一次来见老人。他没有参加他的大婚典礼，虽然他一再派人和亲自来恳求他。

老人正在修炼辟谷之术，人显得清瘦很多，看起来也的确是一副仙风道骨的样子。

其实，在秦王政的心目中，他不只是仙，而是神，是他自己良心的准衡。每逢内心神人交战、相持不下的时候，老人就能发挥最后一根稻草的作用，一言释疑，使他对再疑难的问题立即豁然贯通。

“这个女人真是聪明！”老人还在赞叹：“她明白女人像山水，男人像寻客的道理！”

“老爹的意思是？”秦王政不解地看着老人哂笑的脸。

“一目了然，山川美景尽收眼底，寻客会倦游思归；只有山穷水尽，却有一线曲径通幽，才会激发寻幽客的好奇和好胜心。”

“老爹是说她很厉害？”秦王政有所怨恨而发。

“不，聪明和厉害表面上相似，实质上却完全不同。”

“老爹，愿闻其详。”

“她懂得男女在一起，未作肉体交接以前是日久生情，而在肉体交接以后，则是日久生厌，所以才会发生喜新厌旧，夫妻反目的事。但她也明白，要是完全让你在这方面绝望，会伤到你的自尊，你也会掉头而去，所以她给你一点希望，这是她聪明之处。”

“老爹为什么不说她厉害呢？”他有点不服。

“她是为了保护自己。”老人笑着说：“她是三十岁的女人了，不管天生国色，资赋再好，脱去衣服都不能和十六、七岁的少女比美。而你恋她的是邯郸那股温馨回忆，对她要的是母姊兼情人的那种体贴和照顾，她只要永远扮演这个角色，长久让你只要在她身边，就会生活在邯郸那段甜美的回忆里，你就会终身都恋着她。她这是孙臆赛马，以上驷对下驷的战法，假若她以胴体和众姬妾争宠，岂不变成她以下驷对那些年轻貌美姬妾的上驷！”

“为什么不说她厉害呢？”秦王政坚持问。

“为了保护自己轻而伤害别人重，才叫厉害，”老人笑嘻嘻地解释：“她完全没伤害到别人，而且对你还有鼓励作用，这是聪明不是厉害。”

“但她伤了我的自尊和自信，”秦王政指指心口说：“一个女人都征服不了，还谈什么征服天下！”

“她不是说要你将次序颠倒过来吗？你就先征服天下给她看！”老人正色地说。

“根据在各国间谍报告的情势，赵王迁新立，其母原为娼女，后为赵悼襄王姬，非常得宠，以致悼襄王废嫡子嘉而立迁。赵王迁为公子时就品行不好，为王后更是胡作非为，朝野臣民都极其怨恨，所以嬴政认为正是攻赵良机。”秦王意气风发，侃侃而论。

“背孙武兵法 首计篇 给我听！”

“是。”秦王政恭敬地回答，不知不觉按照儿时背书的习惯长跪起来。

-

孙子曰：兵者，国之大事，死生之地，存亡之道，不可不察也。

故经之以五校之计，而索其情：一曰道，二曰天，三曰地，四曰将，五曰法。

道者，今民与上同意，故可与之死，可与之生，而民不畏危；天者，阴阳寒暑时制也；地者，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；将者，智信仁勇严也；法者，曲制官道主用也。凡此五者，将莫不闻，知之者胜，不知者不胜……

-

“够了，”老人轻声说，但随即又大声问：“天、地、法，秦国都较各国占上风，但你可曾校之以道？秦国人民是否与你同意，而乐意和你共生死？”

“嬴政不敢说完全知道。”秦王政惶恐地说。

“那先亲自去探探民情，不能只听大臣们的阿谀。”

“是。”

“还有将，秦国谁能为大将？”

“桓齮和王翦。”秦王政回答：“两人去年攻邺地，表现很好。尤其是王翦，初次出征，行军布阵的熟练和奇兵运用之妙，连身经百战的桓齮都自叹不如。”

“桓齮已老，再勇也勇不到多久，未来想平定天下，单靠王翦一柱撑天是不够的，再说秦自白起自裁后，有大将之风的绝无仅有。其实，千里驹常有，识马的高手不多，能驯马练马的人更少，将才要挑选培植，不能全看作战胜负，因为有时候战争的事还真要靠点运气。”

“是。”秦王政还想问别的事。

老人却说道：

“人生得一红颜知己，已是死而无憾，何况她愿做你王后做你妻子，更何况你不像民间一夫一妻，少了妻子，这方面的事就做不成。痴儿，多将时间放在国事上，你一发动战争，是否能收就不完全在你自己了，将来能够你忙的。”老人想了想又补了一句：“注意赵国的李牧！”

老人闭上眼睛，秦王政告辞。

7

秦王政一回宫就命赵高搜集李牧的详细资料。

次日一早，他偕同蒙武改装成富家子弟模样，为了防止上林事件的重演，还带了两名扮成家人的力士护卫。

他们优游市集，在茶馆酒楼用茶用饭，找人闲谈。但转了一个上午，只要秦王政问到国事，对方就以警觉的眼光看着他们，不是三缄其口，不再说话，就是索性掉头而去。四个人整整忙了一天，没有一点收获。

回到宫中南书房，秦王政叹口气说：

“李斯和赵高的情报法治工作也许做得太过火了，百姓都不敢说话。孔丘说得不错，苛政猛于虎，难道寡人在他们心目中比老虎还可怕？”

“陛下，这也不能全怪李斯和赵高，”蒙武谨慎地回答：

“自商君变法以来，妄论国事者谓之乱化，不管所言对否，全迁之边城，秦人已养成在公众场合慎言的习惯。何况今天我们君臣四人服装特殊，两名力士深睛虬髯，一看就知道是胡人，当然别人不肯说话了。”

“原来如此，你为什么不早说？”秦王政哈哈大笑。

“陛下有何好笑事情，笑得如何开心？”王后亲自端茶上来，先放了一杯在秦王政前面，然后又端给蒙武。

蒙武连忙俯伏双手跪接，口中说道：

“微臣怎敢冒渎王后亲自赐茶。”

秦王政在一旁笑着说：

“王后和寡人有一个约定，进南书房的大臣都是我们夫妇的贵宾，在这里我们要过点民间匹夫匹妇的家居生活，不再是什么君王和王后。”

蒙武惊奇又钦佩地看了王后一眼，王后大方地向他点头微笑。

“王后，你也坐下吧。”秦王政温柔亲切地说：“听听我们在外边遇到的一些趣事。”

王后在一侧席案前坐下，深情地看着秦王政说：

“真希望哪天我们能同游咸阳，就像在邯郸一样。”

她的这句话就像符咒，秦王政眼中立即出现了梦幻的向往。

蒙武当然听得一头雾水，这是他们夫期间的秘密。

王后坐好以后，侍女端上茶来，她轻啜了一口，又微笑着问：

“你们刚才有什么事好笑的？”

秦王政大致说了一遍。

“其实今天你们已经有了很大的收获。”王后郑重地说。

蒙武和秦王惊诧地看着她。

“恕臣妾直言。”王后转向秦王政说：“陛下不是因而知道苛政猛于虎，在百姓的心目中，大王比老虎更可怕吗？”

蒙武吓得脸色苍白，深怕王后的直言会引起秦王政的暴怒，他的喜怒无常乃是群臣所深惧的。

真所谓一物降一物，秦王政不但不生气，反而若有所思地点头说道：

“经王后这么说，我才明白今天的收获实在不小，不过寡人总想听听百姓对我的看法。”

“臣有一办法！”蒙武说。

“快说！”秦王政催促。

“人在喜极泣极、失去理智的时候才会吐真言，还有就是喝酒五分，天不怕地不怕，豪气干云的时候也敢吐肺腑之言。明天不如大王只带臣一人，换件市井人物常穿的衣服，混在这些中间喝酒，等他们酒醉，臣再以话题逗引他们发言，就不怕听不到真心话了。”

“此计甚好！”秦王政拍案说，接着转脸问王后：“你看怎么样？”

“臣妾早跟陛下约定，为陛下管理后宫及照顾陛下生活起居，外界政事一概不过问。”王后摇头不愿置评。

“怎么这样说！”秦王政发急：“这又不是什么军国大事，何况你刚才就已插口了。”

“王后也赐点看法吧。”蒙武在一旁劝解。

“好，我说，听不听得进去是你们的事了。”王后微笑着说：“其实市井人要发哪些牢骚，不用听也知道。商人一定会骂税捐太重，生意难做，土地和重要原料全为国家掌握，再不像吕不韦相国时代可以垄断操纵，因此再也不可能发大财。至于那些游侠无赖一定怨恨法律太严，逼使他们的活动空间越来越小，不像燕赵等地的同行那样如鱼得水，如鸢飞在天的自由自在。”

“王后的话虽然不错，但在市井之中，人们茶余饭后酒酣耳热以后，多少我们可以听到一点基层民众的心声，这就是历代贤王专设采风之官，到各国搜集歌谣传说的原因。”蒙武在一旁说。

“你们都错了，这些放言高论的人都不是真正的秦国基层。秦国真正的力量是在那些农民和工匠，平时他们默默耕种或制造，提供全国所需的粮食和生活必需品，战时服役从军，拿起武器拼杀，年纪大的，不能上战场杀敌，还要在后方从事各种劳役，这些大都是不说话的，可是他们占全秦人口的百之九十以上。所有君主能听到的声音，不是士大夫的今古制度之争，就是怨叹个人的怀才不遇，再不然就是大臣营党结派，攻讦对方。真正出钱流血的基层百姓是没有声音的，要有的话也只是抱怨上天，今年的风不调雨不顺，或者是战争留下的孤儿寡妇哭父、哭夫、哭子的声音！”王后的声音越来越激动，最后眼睛里闪出泪光。

秦王政和蒙武面面相觑，不知该如何接下去。许久，秦王才以打圆场的口吻对蒙武说：

“那明天我们去农村走走。”

“是，遵命！”蒙武恭身说。

## 8

他们打扮成专在农村地区售卖日用品的小货郎，青衣短装，头戴毛毡小圆帽，脚穿翘头长靴。虽然秦王政气度轩昂，举止之间掩盖不住他的王者之风；蒙武俊秀洒脱，怎么看都不像在风尘中打滚的行商，但藉着这种身份，却很容易地接近了这些其实的农民。

为了怕露出马脚，他们只骑了两匹弩马，没带任何从人。怕自己根本不懂小货郎如何卖货，引起别人的怀疑，他们没带任何货物，只托言货已卖完，他们是赶回咸阳城去。他们藉口马要喝水，或是人肚子饿了，问村夫农妇要水买食，乘机进入民家，和这些憨厚的男女老幼闲聊。

他们发现，果然正如王后所说，这些农民对国事一无所知，而且也不想知，他们奉行着千千万万年来的农家信条，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努力耕耘，就有收成。年成好，足以仰食父母，俯蓄妻儿，他们就谢天谢神，感谢祖宗保佑。天时不好，粮食欠收，他们只有自己收紧裤带，忍饥受冻，却得将该缴的田赋充公，或是将大部分仅有的收成交给地主。他们很少怨言，缴赋交租是应该的，天时不好是他们做错事得罪了天、神，或者是祖先，所以不下雨或是涨洪水来惩罚他们。

他们很多人甚至不知道嬴政这个名字，更别说是王绾、蒙武和李斯了，他们只认识县里的衙役和乡里的亭尉，因为衙役来了，表示该交田赋了，交



不出家里就会有人被抓去关，抓去挨鞭子；亭尉带着亭丁敲锣召集他们讲话，就表示要打仗了，他们的年轻男子要去当兵，又得多缴一份战时田赋。

最后秦王政和蒙武在黄昏的归途中，进入一家大约有七、八百户人家的大村庄，看来这处庄子还算是富裕的。

田里的麦子已黄，随着晚风兴起层层麦浪，暮霭中，田野到处是牧童赶着牛羊的吆喝声，对照着天边的晚霞，好一幅美丽的原野画。

村口大批的儿童在嬉戏，夹杂着母亲的唤儿回家声，村子周围有着各种花树，枝叶茂密，传来阵阵花香，村里除了大多数的茅顶泥墙房屋外，也点缀了不少砖墙瓦顶大宅。

“陛下，天色不早，该回宫了。”蒙武器奏。

秦王政正专心看着一堆儿童在玩骑马打仗的游戏，虽然游戏是假的，孩子们却玩得非常认真，直到双方真的动手动脚打了起来，哭闹喊叫乱成一团。

“怎么真打起来了！”骑在马背上的蒙武感到好笑。

“秦人喜斗好勇，连孩子都如此，但这就是寡人征服天下的本钱。”秦王政在马上自言自语，完全没理会蒙武在说些什么。

直等到喊这些孩子吃晚饭的家长冲入战团，这些孩子才作鸟兽散，跑不掉的各被各的家长拉耳朵，扭着手臂，边骂边打地拖回家。

秦王政和蒙武都看得笑了。

可是进得村庄却发现气氛不对，全庄都笼罩在愁云惨雾之下。

几乎家家户户都贴着白色素绢，上写“祭奠”两个大字，门口的香案上摆着鲜花时果，还有杀好去毛的鸡鸭和猪头，两旁点燃着香烛。

门里传出哭泣声，有的是细语轻泣，有的嚎啕哭诉。

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秦王政忍不住问：“难道这个村庄发生瘟疫，不然怎么家家户户都有死人？”

“待臣进去看看。”蒙武说。

两人翻身下马，找到一家围有竹篱笆的茅屋，看见一位六十岁左右的老人带着两个男孩，正将祭奠完毕的香案搬回屋内。

蒙武向前施礼说道：

“老丈，我们两人为行货小郎，售货完毕，想转回咸阳，现在人马都饥渴了，是否能卖点吃的给我们。”

老人打量了两人一眼，很客气地说：

“在乡下，粮食果菜都是自己种的，也不知道怎么个卖法，两位凑巧今晚来到，远来就是客，不嫌弃的话，请进来一起用饭。”

秦王政和蒙武也就不再推辞，道谢一声跟着老人进屋。老人转身要那个半大小子料理两个人的马去了。

屋内有一个中年妇人红着眼睛在摆饭桌，看样子是刚才哭过，另外在堂屋的里间，还隐隐约约地听到哭声。

老人招待两人坐下用饭，饭罢，秦王政忍不住问道：

“贵庄今天几乎家家户户都在办祭悼，难道发生了什么不幸事情？”

老人叹了口气，怀疑地望着秦王政说：

“小哥不是秦地人？”

原来秦地人一向好客，但自从商鞅变法后，鼓励民间互相监视检举，匿奸者与作奸犯科者同罪，城市人家早就不愿接待陌生人，不过这种顾忌还

没流传到淳起的乡间。

“小的是咸阳人，自小在赵地长大。”秦王政知道自己是一口邯郸口音，只有如此说。

“难怪小哥不知道了，秦国连连与各国打仗，每年都要死不少人，尤其是二十多年前与赵国的长平之战，秦国十五岁以上精壮差不多死伤了一半。要是按照每家死者的忌日祭奠，村子里几百户人家，死者上千，那天天都会有哭声，于是公议出一个办法，规定在每年今天一起祭奠，免得天天有女人哭，真是烦死人了。”

秦王政听得心头一震，这样一个小村庄，历来就战死了上千人，那秦国全国应该有多少？

“这是指长平战役以来所战死的人？”蒙武问老人。

“当然，要是自孝公建国扩疆，那就数也数不清了。”老人陷入回忆说：“老朽也参加过长平之战，那次战争的确惨烈，本来秦律规定父子同在军中者，父可解役回归，但当时我正担任村长，征召的人数筹不足，虽然我已四十多岁，我还是带着村里的备卒去了。我和长子同时参加了长平之战。”

“老人家有几位公子？”秦王政问。

“本来有三个，眼下一个都没有了。”老人悲叹地说。

“都住在哪里？”秦王政顺口问，心想也许是出外经商或游学去了。

老人用手指着堂屋中间苦笑的说：

“喏，都住在那里！”

秦王政和蒙武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过去，在黯淡的油灯之下，看到祖宗牌位边另有三个小牌位，上面的字迹看不清。但在堂屋中央挂着一块匾额，上写着“一门三忠烈”的大字却看得很清楚，惭愧的是，匾额上的署名还是嬴政他自己。

当然，这匾额的字不是他的亲笔，每年发出多少块这类匾额他也不知道，但必须有特别事迹和奇功才能得到这种匾额，这是法令明定的。

这是秦国民众心目中的殊荣——能得到大王“亲笔”题字赞扬的御匾。但秦王政自己在心里想：

“白发人送黑发人，连丧三子，为这块匾付出的代价未免也太大了！”

“长子在武安君白起麾下任军吏，战死于长平之役，次子阵亡于攻韩之战，最小的幼犬死在十一年的攻邲战场上。”老人指着神案墙上挂着的一片看不清的东西又说：“那些都是我三个小犬在战场上掳获的纪念品，其中也有历次战争中所得到的褒奖令和勋牌。”

老人一一指点，娓娓道出来历，如数家珍，三个儿子用性命换来的这些东西，的确也算得上是家藏珍宝。

秦王政听得内心激动不已，他暗示蒙武问老人需要什么帮助，于是久在一旁沉默的蒙武说：

“老人家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？”

“需要？”老人似乎听不懂他的问话，他偏着头想了很久，才说出一句话来：“也许我需要的是一个儿子！”

秦王政和蒙武闻言苦笑，却听到房间里的啜泣声变成嚎啕大哭，另一个较年轻的女人声音在细声安慰。

老人紧皱着眉头说：

“那是老朽的老婆，自长平之战丧去长子后，二十多年哭到现在，每晚

都哭，眼睛都哭瞎了。刚才收拾饭桌的是次媳，那两个半大小子就是她生的，一个十二岁，一个十五岁，十五岁，嗯，明年就要参加材官训练，再过两年又可以送上战场了。”

秦王政和蒙武听不出他话中的含意，不敢插嘴。

“我真的需要一个儿子！”老人的声音突然大了起来，像是跟谁在生气：“我老了，身体也不怎么好，老婆眼睛瞎了，什么都不能做，田里屋里，内内外外，全靠媳妇一个人在支撑。”

“老人家，您两个孙子都快大了，您会享得到晚福的。”秦王政婉言安慰。

“孙子？晚福？”老人欲哭无泪地笑了：“早些年庄里的人哪个不说我有福气，妻子贤慧，儿子一个比一个俊俏能干，最要紧的是个个孝顺。现在怎么样？”老人瞪大眼睛看着秦王政：孙子，我真希望他们不要长大，就这样待在身边，至少还可以帮家里看牛砍柴，挑水打杂，一长大送上战场就什么都没有了。”

“蒙武，我们要全盘解决后顾之忧的问题。”秦王政悄悄地说。

“是，我们是否要多给老人家点金子，以作安慰？”蒙武也悄声问。

“我们需要根除整个问题！”秦王政摇摇头。

老人一直在旁注意蒙武对秦王政说话时的恭敬神态。

“老人家，今晚打扰太多，该告辞了，”秦王政起立抱拳作揖：“改日再登门致谢。”

“不要客气，招待不周，”老人又恢复了先前的谦和冷静，他不断来回端详着秦王政和蒙武：“下次经过的时候进来坐坐。”

“我们会的。”秦王政恳切地说，他看着灯光下老人脸上的皱纹和满头白发。

“次子和幼子不死，该和你们差不多大，”老人意犹未尽，有点依依不舍地说：“其实，在这个庄子里，我们家不能算是最糟的，至少生活还过得去，有的人家只剩下一个年轻寡妇，上有年迈的公平，拖着四、五个幼小孩子，那才叫惨！”

“老人家，告辞了，”蒙武取出一锭大约二十两的金子放在桌上：“这点小意思给两位小哥买点糕饼吃。”

老人先当是铜钱，不经意地说：

“说好不要给钱的。”老人拿起金子要塞还蒙武，这时才发现不是铜钱，他脸色突变地对秦王政说：“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”

“我们是咸阳本地人。”蒙武笑着说，想转移他的注意力。

“哦，对你我真的很面熟，尤其是你的鼻子和突出的胸部，真的和他很像！”

“老人家说小的像谁？你的幼子？”秦王政有点紧张，拆穿了身份，麻烦可大了。

“不，像主上，但主上怎么可能到这里来！”老人搔搔头。

“是啊，主上怎么会来这里？”蒙武笑着打混。

“小的真像嬴政吗？”秦王政笑着问。

“老朽只远远的看过主上一次，也就是受领这块匾的那次。”

“你恨嬴政？”秦王政再也忍不住要问：“害得老人家丢掉三个儿子，嗯，至少有两个儿子是丢在他手上。”

“真是年轻不懂事，你怎么连名带姓直呼主上？”老人责怪地摇摇头：“我

不恨他，有些人会恨，但我告诉他们，秦国不打别人，别人也会打到秦国来，与其别人打我们，不如我们打别人。至于各家的境遇，只有看各家的命运了。”

“老人家的话真够卓见。”秦王政转向蒙武说。

“我只恨生在乱世，乱世人不如太平狗，这倒是真的。”他看着蒙武，突然又恢复刚才的话题：“你们不是常人，不然哪来这多金子？”

“小的家里还算富裕，这点金子老人家拿去，也许可以为这个村子做点公益事情。”

老人想想说：

“也好，那老朽就收下了。”

那个半大小子进来说马已备好。

秦王政和蒙武迅速上马，像逃走似地驰离庄子。

## 10

当晚，秦王政再怎样也无法入睡，他对是否要发动一场征服天下之战，内心陷入了矛盾、焦急和徬徨，他始终徘徊在该不该的问题上。

为了能睡着，他甚至召了苏夫人来侍寝。往日这是他治疗焦虑失眠的最有效良药，每逢失眠，只要召个姬妾来，经过肉体的放纵和疲劳，他总是能立刻转个身就进入梦乡，将一切问题拖延到明日。

但今晚这剂猛药并不管用，在做爱的时候，他进入不了状况，头脑反而更清醒活跃，想的还是该不该发动这场战争的问题，完事以后要近侍送走苏夫人，他更是精神益发亢奋，一点睡意都没有。

不得已他只有披衣起来，在室内转动，就像头囚在兽笼的猛虎想找出路。

长时间转动和内心焦急的结果，他的精神变得恍惚起来，仿佛觉得自己变成了两个人在激烈争论着。

“你的祖先为了扩大疆土，为了要参加争取中原盟主，不断耗费秦人的生命，就像割取韭菜，刚冒出新的成熟叶子，立刻就割走了，那样小的村庄不到三十年就丢掉上千条生命，你还想发动一场不知如何收场的征服天下之战？”这一个嬴政说。

“几百年来，战争不断，百姓受苦，就是因为天下没有统一，我要发动这场战争，乃是以战止战，一劳永逸，不像祖先那样时战时休，目的只是为了点土地。”另一个嬴政说。

“你在说谎，你在欺骗自己！你发动战争的目的完全和你的祖先一样，征服天下，还不是想将天下变为秦国，变为个人及世代子孙所有，你哪里是为了秦国和天下百姓？”这个嬴政说。

“绝对不是！再说今天那位老人家的话很对，秦国不打别国，别国也会打到秦国来，与其在本土作战，损失伤亡更大，不如以攻为守，以魏韩为沟壑。”另一个嬴政说。

“唉，其实你是可以用王道取天下的。以秦兵之强，拥有巴蜀之富，闭函谷关以自守，对内施行仁政，将秦国变成天下最富强而好礼的国家，不出二十年，各国都会信服你，各国百姓都会羡慕秦国百姓，自愿做你的子民。”这个嬴政说。

“二十年行王道化民，绝对不够。再说二十年后，我都快五十了，而且兵犹火，不战将自焚，二十年的太平日子足以软化任何人的心灵，到时候我还有这个雄心吗？秦国人还能像现在这样英勇善战吗？软化的结果，再加上

富有，可能会成为别国侵略的对象，就像赵国一样。”

“赵国虽富，只是富了上层人物，在邯郸下层社会的惨状，你是亲眼见到的，贫富相差太大，人民兵卒莫不怨恨在上者的奢侈腐化，这样的人民怎可用，兵卒怎么能打仗？”这个嬴政说。

“所以我要抓住机会，灭掉赵国，韩魏就是囊中之物，并吞了赵韩魏就有了三分之二的天下，再攻淩楚，就不会有大困难了。”

“可是，你忘了今天看到的秦国的民间惨状，忘了他们因为战争，家家都有年轻人丧生，夜夜都有寡妇寡母夜哭吗？”这个嬴政说。

“一国哭不如一家哭，天下哭不如一国哭；长期哭，不如让天下暂时痛快地哭一下。我要反问你，几百年来，这么多国君都号召和平，但天下却哭了几百年，你认为维持现状很好吗？”那个嬴政开始反击。

“不管怎样，我认为你还是先与民休养，多准备几年，比较有把握。”

“等我们准备好了，别国又产生了贤君贤相，整顿好以后，以天下之力来谋秦，就像齐桓公和苏秦与信陵君一样，到时候秦国该怎么办？待时不如乘机，目前各国混乱，昏君庸臣在位的良机不可失。”另一个嬴政说。

“你真残忍，在今天亲眼看到民间因战争发生的惨况，不但不反省，反而加速了侵略的决心！”

“你真笨，不懂得‘机不可失’这句话吗？”

“你既残忍又笨！”这个嬴政破口大骂：“不管民心去向，像头只顾往前冲的野牛！”

“你既笨又懦弱，与民休养是你胆小和懒的藉口，你才是只首鼠两端的小老鼠！”

两个嬴政由讲理而谩骂，最后似乎动手打了起来。

真正的嬴政双手捧着脑袋，只感到头痛欲裂，他大声喊着：

“停止！停止！我真受不了你们这样吵下去！”

值夜的近侍闻声敲门，惊惶问道：

“陛下有什么吩咐？”

“没有，现在什么时候了？”他有点不好意思，大王在寝宫内半夜大叫，传出去又是个笑话。

“寅时下半时了。”近侍隔门禀告：“早朝时间快到了。”

“传诏下去，今天的早朝停止，召丞相、御史、延尉、国尉、大将军，及李斯、蒙武等人，酉时至内宫议事殿议事。”

“遵命！”近侍退去。

隔着房门，他听到近侍们在窃窃私语。他不禁笑着想：

“近侍们也许认为苏夫人将我弄得太累了，不上早朝，还是我登基后的第一次！”

1 1

直到天将破晓，秦王政总算朦胧睡去，谁知这一睡就睡到了午后，起床后经过近侍服侍梳洗后，只觉得神清气爽，精力充沛。

于是他到南书房召赵高带来他已拟好的朝廷百官表，以及对李牧的资料搜集。

只见百官表拟订周密，百官职权划分得清清楚楚，并且直的隶属、横的连系都设计得非常巧妙，形成一道蜘蛛网似的行政体制，而秦王就是坐镇中央的大蜘蛛，网上有任何动静，蜘蛛都会很快发现事情发生点，迅速加以

处理。

秦王政不得不对这个儿时玩伴另眼看待，才知道他在中隐老人那里学到不少东西，而赵高靠着名师加上自己的才智和努力，也没有浪费任何时间。

他打发走赵高，细细地阅读李牧的个人资料。

李牧，越国北边良将，常居代地雁门关，受到赵先王的赏识，准许他自设官吏，统辖军政，边境及市场关卡税收，全由他调配支用。

他知道匈奴来去飘忽，骑兵的攻击力和机动力都非赵军所能比，于是他告诫属下各将，凡遇到匈奴来袭，立即进入壁垒自保，有敢擅自接战、贪功抓俘虏的，杀无赦！

他每天只是杀牛宰羊犒赏士卒，加强迫射训练，多派间谍和搜索部队，广设烽火台和预警设施。

每当匈奴来袭，立刻下令全军退入壁内自保防守，这样过了几年，匈奴每次来袭都是空手而归。但匈奴认为李牧胆小看不其他，边关将卒也埋怨主帅缺乏勇气，让他们无法建立功勋，在赵国军中没有面子。

于是赵王数次派人责备李牧，李牧仍然自行其是，赵王发起脾气来，将他召回，派其他人代替他的职务。

过了一年多，匈奴每次来袭，新主帅就率军迎战，但每次作战都不利，而且士卒伤亡惨重，民间遭到掳掠，损失太多，赵人在边境也不能畜牧和做生意了。

因此，赵王只得登门请李牧复出，李牧称病，赵王说：

“又不要你服劳役，到边境上去养病都好，非你去坐镇不可！”

李牧开出条件说：

“大王一定要臣去，必须准许臣用以前的旧战略，臣才敢去。”

赵王答应了，李牧这才去复任。

到了任上，李牧告诫部下一切照旧，经过几年，匈奴多次来犯，又和以前一样毫无收获而归，匈奴始终认为他胆小，很轻视他。但赵国士卒天天杀牛宰羊，多所赏赐，弄得自己都不好意思，于是全军表示意愿，愿和匈奴决一死战。

李牧这才挑选精兵，淘汰老弱，共选得车军一千三百乘，骑兵一万三千人，富于战场经验、曾经立功受赏的步兵五万人，能用强弓劲弩的优良射手十万人。

他将挑选出来的人另行编组，针对匈奴的游击战术进行布阵、迎战及追击训练。等军队训练完成，可行决战的时候，李牧再用品敌之计。

他派民众出关畜牧，人民满野，牛羊遍地。匈奴得到消息，小股入侵掳掠，李牧命前军装败退却，匈奴满载而归。匈奴单于得到报告，认为发大财的机会到了，率领全国徒众倾巢而至。

李牧采用口袋战术，中间诱敌深入，而左右包围奇袭，大破匈奴，斩首十余万，匈奴襁褓族因之灭亡，东胡族溃不成军，林胡族投降，单于逃亡到更远的北方。

以后十多年，匈奴再不敢接近赵国边境。

秦王政看完了李牧的资料，不禁掩卷长叹。

赵国出的名将不少，老将廉岂不用说了，用兵如神，名满天下，几乎没打过败仗。

而马服君赵奢，以一田部收租吏出身，竟能以不到秦军三分之一的兵

力，大败秦军于韩国阨与，使得以后秦军听到他的名字就胆寒，只有等他死后才敢向赵国用兵。

但是，历代赵王都昏庸，喜欢听信谗言，最后逼走廉颇，否则秦国长平之战不会胜得那样容易。

长平之战，秦国十五岁以上精壮半数都投入战场，要是惨败，甚或是两败俱伤的惨胜，秦国的命运就不可知了。

现在又有一个李牧！

将来要如何对付他？

## 1 2

在议事殿的御前会议中，秦王政首先宣布了两项重要任命。

任李斯为廷尉，除掌理刑狱以外，并负责对外情报间谍组织的运用。

任尉繚为国尉。

任李斯为廷尉，众大臣没有话说，任尉繚这个人却大都很陌生。

“陛下，尉繚此人，秦国朝野都不熟悉，突然之间任为国尉，恐众将会不服。”丞相王绾首先提出异议。

“蒙武，”秦王政笑笑，喊着蒙武说：“你将尉繚的来历和学识才能向大家说说。”

“是，陛下。”蒙武站起道出尉繚的来历。

尉繚，大梁人，曾在各国为客卿，才干为各国国君所激赏，但他总认为各国君昏臣庸，积弱已久，不会有什么大作为，于是来秦游说秦王政。

他主要的说词是：“以秦国国势之强，各国诸侯的力量只能看作和郡县相当，怕只怕诸侯联合对秦，出岂不意地突击偷袭，这就是历史上智伯、夫差、湣王所以遭到败亡的原因。

所以希望大王不要爱惜财物，贿赂各国豪臣，打击扰乱各国合纵的计谋，只不过花个三十万金，就可以灭掉各国了。”

秦王为他说动，采用了他的计策，对他行以宾主之礼，衣服饮食都和秦王一样，但有天尉繚却逃走了。

别人问他，秦王对你如此之好，为什么你还要不告而别？他的回答是：

“秦王这个人啊，隆鼻，长目，鸡胸，豺声，少恩而虎狼心，平时节俭勤奋，对人恭敬有礼，但将来得志后，亦会轻易吃人。现在我身为布衣，没有担任官职，平时见到我亦执礼甚恭，不过有一天他得到天下以后，所有天下人都会变成他的奴隶了，这种人无法跟他长久相处，还是走了的好。”

但和李斯一样，没等到出函谷关，就为秦国的缉捕系统所扣留，经过秦王政一再的恳求，才愿留下为秦国效力。

等蒙武简介了尉繚，复座以后，秦王笑着问群臣说：

“各位卿家由此可以看出寡人唯才是用。”

众大臣只有称是。

这里面只有李斯和蒙武两个人明白，秦王这项任命其实是想由自己确实掌握军权。

以往无论吕不韦的人或者是宗室大臣担任国尉，因为和统军将领都有深厚渊源，很容易发生嫪毐式的谋反事件。如今任命与秦国毫无关系的尉繚就不会有这层顾忌，今后国尉纯粹成为君王的幕僚，处理一些军政的日常事务，办理君王交代的任务。

接着秦王政将百官组织表交给丞相，由丞相召集有关大臣修改议定后

覆奏。

以下是广泛讨论国事及议定出兵各国的战略计划。

经过彻夜的提案和讨论，会议得到多个结论，其中重要的有——

第一，原则上今后只封爵位而不再裂土，也就是说，爵位只是一种世袭荣誉，不再拥有土地和兵权，这是根本解决天下的诸侯割据乱源。

第二，全国实行郡县制，今后占得各国土地，依照秦国制度办理。

第三，建立全国服役士卒的抚恤制度，战死及伤残者给予优厚抚恤及协助，并规定壮勇从军，家无男丁可从事农耕者，应由地方政府协助其农耕，并免除田赋，以免军人在前方作战有后顾之忧。

这项决议交由骑射蒙武详细拟订具体办法和制度。

第四，恢复重农轻商基本国策，限制外国商人不得在秦购买土地，贷款农民利率由政府规定，商人不得以高利剥削农民。

第五，山林矿产盐铁全收归国有，地方政府不得私自租卖给商人。

第六，秦国货币因为各国通商频繁，形成混乱，今后限由官方铸钱，各国货币及私人铸钱不准流通，这项制度今后随着军事进展推行到全天下。

第七，广设关卡，过关货物按成收税，以筹军费。

其他还有多种措施，秦王政皆指定专人负责研究办理，并拟订详细编组及实施办法覆奏。

最后，会议讨论到平定天下的战略目标及出兵先后顺序。中间有一场激烈争辩。

有人主张先灭楚以增加国力，同时解决侧背之忧；也有人认为先灭韩魏，再进军赵齐，免得后方遭到袭击；但秦王政终于采用了李斯攻赵灭韩的建议，理由是赵国目前为中原核心，攻取赵国，东可以取齐，北可攻燕，而和楚国因有大河及长江的阻隔，楚想救赵亦不容易，秦军侧背都等于有了依托。

会议结束时，秦王政对群臣下达全国总动员令，无论军费、后员、后勤支援及有关事项，全都要在半年内完成，预定在秋委发动对赵攻势，再顺道灭韩。

会后各大臣纷纷议论，大家已明白看出，秦王政不但野心勃勃，有统一天下之志，而且要将所有权力全掌握在他手中，今后无论三公九卿只是他的仆从，奉命行事而已。

### 1 3

秦王政早朝回来，到南书房用早餐，这是他一天中最幸福愉快的一刻，因为王后总是会先将早餐准备好，等着他一起共进。可是今天他一进门就发现不对，几案上已放好了热腾腾的早餐，可是王后满脸泪痕，似乎哭过。

看到他来，王后慌慌张张地擦干眼泪，避席跪着接驾。秦王政心里多少有点不高兴，难道一大早就又想起嬴得？有时候他真不了解她为什么这么固执，无论他对她怎么好，都不能攻占她为赢得神主所保留的那一席之地。

在坐下用餐时，他装作不经意地问王后说：

“玉姊，刚才你哭过了？大清早谁敢得罪你？”

王后脸上此刻仍带哀伤神情，但一听他问，勉强微笑着说：

“你想到哪里去了！我刚才是看了一篇文章，里面举了个故事作例子，我心有所感触，忍不住流了泪。”

“哦，谁写的文章这样动人？”正在用餐的秦王放下玉箸，



“拿来我看看！”

“看你性子总是这样急，用完餐再拿给你看。”

在南书房里，他们是纯粹的民间夫妇。

“那先说给我听听，否则我就不吃了。”秦王政像幼弟似地撒娇。

“好吧，”王后笑着说：“一共有好几篇文章，是由韩国辗转传过来的，作者不知是谁，但看笔调简朴却又雄辩，像是古人所作。我刚看的一篇篇名为《说难》，喂，你吃啊，你不吃我就不说了！”

“好，我吃。”秦王政像孩子一样，赶紧吃了几口。

“我是看到文章中所说的弥子瑕的故事，心有所感。”

“能不能说给我听听，看看你的感伤有没有道理。”秦王政笑着说。

“卫国的弥子瑕受卫君宠爱。有天深夜，弥子瑕听到母亲病了，他要赶时间，虽然明知卫国王法规定，偷驾君车砍双足，但他仍然驾着卫君的车子探母病去了。卫君听到别人告发时，他反而说‘弥子瑕真的是有孝心啊，为了母亲的缘故，甘心犯砍双足的罪！’

有次，弥子瑕和卫君共游果园，他摘了一枚桃子吃，咬了两口，觉得味道很好，顺手就将吃剩的桃子拿给卫君吃。当时卫君很感动地说：‘弥子瑕真是爱我啊，有好吃的东西就想起了我！’”

等到弥子瑕色衰而爱弛，卫君意为这两件事加罪于他，罪名是：‘曾经偷驾过我的车，又曾将食剩的桃子拿给我吃！’”

“弥子瑕是男子，会引起你什么感伤？”秦王政摇摇头问。

“以色事他人，能得几日好？男女都是一样的。”说着说着王后的眼泪又出来了，她突然跪倒在地说：“大王对臣妾的好处，臣妾是知道的。今天处处容忍，只不过不知道一旦爱弛，又会加给臣妾什么罪名。”

“玉姊，”秦王政赶快扶起王后，埋怨地说：“说好在南书房我们是民间夫妇，怎么你又来这一套！文章在哪里？赶快拿给我看。”

秦王读到《说难》文中最后一段——

天龙之为虫也，可扰狎而骑也，然其喉下有逆鳞盈尺，人有撝之，则必杀人，人主亦有逆鳞，说之者能无撝人主之逆鳞，则几矣。

他坐着说：

“这个作者倒是懂得游说的技巧，知道说服就要投君王所好，要是遇到我，他就糟了，我根本不会让他猜中我的心意。”笑着向王后说。

等到他再读到《孤愤》、《五蠹》等篇，他不禁击案感叹。他对王后说：

“唉，真所谓朝闻道，夕死可也，我要是能和这个作者交游，虽死无憾了。”

“男女读书的着重点真是不一样，”王后坐着提醒：“作者据说是韩国人，李斯也是韩国人，也许他会知道详细一点。”

“对啊！”秦王政拍案，他转向侍立在门口的近侍说：“召廷尉李斯来！”

近侍立即退下传诏，王后笑着说：

“看你急得这个样子，别人才下朝，你又找他来。”

秦王政没有答话，专心去读他的书了。

没等多久，李斯匆匆忙忙地赶到，嘴边还留着没擦干净的用餐痕迹。他行礼说：

“大王有何急事召臣？”

“没有什么急事，倒是有几卷好文章请卿家来共赏。”秦王笑着将竹简递给他，一边还说：“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，死不恨矣！”

李斯双手接过竹简，看了一下，笑着说：

“大王要见此人不难，这些都是臣昔日同窗韩非的作品！”

“韩非！”秦王皱着眉说：“何许人也？”

“韩非与臣同时受业大儒荀卿，他的才华臣自叹不如。”

“那好，卿家是否可为寡人请韩非来秦，秦国新政政令，正需要这种人才。”秦王政高兴地说。

李斯见到秦王如此欣赏韩非，突然内心有了警觉，他回答说：

“韩非患口吃，长于著书，写有孤愤、五蠹、内外储、说林、说难等十余万言，却拙于说话，恐怕见到人会失望。”李斯有点后悔，刚才不应该话说得这样快。

“寡人有这个耐心听他结结巴巴地说话，”秦王政注视着李斯，神情有点怀疑：“再不然，请他为寡人著书建立行政制度有何不可？”

李斯看秦王神色不对，赶快又启奏说：

“大王急着要见他，本来不重视他的韩王可能因此想留着自用，而不肯放人。”

“我会下令桓将军，要他加紧攻韩，韩王想谈条件，就派韩非来。”

秦王政哈哈大笑，李斯也陪着笑，但内心总有一个疙瘩在。只有王后看到秦王的骄态和李斯的勉强样子，在一旁暗暗摇头。

## 第十三章 攻赵联齐

### 1

议事殿中，秦王正在主持一项作战准备会议。

参加者为丞相王绾，国尉尉繚，廷尉李斯，将军王翦，裨将蒙武及其他有关文武大臣。

大将军桓齮已率廿万大军赴赵，正接近赵国旗阳地区部署，等待秦王的攻击命令。

秦王政首先宣布作战方针——

- 一、全力攻赵，争取中原轴心。
- 二、顺道灭韩，去除侧背威胁。
- 三、威胁魏国合作，用为征赵军后方。
- 四、暂与燕楚修好，但加强对楚防备。
- 五、中立齐国，避免齐援助赵国。

接着是国尉报告军民动员情形、士卒安家与阵亡负伤者抚恤制度的革新，以及征赵军的后勤补给准备与执行。

兼管情报系统的廷尉李斯，在报告了各国重大动态后特别提出——

齐国原为秦的与国，秦赵长期之战中，都未应赵的要求提供赵国粮食，导致赵国因缺粮而战败。秦王政十年，齐王田胜亲自来咸阳修好，主上曾以盛大仪式及宴会以示欢迎，更创下了两国友谊的颠峰。

但自太后君王后去世，齐王胜逐渐转变政策，最近有与赵国联盟的可能，值得注意并作有效防止。

在楚国方面，去年秦国曾发四郡兵卒助魏攻楚，除了设法与楚修好外，在秦攻击赵时，可会同魏国防阻楚攻秦侧背。

燕赵之间屡有战争，而燕王一向对秦友善，必要时可邀燕共击赵国。

再下去是丞相王绾及其他大臣报告与战备有关的本身主管事务。

然后开始讨论中立齐国的问题。有人建议派使怀柔，只要齐不助赵，可给予种种优厚条件；有人赞成强硬警告，齐要助赵，我一并攻之。

赞成怀柔者的首脑是丞相王绾，他说：

“齐国既然不稳，目前政策摇摆不定，假若强硬威胁，等于逼他走上与赵联合的道路，齐国长久休革息兵，多年没有战争，国力积蓄雄厚，要是共同击秦，胜败就难以决定了。”

强硬派的领袖是国尉尉繚，他说：

“假若我们向齐国示弱，答应给予优厚中立条件，齐国自恃强大，又有左右战局的能力，一定会狮子大开口，开出我们无法接受的条件，反而会弄得谈判不拢，反脸成仇，这才是驱使它与赵联合的危机。因此，假若一开始我们就采取强硬态度，齐国升平日久，朝野上下都恐惧战争，这可收先声夺人、事先诿阻的效果。”

折衷派首领李斯则提出意见：

“只是单独威胁利诱都有偏颇之处，最好是双管齐下，先派人示好，再以战争威胁，但两者都不宜过于明显，否则会引起齐国以能左右战局自重，也易引起赵国方面的注意。如何执行，则要请各位讨论，陛下圣裁。”

秦王政这才点头微笑，他指名坐在一旁始终未发言的蒙武说：

“蒙卿，寡人注意到你今晚未发一言，听了别人这么多意见，想必是成竹在胸了。”

蒙武避席躬身说：

“臣奉命调军中协助王翦将军，理当思虑驻韩军中事，对此大事没有发言资格。”

“蒙卿，与会者都应发言，不必自限。”秦王政看得出蒙武情绪有点消沉。

“依臣所见，对齐无论是威胁或利诱，全都应在暗中进行，而且是择定对齐王有决定性影响力的人物进行，进行目标不必多，择其一、两个即可。”

秦王政击案大笑，他对着李斯等人说：

“众卿家看怎么样？这才是箭不虚发，发必中的，蒙武的意见与寡人暗合！”

众大臣相看无言，秦王政这几句话等于是下了结论。他又说：

“李廷尉和蒙将军会后留下，寡人另有事交代。”

再接下去是王翦报告驻韩军出发准备的情形。

秦王政指示，驻韩军队应该保持高度战备，任务有三——

- 一、作为攻赵军总预备队。
- 二、监视楚军，防止楚军突袭。
- 三、准备听令袭灭韩国。

众大臣散去，秦王政单独对蒙武发出口令，派蒙武前往齐国游说齐丞相后胜，授予蒙武全权，便宜行事，威胁利诱甚至是狙杀皆可，务必要其就范。

他另指示李斯，提供蒙武一切后胜个人有关资料，以及其他必须的协助。

## 2

蒙武以秦国富商的身份来到齐国首都临淄，他虽然乘的是高车骑马，骑从甚多，几乘后车全装着秦国搜刮自各国的奇珍异宝，但他没挂秦国任何官方名义，完全是私人的经商行动，他的名字也改为蒙询。

以往齐秦商人进行贸易，为了旅途方便，免去许多关卡的苛捐杂税，往往会花大钱向政府买个代表或使者之类的名义，蒙武这次正好相反。

到了临淄，他住进一家原来是吕不韦事业的珠宝店。吕不韦在秦的产业被没收后，这家店名义上是卖给了别人，实际却是由在齐的秦国间谍组织接收。

这家店的女店主也就是秦国在齐的间谍组织首脑，姓齐名虹，乃是齐国的珠宝世家，世代住临淄，也多代为秦间谍，在间谍分类上，乃是所谓因其乡人而用之的“因间”。

由于经营的是珠宝店，名正言顺地来往各国，并在各国首都设有分号，当然他们家的人来往咸阳极平方便，秦国有大臣使者因公来齐，或是私人富商地主来齐办事，也大都住在珠宝店所附设的迎宾馆里。

齐虹，三十岁出头，生于赵国邯郸，长于在赵任上大夫的姑父家，十六岁出嫁，无巧不成书，她的姑母也就是玉王后的舅妈，说来算是表姊妹，在邯郸时见过秦王政，他登基后，她去秦国，秦王政也曾召见过她。

齐虹身材修长，极为健美，清秀的脸蛋却充满英气，平时喜欢作劲装打扮，不施脂粉，头发高卷，梳成双髻，分盘在头顶两边，与一般女人的丰髻高髻相比，别有一番韵味。

她和公孙玉正好相反，从小喜欢骑马射箭，舞剑弄刀，据说曾得异人传授，一身武功深不可测。

她丈夫早死，没有留下孩子。父亲几年前过世，只有她这一个独女，她责无旁贷地回到临淄，继承父亲的事业——遍布各国的珠宝分号，以及秦的间谍组织。

蒙武经李斯的安排，到临淄来第一个要会见的人就是她。

当天晚上，齐虹带着两名佩剑劲装婢女，先行到迎宾馆拜会了蒙武，两人分宾主坐定以后，蒙武先开口说话：

“这次奉命来齐，在下的任务想必夫人也知道了，全靠夫人大力协助。”

“李斯大人早就有飞鸽传书和密使将消息传到，命我全力配合蒙大人，有任何需要尽管吩咐。”齐虹笑着说。

“齐相后胜为人如何？在下虽然从李斯大人那里得到一点基本资料，但总嫌不够，还望夫人详细告诉在下。”蒙武诚恳地说。

“后胜为人胆小贪货，乃是齐国出了名的，此人可利诱也可威胁，”齐虹叹口气说：“我常奇怪，这种人怎么能高据相位如此之久！”

“胆小事上谨慎，贪货一定广结人缘；主上喜欢，再加上利益集团的吹捧，无论做什么都是能把持得很久久的。”蒙武微笑说。

“可是齐国中下层民众都看不其他，”齐虹气愤地说：“朝中也有很多大臣反对他，说他采取的是乌龟政策，遇事头一缩，就什么都不管了。”

“这对我们秦国有利，”蒙武提醒她：“齐国擅盐铁之利，富甲天下，人民好勇善战，犹存齐桓管仲之风，要是参加反秦阵容，秦国想纵横宇内，就

没有这样轻松了。”

“蒙大人对齐国的印象，也许还停留在齐桓管仲称霸天下，以及其襄王和田单以即墨、莒城两地复国的故事。现在情形可完全不一样了！”齐虹叹口气说。

蒙武看着面前这位英气逼人的美妇，内心不免迷惘起来。她世代为齐人，当然对这块土地具有深厚感情，但她又是为秦国做事，应该是以秦国利益为她的利益，这种角色颠倒的事，要由他蒙武来做，不出一年他就会发疯。

“现在又怎样了呢？”他不得不好奇地问。

“受赐于三十多年没有战争，真个是物阜民丰，国库充实，粮仓的粮食发霉腐烂，钱库里穿铜钱的贯索都朽断了。连民间市井小贩，有的都穿珠鞋丝袜！有钱人更是夜夜笙歌，极尽享受之能事。”

“这虽对秦国有利，但在齐国本身来说，也是件好事。”蒙武神往地说：“我们日夜辛劳，冒着各种危险，驱使秦国青壮奔波天下，鲜血头颅撒遍各国，目标不就是要天下人民都过这种生活吗？”

“所以，齐国人现在是厌战惧战，听到说国事谈战争就摇头。年轻人好逸恶劳，吃力和肮脏的工作都找不到人做，只有利用魏赵因战争而逃到齐国的难民。”

“唉，物极必反，太过安逸也会丧志，齐国如此，真是齐国之祸，秦国之福了！”蒙武语带感叹，一时弄不清楚是该为秦国喜，还是该为齐国忧。

“齐国民间好逸恶劳不说，自后胜担任丞相以来，更是连每年春秋两季的民卒训练都敷衍了事，战备设施及兵器用具更不必说了，很多武器装备还是沿用三十多年前的旧东西。”

“这对我们倒是个好消息！”蒙武高兴地说：“在夫人的相助下，看来蒙武的这次任务不难达成。夫人与后胜很熟？”

“与他本人并不太熟，但和他夫人及那些姬妾倒是再熟不过了。”

“哦？”蒙武先是惊喜，接着一想，男人好货，他的女人不会不爱珠宝，所以他不自觉又说了声：“哦！”

“蒙大人真是聪明人，闻弦歌就知雅意，贱妾就不用多解释了。”齐虹笑着说。

“什么时候安排在下与后胜见面？”蒙武想到正题。

“尽快，安排好会通知大人。”

他们随后又谈了些后胜的为人和性格，供作蒙武游说的参考。

两人交谈甚欢，齐虹夜深才离去。

### 3

后胜在丞相府密室中接见蒙武，摒退所有从人。

蒙武坐上宾客席位后，很快打量了后胜一眼。

只见后胜生得一张满月圆脸，皮肤白皙，面色红润，没有留须，看上去不像五十多岁的人。他未开口说话，先就亲切微笑，一看就知道是个圆滑却深具亲和魅力的人。

由于齐虹背后的居中介绍，他们彼此已很了解，再加上蒙武是秦王亲信，聪明能干之名早已传遍天下，所以虽然是头次见面，两人并不感陌生。

在蒙武说明来意后，出乎他意料的，后胜脸上亲切笑容全失，代之的是一股看来诚恳的歉意。他说：

“秦王的好意老夫心领了，蒙先生的重礼也不敢收，全都要下人送回到

齐虹夫人那里去了。”

蒙武看着这头老狐狸，齐国政坛的不倒翁，一时想不起该如何答话，开门见山一口拒绝，完全出乎他事前的准备范围。他只得强笑着说：

“相国真是太客气了，谈事不成，主客的礼仪仍在，些微薄礼只不过求见应有的仪式而已。”

“黄金千斤，无价白璧十双，再加那么多奇珍异宝，总算起来可说是价值连城，还能算是薄礼吗？”后胜脸上又浮其他深具魅力的微笑：“老夫不是不想要，而是不敢要。”

“相国是否能说出原因，让在下也好回去在敝主上面前交差。”蒙武几乎是带着事情绝望的口气。

“蒙先生可以转告秦王，齐国主战派势力转强，老夫一人无法回天。”后胜脸上依然保持微笑。

“这样说，相国是主张和秦国修好的？”蒙武在绝望的黑暗中见到一线希望之光。

“天下人都知道，先太后君王后在世时，事秦谨，与诸侯来往也极讲信用，所以能与贵国交好，却不受各国的怨恨。她对内的政策则是极力与民休养，轻税薄赋——有几年甚至是田赋全免——藏富于民，所以齐国才有今天这点小康局面。”后胜叹口气说：“先太后去世，齐国再要遗世独立，但求自保，迟早也要灭亡在贵国各个击破的策略下。”

“这只是赵魏的宣传而已，”蒙武在心中暗赞这班人倒有警觉心，但口中不能不强辩：“敝国自今上立位以后，一直也想学贵国与民休养，厚积民富，出兵征伐乃是不得已的。譬如前次赵挑拨我主上与长安君兄弟相残，它想渔翁得利，近日更一再煽动上党民众叛变，害我兴师动众。赵先向我挑衅，我们不得不对付。”

“那么贵国一再攻打韩魏，又是为了什么？”后胜言词锐利，却不失去脸上的笑容。

“伐赵借道，为了防止侧背受袭，用兵也是不得已的。”

“蒙先生的不得已也真多。”后胜笑着说。

“为了向相国解释，在下非好辩，不得已耳。”

这一个“不得已”引起两人哈哈大笑，室内气氛缓和不少，蒙武乘机说：

“敝国并没有征服天下野心，尤其是淩楚均是强国，最多是三分天下，所以昔日期灭宋，秦国也未干预，希望相国亦有我国昭襄王的智慧，不要插手秦赵间的事，临淄就能长保如今的繁荣，相国自亦是为民兴利的太平宰相。”

蒙武此时语中已带威胁。

“请蒙先生给老夫一点时间考虑，”后胜的态度软化：“据消息，朝中主战派预定这几天发动一项弹劾老夫的行动，据说民间的一些士人也要街头请愿配合，够老夫头痛的了。”后胜摇摇头苦笑。

“街头请愿？”这个名词对蒙武新鲜。

“就是士人拉布条在街上游行，在秦国也许是大逆不道，但在齐国却是司空见惯，自古即有，亦为百姓表达心声的方式之一。”

“在敝国，个人拦驾喊冤是有的，聚众街头闹事，倒是没听说过。”

“……”后胜苦笑没有说话。

“秦齐两国一向修好，两国当今主上交情也非浅，要是有人在朝中捣鬼，

敝上一定是支持相国的，因为只要相国在位，秦齐就会维持和平。”

“老夫要蒙先生等几天，也就是要看这波风潮会产生什么结果。”后胜说：“老夫本人是一向讲求和平的。”

“在下从未到过临淄，乘此机会一游亦是好事。”蒙武顿了顿又说：“不过百姓有时候也不能过于宠坏了。”

“老夫谨奉教！”后胜脸上又浮起那股圆滑微笑。

蒙武告辞。

#### 4

次日，蒙武到齐虹家回拜。只见珠宝世家，气派果然与众不同，大宅深院，多进的房屋，亭台楼榭，花草树木，规模宏大不下秦宫，只是少了一些王室专用的图腾表记罢了。

齐虹亲自在大门口迎接他，穿的却是一身男人袍带，头上的秀发往上盘拢成髻，作男子状，露出白皙的颈子，好一个风度翩翩的浊世公子。

初一照面，蒙武大吃一惊，很久才定过神来，她着男装长袍比女性劲装俊俏多了。

她带着他在家中庭院转了一趟，不将他带入客厅，反而又将他带出门外，指着一部带华盖的双驾马车向他说：

“今天我们换一个谈话方式，一来可以让你逛逛临淄，二来我们谈话也比较方便些。”

齐虹说着上了御者座，蒙武也只有坐上参乘座位，他们没带任何仆从。

这是部雕刻精巧的小马车，车身还镶着金边嵌着珠玉，在阳光下显得金光闪闪，珠玉晶莹。两起林胡特产的小白种马，只有一般骡子大，但四条腿特别粗壮，尾毛浓多而特长，背后看去就像长着五条腿似的。这种马拉车，跑起来速度超过一般马，而平稳的程度更非任何马所能及。

齐虹一拉丝绳，唿哨一声，双马走步，车缓缓地动起来。他们先是走在一些少人走动的长巷。

“这是林胡始种马？”蒙武问。

“你对马很内行？”齐虹惊异地看着他：“临淄这样大，只有这么一对。”

“夫人不要忘了，将门子弟相马，跟夫人家相珠宝一样，靠此为生，也各有一套秘诀。

蒙武笑着说。

“夫人夫人的多难听，想不到嫁人不到三年，这辈子都得套上这个头衔！”齐虹有点不悦地说。

“那蒙武该称夫人什么？”他在心里想——我总不能称你姑娘吧？

“你自称蒙武，为什么不喊我齐虹？”她嫣然一笑，自有一番风韵。

蒙武丧偶几年，虽然府中也有多名俏婢，但他不像别的富贵主人喜欢跟下人混，他总觉得主人不管是威胁利诱，下人都是为势所逼的可怜虫，男女相处，有一方面是为形势所逼，就没有感情可言，也就没有意思。

今天闻到阵阵由齐虹身上传来的衣香和肌肤香，他久旷之余，不禁有点醺然醉。

“昨天我到后胜府中……”他想藉谈话消除这股绮念。

“不必说了，”拉拉丝绳，将车放得更慢：“你跟他的谈话我都知道。”

“什么？我们是在密室中谈话！”蒙武惊异得差点从马车上掉下来。

“什么密室！”齐虹轻蔑地噘噘嘴，神情还像个小女孩：

“在你们是密室，在我们听得比你们对面说话还清楚。”

她格格地大笑起来，声音有如银铃般悦耳。

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蒙武心中疑团越来越大。

“老实跟你说吧，”她还是有点忍不住笑：“后胜现在最宠的一位爱姬，正是我陪嫁的一名片女。自小我对她就很好，先夫死了以后，我将所有家仆婢女解散，还他们自由身，前几年我回邯郸，发现她竟然变成后胜的姬妾，为了任务，当然我主动接近她，后来也将她纳入组织，因此后胜的一举一动都在我掌握之中。表面上，别人认为我是去府中推销珠宝的，当然也不会生疑。”

“那密室又是怎么回事？”蒙武仍然好奇。

“哦，后胜没有那位宠姬不欢，除了上朝和出外公干外，只要在府中就必须她相伴，因此讨论国家大事的密室就设在她起居室旁边，熟客都是要她奉茶添水，是炫耀，也是想常看到她。我们就在密室墙上做了手脚，装上了通音管，里外都用摆饰伪装得很好。”

“对你们女人真是防不胜防！”蒙武叹口气说：“既然你全知道了，你有什么意见提供？”

“只有等几天再说，正如后胜的话，看这次反秦浪潮有什么结果。怎么，临淄你从未来过，多玩几天不好么？”

“可是王命在身，哪有心情玩！”

“听说你祖先也是齐人。”她言外有意地问。

“不错，原先世居即墨，先父这代才事秦昭襄王。”蒙武没有心机，照实回答。

“那你不会因我为秦作间而轻视我了。”她笑着说。

“夫人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蒙武惊问。

“小时候我对先父及上几代为秦作间的事一无所知，直到回邯郸后发现，其后又继承父业以后，一直以齐人为秦耿耿于怀，知道你的事后，我心里好过多了。”她幽幽地叹了一口气。

蒙武注视她良久，心里在想——表面如此洒脱、英气逼人的美妇，内心竟是如此郁闷。

他只有安慰她说：

“天下本为一，何来秦国旗国？只是周室不振，造成诸侯割据而形成的局面罢了！为了消除战争，让百姓过长久太平日子，统一是必须的，所以你将起想成是为生民解除战祸痛苦而尽力，心上会好过些。”

“多谢你的指教。”齐虹注视着他一笑，真是百媚俱生。

“你们家是怎么被吸收进秦间组织的？”蒙武好奇地问。

“一言难尽，有空再告诉你。”齐虹摇摇头幽幽地说。

此时马车已转入临淄东大街，蒙武注意到，这里和邯郸同样繁华热闹，建筑式样也大同小异，但邯郸的不夜喧哗享乐，带有不知明天的狂欢气氛；这里却是一团懒散无知，为了无所事事而用享乐打发时间。

蒙武在内心警惕：忧患太过，超出人所能负担的极限，固然会使人丧气颓废，但安乐日久，却会使人感到生活毫无意义和目的。

他判断，将来吞并齐国比目前征服赵国要容易得多。

东大街和南北大街的交叉十字路口，正有大群人围着，喧哗声高冲入云。蒙武正想问发生什么事情，只见齐虹吹了声尖锐口哨，那对小白林胡马



突然加快脚步。她转脸笑着对他说：

“让我带你开开眼界，这种景观你在秦国是绝对看不到的！” 5

十字街口围满人群，连附近的茶楼酒肆楼上和屋顶都站满了人。卖糕点、炊饼和山楂糖葫芦的小贩，将货盘用绳子套在颈子上，穿梭在人群中推挤叫卖，吆喝声为人群的喧哗增加了另一种气氛。

齐虹在离十字街口很远的地方停了车，因为各种车辆早已将东西南北四条大街都堵得死死的。

齐虹带着蒙武在人堆中挤，走到正对十字路口的一家布庄，里面一个掌柜模样的老者迎了出来：

“夫人也来看热闹？”

“楼上有空地方没有？”

“有，有。”老者一口气答应。

他们走上二楼一间收拾整洁的客室，这里是专招待客户谈大批买卖的地方，今天正好便于他们欣赏。

老者带了一个俏婢来伺候，蒙武连忙说：

“老丈不必客气，等车子能通行了我们就走！”

“哦，那我得为两位准备午餐了。”老者笑笑说，语气相当幽默。

蒙武两人忍不住跟着笑了。

老者下楼，蒙武和齐虹并肩看着楼下人堆。只见街中央有两批人相对而坐，一边是一百多个儒衣儒冠的儒生，一个个盘坐、低头、垂眼，沉默不做一声。另一批人较多，大约有两三百个，他们或坐或立，有的人手上还拿着木棒和石头，口中不断叫骂，偶尔做出要冲过去揍人的样子，其他的人又拉住劝解：

“在齐国每个人都有表达心意的言论自由。”

这两批人都拉着很多白布条，儒生那方面的白布条大都写的是：

“拥戴主上和后相国的和平政策！”

“不与秦国和平相处就是死路一条！”

“楚国不会为我们打仗！”

“激怒强秦是惹火上身！”

“要求主上及后相国维持三十年来的不变！”

“……”等等。

另一批拉着的白布条则是：

“打倒后胜的缩头乌龟政策！”

“不爱这块土地的人没资格说话！”

“只有拼命才能保命！”

“淒楚联合，天下无敌！”

“秦是纸老虎，不足为惧！”

“杀掉齐奸后胜！赶走所有‘非齐人’！”……

“‘非齐人’是什么意思？他们要赶尽齐境内所有外地人？”蒙武不解地问齐虹。

“非齐人是个专设名词，乃是指逃居齐国的鲁国人，”齐虹笑了笑说：“鲁灭于楚后，很多鲁国贵族和知识分子不愿受他们视为南蛮的楚国统治，纷纷逃到齐国定居，因为齐鲁到底是同血源，言语风俗也完全一样，楚人在这些方面，距离就很远了！静坐示威的儒生都是‘非齐人’。”

“那为什么又叫‘非齐人’呢？既然什么都相同，移居齐后，同样为齐尽各种义务，应该算是齐人了！”

“因为这些居齐鲁人念念不忘复国，虽然在朝中任官，或是在私家任教，或是经商致富，仍然以鲁人自居，所以也就遭到本地人的排斥，为他们取了似通非通的‘非齐人’这个名字。”

“这些‘非齐人’占全齐人口多少？”

“大约十分之一还多点，只是，散居各地的各阶层，影响力不小，尤其是齐军中的将领和职业基干，多全是这些‘非齐人’。”

“齐王也放心？”一听谈到军事，蒙武的兴趣就来了。

“不是完全放心，但也无可奈何。齐国太平安乐几十年，稍微苦一点的事都找不到人做，何况军中这种平时劳累、战时期命的差事！”

“那为什么‘非齐人’又肯做呢？”

“这些‘非齐人’多半是贵族和将门之后，逃到齐国后，没有根，当然经济状况不会好，又放不下身段做市井的事，除了做官任教，到军中谋发展是唯一能走的路！”

“这种情形对我们有利！”蒙武自言自语地说。

正当他们谈论这些的时候，耳听楼下人声忽然大哗起来。他们再一看，不知道什么时候，这两批人马竟已混战起来。

那些人先用石头攻击这些儒生，儒生们先是低头静坐不理睬，以不抵抗政策表示轻视，更激怒了那些人。

“×他奶奶的，让他们死！”有人叫骂。

“打死这些‘非齐猪’！”

很多人冲上去，石头棍棒齐飞，打在这些儒生头上，立刻有人倒下，血流满地。

儒生看到不抵抗政策无效，当然不能坐以待毙，于是纷纷起立还击，原来他们臀部下面坐得有刀剑。儒家讲究习六艺，剑术亦是必修课程之一，这下对方人数虽多，却转为下风。

“啊，‘非齐猪’早有打架准备，×他奶奶的，大家上！”示威中有人在大叫。

“齐人上来帮忙啊！不来帮忙就是齐奸！×他奶奶的！”有人怒吼。

“‘非齐猪’杀人了！齐人快来帮忙啦！”又有人在拉观众。这时部分观众冲入街心参加了战团，部分观众却突然四散，口中狂吼着，就像被人激怒的野兽。

不知这些人哪来的武器及火种，突然刀矛棒棍和火把都出现了，他们疯狂攻击围观群众，抢劫附近的店铺，掀翻停在路边的车子，撵走拖车的马，将车子砸碎放火烧。

原是嘻笑看热闹的群众，这下惊惶逃散，大的叫，小的哭，有人倒下也没人扶一下，就踏着他的身上而过。

整整四条街响起一阵劈劈啪啪的上门板声音，店起纷纷关门，攻击者就用火烧，一时四处都是火光和浓烟。

“怎么还不见城卒或卫兵来？临淄是首都！”蒙武惊奇地问。

齐虹还未来得及答话，先前那位老者带着几个彪形大汉拿着兵器上来。老者对他们说：

“你们负责保护夫人！”

齐虹看看蒙武，转头对老者说：

“有蒙先生保护我，不需要他们，带下去，不要妨碍我和蒙先生谈话！”

等老者和这些大汉去了以后，蒙武笑着对齐虹说：

“向闻夫人武功深不可测，应该不是你保护我。”

“同舟共渡，谁保护谁都是一样。”齐虹小声地说。

奇怪的是，说完话她脸上竟出现难得一见的羞涩，低下了头。

蒙武心中一阵荡漾，赶快将头转向窗外去。

“怎么卫卒还未到？”蒙武感到纳闷地说：“要是在秦国，刚发生打斗，人早被抓走了，那会造成如此野火燎原之势。”

齐虹闻声来看，似乎临淄全城都在暴动一样，连远处也发现了怒吼打门声和烧房子、烧车的火光。她叹口气说：

“城卒平日包娼包赌，吃喝玩乐，有事还要到处找人，没有两个时辰集合不拢。每次逢到这种场面，他们都是姗姗来迟。有人问过卫尉大夫和城尉大夫，他们说是让双方面两败俱伤，残局比较好收拾，吃饱白米细面没事干，用打架来做消遣，那就让他们打个痛快。”

正说话间，只听阵阵闷雷似的车轮滚动声，以及急如骤雨的马蹄声，由四城向市中心卷来。红色的骑兵部队，黄色的战车队，盔鲜甲明，旌旗在阳光下翻飞，看上去军容不错，但再仔细一看，用的兵器真如齐虹所说的三十多年前的旧家伙，居然铜兵器居多。

这些部队上阵杀敌，战力如何，齐国已三十多年未经战争的考验，所以无法知道，但对街头镇暴的确有他们一套。

他们先是用铁甲重旗兵并辔齐鞍地向前后行，不留一点空隙，两旁店门都已关上，暴乱群众两边没有逃路，见机早的由小巷溜走，练有武功的，翻墙爬屋逃走。一些反应迟钝或是打杀抢劫变得疯狂的暴徒，等发觉时已被逼到十字路中心点，然后战车上来丢下一卷卷的刺丝将这些暴众圈围起来，再向圈内丢下大批削尖的竹钉。

暴众的棒棍石块对持着盾牌的重骑兵根本岂不了作用，在被包围后，更是无计可施，沾不上骑兵的边。

但这些被包围的暴众开始不理不睬，仍然在圈内混战，根本分不出什么齐人、‘非齐人’。等到头脑清醒后，他们又一致对外，辱骂那些骑兵。

“乡亲们，自己人不抓自己人，去斗你们的‘非齐猪’长官！”说这话的人摆明是‘齐人’身份，立刻遭到圈内‘非齐人’的攻击和辱骂，其他的‘齐人’又围上来帮忙打‘非齐人’。

打累了又停止下来一致对外，辱骂骑兵和战车部队。又有人在辱骂的时候表明了‘非齐人’的身份，于是遭到‘齐人’的踢打，‘非齐人’上来帮忙，又惹起一场混战。

这种混战周而复始在圈内进行，骑兵就骑在马上看着，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。他们渴了，身上水壶有水，饿了可以换班用餐。

圈内的人渴了饿了，打不动了，才发觉身上的伤口在痛在流血，才想起家人还等着他们买米下锅，有的自怨自艾，有的甚至放声哭了出来。

“还要看下去吗？”齐虹笑着问。

“嗯，我想看个结果。”蒙武回答。

“这还要等几个时辰，”齐虹用手比了比：“还是我们先走，让我来告诉你结果，这种场面我见的多了。”

“也好，”蒙武说：“结果如何？”

“等到这些人渴了，饿了，打累了，城卒会将刺网开几个孔道，然后要他们排队，一个一个走出来投降。”

“投降后怎么处理？”

“送医，交家人领回，有确切证据的也会判刑，但那是微乎其微。”

“难怪下次还会闹事，在秦国要发生这种情形，铁定会处死很多人！”蒙武叹口气说。

“你有什么感触，如此这般叹气？”齐虹以袖掩口而笑，虽然穿的是男装，仍然脱不了女儿娇态。

“为齐国叹，为秦国喜，假若齐国内部再这样分裂内斗下去，我敢保证可兵不血刃占领齐国。”

齐虹垂首不语，神情黯淡。

## 6

在街道旁边的烧砸残骸中找到自己的车子，还好车子尚称完整，只是镶上的宝石金玉全被人用利刀挖割走了。两匹林胡马的引绳已被割断，但宝马认主，隔着很远就跑了回来，它们以头挤擦齐虹，状甚亲热。

他们套好马，上了车，齐虹嫣然笑着说：

“我们正事未谈，却看了半天打架，现在是回宾馆，还是继续谈事？”齐虹策动马车转头问。

“当然是谈事重要。”蒙武暗暗心惊，发觉自己竟有淡淡的舍不得她离开的感觉。

“要谈事也得顾着肚子，”她仰头看看太阳，都已快正午时分：“这样吧，谈话的地方再怎么秘密，都不如在这车上，这就是所谓最公开的地方也就是最隐秘的地方，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。”

“我同意你的话，尤其是经过后胜密室的事以后。”他笑着说。

她又格格地娇笑起来。

他们在东门城门口一家小茶楼买了点烧鸡炊饼，并向店家要了一壶水。又再上车以后，齐虹说：

“到城外去，那里的风景绝佳，谈饿了，我们就在车上野餐。”

“这个主意不错。”蒙武衷心赞同。

“那就坐好了，我要快马加鞭，让你看看林胡马拉车的脚力！”她一扬鞭，在半空中画着圆圈，接连劈啪出声，鞭子并未落在马身上。她口中吹起尖锐的唿哨，发出喔喔的叫声，只见两匹林胡马速度突然加快，四蹄翻飞，两点着地，粗浓的马尾水平挺直，就像两根白玉石柱，它们腾起、落地，节奏相同，因此车身只是前后有规律的摇动，平稳得有如轻舟行进在平静的湖面上。

蒙武抓紧座前把手，转头侧视齐虹，只见她鬓发扬起衣袍鼓胀，襟角随着风势啪啪作响，有如吹满风的船帆，脸色严肃专注，又像尊美丽女神。

“美丽女人驾车，姿态也比一般人美，即使是穿了男装！”他心里由衷赞美。

另外，他看到远山如画，道路两旁地里，麦子正熟，远近一片金黄，他不觉又感慨起来，他的祖先曾在这块土地上撒种耕耘，可是他自己却变成这块土地的敌人，他来不是为了亲近它，依恋它，而是为了算计它，谋害它。

现在他完全明了齐虹的心情了。

他们在一处小山边停车，下车解掉两骑马的服羁，来到一棵枝叶参天

的大树下，坐靠在树干上，一边吃烧鸡一边谈起来。

他们谈到齐国升平日久，生活没有目标，而面对强秦纵横天下，大多数的人都感到惶恐又无对策。

今天这两批人正好代表齐国的联秦反秦两种意见，可惜的是这些人打斗流血，甚至是坐牢，完全是做了朝中政客斗争的工具。

照今天的情形看，反秦派占了上风，圆滑的后胜是否会害怕反秦势力而见风转舵？

齐虹在草地上折了一朵白色小花闻了闻，插在发上，她坚决地说：

“看样子，我们必须推后胜一把！”

“我不懂你的意思。”他不解地看着她，一面欣赏她妩媚的神情。

“后胜胆小，怕主张联秦，反对势力会对他不利，所以这次我们的利诱对他发生不了效果，”齐虹沉吟地说：“他平日贪财好货，广蓄资财，并且大批投资在楚国的木材矿业上，在楚国更置有别业田庄，因此用品国的安危来威胁他，收效也不会太大。”

“你的意思？”

“反对势力威胁他，假若他联秦，就要杀害他的家人。”齐虹感到好笑地说：“堂堂丞相，居处警卫森严，出入护从如云，他也真信这种恐吓！”

“有钱人怕死，这是人之常情，”蒙武笑着说：“何况不怕一万就怕万一。”

“所以我想到一个办法。”齐虹带点神秘地说。

“说来听听。”

“我要告诉他，联秦，那些反对势力只是口头恐吓，不见得做得到；而背秦，随时都可以要他的命。”齐虹语气严厉，美丽的脸上出现杀气。

“你要怎么个做法？”蒙武问。

“是否能由我全权去做？做完你就会见到效果，不再是你去找他，而是他要急着找你！”

“不能告诉我吗？”蒙武无可无不可地问。

“能不告诉你吗？”她只调动一个字地反问。

“当然可以，”他坦然地笑了：“你们为间的人，做起事来都是神秘兮兮的。”

她没有说话，只是神情突然黯淡，转过脸去，明媚的大眼里竟闪动着泪光。

“你怎么啦？”蒙武关心地问。

“没什么，”她从袖口掏出手绢擦了擦眼睛：“你先前不是问过，我们家是如何纳入秦间组织的吗？”

“不错。”

“还想不想听？”

“当然想听！”蒙武高兴得坐正身子。

“几代以前，我们家很穷，可说是穷得家无隔宿之粮。后来在偶然的一个机会里，救了一个受伤倒卧在雪地里的年轻人，这个年轻人很感谢我那位祖先的相救，伤好了以后，坦白告诉他，他是秦国在齐国的‘生间’，所谓‘生间’就是往返秦齐搜集报告情报的间谍。那天就是遭到对方间谍的追杀。

后来他的伤完全好了以后，送了很多金子作为报答。他在我家养了近三个月的伤，因此在养伤期间和我那位祖先结成莫逆之交，无话不谈。他

说，最好的医贫办法就是参加秦的间谍组织，这不但可以改善家境，而且他能使我家一夜之间由赤贫变为巨富。

我那位祖宗也许是穷怕了，就一口答应了。于是他带着我那些祖先到了秦国，摇身一变为珠宝商人。经过几代来的真实经营，以及秦国由我们这里转交的贿赂买通经费，我们家俨然成为临淄巨富。

但是到了先父手上，虽然他已变成临淄首富，却一直心中感到矛盾不安，为异国算计和出卖自己的国家，只要还有点良心的人都会感到痛苦，所以他想做秦间就做到他这一代为止。你也许不知道，一加入间谍组织，一辈子就是组织的人，根本不准脱离，自行逃离的，逃到天涯海角也会遭到追捕击杀。因间更为可怜，一踏入这个圈子，不仅是一辈子，而是要选一个儿子继承这项工作，然后子传孙的这样传下去，世世代代都不能脱离，否则，就会遭到所谓'家法'处置。'家法'处置通常手段都非常残酷，组织可能是透过关系密告朝廷，也可能是派杀手杀你的全家，弄得你满门抄斩。

先父开始时还庆幸他没有儿子，卖国做秦间只做到他这一代为止，因此自小将我送到赵国国都邯郸姑妈家养，只等到我十六岁就急着找人家将我嫁了。女儿嫁了就是人家的人，不用再继承父业，想不到丈夫早死，组织仍逼着先父把我找了回来！”

说到这里她长长的叹了一口气。

“你那时应该找一个人再嫁，”蒙武半开玩笑地说：“就不会再陷入这个泥潭了。”

“我当时什么都不知道，先父也不便说明，只是一再劝我改嫁，引起我的反感，我就偏偏不再嫁，谁知道里面还有这层原因。”

“那你什么时候知道内情的？”蒙武问。

“先父得病，死前不久。”

“你可以拒绝。”

“我拒绝过，父亲流着眼泪要我答应，否则会危及家人，当时先母还在世。”齐虹转脸注视着蒙武，感伤地说：“先母前年过世，我虽然是富可敌国，却是孑然一身，世上没有一个直属亲人！”

蒙武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。

“蒙大人，”她突然口气一转：“你是否愿意帮我一点忙？”

他听到她喊大人，不禁大吃一惊，她为什么这样正式？他连忙回答说：

“只要在下能办得到的，一定遵命。”

“在这次事成以后，在秦王面前为贱妾美言几句……”

“这是理所当然的，”蒙武连忙答应：“我会为夫人的功劳作证。”

“蒙大人，你误会了，”她撇撇嘴，轻蔑一笑：“贱妾不是争功，而是要秦王特准我家除去间籍，还我自由之身。你可以转陈他，贱妾什么都不要，现有的产业，包括我们家几代努力辛苦经营赚来的都可以充公，请他指示李斯李大人，另物色齐国的负责人。”

蒙武不知该如何作答，只是连连说着：

“这又何苦！”

“你做过为别国伤害自己国家的事没有？”她眼中又是泪光闪闪。

“到目前为止，好像还没有，虽然我祖先是齐人，但我生于秦，长于秦，生活习惯以及内心认同，全都自认为是秦国人了。”

“有一天要你率兵来攻打齐国呢？体会会有什么感觉？”

“我还没想到这一点。”他摇摇头，推拖地说。

“等你想到就已经为时太迟了。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那种感觉：你会常感愧疚，晚上还会做恶梦，每逢午夜醒来，清明在躬时，你会为自己所做的这些事感到无地自容。假若你领兵攻齐，杀了一个人，除非你的良心完全泯灭——看你的样子，你不会——半夜醒来，你都会心头滴血！”

“这样说来，主上将来要我率兵伐起，值得考虑一下？”蒙武说话的态度仍不太认真。

“你愿意为贱妾在秦王面前说项吗？”齐虹急切地问。

“你们组织有你们的家规，主上是否可以干预呢？”蒙武为难地问：“还有，王后是你表姐，也许她在主上面前说话更有力量。”

“主上命令应该有效，”看来她也没有把握：“表姐那个地方我提过几次，她都婉言拒绝了。”

为了打破这股尴尬的沉寂，蒙武另外找话说：

“脱离以后，你又要到哪里去？一个人没有生活目标会很无聊的！”

“一身一剑，翱翔四海，”她眼中出现梦幻：“也许找一个青衫知己相伴，浪迹天涯，或是找个山明水秀的地方住下来，生儿养女！”

蒙武看得出她说的是真心话，而且是蕴藏在心中已久的憧憬，因为她说话的时候没有一点夸张或是忸怩作态。

他看着她，心里却在想着自己，丧偶已久，两个儿子蒙恬和蒙毅都已长大。

蒙恬十八岁，自小喜爱兵法，行事处众，隐约显出有大将之风。

蒙毅十六岁，学习典狱文学，颇有政治天赋。

这两个儿子从小都能独立，没让他这个单亲父亲操一点心，假设协助秦王平定天下十年可成，到时候这两个孩子应该都已成家立业，而他也是功成身退。要是能有她这样一个惠质兰心的红粉知己相伴，无论是遨游四海或是息影林下，岂不是比陶朱公偕西施归隐更有福气！

“你在想些什么，为什么不确实回答我的问题？”

身畔的她正在发娇嗔。

“哦，在下会尽力的。”他嗫嚅地说。

“算了，看你这副敷衍的样子！不要紧，我自有打算。”

她突然间变得烦躁起来，吹着口哨唤来两片正在啃青草的小白种马。她驾好车，坐上了御者座，蒙武跟着上了参乘座，她皮鞭在空中挥动圆圈，口中喔喔连声，两马跃然而动，一开始就用大跑步，差点将蒙武摔下车来。

她的脸又恢复了驾车时的严肃专注，始终没有再说一句话，比来时增加的，乃是脸上一层沉重的忧虑。

他紧扶座前扶手，只听得耳边西风呼呼，天空中大块大块的乌云，由远处地扑面向着他们飞来。

他对她心中充满歉意。

蒙武在临淄整整等了一个月，和齐虹相偕出游的时间居多。在这一个月中，他们至少看到三、四起街头游行的打鬥闹剧，他忍不住心里想——

齐国滨海，民风强悍好斗，但如今已被奢侈淫佚的风气所腐化，加上升平日久，民众都怕战厌战，年轻一代更不知战争为何物，这是后胜虽然贪婪平庸，仍然能长久执政的主要原因。

如今朝中有反对势力出现，他们发动民众街头示威抗争，有的激烈分子和不良流民就乘机打劫，将示威变成暴动结束。

这些反对势力中的大臣，并不是对秦可能的侵略有了认识和觉醒，他们基本目标是要借群众闹事逼后胜下台。实际上他们中间很多人同样接受楚赵贿赂，在国内也和后胜一样，朋比为奸，集体贪污。

他们口中喊的是联楚援赵和誓死保卫祖国的口号，但在暗中行动上，他们早在楚国治产，有的甚至将产业设在巴蜀和秦国境内。

他们和后胜一样对抗秦没有信心，深怕战火会蔓延到齐国来。但他们已准备好退路，所以刺激群众，弄乱齐国，成可以拉倒后胜，让他们当政；弄糟了引得秦兵入侵，他们也可以逃到楚国和巴蜀，继续作他们的产业主。

他们已打好了如意算盘，怎样都立于不败之地，齐国本身利益并不是他们最重要的考虑。

蒙武看得出，这种内部斗争、力量抵销的情形对秦大为有利，但想到自己的祖父代就是齐人，他又不免痛心。真如齐虹所说的，有时午夜梦回，他开始会有种刺心的内疚。

自从上次城外回来后，齐虹再不和他谈自己的事，只是告诉他，她已经在进行说服后胜，要他稍安勿躁，这几天就会有结果。

他在想，做间的人，尤其是女人，总是喜欢那样神秘兮兮，故弄玄虚，不过，他不便于问什么说什么，他只有耐心等候。说实话，他的日子并不因等待而难过，每天和她出游，欢愉、兴奋，他真希望事情慢点有结果，他有借口可以留在临淄和她在一起。

忽然有一天，在他们驾车同游河上时，她笑着向他说：

“你准备一下，这几天气王恐怕会召见你。”

“齐王召见我？”他惊奇地看着她：“你几乎每天都跟我在一起，难道说事情就这样办成了？而且不是后胜找我，乃是齐王召我？”

“你这个将门之后应该曾熟读《孙武兵法》，”她俏平地讽刺他说：“还记得《孙武兵法》上所说的：‘微乎微乎，至于无形；神乎神乎，至于无声；故能为敌之司命。’”

“先前只说你惠质兰心，天生美丽聪颖，想不到你还胸怀甲兵，真是佩服！”蒙武语气半开玩笑，内心却是真的折服：

“能不能告诉我，你是怎样无形中办到的？”

“现在还不能说，要等到齐王召见以后，事情一切妥当，才能告诉你。”她故作神秘地说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不为什么，要是齐王不召见你，告诉你还不是白说。”

“……”

果然，不出三天，齐王在便殿密室中召见了她，由后胜陪着。他主动向她表示道歉，因为国内多事，后丞相忙着处理，虽然早知道他来，但不便召见，如今政策已定，他要明白宣示齐国和秦国和平相处的决心，不过他要先听听秦王所许下的条件。

这点蒙武早经秦王授予全权，于是他和齐王及后胜几经讨价还价的结果，达成几点协议。

秦方承诺——

一、与其订定互不侵犯盟约，保证绝不向齐用兵。



- 二、齐国有在巴蜀买矿产及开采权。
- 三、齐国商人至秦贸易，除了货物税外，其他杂税规费全免。
- 四、齐国因与秦交好而遭到其他各国攻击时，秦有义务出兵相助。
- 五、……。

齐方承诺——

- 一、在互不侵犯盟约有效期间，齐绝不与其他国家联合对秦，绝不提供人力、物力及粮食援助。
- 二、齐绝不出卖军用物资给与正在和秦作战的国家。
- 三、禁止反秦公开活动。
- 四、禁止朝中大臣公开反秦言论及活动。
- 五、派特使赴秦正式订约。
- 六、……。

在达成这些口头协议后，第二天后胜就向朝中反对势力开刀，将他的对手全打入闲职。

同时以齐王名义颁发诏命，禁止街头打架闹事，游行示威须事先提出申请，否则强制解散。

因集会游行示威而发生事故者，申请人法办，现行犯一律逮捕治罪。乘机打劫、纵火者，逮捕究办，拒捕者格杀勿论。

这样一来，朝中反对后胜的势力一举清除。那些大臣还想利用民间活动展现实力，用民众示威请愿威胁后胜。但奉到王命后，后胜表现出他凶悍的一面，接连逮捕几千人，斩首示众几十个后，以往活跃的街头终于沉寂下来。

蒙武发现到，在长远来看，这次蒙利的是秦国，但在近期利益来看，收获最大的是后胜，由他的行动看得出他已准备很久。这次他正好借蒙武的力量说服齐王，彻底消灭了朝野反对他的势力。

后胜真是老狐狸，牺牲国家利益来换取自己的利益，但齐虹是用什么办法使他敢于下决心，不怕反对势力的刺杀？

在他一再追问下，她只得告诉他说：

“事情非常简单。那天晚上，我到我家陪嫁婢女——也是他的宠姬——那里，说服她在他酒后熟睡以后，将自己一头美丽的青丝剪光，由她将他绑起来，然后自绑，并将他颈上的玉佩交给我，而我有意由警卫处飞身而过，要在府中闹了一夜飞贼。”

“这样说你承认你会夜行术了。”也笑着说。

“就这样简单？”

“另加上一张字条——抗秦者死！”

“你立了大功了！”他衷心为她高兴：“哪天我设宴为你庆祝！”

她默然无语，他再一细看，她竟是泪如泉涌，滴湿了衣襟。

他也不觉一阵黯然。

## 9

蒙武圆满完成任务，行动再也不像来时那样秘密，齐王召宴他，要众大臣相陪，临走还由丞相后胜在西门外长亭，亲自设宴祖道送行。

齐王还派了个特使团跟着他赴咸阳，正式签订互不侵犯盟约。

至于圆满达成使命的捷报，除了齐虹用飞鸽传书向间谍组织提出报告外，蒙武也派出健骑，换马不换人地日夜急驰，向秦王政稟奏。

就在祖道宴毕，蒙武和特使团已就车上路，丞相后胜所率领送行大臣纷纷上车回城时，空然有一匹快马直奔蒙武车队驰来。

蒙武先以为是事情有变，齐王临时反悔，但再驰近时一看，原来是齐虹府中的家人。他正在想着齐虹，以不能在临行前向她亲自辞别为憾。他已几天不见她，而且他每天上门辞行，全都为守门者所阻挡，只有一句话：

“小姐有病，不见客！”

“大概是她改变主意了，派人送点纪念起给我！”蒙武自己也奇怪，为什么自己会这样兴奋。

他摸摸腰间挂的玉佩，等下只有送这个以示礼尚往来了。谁知来骑赶上车队，翻身下马，跪伏在道旁，口中却大喊着：

“启禀蒙大人，小姐有急事，希望大人能回府中一趟！”

“你家小姐找我？”蒙武奇怪地问。

“不是小姐找大人，而是府中出了大事，恳求大人回府一趟。”说着话时，他还左右环视旁观的随从和赵国使臣。

蒙武明白他的意思，这里不方便说话，于是他向齐国特使上大夫管季说：

“管兄请先行，在下会随后赶上。”

管季笑了笑，其他特使团员和随从也都发出会心微笑。每个人都在想，蒙武这样俊秀的风流人物，在临淄种下点什么情缘也是正常的。

特使团车队继续前进。这名家人也就翻身上马在前面带路，蒙武跳上一骑马跟着急驰，心中无限纳闷。

他在进入外进堂前下马，那名家人将马接过去，堂内早有一名女仆焦急地等着，一见到蒙武就赶快上前迎接，口中还说着：

“蒙大人肯来就好了！”

“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”蒙武着急地问。

那名俏婢也不答话，带着他穿过重重庭院天井，最后来到后花园的小楼。

上楼以后，她在一间卧室门口禀报：

“小姐，蒙大人来看你了！”

“谁要你们去麻烦他的！”齐虹在屋内的声音分辨不出是怒是喜。

蒙武稍作犹豫要不要进去，俏婢已推开房门，躬身作请进状。蒙武只有硬着头皮进去，在帷帐外一个锦垫上坐下，俏婢忙着奉茶的时候，蒙武打量了四周一下，发现卧室大而宽敞，布置装饰简单而方正刚劲，颇符合齐虹的个性。

俏婢在奉茶以后卷开锦帐，走近蒙武身边悄声地说：

“蒙大人不靠近点去看看小姐。”

蒙武当然不肯在下人面前示弱，他装作大方走向床边，心里却在想，虽然多日在一起，肌肤相亲、耳鬓斯磨的情形，都曾偶尔有过，但未经登堂就已入室，心里总有那么点别扭。

齐虹躺在床上，两眼看着他，不作一声，脸色苍白，像是大病很久的憔悴。才几天不见，什么病把她折磨成这个样子？

“你怎么啦？生病也不让我来看看你。”他接近床边，却仍然不敢在床边坐下，只有躬身下问。

“小姐昨晚割腕……”俏婢细声在他身后说。

“谁要你多嘴，滚出去！”齐虹叱喝，语气仍然听不出发怒还是娇羞。

她翻身向内，又复沉默。

俏婢伸舌头，调平地做了个鬼脸，出去将门带上。

10

蒙武在床边坐下，看看她撒在雪白枕头上的黑缎般秀发，又怜又惜，心中感慨万千，却不知该从何处说起。

他拿起她放在锦被外的左手，那只包缠厚厚棉花纱布的手，有金创药的刺鼻味，也有渗出来的丝丝血迹。

“你为什么要这样傻？”他心疼地问。

“.....”没有反应。

他又接连问了两次。

“不要管我，”她哽咽着说：“让我死，一了百了！”

“为什么这样？你立.....”他本想说她立了大功，脱除间谍籍有望，但他立即警觉而煞住底下的话。

“我立了什么？”她真是反应奇佳的间谍人才，由这两个字就猜到他下面要说的话：“是说我为秦立了大功，也许可以要求除籍？”

“.....”不否认就表示承认。

“蒙武，”她直呼他的名字，声音又恢复刚劲有力：“你才错了，有了这次大功，他们更不会放过我！”

“我会为你在主上面前说话。”蒙武安慰她说。

“没有用的，他们在齐国找不到比我更好的人选和基业。交游广阔，又是女人，优游自在地行走于后宫王后、夫人及君侯重臣府内闺阁之间，没有人怀疑，所提到的都是闺中的第一手消息，要进行游说，走的是最有效的内线和裙带关系。再有，我们家是齐国百年珠宝世家，无论有什么事都怀疑不到我们头上！”

“总是有办法的，他们派在齐国的主持人绝对不止你一个，只要主上下令，他们会另外物色人选的。再说，你们家都做了百多年，而你也忍耐了这么久.....”

“主上，主上，”她气愤地打断他的话：“他是你的主上，秦国的主上！忍耐，忍耐，自从办好了这件事，你知道我过的是什么日子？”

“齐虹，”他情感冲动，不自觉地也喊着她的名字：“办法总是有的，我一定会在秦王面前为你说话。”

“不要傻了，蒙武。”她叹着气摇头，他才发现到她露在枕头上的螭颈，竟是如此之美。

“这明明不是办不到的事。”蒙武带着鼓励的口吻说。

“蒙武，军人子弟都带点憨气，将门之后总有那么点愚忠，总认为立功就会受赏，”她仍然背对着他叹气：“还有，我是你什么人？凭什么为我说如此关系重大的话？秦王问起来，你要怎么回答？”

他一时为之语塞。

“忍耐？我真的忍耐不下去了！这几天我夜夜做恶梦，梦见秦军大队人马若入无人之境，浩浩荡荡地开进齐国，他们奸杀抢劫，纵火烧屋，无恶不作，齐国军队只有望风披靡，抢着逃命的份。”说到这里，由于情绪激动，她有点气喘，咳起嗽来。

“你身体还虚弱，休息一会。”他不自觉地为她轻轻拍背，怜惜地替她整

理好压在身下的散发。

“我昨晚又梦到好多齐人围着我咬打，口里骂着我是齐奸，说要不是这次我威吓住后胜，齐国会协同各国抗秦，齐国就不会落到这种任异国蹂躏，毫无抵抗力的地步，是我使齐国有了错误的安全感，所以我才……”

突然，她转过身来，满脸涕泪地抱紧了他，喃喃地哭着说：

“我怕，真的！我好怕！尤其是在昨晚听到你返秦的消息以后！”

蒙武爱怜地抚摸着她的头发，将她的伤手轻柔地移到自己的颈上，他坚决而缓慢地说：

“我不放心让你一个人留在这里，立刻收拾一下，我要带你走！”

他抬起她的泪脸，用袖口为她轻轻擦干，笑着说：

“秦王要问你是我什么人，凭什么为你说情？嗯……你说我该怎么回答，嗯？”

“随便你！”她闭上眼睛，微笑，菱角形的殷红嘴唇半张，露出编贝似的美齿。

“嗯……我就说你是我的妻子！”

他实在抗拒不了美的诱惑，他吻了下去。

1 1

虽然说是立即，但很多事情需要交代，等蒙武和齐虹处理好一切公私事务能够出发，也已经是三天之后。

他们在韩首都新郑赶上特使团车队，在那里得到秦军正在起阳和赵军激战的消息，等到他们回抵咸阳，朝野上下正陷入一阵胜利后的狂欢。

十三年十月，秦将桓齮率二十万大军攻赵平阳，赵派扈辄领军三十万来救，两军在汾水以东进行会战。秦军背水列阵，置之死地而后生，拼死而战，大发神威，个个奋勇向前，以一当十，以百作千。一场会战下来，赵将扈辄阵亡，秦军斩首级报功者达十万，伤敌不计其数。

数万赵军残余退入太行山区，才免除遭歼的命运。消息传到邯郸，只会寻欢作乐的赵王迁，惊吓得差点从宝座上掉下来，赵国群臣更是束手无策。

秦国方面情形正好相反，报捷请赏的军使不绝于途，魏、韩迫于情势，也不得不派使前来道贺。

对秦王政来说，他亲自经过两次战斗，全是内战，虽然是他赢得胜利，而且胜利过程也非常轻松，但都伤到他的心灵，胜与负都伤害到他和秦国，他无法真正地高兴起来。

虽然，自他登基以后，秦国不断向外发展，除了内斗激烈的那几年外，秦军几乎每天都在国外攻城掠地，但那些战争都是由吕不韦和蒙骜等人在主导，他隔离得太遥远。

但这次战争完全不同，从构思、计划、监督执行、改正前方将领的错误，一直到后勤补给、兵员补充的督导，他莫不全程参与，而且是居于主导地位。

他发觉到，战争本身是一种最富刺激的游戏，弈棋和赌博都会使人废寝忘食，何况是下了无法悔子，输了就赔上万千、死而不能复生性命的战争！

他发现他喜欢战争为他带来的刺激、冒险和成就感。

他喜欢在作战指挥室听取战报、商议对策而致通宵不眠的气氛。

他也喜欢听到战事暂时失利、沮丧而后奋发，对问题苦思而后找到答案，终于决定面临挑战的那股兴奋。

当然他最爱的是这份胜利的感觉，前方回报的军使，个个喜气洋洋，群臣朝贺，全都是喜悦发自内心。

巡行在道上，百姓高呼万岁，空城空巷夹道欢迎，不只是因为他是秦王——他们的统治者，而是因为他带来了胜利和光荣，他是英雄。

蒙武和齐虹这次回来，正好赶上这股欢欣的热潮。他和王后在南书房招待了他们，齐虹和王后这对表姊妹多时不见，当然多的是话要说。蒙武向秦王政详细报告这次达成任务的经过后，不知哪来这大的勇气，他单刀直入的要求秦王政赐婚并解除齐虹的间籍。

秦王政正兴奋头上，还有什么不能答应的！在公，齐虹为秦立了大功，解除今后攻赵击楚的最大威胁；于私，她算起来应该是他的表姨，蒙武是他最欣赏的人才，在他眼中这是一项珠联璧合的婚姻。

蒙武要求赐婚。

好！秦王政答应他和王后主婚，除了家宴以外，秦王亲自为他设宴招待群臣，连久不在公众场合出现的太后也会亲自驾临。

蒙武请求为齐虹脱间籍。

那还有什么话说！她既然是他的妻子，当然要在秦国定居，哪有时间到齐国主持间事。

他当着蒙武和齐虹的面下手谕给李斯，要他立即另物色人选。

蒙武和齐虹都感激得涕泪横流，避席俯伏，接连叩头谢恩。

蒙武求赐婚假一月，让他们婚后可以优闲地遨游渭水之上，婚假满后再赴王翦军中。这是蒙武多年来的梦想，也是齐虹日夜所祈求的。一个不再有公务缠身，一个完全洗刷了内疚，完完全全恢复自由自在的女儿身。两个相爱的人享受两人独有的两人世界，这种快乐温馨岂是“只羡鸳鸯不羡仙”这句话所能形容的！

那怎么成！一个月的婚假怎么够？他赐他们婚假三个月，快快乐乐地度假。当然他们可以遨游渭水上，其实泾水畔甘泉山的风景更佳。他在那里有座别宫，假若新婚夫妇喜欢的话，还可以进宫去住一段时间。只要他们不怕劳累，他建议他们洛水旁的山川形胜特美，他自己曾去游过，真的是乐而忘归！

蒙武和齐虹没有其他的要求了，他们拜辞，秦王政及王后亲自送到书房门口。

蒙武衷心感激，誓死效忠不说，连齐虹对秦王政的印象也有改变。

“英明圣武，谦恭下士，处事明快，体念臣意，秦国要想不征服天下也不可能了！”这是蒙武的赞叹。

“凡事都有正反两面。英明圣武一转就是察察为明，多疑善变；谦恭下士的延伸就是飞鸟尽，良弓藏，狡兔死，走狗烹；处事明快的极致就是暴虐深刻，反脸无情；体念臣意对臣本身最大的害处，就是你为他卖了命，还会对他心怀感激。”这是齐虹的警惕。

“不谈这些扫兴的话，”蒙武兴奋之余，听不进她的话：渭水，泾水，甘泉山上，我们都要尽情一游。只是洛水太靠近战场，会让我兴起髀肉重生的感觉，不去也罢。”

“我最想的还是早日息影林下，为你灯下纺纱课子！”齐虹叹了口气：“蒙武，你会不会骂我太知足？”

在蒙武和齐虹走了以后，秦王政忽然又想起韩非这个人。

他笑着对王后说：

“我军已攻占平阳诸城，如今正在整顿休补，隔进攻邯郸还有一段闲暇时间，要不要找韩非来谈谈以法治国的道理？”

“我自读他的《孤愤》、《说难》等书以后，也一直想见见他，当面向他请教，只是说要他来，他就会来，没有这么容易，而且也非待客之道。同时，听说他为人甚为孤芳自赏！”

“这寡人自有办法，请不来一个韩非，寡人如何求才招士，又如何平定天下！”

秦王政哈哈大笑。

王后暗暗皱眉。

## 第十四章 韩非遭忌

### 1

在秦王政巨大压力下，韩王只得派韩非出使秦国，希望能藉韩非的游说，缓和一下秦军的攻势，让韩国透一口气。虽然韩王安对这位堂兄学者并不抱太大的希望，他总认为韩非只知道谈理论，本身并不通晓权变，而且性急口吃，有时说话会得罪人，但他抱着希望，既然秦王如此看重他，多少对韩有利。

韩非以前也曾对他多次进言，要他建立制度，注重法治，他总觉韩非立论迂阔，短时间见不到效果。而韩国地小力弱，夹在楚秦两大之间，两强交战，它必须在中间遭殃，如今秦国更是明目张胆，公开宣称要去掉这根哽喉咙的鱼骨，韩非还在跟他说什么人性本恶，需要法律来规范，现在送他到秦国去，至少可落得一个耳根清静。

秦王政对韩非倒是竭诚欢迎的，在召集百官上殿，隆重的接受韩非呈上的国书后，晚间更以国宴招待，丞相等大臣作陪。

宴毕，秦王政待群臣散去，单独在南书房招待韩非，连赵高都未带，李斯也未奉邀，两人都是又羡慕又妒，恨得牙痒痒的。按照秦王和王后的约定，进得南书房的都是贵客，除了两人以宾主之礼相待，奉添茶水都是由王后亲自动手。

王后也读过他的《说难》、《孤愤》等书，内心对他敬佩得不得了，甚至为《说难》中的弥子瑕故事，触动怀抱而流过泪。能见到作者本人，当然非常高兴，舍不得离开，于是她就留下陪着秦王政，听韩非大发议论。

秦王政对韩非也是一见就有好感，只见他长得面目清奇，留着三绺清须，悬胆鼻，方口，长眉，一双眼睛黑白分明，充满着智慧的光辉，行止之间自有他的贵族气度。

韩非虽不像一般辩者口若悬河，说话却也是条理分明，层次清楚，不兴奋激动的时候，口吃并不严重。不过由他两眉间深长的皱纹，秦王政以老人所授的相人术告诉自己，这人很容易兴奋激动，当然口吃的机会也就多了，和这种人辩论，最好的战术就是说歪理刺激他，最好是对他作人身攻击，很

快他会气得连一句话都说不清楚。

当然秦王政不会这样，他请他到南书房来，就是要听他有关建立法治制度的见解。

因此，他们先交谈了一点天下大势和各人的看法，秦王政从他那里得到不少策略上的好构思，但只要韩非一提到韩国问题，秦王政就将话题转到别的地方去。

于是，韩非心里明白，秦王灭韩的意志是不可动摇了，他找他谈话完全是为了要和他研究秦国的法治推行。

他们谈人性善恶问题，谈建立法治制度，韩非的议论都深获秦王政心，王后也在一旁听得入迷。

“韩先生就留下来协助指导寡人吧。”秦王最后要求。

“臣有自知之明，著书立说尚能当行，处理政事、待人接物，就非臣之所长了。”韩非推辞说。

“先生这句话就不对了，”秦王笑着说：“著书立说目的也是为了用世，否则留给虫咬，岂不是白辛苦一场。”

“各人天生性格和禀赋不同，”韩非微笑着解释：“有的辩才无碍，机智善变，适合奉使国外，不辱君命；有的雄才大略，目光远大，适于为人君筹划策略；有的细心严谨，勤于治事，可为主上牧民施政。”

“先生自认是哪种典型呢？”

“臣性急口吃，又多牢骚，只有关在家里著书，舒解一下郁闷了。”

“先生所言恐怕太过谦虚了！”秦王政摇头说：“据寡人所知，先生也曾数度劝说韩王，怎么会没有一点用世之心？”

“眼看故国削弱，而主上尽用些谄媚阿谀的大臣，臣太过着急，不自量力作些无用之谏乃是有的，至于说参与政事，那就不是臣的本意了。”韩非仍然固辞。

“其实，”王后在一旁插口说：“请韩先生留下为秦建立或是修改一些秦国刑名制度，那不是两全其美吗？”

“商君为秦订下的法令制度已经够完备了，”韩非说：“问题是在执行。”

“难道先生认为秦国执法有什么不妥之处吗？还请指正。”秦王说。

“执法贵在平等，不能有法外之人，最好连人君也不能例外，”韩非看了秦王政一眼又说：“儒用文乱法，侠以武犯禁，权贵显要不服法律限制，执法者多歪曲法令来将就个人，这都是法无法彻底执行的主要原因，所谓上行下效，因此罚应自上起，而不是所谓的刑不上大夫！”

“先生此言正合吾心！”秦王政击案称善：“今后寡人就要照此做了。”

“先生言‘说难’，我们主上倒是很容易说服的。”王后在一旁凑趣。

秦王大笑，韩非亦不觉莞尔。

谈着谈着，不觉东方已白，又该是秦王上早朝的时候。

秦王吩附近侍传诏奉常，为韩非准备常居之处，他想将韩非留下，收为己用。

临散前，秦王突然想起一件事问韩非说：

“姚贾这个人先生可曾听说过？”

“姚贾此人是臣旧识，甚有才干，”韩非是学者脾气，有话直说：“他曾做过魏国大梁的门监，但常做些收购买放之事，后来为人告发，逃到赵国，由人介绍在赵王跟前为臣，最后又因事被逐，大王为何问到这人？”

“哦，没什么，只是顺便问问罢了。”秦王脸上出现了不愉之色。

其实由于李斯的极力鼓吹，以及姚贾本人的办事能力，秦王政已封姚贾千户食邑，尊为上卿。

而韩非这段无心的老实话，又由李斯派在秦王身边的耳目传到李斯和姚贾耳中。

## 2

在李斯府中密室里。

李斯、姚贾和赵高正在烛光中谈韩非的事。

“根据主上和韩非深谈通宵，王后在一旁亲自添茶水的情形看来，韩非已得到主上的欢心，”李斯紧皱着眉头说：“韩非一受到重用，就没有我辈安身的余地了。”

“这是你自己引狼入室，怪得了谁？”赵高阴阳怪平地尖声说：“谁教你要在主上面前将他说得那样好！”

“其实我并没有什么美言，只是顺着主上的意思说了几句罢了，想不到会将这个祸害带进来。”李斯叹口气说。

“你们还好，我可惨了。真想不到的我，无端端的他要在主上面前说我的坏话！”姚贾哭丧着脸。

“先别争论，现在我们三个共同想个办法，看怎么可以除掉这根眼中钉。”赵高阴沉地说。

三人暂时沉默，烛光在三人脸晃动着，暗亮不定。

姚贾生得五短身材，却有个特大号脑袋，额头宽广表示他的聪明，眼大，耳大，鼻和口都大，在相人术来说，属于早年得志的奇相，唯一的缺点是眼无定睛，和赵高一样，说话想事，都在骨碌碌的转个不停。

他们三人如今已结成一党，是秦王政面前最红的亲信。

赵高不必说了，名虽仍为中车府令，却掌管着秦王的印玺和机要文书，秦王批阅文书，有时还会问问他的意见。

姚贾负责为秦王献策，举凡军国大事都会出题要他拟订对策，乃是秦王政最信任的策士。

李斯官居廷尉，总管全国司法，自从司法改制后，全国廷尉以下一直到最低层的亭尉，都形成了一个上下、左右有指挥联系关系的体系，廷尉不但掌握中央官吏的生杀大权，也是全国最高司法首长，权限比以往大得太多。

最重要的，他还掌握着对国际之间的间谍组织，对客卿还负有监视任务，凡是客卿都对他畏怕三分。

他们三人联手已将蒙武逼得心灰意冷，自动请求随王翦出征韩国，担任他的裨将。秦王政虽然有点舍不得他离开身边，但念他是将门之后，自小学习兵事，要想大成，当然要先去军中磨练和建功，也就勉为其难地准了。

目前他们排挤的对象是国尉尉繚，李斯搜集到他以前在魏国任官的优良忠心事迹，用来反证他对魏国太忠，来秦目的值得怀疑。

秦王对尉繚日益疏远，早想去掉他的国尉职位，一时还找不到人来替代，好在秦王军政大权都是一把抓，国尉只是承他的意旨办理军政方面的日常事务，尉繚暂时换不换没多大关系。

三人想了很久，姚贾最先开口说：

“这件事有关我本身，主上不问起，我没有机会辩白，希望两位助我一臂之力。”



赵高转动着眼睛，拍拍脑袋说：

“依我的看法，对付韩非还是可用对付尉繚的那一套办法。”

“你是说搜集他忠于韩国的证据，证明秦国不能用他？”李斯有点不解地问。

“正是，主上多疑，只要提出证据让他自己去想，不要建议他该怎么做，这样反而最有效。”最了解秦王政脾气当然莫如赵高。

“其实，”姚贾拍拍大头说：“照你们这种反证法，主上最该相信的应当是我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赵高、李斯同时不解地问。

“因为我不忠于魏，又见逐于赵，不只有死心塌地地对秦效忠了吗？”姚贾转动着眼睛，摇晃着头，活像舞台上的小丑。这倒是真的！怎么天下会有如此无耻之人！

但他和他们是站在一条阵线上，要对付那些宗室和旧臣，他只有和他们联手，实际上内心中，他厌恶赵高的丑陋猥琐，也恐惧他的阴险毒辣。至于对姚贾，他怀疑秦王政在用人上面，头脑是否出了问题。就算他不知道姚贾的过去，看这种长相也配食邑千户，拜为上卿？

不过回头一想，他不觉哑然失笑，姚贾不是他极力推荐给秦王的吗？不是在呈报他过去资料时，有意向秦王省略这两段的吗？

李斯在烛光下的脸也显得神情不定，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，他自己这样做不也是极其矛盾？虽然他李斯在秦王面前，还不至于像赵高那样像条哈巴狗，或是像姚贾那样装小丑，可是在别人的眼中他像什么呢？

称得上是自己知己的蒙武，不也是因为他和这两个人合流而疏远他，甚至为了眼不见心不烦而主动请求率兵出征？

也许，唯一能用来安慰他自己的就是那句话——大海不嫌污流，所以形成其大。人至清就没有徒众，就像水太清不会有鱼一样。

“李大人在想什么，想得如此出神？”赵高问。

“哦，我在想，姚兄的话也许有道理，”李斯好久才回过神来：“我们三人轮流在主上面前说韩非的好话，不断说他如何如何忠于韩国，主上是举一反三的聪明人，他会明察到韩非绝对不会忠于秦国！”

“我还知道主上是个极端果断的人，自己不能用，绝不会让别人用！”赵高嘿嘿地笑了。

“不，也许我们不应做得太绝，将韩非撵出秦国也就够了，他到底是我的同窗。”李斯有点犹豫。

“打蛇不死反遭咬，斩草不除根，明年春又生……”姚贾在一旁笑嘻嘻地长吟。

### 3

三人有意无意地在秦王面前，轮流不断说韩非的好话，这个策略不久就见到效果。

那天，秦王政在早朝以后，召李斯到便殿谈话。两人坐下以后，秦王政开门见山地问：

“姚贾是卿推荐的，但国际间他的风岂不太好。寡人最近还听说，他任大梁门监时常收购买放，逃到赵国为臣，最后被逐，可有此事？”

李斯一听到召见，对如何回答有关韩非的事，他早就有了腹案，秦王不问韩非，反而单刀直入地问姚贾，他有点措手不及，一时不知该如何答复。

秦王政的眼睛微闭时长，睁开时却大得惊人，尤其是注视人的时候，所射出的目光有如利刃，使人不寒而栗。秦王政现在就是用这种眼神在等着李斯答话。

“有人说，女无妍丑，入宫见妒；士无贤愚，谤随誉至，”李斯乘着说这句谚语时，整理好了思绪，然后从容地回答说：姚贾这两件事的传言不假，但内中细情据臣所知，都是为了看不惯魏赵政治腐败，所以器官而逃。”

“为什么卿家提供寡人他的个人资料中，未谈及此事？”秦王政毫不放松，语起稍带严厉地问。

“臣是怕陛下看了，会认为臣对他美誉过当。”李斯恭敬地答复。

“哦？为什么？”秦王政不解地又问，但脸色已见缓和。

“不满时政，器官而逃，不是显得他太清高？陛下反而不敢用。”

“对啊！”秦王政击案笑着说：“不过，姚贾在寡人面前的表现并不那样耿介。”

“所谓良禽择木而栖，良臣择主而事，找到良主当然也会珍惜，就如同人君珍惜良臣一样！”李斯顺势暗赞秦王一句。

“卿家说得不错，”秦王政拍案哈哈大笑：“寡人险些为韩非所误！”

李斯没插话，脸上也未露出任何惊诧。

“对了，”秦王政又问李斯说：“寡人要的韩非个资料，卿家何以尚未提出？”

“臣正在为难，韩非是臣昔日同窗，交情匪浅，若照实情说，陛下或许会认为过于吹嘘，但不照实情说，臣又良心不安。”李斯一脸犹豫。

“当然实话实说，”秦王政语其中带点责备：“卿家未听说过‘内举不避亲，外举不拒仇’这句推荐人的古谚？”

“臣知罪了！”李斯心中暗笑，表面却装得诚惶诚恐。

“那就说吧！”秦王政微笑说：“好的坏的都照实说。”

“据臣所知，韩非对国至爱，对君也至忠。”李斯说到这里停住等秦王政问话。

果然秦王政“哦”了一声，随即问道：

“他忠君爱国有何事实证明？”

“据臣所知，他为了劝谏韩王建立法治，逐离佞臣，曾多次尾随韩王，拉着他的袍角苦谏，有次将韩王袍角都扯裂了！还有几次跪伏哭谏，叩头至于流血！”

“啊，”秦王赞叹的说：“寡人这里没有这种忠心苦谏的人！”

“那是大王不需要，疾风方能见劲草，”李斯又乘机奉承一句：“国乱才会显忠臣。”

秦王政微笑不语。

“据臣派在他身边服侍的人报告，在秦的这些日子，韩非每天早晚都会焚香祷告上天，祈愿上天保佑韩国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能在秦楚两大之间利用相互制衡，和平地生存下去。他也不忘为韩王祈祷，求上天让他早日觉醒，将国家治理富强，每次焚香祷告，他都是声泪俱下！”

“唉！”秦王政长叹一口气：“韩先生真是忠臣！”

傍晚，秦王政在南书房批阅文书，赵高随侍在侧。

秦王政停笔抬头突然问赵高说：

“韩先生这个人你认为怎样？”

“大王圣明，哪有奴才插嘴的余地。”赵高恭谨地回答。

秦王政简单转述了和李斯的谈话，然后又问：

“赵高，你看事透彻，寡人一直很欣赏，不妨就这件事说说你的看法。”

“韩先生是韩国诸公子，对韩国的确是忠爱得令人感动，真可惜他不是秦人！”

“嗯！”秦王沉吟不语，过了很久，他忽然说：“赵高，代寡人向李斯传话，要李斯限制韩非的居处，并调查他近日在秦做过的活动。”

“陛下是要治韩非的罪？”赵高装出一副震惊的样子，并且带着想求情的口吻。

“你不要多问，”秦王政用惯常的果断口气说：“就这样转告李廷尉！”

“是，奴婢遵命！”赵高内心欣喜若狂，表面却装出满脸惊讶。

#### 4

李斯带着数名武装随从，由廷尉大牢典狱陪着，走在大牢的过道上，他是要去探视囚禁在特别室内的韩非。

这条过道通往地下，要经过重重铁门，才能抵达一排十数间的特别囚室。这些囚室专为犯罪——特别是谋叛罪——的亲贵大臣所设，内部设备豪华舒适，享受应有尽有。虽有犯罪嫌疑，尚无确切证据的重臣会幽禁此处，为的是让主上有考虑和搜证的充裕时间，有很多也是为了犯颜直谏，打入此地，等候主上回心转意。

秦国有很多君侯将相，就曾三进三出这处地方。对能进来却又能出去的人，这里不是耻辱，而是平生的光荣纪录。

李斯一面听着过道中回响的脚步声，一面极力压制心头越来越沉重的愧疚。

“打蛇不死反遭咬，斩草不除根，明年春又生！”姚贾的长吟又在他耳边响起。

“他是你的同窗，而且是你自己和恩师荀卿都欣赏的人！”有个李斯在他心里说话。

“不要忘了庞涓和孙臧的故事。”另一个心中陌生的声音对他说。他思索这个故事的全貌，却发现听的时间过得太久，已经记不得细节。他只模糊地想起一个大致轮廓——

庞涓和孙臧都是名兵学家鬼谷子的杰出弟子，和他与韩非的情形完全一样。魏惠王爱才，要庞涓将孙臧介绍到魏国，但庞涓嫉妒他的才能，找藉口处以断起两足的刖刑和在脸上刻字的黥刑，用意是要孙臧永远不能用世。

但是齐国听到这个消息，暗中派使者将孙臧偷运到齐国，齐威王尊之为军师，最后统率齐军在马陵坡大破魏军，庞涓也死在孙臧巧妙设伏的乱箭之下。

“你应该以这个故事为鉴，同门相残就会落得这种悲惨下场！”他心中的李斯说：“假若他们同心协力为魏……”

“你是应该以此故事为鉴，打蛇不死反遭咬！”那个陌生的声音说。

“不错，打蛇不死反遭咬，我要避免蹈庞涓的覆辙。”现实中的李斯咬咬嘴唇，下定决心。

#### 5

囚室内，韩非盘膝而坐，一脸的烦躁，彷彿想定心却定不下来。

他看到李斯来如获至宝，赶快站起身来表示欢迎。

只见囚室分成两间，里间为梳洗及更衣室，外间宽敞，虽然没有窗户，却也几净壁光，纤尘不染，灯光明亮，用具齐全。最好的是除了几案上的刀笔竹绢可供书写外，书架上还堆满了竹简皮卷，数量虽然够不上充栋，但绝对可以汗牛，一辆牛车拉不完。

两人分宾主坐下后，随来的典狱暂时充当侍仆，为两人奉上茶来。典狱在大牢别处作威作福，有如凶神恶煞，又像奴隶主，可是来到特别囚室，却是毕恭毕敬，完全一副奴隶像。

因为历任典狱都知道一个故事——

在特别囚室刚建立初期，有位秦国先王的宠臣跟他闹脾气，这位先王一气之下将这宠臣打入此地。当时的典狱不知利害，照以往的方式折磨虐待，这位宠臣说：

“你怎么知道我就不能翻身，不能出狱了呢？”

“到这里来的都是失宠之臣，就如火已燃尽的死灰一样，还有什么翻身不翻身的！”典狱讥笑他说。

“你怎么知道死灰不能复燃呢？”宠臣又警告他。

“再燃我就撒尿浇熄！”典狱得意地哈哈大笑。

所谓最后笑的人才是真笑，这句话一点都不错，不到三天，先王派人赦罪出狱，这位宠臣却不肯走。要出去可以，先杀了典狱，用他的人头送行，当然这位先王照办了。

所以，历任典狱都会交代后任这个‘死灰复燃’的故事。他们对这些特别囚犯每天都是亲自问安，即使这位大臣已判了斩首，明天就会执行。因为临时传诏法场，刀下留人的事并不是没有。

尤其是目前这位典狱，他知道廷尉就是韩先生的老同窗。

“狱中执事对非兄还恭敬吗？”李斯首先问候。

韩非看了典狱一眼，典狱背脊都发凉了，用哀求的眼光看看韩非。

“他们对我很好。”韩非回答的是实话。

“有小弟在，他们不敢亏待非兄。”李斯哈哈大笑。

典狱在一旁侍立陪笑。可是韩非笑不出来，他着急地问：

“昨日席上客，今天阶下囚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也许是误会吧！”李斯微笑着说：“有人向主上密告，非兄到此是为韩国作间谍，所以主上要非兄暂居此处等候调查。”

“堂堂韩国特使，乃是持有国书证明而来，会作间谍？秦王不怕闹出国际纠纷？”韩非仍然说学者书呆子话。

“秦强韩弱，秦大军已压韩境，还谈什么纠纷？”李斯晒然而笑。

“我韩非……名，名满……天下，贵为……贵为……贵为……公子，会……会……做间……谍吗？”韩非一急，口吃又出来了，满脸胀得通红，说不出话，只有拍打几案出气。

“非兄息怒，非兄息怒。”李斯连忙安慰。

但见到韩非愤怒气息，脸色恢复平静，他又刺激他一下：

“非兄日夜著书立说，不问政事，所以不知道间谍无孔不入，也不分贵贱。不瞒非兄说，秦国就有很多间谍是各国大臣，甚至是君主枕边的宠姬。”

“这不要你告诉我，我懂！但谁都……都……可能……绝……绝不……不会……会是我！”韩非又说不出话来了。

李斯连忙笑语安抚。

“小弟一定会在大王面前辩解，相信我，当时是我拿你的著作给大王看，引其他的爱才之意，才请你到秦国来，谁知道出这种事，当然我要负责。”李斯装出诚恳地说。

听了他的话，韩非的情绪稳定下来，感激地看着李斯。这时他才想起应该要典狱坐，他到底是一狱之长。

李斯和他闲聊了一些别的事，突然转向侍坐的典狱说：

“你们这里是怎么对待间谍的？现在没事，也让我听点长长见闻。”

典狱听到廷尉问他本行的事，不禁受宠若惊，夸大地描述狱中如何向间谍逼供。

“不错，廷尉刚才说得对，间谍是不分老少、贵贱和男女的。”典狱谄笑着说。

接着他描述了很多真人真事，最后他说，有的人不肯招，用鞭抽不算，还用火焰，对少数硬汉火焰都不行，就用钳子拔指甲。十指连心，拔指甲的痛，非身受者根本形容不出！有的只拔一根指甲就忍不了痛，全都招出；有的拔三根才招；有的拔五根六根才认栽；有的十双指头的指甲全拔得光光的，只剩血淋淋的十双光秃秃的指头，轻碰一下任何东西都奇痛彻心！

“不要说了！不……不要……要……要说了！”韩非口吃地大吼“禽……禽……禽兽……不……不……不如！”

“不要说了，”李斯装作惊惶地叱责典狱：“你先出去，我和韩先生私下有些话要谈！”典狱行礼告辞，在走出囚室门的时候，听到这位书呆子学者在喊：

“斯兄救我！”

他这次不口吃了。

## 6

在秦王宫南书房里。

秦王政和王后刚用过晚餐，正是夫妻闲聊家常休息的时候。没有多久，秦王又会开始工作到深夜，王后则是一面做着女红或是看书陪伴，亲手奉茶添水、按摩捶痛，或是帮他传内侍，完全学民间庶民的家居生活。

这是他们最甜蜜温馨的片刻，而且不见得每天都能享受得到，所以他们最珍惜这段时间。

“好久你都忙得晚餐后这段休息都没有了，”王后叹了一口气：“爱惜玉体，还是要抽时间多休息。”

“没办法，接连召开御前会议，太多的作战准备工作要做！”秦王政也叹了口气。

“别的君王多为色情狂，你却是标准的工作狂。”王后笑着说。

“有你陪着，工作不嫌累。”秦王政深情地说。

“要是这样的话，以后我提早就寝，免得让你工作过度。”王后半真半假地笑着说。

“那怎么可以！”秦王认真地大叫。

“看，还是那个邯郸八岁的野小子，怎样也长不大。”王后仍然笑着。

“真希望长不大，还是当小孩子好，天掉下来有大人顶着。”秦王政长长叹了一口气。

“怎么说这种没出息的话！”王后啐他一口：“那将吕不韦留着你不是当安乐王，什么都可以不管了吗？”

秦王没答话，只看着王后苗条的身躯发呆。三十多岁的人了，裹在大袖细腰的粉红色长袍里，曲线仍然那样美好诱人。

只不知脱掉衣服后怎么样？这是大婚后他一直想寻求的答案。

也许老人说得对，她是以仪态和谈吐方面的上驷，对宫中其他女人这方面的下驷，脱掉衣服，身上也许有什么不愿他见到的缺憾。

每逢他想要而得不到的时候，他就用这番话来安慰自己。

“你又在发什么呆？”王后见他不答话，发起娇嗔来。

“应处理的要务都已处理完，我想休息一晚上，但想到无事可做，有点不知所措。”秦王说的不是他心中所想的。

“不说你，连我也是一样，那我们该找点什么来做呢？”王后沉吟着：“声色犬马，通宵饮宴，对你对我都太陌生了！偶尔玩一下，不会习惯，因此而上瘾，那太可怕，还是不开开始的好！”

“那你想一下，还有别的消遣没有？”他口中如此说，心里却在想——要是你肯跟我做床上游戏，再长的长夜，也不过是春宵一刻。

“啊！有了！”王后拍手轻叫，娇憨得还像邯郸的小女孩：

“我倒想起一个能够打发时间、又能收益的消遣！”

“做床上游戏？能够欢娱又能生儿子。”他终于憋不住内心的真话。

“要做这件事去找别人！”王后脸色突变，蒙上一层严霜。

“玉姬，我说说罢了，”秦王政陪笑说：“快跟我说，你有什么好法子？”

“好久没听到韩先生说法了，今晚有闲，不如请他来聊聊也是好的。”

“哦，是这个好消遣？”秦王政失望地叹了一口气：“你想听说话，那就请请看吧。”

秦王政唤来近侍，要他立归派人请韩非先生。

“你怎么闷闷不乐？”王后有点歉意地说：“要是你不想听韩先生说法，现在派人追回使者还来得及。”

其实，秦王政是看到王后的细腰丰臀，胸前两只乳鹿般的东西若隐若现，他的欲念正炽，只是不敢说出口。

## 7

“男人真是闲不得！”他在心中如是想，口中却回答道：我是在为齐国的事担心。”

“本来我们约定，在南书房我们之间不说政事，因为你在这里的时候，手上、脑中，以及来的宾客莫不与政事有关。假若我再谈，屋内就没有一个清醒的人了。”

“你冷眼旁观，一定会认为我们这些男人都是疯子，整天谈的都是打打杀杀，不是设计谋害，就是引人上当，对不对？”秦王政摇摇头苦笑。

“今天例外，说出来，让我为你分分忧。”王后诚恳地说。

秦王抱着她就吻，她不愿让她过于难堪，只好让他亲吻。

秦王不再说话，只是单方面地尽情享受。

“回内寝去！”他小声要求。

“不，你派使者去请韩先生，人快回来了。”她也小声说。

她的脸逐渐在发烫。

“我当你是玉石人，原来你也有感觉，也会想。”秦王政用脸紧贴着她的脸磨擦。

“……”

近侍在门外禀报，使者已回，但未见到韩先生，他要当面禀告原因。

“放手，办正事去！”她轻柔地解开他的双手。

“传进来！”他只得回坐到书案前。

“韩先生不在住处，据说已下到廷尉大牢。”使者行礼后跪禀。

“什么？”秦王政无法发泄的情欲正好找到别的出口，他拍案叫着：“找赵高来！”

一会赵高到了，未等到他跪下行礼，秦王拿起书案上的茶杯摔了过去。赵高不敢闪躲，只能藉着跪倒的动作让避，茶杯正好由他额边擦过去，掉在地上跌得粉碎。

赵高的额边也出现一道刮痕，血汨汨地流出来。

王后站在一旁不做声，她明白嬴政需要发泄，她也极其厌恶赵高。

“你是怎么传寡人话的？”秦王政怒吼。

奇怪的是赵高没有一点惧怕的样子，他俯伏在地上轻言细语地禀奏：

“大王要奴才转命李斯的话，奴才一字未改地转命了。”

“那为什么韩先生进了廷尉大牢？”秦王火气更旺。

“大王命将韩先生限制居处，按秦律，限制居处者，在咸阳有居所者，软禁居所；在咸阳无居所者，一律下廷尉大牢。”

“寡人法令没有你熟，找李斯来！”秦王自嘲解围，看到赵高额头流血，不禁又动了怜惜：“先去将头上的伤包扎起来。”不自觉中，他的语气缓和了很多。

“谢大王。”赵高行礼告退，脸色平和，就像未发生任何事情一样。

等赵高出门，门在他身后关上后，王后摇摇头叹了一口气：

“他们联手对付韩先生，到底打的什么主意？”

“女无妍醜，入宫见妒，朝中宫中男女都是一样。”秦王叹叹气说：“但人君也就是靠这种微妙关系才能统治，否则群臣同心，君王岂不是要退位了。唉，老爹说得对，做君主的就像走绳索卖艺的，一保持不了左右势力的均衡，就会从高空掉下来跌得粉身碎骨。”

“看你真是闲不得……”说了这句话，王后忽然紧张起来：不要传李斯来，赶快命侍中持节赦韩先生出狱，不管他被告的是什么罪名，否则夜长梦多，恐怕韩先生会遭到不测。”

## 8

“斯兄救我！”韩非向李斯长跪行礼说。

“非兄何必行此大礼？别人诬告，法律自有公断，”李斯将他又按捺坐下：“何况小弟身为廷尉！”

“秦法严峻，天下闻名，我韩非一身傲骨，怎么能面对刀笔吏？”韩非伤感地说。

李斯偷笑着在心里想，典狱刚才那番描述大概已吓破了他的胆。所谓慷慨成仁易，从容就义难，何况要受尽折磨凌辱而死！除少数英雄豪杰外，谁也会闻之胆寒。

“这样吧，先让我最后拚死对秦王作最后谏阻，假若不行的话，我器官和你一起逃亡！”

李斯慷慨激昂地说。

“那怎么行！”韩非连忙劝阻：“斯兄在秦事业有如旭日东升，依目前形势来看，秦统一天下指日可待。我要不是韩公子，对社稷有天生的责任，而

像兄一样已身在秦国，我也会为秦王效劳，嬴政的确是万世难遇的明主！”

“士为知己者死，臣之官职算得了什么！再不然我纵兄出狱！”李斯一听韩非赞秦王是明主，又有留下之意，要是让他和秦王政见面，那不是糟了，所以真有放走他的意思。

“不，”韩非书呆子的脾气又上来了：“我韩非未能达成君命，无颜回国面对父老，再说，连累了斯兄我也于心不安。”说着他在室内走动起来。

李斯注意地看着他，不知道这位食古不化的同窗在想些什么。

突然，韩非踱到李斯几案前，正色地向他说：

“斯兄，我要你救我，并不是救我不死，而是求你帮我死得有尊严。我韩非宁死不辱，不过照目前室内的情形看来，我想求死都不可得。”

“非兄的意思，”李斯心中狂喜，但脸上不露一点痕迹：

“非兄的意思……”

“找点鸩酒给我，让我一了百了，”韩非坚决地说：“人称秦国虎狼之国，秦王个个凶残成性，翻脸成仇，所以我袖中一直藏有鸩药备不时之需，可惜被送到这里时，全被他们搜走了。”

李斯一听，这正是他想逼他走的路，而且鹤顶红也为他准备好了。但表面他仍装得诚惶诚恐地说：

“这怎么可以！这怎么可以！事情还有挽回余地。非兄稍安勿躁，我去找典狱交代几句就带非兄去见秦王，拚死也要为非兄解脱。”

他慌慌张张地站起，匆匆忙忙的走向门外，装作不留意，袖口里一小包鹤顶红掉在囚内室门内。

韩非却注意到他掉下来的东西，捡起来一看，正是他想要的鹤顶红，欣喜之下，也无余暇去想事情为什么这样巧了。

他将发髻打散，又重新梳好卷起，将衣服整理了一下，然后用朱笔在一块绢上留下几个字给李斯——

“以君之位，用弟之学，死而无憾！”

他掷笔长叹，然后向东方韩国的方向跪下，嘴里喃喃说着：

“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不可损伤，更不可让父母赐予的清白身体受虎狼之吏凌辱。”

最后，他高呼一声：“士可杀不可辱！”然后用茶水将一包鹤顶红全送入口中。

等到李斯带着典狱回来时，发觉他早已断气，身体都在逐渐僵硬。

看到韩非直瞪着的眼睛，以及他脸上不甘心的表情，李斯不免有点愧疚，兴起惺惺相惜、兔死狐悲的哀伤，忍不住真的掉了几滴眼泪。

看了写在绢上的遗嘱后，他默默向着尸体祝祷：

“非兄，安心的走吧！弟一定会将你的学说在秦国实行，日后推广天下。”

他轻抚尸体的眼睛，说也奇怪，真就这样合上了。

正在此时，秦王持节来赦韩非的使者也已来到。

李斯随同使者朝见秦王政，说明韩非畏罪自杀的经过，当然其中大部分是编造的谎言。

他说：

“臣见到韩先生时，他的情绪非常不稳，经臣解劝以后，似乎他已镇静下来，谁知臣出去交代典狱别的事情，待臣率同典狱再回囚室，他已自杀身



死。臣有亏职守，愿陛下赐罪。

说完话后，他跪伏地上，叩头如捣蒜。

秦王政闻韩非死讯，先是震怒和惋惜，但看过他的遗书后，不怒反笑。他微笑着对李斯说：

“你这位老同窗可谓是知你者，那你就秉承他的遗志，将秦国治理成标准的法治之邦。

不过韩先生之死，总使人感到遗憾和悲伤。”

李斯叩头谢恩，为了弥补内心的愧疚，他又禀奏说：

“请赐韩先生厚葬，并派使者通知韩国。”

“不，只薄殓，不要厚葬，韩先生的遗体要送回韩国去！”秦王政摇摇头说。

“臣不太明白……”李斯抬头望着秦王政。

“以后是丞相和将军的事，你廷尉的责任到此为止！”秦王政神秘地笑了笑。

侍坐在一旁的王后却猜透了秦王政的心事，忍不住感伤地掉了眼泪。

在李斯走后，秦王政惊讶地望着王后说：

“女人家真是太容易伤感！”

“你们男人才是用心残忍。”王后叹口气说。

“你知道我要怎样做？”秦王政笑着摇头。

“反宾为主，栽赃嫁祸！”王后摇摇头。

“难怪老爹说你绝顶聪明，我看你是生的比干七窍心，闻一知十，一点就透。”秦王脸上充满震惊：“你要是男人，会是我的大敌！”

“好在我是女人，而且是你的王后，”王后微笑着说：“还是你的玉姬，永远都不会与你为敌。”

“不错，我是要反宾为主，栽赃嫁祸，我要兴兵责问韩国，为什么派个间谍使者来。”

“证据呢？”

“畏罪自杀就是证据！”

“我真弄不懂你们男人，明明是李斯和赵高联手害死了韩先生，你不追究，反而责问受害的韩国？”王后语其中带着不满。

“捧你绝顶聪明，仍然摆脱不了女人感情用事的通病。我问你，是一个死的韩非对我重要，还是两个活的李斯和赵高对我重要？”

“对秦国和天下后世的利益，一百个、一千个李斯和赵高都比不上一个韩非，李斯和赵高这种奸佞佞臣，朝中俯拾皆是，像韩非这种大思想家，几百年见不到一个！”王后显得有些激动。

“人已死，争无益。”秦王陪着笑脸想缓和王后的情绪：再说韩先生虽死，他的思想却已留下了下来，我正要用李斯实现他的理想，不正是让他借尸还魂吗？”

“我说你才是绝顶的强辩饰非之才，将死人都说活了。”王后忍不住噗嗤一声笑了。

秦王政踱到南窗边，推开了窗户，他对王后说，也像是在自言自语：

“这是韩先生自己说的，天地以万物为刍狗，强弱贫富全靠人自己努力，天和祖宗都是不管人间事的。你还记得他说的一些话吗？弱肉强食，乃是至高的自然法则，要想食人而不被食，就得使自己变强者。但强者分裂，内部

力量冲突抵消，强者亦变弱；弱者团结，力量集中，弱者亦变强。这是以六国人才之多，物产之盛，财力之富，却敌不过一个处于贫瘠平地的秦国的最好说明。而力量集中，则需要有一个集中权力的君王，控制一个公平法治的政府，贤能在位，罢奸去恶，个人要为国家牺牲，这一代要为万世后代子孙牺牲。”

说到这里，秦王政突然转身向王后说：

“王后，不要难过，韩先生就像丝吐尽而死的蚕一样，人利用丝，不必悲伤蚕蛹之死。”

我们将韩先生的理想用在秦国及天下的利益上，韩先生的生死，就不再是件重要的事。我利用他的遗体谋求秦国和天下的利益，也是理所当然的。”

王后摇头不以为然，却一时想不出驳他的理由。

第二天，秦王政下令薄棺薄殓，并派使者将韩非送回韩都新郑。他指责韩王不友善，竟派韩非来秦做间谍，后经调查，韩非畏罪自杀就是最有力的证明。

韩王安在秦军驻在境内的压力下，只有请降，自愿为臣。秦王政兵不血刃，就将韩变成了属国，名正言顺地在韩国屯军屯粮，以作攻楚的准备。

## 第十五章 灭韩击赵

### 1

就在蒙武偕美畅游渭水上，秦王政陶醉在胜利的微醺中时，平阳前方传来战败的消息。

赵名将李牧以八万精兵在平阳附近的宜安大破秦军。他采取大胆的前进包围战术，以三万人利用地形列阵，吸引十万秦军攻击，另以两万步兵在侧翼攻击秦军，再以三万骑兵以雷霆万钧之势，攻击并席卷秦军后背，形成三面包围，只留下南方缺口。

秦军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克，历来作战都是采取速战速决的闪电战术，以局部绝对优势一举歼灭当前之敌，造成战场震撼，促使敌人丧失斗志。绝大部分敌人不是投降，就是溃退，所以秦军已养成轻敌的习惯，对侧翼之后方警戒不太注意，因为很少有敌人像李牧这样，敢以三万轻装骑兵深入秦军后方。

这样一来，乃是李牧造成了战场震撼。十万秦军主力部队尚未攻下赵军壁垒，后方战败的消息已经传来，锐气一失，兵败如山倒，壁垒中赵军乘胜出击。秦军只觉得四面八方都是敌人，真个是风声鹤唳，草木皆兵。往西撤退的秦军遭到汾水阻挡，只有沿着汾水向南撤退，一直到曲沃才算稳往阵脚，廿万大军只剩下了八万人。

李牧为了怕遭到上党方面王翦部队的夹击，在追击一段时间获致最大战果后，回守平阳、宜安之线。

秦王政首次尝到战败的滋味，这时才明白，他父亲庄襄王为什么会在蒙敖兵败后突然患病，不久就身亡。

这些日子里，秦王政根本无法睡觉，他以国尉、廷尉为首的有关大臣在议事殿组成战情处，十二个时辰轮值，处理战事情况，有重大情况变化，随时通知他。

战败消息传来后，军中使者一天接连来好多次。

先是要求王翦部队增援。

再是要求补充兵员。

接着是溃退的消息。

最后来的消息是桓齮未奉命令撤退，残兵败将已到了曲沃。

秦王政除了大部分时间留在战情处外，其余时间都是在南书房由王后陪着。她坚持在书房内设了张卧榻，在他实在疲倦时逼他上去躺一会，但他仍然是在书房内踱来踱去的时间居多。

他如今正在考虑的问题只有一个：立即反攻，还是休息整顿一段时间？前次的胜败已定，用不着再去想它。

立即反攻的分析是——

“利”是可以雪耻复仇，恢复士气，维持秦军永不会战败的威名。

“害”则桓齮残军士气低落，已缺乏克敌信心，不经整顿无法再战；若由王翦部队发起反攻，他部下只有十万人，要担任维持新称臣韩地的地方秩序，又要维护秦军的后方补给线。再说南方楚国虎视眈眈，也不能不作防备；而由国内派新部队反攻，百里争利，则三将军见擒，何况咸阳到平阳路途接近千里！再要战败，各国乘机围攻，后果可怕！

休息整顿再作攻击的分析是——

“利”是一切重新开始，集结了足够兵力，因一时挫败而丧失的信心已恢复，报仇雪恨的意志又起，可以一战。

“害”是时间拖得越久，秦军士气也可能越消沉，李牧的英名越传越远；也可能因李牧打破了秦军无敌的神话，造成各国轻视秦国，再以赵国为合纵约长，围攻秦国！

想到最后一点，秦王政不禁背脊流出冷汗，两者的结论都有秦遭围攻的可能！

他也曾将这个议题交由御前会议讨论，虽然是群臣发言盈庭，但正反面意见各半，仍然是由他来裁决。

他现在才发现到统治者的孤独和寂寞，平日这多的人围着你，但等真正要衡量利害，下决心选择时，任何人都帮不了你的忙，你必须单独面对选择的后果。

他是一场豪赌的赌徒，押大押小，开出来的结果会关系千万人的生命，甚至是秦国的存亡。

除了极少的睡眠时间以及和群臣议事外，他都书房内转来转去，就像一头刚关进兽笼的猛虎，不停地转着找出口。

这些日子，他很明显地消瘦下来，眼圈发黑，年轻、宽广、饱满的额头上也出现了细细的皱纹。

王后看了好心痛，但在军国大事上，她插不了嘴，也不愿插嘴。

最后一个凌晨，王后实在看不过去了，忍不住提醒他：

“为什么不去问问老爹？”

秦王政跪坐在中隐老人对面，很后悔在这天犹未破晓的时候，将老人

硬从床上吵起来。

老人更老了，由于辟谷，身体显得更瘦，唯一使秦王政放心的是——虽然刚从床上被拉起来，眼睛开阔之间，仍然是精光闪闪，这表示他的龙马精神，虽瘦却不弱。

“老爹多日不见，看上去更瘦了，应该多加营养，不要辟谷伤了身子。”秦王政关切地说。

“你也瘦得可怕，”老人细细打量着他，怜惜地说：“有什么重大事故发生？连眼睛都凹下去！”

“平阳前线大败，桓齮退居曲沃，二十万大军只剩八万不到，还包括了伤残！”秦王政激动地说。

“对方领军大将是谁？”老人闭上眼睛问。

“李牧！”

“李牧？”老人身体明显地颤动了一下。

“老爹先前要我注意李牧，现在李牧真出现了，以八万劣势兵力击溃我二十万常胜军，严格说来，我军还是处在以逸待劳的状态。”

“那你现在又有何为难之处呢？”老人仍然闭着眼睛平静地问。

秦王政说出连日都不能解决的疑难。

“你这样年富力强，再加上老爹我的倾囊相授，应该会自己解决问题。李牧曾在我门下受教，用兵天才和战场经验，在秦军中的确还找不到他的对手，”说到这里，老人沉吟很大一会，突然张大眼睛，以要秦王小时背书的口吻轻喝说：“还记得《孙武兵法》的 九变 七 将危 章吗？背给我听听。”

“故将有五危：必死，可杀也；必生，可虏也；忿速，可侮也；廉洁，可辱也；爱民，可烦也。凡此五者，将之过也，用兵之灾也……”

“够了，”老人说：“你看李牧犯了这五危中的哪几危？”

秦王政考虑了半晌才回答说：

“据所得资料，李牧守边破胡，入侵燕国，不但丝毫不取，而且赵王有所赏赐，全转分部下及作为抚恤士卒遗孤之用，可说是家无恒产，身无余财。”

“这是什么将危？”老人问。

“犯了廉洁之危，可辱。”秦王政高兴地回答。

“他还犯了什么危吗？”

“据资料显示，历次作战，李牧部队不但秋毫无犯，而且处处以保民为重，这也许是他牧边所养成的习惯，爱民可烦，我明白了！”秦王政兴奋得跳起来。

“到目前为止，秦军将领尚无李牧对手，和他正面硬拚，只有使他的英名越来越盛，最后可能造成你所害怕的后果，你知道该怎么办吗？”老人启发式地问。

“躲开他！”

“你不想反攻了？”

“躲不过，设法调开他！”秦王政以拳击掌。

“你已经知道该怎么做了，就去做吧。”老人脸上有了微笑。

“多谢老爹点破。”秦王叩首想告退。

“慢着，”往常是老人撵他走，今天他想走，老人却又留住他：“秦国最大危机还不是遭遇到李牧，而是本身缺乏将才。”

“老爹说得不错，嬴政也常为这点感到焦虑。”

“自秦国杀白起以后，为将者人人自危，明哲保身的多不愿为将，你听过咸阳军中有一首歌谣吗？”老人转向问秦王政。

“不知是什么歌谣？”秦王政惊问。

“‘立功不封侯，战败有余殃，试看为将者，少见死疆场。’你能解释其中的意思吗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这是说秦历来对为将者太苛，”老人叹口气说：“水罐不离井边破，将军常在阵前亡，‘少见死疆场’，暗示多死在刑场上！”

“老爹，嬴政知道以后该怎么做了。”秦王政惶恐地说。

“这是秦国缺乏优秀将领的原因之一。另一个原因是缺乏对将才的培养，用得顺手就一直用，用到不能用为止，如白起，如蒙骜，如现在的桓齮莫不如此。不知将之相克如五行，金可以克木，遇火则销，火可以克金，遇水即灭，人都有性格上的弱点，也有用兵上的习惯。桓齮善于快攻而疏于防守，遇上扈辄可以斩首十万，但碰着敢于深入的李牧就要损兵折将了。”老人微笑着说。

“嬴政懂了，秦不但平时就要发掘和培养将才，而且要多培养一些，才能因时、因地和因人而运用。”秦王政豁然贯通地说。

“闻一知三，孺子可教也，去吧，你会有办法对付李牧的！”老人掀须而笑。

### 3

秦王政召集丞相王绾、国尉尉繚、廷尉李斯在议事殿召开秘密会议，议决重要事项——

限国尉在一月内召集十万军队，由秦王政亲自率领，御驾亲征，目的是激励士气。

命桓齮就地防守整补，必要时可征韩地人从事军中杂役。

由李斯发动一批赵国秦间大臣在赵王前造谣，密奏李牧在这次胜利中将虏获品收归私有。但又有部分事实是他占领平阳地区后，仍按照守边旧习惯，自得设卡收税，税收不缴国库，破坏税收体制。

另发动邯郸及其阳地区百姓请愿，言李牧功大，应予以行封，以及另一批朝中秦间大臣在内相和。

散会前，秦王政笑着对三位大臣说：

“说好说坏，赵王迁又愚蠢无知，李牧这根眼中钉应该会很快拔去。”

在会后坐车回南书房时，他考虑到是否要找蒙武回来，这次出征，蒙武可以帮他不少忙，有他在，他会安心不少。但想到他新婚不久，再加上武将夫妻本就是聚少离多，在一起的时间，一辈子算起来都不多，何况今后统一战争即将开始，蒙武夫妻所能相聚的日子很难预料。

“算了，让他度完假再来吧，”他想：“应该听老爹的话，今后对将领要宽厚些。游说之士靠一张利口，就能立取功名富贵，为将者却是冒了多少矢石，一刀一枪拚出来的。遇到战争，胜则这些大臣自居有功，败则群起指责，错仍在这些武将身上。今后我要将这种不公平现象颠倒过来！”

谁知他刚回到南书房，却见蒙武夫妇正坐在里面和王后谈话。听到近侍宣呼：

“大王驾到！”

他们连忙随同王后在门前迎接。王后只行家常礼，他们夫妇却跪在地上。

“起来，起来，”秦王连忙伸手扶起蒙武：“说过到南书房就是寡人和王后的贵宾，以后不用行此大礼。”

“臣怎么敢僭越失礼。”蒙武说着，夫妇起立，分别就座。

“渭水之游还愉快吗？”秦王政见到蒙武回来如获至宝，但不表露出来。

“臣得到平阳战败消息就急着赶回来，如今情况如何，大王有何打算？”

秦王政大致将眼前情况和对付李牧的策略说了，然后体贴地说道：

“武将夫妻聚少离多，你还是先将婚假休完再说，假满不必前往王翦部队报到，而是来寡人军中，寡人倚仗你的地方很多。”

这段话说得齐虹也不禁动容，蒙武更是由衷感激，避席顿首，两眼含泪地说：

“大王好意，臣不胜感怀，只是强敌当前，大王都要亲冒矢石，臣哪还有心情休假！”

秦王政看了看齐虹，笑着说：

“婚后燕尔佳期，不是你一个人作得了主的，再说寡人亲口说出给假三月，这样一来，岂不是要寡人出尔反尔？”

“战况紧急……”

“不要说了，”秦王政笑着制止：“按秦律，更卒换卒，不论是否有战事，到时就需更替，何况寡人自己说的假期。”

齐虹此时也避席跪奏：

“臣妾不像一般女子，大王有事，臣妾同样可以分忧。”

“寡人不是已准你脱离间籍了吗？”秦王惊问。

“这次是臣妾自愿效劳，赵国为臣妾故居，人际关系甚多甚好，李牧的事进行起来更为顺利。”

“不，不要逼寡人做个出尔反尔背信的人，两位请起回座！”秦王政坚决地说：“你假期还有一个多月，假满后赶往寡人军中，假若到时战争已告结束，你就去王翦军中报到。”

夫妻两人还想争辩，王后此时在一旁说了话：

“依法行事，有时会不合情理，但对大家都公平些，何况大王要维持他的威信。你们不必再争了。”

两人不敢再说，回复就座。

接着秦王政又谈到前几天和中隐老人的谈话，他注视着蒙武说：

“卿家心中有哪些将才可以培养？”

蒙武思考良久，然后启奏说：

“王翦，杨端和，大王知之甚详，用不着臣再说了，均可独当一面。而王翦麾下两都尉韩腾和羌瘃，能得士卒死心，历经战场，表现特异，王翦曾向臣提起，希望臣能在大王前代奏。”

“这就不对了，有好将才，为何王翦不介绍给寡人？”

“王翦也许是避嫌，”蒙武犹豫了一会才说：“其实王将军公子王贲，才是真正的用兵奇才。”

“唉，秦国对将才的确过苛，才造成人人避嫌！”秦王政长长叹了一口气：“今后自寡人品必改，国君与将之间必须推心置腹。”

“这是诸将的福气，也是秦国和天下福气！”蒙武感动地说。

“还有呢？发掘培养，越多越好，只是未来考验要严。”

“桓麟军中有一年轻骑卒下尉李信，曾率数百骑攻击敌后，如入无人之境，扰乱敌人耳目，使岂不敢大胆追击，这次掩护撤退，他的功劳太大！”

“为什么有这种猛将，桓麟都不报功？”秦王有点愤怒。

“胜者全是，败者全非，桓将军待罪还来不及，还敢报功？”蒙武笑着解围。

“不！”秦王政站起来在室中走动，走到蒙武夫妇席案前，转头对王后说：“王后记住提醒寡人，寡人要下令国尉立法，胜败乃兵家常事，胜亦有犯错该罚者，败亦有立功应赏者，今后每次战后完毕即行检讨，不论胜败，该赏者赏，该罚者罚！”

“臣妾记住了。”王后随即用秦王政长案朱笔，记在绢上。

“还有呢？”秦王回座又微笑地问。

“待臣日后发觉，当再启奏，大王这次亲征，当会发现不少将才。”蒙武说。

“卿言有未尽，还有点藏私呢！”秦王政表情诡异。

蒙武连忙避席顿首，惶恐地说：

“大王恕罪，臣怎么敢？”

“蒙将军何罪之有？但你藏私却一点都不错！回座回座，”秦王政哈哈大笑：“你还有两位虎子，蒙恬和蒙毅！”

“犬子年纪都太小。”蒙武不敢说避嫌，以免秦王政反感。

“几岁了？”

“蒙恬十九，蒙毅十七。”蒙武遵命回座。

“李信几岁？”

“十八岁。”

“蒙恬比他大一岁，还不肯出来帮寡人做事？蒙将军可听说‘内举不避亲’这句话？这样好了，蒙恬这次跟着我出征，蒙毅跟着廷尉李斯进修刑名之学，顺带在廷尉任职，卿家可有意见？”

蒙武夫妇双双谢恩。

“李信对付李牧，恐怕来不及了，但十多年统一天下的将是这班小将！”

秦王仰天哈哈大笑，蒙武夫妇陪笑。

王后亦不禁莞尔。

#### 4

秦王政及王后回到寝宫。

他们今晚选择住宿的地点是‘赵室’。

季节虽已进入仲春，但寒冷依旧，由西北沙漠来的寒流尚无要走的迹象。

侍女早已在兽炉焚香，壁炉中的火堆也燃得正旺，室内是温暖而又芬芳。

秦王政在晚餐时喝了点酒，再加焚香的香味一刺激，情欲像火一样燃烧起来。

当王后道晚安要走往隔壁寝处时，秦王抱住了她，在她耳边轻吻着说：

“玉姬，今晚留下来陪我？”

王后任其他亲吻，只是不断地摇头。

“再过几天我就要出征了，今生是否能再相见，很难预料，我希望你能

为我生个儿子继承王位。”

“不许说这种不吉利的话！”王后蒙住他的嘴：“你眼前就有了二十多个儿子，还嫌不够吗？”

“二十几个儿子都不是我希望他们来的，我诚心祈求的是你生的儿子，只有他才能继承我的基业，万世永传的大业。”他恳切地说。

“不要，即使是我帮你生儿子，我也不想他当秦王或是天下君主。”她仍然轻摇着头，缓缓地说。

“为什么？”秦王政不能不惊诧：“每次夫人姬妾侍寝，唠唠叨叨，甚至是哭哭啼啼，全都是为了想我立他们生的儿子为太子，独独你不想？”

“当国君为王有什么好？担心受怕，寝食不安，就像你自己一样，自登上王位后，你可活过一天真正愉快的好日子？”王后叹口气说：“我年纪大了，要生也最多帮你生一个，缺乏同母兄弟的互相照顾，容易遭到其他同母兄弟多的倾轧排挤。”

“要生就接连着生，多生几个，”秦王政笑着说：“就是只有一个，他也是名正言顺的太子，继位以后，谁敢欺侮他？”

“唉，你是小鸡还没有养，就在打听蛋的行情。我还没答应帮你生儿子，就是答应了，也不知道生不生得出！假若生的是公主呢？怎么办，像乡间愚夫愚妇一样，丢在粪坑里淹死？”王后打趣说。

“你真会说笑，我生的女儿也有十几个了，淹死一个没有？她们是公主，金枝玉叶，跪在地上想求的人不知有多少，尤其是我嬴政的女儿！”他说的话并不错。

“说真的，”王后正色地说，“这次出征，你不立太子监国？”立太子？怎么你现在自己说起来了？”

“不要开玩笑，”王后脸色凝重地说：“这是谈正事，也是我份内该管的事！”

“立太子？”他口里说话，手上并没停，依然在她胸前双峰间游走，三十多岁的女人，那里仍然富有弹性，肌肤滑腻有如凝脂：“我在等你生太子！”

“现在是谈正经事，”她打掉他的手，从他怀里挣扎出来：你总得在后方立一个监国的人。”

“监国？长子扶苏才几岁，他能监国？”秦王政遭到拒绝，有点老羞成怒，只有借狂笑来转移心中的怒气：“要他监国，他生母苏夫人就会摄政，要置你于何地？”

“不要想到我，我对政事一点兴趣都没有。”

“好，说正经的，”秦王政经这番折腾，欲念也消失了大半：“在你生子未绝望以前，我不会立太子。这次我攻赵，目的只是提高我军士气，少则三个月，多则半年，根本不需要什么监国。为了让你安心起见，我明天要在朝中宣布，在这段期间由你监国，假若我有什么不测，你可以就诸公子内的贤者选立。”

“臣妾遵命！”王后端庄肃穆地跪下，正式行了承命大礼。

秦王政从地上将她拉起来，抱着向卧榻走，他亲吻着她，却发现她脸上滚满热泪。

“我怕，我怕，”她紧拥着他的脖子：“为什么人间要有战争？为什么你是国君？为什么你不像别的君王，前方打战，他们仍然能安心的在宫中享受？”



“不要怕，在天下未统一以前，我是不会死的！”他舍不得将她放在床上，就抱着她在室内漫步，看来修长丰满的她，抱在手上却是轻软柔弱，仿佛没有重量一样。他一边轻吻着她，一边安慰说：“生为国君虽然不算福气最好，但比起一般人来，你应该满足，秦国青壮半数都在战场上，在新败之余，说什么我也该去走一趟。至于为什么我不像其他的君王躲在后宫享受？因为我是嬴政，要为天下谋求永久太平，要为我们儿子建立万世基业的嬴政！”

他最后还是走累了，男人抱女人都是这样，才开始觉得轻柔有若无物，但越到后来会越感沉重。

他将她放在卧床上，开始为她脱衣服。

“来人！”王后轻呼着。

“今天让我亲自动手，”他吻着她的酥胸说：“往日的都是预先剥好的花生米，今天我要吃带壳的花生，自己动手剥壳，风味应该不一样！”

“我不是这个意思……”

侍女应声进来，跪伏在地等候差遣。

“将室内所有灯烛熄掉！”王后下令。

“是！”

侍女熄灯退出，室内漆黑，伸手不见五指。

“我不习惯没有光亮。”秦王有点失望地说。

“你不是喜欢与众不同吗？我也是如此！”王后轻笑。想不到常日不苟言笑的王后，这个时候的笑声竟是如此甜腻诱人。

他终于得到几年的渴望，在黑暗中的感觉，王后的确和他所有经过的女人都不一样，没有视觉的分散注意力，触觉更为敏锐甜美。他们谁也不提要等天下统一的约定。

## 5

秦王政十四年四月。

秦王政亲率十万大军分水陆两路前往曲沃增援。

他以杨端和为裨将，负责实际执行。王贲、蒙恬为帐中左右校尉，入则随侍，出则参乘。他要亲自考验这两个年轻人，假若他们合格的话，他要刻意培植他们，让他们成为他未来征服天下的主要本钱。

中隐老人夸奖李牧的话，他多少有点不服气。秦军将领中也许没有他的对手，但他嬴政一定会是他的克星。在行前，他要李斯提供李牧所有的资料，一个人在南书房研究了整整三个晚上，对他的战法和习性自认找到克制的方法。

因此，以前他希望能避开李牧，如今却渴望李牧留在平阳，他可以和他一决高下。

但令他失望的是，在他行军半途就得到消息，李牧封为武安君，调回朝中任右丞相。

他知道这是李斯两面用间所得到的效果。封赏是因为朝中一批秦间和民间配合请愿，奖励李牧的奇勋大功。赵秦历年交战，除了几十年前马服君赵奢曾大破秦军以外，赵国是连战连败，最后的结局都是赔款、割地议和。这次李牧以八万劣势兵力击败二十万强秦常胜军，聚歼十二万有余，真是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，不但整个赵国鼓舞欢腾，全天下都为之震惊兴奋。

李牧为赵国带来信心和希望，也为诸侯各国建立了联合抗秦的愿望。

赵王调他为右丞相，则很明显的是受了另一批朝中秦间大臣的挑拨，

怀疑他另有野心，自行设立关卡市租，收税不缴国库——也就是王库，所以让他做个没有实权的伴食丞相。

十万人马留置两万在安邑，设立后军部队，其余八万由秦王政亲自率领进入曲沃城。

桓齮率领部将在东门城外十里处相迎，众将领下马按序上前以军礼参见，只有桓齮不顾盔甲沉重，跪倒俯伏在地，口中喊着：

“罪臣桓齮迎接大王，望大王治罪！”

秦王政微笑着扶他起来，安慰他说：

“将军已经尽力，何罪之有。”

秦王政为了表示与士卒共甘苦，一路行军都只骑马而不乘车，到达众将相迎的十里长亭，时间已近黄昏，头上、脸上都铺满黄沙，黑色王袍也变成一片黄。

“大王辛苦了，”桓齮说：“城内已准备酒宴为大王洗尘，士卒的茶水和驻地也都准备好了。”

部队由先遣人员各自带至驻地休息，设置篷帐，埋锅做饭。秦王政由王賁、蒙恬带领三千虎贲军随行。

经过连日的行军旅途劳顿，虎贲军已是甲不鲜，盔不明，看上去和一般部队没有什么分别。

秦王政跨上已成黄色的白汗血宝马，在桓齮的陪同下进了曲沃城。

沿途排满了欢迎的部队和俯伏在地迎接的百姓。

“万岁！大王万岁！”军民都大声喊叫。

“大王来到，战无不胜！”也有人这样喊。

“败军之将，还有脸跟在大王后面耀武扬威！”在众多欢呼声中，隐约听到有人这样大喊。

“大王这次来，好戏会跟着上场，明天城门上会挂满示众人头！”在欢呼声的间歇中，秦王政仿佛听到有人小声私语。

秦王政骑在马上缓缓行走，却不断在观察欢迎军民行列中的各种神情。

他看得出百姓神情麻木，有的还是满脸愤恨。这不能怪他们，这里是魏国的土地，秦赵却用来当战场，异国军队还要强其他他们跪俯在地迎接别国的君主。

但看到秦军每个人脸上的神色时，他不禁暗暗心惊。他来的目的是要激励士气，让军队恢复信心。现在从上到下，从桓齮到兵卒的脸上，看到的却只是诚惶诚恐、仿佛大祸就要临头的表情，尤其是他目光所扫到处，所有人都低头或是将视线避开，没有一点像从内心欢迎他的样子。

他还注意到一点，欢迎行列中没有伤残士卒，假若他们喜欢他，这些人虽然未奉命前来，也会主动出现。

伤残者在他新颁的兵制中是最受重视的一群，称为荣士或荣卒，轻伤的可进爵一级，由政府辅导就业，重残进爵两级，由公家奉养终身，有家人奉养者，拨奉养田。难道他们也不欢迎他？桓齮部队士气真低落到这种程度？

他临时做了一个决定。

进到将军府，稍事梳洗，秦王政参加了桓齮的洗尘晚宴，也只不过粗菜几道，薄酒几杯。桓齮自奉甚俭，也知道秦王政不喜将领奢侈的脾气，因为他自己本身除了睡眠就是工作，和王后聊聊天就是他最豪华的享受。

晚宴空气沉闷，秦王政心中在想事，他不开口说话，桓齮和众将领当

然也不敢先发言，因此众人心内更加惶恐，不知道秦王政会做出些什么决定来。

秦王政处分成蟜事件的严厉，众所周知。

何况，秦军败得如此之惨，在他即位后还是第一次。

晚宴毕，桓齮恭请秦王政休息，以便明日升帐议事，秦王如今是亲兼领军统帅，应以军规行事。

“不，寡人不累，精神还好得很，想和将军单独谈谈。”

6

密室中，烛光下，秦王政看到桓齮高大却明显佝偻的身躯，以及他斑白的两鬓和满头星星发亮的白发，不禁动了怜惜之意。

这位老将十六岁从军，跟着白起南征北讨，身经百战，从没有战败或不能完成任务的纪录，临老一战却将他一世英名全败尽了！

这是桓齮的错，还是他自己的错？是否正如老爹所说的，秦国用将，一直要用到不堪再用或是犯错受罚才肯放手？秦将没有好下场，乃是天下闻名的。

不，他决定，他要让桓齮全誉而归！

他来的本意是要和李牧一比高下，现在李牧调走，他已失去较量对手。新接任的赵将郭信是赵王宠臣郭开的兄弟，为人和他哥哥一样贪财好色，很容易击败。

何不让桓齮挽回他的声誉，成全他的一世英名，恢复全军士气？

于是他先问桓齮说：

“上次战争结束，可曾做过检讨？”

“检讨早已做完，该处罚的已列册，本来臣早应执行，因知陛下要来，不敢擅专，留下等候陛下发落。”说着他呈上预先由军正（军中执法官）拟好的应受罚的名册。

秦王政翻到第一卷，上列的第一名就是桓齮本人，罪名是：“判敌错误，丧师辱国。”处置是：“拟请主上定罪。”

接下去是一连串的犯错误处罚名册，列举所犯罪名和处置。总计应处斩的一百二十八人，削爵为普通兵卒的五百一十三人，其他轻刑如打军棍、挨鞭笞的一千多人。

“轻刑犯臣已按权责交各级处置完毕，只剩斩首及削爵重罪，等候主上发落！”

“还有应赏者名册呢？”秦王政注视着桓齮问。

“败军之师，何能言赏！”桓齮惶恐地回答。

“不，将军错了，”秦王政摇头说：“胜军亦有犯罪该杀者，败师同样有立功该赏者，譬如李信，以数百骑敌数万追击部队，你不赏赐，何以服军心？”

“臣知罪了，”桓齮神色悚然：“臣会立即下令重新检讨。”

“这样才对。”秦王政点点头。

过了一会桓齮犹豫支吾，像是有话说不出口。秦王笑着对他说：

“将军有什么话尽管直言。”

“臣为待罪之身，不便再领军，敢问何时正式交出统帅权？”桓齮低头伏脸，神情非常惭愧。

“寡人这次来有两个目的，”秦王政以安慰的口气笑着说：第一，慰劳士卒，再鼓士气。第二，带来十万新锐交将军运用。寡人品将军而不用，岂不

是委奇珍于地，太可惜了！”

他边说边将应罚名册的第一卷放在烛火上燃烧，将其余交还给桓麟。他眼睛注视燃烧着的名册，口中对桓麟说：

“拿回去重新检讨，军法宜严，但要分清过与罪——无心或不得已情况下犯的错谓之过，再大不至于死；有心或大胆妄为而犯者谓之罪，虽小必加以严惩。细节寡人不再说了，将军自己斟酌。”

第一卷列名的都是都尉以上的将领，处罚由斩首到削爵为普通兵卒不等，本应由秦王批准，现在秦王烧了，表示了他的判决。

桓麟避席顿首，两眼含泪，双手捧着沉重的绢册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“将军请回座，”秦王政开始说道：

“有一齐人，欠领主大批债务无力归还，他向领主祈求说，我事奉你多年，这些债务实在无力偿还，是否能宽免一些。领主想到他多年为他办事，苦劳功甚大，不禁动了怜惜之意，就对他说，以前债务全数勾销，只希望他今后做事努力些。但他一出门就碰到欠他一百钱的佃农，他抓住他的衣领说：‘你欠田租一百钱，去年欠到今年不还，今天我要送你见官！’将军认为这个齐人做得怎样？”

桓麟避席顿首说：

“老臣知道该怎么做了。”

“目前当务之急不是争功诿过，而是如何激励士气，再决一战，挽回秦军不败的声誉。

秦王政正色地说。

“老臣遵命！”桓麟再顿首：“大王何时阅兵？”

“寡人来是劳军，但不是来劳累士卒的，阅兵免了，寡人自会在军中走动，到处看看。

将军可下令全军休息半月，将寡人带来的慰劳品尽情享用。”秦王政微笑着说。

“遵命！”

## 7

桓麟次日下令全军——

杨端和带来的十万新锐编入战斗序列，加上有经过整顿补充已有十万人的旧部，总数又达二十万，而兵员素质和武器装备更优于原来。

奉秦王命，全军休息半月，每日千人宰牛一头，羊十只，猪二十只，发酒十坛，值更者不准喝酒，其余也不得酗酒，因酒滋事者斩！

这些慰劳品全由秦王政带来的黄金高价支付，附近民众也发了一笔小财，个个祝祷秦王政躬康泰，二十万秦军长期留驻，三年下来，他们真的都会致富了。

秦军营地更是像过年一样，餐餐食肉，再加点酒，每个人都是红光满面，展开军中游戏，赛马比箭，投石竞距，谁投石投得最远，就有彩金可拿。另外摔跤角力，斗刀比剑，其他稀奇古怪游戏，凡是想得出的应有尽有，无奇不有。

最热闹的是球赛，用牛膀胱吹气成球，然后不拘人数分成两方，摆出布阵态势，双方竞相手抓脚踢，以丢进或踢进对方球壁为胜，球壁是以两人相隔十步形成，下场枪球者成百上千。

围观者更是成千上万，欢呼加油声惊天动地。

也有些好静的士卒，拿出随身携带乐器，秦筝赵瑟，击髀而和，歌声呜呜。或是品棋、猜谜，都可赢得赏金。

全军满天的阴霾一扫而空，桓麟当众烧去应罚名册，宣称奉主上特赦，已经不究。

更奇怪的是，他宣布补偿已受军棍或鞭笞者，每受一鞭补钱十铢，一棍补钱二十。

这一宣布，全军欢声雷动，高呼万岁，二十里路外的赵军壁垒都清晰可闻。

桓麟军中，先前人人以为秦王来到前线是为了清算斗争，不知要有多少人头落地，想不到杀的不是人，却是这些牛猪羊和鸡鸭，而且虽败，有功都仍然受赏。

在这半个月中，秦王政也展开他的劳军行动，他脱掉王袍，换上战袍，只带王贲和蒙恬两人巡视各军。他们总是突然出现，受巡视部队根本来不及准备，更别说是装门面做假了。

他首先到的地方是治伤所。

他和这些伤卒闲话家常，并亲自为有些人换药包扎。他没忘记笑着问那些轻伤能自由走动的人：

“寡人进城时，没看到你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，不欢迎寡人来？”

大多数的人沉默不做声。

少数人连忙告罪，找出一些不是理由的理由敷衍。

只有一个人朗声说道：

“陛下这次来，我等虽未奉命列队，也应前往欢迎，没人去的原因有两个，一个是怕一个是怨！”

秦王政仔细打量这个说话的人。

只见他左手包扎，用一根吊带吊在颈上，俊秀的脸还带着稚气，看样子不会超过十八岁，穿的却是校尉军官服。因为秦王进来时，就要桓麟预先通知，他来时，伤卒保持原有养伤姿势，不必接送，也不必行礼，所以这名少年校尉仍然斜靠着躺在通铺上。

“怕什么又怨什么？”秦王微笑着问。

“怕大王前来算帐，怨秦军法太严！”

“哦？”秦王政脸上的笑容消失了。

但这名生得五短身材，鼻若悬胆，唇如涂丹，两眼有若寒星闪闪发亮的年轻人，似乎完全不理秦王已经微愠，依旧侃侃而论。

“这个治伤室里有一半是待罪之身。按秦军律，撤退失众过半者论罪。臣在撤退时，率部众八百骑卒，未奉命而狙击追击敌人，拼杀数天数夜，最后只剩卅余骑，可是至少阻挡了追击敌人半天的路程，但按律臣有罪，罪名是擅自行动，按律当斩，将功赎罪，削爵免职为行伍。臣不敢言功，但情况紧急，无法向上请示，擅自运行也是为了当机立断，以寡击众，伤亡必多，却因此而获罪。此间待罪者情形多与臣雷同。”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秦王听训半天，不禁皱着眉头问。

“臣妾卒下尉李信？”

“李信，你未听到寡人的特赦令？”

“没有。”李信一脸茫然。

秦王转脸看看身后感到不安的桓麟问：

“桓将军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传令中军也许认为此事与伤患关系较少，因此后传这里。”桓麟连忙解释。

秦王政又向侍立在旁的蒙恬说：

“你们年纪差不多，说话容易些，你告诉他！”

蒙恬于是照事实向李信解释了。李信听完，翻身跪伏在地：

“大王恕臣鲁莽。”

“手伤得怎样？”秦王政将他扶起，越看这个英俊的小子越觉得可爱：“还可以走动吗？”

“手伤还可骑马，右手一样杀敌！”李信高兴地说。

“那为什么还赖在这里装病号？”秦王装作生气地问。

“无兵可带，只有在这里待罪了。”李信笑着说，十足一个调皮的孩子。

站在一旁的桓麟，看他对秦王这样随便，早就为他吓出一身冷汗。

“那就跟我们走吧，王贲，为他准备一骑马！”

## 8

秦王政半个月来巡遍了全军各级部队。

他和他们一起大碗喝酒大块吃肉，席地而坐。

他和他们较技，在射箭，比剑上，他赢了全军选出的最优秀代表；可是在投石、角力、马术上输给了他们。他摇头叹气，真是曲不离口，拳不离手，他跟老爹习马术时，他可是赞他有天赋的！车坐得太多了！

他也下场踢球，王贲、蒙恬、李信三人护卫在他周围，抢着球就传给他，四人一体滚滚前进，一再踢球进壁，看得周围观战士卒欢声雷动，兴奋得将头盔往天上丢。

尤其李信，左手包着白布，在场中穿梭纵横，就像一头横行在狼群中的捷豹，只要他一到，球一定给他抢走，他似乎忘了左手上的伤。

本来，秦王只是二十七、八岁的青年，他有时战袍，有时劲装，下场踢球，也和众士卒一样，脱掉上衣，露出他的鸡胸特征，认真抢球，显露出年轻人本来的面目。

他以国君之尊，劳起军来，真正溶进了士卒整体，而不像一般大臣巡视或是劳军，只是蜻蜓点水似的，点了几下表面就走。

现在他每到一处，接触到的不再是冷漠恐惧的目光，他们见到他的身影就狂呼万岁。在这些士卒热切的眼神中，他看得出只要他一声令下，他们可以为他阵前忘亲，接敌时忘身！

这些纯朴农民化身而成的兵卒多可爱，多单纯，就像他们所耕作的田地一样，只要你肯先投下一粒关怀的种子，他们就报答你一百倍，一千倍！

但为什么大多数的统治者都不明白这一点？

快乐的时间最容易过，很快半个月的假期满了。

当天点卯后的一大早，全军各部一百多名代表聚集在秦王政行宫门口，他们要求他接见。

秦王政要王贲带他们到大厅坐下，他要亲自和他们谈话，半个月下来，他和这些士卒及下级校尉在心灵上已很接近了。

桓麟闻讯急忙赶来，不知道又发生了什么事。

在众人行礼和万岁欢呼声中，秦王政面对这些代表而坐，首先他问道：

“各位英勇战士，亲爱的弟兄，有什么事见教寡人？”

一名声音宏亮、身材高大、满脸虬髯的大汉出列跪伏在最前面，他似乎是这些代表中的代表。他启奏说：

“臣等奉全军士卒推出作为代表，请大王准予一战！”

“你们玩够了？”秦王政笑着说：“想起干正经事了？”

众士卒代表忍不住哄然大笑。

坐在一旁的桓齮连忙高喝：“禁声！”在主上面前如此喧哗，乃是大不敬的事。

“桓将军，让他们去，”秦王政纵容地说：“这是战地，不是朝殿，我们是谈话，不是议事。”

“你们想打仗了吗？”秦王政问。

“前次战败的耻辱，必须洗刷！”下坐代表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。

“你们的兵器磨利了吗？你们的马蹄铁检查好了吗？你的车轴润滑油够不够？”秦王政一本正经地问：“最要紧的是检查你们的靴子合不合脚，最好准备两双旧靴子！”

士卒代表面面相觑，不知道秦王政问这些话是什么意思。

他看出他们的眩惑，又笑着对他们说：

“不管我问话是什么意思，只要据实回答我！”

“还没注意到这些。”有人回答。

“真的不知道。”有人这样说。

“我们回去就检查。”也有人如此说。

“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，自己的鞋子合不合脚都不知道，如何去和敌人打仗？”秦王笑着说。

“这倒是真的，”众人中有人小声说：“以前我们怎么没注意到？”

“那就回去准备吧！”秦王大声宣布：“一切准备好，由各级领军按级呈报桓将军，他才是这里的主帅！”

众代表散去以后，秦王政对待坐一旁的桓齮说：

“士气已可用，我们也该开始准备了！”

## 9

多日来，桓齮和高级将领频频召开作战准备会议。

下级校尉则带着兵卒厉兵秣马，彩演阵法。

全军整个都动了起来，而且是自愿自发的动，很少像过去那样需要下级校尉叱喝甚至是体罚。

每次会议秦王政都是要桓齮主持，打破历来君主在军，君王就是当然主帅的惯例。

他告诉桓齮说，古时各国会战，车辆不过百乘，兵卒很少逾万，诸侯国小，君主就是当然领军人。但如今各国疆土变大，军队人数增多，一次会战，动员就是数十万兵力，长平之战，秦赵双方兵力竟高达百万。加上兵器装备的改进和复杂程度，指挥作战绝非一般君主所能胜任，必需要有专业化的职业军人，也就是“将”。有些君主和太子领军，刚愎自用，不听将的建议，造成全军覆没的惨剧，史书上多的是例子。

桓齮一开始不习惯，“由寡人开始，”他如此告诉桓齮：

“这次仗是由你来打，寡人此次来不是御驾亲征，而只是劳军。”

同时他指示正式场合都会随侍的史官说：

“记下来寡人的这句话——以后寡人有什么不按惯例行事，就是创立一

个新制度、新惯例，一切由寡人开始！”

因此，所有作战准备工作都是由桓齮在推行，每晚向他提出汇报，有问题的他指点几句。

大部分的时间他是用来巡视部队和士卒聊天，极其重要的会议他才出席旁听，最后偶尔提示几点意见。

王贲、蒙恬，连那个目中无人、恃才傲物的李信，这时对秦王政已是佩服得五体投地。

那天晚上，秦王政在和桓齮讨论这次作战目标和方式，他一时兴起，想考验一下这三个人的才干，便要近侍将三人找来。

他指着内墙上的作战地图说：

“敌人现占领平阳和宜安两城，据间报，兵力总计约十万人，料敌从宽，我们就算它十二万人，寡人的目标不但要攻占两城，而是要全歼赵军。寡人和桓将军在内，我们五人分别书出攻击方式，然后加以比较，看谁的最高明。”

三个年轻小将围聚地图前面，先看清两城地形，然后各据一案沉思写起来。

最快缴卷的是李信，最慢的是王贲。秦王政书写好了也交给桓齮，等五个人的答案都缴起以后，秦王政在桓齮未打开前，先向桓齮说：

“寡人的答案不是定案，只能作为参考，将军实际用兵自有你的考量，我们四人都是不算数的，明白吗？”

“臣遵命。”桓齮开始打开五个绢卷。

秦王政、桓齮、蒙恬三人答案相同。

“围平阳，伏击宜安援军。”

王贲、李信则各自与他们不同。

王贲是：

“攻宜安，大部兵力在太行山进口排阵待敌。”

李信是：

“少数兵力猛攻平阳，阙一面，大胆追击。”

秦王政笑着说：

“五个人，三种答案，现分别说明构想理由，寡人和桓将军想法与蒙恬同，就由他代表我们三人说明。”

蒙恬首先提出理由：

“围平阳是着眼赵军指挥中心在该处，郭信必令宜安赵军来救，因为他们布阵就是犄角之势，攻其左，右来救，攻其右，左来救。平阳为赵军所必救，因此可做到围点打援，达成全歼效果。”

王贲的理由是：

“郭信胆小好色，朝中又有兄长郭开为奥援，我军攻宜安，他必会弃城而逃入太行山区，我军正好在该处布阵，以逸待劳，消灭其主力。”

李信驳斥王贲的理由说：

“这种行动太过冒险，虽然赵军撤退，太行山是它最好的屏障，但郭信并不一定会利用，假若他慌张而急不择路地乱走，我军就会变成守株待兔，可能白辛苦一趟。”

秦王政点头称好：

“还有呢？”

“依臣的构想，攻宜安，郭信为了怕分散兵力，绝不会救。而猛攻平阳，



露出往太行山区的缺口，郭信必往这方面撤退，我军可大胆使用品兵断其归路，与追击部队合歼赵军于太行山进口。即使赵军未如我预期的向太行山撤退，我军亦可紧随赵军后进行追击，歼敌于女戟附近。”

秦王政看看桓麟：

“将军，你有什么意见？”

桓麟笑着说：

“真是英雄出少年，听了他们三个人的构想，再看看他们的年龄，臣不能不服老！”

言下之意，感慨甚深。

“桓将军，不必感叹，想将军在十八、九岁时，不也是叱咤战场，所向披靡的么！”秦王政安慰他说。

他沉思了一会又说：

“寡人、桓将军和蒙恬的作战构想，全是中规中矩的正常用兵方式，而王贲则是用险，成则达到全胜的效果，不成就可能达不成全歼的作战目标。而李信正中有奇，险中求全，不过还是有以己意度敌心的缺点，假若郭信决心守城，我军重点放在准备追击，则会犯下逐次使用兵力的错误，这是不能不注意到的。”

“大王所见甚对。”桓麟等四人异口同声地说。

“桓将军可将三个构想和帐下有关将领讨论一下，找出一个最佳方案来。”秦王政笑着对桓麟说。

由这次考试，秦王政对这三个人的用兵个性有了进一步的了解，将来怎么用他们，也有了基本概念。

## 10

攻击发起的前一夜，全军都进入沉睡，只有少数值更的人和巡逻队，点缀活动在各地营地。少数灯光亮着，和远处点点寒星相映。

秦王政骑在马上，由三名小将护随，他们穿梭在各营地之间，细细品味这股大战前夕的宁静和沉寂。

上弦月正沉没在地平面上，大而红，带着血淋淋的颜色，给人的是一种不祥的感觉。

北方一颗彗星，拖着长长的尾巴，混身血红色，似乎是被月光染红了似的。

彗星现北方主刀兵，这场战争一开始，今后天下刀兵会不断，是不是每天都会有彗星出现？

秦王政在心中如此想。

他也想起对王后的诺言，少则三个月，多则半年，他就会回去，如今已三个月到期，战争才刚要开始，也许他真要等半年才能回去。

蒙武前些日子来曲沃军中报到，他既然不想主持这场战争，也就打发他往王翦军中去了，这里有桓麟和杨端和已经足够。

还有三名小将，他要留给桓麟，让他们建立功勋，也是磨练。而他自己到底是要留下来，还是在攻击发起前回咸阳去？

这场仗必胜无疑，他留在这里，可以亲眼欣赏战争的伟大场面，亲身体会战斗中的忘我及疯狂，以及胜利后的狂欢和成就感。

韩非对他说过，人间最壮观刺激的是战争场面，可惜所付出的代价太大。

再过几天，前些日子和他比剑、赛马、抢球的那些士卒，有些很快会变成白骨骷髅。人都会死，只是战争加速了生到死的过程。

成千上万的年轻人，未经过正常的结婚、生子、衰老，突然间就走入死亡，这是人间莫大的悲剧！也许，为了这个原因，他就不能留下来参加战斗，免得感受到这种悲剧气氛，会消磨他征服天下的壮志，未来批准作战计划时会心寒手软。

秦军有一个不成文的做法，就是禁止用战斗兵卒清理战场。用来掩埋尸体，清理遗物，办理善后的，全是地方民众和不能再从事战斗的老弱残兵。

他要是留在这里，就免不掉要看到很多这种惨状。

再有，只要他留下来，无论他是否参与指挥，主要功劳和荣誉按秦法都要归于他，桓齮可能很少有机会再恢复以前的英名，因为这几天他常透露倦勤之意，只希望好好打完这场仗就告老退休。

这场必胜之战就成全他吧！名将如美人，不容世间见白头，桓齮的头已白，该是让他悠游林下的时候了！

侧面远处，正有大队憧憧黑影在移动，马衔枚，人品息，只听得人马急速行走沙地上发出的沙沙声。

他知道这支人马是要发动拂晓攻击，先攻占敌前哨壁垒，掩护全军进入攻击准备位置。

想到战争，他的血又沸腾起来，难怪老爹常说，他的狼音豺声表示他和豺狼一样嗜血，见到血就会疯狂。以后要切记莫轻开杀戒，否则一开始杀人，连自己都克制不住。老人也老了，良将还可发掘培植，像老人这种良师呢？

为了驱散这些杂乱的愁思，他停马转头问随侍在旁的一名小将说：

“你们明天是跟寡人回咸阳，还是留在这里协助桓将军？”

“大王不参战了？”三人几乎是异口同声地惊问。

“你们认为这场仗的胜算如何？”

“百分之百的胜算，必胜无疑！”李信口快，抢着回答。

“那就留着让桓将军和杨将军去打吧，”秦王笑着又问：你们呢？谁愿意留下，谁愿意随寡人回咸阳，寡人都不勉强。”

“臣离开战场就像鱼离开水，不久就会窒息而死，求大王准臣留下。”又是李信说在前面。

多日来，三个年轻人都已建立了深厚感情，其余两人明知道留在这里，未来生死难卜，跟在秦王身边，将来前途无限，但王贲和蒙恬仍然同声说：

“臣愿意留下参战！”

“那也好，这下寡人来前方劳军，留下的东西真不少！”秦王微笑。

第二天清早，桓齮来行宫启奏：

“敌前哨壁垒经我拂晓攻击，只作轻微抵抗即弃壁而逃，经追击歼灭过半，其余退入城中，我军主力部队正分批按计划进入攻击准备位置。”

“桓将军，这些事你和杨端和自己处理，寡人今天就要带着三千虎贲军旗程回咸阳。”

“陛下！”桓齮惊诧地喊。

“这场战由你自己好好去打，寡人劳军任务完成，收韩灭魏，很多事情还在咸阳等着我做。”秦王不在意地说。

“陛下！”桓齮这次喊声充满感激：“待臣为陛下祖道送行。”

“战争期间，一切从简，”秦王指指身后三名小将对桓齮说：“这三个年轻人交给你了。多加爱护，但不要惜用，先以左右尉任职，表现得好，你再自己作主，看要他们做什么。”

他接着命虎贲军统领准备回咸阳事宜。

最后他向随侍在侧的史官说：

“记下来——十四年，王至河南劳军，”然后严肃地又对桓齮说：“下面的历史看你怎么写了。”

桓齮眼中含满感激泪水。

1 1

桓齮这次为他写下的历史是：

“秦王政十四年，攻赵军于平阳，取宜安，破之，杀其将军，桓齮定平阳、武城。”

他回到咸阳没有多久，就接到桓齮的详细战果报告，占领五座城市，歼敌十万。

他用的是综合五个人的作战构想：先一举攻占宜安，郭信果然弃城逃亡，部分人逃往太行山，他则带着部分人沿汾水北上。他也算准了秦军会在太行山进口布下陷阱，自认聪明不上当，但遭到李信三千轻骑兵的拦截，与桓齮亲自率领的轻装部队的追击，郭信被杀，三万人被歼，两万余人投降。杨端和与王贲的拦截部队则围歼赵军万余人，其余逃至太行山区。

秦赵军现对峙于太原及番吾之线。

战报外号附了一张桓齮的告老起退表，荐杨端和自代，并力推王贲、蒙恬和李信为不可多得的将才，在这次战役中，无论才智勇武都表现极佳，应升为都尉。

另呈上检讨表，列上应赏罚名册。

秦王政一一批准。

捷报传来，众臣朝贺，大摆庆功宴自不必说。

但乐极生悲，秦王政的战胜沉醉犹有余味时，前线又传来战败消息。这次又是李牧出场，他仍然是以劣势兵力绕过番吾，与秦军在番吾西方二十里处进行会战，以五万不到兵力，击溃杨端和十万大军，杨端和不得已引军退至魏境邺城。

赵王迁大喜，命李牧为大将军，司马尚为副，沿太原汾水以北地区、阙与、番吾布防，抵御秦军。

秦王政有前次大败的经验，这次他表现得非常沉着平静，他真正体会到“胜败乃兵家常事”的真义。

不过他明白，只要有李牧在一天，秦想灭赵，简直是不可能的事。但只要除掉李牧，灭赵有如囊中取物。

他找李斯来商议的结果，结论是：李牧经过这两次的以少胜多，而且胜的是刚获全胜的秦军，他不但是赵王的御秦长城，也成为赵国家喻户晓的神话英雄，在番吾、阙与等地区，甚至有民众为他建了生祠，日夜烧香祝祷他长命百岁。

这种情形下想再用间来除去他，一时很难办到。

更严重的是，郭开为了这次郭信在平阳被杀，认为秦国太不给他面子，拒绝再和秦国合作，派了几次使者去见，连他的面都见不到。

经过几次的思考，秦王政决定用兵与用间双管齐下，同时这段时间先

解决韩魏的问题。

他采取的步骤是——

再征卒二十万分别增援杨端和及王翦，总计前方可用兵力达四十万。

杨端和军驻原地邺城，积极作直接攻赵都邯郸的准备。

王翦率军十五万进驻太原，原韩地防务交由韩腾负责，并将韩腾由都尉升为内史。

调蒙武回朝，另有任用。

秦王政明白，先将两路围攻赵国的态势摆好，除掉李牧以前，他必须忍耐。

## 第十六章 良将李牧

### 1

秦王政及王后在南书房接见蒙武夫妇。

蒙武在韩地军中奉召，日夜兼程赶回咸阳，刚回到府中，还未来得及休息，秦王政的使者就到了。

在各人行礼完毕就座以后，秦王政带点歉意地对蒙武夫妇说：

“蒙卿夫妇久别团聚，还未细叙别后种种，就将贤伉俪请来，是有点杀风景，但情况紧急，寡人能早一刻见到蒙卿，寡人就早一刻安心。”

“陛下如此说，蒙武怎么担待得起！”蒙武感激地说：“杨将军兵败番吾，臣是知道了，不知陛下紧急召臣，有何差遣？”

“寡人想派你去一个地方，担任一项你曾经担任过而且做得很好的任务。”谈到此秦王含笑止住。

蒙武看看妻子齐虹，只见她面有难色。蒙武暗暗奇怪，前次齐虹自动请求要去赵国，这次怎么突然好像不愿意起来。

果然秦王政也看出齐虹的神色不对，他转向她说：

“不错，寡人想派贤伉俪去赵国游说郭开，表妹有什么为难之处？”

王后和齐虹在一起，常呼她表妹并不稀奇，听到秦王首次这样称她，她不禁身心俱震，有如遭到雷殛。她明白君王口中越甜，内心越毒，这样称呼她是要她非卖命不可。

她心中有话想说，但是开不了口。

蒙武见秦王称自己妻子表妹，也是胆战心惊，不知是福是祸，是该高兴还是该担忧。

秦王久等不到她的回话，脸上已现出怒意，他终于忍了下去，和言悦色地又问：

“表妹前次自动请去，寡人为了你们新婚，不忍破坏你们新婚愉悦，所以不准。如今寡人有请，表妹怎么为难起来了？”

这时期虹不得不答话，她语词诚恳地说：

“臣妾前后矛盾，难怪大王生疑，实际情形是上次只要调开李牧，臣妾自认不需要经过郭开就可办到。如今李牧已成为灭赵最大障碍，非置于死地不可，而李牧目下王宠正隆，要除掉他，只有郭开这条路可走，可是郭开……

"她又说不下去了。

这时一旁久未开口的王后，附耳对秦王说了几句话，秦王击案仰天大笑，他说：

“这不是正好吗？”

齐虹面有愠色，但不敢说什么。

只有蒙武弄得一头雾水，坐立难安。

王后笑着对齐虹说：

“表妹，你和蒙将军都不是小儿女了，这次结合也是两人惺惺相惜，英雄识英雄，有什么不能让他知道的事？你不愿说，让我来帮你说。”

“表妹！”齐虹想制止王后，但秦王政在座，不是撒娇的时机。

“其实也没什么，”王后对着蒙武说：“郭开一直垂涎于表妹，他们虽从小认识，郭家和她姑丈家也是世代通家之好，但表妹一直讨厌他人品猥琐，从不假以颜色。只是他死缠活赖始终不死心，直到表妹嫁人……”

齐虹在旁不断用眼神祈求王后别再说下去，王后也只能说到此为止。

“这对工作不是更为有利吗？”秦王政目光注视着蒙武说。

就在蒙武要答话时，忽然有近侍来奏：

“燕太子丹求见！现在在偏殿等候。”

“告诉他寡人正在议事，没有时间见他！”秦王政皱了皱眉头说。

“奴婢已对他说过，但他坚持要见。”近侍又禀奏说。

“有什么事，大王就出去接见一下，臣妾可以陪表妹夫妇聊天等着你回来。”

“不见就是不见！”秦王政在蒙武夫妇那里所积蓄的怒气，藉机发泄出来，他对王后说：“你不知道这个人多讨厌！他仗着他父王和先王那段交情，凭藉寡人和他幼时在邯郸相处过一段时间，整天缠着我要对不侵燕提出保证，口头不行还要书诸文字，寡人真给他弄得烦死了！而且每次说见就一定要见，好像寡人是他家奴婢一样。”

他越说越火，当他看到近侍犹跪伏在地等候答复时，他大声叱喝说：

“你没听见寡人的说话吗？不见，要他滚！”

近侍吓得脸色苍白地退出，相信他也不会给燕太子丹好脸色看。

“其实你应该接见他，安抚他几句，”王后委婉地劝谏：

“秦国少一个敌国，攻赵也比较容易些。”

“不知为什么，寡人一见到他就烦，任何事都谈不上来！”

蒙武夫妇看到秦王政发脾气，有点惊惶不知所措。他这种反常的反应只有王后心里明白，可是不能说出来。

秦王政对邯郸的童年回忆是两极化的。他怀念和她两小无猜携手同游的时光，也忘不了那段日子里所遭的侮辱创伤。到如今，他还常在梦中和那些恶少打架，每次都是惊惧地哭叫流着冷汗吓醒过来。任何强者在噩梦中都是如此脆弱！他总是像个受惊的幼儿，钻进她的怀里寻求抚慰。

她怀疑，秦王政从不留任何姬妾过夜，是否和这有关？他不愿这些女人见到他这副孤独无依的软弱相。

每次他神定以后都会咬牙切齿地说，等到他征服赵国回到邯郸，他要好好算这笔帐，另加那些贵妇人对他母亲所有的欺凌！

燕太子丹是否知道，他每次来都会勾其他的噩梦，以及那些噩梦似的回忆？

蒙武夫妇见秦王政发怒，不敢再逆批龙鳞，只有主动答应。齐虹无奈地说：

“大王差遣，虽赴汤蹈火臣妾也不敢辞！”

“蒙卿不方便去，”秦王政突然又改变主意：“因为蒙卿自从完成联齐任务后，纵横外交之才已名满天下，此去目标太大。”

“臣一切听大王差遣，在咸阳稍待几天，臣就回去韩地军中。”蒙武一千个震惊，一万个无奈，可是不能表露出来。

“表妹聪敏过人，加上邯郸是她生长旧地，关系又多又好，蒙卿不必担心。”秦王政此时面色已变得和悦：“你也不必回军中，留在朝中主持间赵的事，这样你们夫妻可以一直有联络。”

“臣妾做事，臣倒是放一百廿个心的。”蒙武挤出微笑回答。

秦王政突然像想起什么似的，笑着对齐虹说：

“寡人恭喜你有个这样好的丈夫，其他不说，就凭他生平不二色的操守，就不知羡慕多少王室金枝玉叶。当年他先妻过世，王堂姊长公主托寡人暗示，有意下嫁，他都以居丧心情不好拒绝了，最后还是由表妹你得到，你真是福气好！”

“臣妾这次去赵若有不测，长公主仍然可以下嫁，”齐虹故作大方地笑着说：“不然臣妾愿意退居侧室。”

蒙武不敢插嘴，幸亏王后在一旁打圆场，她笑着说：

“你们还要谈间赵的事，不要节外生枝！”

接下去他们讨论了一些行动细节，蒙武夫妇拜辞。

深夜，廷尉李斯来报，燕太子丹已逃出咸阳，往函谷关方向轻仆简从而去，现在追缉中。

“不要管他，”秦王政想了想对李斯说：“让他去！”

## 2

蒙武夫妇回到府中，途中车上，齐虹始终神色凄然，不发一语。

蒙武这次回来，原本是久别胜新婚，加上他平日待下人宽厚，府中上下充满欢欣气氛，这样一来，两人的心情就像在暮春三月突然掉到冰窖似的，心寒而无奈。

侍女们不需齐虹的吩咐，就将卧室布置得像新婚洞房一样，新红色锦被，新琉璃吊灯，一切摆饰全用他们新婚当天用的，而且排的位置都丝毫不差。

更可爱的是，她们还点上一对大红蜡烛，几案上摆着两副象牙箸、银壶玉杯、银调羹，上面都贴着“小别胜新婚”的红绢剪成字样。

齐虹见到这种场面，忍不住扑哧笑了，她说：

“都是你平日惯坏了她们，胆敢调侃起我们来了！”

“冰河终于解冻，”蒙武欢欣地说：“她们不能说没有功劳！”

齐虹要侍女送上小菜退出后，她亲手将玉杯注满了酒，举杯长叹一口气说：

“侍女们不知内情，个个欢天喜地，怎知道小别新婚酒竟又成了离别酒，武郎，干！”

两人碰干了，齐虹正色地说：

“郭开贪财好色，贱妾此去，前途难测，尤其他知道我已嫁给了你！”

“夫人不必太过担心，既然主上留我在咸阳主持这件事，我们会联络不

断，彼此的安危和行动都会很清楚。”蒙武安慰她说。

“再喝一杯！”齐虹又举杯敬蒙武：“相信我，即使是死，我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！”

蒙武听到她这样说，脸上显出一片悲伤，换成他沉思起来，室内空气变得很僵。

“真的，不要以贱妾为念，”她又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：“秦王明知道我和郭开的这种复杂关系，偏偏要逼我去，要不是王后一再向我解释，长公主的事已成过去，我真会怀疑，秦王是否为了他堂姊，有意将我往虎口里送！”

“你怎么这样说？”蒙武不得不开口说话：“别说那个长公主又老又丑，就是美若天仙的幼公主，蒙武说不动心就不动心！”

“长公主丑？”她不禁笑起来：“骗别人可以，别忘了我经常和她在王后那里见面，虽然谈不上美若天仙，比我可有女人味得多！”

“美丑本来就是件乐山乐水因人而异的事，喜欢就是美，不喜欢就是丑，就拿长公主来说，别人说她严肃端庄，气度雍容，在我眼中却是一派做作，见了就想吐！”

“不要背后将人家说得这样不值一文钱。”齐虹格格地笑起来，又敬了蒙武一杯酒。

但女人情绪说变就变，她喝下这杯酒后，突然神色变得悲起，带点哽咽地说：

“武郎，你要相信我，到赵国真要有有什么，我不会对不起你，我宁愿选择……”

她“死”字未说出口，蒙武已将她拥入怀里，用手蒙住了她的嘴。他另一只手轻抚着她的秀发，口中喃喃说：

“不要说死，为主上，为秦国，你不管受多大委屈都得活下去。西施为了越国，可以献身吴王夫差，范蠡日后对她一样敬爱。”

“我没有西施那么坚忍，”她倒在他怀里，泪如泉涌：“再说秦国不是我的祖国，秦王也不是我的主上，你生在秦国，也许可以将秦国当成祖国，你受秦王知遇，也许应该认为他是你的主上。但我不是，我被迫为秦作间，出卖祖国这多年，我已经恨死了秦国侵略成性，秦王当然也包括在内。”

蒙武一时语塞，只能用嘴吻干她的眼泪，却不知越吻越多。

“我是为了你，武郎，我愿意被迫做我不愿做的事，完全是为了你！”她哽咽着断断续续地说。

“为了天下人，”他在她耳边亲吻着说：“为了天下万世太平，百姓永不再受战争之苦！”

“好吧，我会尽量用你的话来蒙骗自己。”她深情地注视着他，深深叹了一口气：“但我内心还是知道是为了你！”

“我相信，你肯这样做完全是为了我。”蒙武也变得情绪冲动起来。

他将她抱扶成为长跪姿势，举杯向天说：

“愿上帝和列祖列宗明鉴，我蒙武发誓，无论如何情况下，我都不会负齐虹吾妻！”

他们紧紧拥抱，半晌，蒙武突然说：

“你既然不愿到赵国去，我们去向主上告病。”

“他不会答应的。”她摇摇头。

“我们弃职出走！”

“他不会放过我们的，你到现在还不了解他的性格？顺他，他会当你是稀珍异宝，爱惜唯恐不及；逆他，他会视之若寇仇，不彻底毁杀，绝不甘休。”蒙武亦不禁惘然。

“不要想那样多了，我只要你答应无论听到什么传言都要相信我！”

“我会的，我刚才不是发过誓了吗？”

“那你还在想什么？”

“我在想，天下太平后，我想像范蠡一样，带你到一处山明水秀的湖边——不，也许海边更好——隐居起来……”

“那还是很久以后的事，眼前我们只有十天的假期，还不赶快享受！”她格格轻笑。

他接连两挥，熄灭了两根红烛火。

### 3

齐虹抵达邯郸，住进姑妈——亦就是公孙玉舅妈——家。

她发现到，离开邯郸十多年，邯郸的变化真大！新的巨宅高楼纷纷建起，有如雨后春笋；廿多年来未直接遭到战火的蹂躏，新生代早已忘了战争是怎么回事，但边境上不时传来的战争消息，促使这些年轻人有了“不知明天”的颓废，他们信奉的是“今朝有酒今朝醉”的信条。

有能力赚钱或贪污搜刮的巨贾显要，拼命想法子赚钱搜刮，得到的钱有的在穷乡僻野另用姓名购置产业，准备赵国亡国，就躲到乡间养老。

有的怕国内不可靠，就到国外置产。其中部分人认为齐国和秦国一向友好，秦军不会打到那里去，纷纷到齐国买盐田，投资矿产。部分人觉得齐国人畏战，将来赵亡以后，秦军顺势就可轻易灭齐，所以齐国并不可靠，而楚国强大，民性强悍，兵强马壮，可与强秦一拼。

因此他们又将用尽各种恶劣手段搜刮来的钱，转投资到楚国的土地、木材和矿产上。

他们人在赵国，心早就放在凄楚，一心只打算怎么亡国，亡国后该怎么办，却从未想赵国仍然完整，只要在上者不贪污要钱，武将不贪生怕死，大商巨贾不囤积居奇，操纵市场，不投机炒地及垄断土地，使得农村破产，贫者连食糟糠都求之不得，赵国仍然是有希望与秦一决雌雄的。

因此，李牧连破秦军，并没有给这些人带来真的信心和振奋，潜意识他们还讨厌李牧，因为他扰乱了他们的移民计划，在将资金转出去的时候，又会多一份考虑。而且赵国要是不亡，岂不是显得他们以前的高瞻远瞩都是仆人和吓唬自己的，岂不是会突显他们的愚蠢？

所以，赵国民众将李牧看作是英雄，是上天派来救赵国的神人，而在这些人眼中，李牧只不过是一时侥幸，突击冒险，战败了永不可败的秦军，他实际上只是一只奋臂挡车的螳螂。

齐虹也发现到，时隔十多年，邯郸仍有它一些毫未改变的规律。

富者越富，穷者越穷。

贫民窟依然肮脏杂乱，范围依然愈来愈大。

伤残士兵仍然流浪街头乞讨，只是其中参加过长期之战的都已白发苍苍，近三十年来的日子，不知他们怎么活过来的。

大户人家的声色犬马、丝竹笙歌，市井的灯红酒绿、寻欢买醉，夜夜处处，不夜的邯郸依旧。

尤其是赵王迁登基以后，他母亲原为歌伎，他血管里流着母亲音乐的



血液，他不但喜欢音乐，而且是深通音律，谱曲填词，所得新作，莫不在邯郸家家传歌，随之传遍天下。

君子德风，小人德草，风吹草偃，上行下必效，赵王喜欢音律声色，赵国朝野上下也就莫不嗜声色若狂。

大敌当前，除了前方士卒外，全国听不到抗秦的言论和呼声，满耳都是凄凉的赵曲和靡靡亡国之音的郑风。

齐虹看到这些情形，心里非常矛盾。她预测这次任务不会太困难，威胁利诱，向郭开提出秦王的保证，亡赵后会给他优于现在的待遇和官职，郭开应该会很快就范。但她也为赵国难过，这里到底是她生长的地方，她对赵国，尤其是邯郸，真有一种难言的深厚感情，何况赵齐唇齿相依，唇破齿寒，接下去就是齐国——她的祖国！

齐虹在邯郸拜访了亲友故旧，连络上原先珠宝店的旧属，这一趟下来就是两个多月去掉了。

只有两个最主要的人她没见——

郭开，她等着他得到消息来找她。

赵悦，这位秦王临行前交代的赵国地下领袖，非必要她不想惊动他。他太老了，托他办事，他一定会交代底下，这样太过招摇，惊动太多的人。

果然，有一天，郭开托她姑父带信，说是她来邯郸两个多月都不去看他，是否忘了故人？

#### 4

郭开为了表示权势和财富，有意在大厅接见齐虹。

齐虹只是带了一婢一仆，乘着双驾安车来访，他却开正门迎接，护卫兵卒由大门一直排到大厅阶下，整整好几百人。

容纳得下百余席案的大厅，粗梁巨柱，雕刻精致，四周墙壁上更画着巨幅的壁画，全是出自名家手笔。

席案四周壁边全摆着奇花异草，远远看去一片翠绿，就像置身于花园当中。

厅中尽头今天只放了两副席案，显然他将她当作最亲密的贵宾，不想找其他人作陪。可是在厅中伺候的男仆超过十人，排列在他身后的燕瘦环肥佳丽不下二十余人，个个都锦衣绣袍，盛妆全饰，摆明是向她示威的。

分宾主坐下之后，十几年不见，免不了要互相仔细打量。

郭开十几年来，官做得更大了，如今身居上大夫御史之职，但因陪赵王吃喝玩乐，随时都伴随君王，赵王对他言听计从，实权超过丞相。

可是他那副尊容却一点都没有长进：尖头鼠目，猴腮猪嘴，下巴戾斗向前突出，身高不满六尺，却装出一副巨人相，说话都是眼看着天不可一世的模样，三十五、六岁的人，却表现得老气横秋。

“贤妹来邯郸两个多月了，为什么都不来看看愚兄？”他首先责难。

“小妹的意思是先处理好一些杂务，然后专程拜访，想不到兄长先见召了，我这不是已奉召来了么？”有事求人，她心中作呕，表面上却不能不笑。

“听说你嫁了一个好丈夫。”郭开语其中嫉妒多于恭贺。

“唉，谈不上好坏，”齐虹叹了一口气，装出一副受委屈的可怜相：“表面上再好，性情不合，说什么也是假的。”

“所以你就到邯郸散心来了？”郭开眼睛发亮，似乎闪烁着无穷希望。

齐虹看了，心里感到高兴，看样子他对她犹未忘情，男人就是这么贱，

得不到的永远是最好的。

她故意看看他身后排列的二十多个女人，中间的确有几个称得上丽质天生，天香国色，而且年纪又轻，不会超过二十岁，她这个三十多岁已嫁过两次的半老女人真是无法与之相比。但他的目光却一直停留在她脸上，似乎要将她活剥生吞，对后面那些女人却不屑一顾。

“贤妹不必看了，都是些庸脂俗粉。”他半是客气地说。谁知他这一说竟引起身后这些女人的抗议，有人小声咕哝，也有人叽叽喳喳地当着客人面议论起来。

他这句话像是顽童用棍子捅翻了蜂窝，照情形看来，他对这些女人也不是驾御得很好。

她不明白赵王迁看上他那一点，竟如此宠信他。赵王是天下闻名的美男子，琴棋书画，跑马射箭，样样精通，可说是每个赵国少女的梦中情人，偏偏喜欢一天到晚和这样丑陋的男人混在一起，真是不可思议，也许他是想利用郭开的丑更为突显他自己的美吧！

这些女人的嘀咕嘈杂，使得齐虹不得不转移视线，改变话题。她指着厅内周围的那些奇花异果说：

“时值严冬，兄长还能找到这多长绿花树，真是难得！”

她这样说不打紧，只见郭开仰首哈哈大笑，身后那些女人也以袖掩唇窃笑。

“我说错话了吗？”齐虹不解地问。

“亏你还是珠宝世家，连这些人造花草都看不出来。”郭开又是一阵大笑。

齐虹起身仔细一看，这些盆栽除了几颗冬青以外，的确全是些人造物。它们以金做枝干，外包绿色丝绢，花叶有的竟是翡翠和红蓝宝石点缀而成，其中更杂有五尺高的完美珊瑚树。

“手工之巧，连我这个珠宝世家的人也要叹大开眼界！”齐虹衷心赞美：“出自哪位巧匠之手？”

“中原工匠都做不出来，乃是来自西域的礼品。西方沙漠很难看到绿色，他们喜欢用人造花草点缀篷幕，不过像这样贵重的却不多。”郭开得意地说。

齐虹回座，正在为难，今天这种场面如何谈到正题，不如改日再来。只见一名总管模样的家人，匆忙地走进来，附耳对郭开轻言了几句，郭开皱着眉头听完，坐着对齐虹说：

“刚才是大王使者来过，传话愚兄今晚进宫，大王要赐宴前方回来的军使，要我作陪。

郭开语话中掩盖不住他的得意。

“那我改日再来吧。”齐虹想乘机告辞。

“那怎么成！贤妹难得来，多年不见，我们应该有番畅谈，大王的宴会酉时才会开始……”

他还未说完话，那名总管又进来报告，大概又是有什么人求见。

“今天不见客！”郭开看了看齐虹说：“贤妹，我们另外找地方谈！” 5

在郭开专供机密议事的密室里，室内只有他们两个人，郭开并不笨，他明白齐虹肯一召即来，一定有事要和他谈，而且他也知道什么时候该摆场面给她看，什么时候该谈论正事。

密室同样是设备精致，和他的人一样，华贵却带着俗气。

“今天我来，半是奉召，半是为了有点事要和兄长商谈。”齐虹在坐下后

开门见山地说。

“愚兄人虽长得丑，但心生得玲珑，否则怎么会得到大王如此宠信？我知道你来一定有要事。”郭开笑得很得意。

“我奉秦王命和你商谈。”齐虹熟知郭开的个性，她不直接点破，他不知又会拖到什么时候。

果然，郭开吓得全身一震，他支吾地说道：

“你刚才不是说和妹婿相处不太好，到邯郸来是散散心么？”

“和夫婿处不好来散心是真的，奉秦王命来谈事也不假。”齐虹娇笑地说。

不知为什么，从小到大，郭开只要看到她这种娇笑，就会看得发呆、丧魂落起。好久他才定过神来，奸笑着说：

“赵秦现处于交战状态，我身为赵国大臣，你不怕我将你抓起来？”

“你不敢，”她仍然保持微笑：“你也舍不得！”

“嗯，不是不敢，是舍不得。”他的眼神中混合着爱和欲。

“舍不得也是不敢，”她纠正他说：“别忘了你拿了秦王多少好处！”

“好处，嗯，好处。”郭开有点不安：“说吧！这次秦王找我有什么事？”

“除掉李牧！”

“像上次那样调开他？”

“上次调开，这次不又来了？想办法斩草除根地杀掉他！”

“事情太难，恐怕办不到。”郭开习惯性地抓头。

他抓头的动作使她不禁回忆到儿时。郭开小时是癞痢头，痒起来就拼命抓，总是抓得头上脓血淋漓，说有多恶心就有多恶心。但偏偏老是喜欢缠着她，时时跟在她后面。

“以你在赵王面前的宠信，这件事并不是办不到，而是看你肯不肯尽力。”她是在奉承他，一半说的也是真话。

得到自己心仪已久的女人称赞，在男人来说是最值得骄傲的事，郭开心痒难抓，只得又抓头。

“头上还长得有东西？”齐虹装得关心地问。

“哦，没有，没有，”郭开笑得像儿时般尴尬：“早就好了，早就好了！”

“怎么样？”她又追问。

“嗯……”他沉吟着：“赵人视他为神明，赵王待他如擎天栋梁，短期间动不了他。而且前次告他私自征税，税收不缴国库，这次他出马是赵王答应他，战区内的税由他统筹统收，全拨作军费和民政补贴之用。赵王也派人查过，李牧的确廉洁，身无余钱，家无私产，连七十多岁的老母都由经商的长兄在奉养，他本身妻子早亡，没留下儿女，他也未再娶，像这种毫无牵挂、又臭又硬的家伙，实在是个苍蝇都无缝可钻的铁蛋！”

“那小妹只有回咸阳了，兄长都没有办法，别人想必更没有办法了，小妹现在告辞。”齐虹作势行礼要走。

“慢着，慢着，”郭开连忙阻止她：“再难的事总是有办法可想的，贤妹先回座，从长计议！”

她坐下来，两眼注视着他，等他说话。

“秦王给我什么好处？”他认真地说。

“只要事成，随君开价！”

“财物我已不感兴趣，目前我已够多。”

“亡赵以后裂土封你，官位必在你如今之上。”

“那是以后的事，再说裂土而封，只是说说罢了，秦国本身将军建功，如今都不封了。”

“亡赵后保证你和你家族、门人，以及一切与你有关的人之生命财产安全。”

“这是不花钱的保证，”郭开讥讽地哈哈大笑：“赵国只要有李牧在，秦灭不了赵，再过几年，秦只怕会被赵所灭。”

“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李牧手上还另有法宝？”齐虹大吃一惊地问。

“不告诉你，事关国家机密。”郭开半真半假地说。

“那多谈无益，小妹只有告辞了。”

“等等，等等，”他急忙阻止：“老实告诉你也没有关系，李牧正计划训练一批职业武士作为统军骨干，三年以后赵国军队的战力，要教天下人刮目相看！”

“别扯这样远了！说说你的条件。”齐虹听了他的话，心里又矛盾起来——李牧是良将，她这样陷害他，日后良心如何得安？

“第一，给我时间！”

“多少时间？”

“很难说，至少三年。”郭开比了比手指头。

“至少三年？为李牧训练出一批人亡秦国？”

“短期间实在没有办法，要想彻底除掉他，只有让他意图谋反，这要慢慢搜集证据——也许说制造证据比较恰当些——慢慢在赵王跟前进言，才能有效，否则赵王怀疑到我，结果适得其反。”郭开不慌不忙，一副老谋深算的样子。

“越快越好，最多三年。”齐虹想到秦王政说在韩魏有事，多耽搁一点时间应该没有关系：“还有第二呢？”

“贤妹住进我府中来，遇事也好就近商量。”郭开色迷迷地说：“而且事成以后要答应我……”

“这不可能的。”齐虹一口回绝。

“那我们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。”他的态度突然变得强硬。

齐虹怀疑地看着他，这不像他平日死缠活赖的作风，她想翻脸，但一想想除去李牧，也只有他帮得上忙，她只好委婉地说：

“我住在姑妈家还不是一样。”

“那才不一样呢！”他笑着说，小时候贼头贼脑的样子又出现了：“住我这里，我天天可以看到贤妹，办起事来会快些，否则我事多，说不定就忘记了。”

她再一想，住在他姑妈那里太久，是会引人品疑；住到他这里来，只要自己留意，他也不敢怎样，身边却听到他又在说：

“我不敢冒犯贤妹的，我会收拾一个别院安顿你，你可以带自己的佣人品女来，三年的时间说长不长，说短也不短，住得舒服一点比较好。但事成以后，你得……”

“好，我答应，同时也感谢你的操心，”她勉强微笑说：“但我不希望待这样久，你要尽快，还有什么条件？”

“没有了。”

“真的没有了？”

“当然秦王答应我的那些条件，还是要保留的。”他贼嘻嘻地笑着说。

接着他们交换了一些消息，讨论了行事细节。  
齐虹留下吃了晚饭才回，约定第二天就搬进郭开府中。

6

在这段时间，秦王政并未闲着。

得到蒙武转报的赵国情报后，对等待三年的时间，他一开始也是不耐烦。他命杨端和与王翦两面发动攻击，全遭到李牧巧妙的击退，而且用的都是极弱勢的兵力。

秦军想找赵军主力会战，就是难以找到，一个不留神，李牧的部队却突然集中，歼灭了秦军的小部队。他用品兵来真如《孙武兵法》上所言——如常山之蛇，击首则尾至，击其尾则首至，击身则首尾俱至。

赵军旗兵更是飘忽，急速无定，防不胜防，连最善用敌后突击战术的李信也大感头痛。

李信如今已是王翦麾下的骑兵都尉，率领三万轻重骑兵，但遇到李牧神出鬼没的骑兵运用，他也是一筹莫展。

这些和赵军接战多年的秦军老将，也全都奇怪起来，原来怯懦、行动缓慢、动不动就整批投降的赵军，在李牧的指挥下竟脱胎换骨地完全变了！不但个个骁勇善战，而且都宁死不降了。

更可怕的是，李牧将边境上的农民都组织起来，每隔段距离就设置一座烽火台，事先规定好的信号不但能报告有敌入侵，而且连敌军的兵种和兵力，都能以烽火种类和数目报告得清楚确实。只要秦军有任何行动，李牧就能很快发现敌踪。

秦军只要一进入赵境，就像进入泥淖一样，随时会遭到民兵的攻击，其中甚至有很多老人、儿童和妇女，水源遭放毒更是常有的事。以前秦军喜欢到赵境作战，因为赵国民间普遍较富裕，攻占以后可以饱掠一番，如今进入赵境，随时有遭到袭击和中毒的可能，秦军人人视赵境为鬼域。

连次遭到挫折的结果，秦王政只有下令停止攻击，耐心等待齐虹的成果——除掉李牧。

但他并没完全闲着。

十六年九月，秦发兵接收韩南阳地区，将这个地区改成诸县，正式成为秦国的一部分，男子全编成年籍册，抽丁至秦军服役。

十六年十月，魏王在秦军的压迫下献出雍地，秦置为郿邑。

十七年，内史韩腾攻韩，俘虏韩王安，整个灭了韩国，将所有领土收为颍川郡。

这一年秦国内部也发生了几件大事——

首先是关中地区大地震，百姓伤亡甚重，财产损失无法计算。

接下来是令秦国朝野上下都敬爱的华阳太后去世，当然最伤心的是王太后，她们平日处得就跟母女一样，没有华阳太后的提携，她和秦王政就没有今天。

但华阳太后的死，秦王政却没有太大的伤悲，他的注意全被国事所吸引。

他按照祖制让华阳太后的遗体与孝文王合葬，原先筑陵的时候，早就为他们预留了那个位置。葬礼之盛大，各国派代表哀悼，更是不在话下，尤其是韩王安还为她披麻带孝，行孙辈礼，被俘君王命运如此，也无话可说了。

接着是更大的灾害，秦国全境都遭到蝗虫的袭击，很多地区刚要成熟

的麦子全被啃食一空。蝗虫来时，乌云似的遮蔽天日，啃食庄稼草木的声音有如万千架织布机，但在转移目标飞走时，整个大地就没有留下一点绿色，庄稼草叶全都一扫而空。

今年的饥荒是闹定了！

不过，他和王后并不是完全没有喜事，十二月他们生了个儿子，取名为胡亥。

当然最痛苦的还是蒙武。齐虹为了工作，不得不进入狼窝，时时与垂涎她已久的色狼为伴，而且时时有谣言传来，齐虹和郭开常常成双作对的出入，参加各种宴会。由于郭开没有正室，要是招待宗室显贵夫妇同时参加的宴会，齐虹还代行女主人的角色。

不过，唯一使他安慰的是，他们之间书信往来还是不断，除了情报资料以外，齐虹和他也以诗来表示对对方的思念。

他在今年春天，就曾写了这样一首诗给她——

-  
渭上冰解，  
陌间花开，  
千思百问，  
卿何时归？  
-

所得到她的答复是——

-  
子规夜啼，  
日日思归，  
雪山阻隔，  
君且勿催！  
-

这样一来，李牧不除，她真的没有归期了。

他和秦王政一样，焦急地等着事情的发生，不过秦王政是为了征服，他却是为了爱情。

十七年年底，他们等待的事终于发生了。

7

宫外下着大雪，室内未生火，寒冷的程度比室外好不了多少。

修长儒雅的李牧，全身甲冑危坐在正中席案上，他的一双卧蚕眉紧皱，单凤眼微闭，陷入了沉思。他刚接到赵王的诏命，召他和副将司马尚回朝任职，将军和副将职务由赵葱及颜聚接替，人已在途中，先命李牧准备交接事宜。

左侧席案上坐的是副将司马尚，他容颜苍老，头发花白，中等身材，乃是位身经百战的老将，曾参加过长期之役。他此时也是神色仓惶，拿不定主意的样子。

在侧坐的则是一名年轻裨将，乃赵名将廉颇的儿子廉越，他生得一张国字脸，隆鼻海口，如今是满脸充满愤慨。

“数年经营，废于一旦。”李牧抚摸着三绺清须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

“末将早对将军建议过，要提防郭开这个小人，必要时也可用点钱财敷衍一下。”司马尚哭丧着脸说。

“现在说这些已没有用了，司马将军，郭开富可敌国，我们怎样送，也满足不了他，”李牧笑着安慰他说：“再说我们征收的都是民脂民膏，用在国防抗秦上是应该的，怎么可以用来填郭开那人永远填不满的贪婪之洞！”

廉越接着声如洪钟地说：

“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，郭开诬告我们造反，我们就真的反了吧！相信全军士卒和战区百姓都会拥戴将军的！”

“那怎么可以？这岂不是弄假成真，反而给郭开诬中了吗？”李牧摇摇头。

“这些年来，将军一直表现忠诚，为什么主上还是会听信郭开那个小人的谗言？”司马尚沮丧地说。

“莫提那个昏君了，整日醉生梦死，声色犬马，狂欢彻夜，什么时候来过战区，看看士卒和民间的劳累疾苦！”廉越气愤填膺地吼着说。

“廉越，不要这样说主上，”李牧苦笑了笑：“所谓檐水日滴，阶石为穿，屋檐滴下的雨水虽然无力，但天长日久，阶石仍然会滴成孔洞，何况郭开日夜都陪侍主上，进谗言的机会太多了，主上怎么能不信？再加上那位赵悦老先生，不知为什么帮我的倒忙，发动邯郸市井人物、战区百姓为我请愿，说我功劳太大，武安君已不够，应该封侯裂土，增食邑为二十万户！”

“赵悦到底是好意还是恶意？”司马尚问。

“管他是好意还是恶意，总之害惨了我们！”廉越粗声粗平地插口。

“商人无祖国，利之所在就是他们的安身立命之所；市井豪侠更是无祖国，只要能生存，随处都是依附寄生的地方。赵悦是秦王政的养外祖父，他想将他的地下势力渗透天下。

有这两个原因，当然他会帮秦国的忙。”

“我曾建议将军注意来自秦国的那个女间。”司马尚叹口气说：“将军总认为自己行事光明磊落，不怕一切妖魔鬼怪，想不到还是栽在她和郭开手上。”

“我不是没有注意，”李牧带点歉意地对司马尚说：“只是无法抵抗。每次我回朝述职，我都会暗示明告地提醒主上，众口铄金，曾母虽贤，连闻三次曾参杀人，也会弃织夺窗而逃。何况主上对臣之知，不如曾母知子深，而会进谗的绝不止三人，也不会止于三次。”

“结果仍然如此！”司马尚摇头。

“将军准备如何做？”廉越问：“赵葱和颜聚几天内就会抵达。”

“传令下去各军准备交接没有？”李牧问廉越。

“今天上午已传令下去了，”廉越回答：“只是军心似乎有点不稳。”

“主帅交替，士卒情绪浮动，这也是人之常情，”李牧笑着说：“我以前在边塞守关，遭谗调开，最后还不是复起？前次封武安君调右丞相，也是明升暗降，夺我兵权，但到秦军入侵时，不是还要用到我吗？”

“这次可不一样，”廉越说：“据末将得到的消息，郭开想置将军于死地，兵权一交出就会收押，罪名就是谋反！”

“我李牧十六岁以良家子从军，身经百战，受轻重伤不下二十次，如今行年五十有一，老母年前去世，孑然一身，家无恒产，身无长物，我造反是为了谁？”李牧大笑，笑声充满凄凉。

室内三人皆无话可说，陷入沉默。

突然中军来报：

“全军旅尉以上领军二百余人，正在中庭等候接见。”

“也好，省得我一一前往辞行。”李牧皱皱眉头说。

8

天下着鹅毛大雪，地为厚厚的冰雪所积封，番吾城整个是白茫茫一片。

两百多位李牧军将领，身披重甲，全跪倒在中庭雪地上，每人口鼻所吐出的热气，和天上飘着的雪花相映。他们全都沉默不语，脸上充满了愤恨和坚决。

李牧刚踏进中庭，这些人突然发声，就像迅雷一样惊人。他们异口同声地说：

“请将军不要中计，继续领导我们！”

“各位弟兄请起，军中换将乃是常事，为何要看得如此严重？”李牧勉强挤出微笑：“只要抗秦保国，谁当主将来领导各位，不都是一样？”

经李牧这一说，众人群中嘈杂起来。

“将军忠心耿耿却屡次遭谗，这次不能再上当了！”有人大声吼着。

“说我们谋反，我们就真的造反，杀进邯郸，砍下郭开那个奸贼的狗头！”也有人高声喊叫。

“将军不要上当！”更多的人品声高呼。昏君奸贼不害死你绝不罢休！你自己不打紧，赵国还要靠何人？”

“将军继续领导我们！不要接受乱命！”众人几乎是同口一声。

李牧做手势要大家静下来，他用充满感情的语气说：

“各位同生死共患难的弟兄，李牧知道各位是爱护我，但我们要是真的抗命，岂不是正中了好人的阴谋？我李牧行事一直磊落，丹心更可坦对天日，各位不要为了一时冲动，使全军蒙羞，也为李牧带来平生的污点！”

这时人群中有人站起，李牧一看，正是骑卒都尉赵敢，他是宗室，算起来还是赵王迁同高祖的旁支哥哥。年龄三十不到，长得龙眉凤眼，一看就发现得到他的王室血统。

将赵国边区变成秦军泥淖，十之八九都是他的功劳，他不但英勇，而且足智多谋，乃是李牧军将领中的人望领袖。他此时侃侃而谈。

“将军听从赵王乱命，不是利国而是误国，不是爱君而是害君！”

“赵都尉此话怎讲？”李牧故作不解地问。

“郭开一直想置将军于死地，这是众所周知的事，将军遇害，谁来领导赵国抗秦？没有将军，秦亡赵有如囊中取物，这些年来的战役都已证明这件事。国家一破，赵王降为臣虏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，这不是将军害了他么？”

“依你之见呢？”李牧问。

“依末将之见，不造反，也拒绝交出兵权，赵国三分之二的精锐部队在此，赵王无力讨伐，战区军民一向自给自足，并不需要国库经费，我们就这样抗秦下去，赵王总有清醒的一天。”

“这个主意最好！”二百余名威猛武将齐声大吼，声彻云霄，堂前避寒的鸟雀尽皆惊起，振翅欲飞，喳喳叫个不停。

等得众人喊声停歇后，李牧突然卧蚕眉紧皱，向身后中军喝道：

“赵敢出言狂妄，扰乱军心，拿下交军正议处！”

几名中军围上来抓人，赵敢微笑着伸出双臂，自动就缚，口中还带着哽咽地说：



“未将死不足惜，只望将军以国为念，珍惜自己这根赵国唯一的栋梁！”

“事不只关赵都尉一人，我们都愿接受军法从事。”跪在雪地的诸将同声齐喊，互相伸手捆绑起来。

李牧正皱着眉头思考该如何找台阶下时，门军领班又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，跪在地上气喘喘地说：

“将军，大事不好！”

“什么事这样慌张？”李牧心底一震。

“好多的百姓都跪在大门前，要求见将军！”

“唉！”李牧长长叹了口气，转头苦笑对司马尚说：“真是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司马将军，我们出去看看。”

将军府门前宽广的大校场上，白皑皑的雪地上跪满黑压压的人群，男妇老幼都有，有的妇女还背负婴儿，手上牵着幼儿。他们全都捧着香案，点燃蜡烛，口中喃喃祈祷，一见李牧出来，全都高声叫喊：

“李将军不要丢弃我们不管！”

李牧再往左右一看，目光所及的大街和巷口全都是跪在雪地、手捧香案的民众，他忍不住心中一阵酸楚。

赵国边境百姓几百年来都苦，先是韩、魏、赵互攻，边境一直是战场，近百年来秦孝公崛起，入侵中原，赵国是主要目标，这些边区城市也就成为主要战场，毁灭掉又在废墟上重建，没多久又遭到毁灭，百姓很难过到一天真正太平无事的日子。

这几年来全靠李牧坐镇，韩魏不敢窥视不说，连秦军试了几次后，如今也不敢越雷池一步。百姓都知道，目前太平丰裕的生活全是李牧所赐，李牧一走，又会恢复到以前的朝不知夕、日夜担心受怕的日子。

“我能这样丢其他他们不管吗？”李牧此时在心中自问：“只为忠于那个母为比婢女、本身又只会斗鸡走狗、吹弹拉唱的赵王？管他的，为了这些可怜的百姓，管别人要怎么说，管历史会怎样写，千秋万世名，寂寞身后事，管不了这许多了！赵敢的话也许可行，我不公然言反，但也不交出兵权，赵王应该有清醒的一天。”

一下决心，他反而变得舒坦自在起来。他要中军们奔走于百姓丛中传话，李将军绝不走，要与整个战区乡亲父老共生死。

听了中军的传话，百姓同声欢呼，心满意足地逐渐散去。

回到中庭，只见那领军校尉仍然自绑着跪在雪地上，赵敢两手反绑跪在众人前面。

李牧不发一言地解掉赵敢的捆绑，同时期静地对众人说：

“李牧愿留在这里与各位共生死！”

众人闻言，全都从地上跳起高呼万岁，纷纷互相解绑。

李牧宣布了三原则——

第一、不言反，只是不交出兵权。

第二、不勉强，不愿跟随者自动离去。

第三、不让部众有后顾之忧，父子同在军者，父归；兄弟同在军者，兄归；独子及新婚不满一年者，归家。

最后一项李牧特别说明，既然下定决心，那些家住战区外的士卒，恐怕要花费时日等待赵王清醒，很长一段时间有家归不得了。

齐虹清醒过来，发觉自己睡在一间布置华丽室内的床上。她摇了摇仍然有点发晕的头，很久想不起自己刚才做了些什么？怎么会睡到这里来的？

她中了郭开的道？她检视一下自己，衣衫仍然是整齐的，身上也没有什么异样，她暂时放了心。

她第一个冲动是想喊人来问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再一想，还是先冷静一下，想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再作打算。

她在茶壶里倒了一杯茶，喝下去后神智清醒多了。她才想起刚才和郭开一起用餐，三年了，他们在一起用餐的时间很多，郭开也一直尊重她，所以她逐渐对他失去了戒心。

她想起郭开哭丧着脸对她说：

“三年来的努力，再加上赵悦在外面的配合，总算主上相信李牧会反，派赵葱去取代，想不到李牧真的反了，拒不交出兵权。”

“这样一来，不正好证实你的话不假，赵王以后会对你更信任，李牧既然公然反抗，你们就没有法子治他了么？”她笑着说。

她这一笑不打紧，郭开又看呆了。她拍拍席案，他才惊醒过来说：

“全国三分之二最精良的军队都在他手上，而且又是全军逼他反的，谁拿他有办法？何况他不言反，只是不交兵权。”

“好了，你的事算是办成功，其余让我自己来想办法！”

“那你答应我的事怎么啦？”郭开色眉色眼地笑着问。

“秦王那方面的承诺当然算数。”

“我是说贤妹自己的承诺。”

“我承诺了什么？”她真的想不起对他有什么承诺。

“贤妹答应事成以后……”他说不出口。

“事成以后我当然回咸阳，”她正色说：“何况你们事情只做了一半，下面还是得我自己来！”

“哦，喝茶，喝茶。”他要侍女送上两杯茶来。

难道说，毛病就出在她喝的那杯茶上？

她想起来了，一定是！因为她再想不起喝茶以后的事。看样子，郭开是要幽禁她，不让她走了。

她不禁有点烦躁起来，她被幽禁不要紧，蒙武得不到她的消息不是会急死？

再说，赵王拿李牧没办法，只有靠她自己孤注一掷，采取最后不得已的手段——行刺，早知道这样，何必要绕这大的圈子白等三年？当然那不可靠，还不如藉赵王之手杀他。

她在室内转了一会，渐渐冷静下来。她告诉自己，首先她要將郭开应付好，她才能出得这里，否则一切免谈了，不过，对郭开她应该是有把握的。

想定以后，她轻轻敲了敲房门，没听到人应门，却听到有人跑开的声音。过了一会，果然郭开笑咪咪地开门进来，亲切体贴地问：

“贤妹睡醒了？刚才你忽然不胜酒力，就伏在席案上睡着了，我要侍女扶你进来的。”郭开真是说惯了谎，说起谎来脸上不红，气也不喘。

“多谢兄长了，”她媚笑着说：“这里不知是哪里？”

郭开又发呆了，他结结巴巴地说：

“不是哪里，还是在我府中啊！”

她放下心来，心一横地想——三年来相处，虽然看你仍然不顺眼，但

多少改变了对你的观感，不然不会单独和你用餐还饮酒。如今你既然不仁，也就莫怪我无义，你狼子野心毕露，我对你也是无可再利用，本来想好来好散，我办完事回咸阳，秦王的承诺照样实现，既然你这样……

她心里动了杀机，脸上神情却显得更媚，她娇声说：

“大哥，我想起来了！”

“想起什么？”郭开高兴地问。

“我和蒙武性情不合，到邯郸本来就不想回去，如今任务未达成，更是不敢回去了。”

“长住邯郸不是很好吗？李牧虽不交兵权，还是在为我们守大门，秦军踏不进赵境一步，邯郸安全得很。”

“长住府中，身份不明，我算什么？”她装得哀怨地说。

“我的夫人，这多年来我都空着这个位子在等你！”郭开真的语带深情说：“难道说你一点都不明白我的苦心？”

“好了，”她安抚他说：“不知道你的苦心就不住进你府中来了。”

“你是答应嫁给我了？”他兴奋得跳起来靠近她。

“嗯。”她点点头，装着害羞低下脸。

他将她一把抱进怀中要吻，她感到恶心想吐，却也双手围紧他的颈子，右手拉住他的后领，只一转动，郭开全身软绵绵地躺进她的怀里。

她用的是间谍最巧妙的手法：抓紧衣领，大拇指关节一压喉节，对方哼都不会哼一声就气绝身亡。

她将他放到床上用丝被盖好，脸向里面，就像睡着了一样。

她整理了一下衣服和头发，敲敲房门，一名侍女应声进来，看着睡在床上的郭开，脸上现出暧昧的神色。

“郭大夫累了，不要任何人惊动他，你先出去。”她和言悦色地交代侍女。

侍女听到“累了”这两个字，会意地笑了。

侍女退出后，她熄了灯，带上房门，顺着回廊走出院子，原来这里就在她住的别院隔壁，只要通过一道月门。

她不慌不忙地整理好一包随身衣服，带了一些碎金子，在马厩找到自己的爱骑——五花马，跨上马绝尘而去。

在驰出邯郸城时，她忍不住在心中默念：

“李牧，我来取你的人头了，先为你杀了郭开，也算是向你表示我部分的歉意！”

## 10

她使用夜行术，很轻易地进入番吾李牧将军府，制伏一名警卫，问出李牧的居处，毫不困难就找到李牧的书房。

她穿着一套黑色夜行衣，脸蒙黑巾，只露出两只大眼睛，她来去如风，行动快若闪电，行走屋顶，轻柔有如狸猫。她先巡走一圈，将院内几个守卫放倒，忍不住叹息着，为什么武将的警卫都是如此疏忽？尤其是像李牧这种自认得军心，受民众爱戴的武将，总认为警卫森严乃是件丢脸的事。但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却不可无，他不知道赵王和郭开随时都想算计他吗？

这点她将来要向蒙武提出警告。

她用倒挂金钩姿势，伸头看到书房里。只见李牧身着便服，埋着军书和公文中，他手执朱笔不断批阅，偶尔还抬头叹口气。

她正想由窗口跳进去，却看到李牧掷笔长叹，站起来走向窗前。她当

是李牧已发现到，连忙缩回头，只听到李牧叹口气说：

“知我者知我心忧，不知者谓我何求，半生戎马，孑然一身，但朝中那些故友似乎并不谅解我。仇人愚者的谩骂容易忍受，知交的误会令人伤感。”

接着又听他似乎是在仰首问天：

“天哪！天哪！我这样做到底是对还是错？”

说完他转身向几案走去，齐虹一个灵狸穿窗落进室内，等李牧警觉拔剑转身时，齐虹的剑已横在他的颈上。李牧毫无恐惧之色，只注视着她，微笑地问：

“赵王派来的？”

齐虹摇摇头。

“郭开派来的？”

她还是摇头。

“那就奇怪了，除了他们以外，还有谁想杀我？”李牧充满自信地说。

齐虹想不到英明睿智，用兵如神的李牧也会说出这种蠢话，她忍不住吓唬笑了起来。

“你是女的？”听到她的笑声，他皱紧眉头：“告诉我，谁派你来的？”

“你只顾注意赵王和郭开，却忘了你的头号敌人秦王！”她笑着说。

“你怎么进来的？”他不解地问。

“行高楼有如平地，”她仍然微笑：“现在是三军中取上将首级！”

“真想不到李牧纵横疆场一世，却死于女子之手。”李牧是叹息也是轻视。

“将军不需如此拖延时间，周遭警卫全被小女子解决了，就是有人来也救不了你，”看到李牧脸带轻视和委屈，她忍不住豪气大发：“这样好了，我让你拔剑，你胜了我，我死你不必死！”

齐虹见李牧如此忠义，实在杀不下手，想给他最后一次赌的机会，也是要让他在女子手下死得甘心。

李牧不解地看着她，摇摇头说：

“你不像刺客，倒像小儿女在玩游戏，好，我就试试运气！”

他后退拔剑，姿势非常美妙，但只是军中普通招式，他一进击，齐虹短剑一绞动，剑就脱手掉在地上。

“再来，让你刺三剑！”她笑着说。

“不必了，一剑脱手，三剑仍然是脱手，我们的剑技相差太远！”李牧又再仰天长叹一声。

“将军仍然死得不甘心吗？”齐虹的短剑仍然架在他前颈上，稍一划动就可割断喉管。

“大将不应死在敌手，这对为将者是莫大耻辱！”李牧临死大将风度仍在，他从容地说。

“好吧，小女子让你自裁。”她拾地上的佩剑交给他。

李牧接剑回到书案前，解开头上发髻，以发覆面。

“将军这是做什么？”齐虹不解惊问。

“无颜见祖宗于地下！”

“将军还有遗言否？”

“李牧身负叛国罪名，却死于敌国女子之手，这是莫大的讽刺，内外皆不见容，夫复何言！”李牧微笑。

他这种从容就死、毫不留恋牵挂的潇洒，使得齐虹一阵激动，她俯伏

行礼说：

“齐虹恭送将军，有一事可以告慰将军的，就是齐虹来此以前已经先杀了郭开。”

“李牧一死，郭开在不在对赵国都没有什么影响了，”李牧叹口气说：“我死后你一定会取首级报秦王……”

他底下话没说完，齐虹已明白他的意思，她紧接着说：

“假若将军想全尸……”

“人死如灯灭，全尸和挫骨扬灰有什么两样？”李牧举剑横置喉头：“你拿去好交差！”

“齐虹恭送将军！”齐虹再度俯伏行礼：“我会礼敬将军头颅，不准任何人亵渎。”

李牧一用力，剑割断喉管，鲜血喷湿了书案，尸体缓缓倒了下去。

齐虹惊奇的发现到，在割取李牧首级时，她竟然两手颤抖，泪流满面。

1 1

李牧死后三月，秦大兴兵，王翦率军十五万，攻上地，下井陘，直取东阳；杨端和率河内军廿万陷番吾，进围邯郸；羌瘃率轻装步骑五万追击溃败赵军，并组织占领区地方政权。

李牧一死，赵军已失去斗志，又恢复以前一战即走，未见胜负就大批投降的老样子。

秦王政十九年，王翦、羌瘃起定东阳地区，杨端和攻破邯郸，先擒赵王，迁居房陵。

赵公子嘉率宗族数百人逃亡代地，自称代王，收容残兵败将，也得到十万之众，东与燕国合军，列阵易水之西，和屯兵中山的秦军相对峙。

赵代地大饥荒。

秦王政征服中原，君临邯郸的宿愿终于得偿。

但他忘不了儿时所受的那些侮辱，他要藉到邯郸劳军的的机会报这些仇。

行前他曾去看过中隐老人，报告亡赵的喜讯，但老人却面带忧色地告诉他：

“成功太快，绷得过紧，应该注意在赵地笼络人心，尽量起用当地人，这样才能使赵地安定下来，减少将来伐燕定齐的后顾之忧。”

秦王政当然恭谨奉命，在公的方面如此，私仇却必须要报，他自命是一个恩怨分明的人。

这次灭赵，齐虹的功劳最大，秦王政问她要什么奖赏，齐虹说功劳最大的应该是蒙武，假若没有他的信任和支持，她根本不会有这大的耐心和勇气。

秦王政笑着问蒙武要什么，蒙武什么都不要，只要能与齐虹长相伴，弥补她这三年所受的离别之苦和周旋敌人之间的委屈。

秦王当然没有理由不答应。

齐虹自杀了李牧后，良心始终不安，她半开玩笑地告诉蒙武，要不是想到他还在等着她，李牧自刎的那刹那间，她真想跟着自刎，以谢李牧和赵国！

蒙武紧拥着她，用一些老话安慰她，他说：

“我们这样做不是为了秦国，而是为了消弭天下的战祸，让普天下百姓

享受永久和平。”

他答应她，一旦天下统一，他们就会归隐，在渭水畔找一块土地耕种，男耕女织，垂钓渭上，绝不再过问政事。

“我不会织布怎么办？”她依偎在他怀里撒娇。

“那就多帮我生几个孩子，免得你无事可做，又拿刀弄剑的，简直不像个女人！”

## 1 2

秦王政进入邯郸城，举行了一项极盛大的献俘和入城式。

邯郸凡是秦王政要经过的街道全用水冲洗过，然后再铺上细黄沙，以免车马经过时尘土飞扬。

秦王政和王后选定他们常携手同游的市集为必经点，行宫则是设在他曾住过的赵悦别院，赵王宫虽然华丽壮伟，但他不想住进亡国之君的宫中。

他只下令，将赵宫最精致最能代表赵国建筑风格的丽宫，整个搬移到咸阳重建，另外赵宫的钟鼎古朴、雕刻和壁画，也原封不动地搬到咸阳的赵宫里。

他目前在咸阳宫中有赵、魏、韩、楚、齐和燕等室，未来他要将这些室扩充为赵、魏、韩、楚、齐和燕宫，整体迁丽宫只是个试验性质的开始。

王后认为这种做法要浪费很多的人力和财力，而且不见得能恢复原状。秦王政坐着告诉她，战争消耗的人力和财力更多，赵国有的是贵族地主和军官俘虏，藉此劳动他们筋骨一下！让他们也尝尝平民兵卒的长途跋涉、日夜劳苦的滋味。至于恢复原状，这些俘虏中多的是技师和巧匠，只要告诉他们，恢复原状成功就恢复他们自由，不成功就要他们的头，他们自己就会想出方法来。

王后满腹的不高兴，但不好说什么，这是男人的事。

在进城的当天，地方政府发动邯郸城所有男女老幼都到街上欢迎，真是万人空巷，热闹非凡。欢迎的民众中多的是愁眉苦脸、满腹亡国之恨的人，但也有不少人是真心欢迎，谁当王都是完粮纳税，今后不必打仗，兵役、徭役、田赋和各种苛捐杂税一定会少了很多。

秦王政和王后共乘一部六七黑马拉的敞篷华盖车，王后手中还抱着两岁的小胡亥，他似乎非常懂事，端坐在王后怀里不动，只用两只灵活的大眼睛骨碌碌转动，左右看热闹。

前面开道的是三千虎贲军，一色的黑盔黑甲，连旗帜都是黑色，上面绣着斗大的“秦”字和白龙彩凤的王室图腾。在他们后面是数百名执斧钺的郎中，他们骑着一色的白马，身着黄色饰袍。

秦王及王后车后是丞相将军所乘的副车，再后面又是侍中、郎中和虎贲军。

赵王迁及丞相、宗室大臣及将军百余人，全都穿着白色囚衣，颈上带着象征铁链的黑色组索，跪伏在城门口迎接，他们已经跪在那里近两个时辰。

按一般惯例，这时胜国君主应下车扶起慰问，以示安抚和自己的宽宏大量。但秦王政却一眼看到这个浪子君王俊秀脸上所露出的可怜相，火气就往头顶上冒，尽管王后捏他的手示意，前面的仪队也将马放慢，等着秦王按例而行。

但秦王政只看了御车的赵高一眼，口中说了两个字：速行！”

前导仪队和整个车队速度加快，跪在城门口的这些高贵俘虏都不知道

下面一步该如何做法。

秦王政皱着眉头在想：

“桀纣虽然无道，兵败被围时还知道举火自焚，哪有这种贪生怕死、不顾羞耻的国君！”

晚间住下以后，秦王政夫妇为这件事起了争吵，这是多年相处来的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。

就寝前，王后埋怨他不照国际礼节惯例行事。

“这样对他还是容忍的，依我的脾气，全部斩首算了，也让秦国文武大臣看看，我最不喜欢的就是这种没有骨气的人！”

“老爹临行交代，战胜国对战败国应该宽大，才能安抚人心。”王后劝戒他说。

“那是安抚一般民众的心，而不是安抚亡国昏君和这般腐化无能的文武大臣的心，”秦王政笑着说：“你没看见欢迎我们的赵国民众，一个个都是那样兴高采烈，他们是在感谢我帮他们除去这群骑在他们头上的统治败类。”

“但愿如此，不过赵国人民松散自由惯了，一旦骤然将严厉的秦法加在他们头上，恐怕他们会承受不了。”王后又说。

“要严开始就严，归秦后一切照秦法待遇，这也表示将赵人视为秦人，并无偏颇歧视。

秦王摇头说。

“你真是雄辩，我总觉得你说的话不对，却找不到驳你的理由。”王后也跟着他摇头。

“这就是我超过其他历代君王之处！”秦王政得意地说。

“这只是胜利的开始，不要太得意忘形，”王后不想再谈下去，她想转变话题：“明天我想不要像今天这样招摇，而是轻车简从，重游一下我们过去曾同游过的旧地，好吗？”

“有你在身边，旧地是否重游已经不重要了，明天我还有很多事要办。”

“什么事白天办不完，还要在晚上办？”

“明天气我就要准备杀人！”秦王政的口气和脸上都充满杀气。

“杀人？邯郸围城之战你杀的人还不够多吗？”王后沉痛地说：“你和我都是生在邯郸，在这里度过童年，总会有一点感情，一些美好的回忆！”

“有，当然有！”秦王政有点激动地站起来在室内走动：那就是和老爹与你在一起的那些日子。但如今你已在我身边，老爹也住在咸阳后宫，邯郸剩下的只有我痛苦的记忆，我恨这里的虚伪做作，更恨这些侮辱过我和我母亲的人！明天开始，我要报复，而且是集体报复！”

王后本来想说，虽然这些人侮辱他和他母亲，但都是些不解事的孩子和爱道人长短的妇人，这样也罪不至于死，何况她们背后议论的大部分是事实。

但她看到他眼神燃烧着的仇恨之火，她惊吓住了，一个男人的眼神为什么如此多变？女人的眼神简单明了，喜、怒、哀、乐，表情都非常明显，但她整个人还是原来的样子，美丽的女人不管带着任何眼神，她还是美丽的，丑的也是如此。但一个男人却会因眼睛的表情改变整个人的外观。

秦王政在她眼中如今就是个似不相识的陌生人，充满仇恨、恶毒，手上沾满血腥的丑陋陌生人！她还想用自己对他的影响力作最后的努力制止他。她正色地说：

“我跟你来邯郸是为了寻求旧地重游的欢娱，我已等待了这么久。”

“我杀人何尝不是一种寻求旧地重游欢娱的方式，我期待这一天比你期待得更久！”秦王政狞笑着说。

“我明天就带胡亥回咸阳，我无法眼睁睁看到你乱杀人！”她使出最后的撒手锏，希望他会软化。

以往她的这手撒手锏可说是百试不爽，只要她说要离开他，那怕是留他一个人在南书房，他都会陪小心软化下来。但出乎她的意料，今天他却是冷冷地说：

“也好，你先回咸阳，我还要到中山视察王翦部队，代地寒冷，又是前方，不适合你和孩子去。”

“你真的疯了！”她忍不住说出目前心中对他的看法。

### 1 3

天色已近黄昏，落在地平线上的夕阳红得像涂上了一层血。

时值初冬，傍晚的西北风吹在脸上，已经有那么点刺痛，人们心底的感觉是冬天又来了。冬天表示冰封大地、河流，将人关在家里，将野兽囚在洞穴里，将象征生命的绿色从眼中消失。

冬表示沉睡，意味着死亡。

一百多个穿白色囚衣的囚犯，在秦军的鞭子驱策下，已经挖好一百多个土坑，一人多长，大半人深，站在里面，正好露出一个头。

这些人都是前赵国宗室子弟，有的在亡国时正担任亲贵大臣，如今却是黄土满脸满身，虽然上身打着赤膊，背上胸前还滴着大颗的汗珠。

他们挖掘面前这排自己的坟墓，已挖了整整一个下午。他们平日只会弹瑟弄琴、抚摸女人的手，现在都已磨破了皮，一拿着锄头和土箕就会有彻心的痛，但身后拿着皮鞭的秦军并不怜惜他们，只要他们稍停下来，鞭子就抽在背上，一鞭一条血痕，比手磨破更痛。

现在总算挖好了，各人站在各人的坑前面，等候监工的一名秦军校尉验收。

挖出的新土堆在坑的四周，颜色特别鲜艳，还带着浓浓的泥土芳香。

他们真的已精疲力尽，好想倒在坑里睡上一觉，这比躺在任何美丽女人饱满的胸膛更舒适。

他们不知道嬴政为什么要玩这种恶作剧。他传令全国，寻找儿时玩伴，他们自认命好，新来的征服者竟是他们的童年旧识，今后飞黄腾达且不必说，至少他们安全已得到了保障。

他们中间也有人怀疑过，他们小时候曾欺侮过嬴政，他是不是会找他们报复？其他同伴就告诉他，小孩子在一起，谁没有恶言相向过？谁没有打过架？他要是记仇，就不会这样积极找他们了。

于是他们纷纷出来应召，甚至有很多已藏在安全处所的人也出来了，就像躲在洞中的蛇受不了洞外青蛙的香味。

嬴政集合了他们，特别赐宴招待，给他们安排最好的住处，没事还找他们话旧。

这样一来，最胆小谨慎的兔子也会钻出洞来，等到他看看想找的人差不多都找齐了，他一翻脸，全部下邯郸大牢，再想见他的面都见不到。他们真不明白他的意思。

直到现在，有些自命乐观的人还在安慰同伴：



“不会有什么的！嬴政只是吓吓我们，开开玩笑，小时候我们欺侮过他，他要我们坐了几天牢，又做了半天苦工，挨了这多鞭子，也该补偿过来了。”

有的人并不这样乐观，他们哭丧着脸，两腿发抖，并不是因为冷，双眼含泪，是因为恨自己笨！

也有些胆大的人，开始咕哝含糊不清地骂。

验工校尉检查了每个人所挖的洞，不够长的挖长，欠深的加深，最后他总算满意了，他命这些人穿好上衣，排成一列，各自站在自己所挖的坑前面。他难得地展开笑容说：

“主上等下会来看你们。”

这些人面面相觑，还是不能完全会过意来，嬴政总不会为了小时候吵骂几句，就真的将他们活埋，说什么他们也是赵国具有相当影响力的人物，他要是这样做，还想不想治理赵国？想不想笼络赵国高级阶层的人心？

这时，城门方向尘土飞扬，有数十七和十多部车向这边疾驰而来。

“一定是嬴政来了，我倒要问问他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一个三十多岁面目英俊的人说，他父亲是前赵国丞相。

“别找麻烦了，说说好话，求他饶饶我们。”说话的人是郭开的大侄子，猥琐的程度可和他叔叔媲美。

果然一马当先的正是嬴政，他只带了数十名郎中护卫，他骑在马上，的样子潇洒英挺，比他实际年龄还年轻。

他微笑地骑马绕了土坑一圈，微笑着对这些儿时玩伴说：各位辛苦了，你们已尝到平时为农、战时当兵挖土锄地的苦楚了！”

众人见到他和言悦色，胆子也就大了起来。

“该饶了我们了吧？有什么得罪处，这些处罚也该够了！”有人喊着说。

“大王，你自小爱恶作剧，这次未免太过份了吧？”有人这样大声叫。

“唉，牢也坐了，工也做了，还要我们做什么，就说吧，不要再跟我们猜哑谜了！”也有人叹息。

“……”

“……”

七嘴八舌，大家抢着说话。

“再有，我是想你们死！”秦王政脸上仍带着微笑，眼神中却出现了那天晚上吓得王后独自回咸阳的狠毒。

“什么，你……”这些人几乎是异口同声地惊诧。

每人身后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了两名秦军，一人抓住一条臂膀，扭着向后捆绑起来。

“嬴政，你这个杂种……”

“嬴政，你阴险毒辣……”

“你这个杀父逐母的私生子……”

“……”

很多人绝望得破口大骂，但也有些人早在意料之中，沉默不语。嬴政从小就一脸阴鸷，自己要上当，怪得上谁？还有些人哭闹着骂自己笨。

拿着鞭子的秦军纷纷抽打叫骂的人。

“不要打他们，”秦王政依旧不动声色地说：“临死前有尽量大骂的权利，但他们要多付点代价。”

他狞笑着下令：

“骂寡人的全部去舌！”

秦军拔出匕首割舌，紧闭着嘴反抗的，满嘴牙具全都敲光，然后全推进了坑里。

“你们都喜欢女人，没有她们陪，九泉路上你们会感到寂寞，现在寡人赏给你们每人一个，甚或是两个，你们应该走得安心。”

秦王一招手，十几部车中下来一百多个女人，有的年老，有的年轻，但不是走着下来，而是由秦军两个抬一个抬下来的。她们颈上还勒着白绢，舌头微微伸出，这些都是当面侮辱、背后造谣、曾给过他母亲莫大精神痛苦的女人。

这些死女人每个坑丢下一个，正好覆盖在这些活男人的身上，丢不完，一个坑中丢两个。

“填土！”赵高代表秦王政下令。

很快坑变成了新坟，一堆堆排得如此整齐。

远处暮霭四合，成群的寒鸦噪叫着由天空飞过。

## 第十七章 荆轲刺秦

### 1

在燕国都城蓟城王宫里。

燕太子丹正与师傅鞠武在书房谈话。

燕太子生得修长身材，面白未留须，悬胆鼻，单凤眼，唇若涂丹，虽然已年近卅，但猛然看上去，仍然是个俊美少年。

鞠武则面如满月，留有五络浓须，身材中等，满面忠诚像。

太子丹此时神情复杂，在谈话中时而拍案，意气激昂，时而俯首叹息，神情沮丧。

“我真弄不懂，为什么秦国军队看起来那么笨拙，武器装备也不如赵燕，一旦接战，赵军总是如冰向火，不燃自化，闻风而逃？”

“太子昨日上谷阅兵回来可见到什么？为何有这样大的感慨？”鞠武慈祥地问，他从小看太子丹长大，知道他容易激动的个性。

“我前几天详细地检阅了燕代联军，点验了他们的武器装备，看过他们的个人技艺及各种布阵，总觉得在这些方面我们不比秦军差，为什么赵国五十万大军，没有几个月就全部溃散？而攻赵的秦军只不过卅万人！”

“兵贵精而不贵多，同时，能战与否在将而不在兵，所谓猛虎率群羊，群羊变猛虎；羊率群虎，虎亦都变成羊了。太子不记得李牧以五万精兵击溃秦军廿万，用的也是赵国军队！”

“燕国无将才，这也是我平日常担忧的事，不说没有像李牧这种良将，就连王贲、李信这种猛将都找不到，难道说天注定要亡燕？”太子丹双手握拳，仰天长叹。

他接着又双拳击案，愤慨地说：

“难道说，我在咸阳所受的那多羞辱就不能报了？”

“太子，听老臣一言。”鞠武诚恳地说。

“老师请讲。”太子丹恭谨地说，亦自觉失态而平静下来。

“秦国将强兵精，原本就北有甘泉、谷口之固，南有泾、渭肥沃的土地，更兼有巴蜀、汉中的丰富资源，现在又拥有韩魏大部分的土地和兵源，再挟灭赵余威，燕国的确是抵挡不了的。你何必为了点孩子气的私怨，去招惹这条孽龙？”

燕太子丹正想回话，突然近侍来报，秦将樊于期在宫前求见。太子丹连忙对鞠武说：

“老师，你不要走，待我迎接樊于期进来共商抗秦事宜。”他那边向近侍说：“带路，孤亲自去接。”

不一会，太子丹和樊于期手牵手地走进来。太子丹为鞠武介绍樊于期：

“老师，这是我质秦时结交的好友，秦将军樊于期。”

樊于期行礼，在宾位上坐下。

鞠武打量了他一下，只见他身材魁梧，虎背熊腰，狮鼻海口，满脸络腮胡，一双环眼炯炯有神，一副猛将模样。

“樊将军这次来燕，不知有何见教？”太子丹首先正式发问，刚才接他进来时，寒暄话已讲过了。

“惭愧，惭愧，樊于期目前是秦国一逃将，哪还谈得上什么见教，樊某已无国可投，无家可归，还望太子收留！”他声音宏量，却带着太多的凄凉。

太子丹还未来得及回话，太傅鞠武却先问道：

“不知樊将军为何弃秦？”

“说来令人痛心，”樊于气愤慨地说：“嬴政攻下邯郸，不思如何招亡辑流，安抚民心，最先做的事却是快意私仇，招杀原先得罪过他和他母亲的赵国公子王孙及宗室命妇三百多人，赵国全国上下莫不寒心。樊某看不惯，留书辞职，他却言我逃亡，杀了我家人大小十三口，还要通缉樊某。”他长叹一声，虎目珠泪滚滚而出。

这次是鞠武还未开口，太子丹抢着说话：

“樊将军不必难过，燕国虽小，总还有将军安身之处，招待也许会简陋一点，还请将军包涵。”

“太子说哪里话？逃军之将只求有一处容身就够了。樊某逃往齐国，齐王不敢留，才逃到燕，太子肯收留，樊某感激不尽，大恩不言谢，当图后报！”

鞠武连连打眼色给太子丹，他都装作看不见，收留的话已说出口，鞠武当然不便说什么。但见到樊于期虽然感激，却不矫揉作态，仍旧一副神色自若的样子，他看得出他是条好汉子，今后可以为太子丹舍命。只是留他下来，为秦攻燕自找一个藉口，总是件太危险的事，他如今不能说什么，只有暗中心里叹息。

太子丹和樊于期再交互骂了一阵秦王政后，鞠武在旁言道：

“樊将军旅途劳顿，目前最要紧的是让他先安顿下来，沐浴更衣和休息。”

他的话提醒正骂得起劲的两个人，樊于期看看自己衣衫褴褛的落魄样子，忍不住和太子丹相视大笑。

太子丹唤来近侍交代：

“带樊将军到客舍休息，晚间再设宴款待接风，此事不必让父王及其他的人知道。”

等近侍带樊于期走后，鞠武忍不住埋怨太子丹：

“太子，这件事非同小可，怎么不加考虑就留他下来？”

“故人好友，走投无路，丹不收留，还要他逃到何处去！”太子丹慷慨地说。

“以私交来说，你的做法完全对，但你可曾想到对整个燕国的危害？”

“横竖我和嬴政在公私方面的仇都已结定，他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，何况樊于期在秦期间对我不恶。”

“话不是这样说，”鞠武长长叹了口气：“秦军现屯中山，正在找攻燕的藉口，留下樊将军岂不是当着饿虎吃肉，引它扑上来？”

“那我该怎么办？老师有以教我。”给鞠武这一说，他也不禁惶恐起来，刚才他真的只不过是一时感情冲动。

“其实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，”鞠武沉吟地说：“以小搏大，讲求的是斗智不斗力。实行要领是低姿态，不闹意气，外面多结盟以增我声势，内部团结，以示敌攻我将得不偿失，就可产生吓阻作用。不逆不拒，但也不予索予求，必要时示以一片决心，平日则事事恭谨，这是以小对大的基本原则。”

“丹该怎样做，老师有以教我。”太子丹诚恳地说。

“请太子速派人护送樊将军暂时去匈奴躲避，这样可以灭绝秦的藉口。然后要求主上以昔日和秦庄襄王的交情，卑辞厚礼向秦王政示好，以缓和紧张情势，再暗中设法联络韩魏余留势力，南方设法说动凄楚联盟对秦，北方用重金买通匈奴给我支援。形势一成，秦即不敢轻举妄动，然后再慢慢策划报复的事。”鞠武不慌不忙有条有理地说出这番话。

“老师的话非常有道理，但这样做要等到哪一年？现秦军屯兵中山，攻燕在即，丹心含恨，日夜昏昏沉沉的，想的全都是复仇雪恨的事，恐怕无法等这样久。再说，樊将军是走投无路才来投靠我，要是加以拒绝而远送匈奴，丹恐为天下人所笑，不顾哀怜之交，而只畏惧强秦的威胁，丹无法也不能这样做！”

“那太子你自己的意思呢？”鞠武见劝不动他，只有反问。

“丹的意思是事情紧迫，怎样做都是缓不济急，只有效曹沫劫持齐桓公，要求秦王订约，退还所占各国土地，并不得再从事侵略，他答应最好，不答应，就刺杀他。他死以后，秦国必乱，而大将擅兵于外，也必产生异心，再加笼络，裂土而封，他们就会为己而不为秦，外分内乱，君臣相疑，各国利用这个机会结盟，合力讨伐暴秦，秦国就一定会灭亡。”

鞠武在心里想，这简直是将国事当儿戏，不走正途，偏走邪道。但情况紧急，刺杀秦王政未尝不是缓和情势的一个拙办法！但这个刺客到哪里去找？一刺不中，后果会变成什么样子？他口中只有回答说：

“太子这种做法就不是老臣智所能及的了，不过老臣可以介绍一个人给太子，那就是田光先生，他为人智深而勇敢沉着，太子可以找他商量一下。”

太子丹大喜，急忙问田光先生为何人。

“太子不知下级社会的事，所以不知田光先生此人。在燕赵市井游侠之间，提起此人，即是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的。他急公好义，打抱不平，将别人急难看成本人急难，只要他承诺下来的事，他无不尽全力，由于关系好，也几乎都能完成。”

“有这样一位侠士，老师为何不早说？”太子丹大为兴奋。

“只不过这个人有个最大的毛病。”

“什么毛病？”太子丹好奇地问。

“他对富贵权势不愿逢迎。”鞠武笑着说。

“这太简单，他不愿逢迎人，让我来逢迎他好了，老师何时为我引见？”

“尽快找机会，但他不见得会对太子有所承诺。”

“丹明白这一点，虽然我心急如焚，也不会强人所难，”太子丹明了鞠武的意思，首先自己许下诺言：“只是田光先生既为市井游侠，交往过于复杂，不知对如此重大国事能否保密？”

“疑人不用，用人不疑，”鞠武正色地说：“越是合作机密重大的事，越需相互推心置腹，否则不合作还好些！”

“丹失言了，老师见谅！”太子丹惶恐陪罪。

### 3

田光先生正在家里款宴荆轲，两人的年龄相差了四十多岁，但豪气几乎完全相同。

照一般人的想法，叱咤风云的地下势力领袖，应该是身体魁梧、声如洪钟、威风八面的角色，田光先生气派是一派斯文，说话慢条斯理，听别人说话的时间多，自己说话的时间少。

只有和知己喝酒的时候，他的豪气才真正显示出来，他饮酒从不劝人，也不需人劝，酒来即干，面前很少有存酒，但他干杯不醉，似乎是个无限量级。

酒酣耳热，此时他口若悬河，侃侃而论。长长的花白寿眉高高扬起，炯炯逼人的眼睛精光四射，像发亮的宝石，晶莹剔透，不像七十多岁老人的眼睛。

他批评时事，月旦人物，针针见血都有他独特的见解，能听到他这种谈话的人，都有闻君一席话，胜读十年书的感觉。

长久流浪江湖的荆轲正好和他相反，他嗜酒，但少饮即醉，醉时高声谈笑，旁若无人，亡国之恨上得心头就高歌当哭，不能自己。

此时田光正在谈赵亡之事，荆轲亦已半醉，斜靠在席案上倾耳而听，他英俊但蒙上风尘的脸满布激愤。

田光唯一的孙女儿田喜在室内张罗着酒菜，她不时深情地注意着衣冠渐形不整的荆轲。

“秦国灭赵以后，亡魏指顾间事，并吞魏赵，齐楚危矣，看样子秦国统一天下，不要十年。”田光叹气说：“秦法严峻，亡赵不到三个月，就将赵悦在赵的地下势力清除得一干二净！”

“赵悦？他不是曾帮助过秦襄王回国抢立，而且是当今太后的干爹，算起来还应该是秦王的干外祖父！”荆轲惊诧地说。

“‘干外祖父’就是亲外祖父又如何？秦王政相信韩非那一套，儒以文乱法，侠以武犯禁，在法治社会中，儒侠都是败类蠢虫！”田光酒意六分，说话声音也大了起来：“而且嬴政消灭赵国地下势力的手段也很毒辣，他先要市井人物自行登记，说是只要自首就既往不究，逾岂不登记者，查获之后全部斩首。但等到这些人登记以后，他全部送往军中，而查到未登记者，真也就在市街口杀了示众。整顿的那几个月里，邯郸市街口几乎天天杀人！”

“赵悦呢？”荆轲关心地问。

“送到咸阳养老去了。”田光笑着说：“如今赵国市井游侠，死的死，充军的充军，还有些残余都逃到齐国和燕国来了。”

“秦王政真够厉害！”荆轲带几分赞叹地说：“只是我浪荡江湖，希望藉

由民间力量推动朝中显要，让各国联合抗秦的计划要全部落空了！”

“秦国出了嬴政这样厉害的国君，看来亡六国乃是天意，荆卿，你想恢复卫国的志愿恐怕是逆天行事！”田光长长叹口气：“游侠替天行道，打抱不平，原是平民百姓抗拒贪官污吏和暴政的一股制衡力量，嬴政统一天下，恐怕就没有我辈立足的余地了。”

“假若政府真的廉能，官吏人人自爱，市井游侠倒真是多余的。”荆轲说。

“因为政治混乱才产生游侠，没有这些济人之急的侠义人士，升斗小民会更苦！”田光看着荆轲说：“现在要阻止秦亡天下，看来只有一个办法！”

“什么办法？”只要听到阻秦侵略，有希望让卫复国，他就会兴奋。

“刺杀嬴政！嬴政一死，秦国再找不出这样英明果断的君主，本身一乱，就没有余力再侵略别国，然后我们可以再慢慢地图谋它！”

荆轲不语，但一颗心急跳，全身血液都在沸腾。

田喜忽然拿着一张请柬进来，轻声在田光耳边说了几句话。田光笑着对荆轲说：

“老友鞠武邀我即刻到他府中小酌，有要事相商，荆卿无事就在这里继续喝酒，让喜儿陪着你，老夫可能会回来晚点。”

“不了，先生既然要走，正好我也约了高渐离和屠狗者在酒肆中相聚，荆轲先告辞了。”

在一旁的田喜狠狠瞪了荆轲一眼，满脸的失望。

#### 4

次日，太子丹一早就派了汽车，由鞠武带着从人亲自来接田光。

在东宫门前，太子率同亲信迎接。太子见到田光，坚持要行见长辈之礼，上台阶时亲自为他引道。

在书房坐定奉茶以后，太子摒退所有从人，连鞠武也先行告退，等从人全部退出后，太子避席顿首对田光说：

“秦军压境，燕國小势弱，危在旦夕，愿先生有以教我！”请太子先说出你的想法，老朽才能贡献我的拙见。”

太子丹将那天和鞠武讨论的情形叙述一遍，最后结论是劫持或刺杀嬴政，逼他签约交还所侵占的别国土地，或是造成秦国内乱，再联合诸侯加以讨伐。

田光闭目半晌不语，最后睁开精光四射的眼睛注视太子丹说：

“太子要老朽帮你什么？”

“主持刺秦计划。素闻先生深通剑术和夜行术，能在三军中取上将首级。”

“太子错了，那都是老朽年轻时候的事，如今老了，精力不济，太子没听说过一句俗话吗？‘伏枥老骥，不如壮时骑马。’老朽看法与太子相同，尤其嬴政在赵暴行传出以后，天下皆寒心，老朽没有不肯尽力的道理，只是臣的确太老了！”田光摇头叹息。

“另外素闻先生精研相人术，是否可为丹挑试一下人选？”太子丹有点失望，只有退而求其次。

田光直觉地想到荆轲，但再一想到喜儿看荆轲时深情发亮的眼神，他将这个念头打消，反问太子丹说：

“太子门下素以多死士出名，是否有这类人才？”

太子丹想了想说：

“丹曾以百金买得赵人徐夫人的匕首，并要工匠加毒药另行淬炼，以之

试死囚，真的是见血封喉，无不立死……”

“欲善其事，先利其器，太子不惜重金买匕首，这是对的，但非其人用之，反而会伤到自己。”

“丹门下有三勇士，一名夏扶，一名宋意，还有一名秦舞阳，这个人最为奇特。他十三岁杀人，捕者到他不走，他只是眼睛瞪着这些捕卒，没有人敢领先靠近他，他最后从容走入市集人丛中逃走。”

“哦！还有这种杀手人才？”田光笑着说：“今年他几岁？”

“十八岁了！”太子丹也微笑着回答：“门下客很少敢直视他的。”

“从容不迫，杀了人若无其事，倒是刺客的好材料，不知道经过严格训练没有？”

“这个丹就知道了。能否将三人喊来，先生加以评鉴，足以当先生之眼者，请先生加以特别训练？”

“先请来看看再说。”

太子丹要近侍传来三人。

三人鱼贯而入，先向太子行礼，而后向田光行礼，太子要赐坐，田光举手说：

“不必，要他们三人跪在老朽面前，方可看得仔细些。”

三人脸上出现不悦神情，但看太子不反对，他们只得列出一排跪在老人前面。

夏扶高大勇猛，神情凛然。

宋意俊秀英挺，一介儒生样。

秦舞阳特别受到重视，田光对他打量的时间最长，田光直视他的眼睛良久，直看到里面有不耐的火光冒出来。田光笑了笑，突然大喝一声：

“这些东西给老夫提鞋系带都不配，怎能算得上勇士？”

太子丹听他这一喝，不禁愕然，三名跪在前面的勇士人人都气变了脸色，碍于田光年老，太子又在面前，不便发作。再看太子都不敢就席位，而是跪坐在席位前面执晚辈礼，更不知田光是什么来头。

过了一会，太子丹才会过意来向三人说：

“退下去吧，田光先生没有轻慢的意思，只是试试你们罢了。”

三个人这才脸色缓和，莫明其妙地退了出去。

“先生看怎么样？”

“这三个人都不可用，”田光叹口气说：“真正勇者受到无故羞辱从不会发怒，所谓泰山崩于前，美人戏于侧，无故而加辱都能神色不动。这三个人一经突来无理刺激就怒形于色，不是勇之勇者！”

“得不到上者只能求其次了，先生看三人中谁勉强可用？”太子丹不太服气地问。

“三人都不可用，刺秦乃涉及燕国及太子家存亡大事，不得勇之勇者，宁可不试！”田光斩钉截铁地说。

“三人都不可用，但丹愿听听先生对三人的评语。”太子丹仍意有未甘。

“夏扶血勇之人也，刚才发怒，面红耳赤，这种人遇事冲动，不够沉着；宋意脉勇之人也，发怒脸青，这种人遇事外刚内怯，处危险不能持久；秦舞阳怒而面白，骨勇之人也，虽然能沉着持久，但只能在熟悉环境如此，一到陌生环境就会不知所措！”

“经先生这一说，岂不是无勇者可以刺秦了？”太子丹沮丧地说。

“太子需要的是神勇之人，”田光笑着说：“发怒而色不变者。”

“何处可找到这种人？”

“老朽眼下就认识一个。”

太子丹雀跃长跪言道：

“在哪里？丹要亲自迎接！”

“老朽忘年之交荆轲，此人可用，但不知他愿意否。”

“但请先生介绍，丹当登门拜候。”太子丹有了希望。

“不需要，老朽会要他来拜见太子，外面人多口杂，太子主动去见他，会引起许多猜测，传到嬴政耳中，他会产生联想。”

“这倒也是，”太子沉吟一会又说：“丹当以上卿待他。”

“荆轲是慷慨悲歌之士，怀有亡国破家之恨，待遇他是不会在乎的。”

田光和太子再谈了一会荆轲的家世和为人，田光起立告辞。太子丹恭送至大门，笑着向田光说：

“丹今天与先生所言的事，有关国家存亡，希望除荆轲以外，不要让别人知道。”

田光低头想了想，也微笑着对太子说：

“好！”

## 5

荆轲、高渐离和屠狗者在一家酒楼上。

他们三人高据靠墙的一张席案，荆轲居中，高渐离在左，屠狗者坐在右侧。

高渐离年龄和荆轲相若，廿多岁，卅不到，但相貌清奇，身体瘦削，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大得多。

屠狗者则是蓬头乱发，脸上虬髯横生，看不出任何年龄，加上别人都不知道他的来历，只看到他每天在市集杀狗卖肉，大家都叫他屠狗者。

荆轲等三人是在酒肆中认识，意气相投，酒量也差不多，都是喝一杯脸红，三杯下肚就有点微醺。带着酒意高谈时事，谈到悲惨处荆轲高歌当哭，高渐离击筑伴奏，屠狗者拍案相和，更伤心时，三人紧拥在一起，放声哭成一团，旁若无人。

他们几乎每晚都会到这家酒肆，别人全当他们是发酒疯，但因高渐离筑技出神入化，令人一新耳目，荆轲善歌，教人听了荡气回肠，余音绕耳三日不去，所以到了晚餐时分，这家酒肆天天客满，全都是为听高渐离击筑和荆轲唱歌而去的，只要他们一天不去，酒肆生意立即一落千丈，门可罗雀。

所以他们虽然是吵闹了一些，酒肆女主人却希望他们天天来，只要三天不来，她就会派小童到田光家里去请。女主人乃是个年轻寡妇，长得颇有姿色，好事之徒就传出女主人爱慕荆轲的英俊潇洒，一日不听他唱歌就吃不下饭睡不着觉。同时每天吃喝都是免费，不然荆轲来燕三年，认识高、屠两人也两年有余，哪来这多的闲钱每天上酒肆大吃大喝。

殊不知荆轲出身卫国官宦世家，自小父母身亡，家产甚丰，喜爱读书击剑，曾以治国之术游说过卫之君，但卫之君不能用，其后秦伐魏，将魏国某些地区连同卫国改为秦的东郡，而将卫之君迁到边疆野王去。

所以他流亡出来，意图游说诸侯抗秦，以便复兴卫国，随身带了不少金玉珠宝，再怎样吃喝，也吃喝不垮他的。对市井传言，荆轲毫不在意，只是置之一笑，他依然每天同一时间，在同一靠墙席案，和同样的两个人喝酒。



今晚有点特别，三人既不唱歌击筑，也不高谈痛哭，只是闷着喝酒，三人没喝多少，却都有了六分酒意。

想听他们唱歌击筑的客人等了许久，全等得不耐烦，餐罢会帐走了，整个酒楼只剩下他这一桌客人，女主人干脆要小童关了店门自己也带着酒上楼，频频向三人劝起酒来。

三人喝了相当时间，高渐离实在忍受不了这种沉闷的气氛，首先开口说：

“屠狗兄这次去齐，不知何时回来？”

“没有归期。”屠狗者喝了一大口酒。

“难道舍得我等两年多来的相聚？”

“舍得就是舍不得，舍不得就是舍得。”屠狗者吃了一大块狗肉。

“我听不懂屠狗兄话中的玄机。”荆轲也夹了一大块狗肉放在嘴里大嚼。

“因为有舍不得才有所谓舍得，反之亦如斯！”屠狗者仍然在打哑谜。

“不知屠狗兄此次去齐，居住何处？”荆轲又问。

“只在彼山中，云深不知处！”屠狗者正色答道。

“难道要住在泰山顶上？”高渐离笑着说。

“处处白云处处家，临淄红尘当故乡！”屠狗者长吟。

“我明白了，”荆轲笑道：“屠狗兄还是要回临淄市井隐居。”

“尽打哑谜，你们烦不烦？”高渐离执起敲筑的竹捶轻敲了几下，调整了一下弦，对荆轲说道：“荆卿，有酒有肉不能无歌，你唱歌，我来伴奏，也为屠狗兄壮壮行色！”

高渐离先敲了一段过门，荆轲随着曲子即兴唱出——

-  
今夕何夕兮，  
离情依依，  
别离无再聚兮，  
怎当未离，  
白云处处兮，  
皆为尔家，  
我心悠悠兮，  
何从何去？

-  
屠狗者自怀中抽出一把杀狗的牛耳尖刀，拍案相和——

-  
尔舍不得兮，  
我却舍得，  
无常人生兮，  
聚散难测，  
凡事舍得兮，  
免却烦恼，  
舍得舍得兮，  
聚散无别！

-  
三人正弹唱得高兴，忽然楼下冲上一人，人未到声音先到：

“老子想喝酒找不到人招呼，你们却在楼上鸡猫子乱叫的吵人！”

女主人连忙站起去接待，可是一个彪形大汉已冲上楼来。

6

“荆轲，原来是你！上次在邯郸，你给老子一喝，就吓得夹着尾巴跑了，今天又厚着脸皮在此唱歌享乐，还有美人陪着！”他说着话，顺手在女主人吹弹得破的粉脸上摸了一把。

“客人请放尊重些，”女主人看着荆轲求救。

来人身高八尺有余，肚大腰圆，狮鼻海口，两眼突出，像两粒龙眼核，身上还佩着一把剑鞘镶金嵌玉的宝剑。

“鲁勾践兄，请坐。”荆轲微笑着摆手相请。

“原来是荆卿的旧识。”已经紧张防备的高渐离轻舒了一口气。

只有屠狗者玩弄着杀狗牛耳尖刀，连头都未抬一下。

“坐你妈的坐！”鲁勾践不但不领情，反而一口浓痰吐在荆轲脸上：“上次让你跑了，这次你可跑不掉了，起来拔剑！”

荆轲声色不动地坐在原处，就让那口浓痰顺着脸向下巴流。女主人看了痛心又恶心，掏出绢帕抚着樱口呕吐起来。

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高渐离不解地问荆轲：“你和鲁兄有什么深仇大恨？”

“没什么，”荆轲微笑着说：“那次在邯郸赛车，鲁兄输了我一个车身，事后他说我是以车阻道才赢了他，要跟我决斗，我自问不是鲁兄对手，所以逃了。”

“赛车阻道，这是规则许可的，”高渐离脱口说出：“车快可由别的车道绕过去。”

“老子说不可以就是不可以，荆轲，今天你要还老子一个公道，”他再瞄了瞄两边不起眼的高渐离和屠狗者：“你们两个最好乖乖坐在一旁，否则休怪老子的宝剑不长眼睛。”

“我打不过你，我认输，”荆轲依然微笑：“而且那天赛车赢的彩头也让你了。”

“不管怎么说，今天老子就是要和你比剑，站起来，拔剑！”

“荆轲，涵养好，不与这种人一般见识是对的，但用你这种一忍再忍的方法对这种无赖蛮牛，他只会得寸进尺，认为你软弱好欺侮。”久未说话的屠狗者慢慢站起来。

“你要帮他出头？”鲁勾践打量一下站起来只有他下巴高的屠狗者，不屑地说道：“你连佩剑的资格都没有，怎么跟你老子比剑？”

屠狗者提了提不到一尺长的牛耳尖刀说：“用这个试试吧！”

“你这个杀猪的，把老子当猪？”鲁勾践两眼横睜。

“我是杀狗的。”屠狗者脸上没表情地说。

“把老子当狗？”鲁勾践火气更大。

“把你当狗是抬举了你，其实你比猪还笨，”屠狗者徐徐而言：“现在轮到我说，拔剑！”

鲁勾践飞身退后三步，剑随退势拔出，别看他身体庞大如牛，拔剑身形却灵活优美。剑果然也是好剑，剑身剔透明亮，在灯光照耀下，有如一泓秋水。

“小心了！”鲁勾践大喝一声，出剑却是虚提一招欺敌。屠兄小心！

只有荆轲依然坐在原处，脸都未擦一下，微笑观看着，就像看毫不相干的两个人打架。

鲁勾践发出虚招，屠狗者连看都未看一眼。接着他又再大喝一声，三招接连而来，快捷有如闪电，似乎是击成一招，前后左右都封住屠狗者的退路，最后是“直取中原”的当胸一刺。

“你毒我不毒。”屠狗者身形毫无变化，只是牛耳尖刀顺着剑身而上，鲁勾践怕手指遭削，只有弃剑后跳。

他看着地上的弃剑，不相信地摇摇头。

高渐离击筑，大声喊好。

荆轲仍然微笑。

“这次你小子碰巧，不算，再来过。”鲁勾践不服地说。

“可以，拾剑再斗，可是这次你得付出代价！”屠狗者仍然不屑地说，同时退后三步，让鲁勾践好拾剑。

鲁勾践拾剑在手，信心大增，又是一声暴喝，这次是五招连成一拍，上下左右前后出现五朵剑花，灯光底下，有如众多花瓣纷纷落下，煞是好看。最后一招为了防屠狗者再削指头，乃是以剑当刀，横砍在他的颈子上，要是砍中，屠狗者的脑袋就会飞上天。

只见屠狗者身一低，那把牛耳尖刀如影随形，横着顺剑身而上，这次鲁勾践连弃剑的机会都没有，五根血淋淋的指头随着宝剑散落在地板上。

鲁勾践呆立当场，忘了手痛，大声喊着：

“你是人还是鬼？”

“还不拾剑快滚？再来你会输掉脑袋！”屠狗者也大喝一声，屋顶似乎都为之震动。

鲁勾践左手拾剑，握住伤手，狼狈地跑下楼去。

屠狗者复座，女主人为他斟上一杯酒，展开花似的笑颜：

“你真的是真人不露相！”

“多谢屠狗兄解围。”荆轲也抱拳道谢。

“这一吵，喝酒兴致一点都没有了，”高渐离笑着说：“只是屠狗兄才用来用去只有那么一招，荆卿值得学习，可以用来对付鲁勾践这种仗技仆人的无赖。”

屠狗者只笑笑不说话。

“改日一定要向屠狗兄请教。”荆轲诚恳地说。

“不要改日，要学现在学，你忘了屠兄这次南去，没有了归期？”

正说笑间，只听楼梯又是急促响起。

女主人花容失色，惊呼道：

“难道鲁勾践不死心，又约了人来？”

## 7

上楼来的是田喜姑娘，她瞪了酒楼女主人一眼，神情紧张地对荆轲说：

“荆轲，爷爷有事，要你马上回去。”

她这才和高渐离与屠狗者见礼。

荆轲向屠狗者告辞说：

“明天一早我为屠狗兄祖道送行。”

屠狗者摇摇头说：

“不必了，我不一定明天走，也许等会酒醒就上路，也许明天你还能在

市集看到我杀狗卖肉。”

“也罢，我辈不必如此拘礼，待我高歌一曲在此为屠狗兄送行。”高渐离笑着说。

他击筑引吭高唱，声彻屋顶——

-

千山独行，  
万水飘零。  
一身一刀，  
何处归程。  
故国难归，  
壮士无路，  
落拓异乡，  
何时底胡？

-

唱到“落拓异乡，何时底胡？”时，声音由高亢一转为低回，荆轲忍不住随声相和，反复再三低吟，楼上连田喜在内五人，莫不泪下两行。

屠狗者首先期立，满脸是泪也不擦拭，抱拳向众人行礼说道：

“就此别过，有缘自当再相见。”

他头也不回地自行下楼而去。

“真是伤心人别有怀抱！”高渐离望着他的背景叹息。

荆轲也向高渐离告辞，带着田喜姑娘下楼，跨上马快驰回田光家。

田光正坐在书房内沉思，似乎有事委决不下。他见到荆轲进来，只点点头要他坐下，他仍然想他的事。

田喜知道在这种时候，祖父不喜欢人吵他，她悄悄地带上房门出去。

荆轲侧坐，也陷入自己的思潮里，刚才的歌声仍萦绕在耳旁。

故国亡于秦，他先是游走楚郢，希望能藉楚国之力复国，但人微言轻，连执政的大臣都见不到一个。

接着他游荡起临淄，希望藉由市井游侠的力量，组成一股反秦势力，日子一久才发现到，好的游侠固然能济贫扶弱，锄强去恶，但一谈到政治都没有兴趣。而像鲁勾践这类的自命游侠，简直是仗技仆人的无赖，臭味相投，联合起来欺侮善良百姓尚可，要他们做牺牲奉献的抗秦工作，根本是不可能的事。

随后他又去到赵邯郸，也拜见过赵悦，才知道他不但不能帮他抗秦复国，他早就是秦王政的干外祖父。

两年多前他来到燕蓟，结识了田光，但田光这位地下势力领袖年纪已老，壮志全消，他反而时常暗示他就此安定下来。他告诉他，天下合久必分，分久必合，大约五百年是个轮回周期。周平王东徙雒邑，国势日弱，控制不住诸侯，诸侯自相并吞征伐，到现在已五百年有余，也该是天下要合的时候到了。

他告诉他说，秦王政英明神武，天赋过人，处事明快，历经各种家变而屹立不动，礼贤下士，用别人不敢用的人才。最要紧的是他能得武将和士卒的心，秦军人人愿意为他效死，这是古今君主都很难办到的事，历史上只有周武王和商汤能做到，所以他们能以小国寡民统一天下，创下数百年的基业。由此看来，秦王政统一天下已成必然趋势，荆轲想逆流行事，志虽可嘉，

但吃力未必讨好，未必能成事。

荆轲又想到对他一往情深的田喜姑娘，清新可人，温柔勤劳，乃是上选的贤妻良母。田光虽未明说，但请他住到他家来，一切私人杂事都是由田喜为他打理，有机会就让他们单独相处，用意不是很明显吗？

但他怎么能安得下心，定得下来？国仇家恨，明知不可为，却不能不为，他只有借酒浇愁，高歌当哭了，这种心情会成为一个好丈夫吗？

他不敢想，也不敢接受田喜那份深情，他只能当她是自己的亲妹妹。

8

“荆卿，你也在想什么？”

不知过了多久，耳边听到田光先生如此发问。他回过神来，有点不好意思地回答说：

“先生唤我回来，不知有何要事，我正在静等先生指示。”

“哦，哦，这件事我正委决不下，所以想出了神，让你久等了。”

“不敢，先生请说，到底何事？”

“你不是一心一意要报秦灭卫之仇吗，现在机会来了！”

荆轲闻言兴奋，酒意全消，他正襟危坐，欣喜地问：

“什么机会？”

田光含笑地将太子丹的事情说了。

“那先生还有什么委决不下的？”荆轲不解地问。

“我的这个孙女！”

“喜妹，这与她有什么关系？”荆轲明知而故问。

“孩子，”田光突然改口，慈祥地说：“两年多了，你不知道她对你一往情深吗？”

荆轲听田光如此开门见山地说，不由全身一震，一时语塞，不知该如何回答。

“这也就是我对这件事拿不定主意的主要原因，”田光叹口气说：“在私心来说，我真的希望你安定下来，只要你放弃仇恨之心，自然不会酗酒，除掉这点，你会是个好丈夫。田喜会是个贤妻良母，这是我百分之百敢肯定的。”

“晚辈承认。”不知为什么，荆轲也忍不住叹了口气。

“但在你的立场来说，任何只要有一线希望的机会，你都不应该放过。”

“不错。”

“所以当时我在内心交战以后，还是决定将你推荐给太子，否则你知道了会一辈子恨我。”

“这晚辈倒是不敢的，”荆轲忍不住插口说：“怎么说先生都是为了爱护我。”

“要是不推荐，也不让你知道，我自己也会终身良心不安，因为这样有亏诚实之道。但在回家以后见到喜儿，我的这点私心又再起，两难之间真是难以选择。现在我既然告诉你这件事，就是要由你自己来作个决定。”

“晚辈不太明白先生的意思，还请先生明说。”荆轲不是真的不明白，而是想将这个烫手山芋丢给田光。

“这里有两个选择，”田光很费力地说出：“一个是你根本忘了国恨家仇的事，明了天下统一乃是不可抗拒的大势，依你和我家的资财，足够找个山明水秀的地方安居下来，和喜儿结婚，多生几个孩子。”

“如晚辈做不到呢？”荆轲说出这句话，却有种爽然若失的感觉。

“那你就做第二个选择，明天自己去见太子丹，和他计议刺嬴政的事！”田光似乎有点不甘心地说。

“那先生你呢？”荆轲吃惊地问：“荆轲愿作马前卒，还需先生主持大计。”

“我老了，不愿再管这些凡尘之事，等你到了某种年龄就会明白，很多事当时你自己觉得严重非凡，等过段日子，在别人眼中只不过是场儿戏，你读历史时是否有这种感觉？”

“但晚辈等待这么久，就是在等这种机会！”荆轲坚决地说。

“那就好好地把握这次机会！”田光笑着说。

接着他又出了一会神，突然对荆轲说：

“假若我不在了，你会对喜儿好？”

“我一直将她当作亲妹妹！”

“没有其他感情成份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明白告诉我！”

“晚辈自惭污秽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流浪江湖，时时都有生命危险，何以为家？”

“算了，这种事勉强不得。”田光像是在对自己说话。

“先生怎么啦？”荆轲带点歉意地问，随即又说：“不管怎样，只要我能力所及，晚辈都会好好照顾她。”

“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，”田光叹了口气说：“其实她都是廿岁出头的人了，从小父母双亡，她是很独立的，你没看见，这些日子还是她在照顾我。”

“晚辈住在这里，也是一直承蒙她在照顾。”荆轲笑着说。

“那好，现在我要告诉你一件事。”田光沉吟地说。

“请说。”

“太子临送客出门时对我说了一句话，说是他和我谈的国家大事，希望不要外泄。”

“这有什么关系？”荆轲不解地问：“他只是顺口说说罢了。”

“但对我辈中人，他这样说乃是我们莫大的耻辱！”

“先生为什么如此想？”

“假若一个人受到怀疑，尤其像我这种年龄，为燕国做了这多事的人……”

田光先生站起来走了几步，缓慢地对荆轲说：

“你可以告诉太子，田光已死，秘密永远不会泄漏出去了！”

“先生不能改变主意？”

“不能！”田光坐回席位，缓缓抽出佩剑，自刎而死。

荆轲神色不动，走出门外找来田喜。

荆轲冷静地将事情说了，田喜抚尸大哭，她一面喊着：

“你们男人为什么都这样傻？为了一个空幻的理想，情愿终生流浪，为了随便一句话就轻易自刎，这到底是刚强还是软弱？”

荆轲轻抚着她的头发，无言以答。

在东宫密室里，太子丹摒退所有从人，单独接见荆轲。两人相对，很

久没说一句话，室内一起寂静，连壁灯轻微的跳动声都清晰可闻。

“田光先生死了，自刎而死。”荆轲不带任何激动地说。

“田光先生自杀而死！为了什么？”太子丹却震惊得差点从席位上跳起来。

“他要臣转告太子一句话，他一死，国事秘密就永不会再泄漏出去了。”

“难道说就为了丹随便说的那一句话？”太子难过地说。

“有时候一句话会亡掉一个国家，尤其是像太子这种身份的人。”荆轲仍然平静地说。

“都是丹害了田先生！”太子丹眼泪汨汨流出。

良久，太子丹避席顿首对荆轲说：

“赵国已亡，下个目标就是燕国，燕国小民弱，不足拒强秦，还望荆卿为丹想个好计策来。”

“以太子的意思呢？”荆轲反问。

太子将他刺嬴政的计划说了。荆轲想了很久，最后辞让说：

“这样关系重大的事，荆轲恐怕承担不起。”

太子接连叩头，一再请求说：

“荆卿以复卫国为平生唯一的目标，只要除掉嬴政，强秦必乱，再联合诸侯伐秦，卫国复兴就有望了。”

荆轲亦连忙避席顿首说：

“太子如此诚恳，臣要是不答应，就显得太不通人情了。”

“不知荆卿有何需要？”太子丹这才回席说。

“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，素闻太子百金购得徐夫人匕首，是否能取来看看？”荆轲胸有成竹地说。

太子丹拉动叫人铃，一会儿近侍出现在密室，太子丹命他将徐夫人匕首取来，交给荆轲。

荆轲接在手中一看，此匕果然名贵，剑鞘乃是纯金打成，入手非常沉重，鞘上还两面共嵌二十四颗明珠，在灯光下光华耀眼。

他抽开匕首一见，不禁心动了一下。原来这把匕首不像一般匕首都作短剑状，却像是屠狗者所用的牛耳尖刀，稍作椭圆而头尖，剑身比一般匕首薄，容易贴身而藏。

“荆卿，这把匕首你可用得惯？”太子丹说：“用时需加小心，这把匕首曾经以剧毒炼过，一见血即封喉。”

“臣惯用长剑，用这类短小刺杀兵岂不甚内行，但臣有一知交，运用品来倒是巧妙通神。”

“此人现在何处，荆卿是否可以引见？”太子丹急切地问。

“真是不巧，日前去临淄了！”荆轲说。

太子丹长叹一声，但忽然又神色一动地问：

“是否可派人去临淄找？”

“处处白云处处家，他分别时曾如此对臣说，连臣也不知他是否会去临淄！”荆轲不露任何表情，心中也深为惋惜。

“荆卿还需要什么，尽管说，一时没有，丹也会派人尽力照办。”太子又催促他说。

“臣还需要两样东西，可能比较困难些。”荆轲含笑地说。

“快说，只要丹有的东西，绝不会吝惜！”

“第一样是燕国督亢地图……”

荆轲话还未说完，太子丹就打断他的话。

“荆卿要督亢地图做什么？这是燕国最高军事机密，虽然照燕督亢地区命名，实际上是燕的兵要地志和军事配备图！”太子丹大吃一惊地问。

“太子只须回答是否愿意拿出此图，需要的理由容臣最后说。”荆轲微笑，等着太子丹答复。

“只要对刺嬴政有帮助，虽赔上丹的人头亦再所不惜，何况是份地图！”太子丹慷慨地说：“还有一样呢？”

“臣要的正是一颗人头！”荆轲有意加强语气说。

“人头？谁的人头？”太子丹大为惊奇。

“秦逃将樊于期的人头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太子丹更为不解。

“太子先别着急，听臣解释。嬴政身为秦国之主，再加上他征服各国，为报私怨，所杀的人都不少，他警卫防备一定不会松懈，要刺杀他谈何容易？”

“依荆卿之见呢？”

“要刺杀他，必须先接近他，而要接近他就必须让他得意忘形，失去戒心。”

“丹还是不太明白荆卿的意思。”

荆轲起立，在室内走动，语气坚定地说：

“按臣的计划，燕派臣送督亢地图及樊于期人头给嬴政示好，献督亢地图表示臣服；献樊于期人头象征燕的悔改，不该收留樊于期。嬴政得到这两样东西，必须因过于得意而对臣失去戒心。臣先将匕首藏于图内，图穷则匕现，臣要教嬴政血流五步！”

“果然好计策！”太子丹拍案大喜，但一转念又神情沮丧地摇头说：“樊将军得罪嬴政，投靠诸侯皆遭到拒绝，最后穷途末路才来投奔丹，这样做，丹心实在不忍，荆卿是否还有其他办法可以取代？”

“臣早知道太子宅心仁厚，这样东西不容易办到，”荆轲回座哈哈一笑：“臣再另行设法吧！但太子是否可以介绍臣与樊将军认识，臣对他的豪起早已耳闻，并且佩服之至。”

“当然可以，”太子丹又问：“不知荆卿何时执行这项计划？”

“臣想派人至临淄寻找那位至交，有了他，事情就可有百分之百的把握，臣需要一个好帮手。”

“目前不急，”太子丹笑着说：“秦国正逢帝太后大丧，秦对外用兵也许会休息一段时间，何况它才吞下赵国，还需要消化，同时在行前，丹也应该好好招待荆卿一个时期。”

## 10

高渐离自愿为荆轲去临淄找屠狗者，荆轲没有告诉他原因，他也不想问，他们三人有这种默契，谁找谁，只要说有迫切急需，大家都会披星戴月，日夜兼程赴约。

秦太后于秦王政十九年年底去世，谥为帝太后，与庄襄王合陵，那里早就准备好了她的位置，全天下都有很多人在问，这对生前同床异梦的夫妇，在地下是否仍然同寝异梦。

为了办理大丧，秦军暂时停止对外行动，齐、楚、魏对秦心怀恐惧，



不得不派使吊唁，燕国更是加派燕太子丹的特使，私下觐见秦王政，请他原谅私自逃回国的罪，并建议待帝太后丧事办完，明年初派特使献上督亢地图和樊于期的头（后者是荆轲秘密的交代），盼能与秦和好，表示燕的臣服。

秦王政虽然是母丧哀悼期间，听到使臣的这些话，也不禁在心内狂喜。得到督亢地图，等于是全盘明了燕国兵要和兵力配备，今后攻燕要方便多了，而樊于期这个老匹夫，他自问对他不薄——其实他对每个将领都不薄，自从听了老爹那番话，他一改秦国那些先王的毛病，不再将战将当成猎狗，不再“狡兔死，走狗烹”，他的确对他们极度礼遇，尽量照顾他们的家人和退休以后的生活。

而樊于期不念他们对他们的好处，只为他杀了几个赵国的人渣——的确，吸尽百姓的民脂民膏，终日无所事事，专研究如何消遣享乐，不是人渣是什么？——就跟他翻脸，留书逃亡，给诸将领的士气带来严重打击，他不该死，谁该死？燕国迟早是要灭掉的，太子丹既然以这样贵重的礼物来求和，让燕多活几天，先解决魏、楚、齐再说。燕地处边陲，又有赵地隔着，对秦攻楚魏没有什么妨碍，再说逼急了，它要是和北边的匈奴联合，那会造成匈奴进入边境，甚至是中原，惹的祸就太大了。

有了这种想法，秦王政欣然答应了太子丹私人特使的建议。

在燕国这边，太子丹不但奉荆轲为上卿，而且几乎是天天邀荆轲和樊于期同游，车骑饮宴，奇珍异宝，声色犬马，只要他们意有所动，他不等他们开口，就为他们办来。

樊于期心直，而且军中严肃生活过习惯了，在这方面不太有所要求；而荆轲流露浪子本色，太子丹所提供的一切，他连个谢字都不说便照单全收。依他心中的想法，太子丹是在买他的命，人间没有比自己的命更贵的东西。

譬如宫中盛传着一些故事——

有次，太子丹骑着一匹汗血宝马和荆轲出游，荆轲开玩笑地向太子丹说，据传千里马的肝最补，人吃了以后会胆气更壮，身体虚的也会转弱为强。

当天的晚宴上，那匹万中难找一的宝马的肝，就已由御厨以恰到好处火候炒好，呈递在晚宴荆轲的席位上。

还有一次，荆轲、太子丹和樊于期三人至易水之西视察部队，时值严冬，易水都已结冰，回到东岸，三人欣赏雪景，兴致正浓，荆轲忽然发现河中有一裂缝，童兴大发，在岸边拾取石子，和樊于期比赛投准，看谁丢进冰洞的石子多，就在这时，太子丹命近侍端来整整一盘金丸供两人投着玩，最后连樊于期都觉得浪费，丢不下手而停止。

另外一个流传最广的故事是，在一次晚宴上，荆轲看一名弹琴的太子丹爱姬的手看得入迷，竟忘了回答樊于期的问话，太子丹奇怪问明原因，没过一会工夫，这名爱姬那双白皙丰腴的玉手就被砍下来，用玉盘呈送到荆轲的席位前，害得荆轲从此不敢再赞美眼前美女的任何部位。

太子丹不是笨人，他看得出荆轲刻意结交樊于期的目的，正和他刻意厚待他一样，在太子丹的眼中，两个都已经是死人，他必须对他们好，尽量满足他们的愿望。

很快冬去春来，易水部分解冻，河水又复淙淙，但河水春寒依旧，列阵在易水以东的燕代联军，积极备战，以防屯兵中山的秦国王翦部队突然发动春季攻势。

到临淄寻找屠狗者的高渐离没有任何消息传回，似乎他也跟着屠狗者

失踪了。

秦国驻燕使者传达秦王政的话，秦王急着要督亢地图和樊于期的头，如不在近期送到，后果自己负责，也就是要用武力来取。

太子丹暗示了荆轲几次，荆轲有点不耐烦地说：

“臣迟迟不能成行的原因有两个，一个是等找屠狗者的人回来，入不测之秦，在万人护卫中劫持一国国君，不发则已，一发就必须中，臣需要一个得力助手。”

“再等下去，旦夕之间秦军就会渡过易水，丹虽想再陪着荆卿也不可能了。依丹看来，不如派秦舞阳为副使，舞阳经过田光先生的考验，虽称不上是上上之选，却也被田光先生赞为骨勇之人。”太子丹插口说。

“这个问题犹在其次，最要紧的原因是得不到樊将军的头，臣就无法接近嬴政！”荆轲惋惜地说。

“丹真的不忍！”太子丹神色凄然。

“臣和太子一样不忍，但除此以外还有别法吗？”荆轲问太子也是在问自己。

## 1 1

荆轲明白太子丹开不了口，只有自己去当这个刽子手。好在他和樊于期差不多，樊于期应该是百分之百的死人，而一旦入秦，他的性命也就去了百分之九十八，所以由他去逼，良心比较不会不安。

那晚，他们约好在樊于期府上喝酒。

看到樊于期威猛却落魄的模样，再看看他居处的简陋，他忍不住感到心酸。

樊于期至今犹保持着秦将传统的俭朴作风，睡的是硬板床，没有锦绣睡垫，太子丹虽然屡次送婢女和仆佣，但都被他拒绝回去，只留下一个中年男佣服侍他的起居，一个女佣洗衣煮饭。

太子丹对他不是予索予求，而是逼他求他接受他的赠与，但他仍是不肯接受非必要的东西，说是要保持武将刻苦的本色。太子丹曾取笑他说，要是赵国的将军都像他，赵国就不会灭亡了。

今晚樊于期的兴致特别好，他的酒量正和荆轲相反，而和田光先生一样有千杯不醉之量，但不同的是他酒喝得越多，话越少。不过今晚他的话却格外多。

“荆卿，你知道为什么今晚我话多的原因吗？”樊于期有了三分酒意，不断说话。

“我也有点感到奇怪，能告诉我吗？”

“再过两天我就要到易水之东的燕军中去，让我有机会和秦军决一雌雄！”

“将军本为秦人，率燕军和秦军作战，心中不会觉得别扭？”

“嬴政杀我全家，此仇不共戴天，秦侵略各国，造成天下兵连祸结，于公于私，我都感到良心无愧！”樊于期豪气干云地说。

荆轲没有答话，却暗自在心内庆幸，好在他今晚下了决心，提前来了，否则他到易水之东带兵去了，事情就会全部弄砸。另一方面他发现太子丹虽然有点感情用事，却的确是个好人，他认为他是想让他当刽子手的想法，乃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。

他想，他必须抓住今晚的机会。

“荆卿何日动身去秦？”樊于期又在问，看样子他还不知道秦王政在催着要他首级的事。

“本当早就起程了，只是还少了一样东西，同时还在等一个人。”

“少样什么东西，等什么？”樊于期好奇地问。

“等一个由临淄来的朋友，缺少……”荆轲下面的话不知该怎样说下去。”

“缺少什么东西，看我是否能帮忙？”樊于期热情地说。

“这样东西正需要樊将军的协助！”荆轲见他渐渐自入罗网，不禁暗自高兴。

“那你就直言罢！看我能协助你些什么。”

荆轲轻咳了两声，硬起心肠说道：

“秦王对将军真的是做得太过份了，将军只不过是政见不合，看不惯嬴政报私仇滥杀的作风，乃至留书辞职出走，他通缉你个人还则罢了，不该杀你全家十三口。如今听说他又悬赏黄金千斤购将军头，生得者封万户侯，他对将军的仇恨真的如此之深吗？”

“嬴政为人忌刻，顺者生，逆者死，不过秦军将领很多还未看清他的真面目。先前我也看错了他，只当他礼贤下士，尤其照顾军人，乃是百年难遇的明主。及至赵国为私怨滥杀的事情发生，我看不惯留书出走，仍然对他存着幻想，总希望他在那件事上只是一时冲动，直到他杀我全家，我才知道他根本是个没有人性的人！”

“那将军今后做何打算呢？真的要借燕国之兵，杀秦国故旧来泄嬴政杀将军全家之恨？荆轲特别加重故旧这两个字的语气。

“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？”樊于期放下酒杯仰天叹息，豆大的泪珠由一双虎目中滚滚而出，他哽咽着说：“于期每想到这件事就心如刀割，痛及骨髓，但就是想不出该怎样做，怎样解决！”

“现在轲有一个办法，既可解除燕国将遭灭亡的危险，同时也可报将军的仇恨，将军看看怎么样？”

“什么办法？”樊于期避席，膝行到荆轲席位旁，侧耳而听。

“那就是用将军的头接近秦王。荆轲只要能靠近他，我将左手把其胸，右手刃其心，将军的仇可报，燕国遭侵略的威胁也可以解除了，将军认为怎样？”

“荆卿所谓少样东西不能起程，就是指我的头而言？”樊于期哈哈大笑。

铁铮铮的汉子，脸上犹挂着眼泪的爽朗大笑，看在荆轲眼中，增加他心里更多的苍凉。

“将军愿意这样做吗？”荆轲平静地又再问一句。

“这还用得着问吗？”樊于期抽出佩剑，敞开上衣，露出毛茸茸的颈子，左手紧握执剑的右手手腕，微笑着对荆轲说：我也曾想到这一点，只是找不到送我头去接近嬴政的人，荆卿既然肯，请等下将我的头割整齐好看点，免得嬴政看到认不出来。”

樊于期双手用力，剑锋切入咽喉，血箭激涌出来。

荆轲俯身向尸体拜了三拜，然后小心翼翼地割下头，放在几案上，他细心地用手绢沾酒，擦掉首级脸上的血污。

没过多久，太子丹得到消息赶来，抚着尸首痛哭，他一边还哽塞着反覆对荆轲说：

“难道除了这样，就没有其他的办法？”

荆轲始终没答话，他专心一意地擦拭那把沾满了鲜血的剑。

1 2

荆轲回到家中，发现自己房里的灯是亮着的，这表示田喜还在他房中帮他整理。

对这位贤淑而又专情的女孩，他有着无限的歉意，尤其是田光死了以后，他可说是她唯一能相依为命的人，可是在这段她最需要人慰藉的期间，他却在狂欢寻乐，想尽情享受这生命的最后一段，反而很少回居处。

如今樊于期已死，头以药水泡制起来，不会发臭，脸形及五官长时间都不会变，下面该轮到他了。

本来，他如愿地拿到樊于期的头，应该多少有点得意和满足，但现在充满他内心的却只有空虚，难以形容的空虚，无法填满的空虚。

一跨入房间，他意外发现田喜正睡在他的床上，而且身上只裹着一件银色睡袍。

看到他进屋来，她连忙起来为他倒茶，伺候他换衣，看到他疲惫的样子，她忍不住吃惊地问：

“有什么事？你看上去好像很累！”

“我不累，只是这里难过。”他指指心口。

“什么事能使你难过成这个样子？爷爷死，你到现在也没掉过一滴眼泪！”她语气带着埋怨，却有更多的欣赏意味：

“凡事你都是沉得住气的。”

“现在我的眼睛也是干的，还没流过一滴眼泪！”

“你只有喝酒唱歌时才会流泪，”田喜孩子平地笑着说：

“今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看起来和爷爷死的那晚神情差不多。”

“和你爷爷一样，樊将军自刎了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我要他的头！”

“是你杀了他？”田喜惊叫。

“没有……不是，”他坐到床边，喝着她倒来的茶，很困难地说道：“我不知该怎样向你解释……应该说是秦王要他的头。”

“就为这个，你就不顾道义逼死他？”田喜气得想哭。

“不是我……”

“我知道还有太子丹！”田喜真地哭了出来。

“我真的不知如何向你解释，”荆轲拉她在床边坐下来，像对孩子一样对她说：“都二十岁的大姑娘了，怎么像小孩一样，说哭就哭。”

“我想到爷爷嘛！太子丹真是不祥人物，自从他出现，爷爷自刎了，今天樊将军又是自刎，明天……”她两手遮脸，哽咽着说不下去。

“来，不要难过，把眼泪擦掉，”他在她睡袍袖袋里掏出手绢塞在她手上：“我要告诉你一件事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她用手绢擦着眼泪问。

“过几天我也许要出使秦国一趟，你一个人在家要多注意点。”荆轲语气平静，内心激动。

“送樊将军的头去？”田喜睁大眼睛问：“你们真的这样残忍？”

“为了燕国的安全，没有别的办法！”荆轲真想将内情告诉她，可是说不出口，两位讲求信义的人都为这件事死了，他不能加以破坏泄密。

他长长叹了口气，想改变话题：

“你今晚怎么睡在我的床上？”

“你不回家这段时间我都睡在你床上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等你回来，”她有点害羞地低下头，想了想她又抬起脸来直视着他：“我高兴，不可以吗？”

“好了，姑娘，今晚我回来了，你可以不必等，回自己房里去了。”他看到她心里会难过。

太子丹真是她所说的不祥人物，他一出现在他们中间，就接连有两个好人丧生，而且是心甘情愿的死，再下去就是他，世上唯一可以照顾她的人。

“差点忘了告诉你，今天有人帮高渐离带信，说是在临淄找到了屠狗者。”她没听他的话离去，而是告诉了他这个消息。

“真的？”他不禁喜形于色：“他什么时候可以回来？”

“来说，大概就是这几天吧。”

“好了，喜妹，我想休息了，你请回房去吧。”他不经意地说。

“我不要，我要留在这里。”她像个撒赖的小女孩。

“什么？”他惊诧地望着她。

“荆哥，你是不是讨厌我？”她哭着问。

“怎么会！”他皱着眉头。

“那为什么你好久不回来，一回 来就撵人家走？”

“今晚我实在太倦，有话明天讲。”他拿她真没有办法。

“爷爷要你照顾我？”她责问地说。

“不错。”他内心浮起歉意。

“那为什么这些天你和那些鬼女人鬼混，却从不回来看看我？”

“她们会做媚态讨好你，我不会，是吧？”

“那跟你是两回事，你怎么这样！”他敷衍地安慰她，心里在想，不大不小的女孩难缠。

“你嫌我太丑？”她哽咽着。

“怎么会！”他说的是老实话。

“她们有的，我也有！其实，我想我不会比她们难看！”

她突然掀开睡袍，原来里面什么都没有穿，一副美丽玲珑的少女胴体整个呈露出来。

他连忙将她的睡袍拉拢，她趁势投入他的怀里放声大哭，一面抽泣着说：

“爷爷临死时要你照顾我，你却将我一个人丢在家里不管！”

他轻拍着她的背安慰说：

“这些日子实在太忙，忽略了你，这次咸阳回来，我就永远不再离开你！”

“真的？”她抬起泪脸微笑着问他。

“真的！我可以对天发誓。”他举起手，却为她拉下去。

“誓是不可以随便发的，”她依偎在他怀里，没有想离开的意思：“其实，你们男人都很笨，总认为女孩子不懂什么，说真的，你们要做什么，我早就看出来了。”

“你看出什么？”

“你们要刺杀嬴政……用樊……”

他连忙蒙住她的嘴，她硬挣扎着含糊不清地说。

“隔墙有耳，你不要乱说！”他在她耳边细语。

她挣脱掉他蒙住她嘴的手，长吸一口气说：

“你也很笨，你知道爷爷自杀的用意吗？”

“他不是为了向太子丹表示不泄密吗？”

“到现在你还不懂？”她又紧抱着他大哭起来，断断续续地说：“爷爷……自杀……是为了要我成为你的……累赘，他并不想你去刺……去咸阳！”

这下轮到荆轲想哭了，老人真是这样想的吗？

“我跟他生活了二十年，没有谁比我更了解他了，我曾听到他自言自语叹息，不该一时高兴，将你推荐给太子！”

“如今箭在弦上，不能不发，”荆轲轻拍着她因哭泣而颤动的背说：“我答应你，只要这次能从咸阳回来，我会照顾你一辈子！”

“我也答应你，我会等你平安地从咸阳回来，你要有什么不测，我会跟着你死！”

“别说孩子气的话！”他蒙住她的嘴，感到一阵恐惧。

但他再一想，二十岁刚出头女孩子的话能当真吗？他真的死了，也许她会记得他一段时间，直到她遇到另一个她喜欢的人……这样想他就放心多了。

### 13

太子丹为荆轲出使秦国，在易水畔长亭设宴祖道送行，参加送行的宾客有上千人。知道内情的全着白色袍帽。

荆轲穿着一袭白色儒袍，潇洒倜傥；副使秦舞阳穿着一身红袍，倒也威猛非凡。

荆轲随着太子周旋于宾客之间，眼睛却不断在人丛中找人，别人都只道他心神不定，尤其是太子丹，更随时注意他的神情。

只有跟在他旁边的高渐离明白，他想见到的是两个人——屠狗者和田喜。

高渐离昨晚从临淄回来，告诉他屠狗者因有点要事必须处理，所以要他先回来报信，屠狗者随后就到。

可是到现在仍然看不到他的人影，荆轲内心有点烦躁，但他表面上仍然需要和那些烦人的宾客敷衍。

另外一个田喜，他明明知道她不会来，心里却好希望她会来，人的感情就是如此微妙。

宴会从中午一直拖到日头偏西，乌云渐渐密布，天气突然转坏，风转强，易水河上波浪滔天。

大家要说的客套话都已讲完，荆轲不说走，送行的人当然不敢催他走。太子丹怕他改变了主意，急得脸色沉重，几次想问又将话吞了下去。最后他实在忍不住了，他小声对荆轲说：

“荆卿，日头偏西，天色不早，假若你有什么事，就派秦舞阳先走吧！”

荆轲本来心中就烦躁，一听太子丹的话更是火上加油，他失去平日的冷静，大声叱喝太子说：

“太子用人就是这种用法吗？只知道一往直前，抱着必死决心，而不顾事情的成败，这只是匹夫之勇。荆轲不是犹豫不决，有所惧怕，而是要等一个人！太子既然这样说，那我们就起程罢！”

他转脸对身边的高渐离说：

“为我奏一曲送别，我为你歌一首惜离！”

高渐离也是白衣白帽作送丧状。他取下背上的筑，就着一块大石头坐下，调好了弦，开始敲击起来。

美妙的筑声吸引了众人的注意，大家全都停止谈话，有的原地伫立，有的席地而坐倾听。筑声和远处易水的浪涛声相和，形成人籁渗和着天籁的美妙壮丽音乐，所有的人都听迷了，包括太子丹在内，他们完全忘了送行这回事。

突然，筑声由低回而高亢，成为变征之声，荆轲长吟而歌——

-  
风萧萧兮易水寒，  
壮士一去兮不复还！  
-

歌声重复两遍后，众人皆不自觉地跟着唱了起来，到了最后，每个人都泪湿了衣襟而不自知。

又突然，筑声一转为慷慨羽声，雄壮激昂，荆轲歌而和之——

-  
生死聚散兮弹指间，  
壮志不酬兮誓不返！  
-

众人仍然和着——

-  
风萧萧兮易水寒，  
壮士一去兮不复还！  
-

荆轲领唱，众声相和，就在筑声、歌声、易水浪涛声中，荆轲上了骑马高车，后面有十数乘副车相随，荆轲向太子一拱手，车队缓缓走动，沿着易水边向南而去。

高渐离仍然专心弹着筑，送行宾客依然在唱和。

太子丹伫立原处，直到车队扬起的尘土散去。

他注意到，荆轲根本没有回顾一下！

1 4

荆轲率领的燕国使节抵达秦都咸阳，在咸阳街头造成轰动，万人空巷，急着看燕国求和的使节团。

燕太子丹事先以重金买通了秦王政宠臣蒙嘉，中庶子蒙嘉虽然官位不高，但亦为名将蒙骜之后，所以和蒙武儿子蒙毅常侍在秦王政左右，非常受到宠爱。他向秦王政说：

“燕王实在是震慑于大王的神威，所以不敢以军事和大王对抗，因而请求臣服，比照诸侯之位，献纳朝贡如同秦的郡县，只要能奉守先王的宗庙就心满意足了。但不敢自己来说，所以斩了樊于期的头，连同督亢地图，特派使节团送来。”

秦王政本来已等得不耐烦，听到燕使节团已到，当然大为高兴，于是太史择定吉日，以最隆重的九宾仪式，会同各国驻秦使节和文武大臣，在咸阳宫接见燕国使节。而且命燕使节团带着奇珍异宝贡品，匣装的樊于期头

颅和督亢地图绕行咸阳一周，再进朝殿。

荆轲捧着装樊于期头颅的匣盒走在最前面，因为经过药水的泡制，头颅五官清晰，须发完整，两眼横睁，似乎死得并不甘心。

秦舞阳则双手捧羊皮卷地图，亦步亦趋地跟在荆轲身后走。

他们都未曾见过如此大的排场，数千名虎贲军由午朝门一直排到朝殿门口，个个精神抖擞，盔鲜甲明，站在那里动也不动，全像木雕泥塑的一样。

殿门到陛下还有一段距离，陛阶两边站着文武百官和各国使节，殿前阶下则是戟战武士和佩剑郎中。

上千人在朝殿却一片肃穆，连咳嗽的声音都听不见。陛阶上殿中，端坐着年轻英俊，顾盼不可一世的秦王政，他微笑着等待荆轲和秦舞阳缓慢地一步一步走向陛阶。

荆轲仿佛没有什么感觉，可是十三岁就杀人、没有人敢正视他目光的秦舞阳，这时却心虚起来。他双手发抖，似乎捧不起那堆沉重的羊皮卷；两腿发软，好像承受不其他高大身体的重量；脸色泛白，有点会随时晕倒的模样。

看到他这副样子，殿下群臣和各国使节都暗暗奇怪起来，但是没有人敢出声发问。

等他好不容易一步一发软地捱到了陛阶前，秦王政也注意到了，他关切地问荆轲说：

“你那位副使怎样了？是否突然生病，怎么会全身打颤？”

荆轲笑着回头看了秦舞阳一眼，上前行礼说：

“北蕃边远地区的乡下人没有见过什么世面，如今突然看到大王如此森严壮伟的场面，所以吓坏了，还期大王不要见怪，以好完成今天的献图仪式。”

秦王政注视了一下荆轲，心中暗自一凛，这个使臣的眼神看似平和，其中却蕴藏一股杀气。当然，这是他的宫殿，警卫人员以千计，他还担心些什么！于是他微笑着对荆轲说：

“你将秦舞阳带的地图拿上来。樊于期的首级交廷尉验收发落。”

其实，秦王政很想亲自看看这名叛将的头颅，他恨死了他，他对他不恶，真想不到他胆敢留书骂他，他恨所有胆敢叛逆他的人。但是远远看到樊于期首级狰狞的样子，他决定不看为妙，省得夜里又做恶梦。

荆轲双手捧着地图走上陛阶进入殿上，跪在秦王席案前将图呈上。

秦王政一一打开羊皮卷地图细看，翻到最后一卷时，徐夫人匕首出现了，秦王还未来得及惊问，荆轲已右手抢着匕首，左手抓住了秦王政衣袖。陛下群臣及殿上近侍全都慌了手脚。

依秦制，殿上群臣不得携带兵器，殿下执兵器的郎中和武士，未奉秦王政亲自下令不得上殿。如此一来，殿下群臣莫不目瞪口呆，不知如何是好，殿上近侍则胆小的走避，胆大的徒手上来搏斗。

秦王政用力一扯，撕破了衣袖，摆脱了荆轲抓他的左手。他慌忙间拔剑，但剑身长期尺，高到腋下，怎么拔手都不够长，剑拔不出来。

原来一般人佩剑是为了防身，但到了士大夫和大臣甚至王侯的佩剑，则成为象征身份的装饰，剑鞘镶的珠玉越名贵，剑身越长，象征地位越高。秦王政志在天下，剑身比所有各国国君的都要长大。

近侍中有胆大上来护主的，全给荆轲一刀一个，见血立即抽搐而死，



倒在殿上，就此没有人再敢上来。

秦王只顾绕着大殿铜柱逃跑躲避，一直忘了召郎中上殿。幸亏殿上的御医夏无且带着一个皮革药囊，他不顾死活，在秦王最危急的时候，用药囊挡住荆轲的追击，让秦王政逃开喘一口气。

三个人就这样在大殿中玩起捉迷藏来，一个执着匕首追，一个拖着拔不出的长剑逃，另一个挥动药囊上前阻挡一阵。

这时候，群臣中有头脑清醒的开始大叫：

“王将剑背到背上！王将剑转到背上！”

这时候秦王政才被提醒，将剑推到背上，反手拔剑，总算将剑拔出来了。

长剑在手，秦王政胆子大了，他主动攻击荆轲，第一剑就砍断了荆轲的左腿。荆轲倒坐在地，依靠铜柱，用力将匕首掷向秦王政，不中！击中一根铜柱，击出一阵火星和一声清脆却惊心动魄的响声。

荆轲知道事情砸了，他倚柱盘腿而坐，神色自若地笑着对秦王政说：

“算你的运气好，我要不是想活着劫持你，要你订定誓约，归还各国土地，你早就死定了！”

秦王政一声令下，殿下带着兵器的郎中和武士纷纷上殿，抢着杀了荆轲，也逮捕了舞阳。

秦王政是首次遭到追杀，闷闷不乐很久。

事后检讨功过，分别赏罚，死者予以埋葬，从优抚恤家属。

只有御医夏无且特别赏黄金五千两，秦王对群臣宣布说：

“无且爱我胜过他自己的生命，所以他敢以药囊和荆轲缠斗！”

至于荆轲，他恨他，但他又无族可灭，就和嫪毐一样，这些没有根的亡命之徒，真是防不胜防，什么事都敢做！虽然他已死，秦王政仍然决定，五马分他的尸，而且是当众执行。

秦舞阳则在狱中绞杀。

## 15

荆轲刺秦王的消息立即传遍咸阳，车裂示众的布告第二天也贴遍了咸阳城各城门口和市街各处。

这是自嫪毐车裂以来首次车裂人——而且是刺秦王的人。

虽然行刑是在午时三刻，但一清早通往北门刑场的街道就围满了人，有本城的，也有连夜由附近城市赶来的，他们都想来看这场热闹，但群众讨论的气氛和车裂嫪毐当时大为不同。

当时群众痛恨嫪毐，尤其是咸阳民众，因为他的谋反，民众死伤逾万，半个咸阳化为废墟。

但荆轲不一样，他胆敢一个人带着一把不到一尺的匕首，在成千的护卫、文武大臣和各国使节面前，公开地刺杀秦王，毫无一点恐惧。

于是整个县城的人，这几天无人不谈荆轲。

如今在等着围观的民众中有人说：

“可惜你们没看见荆轲那副威风凛凛、有如天神般的模样，他身高一丈有余，头如笆斗，眼赛铜铃，一声大吼就吓破了秦王和群臣的胆，所以很久都没人敢动，后来还是御医夏无且在药囊里掏出药丸，每人塞下一粒，众人才恢复神智，所以夏无且的功劳最大，独得黄金五千两。”

旁边有人反驳他说：

“老兄你错了！荆轲生得英俊潇洒，乃是卫国有名的美男子，怎么会头如笆斗，眼赛铜铃？再说一吼就吓破人胆，这也是不可能的事！”

先前那个人反骂他说：

“你这个人才是没有头脑，也不想想，要不是身高丈余，哪有这大的胆子？众人当时不是吓破了胆，变成昏迷状态，怎么秦王不知道喊执兵器的郎中上殿，那么多大臣也没有一个人提醒他，就让他和荆轲在殿上玩了半天猫捉老鼠？”

“不错，不错，还是这位老兄说得合理。”旁边很多人附和。

也有人指着乌云密盖的天空说：

“这种大事发生，事先都是会有征兆的。你们记不记得荆轲刺秦王的那天，天空晴朗，万里无云，突然靠太阳处出现了道彩虹，直贯太阳中心。”

“老兄，说话要有点常识吧！”旁边有人不赞成他的话：

“不下雨，没有水汽，哪来的彩虹？”

“你才是少见多怪，异兆，就是异于常情的一些兆头嘛！那天我和很多人看见，还会是假的吗？”刚才那个人争论。

“不错，不错，那天我们也都看见了！”很多旁边的人都异口同声地说。

“这还不算奇怪，在乡下还有人看到母马生下带角的小驹，那才奇怪！”又有人说。

“前几天在渭水地方，天还下着黍雨，那才叫怪呢！”还有人如此说。

正在大家七嘴八舌说着闲话时，忽然听到号角和锣鼓声，数十城卒正过来清道，将路中间的行人纷纷赶到路两旁。

“荆轲要来了！”群众中有人喊。他这一喊又造成万人轰动，伸头望着街那头。

果然前面有百多名城卒骑在马上带路，后面是一部敞篷板车，荆轲的尸首直挺挺的躺在上面，欲断的左腿也放在大腿的位置接上。

他乱草似的头发盖住了整个脸，浑身上下的衣服沾满血迹。

“人死了都一样，也看不出什么美丑了！”路边楼上有些女人在为他叹息。

敞篷车后面，又有一百多名城卒骑马押队，再后面跟着数万人潮，而且每过一处街道，街两旁的人就加入了这股人潮，因此越走人越多，人潮汇集得更汹涌。

人潮中间，各行各业男女老幼都有，特别多的是那些平日就在街上游荡玩耍、半大不小的孩子。

不知道什么时候由什么带头，突然出现了股众多童音汇集而成的歌声

---

风萧萧兮易水寒，  
壮士一去兮不复还，  
生死聚散兮弹指间，  
壮志未酬兮身先捐！

歌调高亢，激越感人，歌词简单，容易上口，因此跟在后面的群众不自觉地跟着唱了起来。

他们一遍一遍地反复唱，连街道两旁围观的百姓，以及在楼上窥视路上行人、谈笑着评头论足的大家闺秀，也全都停止调笑跟着唱起来。

于是，这股跟在车后看热闹的人潮，忽然变成了浩大的送葬行列。

在车裂嫪毐的同一地方，搭好了同样的三座看台。

秦王政坐在居中的看台上，眉头一直紧皱着，荆轲也许真的将他吓破了胆，这几天他始终觉得昏昏沉沉，天天晚上做恶梦。

他恨荆轲，不只是为他想刺杀他。站在不同的立场做不同的事，他对荆轲不动声色的勇气，潜意识中有着敬佩。他恨他的是让他在群臣面前丢脸，使得他像一只被大猫追逐的小鼠，而不像一个应该遇事雍容镇定的君王。

嫪毐进攻王城之乱，他亲征成蟜反叛之后，以及李牧大败桓齮，他亲率大军增援，历次所表现的沉着从容，连这些身经百战的老将都感到心折，但现在十几年所建立的形象，却被荆轲这个匹夫用一把匕首全部摧毁！

“我恨他，虽然他死了，我还活着；虽然他现在像条死狗那样躺在地上等候车裂，我依然是秦王，在众臣的前呼后拥下来看他受刑，但在众人的口中，在这些围观着的脸上，明白地显示出他是英雄，我是懦夫！”秦王政在心中想。

“为什么当时我会吓得连剑都拔不出？连召郎中上殿都忘记了？”现在他不断反复在心中问自己这个问题——这几天他不停地在问这个问题，似乎没有心情再处理别的事。

午时正响起号角，表示行刑的时候快到了。因为荆轲已经是个死人，不会走动，监斩官廷尉李斯只得亲自到场中验明正身。

他下得看台，骑上一漆黑马，由刽子手牵着马缰来到刑场中央，他没下马，只由刽子手拉着荆轲的头发，让他看了看脸。

“不错，”李斯点了点头，沉声说：“准备行刑！”

刽子手应了一声“是”，命手下将荆轲尸体的头和四肢紧绑在五部车后的吊索上。

李斯快马回到监斩台，派传骑向秦王政报告：“行刑事宜已准备好。”

秦王政看看围挤在刑场四周的民众，以及乌云密布的天空，他不免想起上次车裂嫪毐的场面。他敏感地发觉，围观的民众较上次更多，可是刚才进场的时候，百姓喊万岁的声音似乎没有上次响。

午时一刻，第一通鼓擂起，按秦律，可容许死犯家人活祭死者，并作最后遗言。

连秦王在内的所有人，全都认为已死的荆轲不会有家人故旧出现，但出乎所有人的意外，一个年轻少女穿着一身素服，提着祭篮，从人丛里飞奔出来。

“女人，又是女人！”秦王政在心中暗想：“上次嫪毐有女人，今天荆轲也有女人敢犯我的大忌！”

他命近侍飞马去查，看是荆轲的什么人。

这名素衣少女不理近侍的问话，含着眼泪点着香烛烧纸，她哭着对荆轲的尸体说：

“荆哥，黄泉路上寂寞吗？田喜很快就来陪你！”

这时候，突然从人堆里又跑出一个身材矮小、脸上虬髯横生的男人。他一上来就抚尸痛哭。

“荆轲，你应该再等三天的！”

骑在马上近侍喝问：

“你说什么？拿下！”

几名刽子手要上来抓人，这个蓬头乱发的矮人哭着对田喜说：

“你要陪他，你先走，后死责任重，我留着性命，还有更要紧的事要做！”

他转哭为笑，三转两转就摆脱要抓他的人，飞奔入人海里，一下子就见不到了身影。

田喜没回他的话，只是流着眼泪为荆轲整理脸上的乱发。等这些人抓不到屠狗者，再要回来盘问她时，她突然由袖口中取出一把短剑，回手就刺进心里，口中还在柔声地说：

“荆哥，我来了！”

秦王政远远看去，不知发生了什么事，再命一名近侍飞马查看。

这时又擂起了第二通鼓，送别家人该离场了，众剑子手看着紧拥抱荆轲尸体的女尸，一时不知该怎么办才好。

等两名近侍飞马回来报告，秦王政突发狂怒，厉声高喊：

“传廷尉行刑！”

“启禀陛下，午时三刻犹未到。”侍立身后的赵高提醒他。

“传廷尉行刑，听到没有？”秦王政对两名犹在马上的近侍怒吼。

近侍脸色苍白地飞马传知李斯。李斯犹豫了一下，两名近侍同声说：

“再不行刑，大王恐怕会杀掉你！”

“行刑！”李斯丢下竹牌。

剑子手应了一声，五部车上御者一齐鞭马，马奔向五个方向，将田喜的尸体也拖出很远。

未到午时三刻行刑，秦王政又创下一个先例。

秦王政未作停留，立刻起行，他的车队过处，只有前面几排人跪下，喊万岁的声音也没来时响亮。在他车经过后，忽然人群中响起歌声——

-  
风萧萧兮易水寒，  
壮士一去兮不复还，  
生死聚散兮弹指间，  
壮志未酬兮身先捐！  
-

一遍又一遍，声彻云霄。

“他们在唱什么？”秦王政不解地问御车的赵高。

“颂赞大王的歌，”赵高撒谎：“前些日子有人在街头教孩童唱，大家很快都学会了。”这句是真话。

“难怪他们喊万岁声不大，原来要以歌声代替！”秦王政满意地闭上眼睛养神。

## 第十八章 统一天下

### 1

将军王翦、裨将辛胜和骑卒都尉李信带着数十名护卫，在一处高地上观察敌情。

只见大约五万燕代联军背着易水列阵，黄色的是燕军，红色的是代军，

倒也旗帜鲜丽，壁垒分明。

王翦望着敌军的阵容皱皱眉头说：

“敌军人数不多，但排的是背水阵，我军攻击时，敌人一定会拼命，这次战斗伤亡一定会很惨重。二位将军有什么看法？我们这次作战主要目标乃是要擒杀燕太子丹，主上为了荆轲行刺的事，恨死了他。”

“依末将的判断，燕代联军的作战构想，不外乎是以少数兵力部署在易水以西作为桥头堡，而大部兵力部署在易水以东上谷至蓟城之线。假若我军攻击失败或是伤亡过重，燕代联军就会乘胜渡河追击；假若我军歼火当前敌人，伤亡也会相当大，他们可以乘我半渡而攻之，亦可给我打击后退保蓟城。所以末将建议这一仗要速战速决。”

辛胜五短身材，却是短小精悍，一双眼睛特别锐利有神，他奉命率领精兵十万增援王翦，并担任王翦的裨将，合力攻燕，定要将燕王父子捉拿到。

王翦点点头，又问李信说：

“李将军的看法呢？”

这时的李信和当年在桓齮麾下时已大不相同。第一，他已身经大小战役数十，率领一支步骑联合部队，纵横在赵太原及云中之间，负责扫荡赵国的残余部队，可说是威风八面，用兵神速的名片已传遍天下。另外他年纪稍长，成熟多了，不再像先前的孩子气，已逐渐形成大将风范，在秦王眼中，他是王翦最可能的接班人。

听了王翦的问话，他笑了笑说：

“辛将军的话非常有理，但末将的看法稍有不同。”

“李将军有何高见？”辛胜见他年轻职卑，却要跟他唱反调，有点不高兴地问。

“说来听听！”王翦的想法和辛胜不一样，他知道李信常有独特超人的见解。

“依末将的看法，代军大约十余万，燕军在廿万以上，双方兵力总计在三十万以上，尤其他们靠易水作屏障，以逸待劳，假若同心协力和我军进行决战，我军兵力不到三十万，胜利不见得是百分之百。”

“依你之见呢？”辛胜更为不悦地说：“别忘了秦军一向是以一胜三！”

“料敌从宽，视情况而定，如今燕代联军五万人列背水阵，辛将军是否能率两万人加以击溃？”

“……”辛胜为之语塞。

“所以我们要双管齐下，以绝对优势兵力歼灭易水之西的这五万人，造成震撼以后再挑拨燕代之间的合作，告诉代王我们要的只是燕太子丹，并不愿与他为敌。另外依末将判断，燕王并没有固守蓟城的打算，他的作战构想是，胜则在易水决战，败则保住实力退守辽东，在那里既有辽水、大海作三面屏障，而且还可以联合东胡。”

王翦沉思了半晌，最后说：

“就这样吧，辛将军听令！”

“末将在！”

“你率所部十万围歼正面之敌，待命进取蓟城！”

“得令！”

“李将军！”

“末将在！”

“派你负责你所建议的任务，离间代王，捉拿燕太子丹。你需要多少人马？”

“三千骑卒就够了。”李信自信十足地笑着说。

“三千？军中无戏言！”王翦看着这位年轻勇将摇摇头。

“愿立军令状！”李信严肃起来。

“辛将军，明天拂晓开始攻击！”

“是！”

第二天拂晓，秦军对燕代联军采取围歼攻击。

先是燕代军无处可退，奋力死战，两军接战三天两夜，杀声震天，燕代军伤亡虽大，秦军也损失不轻。

忽然燕军中传出谣言，蓟城方面燕王和太子丹已率领精兵走辽东，燕代联军士气一下落到谷底。

第三天早上，易水上游忽然漂下多艘无人空船，再加上一些东岸运补的船只抵达，这下求生有路，燕代联军不顾杀敌，纷纷夺船逃走，甚至为了夺船互相残杀。

五天以后，易水之东燕代联军被歼殆尽，两万人死在易水中，河水为之染红；众多尸体堵塞在一些支流处，河水为之不流。

王翦乘胜渡河追击，包围了蓟城，只花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攻克。他发现李信判断完全正确，燕王和太子丹早已率精兵东走辽东，但途中遭到李信的追击，太子丹率部份军队逃入衍水地区。

## 2

李信趁秦先锋部队和燕代联军激战之时，率领三千起卒由上游水浅处渡河，并顺带解决了代军的运粮楼船军，将空船顺着河水放到下游，又做了扰乱燕代军军心的重大用途。

他派使者送信给上谷的代王说：

“秦攻燕只为燕太子丹人头，君王何苦为他人替死？今燕代易水之西联军全部就歼，唯君王留意焉！”

代王嘉接到李信来书，和群臣商量以后，派使者去见王翦，要求解除燕代联盟后，秦军保证不再攻代。得到王翦的承诺后，他又写了封信给燕王喜：

秦所以犹追燕急者，以太子丹故也，今王诚杀丹献

之秦王，秦王必解，而社稷得以血食。

燕王喜得信与群臣商议以后，为了顾全大局，也先派使者得到王翦不再攻辽东的保证，然后忍痛牺牲，派人送信给太子丹说：

“尔派荆轲刺秦，事先寡人不知，现秦王政急欲得儿首级，愿我儿善以自处！”

看完父王的信，太子丹内心惭愧，泪流满面地问使者：

“父王政躬康泰否？”

“主上身体尚佳，只是李信追击急迫，而秦军政占蓟城后，现已挥军东来，有进攻辽东模样，大王每天睡不安枕，食不知味！”

“丹罪孽深重，祸及父王社稷，衷心惭愧！”太子丹长叹一口气说。

“太子还有什么话要交代臣转呈大王的？”使者语带催逼。

“没什么了，心情不佳，难以提笔书信，你就转呈大王，秦王政狼子野心，不可轻信！”

说完话，太子丹整整衣冠，危坐于席案前，拔出佩剑自刎而死。

使者及各近侍掩面哭泣，但不得不割下他的首级交使者带回。

王翦得到李信带回的太子丹首级，果然退兵蓟城，不再进逼，然后派专使将首级送回咸阳，报告秦王任务达成，并说这次功劳李信该属第一。

秦王政得到太子的头虽然高兴，但对王翦独断专行，向燕王和代王提出不再进攻的承诺，总是有点耿耿于怀。他自己交代王翦的任务是取太子丹的头，他已完成了任务，当然他无话可说。

于是他下令召回王翦和李信，蓟城方面由辛胜负责。

王翦当然感觉得出秦王政对他的不满，但他不敢有所表示，樊于期就是最好的前车之鉴。

### 3

秦王政在南书房接见王翦和李信，并由王后亲自招待，这是武将中从未有过的殊荣。

在谈论了一些燕代作战的细节后，秦王政忽然对王翦说：

“恭喜将军在燕地建功，而更值得庆贺的是令郎王贲将军攻楚，也建立了奇功，连拔十城，如今都收作了秦地，真是将门虎子，雏凤声清不输老凤！”

王翦连忙避席顿首谢恩。

“寡人这次召两位将军回来，乃是有事于楚，想根本解决掉楚地的问题。二位看看灭楚需要多少兵力？”

两人沉默，在心中盘算很久。

秦王先问王翦：

“王将军估计要多少？”

“楚国地大物博，民性强悍，再加上楚怀王入秦，客死秦地不得归国，楚人都很恨秦国，所以有所谓的‘楚虽三户，亡秦必楚。’的歌谣流传。因此要攻取并作善后，非六十万军队不可。”

秦王政听了他的估算只笑了笑，没有表示意见。他又转问李信说：

“李将军估算要多少？”

“二十万就足够了！”李信意气风发地说。

“二十万？”王翦惊呼。

“不错，二十万，而且是分两路进军，一路取鄢郢，一路攻平舆，然后会师于城父，大江以北将不再有楚军踪迹。整顿一些时日后，再东攻寿春，捉拿楚王，亡楚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”

“王将军看怎么样？”秦王政转问王翦。

王翦含笑不语。

“李将军果然勇壮，寡人就按你的构想，派你和蒙恬各领军十万，分两路攻楚，看谁先捉到楚王！”

“王将军有什么看法？”秦王政转向王翦笑着问。

“英雄出少年，臣无话可讲。”王翦如此回答。

秦王政看到王翦鬓边点点白发，心中暗叹年华易逝，转眼十多年过去，王翦又呈老态，老爹的话不错，他必须加速培植将才。

同时，王翦不乘胜灭掉燕代的疙瘩也在他心中出现，他长叹一口气说道：

“王将军真是老了！已经失去往日旺盛的企图心。”

王翦也看得出秦王政心中的不满仍在，他决定乘机下台，免得日后还

会和他发生冲突。

他避席顿首请求：

“请大王准许臣回平阳故居养老！”

“王将军对寡人刚才那句话生气了？”秦王政不悦地问。

“臣怎么敢？”王翦依然俯身禀奏秦王政：“老臣长久在外，历经风霜，四肢关节患有风湿痛，发作品来痛苦难以忍受，恳请大王赐臣骸骨归乡！”

“将军还未到告老回乡的年龄，”秦王政笑了笑说：“既然将军有病，回乡养病即可，病好了，寡人仰仗的地方还多！”

正说话间，近侍来报，丞相及国尉得报，韩地新郑地区反叛，杀害了秦所派地方官员。

当地驻军太少，镇压不住，而反叛的主要原因是受了魏王的挑拨，新郑和魏都大梁只隔了一条河水（黄河）。

秦王政皱皱眉，要近侍传命丞相、国尉及有关大臣，晚间在议事殿开会讨论。接着他又转向王翦问：

“对新郑反叛的事，王将军有什么意见？”

“依老臣看法，魏王留在大梁，无论我们今后伐楚或是征齐，他会是心腹大患，不如乘镇压新郑反叛之际，一举将其消灭。”

“将军所见与寡人不谋而合，将军有意为寡人效劳否？”秦王政拊掌大笑。

“老臣已乞赐骸骨蒙准！”王翦恭敬地说。

“但是……”秦王脸上现出不愉神色。

“臣倒有一个建议。”李信在一旁启奏。

“哦，你说说看。”秦王脸色立刻变得和悦。

“大王既命臣与蒙恬领军伐楚，王贲军可以回师新郑，事毕后再攻大梁捉拿魏王。”

“王将军看怎样？”秦王还是不想放过王翦。

“李将军计策甚妙。”王翦诚恳地说。

“就这样办了！”秦王政击案哈哈大笑。

#### 4

王贲由楚回军，很快就平定了新郑的叛乱，屯兵河沟西，准备开春围攻大梁。

二十一年冬，魏国全地下大雪，雪深二尺五寸。

二十二年开春，冰雪溶化，河不高涨，河道也就变得比往年宽阔得多。

王翦告老归乡，在平阳老家休息了一段时间，总是放心不下年轻就独当一面的儿子，于是他轻车简从，乘着一部安车，带着一个家人来到王贲军中。

王贲正准备发动春季攻势，见到战场经验丰富的名将父亲来了，当然是喜出望外。

那天，他们父子和几个幕僚，带着数十护卫，在一处高地视察地形，远远地看到大梁城内，高楼栉比鳞次，家家冒着炊烟，好一副繁华太平景象。

王翦想到再过不了多久，这处物阜民丰的城市就会变成废墟，忍不住有点感慨。再看看高大、英挺、年轻的儿子豪气干云的样子，不正是自己年轻时的镜中影子？不过，他也看到儿子紧皱眉头和几位幕指手划脚，看着地图在争论，似乎有着难以解决的问题。



“王贲，”他喊了一声：“攻取大梁有什么困难吗？”

“父亲。”王贲答应了一声，他要幕僚继续讨论，自己走到父亲身边。

“有什么困难吗？”王翦又问：“是不是攻城兵力不够？”

“十万军队围城应该是绰绰有余了，但大梁城坚固天下闻名，再加上城内粮食一直囤积充裕，曾有过围城两年不能拔的记录，所以孩儿正为这在担心。”

“十万军队攻大梁城是嫌少了点，不能在短期间攻下，楚国可能出兵攻我侧背。”王翦点点头说。

“再加上李信和蒙恬已出兵楚地，听说进展顺利，我要是围城数月不下，就会遥落在他们后面，这个脸可丢不起！”王贲有点孩子平地说。

王翦够着眉头远眺坚固的大梁城和白浪滔天的河水和济水，一时没有说话。

“今年河水好大！”身后一名执戟的护卫赞叹地说。

王翦心念一动，再看看大梁三面环水的地形，的确是处易守难攻的形势，何况后面还有高丘和山陵形成鼎足犄角，可以互相呼应支援。

忽然他头一转，计上心来。

“王贲，大梁要靠力取，的确很困难，暴师日久，再遭楚的夹击，连后退的路都没有！”

王翦加重语气说。

“孩儿也是如此看法，所以拿不定主意。”

“为父倒有一个主意……”

“孩儿也想到一个主意……”

“那我们先不要言明，各人在地上划字，看看我们父子是否心意相通。”王翦阻止王贲说下去。

他们各自转身在地上写好字，然后再转身看对方写了什么。

王贲写的是：“水攻！”

王翦写的是：“决堤！”

父子拊掌大笑，但随即又不禁凄然。

“这要死多少人，毁灭多少房屋田地！”王贲叹口气说：

“这也就是孩儿久久不能下决心的原因。”

“一切为战胜，管不了这样多了！”王翦也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

## 5

王翦不忍见到河水淹没城市田园的惨状，提早赋回归秦国去。

王贲下令六万兵卒，分别挖掘河沟堤防，不到几天工夫，河堤挖通，泛滥的河水像万马奔腾一样，三面涌向大梁城，数百里范围内的农村田园全都变成泽国，无数的生命和财产全埋葬水底。

大梁城水深逾丈，民众都爬在屋顶上嗷嗷待哺，而且水势还不断上涨，几十万居民无以为炊，这时候贫富不分，没几天全断了粮。

魏王假含着眼泪召开御前会议，唯一能维持平日美食的地方，大概也只有王宫了，地势高，楼台亭榭也高，但宫殿之间的连络都要靠舟艇了。

有些吃饱了肚子的大臣和武将又再豪气大发。

“臣不甘心，真的不甘心，城内还有十万精兵，囤有三年粮食，不发一箭，不折一兵，就这样投降！”有位文官如此喊。

“十万精兵全站在屋顶上了，三年粮食也早喂了鱼虾，再过几天，大人

恐怕像今天这样喊也喊不动了！”一位武将取笑他。

众人议论纷纷，有人差点要打起来，衣服湿了没得换，想想开完会后无处休息，家人都在屋顶上饿肚子，大家再也不管什么朝仪不朝仪！

最后还是魏王假哽咽着下结论：

“寡人不德，罪及臣民，如今只有出城投降一条路了！”

于是魏王假出降，魏国正式灭亡，秦尽收魏地。

王赧功大，秦王让他在韩魏独当一面，无形中成了不封的君侯。

但大梁地区家家都传诵着骂王翦父子的歌谣——

-

淹我城池兮我无居，

没我田园兮我无食，

无食无居，

何去何从？

天道好还，

疏而不漏。

哀尔父子，

永绝其后！

## 6

秦王政二十二年，李信及蒙恬率军二十万南伐楚。李信攻平舆，蒙恬攻寝城，大破楚军。

李信又攻郢城、鄂城，一路势如破竹，未免年轻气盛，有了骄意，他笑着对部众说：

“王翦将军曾言楚军强悍，依我看并不怎么样，这几个月来杀得都不过瘾，蒙将军那里仿佛也没打过什么硬仗，等到我和他会师城父，直捣楚都寿春，才教楚人知道我李信的厉害。”

“将军不可太过轻敌，”他的一名部将说：“项燕所统率的楚军主力尚未赶到，否则会有一场恶战。”

“楚军早被我们杀得闻风丧胆，百里以内都没有敌踪了。”李信骑在马上哈哈大笑，转头回旁边的骑卒都尉：“你的搜索部队可发现到敌情没有？”

“末将两翼搜索部队远至方圆百里，都未发现敌踪。”骑卒都尉恭敬地回答。

李信笑着对刚才那位部将说：

“你看怎样？楚军听到我们来，他们早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。”

“这是将军的英名！”先前那位部将在马上弓身说。

十万大军分作三路在崎岖的山地艰苦而行，尤其是骑兵和负载军旗的驮马走得更是辛苦。

他们来到一处山麓，远远已看得见城父城墙。

探骑正好来回报，城父楚军早已撤走，乃是一座空城，城内父老听说秦军来到，纷纷准备劳军。而平舆方面蒙恬军的探骑也已抵达城父，不过主力还在六十里以外，正在向这里前进中。

“看吧，事先我就向蒙恬说过，我会比他先到！”李信得意地说。

他和众部将下了马，检视在山区中行走的部众。

“将军，部队今晚在何处扎营，进城还是在城外？”裨将前来请示：“部分进城，部分在外扎营，警戒比较容易些。”

“今晚只派少数前站部队进城，要城父民众准备迎接事宜。行军多日，军容不整，要楚国民众见了有损军誉，今晚在山区扎营，明日整顿好后，以入城式进城。”

“将军，部队今晚在何处扎营，明日整顿好后，以入城式进城。”

“那现在未将就传令各部，就地筑壁宿营。”裨将秦胜说完话要走。

可是李信叫住他说：

“目前见不到敌踪，部队行军劳累，而且明天天一亮就要进城，筑壁之事免了吧。”

按秦军律，军队休息宿营，哪怕是只住几个小时，都要伐木为壁，设置障碍物，以防敌人偷袭。

秦胜本想奉劝，再一想只宿一夜，能免就免罢，同时一路上来，的确未发现敌情。

但睡到半夜，突然锣鼓喧天，号角声遍地，漫山遍野，不知杀出了多少楚军，他们都黑布蒙面，左手臂缠有一块白布，见人就杀，见车子就烧，遇到马匹就砍断缰绳让它们乱跑。

秦军从睡梦劳累中惊醒抵抗，展开一场混战，有的溃散向西而逃，正好又遇上楚军埋伏，大杀一场，又再折回来，这样乱冲的结果，秦军完全失去指挥联络，天明后所剩的已不到三万人，退据几个山头抵抗。

李信一开始还希望蒙恬来救，最后得到消息，蒙恬军也在三十里路一处山隘路遇伏，但因秦军战斗力强，经过一天一夜的冲杀后，终于冲出包围来救。

楚军采取的战术是白昼包围休息，秦军困在山顶上缺水，日晒雨淋苦不堪言。到了晚上，楚军又来冲杀一阵，天快亮时又撤走。

这样缠战了三天三夜，山顶秦军只剩下一万多人。

蒙恬赶到来救的那个夜里，楚军突然撤走，似乎在這些群峰重叠的山区失踪了。

事后检讨才知道，项燕所率的精兵不过五万人，他们是紧紧跟随在李信大军后面，三天三夜都未宿营，只是略作休息就又前进，最后李信部队快抵达城父时，他们比李信还早到几个小时，这里是他们的老家，地形当然比李信他们熟多了。

蒙恬收拾残兵进驻城父，剩下不到七万人，李信率领的十万部队，只余下几千人，十名都尉去掉七个。

当晚，李信在城父将军府横剑自刎，留下的血书是：愧对主上和王翦将军！”

## 7

秦王政接到这个消息，先是不敢相信，继之是大怒，砸碎了御案上所有的东西，最后是仰天两眼含泪，喃喃自语：

“骄者必败，但是寡人养骄了他，罪过全在寡人！”

一直静静在旁看着他发脾气的王后，这时才柔语安慰他说：

“败已败了，李信也已引咎自刎，假若每位国君都像你这样输不起，秦国怎能扩展成今天的这个局面？”

“来人，”秦王政没回答王后的话，而是召进近侍：“你要赵高准备车驾！”

“你要上哪里去？”王后惊问。

“去平阳见王翦！”

“今天天色已晚，要去明天也可以，不然可派人传他来。路途遥远，不通知突然而去，为臣者会惊惶失措。”

“寡人不去，这两晚也会失眠，错在寡人，自当到王将军府上谢罪。”

秦王政轻车简从到达王翦府上时，已是第二天深夜。

王翦早已得到城父秦军大败的消息，所以得到先遣近侍来报，秦王随即会到，他也并不惊讶。他换好了朝服，打开中门，带着阖家大小在大门跪接。

秦王政一下车，就拉着他的手将他扶起，一直到进到密室都未松过手。

在坐下以后，秦王政先开口道歉：

“李信在楚大败的消息，将军想必知道了。”

“老臣在家养病，对外界事情已经隔膜，只听到传闻，对事情始末不太清楚。”王翦装糊涂地说。

“将军不必再装胡涂了，”秦王笑着说：“寡人前次不用将军之计，果然让李信这个年轻人丧师辱国，如今得到消息，楚国要集中全力向西进兵，将军虽然有病，难道也眼看着国家危急不管，看着寡人忧心无策也不问？”

“陛下，老臣实在是老病不堪，头脑整天昏昏沉沉，一点都不管用了，还是请大王另选良将，以免误了国家大事。”王翦避席顿首辞谢。

“将军，寡人已一再道歉，难道真的要寡人叩头谢罪？”秦王正色说：“将军就不要再说什么老病了，前次是寡人不对。”

“唉，”王翦回座叹口气说：“大王要是实在无人可用，一定要老臣勉效犬马之劳，臣要的兵力仍然是六十万。”

“当然，当然。”秦王政高兴地回答。

王翦连忙命老婆为秦王政准备住处及酒菜宵夜。

两人在谈了伐楚计划一段时间以后，王翦突然呈上一张清单，秦王政先当是什么作战计划，但拿在手中一看，不觉哑然失笑，原来是一份房地产表，上面列明十多笔咸阳附近的美宅良田。

“将军到现在还怕穷吗？历来战功，寡人就赠赐过不少。”秦王摇头不以为然地说。

“为大王将，再大功劳亦无法封侯裂土、享受食邑，老臣不能不为后代子孙着想。”王翦也一本正经地回答。

“这是小事情，寡人会交代专人办理，目前将军应操心的是伐楚的作战大事！”秦王政笑着说。

“在大王是小事，可是在老臣却是子孙万世基业的大事！”王翦认真地说。

“好吧，寡人回咸阳立刻命人办理！”秦王政脸上显出些许无奈。

一个月中，秦国完成了六十万大军的征集和调配，这是各国所没有的超高效率，应该归功秦王政兵役制度的改革。

在吉日良辰，秦王政亲自主持了拜将大典及阅兵，然后在灞上设宴祖道，为王翦送行，并派蒙武为裨将。

王翦临行还提醒秦王政说：

“大王不要忘了对臣的承诺！”

在旁边的大臣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不知道他们君臣之间打的是什么哑谜。

“将军请走吧，寡人不会食言。”秦王政微笑。

“那老臣就完全安心了！”王翦显得非常认真郑重。

秦王政忍不住仰天哈哈大笑。

王翦率兵出得函谷关，还接连五次派使者觐见秦王政，除了报告军情外，特别附上请求那些美宅良田的信。

知道这件事的一些王翦幕僚说：

“将军这种要法未免太过份了吧？”

王翦轻抚着胡须说：

“不算过份，各位都明白，主上多疑而不相信别人，尤其是在外领军作战的大将。如今秦国可说是将全国的军队都交给了我，我要是不摆出贪小利的姿态，多请美宅良田为子孙着想，秦王很难去掉猜忌之心！”

众幕僚听到他这番话，才知道王翦的用心良苦。

## 8

秦王政二十三年。

王翦大军分成两路，分别从函谷关及武关而出。

王翦主力一出函谷关抵达楚国方城附近，就得到消息，楚国大军五十万正列阵等候进行决战。

麾下部将个个紧张，摩拳擦掌准备接战，王翦却下令加强防御工事，多设障碍物，注意警戒，不准擅自迎敌，违令者斩。

于是四十万大军整天留在壁垒内，饱食嬉戏，任楚军如何挑战辱骂，秦军就是不出壁垒应战。

王翦闲来无事就是和幕僚下棋、喝酒、聊天。

过了一段时间，那天王翦正和平日一样，和幕僚下着棋，他突然命两名侍卫：

“你到外面去走一趟，看看士卒们正在做些什么？”

侍卫骑马分别到各营地看了一遍回来。一名侍卫禀告说：

“大多数的士卒在比角力和投石超距的游戏。”

另一名侍卫也说：

“属下见到的情形也差不多，士卒们饱食终日，先前都因行事疲惫，整天只想着睡觉洗澡。接着就是大吃大喝，闲着聊天，如今全都精力恢复，闲着无聊，争着做各种比赛运动。”

“士气可用了！”和王翦对面下棋的幕僚说。

“我军的朝气已生，但敌人的暮气犹未至，而且我也正在等蒙武那边的消息。”王翦微笑说。

“原来将军按兵不动有这样大的作用！”另一位观起的幕僚恍然大悟。

“两位谁说说看，老夫的作用在哪里？考验一下谁真能识破老夫的玄机。”王翦抚须点头。

“将军虚张声势乃是要吸引楚国全国兵力至此进行决战，因此敌后方空虚，蒙将军乘虚杀往楚都新郢（原名寿春。考烈王二十二年徙都寿春，按原都城郢改为郢，一般民众为与旧都郢城区分，都称之为新郢）。”对棋的幕僚说。

“先生只猜中了一半。”王翦点头称赞。

“将军到底藏了什么玄机？”观棋的幕僚问。

“虚虚实实，虚可变实，实亦可转虚，老夫计划中的决战点仍然在我们这里！”王翦高深莫测地说。

“愿闻将军详细解说，以开茅塞！”两个幕僚异口同声地说。

“将楚军全力吸引在此，而以蒙武二十万部队乘虚攻入楚东，楚军见我

不应战，而蒙武军势若破竹，他们会误认蒙武军才是主力。楚军这次战略也是采取消灭敌人有生战力为主，而不计较城市土地的得与失，所以极力求战。但见我不应战，而蒙武军已至楚东，他们必会引军向东，对蒙武军攻击，以求决战，却想不到决战点仍然在此！”

“将军真是神机妙算！”对棋的幕僚说。

“那我们要何时才应战？”对棋的幕僚问。

“等主客易势，攻势权操在我们手上时再说。”王翦胸有成竹地说。

正谈话间，中军来报，蒙武军中使者求见。

军使带来战报，蒙武军已抵达安阳，现在整顿休息，数日后向新郢方向进发。

接着探骑来报，敌军正拆除帐篷，整理行装，似有撤退模样。

没过多久，全军都尉以上将领集体求见，全都认为出战机会已到。但王翦依然摇着头说：

“如今出战，正好合了敌人积极求战的本意，待他们真正撤退时再说。不过现在你们可以各回本部，准备拔营出战，待命行事。”

各都尉回营一经宣布准备出战，全军雀跃欢腾。

入夜，楚军果然前军改作后军，就地掩护，其余部队借着夜暗，有条不紊地向安阳前进。

王翦派出五万骑兵绕道先行，迎击楚军先头部队，再以部分兵力围歼楚掩护部队，其余则分成多路追击。

楚将景春遭遇秦骑卒下马埋伏，误判蒙武军已到，两面受到夹攻，乃下令向南转进，用意在退保新郢。想不到经过安阳附近渡过汝水时，在安阳的蒙武军主力已经赶到，兵力虽较景春为少，但休养多时以逸待劳，士卒莫不奋勇争先。

双方接战七昼七夜，杀声震天，这时追击的王翦主力也已赶到，前后夹击，汝水全染成红色，很多支流处都为尸体所壅塞住，河水为之不流。

五十万楚军只剩二十万不到渡过汝水，退保新郢。

秦军乘胜追击，进围新郢。

三个月后，新郢城破，王翦军生俘楚王负刍。

楚名将项燕在淮南地区拥立昌平君为楚王抗秦。

此时，秦占领了楚自陈城至平舆的全部淮水以北地区。

秦王政亲至前线劳军。

## 9

秦王政二十四年八月。

王翦、蒙武率大军四十万和昌平项燕二十万楚军隔着淮水对峙。

那天，王翦和蒙武在淮水支流北岸观察地形，只见虽只一水之隔，却是自然天堑，很难渡过，而且楚军在可能渡河口都设有层层水中障碍物，阻止船只和人马登陆。

“蒙将军，你对这次渡河作战有何意见？”王翦问蒙武说。

“一切照原计划，末将没有什么意见。”蒙武恭敬地回答说。

按照他们原定计划，蒙武在昌平下面渡河，以十万兵力牵制昌平正面约十五万兵力，而三十万主力在离昌平二十里的石矶渡河，再行进围昌平城。

“小蒙将军，你又有什么意见？”王翦顺便问一下蒙恬。

“原计划很好，但不够完善！”蒙恬回答说。

“哦！小蒙将军有何高见？”王翦惊诧地问。

蒙武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尽管他曾率军十万独当一面过，但在父亲眼中，他仍然只是个廿多岁的大孩子，长辈面前，哪有他说话的余地。

他瞪的这一眼，蒙恬装着没看见，王翦却看得清清楚楚，他笑着对蒙武说：

“让他说，河水后浪推前浪，这次战役完毕后，将是他们领军作战，纵横天下。”

“依末将之见，作战应考虑敌将的特性。素闻项燕用兵神奇，敢于行险，不喜团守一地，而喜以奇兵围歼敌人。按照原计划，以十万兵力先行佯攻，吸引楚军，楚军必严阵以待，在我军半渡之际加以歼灭。而在石矾渡河的三十万我军，敌只须以五万人迎击水际，就能至少阻止两天时间，到时十万正面攻击部队已被击溃，主力军就算剩下二十万人，亦难再独力攻城！”

“你是从何计算的？”蒙武忍不住在一旁问。

“据末将得到的情报，楚军虽只有二十万兵力，防守线却如此之长，而项燕善于用兵，整个防线只用了五万正规军，而且是作为局部打击部队。他手上掌握了十五万精兵，退可守城，进可以灵活运用，歼敌于半渡之际。”

“那么依你之见呢？”王翦笑着问。

“依末将之见，不如多选一个渡河点，成则夹攻昌平，不成则可吸引项燕大部兵力，再派名猛将率少数兵力，乘敌我激战之时夜暗渡河，乘虚直取昌平。”

“这样太危险，容易造成我军兵力分散。”蒙武摇头说。

“小蒙将军的计划可行，这员猛将老夫就选定是你！你要多少人马？”王翦微笑着对蒙恬说。

“两万人足够了！”蒙恬有信心地说。

“好吧，就在你自己部队挑选两万精兵，作为奇袭昌平之用。”

三人再讨论了一会执行作战细节，王翦下达命令——

以蒙武率兵十三万在昌平左方十里处强行渡河，并扩大声势欺敌，使敌误判为主攻点。

王翦自率二十五万主力利用暗夜在石矾渡河点潜渡，如被发现转为强渡，渡河成功后，主导攻城。

蒙恬率二万精兵，携带攻城器具，利用两军激战之际，潜行渡河攻城。

于是各自回部积极准备。

## 10

月黑风急，淮水浪大，并不是太适合渡河作战的好天气，优点却是可以欺敌，天气坏会使敌人监视警戒更为困难，而且会产生错误的安全感。

蒙恬所挑选现的两万精兵，个个骁勇善战，而且都精通水性，先头五千骑兵更是要靠本身力量，不用船只渡河。

他带着部将巡视各部队的准备情形后，站在河堤上向南眺望，只见两处渡河点都是杀声震天，火光明亮。

王翦的先头部队在前一天黄昏时渡河，项燕判断为助攻兼佯动，派了他的儿子项梁带车骑兵五万拦截，双方就在河岸激战起来。项梁善于布阵，虽然王翦部队先后纷纷抵达，仍然一时冲不破项梁军的阵线。

激杀进行了整整一天，河上充满了被火箭射中焚烧的秦军船只，一时火光浓烟弥漫天空。

紧接着，蒙武率领的十万大军，在拂晓大张声势渡河，千船启发，船上锣鼓喧天，旌旗招展而来。

项燕判断这次为主攻，因为离城较近，他亲自率十万精锐赶到岸边列阵，并出动战船百余船，由河上横击秦军渡河船只。

他的计划是在消灭部分秦军于水际后，立即回城固守，但一经接战，秦军伤亡虽大，却紧咬住楚军不放，项燕率领的十万军队一时还脱不了身。

等在这岸的蒙恬算算时候已到，他挥手作了个信号，等在岸边的五千骑兵纷纷下水，他带头拉着马尾游泳渡河，有些马后面还拖着攻城用的云梯、撞木等木制工具。

五千人马无声无息渡过河后，在预定位置集结好，后续步兵才乘船过河，等楚军发现时，五千骑兵已来到了城下。

蒙恬事先早有准备，五千骑兵全穿着楚军黄色制服，旌旗盔甲完全是楚军式样，只不过头盔上贴有白布作为标识。

昌平城这段河流成弯状，河面最宽，最不宜作渡河，而城墙就依河岸而立，陡削有如绝壁，所以守城兵卒都看成是天险，敌人有所动静一看就了如指掌，就是船渡过来，也不容易靠岸。城上哨卒只顾看河面上有没有船只，却未发现五千人马已悄悄上岸。

蒙恬先派了两百名经过爬壁特别训练的高手，就在敌人认为不可能前来的“绝壁”，用飞云索攀登上了城墙，悄悄无声地杀掉城楼上的哨卒。

这边蒙恬点着火把，正大光明地来到城门下面。他高喊着：

“城上哪位大人负责，请开下城门。”

守城的楚军在火把的照明下，很清楚地看得出是自己人。但仍不能没有怀疑，城外两处渡河点正战斗激烈，怎么会有人马回城？

城楼上一名校尉模样的军官大声问：

“来将何人？前方战事如何？什么事要进城？”

“城右十里渡河的敌军已遭到全歼，项将军怕城内空虚，派我率军先回，保护主上！”

“可有通行令牌？”那名校尉又问。

“当然有，你可下来开城验查！”蒙恬心想这下糟了，他哪有什么通行令牌，但只要他肯开城门，杀进去再说。

“好，你稍稍等一下，我就派人开城门。”

就在蒙恬暗暗高兴的同时，他忽然听到那名校尉身边有人喊：

“将军，且慢，这位领军是秦地口音，先问清他是属于哪个部队。”

蒙恬一听，知道事情糟了。那名校尉问地，他一时答不出话，只听到城楼上有人大叫：

“不好了，秦军已经入城！正在疯狂杀人！”

城上校尉未来得及反应，城门已被先行潜入的两百名秦军打开了。

楚军在激烈抵抗中死伤过半，蒙恬则领先带着两千骑兵冲向楚王宫。

擒贼要先擒王！

其余三千骑兵则分据北门和小东门城楼，依然将城门紧闭，另派少数骑兵满城放火，城中楚军一时弄不清到底有多少秦军杀了进来。

城内兵力本就空虚，如今又分不清敌我，城内楚军陷入混乱。

项燕迎战蒙武军，战事进行得非常顺利。



他事先在岸边摆好了三才阵，沿岸布满强弩手和发石机，并以百余战舰来回攻击秦军船队，发箭投石，阻止秦军架设船桥，以备战车、骑兵和辎重通过。

秦军被火烧死和沉船死在河中的，大约就有两万。船要靠岸边时，又有埋在水底的巨木刺网，撞破船底，落水的人纷纷被刺网所绞杀。

真正得以上岸的只有五万不到的步卒，登岸之时又遭到弩箭和飞蝗石的击杀。

一般的发石机只能单投十二斤左右巨石一枚，射程三百步，专作攻击敌船及战车之用。

但经过项梁的改造以后，可换装斗勺，内填碎石或鹅卵石，射程也达五百步，称之飞蝗石机。

数十部飞蝗石机启发，成千上万的碎石由空而降，嗤嗤作响，就像成群的蝗虫飞来一样，被击中者非死即伤，尤其秦军勇敢，素来不喜穿厚甲戴重盔，作战才轻便灵活，这下造成的伤亡更大。

因此真正能冲进楚军阵中的不到四万人。但这四万人却是有条不紊地由蒙武组成四十个方阵，向楚军的三才阵突杀。

所谓的三才阵是步卒方阵排列正中，每隔三百步又是另一排步卒方阵，方阵由执戈、戟、矛、殳和佩带剑、刀、匕首的步卒及强弩手配合组成，远程由强弓劲弩发箭射敌，再接近时用长兵器，方阵遭敌冲散，则用短兵器格斗，是所谓短兵相接。

三才阵两侧摆列着重骑兵，人马都着重盔重甲，手执的都是长矛长戟。

步卒方阵与方阵之间，另布有战车阵。

当秦军攻击方阵进攻楚军方阵时，楚军方阵却向两翼分开，中间留出空隙来，秦军乘机尖刀似地插入，想再两翼席卷，却发现楚军方阵又向中间合拢，前十五列继续对抗后续秦军，后十五列向后转，从背后攻击已入阵之敌，而重骑兵和战车则在两个方阵之间冲杀践踏，造成最大的震撼效果。不消多时，入阵秦军全遭击杀，又开阵让出空隙，让秦军再进一批，再加以围歼。

三才阵是由项燕发明，专对付喜欢轻装作战，甚至是打着赤脚、光着脑袋追击敌人的秦军。

三才阵一开一阖，秦军遭到重大伤亡，蒙武连连叫苦，吃亏的是船桥未能及时建成，骑兵和战车都不能渡河。他如今进退两难，只有希望蒙恬能夺城成功，或是王翦援军能及时赶到。

这样战到夜晚来临，他命全军退至河岸后方，藉河堤作掩护，等待天明。

等到半夜，项燕眼见敌人已没有后续部队到达，而在河中间阻敌的楚舰队却遭到秦军绝对优势舰队攻击，半数被烧毁淹没或是被俘，半数照原定计划避入河汉内。

项燕暗暗心惊自己判断错误，项梁那方面才是主力部队，好在传骑来报，项梁正面之敌虽源源不断渡河而来，但一天战斗下来，虽然受伤惨重，还勉强撑得住，只是暗夜中敌军已搭好船桥，重骑兵和战车部队将很快过河来，明早再发动攻击，只怕支持不了。

他随即下了决心，不管蒙武的残余部队，只留少数兵力监视，他要乘着暗夜率军回城。

正在他调动部队作回城部署时，只见昌平城火光四起，他大叫一声：“不好！”急忙率领三万骑兵和五百乘战车火速赶回城来，好在只有十里路，不需半个时辰即可抵达。

## 1 2

等项燕回到小东门一看，整个昌平已成为一片火海，城门楼上灯笼火把照得通明，灯笼上全是斗大的“秦”和蒙的“蒙”字旌旗，迎着夜风招展。

城楼上站着一名黑甲小将，正是蒙恬，他满脸笑容地向项燕喊：

“项将军，全城已为我军占领，楚王昌平……”

“我主上怎样了？”没等蒙恬说完话，项燕环眼横睁，脸上虬髯根根竖起，着急地问。

“昌平王已服毒自尽！”蒙恬带着惋惜地说。

“我不相信你的鬼话！”他转身向身后的副将楚昌说：“攻城！”

“但我们没带攻城具械。”楚昌小声地说。

“那就围城！”项燕急得已失去了理智。

“现在不是围城的时候，石矾方向的主攻敌人，假若公子抵挡不住，天明时就可能追击到了，我们应该率军撤退，作再图的打算！”楚昌说。

“你的话说得有理，我真是一时急胡涂了！”项燕说：“你传令各级部队作撤退准备，但我不见到昌平王的遗体总不甘心。”

此时天已微明，只见穿着白色战袍骑着白马的项梁，率领着数千残兵赶到，他急驰到项燕面前，行礼报告说：

“父亲，王翦正率大军追来，我军为何不进城？”

“城早就易手了。”项燕苦笑着指指城楼。

正说话间，只见鼓声四起，呐喊声震天，秦军黑色旌旗纷纷扬起，他们已处在秦军的重重包围里。

王翦一马当先，后跟着数十名幕僚及护卫来到阵前，他远远地向项燕喊着说：

“项将军别来无恙？如今你已完全被包围，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杀戮，你还是投降的好。”

“父亲，楚国只有断头将军，没有投降将军！我来断后，掩护父亲杀出去！”项梁只不过二十七、八岁，长得英俊潇洒，不像武将，倒像一介儒生。

项燕没有回答项梁的话，只是高声对王翦喊着说：老夫想见见昌平王的遗体再说！”

城楼上的蒙恬也听到项燕的喊话，他大声笑着说：

“这还不简单！早知道你要看，已准备好在这里。来人，将昌平王的遗体放下城去！”

城楼上用绳索吊下一具棺木，项燕这边派出十数名兵卒抬来，放在项燕面前。项燕下马一看，果然是龙眉凤眼留着三绺清须的昌平王，只见他面呈金纸色，口中尚有血迹，一看就知是服用鹤顶红之类的剧毒身亡。

项燕带着众将官下跪行礼，楚军全部都怒气填膺，高喊要和秦军决一死战。

“父亲，士气可用，不如和秦军旗死一战突围！”项梁对项燕说。

“昌平王一死，号召中心已失，再作困兽之斗，也不过白白牺牲几万人生命，怪只怪我不应该自负敢于行险，出城应战！”项燕叹口气说。

“死守城池，外无援军，下场也许更惨，父亲不要太过自责。”项梁安慰

他说。

“王将军，你是否敢过来单独和在下谈谈？”项燕示意随从不要跟来，他一纵马来到了两军阵前中间。

“项将军召唤，王翦怎么敢不来！”王翦也驰马前来，双双抱拳行礼。

“昌平王一死，项某斗志全失，投降可以，但要让这几万士卒器械自行离去，不当俘虏，王将军可肯答应？”

“王翦的意思是要项将军仍旧率旧部，为秦镇楚国各地，再呈报秦王，加封官职。”王翦恳切地说。

“楚国只有断头将军……”

“好吧，就照项将军的意思，士卒将领愿留则留，不留自行离去！”

“君子一言？”

“骑马难追！”王翦在箭囊中取出一箭，从中折断：“食言当如此箭！”

“好，王将军千金一诺的信誉，项某信得过！”

项燕回到本军，大声宣布了这项约定。众士卒流着泪高呼：

“愿随将军决一死战！”

“困兽之斗无益，放下武器回家吧！”项燕声音哽塞，强忍着眼泪不流出来。

楚军纷纷放下武器，秦军也遵行约定让路。不到半个时辰，数万残兵散走一空。

项燕身旁只剩下项梁和几名亲随。

项燕在昌平王棺木前下跪，沉重地说：

“臣无能，有辱大王！”他再向项梁大喝道：“记住，楚虽三户，亡秦必楚！”

他突然拔出佩剑，项梁等人来不及抢救，他已自刎身亡。

### 1 3

秦王政二十五年，大兴兵，使王贲将，攻燕辽东，生俘燕王喜，押解咸阳。再回兵攻代，虏代王嘉。

王翦则乘战胜余威，迅速平定楚江南各地，并降服越君，将江南地及越地合置会稽郡。

五月，秦王政犒赏全国军民，各县各里赏赐牛羊美酒，军民大事庆祝。

二十六年，齐王建与丞相后胜突然从和平美梦中醒过来，张目环顾，六国中有五国全变成了秦国的郡县，称王的就只剩下他一个，他真的是孤家寡人了。

秦国这时也接连派出使者要他投降，他与群臣商议的结果，决定发兵防守边界，不再接纳秦使者。

秦王政得到消息大为震怒，知道非用武力不行了。

那天，他召集王贲和蒙恬两位年轻新生代将军来到南书房。

王贲和蒙恬的军队尚分别驻扎燕南和楚地东北，他们是因接受赏赐而回到咸阳休假。蒙武此时也已由军中调回。

在两名小将坐下，接受王后亲自奉茶的殊荣后，秦王政笑着说：

“两位将军的功劳将永留青史，寡人也不必再加夸奖。现在留下齐国不战不降，依寡人的看法，灰尘留在席案上，拂去虽是轻而易举的事，但不去拂它，灰尘依然不会自动消失。”

“大王之言甚对！”两名小将异口同声说。

“寡人为了提高两位攻齐的兴趣，有一个奇特的做法：王将军从燕南进军，蒙将军自楚北进军，谁先到临淄就号令全齐，并代寡人镇守齐地。”

秦王的口吻似乎齐国已是囊中之物，用来逗这两个尚带孩子气的小将玩。

王贲听了暗暗高兴，由燕南往临淄，一路地形易攻难守，而且据间报，齐国大军全守在四方边境上。

蒙恬却在心中叫苦，楚北向临淄，除了地形不利攻击，还有道人工长城一直由琅琊山直通泰山北边济水上，将临淄保护得非常严密，这是专对秦楚而设。

但他又不愿示弱抗议，只得和王贲在秦王政面前立下军令状。

回到家中，他始终闷闷不乐，蒙武和齐虹见了奇怪，问到原因，他将今天的事说出。

“绝不能让王贲得占先机，由他治齐，齐地惨了，他用河水灌大梁城，惨绝人寰，后来治魏，严法峻刑，弄得民众叫苦连天！”

齐虹恨恨地说。

“依地形和兵力配备的情形来看，恬儿要想先王贲到临淄，几乎是不可能的事。”蒙武取出一张地图，一边仔细研究，一边皱着眉头说。

“我倒有一个办法。”沉吟很久的齐虹突然拍手说。

“请齐姨赶快告诉我。”统兵十万独当一面的大将，在家仍然是个大孩子。

“不过有一个条件。”齐虹故作神秘地微笑着说。

“在这种情形下，不说一个条件，就是十个条件，恬儿也只有应承。”蒙恬假装不高兴。

“喊我娘，以后不要齐姨齐姨的，好像我到你们家这多年，到现在还是外人！”齐虹也有感慨。

蒙恬呆了一下，一时还真叫不出口。蒙武连忙笑着在一旁凑趣：

“我当什么了不起的条件，原来只是要恬儿嘴巴甜一点，你本来就是他娘，恬儿，赶快叫！”

“娘！”蒙恬郑重地跪下去喊，三十岁的人了，首次喊别的女人“娘”，怎样总有点不习惯。

“孩子，快起来！”齐虹双手扶其他，竟高兴得两眼含泪。

“你敢不敢行险？”三人复座后，齐虹问蒙恬。

“领兵作战就是冒险，还有什么敢不敢的！”蒙恬笑着说。

“这次冒险不同平时作战，成则全赢，娘包你比王贲先到临淄，败则全盘皆输，你的性命恐怕都难保！”齐虹正色地说。

“你不要事情还未说出，就先吓唬孩子，”蒙武也笑着说：

“你就赶快揭开谜底吧！”

“我的计划是，蒙恬只领兵两万由水路进逼即墨，而由裨将领军由正面进攻。即墨位于海口，大夫齐准是我族兄，也是齐相后胜的心腹，为人胆小怕事，贪黠好货，大兵一到，他必会降，然后由他说服后胜劝齐王降，不是要比王贲从燕南须渡河水和济水两道天然障碍快得多？”齐虹转视蒙武，妩媚地一笑。

“真是妙计！”蒙武明白她要他的夸赞，他连忙拍手。

“看样子，娘得陪你走一趟了？”齐虹又转对蒙恬说。

“多谢娘！”这次他喊娘喊得非常顺口了。

蒙恬率精兵两万乘船沿着海边，绕过琅琊山在即墨港口登陆。

即墨人有几十年未经战争，几乎忘记了军队是何物，而且处于海边最后方，感觉不到一点战争的威胁。

秦军靠岸登陆，很多人还到港口上看热闹，当作是本国军队来此布防，全都拍手欢迎。

等军队全部上岸，整好队形，展开黑底白字的“秦”字和白底黑字的“蒙”字旗，民众才发觉是秦军来了。

“不得了，秦军来了！快逃！”港口原来围观的民众四散奔逃喊叫，街上店铺也纷纷关门上门板，突然之间，港口街市空寂不剩一人，只有秦军的皮靴和马蹄声在空气中回荡。

蒙恬和齐虹一下船就率领了三千骑兵，直奔即墨城，在即墨门监还未来得及反应前，就控制住了四处城门。

他们亲率一千骑兵驰向即墨大夫衙门。

在路上，他们还远远看见拉着白布条的两群人在打架，蒙恬不解地问齐虹怎么回事，齐虹也惊奇地笑着说：

“怎么闹了几十年，到现在还在闹！一时说不清楚，以后再说给你听。”

这些扭打的人听见有人喊秦军来了，也都停止打斗，一窝蜂地散去，只留下一些白布条散留在地上任人践踏。蒙恬随便看了看，只见有的白布条写着：

“非齐猪滚回鲁国去！”

“不抗秦就会亡国！”

“非齐人、齐人都是齐国人！”

“秦军压境还要内部斗争，真是没良心！”

“非齐人完粮纳税，为何不算齐人！”

“……”等等。

原来，临淄严禁抗议游行闹事，要抗议游行的人都转到即墨港市来了。

大夫衙门有数百名士卒守卫，倒也盔鲜甲明，兵器配备精良，但经过秦骑兵一冲，斩杀了几人，其余的一哄而散，各自逃命。

蒙恬的兵卒在卧房床底下找到全身发抖的齐准，他一见到齐虹，才放下心来。他谄笑地说：

“原来领军的是大妹子！”

“不是我，是我儿子，”齐虹指着蒙恬说：“我们公事公办，你为我们带封信去说服后胜投降，你现在有的，将来都能保有，要是玩花样，杀你全家一百多口！”

齐准没过几天就从临淄带信回来，齐王建听从后胜的建议，愿意投降。他讨好地对齐虹和蒙恬说：

“我告诉后胜，秦军二十万占领即墨，正向临淄推进中，他们不敢不降！”

其实他是隐瞒了真实状况。齐王建和丞相后胜接到战报，北方王贲军及南方蒙恬裨将所率军队，双双入侵齐境，他们立即召开御前作战会议，第一次御前会议，该到的大臣只到了百分之八十，其他百分之二十的人全部弃职逃亡；等到召开第二次作战会议时，只剩下一半不到。

就在这时候忽然听到秦军已占领即墨，当然赶快投降，齐准只不过加了一点最后一根稻草的力量。

蒙恬率领两万秦军浩浩荡荡开进临淄，举行了盛大的献俘和入城仪式，将齐王和后胜都软禁在住处，听候秦王发落。

过没多久，接到秦王政的回示，齐王建徙居于河内共地，后胜以不忠罪名斩首。

仆人都怨恨齐王建听信后胜的谗言，不早与诸侯合纵抗秦，而纵容后胜与秦间来往，并将秦间当门客养在家里。齐地流传着一首歌谣——

“松耶柏耶？住建共者客耶？”

这是讥讽齐王建认人不清，错将秦间当贵客，最后落到亡国居共地的凄惨下场。

王贲领着十五万大军，轻易渡过河水、济水两道天险。在燕国境内还遭到燕赵人联合组成的游击队的骚扰。人言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，真是不错，国虽亡了，民间仍有反秦武力组织。

但一进入齐国地境，情形就完全不一样。齐军将领一看秦军到来，下令部下死守，他要到上级去开会，就此一去不回。军大夫如此，旅大夫跟着学样，最后连管一百人的卒长也跑得精光，只留下一些全不知情的伍长和兵卒，秦军一到，没人指挥布阵杀敌，也就纷纷逃散，逃不掉的就投降当俘虏。

王贲军在齐境未遇任何抵抗，像平日行军一样直达临淄。王贲算算日程，即使蒙恬军和他一样未遭任何抵抗，如今应该只在齐西长城外面。

在离临淄十里外，王贲下令扎营，并派出探马打听敌情，谁知道探马带回来的不是敌情而是蒙恬本人。

“王兄你辛苦了！”蒙恬笑嘻嘻地行礼。

“蒙兄你真是用兵神速！”王贲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他心里在想——这小子是否有翅膀飞过了泰山？

“后日举行入城式，选派五万精兵即可，其余在此扎营，齐国已完全平定，让士卒好好休息。王兄请在今晚带高级将领入城，小弟要在原齐王宫设宴为王兄洗尘。”蒙恬说话客气，但实际上是在下命令。

王贲是何等聪明人，他连忙行礼，口中说着：

“末将遵命！”

“王兄何必来这一套！”蒙恬赶快谦让。

“王命不敢违！”王贲虽然心里难过，但也不能不说实话。

于是，秦王政十七年得韩王安，韩亡；十九年得赵王迁，灭赵；二十二年魏王降，魏亡；二十三年虏楚王负刍，二十四年破昌平，楚全亡；二十五年得燕五喜、代王嘉，燕亡；二十六年得齐王建，齐亡。

六国毕，四海一，秦王政就此统一了天下。

## 第十九章 泰山封禅

### 1

秦王政坐在殿上，殿阶下分班站着文武百官，丞相王绾、国尉尉繚、廷尉李斯、御史大夫冯劫分别排在最前面。

秦王政如今已经是四十岁的人，历经霸占和政争的磨练，无论心智和

外表都达到了成熟的最高峰。

他仍然是长身玉立，长目，隆鼻，龙眉修长入鬓，但额上已出现皱纹，脸上的稚气完全消失，阴鸷之气更深。留上五绺短须后，脸形变得更方，下巴显得更为突出，脸上的神情威严而肃杀。

他今天穿的是一件新式样、新缝制的黑色王袍，上绣彩色金龙，头戴通天冠，双手执着玉圭，完整的一副天下共主模样。

他威严地扫视了一下殿内的群臣，用他狼音豺声的特殊嗓音说：

“如今六国灭绝，天下一统，先父王希望宇内永久和平，不动刀兵的愿望，终于在祖宗保佑及众卿家的协助下由寡人完成。既然天下情势全变，假若不改名号，显不出成功，也无法和前代作区分，更不能让后代明白，一切都是在寡人和众卿家手上作新的开始，所以今天我们要先议定帝号。”

首先是个性较保守的丞相王绾出班禀奏：三皇五帝名称上是天下共主，实际上本身占有的领土不过方圆千里，而自商周称王，才真正拥有天下，所以‘王’的称号最好。同时，诸侯初破，燕、齐、楚都隔中央太远，不封国立藩，恐怕鞭长莫及，难以治理。周所以能维持八百年，宗法和分封占了很大的功用，臣认为还是依周制比较好。”

秦王政面露不悦的说：

“寡人要的不是商朝七百年或周朝八百年的天下，而是要万世永传。而且商周封建是天下兵祸的根源，我们怎么能再蹈覆辙！这件事稍后再议，先讨论帝号的事。”

王绾还想争辩，但见到秦王政锐利的目光中所透露的厌恶，他不敢再争下去，不过他在心里想——怎么四十岁的秦王和十岁~二十岁的时候完全变了样？他以往希望群臣发言，就是不合意也会听完，也不会率直反对，而是利用别人的反对来打消，最后才说出他的结论。

绝不会像今天这样，当着群臣的面前指责他这个老丞相！他变了！

这时，廷尉李斯带着满脸的谄笑出班启奏：

“昔五帝拥有领土不过方圆千里，而且诸侯是否臣服，是否来朝，天子都不能制。如今陛下兴义兵，诛残贼，平定天下，海内都已成为郡县，法令由中央统一，这是自上古以来从未有的事，所以据实说来，陛下功业为三皇五帝所不及。臣曾与博士们讨论过，大家认为，古有天皇、地皇、泰皇，而泰皇最尊贵，臣冒死建议王称‘泰皇’。”

秦王政笑了笑，沉思一会，开口说道：

“廷尉所言不错，但称‘泰皇’仍旧与以前分别不出来，依寡人看，三皇五帝合称最好，今后王号就改为皇帝，众卿家认为如何？”

“陛下圣明，这样更可以显示出一切都是自陛下开始。”李斯躬身赞美。

群臣当然是一片阿谀声。

秦王政不动声色地说：

“就这样吧！寡人为始皇帝，后世以数计算，二世、三世、直至万世，传之无穷。另追尊庄襄王为太上皇。”

群臣一阵欢呼和恭贺。

此次是御史大夫冯劫出班，他启奏说：

“为了表示一切与古制不同，臣冒死建议，除了帝号以外，有关皇帝的称谓也应更新。

臣建议天子自称‘朕’，其余人不得再行僭用，同时改命为‘制’，改令

为'诏'。”

“可以，就照御史大夫的建议，”秦王政点点头说：“朕闻太古有号而无谥，中古才生有号死有谥，譬如先王在世时号庄王，死后谥襄，名之为庄襄王，这种做法是以子来评议父亲，群臣来议论先王，乃是极岂不妥的事，今后皇帝称世，谥法就可以取消了。众卿家认为如何？”

群臣又响起一阵谄媚声，异口同声地说：

“陛下圣明，见解为臣等所不及！”

接下去，秦王政又交议封建和设郡、统一度、量、衡制度，以及车同轨和书同文字的事。

议定后再召开国是会议议决。

于是，秦王政改称秦始皇帝，简称为始皇。

## 2

过了些日子，始皇又召集丞相、国尉、御史大夫及有关大臣开国是会议，与会的人全经过充分的准备，在会议上引经据典或是发表自己独特的看法，最后由始皇做成决定。

议决事项如下——

### 一、有关立国制度：

·根据太史与阴阳家研究的推论，以周为火德，故一切以赤色为尊贵；而秦代周德，是以水克火，从其所不胜，因之秦的德性是水。于是改一年自冬季十月开始，十月一日为一年首日。

·衣服、旌旗、旄节，皆以黑色为之，数则以六计算，兵符、节符、法冠皆六寸，车舆长六尺，以六尺为一步，皇帝车舆用六马。

·改河水（黄河）名为德水，以为水德之始。

·凡事皆取决于法，不讲求人情恩义。

·天下百姓改称为黔（黑）首。

### 二、有关国家的行政制度：

·封建诸侯是以往天下战祸不息的根源，今后不能再蹈覆辙，不再建封自己儿子为诸侯，象征始皇的公正没有偏心。

·如今秦国版图东至海及朝鲜，西到临洮、羌中，南抵南荒野蛮之地，北据德水为塞，以阴山和辽东为界，所以皇帝治国要能如手之使臂，臂之使指，必需有完美的行政组织。

·中央行政组织以皇帝为首，不受法令限制，可随时交议立法或自行立法。

·中央政府首脑分为三公及诸卿，三公为——

丞相：辅佐皇帝处理政务，总领百官奏事，统理地方上计考课，任免中低级官吏，主持朝议。御史大夫：掌理监察，辅助丞相，又称为副丞相。

太尉：主管军政，在军令方面为皇帝兼统帅的参谋长，发兵与将军任命，由皇帝亲自以符节行之。

诸卿为——

奉常：掌宗庙礼仪。

郎中令：掌宫殿门禁，并统领在殿中侍卫的诸郎官。

卫尉：掌宫门屯卫兵及宫殿安全。

廷尉：掌刑法，并统率全国郡县亭里尉，形成严密的司法网。

治粟内史：掌国家粮谷财货。



典客：掌安抚及处理归顺蛮夷事务。

宗正：掌皇家宗室事务。

太仆：掌皇室舆马。

少府：掌皇家私有的山海池泽税收，以供奉皇室。

并权设——

将军：征伐时任命，平时则镇抚新占领地，不需要时召回归府。

博士官七十人：掌管图书文籍，并备皇帝顾问及参与朝议。

太史：掌史实记载、天文地理报告及其他有关国运吉凶的预测。

·地方行政组织方面，共分天下为三十六郡——三川、河东、南阳、南郡、九江、鄣郡、会稽、颍川、碭郡、泗水、薛郡、东郡、琅琊、齐郡、上谷、渔阳、右北平、辽西、辽东、代郡、钜鹿、邯郸、上党、太原、云中、九原、雁门、上郡、陇西、北地、汉中、巴郡、蜀郡、黔中、长沙与内史（秦国本部）。

地方政府则有——

1．郡：

郡守：最高首长，掌一郡政事。

郡尉：掌兵役、军训及刑法缉盗。

监御史：由皇帝直接派遣至各郡，监察郡守及郡政。

2．县：万户以上设县令，不满万户设县长，为县最高首长，综理政务。

县丞：主管司法。

县尉：主管军事及缉盗。

3．乡：

三老：掌教化。

嗇夫：司狱讼及征收赋税。

游徼：巡禁盗贼。

4．亭（每乡辖十亭）设亭长。

5．里（一亭十里）设里长，辖百家。

并行互相纠举连坐之法。

·划一度量衡，一切以秦制为准。

·统一币制：全国通用两种货币，黄金为上币，铜钱为下币。

·统一文字：命廷尉李斯主持这项工作，依据秦文大篆理归纳成更为简便的“隶书”，通用于狱政通信和私人民间。）

三、为维持永久和平，应采取的重要措施：

·销毁兵器：没收全天下民间兵器，聚集在咸阳，铸成钟等实用器具。并铸成十二个各重二十四万斤的大“金”人，放置咸阳宫廷内，作为这项行动的象征。

·毁弃国内原诸侯所建长城及军事要塞，只休留燕、赵为防御胡人入侵的长城，以防止乱民据用造反，同时铲除交通障碍。

·掘通产各国为军事需要所筑的川防，疏浚以后作为水路交通及农田灌溉水利之用。

·迁移天下豪富十二万户至咸阳，一方面加以监视，使他们不再在本土产生分化作用，另一方面也可充实首都的财富及繁荣。

·建立驰道：以首都咸阳为中心，建筑辐射通全国的"驰道"。主要干线有两条，一往东通往赵、齐海边，一向东南通往原楚国及新收的南荒地区，以利通讯和军事的需要。

以上议决，始皇交丞相，督导百官一一执行。

### 3

秦始皇帝二十七年，始皇巡视陇西、北地两郡，出鸡头山，过回中。在归程中，发现渭水畔风景绝美，于是下令在渭水之南建筑信宫，后又改名为极庙，意为至高无上之宫殿。并由极庙挖通骊山到甘泉建前殿，再筑两边都有围墙的甬道直通咸阳，始皇车马在甬道内行驰，民众都看不到。

在这次巡视后，始皇发现道路崎岖难行，对公文传递、军队调动、运输补给、民间贸易都影响太大，于是下令加快建筑全国的驰道。

所需人力除一般服劳力义务的民众外，更大量使用囚犯及原各国的战俘、贵族和工匠。

二十八年，七十博士集体上奏：

“始皇帝上承天意，下得民望，平定海内，放逐蛮夷，莫不宾服，今既登极，尚望按照古制，行封禅之礼……。”

始皇见到奏章，在南书房召见博士中最资深者七人，讨论封禅及望祭山川事宜。七人中有三人来自旧周，有四人来自原鲁国，两派又起了争论。

旧周派博士主张在甘泉山行封禅之礼，以示秦地为天下之本。原鲁派则坚持古代圣王都在泰山举行封禅，这个传统不能破坏。

他们正争论不休时，始皇只在一旁微笑，不加制止也不加评论。负责招待的皇后，实在看不下去七位老博士争得口沫横飞、脸红耳赤的样子，也听不懂他们引经据典的酸溜溜理论，最后她解围地问：

“哀家对封禅仪式尚不十分明了，哪位博士可试为解说？”

她这一发问总算是平息了争论。仆人中最资深的博士，八十二岁的原鲁派鲁青对答说：

“封者祭天也，禅者祭地也，合为封禅即是圣人君祭告天地的仪式。用意在向天地禀告，人君承天命治理天下生民，并祈求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，自古圣君承受天命，都在泰山举行。”

皇后看到须眉皆白的老博士牙齿透风，说得辛苦，心中不忍，等他说到一个段落，喝茶喘口气的时候，她又转向较年轻的旧周派领袖——七十二岁的姬周说：哀家小时曾经过泰山，虽觉其雄伟壮丽，但为什么封禅历来都选在此？”

满头白发的姬周躬身回答说：

“据史载及阴阳家传说，泰山高四千九百丈二尺，周围两千里，其中蕴藏芝草玉石、长津甘泉及仙人室，又有地狱六处，曰鬼神之府，从西而上，可见下有洞天，周围三千里，乃鬼神受考谪刑罚之处。传言泰山近天也通地，所以历代封禅都选在泰山。”

这时鲁青已喘过一口气来，他又接着说：

“在泰山筑坛以祭天，表示在极高的泰山再加高，可以接近上帝；在泰山之麓的梁父小山平地为墀，以示地更为宽广，然后用以祭地，以示与地母更为亲密。凡墀皆十二丈见方，坛则高三尺，阶三等。祭祀皆用酱色酒和煮熟的鱼，不用三牲。”

久在一边没开口的始皇徐徐言道：

“封禅以什么季节最好？”

众博士面面相觑一会，最后由鲁青回答说：

“臣等不敏，尚未见过书上有记载。”

“那就是说没有限制，朕可以自行决定了？”始皇捻着短须微笑：“素闻暮春初夏，泰山景色最好，如今准备动身，正好赶得，各位博士有什么意见？”

“陛下真是圣明，凡事都能创新，自有定见！”众博士中选较年轻力壮者随驾，原鲁派及旧周派各三人。

始皇并裁决，这次首次巡幸东部地区，注重威仪，凡事以新制行之。

譬如，皇帝穿黑色锦绣龙袍，用黑色旌旗旄节，御用輶辇车以六七纯黑马拖拉，主御车外加备用车共六部，随皇帝高兴使用，副车则为六六三十六部，乘随行近侍及大臣。

并以郎中六百近卫皇帝，六千虎贲军护卫车队，六万精锐部队随行，以应付新收凄楚之地有所不测。

#### 4

始皇去时路线为出函谷关，经原为韩、魏的郡县向东，直指泰山。

大队人马浩浩荡荡的行走在新修筑好的驰道上，上自始皇本人，下至群臣和兵卒，莫不觉得征服天下的滋味真好。

新完工的驰道宽五十步，每隔三丈种一棵树，路基全用碎石，两旁排水良好，再大的雨立即可干，不会留下泥泞。而始皇预定经过的路段，更是早一天就派民众打扫干净，再铺上细黄沙，车马过处，连点飞尘都没有。

每经过一个城市，地方官员在十里长亭前跪迎，进城的城门及街道两旁，黔首皆夹道跪接，齐声高呼万岁。

驻驿以后，始皇并不急着休息，而是欢宴地方父老及舆论领袖人物，征求他们的兴革意见。

但这些人都是由地方官员刻意选出，他们几乎是众口同声地赞扬始皇圣明，痛诋过去君王大臣的昏庸荒淫；歌颂秦法的公正严明，大骂以往官员的贪脏枉法。

他们却隐瞒了民众一时不惯严厉秦法，动辄得咎，触及法网而不自知，而中央派来的执法官吏，好的以苛察为严明，判罪重为公正；不肖的官吏更藉此欲财，欺压剥削百姓，弄得下层民众个个叫苦连天。

再加上战争虽歇，但修驰道，开河渠，毁城垣，起要塞，处处都需要人力，黔首虽兵役减少，劳役却更加重，农民工匠几乎没有时间和余力来重整被战争破坏的家园。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，任由田地荒废，是为了逃避沉重的田赋和徭役，也是想在城市谋求温饱。

始皇一开始听到这些歌功颂德的话，还有点怀疑和感到肉麻，但每到一个地方，这些地方父老和舆论领袖人物都是如此说，不由得他不相信，听惯了阿谀奉承，一天不听，就像缺少点什么。

好在他这次带的大臣是廷尉李斯领班，他总会在适当的时机说出：“陛下圣明，所见创新独特，非臣等所能想像！”

驾车的赵高，也总是在他有所怀疑的时候，为他“解疑”。

譬如有次，輶辇车正缓缓行进在驰道上，始皇想起一路上地方父老的歌颂，总觉得不太对劲，难道地方官员都是这样廉洁正直，就没有一个不肖的？难道劳役如此重，黔首就没有一个有怨言？难道秦法素以严峻出名，加

在魏起等地散漫惯的黔首身上，一下就这么习惯？

他忍不住将心中的疑虑告诉赵高，赵高一面平稳地驾着车，一面谄笑着说：

“陛下天降圣明，识人立法都是别具慧眼，岂是一般君王所能比的？用人当然都是廉直称职，立法必然放之四海皆准，不会与当地黔首扞格不入，自然人民皆乐于遵守！”

天降圣明？不错，除了天降圣明，谁能在短短十年间灭六国，统一四海！当然他做的无论什么都能上合天意，下顺民情！到目前为止，他做的哪一件事不是为黔首谋福利？哪一件不是为了要开万世太平？

黔首看情形似乎都能体会他的德意——这一代辛苦劳累点，牺牲奉献点，后世万代子孙都会享受到这一代留下的成果。

他本身不就是在日以继夜的如此努力吗？

他看赵高是越来越顺眼了，就连赵高那猥琐的神情也会引发他更多的怜惜，对这个和他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的幼时玩伴，他应该对他好点，他们家欠赵高家的太多了。

“赵高，”始皇有次按捺不住心中的怜悯，终于带点感情地说：“以后御车的事另外找个人做，胡亥不小了，已该学习政事，你就负责教他刑名狱政之学罢！”

“奴器官居中车府令，能为陛下御车已是奴婢的荣誉，至于教公子刑名狱政，与御车并不冲突，奴其实在不放心别人，还是奴婢亲手驾御才能心安。”赵高诚恳地说。

始皇直接的反应是——看赵高多爱朕！中车府令下辖这么多的车马御者，他为了朕的安全，宁可亲自操此贱役。

但赵高心中的想法却是——只要我为你驾车，我就随时能了解你的一举一动，再加上南书房的管理，我等于掌握了你——也就是天下的一半。

## 5

始皇一行抵达邹城，召集当地儒生上峯山立石，刻下颂赞秦德的石碑，然后下山讨论封禅及望祭河川的仪式。

这时候，始皇带来的六位博士和当地十多位儒生又起了争议。

身穿宽大儒服，头戴高耸儒冠的鲁儒生共有十二人与会，带头的儒生邹成五十来岁，头发早白，脸色红润，称得上是鹤发童颜，说话时中气十足，声如洪钟，言词犀利，处处逼人。他斩钉截铁地说：

“按照古制，天子行封禅之礼必须步行上山顶，所以经过这么多年，尽管有这么多天子来行封禅之礼，泰山仍然没有车道。”

这次始皇带来的六位博士，乃是以旧周派姬周领头，他虽然已七十多岁，仍旧是长身玉立，风度翩翩，远看上去如五十多岁的人，只是满脸皱纹甚深，白发更为稀疏，挽髻都嫌勉强。他慢条斯理地争辩说：

“老朽翻遍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和其它古籍，也没见着这项规定。再说，从泰山脚下至山顶共一百四十八里零三百步，要是走路，像我们这里的人有几个能走上山顶？”

其实这两派人所争的并不完全是仪式问题，里面还含带着谁来主持这项仪式的问题。

邹成的这班当地儒生，年龄都不超过五十岁，自从秦灭六国后，法家抬头，儒家式微，专门为别人主持生丧婚嫁、祭祀天地祖先大典的儒生，收

入大为减少，社会地位也一落千丈，不得不靠农耕渔樵作为副业维持温饱，因此个个锻炼得身强力壮，上泰山如同履平地。

反观这些随始皇来的博士，年纪最轻的也超过六十，几年来在咸阳养尊处优，除了白首穷经，为皇帝解答一些典故仪式上的问题外，儒家六艺诗、书、礼、乐、射、御中的御车、射箭运动，早就碰也没碰过了！当然一个个年老体衰，如何能步行上一百四十八里零三百步的泰山顶？

他们上不去，当然会由鲁儒生司仪。

同时，泰山为天下圣山，尤其在齐鲁人眼中更是天下群山之主，所以鲁国孔子就有“登泰山而小天下”的豪语。始皇要是带领群臣驱车轻易而上，泰山如何显得尊贵和伟大？只有经过千辛万苦才能接近的东西，才显得出它的神圣和神秘，也才会受到人们的尊崇。

因此，他们一定要坚持秦始皇一步步地走上山顶，齐鲁虽已亡国，受秦统治，但这唯一留下的圣地，必须要他尊敬膜拜。

六位博士和十二位儒生，纷纷反复引经据典辩论，整整一个下午都辩不出结果来。

归纳所有儒生的意见不外乎是：

“泰山是圣山，只有在这里，人才能接近上帝，为表示对上帝的尊敬，不论任何人都得一步步走上山顶，否则可能会见不到上帝，听不到上帝的指示，更严重的可能会因为轻慢而招致上帝的愤怒，想祈福却适得其反！”

归纳六位博士的意见，结论是：

“儒家古籍对任何祭祀仪式都有详细规定，独独没记载这一项，可见必须步行上山的说法，乃是后人捏造的，作不得准，也就不必遵守。”

始皇原来召集诸儒生的用意，除了讨论封禅祭祀河川的仪式外，也想听听齐鲁的风俗民情和归秦后的反应，想不到这一个简单的主题就整整耗掉一个下午。

他听到自己的肚子已饿得咕噜作响，而这些老先生仍争论不休，似乎并不饿。他想，以后召集这些人来议事，应该让他们辰时空着肚子就开始，肚子饿，引经据典会少些，议程也会缩短些。

终于，他忍不住要双方停止辩论，他自己下了个简单的结论：

“泰山为上帝所居圣山，朕为天子，并不是上帝的奴隶。儿子拜谒父亲，自当乘车马直达堂前，然后下车马，上堂跪拜父亲。因此，朕决定，修驰道直达山巅，再筑石阶至山顶设坛处，朕步行那些石阶，也表示子对父的礼敬！”

“恕臣等不能奉命，泰山为天下之至圣，要行封禅之礼，必须步行！”邹成还想力争。

始皇色变，但随即按捺下来，他不怒反笑地说：

“先生怕上帝降祸，就不必随朕上山，封禅仪式由姬周担任司仪。”随即他向侍立身后的赵高说：

“传诏地方官，命他征集民夫，在二十天内将原道路拓宽，能通车辆！”

“遵命！”赵高恭应。

六位博士喜形于色。

十二位鲁儒生个个垂头丧气，内心燃烧着愤恨。

始皇带了李斯及六位博士、六百名郎中、六千名虎贲军上山，到达中途又将六千名虎贲军留下担任警戒，他只带着六百名郎中和李斯驱车来到山

颠。再前面就是通往山峰顶的石阶，李斯、郎中不再上去，留在原地等候。

六位博士随同始皇一步步爬上石阶到达山顶，按照仪式祭拜完毕，六位博士再度下来，和李斯等人会合，只留下始皇一个在祭坛前，他要呆一天一夜，祈祷并接受上帝的默示。

他十天前即行齐戒沐浴，祭祀的当天更是禁食，只饮点清水，他的感觉是——开始时肚子虽有点饿，上山后头脑却越来越清新。

他跪伏坛前，祈祷了一会，总感到自己意志不能集中，当然也就发现不到什么感应。

他站起来绕着土坛走了几圈，眼看到脚下的层层群峰，面拂着阵阵强劲的山风，他不禁想起了孔丘所说的：“不知生，焉知死！”以及中隐老人所说的：“鬼神是种信其有就有，信其无即无的东西”。只是，能够真正相信的人有福了！因为他在活着的时候，会感到有种巨大的力量在帮助他、支持他，而面对死亡的时候，他会认为死亡后面展开的是另一个无穷无尽的生命：

但老人又加上了一段话：

“但据我所知，没有几个人是真心相信而毫无一点怀疑的，因此鬼神之说，只有增加人对生命的恐惧和不可知，你无法肯定这生以后是否有来生，也不能确定自己的努力是否能决定自己的命运。”

可是在始皇自己现在想来，鬼神应该是些智者用来恐吓欺骗愚者的手段，下者用鬼神来欲财，上者用鬼神来使他们的统治权力合理化。

他沉思了一会儿，头都想痛了，没有博士们所告诉他的应有感应。他们说，所有从泰山封禅回去的君王都告诉别人说，他们听到上帝对他们说话，告诉了他们治国之道。为什么他未时上来，现在已是酉时，仍然没有一点感应？难道上帝真的怪他不该乘车上山，还是他祈祷时心不够诚？

他再度跪到坛前，闭上眼睛，凝聚意识，喃喃祈祷：

“上帝，假若我真的是你的儿子，我是承你的命代你治理天下兆民，求你指示我，对我说话！”

跪伏很久，他再睁眼抬头，整个心灵为眼前的美景所吸引溶化。

他所在的顶峰四周，完全为云海所淹没，像棉絮，更像白色浪花，随着山风劲吹，汹涌澎湃，群峰有的全部盖住，失去了踪迹；有的露出峰顶，就像浮现在大海中的岛屿。更奇妙的景致是，在他头上还有云层，偏西的太阳从上面云层缝隙中照下来，将云海染成了粉红。

“生命多美！”他忍不住赞叹。

“生命多短暂！”想起在邯郸的童年，只不过是转眼间，自己却已步入下坡路的中年，他又不禁叹息。

太阳逐渐下沉，东方已是暮霭凝聚，西方也只剩下落日所留下的一点余辉。

“过不久，我就会像落日一样沉没！”他喃喃着说出口：

“再多的努力，再大的成就，过不久就会和这片壮丽的云海一样，飘散得无影无踪！但是，太阳明天会再升起，云海又会在凝聚出现，而我嬴政呢？”

突然间他心上充满遗世独立的苍凉，他不知不觉地哭了，泪湿透了衣襟。

他看风景感怀，不知在什么时候，竟跪伏在祭坛前睡着了。

不知道睡了多久，也不清楚他是否真的醒来，他神情恍惚地眺望四周——天上乌云密布，见不到一点星光，四周也是一团黑，仿佛这些重山峻岭

只是一幅山水画，在他睡着的时候被人偷走了。

突然，天空闪起雷电，闪电像一条条银蛇，扭曲着冲上天，雷跟着轰隆隆的响。

他终于身心都有了感应——一种充满骄傲却又自卑的感觉。他自卑，因为和周围宏伟巍峨的群山相比，他显得多孤独，多渺小无力；他骄傲，是由于他知道，眼前和看不到的无限山川大地都是在他的统治之下！”

又突然，他仿佛听到云端有声音说：

“我将天下兆民都交给你，托你牧养，你要尽心尽力地照顾他们！”

“我不是已尽心尽力了吗？”他放大声音喊，但怎样也盖不过这个声音的余音。

“你是我的爱子！我的骄子！我借你的手统一宇内！”

“我已经禀承你的旨意做到了！”他自傲地狂喊。

“你是我的爱子！我的骄子！”

云端不断重复这句话，他提出很多问题，天上响着的仍然是这句话，仿佛不是在和对话，而仅仅限于单方的宣示。最后，声音和雷的余响一样渐行渐远，始皇想把握住机会问他最想问的两个问题，他竭尽全身的力气吼着：

“请明示我能代你牧民多久？秦是否能万世不替的传下去？”

“你是我的爱子！我的骄子！”仍旧是这个声音，越来越远，越来越模糊，最后完全消失。

更突然的，一道炫目的闪电亮起，震耳欲聋的雷声似乎就响在他身边。

他不知是昏倒还是又睡着了，也不清楚他自己是否真正醒过。

等到他再醒来时，发觉自己斜靠在五棵松树下，天正下着倾盆大雨。

李斯恭身向他解释：

“因为天闪响着雷电，臣不放心，带人上去看，发现陛下就跪伏在祭坛前睡着了。”你是我的爱子！我的骄子！

为了五棵松树帮他和部分从人遮了风雨，他封五棵松树为五大夫。

他从此相信，他是天之骄子，他不但要管人，而且要管宇内一切生物、无生物，甚至是鬼神！

## 7

下泰山后，始皇又率领群臣及博士在梁山开地为禪行禪祭礼，并命李斯作碑文交齐郡郡守刻于泰山石碑上，文曰——

-

皇帝临位，作制明法，臣下修饬。二十有六年，初并天下罔不宾服。亲巡远方黎民，登兹泰山，周览东极。从臣思迹，本原事业，只诵功德，治道运行，诸产得宜，皆有法式。大义休明，垂于后世，顺承勿革。皇帝躬圣，既平天下，不懈于治。夙与夜寐，建设长利，专隆教诲。训经宣达，远近毕理，咸承圣志，贵贱分明，男女礼顺，慎遵职事，昭隔内外，靡不清净，施于后嗣。化及无穷，遵奉道诏，永承重戒。

-

碑高三丈一尺，宽三尺。

这次封禅全程未让鲁生参加，儒生内心怨恨，和始皇结成死仇，将他看成是不遵礼的西方野人和破坏古制的狂妄罪人。

始皇未注意到这么多，他在召集地方官员，垂询地方行政及教化情形

后，余兴未尽，于是沿着渤海又向东而行，经过黄县、垂县，穿过成山山麓，又登上之罘山顶，立石碑颂秦德。

接着他又摆驾向南，沿着渤海边到了琅琊山。

琅琊山面对东海，风景秀丽，和泰山的巍峨雄伟又有所不同”

始皇登上山顶的琅琊台，此台为越王勾践二十五年徙都琅琊时所建，西望群山层叠，青翠欲滴，东观东海，波浪汹涌，浪头如雪。这次站在山顶，他不再是孤独的，而有万千臣属拥戴着，护卫他。尽眼望去，一片锦绣衣袍、鲜明盔甲、旌旗节旄，形成了另一处波浪涛涛的旗海。

迎着阵阵带着盐湿气息的海风，他有着君临宇内的意气风发，也有着我想乘风归去的飘飘欲仙之感。

他转向侍立一旁的琅琊郡守齐鲁说：

“这么好的风景，可是穷目之下，看不到一丝人烟，这真是有点美中不足。”

“原来山下有少数人家，但此处不适耕种，也不合渔捞，所以逐渐迁往莒城和即墨去了。”齐鲁躬身回答：“在越王勾践时，琅琊为越首都，人口稠密，琅琊山下，住户人家也多。”

始皇想了想说：如今太平盛世，自当不让越王勾践专美于前，其实山顶景致绝美，山麓土地肥沃，怎会不适于居家耕种？只是人性都喜欢热闹，往人多的地方去了而已。今朕命你在一年之内徙三万户到附近，自然而然，人口会越来越多，形成一繁华都市，乃是指日可待的事，这样才不致浪费了这里的人杰地灵。”

“臣遵命。”齐鲁恭谨地回答。

始皇远眺大海，神情若有所思，很大一会儿，他突然又转向齐鲁、李斯等人说：

“朕幼时居住邯郸，就常听到传言，东海之中有仙岛，上住长生不老的仙人，不知是否真有其事？”

李斯首先答复说：

“鬼神仙人，信其则有，不信则无，传说虽然众多，但亲眼见到的却无仆人，可见只能当作饭后茶余的闲谈趣闻，不能过于认真。”

始皇看了看齐鲁，意思是要他发表意见。

“廷尉所言甚是，”齐鲁正色地说：“但空穴来风，传闻多少有点根据。现有仆人徐市，又名徐福，就说他曾亲身到过东海仙岛，前些日子曾上书给臣，希望能提供船只人员给他，让他再去寻找仙踪，但臣以为事近荒诞，所以没有理他。”

“徐市目前人在哪里？”始皇满怀兴趣地问。

“如今还住在琅琊，以为人看相卜吉凶维生。”

“明日为朕宣召，朕想听他谈谈仙岛的事。”始皇笑着说。

“孔丘不言怪力乱神，因为这些事似有似无，谈论多了，常会使人不满现实，想入非非。”李斯在一旁劝谏。

不要紧的，廷尉，敢对朕胡扯得太远。”

这时，始皇耳畔似乎又响起了那个似幻似真的声音：

“你是我的爱子！我的骄子！我将天下兆民都托付给你！”

始皇在琅琊行宫召见术士徐市，李斯及琅琊郡守作陪。



徐市看上去大约四十多岁，面目清奇，肤色白皙，留着五绺长须，飘忽胸前，倒也有一副仙风道骨气派。

在他行礼坐定以后，始皇微笑着说：

“朕听郡守说，先生曾亲身到过东海仙岛，不知是否可以说给朕听听，以增长朕的见闻？”

“臣不敢，”徐市恭谨地回答说：“臣上次是坐船遇风，在海上飘了数天数夜，偶然在一仙岛靠岸，在上面住了几天，然后加足淡水粮食后离去。”

“停留数天，见闻应该不少，详细说，给朕听听。”始皇大感兴趣地说。

于是，徐市说了一段似幻的神奇遭遇，他能言善道，脸上表情丰富，始皇听了不禁神往。徐说：

“那个岛上四季如春，花草树木长绿，唯一能分辨季节的是岛中央的一座高山。春天冰雪开始溶化，山溪水涓涓而流；夏季山顶的火山口会冒出火焰，高冲云霄，火光烟雾蔽空，甚是壮观，所冒出的石浆，冷却后即是耕种田地最好的肥料；秋季则北方诸鸟纷纷至岛上避寒，一时岛上充满了各式各样的鸟类，有羽毛颜色特别鲜艳的，也有啼鸣尤其美妙的，站在住处门前就欣赏不完；到了冬季，气温仍旧没多大变化，只是那座高山开始为冰雪所封，山溪也皆干涸，人们就知道冬季已经到了。

岛上所住居民，模样与中原没有多大分别，但男女个个俊秀明丽，随便挑一个最平凡的男或女，到了中原都会是弥子瑕和西施再世。他们虽也有老幼之分，但是到了某种年龄，只要到那座高山上吸饮一种名为‘青春之泉’的山泉，就能恢复到十八岁一样，所以有很多祖父看起来比孙子还年轻。为了控制岛上的人数，他们已多年都不再生育，所以那里见到的都是十八岁以上模样的人。”

“这真是神奇！”始皇拍案叫绝：“但为什么不人人都变成十八岁一样，那岂不是更好么？”

“这种泉水不多，所以受到管制，不能任意取用，只有到五十岁才准使用，饮后变成十八岁，然后长壮变老后再饮。陛下看臣多少岁了？”徐市转口问始皇说。

“先生神清气爽，看起来应该是四十岁出头，和朕差不多，但朕政务繁忙，看上去比先生老多了。”始皇叹口气说。

“陛下龙凤之姿，天日之表，臣怎敢妄比？只是陛下猜错了，臣今年已七十多了。”

“七十多了？”始皇惊诧得差点跳起来：“这么说，先生也喝过‘青春之泉’？”不错！二十多年前，臣五十多岁，但身体已衰老不堪，蒙岛上人赐‘青春之泉’一小杯，饮后经过三天，脸上、身上的原来皮肤就逐渐枯干破裂，变成鳞屑纷纷脱落，就像鸡蛋剥壳一样，七天后就成为十八岁翩翩少年了！”

“先生能否再说点岛上奇异给朕听？”始皇的兴趣越来越浓厚。

“其实东海中还不止这一处仙岛，据岛上人说，相互有往来的即有三处，一曰蓬莱，二曰方丈，三曰瀛州，三岛相去数千里，岛上有特制快船不用船帆也不用桨，燃烧岛上洞底一种石头化成的油，巨大的车轮在水底转动，推船前进，一日可往返千里。”徐市说得口沫横飞，连自己也有点神往。

“啊！那要是用这种船组成楼船舰队，岂不是天下无敌了吗？”始皇三句话离不开帝王的想法。

“那种快船构造复杂，不容易仿造，而且那种石油只有三处仙岛才有，

拿到中原来也没多大用处。”徐市带点遗憾地说。

“朕是怕仙岛人用这种船入侵中国，纵横江海之上，将无法可制！”始皇面露忧色地说。

“那绝对不会，岛上人个个乐天知命，又是长生不老，哪还有侵略别人的野心？他们男耕女织，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。岛上处理公共事务的官员全由百姓选出，最高统治者名曰岛长，全是每十年一选。”

“那岂不会个个竞选打破了头？”始皇笑着说。

“正好和陛下想像中相反，”徐市摇摇头：“人人避之都来不及。臣那次飘流岛上，适逢大选之年，只见那些德高望重者，有的走避深山，有的重门深锁，连上街都不敢。走躲被人发现者，深山山洞外面就会有成千上万的人跪求，日夜不休，直到他肯出来应选为止。因此常常是找不到应选的人，而现任的岛长和官员一连任就是多次，甚至有连任一百多年者，最后不得不挂冠求去，说什么也再不肯治事，才勉强又拉个人出来。”

“那岛长的宫殿一定和尧舜一样，茅顶竹椽，泥土三阶，”始皇忍不住哈哈大笑，“所以许由听到尧要禅位于他，他赶快跑掉躲起来。”

“又正好和陛下想的相反，”徐市微笑着说：“岛上街道皆铺玉石，下雨不湿，日晒不热，即使是在正午，打了赤脚走在上面，清凉由脚底一直沁入心底，屋舍也皆以一种黑白相间的玉石为壁，檀香木作椽（屋梁），黄金白银为门户。一般百姓家都是如此，岛长的宫殿及办事官衙更不必说了，连男女穿的鞋履都是用珍珠编成的。”

“这种仙境，先生还能再找到吗？朕不想别的，只希望要点‘青春之泉’回来就行了。”始皇满怀希望地问。

“这要看陛下是否有此仙缘了。臣上次离开仙岛时，岛上人就曾对臣说过，臣和那条船上的人都有这种奇缘，所以才会飘流到岛上。否则平时由远处看此岛，只是云雾一片，船行到岛前，就会遇到暗流沉到海底。”徐市回答说。

“你是我的爱子！我的骄子！”雷鸣似的话声又在始皇耳边响起，但他不愿意告诉徐市和在场的诸臣，他只神秘地笑着对徐市说：

“朕相信有这份仙缘，要请先生再辛苦一趟，如何？”

“陛下天之骄子，鬼神都当礼敬，何况仙岛上的人！陛下统一四海，君临宇内，建前王从未建过的伟业，乃是上帝的亲命，还怕没有区区仙缘？”徐市避席顿首说：“臣愿为陛下效犬马之劳。”

始皇听到他口称“天之骄子”，这正与他耳畔的声音暗合，他不禁更为高兴，连忙要徐市复座，并柔声地问道：

“先生需要什么？尽管说。”

徐市想了想回答说：

“臣需要童男童女各三千，大楼船百艘，满载粮食和淡水。”

“楼船淡水可以理解，童男童女要了做什么？”始皇不解地问。

“仙岛男女久不生育，已通人事男女，恐怕会污染仙地，仙岛就不肯在眼前出现了。”

“先生考虑周到，看来必可达成任务。”始皇宽下心来。

接着徐市又说了些仙岛轶事，始皇交待李斯和齐鲁合办此事，与徐市商量准备细节。

谈着，谈着，不觉东方已白。

始皇在琅琊游山玩水，看海涛观日出，想象着蓬莱仙境，乐而忘忧。一半是舍不得离去，一半是想看看徐市的准备结果。

李斯和琅琊郡守齐鲁的办事效率真快，三个月不到的时间就准备好一切。

徐市出航时有如大将出征，始皇亲自到码头送行，并赏赐徐市及童男童女不少金银珠玉，因为中原上国到边荒地区，虽然是仙岛，也不能显得太寒酸。

## 9

始皇在琅琊停留了三个月，还觉得游兴未尽，他决定由楚地回归咸阳。

经过彭城的时候，他想起周亡时曾将象征权威的九鼎沉入泗水，于是派了成千的潜水夫到水底搜寻，但遍找不着，这时他心里蒙上了一层阴影。

秦灭周时曾掳得了周室的九鼎，但据博士中有人考证，这九鼎乃是复制品，真正的九鼎已沉在楚地泗水的水底。

九鼎象征着政权，不能得到，就表示他的政权并非正统，不能持久。

然后，他又率领群臣及护卫军队往西南，经过衡山渡淮水，来到湘江旁。

前导军来报，湘江风浪大作，无法船渡。

始皇不信，亲自来到江边，只见白浪涛涛，江上看不见一艘船，试着强行渡江的前导虎贲军船只，有好几艘打翻在江里，有的被救起，有的又浮又沉，被江水冲走了。

始皇原本就闷闷不乐，此时眉头皱得更紧，迎面吹来强劲的江风，刮起阵阵的沙土，打在脸上生疼，愈发使得他恼恨不已。

“堂堂天之骄子，连条小小的湘江都征服不了，还谈得上什么君临宇内？”他在心中闷闷地想，口中没有说出来。

在一旁的博士姬周禀奏说：

“陛下乃奉天承运的天子，应该是可以下诏要江神气息风浪。”

李斯和诸随行大臣也在旁边凑趣，全都赞成姬周这个建议。

于是始皇齐戒沐浴，傍晚时分率领李斯等群臣，准备好祭祀三牲，由姬周赞礼。

始皇按仪行礼后，将李斯撰写的祝文焚化，灰烬撒在江内，算是告知江神，希望明日能风平浪静，皇帝可按照预定日程回咸阳。

结束之后，始皇要姬周参乘，在路上他忍不住发问：

“姬先生，我们刚才祭了半天，朕现在才想起来，连湘江神祇是什么人都不知道，先生可知是谁？”

博士到底是博士，姬周虽为周人，但对天下河川山岳神祇了若指掌，述说它们的源流也如数家珍。他不慌不忙地回答说：

“湘江江神是女不是男，而且实际上是两位。”

“哦？”始皇听说是女神，不觉好奇：“先生是否可以将来龙去脉说给朕听？”

“湘江江神，人称湘君，也称湘夫人，”姬周婉婉道来，连御车的赵高也不免侧耳而听：

“原为帝尧的两位公主，一名娥皇，一名女英。当年帝尧听说舜贤孝，徵召他来辅政，以考验他处理政事的能力；然后将两个女儿下嫁给他，以观察他的内德。最后经过二十年的考核，明白舜真是个能干贤德的人，才将帝

位禅让给他。”

“可见帝位不是人人能立，也不是可以随便私自授受的。”始皇感慨地说。

“正是如此，所以古时立位是以贤德为主。尧子丹朱不肖，尧就不传位丹朱而选立舜，而后舜学尧的样，预先选定禹为继承人，舜死后，禹谦避，一定要让舜的儿子商均为帝，但诸侯不从商均，皆从禹，禹不得不勉强就帝位。但到了禹死后，情形正好相反，诸侯不服禹生前指定的继承人益，而拥戴禹的儿子启，于是政权转移由禅贤的公天下一变为父传子的家天下，是为夏朝，等到夏朝传到帝杰手上，因残暴淫乱，诸侯不服，而汤修德，诸侯皆归汤，因此汤遂率兵伐夏杰，将杰流放到鸣条地方而死。于是殷汤开了以武力夺取天下的先河，”姬周滔滔不绝的述说历史：“也造成了以后改变政权，百姓非受战祸之苦的局面。”

博士到底是博士，也到底是书呆子，他只顾口沫四溅说得高兴，却忘了正好触及了始皇的痛处——他不但是武力得天下，而且还想维持家天下万世不再更替。

“先生说了这么久，还未说到舜帝两位后妃成神的经过。”始皇微带不悦地说。

“哦，老臣只顾谈历史，的确是扯远了点，还望陛下恕罪。”姬周惶恐地说。

“先生何罪之有，请继续说。”

“舜帝在位也和陛下一样，勤于巡狩，考察民隐，发现施政有不便民处，立即加以改进，”这次姬周不忘顺带拍一下马屁：“最后巡视到苍梧时，驾崩，两女则投江自尽殉夫，死后为神，是为湘君或湘夫人。据知，湘君祠就在不远的湘山上。”

始皇远眺暮霭四合、云雾围绕的湘山，他要赵高停车，召来副车上的李斯和虎贲军都尉。始皇对他们说：

“朕现在就想到湘君祠去看一下，也许应该祈祷问一问，为什么要兴风作浪，阻挡朕的行程。都尉只要带千人随朕，其余的就在附近扎营，待风浪小了再过江。”

## 10

在虎贲军的前导下，始皇只带着李斯一部副车，以及姬周参乘、赵高驾御輶辇车，徐徐沿着湘山山道而行。

虽然天已薄暮，但虎贲军在侧高举灯笼火把，山路及两旁景色都清晰可见。

湘山除了参天古木外，满山都是青翠湘竹，在暮色中尤其显得苍劲，景色美得迷人。

湘君祠建在山腰，山脚下有一道石阙，青石板的引道沿着山坡，蜿蜒到大殿石阶前。

始皇在阶前下车，步行到殿内，只见正殿上果然供着一尊牌位，上书“湘江二君神位”。

始皇只拱手行礼，默默祝祷：

“两位夫人何为兴风作浪阻朕行程？如其有灵，还望告知！”

他本性并不信鬼神，再加上中隐老人品时的熏陶教诲，他总认为鬼神是聪明人用来欺骗愚人的。不过秦人向来祀天，再加上老人也在勤练辟杀术，所以他倒真信宇宙万物在冥冥中一定有个主宰，同时他也相信——或许说是

希望——有返老还童的长生不老之药。

尤其在泰山顶上"亲耳"听到云端说话，以及徐市对仙岛活灵活现的描述，他对这两件事更加深了信心。

至于祭山川，祀鬼神，他只不过随俗依例行事，既然他身为天之骄子，即使有鬼神也应该在他的管辖之下。

他喜爱湘山上的风景优美和气候清爽宜人，便下令在湘君祠祭殿前搭起行宫帐幕，他要重温幼时随着老人在野外露宿的情景。

半夜时，他又是突然惊醒，身心的感觉和睡在泰山上时完全一样——似睡似醒，似真似幻，他不知是在睡中真的醒来，还是进入了梦境。

不过，这次不是雷声，而是极美的丝竹乐音，奏的仿佛是韶乐，又像是楚声。

两行十多名俊俏婢女手执灯笼和香炉，前后拥卫着两位穿后服的中年女子出来。始皇再仔细一看，原来自己是置身一间布置实际的客室中。

他站起来，迎接两位中年美妇，直觉的感到她们就是舜帝的后妃——两位湘君。

彼此见礼，分宾主就座后，坐在左边主位的美妇微笑说道：

“陛下见召，有什么指示？”

始皇明白是傍晚时祷告有了感应，他有点惶恐地说：

“两位夫人想必是舜帝后妃娥皇与女英公主。”

“妾身等正是。”右边主位上的美妇回答说：“妾身是女英，那是我姐姐娥皇。”

“朕在两位神主前随便说说，想不到两位真的是仙驾光临了。”始皇有点尴尬地说。

“举头三尺有神明，君子要无愧于屋漏，每个人的一言一行，上帝都有所登录考核，何况在妾身等神主面前所说的话。”

“朕没有别的意思，只是想问两位为何兴风作浪阻朕行程？”始皇有点老羞成怒，干脆和盘托出：“而且朕也曾尽到礼数，齐戒沐浴祭祀过。”

“陛下错了，”娥皇笑着说：“大自然行事按照天时季节而来，如今正是多风季节，湘江自然多风多浪，兴风作浪并不是谁作得了主的，即使妾身姐妹忝为湘江之神，也只不过是负责维持天时季节之运行，不会为了陛下而兴风作浪，更不能为了陛下而平息风浪，正如四季更换，昼夜交替，不会因任何人或鬼神而变换一样。”

“难道为了我这个天之骄子也不能？”始皇想印证泰山云端的声音，有意提出来。

“不错，别说你这个天之骄子不能，就连上帝也不能违背自然！”坐在右边主位的女英好像比姐姐刚直，她毫不容情斩钉截铁地说。

“为什么？”始皇惊诧地问。

“因为上帝就是自然，它无法违背自己，改变自己。要是一改变或违背，就是宇宙和上帝本身都要毁灭的时候！”女英又说。

“朕不懂你的意思！”始皇大惑不解地说。

“光凭几句话很难使你懂，但你只要明白一件事就够了，”娥皇坐着说：

“人要顺服自然，利用自然，成功就会大而容易，有时候你也可以为了自己的需要，设法弥补一下自然对你的不方便。就拿你渡湘江来说，等待风平浪静再过去，就是顺服自然，顺水而下，速度加快就是利用自然；使用舟楫就

是弥补自然对你的不便，要是徒手凭河，风浪再大也要强渡，那就是违背自然，只有自取其祸！”

“这样解释你应该多少懂一点了吧？”女英在旁不客气地插口。

始皇被两个女人教训了一顿，真是太不服起，可是一时又找不出话来驳她们，于是他改变话题，问一下他久想知道的事。他诚恳地问：

“两位夫人是否能明示嬴政，我能否找到不老仙药？还有，秦是否能万世传下去？”

“这就非妾身所能知了，”娥皇正色地说：“不过，生老病死，人之自然，盛极必衰，物之自然，鉴往知来，不必预卜也应该知其大概了。”

始皇还想再问，突然听到女英大喝一声：

“嬴政，先前还认为你是聪明人，想不到竟愚蠢到这种程度！”

始皇一惊，醒了过来，发现自己仍睡在篷幕中，可是耳边还听到细微的音乐声，焚香的香味依稀弥漫。

他又陷入似真似幻，似梦似醒的感觉里。

第二天气来，他又走到祠内，对着两位湘夫人神主嘲讽地说：

“真耶？幻耶？昨晚真是两位仙驾光临？我总可以做一件违反自然的事，就是要这座青翠葱郁的湘山变成秃山！”

他回行宫后向南郡守下令，派三千囚犯清除掉湘山所有的竹树花草，连根拔去，要它以后寸草不生，全变得光秃秃的。

他也不再等湘江风平浪静，而是自南郡绕道由武关回咸阳。

1 1

在咸阳南书房里，蒙武夫妇亲自向始皇辞职，因为经过丞相转呈的辞职书，到达始皇手上，他就扣押住不作批复。

齐虹和皇后的两个表姐妹在一旁喁喁细语，两个男人则是沉默相对，室内气氛沉重凝结。

始皇从席位上站起来，在室内急速走动，蒙武注视着他，脸上表情坚决。

蒙武夫妇对始皇这项行动并不太在意，可是看起来皇后明白这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征兆，嬴政的雷霆之怒快发作了。

她忧心地停止谈话，柔声地对始皇说：

“皇上，你坐下来休息一下，好不好？你这一走动，贱妾好像听到千军万马在调动，怪使人害怕的。”

始皇当然明白皇后的意思，他笑了笑又回坐到席位上，也用极其委婉的口气对蒙武说：

“天下刚驻，百废待举，等着我们去做的事太多太多了，难道蒙卿就忍心丢下朕一个人不管？”

“陛下，朝中能臣甚多，何况蒙武文不能治国，武不能安邦，文治武功都没有什么成绩可言。”

“能臣很多，但忠臣太少。”始皇叹口气说：“卿家平定荆楚，主擒负刍，这不就是莫大的武功？如今天下初定，等待你在文治方面去表现的机会更多，你为什么一定要走？”

蒙武看了看齐虹，发现她也正凝视着他，眼神中充满深情和鼓励。他刚想开口说话，只听到始皇用略带不满的口气说：

“蒙卿是怕朕做第二个越王勾践，飞鸟尽，良弓藏？”

“臣不敢！”蒙武惶恐地说。

“算了，算了，”皇后在一旁打圆场：“他不是怕陛下做勾践，而是他当初向表妹求婚时，条件之一就是要他当范蠡，如今功成了，他也该身退，偕美享受悠游渭上之乐了。”

“这话当真？”始皇转向齐虹问。

“这是臣妾当年和他谈好的条件。”齐虹恭谨地回答。

“的确，这几年朕花了不少心血在武将人材培植上，像你们家公子蒙恬，王翦的公子王贲，只是其中佼佼者，”始皇有所感而发：“你们应该看得出来，朕绝不会变成勾践，朕平定天下已几年，还未杀害过一个功臣或良将。王翦功成身退，养老林下，王贲和蒙恬都已封为列侯，虽然按照新制度实施郡县，不再列土封邑，但列侯俸禄也够丰富的了，你们应该相信朕！”

“臣绝不敢作如此想，”蒙武俯身恳切地禀奏：“臣只是事先向臣妇许下承诺，如今必须实现而已，臣绝对没有二心。何况，天下宇下宇内莫非王土，臣退到哪里都是陛下的臣子，有事只要下诏，臣必朝闻命夕即至，赶来应命。”

“蒙卿现在说得好，只怕大鱼一放回大海，再也钓不上来了！”说完话，始皇仰天大笑。

室内诸人也陪着笑，看到始皇脸上神情释然，诸人是发自内心宽慰的笑。

“只是，马上得之，不能马上治之，这些年朕专心培植将才，却忽略了在培养文臣上下功夫，现在真有点难以为继的苦恼。丞相王绾老了，御史大夫冯劫也老了，新的宰相人才还不知在哪里！始皇摇头叹息。

蒙武本来想说，以始皇事必躬亲，大事小事都一把抓的性格，宰相不需要有什么才干，只要会逢迎即可，但他口里说的却是：

“李斯才高性敏，精通治术，不就是最好的宰相材料？”

“李斯才干和智慧都是无话可说的，”始皇沉吟了一会，摇摇头说：“此人见风转舵，利欲心太重，靠不住！”

蒙武当然再接不下去。

“你们都认为朕喜欢事必躬亲，却不了解无人可用、无人可信托的痛苦！”始皇扫视室内诸人，长长的叹了一口气：为什么朕每次出巡都带着李斯和赵高？这里都不是外人，朕老实说吧，就是不放心让他们留守！这两条毒蛇，只有朕这个玩蛇能手才能操控自如！”

皇后深有同感地点头，蒙武夫妇则惊诧呆住了。蒙武更是在心里想——难怪他小小年纪就能轻而易举地渡过重重政潮，十多年时间就能征服天下，真是天生英明！

始皇又站了起来踱到窗前，他面对窗外自言自语：

“王绾等人留守，也只能处理日常政务，有所重大变故，他们禀命承意行事惯了，到时就会惊惶失措，所以朕人在外面巡狩，心却时刻都是在咸阳的，”他突然转过身来对蒙武说：你明白心挂两头的滋味吗？假若你愿意留下来……”

看到蒙武脸上坚决的表情，他神情有点黯淡，改变了说话的方向：

“朕不能勉强你作言而无信的人，尤其是对自己的妻子，”他看了看皇后，她在赞许地微笑；他又看着齐虹，她眼中充满感激。他断然地说：“去吧，你的辞职朕准了！不过朕还是得感谢你，为朕留下蒙恬、蒙毅这对兄弟。蒙恬已是功成名就的良将，蒙毅在廷尉中也是头角暂露，显然是宰相之才，只

是文臣不比武将那样全靠天才，必需经过长时间的历练，所以二十多岁的名将不少，三十岁的名臣却难以找到。像甘罗十二岁为秦使赵，取赵五城不辱使命，封为上卿，但后无建树，终归默默无闻。良将难求，尽忠的能臣更难得！”

蒙武夫妇怕他有所反悔，赶快避席顿首谢恩。

“皇后，命人备酒，朕今晚要喝个痛快，为表妹夫妇送行！”始皇又仰天哈哈大笑，但笑声带点凄凉。

## 1 2

蒙武夫妇相偕归隐渭水边，实现他们男耕女织的梦想去了，秦始皇帝和皇后总有点怅然若失的感觉，皇后少了一个走动的亲人，而始皇却是失掉了唯一能吐露心声的诤友。

但俗语说：“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。”就在蒙武夫妇离咸阳不久，又传来中隐老人病危的消息。

虽然贵为天下之主的皇帝，始皇仍习惯跪坐在老人卧榻前面。十多年来，老人也习惯了隔着屏风和始皇谈话，因为他不愿让始皇看到他老弱的丑样子。

每逢始皇要求让他也看看他的时候，老人就会在屏风后面笑着说：

“那你就当我还是那个样子吧！何必一定要逼我出丑？”

这天，老人依旧隔着屏风，但说话的声音比以往弱细很多。

“嬴政，老朽自己推算，我的生命应该只有几天了，趁今天精神好，想讲话，所以找你来谈谈。”

“嬴政没能常来探望老爹，还祈老爹恕罪。”始皇看了看侍立在屏风两边的书童，他们识相地行礼退出。老实说，他们不应再书童，自老人来咸阳，他们就负责伺候老人的起居，如今都是四十多岁的人了！但老人一直将他们称做书童，一个名“书童”，一个名“剑童”，两人不但都已成婚，连孙子都有了。

“少将朝殿上的那一套用在这里，什么恕罪不恕罪的！”老人笑了笑，却轻微地咳了起来。

“老爹有病，应该找御医来看一下。”始皇关心地说。

“老朽本身就是最好的良医，不会有人比我对自己的身体更清楚。但你要记得一句话，药只是医不死之人，老朽患的却是绝症。”

“绝症？什么绝症？”始皇震惊地问。

“也许是身体老化所引起的，”老人顿了顿又说：“我找你来，不是谈我这个快消失的臭皮囊，而是对你的施政有些地方总觉不放心。”

“老爹请讲。”

“你很喜欢杀人？”老人开门见山的说：“你是否对杀人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感？”

始皇迟疑半晌才回答：

“是的，但我所杀的都是恶人，罪有应得的人！”

“在你眼中如此，在别人的眼中不见得都如此！也许他们认为这些人是好人，是亲人。

无论你杀什么样的人，你都会遭到一些人的怨恨，杀的人越多，恨你的人就越多。所以君王嗜杀人遭致民恨，国家就会难以治理，你不能逞一时之快。”



“……”始皇沉思不语。

“尤其六国新灭，背叛作乱之事必多，这是人之常情。你要行新政，让他们觉得比原来的旧政权强，让他们过的日子比原来好，他们自然而然就会顺服，用武力只能征服一时，你应该明白。”

“难道说……”始皇想辩驳，一时找不到理由。

“苛政猛于虎，以往天下没统一，一国行苛政，还有别国可逃，现在四海归一，无地方可逃，苛政会逼着天下人反抗。嬴政，你想象得出天下人都反抗你时，会是个什么样子吗？各地旧王室贵族带头，各地民众虽然没有了武器，却纷纷拿了农具，削尖了树枝竹杆而起……嬴政，你试着在脑子里描绘这幅景象！”老人说话有点像梦呓，也有点像鬼神附体的巫者。

“有那么严重吗？”始皇想用笑的口吻来缓和一下气氛。

但老人仍旧自言自语地说下去：

“其实什么忠君爱国都是假的，百姓要忠要爱的，是能够让他们过好日子的人。孟轲说的话中，有一句是我平生最欣赏、最佩服的。”

“哪句话？”

“‘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！’”君是为人民设的，并不是为君而生而活，但近代的君王想法正好相反。嬴政，你认为天下人民都应该为你而活，为你而死吗？”

“不谈这些了，”老人平静下来：“你是聪明人，知道该怎么做，现在谈谈我的后事。”

“老爹！”始皇有点伤感起来。

“我都是一百多岁的人了，还有什么好忌讳的！”老人笑着说。

“假若老爹有什么不讳，希望老爹能准许嬴政将您葬在骊山陵寝。”始皇诚恳地说。

“听说，为了你将来的陵寝，你大兴土木。现在正是新战之余，人民需要休养生息的时候，有什么要动用广大民力的事，留待过一些日子再做。你还年轻，等得及。久战以后必有凶年，如今人民最重要的是安定温饱！”

始皇口中不说什么，心里却不以为然，他始终认为应该一鼓作气，将应做的都做好。

“嬴政，听着，”老人说话声音突然大了起来：“我死后用火化，将骨灰洒在德水，让它流到海里去！”

“老爹！嬴政怎能忍心如此做？”始皇惊呼。

“那样才干净，傻孩子！埋在地下让蚂蚁虫子咬，骨灰洒在水里让鱼吃，不都是一样吗？何必薄彼而厚此！”

又隔了一会儿，老人声音微弱的说：

“我想睡一会儿，你去吧！”

三天后一个夜里，老人去世，始皇和皇后闻到恶耗，立即赶去。多年来始皇首次看到老人的样子，难怪他不愿让他看到——他瘦得只剩皮包骨，头发和眉须都脱落光了，死后的样子竟是如此难看。

始皇将他的遗体遵照遗嘱火化，亲自捧骨灰洒入德水，并宣布为老人服丧三个月，遵照孙辈之礼。

蒙武退隐，他少了唯一的诤友。而老人去世，他却是完全失去了心灵上的支柱，今后再有难以解决的心结，要找谁去打开？

同时，他下令停止构筑骊山皇陵。

## 第二十章 诸侯余孽

### 1

赵地宋子县城中，民众虽然怨叹徭役田赋越来越重，刑法比旧日要严峻得多，但自古以来，众人穷困，新贵阶级必然发财。因此，宋子城不大，入夜以后却是每家酒档客满，笙歌处处可闻。

荆轲刺始皇失败，尸体遭到车裂，天下统一后，始皇下令通缉与荆轲有密切来往的人，高渐离更是其中的首要。

他改名为赵保，藏匿到宋子城"鸿源酒店"做酒保，由于沉默寡言，做事勤快，颇为酒楼主人喜爱。

"鸿源"为宋子城中最大、最豪华的酒楼，平日新贵阶级欢宴上级视察人员，或是集合寻欢取乐，"鸿源"都是他们的第一选择。

今晚，钜鹿郡守来县视察，县令包下整个酒楼，楼下供随从人员喝酒用餐，楼上则雅房隔间全部打开，却只有二十多个人分席而坐。

坐在正中主宾席位的是钜鹿郡守，侧座席位则虽一名筑艺绝佳的艺伎，她筑艺好，人更美，楼上楼下的人喝得如痴如醉，楼上这些高官富绅，更是人人看得垂涎三尺。不过大家心中并不存非份之想，因为谁都知道此女是县令特地由邯郸请来，专供伺候郡守这几天的停留之用。

高渐离负责上楼送菜，听候差遣，免不掉也在楼梯口听着。另一名酒保取笑他说：

“赵保，看你听得如此出神，莫非你也是知音？还是看女人看迷了？”

“这个女人长得比她的筑艺好，她是卖色不卖艺。”高渐离手痒技痒，不知不觉说出了真话。

“你不要乱批评，你要明白，酒楼主人和女主人都是弹筑高手，还有郡守大人据说筑艺更是赵地一绝。”

“我来此已三年，却从未听过主人弹筑。”高渐离不信地说。

“傻蛋，主人是和女主人在家琴瑟相和，弹奏饮酒作乐，他又不是卖艺的，在酒楼击什么筑？”另一个酒保说。隔一会儿他又说：“楼上的菜上得差不多了，你去休息一会，这里我一个人招呼就好。”

“不，让我站在这里听一会。”高渐离说。

果然，楼上室内，艺伎刚弹完一曲，主人县令就当众宣布：

“郡守大人筑艺，赵地一绝，现在恭请大人为我等演奏一曲，饱饱耳福。”

众人鼓掌，要求声良久不歇。

郡守听艺伎的筑艺不怎么样，早已不耐烦而想自己显一下身手，在众人的要求和怂恿之下，他也就欣然答应了。

艺伎将筑送到郡守席位以后，他调整了一下弦，然后用筑槌轻击，发出的乐音当真与艺伎所击出的完全不同，真所谓“行家一伸手，便知有没有”。

好！

接着郡守弹奏出一曲高渐离最熟悉的曲子—— 易水送别 因为这正是他呕尽心血的创作。

随着筑声旋律的抑扬起伏，快慢顿挫，高渐离的心灵又回到多年前的易水畔——

自己意气飞扬，筑艺称绝北地。

荆轲英俊潇洒，泰山崩于前面而面不改色。

易水滚滚浪涛，河水呜咽。

送行人群的白衣白冠……

而如今全成了隔世！而只有他高渐离改名换姓，苟且偷生！

他耳畔总是响起荆轲高亢的歌声——

-

风萧萧兮易水寒，

壮士一去兮不复还！

-

然后是数千人的大合唱——

-

风萧萧兮易水寒，

壮士一去兮不复还！

-

接着又是荆轲的领唱：

-

生死聚散兮弹指间，

壮志不酬兮誓不返！

-

生死聚散弹指间！就这样一弹指，他和荆轲生死相隔已经十年，而屠狗者十年相别，如今也是杳无讯息，生死聚散是如此容易又如此艰难！

难道说，他高渐离真的就要这样委屈一辈子？

不知不觉，泪已涌出眼眶，顺着脸颊往下流。

他再注意听筑声，郡守大人称得上是高手，但总是业余者，易水送别弹错了几处，而且胜国新贵，根本体会不出曲中的感情，当然也就发挥不了筑的最高极致。

## 2

“你也懂筑？”

身后有人问话，吓了高渐离一大跳，他回头一看，原来是酒楼主人。高渐离不好意思用搭在肩上的抹布擦脸，想转身下楼，却被主人喊住：

“赵保，原来你也是知音，竟感动得哭了！”

“当然熟了！这是高渐离先生所作名曲《易水送别》，如今已传遍大江南北，不但用来弹筑，而且也改成了琴、笙、鼓、钟等八音奏的大乐曲，只要有井水处，就听得到有人哼唱，乐坊人家要是不会弹此曲，就会被别人认为不是本行。虽然朝廷下令禁止，可是除了秦地本地外，谁也不理这一套。禁者自禁，弹唱者照样弹唱，这就是音乐感人的地方，曲子好，越禁越流行！你没看到？郡守大人这样的高官仍然是照弹不误。”

酒楼主人一谈到音乐和筑，就忘记了自己是在酒楼，而他是店主，赵保是酒保的身份，话语滔滔不绝，声音也大了起来。接着他免不了称赞了郡守大人几句，顺便问高渐离对其的评论。

“郡守大人弹得还算不错，有精采处也有弹错处，但最主要的，是他把

握不住曲悲壮且义无反顾的感情。”

“啊，赵保，你不但是知音，而且是大大的行家！你会弹筑否？”

“小人略知一二，只是怕登不了大雅之堂。”高渐离谦虚地说。

“听你知筑如此之深，筑艺不会差到哪里去！我和拙荆都是筑迷，哪天有空，到我家去切磋一下。”

高渐离正想推辞，谁知店主人忘形的大声谈话，早就被正在弹筑的郡守听得一清二楚，他派了一名侍卫来查看——到底是谁这样大的胆子，偷听不说，还要妄加评论。

侍卫将两人带入室内，向郡守行了礼。县令在一旁陪笑解释：

“原来是店主人和刚才负责送酒菜的酒保。”

停止弹筑的郡守没理会县令的话，却只顾仔细打量高渐离，他有点怀疑地喝问：

“你到底是谁，胆敢私下乱批评？而且看你相貌清奇，风度举止，全不像个做酒保的！”

高渐离沉默不答，只直视郡守凌厉的目光，没有抗拒也没有畏缩，一副目中无人的神情。

“你既然说本官掌握不住曲中的感情，你能够尽情发挥吗？”见高渐离不回答，郡守又问了一句。

“大概可以。”高渐离骄傲地回答。

“你自认是什么东西？胆敢如此顶撞大人？”县令在一旁看不顺眼，大声叱喝起来。

“不要责备他，”郡守不怒反笑：“也许他有点真材实料，有才华的人都是这种桀傲不驯的脾气，但本官要考验一下他够不够资格如此骄傲，来人，设座让他坐下！”

店主人赶快让人在侧角上艺伎旁边添了一个席位。

“你坐下来弹弹看。”郡守摆手说。

高渐离站在原地不动，只是拱手长揖对郡守说：

“弹筑虽是小技，但必须恭敬专一，诚心实意，才能人筑合一，弹出最高境界来。”

“哪有这么罗唆！大人命你弹，你就遵命坐下弹！”座中一个大腹的人叱喝。

“听他的！”郡守举手制止：“他说的是内行话。”接着他神情肃穆的问高渐离：“你需要些什么？”

“这里的人请出去洗把脸，将酒意清醒一下；请这位姑娘按照献艺的规矩把香焚起来；而我要去沐浴更衣，整理一番再来，”高渐离徐徐回答：“还有，得将我的席位设在正中间。”

“大胆！”宋子县令忍不住在一旁责骂：“你弹就弹，哪有这么大的架子，还要郡守大人和各位贵宾专门等你！”

“要想听美妙的音乐，不但演奏的人要诚心实意，听的人也得集中注意力，这样才能体会出曲中的感情，得到最完美的音乐享受。”高渐离不急不缓的说，根本不理睬他。

“少罗唆，坐下弹！”县令喝叱着。

“我不是卖艺者，没有义务为你们弹筑，爱听就照我的规矩来，否则小人告辞，下面还等着我送酒。”高渐离神情傲然，一副目无旁人的姿态。

县令还待发脾气，郡守摇手制止，他柔和地对高渐离说：我们等你，不过请稍微快点。”

3

高渐离经过沐浴更衣后，显露出他本来的面目，长相清奇，风度翩翩，尤其高挑瘦削的身躯，罩了一袭大袖宽襟的白色长袍，戴着白色高冠，全身散发着飘飘欲仙的美感。

他当中而坐，郡守的席位反而移到他旁边，他一筑在手，就有着君临天下的架势。

众人先前见郡守大人对他这样宽容，全都不以为然，但见他换装以后的气度，无形中为之心折，室内自然而然鸦雀无声，他面前的香炉香烟袅袅，香味盖过了酒气。

他先调整筑弦，试敲几下，铿锵之声和先前两人弹出来的乐音完全不同。他拱手向众人见礼，再避席向郡守顿首行礼说：

“大人纵容，小人并不是不知情，筑本是为知音而击，以大人宽容的程度来看，就明白大人至爱音乐，小人自当尽其所能，博大人一笑。”

他复座后，先击敲出郡守最精采之处，一边言道：

“这是大人击得最好的几处，极能把握原作曲者的情感。”接着又击出郡守失误之处：

“这种击法稍嫌随便，未能体会出原作者的沉痛悲凉，应该稍慢而轻柔低回。”

他的话座中没有人能懂，只有郡守连连点头，连在侧座的那位艺伎也不禁迷惘地注视着他。

“同样的筑，可是在三个人手上，就会发出三种相差如此大的音乐。”郡守衷心赞叹地说。

“不错，大人可谓是知音者。此筑在那位姑娘手上，只是循规蹈矩，虚应故事；在大人手上，灵活变化，却仍然只是段死木头和几根弦；但经过赵保一弹，却变成了有生命、有情感的灵物！”

这话一出，令众人都感到奇怪，因为找不到说话的人。再仔细一搜寻，原来是酒楼主人在室外楼梯口听得忘了形，不知不觉接着郡守的话头说出这段评论来。

“主人来听筑，为何不进来坐？”郡守极力表现他爱乐者的风度。

酒楼主人闻言也就不客气，自行搬了席案在下首坐下来。

高渐离睁开亮如晨星的双眼扫视各人，被他目光扫到的人，都忘我的正襟危坐，屏息倾听起来。他开始奏出他的呕心之作——易水送别。

先是低回哀伤，表达出送别一个明知不能再见朋友的内心沉痛。

接着筑音一转高亢，高渐离脑海中浮现出易水畔千人送行，荆轲引吭高歌的情景。

-

风萧萧兮易水寒，  
壮士一去兮不复还！

-

易水浪涛汹涌，河上寒风呼号。

筑音由变徵之声突变为慷慨激昂的羽声，他仿佛看到荆轲刺秦王，追着秦王满殿绕着殿柱跑的情景。

他脸上显出讽刺的微笑，冲冠一怒、流血千里的君王，竟也被一个手执匕首的匹夫，当着成百上千的群臣面前追赶，像是只被猫逼得无路可走的小老鼠。

这时高渐离逐渐忘我，他和筑融合成了一体，他击奏的不再是 易水送别，而是他自己都不知道的乐曲，他对脑海中浮现出的情景所产生的情感，就信手用筑音宣泄、描述和表达出来。

他看到荆轲被车裂的场面，虽然那天他不在场，现在这一情景却活鲜地突现在他眼前——数十万人围观，他们为他的勇气而歌颂，虽然他们是敌国人民，却也为他唱着：“风萧萧兮易水寒！”

这些情景以及他对这些情景的内心感受，他全用筑音来诠释表现。

听在郡守和众人的耳中，筑音一会哀痛欲绝，一会慷慨激昂；这一段低荡回肠，另一段高亢如断金之声；前面如怨如泣，后面却似乎是胜利的欢唱！

高渐离在用筑音和荆轲的在天之灵对话。

“荆轲，一介匹夫勇逼万乘之君，虽击不中，千古留名，你也该满足了！”他的筑音如此说。

“渐离，听你这样说，你也想步我的后尘？”荆轲在天之灵似乎在他耳畔说话。

“固所愿耳，只是怕找不到机会。”他用筑音回答。

“是赵保，永远找不到；是高渐离，机会很快就会来到灵荆轲的鬼魂如是说。

“荆卿！荆卿！”他用筑音呼唤。

荆轲英灵已远去，他的筑音也似乎没有了那股感应。

“荆卿，魂兮归来！”他用话语喊着。

筑音截然而断，室内诸人都在不自知中泪湿衣襟，座上落泪最多的当然是高渐离自己，他不但衣襟已湿，更是两眼迷茫，连室内诸人他都视若不见！

“你到底是谁？能将作曲者的感情和心境诠释得如此体贴入微，却又宣泄得这样淋漓尽致！”郡守惊奇地问。

“我就是高渐离，此曲作者！”高渐离傲然回答。

室内响起一片惊讶声。

“高渐离？不正是朝廷要捉拿的钦犯？”宋子县令如梦初醒，他转向侍立身后的警卫高叫：“拿下！”

“且慢！”郡守似乎乐兴尚未褪尽，他微笑着向高渐离问：高先生改名更姓这么多年，为什么今夜要露出本来面目？难道不知道主上曾下令，抓住立可就地正法？”

“委屈一时，目的在求伸展，”高渐离毫无惧色，从容地回答说：“今天下一统，在下再也没有伸展的机会，与其苟活而作瓦全，不如还我原来面目以求玉碎！”

“果然豪气干云，不愧是荆轲的平生知己！”郡守竖起大拇指称赞：“高先生既知天下统一，异志难促，也可谓识时务的俊杰，假若先生愿痛改前非，本官愿意为先生在主上面前求情。”

“大人错了，以往各为其主，各卫其国，实在谈不上什么是非。”

“那今后天下只是一国，国中只有一主，高先生应该明白该走的路了。”

高渐离沉默不语。

“卑职是否要将钦犯拿下？”县令在一旁问。

“不用，本官要将高先生带走，让他在府中作客，如此伟大的音律家和演奏家，也许五百年都出不了一个！”

包括县令在内的全室诸人，全都错愕，不知道该如何反应。

4

在便殿乐室里，始皇和皇后便装易服，正闲谈着等待高渐离前来。

皇后喜爱燕赵之声，尤其是筑乐，可惜在邯郸百般寻觅，就是找不到够她水准、让她听得入耳的演奏者，更别提能使她如痴如醉，如登仙境的筑声演奏者了。

她听过演奏《易水送别》，而且用的是宫廷大编制乐队，她感觉得出曲中的哀伤离情，也为乐曲所表现的澎湃气势所吸引，但总觉得击筑者太差，诠释不出原作者的意境，跟着整个乐队也就平平无所表现。

始皇虽然听到这首乐曲会联想到荆轲行刺的尴尬场面，但现在四海一家了，他是天下之主，应该表现得雍容大度一点，何况他是胜利者，荆轲未刺伤他一根毫毛，却遭到两次死刑——殿上乱剑刺杀，以及数十万民众围观下的车裂，有时候他何尝不佩服荆轲的神勇，哀怜他临死前从容却又绝望的那种表情。

所以一听到钜鹿郡守要求赦免高渐离，力奏高渐离的音乐才华是百年难遇时，他准了奏。而且皇后也力争要见高渐离这个人，他既是击筑圣手，又是这首曲子的原作者，要是由他来训练宫廷乐队，那该是多美好的事。

当然，始皇和她都要先听听高渐离的演奏，看看钜鹿郡守是否言过其实。

一身白袍白冠的高渐离，背着筑囊由一个人牵引进来，在便殿门前，禁卫的郎中照例搜察了他的全身，检视了他背囊中装的筑，惊奇地问道：

“这具筑怎么比一般筑重许多？”

高渐离笑笑说：

“这具筑比别人好听，这是个最大的秘诀——别人的筑中心是空的，而我的筑中心灌满了铅，筑身稳重，击打起来，声音自然宏亮清脆。”

“难怪高先生的筑艺能名闻天下，在主上听过先生的筑艺以后，希望我们能耳福欣赏。”那名郎中也笑着说。

“当然，当然。”高渐离说：“假若皇上听得满意，我就会长留宫中，到时候还要各位多照顾。”

“当然，当然。”那名郎中学着他的口气说。

一名近侍小心翼翼的将高渐离搀扶着走上台阶，引入乐室，行礼以后，近侍又扶他坐到席位上，帮他解下背囊的筑，安排好一切。

首先是皇后发现情形有点不对，她惊诧地问道：

“高先生的眼睛怎么啦？”

“没什么，由于有荆轲大逆不道的事情在先，郎中令和赵高大人为了防备万一，将小人的眼睛刺瞎了。”高渐离毫不介意地说。

“什么？”皇后脸色大变，转眼看着始皇说：“这是陛下的意思，还是赵高擅作主张？”

“朕事先不知道，但赵高这种预防万一的措施，有它的需要。”始皇故作平淡地说。

“你们为什么这样残忍！”皇后难过得快哭了：“百年难遇的音乐天才，就这样被你们糟蹋了！”

始皇脸上现出愠色，沉默不语，皇后也赌气不再说话。倒是高渐离眼睛瞎心不瞎，觉得室内气氛紧张，他微笑着说：

“其实，眼睛瞎心更明，没有外界景物的干扰，盲人的手更敏感，更能与心灵合而为一。

以小人为例，明眼时有很多弹奏的难关突不破，眼睛以后，反而轻而易举就做到了。”真的？怎么办？”

“眼睛瞎了，其它感觉会更敏锐，作曲乃是用心，与眼睛没多大关系，有人替我当眼睛记下来，也许我因为心无旁骛，作曲境界会更上一层楼。至于指挥，是要乐队看我，而我只要听他们演奏发现的声音是否调和，所以我只需用耳，需要用眼睛的乃是他们。”高渐离对皇后心存感激，解释的话就多了起来。另一个原因是他想用示好松懈始皇的戒心。

“高先生都如此说了，皇后，你该安心了吧？”始皇此时才开口安慰皇后。然后他转向高渐离说：“高先生，现在你可展示你的绝艺了吧！”

“陛下及皇后要小人演奏点什么？”高渐离摸索着调整筑弦。

“易水送别吧！”皇后首先说。

始皇不作声，但脸上露出不高兴的神情。

“以后让小人为宫廷乐队排演好了这首曲子，再为陛下和皇后演奏，这首曲子适合大乐队，用筑单独击奏，太嫌单调，显示不出那种磅礴的气势！”

“那你要弹奏些什么呢？”始皇怒意尽解地问。

“就弹两首小人新谱成的曲子：鸾凤和鸣以表示祝陛下及皇后幸福快乐，万寿无疆，另一首升平乐，以描述陛下统一天下后，百废俱兴，各行各业欣欣向荣的景象。”高渐离恭敬地回答。

“好！”始皇愉悦地笑了。

高渐离两只瞎眼向上仰望，手上击槌忽快忽慢，时而轻柔，时而沉重，在筑弦上游走，就像两条矫健的神龙，翻腾在云雾之中。

始皇夫妇的心灵整个都溶化在乐声中，但他们脑海中出现的景象却完全不同。

在高渐离弹奏鸾凤和鸣时，始皇见到的是邯郸那座桃花半掩的小楼，一个十二、三岁的小女孩牵着一个八岁男孩的手，在邯郸大街小巷漫游。

皇后眼前展现的却是上林外的桃树林，那个年轻的君主只是为了见她一面，不惜装扮成穷小子来欺瞒她。要是能永远维持那种纯洁无所求的感情，那该有多好！

男女一经肉体接触，就会蔓生很多的问题，不管是有婚姻关系的所谓正当，或是婚外的所谓不正当。

最少在婚姻内的肉体接触，后果会有生不生育和孩子教养的问题蔓延出来，婚姻外的更会牵涉到第三者、别人的闲话、甚至是社会制裁和内心不安。

她现在就同时面临着这两方面的问题。对赢得的事，她在内心总有一份歉疚，再次和始皇肉体接触，因此也就会有种罪恶感，她无法完全投入，当然就谈不上什么欢愉。

胡亥小小年纪，嬴政遗传给他的劣根性就完全显露了出来。任性、暴躁，喜怒无常，为了一点小事就不高兴。他却一点都未遗传到……



高渐离弹完 鸾凤和鸣，始皇夫妇都长舒一口气，从幻觉中清醒。但他稍事调整一下筑弦，升平乐 声再起，又将他们带进了另一个幻境。

这次皇后见到的是好一幅太平景象——

都市繁荣，行人来往如织，商店里的各种日常用品堆积如山。

老人含饴弄孙，新婚夫妇携手同游渭水，怀孕的妇女有丈夫呵护着，不用再下田工作。

街上、巷里、人家的庭院中充满幼儿的欢笑声，中间偶尔掺杂着婴儿的哭啼，但那是代表新生命出世的喜悦，而不是饥饿或恐惧的悲哀。

男耕女织，丰衣足食，田里稻波麦浪，一片金黄，饱满的穗实将麦秆都压弯了腰。

不再有更戍，不再有徭役，人人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除了极轻的田赋外，一切收成都归于自己。

再也听不到寡妇的夜哭，再也看不到全村所有人家都贴上"忌中"白布条的惨状，每个年轻女人身边都有壮硕的年轻男人作伴，而每个孩童都有父母的两双手在疼惜呵护。

夜间只听到琅琅的诵书声，还有就是织布机的轧轧声，这种声音她是再熟悉不过的了，也是她平生最喜欢的声音！

但始皇眼前出现的却是另一种幻境——

咸阳城大兴土木，服劳役的分别是各国旧贵族和统治阶级、反叛地区的民众、逼不得已才投降的六国降卒，以及一般犯法的囚犯。成千上万的这些人全穿着赭色的号衣，来往奔走劳动，像一群数不清的蚂蚁。

咸阳城比现在大十倍，骊山挖通了，咸阳横跨渭水南北，天下富豪都迁居于此，咸阳已成为天下首善之区，远超过昔日邯郸和临淄。

他的六国型式宫殿已建筑好，掳自各国的钟鼎宝器和美人，正可各归其位，他的宫殿是天下之主的宫殿，所以应聚合全天下的至宝和至美！

北方匈奴已被赶回他们原来的牧马地；南方的蛮夷都顺服了中国，接受了中原教化。

条条驰道以咸阳为中心，辐射到东、南、西、北每个角落；河水、江水，以及其他各支流，全都整治成功，从此不再为患，而是可以用来灌溉，将荒地全变为良田。

当然他没忘记入海求"青春之泉"的徐市，他仿佛看到百艘楼船载着六千童男童女，迎风破浪由仙岛回来，一桶桶带去的淡水，全变成一桶桶的"青春之泉"！

也许他不该如此贪心，只带回来两桶就好，他和皇后每人一桶，就够喝几千次。多妙！

每隔三十年喝一杯就变成十八岁，喝一千次好了，够喝三万年，够变一千次十八岁，那多奇妙！三万年中，他的臣民像松柏完全不受针叶替换影响一样。

那多美妙！他忍不住哈哈笑了。

"陛下！"皇后从幻境中被他的笑声惊醒，她的喊声又惊醒了他。

"皇后！"他回答，想起刚脱离的幻境，他不禁又笑了。

此时筑声已停，高渐离两只瞎眼空洞前望，耳朵却在注意听始皇的反应。

"高先生，你发出的是筑音还是魔音？"始皇赞叹地问。

“的确，你的筑声使哀家好像看到种种幻象。”皇后跟着加了一句。

“这是陛下和皇后天生灵根。”高渐离恭敬地俯身回答。

“这怎么说？”始皇抚着五绺短须开心地问。

小人此筑是传自冀北异人，知音律者听起来，会察觉到它的低音沉宽饱满，高音晶莹清脆，再低沉也不至含混不清，再高亢也不至尖锐刺耳，到目前为止，小人还未见过能与此筑匹敌的。但它的妙处并不止于这些，而是经过小人之手击弄，凡是生性敏锐有灵根的人，就会随着筑音进入幻境，在里面看到自己心中的宿愿和喜怒哀乐。”

“这样说来，先生的这具筑真是魔筑了！”始皇叹服。

“应该说是神筑、仙筑。”皇后在一旁纠正。

“是否可将筑拿来，让朕看看其中有什么奥妙？”

侍立在始皇身后的近侍要过来拿筑，高渐离双手按住，轻声叱喝：

“神气仙筑，俗手不得触摸，”说着他双手捧着筑起立，转向始皇方向说：“待小人亲自呈上陛下。”

看到他两眼初瞠，举步都感困难的样子，皇后于心不忍，站起来说：

“先生行动不便，还是哀家来拿吧！”

高渐离摇头紧抱着筑，皇后只当他有所顾忌，也就笑笑作罢。

在近侍的引导下，高渐离捧着筑来到始皇席案前跪下，他开口问：

“陛下出声告知小人方向，小人要将筑亲手呈递在陛下手上。”

“朕就在你面前，只要递上筑，朕自然就会接住。”始皇看他捧筑的恭谨神情，只不住发出微笑。

就在这时，高渐离双手由捧改抱，用力将筑向始皇砸去。

始皇是经过中隐老人从小调教武功的人，反应何其灵敏，高渐离掷筑前肩膀先有异状，他本能向旁一闪，筑未击中他，却将席案后的玉器摆饰砸得满地皆是，筑身碰在墙壁上发出弦断的五音十声齐鸣。

两旁侍卫有了荆轲的经验，不待始皇吩咐，已上阶入室制服了高渐离，拖住他的头发，将他按倒俯伏跪在地板上。

秦王怒极反笑，叹口气说：

“狼子野心，怎么对你们好，都不能改变对朕的仇恨吗？”

皇后在一旁早已吓得花容失色，她几乎是带着哭声问：高先生，荆轲刺秦王，还可以说是各为其主，各卫其国，如今天下统一，你这样做又是为了什么？”

“为了荆轲，也是为了天下百姓！”高渐离挣扎着硬将头仰起，毫无惧色地说：“嬴政，你应该到民间走走，看看天下百姓如今过的是什麼日子，不要只是以胜利者的姿态作什麼巡狩！”

“带下去斩了！”始皇突然狂怒。

在侍卫用玉盘呈上高渐离的人头时，皇后紧闭眼睛，泪不断汨汨流出。

“将头缝连遗体，好好安葬！”始皇的语气柔和得出奇。

从此，他终生不再接近和原诸侯有任何关系的人。

## 6

咸阳宫赵室里，灯光辉煌，室外亭台楼榭，远处甘泉山和整个咸阳城，全都盖满了皑皑白雪，冰雪封住了整个大地。

宫中每个近侍和宫女脸上都笼上愁云，因为他们打从内心敬爱的皇后病重，看来会不久人世。

皇后待下宽厚，始皇谁的话都听不进去，只有皇后说话他是百依百顺，她为他们排解了不少危难。皇后去后，要是换上苏妃立后，她懦弱恭顺，在始皇面前一句拂逆的话都不敢讲，以始皇暴躁而又喜怒无常的个性，加上赵高喜欢拨弄是非，点火煽风，他们的日子会很难过。

赵室里，为了冲淡悲伤气氛，始皇命令点上每一盏灯和烛台，两具麒麟送子形的火盆里，也烧着红红的炭火，为四周白色的墙壁和装饰染上一层粉红。

胡亥刚由奶妈带来见过母亲后退出，如今室内只有始皇和皇后两人。

皇后斜靠在床上，始皇就坐在床沿上紧握住她的手。她脸色苍白，不时咳嗽，说话呼吸都感到困难。

“你不要说话了，休息一下！”始皇轻轻帮她槌着背，无限怜惜地看着她。

“趁能说话的时候，我得将事情交代完，否则就没有机会了！”皇后摇摇头。

“看你总是这样固执不听话，”始皇轻轻拍着她瘦削的脸颊：“不要那样胡思乱想，太医说你只是受了惊吓，再加上点风寒。”

“这么老了，还那么孩子气，人家说什么就相信什么！他们是找不出病因，不敢下药。

秦法严，判断了病因，连下三剂药不见效就要治罪，他们当然要说我没有病了，你明白吗？”皇后摇头笑了。

皇后都四十五、六岁的人了，笑起来仍然有那个邯郸小女孩的娇媚，始皇不禁心内更酸，他呆呆地望着她，一时说不出话。

“现在我有两件事想问你。”皇后严肃地说。

“请讲。”

“一旦我去后，立谁为皇后？”

“一旦你丢下我不管，今后只要我在位，大秦就没有皇后！”始皇毫不考虑地说。

“这怎么成！大王不可一日无母，后宫不可一日无主，不立皇后，谁来母仪天下，管理后宫？我的皇帝，后宫几千女人，有时候比天下兆民都难治理，你明白吗？”皇后噗哧一声笑了。

“也许可以要苏妃治理后宫，但我绝不再立后！”始皇坚决地说：“而且，徐市寻找‘青春之泉’就快回来了，我们将长生不老，千万年为夫妻，共同治理大秦！”

“我的皇帝，刚才我说你孩子气，容易相信别人，你要是相信徐市这类术士的话，那你更是和婴儿一样天真无邪了！世上要是‘青春之泉’这类的东西，那应该现在还是由尧舜称帝，轮不到你来做这个始皇帝了。”皇后笑得咳嗽，久久不停。

始皇轻柔地揉抚着她的胸口，很久她才喘过一口气说：

“就算有‘青春之泉’这种东西吧，恐怕我也等不及了，现在还是掌握时间谈正经事，你真的决定不再立后？”

“在我以及整个宫中上下的心目中，没有人能取代你的地位，与其立非仆人，不如让这个位子空着。”

“嬴政，多年如一日，你始终对我如此好……”皇后将始皇的手放在脸上轻擦，哽咽着说不下去。

两人就这样满怀悲痛地温存了很久。

最后，皇后擦干眼泪说：

“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。你到现在还未立太子，这关系以后大秦的国运，我想在走以前知道，”皇后沉吟了下又说：我知道你忌讳言死，但哪个国家不预先立储？这与死不死没有完全的关系。譬如说，你常出外巡狩，总要有个名正言顺的留守者。早立太子，兄弟们也早心定，不会勾心斗角，手足骨肉猜忌相残，一旦不讳……”

“这你根本就用不着问，当然是胡亥，”始皇阻止她再说下去：“他是唯一嫡出，也是我们唯一的爱子！”

始皇看着皇后，预期看到她脸上的欣慰，谁知她却是连连摇头。

“怎么？立他不好？”始皇大出意料。

“依我的私心，当然立他最好，但为了大秦的国运，千万不能立他！”皇后正色地说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你生了公子二十多人，同母者多的高达七、八个，少的最少有两、三个，胡亥一旦即位，就会发生两种情形，一是他刑杀所有成群结党反对他的兄弟，再不然就是他受别人的压制甚至是推翻。”

“这是你多虑了，”始皇笑着说：“如今不比从前，公子都不分封，大权完全在皇帝一个人手上，诸侯勾结谋反的事根本不可能发生。”

“我不赞成胡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：胡亥本性太坏，暴虐无知，又不肯学习，将来不会是个好皇帝！”皇后叹口气说：让他做个黔首平民，也许在兄长的照顾下，他会活得平凡快乐，终其一生；要是当皇帝，会误尽天下苍生。”

“他才几岁？大了，懂事了，就会改的，他的脾气很像我，但你敢说我不是个好皇帝吗？”始皇自信地说。

“他怎么能和你比！”皇后叹口气：“你勤劳、英明、果断、睿智，他正好相反，俗语说，八岁看到老，他今年都十岁多了。”

“这件事让我再考虑考虑，本来我不打算这么早立储，也就是因为对胡亥眼下的样子担心。”始皇想借机下台。

“不，我真的想知道你要立谁，我才会走得安心。”皇后语气非常坚决。

“你心目中的人选是谁？”始皇不得已反问一句。

“扶苏！”皇后毫不迟疑地说。

“理由呢？”

“苏妃人虽然懦弱了点，但贤德宽厚，是当太后的好材料。她生子仆人，立扶苏，同母兄弟多，可以互相扶持，其他异母兄弟不敢结党欺压他。同时扶苏是你的长子，为人贤孝，不止你我知道，也为天下臣民所共同承认，这么好条件的人你不立，却只以对贱妾之爱的一己私心，就想立胡亥。殊不知，你这样爱他的方法，不但是害了大秦，也是害了他！”

皇后挣扎着起身，危颤颤地跪在床头，泪流满面地恳求：

“陛下，承蒙恩宠殊遇，多年如一日，臣妾感激不尽。假若你还怜惜臣妾，让臣妾走得安心，请放过胡亥，让他做一黔首平民，无灾无祸终老吧！”

始皇连忙将皇后紧紧抱入怀里，泪如泉涌地说：

“玉姊，玉姊，为什么要这个样子？胡亥是你的儿子，但也是我的，我答应你，我会为他的好处着想。”

始皇始终未放弃立胡亥的想法。

三天后，皇后去世了。

咸阳举行了盛大丧礼，灵柩暂厝兰池，等待始皇陵寝建筑竣工后，再行安葬。

天下服丧三月。

7

秦始皇帝二十九年年初。

自皇后驾薨后，始皇不再立后，只命苏妃管理后宫，也不提立太子的事。

只是他睡不安寝，食不知味，批阅奏简文书时，也常会停下朱笔出神。

除了常梦见皇后不说，有时候无论日夜，他眼睛一花，就会看到皇后的身影出现，有时候也会在耳畔听到皇后喊近侍或宫女的声音。

宫人怀念皇后，宫中传出谣言，有人看到皇后出现在她喜欢或常到的地方。

始皇闷闷不乐，脾气更坏，朝中大臣人人自危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突然遭到他的斥责，甚至是获罪下廷尉。

御医诊断，始皇是思念皇后过深，郁闷积心，最有效的良药就是散心，改变一下周围环境。

于是李斯上奏：齐国人心不稳，儒生常造谣生事，批评时政，总是以三皇五帝旧制，诋毁本朝的重刑法治，需要皇帝亲自去安抚一下。

李斯这一本上奏，来得正是时候。始皇想出游，找不到借口，深怕别人说他多情柔弱，为了逃避对一个女人的思念出游。

李斯正好给了他这个借口，何况他的确怀念琅琊山的山海美景，当时他下令琅琊郡守移民的事，他也想验收一下成果。

对儒生的造谣生事，早就在他的预料中。这些儒生虽然口诵孔丘修齐治平之道，但五谷不分，四肢不勤，整天不事生产。上焉者教几个学生图个温饱，下焉者就一天到晚鬼混，全靠主持些祭典之事，赚几个钱度日。

秦平定天下后，祭典之事日少，不工作就无钱可赚，而且请求法治，法律条文的复杂就够一个人终生研钻不清，有些聪明的儒生就改行习法，专替人写状打官司，倒也有些人靠这起家发财。但有些自命清高的儒生，不屑干此营生，或者是改行不成，眼看别人发财眼红，于是就诋毁其现行制度来。

当然始皇心里最清楚，上次祭泰山，没请这些齐鲁宿儒、舆论领袖参加，才是真正捣了这个马蜂窝的主要原因。

这次去，他要安抚他们一下，当然，若安抚不成，必要时也得法治几个人立立威！

于是他准了李斯的建议，亲自出巡东地，并命赵高和郎中令按照上次泰山封禅准备一切出巡事宜。

正月底，始皇在众多郎中、虎贲军及军队拥戴下，又出了孙子函谷关经颖川郡（原韩地），由直道向齐郡出发。

8

阳武县城外三十里处的博浪沙。

此处形势险恶，起伏延绵的丘陵蔓草丛生，长满参天古木，间杂着人高的灌木丛，通往平地的直道必须从两边削壁的山谷中通过。

张良带着一名大力士，在山边的一块突出部等候着始皇车驾。

这处突出部满布蔓草和灌木，山壁如刀削，山谷中人马无法上来，而

突出部向后则是森林密布，再多的人隐进去，就像群鱼逃入大海，再也难以追踪。

这里的确是一处埋伏狙击的好地形，居高临下，视界广阔，一击得手，从容而退，始皇人马即使要上山搜索追捕，也要绕上一大圈路，何况两个人一逃进原始森林，就像丢进草丛的两根针，想找也无从找起。

张良二十岁出头，生得白皙娟秀，身材修长，眉清目秀，唇若涂丹，经过初春的太阳一晒，两颊像抹上胭脂般发红，他不像一个准备刺杀天下之王的刺客，倒象一位女扮男装的美人。

张良为原韩国人，祖父张开地曾在韩昭王、宣惠王及襄哀王三朝为宰相，父张平亦曾相韩厘王和悼惠王两朝，韩国灭亡时，张良尚幼，等到长大以后，深感国仇家恨之痛，立志效法荆轲刺杀秦王。

他解散了家童达三百人的大家，弟弟死了也不埋葬，为的是节省费用，全力重金改买能刺嬴政的勇士。

在中原多年求寻不得，于是远到东海之滨，见到了仓海君，他为他介绍了这位大力士带回来。

他经由韩平地的反秦组织，得到始皇东巡的消息和路线，并侦察到始皇昨夜宿在阳武县城，今天早晨出发，中午会经过此地。

东海力士看不出实际年龄，生就一副魁梧身材，高达九尺有余，虎背熊尧，豹头环眼，满脸虬髯与胸毛连接。他不会说中原话，好在张良粗通他们的语言，倒也能较好地沟通。

他们都穿着绿黄劲装，为的是与背景颜色吻合。

为了这次刺嬴行动，力士特制了一具重一百二十斤的大铁锥，由上而下投掷车驾，必可砸得四分五裂，车内乘员则必死无疑。

为了试验铁锥的威力，张良和他在这里连砸碎了好几部车。东海力士的投锥越试越准，张良也越来越有信心。

此刻，张良望了望日将当中的天空，担心地向东海力士说：

“快到正午了，嬴政的车队应该快到了，怎么还不见张福回报？”

他正说完话，只见谷口远处扬起一道灰尘，一匹黄膘快马向这个方向急驰而来。

“看，那不是张福回来了吗？”东海力士学着说中原语，有点大舌头。

再看那匹黄马忽然不见，原来是由谷口小路绕到山后来了。

果然不久，一个十三、四岁书童模样的人从后而草丛钻了出来，他气喘喘地向张良说：

“公子，嬴政的车队已离此不远，预计半个时辰后会到了。”

虽然初春朔风仍带着寒意，但三个人额上流着热汗，这是因为劳动，也是因为紧张。

“张福，你先走，到下邳去等我，该躲在什么地方，你记住没有？”

“圯上桥左项伯住处，”张福回答，但他立即又恳求说：要张福单独走，我不放心公子，求公子让我留下。”

“你留下无益，等会事毕，无论成与不成，我和力士都要分头逃离，力士自行回仓海，我会到下邳与你会合。”张良柔声地说。

“我不愿回仓海，愿长随张君。”东海力士前半句是中原话，后半句却是东夷语。

“那事毕以后，我们撤走时，你要紧跟着我！”张良叮嘱他说。

正说话间，只见山谷直道那头灰尘扬起，高而扩散，乃是有大队车马来了。

9

始皇坐在輶辂车中闭目沉思，他在怀念皇后，也在思考该如何安抚齐鲁的那派儒生。

他明白，这班儒生虽然早失去了孔丘所教导的儒家教养——诗、书、礼、乐、御和射，变成了身无一技之长、手无缚鸡之力、整天只知道穷研古制、批评时政的怪物，但他们说的话黔首相信，认为他们都是无所不知的圣人，至少是圣人的传人——贤人，遭到他们的反对，真是件麻烦事。

也许博士员额七十还不够，应该增加到七百或者是七千，将原六国所有的舆论领袖一网打尽，让他们都集中到咸阳居住，每年发点俸米给他们，让他们甜甜嘴。

但养这么多文不能草檄，武不能执戈的人，总得找点事给他们做，要他们做什么好呢？

始皇想来想去有点头痛，最后灵光一闪想出来了——就要他们分组专门研究古制，若干人编成一组，分别研究三皇五帝以及殷周的政治文物及各种制度，让他们整天埋在旧竹简里，再没有时间乱讲话。

而民间教育应该由地方政府来举办，教的应该是些实用的技艺，诸如农事、园艺、医药、卜筮、刑名狱政等等。

杨朱说，岔路多了，羊容易走失；韩非说，儒以文乱法，侠以武犯禁；这些话真是一点都不错。

天下豪侠，他已收拾得差不多了，因为他们大都有违法犯罪纪录，这样的人早被他下令各地郡守，以惯犯罪名拘捕，编成劳改队参加筑路、治河、修堤去了。

现在轮到整治这些满腹牢骚、妄事批评时政的儒生，但依法提不出他们的罪证，手段太过激烈会引平民怨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
“也许，将他们集中到咸阳的办法可行，那就要各地郡守借推荐博学贤良之名，将地方危险分子都呈报上来；另外，必须要李斯再立新法，限制一下民间的言论，将妖言惑众，无事生非的人加以治罪！”始皇终于得到结论。

正在他想这些事的时候，整个车队忽然停止下来。

虎贲军都尉来报：

“启奏陛下，前面已到博浪沙，因地势险恶，直道必须由山谷通过，臣正派人上山两面搜索，清道后再走！”

“天下平定已久，还要这样大费周章吗？这一停要停多久？”御车的赵高在代始皇答话。

始皇听到说话，伸头车外对赵高说：

“就暂时休息一会，都尉所虑甚对。”

都尉飞马前去部署，始皇要赵高掀汽车前窗帘“他举眼望去，只见前锋三千名金盔银甲的虎贲军分作两边上山，漫山遍野地搜索过去，然后在谷道两头及各要点派上警戒，都尉做了前进记号，车队又再缓缓移动。

10

可惜的是，虎贲军搜索虽然仔细彻底，但他们找的是大队人马的大目标，张良和东海力士却是穿着与背景相同的衣服，而且是躲在事先挖好再加上伪装的坑洞里。

尽管成千的虎贲军牵着马从他们头顶的山路走过去，沙石纷纷下落掉在他们脸上和颈子里，但就是没发现到他们。搜索完毕，派出警戒后，始皇车队又缓缓启动，一批批通过峡道。

“同式的车有六部，我要投掷哪一部？”东海力士一手提着铁锥，另一只手提着铁尾的铁链问。

张良放眼看去，心里暗暗叫苦，责怪自己年纪轻，筹划不够周全。

只见三千前卫虎贲军已过峡首，四周严密警戒，六百名执戟佩剑的郎中，前后左右拥卫着六部款式一样的輶辒车，后面再跟着三十部车，分乘李斯等从巡大臣。

“等下车过的时候，你注意插有黑色旗帜，上绣龙凤标志的就是。”张良只有如此告诉他。

“好！”东海力士专心注意缓缓接近的车队。

前导郎中过去，六部輶辒车经过他们脚下，只见六部輶辒车都插有龙凤标志气。

“插标志气的车有六部，张君，我该投掷哪一部？”

一投不中，前功尽弃，但车子在移动，时机就要过去，没有时间让他多做考虑。

“皇帝总应该乘第一部，投掷第一部！”张良急促下决定，第一部车也刚好接近他们的峭壁脚下。

“好！”东海力士运起全身力气，虽然穿着劲装，也看得出他浑身的肌肉隆起。

他挥动铁锥，在空中划了几个圆圈，在日正当中的阳光下划动了几道光圈，他对准第一部车松手投掷，铁锥在半空中发出呼呼声响，显示铁锥去势之疾和他力道之大。

铁锥不啻不倚砸中輶辒车，整个车厢砸得四分五裂，驾车的六七黑色骏马受到惊吓，人立长嘶。

郎中令及众郎中高呼：

“有刺客！”

众人纵马执戟将第三部輶辒车团团围住。

张良这才清楚始皇是坐在第三车，很遗憾他们没多带一具铁锥来。

正在他懊恼间，虎贲军强弩手纷纷发箭，向突出部及后方树林草丛等凡是有可能藏人的地方实施威力搜索。

成千上万的弩箭，像漫天遍野飞来的蝗虫，咻咻声不断，令人头启发麻。

好在张良早防到这一着，他的藏身坑洞事先挖了一道交通壕，直通后山树林下的山谷，他们的座骑也藏在那处山谷里。

就这样，东海力士和他都险些中箭。

在几波弩箭的威力搜索后，虎贲军后卫部队大批人马上山。有的骑在马上，横冲直撞地来回巡查；有的下马，每隔五步一人，横排着拨草前进，真是连只兔子也会给他们找出来。

但他们来得稍晚，张良和东海力士早就到达山腰藏马处，骑上快马，加鞭跑掉了。

搜山没有任何发现，车队又再继续前进。第一部车只是备车，上面只有一名御者，被砸得脑浆迸出，面目全非。



始皇铁青着脸坐在车上，半天不说一句话，赵高小心翼翼地驾车，不时偷窥车内始皇的脸色。

始皇如今心中想的是：为什么他日夜辛劳工作，冒着寒暑在外奔忙，清除战争，为天下黔首兴办民利，还是有人这样恨他？荆轲的事，他想得开，高渐离的结，他就一直耿耿于怀，今天这个连影子都未见到的刺客，更让他的自信被那一锥砸得粉碎。

为什么他们恨他而不感激他？古时多少君王躲在深宫享乐，不问民间疾苦，百姓还称颂他们是为而治的圣王贤君。不兴办水利，天时不好，百姓就得吃草根树皮；河水变道或暴雨成灾，无数的农田家园只好被淹没。不开辟道路，粮食无法转运，河东丰收，河西却会饿死人；货物不能畅其流，日用物品就会昂贵；军队不能快速调动转用，就得养更多的边防部队……

这些黔首为什么不体念他的苦心，只喊叫着徭役太重，反而怀念那些素食尸位、将国家弄得贫穷落后的庸君？

最后他想起孔丘的名言：“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。”也许，他应该自行其是，不应该顾虑这些儒生和黔首怎么批评。

他想：“我是天之骄子，上帝将兆民托付给我治理，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，为了他们长久的利益，短时间内，他们必须牺牲一下，他们再苦再累，总没有我这样累，只要我问心无愧，不管他们怎么去想！”

这样一来，他的内心舒服多了。

张良和东海力士博浪沙铁锥一击的消息，不久就传遍天下，六国故旧尽皆兴奋。

始皇下令大索十日，但刺客的身影都未见到，从何索起，郡县也只是虚应故事了事。

始皇游兴皆失，因而更相信荀卿“人性本恶”的说法，光是怀柔没有用，君王仁慈就是无用的代名词！

他到齐郡以后，再登之罘山刻石颂秦德。

李斯等人预先警告始皇心情不好，齐郡郡守当然不敢找那些反对派的儒生来烦他。随着始皇游之罘山和琅琊山的儒生都是属于歌德派，他们日夜跟在始皇后面歌功颂德，一致的结论是，始皇功德都远超过三皇五帝，既然号称始皇帝，一切法令制度当然从他开始。

始皇听了这些儒生的话，龙心大悦，下令郡守举荐方正贤良到朝中为官时，不要忘记他们。

游罢琅琊山，见到山麓移来农户渔家，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，总算冲淡了张良行刺事件的愤怒。

始皇由鲁地取道上党回咸阳。

1 1

回到咸阳以后，始皇按照原来的构想，命丞相王绾通令各郡以举荐方正贤良的名义，将那些不满时政、乱事批评的儒生全都送到咸阳来。

但命令到达各郡守手上，全都打了折扣，因为这些郡守深怕保送上去的人真正得罪了始皇，他一迁怒，谁也承受不起，尤其是始皇喜怒无常，谁也摸不透他这项命令的真正用意。

于是，三十六郡的郡守不谋而同送的都是歌德派儒生，其中还有不少的法家和术士。大小郡所送的人数不一，总共加起来有六百多人。

始皇对这些人甚为优遇，特别赐宴咸阳市，然后要丞相会同李斯将这

些人分组，专事研究古代制度，将结论呈报用作施政参考。

这些人当中有两个人最为出色，一个是来自燕地辽东郡的卢生，一个是来自韩地颖川郡的侯公。

这两个人不但深通诗、书、礼、乐、易、春秋等六经，对易经特别有研究，同时还兼研方术，上知天文星象，下通地理风水和医卜。据知道的人透露，卢生更精通招魂术，能将亡魂召来与亲人相见。

时间一久，这两个人无形中就成了这批人的领袖。

秦始皇帝三十一年。

始皇回到咸阳宫中旧环境一久，又不免日夜思念皇后，几度思念成疾，整天精神恍惚不能理事。

但不管他身体怎样不舒服，或者是政事再忙，他每天傍晚一定会微服简从，去到兰池皇后棺木厝地悼念一番。

卢生日子一久，和赵高搭上了线。有鉴于徐市上奏一道求“青春之泉”的书，就骗到了楼船百艘，童男童女各三千，金银珠玉无数，几年无消息，不知道如今在哪个岛上称王。

他也想效法徐市故技，富贵荣华一番，否则天天和这些老儒生皓首穷经，尽研究那些殷商钟鼎的稀奇古怪文字，以及其凑发掘出来的死人骨头和殉葬物，来摸索三皇五帝及殷周文物制度，他很快就会满头白发，说不定还会发疯！

九月，正好咸阳传出有茅蒙此人在华山白日升仙，有人看到他乘云驾龙，腾空而去。

卢生于是花了点钱，买了些糕饼糖果给在街头巷尾游玩的小孩，教他们唱一首歌谣，歌词是——

-

神仙得道茅初成，  
驾龙上升入泰清，  
时下玄州戏赤城，  
帝若学之腊嘉平。

-

街头小儿吃卢生的糕饼糖果，唱得越来越有劲，虽然不懂歌词的意义，也是辗转相授，后来大人也跟着唱起来，最后传到始皇耳中。

那天，他在南书房由赵高随侍。以前皇后在的时候，除了趁始皇及皇后不在，带着宫女打扫南书房外，赵高是进不了南书房的，因为皇后对他的猥琐谄媚丑相有说不出的厌恶，只要他在场，她总是眉头紧皱没有好脸色。

皇后很少外出，偶尔和始皇同出，她也独自乘坐凤辇车，从不和始皇同乘，因为她看到赵高驾车的样子就想吐。

但现在皇后已死，蒙武夫妇又告退归隐，远居渭水农村，他找不到一个可以讨论心事的人，于是赵高乘虚而入，变成始皇诉说心声的对象。

那天，始皇听到宫中有人唱这首歌谣，笑着顺口问赵高说：

“这首歌谣据说在咸阳传唱很久，里面有些词的意思朕还不能全懂，你能为朕解释一下吗？”

“陛下圣明都不能解，奴岂不懂的地方更多！”赵高诚惶诚恐地说。

“那是否能找到人解说呢？”

赵高故作思索状，一会儿又装出好不容易想到的样子跪禀说：

“奴婢听闻燕地来的卢生深通仙道，也许他会知道。”他继续又作考虑状，似乎有话不敢说的模样。

“赵高，你吞吞吐吐地干什么？”始皇知道他这个毛病，他从不愿主动献议，总是要始皇逼问，他才肯说出。

“奴婢大胆禀奏另一件事，陛下思念皇后过度，常常致病，卢生除了明白仙道以外，还深通招魂之术，陛下大可一试。”

“真的？”始皇惊喜地问。

“奴婢也只是听说而已，不敢肯定，据说卢生还会看前生。”赵高谨慎地回答。

“何谓看前生？”

“就是施用法术让一个人看到自己前生是什么。”

“哦！”始皇不再说话，因为他对这没有兴趣，他今生功业地位不但超过他的祖先，而且跨越三皇五帝，要是推溯前生，他只是小国国君，甚至是个栴风沐雨仅能糊口的小民，那岂不是会打击他的自尊！

“明晚召卢生至南书房。”始皇最后如此说。

## 1 2

卢生四十多岁，长面隆鼻，淡淡的长眉，留着三绺长须，配上白色儒衫，显得飘逸出尘，真还带三分仙。

他向始皇行礼就席位后，始皇首先发问说：

“有关茅初成近日在华山得道、白日升仙的歌谣，先生是否有闻？”

“臣早有所闻，难道说这首歌谣已传到陛下耳中？”卢生故作惊讶地说。

“正是如此，而且朕对歌谣的末一句很感兴趣，只是不明白该作何种解释，所以特地请先生指点。”

“臣不敢，”卢生在席位上俯首行礼谦谢，然后徐徐说道：这首歌谣前两句是说茅初成修仙成功，白日乘龙驾雾升天，玄州和赤城都是指地上人间，末句则是说陛下也有仙根，可以修炼得道跟他一样，不过要先将腊月改称为嘉平。”

“改月号和修道有什么关连呢？”始皇仍是大惑不解。

“腊月，在夏朝名曰‘清祀’，殷朝改为‘嘉平’，到周时改为‘大腊’，又名‘腊’。腊月为一年中阴气最重，但也是阳气积蓄最多之月，所谓否极泰来，一元复始的春天就跟在后面，陛下改称腊为嘉平，就表示要多积蓄阳气，培植生机，不要杀伐太甚。”

“哦，这里面还有这许多玄机，”始皇注意到他的最后一句话，但他不愿意和卢生讨论政事问题：“朕听说先生通招魂之术，不知能不能为朕招亡魂？”

“亡魂可招又不可招！”卢生正色地说。

“为什么？”始皇惊异地问。

“这位亡魂若尚未因罪入地狱，或者是也未成仙，犹在人间飘荡，可以一招即来，假若已不在人间，就必须上穷碧落下黄泉，不容易找到了。”不在人间就完全没有办法招来了吗？厚，应该是早登仙界了。

“也不尽然，”卢生神秘兮兮地说：“只不过要上穷碧落下黄泉地去找，得花费不少的时日，消耗臣的精力很大，不知陛下想为谁招亡魂？”

“朕一直思念皇后，想找她来问问别后的情形，先生是否可以助朕完成这项心愿？”始皇诚恳地说。

正如始皇所担心的，卢生皱眉沉吟很久才说：

“皇后贤德，恐早已登仙界，臣要是到七重天府、七十一名山仙洞一一查询，恐怕需要时日太久。”

“但据宫人说，她们常在宫中发现皇后的灵魂出现，而且她也会常到朕的梦中。”始皇此时内心非常矛盾，他希望皇后已成仙，但又盼她的鬼魂仍在人间，让他时时能见到。

“不然，”卢生说：“这不表示陛下就可看到皇后的亡魂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始皇不解地问。

“真说来，人有三魂，一曰身魂，二曰实魂，三曰虚魂。”

“愿闻其详。”始皇甚感兴趣地说。

“所谓身魂就是寓居在人身体内的魂，生时主宰着人的一切思想与活动，死后此魂脱离人身即逐渐消失，宫人见到的是这种魂，乃是因为皇后新死，身魂犹未完全散去。正如蜡烛熄灭，烛心短时间仍会有火光一样。”

“那朕梦中所见到的呢？”始皇忍不住发问。

“那是虚魂，这个魂无所不在，无处不至。人活着时，它能遨游千里以外，也能到别人的梦中，但发生不了什么具体的作用。人死后，这个魂就存在于宇宙虚无飘渺之中，它能出现在人前，也能进入别人的睡梦中”我们常梦到不认识的陌生人，以及不论日夜，稍一失神，就会看到幻影，听到人声，都是属于这类的鬼魂，它本身没有意志，也不识人，所以无法招之即来，挥之即去。”

“那实魂呢？”始皇越听兴趣越浓。

“实魂在人活着时，没有太多的作用，除非你有修炼之法，将它聚炼成元神，也就是道家所谓的元婴，它可炼成水火不侵，而且具有神通广大的形体，这比白日升天，连同肉体得道，要低一层，但成仙以后，仍然是殊途同归。”

“那一般的人死后，实魂如何了呢？”始皇听得津津有味。

“一般人死后，实魂就因生前行善或为恶，由上帝决定上天堂享乐或下地狱受苦。这种鬼魂没有形体但有意志，也能有意进入别人的梦中，或是经过招魂术，具体出现在活人的面前。一般祭祖、投梦等等，全是实魂在起作用。”

“那朕请先生招来皇后的魂就是实魂了？”

“正是！”

“先生愿为朕效劳否？”

“臣衷心愿意，只是皇后登升天界，臣得费时间找。”

“找到以后，朕是否可以天天和皇后见面？”始皇满怀希望地问。

“那……恕臣冒犯，那绝对不可以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不说臣精神耗费不起，连招三次，臣就会大病一场，连招十次，臣恐怕就难以再活在人世了。而且阴阳有隔，相见太多，也会折陛下的阳寿！”那让朕见一见皇后，问问她别后如何，朕就心满意足了！

久一会儿又问：“先生需要些什么交代赵高办理，只要能见到皇后，朕是在所不惜的。”

“是，陛下，臣自会和中车府令商量办理，明天臣即在居处作法，寻找皇后的下落，找到后约定时间，再向陛下禀报。

“好。”始皇点点头，又长叹了一口气。

1 3

在咸阳宫一间密室里，灯光黯淡，所有的灯烛都熄掉了，只留下香案上一对白色的蜡烛和壁上一具人形托灯。

室内香烟袅袅，檀香味弥漫全室。

香案上供满鲜花时果，香案后隔着一道白色纱帐，一个宫女装扮成皇后生前模样，在纱帐后席案前坐着。

这个宫女长得和皇后年轻时非常相像，眉目之间的神情和动作也极相似，再经过精心地化妆，简直就像皇后的复生。

她静静地坐着，垂眼低眉，活生生皇后生前沉思的样子。虽然隔着一层纱帐，仍然看得十分明显。

卢生侧坐在纱帐后面，他先向坐在香案前的始皇行礼，复座后向始皇说：

陛下要目不转睛地看着皇后的尸主，也就是这名宫人的眼睛，极力想着皇后生前你最爱看的动作，心中反复念着你最喜爱听的皇后所说过的一句话。陛下必须心无旁骛，意志集中，皇后仙驾才会降临！”卢生交代说。

“皇后远居渤海仙府，到此不知道需要多少时间？”始皇心中迫不及待地想跟皇后见面，因而有此一问。

“皇后神仙之体，既能腾云驾雾，又可行缩地之法，渤海至此，只不过一瞬之间，陛下现在开始凝聚心志，臣要作法了！”

卢生说罢不再多话，而是嘴里念念有词，好像唱歌又好像念诗，听不清他念唱些什么，但漫长而单调，一再重复，听久了会使人头晕。

可是室内没有别的声音，连烛火无风都不摇动，始皇只有听他念。

他按照卢生的话，专心注视尸主的眼睛，他最喜欢看的也正是皇后那双明媚灵活的眼神。他反复想着皇后生前所说的他最爱听的一句话：

“嬴政，假若有来世，我愿生生世世都这样服侍你！”

逐渐，他进入了恍惚状态，就和那晚上在湘君祠一样，似醒似睡，似真似幻，卢生的身影已不见，纱帐后面只坐着那名宫女尸主，但他意识中已当她就是皇后。

这时他听到一阵笙乐，和湘君出现时甚为相似。

端坐的尸主突然抬头发话，活生生的皇后出现：

“小柱子，大老远的找我来做什么？”

标准的邯郸口音，但击音细小，听不清是皇后的声音，不过，他越仔细辨认越像。

尤其是小柱子这个称呼，可说只有他和皇后两个人知道。他八岁时在邯郸，皇后牵着他的手在大街小巷游玩时，总是这样称呼他。结婚以后，这种称呼只有在床第燕好，她才以呻吟呓语的方式喊出。正式场合下，她称他陛下，两人私下谈话时，她喊他嬴政。

不错，是她来了，这点假不了。

“玉姊，别后可好？”他深情款款地问。

“居住仙府，不畏寒暑，不侵水火，无饥无渴，随心所欲，怎么会不好！”皇后笑着说。

这时中间的白纱帐似乎完全消失，他和皇后面面相对，她又恢复到二十多岁时最美丽、成熟的样子。

他冲上去想抱她，却被她制止了。

“小柱子，不要碰我，如今我是清净圣洁之身，为你肮脏凡俗的手触及到，我就永远回不去了！”

“那岂不是更好吗？留下来陪我。”始皇笑着说。

“你倒好，只是我会坠入万劫不复！”皇后不高兴地说：你这个自私的毛病还未改。”

接着他们谈了一些闺房私事，始皇认为这些都是只有他和皇后知道的隐秘，这时候他完全放弃怀疑，真正相信坐在他面前的就是皇后本人。

“我来有限定的时间，以后要找我也不容易，现在你还有什么事要对我说的？”皇后问。

“近来咸阳流传一首歌谣，说我可以学道成仙，你认为怎样？”始皇反问她。

“你想成仙就必须先戒杀，杀孽太重就成不了仙，不坠入地狱就算好的了。”皇后严肃地说。

“我是天之骄子，又身为天下之王，不杀人怎么能治理国家？尤其天下初定，很多人还心存叛乱！”始皇不服平地反驳：当你开垦一处荒地时，毒蛇猛兽怎么能不杀？毒虫蚊蚋怎能不彻底消灭？”

“嬴政，你引喻失义，强词夺理，”皇后微笑着说：“上天有好生之德，毒蛇猛兽也有它们生存的权利。所以古时大禹治水，为生民开辟立身之地，也只是将它们驱逐到深渊森林，并没有赶尽杀绝！何况六国不是蛮荒，人民也不是毒蛇猛兽。”

“不在其位，不谋其政，你在生时，凡事都有我顶着，不知道心存叛乱的人，比毒虫蚊蚋还可怕烦人，防不胜防！”

“不和你多说了！”皇后怫然不悦地说：“戒杀不戒杀在你，只是将来回不了天上星位，不要怪我没警告过你！”

“唉，”始皇叹了一口气：“我全听你的，今后尽量不杀人，好了吧？你还没回答我能不能成仙，将来能不能和你在一起？”

皇后沉思了半晌，方才回答说：

“男女爱恋情欲，本来就不是仙家所应有的，念在你对我的痴情，我指点你一条明路，除了切记戒杀外，你可命卢生到渤海仙岛找我，我会要他带回一本修道秘笈给你。”

“多谢玉姊。”始皇拱手道谢。

“总算夫妻一场，我也该帮你做点事，”皇后叹了一口气，也是脸露不舍地说：“时辰已到，我该回洞府了。”

“我成仙有望，大秦是否能万世传下去，玉姊也请明告！”始皇念念不忘这两个问题，只得到一个答复，他当然要抓紧这个机会问。

“嬴政，你怎么还是如此痴妄，贪恋权势？鉴往可以知来，我还是这句话！”

突然，始皇耳畔又响起那阵仙乐声，闻到一种较檀香更浓郁的香味，他看到皇后起身欲走，他上前想拉，却为席案所绊倒，晕了过去。

等他醒来时，室内情景又恢复到行前一样。

扮尸主的宫女仍然坐在白纱帐后面，垂首低眉，似乎从未动过。

卢生坐在原地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好像唱歌又好像念诗。

始皇决定按照徐市前例，派卢生往渤海神仙洞府，可是卢生拒绝带那

么多船，他只要楼船两艘，童男童女各五十人。

始皇并下令，今后腊月改称嘉平，每里赐米六石，羊一两只。

#### 1 4

在兰池皇后棺椁厝殿，始皇和以往每天一样，伫立棺椁前面，仰首凝望着皇后的画像。

厝殿建筑得和寝宫一样，殿中间布置有如南书房，棺椁就停在皇后常坐的方向。中殿周围隔有数间厢房，有寝室、起居室和乐室、御膳室等等，设备装饰、宫女近侍、郎中、卫卒，编制齐全，只是人数较少，有如一座具体而微的行宫。

但始皇每天来都有他专用的甬道，除非他召见有关人员，否则来去自如，谁都不知道。

有时候，他也会在寝室小睡，为的是想皇后入梦，说也奇怪，他睡在这里，梦到皇后的机会的确多些。

他仗着自己的武功，每次来只带了四名西域力士护卫，这些黑发碧眼、隆鼻虬髯的力士，一个个身高九尺，胸宽腰圆，混身肌肉隆起，佩着新月弯刀，一般几十个人都不会是他们的对手。

始皇自己有了荆轲事件的前车之鉴，他微服外出时都是一身劲装，腰佩龙泉宝剑。据专家考证，龙泉剑为天下第一剑，锋利得可以切断任何其他

的宝剑。

此刻四名力士正在殿门外等待及担任警戒。

始皇凝视着皇后的画像，口中喃喃地说：

“玉姊，昨晚去到咸阳宫，是耶？非耶？是真实？还是梦幻？”

有时候连他自己也感到奇怪，为什么他对她的爱恋，自从邯郸开始，一直到现在都没冷却过。无论是她年轻貌美，或者是近年来已年老色衰；不管是长时间的别离，或者是从早到晚在一起，他对她的这股感情烈火始终没有熄灭，甚至是稍减过。

他们的情爱早就超过男女相互吸引的范围和程度！

正当他在棺木前面低回沉思时，突然屋梁上飘下来一个人。说他是飘下来的，乃是他落地无声像灵猫，又像是一片飘自树枝上的落叶。

始皇还来不及出声示警和拔剑，一把牛耳尖刀已架在他的喉头上。

始皇到底是始皇，稍一惊愕以后就镇定下来，他仔细打量来人，只见是一个满头蓬发，一脸虬髯的矮个子。他想起老人的话，一位君王死也要像个君王。他毫无惧色地徐徐问道：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受何人所指派？”

“我就是屠狗者，什么人够资格指派得动我！”屠狗者傲然地说。

“屠狗者？”始皇心念很快一转，却想不出有可能行刺他的这号人物。

“今后也许应改名屠龙者，如今我就要宰杀你这条孽龙！”屠狗者嘻然而笑。

“你是六国中哪国的余孽？”

“余孽？”屠狗者脸上仍挂着笑容：“我乃天下人，过问天下事，七国的那些昏君庸主还没有一个值得我卖命的！”

“那你为谁卖命？”

“荆轲你该认识，他是被你所车裂的；高渐离击筑给你听，你却砍了他的头，这你也应该记得！”屠狗者带点调侃意味地说。

“原来是帮他们报仇的，好吧，你动手吧！”始皇挺了挺胸，将头仰高。

“看你这种视死如归的神情，不愧是天下之王，可见传言常常有误！”屠狗者赞叹地说。

“传言说些什么？”始皇不禁好奇地问。

“说你在荆轲追击你时，狼狈得有如狸猫爪下戏弄的小鼠；高渐离一击声不中，你吓得脸色变白，浑身颤抖。”屠狗者有意刺激他，看着他脸上神色的变化。

始皇一开始的确是暴怒，气得满脸通红，但再一想，死都要死了，这点传言的侮辱算得了什么！很快神色又变得泰然。他威严地向屠狗者说：

“动手吧，你还在等什么？”

屠狗者皱了皱眉头，又摇摇头说：

“其实我已跟踪观察你多日，知道你每天来这里探看妻子，而且在你们夫妻心灵交谈时，不会有人敢进来打扰你们。”

“你真是有心人！”始皇深深叹了一口气。

“皇后贤名天下皆知，有她在，你少做了不少暴虐之事，看在你对她痴情不变的份上，我也不忍心在她灵前杀你，走，到里面去！”屠狗者牛耳尖刀一紧，厉声地说。

“将你的刀放下，朕自己会走！”始皇轻轻推开颈上的刀，领先跨着大步走向起居室，临行他还回顾了一下殿门口。

“不要再等你那几个什么西域力士了，”屠狗者笑着说：在你和别人眼中，他们是四头猛狮，可是在我手上，他们还不如四只病猫。” 1 5

“你将他们怎么了？”进到起居室，始皇第一句话就是如此问。始皇几年来到此，全是由四人随从护卫，爱屋及乌，对这四个忠心耿耿的西域人多少有份关爱。

“没怎样，两个人膝盖脱臼，两个人手关节骨折，现在昏睡在殿门阴暗处，口中含着石头，屠狗者只喜欢屠狗，不喜欢杀人。”屠狗者笑嘻嘻地说。

始皇整整衣冠，面向南坐在席案前面，神情萧索地叹了一口气说：

“想不到朕身为天下之主，却死在一个屠狗者之手！”

“看你这种死不瞑目的样子，屠狗者也于心不忍，好吧，让你死得像勇者。听说你跟中隐老人习得一手好剑法，可惜身为帝王，从来没有机会施展，今晚让你临死前显显身手。”

屠狗者完全是一副狸猫玩老鼠的模样，不禁激起了始皇的豪气。他起立拔剑，当胸指天，左手握住剑诀，两指向地，好一招“指地问天”的起剑式。

龙泉宝剑出鞘，一阵龙啸之声，在灯光下划出一道五彩长虹；静止不动时，清澈明亮，又如一泓秋水。

“好剑！”屠狗者忍不住喝采：“是龙泉剑？”

“正是。”始皇一剑在手，神情不再像帝王，纯粹是位豪气干云的剑士。

“看外表，你似乎得到中隐老人‘隐者之剑’三成功力，但‘隐者之剑’着重在潇洒飘逸，却不是你这个在位日久的帝王能练到十成火候的，进招！”

始皇宝剑平举，一剑当胸刺去，这招“开门见山”看似平淡无奇，却将屠狗者硬生生地逼得后退一步。

“好！果然不愧中隐老人的传人！”屠狗者口中发话，手上却一点没有怠慢，他又用出对付鲁勾践的那招绝招，牛耳尖刀顺着剑身上削，想逼始皇的宝剑脱手。



但中隐老人的传人就是中隐老人的传人，虽然只练到三成功力！就在牛耳尖刀快触及剑锷时，始皇右手一转，姿势美妙的剑柄向下，轻敲牛耳刀身一下，发出铿然一声，震得屠狗者手臂一麻，他又喝了一声“好！”，口中说道：

“‘隐者之剑’就是‘隐者之剑’，三成火候也有这么大威力！只不过你要是练到五成，这招击中的不会是刀身而是刀柄，我想刀不脱手也很难，要是练到十成火候，剑柄所及的当是我手腕的穴道，这只手就算废了！”

始皇不答话，专心闷攻，屠狗者游刃有余地见招拆招，口里说出始皇剑招的错误，似乎老师在教学生一样。这样交手了大约二十多招，屠狗者抓住一个破绽，又是牛耳尖刀顺着剑身上削，这下始皇来不及反应，宝剑哐啷一声落地，牛耳尖刀又架在始皇脖子上。

“要不要再试？”屠狗者笑着问。

“试一次不行，多试也无益。”始皇自知差他太远，多次仗着神兵宝剑又占了长重的优势，但想削他的刀，就被他灵巧避开，而且看刚才的打法，他根本还未尽全力。

始皇又面南而坐，这次不再说话。

“甘心认输就死了？”屠狗者还是笑着问。

始皇沉默地点点头，端肃脸容等死。

谁知屠狗者并未割他的喉咙，而是抽回牛耳尖刀，和他面对面坐下来。

“要杀就杀，士可杀不可辱，何况朕乃天下之主！”屠狗者此刻收拾起玩世不恭的嘻笑，正色地说：“但发现到你是老师的关门弟子，我有点下不了手。直到你杀了高渐离，我再下决心杀你，可是见到你对皇后的忠贞和一往情深，生前死后始终不渝，我又觉得你可爱，手更软了。”说到这里，他竟然叹口气问始皇：“我该把你怎么办？”

“老师？你也是老爹的弟子？”始皇大吃一惊。

“老师门人满天下，这没有什么稀奇。众人中他最钟爱的是你，你也最有成就，屠狗者说起来有辱师门。”

“看你将一把不起眼的牛耳尖刀使得出神入化，应该是得到老爹的真传了。”始皇有点羡慕地说。

“练到老人八成的功力，你看不出我使的也是‘隐者之剑’剑法？”

“看着有点像，又有点不像。”始皇有点困惑。

“剑法并不是一成不变，而是随着使用兵器的特点加以变化，我用牛耳尖刀能像用剑一样刺、削吗？”屠狗者笑着说：但现在不是师兄弟论剑的时候，回答我，我该将你怎么办？”

“一切由师兄作主，受制之人没有资格说话。”始皇长喟一声，心里想着——真是虎落平阳，连只狗都不如，平日他只要一发怒，就会流血千里，千万人头落地，如今受制，却像条狗在屠狗者脚下乞怜。

“嬴政，你好大喜功，害得天下百姓久战之后不得休息，其罪一；你嗜血好杀，本来罪不及死的人你滥杀，其罪二；荆轲刺你，各有立场，即使该死，也不应死后分尸，其罪三；还有高渐离……”

“师兄，凡事都要从两方面去看，”始皇笑着说：“建道路，兴水利，乃是为百姓作长远打算，同时我用的大多是昔日压榨百姓的六国旧贵族、统治阶级和罪犯，我无罪，其一；除恶务尽，天下初定，旧势力深植民间，时时蠢蠢思动，不彻底根除，天下战乱随时会起，我找借口除去这些人，我不认

为有罪，其二；至于荆轲和高渐离，换了你是我，你要怎么办？”始皇侃侃而论，越说越兴奋。

“看来你还有一项特长——能言善辩！”屠狗者笑着叹了口气：“我一时找不到话驳你，但记住过犹不及，凡事适可而止！”

“师兄不想杀我了？”

“杀不泄恨，只是痛快一时，但你死了，秦国会乱，天下又会陷于混战，我只求你时时为百姓着想，”屠狗者摇摇头说：何况为你对皇后的真情所感动，实在手软！”

“他们求仁得仁，无所谓仇不仇。”

“那师兄今后作何打算？留下来帮我！”始皇恳求说：“北方胡人、南方蛮子受了原六国势力的煽动，现在有叛乱迹象，嬴政需要平乱的帮手！”

“你这是打蛇顺棍上，我不杀你，你反而要我留下帮忙了，”屠狗者一古脑地摇头：“剑士和战将根本走的不是样路线，这个你应该知道。”

“但老爹门下……”

“老爹门下出了不少名臣良将，是吧？他是因材施教，你是王者之材，所以他教你帝王学，而我是隐者资质，所以要我专心练‘隐者之剑’。好了，记住我的话，好自为之！我走了。”

“走”字刚出，只见席案烛光一摇，屠狗者跳出窗户，转眼就没有了影子。

始皇喊出轮值郎中，在殿门阴暗处找到了四名力士，情形果如屠狗者所说。

他为了敷衍事情，下令关中大索十日。

## 第二十一章 南征北讨

### 1

秦始皇帝三十二年。

始皇感到人生无常，生离死别只在瞬息难料之间，再加那一首嘉平歌谣和似真似幻的皇后出现，他决心修道成仙，以兴皇后登录仙籍，万世双修，不再有分离隔世之苦。

除了先前派往东海仙岛求“青春之泉”的徐市，好几年都没有消息传回以外，他派往渤海仙山洞府取秘笈的卢生也是消息全无，但他没有就此灰心，而是加派韩终、侯公、石生等人，分赴天下名山去求取长生不死之药。

但他想修仙，国事却不肯轻易放过他，北方的云中、九原等郡纷纷传来匈奴寇边的消息。

他和李斯、蒙恬等人商量的结果，所得到的结论是：非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不可。

始皇决定自己带领李斯和蒙恬巡视北边，朝中由右丞相冯劫和蒙毅留守。

此时丞相王绾已告老归休，李斯升国左丞相，廷尉一职则交由蒙毅担任。

蒙恬也因战功官拜内史郡守，领咸阳政事。

蒙恬、蒙毅兄弟，如今人已成熟，又经过经历磨练，分别显示出在文治武功方面的才华。

由于对蒙武的特别感情，始皇对蒙恬兄弟也是另眼看待，以前他有什么心底难决的事都会找蒙武倾吐商量，这种信任和依赖现在完全转移到蒙恬兄弟身上。

尤其是蒙毅，他外表酷似父亲蒙武年轻时候，举止谈吐，全有大臣之风，更得到始皇对任何人都未曾有过的宠爱，出则参乘，入则侍坐，几乎一刻都少不了他。

由于蒙毅家世与众不同，诸将相虽心存嫉妒，但也不能不服，都知道无法和蒙恬兄弟争宠。

唯一使始皇感到有点不舒服的是，兄弟两人都和他的长子扶苏感情很好，而跟他的幼子胡亥格格不入。

始皇这次巡狩北方边境，和每次一样带了大批人马。

他沿着德水直道北上，一直到达九原郡治。

首先他召集了一次会议，除了随他来的李斯、蒙恬诸将相和郡守参加外，另外还请了当地专门研究匈奴的学者列席，由带头的学者韩广报告匈奴的渊源。

“严格说来，匈奴与中原民族应该算是同种，与其他蛮夷非我族类有所不同。”韩广首先就来了这样几句开场白。

始皇和所有与会者听到他这样说，真是前所未闻，全都被引起兴趣倾耳而听。韩广扫视一下始皇和在场人的反应，明白已抓住他的注意，于是开始侃侃而论。

“匈奴其实是夏禹的后裔。夏桀暴虐荒淫，汤王推翻夏朝，将桀放逐到鸣条，三年后桀死，他的儿子獯粥带头领着族众避居到北方荒野地带，过着随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。由于獯粥死，接收桀的众多姬妾，生下了很多子女，这些子女又各自率领族人，繁衍绵延的结果，就产生了很多部落。”原来如此，那历代君王怀柔，称之为兄弟之邦，也不算太委屈了，能否请韩先生讲讲他们的民族习性和风土人情？”

“臣遵命，”韩广在原席位上俯首行：“匈奴各部落平时分散，各自逐水草畜牧而居，所畜大部分为马、牛、羊，和中原大致相同。但另外有些奇异家畜却是中原所见不到的，如骆驼，这种怪兽巨大无朋，背上长着两座肉峰，负重超过数匹骏马，而掌肉构造特别，行沙漠有如平地。

另外，还有以公驴配母马，生子谓之骡，耐力和体力都远胜父母；而以公马配母骡，生子谓之馱馱，乃千里良驹，据说生下七天，就比母亲跑得还快，不过交配繁殖困难，百次交配难得成功一次，在产地也视为异宝，到达中原更是难得一见。”

“这种马要是能找到六七为朕驾车，倒也不错！”始皇赞叹。

“只要能扫荡匈奴，馱馱再难找，六七总该是凑得拢的。”九原郡守任嚣随即启奏。

始皇哈哈一笑：“韩先生请继续讲！”

“匈奴虽然逐水草而居，没有城郭村落，然而也有农田耕作和土地所有权，但不用文书，而是口头约束，说话算话。小孩出生就随父母在马上生活，刚会走路就自己以羊代马，骑在羊背上自得其乐，拿着弓箭射鸟射鼠，作为游戏。再大一点就练习马术，射狐射兔，用作食物。等到成人后，男人皆成

好武士，能拉强弓，擅长各种长兵器和接身搏斗。他们远距离用弓箭，可说每个人皆百发百中；近距离则用刀用钺，凶悍莫当。平时畜牧射猎，战时则全民皆兵，可说自小就成长在杀伐的环境中，所以侵略抢夺乃成为天性。”

“要跟这种民族争一长短，边境黔首也必须全民皆兵，平时耕种各就百业，一旦有警，全能上马杀敌方可。”始皇有感而发，看了蒙恬和任嚣一眼。

“匈奴民族性好利，利则进聚，不利则鸟兽散，不像中原人据地死守，以败退为耻，所以防备和追击都甚为困难。就像麻雀一样，有食来聚，遇危险各自飞走，连踪影都难找到，这是历代与匈奴接战最痛苦的地方。

至于风俗方面，自君王以下，大家吃的都是家畜和飞禽野兽的肉，穿它们的皮革，卧具也全是兽皮制成。不过，他们无所谓礼义孝道，青壮人贵，老弱者贱，凡是有食物，青壮者食品肥美，剩下来才让老弱者吃。父亲死后，所有妻妾全归儿子所有，只有亲生母亲除外，无所谓乱伦；兄弟死后，妻妾也全由弟兄接收分配，就和牛羊与其他财产一样。”

“这应该是和他们生活条件有关。”始皇有所悟地说。

“匈奴属地时大时小，匈奴民族时分时散，”韩广喝了一口茶又继续说：“其君主称单于，置左右贤王，左右谷蠡，左右大将，左右大都尉，左右大当户，左右骨都（异姓）侯。

自左右贤王以下至当户，大者万骑，小者数千，凡二十四长，立号为“万骑”，诸大官皆世代相袭。

至于法制方面，岁正月，诸长小会于单于庭前，五月大会于龙城，祭其祖先、天地、鬼神。秋季马肥，则课校人畜，统计数目。其法甚为简便，私斗先拔刃尺者死，偷盗的没收家产；小罪断肢，大罪者死。囚禁最多不超过十天，所以一国之中，囚犯只有几个人而已。丧葬也讲究棺槨金银衣裘，但没有封树和服丧的习俗，单于死，近幸臣妾殉葬者常多至数千百人，作战时所俘财物人员皆为己有，所以人人好战，视为行猎一样。”

在说完这些以后，韩广还谈到其他匈奴与秦人的种种不同处。

接着是九原郡尉报告当前敌情，说明边防最痛苦之处在于防线辽阔，匈奴骑兵机动性强，常常突然集结攻入，饱事掳掠而去。同时，并不是每次都是大股人马，有时数千骑，甚至数百骑也会渗入，抢掠秦人家畜财产，然后带着俘虏扬长而去，就如同蚊蚋吸血，临时驱散，无从根绝，边境守军真是不胜其烦。

依次还有其他官员发言，莫不是强调匈奴难缠。

始皇最后的结论是：匈奴为患的问题，必须彻底根本解决。

## 2

休息数日后，始皇留下李斯等文官在九原城内，会同郡监御史讨论民政兴革，自己带着蒙恬、郡守任嚣及郡尉，由六千虎贲军护卫巡视边境。

任嚣原为楚人，曾随王翦平定闽越等地，积功升至九原太守，王翦在始皇面前推荐他为智勇双全。

他四十多岁，身材魁梧，头大，五官也大，脸色红润，留有虬髯短须，说起话来中气十足，声如洪钟。

他建议始皇，现在正是中秋马肥，农作物收割，家畜繁殖的最盛季节，也正是匈奴南下掳掠的最佳时机。德水淤塞，有些地方河面狭窄而且水浅，骑马不需舟楫就能通过，所以为防万一，应该多带人马。

始皇听了他的建议，只是笑笑说：

“人马带多了会形成扰民，北塞荒凉，人烟稀少，地方供应不足，反会误了行程，任卿既然担心，就多带六千人好了。”

于是除了六千虎贲军外，郡尉又带了六千郡卒。

始皇一行沿着德水边行进，见到很多匈奴新入侵的惨状。沿河边没有城市，只有一些村落，大者上千人家，小者只有数十户。这些人家都以土砖筑墙，构成壁垒，一有匈奴入侵相互示警，小村庄的人全退入大寨，是保命，也是协力抵抗。

尤其是年轻男女，个个奋勇杀敌，义不顾身，因为他们知道，被匈奴掳走，比死更惨。

匈奴每攻破一处寨子或者是小城，都有他们一套典型的作法：年老病弱者全部杀光，十岁以下的儿童也完全不留，年轻力壮的男女全都是带走，撤退时帮他们背负掳掠品，到达营地后就归俘虏他们的主人所拥有，跟牛羊家畜一样，也属于财产之一。男的做奴隶，女的则做婢女或是充当妻妾，主人玩厌时可互相交换或是买卖。有时也可以由家属筹钱集体赎回，但这些回来的人，多半精神上都有了问题，身心上的创伤，一辈子也复原不了。

始皇经过一路上的观察以及与地方父老交谈的结果，发现情形比他想象得还要糟。

河套一带，土地肥沃，水草鲜美，适合耕种，更合乎放牧条件，人口虽少，农产却丰富，牛羊家畜遍地，有点胡人之风。

但九原郡人口稀少，能征集的兵力随之也少，匈奴入侵，赶快集中城内固守，根本谈不到驱敌，偶尔联合数县的力量，驱逐一些小股入侵的匈奴，就算是大功一件，向朝廷报捷，朝中上下都会大事庆贺。其实所报斩敌首级数，全是由割掉百姓尸体的头来充数。

更有少数不肖士卒竟杀害百姓，以首级领功。始皇听到这些恶劣事实，那天在行进路上休息中，他忍不住对任嚣说：

“任卿刚上任不久，这些劣迹不能算在你头上，但你得多费点心思想出对策。旧赵良将李牧镇守雁门关时，情形和这里类似，但他能大破匈奴十余万骑，其后十多年间，匈奴都不敢靠近赵边城。”

“臣愿尽力而为！”任嚣俯身说：“其实，假若陛下恩准臣说实话，不以臣是进谣言，诽谤历代前任，臣敢说真实情形比地方父老所说得更可怕！”

“什么？”始皇差点惊跳起来：“你说，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，说错了朕也绝不怪你。”

“河南一带，偏僻荒凉，内地人都不肯迁移到此，因此造成人口稀少兵力薄弱。以往匈奴每年春秋两季按时南下牧马，每每有留下来过冬的。后来看到九原郡本身无力逐退，有些匈奴部落越来越胆大，就此定居下来，以抢掠秦人家畜为生，这类的匈奴年年都在增加。匈奴人数越多，地方政府越是只有闭关自守，不敢闻问，百姓求告无门，竭力抵抗的，全遭到屠杀之祸，最后只得自行筹钱向这些匈奴示好，并按时缴纳赋税，再过若干年，河南恐怕不再是大秦的土地了！”

始皇一开始愤怒，继而沉吟，最后他转向蒙恬说：

“蒙将军，你将此事谨记在心，回咸阳后我们要好好商议，彻底解决这些事。”

“是，陛下，臣一路上都在思索对策！”蒙恬恭敬地回答。

“可想出什么对策来了？”始皇欣喜地问，他对这位爱将一向有信心。

“大致的构想是有了，执行细节还待众臣商议，由陛下圣裁，只是怕这个构想思虑尚不成熟。”

“说出来听听，说错了不要紧。”始皇微笑着鼓励。

蒙恬指着在阳光下闪烁耀眼的德水说：

“依臣的想法，事情要分两部分进行。第一部分由地方政府担任。”

“任卿，你听好了，有什么意见等下可提出来。”始皇转向任嚣说。

“臣洗耳恭听。”任嚣靠得蒙恬更近一点。

“对付匈奴的‘麻雀战法’，地方政府应实施全民皆兵和‘坚壁清野’的策略。散居的民众应纳入大寨，无论男女老幼，皆应接受军事训练，并以行伍编组，平时各行其业，战时各自有任务。一旦有惊，牛羊家畜应赶入大寨，农作物需提早收割，来不及收割的农产品及纳入大寨的财物彻底销毁，不让敌人得到丝毫。匈奴被逼攻坚，我则可以视入侵敌人的多少强弱，或集合数寨、数县力量加以围歼，或集中全郡力量予以歼灭或驱逐，这正是以前李牧用来对付匈奴的方法。这种战法无以为名，臣就姑且称之为‘张罗捕雀战法’。”

“好！”始皇不断点头：“任卿你看如何？”

“蒙将军此计甚妙，只是对已盘据在河南之地的匈奴及大股入侵的敌人，犹嫌消极保守。”任嚣委婉地提出异议。

“这本来就是暂时求得自保的做法，蒙恬笑着说：“积极正本清源，还得靠第二部分策略。”

“哦？”始皇兴趣浓厚地问：“第二部分又怎样？”

“要想彻底解决胡患，为千万年子孙作长远打算，朝廷必须调动大量兵力扫荡河南之地，然后以河为塞连接原燕、赵、魏所筑长城，阻挡匈奴骑兵。最要紧是沿河实边，将内地黔首移来，一来可以开垦，将荒漠变良田，二来可以担任边境防卫，匈奴入侵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如进无人之境！”蒙恬侃侃而论，说得头头是道。

“好！”始皇一开始兴奋，继而沉思：“调动大军扫荡不成问题，但移民实边及修筑长城耗费太大！”

“不如此不能长久彻底解决胡患！”蒙恬意气风发地说。

“蒙将军计划可行！”始皇好大喜功的本性经蒙恬一刺激，又全部显露出来：“细节待回咸阳后召开廷议讨论。”

始皇不再说话，只是朝前望着，德水如带，群峰重叠，沿岸土地肥沃，可目前全都荒废；极目看去，视线内部看不到人烟。还好胡人都是游牧民族，不惯久居一地耕种，否则这多年来的疏于经营，早让这块美地变成了匈奴国，而中原各国还不知道。若为千秋万世子孙打算，这一代应该辛苦点！

他们上了车马再往前行，几个时辰后才发现一处约有千来户人家的大寨。

### 3

“蒙恬，今日行军了一整天，士卒都劳累了，前面有个大庄子，正好休息一夜，朕也好找当地父老聊聊。”始皇对参乘的蒙恬说。

如今赵高已升为郎中令，要留在咸阳负责宫殿警卫，已换了别人为始皇御车。

蒙恬向那个大寨望去，却发现情形不对，只见寨子里火光浓烟四起，寨子外尘土飞扬，车队再走近一点，看得出正有许多穿皮革，张旃旗的匈奴

骑兵在围攻这处大寨。

“说到匈奴，就真的遇到匈奴了！”始皇是首次亲身遇到匈奴骑兵，好奇远过于恐慌。

“看规模人数不少，陛下，我们得赶快应变！”蒙恬护主责任在身，反而没有始皇沉着。

正说话间，虎贲军都尉和任嚣带着探骑来报。

“启禀陛下，匈奴大约有三、四万人围攻大寨，”虎贲军都尉说：“为了安全起见，我们应该避开，另召大军来剿。”

始皇看看任嚣和蒙恬，意思是要他们表示意见。

“陛下，都尉的建议是正确的。”蒙恬说。

任嚣在一旁不说话，始皇微笑着问他：

“任卿，你的看法如何？”

“臣斗胆启奏，”任嚣也是不慌不忙地回答：“为了陛下安全起见，在敌人未发现我们以前，请陛下由虎贲军护卫回程，另召九原大军来剿。而臣守土有责，愿率六千郡卒前去救援，否则将无法面对全郡子民。”

“这样兵力会更薄弱……”虎贲都尉在一旁表示反对。

“朕也有保护子民的责任，望胡风而逃，将来也无面目见天下黔首。”始皇笑着说。接着他又问蒙恬：“蒙将军，朕不想躲让，又要顾及安全，你有什么两全其美的方法？”

“臣愿率六千虎贲军攻敌，任郡守带领六千郡卒在此处高地布阵保护陛下。”

“攻敌是我的责任！”任嚣急着争辩。

“不要争了，”始皇仍然面带微笑：“朕看这样好了，步卒留下，由郡尉指挥保护朕，其余郡骑和虎贲军由你们两个分别带去破敌，朕就在前面高地观战！你们早去早回！”

一声“遵命”之下，任嚣和蒙恬各带了骑兵四千向敌阵杀去。

临行时，任嚣指着一个骑白马张华盖的胡人说：

“看他领间的白狐裘和帽上的野雉尾，至少是大都尉以上的人物，擒贼先擒王，看我为将军抓来。”

“我不熟悉胡人品级，不过我一定也会抓只老虎而不是小猫。”

两人哈哈大笑，各带属下骑兵，骤风急雨似出了山道，分成两侧，雷霆万钧地冲向敌人后方。

始皇登上一处高地观战，四千步卒在山腰布阵，严密护卫。

只见黑盔、黑甲一色黑马的虎贲军，摆好冲锋队形，迅速而不乱地冲向敌人，初生之犊不畏虎，平日操练严格，真正打起仗来也是一板一眼。

这些个个身手不凡的年轻人，根本未想到过会真正作战，如今要真刀真枪地杀人，一个个都兴奋莫名，何况在地方部队的面前，绝不能丢皇家部队的人！

穿黄色劲身战衣的郡骑，他们的人和马的杂色一样，老少强弱都有，不过他们富于战场经验，尤其是对付这些狡猾的胡人。

天下之主始皇陛下正在看着他们，他们当然不能让这些平日养尊处优、摆摆排场，连胡人脸都未见过的漂亮小伙子，看扁九原郡的常胜军！于是个个争先，奋勇前进，他们的攻击队形可就没有虎贲军整齐，前前后后，零零落落，两千人就拖散了很远。

始皇开始还分得清这两股黑色和黄色的洪流，但等匈奴发现，调动一部分人马来抵御时，只见铁骑奔驰，尘土飞扬，黑色、黄色、白色三股人流混杂在一起，再也无法区分。

漫天的灰沙中，只听到战鼓雷鸣，胡茄声呜呜，各色的旌旗飘动。先是劲弩强弓发射的利箭，像密雨、像飞蝗，接着是短兵相接，杀声、呐喊、兵器相碰触的声音相和相杂，引起始皇一阵莫名的兴奋，他忍不住想：

“让虎贲军和胡人接战，的确有如以金丸射鸟，太浪费可惜了一点，但这也是他们一生中难逢的好机会。”

接战不到半个时辰，突然另一种极凄厉的胡茄声响起，胡人纷纷撤退。

始皇这次是亲眼见到匈奴的“麻雀战术”，他们不是分成几路或几个方向撤退，而是分成无数路、无数方向，由四方八面一哄而散，秦军犹豫着不知追击哪一股才好。

匈奴马快，备马多，又是轻装，片刻之间，几万人撤退得干干净净，留下的只是人、马的尸体，伤者全都带走了。

秦军大部分进了寨子，小部分在清理战场。

蒙恬和任嚣并辔来到始皇面前，双双下马行礼。

“两位将军果然神勇！”始皇夸赞。

“全托陛下的神威，轻易将敌击退。”两人异口同声。

“两位过谦了。”始皇愉快地说。

“不是谦虚，乃是真话。”任嚣接口说。

“哦，真的？什么道理？”

“臣听到有个中原口音的人用胡语对那个大当户说，他见过虎贲军，知道虎贲军一到，陛下一定就在附近，他们怕有大部队已经跟来包围，所以赶紧撤退了。”任嚣说。

“看他们撤退这样散漫，今后如何再成军？”始皇有点不解地问。

“不然，”任嚣恭谨地回答：“胡人撤退一般都指定了三个集合点，他们各自奔向第一个集合点，到了时候就赶向第二集合点，要是两个集合点都未赶上，他们就回老家去等。”

“这倒是个奇特的撤退法。”始皇惊奇地说。

“主要原因是他们都是同族人，很多都有父子兄弟血缘关系，而且在中原无处可去，这就是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。”蒙恬说。

“不然，”始皇摇头说：“将能带心而训练精良的部队，想必都能做到，这应该是所谓至上无形，能随各种情势变化。”始皇若有所思地说。

#### 4

虽然任嚣一再劝谏，始皇应该转程回九原，或者是到下一个县城，但始皇坚持要进寨子。

县尉早就进庄通知始皇驾到的消息，村长连忙带着全村老小出迎，因为青壮正忙着拾死扶伤。

始皇在寨门口下车步行，打量了一下整个环境。

只见寨子甚大，土砖砌的墙高两丈有余，周围还挖了连马也跳不过去的护城壕，壕底全是削尖了的木椿或是竹签，人马跌下去，准是没有活命。但如今有很多处都为匈奴用土填平。

寨墙的四角有四处城楼，和一般县城的型式一样，每十多丈还有一处传讯台，可以传递消息。



寨墙上到处躺着青壮者的尸体，有的肢体残缺，有的脑浆迸出，一看就知道是被匈奴特有的武器——狼牙棒所击死。

始皇再仔细一看，这些死者手上的武器更是可怜，有的是将竹杆木棒削尖；有的是用砍柴的斧头和切肉刀；还有些人用的是锄头和镰刀，更多的人什么铜铁都没有，干脆拿着一根木棒。

始皇看到这些死人的惨状，不禁内心愧疚，两眼欲泪。想不到他为了防止战争，下令收缴民间武器，会使边疆百姓受到如此大祸，这件事情要好好检讨，住边境蛮荒的人为了防备野兽和异族侵袭应该例外。

这个寨子的人全姓魏，祖先只有几家人从魏地移居此处，开垦畜牧，如今已繁衍到一千多户。七十多岁白发苍苍的老村长也就是这个族的族长。

他率领全村老小，由寨门沿着路的两旁跪着迎接，他满脸泪痕，哽咽着带领家人口呼“万岁！”

始皇连忙双手扶起老人，语带怜悯地说：

“老人家不要太过悲伤，都是嬴政不好，未能解决匈奴祸患！”

“陛下这样说，草民等怎么担待得起！”老村长说着，泪如涌泉般自老眼中滚滚而出：“老朽带路，请至草舍稍休奉茶。”

老人带着始皇一行人到达一处砖瓦大宅前。他沿途注意到，这个村子应该算得上是富庶，虽然一般是依土洞筑屋，但也有不少的高墙深宅，带着魏地古朴雄伟的格局。

老人一家早已打开中门跪迎，始皇急忙一一扶起，他向老村长说：

“朕是到边境巡狩，并非朝殿大典，免去这许多繁文缛节的好。”

“陛下，老朽虽然身居边荒，但仍知礼不可废的道理。”老村长执意不肯。

到达正厅，始皇居中南面坐下，老人又率全家人及村中父老跪拜行礼。众人坐定后，始皇开始说道：

“眼见匈奴逞凶，涂炭我大秦子民，朕内心实在愧疚，现已交代郡守好好拟定对策，同时回朝以后会派遣大军来河南，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。”

众父老又在席位上俯首谢恩。

“这次匈奴攻打贵庄，不知造成多少损失？”始皇关心地问。

“死伤近两百人，房屋焚毁数十间，胡人已由村后攻入村内，好在陛下王师及时赶到，否则后果更是难以设想，但就是这样……”一位父老话说到此，满脸羞愤再也说不下去。

始皇惊异正想追问，忽听大门外有敲锣的声音，随着锣声有人大声传话：

“各位大姑娘，小媳妇，大娘、小婢请注意，遇到胡人这码子事，千万别想不开做傻事，这些年来又不是你一个人碰到，谁家没有？谁也不敢笑谁！”

接着锣声和传话声又响了几遍，随着渐行渐远，似乎是到村头去了。

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始皇不解地问。

众父老没有答话，却全都以袖频频擦拭眼泪。

任嚣在一旁代奏说：

“胡人每攻进一个寨子，烧杀奸淫，无恶不作，在他们心目中，这是他们拼命的补偿，作战的酬劳，所以上级虽不鼓励也不禁止，任他们为所欲为，刚才传话是怕那些受辱的妇女寻短见。”

始皇怒气填胸，紧紧咬住牙齿，深怕自己狂怒发作失态，他只从牙缝

里透出恨的声音说：

“各位父老，胡人的事，朕一定会尽快办理！”

正在谈话间，忽然前院里又传来小女孩啼哭的声音。

始皇正要发问，村长告罪暂离，一会回来，又是满脸愁云。他主动向始皇启奏：

“外面是一个小女孩，她母亲遭辱，父亲又作战死亡，母亲一时想不开，跳井自尽了！”

“将女孩带来朕看看。”始皇两眼发酸，有点忍不住眼泪。

近侍带上女孩，她非常乖巧，自行上前跪伏行礼，也知道口呼：

“万岁！”

女孩奉命抬头仰脸，始皇一见，不禁大为震惊，天下哪有这样相像的人？这个女孩无论长相、神情，完全神似死去的皇后，尤其那双明媚的大眼睛。

“几岁了？”始皇和蔼地问。

“十岁。”女孩回答。

还好是十岁，要是再小点，他真的会怀疑是皇后转世。

“她家里还有什么人？”始皇转向老村长问。

“她父亲世代单传，一死之后，父族方面就没有近支亲人，母亲是从很远的地方嫁过来的，亲人还有待查询！”老村长脸上也充满了怜惜。

“假若朕将她带走，收为义女抚养，有人有异议否？”始皇认真地问。

众父老纷纷避席顿首，异口同声地说：

“这是她的福气和造化，哪还有人会异议！”

始皇要近侍拿个锦垫来放在身边，他拍拍锦垫，慈祥地对女孩也是对大家宣布：

“朕不管你以前叫什么名字，今后你要姓嬴，名字叫念玉，封号幼公主。来，坐到朕旁边！”

念玉叩头谢恩，起来坐在始皇近旁，好一阵子，始皇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，太多的怜悯夹杂着对皇后的怀念。

“念玉这个名字真适合她！”始皇在心里不断地想。

## 5

傍晚，九原城两万骑兵和两百乘战车赶到。

始皇决定留在魏村过夜。

这是魏村建立三百年来的空前大事！几百年来，从未见过县长以上的大官来过，何况是天下之主的皇帝！而且，这可能也不会绝后，因为村里出了一位幼公主，换句话说，全村的人和皇室远远近近都沾了点亲戚关系。

这项喜气很快冲淡了劫后悼亡的哀痛气氛，就连刚死了亲人的家属的脸上也见到了笑容。

始皇挨家挨户地拜访村民，口口声声称他们为亲戚，更使得这些村中父老笑得合不上嘴。

始皇由此发现一个定理，离开权力中心——也就是他自己——越远的人，越存心忠厚，越纯良知恩。

他只施了这点小惠，却激起了这样大的反应，就像在水上丢一块小石子，激起的涟漪却扩散得这么大，而且久久不息。

晚上，村长用全羊餐招待始皇和从臣，宰牛杀羊慰劳军队，始皇以加

倍的金子报偿，并交代任器协助魏村复建。

始皇发现，这里的人长久和胡人交往纠缠，饮食方面也沾了点胡风，像全羊餐是将整只羊烤好端上来，每个人用佩刀自切自用，这就是典型的胡人吃法。

他边吃边在想，以往中国忙于内战，对异族侵略总是容忍敷衍，甚至还有些君王引胡人以自重来威胁邻国，所以让胡人坐大，边境人民受尽蹂躏。

现在天下统一，他嬴政绝不再忽视这件事，他要赶回他们应该去的地方——漠北水草之地！

在席间，老村长得到始皇的同意，宣布将魏庄改名为公主寨，又掀起一阵欢欣的高潮，众人纷纷向始皇敬酒，他也就开怀畅饮。

席散已是半夜，始皇去到幼公主的卧室，近侍本来要喊醒公主接驾，始皇连忙制止。

女孩睡得正熟，白天头上梳的两条辫子已打散，像黑丝缎一样洒在雪白的枕巾上，脸却红得很像苹果，三种颜色调和成一种自然美，没有一点人工装饰。

始皇站立在床边，心中充满了父爱的柔情。

他生有儿子二十多人，女儿十几人，但想不起曾经有过这种连自己也感到惊异的温柔。

不说这样站在床前欣赏，连抱抱他们，摸摸他们头的机会都很少，更别提会激发眼前这股情愫了。

他最多在他们生下来的时候，义务性地探视他们的母亲——那些为了帮他生子女刚从死亡边缘走过一趟的女人——然后顺便看看这些皱成一团、活像没毛老鼠的小东西，顺口说一、两句夸奖的话。

然后是满月、周岁，公子照例有盛大的庆典，敷衍后宫和群臣的道贺，全都使他不胜其烦，别说是怀有做父亲的喜悦和骄傲了。

公主更连这些都免了。

也许，在皇后生胡亥的时候，他曾经有过做父亲的欣喜和希望，但那只是所有做父亲的一种梦想——这个儿子会继承他的事业，在他已建立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发扬光大。

可是，胡亥越长越大，他的这股希望和梦想却越来越缩小，甚至是将归幻灭。

他常常在想，难道说上天注定要帝王寂寞孤独？一般人用尽力量所追求的权势、财富和女色，一切在他们眼中所谓的幸运和福气，在帝王看来都是理所当然的东西，有时甚至感到是一种累赘。

譬如说，他就从来没品尝到书上所形容的“管鲍之交”那种友情。连父母对他都是勾心斗角，搞政治斗争。这些儿子长大以后，他会怎样对他们，他们要怎样对他，这是谁也预料不到的事，父子为了权力反目成仇，父杀子，子弑父，可说是史不绝书。

至少，到现在为止，他对这些公子、公主，没有产生过像他对眼前这个女孩一样的情愫。

他不清楚，这种怜惜，亟欲帮她做点什么，满心希望她愉快幸福的柔情，却没有一丝要求任何回报的感觉，是否就是一般人所称的父爱？

由他对这个女孩的爱怜，他又想到天下同时失去父母的孤儿不知有多少！其中有很多是他发动的统一战争所造成的。

但他对这十年的统一战争既不愧疚，也没有什么难过的，几百年来诸侯内战和胡人入侵所造成的人民伤亡、家庭离散破碎，岂是这短短十年战争所能比拟？

他明白，要想一劳永逸，北方胡人和南方蛮夷的问题，都得彻底大规模的解决。但那些大臣和儒生、博士又会说他好大喜功而竭力反对，他们认为中原统一，就可以安享太平日子，实在应该要他们到边境上来看看。

一叶知秋，这次巡狩北境应该是看够了，他要尽早回咸阳去，发动一场远比统一战争更大的行动！

女孩的睡姿真可爱，她小巧的鼻子有点上掀，呼平时微微歛动，羽扇似的长睫毛轻盖着下眼睑，眼睛时而而在紧闭的眼皮下转动。

她在做梦，梦到些什么？这个年龄的小女孩应该美梦特别多，但她也许是例外，也许正在再度经历母受辱、父战死的痛苦折磨！

她的睡姿多像死去的皇后！假若她真在渤海成仙，她应该看得见这个如此像她的小女孩。

他爱怜的将她露在被外的手放进去，轻轻吻了她苹果似的脸颊。

他轻轻退出室外，作手势要近侍禁声，他用极细微的声音告诉他：

“幼公主醒来，不要告诉她朕来过！”

## 6

在咸阳宫议事殿中，始皇召开了一次扩大御前会议，除了三公九卿和宗室大臣外，七十博士的两位首领——旧周派姬周和原鲁派鲁青也参加了。

蒙恬别出心裁地在殿中央设置了一个沙盘模型，以蓝色表示海水，绿色显示德水及其支流，堆沙成形，上覆青苔，表现出山脉起伏，名城重镇则以白玉标明。模型范围包括原燕、赵、魏及包括咸阳在内的秦地北部。

模型按照地图制成，只是将平面变成立体，各山川大邑方位和距离都相当精确。

另外，由咸阳成扇形辐射出去的直道也用黄丝带标出，而地形上有条红色丝带和红色圆石陈列，则是众臣所不知道的标志。

始皇首先提示说：

“日前的早朝中，朕已宣布了经略北境、防止匈奴入侵的构想，并要丞相集合各有关大臣商议，今天先由蒙将军报告他的经略计划，然后请各位卿家发表你们的看法。”

蒙恬奉命起立，以一根竹杖指着沙盘模型说出他的计划——

用三十万以骑兵为主的兵力扫荡河南地区的胡人，以消灭胡人的有生力量为主，不拘一城一地的得失。再配合运用民间的全民皆兵和坚壁清野策略，拘束胡人的流窜，胡人经过重大伤亡及无处可去的打击后，一定会逃回河北山区恢复休养，以图再举。将胡人赶出河南，这是第一步治标。

至于第二步治本的计划，则是将胡人驱逐出河南之地以后，以河为堑，在河北面将原有燕赵所筑长城连接起来，由燕地辽东渤海边一直到秦地临洮，筑成一道长城，以阻挡胡人品兵。并将前置部队派至阳山，设立烽火台及巡骑，侦察胡人行动，小股加以阻挡歼灭，大股则向后传达警讯，并设法阻敌，使河南守备部队有余裕时间准备应敌。

还有第三步治根的办法，乃是要有计划地移民实边。匈奴族在河南地区所以如此猖獗，主要原因是河南人口太少，尤其是德水沿岸，数百里见不到人烟，匈奴骑兵来去，当然像入无人之境。

蒙恬最后以竹杖指着德水北面的红丝带说：

“这就是构想中要建筑的长城，而那些红色圆石则是预计沿河岸设立的城镇，初步估计大约需要四十四座，这些城镇既是边境上的第一道防线，也是开发河南肥沃土地及畜牧的初步据点。”

“将来胡人愿意与我们和好时，这些城镇也可以作为通商口岸，”始皇接着补充一句，然后又神色沉重地说：“这次到九原郡听韩广先生说，才知道匈奴——亦即所有胡人，不管是东胡，林胡和匈奴——原都是夏桀的子孙，和中原人本是同根弟兄，兄弟相残这么多年，真是悲哀！”

始皇此话一出，众大臣在席位上交头接耳，议论纷纷，脸上呈现的惊异神情，显示出他们也是前所未闻。尤其是两位博士首领，更是一脸不服气的样子。

“众卿家有什么意见，请顺序提出。”始皇继续宣布。

群臣沉默了一下，首先是国尉尉繚提出反对，他说了一大堆理由，结语是：

“大秦在南方五岭地区驻防五十万部队，加上驻在原诸侯各国防止异动的部队五十万，总共在外暴师日久的部队高达一百万之众。这次动员三十万人，后方支援人力最少也得动员二十万，秦地青壮恐怕会出动殆尽，臣没有这个能力办理此事。”

始皇一开始犹豫了一下，“再议”两个字就要说出口时，忽然想想魏庄的惨状和他自己对父老许下的承诺，他毅然地说：

“这件事不能拖。各位卿家到如今还存有一个错误观念，凡是有征伐就用到关中人力，其实天下现本为一，有时应就近动用各郡人力物力，天下事天下共同负担，并不会太沉重。”

接着丞相冯劫启奏：

“天下久战之余，最要紧的是与民休息，经略河南的事应该稍待时日。”

“丞相，假若你是住在北境，你就不会说出这种话来。”始皇不以为然地说。

然后有关群臣纷纷发言，全都反对这项计划，大部分人的理由是河南地广人稀，匈奴来来去去并不作长久停留，也没有领土野心，只是顽癖之疾，犯不着动用这么多财力、人力去经营。

始皇听得一肚子的火，他发现群臣全部是小格局的思想，脱离不了往年自秦看天下的立场，再看看这些人的确也太老。他想起了皇后的话，这么多年他只顾培养将才，治国之才已断了层。

他忍不住向尉繚和冯劫说：

“太尉尉繚和丞相冯劫都太年老了，明日起你们退休养老，朕再找能与朕从事大计的人！”

此言一出，群臣震惊，已发言反对的人不敢再说话，继起说话的人全都见风转舵表示赞成。

始皇摇摇头，笑着问李斯说：

“李丞相，你的看法如何？”

李斯连忙启奏：

“陛下圣明，天下之大，人口之众，不怕人力不够用，今后出兵不能只指望秦地，而是应该楚地有事用赵齐之兵，赵齐有事用魏楚之兵。这次经略河南可动用天下之兵，天下之财，人力财力不患不够！”

始皇哈哈大笑说：

“到底是李丞相明事理！”

他这句话有双重意思，一方面夸奖他的想法和自己相同，另一方面也是讥刺他见风转舵得快，为什么刚才不发言支持。

始皇随即又问御史大夫冯去疾：

“御史大夫，你认为怎样？”

“臣的看法是，如今天下统一，过去所忽视的边患问题必须一劳永逸地解决，何况河南之地土地肥沃，谚语说：‘河水百害，唯利一套。’河套就是指河南地方，经营得法，不只是解决了胡患，而且无形中增加了广大疆土。”冯去疾俯身说。

始皇正要发话，只见丞相冯劫、太尉尉繚、博士首领鲁青和姬周，纷纷避席顿首，尤其是尉繚性急，叩头流血直谏：

“臣等对陛下的决定以为不可，天下久战之余，需要休养，内地青壮人力重整家园都嫌不够，哪还有余力移民实边？希望陛下明察，不要为了胡人枝叶问题而动摇国本，千余年来胡患无日没有，但都未伤害到中原，等到内地生养复元，再解决这个问题也不迟。”

始皇强忍住怒气问蒙毅：

“廷尉，你呢？”

“太尉日前还和臣商议过，总感原六国俘虏和反抗分子人数众多，秦法初在天下通行，各郡触法者众，监狱都已人满为患，臣的看法，不如要这些人移民实边，构筑长城。”

“蒙廷尉意见与朕暗合，朕只是未及说出罢了！”

始皇带笑宣布——

蒙恬计划可行，与新太尉商议动员事宜。

左丞相冯劫与太尉尉繚准予退休。

命李斯为左丞相，冯去疾为右丞相兼行太尉事。

7

始皇帝三十三年。

去年蒙恬领兵三十万经略河南，几个月时间就将匈奴赶出河南境外。

始皇又命蒙恬渡河攻取高阙及北假，将胡人赶到阳山以北，在这一带建立前哨阵地，监视敌踪屏障后方。并自榆中沿着河水一直到阴山，划为四十四个县，县城就建在河边，作为堵塞边境之用。

在咸阳，冯去疾和蒙恬配合得很好，他们下令全国司法体系，有罪者尽量不判监禁而判死刑，然后减罚一等改成发落边境，终身不得归。受罚者因免死，全都乐意前往边疆开垦，国家也因此增加了移民实边的来源，内地监狱人满为患的状况也得到疏解，可谓一举三得。

事情进行得如其顺利，再加上渤海寻仙的卢生，人虽然未回咸阳，却派人带回一张谶图，据他说是海中捞得，绢布上画得乱七八糟，根本看不出画的是什么东西，可是对着阳光看，却能清晰看出一些字样——

亡秦者胡也。

如此一来，始皇对自己讨伐匈奴有了更安心的借口。

卢生派人带来口信，卢生继续往渤海中寻觅皇后神仙洞府。

另一方面，自九原带回来的幼公主念玉，经过皇室宫廷礼仪训练，换上公主服饰，更是清丽脱俗，像极了死去的皇后。加上来自民间，没有其他

公主的骄横和架子，待下宽厚体贴，很快就得到宫中下人的欢心和拥戴。

始皇觉得自己没看错人，当然特别欣慰。

尤其是胡亥，对人横蛮不讲理，又顽皮不肯读书，十七岁的人了，虽该是早早完成了世子教育，但整天只知道嬉戏，声色犬马，博奕斗鸡，无所不为，典型的败家子弟。

有真才实学和骨气的老师，教他不到一个月就纷纷求去，肯教的都是一些想借此获得异日富贵权势的软骨虫，因为他们看得出始皇对胡亥特别宠爱，而且他是唯一的嫡出公子，将来帝位非他莫属。

虽然目前教胡亥常要受他的气，还得帮他在始皇面前代为掩饰谎言，但一旦胡亥登基，太子师傅顺理成章地会黄腾达，前途真是不可限量。

而赵高名义上是他的刑名狱政老师，实际上却等于是他的总师傅。举凡聘请师傅人选，乃至考查课业，始皇全交他执行。

始皇忙于军国大事，儿子女儿又多，虽然是对这个最小的儿子格外偏心，但能分配到他身上的时间的确太少。偶尔发现到他贪玩不好学，赵高和其他师傅也会帮着打圆场，他最多交代赵高，以后要严加督促，赵高也是恭恭敬敬，唯唯诺诺敷衍了事。

赵高在内心对嬴家恨之入骨，看到胡亥如此冥顽不化，高兴还来不及，怎么会严加督促，再说胡亥越昏庸对他赵高越有利，因为胡亥昏庸，将来得就帝位，他就可将他玩弄在手掌之上。

始皇是聪明绝顶的人，不管他怎么忙，赵高等人怎么为胡亥掩饰，他总发觉得到一点端倪。于是在正式立太子上，他就摇摆不定，委决不下，在长子扶苏和幼子胡亥两者之间，不知如何选择。

长子扶苏好学深思，聪明睿智，对上严谨忠顺，待下宽严得宜，能得大臣及后宫所有人的敬爱，可说是最理想的太子人选。而且生母苏妃位居中宫，虽然没有正名，实际已是皇后，子因母贵，立扶苏，任何人没有话说。

但基于对死去皇后的爱恋，而且胡亥是他最小的儿子，也是皇后留下的唯一儿子，他对胡亥有一份没有理由的怜爱和偏心，不立胡亥，他实在不甘心。

但要立胡亥，想起皇后临死前的哀求以及胡亥的顽劣，他又不敢这样做，他怕好不容易创下的基业会断送在胡亥手上。

他知道创业不易，守成更难，以天下目前表面平定，而实际各地暗中浪涛汹涌的情势，除了他嬴政，任何人都难以控制。也许再等几年，他将各地的反对势力连根拔掉，南北外患彻底肃清，那时候谁当太子，谁继承帝位都没有太大的关系了，到时再立胡亥，让他当个平庸的太平天子。

情况假若一直不能好转，那只有立扶苏，让他继续努力。

更何况徐市在为他求“青春之泉”，卢生也在帮他寻找修仙秘笈，一旦成仙或是长生不老，那立太子的事就根本不是问题了。

不过，自从念玉来到宫中后，始皇又燃起另一股希望。胡亥很喜欢念玉，在她的影响之下，胡亥的浪荡行为收敛很多，也肯跟着她读书，这样下去，胡亥可能会脱胎换骨，变成另一个人。

他现在时常怀疑，将念玉收为幼公主，这个决定是否错了？”

就在蒙恬完成扫荡河南匈奴任务，正监督戍谪人犯修筑长城，始皇稍微喘了口气，心情稍微放松时，南方又传来惊讯。

原来，当年王翦灭楚后，挟着战胜余威，收服越南等地设会稽郡后，就班师回朝，而由裨将屠睢率领以秦军为骨干，加上楚国降军和地方部队的三十万军队继续南下，顺利地征服了东瓯和闽越，将两地合设为闽中郡。但进行到五岭（大庾、始安、临贺、揭杨、桂阳）地方，因粮秣运输困难，屡进屡退，始终不能击败南越及西瓯部队，对峙达三年之久。

后来，派到该地的郡监御史史禄，开掘“灵渠”，分湘江为南北两渠，引来珠江的水，漕运一通，军事行动也就便利得多，终于击败越人，尽收平地，而越人则逃入深山丛林继续抵抗。”

但在前不久，越人发动夜袭，在秦军疏于防备之下，征南将军屠睢遭到击杀，统帅一死，军心涣散，越人趁机反攻，秦军又退至五岭之线，所派地方官吏全遭杀害。

始皇接到惊讯的当天晚上，他又在南书房里转来转去，谋求对策。有了上次的经验，他决定不再召开廷议讨论，免得听到一片反对声，看到有人叩头流血，影响到他的决心。

这些贪图舒适、企图心不旺盛的家伙，一定又会阻谏他：百越乃蛮荒之地，收归版图也只是累赘，犯不着动员这么多的人力、物力。自屠睢征百越以来，前后增兵数次，暴师日久的兵力高达五十万，开掘“灵渠”的人力物力还未计算在内。

他转到南窗边，将南窗打开，看到的是一钩新月远挂高空，他又不禁怀念起皇后和蒙武夫妇。假若蒙武在，他会为他献策，即使是不能完全中意，也要比现在不是听到反对就是虚伪地逢迎好多了。

至于皇后虽说不愿过问军国大事，但在他像今天这样委决不下时，她往往一言就可解疑。

齐虹更不必说了，她狡黠聪慧，听到一个问题就能想出十个答案，总有一、两个是合他意的。

越地本来贫瘠，满布穷山恶水，有的地方甚至全是树木花草都不长的荒石山，可说没有什么经济价值。

而且，百越民族文化水准低落，大都过着半农半渔猎的生活。同时种族甚多，虽然各个部落也有君长之类的统治者，但不能团结，不像东胡、林胡和匈奴那样能形成强大的国家组织，除了偶尔有零星的百越盗匪越界抢劫秦人外，多少年来都没有什么威胁。

这种条件的百越是否值得劳师动众，劳民伤财地去征服呢？

可是，这次他们偷袭秦军，杀了统帅，又残杀中央派去的地方官吏，要是不讨伐，大秦的威信扫地，边疆民族会群起效法，以后的动乱就多了。

也许当时就不该征伐南越，只是因为东瓯和闽越得来不容易，而未想到南越和西瓯如此棘手难缠，才弄得后来起虎难下，增加兵力，开掘“灵渠”，杀鸡用牛刀，得不偿失。

但现在呢？征伐与不征伐？好让他为难！

另外，领军将军人选很难找，这个人需要懂得当地风俗民情，才能一边征伐一边安抚，同时他还需要刻苦耐劳，受得了蛮荒地方的瘴疠之苦，才能有耐性应付越人的游击战。

王翦、王贲父子已死，蒙恬镇守北境监修长城，不能调动，他一个个仔细研讨分析其他的将领，就是找不到一个十全十美、能文能武、能用兵也能安抚蛮族的人。



想得心烦，他又在书房转动起来，一面还用手敲着脑袋。

突然听到幼公主在外面和近侍说话，她想进来向他请晚安，但近侍小声地警告她：

“幼公主，不是奴岂不为公主通报，主上正在为军国大事费神，只要看到他像关在笼子里的老虎转来转去，最好是别去烦扰他，否则惹他大发雷霆，弄不好还会打人、杀人。”

她大概是给他吓住了，没说什么就离开了。

可是她的来，却让他灵光一闪，由她想到北境，再由北境联想到任嚣，不错，就是他！

他一切条件都符合，为什么刚才他未想到他？他自己是否思路也太狭窄了，选拔人才，老是在身边几个熟悉的人中间打转？

任嚣的确是最佳人才。

他是楚越边境上的人，应该熟知百越民族的习性。

他随王翦灭楚，远至湘水和苍梧山之间，对那一带的地形应该很熟。

他担任九原郡守，这次经略河南，收效如此之快，他执行坚壁清野和全民皆兵的策略奇佳，功劳应有他一半，他当然能够治民。

他在魏庄以四千兵力攻击数万匈奴的从容姿态，谁敢说他不是个智勇双全的将才？

不错，就是他！

他兴奋得等不及找侍中撰写诏命，亲自用朱笔写了，喊来近侍，连夜送给左丞相李斯，要他召回九原郡守任嚣，职务另选人接替。

## 9

在咸阳宫南书房，任嚣由蒙毅陪同谒见了始皇，他预先就熟读好一切有关百越的资料。

始皇首先说了一些南越近况，接着诚恳地说：

“朕经过再三考虑，任卿才是为朕分忧的最佳人选。”

但令他惊奇的是不见任嚣的高兴，反而是忧形于色，因此他又加了一句：

“任卿莫非有什么困难？”

“人臣为主分忧，虽万死不能辞，何况这次任务也并非不能达成的任务。”任嚣恭敬地回答。

“但朕看你似乎有难言之隐。”

“臣是在想蒙恬将军和王翦将军的事。”任嚣说。

“蒙恬和王翦与这件事有什么关连？”始皇脸上出现些许不悦。

“蒙恬这次扫荡匈奴，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克奏建功，王翦灭楚也不过两年，但南越西瓯却前后十年、出动兵力高达五十万还是不能根本解决。”

“是啊，”始皇接口说：“朕也为此忧心不已，想到要放弃，但再想到大秦声威若因此丧失，今后边疆蛮族动乱必多，所以委决不下。任卿有什么看法，尽管说来听听。”

“百越土地贫瘠，没有什么出产，经济价值表面上看来不高，但若从深远一层来看，大秦要接近南方海洋，打通南北水上交通，百越地区非经营不可，”任嚣以他雄浑的嗓音大声说：“何况，由南海向西，还有不少的番邦异国，那里四季如春，物产丰富，可为大秦带来不少的发展机会。”

“任卿的话都是朕前所未闻的，朕果然没有看错人，加紧经营百越地区，

卿为朕一言决疑！还有什么意见，尽管说！”始皇显得额外兴奋。

“臣所以提到蒙恬和王翦奏功如此之快，百越如此难征服，乃是陛下左右未分清事情的异同，却坚持用同样的手段，当然会产生不同的结果。”

“哦？任卿见解的确与众不同，”始皇赞叹：“你是否将异同分析一下？”

“灭楚只是改朝换代，匈奴本来就是入侵我们国家，用武力就可解决，但经营百越是他们侵入他们的国家，只靠武力，结果必得其反。”任嚣眼睛本来就大，现在他睁大眼睛，注视着始皇侃侃而论，更是神采奕奕，精光四射。

“任卿此去，有什么特别做法？”始皇有点怀疑地问。

“臣有一个八字诀的政策理念，不知是否能生效，还望陛下和蒙廷尉指正。”

“蒙毅，你也要用心听，看看有什么意见提出来。”

蒙毅虽已官居廷尉，在始皇眼中他仍然是后生晚辈。

“哪八个字？”始皇转向任嚣问。

“怀柔，优遇，教养，同化。”

“何谓怀柔？”始皇问。

“尽可能不用武力，另外整顿军纪，将不得纵军扰民，选贤任能，地方官员欺压土著，贪污敲诈者重刑，内地移民不得平视当地居民，多为该地区作各项民生所需建设，初岂不要想该地区有多少回报利益。”

“如何优遇？”

“尽量起用培植当地人才为官吏，铲除原有的恶势力，当地的特殊人才可推荐到中央或别郡为官，而且初期是降格以求，破除当地人自认是受压迫者的反抗心理。”

“教养呢？”

“派专吏为师，教导各种技艺及中原文化，但也尊重土著原有的技艺和文化，有特别好的还可以介绍到中原来，不让当地人有中原文化驱逐当地文化和风俗习惯的感觉，而是互相交流。”

“任卿的意思，是要将百越人完全变为中原人？”始皇恍然大悟。

“要想彻底化百越为大秦所有，同化是最后也最有效的办法，而最好的同化手段就是通婚！”任嚣特别加重后面两个字。

“通婚？”始皇哈哈大笑：“中原人愿娶百越女子，百越女子又愿嫁秦家郎？”

“初期可能很难，但经过长期教化杂处，经济条件及风俗习惯相溶合后，男女相悦和通婚是很自然的事，”任嚣正色地说：“而且，我们还可以用政策来促进配合！”

“什么政策？”始皇好奇地问。

“譬如说，大量选拔当地青年到中央或别郡任官吏，或是提高驻军待遇，让当地年轻人羡慕从军，当地青壮男性一少，适婚女性人数相对必然增加，内地去的，不管是流放或有计划地移民实边，都以年轻男性居多，时间一久，自然而然地就会通婚起来。”

“妙啊！妙啊！”始皇击案大笑：“怎么以前就没有人想到？”

“这样一来，若干年后，百越就没有所谓华夏夷狄之分，大秦的真正疆域也就直接涵盖南海了。”任嚣语重心长地说。

“任卿此去，有什么向朕要求的？”始皇又问。

“王翦将军伐楚，多要田园美宅以回陛下信任，臣此次去，路途遥远，交通阻塞，很多地方需要便宜行事，还望陛下恩准。”

“这是应该的，听任卿今晚这席话，就知道你是个肯做事的人，朕授你全权行事。既然要怀柔，就不能再名为什么征讨大将军之类的，朕任命你为南海尉，起抚南海以后设郡治理，而南海尉则掌理该地区的一切军政事宜。”

“谢陛下。”任嚣避席顿首谢恩。

始皇又再交代蒙恬，原则上南海地区要大量移民，细节要他和任嚣商议办理。最后他又问任嚣：

“这次任卿要带多少增援兵力？”

“只带臣的家卒护卫和陛下的符节就够了。”任嚣微笑着说。

“哦？”始皇不得不对他另眼看待。

任嚣按照他的八字诀政策，只用两年不到的时间就平定了南越和西瓯，划为南海、桂林和象郡等三个郡，直到秦二世时，任嚣病死前，百越人不复反叛。

## 第二十二章 求为神仙

### 1

北方匈奴赶出了河南，南海任嚣剿抚相互运用，将他的八字诀政策执行得有声有色。

在国事安定，内心较为清闲时，始皇又想起了他的求仙行动。

徐市奉派出海，几年来都没有消息，没有要求加派人手，连粮食和淡水都没回港口加添过，看样子他是找到了仙岛，难道他就此乐而忘归，忘掉为他求取“青春之泉”？

还是他带了六千童男童女归化了仙岛，根本就不想回来？甚至是利用船上的武力和财物，找个海岛自立为王起来？不然不应该几年没有消息传回！

他当时也许是被徐市的仙风道骨和能言善道所迷惑，如今一有怀疑，他是越想越不对，寻长生不老之药要带那么多船和童男童女干什么？现在回想起来，真是完全没有道理，他那时怎么会相信他的？

他真后悔当时没有将徐市家人迁移到咸阳来扣为人质，唉，他对将相一直都采取事先防备，唯独对修道的人太过信任！现在他的家人也许早已迁移躲避，或者为徐市所接走，他如今对徐市可说是鞭长莫及了！

想到徐市的家人，始皇立即派出使者到琅琊追查他家人的下落，找到时强制迁移到咸阳来。

另外派出去的卢生，他倒是常有消息传回，而且是常出现在东南海边各港口，也曾几次派人来要钱要装备。不过有谣言说，卢生跑遍各沿海港口做生意，以物易物，根本就未进入远海。

当然疑人不用，用人不疑，寻仙本来就是虚无飘渺、可遇不可求的事。皇后不肯见卢生，也许是在考验他对她的信心和爱，难能可贵，他嬴政对玉姊的爱心和信心都是坚贞不移的，何况他还年轻，他还有经受考验的时间。

时候或有早晚，成仙得道则一，他不会相信这些谣言。还有侯公，七十多岁的人了，风尘仆仆地来回于咸阳和华山之间，为了求取奇花异草为他炼丹，常要登高爬山去到云深不知处。

拿回来花草所炼成的丹药，服下以后，他倒觉得是很见效的，身轻体健，精神焕发，尤其是在御女时，更有前所未有的特殊效果。

脸色红润，肤色如玉，自称已有六十多岁而看上去四十不到的石生，则教他房中术，使用的教材是他世代秘藏的黄帝《素女经》。石生说，黄帝所以能得道，全靠照着经书上所载秘诀修炼而成，最后夜御百女，吸取这些处子的阴精，所以能白日乘龙升天，要诀是要二十岁以下的女人，超过二十五岁，即使是处子也不是上选。

后宫的处子说起来比妇人还要多，而且从小选进宫，都是从来未和男人接触过的，这应该都是上上选。但始皇照着书上练了几个月后，不说不能夜御百女，就是想征服一个女人，都得靠侯公给他的药。

几个月下来，他不但形骨消瘦，眼圈发黑，上殿前的石阶都会两腿发软，两眼冒金星。

他不敢再练，石生也不敢再要他练，只是说修道成仙有无数个法门，黄帝之法恐怕不适合皇帝。

这时候韩人韩终乘机说动始皇炼丹，他呈上他为始皇远至楚地衡山找来的药材，配成药丸要始皇服用，并教始皇吐纳打坐。他说如此外服药、内炼丹，天长日久，内丹炼成即可白日升仙。可惜的是始皇政务繁忙，不能长时间打坐不间断，并且这种修道最忌女色，初一十五必须齐戒。

几个月下来，韩终的修道法见了功效，始皇脸色不再发黄，黑眼圈全部消褪，上殿阶时腿也不会发抖了。

始皇因此对韩终特别信任，同时自信找对了修仙法门。可是除了这些以外，再也见不到其它效果，他免不了又要问韩终。

“朕修炼了这么久，效果是少许有的，但不知道多久才能炼成内丹？”

“修道成仙全靠天赋和机缘，陛下在泰山亲耳听闻上帝宣示，陛下为他的骄子，天赋应是任何人所不及，再遇上臣，可说机缘也超过一般人，成丹应该是有问题的。”

“这样炼法到底要多久才能成丹？”始皇不放松地追问。

“很难说，”韩终脸上也出现难色：“有人三年五载就炼成，也有人三十年五十年也炼不成的。”

“韩先生炼丹多少年了？”始皇问。

“臣十年前在衡山得逢异人。”

“这样说先生已炼了十年，不知丹炼成了没有？”

“要是丹炼成，臣早就飞仙了，也遇不着陛下了。”韩终笑着说。

“先生蒙异人传授，十年都炼不成丹，那朕要炼到何年何月？朕都是四十多望五十的人了，还有多少时日可炼？”始皇有点沮丧地说。

“这倒不必担心，臣也是五十多岁才开始，现在不是越炼越年轻？”韩终陪着安慰地说。

始皇注视韩终很久，才觉得安慰地说：

“果然如此，朕倒是可以等的。”

一高兴，始皇又酬谢他黄金五十两。

徐市和卢生在海外帮他花大钱找长生不老之药，而这几个人轮流奉召

和始皇谈论修仙之道，也是时有赏赐。

当然，始皇对这几个人已开始失去信心，找他们只不过是消闲性质，真正的希望是放在徐市和卢生身上。

## 2

卢生方面有消息了，这次他不是托人带信，而是亲自在咸阳南书房观看了始皇。

当他叩头行礼，始皇亲手扶他起来时，看到他满布风霜、被海风吹得黝黑的脸，内心有点不忍，也有着感激，传言真是不可信，看他这副样子，哪像经商致富、优游在各港口的样子！

卢生从怀巾取出一幅非丝非布的锦帕呈上，上面有几行字迹，始皇接在手上一看，仿佛入眼很熟，再仔细一看，竟是皇后手笔，始皇大吃一惊地问：

“先生从何处得到此物？”

卢生不慌不忙，徐徐就座，然后又拱手行礼说：

“幸不辱命，这次远至渤海之中，在辽东与辽西之间，得皇后梦中指引到一仙岛，得谒皇后仙颜。”

“真的？”始皇惊喜得差点从席位上跳起来。

“臣不敢欺骗陛下！”卢生正色地说。

“先生请不要见怪，朕一时高兴过度，失言了。”始皇抱歉地说。

“臣不敢，”卢生在席位上俯身行礼说：“请陛下先看过锦帕，臣再详细禀奏得见皇后仙颜的经过。”

“好，朕先看看。”始皇说着展开锦帕，原来上面写的是一首四言诗——

-  
人仙隔绝，  
有如隔世，  
一旦双修，  
世世夫妻。  
-

诗中的意思非常明显，乃是说目前虽然人间仙界不能相聚，但一旦始皇得道成仙，两人在一起修炼，就能成为永远不死不离的夫妻。

始皇欣喜得有点想落泪，但他不想在卢生和近侍面前示弱，假装咳嗽两声，将眼泪强行忍了回去，他简短地说：

“先生请详述这次经过！”

“回忆起当时情景，到现在余悸犹在！”卢生脸上变得惊恐起来，似乎又回到当时的情景：“那天臣正按着皇后新近才指示的海上方位，带着两艘船航行在风平浪静的渤海上，到了晚上突然遇到海上强风暴雨，雷电交加，先是两艘船的桅杆被吹断，接着几十丈高的层层巨浪终于将两艘船都打得四分五裂，就在臣掉下水喝了几口水，人呈昏迷状态时，忽然听到耳边有幼女清脆的声音，告诉臣不必害怕，皇后要见的只是我一个人，而其他的人乃是要应这个劫数，所以全要死在海里。这时臣也应当失去知觉，等到醒来，就在一座仙府里见到皇后，奇怪的是臣身上的衣服一点水迹都没有。”

接着他又描述了仙岛、洞府和皇后的模样和谈吐，他的口才很好，再加上讲的是皇后的事，始皇听得如痴如醉。他说——

美丽的仙岛位于茫茫大海之中，岛的四周围满了白云，一年到头百花

开放，四季如春。

仙洞里不分昼夜，照明用的全是鹅蛋大的夜明珠。连侍女穿戴的衣饰，其精巧美丽都是人间找不到的，更别说皇后本人了。皇后每天招待他吃的更是奇瓜异果、山珍海味，在上面住了三天，皇后才放他回来。

他有意无意提到皇后脸上的特征，和只有始皇才知道的一些两人之间的琐事，更教始皇深信不疑，这块似布非布、似丝非丝的锦帕就是中原所找不到的。

在他的话告一段落后，始皇岂不及待地问：

“先生没有船是如何回来的？”

“和去时一样，有一天睡觉醒来时已在即墨港口边。岛上三天，人间已是三个月，特地赶回禀奏陛下。”

“皇后没要先生带回修仙秘笈？”始皇提醒他说出这次行程的主要结果。

“没有，不过她那天告诉臣，秘笈没有良师指导，修炼不好会走火入魔，不如由她炼成长生不老之药，直接交由陛下服用。”

“皇后对朕真是恩深情重！”始皇叹口气，泫然欲泪。

“皇后临行时还交代，欲修炼成仙，一定要清心寡欲，居处静室，不能与一般俗人接触。陛下原有仙骨仙气，与俗人接触多了以后，俗人的浊铺盖过了陛下的仙气，仙人（也就是真人）就不敢和陛下接近，陛下修道成仙也就不容易了。”

“朕日夜忙于国事，总不能不与众臣接触！”始皇为难地说。

“臣倒有个好办法。”卢生神秘地微笑着。

“先生赶快说！”始皇一副岂不及待的神情。

“陛下挑选一批从人，女子最好，因为男浊女清，女子除了每个月的月事期间外，身上没有浊气。然后再从严挑选必要的男性随员，以带仙气者为唯一入选的条件。”

“先生见过朕不少近侍，谁最带仙气？”始皇好奇地问。

“郎中令赵高！”

“哦？”始皇哂笑。

“陛下不要看赵高外表不起眼，实际上他有贵骨、也有仙骨。”卢生严肃地说。

“当然，与朕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，出生落地时也受到普天下的庆贺。”始皇不在意地笑着。

“啊！”卢生想说还好将他阉了，否则真会妨主，但想到赵高和他是一条阵线上的人，始皇生性又多疑，还是不说的好。

“这样好了，”始皇又说：“朕要赵高挑选一批男女随员，然后由先生来看相望气，不合格的再剔除掉。”

“浊岂不重的人，臣倒是可以为他们祝祷去浊的。”卢生表现得非常自信。

“那有谢先生了，皇后还说了什么？”始皇还是舍不得放弃皇后这个话题。

“她要陛下多移动住处，夜宿何处不让人知，以防恶鬼的侵袭。”

“皇后真是爱朕，她说什么时候仙药可以炼好？”

“明年此日。”卢生想了想说。

“那朕派人通知琅琊郡守，再为先生造楼船十艘，这段时间就陪朕修道吧！”

卢生连忙谢恩。

于是，始皇向众臣宣布，今后他不再称朕，而自称真人，真人者真正的人也，与一般俗人凡人有所不同，乃是凡人与仙人之间过渡时期的人。

另外，他将咸阳宫与其它别宫以通道相接，他的车马在其中行走，没有人能知道，他夜宿何处，全由他亲自临时决定，令下以后，赵高和随从人员才忙着准备。因此，处处别宫随时都处于备用状态，宫室装饰，妃姬美人，近侍女官，编制全和咸阳后宫一样。

与群臣议事则全在咸阳宫朝殿。

同时他以卢生为首，韩终、石生、侯公等三人为副，另增加儒生方士三十六人，组成一个寻仙觅药小组，有的专研究古籍，寻找可能藏有神仙及仙药的地方；有的专事辨识百草，研究古方，挑选出能炼制仙丹的，来试行炼制。

这批人日夜忙碌，提炼出来的草药丸散，就用宫人作试验，没有不良副作用，再给始皇服用。

寻仙找药的行动可说是多管齐下。

始皇一直讲求重赏、重罚，这些人研究一项新发现或是新配方，始皇都有重金赏赐，但时间久了，始皇也有了抱怨，为什么配方不灵，神仙老是找不到？

这些儒生术士自有一套说法，尤其是卢生的推搪之词，总能让始皇信服。

### 3

在咸阳赵高的私宅里。

卢生和赵高在密室内谈话。

赵高虽为阉人，但身居郎中令要职，又是始皇面前最亲近的幸臣，文武百官都明白，要想获得权势，他的府第是通往始皇的最快捷径。

因此有自荐为门生，学习刑名的；有自愿为门客舍人，陪着赵高帮闲清谈的；也有些人将子女寄在赵高名下当干儿、干女的。朝中大臣和宗室，也都以能与他结交为荣，咸阳流传着一首歌谣，就是形容他这样炙手可热的盛况：

-  
阉鸡莫啼，  
阉豕莫噪，  
盛彼阉人，  
百官陪笑！  
-

赵高住的私宅更是建筑宏伟，亭台楼榭，奇花异草，莫不争妍斗巧。他怀念故国，而旧六国之中，也以赵宫建筑最美、最舒适、宜于居住，而始皇就将赵国宫殿最美的一座，耗费大批人力拆掉，再原封不动的在咸阳重建，名之为“乐赵宫”。

赵高就照着“乐赵宫”再造了一座，除了规模较小，没有皇宫的标志和体制外，其它完全一样。

他虽为不男不女的阉人，府中照样是歌姬舞伎，美女如云，女婢童仆成群。据府中童仆传言，他还常会召美女侍寝，做些什么外人就不知道了。

这间密室也是仿照始皇的南书房布置，简朴舒适，却透露着方正和威

严。

赵高当中高据书案而笑，卢生下坐作陪，看样子他在赵高面前，所受的礼遇还不如始皇对待他的。

“卢先生，这次你怎么弄得如此狼狈？”赵高猥琐的脸上露出的不是同情，而是不满。

“赵大人，别提了，这次能捡到一条命活着回来，已经是祖上有德了！”卢生叹了一口气。

“详细情形说来听听。”赵高带点命令的口吻。

“本来在各港口生意做得好好的，南货北运，北产南销，赚了点利润！”

“当然，船和船上所有开销都是由朝廷支付，你做的是无本生意，怎么会不赚钱？几年下来，应该在平地治了不少产业吧？”赵高打断他的话插口说。

“别提了，这下全完了！”卢生摇头接连叹气：“这次是在辽东买了不少金沙，准备到南方去卖，利润会是好几倍，可是在港口的人对我说，主上对我起了疑心，不知是什么人在他面前告状泄了我的底。本来我是要沿着海边到即墨的，听到这项警告后，我想就到远海吧！以后主上派人问船上的人，也能有所交代，于是改由辽东直接航向临淄，谁知道就碰上了海盗！”

“那处海面是不太干净，”赵高幸灾乐祸地笑着说：“当初你为什么 not 将皇后的神仙洞府说成在南海，这样你可以名正言顺的绕着四海走。”

“海盗劫走了两艘楼船，将我和两名船长绑在木板上丢下海，说是活不活命全凭我们的造化，想不到真是屋漏偏遭连夜雨，在海盗船走了以后，突然又来了场暴风雨，顷刻之间，两名船长就被巨浪不知打到哪里去了，我喝了几口水也就昏了过去，醒来时发现已被一艘渔船救起。”

“听你这样说，你对主上所说的也不完全是假话，”赵高仰天哈哈大笑：“没关系，再来过！主上是个聪明绝顶的人，但只要谈到皇后和长生不死之乐，他就天真得像三岁小孩，好哄极了。”我真羡慕你们，信口开河，荒诞不稽，说什么都能拿到赏赐，我在他面前一言一语都得经过考虑，稍有不对就会获罪！这一年你好好吹嘘，明年此时，十艘楼船到手，我再说动主上多派点警卫，就不怕什么海盗了！”

“多谢赵大人，要不是大人提携，我也不能得到主上如此信任。”卢生一副感激涕零的样子。

“其实，卢先生，我认为你的摄魂术真有一套，再加点西域来的安息香，上次就将主上引进似幻似真的境界里，哪天有空儿，是否可以教教我？”赵高眨眨小眼睛，做出自以为神秘的神情。

“这种摄魂术乃是由西域传来，在当地又称为催眠术，可以让受术的人完全听从施术者的指挥，这是真才实学，而且要经过一段苦练，习术者还必须要有相当禀赋。”卢生认真地回答。

“好了，好了，我看我是没有这种禀赋，也没有这个空闲。”

“赵大人要协助主上处理国家大事，哪有时间玩这种雕虫小技！”卢生谄媚地笑着说。

“对了，”赵高想起什么似的拍拍大腿说：“你为什么不像徐市那样要楼船百艘，童男童女再加护卫船工，人数高达万余，足够在一个小岛上称王了。”

“我没有那样的才能和志气，只想赚点钱置产，老年生活过得好点就足够了。不过日前我在即墨时，好像听人说，徐市已回到会稽。”



“他的船队回来是件大事，我怎么都不知道？”赵高紧张的从书案后面跳起来。

“他是一个人回来的，听说是接家眷，”卢生摇摇头：“那个人我并不认识，只是他跟人闲谈时，我在一旁听到而已。”

“糟了！事情糟了，主上正派了人去琅琊找他——”赵高抓抓瘦削的脸腮，沉思起来。

“这关赵大人什么事，要你帮他这样紧张？”卢生大为不解地问。

“他和你一样，都是我教他这样做，而且是在主上跟前力保的！我得赶快想办法！”赵高露出奴婢的粗鲁本色，大声吼叫起来，声音尖锐，像用铁铲刮锅底。

但卢生又不敢捣上耳朵，还得陪笑安慰。

#### 4

始皇在梁山宫修炼室里，由蒙毅和幼公主侍坐，赵高则率领随从人员在别室工作。

蒙毅和幼公主是经过卢生看相望气后，认为是陪伴始皇修道的最佳人选。

其实，他这样说也只不过是预先逢迎始皇的旨意而已，因为他知道，始皇对幼公主有种移情作用，看到幼公主就像看到死去的皇后，或者更为恰当地说，就像见到他和皇后所生的女儿，一时看不到她，心里就像缺少什么似的。

至于蒙毅，他曾居廷尉，大秦如今重法，要亲自和始皇共同谋求对策和解决的问题太多，也无法阻止他们见面，何况卢生也看得出，始皇对蒙毅的感情错综复杂。

他将他看成是未来丞相的最佳接班人，他欣赏他的才识，更喜欢他的翩翩风度。始皇偏爱仪表出众的人，他用的侍臣没有一个不是英武潇洒的，只有赵高例外，那是因为他对他这个儿时玩伴的怜悯，盖过了对他猥琐面貌的厌恶。

他将蒙毅当作蒙武的替身。在所有大臣中，他最信任的是蒙武。他聪明却不露锋芒；他率直却不会当面给他难堪；他能事事猜透他的心意，却不刻意逢迎或是横逆；他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却内方外圆，在有所争执时，都会为他预留台阶，让他下得了台。因此，无论国事或私事，他都能敞开和他畅所欲言。

像中隐老人这种良师和蒙武这种益友，真是可遇而不可求！而在蒙毅身上，他找到了和蒙武相同的气质，却不像蒙武那样消极于政治。他希望将他培植起来为继位者所用，不管是胡亥或扶苏，相信他都会辅佐得很好。

最重要也是最微妙的是：由于皇后和齐虹的亲戚关系，他爱屋及乌，将蒙毅当作自己的晚辈甚至是儿子。扶苏虽好，但和他亲近不起来，胡亥虽然亲近，却太没有出息。出于另一种移情作用，他将蒙毅看成是两者优点加起来的综合体。

始皇对蒙毅的这种感情，不但卢生看得出来，所有朝中大臣和宫内侍臣，人人都心中有数。

此刻，始皇身穿一件白色道袍，宽袖细腰，摆长拖地，头上戴的是一顶黑纱道冠，高耸细长，看上去倒也有几分仙气。他案前一座大香炉，正香烟袅袅，散发出特有的香味，味料是由侯公在华山采回的药材所制成。

幼公主坐在他的右侧，看着弥漫上升的香烟发呆，受不了香味的刺激，接连打了几个喷嚏。

始皇正在与蒙毅讨论增加谪戍人员到北边筑长城的问题，听到幼公主打喷嚏，他回过头来爱怜地说：

“天气渐渐凉了，要注意加添衣服。”

幼公主不回答，只是吃吃轻笑。

“有什么好笑的，要你多加衣服，不要只顾着看起来轻盈，受凉生病味道不好受。”始皇俨然一副慈父口吻。

“幼公主的身材，穿再多也会是轻盈的。”蒙毅在一旁说。

也许是进宫以后营养好，幼公主发育得很快，出现了女性的第二象征，虽然离及笄之年还有段时间，却已变成亭亭玉立、玲珑有致的少女体态。

“儿臣不是笑加衣服的事，而是看到父皇穿着道袍，一副潇洒脱俗的样子，和蒙大哥谈的却是杀人谪戍的恐怖的事，所以忍不住发笑，还岂父皇恕罪。”幼公主顽皮地说。

“你对真人修道有意见？”始皇欣赏她的娇态，不在意地问。

“儿臣怎么敢有意见？只是想起家乡的两个故事。”她仍然收敛不住脸上那股顽皮的微笑。

中隐老人生前喜欢用说故事来启发他，而很少有大臣敢在他面前说故事。因此一听到她要说故事，始皇不禁又想起中隐老人，激发了潜伏已久的童心，他高兴地笑着说：

“好啊，看不出你还会说故事，早知道你会说故事，每天都要你说给真人听。”

“儿臣只有两个，说完就没有了。”幼公主赶快为自己留后路，保留不说的权利。

“哪有这么罗唆，快说！”始皇笑着喝斥。

“儿臣遵命！”幼公主规规矩矩地忍住笑俯身行礼：“第一个故事是真人真事。有一次下雪天，有一个年轻人又冻又饿，昏倒在村长老爹的门口。那几年匈奴没有入侵，年成也好，家畜牛羊养得又多又肥，家家粮食吃不完，怕堆囤霉烂都拿来喂牲口，所以有人饿倒在门口，真还是稀奇事。”

“北境竟也如此丰裕过？”始皇惊奇地说：“后来呢？”

“老村长给他灌姜水，喝热粥，总算把他救活了，但他年纪轻轻，身体也壮，就是不肯干活，只是饭来张口，茶来伸手，整天在野地找来找去。”

“他在找什么？这种好吃懒做的年轻人应该发配去筑长城！”始皇听故事入神，说出了孩子气的话。

“村长也是这么说，不过那时候还没有长城可筑，”幼公主露齿微笑，神情像极了死去的皇后：“他最后忍不住，有一天对年轻人说，救急不救穷，救一时不救永久，年轻力壮，总该干点活养自己，然后存点钱娶老婆。年轻人说，他家世原本不错，他父亲一心问道，养了很多修仙炼丹的师父，上山下海找仙药，最后把家财散完了，仙也没修炼成，前几年去世了，任何财产都没留，却留下一大堆修仙炼丹秘的笈，现在他就是按照这些秘笈寻药修炼。”

“村长听了一言不发，只关照全村谁也不要给他饭吃，过了没两个月，他又瘦又饿的回到村长家门口，村长拿了一根牧羊杖和镰刀对他说——给你两样修仙秘笈，吃饱了干活，干活累了，倒头就睡着，这就是活神仙。想想

看，别这样傻，真正能自己修炼成仙的人，还会靠别人养？”

始皇听到这里，脸色大变，蒙毅不免着急，为幼公主捏一把冷汗。

5

“还有一个故事呢？”始皇问。

他额中央那根青筋猛跳，表示他在勉强压制怒气，对一个活像玉姊的小女孩，他无法发怒，何况是他自己要她说的。

可是幼公主不知道是没看到始皇愠怒的脸色，还是初生之犊不怕虎，敢于逆披龙鳞，她笑嘻嘻地又说：

“那次是在匈奴入侵寨子以后，几乎家家都有死人，伤者更是满布全村，号叫呻吟，将整个村子变成了人间地狱。上天见怜，那天意料之外来了一个救星，一位仙风道骨，相貌清奇的儒生出现了！他自己带了一些金创药，然后指名十几种药草，要寨子里的人去找，那些药草本就是极其普通的东西，墙边、路边，野外长得到处是，可惜以前不知道这些野草的治伤功能。那位儒生所配的伤药真是神奇极了，不管伤多重，一敷上去立刻止血，三天结疤，七天脱疤，再深、再大的伤口，也只会留一点创痕。除这以外，他开刀取箭头，接骨拉筋，以及各种疑难杂症，莫不手到痊愈，寨子的人不知道他的姓名，都称呼他活神仙。”

“他治伤收不收钱？”在一旁听得津津有味的蒙毅此时也插口问。

“当然收钱，有时候还收得很贵。”幼公主俏平地说。

“那还算什么活神仙！蒙毅失望地说。

“就是因为收钱收得恰到好处，更显出他是活神仙，”幼公主神秘地说：

“他不是看伤的轻重收费，而是看伤者的贫富收费，所以伤轻而有钱者收的费，说不定比伤重而家贫者收的还要多好几倍。”

“这不是不公平吗？”蒙毅有点不服地问。

“可是他有他的算法，穷者出的钱虽少，却是他们生活所必须，富者出的钱虽多，在他们可是多余的。千金对富人来说，有时候还比不上一个铜钱对穷人的重要！”

始皇的怒气如今已逐渐平息，他注视着这个美丽的小女孩，忍不住在心里想，到底是从民间来的女孩——就跟死去的皇后一样——明白民间的疾苦，他那些自幼锦衣玉食，在宫人保母之手养大的公主，哪懂得这么多！他兴趣渐浓地笑着对蒙毅说：

“听故事不要打岔，让她说完再议论。”

幼公主笑笑又继续：

“当然，对有些赤贫的人，他不但不收费，反倒贴出营养费。他说截长补短天之道也，所以物盛则杀，水满则溢，月满即亏。亏贫养富人之道也，所以往往是贫者越贫，富者越富，他乃是替天行道，平均一下财富。说也奇怪，他不知从哪里打听到的，所收的费用竟和伤者的财富成比例，而在他走的时候，他也未带走分文。村长在他走后曾赞叹说，这才是真正的活神仙！”

“故事说完了？”始皇笑着说：“想不到我这个女儿这样说故事。”

“这不是故事重点，父皇是否还想听下去？”

“当然，当然，真人想听的是重点！”始皇抚须哈哈大笑。

幼公主喝了口茶又说：

“有一天，一位村中父老忽然宣布，他梦见神人对他启示，这位活神仙真正是上帝派来救世的南极仙翁，他有长生不老、使死人复生的法术。这下

不得了，全村的人纷纷焚香膜拜，哭求他们将他们家的死人变活过来。”

“这不是胡说八道，强人所难？”始皇不自觉地说出这话，但说出以后大感不对，自己不正也是在求长生之术？他的神情非常尴尬。

但幼公主视而不见地往下说：

“那位活神仙一再声明，他不是什么南极仙翁，只是会点医术罢了，连他自己也不相信世上有什么神仙和长生不老的人，否则他自己就不会老成这个样子了。但他说什么村人都不肯相信，日夜都有人点烛焚香围着他苦苦哀求，说就算是不能使他们心爱的人都活过来，至少也要让那些新战死、尸体还未烂的亲人活过来。”

始皇低头若有所思，蒙毅一直摇头，不知在想什么。

幼公主注视着始皇焦黄的脸，她脸上忽然现出怜惜：

“这样求了几天几夜，活神仙吃不好又无法睡觉，自己差点就要变成死人了。最后他受磨不过，只得说——好了，每家都将想活过来的死人名单开上来。村民高兴的纷纷开出名单。活神仙说——首先你们要去盖房子容纳这么多的活过来的人，然后再算算家里的开销，复活的人和没死的人一样，要吃要喝，还有别的支用，你们负担得了吗？于是大家面面相觑，半天作不了声，因为按照所开名单，至少村子要扩大五倍，于是很多人打了退堂鼓。但有些富人和有新战死者的人家还是不甘心，坚持哀求。活神仙又说——好了，开剂药方给你们。大家拿到药方一看，倒是几味极普通的草药，只是药引却是：以家里从未死过人者的头发三钱，烧成灰和药吞服。这下大家都傻了眼，也都明白过来，没有死去的祖宗，哪有活着的自己？所有的人都不死，这么多新生的人如何养？地上会变成什么样子？”

“故事完了？”始皇失神地抬头问。

“讲完了，”幼公主突然悲从中来，起身跪伏在地叩首，两眼含泪地说：“故事半为真实半为杜撰，还乞父皇恕罪！”

始皇爱怜的抚摸着她的秀发，柔声地说：

“你故事讲得很精彩，朕怎么会见怪。”

“父皇救儿臣于危难孤苦，恨不能折寿让父皇长命！”幼公主哽咽地说。

“朕知道你的孝心。”始皇又陷入沉思。

“父皇日夜为国事操心，现又居无定所，食不定时，再以尊贵的身体学神农氏尝百草，儿臣为父皇担心。”

“朕自有分寸，用不着你操心。”

“但父皇很明显地瘦了。”幼公主抬起头来，泪汪汪地看着始皇。

“真的吗？朕觉得近来的精神更好。”始皇摸摸自己凹下去的脸颊。

幼公主还想说点什么，蒙毅拼命向她使眼色。

始皇这时看到山腰有大队人马过去，他乘机转移话题出这口闷气。除了死去的皇后和中隐老人外，从没有人敢说故事来讽刺他，连王翦和蒙武都不敢。但他无法对这样爱他的小女孩发脾气，现在正好找到发泄处了。

他找来赵高指给他看：

“真人在这里清修，哪来这么多的人马嘈杂？”

“奴婢刚才就查过了，乃是李斯丞相行猎，路过此地。”赵高恭谨启奏。

始皇站在阳台上看去，只见骑马车十多乘，后面面的随骑好几百人，还有几十条猎狗由养狗人牵着，奔跑吠叫，好不热闹。而丞相片号令旌翻飞，在阳光下鲜艳耀眼得很。他忍不住看看站在四周的近侍，哼了一声说：

“李斯真是会摆威风，比真人私下出游带的人还多！”

秦始皇帝不满的话，很快由李斯安排在他身边的耳目传给了李斯。

李斯深怕受责，以后出行也就轻车简从，尽量减少跟随的人。

但这更引起始皇的怀疑和恐惧。这还得了！他曾下令，他在后宫的行动，近侍不得透露给任何人，违令者死！谁知道他在梁山宫随便一句话，立刻就传到李斯的耳中，很明显的，他的近侍已有人为李斯所收买。

他下令赵高彻查。

## 6

在梁山宫地下室。

这里潮湿阴暗，不分日夜，四周墙壁还不时渗着水滴，唯一提供室内光源的是壁上燃烧的桐油火把。火把的火焰时大时小，室内也随之明暗不定，更增加了阴森之气。

赵高将这里权当审讯法庭，他高据席案而坐，矮小的身体，猥琐的面目，虽然望之不似人君，但在阴森的气氛衬托下也有几分威严。

地上跪着十几名当天轮值的近侍和郎中，一个个脚镣手铐，蓬头垢面，早已吓得浑身发抖，几名宫女更俯首低泣，什么话也说不出。

“你们中间谁泄漏了主上的话，赶快承认，不要连累大家！”赵高尖锐的声音在空旷的石室内回荡，特别刺耳。

跪在地上的众人没有人说话。

“看来不用刑你们是不肯说实话的，”赵高大声恫吓：“来人！让他们转过身去，参观一下刑具。”

几名如狼似虎、挺胸凸肚的刑卒走上来，将这些平日娇生惯养的内侍，像赶小鸡似地推拉转过身去。

在黯淡的火把光下，排列着各式各样稀奇古怪的刑具，显得狰狞可怕。

最普通的拷打用的是鞭子，这种特制皮鞭上带铜刺，轻轻一鞭打在背上就是鲜血淋漓。

再顽强的有二龙凳，也就是将犯人的双腿紧绑在一张凳子上，然后在脚下面垫砖头，膝关节向反面扭，其痛楚任何人都难以忍受。垫一块砖头不招，再垫第二块，铁打的汉子也受不了。

再有就是用火烙，在火盆里烧红的烙铁一放到胸口上，就听到“滋”的一声，接着是一阵肉焦味，受刑人此时受不了痛，昏厥过去，用凉水喷醒再问，不肯招再烙，再硬的英雄也禁不起连烙上三记。

最惨残忍的是“断龙爪”刑。这种刑法是利用特殊刑具拔指甲，不肯招供先拔一根手指的指甲，十指连心，这种连心的痛，神仙也熬不过。拔去指甲还有可怕的后遗症是手指不能碰任何东西，稍一碰及就是钻心地痛。

另有一种看似轻松却难以忍受的刑法是“洗仙脚”。这种刑法是将人绑在长凳上，用猪鬃刷刷脚心，犯人忍不住痒一直大笑，最后笑得眼泪、鼻涕、尿溺齐出，真是求死不得，求生不能，别的刑法会痛昏过去，不能连用多次，而这种刑法要用到你笑着说愿意招认才会停。

还有……

还有……

一个敞着衣襟、胸毛接连着虬髯，一道粗黑通到底的刑卒，用雷鸣似的吼声介绍完这些刑具，有几名胆小的宫女早已吓得昏过去，几名刑卒连忙在脸上喷水，又让她们醒过来，然后拖拉这些人回转身体，面对着赵高跪下。

赵高先发出一阵鹭鸶般的笑声，然后故作仁慈地说：

“你们都是自小入宫，幸受主上恩宠，才得选拔为近侍，这次为什么要泄漏主上行踪？”

众人大声齐呼冤枉，尤其是几名宫女更是哭泣着说，她们身居深宫，连丞相府在咸阳哪条街上都不知道，如何能通风报信？

“大胆，不想认罪还要狡赖，当天只有你们这些人在场，不是你们，难道说还会是蒙廷尉和幼公主？”他过一会儿想起来什么，又补上一句：“难道会是本郎中令吗？”

众人之间一阵窃窃私论，赵高耳朵尖，仿佛听到一个童稚的声音细语：

“这可说不定！”

赵高仔细循着声音方向看去，乃是一个只有十六、七岁的小郎中，因系宗室，父亲又在灭楚战争中阵亡，特准入宫任职。赵高暗记在心，并不立即发作。

“有人承认，本宫会为他向主上求情，最多不过罚‘鬼薪’三年，到皇陵去守墓，砍宗庙所需燃薪。要是经过严刑逼供才肯招认，到时候就是死刑，甚至是灭族！”

众人面面相觑，互相讨论了一下，又齐声喊道：

“启禀大人，我们真的没有做，要我们怎么承认？”

赵高先是哈哈一笑，然后凶狠地说道：

“你们久居深宫，不知大秦法律的厉害，借这个机会给你们先上一课！”

赵高教惯了胡亥刑名之学，胡亥在上课时总是跟他瞎缠胡闹，急着放学去玩，根本就不想听，赵高一直感到怀才不遇，除了借着这个机会表现自己一番，同时还有进一层的深意。

“你们知道吗？泄主上之密，按大秦律法应当处死，而死刑却有十二种——当众斩首谓之弃市；私室以剑穿心名戮死；拦腰而斩，上身痛苦得满地爬行，血流尽而死谓之腰斩。

车裂就是用五部车子将人拉成五段；阮就是活埋，这用不着解释，磔就是一刀刀肢解致死；凿颠就是击碎脑袋——抽胁就是抽筋拔骨；釜烹用不着解释。戮尸、枭首以及夷三族（父、母、妻等家族），不用解释，你们也会明白。至于具五刑处死，就是先削鼻，再砍断左右脚趾，鞭杀后，再悬首城门示众，将尸体当众剁成肉酱……”

“不要说了！不要说了！”一名宫女尖叫着，又吓得晕了过去。

“好吧，既然这样怕，就乖乖承认吧，本宫保证自首的人最多谪边北境，或是罚城旦，日夜守城门四年。”

这些人议论一阵，还是没有结论，几名宫女更是披头散发，拼命向这些郎中近侍叩头，嘴里哭喊着：

“你们这些平日自命为大丈夫的男人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有胆做就应有胆承认，不要连累我们这些无辜的女子！”

“不错，”赵高点头微笑：“但男人没有承认以前，你们这些女子也脱离不了关系！”

隔了很久，还是没有人承认，赵高又嘻嘻作鹭鸶笑：

“既然好话说尽，你们都不知趣，看样子是不见棺材不流泪，本宫非用刑不可了，来人！”

“在！”十几名刑卒齐声应诺，就像震天霹雷一样惊人。

“大刑伺候！”

“是！”十几名刑卒跑步各就刑具位置。

赵高眯着鼠眼在人丛中寻找，最后目光停留在那个新郎中身上，他指着轻声细语地说：

“将这个俊秀的小伙子留下，其他的关到隔壁囚室里，让他们再考虑考虑！”

“是！”几名刑卒将这些垂头丧气和痛哭喊叫的男女带走。

7

隔壁囚室宽大空旷，里面只铺着一些草堆垫。这就是这些平日锦衾绣被的男女杂居的地方，监禁了这几天，他们不得不以身体互相御寒，一天两餐只有清水和硬得像石头的粗馍。

这处囚室只有一扇有铁护栏的窗子，正好就对着赵高所在的囚室。现在大家带着既害怕又好奇的心理挤在窗前观看，想知道赵高要如何对付这个新郎中。

窗口太小，只容得三、四个挤着看，其他的男人就围在附近听室外动静和观察者的报告。女人则坐在地上，又想听又怕听，有几个还在低泣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赵高在问。

“我叫赢取。”这个新郎中说话还带着童音。

“这小子有种，立而不跪！”在窗口正中窥视的那名郎中说。

“现在本官问你，这次是否你泄密？”赵高的声音和蔼。

“不是我！”新郎中回答得斩钉截铁。

“那你知道是谁吗？”

“不知道！”语气仍然坚决。

“你不怕受刑吗？”赵高的声音已带着杀气。

“不知道就是不知道，我不能胡乱冤枉别人。”

“好吧，你人虽小，骨头倒是很硬，让你试试是你骨头硬，还是我的刑具硬，来人！”

“先用鞭打，看他皮肉硬不硬？”赵高冷声说。

“是！”

“他们将他绑在柱子上，脱去了上衣，刑卒现在取出鞭子，还好是没带铜刺的！”占据铁窗中央的郎中——转述。

此时传来阵阵皮鞭抽打的声音。

囚室内的男人个个胆战心惊，女人都蒙头塞住耳朵。

“看不出你这小子倒蛮有种的，连哼都不哼一声！”赵高冷哼了一声，尖声高叫：“用烙铁！”

只听一阵“滋——滋”，接着是赢取一声痛苦的嗥叫，像被刺中的野兽，听了使人毛骨耸然。

“这小子晕过去了，刑卒在他脸上泼水，胸前好大一块烙印，肉全烧焦了！”那名窗口的郎中继续转述。

“求求你不要再说了！”一个蹲在草堆前面，两手捂着耳朵的宫女哭着说。

“说还是不说？”赵高这次不再作鸷鸷笑，而是像只猫头鹰在叫：“再烙一次！”

又是烙肉的滋滋声和肉焦味，又是嗥叫和泼水声，这样接连两次，只听到刑卒说：

“启禀大人，囚犯因熬刑不过，咬舌自尽。”

“哼，拖下去埋了！”赵高似乎意犹未尽地说：“便宜了他！”

“他们在帮他解绑，尸首倒地了，他们就将他在地拖，像拖条死狗一样！”那名在窗口的郎中仍然在活生生地描述：

“啊，好可怜，细皮嫩肉的胸部全变得血肉模糊。”

“不要说了！不要说了！求求你！”几名宫女拥抱成一团哭泣：“这真是天降横祸，我们什么都不知道！”

这时只听到赵高在交代典刑：

“今天这个小子算有种，但已破坏了本宫问案的兴致，明晚再开始问，不相信不会问个水落石出来。”

“是，大人。”典刑恭敬地回答。

“注意不要再有人自尽。”赵高的声音。

“来时我已搜过身，他们可能用来自尽的东西都已没收了。”典刑回答。

“好，多注意点。”

众多的脚步声，关铁门的声音，最后整个地下室一片可怕的沉寂。

“都走光了，这间囚室的门锁着，铁门也上了锁。”窗口那名郎中转过身来，脸色苍白，在桐油灯黯淡的光照下，像张死人的脸。他对周围这些充满沮丧绝望的可怜人说：

“各位，明天晚上又不知道轮到谁，你们怎样想法我不管，我自己是觉得活不下去了，与其这样受尽痛苦凌辱而死，不如早寻个痛快了断！”

“不错，要是让我这样脱掉衣服受刑，让父母所遗的清白身体受辱，还不如早点死！”一名宫女也气节凛然地说。

“现在我们身上能寻死的东西全拿走，连裤腰带都没给我们留下，想死，拿什么来死！”

“我这里早准备好了东西，”那个先前独占窗口的郎中诡秘地说：“我藏在他们找不到的地方了。”

他取出一包药物来，乃是宫人都熟悉的“鹤顶红”。

“想死的就来拿吧！”他慷慨地说：“要死就死在一起，黄泉路上彼此也有个照应。”

众人都纷纷上前来要，他一一发放完毕，然后体贴地说：

“服药不要有先后，免得后死的人害怕，听我喊一二三，就一起吞下去。”

十几个男女围成一个圆圈，他正好在圆圈中央，当他喊到“一”时，就有半数的人吞服了。包括所有宫女，在喊到二人的死相难受。只有这位郎中没有吞服，因为他要喊“三”。

等到他喊“三”时，所有的人都倒了下去，他也跟着倒了下去，可是并没有吞药，反而是过了一会，爬起来一具一具摸尸体探鼻息。确定所有的人都断气后，他走到门口用力擂门。

一会儿铁门开了，囚室门也开了，赵高带着典刑和两名侍从，笑容可掬地走进来。

“办好了？”赵高微笑着问。

“幸不辱命！”这名郎中恭敬地回答。

“全死了？”赵高又问。

“属下一一检查过。”

“办得好！”赵高向两名随从示意。



两名随从一人一只手将这名郎中的手反绑。

“大人，这是做什么？”这名郎中惊呼。

“十几个人都死了，你一个人独活，让我怎样向主上交代？”赵高又作鸷笑。

“赵高，你这个阴险毒辣的小人！”这名郎中自知绝望，破口大骂。

“别逞一时口舌之快，你难道不想全尸走得痛快，要像今晚那个小家伙一样？”赵高脸色变得铁青：“念在你帮本宫做了点事，我亲手送你上路。”

说完话，赵高自袖中取出一包“鹤顶红”，捏着鼻拉开嘴，整个硬倒了下去，再将他嘴合上，想吐都吐不出来。

没过一会儿，只见他的挣扎逐渐微弱，两名随从将他丢在地上让他断气。

典刑吓得脸色苍白，两腿像瑟弦一样，不停地抖动。

“没你的事，听话一点，就没你的事！”

“属下知道。”典刑结结巴巴地说。

“你知道什么？”赵高和蔼地问。

“赢取熬刑不过，咬舌自尽，其余的人畏罪自尽。”

“对，就这样呈报上来！赵高笑着点头。他又转向两名侍从说：“还有你们两个，你们又看见什么？”

“小人什么都没看见。”两名侍从齐声回答，声音发抖。

“好！有时候装聋装瞎，比自认聪明好！”赵高又作猫头鹰笑。

赵高将典刑的报告转奏始皇。始皇皱皱眉头说：

“这样还是没查出泄密的人！”

“泄密者一定在这些死者当中，不过陛下要是不满意的话，奴婢可以再扩大侦办。”赵高唯恐天下不乱地说。

始皇沉默不语。

在一旁侍坐的蒙毅启奏说：

“如此一来，后宫人员有了前车之鉴，相信不会再发生类似的事情了。不过大臣收买君王身边近侍做耳目，这是自古以来难免的事，只能今后清查防止，臣不认为该因此而兴大狱，连累太多人！”

“蒙廷尉说得对，郎中令，今后要严密防止类似事情。”始皇转头对赵高说。

“奴婢遵命！”赵高行礼退出，忍不住一脸的笑。

## 8

那夜始皇独宿咸阳宫，没有召妃姬侍寝。

虽然他居处不定，但批阅奏简文书却从来没有松懈过，都是随车带着走，他规定自己每天必须批阅一石（百二十斤）奏简才能休息。

今夜批完这些奏简后，他已觉得精神支持不住，经过幼公主提醒后，他发现自己的身体是越来越差。他不敢再找侯公、石生他们开方配药，因为服了他们的药后，一时感到体力充沛，男人的需要特别旺盛，但过了一段时间会加倍觉得起意。

经过太医的诊断，他是操劳过度，肝火上升，除了服药清心以外，还需多休养，禁戒女色。

戒女色对他不是难事，但要他闲着什么事都不管，他还是死了的好。于是每逢太医说他又操劳过度时，他总是笑着为自己解嘲：

“朕已听了你一半的话，你该满意了。”

今晚他休息得特别早，睡得也好。睡到半夜，忽然闻到一阵熟悉的焚香味，身边响起一阵轻微悠扬的琴声。

那种似醒非醒，似真似幻的气氛又笼罩住他，他想睁开眼睛，却觉得好沉重，怎样也睁不开，只得静静躺着听琴。

弹琴的是高手，弹的是皇后最喜欢的一首曲子，而且歌词也是她最喜爱的——

-

初识卿兮发覆额，  
桃花灿兮小楼西。  
沧桑尽兮成眷属，  
长相守兮莫分离！

-

他和着琴声在心中一遍又一遍地默念着这首歌，不自觉眼泪汨汨流出。在皇后死后，每逢听到宫人弹这支曲或唱这首歌时，他都会忍不住地流泪，何况是在这种似睡又醒、感情最脆弱的时候。

琴声忽歇，正在他极力想睁开眼睛让自己清醒时，只听到有人在他耳畔细语，像是皇后的声音，但要年轻得多。这个声音单调而一再重复：

“你睡着了！你睡着了！你在梦中！你在梦中！”

“我在梦中，我在梦中！”他跟着在心中默念。

“小柱子，我是玉姊，念你对我用情之深，怜你相思之苦，特地来看你！”这个声音清脆甜腻。

“玉姊！”他想大声欢呼，可是却听不到自己的声音。他挣扎着想睁开眼睛坐起来，但身体和眼皮都好沉重，完全不听指挥。

“玉姊，你的声音好年轻！”他发出呓语。

“傻瓜，玉姊现在是神仙，当然会越来越年轻。”

“让我醒过来，好好看看你。”他要求。

“此时此刻，醒也是睡，睡也是醒，似梦似真，情调岂不是更美？”她轻轻吻着他的耳根。

耳根是他的敏感点，这只有皇后和几个他比较喜欢的妃子知道。

他男性的欲火燃起，一发不可收拾，但他却发觉自己无法主动。

她为他脱去了衣服，然后他感觉一个赤裸光滑的女体在拥抱他，亲吻他，为他做着《素女经》上记载的各种动作，但动作却非常生涩。

“不是玉姊，也不是任何一个妃姬，她还是处子！但哪个宫人这样大胆，敢于如此戏弄我！”

但他这种愤怒没有维持很久，因为很快他就进入欲仙欲死的境地，情欲的浪潮淹没了他所有的思想。

激情过去，他真的睡着了。

不知睡了多久，耳边又听到刚才那个声音在喊：

“陛下，醒醒，陛下，醒醒！”

这次他是真醒过来了，他发现身上已穿好睡袍，但脸上湿湿的，似乎有人用冷水为他擦过脸，他翻身坐起，在灯光下看到一个宫女跪在床前。

“你好大的胆子！”始皇怒喝。

但看到这名宫女不是别人，正是上次装皇后尸主的人，也是他平日爱

乌及屋最宠爱的侍女，再想想余味未尽刚发生的事，他不禁心又软了，他柔声地问：

“为什么你要这样做？”

“为幼弟伸冤！”宫女仰起带泪的脸，在始皇眼中更为楚楚可怜。

“你幼弟是谁？有什么冤？”

宫女将赢取的事说了。

“赵高敢这样胆大妄为？不过他是奉朕命行事，虽然做得过分一点，倒也无可厚非，刑重致死，畏罪自尽乃是常有的事，”说到这里始皇沉吟一下又问：“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”

“奴婢早知道幼弟这件事动不了赵高！”宫女已经硬咽着说下去。

“那你就用这种蠢办法？”始皇厉声地说：“你认为朕是可以用女色诱惑的吗？”

“奴婢绝无这种愚蠢想法，陛下后宫三千佳丽，奴婢还不至自信狂妄到这种程度！”宫女擦干眼泪坚强迫来。

“那是为什么？”

“奴婢要揭发赵高一项阴谋，欺骗陛下的大罪行！”

“哦？”始皇摇摇头：“他会有什么阴谋？”

“他联合那些术士用安息香和催眠术欺骗陛下。”

“你的话作何解释？”始皇仍然不太相信。

宫女将赵高串通卢生要她假装皇后附体的事说了。

“真有这种事？”始皇惊问，但依旧有些许怀疑。

“奴婢预料到空说无凭，所以不惜亵渎陛下，将安息香和催眠术的效用从头到尾表演一遍。”

“唉！”始皇叹口长期，神情变得非常沮丧。他虽然知道赵高为人卑下，但一直认为对他是绝对忠诚的，真是想不到会这样！

何况他做了这样久的神仙梦，一下就从云中跌下来，跌成粉碎。

“你为什么不早说，你参与其事，要朕如何安排你？”始皇声色俱厉。

“奴婢早就安排好了后事，先父随王翦将军征战多年，为国捐躯在楚地，母亲早年去世，奴婢只有赢取这一个幼弟相依为命，他死了，奴婢活着也没有什么意思。”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如何安排自己的后事？你的生死操在朕的手上！”始皇装成不悦地说。

“奴婢名叫嬴英，要生操在你的手上，但死你管不了！”嬴英昂然地说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始皇着急地下床来拉她，但她全身痉挛地倒在始皇怀里。原来刚才她趁着擦眼泪的时候，早就吞下了毒药。

“嬴英！你为什么这样傻？嬴英，听不听得见朕的话？朕会严办赵高！”

“谢谢陛下……”她微笑着闭上了眼睛。

在发生嬴英事件的同一个傍晚，也就是始皇正忙着批阅那一石奏简，犹未休息就寝的同时。

卢生、侯公、韩终和石生几位儒生兼方术大师正在卢生住处聚会。

卢生住处虽装潢布置得仙里仙气，但童婢成群，起居用具豪华，不像一般流浪在街头的方士。

他坐在密室的主位上，脸在烛光照不到的阴暗处，显得格外的神秘。

他背后神案中央有两幅画像，一幅是老子李耳骑青牛出散关，一幅是

孔子孔丘着儒服、儒巾，佩长剑。

神台上香炉袅袅，中间供着鲜花时果。

卢生首先发话：

“我得到消息，徐市这次回会稽接家眷，虽然会稽郡守得到消息慢一步，没有抓到他，但他派来咸阳和赵高联络的人却在下午被捕，我们得趁早作打算。”

“徐市在嬴政和赵高面前都比我们得宠，扳倒了他，我们正好趁此机会出头，这是个好消息！”白发苍苍的侯公说。

“你真是祭祀前的太牢（牛）不知死活！”石生插口说：徐市滞留海外不敢回来，嬴政追查，就会查到赵高和我们这些人的关系，我们一个都跑不掉。”

“那是你的说法，你教嬴政的《黄帝素女经》，完全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房中术，将他练得中岂不足，眼圈发黑；我给他的药却是道地的补气强身仙方，长久服用就是不能成仙，至少可以延年益寿。”侯公反唇相讥地说。

“延年益寿？哼，乃是和兄弟我相辅相成的壮阳药吧？要不是韩终兄的丹药和练气，嬴政恐怕早和他先父见面去了！”石生不甘示弱，又还他几句。

面色红润、自称六十多岁、但看上去如四十许的韩终，面带不屑，始终未发一言。

“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，我请各位来只是转告这个消息，怎样打算全在你们自己，我本人是准备今天晚上就走，韩兄，你的意下如何？”

韩终被指名发表意见，他不得不说：

“徐市迟滞不归，总会有他一套说词，再加上赵高素得嬴政宠信，只要他美言几句，兄弟相信不会有事。再说，像嬴政这样坚信求仙之道，出手又是如此大方的主子，哪里还找得到？”

“当然，韩兄是靠真才实学，能让嬴政信任，像卢兄和兄弟这种故弄玄虚、左道旁门之术，迟早会被揭穿。有人说，得意不可再往，夜路走多了总会碰上鬼，又说知足常乐，这几年我们虽赶不上徐市，但嬴政所赏赐的也够我们养老了，我赞成卢兄的意见，要走趁早。”石生不客气地说。

“就是要走也总得准备一下，”侯公说：“这几年，我看准咸阳附近的建筑用地会涨，因此买了点地，必需处理掉！”

“唉！”卢生叹口气说：“嬴政虽然一时迷于仙道，但他到底是个权力欲极重的人。天性刚愎自用，专任狱吏，以刑杀立威，其余朝中大臣莫不是奉迎意旨，尸位伴食而已，这种人不要说求不到仙药，就是求得到，我也不会帮他求。侯公，你那点地皮算什么？嬴政答应明年给我楼船十艘，人员任我挑用，我都不等了，你还等什么？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，韩兄，你说不对？”

“我想不急在一时，我放了点债在外面，也得费点时日去收。”韩终回答。

“好吧，话说到这里为止，散会以后我就要走了，”卢生微笑着说：“后会有期！”

“你就这样走？”侯公惊问。

“当然，房子是租的，童婢是嬴政赐的，一部安车，一名书童赶马，足够了。”卢生微笑。

“兄弟也是如此，各位请了。”说着石生气立告辞，翩然而去。

“识时务者为俊杰，石生之谓乎！”卢生望着石生出门的背影赞叹。

“那些研究小组的成员如何？要不要转告？”侯公问。

“人多口杂，传出去可不是玩的，各听天命吧！消息晚一点，他们总会得到，让他们自己去作打算！”

“卢兄去哪里，以后是否可以联络？”韩终问。

“目前尚无定处，我等名士日后总是打听得着的。”卢生见韩终和侯公想要留下，他当然不能给他们出卖他的机会。

众人行礼道别，脸上都装出惜别依依之情。

## 10

始皇下令彻查卢生装神弄鬼事件，廷尉蒙毅奉旨办案，先将郎中令赵高扣押，再去捉拿卢生时，却发现他早在夜间逃亡，于是将侯公、韩终及几十名研究小组成员全部收押。

侯公及韩终这时才佩服卢生有先见之明，但是悔之已晚。

始皇痛心神仙梦的破碎，再加上“一夜皇后”嬴英死在他怀里，凄恻的表情令他难忘，他决意扩大侦办这件案子。一夜之情使他有愧于心，他追封嬴英为哀妃。

他向蒙毅交办此案时，特别加重语气说：

“朕对赵高一向不薄，并且信任有加，他竟串通术士来欺骗朕，丧心病狂，卿要确实查明他的动机严惩。至于卢生、侯公等人，朕可说是尊崇备至，视为上宾，花费了这么多的钱，原来是个大片局。徐市滞留海外不归，卢生、石生逃亡，着予通令天下追缉，赵高等人要速审速决！”

“臣遵命！”蒙毅急忙大声回答。

蒙家人和死去的皇后一样，都是见到赵高那副丑陋猥琐的长相就想吐，但蒙毅为人忠厚，并不想乘机落井下石，而是想尽量加以开脱。

为了顾及始皇的面子，蒙毅没有将赵高等人押到廷尉大牢，而是监禁在梁山宫地下室赵高所设的临时审讯室内，这正应了“作茧自缚，天道好还”这句俗话。

那天夜里，蒙毅首先提讯赵高。

室内的各项刑具，在摇晃的桐油火把光下显出狰狞可怕的面目，阴森潮湿的石壁还在渗着水滴，周围站立众多凶神恶煞般的刑卒，所有情景就和他当时审讯那个小郎中完全相同，只是主客易位，如今他是受审人。

“赵高，你将和卢生等人串通欺君之事痛快招来。”蒙毅说话相当客气。

在说话中，他用手环指了一下所有刑具，含蓄地说：

“这些东西，都是你设计制作而用在后宫人员身上的，构造之巧连廷尉刑具都自叹不如，你自己应该知道厉害。”

赵高当然知道厉害，在他手下用刑致死，或是熬刑不过设法自尽的人，并不止赢取一个。他知道以他养尊处优惯了的单薄身体，任何一样刑具都会送掉他的命。

因此他心一横，决定什么话都和盘托出。他装出一副可怜的样子，用两只戴着手铐的手，擦拭着眼泪：

“蒙大人什么都用不着问了，一切我都承认，只有一样要蒙大人开恩的是，将来呈奏我的口供时，请将我这样做的动机详细明白转呈主上。”

“本廷尉也非常奇怪，以你目前的权势地位，要什么会没有？偏偏要和这些术士串通欺骗主上。”蒙毅说。

“其实犯官也是一片苦心，为了主上好。”赵高泪如泉涌地哽咽着说。

“你有什么解释，本廷尉会一字不漏转奏主上。”

“当年主上泰山封禅后，就一心想求长生不老，后来正好有徐市向我进言，他到过海外仙岛，犯官心中虽然也有所怀疑，但见到主上日夜不安的样子，为了想求主上心安，所以将徐市推荐给主上。”

“那徐市滞留海外不归，甚至将家眷偷偷接走，却又派家仆来与你联络，你又作何解释？”

“徐市因找不到仙岛，所以数年不敢归来；派家仆联络，只是要犯官在主上面前代为说情，言他找到‘青泉之泉’就立即回来。同时他要这名家仆传言，所以找不到仙岛，乃是每逢快接近仙岛时，就会有水怪从中作梗，因此要想找到仙岛，就必须先找到能制伏这些水怪的能人。”赵高口才很好，说来头头是道。

“那卢生之事你又作何解释呢？”前一件事蒙毅似乎完全为他所说服。

“自皇后去世，主上一直闷闷不乐，龙体日益清瘦，食不下咽，睡不安寝，这是后宫人人都知道的事。犯官看这样下去，主上身体一定会衰弱，国事也会因此荒废无人治理。恰巧卢生有次闲话，说他曾从西域异人学得催眠术，可以将人催眠到半醒半睡状态，而催眠者就能左右被催眠者的意志。为了缓和主上思念皇后之苦，所以犯官和卢生就商议这次的行动。

我做这两件事本意都是为主上好，蒙大人开恩，在主上面前多加开脱。赵高不死，定当粉身回报，即使不能挽回，赵高在阴间也会结草以报！”

说完话，赵高满脸泪痕，跪在地上叩头如捣蒜，很快前额就血流如注。

蒙毅没有什么好再问的，就使赵高还押，单独囚禁在先前宫人集体自杀的空室里，再继续审问其他的人。

赵高虽然没受到一点刑法，但单独关在这样空旷的大石室里，除了草堆没有任何卧具，冷得牙齿打颤，双手抱头蜷伏在草堆里面。

他鼻子还闻得到尸臭味，闭上眼睛，就仿佛看到那些人披头散发，嘴边还挂着血丝向他索命。带头最凶猛的是那个小郎中，他张开没有舌头的血盆大嘴要咬他的头。

他又冷又饿，又倦又困，却是不敢闭上眼睛，实在支持不了而睡着时，立刻就为各种恶梦吓得惊叫醒来。

这几夜的经验使他养成以后常做恶梦的习惯。

1 1

始皇在南书房接见廷尉蒙毅，听取赵高案结案情形，幼公主侍坐。禀奏完案情及赵高的解释后，蒙毅说：

“按律赵高当灭族，诸生应处死，但赵高所解释并不是没有道理，念在他本意不恶，还请陛下宽恕。”

“朕倒是头次见到这种怪事，廷尉为犯人求情！”始皇笑着说：“但你可曾想到，赵高气量狭小，睚眦必报，这次你不管判他什么罪，他将来都会报复。”

“蒙毅是以事论事，赵高行为当诛，但存心可悯，”蒙毅争辩说：“而且他知道臣是奉命行事，又在帮他说情，他怎会转而恨臣？”

“不可，赵高是条毒蛇，只要碰到他，他咬人是本性，并不需要任何理由。处死他，免灭族。”始皇语气坚决地说。

蒙毅还想再争，却看到幼公主在向他使眼色，他一时会不过意来，幼公主开口说话：

“蒙大哥，你就照陛下的意思办理。按理说，赵高是陛下儿时的玩伴，

又是胡亥公子的师傅，陛下与赵高的关系，比你与赵高的关系亲密得多，陛下如此决定，当然自有他的深思。”

“到底还是幼公主明理。”始皇夸奖一句。

蒙毅不便再说什么，始皇正想跟他谈别的事，幼公主突然又说：

“父皇，儿臣在上苑栽上几株异种花，不知道名字，听闻蒙大哥是园艺专家，儿臣想带他去看看。”

“好吧，”始皇答应：“朕还要和蒙毅商量正事，早去早回！”

蒙毅满头雾水的跟着幼公主出到外面，才抱怨她说：

“我和陛下正在谈正事，你为什么这般孩子气？”

“你不是想救赵高吗？”

“是啊，这跟你拉我出来有什么关系？”蒙毅还是不懂。

“看赵高那副讨厌的样子，你为什么要救他？”

“这不是讨不讨厌，而是理应如此。第一，他做这件事的本意不坏，第二、他父亲曾为庄襄王替死，杀了他，主上日后也会后悔。你刚才为何阻止我动谏？”蒙毅叹口气说。

“第一、以你的身份，你阻谏不了父皇，弄不好还会受罚，”幼公主学蒙毅说话的口气：“第二、据我所知，救赵高的有力人士就快到了，你留在那里反而误事！”

“是李斯？”蒙毅问。

“李斯在父皇面前说话的力量还不如你，当然另有别人，”幼公主叹口气说：“其实像赵高这种人死一百个也不嫌多，你知道吗？据宫中有人告诉我，那天泄密给李斯的人就是赵高本人，他和李斯本来就是狼狈为奸的老搭档，朝里宫中，互通声气，一下害死这么多人！”

“死无对证，主上既然不愿追究，我也不愿为此兴大狱。”蒙毅也叹了口气。

正说话间，只见公子胡亥带着两个老妇人来了，其中一个更是一边走，一边嚎啕大哭。

“这两个老妇人是谁？”蒙毅大为吃惊：“竟敢在宫中哭闹，而且没有人管！”

“这两个人你不熟，可是后宫的人都怕她们，来头可比你要大多了。”幼公主笑着说。

“那会是谁？”

“跟在胡亥后面的是父皇的奶娘，披头散发、哭着撒泼的是赵高的老娘，她可也是自小抱着父皇的。”幼公主脸上浮起顽皮的微笑。

“难怪你要借口将我拉出来。”蒙毅恍然大悟。

“你留在那里，父皇和你都会很尴尬，”公主忽然又正色地说：“你到底想不想救赵高？想救的话，你在外面呆一会，让我助他老娘一臂之力；不想救，我们就到上苑去赏花。

没有骗你，的确有几株我不知名的异种花开了。”

蒙毅站在原地，沉默不语。

幼公主叹了口气说：

“明知道是毒蛇，可是没犯着你，就不忍心打死它，你存心太仁厚，怎么当廷尉！你在这里等一会儿，我进去看看。” 1 2

幼公主进得南书房，就看到一幕感人的场面。

始皇坐在书案，神色不安，口中连连喊着：

“赵妈，奶娘，并不是朕不通融，而是赵高犯了国法，理当治罪。”

奶娘则跪在一旁，口中喃喃有词：

“陛下，就念在赵高小的时候，样样让着你，事事都护着你，就饶了他这一次吧！”

赵高的老娘则是一言不发，只顾磕头，额头鲜血涔涔而下。

始皇瞪了胡亥一眼，意思是怪他不该找这个麻烦。胡亥低下头，装着看不见。

始皇看到幼公主进来，像是见到救星一样，连忙问她说：

“蒙毅呢？朕和他还有重要公务要谈。”

幼公主行礼说：

“他正在帮儿臣鉴别几株花，恐怕还得等一会儿才会来。”接着，她又装得不认识这两个老妇人的样子，站到胡亥身旁，细声地问胡亥：“小哥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胡亥只望了望始皇，没有答话。

“哦，你还没见过？这一位是朕的奶娘，另一位是赵高的母亲，现都居住在长安，她们是为了赵高的事求情。”始皇淡然地说。

“哦，这位大娘好可怜，额头流血流成这个样子，还要叩头，痛不痛啊？”幼公主装出和她年龄相称的天真娇憨，再偷偷看始皇一眼，看到始皇脸上已出现不耐烦的神色。

她熟知始皇的脾气，这表示他开始有了反应。

果然，始皇向侍立在两旁的近侍说：

“去上苑把蒙廷尉找来，另外将这两位大娘请出宫去！”

近侍一声“遵命！”，就要执行，幼公主制止他们，一面向始皇说：

“启奏父皇，蒙大哥现在弄得满身是泥，仪容不整，如何来见父皇？等他整理好，他自会回来。至于这两位大娘，就交给儿臣处理吧！也许比较方便些。”

始皇看到她肯接这两个烫手山芋，当然高兴地准了，同时他也想看看，这个鬼灵精的女孩，如何处理这个连他都感到棘手的问题。

奶娘一听始皇要赶她们出宫，伤心得大哭起来，紧皱着布满皱纹的眉头，也跟着磕起头来，嘴里还嚷着始皇的小名：

“赵哥儿，你不能这样，求求你，千万不能杀赵高，他可是陪你从小玩到大，一直在伺候你的人，他对你始终是忠心耿耿的。再说，他父亲替先王死了，只留下这半条根！赵哥儿，你就行行好吧！”

赵高的老娘听到她的话，更是悲从中来，放声痛哭，头磕得更勤了，鲜红的血迹染在白色的羊毛地毯上，显得恐怖吓人。

侍立一旁的近侍都垂下头，闭上眼睛，不忍再看。

胡亥也随着跪了下来，可是他知道始皇的脾气，不敢说任何话。

两颗满是白发的头越磕越快，一起一伏，就像两道白色浪花，两个老妇人的哭声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凄厉，还加上奶娘的大声哭喊：

“赵哥儿，行行好，赵哥儿，行行好！”

始皇眉头紧皱，额头中间那根青筋直跳，似乎已忍耐不住，就要大发雷霆。

幼公主却明白最后一击的时刻到了，她走到两位老妇人中间，一只手



拉一个，不让她们再磕下去，她先向赵高的母亲说：

“主上现在这样大了，自有他的主张，再不是你抱着帮他把屎、把尿的小时候那样听话了，再说赵高已被阉了，又不能传宗接代，你真想不通，还要为他守这么多年的寡！”

听到她这样说，赵母更大声哭号起来，像头受伤的母狼。

接着她又转向奶娘说：

“奶娘，你这样大的年纪了，还是这样不懂事，你自认为主上样样都会听你的？现在主上可不需要再吃你的奶，而且你也已经没有奶可以给他吃了！”

奶娘反而停止了哭，两眼看着始皇，泪如泉涌。她哽咽着对始皇说：

“赵哥儿，早知道这样，我绝对不会来，这多年来，我从来没请求过你任何事，这次我只当是你和赵高的私事，他这样做，也是为你好，你们小时候还不是骗来骗去，想不到是犯国法的事，奶娘冒犯了你，让你为难！”说完话，她又跪下叩头。

“不要说了！不要说了！”始皇突然暴怒，两手一挥，书案上的竹简纷纷落地。

他站起来，向幼公主大吼：

“你去告诉蒙毅，他想怎么办就怎么办！不要有人再来烦朕就好！”

“好了，没事了！”幼公主安慰两位不知所措的老妇人说：现在走，正是时候。”

幼公主心细，她看到始皇的眼睛竟也湿润了。

## 第二十三章 大兴土木

### 1

蒙毅将“装神弄鬼”案审理终结，赵高削去官爵，废为庶人，依旧在宫中服务。其余研究小组成员，年轻者谪边服劳，年老不堪服役者解回原籍，限制居住，交地方官看管。蒙毅对自己办理的这件案子深感满意，首犯赵高既然都不死，其他从犯——其中很多是不知情的人——当然也不该死。

但这项判决却产生了莫大的后遗症，这些儒生术士无论服劳役或是回原籍，全都成为反始皇的有力宣传者。

皇后已死，神仙梦又破碎，南方任嚣、北方蒙恬都做得很好，虽然黔首辛苦一点，但发配筑长城的都是些罪犯，省得监狱人满为患，这是好事。

只是国事清简，始皇意志消沉，两者加起来使得始皇动辄发怒，专事挑剔大臣宫人的毛病，使朝中后宫人人自危。

丞相李斯明白这种情形全是因他而起，始皇的神仙梦不醒，就没有这许多麻烦。

赵高虽废为庶人，留在宫中办事，但始皇对他的宠幸并没有稍减，依然掌握宫中大权，连代理郎中令凡事都要请示他，他仍是实质上的郎中令，所以他们照样还过往密切。

那天，巴蜀治铸大王程郑到丞相府拜会李斯，赵高正好也在座。

程郑本为仆人，以冶铸为业，发了大财。他的眼光看得远，早就投资在巴蜀的矿产和井盐上，等到秦灭七国，迁移旧时贵族和富豪到各地，他自愿选择了最偏远的巴蜀。他利用巴蜀的矿产冶铸，治好成品，远销南越，再用极贱的价钱买回当地产品，利用在该地的土著运输，一来一回的贩贱卖贵，运用便宜劳力，没几年就成了巨富，人称冶铸大王。

他富至家仆千人，田池射猎之乐，有如君王。

这时，秦法原实施的山林矿产国有政策，因官僚办事效率不佳，官商勾结严重，国家收益减少，有意改采承租制，将某处的国有山林矿产租给申请的人，然后每年视产量之多寡制定租金。

程郑这次来，就是想和李斯谈承租巴蜀铜铁矿和井盐的事。

当他进门行过宾主之礼后，看到李斯和赵高闷闷不乐，忍不住问道：

“两位大人是不是不欢迎小人来见？”

“哪有这回事！”李斯连忙言道：“我刚才正和赵高兄谈到主上近来心情不好，众人都感到忧虑的事。”

接着李斯将前因后果都讲了，当然中间省略掉他和赵高的事。

程郑听了以后，略一沉吟，随即哈哈笑着说：

“主上这是国无大事，小事嫌烦，闲得无聊。别的君王在这种情形下，就会寻求声色之欢作消遣，但主上圣明，不屑此道，空闲之余当然会找你们的麻烦了！”

“郑先生说得对极了，”赵高在一旁说：“但是要找点什么事让主上去忙呢？”

“这个并不难，”程郑胸有成竹地说：“筑长城，掘灵渠虽然是大工程，但不是主上亲手经理其事，所以他不会有太多的事好做，因此也就不会有强烈的成就感。我们要找件大工程，让他自设计到完成都亲身参与。他整天有事忙不完，而且有成就的喜悦，当然就不会再遇事挑剔，专找你们的麻烦了。”

“不愧是冶铸大王！”李斯竖起大拇指来称赞：“但找什么事能让他亲自从头到尾参与呢？”

“我倒想到有一件事可做！”赵高拍拍大腿高兴地说：“前些日子，主上在咸阳宫亭上眺望咸阳全景，曾感叹了一句——咸阳自迁来天下十二万户豪富之众后，人口急速加多，范围也扩展得很快，相形之下咸阳宫就显得小，而气魄规模就不够雄伟了。”

“对，就从这上面着手！”李斯击案说：“还有骊山陵墓，主上即位就开始修筑，后来因为中隐老人一句话就停止了，现在主上人已中年，而且是神仙梦碎，应该会考虑到身后事了，重新治理骊山陵墓，他应该会感兴趣。”

“不过，”赵高摇摇头说：“主上一直忌讳言死，这件事如何向他提？”

“这只是细节问题，应该不难解决。”程郑说：“李大人和赵大人的两个构想极好，能够尽快进行的话，连小人都能沾点光。”

“程先生此话作何解释？”李斯惊诧地问。

“建筑宫殿陵墓所需木材及铜铁器具太多，当然会给我很多赚钱的机会，不过还待两位大人玉成。”

“玉成是没有问题，”赵高转动两只鼠眼作鸷笑：“对李大人和在下有什么好处？”

“当然小人会有所奉献。”说完话，程郑哈哈大笑，他的大脸、小眼睛眯成一团，有如怀胎七、八月的大肚子在不停地颤动：“只要事成，大家都有

好处，口说无凭，我会拟契约让两位大人过目。”

他闭上细目想了想，忽然又极力睁大说：

“两位大人还有一个发财的机会！”

听到“发财”，李斯故作清高，做出一副不屑的样子；赵高竖耳而听，但也不便表示什么。

“小人知道，李大人位极人臣，当然不耻谈身外之物，但两位大人要知道，自秦改制，再大功劳只封侯而不裂土，只有俸禄而没有食邑，一旦退位，本身衣食都成问题，别谈留给子孙了。所以最可靠的还是良田美宅和钱财，只要你不犯法，永远都是你的。爵位、俸禄甚至是食邑，君王予取予夺，转眼间就可化为乌有，钱财只要守好，不会无翅而飞。小人浅见，还望两位大人三思。”

赵高听他这样说，再也装不下去了，首先问道：

“郑先生有什么使我们大富之道？”

“目前咸阳嫌大，一旦新宫殿盖成，咸阳反而就会嫌小，一定会再扩大规模，现时的荒地，将来会比黄金还贵，而且城市计划全掌在李大人手中，贩贱卖贵，就看两个大人如何做法了！”

李斯沉默，赵高哈哈大笑，程郑来回打量两人，脸上浮起会心的微笑。

## 2

在李斯和赵高的极力推荐下，始皇答应接见程郑，并当面听取他的咸阳宫及其山陵墓修建计划。

按秦法，重农轻商，商人再富，不得穿丝履，生意失败欠钱，本人及妻妾子女都有收为官奴的可能。

但自天下统一后，文字、度量衡都有了一定标准，关卡减少，关税及苛捐杂税简化，道路的修建加速了运输效率，处处都有利于通商贸易，于是因商而致富的人增多，再加上商人兼并土地，与官僚勾结，无形中商人的势力遍植于官方和民间。

始皇虽然有君王“轻商重农”的传统观念，但对有特殊成就的却不能不优容礼遇。譬如有一巴蜀寡妇名“清”者，祖先开到了丹矿，代代专利致富，而巴寡妇能守祖业，用自己的钱组织家丁自卫，不受外人品侮，始皇曾予召见，并在她故乡永安县为她筑“女怀清台”以示表扬，将山名都改为清台山。

他接见程郑自不能算意外或空前的行动，他想亲自听听程郑扩建咸阳宫及陵墓的意见。

因此，他命赵高在议事殿朝议室准备接见程郑事宜。

谁知道当天他驾临朝议室时，意外地发现，他不但能亲耳听到程郑的计划，而且还能亲自看到。

程郑是有备而来。他聘请了齐国最著名的大匠（工程师）田齐，动用了数百名工匠，在短短数天内制好两座精巧且唯妙唯肖的模型，举凡内外及细部结构，莫不按照正确的比例缩小。

田齐是已故巧匠大师公输班的再传弟子，带了数十名弟子应聘前来。

程郑首先要田齐介绍咸阳宫殿。

按照田齐的设计，是计划将渭水南边的上林苑整个和咸阳宫连接起来。

“这样大的工程当然得分段完成，”田齐用一根玉头金杖指着模型说：“第一期工程是在上林苑中建朝宫，也就是百官朝观皇帝、奏议军国大事的宫殿。”

田齐又说：

“第一阶段是先兴建前殿，按照臣的设计，这座前殿东西宽五百步（每步六尺），南北深五十丈，殿上可坐万人，殿下平台可竖立五丈高的旗杆。第二阶段是以此殿为中心，周围修筑阁道，自殿下直抵南山，在南山顶上建筑宫阙，然后再筑复线道路，自前殿向北渡过渭水，和旧有的咸阳宫相接。”

“这座前殿想好名字没有？”坐在正中席位上的始皇问。

“臣怎敢僭越！”田齐躬身为礼：“还有待陛下命名。”

“没有名字，解说起来甚不方便，”始皇沉吟着说：“由于它是附着于咸阳旧宫，就暂时称为‘阿房宫’好了，待宫成后另行命名。”

“臣遵命，”田齐躬身继续解说：“第三阶段则是以阿房宫为中心，周围两百里内建行宫两百余座，以前六国及匈奴、西域各国宫殿作为建筑外形，内部装饰布置不同，甚至最好里面的妃姬宫女也以该地人立之，这样可以象征出陛下为天下之主。”

“不错，真是不愧为巧匠大师的再传弟子！”始皇击案大为高兴。

始皇起立，绕着模型走了一圈，东摸摸，西看看，又问了一些问题，然后复座说：

“还有陵墓部分，继续解说，用不着顾忌，让朕亲自参与营构身后安息之地，这应该是件乐事！”

李斯等人总算舒了一口气。于是田齐又恭身为礼，用金杖指着第二座模型说：

“陵墓工程也是分为三个阶段。第一阶段是将骊山挖空，这个阶段大致早已完成，但停工日久，积土重聚，很多排水设施已摧毁，还得再加修缮。”

“嗯。”始皇像是突然想起什么，没有说话而沉思起来。

李斯等人看他这种样子，全都担心起来，田齐也不敢再说下去。

过了很久，始皇才好像从梦中清醒似地对田齐说：

“说下去，朕在听。”

“第二阶段是在挖空处设置宫殿，”田齐以金杖指着模型的第二部分说：“臣经过实地勘察，发现地下有一道向北流的泉水，为了保持陵内干燥，必须用人工设障改道，使之向东西流。”

“宫殿内部的布置如何？”始皇开始感兴趣了。

“一如地上宫殿，应有尽有，除了宫中执事，另外还设有虎贲军和卫卒，预计和真人真物一样大小。”田齐恭敬地回答：另外，为了防止有人闯入，分在各入口要冲处设置机括强弩，只要触动机关，飞蝗箭就会自动发射，同时算好角度，任何人或野兽都逃避不过。”

“真是巧思！真是妙想！”始皇接连赞叹。

“还有，臣在地下宫殿也设置具有前各国特色的陈列室，分别放置前六国的奇珍异宝。

另在起居殿周围以水银作百川、江河和大海状，利用阶梯原理，使之流转不息。另设置人造苍穹，上置各个星座，日月运转与真天空无异；下则制作天下名城都邑及各山脉模型，排列位置一如实地，象征为天下之主所居。”

“朕不喜黑暗，墓内灯光该如何办？”始皇心情放宽，竟说起调侃话来。

“哦，臣早想到了这点，”田齐说：“陵内广设长明灯，以人鱼膏为燃料，可以长久不熄。”

“人鱼膏？朕倒从来没听说过！”始皇兴趣更浓厚了。

“此鱼出产在伊水，外形略似鲑鱼，但生有四只脚，身长一尺多，肉粗糙不能食用，其皮坚厚，可以锯断木头，而用肉所熬成的膏，可以在封闭不通风处燃烧，而且持久。它的颈子上有小孔用来呼吸，会叫，声音像小儿哭啼，所以名为人鱼。”

“这种鱼难捉吗？”始皇问。

“不，伊水中甚多，因肉不能食，当地人也只捉来熬油点灯，只要出重金购买，来源应该不会短缺。”这是程郑代田齐答复的。

“而第三阶段的浩大工程就是覆土，”田齐指着模型的完成形状说：“原有的除土用来覆盖不够，还要从别处运来，完成以后大致是这个样子——高五十余丈，周围大约五里余。”

“两处工程要花费多少人力？”始皇问田齐也是自问。

“据估计，需要七十万人，五年的时间。”田齐回答：“不过，最困难的是骊山附近多为土山，好石料还得自远处运来，而上等木料则要运自楚地及巴蜀。”

“好，让朕和大臣们商量后再说。工程太过浩大！”始皇又陷入了沉思。

因为，他忽然想其中隐老人和皇后的话来。

### 3

始皇在朝议室召开兴建阿房宫及其山陵墓会议，参加者有左、右丞相李斯、冯去疾，廷尉蒙毅，赵高、程郑、田齐及掌管山林及税收和少府等有关人员。

始皇首先提示说：

“兴建宫殿及陵墓，实际上有其需要，但想到费用浩大，所需人力众多，朕也有所委决不下。希望各位卿家尽量发表看法。”

左丞相李斯第一个发言：

“古人说，人有三不朽：立德、立功和立言。今陛下统一宇内，永息战争之祸，德过二皇五帝，乃是立前人所不能之德；平定海内，放逐蛮夷，建万世之功，是谓立自古以来空前未有的大功；陛下改订法制，与民便利，更是立前人所未曾立过之言。陛下兼具大德、大功、及大言三不朽，宫殿及陵墓也必须与此相配，故臣认为非兴建不可。”

其次是右丞相冯去疾说话，表示反对：

“陛下所立的德、功、言既已能永传后世，何必要再劳民伤财，多此一举？何况尧舜屋梁都用原木，连树皮都不刮掉，屋顶盖的茅草都不修剪，黔首到如今还歌颂德行不止。禹王治水，三过家门而不入，亲自操作铁杵，将膝盖小腿上的毛都磨光，直到如今家家户户都仍在感怀他的治水之功。孔丘生前不得意，但著《春秋》，乱臣贼子闻之胆寒，传诵到如今不衰。可见立德、立功、立言必须有益于世，方可传之不朽。陛下之功、德、言都已远超过三皇五帝，不必再用美宫高陵来彰显。何况，目前正在修建万里长城，拒挡千百年来的胡人之祸，修成之后自会永传万世，足够表现陛下之功德。”

“不然，”赵高接着表示异议：“陛下日夜为黔首忧心操劳，兴建宫殿也只不过是表示天下黔首对陛下的一点感恩。至于陵寝，陛下为开天辟地以来第一个始皇，当然应该与众不同，以天下之大，大秦国势之盛，兴建一座较大的陵寝，算不得是劳民伤财！”

接着轮到廷尉蒙毅发表意见，他忧形于色地说：

“北方筑长城，所需人力甚多，南北两方要移民实边，更要有大量的黔首迁移。但中原人一直安土重迁，所以筑长城也好，移民实边也好，目前全靠利用流谪人犯。最近地方纷纷上报，流放人口已不足，现必须分配黔首服徭役来充数，假若再用大量人力来兴建宫殿和陵墓，天下初定，黔首尚未安定，恐怕会引发民怨，望陛下三思！”

始皇看了看蒙毅，脸上微露不满，本来李斯等人已更坚定了他主张兴建的决心，而那些本来想提财政困难的少府等官员，也不敢再表示反对，而蒙毅却……

程郑这时俯首行礼向始皇说：

“小人本来没有资格在朝议中说话，但承蒙陛下恩宠，特别命小人与会，小人不敢不说出心中肺腑之言。”

说到这里，他停下来察看始皇的脸色，只见始皇点头微笑，他才又继续说下去：

“小人以在商言商的观点来看，兴建这两项大工程不是劳民伤财，而是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。自从统一战争结束，各国君主贵族逃亡的逃亡，当俘虏的当俘虏，昔日繁华景象不再，而众多的工艺巧匠，不会耕种，又力不能负重，纷纷失业，变成名邑大都的流民。兴建这两项工程不但能使这些工艺巧匠得到工作，无形中减少了作奸犯科，间接也促进了经济繁荣。”

“程先生妙论，真是朕前所未闻，可见看事情不能食古不化，专从一个观点去看！”始皇哈哈大笑，大有“深得吾心”的表情。

接下去你来我往，赞成与不赞成的两派唇枪舌剑，纷纷引经据典或根据目前状况彼此辩驳。

最后还是始皇下了结论——

阿房宫和骊山工程同时按田齐的设计立即动工。

除工艺巧匠外，所有粗活苦工调各地方七十万犯人充任。

#### 4

阿房宫和骊山工程同时进行得如火如荼。

最早的工程是平地基、除土，并修筑往北山采石及蜀、楚伐木的产业道路。

咸阳突然增加了七十万劳改犯，景观为之大为改变，运石挖土，装载木头，新解来的劳改犯络绎于途。

地方上起先还是送来重刑犯，后来重刑犯不够，改用轻刑犯，最后轻刑犯也不够，得征集未犯法的普通百姓服徭役，这造成了地方官吏借机发财的好机会。他们超额征集，有钱人就出钱买脱，没有的人就只好上路。征集的都是负担主要家计的青壮男子，走了以后，一家人生活立即成了问题。

再说，两处工程始终要保持七十万人，但途中脱逃的和因营养不良、旅途劳累而病死的更多，十个人当中能真正送到施工处的，不到六、七人。

到了施工处，生活条件恶劣，营养更差，工作紧张吃力，再加上管理人员的虐待，一个月下来又会病死很多人。

蜀地、楚地多山林大泽，再怎样防范，每天都有大批逃亡的人。派出一千人，真正运木料回来的，有时还不到五百人。

于是又向地方要更多的劳改犯，地方又征集更多的善良普通百姓，造成更多的家庭破碎，陷于饥寒困境。

再加上李斯和赵高的主意，为了表示天下黔首对始皇帝的爱戴和拥护，

两处工程的经费全由盐税中捐出，盐税增加，向官方承包盐买卖的盐商借此机会高抬盐价，弄得很多穷人都吃不起盐，大骂嬴政荒唐。

因“装神弄鬼”案而遭返回乡的儒生和术士，本就怨恨在心，有了这个机会，他们更是对始皇为了一己之私，弄得天下不安的行动大肆攻击，而这次的攻击言论，更能得到百姓的共鸣。

但始皇不知道这些。在他的想法，这些做工的人都是犯法的人，他是给他们机会改过自新。

每逢他去视察工地，看到的都是众人在辛勤工作，工地一片振奋气象，他所过处全是“万岁”的呼声。

有的还会有劳改犯代表上来献书，感谢伟大的始皇帝给他们劳改的工作，让他们有赎罪自新的机会。

这时，他会向跟在身后的李斯、赵高和蒙毅说：

“你们看，这些虽然都是些犯罪的人，但他们多爱戴朕，愿意为朕效劳。”

赵高现在是工程总监，主管两处工程的进行。

他从不带始皇去看劳改犯的营地，始皇看不到这些人每顿吃的是两个黑硬得像石头一样的杂粮粗馍，喝一碗清得像水一样的咸菜汤。

这些人住的是土洞，几十个人睡在一长排的草堆上，盖的是脏得发黑、又臭又硬的破棉被，上面布满了吸血的虱子——它们不但吸这些可怜虫的血，而且还让他们睡不着觉，明天得拖着睡眠不足的身子去做苦工。

程郑的眼光果然很准，阿房宫一动工，咸阳附近的土地立刻节节上升，他出资金，李斯和赵高出权力，很快就收购了城郊所有的土地，然后小块小块地卖出去，三个人转手之间就得到别人几十辈子都赚不到的财富。

这些事始皇都不知道，他始终被蒙在鼓里，直到有一天，楚地传来劳改犯暴动的消息。

据报告，暴动乃是由昔日楚国名将项燕之子项梁和一个大盗黥布带头，他们杀了押解的兵卒，数千劳改犯一哄而散。

## 5

项梁自从昌平战，楚国败亡后，他护送亡父项燕的灵柩回到下相老家，将父亲埋葬后就隐居起来，一心一意教导他二哥项仲所留下的遗腹子项羽。

等到始皇帝三十五年，项羽已是十八岁，已完成将门之后的各种教育。项梁一直怀着复国之志，因此带着项羽渡过淮水来到中原之地，目的是要实地对项羽进行兵要地形的教育。

项羽如今已身高八尺有余，天生神力，能够举鼎，可是不喜读书，对剑术也没多大兴趣，却喜阅读兵法，一心要学万人敌之术。

他虽然脸上稚气犹在，可是已满脸虬髯，虎背熊腰，尤其那对环眼天生异相，竟是双瞳仁。他中气十足，说起话来就像打雷一样，他一怒吼，胆小的人都会吓得半死。

可是当他们叔侄来到大梁住在客店后，因为缺少身份证明文件，就这样糊里糊涂被当作无业游民送到骊山劳改。

到达骊山营地，项梁第一个感觉就是：“好多的人！”

将近三十万的劳改犯，集中住在这个方圆十多里的地区，人密集得就像蚂蚁。他们掘洞为居，黄土坡边到处都有这些人蚁

他们和工蚁一样，生命中除了做苦工以外，没有其它目的。

在这里的人又分成几类，可以由衣服和住处分辨出来。

穿戴黑盔、黑甲的是防护军，他们负责这个地区的安全，防止劳改犯逃亡，镇压可能发生的暴动。

大约有一万多防护军在地区外围形成包围圈。他们设置路障，划定劳改犯的活动范围，超出范围就视为逃亡，格杀勿论。

他们住在平原和山顶的黑色帐篷里，在劳改犯的眼中，他们都是毒蛇，一堆堆的帐篷就是蛇窝。

穿黄色短装、手执皮鞭、腰跨佩刀的是监工人员，他们中间也分成好几个不同阶级，按衣袖上的黑线多少来区分。

他们住在山边临时搭成的木屋，按照阶级，有数人住一间的，也有一个人住数间的。

他们的职责是督工，依勤情考核劳工，按职权给予赏罚或呈报上级，但多半时间是在用鞭子打人，或是辱骂咆哮。

穿蓝色衣服的是工匠，他们都是来自各地的工艺名匠，或精土木，或精冶金，或通机关之学，或有其它一技之长。其中有用重金礼聘而来，亦有的是劳改犯身份。

他们住在陵墓内尚未完工的宫殿里，吃的、用的都较好些。

穿赭衣蓝色背心短装的是一般劳工，他们是良家子弟被征集服徭役而来，做的是挖土、覆土，或是运粮、种菜、送饭等较轻松的工作。

他们住在山麓的茅屋中，和劳改犯隔得很远，行动较自由，可以在住宿区活动。

最后也是最多的一种是劳改犯，在骊山约有三十万，他们穿的是赭色短装，头发被剪短，一眼就看得出来。

最粗重、最危险的工作都是由他们担任。

他们分组住在黄土洞里，碰到雨季，泥土松动，一个洞里几十个人被活埋乃是常事。

这些劳改犯按军事编制，十人为一伍，设伍长，十伍为一卒，设卒长，十卒为一旅，设旅长，以上各长全由劳改犯自行选出。十旅为一师，设校尉，五师为一军，设都尉，整个劳改营分为六军，设工地总监，以上人员由官方派出，并各设有本部，有固定的人员编制。

项梁叔侄和其他十几个新由大梁押来的人，被编在同一卒里。

他们一路上结交了三个朋友——

第一个是黥布，六县人，廿多岁，五短身材，眉清目秀，瘦削的脸上充满精悍。

少年时曾有术者为他看相，说他“当先受刑而后为王”。这次他犯了强盗杀人罪，在脸上刺字发配骊山服劳役。他常对项梁取笑说：“相者前半段话应验了，后半段不知怎样？”他原名京布，为了这次受黥刑改名为黥布。

第二个是魏豹，前魏国宗室，长兄魏咎曾受封为宁陵君。秦灭魏后，魏家抄籍为奴，魏豹兄弟也变成了秦功臣的家奴，魏豹不服，多有怨言和反抗，受罚，发往骊山服劳役。

他长得一表人材，隆准星眼，面如冠玉，但自小娇生惯养，身体柔弱，经过长途跋涉后，更是虚弱不堪，凡事全靠项梁和黥布照顾。

第三个是彭越，昌邑人，本是渔夫，难以维生，干脆就在江上当票土匪来。这次被捕原判死刑，县令见他年轻，身体魁梧，相貌堂堂，舍不得杀，改判发配骊山服役。



项梁叔侄和他们意起相投，很快就结成莫逆之交，相约未来天下有事，五人同心合力做出一番事业来。

6

报到的当晚，项梁就体会到什么是生不如死的滋味。

他们两卒两百人睡在一个窑洞里，分成两个通铺，中间只留下一条通道，勉强让一个人通过。

两个人合盖一床破棉絮，棉花挤成一团不说，且黑硬得有如石头，不知有多少人盖过，上面各种气味都有，体臭、汗臭、脚臭，还带着血腥味。

据说，有些劳改犯受不了这里的精神肉体双重虐待，用破碗割喉自杀，血溅得整个棉絮都是。当时就用这床棉絮包着遍身是血的尸体丢在坑里埋了，棉絮却又拿回来给新补充的人盖。

项梁叔侄两人合盖的这床棉絮血腥味犹浓，项羽不断嘀咕，闻味道是刚包了死人不久。

就在他倦极朦胧要睡时，棉絮上的虱子和铺草下面的跳蚤一起出动，爬得满身都是，左抓右痒，根本就睡不着。项羽向项梁咕哝说：

“这么多的虫子咬，怎么睡？”

“忍着点，不要心浮气躁，一下就睡着了，你听听看，别人不都睡得很好？”项梁只得这样小声安慰他。

“项羽注意一听，寝室内果然是鼾声此起彼落，还有不少人说话，其中竟还有人吃吃在笑，不知道正做着什么好梦。

项羽好不容易让倦意压住了痒意迷糊了一下，只听到屋外锣声大片，看看洞外，天还没有大亮。

“起床！起床！”有人在洞里喊。

洞外有人挑了两桶冷水来，也跟着喊：

“洗脸水来了！”

于是众人一窝蜂地向水桶挤去，拿出算是面巾的破布往水桶里面浸水。有的前面的人破布还未碰到水，就被后面的人一把拉开，还有更后面的人开骂：

“这么多人一桶水，你怎么一个人霸住不放。”

沾点水，擦擦脸，将破梳子在头上划两下，也表示梳洗已毕，接着是早餐。

几个炊事站在桌案前，桌案上放有几桶杂粮糊，众人拿着破碗，挨着次序每人装上一碗，装到的人就蹲在地上呼噜呼噜地喝起来。

有的人还未喝完，那边锣声又响了，值日伍长吆喝着：

“站队点卯！”

于是大家将破碗收进袋子里，排队点名。这里的人都没有名字，只有一个编号，而且这个编号永远存在，拥有这个编号的人无论是逃亡、自杀或病死，都会有新人顶替。

在点卯的时候，骑着马、执着皮鞭的监工人员就到了。

“快点！快点！不要误了开工时间！”他们毫无目标地吆喝，皮鞭随之而下，谁倒霉谁就挨上。

项梁这个卒的工作是吊运石块。骊山不产石头，要从北山运来，运到工地凿成形，再由项梁等人将石块吊放在建筑物上。

这是极为消耗体力的工作。他们运用一种田齐新发明的名为轴轳的机

械，一头以网袋装石块，一头用人力或是马拖拉，将石块升高放上建筑物。

项梁等人一个上午工作下来，手和肩膀都为粗糙的绳索磨破了皮，再碰到绳索就如刀割似的痛。

身体上的伤痛尚可忍受，最不能忍受的是监工人员的辱骂和不问理由地鞭打。也许他们也是有一肚子怨气无处发泄，就发泄在比他们可怜十倍的劳改犯身上。

他们以辱骂和鞭打劳改犯来泄恨，甚至是取乐。

项梁等人身强力壮，又是自小练武，只是不习惯做粗活，基本上身体远支持得住。但当他们看到很多尚未成年的孩子及白发苍苍行动困难的老人，也做这种苦力工作，项梁忍不住心酸。

他注意到一位瘦削的老人，佝偻着身子跟另外十多个人抬一根大木头，几个年轻人偷懒松肩，后半截木头的重量全压在他身上。

他承受不了倒地，整根木头滑落压在他身上，他叫喊呻吟，却换来闻声而来的监工人员一阵鞭打。

“快点起来，别赖在地上装死！”监工怒喝着。

项梁实在看不惯，丢掉手上的工作，以自己的身子护住老人，忍着痛代替挨雨点似的皮鞭。

项羽也跟着跑了过去，一把就将木头这端抱起，有人将老人从木头下拖了出来。

“这小子好大的力气！”旁观的众人忍不住喝彩。

这名监工也惊奇得停下鞭子。

项梁弯下腰去检视老者的伤势，只见他面如金纸，嘴边溢着鲜血，瘦嶙嶙的胸部上肋骨已断了好几根。

“谢谢你。”他只呻吟了一声，头一偏就断了气。

这老者相貌堂堂，留着三绺清须，看上去像是亡国公子或者士大夫之流，项梁不禁想起自杀殉国的父亲。

就在他发呆的时候，监工人员的鞭子又落在他身上，像狼嚎一样地骂着：

“×娘贼，好管闲事，自己的工作放着不做！”

项梁尚能忍受，项羽火爆的性子却已发作。他一手夺过鞭子，横头竖脸地鞭打得这名监工哀哀叫。

“好啊！打得好！”有人大叫：“这小子打得好，大快人心！”

“今天算是出了口气！”也有人如此喊。

“唉，这傻小子胆大包天，等下有罪受了！”有人为他担心。

“打啊！打啊！大家快来看啦，有人打监工，今天算是大开了眼界！”更多的人向四处喊。

劳改犯纷纷丢下手上的工作，围拢看这项前所未有的奇观，大伙鼓掌喊好，一下子就围了好几百人。

其他监工人员也纷纷骑马赶到，但看到群情激昂怕引起暴动，不敢阻止。

“赶快调军队来！”骑在马上不敢冲进人堆的大监工说。

“谁要是调军队来，大伙今天气死了！”听到这句话的人都鼓噪起来。

众人也跟着起哄，大监工一时束手无策。

这时候项梁已夺下项羽手上的鞭子，自己好言地对监工道歉。

一会儿，只见千马奔腾，戟光戈影，镇压的军队到了。劳改犯刚才嘴硬，一看真刀真枪来了，大家急忙散去，又回到各人的工作岗位上，只剩下怒气未息的项羽和还在忙着道歉的项梁留在原地。

监工们看大监工在场，倒也不敢乱来，只是七嘴八舌地向大监工报告刚才的经过。

那个惹出事端的监工反而呆在一旁说不出话。

“你处理事情根本不对，为什么不先救受伤的人？”大监工骂那个监工说：“不问青红皂白反而打他？”

“到底是大监工明理。”附近的劳改犯纷纷议论。

“但是此风不可长，这个小子先押回师部。”

在军队包围监视下，项羽被五花大绑起来押走。

## 7

炎热的秋阳下，一群衣衫褴褛的劳改犯走在崎岖的山路上，他们有的牵着马拉的平板车，有的徒步而行。一个个形容憔悴，步履艰难。

但骑在马上押护兵卒却并不放过他们，对走不动而落后的人，不是大声叱喝就是用鞭子抽，要他们加快脚步赶上去。

骊山陵墓需要上好的木料，咸阳附近山上出产的木料都不能用，一定要产自巴蜀和楚地的。

产地有专人专管在冬季伐木，到了春季雪山溶化，顺着溪水流入河流，扎成木排由江水（长江）而下，再溯汉水而上，到汉水尽头改从陆路运到骊山。这段陆路虽然经过整修加宽，但仍要翻山越岭，通过重重山沟。

这些负责运木料的劳改犯，乃是以旅，也就是一千人为单位。这项工作算是骊山劳役中最苦的一种，不但要负重搬运，而且要长途跋涉。

项梁叔侄和黥布、魏豹和彭越等五人也在这群人当中，他们共同负责一部双马拉的汽车。

项羽上次出事，有关上级念他年轻不懂事，以及怕事件扩大，只将项羽狠狠地鞭打一顿，然后单独监禁一个月，放出来转到木料搬运队，而项梁等人则是自愿申请的。

这些人在到达目的地以前，要经过好几天的翻山涉水。到了夜晚宿营，为了怕逃亡，有时会借用县城都邑的大牢，小小的空间，硬是将一千人塞进去，往往腿都伸不直，更别说睡觉翻身了。但他们也得你靠我的背，我枕你的腿睡，因为明天还有漫长的路要走。

他们比较喜欢的是宿在野外，运气好的话，附近有条山溪或河流，可以在晚饭后痛痛快快地洗澡，虽然洗澡前后还要点名清查人数，够麻烦的。

但是，在野外宿营有样最痛苦的事——睡觉的时候，每五十个人的手都要捆连在一起，翻身或小便都要让五个人全知道，这也是防止逃跑的措施之一。

平常，押送的兵卒来回巡视，劳改犯之间几乎没有机会谈知心话，只有晚饭后到天黑前这段时间，兵卒放松了警戒，准许他们在警戒圈内自由活动，这时候他们才可以聊聊天，唱唱歌什么的。

那天晚饭后，项梁等五个人又聚在一起。彭越四周张望无人，卫兵也离得很远，他长叹一口气说：

“难道我们就要长久如此下去？”

魏豹笑着说：

“不想这样有什么办法？只有过一天算一天了！”

彭越见项梁不作声，盯着紧问了他一句：

“项兄意下如何？”

项梁没作回答，项羽却雷鸣似地抢着回答：

“这样下去不累死也得气死！我看干脆找个机会走了算。”

“我又没问你，”彭越说：“小孩子多什么话！”

“你不是问项兄意下如何吗？不问我问谁？”项羽不服气地说：“喊我‘小孩子’？你只比我大几岁。”

“项羽，跟长辈说话要规矩点。”项梁责备他说。

“怎么样，你季父如此说了，你再无话可说了吧？”彭越高兴得哈哈大笑。

项梁正色地说：

“项梁有几句肺腑之言想说，但未说之前，项某有一个请求。”

“是否要我们保守秘密？”魏豹自作聪明地问。

“虽不中亦不远也，不过比这更进一步！”项梁略带神秘地说，然后，他看了一向沉默的黥布一眼。

“项兄有请求，先说出来听听。”黥布这才答话。

“多日相处，患难见真情，我等意气相投，何不结为异姓兄弟，来日有事也可互相扶持。”

“固所愿也，不敢请耳！”魏豹高兴得掉起文来。

“说话不要文绉绉的，我听不懂！”彭越却不高兴。

“我是说很愿意，只是不敢先请求。”魏豹摇摇头解释。

“那当然好！”彭越又兴奋地说：“不过我是个打渔的，而且还干过土匪，只怕委屈了项兄这位名将之后。”

“什么名将不名将，国破家亡，同是天涯沦落人！”项梁叹了口气。

“你呢？”魏豹转向黥布问。

“还是你的话，固所愿也，不敢请耳！”黥布笑着回答。

“你们都结拜兄弟，那我算什么？”项羽大叫，声如虎吼。

魏豹连忙掩住他的嘴：

“你想将守卫喊来，是不是？”

“彭越、黥布，年纪比我大不少，喊他们叔叔不冤枉，你只比我大个三、四岁，凭什么？”项羽还是不服气。

“看你平日聪明，这件事上怎么这样糊涂，结拜不能分两批吗？”项梁哂笑。

“两批？”项羽会过意来，指着魏豹大笑：“我说吧，凭你也想当我的叔叔？痴心妄想，做白日梦！”

8

于是，他们撮土为香，咬指和血为盟，香烛和酒全都免了。项羽、彭越、黥布先行祝告天地，结为生死异姓兄弟。接着项羽和魏豹也拜了八拜，义结金兰。

在三人当中，项梁三十六岁，最长，成为大哥。彭越三十二岁，居次，为二哥。黥布二十八岁，最小，是三弟。

项羽和魏豹方面，项羽十八岁，而魏豹二十一岁，他只得心不甘情不愿地喊他大哥，因为在外表看来，长相威猛的项羽要比娃娃脸的魏豹大上许多。

“现在我们已经兄弟了，大哥心里有什么话可以直言！”彭越性急，刚一结拜完就催促项梁。

“我想先问两位贤弟的看法。”项梁不急不缓地说。

“老彭打家劫舍，大鱼大肉，吆喝别人惯了，到这里来，吃杂粮喝凉水不说，光是每天听别人呼来喝去就受不了，一直想跑，只是找不到机会，同时一个人也感到孤掌难鸣。如今日行山道，夜宿叶林，只要敢跑，转眼就找不到了，再加上三人同心，真是机会来了！”彭越是直肠子，一开口话就没得完。

“三弟，你呢？”

“当然跟二哥想法一样，在骊山这样做一辈子也封不了王！”黥布念念不忘相者的话：

“大哥，我们主要想听你的意见。”

“我的想法与你们稍微有点不同。”项梁停下来看他们两人的表情。

“哦？”两人同时问：“大哥有何想法？”

“我们不只是个人一走了之，而是要弄得这里天翻地覆，让天下人都知道嬴政的暴虐，为自己一个小小的坟墓，劳民伤财，弄得天下人都不安！”项梁坚决地说。

“这不容易！”黥布摇摇头说：“就凭我们三个人……”

“我们两个算不算人？”项羽提出抗议。

“当然算，只不过是小孩，”黥布笑着说：“就算是五个人，要如何制服这一百多名卫卒，以及如何鼓动这一千多名劳改犯弟兄？二哥，你怎么说？”

四个人八只眼睛全注视着彭越，看得这个江洋大盗心里发毛，有点不好意思起来，他拍拍他特大号的脑袋说：

“三弟的话很对，我们五个人的确是太少了点，”他抓抓头皮又说：“大哥的话也不错，弄他个天翻地覆，让天下人都知道，要是能带个百儿八十人走，操我的老行当，那更是再好不过了。”

“如今天下表面已定，其实内里暗潮汹涌，”项梁侃侃而论：“嬴政严法苛刑，天下民众有怨，此其一；伐北征南，大兴土木，久战之后民不得安，此其二；各国有志之士，蠢蠢欲动，正在各自培养民间势力，此其三。有此三种征候，最迟维持到嬴政死后，天下必乱，这是男子汉大丈夫建功复国的好机会！”

“大哥所言甚是，”黥布点头：“所以我们必须早日脱离此地，为将来作打算，才会有一番作为！”

“天下乌鸦一般黑，以前各国君主比嬴政也好不到哪里去，复国后请他们的子孙再来称孤道寡？”项羽敞着喉咙插嘴说：“还不如让我们自己来干！”

“大侄子的话一点也不错，我赞成！”彭越又拍了拍脑袋。

“现在谈这些还言之过早，”黥布平静地说：“目前要计划的是如何逃离。”

“逃离的办法，小兄已有了腹案，逃离以后到哪里去，我倒想听听两位贤弟的打算。”

“我当然是去干我的老本行，汉水、江水和云梦大泽地形我都很熟，而且还有很多老弟兄，大哥要不要跟我去？”

“三弟，你呢？”项梁又问黥布。

“我也是和二哥一样，只不过是在陆上占山为王，大哥你呢？不跟我们一起？”

“我们三人出身和性格都不一样，聚在一启发挥不了力量，我适合在民间发展势力，”项梁想了想说：“目前我的行踪未定，不过将来有事可以到下相打听，我和老家一定会有联络。”接着他将下相的联络地址告诉了他们。

“我呢？”魏豹在一旁忍不住问。

“同样，你跟在我们身边也不会起太大的作用，回你的老家魏国去，结合旧有势力，伺机而动！”项梁激励他。

“这一闹事，嬴政必会通令天下追缉，我回老家，岂不是自投罗网？”魏豹愁眉苦脸地说。

“你不会藏好一点？”项羽插口说。

“不错，人流浪在外，有如水面飘萍，别人一眼就会发现，回到老家有如鱼归大海，反而不会有人注意，只是开始时要多注意一点。”项梁笑着安慰他。

“大哥，你的逃离计划呢？”黥布催促。

“你们附耳过来！”项梁向彭越等两人招手。

两人靠近项梁，三人就小声密谈起来。

“怎么不让我们参与？”项羽在一旁抗议。

“大人说话，小孩有耳无嘴！”彭越笑着说。

“不让我们听，我们是耳朵都没有了！”项羽嘟起嘴巴。

## 9

在路上，在宿营，一股谣言像野火似的在这群可怜人中间传开，弄得人心惶惶，时时不安。

这个谣言说，嬴政已经决定，为了怕泄漏陵墓秘密，在陵墓造好以后，凡是参与建墓的人全部处死！

开始时人们都当这是笑话，三十万人同时处死，这要多少的地方来埋？多少的人来执行？但传言者的解答是——白起长平之战一坑就是四十万赵国降卒；嬴政一声令下，就将屯留几十万人迁到临洮；天行豪富迁到咸阳十二万户，算算有多人？各国宗室大臣、旧时贵族、富商巨贾、江湖游侠，谪往北方筑长城、南方实边，谪配巴蜀的人，又何止百万？

嬴政好大喜功，做惯了大手笔，坑个三十万刑犯又算得了什么？其实按照秦法，他们中间大部分的人都是该死的，让他们多活几年，在嬴政只不过是利用他们的剩余价值，说不定他还认为是对他们宽厚仁慈！

逐渐，逐渐，谣言越传越真，甚至如何执行，日期怎么定都传得活灵活现。说的人一多，不相信的人也不能不相信了。

于是所有的人口中不说，心中不得不自己作打算。

挨苦受欺只是为了希望熬过这五年，回家当个良民重新来过，这样一来，等于是执行前还要增加五年苦役，那不如现在死还痛快些。

情绪不佳，相互吵架打架，不听卫卒指挥，甚至是挨骂还嘴的问题层出不穷。

押送这旅劳改犯的只有一卒卫卒，不过一百多人，再加上负责指挥工作的大监工一人，监工十多人，全部加起来不到一百三十人。

负责整个行动的监工察觉到，这些反常情形的发生全归诸一个主要原因——这个谣言。

经大监工和卫卒卒长及全体监工商议的结果，做成几项决定——

一、本旅行进太快，和本队距离太远，一旦发生事故，得不到支援，同时也造成劳改犯太过疲劳，因而情绪不佳，即日期每日行程减少二十里，多增加休息次数及时间。

二、卫卒及监工改善管理态度，主动关怀劳改犯，并多与他们交谈，一方面可减少劳改犯的反抗心里，一方面追查及解释这个谣言。因为既属谣言就不能公开解释，以免越描越黑，只能私下沟通。

三、全力追查谣言来源，任何人——包括劳改犯——查获造谣者重赏，劳改犯举报者调轻松的工作，回骊山后报请上级减免劳役刑期。

这三项措施一经宣布，谣言果然扑灭了，谁都不敢向谁先提起，怕遭检举，让对方捡便宜立功。减免刑期，调任轻松的工作，在他们来说是比天还大的喜事。

而卫卒和监工改善态度以及减少行进里程，两者也收到相当的效果，吵架打架和反抗的事件了不少。

但这个谣言不再出现在每个人嘴上，却在个别的心中酝酿发酵。

大监工怕上级指责，一直不敢将这种情形上报，只想缩短和本队间的距离，有事能得到支援。

项梁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。那天宿营晚饭后，他们五人照例聚在一起聊天。

彭越首先说：

“大哥，谣言的反应越来越淡，再等几天，本队跟上来，或者是到达了目的地，想行动就不容易了。”

项梁沉吟了一下问：

“你所接触的那些人反应如何？”

“全都怨恨在心，只是谁都不敢再提。”彭越回答。

“你那边呢？”项梁再问黥布。

“情形差不多。”黥布回答。

项梁转身又向两个小的说：

你们再去找平时熟悉的那些年轻人说，队伍所以行动减慢，乃是想等到本队赶上来，就要清查谣言的事，到时候恐怕会严刑逼供，凡是说过这个传言的都会遭到严惩，到时候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。”

“遵命。”两个小的奉命找年龄相当的人聊天去了。

“明晚看情形。按计划行动，你们多准备一下。”项梁说。

“我们知道，大哥。”两人同时回答。

10

第二天傍晚，大队在一处山神庙宿营，大监工和卫卒卒长以及众监工宿在庙内，其余卫卒轮班看守这些劳改犯。

项梁所属这卒劳改犯正好分配在神庙前的广场上，算是所有十卒当中宿营位置最舒服的。

散步时间刚完，各卒劳改犯纷纷回营地准备点名时，突然吵闹声大作，项梁叔侄、黥布、魏豹等四人共同制服彭越，用他的腰带将他五花大绑起来。

他们所属的劳改卒卒长走过来叱喝：

“看你们平日很要好，什么大不了的事要打架？”

“启禀卒长，这件事情你管不了，这个家伙刚才跟我们胡说八道，我查

到他就是专事造谣的人，我们要押他去见大监工大人领赏。”

劳改卒长一听是这样重大的事，也不敢再事阻拦，怕别人说他包庇，追查起来受不了，只有默默让项梁他们走。

“总算是抓到你这个混帐东西了，造谣生事，害得人心不安。”为了装得逼真及吸引群众，项羽一面拳打彭越，还一面打雷似地吼叫。

一下子山神庙门前就围满了看热闹的人，劳改犯及没有轮值的卫卒都有。

此时大监工、卫卒卒长及劳改旅旅长正在商谈明天的行程，听到外面嘈杂，派护卫出来查看，听说是抓到了造谣犯，自是喜出望外，要庙门口卫兵立即带进来。

项梁等将五花大绑的彭越推拉到大监工席案前，将他往前一推，大声喝道：

“见了大人还不下跪！”

彭越趁势前扑，没有下跪，却双臂一伸，五花大绑自松，他一手抱住大监工，一手抽出大监工腰间的佩剑，一剑就割下了他的头，提在手中，一脚将尸体踢得老远。

事出意外，卫卒卒长、劳改旅旅长以及两名护卫一时反应不及，等到他们清醒想拔剑时，彭越已连杀两名护卫，项梁和项羽抢过剑来，一个挟持一个，剑已放在旅长和卒长的颈子上，黥布和魏豹也夺过剑来。

庙门口的两名卫兵只听厢房乒乒乓乓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未奉召又不敢过去察看。

他们心想，大监工一定是恨死了这个造谣的人，所以一见面不分青红皂白先来一顿狠揍。

他们反而紧把住庙门，不让任何人接近。

这时天色已晚，各卒各伍纷纷烧起火堆，准备过夜，而聚集在庙门口广场的人也越来越多，大家都在等消息看结果。

屋子里，项梁将剑架在卫卒卒长的颈子上说：

“传令你的人，不准带兵器到广场集合！”

“你们跑不掉的！”卒长倒也是条硬汉。

“那要不要先杀掉你，让我们自己来集合？”彭越的剑划破他的上衣，剑光直逼心口。

“陈兄，事到如今，即使能制住他们，你也脱离不了关系，只有听他们的。”劳改旅长在一旁劝解。

“旅长总算是识时务的俊杰，”项梁笑着说：“按军律，遇事不能护卫长官而致死者斩，就算我们走不掉，你回去还活得了吗，卒长大人？”

卒长一经点醒，脸色苍白，立即找来卫兵，传令全体兵卒徒手在庙前广场集合，所有担任警戒的也撤出参加。

“不要想玩什么花样！”项羽说，用剑抵着卫兵的后心。

他和魏豹一人押一个卫兵前去传令。

1 1

没一会儿功夫，卫卒劳改犯全部集合在庙前广场。

项梁押着卒长和劳改旅长，彭越高高举起大监工的头颅，虽然天色已暗，在灯笼火把的照耀下，看得依然清晰。

一千多人鸦雀无声，都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。



项梁要卒长先说话，他虽然有点不甘心，但在剑尖抵住背后的情况下，他只有大声宣布：

“大监工被杀，我们回去也只有死路一条，希望各位自作打算，从现在起，我不再是你们的卒长。”

台阶下面众人一阵混乱，有些兵卒还想反抗，纷纷被群众制服，乱脚乱拳，踢打个半死。

“各位安静下来！”项梁大声一吼，压住了全场：“不要殴打卫卒，因为他们和我们一样，也是受压迫的可怜虫！”

群众停止打卫卒，蹦跳起来欢呼。

“大家静一静，”项梁连作手势要众人静下来，接着他又说道：“嬴政为了一个人生前的享受和死后的风光，害得我们这样劳苦，害得多少家庭破碎，妻离子散！而且我们所听到的不是谣言，陵墓筑好之日，就是我们殉嬴政死之日，所以我们要早作打算，对不对？”

“对，不错！”一千多人犯吼。

“因此我杀了大监工，其余的人不可为难！”

“只要他们不反抗，我们就绝不为难他们！”群众中有人大声喊。

“听到没有？大家都懂事得很，不要作无谓反抗。”项梁撤回指着后心的剑。

“以后我们要怎么办？”众人中有很多人这样问。

彭越笑嘻嘻地站出来说：

“各位有三条路可以选择，第一条，会水性，喜欢在水上讨生活的跟着我！”

“我们跟着你！我们跟着你！”许多人鼓噪。

随后黥布也站到前面来说：

“愿意占山为王，收买路钱的跟我！”

“真不赖也！”更多的人异口同声：“干老本行，做无本钱生意真不赖也！”

“好了！愿意跟这位彭大哥的站到左边，想跟这位黥布大哥的站到右边，想自找出路的留在中间不要动！”项梁随即宣布。

群众中一阵窃窃私议，最后绝大多数都分成两边站好，中间只留一百人都不到，卫卒更没有一个留下。

“看到了吧？”项梁笑着对卒长说：“你的部下都很聪明，知道回去不会有好日子过，你自己呢？”

“你呢？”卒长反问项梁。

“我留在中间自找出路。”项梁回答。

“我跟你一样！”卒长说。

“那还要请你帮忙作这里的善后处理。”

“当然应该效劳。”卒长脸上毫无惧色。

项梁这时才仔细打量这位卒长，看上去不过二十出头，剑眉星眼，紫膛色脸上无须，身体细长，非常英俊，不禁起了惺惺相惜之意。他说：

“闹了这大半天，还不知道贵姓大名？”

“陈豨，”卒长随即反问：“足下尊姓大名？”

“项梁”

“原来是昌平一战以五万军队力敌秦军二十万的项将军，失敬！失敬！”陈豨神色立刻变得恭谨起来。

“囚犯之身，往事不值一谈。”项梁也客气地说。

彭越和黥布将要跟他们的人都编好队，然后陈豨将车辆马匹、兵器粮食分给两人，再个别分一些给那些自谋出路的人，趁着暗夜各自走了。

项梁带项羽向魏豹等人告别说：

“记得和下相联络，异日有事再相扶持！”

叔侄二人驰马走了。

这一千多人就这样消失在山林泽中。

李斯和赵高得到报告，只下令各有关郡县严加缉拿，不敢让始皇知道。

始皇犹自陶醉在自己的幻想里，他要建前所未有的宏伟宫殿和陵墓，而且每次视察工程时，他都会有种成就感的满足。

在劳改犯的“万岁”声中，他错觉到这些人都感激他的宽大，乐意为他这位伟大的天下之主效劳。

秦自商鞅变法以后，就以男耕女织，人民各安百业，夜不闭户，山无盗贼而自豪。

天下统一后，原先六国之地虽有零星山贼江盗出现，但人数极少而且没有组织，都是时聚时散，干完一起就走。

自从彭越带领众人在江上为盗，黥布占山为王后，其他前六国将领及游侠纷纷效法。秦国本部以外，盗贼增多，但各地郡守都不敢呈报，怕惹恼始皇受到处分。

这些情形始皇也不知道，他还认为天下都治理得和咸阳一样井然有序。

## 第二十四章 焚书坑儒

### 1

有一天，始皇自阿房宫视察工程回来，心情特别好，下令晚间置酒咸阳宫，大宴群臣，除朝中大臣外，另特邀七十位博士参加。

别的君主召宴，多是声色欢娱，酒酣耳热，君臣尚能忘情尽欢。而始皇乃是个工作狂，每次召宴，酒过三巡，话题又会扯到国事上去，人人皆以赐宴为苦，但又不能不去。

这天晚上，始皇意外地不谈国事，只是频频赐酒，还有歌舞助兴，可是酒酣耳热，博士领班姬周和鲁青率领众博士起立，来到始皇席前敬酒。

敬完酒纷纷复座，这时期射周青臣乘机歌功颂德一番。他也上前敬酒说：

“昔日秦国疆域不过千里，全赖陛下神灵明圣，所以能平定海内，放逐蛮夷，如今普天之下，凡是日月光辉照得到的地方，莫不诚心悦服。而且陛下创先所未有的制度，以诸侯封地为郡县，今后得永享太平，无战争的祸患，黔首人人安乐，万世无忧，自古以来，没有任何君王能比得上陛下的威德。”

始皇听到他的话，高兴地哈哈大笑，他举杯说：

“说得好！朕就喝你敬的一杯！”

博士齐人淳于越看下周青臣拍马屁，他在宴席位上俯身举杯敬始皇说：

“殷周所以能享国长久，相加起来有一千五百余年之多，原因是在能广封子弟功臣作为辅助，正如同大树的根一样，向各方向蔓延，占地广阔，树自不容易为风吹倒，也经得起干旱。今陛下拥有海内，而子弟全为匹夫，没有尺土之封，如果权臣中有人生异志，外有何人能救？”

始皇开始面露不悦，但淳于越装着看不见而继续说下去：

“古来制度都是经过长期的考验，能流传下来一定有它的好处。所以有古人说，利不十倍就不要改制，未经过实验的制度骤然实施，乃是件很危险的事。现在青臣不但不劝谏，反而当面歌功颂德说阿谀话，他不是忠臣！”

周青臣气得满脸通红，正想站起来反驳，始皇做手势制止住他。始皇紧盯着这位白发苍苍的老博士看了很久，心里在想：

“废封地，建郡县，制度已行了将近十年，今天你还在旧事重提，而且态度这样恶劣！”

他本想斥责他，但再一转念，他也是为了他好，才肯这样直言，不应该怪他，看样子这项制度还是有很多人内心不服，尤其是这些书呆子，不如趁现在大家都在，痛快彻底地讨论一下。

于是他挥了挥衣袖，正在奏乐的乐队和舞池中的舞伎全都停了下来，他轻声对待立在旁的近侍说：

“要他们都退下！”

近侍大声传命，乐工舞伎鱼贯退出。

殿中响起一片窃窃私语，全怪这个老头子淳于越杀风景。在平地言论自由惯了，来到咸阳旧习难改，说话还是这样冲头冲脑，几年难逢的不谈政事君臣同乐，就给他几句话弄得天折。

“好吧，”始皇面带微笑地说：“相信很多人对这种新制度不太赞成，今晚我们彻底讨论一下。”

首先是左丞相李斯发言。

“五帝都各有各的制度和行事法则，夏、商、周也各有各的治国要领，并非代代相袭一成不变，为什么？”说到这里，他转身面向群臣，做了一个夸大的手势：“这并不是一定有意和前代唱反调，而是因为时代环境变了，制度和治国法则就不能不跟着变。现在陛下乃是创万千年来空前的伟业，要世世代代的万世传之无穷，岂是你们这些食古不化的儒生所能懂得？刚才淳博士说的是三代故事，各位想想三代算得了什么，能指挥的兵力不过万乘，控制的范围不过千里，怎么能来和陛下比？”

李斯这番话是捣翻了马蜂窝，淳于越带领着七十博士纷纷还击，七十位博士至少有二十位发言，全都是引经据典，侃侃而论，当然李斯在当场也有党羽帮他辩驳。你一段问难，他一番责备，最后变成了儒家和法家的思想大战，而且双方的措辞都充满了辛辣刺激。

始皇一直保持沉默，听得津津有味。

不知不觉已过夜半，双方的辩论还没有结论。

这些博士气日只知皓首穷经，著书立说，对说话没加研究。书呆子大部分直爽，尤其是齐鲁两地来的博士，只要他们认为是真理，想到什么就说什么。他们以为是在攻击李斯等人订立的政策和制度，却不知句句都伤到始皇自认是超过三皇五帝的得意创举。

始皇听到后面越来越不耐烦，心里一直在想：

“朕花了这么多经费养你们，给你们这样尊贵的客卿地位，原来你们整

天研究的就是如何反对朕的新构想，真是一群食古不化的愚儒！”

等到天色快明，始皇终于打了个呵欠，意兴阑珊地说：

“辩论到此为止，李丞相将这次议论作对策奏朕。”

博士们不得不停止发言，尚觉意犹未尽，却丝毫未发觉一场空前绝后的浩劫即将来临。

## 2

左丞相李斯和他的法家门客，整整花了十天的时间拟好了一封对策上奏始皇，对策内容大致是：

“昔日诸侯相争，各有其国，而且是争相招士，所以养成私人教学和游学的风气。现在天下已经统一，法令从一而出，百姓应当努力从事农工，士则应该学习法令制度和各种刑法。但现在这些儒生所教出来的士人，不学习时下有用的实际学问，整天只知道钻研古书，乱发议论，妖言惑众，导使黔首对陛下所创的法令制度起怀疑，为害之大，不是任何罪行可以比拟的。

同时，这些人只要说到有新法令颁布，就用他们所学的那套旧经典——驳斥，不但个人在内心不服，而且出外就群聚非议。以批评陛下成名，以唱反调为高明，哗众取宠，成群结党来专门制造谣言诽谤政府，这种情形要是不迅速设法禁止，就会造成百姓不再信服政府任何行政措施的危机，必须要禁！”

接下去李斯在对策上提出禁止的具体办法：

“臣请求，凡是非秦国历史的所有史书全予以焚毁，不是掌管图书的官方博士类人员，任何人不得私藏诗书及诸子百家的书，这项命令交由郡守、郡尉等地对官执行查禁，搜出的书简全部加以焚毁。

另外，凡是有两人以上集合讨论诗书的，论斩弃市，以古制来批评责难现今制度的灭族，官吏知情不报者同罪。接到焚书令三十天内不执行的，无论官吏百姓，一律判劳役四年，谪配北边筑长城。实用学问的书简，如医药、卜筮、园艺等例外，有人想学习政治、刑名法令之学，可由官方办理的学校教授。”

始皇看到李斯的这封对策，可说是文情并茂，极具说服力。里面痛陈以古非今的错误，并报告天下各地都出现了这种乱象，尤其以齐鲁两地最为严重。

自从鲁人孔丘私人办学，有教无类，儒家思想深入了这两地的各个阶层，讨论政治不再是士大夫和贵族的专利，再加上孔丘孙子子思的门人孟轲，早年来游说各国，大事宣扬“民为重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”的以民为本的理念，齐鲁两地的百姓莫不景从。

再者，平地多年没有战争，民间富裕，百姓有闲暇和余力来讨论理念和政治，士大夫学术结社清谈，市井贩夫走卒谈论行政得失，批评官员私德，久已成了风气。

齐法宽松，历代齐王和宰相都采无为而治的作风，一旦将严酷的秦法加在头上，执法官员——尤其是由皇帝直接派出的郡监御史——莫不以苛察为名，借执行法令之便，勒索贿赂，要求好处，处处引仆人民的反感，更觉得还是古制比今制好多了。

当然，李斯没有明言中央政府派出官员的种种劣迹，而是将齐鲁两地不安的情形全归诸古书，以及钻研、教授古籍的儒生。

李斯最后的警语是：再不查禁古籍，再禁止儒生私人办学和结社，

很快中央集权的新制度就会遭到质疑和挑战，尤其是孟轲“民为重”的学说，更直接动摇皇帝的统治权威。

看完这大堆沉重的书简始皇的心也跟着沉重起来。

他习惯性地又在南书房室内踱平方步来。

“朕是始皇帝，一切应该由朕开始！”他想：“但焚烧所有古籍，这是件大事，应该好好考虑！”

就在他委决不下的时候，忽然有近侍来报：

“前将军蒙武夫妇求见，正在宫门外等候。”

这正是喜出望外。

### 3

近侍将蒙武和齐虹带进南书房，始皇带着风雨故人来的喜悦，竭诚地欢迎他们。蒙武要行君臣大礼，始皇一把拉住，坚持要他们夫妇行宾主之礼，各人就席位后，始皇取笑地说：

“你现在是葛天氏之民，不在朕的管辖之内。”

“臣怎么敢！”蒙武有点惶恐地说：“四海之滨莫非王土，宇内之士莫非王臣。”

“这只是你嘴里说说罢了，心中不会作如是想，”始皇哈哈大笑，笑声带着些许寂寞。

他接着说：“你们夫妇都变了很多，真有股不食人间烟火的仙气。”

蒙武夫妇的确变了不少。

蒙武不再是当年翩翩美少年，躬自力耕的结果，脸和手都变成了古铜色，手掌更是茧痕累累，粗糙不堪。

齐虹容颜已老，鬓边出现几丝白发，额间也有了皱纹，算算年龄也该如此了。

始皇见了不免暗自心惊，到底是岁月不饶人。在他心中的皇后，依然是那样秀丽，实际上如今不也是白骨一堆？但他们夫妇二人的雍容洒脱却丝毫未改，反而增加了一股他说不出的高贵气质，这是他在周围群臣身上所找不到的。

那种无拘无束、没有任何羁绊的气度，也许只有云中龙、山头虎才能形容。

始皇不禁有点羡慕其他他们来了。他忍不住笑着问：

“多年来，朕想见见你们，不便明召，派使者去存问，也是想你们自动回聘来见，你们只是装作不知。今天是吹什么风，竟让你们贤伉俪舍得渭水上的神仙风景，来到红尘污秽的咸阳宫？”

“臣习惯了山野生活，早已变为村夫鄙人，怕朝观陛下会失礼仪，所以不敢来。”蒙武也笑着回答。

“那今天有什么要事必须前来？”

“的确是天大的要事。”蒙武认真地说。

“日出而作，日入而自，葛天氏之民也有天大要事？”

“不是为臣自己，而是为了陛下！”

“为了朕？”始皇开始感到惊诧，但立即明白了蒙武的来意，他笑着说：“你们来得正好，为了这件事，朕正想找你们。”

他说着话，一边拿起李斯的奏简，要近侍捧去交给蒙武。蒙武就在席位上读毕，交近侍捧回给始皇。

始皇问：

“蒙卿有什么意见？”

“臣正是为这件事而来，陛下，焚古籍的事千万做不得！”蒙武避席顿首：“要是这样做，陛下会让天下人感到遗憾！”他底下还有句话不敢说出，始皇要是这样做，会在千古历史上留下骂名。

“朕也是委决不下，”始皇紧皱眉头说：“但李斯说得对，让儒生这样煽动，黔首如此盲从下去，最后会损及朕的威信，动摇国本！你是否为此事而来？”

“正是。”

“你怎么会知道的？朕还没作决定，”始皇怀疑地问：“你身居边荒鄙野都知道了，那咸阳岂不是人人都知了！”

“其实这并没有什么奇怪的，”蒙武笑着说：“李斯上这本奏简时，和门客讨论多时，免不掉有些门客在外宣扬。”

“那你说说看，为什么千万不可？”

“凡事都有个源头，没有古哪来今？诸子百家有如支川水流，然后集成江河，汇为海洋，要是学术思想没有源头，很快就会干涸。”蒙武忧心忡忡地说。

“杨朱不是说，歧路多会走失羊，学说太多，也会教人无所适从？朕的意思是要天下定于一，法令制度定于一，学术思想也定于一，这样天下才能长治久安不乱。”

“防民之口有如塞川，”蒙武诚恳地说：“杜绝黔首的思想更是不可能的事。人心不同正如其面，各有各的想法说出来，才能集思广益，互作比较，让治国者选择最好的做法。”

“朕认为秦国的法令和制度都是天下最好的，不然不会如此快富国强兵统一天下；朕的作为也远超过三皇五帝，不然不会有中国空前的真正统一和广大的版图。朕不明白这些愚儒和无知黔首为什么还要怀念旧时制度，以古非今批评朕！”始皇越说越气愤。

“……”蒙武一时插不上嘴。

“有人在背后批评朕刚愎自用，不如遵守古制，不肯效法古人，他们不知道这正是朕大公无私的地方。朕不分封子弟，乃是鉴于诸侯一多，就会战乱不息，中原几百年的战祸，难道还不能作为前车之鉴？再说，只有事功统一才能真正的发挥办事效率，各国各自为政，什么都做不好！”

蒙武正想答话，忽然有名近侍进书房报告，朝门外聚集了大批儒生和黔首，说是要观见始皇请愿。

“蒙武，你们跟朕到外面去看看，这是秦国从来未发生过的事！” 4

始皇带着近侍护卫，由蒙武夫妇陪同上了午门城楼，只见城下跪着黑压压一伙人。他仔细一看，带头的正是博士齐人淳于越，跟他跪在一起还有二十多位博士，后面则是数千名百姓。

始皇不悦地问：

“淳先生，有事可以向朕当面说明，为何带了这许多黔首同来？”

“他们不是臣等带来，而是一路上自动跟来的。”淳于越跪伏着说。

“平身起来说话，”始皇大声说：“你先要众人散去，有事进宫来说。”

但众百姓听到始皇说话，先是高呼万岁，接着群声如雷的喊着：

“我等要听陛下亲口答复，否则跪死在宫门口！”

“淳先生，这是怎么一回 事，他们要朕答复什么？”

众百姓异口同声各说各话，顿时现场一片嘈杂，淳于越站起来挥手，要群众安静后又复跪下。

“到底是什么事？”始皇明知故问，心头怒气已经暗生，他转向蒙武低声说：“你看这就是思想分歧的好处，挟众威胁！”

“陛下请息怒，看淳先生怎么说。”蒙武柔声安抚。

“外传李斯丞相上奏陛下，要焚毁天下所有经典古籍，不知可有其事？”

“李丞相虽然上奏，但决定权在朕，朕仍在考虑中，你这样聚众要胁，该当何罪？”始皇已忍不住愤怒。

“臣罪该万死，但焚毁古籍，断绝数千年的思想源流，这件事不仅事关天下治乱，而且涉及后世万代子孙，臣不敢不冒死劝谏。”淳于越俯地叩首说。

“这件事朕自有考量，你先带着黔首散去。”始皇强自再忍住怒气，和言悦色地说。

“这事由臣引起，臣万死不能辞其咎，但求陛下亲口答应不予批准，让臣等及百姓安心！”淳于越又再顿首。

“朕说过自有考虑，难道说你一定要当面逼朕屈从？”始皇怒声说。

“臣劝陛下分封子弟，也是为了巩固国本，愿大秦千代万世流传下去！”

“朕并没有怪你！”

“臣怒斥周青臣谄媚，也是为了陛下好，但想不到引来丞相如此议论。”

“朕说过决定权在朕！”始皇不耐烦地高声说。

“请陛下亲口允准，否则一旦焚书令下，陛下在历史上留下污名，臣亦成为千古罪人！”

淳于越叩首流血。

“不要理他，这个老头子真顽固！”始皇一拂袖转向蒙武夫妇说：“让他们跪在那里，看他们能跪到何时！”

蒙武正待进言，只见淳于越忽然翻身跌倒，滚了几滚，腿一伸直，就不再动弹，博士中有人围上来查看，原来他早已服下剧毒，此刻是毒杀身亡。

“让朕去看看。”始皇就要下城楼。

“群众不久就会发生骚乱，陛下还是先回南书房。”蒙武劝阻说。

果然始皇还没有下得城楼，就看到人群乱奔，全围挤上来看淳于越的尸体，你推我挤，竟有人互相殴打和践踏。

在混乱中有人高声骂：

“嬴政，你要是焚书，你就会留下千古骂名！”

“嬴政，你这个昏君，你连桀纣都不如！”

“不错，桀纣虽然暴虐，还不至于愚蠢到焚毁古籍！”

蒙武忧心地看着始皇，深怕他一怒之下，下令将这几千人都坑埋了，这在他不是不可能的事，他急忙对他说：

“陛下，群众一骚动起来就是这样，请陛下移驾回南书房！”

众近侍也来相劝，谁知始皇不怒反笑，冷静地看着城下像开水沸腾般地乱哄哄的民众，静听着百姓的怒骂，转脸对蒙武说：

“你看看，这就是阅读古籍的好处，他们知道有桀纣，也知道拿来和朕作比较！”

“群众都是这样，仗着人群遮掩壮胆，什么平时不敢讲的话都敢讲出来，

请陛下息怒。

蒙武为这些群众说好话。

“蒙武，不要担心，朕现在是一点怒意都没有了。”始皇微笑着说。

他这一微笑，反而使蒙武更为忧心，因为他熟知始皇的脾气，他只要在怒极时转为微笑，下面一定是出人意料的残酷行动。

“虎贲军为什么还未出动驱散民众？”蒙武接着在心里想。

就在这时，响雷似的马蹄声从城两侧响过来，黑盔、黑甲、黑旌旗的虎贲军出动了。

跪求和叫骂的民众全都纷纷向四处逃散，逃慢的挨着一顿鞭子，只有二十位博士仍围在淳于越的周围不去。

抓了两百多名来不及逃走的群众后，虎贲军都尉来到城下，下马行军礼启奏：该如何发落这些群众和跪在淳于越尸体周围不走的博士。

始皇看了一眼蒙武，转脸对那都尉说：

“将他们都放了，家里人都在等他们吃晚饭呢！”

蒙武夫妇都长舒了一口气。

“交待奉常，淳先生予以厚葬！”始皇转向近侍说。

蒙武尚未说出心中宽慰的话，只听到始皇又对他说：

“回南书房去，表妹伉俪过了这么久田园生活，到宫中来应该换换口味，在这里多盘桓几天，但是不要再谈国事，国家的事朕自会处理！”

这下完全封住了蒙武的口。

他回到南书房的第一件事，就是用朱笔在李斯的奏简上画了个“可”字，字迹比平时大三倍！”

## 5

丞相李斯的奏议得到批可后，他立即召集所属百官紧急策划并雷厉风行地执行。

首先他以始皇的名义诏告天下，限期焚书，令下三十日不烧者，黥为城旦，发往北边筑长城。

然后由朝廷派出监御史到各郡监督执行；郡则派监察人员到各县；县则派检查人员到乡里。

开始还有人观望，也有人赶快挖地窖、筑复壁，将书藏进去，这项行动不能请人，也不能在白昼公开进行，只能利用深更半夜，邻人、家人都睡着时，一个人偷偷起来摸黑做。

因此，许多白发苍苍的老学究，平生第一次拿起锄头或泥锹，弄得满手都是水泡，但他们为了保存传统文化，只有兴奋和喜悦，没有半点怨悔和恐惧。

这类行动以齐鲁两地进行得最为积极，也是若干年后古文（大篆）经典出土的唯一来源。

还有的人怕藏书迟早会被找到，干脆将自己的脑子变成书窖，三十天内日以继夜地背诵，能记多少算多少。他们也有集体合作的，大家分配你背《周礼》，我背《诗经》，他背《春秋》、《易经》……等等，这是日后由他们自行写出，或他们口述，而别人用今文（小篆）记载的古籍众的多来源。

当然，他们为了怕其中有人背叛，全都经过神前发誓、歃血为盟等郑重的仪式。

不过，也有更多的人按照规定将书简交出去。



于是古籍竹简，羊皮、丝绢手抄卷，以城、乡为单位集合起来焚烧，岂止是汗牛充栋，简直是堆集如山。

北自辽东，南至南海，东自平地，西至临洮，只要是大秦统治权能及的地方，只要是中原文化所流到的处所，这三十天内，每天日夜都在焚书。

在眩目的火光下，几千年来先圣、先贤的智慧结晶，无数工匠巧艺体力的付出，全化成飞烟灰烬。

群众有的就近围观，有的含泪忍住心痛，远远看着多少代遗留下来的传家之宝，花费了多少祖先心血和时间才能保存完美的宝贝，顿刻之间变成乌有。

本来群众多数时间是对立的，一件事有人喝彩，一定有人会怒骂，但这些围观焚书的人，全都是一个模样，一种心情，他们沉默含泪，在心头流血。

没有人愿喝彩，更没有人敢怒骂，他们只是沉默，只是心头流血。

三十天内，朝廷、郡县使者奔驰不断于途，有报成果的，有请求叙功的，但也有要求罚罪的。

原来，始皇诏命刚下，不但民间，连很多官员都心存观望，认为这只是一声迅雷，响过了就没事，因为焚尽天下古籍，这就跟下令天下都不准吃杂粮只准吃面一样荒谬！一样无法执行！连李斯派出的监御史都大部分存有这种看法。

更重要的是，无论大小官吏都是读过书的，多多少少对这些古籍都有一份浓厚的感情和甜美的回忆，毁掉这些古籍也等于否定了自己所有的过去，他们还有什么可以向一般不识之无的平民、略通文字的商人自傲的？

结果是李斯看到大小中央地方官员都在虚应故事，他动用了最可怕的特务组织，查报了一些执行不力的官员，处以抗命罪名，处斩的处斩，下狱的下狱，这下大家才相信是玩真的了，再也不敢松懈，都认真执行了。

三十天内焚书虽然热闹，害了不少的官员定罪，但事情的最高潮还在三十天限期过后。

各级政府组织成搜查队，挨家挨户的搜查古籍，不但翻笼倒柜，而且也拆墙毁室，遇有可疑的地方，更是掘地三尺。

清廉的官吏是含着泪忍着心痛执行命令，不肖官员正好借此机会大发焚书财。受贿赂可以睁只眼闭只眼，没钱送，目不识丁的人家也可以整个翻过来。

更恐怖的是各级政府厉行检举及连坐措施，检举者有重赏，知情不报者同罪。于是邻居检举邻居，同事告发同事已不算稀奇，父亲举发儿子，儿子举发父亲，兄弟互相告发的情形更是层出不穷。

这种时候最危险的是枕边的妻子，哪天你说梦话无意中泄漏了秘密，过两天你们吵了架，或者是动了老拳，妻子一气之下就出去检举。

在这个时期里，各级政府忙着抓人、审问，接受检举，再追捕犯人所招供牵连出来的人，这样株连的范围越来越大，人数越来越多，不但监狱人满为患，有的贫苦县连囚粮都发不出来，只有下令自备囚粮坐牢，等待押解到北边修筑长城。

这样造成妻离子散的破碎家庭不知有多少，各地解往北边筑城的犯人更是络绎于道。

秦国本部早已习惯了这种严法酷刑，虽有怨言，还不至于公开反抗。

齐鲁等地却是自由惯了的，文风最盛，藏书也最多，株连的人当然也多，他们感到无法忍受，总要采取点行动让始皇明白民怨，稍事宽容收敛一点。

无视于偶语弃市的禁令，有些学者仍秘密集会，他们集合在地窖里，上面派出把风者，夜夜讨论对策。他们派人到齐、鲁、燕、赵各地联络，筹划来一次全国的示威运动。这些学者不只是儒生，还有杨、墨、阴阳、杂家等等各派，甚至包括了不读书的市井游侠，因为他们的组织为秦所彻底摧毁，现在真正成为无墓的游魂。

这里面主持鼓动和联络的，正是那班因“装神弄鬼”判罪，遣返原籍限制居住的儒生兼方士。他们最恨嬴政，而最唯恐天下不乱。他们彼此熟悉，联络起来也方便。

这些人的行动尚未酝酿成熟，一点星星火花却点燃了反焚书的野火。

## 6

鲁地曲阜，孔府大成殿前，一千多名县卒和两万多名民众对峙。县卒有骑马的，也有徒步的，全副甲冑，如临大敌，全都静肃地等待上司进一步命令。另外，在他们背后还有数百名拆除工人，手执拆除工具，有的站着，有的蹲着，不耐久等的咕哝着。

两万多名民众席地而坐，将大成殿多层团团围住，一个个俯首低眉不说话，却个个紧咬着嘴唇，脸上流露与大成殿共存亡的决心。群众有孔家子孙，也有闻风来增援的外姓人，男女老幼全有，还有怀里抱着孩子的妇女。

带队的县尉正在和群众代表，也是孔家族长的孔鲋理论。这个年轻的小伙子对满头白发的孔鲋倒算恭敬，他说：

“孔先生，这两名牧童拿着竹简玩，上面刻的是易经部分文字，可说是人赃俱获，抵赖不掉的。而且他们也招认了，当天晚上看到很多人搬重东西进去，这还有什么话说？”

说到这里，他用脚踢了踢跪在前面、全身五花大绑的两个十岁左右的孩子说：

“你们在哪里捡到这几块竹简？”

“在大成殿后面的草堆里。”两个满身是伤的孩子说。

“当天夜里你们好奇，又守在这里看，看到什么？”

两个孩子面面相觑都不肯说。县尉踢了其中一个孩子一脚，大声叱喝：

“告诉你们族长，你看到些什么？”

“很多人……很多人搬东西进去，”孩子嗫嚅地说。

“孔先生，现在你亲耳听到了。”县尉得意地说。

“就是搬东西也不一定就是搬古籍，里面摆设先祖的旧物甚多，而且前两天你们也搜查过，没有什么古籍，你们该放手了。”孔鲋挽着花白胡子沉着地说。

“所以我们怀疑这里面有夹壁，要拆开看看。”县尉诡异地微笑。

“拆大成殿？绝不可能！”孔鲋坚决地说：“先祖孔子去世第二年，鲁哀公于旧居建大成殿祭祀先祖，历代鲁君及各国诸侯莫不视为圣地，只有历年修建，从没有人动过这里一砖一瓦一小撮土。连中原视为南蛮的楚人亡鲁后，楚王也是年年派人来祭祀，你想拆，你担当不起这个责任！”

“孔先生，你要讲理，我也是奉命行事，不要让我们为难，”说到最后，他语带威胁地说：“不要逼在下动武！”

孔鲋仰天哈哈大笑，随即又脸色凝重地说：

“那很简单，要拆大成殿，先杀了老朽，然后踩着这两万多人的尸体过去。”

“不错，放马过来，踩着我们的尸体过去！”

静坐的一层层民众全都站起来怒吼，吼得县尉震耳欲聋，紧皱着眉头，他向后走到队伍前面，小声对左尉说：

“这件事很棘手，本乡本土的事怎么忍得下心动真刀真枪？县令倒躲得快，就是不亲自露面！”

“大人别忘记县令也是孔家子孙，要他来主持拆祖庙，当然不敢来。”

“派去报告郡守的人怎么还没回来？他是秦地人，事情比较好办些。”县尉紧皱的眉头一直打不开。

“就是朝廷派来的监御史亲自来办这件事也很难，别忘了县卒大部分是本地人，而且姓孔的特别多！”

“你不要说话老是教本官‘别忘了’，你才要‘别忘了’，虽然你姓孔，等下行动你也得先带骑卒打头阵，这是命令！”县尉没好平地说。

“遵命，但大人别忘了还是等郡守指示来了，再行动比较好些。”

“本官知道！”县尉不耐烦地用手上马鞭击打着皮靴。

就在这时，一部汽车后面跟着数十七护卫向这边驰来。县尉松了口气说：

“看样子是郡守大人亲自到了，这个烫手山芋终于丢得掉了。”

但等到车子到达面前，下来的头戴高冠、身穿红色锦袍的不是郡守，却是朝廷派来的监御史。

县尉这下心情更为轻松，连忙上去行了个军礼。还未等到他开口说话，这位军人出身的监御史早就怒吼起来：

“怎么到现在还不采取行动？”

县尉苦笑着，指指狂呼嘈杂的群众。

“你有千余兵卒在手，还怕这些手无寸铁的老幼？”监御史不屑的说。随即他又叱喝：“要你的人开路，让工匠好进去工作！”

县尉连声称是，转身下令骑卒开道，却没有一个人理他，原来八百名片卒中间竟有一大半是姓孔的。

监御史见状，气得哇哇大叫，抽出佩剑指着县尉的胸口说：

“阵前不进，按军法从事！”

县尉急得向左尉说：

“孔鲧，按照先前计划，你带骑卒冲锋带路，违令者斩！”

县尉也拔出佩剑指着左尉孔鲧的后心。

孔鲧哭丧着脸大声喊着：

“兄弟们，成冲锋队形冲开一条路来！”

他一马当先冲入民众群中，其余骑卒亦十马一排接着冲上来。孔鲧一边冲一边在喊：

“族内父老兄弟姐妹，拜托让条路出来！”

百姓一看骑卒真的冲锋起来，全往两边逃散，大人叫，小孩哭，乱成一团，很快就有人被马踩伤踢死，或是逃走时被人挤倒在地，众人就从他们身上践踏过去。

“孔鲧，你欺祖叛宗，一定不得好死！”人群中有认识他的齐声痛骂。

但冲到第二层时，里面的人早就有了准备，他们有的带着绊马索，有

的拿着木棒，齐心合力将这些冲进人群的马绊倒，将马背上的人击昏后绑起来。冲入人群的孔姓子弟骑卒不等他们打，早就跳下马来束手就擒，口里还不断叫着伯伯叔叔，拜托他们在身上敲点伤痕出来，等下好交差。就这样半真半假，打打绊绊，八百名片卒全当了民众的俘虏。年轻好玩的孔家子弟，很快利用他们族兄弟骑卒的马匹和兵器，成立了一支"孔家骑兵团"，来到最外层抗拒剩下的一千多名步卒。

“反了！真的反了！”监御史气得怒吼，转向身后的护卫说：“快去找郡守调动大军，孔家人抗拒官军，造反了！”

护卫奉命掉转马头正要走时，只听到耳边有人说：

“不必去找，本官已经来了。”

原来郡守在半路得到消息，汽车换马，只带了几名随众赶到。

郡守邓铿在马上和监御史见了礼。

“邓大人对这件事如何处理？”监御史问。

“平息民怒为先，”邓铿坚决地说：“让下官先和他们的族长谈谈！”

“看你对主上如何交代？”监御史愤愤地说，随即登车而去。

“下官自会交代。”郡守不理他，下马自行去找孔鲋。

两人达成协议，只要邓铿任郡守一天，绝不动大成殿一草一木；孔家交还八百骑卒和马骑兵器。

军队撤走，民众回家，但很多百姓不放心，仍露宿在大成殿附近的树林中。

郡守和监御史回到薛郡，两人都上奏简互告对方。

## 7

始皇在接到薛郡郡守和钦派监御史的互控奏简同时，也接到来自齐、燕、赵等地各郡的紧急报告。

曲阜孔子大成殿事件已引起一连串浪潮，主题已不在焚书，因为书已经焚了，再反无益，而是只要求不要再追捕人和拆房子查搜。

在这些因“装神弄鬼”事件被遣返原籍的儒生的联络和策划下，首先是儒生带首民众向当地郡守县令请愿，郡守和县令的答复是抓更多的人，拆更多的房子。

于是民众发动罢市抗议，三三两两闲逛街头议论时政，正好符合偶语弃市的要件，于是更多的人下狱。

原先已消声匿迹的市井游侠，如今又出来展开活动，他们袭击官员和执行焚书令的办案人员，一天数起，弄得到处风声鹤唳，草木皆兵。

各地郡守都要求更大的生杀之权，甚至有要求朝廷派遣大军以防民乱。

始皇那天召集李斯和蒙毅到南书房商量对策，正好长子扶苏有事来见。他见南书房有客，正想退出时，始皇唤住了他。

“扶苏，你也坐下来听听，看看有什么意见，这样大了，也该学习一点政事了。”

扶苏奉命坐下，始皇免不了打量了他一眼。只见他长得和自己极为相像，只是嘴唇稍厚，红润有如涂丹。在一般人来说，这是忠厚仁慈的好相，但始皇认为，当一个天下的统治者，忠厚只是表示无能，而仁慈更是软弱的表现。

他应该是二十八岁了吧？始皇对儿子、女儿的年龄始终弄不清楚，在他自己二十八岁时，已当了十五年秦王，经历了重重政潮、征伐等国内外大

风大浪，而扶苏还在过着后宫的公子生活，没经历过战争，连政事都没碰过一次，这是他的幸还是不幸，很难说。

但他决定，从现在起，扶苏必须接触军国大事。

于是他首先对李斯和蒙毅说：

“天下一统将近十年，赵齐等地却传来不安的消息，这种现象很不好，你们两人负责执行这项焚书政策，应该检讨一下哪里出了毛病。”

李斯咳嗽两声，清了清喉咙说：

“这项政策是为了千秋万世作打算，原则上是绝对不错的，只是执行上发生偏差，这是下级人员的问题。不管怎样，这项政策必须贯彻到底，养成黔首守法的习惯，不然，今后任何法令一出，黔首先是议论，然后抵制、甚至是反抗，这会造成整个行政的瘫痪，所以臣主张严厉处罚所有肇事的人。昔日商君变法之初，大家都说太严厉，然而十年后，秦国大治，这些批评的人又改口对商君赞扬，但商君却将这些人都调配到边疆去，以后就没有人敢议论法令了，可见政令是用来要人民遵守的，而不是用来讨论的。”

他的话刚说完，蒙毅发言表示反对：

“焚书令已经执行了，当然要贯彻到底，但目前最重要的是如何解决所引起的民怨，如何安抚赵齐等地的不安，再谈原则未免太迂阔了一点。”

始皇点点头说：

“好，现在我们就将重点放在解决眼前的问题，丞相，你的看法如何？”

“臣主张曲阜大成殿非拆不可，因为大成殿不拆，就没有理由拆查别人的房子，不拆查房子，人人都将书藏在复壁里，焚书令就形同具文。另外，臣已查出，联合鼓动赵齐等地风潮的人，正是那些遣返原地限制居住的儒生，非加严惩不可！”

始皇看了蒙毅一眼，叹口气说：

“朕对这些人可算得宽厚了，想不到暗中捣鬼的仍旧是他们。廷尉，立刻传诏追捕这些人，并严加审讯，找出同党，务必要一网打尽。”

“臣遵命，”蒙毅俯身回答：“但大成殿事件臣主张不必拆。”

“哦？说说理由看！”始皇惊讶地问。

“凡事需讲求证据，才能依法执行，只凭有可能就拆房子，那天下所有的房子都有藏书于复壁的可能，是否都要拆呢？何况，曲阜大成殿有如孔族家庙，拆人家庙和挖祖坟一样，都是最会招致民怨的大忌。”

“丞相，你认为廷尉的意见怎么样？”始皇问。

李斯当然不服，于是两人就一个谈原则，一个谈实际地争论起来，久久仍不能决。最后始皇注视着扶苏说：

“听了这老半天，你可曾将事情来龙去脉听清楚了？”

“儿臣已大致明白。”扶苏回答。

“那你有什么看法？”始皇微笑着问。

“儿臣认为立法宜严，但执法宜宽，因为人事千变万化，并不是区区几条死法令所能包涵应付的。譬如说，秦地黔首不注重读书，焚书令很容易执行，而齐鲁两地文风甚盛，几乎家家都有藏书，执行起来当然比较困难。尤其是孔子在那里被称为圣人，要拆他的祀庙，恐怕会招来更大的风暴，所以儿臣建议，挑拨恩怨的人必须严惩，而大成殿就不必拆。”

始皇听了连连点头，似乎觉得不够，又问了一句：

“还有呢？”

“儿臣认为父皇还可以派人去安抚一下，恩威并济，双管齐下，相信事情很快就能平息。”

始皇转脸问李斯和蒙毅说：

“扶苏的意见，两位卿家认为怎样？”

两人一致赞同。

“那要派谁去呢？”始皇沉吟着自言自语。

他看看李斯，李斯赶快把头低下去。他似乎心里明白，一切事情由他而起，到了平地，恐怕刺客游侠都会纷纷找上他。

“李丞相政务太忙，抽不开身。”始皇看出他的心意，笑着主动为他解围。他又看看蒙毅，在心里想——蒙毅似乎又不太够份量……但他不便说出，口中却言道：

“廷尉去，别人会认为要兴大狱，不但不能缓和民怨，也许更会制造紧张……”

“儿臣愿代父皇宣抚赵齐两地黔首，解决曲阜大成殿问题。”扶苏明白始皇要他自告奋勇。

“嗯，你也该出去走走了，丞相和廷尉认为派扶苏代朕去如何？”

“那是再理想没有的了！”两人异口同声地说。

于是始皇结论——

派公子扶苏代皇帝巡狩赵、鲁、齐三地。

立即逮捕先前由咸阳遣返限制居住的儒生，并扩大侦办。

## 8

扶苏决定这次代父巡狩要轻车简从，只带少数护驾人马。他的同母兄弟纷纷表示反对，理由是人马带少了有损皇帝威仪不说，要是路上遇到乱民和刺客怎么办？

“那不是正好少了一个和你们争立太子的人！”他开玩笑地回答。

其实，他心里一直没有立太子继皇帝位的想法，因为他认为立胡亥是理所当然的。不过，他的确想借这次巡狩之便，探访一下真正的民情，好带回来作父皇施政的参考，专注重威仪，不能和民众接触，只听到一些阿谀之声，就失去了这次出巡的本意。

于是他取道魏地，经过赵齐，最后目的地是鲁地曲阜，解决大成殿问题后再由楚地回咸阳。

一路上他明令地方官免掉接送等繁文缛节，也不要他们随时相陪。每到一个地方，他只带着两名侍从，就在市井茶楼逛了起来。

就这样，他见到了真实的民间痛苦，也越看越感到心惊。

父皇日以继夜地辛勤工作，想要为民兴利，传令下面，经过层层歪曲，效果适得其反。

他经过沿途和地方官及父老的亲切谈话，明白到焚书令对绝大多数的民众并不发生影响，一个县城找不到几家藏有古籍的，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对这些书烧不烧也漠不关心。农民工匠绝大多数不识字，就是认得几个字，也不会读这些艰涩的古籍；商人虽然识字，忙着赚钱还来不及，哪有时间关心这些？剩下真正在闹的，只有这些靠古籍为生的儒生和其他各家学者。

但焚书所引起的后遗症却是可怕的，诸如地方官员乘机勒索；仇家借此诬告兴讼；儒生学者在中间挑拨煽动，说这些古籍都是上帝借由圣人传下

来的启示，嬴政烧这些书就是亵渎上帝，背逆天意，天下人都会跟着他遭殃。

这些古籍扶苏都读过，在他的看法并没有这么神秘，有的是掺杂着神话的历史，有的是记载某些帝王的片段谈话，还有些载明当时的礼仪制度，虽然上面也提到了上帝，但绝不是上帝借着这些圣人所说的话。

但经过这些在平民眼中认为是圣人的儒生和学者一渲染，他父皇就变成逆天的万古罪人了。

他最担心的还不只是这些，而是一路上所见的不得休息的人民和破碎凋敝的农村，这在他回咸阳后，可要好好地劝谏父皇。

因此，他一路上安抚百姓，告诉地方官焚书令到此为止，不要再乘机入人于罪、勒索贿赂，更不得以嫌疑的罪名拆人房屋，除非真正抓到了真其实据。

他沿途办了几名借焚书令贪渎和报私仇的高级官员，谪放到北边修长城，黔首人心大快。他并将民众所提意见全都记载下来，作为日后劝谏父皇的根据。

他所到之处，民潮一一平息，地方父老称庆，互祝将来会有这样仁慈的好皇帝。

最后他抵达目的地曲阜，首先由郡守和孔鲋等人陪同祭拜了孔子陵墓，然后辞退郡守等人，单独来到大成殿，在里面看到孔子生前的种种遗迹，不禁肃然起敬。他要从人备好三牲香烛，再度祭拜孔子和从祀的诸贤人，然后摒退左右，偌大的大成殿里只剩下他和孔鲋两人。

他微笑着对孔鲋说：

“令先祖孔圣述而不作，整理五经，对中原文化影响之大，前无古人；再加上著《春秋》，如椽之笔使得乱臣贼子人人恐惧，世上少了好多坏事！”

孔鲋早已得到扶苏一路上作为的传闻，对这位年轻公子印象特别好，再加上他祭拜孔子陵墓和神主的恭敬，他更是恨不得扶苏马上继位做皇帝。但一想到大成殿拆不拆还未成定案，他神色黯淡地说：

“整理五经如何？著《春秋》又如何？还不是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！”

“孔先生，你也认为一把火能烧尽天下所有的书吗？”扶苏意有所指地问。

“……”他不愿回答，也不能回答。

“父皇这样做都是一些腐儒惹恼的，一天到晚引经据典，以古非今，其实环境人事都在变，礼仪制度也必须变，才能配合得上。”扶苏先为他父亲作了辩护，然后语气一转地说：

“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是火烧不掉的，一定会流传下去。”

“……”孔鲋想的仍然是大成殿能否存在的问题。

“先告诉孔先生安心，所有古籍，包括五经和《春秋》，朝廷都保存了完整的两套，在这次以古非今的政潮过去后，再找工匠复刻或手抄不是件太困难的事，先生可以转告其他儒生学者宽心。”

可是孔鲋双眉仍然紧皱沉默。

“我明白先生心里在想什么，”扶苏狡黠地说：“我答应先生不拆大成殿……”

孔鲋闻言，老泪脱眶而出，跪在地上接连叩头：

“老朽感谢公子！感激公子！”

扶苏连忙扶其他说：

“不过我也有一项请求，希望先生能答应。”

“公子请说。”孔鲋高兴地说。

“告诉我，大成殿有没有复壁？”扶苏促狭地笑：“在先祖神主前面是不能说假话的！”

“有！”孔鲋横着心说。

“有没有藏古籍？”

“有！”

“先生倒回答得痛快，不怕我反悔？”扶苏仍然笑着说。

“老朽不但相信公子不会反悔，而且知道公子将来继位后，古籍文化一定会更发扬光大。”

“隔墙有耳！”扶苏掩住了他的嘴，随后松了手又说：“我对这并不是作妄想。只是用这来向先生证实，有价值的东西，先生会拼了身家性命来收藏，别人也会，何况还有这里，扶苏指指自己的头：“藏在这里的人更多！不过，先生的话也让我多一层放心。”

孔鲋这下完全了解，在焚书的事上，扶苏是和他站在一边的。

“明天我就要回咸阳了，希望先生能转告民众，不要再听信那些愚儒的挑拨，其实他们中间有人以装神弄鬼求取仙药来欺骗父皇，遭到治罪也是应该的。”

“老朽遵命！”孔鲋躬身长揖。

扶苏赶快回礼。

## 9

在咸阳宫南书房里。

始皇凝视着滔滔不绝报告这次巡狩经过的扶苏。

其实不需要他作报告，他每天做了些什么，随行人员就有人向始皇作密报，再加上地方官的反映，扶苏的整个行程，无论巨细事情，他全了如指掌。

始皇此刻的心情是喜怒参半。喜的是这个外表俊美看似柔弱的儿子，内里却遗传了他性格上所有的优点，处事明快果断，不受传统惯例的限制，而且比他更强的是他外圆内方，所作的决定人人乐意接受，所到之处，好评如潮水一样涌到咸阳他的耳中。

怒的是他敢于擅作主张，无形中就中止焚书令，不让地方官再雷厉风行地彻底追查下去。

有了这么个超越（违背得不露痕迹）自己的儿子，始皇心里矛盾得很。

等到扶苏报告完毕，起立复座后，始皇微笑着说：

“扶苏，一去就是几个月，这次辛苦了。”

“为父皇办事，儿臣怎么敢说辛苦。”扶苏谦让。

“如今有赖我儿能干，各地风潮大致平定，咸阳这方面，愚儒装神弄鬼，以古非今挑拨黔首的案子也已结案。”

“有多少人受到株连？”扶苏关心地问。

“不多，”始皇笑笑说：“四百六十多人。”

“准备怎么处理？”扶苏关心地问。

“丞相和廷尉拟议的是‘坑杀’。”

扶苏避席顿首，急忙劝谏：

“父皇，千万不可，现在天下初定，而这些人都是各地精神和舆论领袖，



杀了他们会引起黔首不安。”

“这些人其中有以装神弄鬼欺骗朕的，也有以古非今诽谤朕的，不严加惩治，如何警告天下！”始皇气愤地说。

扶苏本来想另外找时间详细禀奏民间疾苦，但情急之下，顾不得始皇情绪的好坏，他侃侃直言，将所见的严法峻刑所产生的流弊全都全盘托出。

始皇脸色铁青，不发一言地静静听着，额头中间直通发际的青筋激烈跳动，这是他即将狂怒的前兆。

但扶苏决心不顾一切将话讲完，最后他泪流满面地哭谏说：

“父皇日夜为天下黔首操劳，但经过层层扭曲以后，造成的却是这样恶劣的后果！”

“我儿，很多事情现在你还不懂，”始皇尽量压住怒气说：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，一百个人有一百个意见，你到底听谁的？而且声音叫得越大的，往往是越没有痛苦的人，所以统治者应该有自己的主见！”

始皇习惯性的站起来在室内走动，一边向扶苏说话，也像是自言自语：

“愚儒以古非今，认为应该分封，却不想这是战祸的根源，他们根本是闭着眼睛在瞎吵。黔首怪朕不该动用这么多人力，但尧舜以来，闹了多少次饥荒，饿死了多少人，他们计算了没有？朕修道路，兴水利有什么不对？”

始皇走到跪着仰视他的扶苏面前，注视着他怒声地说：

“天下都拿修筑长城和移民实边的事来指责朕，他们应该到北边去看看，那里的黔首过的是什么日子！天天生活在死亡的阴影下，几年辛苦所得的一点成果，一天就可以全部为匈奴所拿走，不彻底解决这个问题，匈奴之祸就会逐渐蔓延到内地来，他们不懂，你是朕的长子，你应该懂！”

始皇越说越气愤，但突然停住，声音变得出奇的柔和：

“扶苏，朕命你去上郡监蒙恬军，看看真正的民间疾苦，还有，学习一点军事，对你将来会有好处！”

始皇终于还是照丞相和廷尉所议——坑杀了那四百六十名儒生。

## 第二十五章 争立太子

### 1

秦始皇帝三十六年。

自始皇在咸阳公开坑杀了四百六十余名儒生后，不再有人敢公开或私下聚集批评时政，但越聚越多的民怨，却利用别的途径发泄出来。

全国各地纷纷出现各种异兆和讖言。

有人梦见神人吟诗，说始皇活不过三年；有人白天在山顶看见异象，解答出来，预警天下五年之内就会大乱。

有渔人在德水捕鱼，在鱼腹中起出尺长白绢，上书“亡秦必胡”，这和卢生在渤海所得图讖不谋而合，前后相映。

卢生和石生，如今不知藏居何处，始皇费尽心思想追捕他们，却始终缉拿不到。

开始时，始皇也怀疑是他们在中间捣鬼，但追查之下，又不太可能，

因为异兆、讖言和预言，东自辽东，西至临洮，北由燕代，南到南海，全都有发现，他们两个人不会有这么大的能力。

那年暮春，东郡太守茆惑上奏，有陨星坠地变成大石头，而有黔首在上面刻字：“始皇死后地分。”

多日来，始皇已经被这些异兆传言弄得心浮气躁，如今得到真其实据。既然有了具体的证物，他决定严厉追查个水落石出。

他派了廷尉左尉吴石为御史，到心城陨石附近调查实情。

吴石来到地头后，将陨石周围二十里地方的民众都逮捕来，再留下会写字的成人，然后一一审讯对照笔迹。然而写字刻竹和石上刻石相差太远，追查不出所以然，而且无论怎样用刑，这些黔首就是不承认。

吴石审讯不出线索，自觉丢脸，老羞成怒之下，奏准始皇后，全部加以坑杀。他的用意有二：一个是宁愿错杀，绝不错放，第二个也是立威，要以后不会有人再敢用这些来烦始皇，因为始皇整天心神不宁，最倒楣的还是他们这些伺候在左右的大臣。

他这一杀就杀了两百余人，这些人在当地都算得上是舆论和精神领袖的知识分子。

另外，为了冲淡这股异兆讖言逆流，始皇也主动发起攻势，命博士为他作《仙真人诗》，传令天下乐工及民间习唱，诗曰——

仙真人兮始皇帝，  
自泰清兮玄洲戏，  
奉天命兮下牧民，  
四海一兮庆太平。  
仙真人兮始皇帝，  
天诏兮吾之骄子，  
君宇内兮永怀德，  
秦万世兮不更替！

## 2

御史吴石办完心城陨石妖言案后，取道洛阳经函谷关回咸阳，前后随从护卫也有百余车骑。

那天在华阴平舒道野外宿营，从人为他张好临时帐幕，他上床后，思索着该如何回奏始皇的事，兴奋得无法入睡。

这时他忽然听到一阵箫声，凄恻低回，如泣如诉，他不自觉地倾耳而听。

箫刚开始吹出的是他没听过的一些曲子，但由曲调风格，他听得出是楚地之歌。过了一会儿，箫又吹出了新曲，原来竟是新近传今天下通唱的《仙真人诗》。

箫声顺风飘来，他听不出远近，但从人护卫中谁会吹箫，而且吹得如此之好，他一时想不起来。

莫非是另有其人？但在这样的荒郊野外，怎会有人？刚才要宿营时，找营地的人员报告，二十里方圆内没有人烟，莫非是……？近来闹神出鬼的事太多，吴石虽不全然相信，但也不敢认为全无其事，尤其是坑杀这样多不知是否有罪的人之后。

他越听越感到毛发悚然，正想起来叫侍从问时，忽然闻到一股异香，

人就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他感觉脸上一阵清凉，人醒转过来，发现不是睡在帐幕里，而是跪伏在冰凉的青石板上。

他摇摇头，擦擦眼睛，头仍然有点晕，就像宿醉刚醒一样，耳边听到有人大声吆喝：

“吴石！你认得这是哪里吗？”

吴石定神一看，只见自己似乎是置身一个庙里，但又像是一座朝殿，四周一片漆黑黝黝，看不清楚，只有正中席案上点有两支蜡烛，一位穿红色锦绣官服，头戴高冠的人坐在中间，两旁站着十多名刑卒模样的人，全都手执长戟，腰带佩剑。

那位官人浓眉深眼，满脸虬髯，相貌威猛，很像传说中的山神。旁立一位穿着绿袍的俊俏属官。

“下官不知身在何地，还望贵官指点。”

上首官人喝道：

“吾乃华山山神是也，你奉诏审问陨石一案，为何残杀无辜？”

“下官是奉诏行事，身不由己。”吴石有点不寒而栗。

“推下去斩了！”山神大喝一声，有如雷鸣。

“是！”左右兵卒一拥而上，将他五花大绑起来，就拖着往殿外走。

吴石两腿发抖，全身都软了下来，一点都不听指挥，他根本就无法行走，一步步都要鬼卒往外拖，平日他判案杀人如麻，这时候才知道挨杀的滋味不好受。

他一面挣扎抵抗，一面哀声高叫：

“大神，冤枉！冤枉！你总不能不分青红皂白，就这样将下官杀了！”

“好，拖他回来，听听他还有什么遗言！”山神喝道。

鬼卒又将吴石拖回神案前，将他推跪在地。

“吴石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”

无论怎样，下官也是始皇帝钦命御史，不能让下官死得不明不白。”其实他心里想的是——凭你一个山神怎么敢随便杀钦命御史，不怕触犯天条？可是口里不敢说出来。

“吴石，本神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。”山神哈哈大笑，声震四壁。

“下官不敢胡思乱想。”吴石赶快压制住心中那股想法。

“你认为本神只管山魑和飞禽走兽，管不到你这位钦命御史，对吧？”

“下官不敢这样想。”吴石被道破心意，吓得魂飞天外。

“本神此次也是奉天帝之命行事，”山神抚摸着脸上的虬髯说：“因你残杀无辜太多，天帝命我在你路过此地时拘捕你，得以便宜行事！明白了吗？”

“下官明白，不，小人明白，还请大神开恩！”吴石磕头如捣蒜。

“山丞，你看怎样？”山神转向穿绿袍的俊俏属官问。

那位潇洒山丞从袖袋里取出一编竹简，打开查阅后说道：

“据查卷，吴石残杀众多无辜，该受具五刑之刑！……”

山丞的话未说完，吴石叩头流血，口中狂喊：

“冤枉！大神，冤枉！小人只是奉命行事，罪不至此！”

山丞没有理他，继续徐徐说道：

“不过，据查，吴石多年前尚为廷尉推事时，曾审理一件孝子为父报仇杀人案，吴石不惜得罪权贵，判孝子义愤杀人，只罚三年鬼薪，这是他唯一

的阴德，应该减刑。”

吴石这生判罪人无数，连他自己对这件事都已模糊，因为那已是二十多年前的事。要是他先前还有一点怀疑眼前这位山神是人扮的，现在这点怀疑也完全随着山丞这话散去。

“求大神开恩！”吴石恳求。

“不行具五刑之刑，腰斩可以吗？”山神又问山丞。

“大神开恩！大神开恩！”吴石喊得声嘶力竭。

“让他将功赎罪吧！”山丞恭敬地回答说。

“如何赎法？”山神在烛光下炯炯发亮的环眼瞪得吴石心中发毛。

“要他日后在廷尉多积功德，还要他带样东西给镐池君。”山丞回答。

“你不说，本神还忘记了，”山神向一位侍卫说：“将江神送来的那块璧拿来。”

侍卫遵命从后面黑暗处拿出一个小锦箱，里面放的是一块上好的玉璧，晶莹润滑，一看就知价值不菲，吴石官居廷尉左尉，当然识货。

“这是江神托本神转送镐池君的，今由你带去长安镐池，沉璧于水，然后祝祷三遍：‘祖龙明年会死！’”山神将璧交给他。

“祖龙是谁？”吴石忍不住问。

“你不必管，只要照话做就行了！”山神吆喝。

“是！是！”吴石连忙答应。

“今后问案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！”山神又说。

“小人今后一定痛改前非！”吴石又再顿首。

“回去罢！”山神一挥袖，几个鬼卒拥上来，吴石又昏迷过去。

### 3

吴石清醒过来，已是红日当空，发现自己睡在荒山野外一道山沟里，浑身上下还在发痛，那是鬼卒捆绑拖拉所留下的，两手手腕也都浮显勒出的乌紫。

他再打开锦盒，里面的玉璧还在，超出寻常的大，而且质地和手工之好，在民间很难找到，很像是宫中流出的。就是有人装神弄鬼，也不会将这样贵重的玉璧平白无故地交给他。

因此他深信昨晚是遇到了山神。

他费了全身力气，总算爬上山顶，原来他睡着的山沟离昨晚的宿营地并不远，站在山顶远远看得到他的黄色帐幕，还隐约看见人马在附近山沟及道路上乱转。他大声喊了几声，只有空谷传来阵阵回音，那些人仍然没有反应，他明白他们听不见。

“望山跑死马！”他不得不拿这句秦地俗语来自我解嘲。

他只有托着满身酸痛的身子，一个接一个山头翻过去。

“毫无疑问的，昨晚我是碰到山神，人力不可能片刻之间就将我带这样远！”他对昨晚的遭遇已深信不疑。

还好，在他翻过第三个山头时，他的属下终于发现到，连忙派了一名侍卫带着他的座起飞马来迎。

侍卫扶他上马后，还诧异地问道：

“大人兴致如此之好，一大早就来观望山景，害得小人们到处找。”

“你们昨夜可曾听到箫声？”吴石问。

“大人说笑了，这种方圆几十里没有人烟，鸟都不生蛋的地方，哪会有

人吹箫？再说大伙白天行路劳累，吃完饭，洗个澡，一躺下来就睡着了！不说这些人中间没有人会吹箫，就是会吹，也吹不动啦！大人有什么发现？”侍卫也跟着上了马。

“没有，本官只是问问而已，走吧！”吴石脸色苍白地扬鞭，一拉嚼环，白马急驰而去。

大家都认为吴石是贪看风景迷了路，吴石也顺水推舟地承认。

在再出发途中，吴石坐在骑马高车内，手执玉璧，心中却在考虑，应该遵照山神的话，将玉璧直接沉于镐池，传达祖龙明年将死的消息，还是将这件事先禀明始皇，还是两者都不要，另选第三条路——将玉璧收归己有。

他一路上检视把玩着玉璧，越看越爱不释手。他是走赵高路线的人，各地包括西域和林胡献贡来的宝物，都要先经过赵高的手，而赵高总会要他去鉴赏，他很少看到这样质地和雕工都达到完美程度的大玉璧。

祖龙又是谁？他的死与江神和镐池君又有什么关系？假若他将这样贵重的玉璧沉在镐池，是不是太可惜？

但假若他献给始皇，告诉他这个怪异荒诞的故事，他会不会相信？要是不相信，又会产生什么可怕后果？这次他本身去办案，就以妖言处决了两百多人，他还要去背这个罪名？

不过，他要是不去沉于镐池，将来山神找到他该怎么办？昨晚的恐怖情景，现在想起来背脊还发凉！山神敢交玉璧给他，一定有再制住他的方法。

算了，到咸阳还有段时间，向始皇报告结案经过，还要经过一段时日，再到镐池的时间加起来，他玩赏这块玉的时间够长了。

想到这里，忽然他又发现一个疑问想不通了——为什么山神千里之间顷刻可到，自己不送去，却偏要借这个凡人之手？”也许，沉璧要经过一道繁复的祭祷仪式，山神也是神，不愿向镐池君低头。”他只有这样来解答自己的疑问了。

他向着窗帘透进来的阳光，察看玉的透明度，突地看到一行小字，原先不仔细看，还当是玉的纹理。他极尽目力辨识，才看出是：“大秦御府珍藏”

他吓得两手一抖，差点将璧掉下来跌碎，他叹了口气想：

“手上的锦盒很多人都看到了，将来追查脱离不了关系，看样子只有走向主上禀明这条路了！”

#### 4

在吴石醒来刚离去不久，山沟那边树林中，转出来十几个人，带头的赫然是张良和一位虬髯客。时隔七、八年，张良虽然俊秀依旧，可是气度举止成熟许多，他正是昨晚山神庙中装属官的人。他笑着对那位虬髯客说：

“项伯兄，一切在预料中。”

项伯身高八尺有余，不是别人，正是楚名将项燕的长子，也就是项梁的同胞兄长。他性喜闯荡江湖，四海游学，从小就在外面很少回家，前几年因杀人被通缉，逃到下邳，后来张良博浪沙一击始皇不中，也逃到下邳和项伯会合，同时合组了一个遍布各地的反秦组织。

项伯笑着回答说：

“良弟自遇黄石老人后，可说是一日千里，进步太多，不再是博浪沙山上的鲁莽少年，而变成神机妙算的半仙了。”

张良闻言微笑不语。

原来博浪沙一击不中，张良逃到下邳，在那里得到一项奇遇。黄石老人故意将脚上鞋子踢到圯桥下，要张良拾取，考验他是否有敬老尊贤的品德。张良从桥下捡鞋子后，老人更要他为他穿上，看他是否有忍辱负重的耐力。

当时张良是真想狠揍他一顿，但看他年老，便忍气吞声为他穿上，老人满意地称赞他孺子可教。

最后他约张良在桥上见面，故意提前到达，然后责怪张良与老人约会却迟到，这样接连三次，第四次张良干脆不睡觉，前一天晚上就在桥头等候，这次总算比老人先到一会儿，通过了测验。老人大喜，传授了他一套《太公兵法》，并且告诉他：

“好好读这部书，学成即可为王者师矣，十年后，你会大展事业，十三年后，到济北来见我，谷城山下有块黄石，那就是我！”

老人没说其它的话就走了，以后也未再见过面，但隔一段时间就会有封信给他。张良日夜研习揣摩，气质及才智都有了莫大的变化和进步。

接着项伯又说：

“良弟，你真是舍得，这样一块价值连城的玉璧就这样平白送人，假若吴石贪心一起，不呈交始皇，私下吞了，那岂不是白费这许多心思？”

“天下之物各有其主，这块玉璧本来就是嬴政之物。上次他渡江水遇风浪，用来沉江祭祷江神之用，我在无意间得到，这块璧会给他心理上莫大震撼，‘祖龙明年会死’的预言，他也会深信不疑。至于吴石，就算不怕‘山神’会再找他，见了‘大秦御府珍藏’那几个字，谅他也不敢吞没！”张良分析事理，头头是道。

“你认为嬴政相信了这个神话，就会急着立太子？”项伯仍然不解地问。

“应该如此，”张良胸有成竹地说：“根据后宫传出的消息，嬴政政事劳累，再加上勤练房中术及大量服用丹药，已患上了严重的肝病，只是御医们都不敢说出来罢了。嬴政本身也有所警觉，所以不愿立太子的原因，乃是对徐市的‘青春之泉’还抱着希望。”

“你认为嬴政这样聪明，再加上‘装神弄鬼案’的打击，还会相信我们的鬼话吗？”

“嬴政在别的事上聪明绝顶，但只要遇到和死去皇后有关的事，他就会变成八岁，要是谈长生不老，他就只有三岁了，”张良微笑着又加一句：“这是情和欲望害人之处！”

“我再问一句，”项伯问话真有执着精神：“我们是想要他立扶苏，他相信了我们的鬼话和立扶苏又有什么关系？”

“唉！”张良也许被他问累了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才说：

“前因后果分析起来太复杂，我只能简单说明。嬴政深爱死去的皇后，所以这么多年都不扶正苏妃……”

“这是众所皆知的事，那我们想借鬼话来促使他立扶苏，不是简直不可能吗？”项伯瞪大了环眼插口。

“听我把话说完，”张良耐心地说：“你也说过嬴政聪明，但为情所使，他一心一意想立胡亥，却又明白胡亥愚驽任性，不可能做个好皇帝。只是他抱着希望，胡亥也许能改，同时再多等几年，让天下完全安定，胡亥能当个无为而治的太平天子，笨一点就没有关系……”

“原来如此！”项伯有点懂了。

“假若他相信我们的预言，他明年会死，他鉴于天下风潮四起，怕胡亥

镇不住，就会立扶苏，这也是我们地下组织到处放话，制造民间混乱的道理。”

“这我就更弄不懂了，我们以反秦复国为目的，立昏庸的胡亥，将来弄得天下大乱，不是正好？要是扶苏当国，以他这次代父巡狩的成绩来看，一定是天下大治，我们岂不是一点机会都没有了！”项伯不以为然地说。

“你不是说我进步了吗？”张良苦笑着说：“这就是我突破性的大进步。几年来和家师书信往返讨论的结果，家师判定几年内天下必乱，百姓又要受到战乱流离之苦。我们再次商议，想由我来做一点‘人定胜天’的事，促成扶苏立位，以免天下又陷于过去几百年混战的痛苦。”

“你不想复兴韩国了？”项伯诧异地问。

“韩国的复兴和天下生民的痛苦比起来，又算得了什么？”张良笑得有点凄凉。

“我也有同样的想法，”项伯也叹口气说：“天下统一已成趋势，再打散重来过，又是打打杀杀，以前那种日子并不好过，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一个好皇帝。”

“多谢项兄和我有同样的想法，”张良感激地说：“下一步是投向蒙毅，借他之力，促立扶苏，但项兄是否肯屈身事仇？”

“从小游荡四海，早以天下人自居，眼界不会只限于一国一地！”

项伯仰天哈哈大笑，豪迈的笑声吓得林鸟纷纷展翅而飞。

## 5

始皇在咸阳宫便殿接见吴石，听取他报告办理陨石案经过，廷尉蒙毅侍坐。

吴石报告此案株连到两百多人，而且是当地菁英分子时，蒙毅脸上流露出一忍之色。

始皇转脸看了他一眼，又转过来对吴石也像是对他说：

“办案固然要以少杀戮为原则，但有时除恶务尽也是应该的。”

蒙毅不便说什么，吴石听到这句话，等于是得到称赞和肯定，不觉喜形于色。

高兴之余，他的胆子也变得大了些，他避席顿首，双手高举锦盒过头启奏：

“臣这次回咸阳途经华阴平舒道时，遇见一件怪事，有该地山神托臣带一块玉璧给镐池君，后来臣发现到这块玉璧本是御府珍藏，不敢自专，特地禀明陛下，请陛下圣裁！”

“有这等怪事？”始皇要近侍接过锦盒，仔细一看，也发现到“大秦御府珍藏”那一行字，他要近侍召御府今来问明真相。

他心里却在想——又是一个装神弄鬼的骗局！但他还是很感兴趣地对吴石说：

“卿家将经过情形详细说给朕听，请复座。”

吴石复座后细说了当时经过，当然将自己乞怜求生的丑态省略掉了。

始皇听罢，半晌不语，这和他在湘君祠的遭遇类似，不过不是似幻似真，而是真的整个人被掳走了。那“祖龙”又是谁？

御府令奉诏前来，叩首行礼后检视玉璧，刹时间脸色变得苍白，仿佛看到了极其恐怖的事物。他声音颤抖地说：

“启奏陛下，这正是前次渡江水，适逢风浪，陛下祭祷江神，沉于江中的那块玉璧，不知怎么会被人捞起。”

“你能确认无误吗？”始皇也感到有点头启发麻。

“沉璧之事不多，而且这块玉璧在御府算是上品，无论尺寸、形状和纹理，臣都记得很清楚，的确是廿八年祭江所沉之璧，尤其那行与纹理相合的字，更是巧匠精心之作。”御府令肯定地说。

始皇沉吟一会，转向吴石说：

“这样吧，镐池君那里由朕亲自去，这块玉璧暂时物归原主。”

“遵命！”吴石即席俯首。

“暂时收藏好，等朕决定好祭祷镐池君时，再取出应用，这里没事了，你退下吧！”始皇向御府令说。

御府令行礼告退，始皇仍在心中一直咕哝——祖龙明年死，这祖龙到底是谁？

突然他想到，祖者始也，龙者帝也，祖龙者始皇帝也！他神色沮丧地对吴石说：

“这次案子你办得很好，没事就退下吧！”

在吴石行礼退出后，他又对蒙毅说：

“蒙毅，你留下，今晚你和幼公主陪朕一起去见见皇后！现在你就去找幼公主来南书房！”

这是任何臣子都无前例的殊荣。这么多年来，始皇去到兰池，全都是独来独往，只带四名力士护卫。

始皇回到南书房，感到有点头晕，他早发现自己身体不好，却没有近来这般严重，他常感到四脚乏力，胸中郁闷，时有想呕吐的感觉，而且人很明显的在逐日消瘦下来。

御医们诊断没有病，只是说他操劳过度，肝火上升，唯一的治疗方法就是休息，另加一些降肝火的补药。

他习惯性地踱到南窗边，推开窗户，见到的又是一勾新月，不知为什么，每逢见到新月，他就对皇后有股难以形容的思念。

祖龙明年死！也许他该立太子了。但要立谁呢？胡亥和扶苏的影像，在他脑中又重叠交错起来。

祖龙明年死！他仿佛见到那个山神说话的神情，吴石描述得太活灵活现了。

这些反朝廷分子，这件事是否又是他们玩的把戏？

但再仔细一想，沉落在江底的玉璧，不是江神还有谁有这个能耐，能将它捞起来？人称海无边，江无底

只不过江神为什么不将这个讯息直接告诉他，而要告诉镐池君？

这些问题他越想越不通，干脆不再想，而是做成两项决定：

——尽快考虑立太子。

——祭祷镐池问吉凶。

## 6

当晚始皇在南书房赐宴蒙毅和幼公主，饭后乘汽车一部，带力士八名护驾，幼公主参乘，蒙毅则骑马相随。

车行中，始皇目不转睛地看着已发育良好的幼公主，发现她越大越像皇后，无论是言行举止，或者是聪慧才智，尤其是那股孩子气的狡黠，恐怕皇后在世见到，也会自叹不如。

忽然他灵光一闪，要是能让她的聪慧来补胡亥的愚驽，那立胡亥为太



子，就没有太大的关系了。

他们按照往常一样，经由秘密通道，进入大殿皇后棺椁厝放处。

始皇亲自在皇后画像前点好香烛，行礼后默默祝祷，蒙毅和幼公主叩首后仍俯伏在地。

始皇望着皇后的画像，在心中默念说：

“玉姊，你生前虽然不赞成我立胡亥，但胡亥是我们唯一的儿子，不立他，立谁我会甘心？如今江神言我明年会死，立太子已是岂不及待的事，现在我帮你找到一个媳妇，不但相貌举止和你相像，聪明才智也可和你相比，愿你在天之灵也表示一点意见。”

默祷完毕，始皇连卜三次，“皇后之灵”都表示反对。

“那只有由我单方面作主了！”始皇摇头苦笑。

祭拜完毕，始皇要蒙毅出外巡视一下警卫，单独留下幼公主。

始皇首先指着皇后的画像说：

“皇儿，看看母后像不像你？”

“父皇的话有语病。”幼公主笑着说。

“语病？”始皇一时会不过意来。

“应该说儿臣像皇后。”

“哦，不错，朕越看你越像她，尤其是天生聪慧上。”始皇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

“萤火怎敢跟月亮比！”幼公主也叹了一口气：“皇后驾崩这么多年，后宫至今人人都还称颂她的贤德，儿臣怎敢相比？”

始皇接着谈了一些皇后生前的事，思慕之情，溢于言表，幼公主也听得入神，始皇突然话锋一转说：

“希望胡亥将来立位时，也能有这样一位皇后！”

“小哥的年龄是到了该择偶的时候了。”幼公主说。

“准备当皇帝的人，不只是为个人择偶，而要为天下人选后！”始皇郑重地说。

“父皇可曾为小哥选好了人？”幼公主顽皮地笑。

“有是有了，可是朕正在征求她的同意。”始皇也露出微笑。

“哦？”幼公主沉默不语，脸色变得凝重。

两人无语很久，始皇心想这层纸不戳破，话就永远说不明白，因此他徐徐地言道：

“皇儿，你和胡亥相处得怎样？”

“很好。”幼公主低下头。

“朕看得出他很听你的话。”

“虽然眼下他顽劣一点，但一旦继位，朕相信他会改。”

“朕想你做他的皇后，你意下如何？”始皇硬着头皮说出。

公主闻言连忙下跪，始皇还当她是下跪谢恩，但双手想要扶起她时，却发现她满脸泪痕。

“父皇是诏命，还是征询儿臣意见？”幼公主仍然跪着没有起来。

听到幼公主如此问，始皇不禁又回想到那晚他自己向皇后求婚的事，他在心中暗叹，真的什么都像，连求婚回话都像！他长叹一口气问：

“要是朕的诏命，如何？”

“君命不可违！”幼公主轻啜了一声。

“要是朕代胡亥求婚呢？”

“儿臣愿意丫角以老，永远服侍父皇。”

“算了，起来吧，”始皇强作微笑说：“什么都不算，就当没发生过这件事。”

蒙毅巡视警卫回来，脚步声逐渐走近。

始皇爱怜地抚摸一下幼公主的秀发说：

“把眼泪擦干，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！”

7

在长安西南的镐池，正在举行一项盛大隆重的祭祷典礼，由始皇帝亲自主持。

身穿白色宽大长袍，头戴黑色鸱冠的巫者，手执巫杖，两手张开，仰首向天大声祈祷，口中喊着只有他自己才听得懂的祝词。六六三十六名礼生，穿着同样的白袍，就是头上没有鸱冠，分成六列跪在巫者背后。

“镐池君”相传为周武王死后为神，由天帝所封。始皇对这位首次以武力统一中原的君主，有着惺惺相惜的特殊感情，他不敢托大，身着全套大礼服率领百官跪伏在地。同时为了表示亲民，准许民众在外围自由参加祭祀，因此现场参加祈祷求福，以及想瞻仰始皇丰采的民众，高达数万。

池边周围香烟袅袅，有的民众在池边祭拜，更多的民众站在高处或是爬在树上，守视祭典的进行。数千虎贲军在现场担任护卫，严禁闲杂人接近祭祷现场。

始皇虽然跪在地上，但他的头仍然是昂起的，一直注意看巫者的表情，因为他对鬼神的事，经过历次受骗，已经是半信半疑。

他第一眼看到巫者的感觉是震惊，这名巫者好俊秀好年轻！眉目娟秀，唇红齿白，简直像个美妇人。而跟在他身后赞礼的副手倒是身材魁梧，满脸虬髯，这两个人的角色是否颠倒了？

不知为什么，他见到这名片好像女子的巫者，心中却微微有些恐惧，也许是为他脸上满布的神秘所震慑吧，这些巫者和帝王一样，自有一股镇压人心的魅力！

这巫者是蒙毅介绍的门客，始皇绝对信任。据蒙毅说，他自小得到异人传授，上知天文，下通地理，对易经及占卜，搜鬼通灵等奇学，更有独到的本领。

巫者祝祷祈神降临，沉璧仪式完毕，本该由奉常代始皇念祭文，谁知这时巫者突然摔倒，全身颤抖，口吐白沫，现场稍有混乱，但因始皇在场，谁也不敢乱动。

赞礼副手和几名礼生上前去扶他起来，谁知这名美妇人般的巫者，一手抓一个，像丢稻草人似地将他们丢得起晕八素。

始皇的近侍郎中正想有所动作，却为始皇所喝住，他想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

只见巫者神色和举止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，颇有帝王雍容风度，他向跪在地上的始皇说：

“本神乃镐池君是也，嬴政，你来找寡人，有什么要问的？”

始皇犹豫了一下，当着这么多众臣面前，他想问的事当然问不出口，他转念一想，自己功德远超三皇五帝，在武王面前也不必这样自卑，尽管武王成神，而他却是天之骄子！于是他站起来说：

“镐池君乃正神，应该不说也会明白朕所想问的事！”

“嬴政，你很聪明也很狡猾，”镐池君哈哈大笑，一派帝王气度，完全不是巫者原有的声音：“你的心思本神当然清楚，但在这种场合，你不便明问，本神当然也不便明告。”

“那是否能请大神今晚降临，嬴政在咸阳宫辟密室，焚香等候？”始皇恭敬地说。

“不必！”镐池君说：“嬴政，你是聪明人，本神只要提示你几句，你就会悟透了。”

“请说。”

“祖龙乃天上星宿，明年应该归位，这是第一；行其所当行，立其所该立，不要被私情所蔽，这是第二个你想得到的答案。另外有句话要奉劝，稍存上天好生之德，免得为血所污染，归不了天上星位。”

这下始皇要不相信也不可能了，因为祖龙之事，只有蒙毅和吴石知道，而想立太子的事，除了幼公主以外，他跟谁都没提过。

“还有一件事朕想不通的是……”他又问。

但他的话还没说完，就为“镐池君”所打断，他反而问他说：

“本神在人间留下什么功绩受后人所景仰？”

“当然是率领诸侯伐纣！”始皇对“纣王荒淫无道，武王大会诸侯于孟津讨伐”这段历史很熟谙。

“这次江神托华山山神持玉璧作信物，劝言本神祖龙可以讨伐了！”

始皇回顾身后依然跪在地上的群众，只见他们人人满脸狐疑，似乎不了解他们在打什么哑谜。

“还有一件事要请问，”始皇又说：“假若祖龙传人得宜，是否可以万世不替的传下去？”

“嬴政，你在别的事上聪明，怎么在这种事上却如同三岁小孩子？传人得宜自然可以延长天命，其余就非本神所知了！”

除了中隐老人外，谁敢这样直言申斥他？尽管镐池君生前为王，死后为神，而他却是天之骄子！

始皇怒火填膺，正想发作，只见“镐池君”两眼翻白，口吐白沫，浑身颤抖，狂吼了一声：

“本神去也，嬴政你好自为之！”

巫者竟这样像僵尸一样，直挺挺地倒了下去。

副手和礼生忙着用冷水浇他，想弄醒他来。

始皇脸色铁青，不发一言，登上六七黑马驾的輶辇车，在万民高呼“万岁”声中，绝尘而去，众大臣连忙各自乘车骑马纷纷相随。

## 8

在蒙毅府中密室，灯光黯淡，室外警卫森严，禁止任何人接近整栋房子十丈以内，于是整个院子都空旷无人，伺候的婢女也必须奉召才准前来。

室内只有蒙毅、张良和项伯三人。

蒙毅离席在室内踱来踱去，每到张良和项伯席位之间，就环顾两人一下。

他面色凝重地说：

“张先生今天表演得很好，只是后面几句话说得过重了些，主上回宫后一直含怒不语。”

张良避席顿首说：

“小生并不认为如此！”

“哦？先生有何高见？”蒙毅不悦地问。

“依小生之见，主上性情高傲，目无历代任何帝王，独独钦佩武王的功绩和为人。要在气势压过他，小生装扮的武王必须要当他是后生小子！”

“先生言之有理，只是还是有点过份，”蒙毅刚直的脸上出现了歉意：“以前下官骂赵高装神弄鬼欺骗主上，想不到自己也要玩这种权术手段。”

“大人用不着歉疚，”项伯在一旁插口说：“始皇为人刚愎，又深爱胡亥，难免不做糊涂事，大人这是为天下人着想。”

“也只有这样想，下官才会稍微心安！”蒙毅叹口气说。

“始皇回宫以后，真的一句话都未说？”张良沉思一会又如此问。

“他只喃喃自语一句话：‘山鬼只知一年事！他怎么能知明年？’”蒙毅回答：“下官不明白主上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心中作何想法。”

“看情形，他对此次镐池君的话是深信不疑了，只是心中还有矛盾。”张良解答说。

“张先生，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？”蒙毅又问。

“什么也不要做，静观其变，假若小生推测不错的话，始皇会主动问及大人此事。”

“到时候下官要如何回答？”

“大人可以说这是主上的家务事，疏不间亲，不便回答。”张良说。

“这岂不是坐失良机吗？”蒙毅不解地问。

“始皇为人主见很深，他决定了的事别人很少能更改，他知道大人品向扶苏，假若你言明赞成扶苏，反而会激其他的反感而误事！”张良微笑着说。

“先生果然高明！”蒙毅赞叹地说：“先生要是能入朝为官，一定是大有作为的能臣，要不要下官代为推荐？”

“多谢大人厚爱，只是小生懒散惯了，受不了官场的束缚，承蒙大人收在门下当舍人，能为大人献言分忧，就很满足了。”张良连忙谦谢。

“这真是太可惜了，只是下官也不敢勉强，”蒙毅想了想又问：“先生看这件事有几成的把握？”

张良闭目沉思一会儿，才睁开眼睛回答说：

“假若不成的话，始皇很快就会立胡亥，那就不必说了；假若他不再提此事，扶苏就有六成的胜算；要是他主动向你问起，那他已是决定立扶苏了。”

“想不到先生这样年轻就算无遗策，真可惜我们不能一殿为臣，共扶未来的皇帝。”蒙毅脸露惋惜。

张良微笑不语。

三人又谈了一些细节，张良和项伯才起身告辞，临行时，张良又向蒙毅叮嘱一句：

“大人要多注意赵高的动向！”

在赵高府中密室里，也有三个人在密商，分别是赵高、吴石和一名徐市派来的密使。徐市密使是报告，徐市在海外一个岛上，男耕女织，生活得很好，暂时不想回来。

“前几天蒙毅介绍的那个巫者装得真好！”赵高气愤地说：听主上近来的

言语，似乎有了想立太子的意思。”

“据下官看，镐池君真是降临了。”吴石有点不服地说。

“明明是装神弄鬼，”赵高鸷鸷般笑了几声：“这些事哪能逃得过我的眼睛！”

吴石还想争辩，但想到赵高装神弄鬼受罚，到如今还是庶人身份的事，他不敢再提，只是讨好地说：

“主上要立太子一定要立胡亥公子，将来他一继位，赵大人就是帝师了，还望多加提拔。”

“哼，那可不一定，”赵高摇摇头说：“主上今天问起我，要立太子该立谁？”

“主上器重大人，这样重大的事都征求大人意见，真不愧为帝者师，大人自可顺水推舟拥立胡亥公子。”吴石谄笑着说。

“我才没有你这样笨！”赵高对堂堂的廷尉左尉毫不客气，就像对家奴一样直斥。

可是吴石却一点也不见怪，仍然耸肩前倾，陪笑着说：那大人是怎样回答的？”

赵高闭上眼睛，半晌没有答话，脸上流露得意微笑。最后他徐徐睁眼，看了两人一眼才说：

“对主上的脾气，没人比我再清楚……”

“当然，大人和主上是从小玩到大的总角之交！”吴石赶快乘机拍马屁。

“不然，”赵高正色地说：“应该说是同怀之交，你知道吗？虽然主上小时有他的奶妈，但我娘常是一边奶头奶一个孩子，这不是同怀之交是什么？”

“不错，不错！”吴石与那徐市密使异口同声地奉承。

“所以嘛，我当时就回奏主上，这是他的家务事，疏不间亲，我无意见可提。”赵高显出诡异的神色。

“那岂不是坐失良机？”吴石叹口气说。

“我说你不懂，你就是不懂，主上的脾气没有人比我再清楚……”

“不错，不错，大人与主上乃是同怀之交！”吴石等两人异头同点地说。

“主上一直是有自己的主见，他问别人，只是观察哪类人有哪种想法，并不是真正征求你的意见。譬如说他要是问蒙毅，一定会问立扶苏好不好？假若蒙毅回答好，那倒楣的是蒙毅，因为主上会怀疑他与扶苏结党，或者是受了扶苏请托。因为立嗣这种大事，不是元老重臣不能参加意见的，蒙毅和我还不够那种份量。”

“赵大人真是明智，”吴石拊掌称绝，然后不解地问：“赵大人和主上这种交情都不能提意见，那就没有人够资格提了。”

“那当然，”赵高摸摸没有胡子的下巴微笑，不过他想了想又说：“不然，像李斯这类老臣倒是应该可以回答，否则主上会怀疑他们没有诚意。”

“听赵大人一席话，真是胜读十年书，”吴石叹口气说：

“下官在朝为官也很久了，今天才知道答与不答之间，竟有这么大奥妙！”

“那当然。”赵高得意作鸷鸷笑。

“主上问过李丞相没有？李丞相又如何回答？”吴石好奇地问。

“听说是问过了，而且李斯认为是立扶苏的好，不过他的话没有多大效果。”赵高轻蔑地说。

但他忽然像想起什么似的，沉吟了一下，一拍大腿，高叫了一声：

“不好！”

“赵大人，怎么啦？”吴石等两人品声问。

“蒙毅的装神弄鬼，再加上李斯的进言，可是非同小可！”赵高像从美梦中醒过来一样惊惶：“李斯是最会揣摩上意的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吴石问。

“你不要管为什么，我只告诉你，再不设法阻止，恐怕主上这几天就会明命立扶苏为太子！”赵高气极败坏地说。

他们刚才还看到赵高一副志得意满的样子，现在突然变得惊慌失措，不禁也紧张起来。

“没有谁比我更了解主上的了，”赵高又说了一句他的口头禅：

“他没有决定事情以前，不会问别人，依照目前的情形，他为顾全大局，一定会立扶苏！”

“那该怎么办？”两人异口同声问。

赵高皱着眉头，拖着猥琐的身子，就在室内踱步起来，他这个习惯多少是从始皇那里学来的，他虽然是邯郸小儿学步，倒也发现像这样踱步，头脑会灵活不少，很多困难问题因此迎刃而解。

他踱到徐市的密使面前，一双小眼睛一转不转地盯着他，看得这位密使心里发毛。

“就是你，我要用你来挽回大局！”赵高格格地笑着。

“小人我？”密使有点想哭的说：“徐先生派我回来秘密报告船队在海外的情形，小人可是见不得光的！”

“你不但要见光，而且要面见主上。”赵高突然这样说了一句。

这名密使吓得避席顿首，磕头如捣蒜，哀声喊着：

“赵大人，这不是开玩笑的！”

“起来，起来，请复座！”赵高笑着将他扶回席位：“你别惊慌，我没有恶意，明天我就安排你觐见主上。”

“小人我？”密使哭丧着脸问。

“不错，安排好时间我会通知你，见到主上后该说些什么，觐见之前我会告诉你！”

“叩谢赵大人！”密使又再避席顿首。

吴石在一旁满头雾水，猜不透是怎么回事。

## 10

始皇在偏殿接见徐市的使者，赵高没有食言，前一天晚上教了使者一番话，要他记熟以便临时应对。

这名密使乃徐市多年来最相信的门客，算得上是饱读诸子百家，有着极好的口才，这些年来专负责他与赵高之间的联络。他见过的场面不少，却是第一次见到帝王这种威严。

虽然是在偏殿，没有朝殿那种盛大排场，但也是警卫森严，殿下站满执戟武士和带剑郎中。

这位门客天生个子就小，一进入大殿，环顾四周都是身材特大的彪形大汉，再加上殿中什么都大，更显得自己出奇地渺小，他两脚发软，几乎都要不听指挥了。

来到阶下，他跪地行礼，高呼万岁已毕，奉命起立回话。

“徐市这么多年在海外寻找长生不老药，久无消息带回，而且还偷偷将

家着接走，实在可恶之极，这次派你回报，到底还有什么可强辩的？”

始皇一字一字的威严说出，回音在空旷的大殿中激荡，更增加了恐怖气氛。这位门客明白，回话稍不小心，就有掉脑袋的危险。

“徐市辩解已在奏简说明，小人只是奉徐市之命，负责向陛下回答疑问。”门客强自镇定地说。

“好，朕先问你，徐市现在何处？”始皇怒容稍减。

“徐市等人现在海外一无名孤岛，缺水缺粮甚为辛苦。”

“岛上会没有淡水吗？”始皇不解地问。

“岛上虽有少数山涧，但因地势陡削，下雨水即流入海中，存水处甚少。”

“你要说实话，”始皇双目似箭，直视门客，沉声地说：

“你们可曾见到仙岛？”

门客为始皇看这一眼，全身有如遭到雷击，差点说不出话来，可是他想凭赵高的交代，只得硬起头皮回答：

“多次见到，只是靠近不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是否岛上的人不欢迎你们，还是你们所见到的只是海市蜃楼的幻境？”

“不是，的确是蓬莱仙岛。”门客只有一口咬定。

“什么样子？”始皇这一问非常厉害，因为徐市向他形容的仙岛模样，他一直神往，所以记得很清楚，而且徐市对他说这些时，只有很少人在当场。这一对照，就可知道这个门客说的是否真话。

谁知赵高比他更厉害，早料到 he 会有这一点着，不但伪造了徐市给始皇的奏书，还教会了他这一套。

门客照着赵高所教的说了，对蓬莱仙岛外形的描述和徐市所讲的大致相同。这位门客本身当然也是精明之辈，他结尾加了一句：

“至于仙岛内里的事，徐市从不对别人说，所以小人也完全知道了。”

始皇一听他这样说，也就深信他们是接近过仙岛而无法上去了。

“到底是为了什么呢？”

“每次我们看到仙岛出现时，就会风浪大作，波涛汹涌，将船队打得四分五散，还曾经有多艘船翻覆。”

“朕问你到底是为了什么？”始皇有点不耐烦。

“经过徐市的祭祷祝问，才知道是海神的阻挠。”

“海神阻挠？他为什么要阻挠朕求取仙药？”

“这就非小人所能知道的了。”

“退下去吧，朕自有主张。”始皇爽然若失地说：“补给与粮食的事，你去和赵高商量办理。”

门客跪倒行礼，由赵高带出。

始皇退至南书房后，召李斯和蒙毅来见。他向李斯说：

“徐市有使者回来，说是接近了蓬莱仙岛多次，只是为海神所阻，看来求取仙药‘青春之泉’还是大有希望的。”始皇心有未甘地说。

李斯看了看始皇憔悴的脸色以及明显逐渐瘦弱的身体，明知他肝病已重，应该立嗣，但始皇最忌讳的就是别人说他病，更别说提到死了。有位御医自认忠诚，说了实话，诊断始皇患了肝疾，建议他必须停服任何丹药，少近女色，完全不理政事，好好休养一段时间，否则后果堪虑。

始皇一气之下，就罚他鬼薪守太上皇陵三年。以后没有任何御医再敢

说他有病，只是歌功颂德地说他太劳累，开些清火补肝的药给他吃而已。

李斯当然不会重蹈这个覆辙，他恭身回答说：

“恭喜陛下，海神为什么阻挠，只要找出原因就不难解决。”

始皇又转向蒙毅说：

“先前你的那位门客是否还在府中？”

“还在，只是他上次冒犯了陛下，至今仍日日惶恐不安，绝口不再提祭祷占卜这类的事。”蒙毅回答。

“上次的事，当时朕的确有点生气，但再一想，对朕无礼的是镐池君，这怪不得你的那位门客，对了，他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张继，楚地下邳人。”

“你要他为朕再召别神，当然不要镐池君，朕想问问，海神为什么要跟朕作对。”

“遵命。”

始皇不再说话，陷入沉思很久，才同时对李斯和蒙毅说：

“立太子的事后仪，等海神的问题解决了再说。”

“是。”李斯无可无不可地答应。

蒙毅只觉得背脊发凉，他想说点什么，却又不敢。

1 1

甘泉宫修炼室里，烛光摇曳，香烟袅绕，兽形香炉里，焚着西域异香，整个屋子弥漫烟雾，人处其中，立即进入一种似幻似真的境界。

始皇对着神桌高坐，这次是召神而不是祭祝，所以始皇是坐在主位，以贵宾之礼等候神的降临。

事先始皇召见了张良，问他召什么神来问最好。张良认为召别的神来都是旁敲侧击，恐怕问不出个所以然，不如直接召海神来。

“东海离这里万余里，能召得来吗？”始皇惊奇地问：“即使能来，又要等多久的时间？”

“庄子曰，鹏之徙于南冥，水击三千里，抟扶摇而上九万里，这还只是有生有形的神物，”张良微笑着说：“至于成神以后，无生无死，无形无影，思想所及，转眼却至，已不再受距离的限制。”

“张生这句话就错了！”始皇抓住他语病似地得意微笑。

“不知臣错在哪里？”张良恭敬地问。

“即使神只要转念之间立到，为什么江神不直接和镐池君会晤，还有待山神居中转交玉璧？”

这一问的确将张良难倒，而且山神这件故弄玄虚之事，正是他所为，免不掉做贼心虚。

但他是何等机智的人，心念一转，表面一点声色未动地回答说：

“神无形无影，固然转念之间任何地方都可立到，但玉璧是凡间浊重之物，却需要按照凡间俗物处理。”

“原来如此，那我们现在就开始作法吧！”始皇满意地说。

张良又换上白色法衣，戴上鸠冠，由项伯赞礼。

始皇肃穆静坐，专等海神的降临，蒙毅侧席侍坐。

张良焚香击钟，跪伏在地，口中念念有词，突然和那天一样浑身颤抖，口吐白沫，一个腾身，跳到半空，还连翻了几个跟头，矫如神龙般在空中扭转，正好跌坐在事先安排的宾席上。



“海神怎么跟镐池君不一样，举止如此野蛮？”始皇细声问蒙毅。

“镐池君生前为帝王，当然雍容大度，海神则只是东海一条孽龙！”蒙毅也恭敬地小声回答。

这时只听到张良大吼一声说：

“本神乃海神是也，尔乃何人，胆敢当面辱折本神？”

声音粗厉，和张良俊秀的外表极不相称。

蒙毅闻声连忙跪倒，连连谢罪失言，始皇也起立以主人身份延坐。

“始皇帝，你管你的人间，我管我的海洋，你找我来作什么？”“海神”怒声问。

“海神这一问问得甚好，既然你知道你我奉上帝之使命各管一方，为什么要阻挠朕寻取‘青春之泉’？始皇顾着主人的立场，说话非常柔和。

“你真的想知道原因吗？”“海神”问。

“当然。”始皇回答。

“海神”仰天大笑，室内回声激荡，正如大海波涛。

“你本为天上乌龙，掌管天池，因有凡心，谪到人间赎罪，如今你竟然忘本！”“海神”笑着说。

“朕本是天上掌管天池的乌龙？那你呢？”始皇不胜惊诧地问：“天池又在哪儿？”

“本神就是掌管海洋的海神，也就是上帝座前的金龙，天池乃在天上，穷发之北，有冥海谓之天池。”“海神”从容地回答。

“朕如今统一宇内，贵为皇帝，还能算是谪放？朕在泰山顶上，明明听见上帝称朕为她的骄子、爱子，这还错得了吗？始皇骄傲地说。

“嬴政，想不到你谪落人间，也就变得目光如豆起来。你在天上所掌管的天池之大，真凡人所不可想象的！举例来说，其中产有无数鲰鱼，每条鱼都背宽数千里，自头到尾的长度，更无法以人间长度来计算，你想想看，天池有多大！”

“真的吗？”始皇有点神往了。

“在天池还有种鸟，名为大鹏，背若泰山，翅膀张开有如垂天之云，振翅一飞就是九万里，你所谓的宇内真的是宇内吗？”

“怎么，不能算吗？”始皇不服平地问。

“当然，”海神豪迈地笑了：“俗语说：‘三山六水一份田。’水你管不到，山你管不到，你所管到的只是这一点陆地，但你可知道，不说西域之西还有很多国家，东海和南海以外更有无穷大的陆地和无数多的岛屿，区区一个中原就能算是宇内吗？真是寒蝉春生夏死，不知有秋冬，鸟雀腾跃不过几丈，便自以为高了！”

“朕不和你扯这些，”始皇有点老羞成怒：“只请你告诉朕，为什么要阻挠朕寻取‘青春之泉’？”

“这要分两方面来说，一是为了你好，假若你取得长生不老之药，你就一直呆在凡间受尽七情六欲之苦，嬴政，你告诉我老实话，自你懂事以后，你有真正的快乐过吗？”“海神”晒然而笑。

“……”始皇一时无话可答，他虽贵为天下之主，却实在想不起什么时候真正快乐过。

“另一方面是阻止你侵犯我的掌管范围，你的野心太大，徐市虽说是主要为你求取仙药，实在也是帮你在寻找海中岛屿，你要是不死，迟早会侵入

我掌管的领域，祖龙，既然已知明年会死，为什么不早点安排后事，以便早日归位，掌管不知要比你所谓宇内大多少万倍的天池！”

“孽龙，你听着，不管你如何阻挠，朕一定会战败你，取得长生不老药！”始皇怒汽油然而生，也大声吼起来。

“嬴政，那你就来试试看吧！”“海神”仰天哈哈大笑：本神去也！”

张良又是全身颤抖，口吐白沫昏倒在地，项伯连忙上前救醒，用冷水喷脸，并为他按摩全身。

始皇若有所思地坐下，半晌沉默不语。

蒙毅也走上前去，察看张良的景况。

## 1 2

始皇自接到海神挑战，以及求取“青春之泉”再度出现希望后，他不再提立太子的事，也就没有人敢再向他提。

另外，他将海神挑战的事交由太卜占卜，所得到的结果是游徙大吉。于是他首先迁北河榆中三万户到咸阳，并各进爵一级，以应卜象。

接着他下令会稽郡和琅琊郡，准备楼船百艘，他要亲自击败海神，以便利徐市登蓬莱仙岛，取长生不老药。

此时，徐市已透过赵高和始皇正式取得联络。据徐市使者奏称，徐市率领的童男童女现停留在东海亶洲，相去琅琊万余里。此洲有数万人家，饮水粮食及用品皆已能自足，不需由中原再行补给。

不过，徐市也上书禀奏，希望始皇能早日击败海神，他们将再度前往仙岛取“青春之泉”，否则时间已过了这么多年，童男童女都已长大成人，男女情欲方面的事很难控制，一旦不再是童男童女，又得返回中原换人，耽误时间就太多了。

经他这一催，始皇开始着急，二十八年派出这些人，当时最小的就算十二岁，如今已是三十七年，算算也是二十一岁的人了，其余更大的就不必说了，要是换人，往返又得多加两年的时间，到时候不知又会有什么变化，当然不可以。

因此他决心今年等到一切准备好，就趁出游的机会，亲自解决海神的问题。

打消了始皇立即立太子的原意，最高兴的当然是赵高，他有把握，只要不在这种紧急状况下立太子，时间一久，这个位置自然而然就是胡亥的。

相反的，蒙毅遭到挫折，感到非常沮丧。那天他私底下对张良和项伯说：

“蒙毅承祖荫得到主上宠幸，一向自命行事方正，想不到要用装神弄鬼来蒙骗主上，而且事情还终归失败！”

张良了解他内心的痛苦，只得这样安慰他说：

“主上为人做事都极度自信，除了用这方面的办法，根本就影响不了他。再说，我们的对手是最了解他个性的人，他们用这种方法，我们也不能不以这种方法来对付。”

“蒙毅总是感到这里不安。”蒙毅指了指胸口，叹口气说。

“廷尉其实不必难过，”项伯也插口说：“我们本意是为了主上好，用的方法有时候需要权变，何况立太子是有关天下兴亡的事。”

“唉，也只有用这些话来抚慰自己了！”蒙毅长长叹了一口气又说：“主上已决定出游，日前向我说，希望张先生能随去，因为他这次要与海神决斗，

可能有仰仗张先生的地方，张生意下如何？”

“张继是始作俑者，还有什么话好说，”张良微笑着说：

“大人正直，不惯说谎，张继自小流浪江湖，颇知权变，我跟去也好，以后要和主上应对，说谎的事就由小人来应付。”

“先生言重了，”蒙毅说：“听到说谎和欺骗，我内心就感到愧疚，面色就会不自然，哪像张先生这样，装镐池君就是镐池君，装海神就是海神。”想起张良装海神的神态，蒙毅忍不住笑了。

张良和项伯看到他心情转好，忍不住跟着笑。

“还有，”蒙毅微笑不止地说：“那天张先生装海神的谈话，好像是出自庄周的《逍遥游》。”

“大人博学，正是。”张良说。

“当天我在一旁担心，深怕主上识破，主上读的诸子百家不少。”

“小人敢肯定他没读过庄周的书。”张良调侃地说。

“为什么你敢如此肯定？”蒙毅惊诧地问。

“因为小人知道他的老师中隐老人不喜庄周，而主上学的是‘帝王学’，与庄周的学说格格不入，他也没时间去读与自己兴趣不合的东西。”

“张先生真是摸透了人性！”蒙毅哈哈大笑。

张良和项伯也跟着笑。

突然，蒙毅又皱起眉头说：

“主上准备出巡，又不再谈立太子的事，下一步起我们该如何走？”

“可借此作最后一击，看看是否能够挽回。”张良沉吟地说。

“如何击法？”

“大人可借由丞相李斯，请求扶苏回来留守，这样扶苏虽然没有太子之名，却有太子之实，只要主上准许，我们便知道他的心意，同时希望大人你也争取留守，就不必整天要对着主上说谎，内心不断愧疚了。”

“这倒是个好办法！”蒙毅高兴地击案说。

三人同时哈哈大笑。

## 第二十六章 移风转俗

### 1

始皇帝三十七年十月。

始皇出游，左丞相李斯及廷尉蒙毅从，右丞相冯去疾留守。少子胡亥爱慕请从，始皇许之。幼公主恰好生病，不能随驾，始皇甚感遗憾。

赵高此时因监工骊山陵墓有功，复任为中车府令，此次随行，为始皇御车。

李斯及蒙毅联合上奏，请调回长公子扶苏回咸阳留守。始皇是何等聪明的人，早看透了他们的心意，只托言扶苏监筑长城事务繁忙，不准这项建议。

蒙毅和张良只有徒呼负负。

蒙毅奉始皇命，令张良随行，项伯单独留在咸阳感到无聊，向蒙毅告

辞，回老家下相探亲去了。

十一月，始皇行至云梦，望祀虞舜于九疑山，然后乘船由江水直下，经丹阳起陆来到钱塘。

会稽太守及鄞郡太守均来迎接陪侍，南海尉任嚣也在会稽等候。

到达钱塘后，始皇即召集当地父老探问民情，父老经过太守交代，当然只说些民风淳厚，秦法便民等歌功颂德的好话。

始皇听了自然大为高兴。

那天始皇驾车出游，返回行宫途中，因为始皇为了表示亲民，下令不许清道，一路上都有成千上万的民众在道旁围观，街道两旁更是连屋顶上都站满了人。

始皇的车驾一到，民众纷纷跪下齐呼万岁。

始皇的輶辇车，当天是由赵高御车，公子胡亥参乘，始皇在万岁声中频频左顾右盼，向群众挥手致意，心里却在想：

“我的辛苦还是有代价的，这些黔首都爱戴我！”

过一会他又向公子胡亥说：

“你看到了吗？这些黔首都是自动自发来的，受全民的爱戴就是君王的最大报酬！”

“儿臣也作如此想法。”胡亥说。

“但自古至今，历史上哪有像陛下这样事必躬亲，勤于治政的皇帝？”赵高在一旁乘机拍马屁。

“不然，黄帝擒蚩尤，战于涿鹿之野；尧王亲九族，章百姓，合和万国；舜和禹亲政爱民，治洪水，使得天下百姓都能安居乐业，自有朕不及之处。”始皇谦虚地说。

“父皇也有礼让的时候！”胡亥笑着说。

“三皇五帝和陛下相比，只是如以烛火比日月罢了，”赵高谄笑地说：“以前五帝之国，地方不过千里，诸侯服不服，来朝不来朝，全都没有力量管制，哪像陛下这样天下政令统一，德服诸夷！”

“唉，话虽是这样说，但百废待举，统一天下已十年，仍然有做不完的事，黔首不得休息，朕也无法安心。”始皇叹口气说。

“这都是以前所谓贤君无为而治的结果，现在事情堆在一起，让陛下操心。”赵高说。

“看这么多的事，恐怕朕是不能及身做完了！”连日旅途，始皇脸上已出现倦容，他喟然叹说：“朕到底已是五十岁的人了，以前读古籍读到过孔丘所说的：‘天若假年，五十以学易。’现在朕才完全体会出他说这句话的心情。”

赵高一听始皇这样说，暗自在心中警惕，看样子始皇又想起了立太子的事。他连忙在御者座上回首恭身说：

“陛下正富春秋，而且只要这次战败海神，去除求取长生不老药的障碍，陛下就会寿与天气了！”

“但愿如此！”始皇不再说话，陷入沉思。

两旁欢呼万岁的声音，他听而不闻；围观下跪的群众，他也视而不见。

他想起海神挑战的事，连带想到大秦没有一支强大的楼船军。海神应该说得不错，“三山六水一份田”，海中不但有岛屿，海外一定还有其他的国家。秦一直处于内陆，虽然也设有楼船将军之职，但水军一直不强大，只能

用在江河支流上，作运补及护航之用。

原楚国江上水师，虽有点规模，但自天下统一后，大多解散改作民用，尤其是骊山陵墓、咸阳阿房宫的修建、石头木料的运输，全用到这些船，船上的战斗设备早就拆除了。

照说，原齐、燕临海，而且海岸线极长，但它们只以大海为屏障，假想敌完全是来自西方的秦国强大陆军，根本未想到向海洋发展，所谓的水师也只能在江河上担任巡逻、护航及运粮等任务。

始皇又想到：现在大秦已打通了渤海、黄海、东海及南海等四海，因为缺乏强大的海上水师，所以海面上海盗横行，各自占海岛为王，甚至还向过往船只收保护税，不然就连人带船掳走。男的当奴隶，女的姿色好的，留着做头目的妻妾，姿色较差的，就做为喽啰公共的泄欲工具。

众多案件报到各郡守那里，郡守想处理都没有这个能力，只有向上呈报，但太严重的案情怕始皇动怒，还都隐瞒下来，只是辗转传入他的耳中。

始皇想：这是否就是海神所谓的侵入他的领域？嗯，他要建立强大的水师，这是一举两得的事，既可以保护由南到北的贸易船运，同时还可以开发附近的岛屿，进一步探找出海外之国。

当然顺便也可以寻觅仙岛，找那长生不老之药！

谁是编练水师的人选呢？几个曾任楼船将军的人，在他都认为不够理想。

任嚣，对，就是他！以他的才干，又担任南海尉这么多年，正是最好的人选，他正好在会稽等候，见面时要和他好好谈这件事。

正在他想得入神的时候，突然觉得车子剧烈震动，六匹黑马人立长嘶，赵高连声吆喝。

“有刺客！”有人高声叫喊。

周围郎中拔剑将始皇座车团团围住，形成人马墙层层护卫。

## 2

虎贲军都尉带着众多兵卒拥着一对男女上前禀奏。

“启奏陛下，只是一对拦驾告状的男女，臣罪该万死，护驾不周，惊动陛下。”

始皇没有答话，只看了这对男女一眼。只见男的面目清秀，唇红齿白，称得上是一表人才，年龄不会超过二十，而女的大约十五、六岁，面貌和男的长得极像，看上去像一对兄妹。

“你们有什么冤枉？”始皇和蔼地问：“为什么不去向所辖县府申诉？”

“天大的冤情，不止关系小人兄妹而已。”男的侃侃而言，似乎并不恐惧这个传言中动辄坑人的皇帝。

这时蒙毅已下车，走到始皇车前行礼。

“廷尉，这对兄妹拦舆车告状，该如何处理？”始皇问。

“请陛下交臣处理，问明案情再行禀奏。”

“别难为他们，”始皇语气柔和得连自己都感到奇怪：“和你同车带回去吧！”

两人闯驾，旁观民众全都看得清清楚楚，大都等着看始皇大发雷霆杀人，一见竟是这等轻易打发，全都跪下狂呼：

“始皇帝仁慈！陛下万岁！万万岁！”

只有急忙赶到的会稽太守，早已吓得满身冷汗。

“走吧，没事了。”始皇说。

车队在万岁声中，又慢慢启动。

晚间，蒙毅来行宫回报审讯结果。

原来正如始皇所猜测，这对男女果然是兄妹，一名吴鸿，一名吴秀。自幼父亲去世，母亲改嫁，兄妹相依为命成长。母亲改嫁时，吴鸿才八岁，全靠他帮人做杂工，以及邻居帮助，兄妹两才能长大。

“哪有这样狠心的母亲！”始皇勃然大怒，他想起自己淫狠的母亲，也回忆到八岁和皇后同游邯郸的情景。

“据吴鸿供称，这里的文教风俗并不如父老们所说的那样好，而是淫风极盛，未婚前滥交成风，桑前榆下野合，习为常事。即使婚后，男女交往也不避嫌，通奸杂交都是司空见惯的。吴鸿母亲就是丈夫还在时，便与别人有染，丈夫一死，就丢下一对小儿女不管，跟那个男人私奔了！”

“事隔这么多年，吴鸿还为此拦朕车驾告状？”

“不是，而是为了一件更重大的事。”

“哦？说来听听。”

“原来这地方还有一项行之千年的恶俗，就是所谓钱塘君纳姬。每年钱塘君生日就要扩大庆祝，以盛大仪式将刚及笄的处女丢入江内，谓之送亲。”

“钱塘君何许人也，谁人所封？”始皇印象中没有这位神。

“相传钱塘君为海神之子，由海神所封。”

“这就是说今年纳姬选中了吴秀？”始皇这下明白吴鸿冒死拦驾告状的原因了。

“正是，陛下圣明！”蒙毅极带感情地说：“本来可以用钱贿赂巫婆另行选人，但兄妹生活都感困难，哪有这个余钱！”

“钱塘君选姬是如何一个选法？”始皇开始感到兴趣：“大概说给朕听。”

原来钱塘君选姬，乃是由地方巫者在生日前一月宣布，说是由钱塘君托梦要几月几日几时生的女孩，长得是个什么模样，然后就到处找。

其实，巫婆早就打听好哪家有这样的女孩，她一般都是找有钱无势家的女孩，父母赶快送钱要她另找生辰八字相同的女孩，或是自己出高代价，买票家女孩代死。

“这种淫风佚俗，难道地方官都不管吗？”始皇击案大怒。

“不是不管，而是不敢管！”蒙毅摇头叹口气说：“天下刚统一，大秦派的郡守首次到任，下令禁止此事，竟引起一场民间大暴动，钱塘江流域附近县的数万民众包围郡守府，最后郡守答应不管这种风俗，才算妥协。”

“朕怎么不知道有这回事？”始皇怀疑地问。

“郡守当然不敢上报，”蒙毅微笑：“地处偏远，平日就法令不行，民间信仰高于法律！”

“不行，这件事必须制止。”始皇坚决地说。

“陛下，事关民情，必须慎重处理，交给臣来办吧！”蒙毅深怕始皇的刚愎脾气会造成大灾难。

“不，事关风俗教化，本是郡县父母官的职责，既然他们管不了，而朕正好在此，这就是朕无可旁贷的责任。朕代天牧民，郡守县令又是为朕分担职守，他们负担不了，当然由朕亲自来。”

“交李斯丞相办理吧，何必陛下亲担烦忧！”蒙毅还想力谏。

“民间如此信仰钱塘君，是否有什么灵验？”始皇对蒙毅笑着说。

“每年钱塘君生日都逢大潮，而且江水时常泛滥为害，据臣问了一些父老说，那年就是因为没有纳姬，所以江水泛滥成灾，因此才酿成暴动。”蒙毅回答。

“那以后年年纳姬，是否就没有水患了呢？”

“应该还是有吧，”蒙毅回答：“据郡守说，三年前就有一次不小的洪水，淹没了不少田地房屋，夺走了不少生命。”

“那证明不是钱塘君纳姬的问题，而是水利没弄好。”始皇微笑。

蒙毅看着始皇半晌无语，心里在想——多英明睿智的皇帝，为什么逢到自己长生不老的事，就变得如此迷信幼稚！

始皇无语地站起来，在室内走来走去沉思，很久很久才又复座，他徐徐地对蒙毅说：

“你还有什么意见？”

“是否要找李斯丞相来议事？”蒙毅小心翼翼地问。

“不必了，朕已决定如何处理，你记下来转告会稽郡守，用不着朕另下诏命。”

“是。”蒙毅恭身答应。

此时近侍拿来笔墨和白绢。笔为羊毛制成，由蒙恬最新发明，书写便利迅速，比以往用竹、玉和金属制成的硬笔方便多了。

始皇郑重的一个字、一个字地念出：

“第一、命会稽太守立即传朕意旨，永远废除钱塘君纳姬风习。

第二、限三个月内拟定浙江（钱塘江）整治计划上奏。

第三、二天后另召集一批父老来与朕话桑麻，告诉他朕会亲自按这些人的话，一一到现地去证实！”

### 3

三天后，始皇本来约定接见父老的时间订在晚上，而且有一次盛大的赐宴。

但在一早他就被近侍吵醒。近侍慌慌张张地启奏：

“陛下，行宫外围满了好多民众，说是来请愿的，正与禁门郎中大吵大闹！”

“有这样的事，”始皇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他不耐地说：“传虎贲军都尉派人驱散！”

“是！”近侍行礼正要告退。

另一名近侍又进来报：

“李丞相及蒙廷尉求见。”

始皇昨夜睡得很晚，今天一大早就被吵醒，很想骂人、揍人、甚至是杀人，但看到近侍满脸惊惶、惧怕他发脾气样子，又有点于心不忍，他知道若不是发生了重大的事，近侍绝不敢惊吵他的睡眠。他忍住满腹怒平地说：

“好吧，要人进来服侍朕梳洗，让他们在外面等一会儿。”

等他梳洗已毕，来到临时朝殿，只见李斯、蒙毅、虎贲军都尉等人，全在殿中等待，见他到来，一起行礼迎接。

只见李斯满脸着急，会稽太守更面无人色。始皇看着神色稍微镇定的蒙毅问：

“有什么事故发生吗？”

“启奏陛下，禁门外正有数万黔首聚集，要求陛下收回成命。”蒙毅恭身

说。

“哦？”始皇不在意地笑了笑，装作不知地问：“什么成命？”

“废除钱塘君纳姬的事。”蒙毅明明知道始皇是明知故问，但不得不硬着头皮言明。

始皇没有作声，只是用威棱四射的目光扫视诸人，当他的目光最后停留在会稽郡守身上时，郡守肥胖庞大的身子，竟像被挑动的弦一样，浑身都在颤抖。

“他们平日都是用这种方式向官府谈事情吗？”始皇语气平和地问。

“不……不……不是。”郡守声音颤抖，结结巴巴地说。

“好，你们都跟朕到外面去看看。”始皇言罢，起立向外走，李斯等人紧紧跟随。

他们上了行宫平台，民众一见始皇出来招手，有一半的民众跪下口呼万岁，另有一半人静立不动，其中更有少数人举手高叫起来：

“陛下，你在这里只停留几天，我们却要子子孙孙世居于此！”

“对了，洪水淹没田地，你也不会没饭吃，淹也淹不死你家的人！”有人作更激烈的发言。

“你这样做，是会遭神谴的！陛下！”

“嬴政，你凶狠不顾人，总不能不怕神明！”喊声中，竟然有人敢直呼他的名字。

“……”

“……”

众多的声音混在一起，像大江波涛，更像雷鸣。

始皇脸色平静，就像欣赏窗外暴风雨的雨景，他要近侍搬来席案，就在平台前坐下来。

群众前面，身穿白色宽袖宽袍、头戴鸱冠的巫婆，带领一干穿着白袍、未戴冠、披散长发的男女弟子，在群众前面起舞，口中狂喊：

“吾乃钱塘君是也！嬴政胆敢侵犯到孤家头上，必须加以惩罚！尔等百姓千万不能听信他的，免得遭受洪水淹顶之苦！”

钱塘君神威真的非同小可，巫婆一开口说话，全场数万人竟鸦雀无声的静止下来，连小孩的哭叫声都没有了，始皇看得暗暗皱眉。

“丞相，你看如何处理？”始皇问站立在身旁的李斯。

“陛下，民意……”

李斯的话还未说完，始皇就微笑地打断他说：

“这不是民意，而是神意！”

“陛下明鉴！神意……”

李斯的说话再度遭到打断，始皇突然失去笑容，严厉地对他说：

“也是巫婆之意！”

李斯恭身肃立一旁，不敢再言。始皇又声色俱厉地将会稽郡守召到前面来说：

“这是你平日养痍成患的结果！”

“臣罪该万死！”会稽郡守跪伏在地浑身颤抖。

“现在该如何处理？”始皇叱问。

“交由臣去处理。”郡守犹豫地说。

“去吧，已经找到朕的头上，用不着你代为出头了！”始皇叹了口气，面



色变得缓和起来。

他又向侍立一旁的蒙毅问：

“廷尉，假若交由你来处理，你要如何做？”

蒙毅没有答话，考虑起来，始皇没有催他，只是又向台下群众中望去。

只见四方八面还不断有群众扶老携幼而来，人越集越多，有的还手捧燃着香烛的香案，口中高叫万岁。

巫婆和一班男女弟子舞得越来越激烈，叫喊声也越来越大，全是以钱塘君的口吻直呼嬴政的名字挑战。

始皇叹口气向群臣说：

“白起坑赵降卒四十万，这里大约有五、六万人吧，尽皆坑杀并不为多，只是还有这么多焚香燃烛，口呼万岁的善良黔首！”

他说话时，额前青筋直跳，表示他已动了杀机，蒙毅连忙跪倒在地，急声说道：

“臣已想好对策，请陛下回驾，这里交由臣来处理！”

始皇沉吟了一下，微笑着说：

“好，朕授你全权办理，该果断时就该果断！”

接着他又转向李斯等人说：

“跟朕一起下去吧，你们留在这里没有用处。”

#### 4

蒙毅走到平台前面，向群众挥手要求安静。

看到始皇离去，群众先是一阵错愕，继起的是极度的混乱。有人哭着喊万岁，也有人跪地哭泣，更有人高声叫骂。

失去了主要敌人和观众，“钱塘君”也走了，巫婆和她的那些男女弟子呆立当场，停止了舞蹈和狂喊。

蒙毅一挥手，全场都静止下来。他大声喊着说：

“陛下已全权交由本官处理此事，大家稍安勿躁！”

群众静了下来，有人窃窃私语：

“这人是谁？身着红袍，腰系玉带，官职不小！”

“看来如此年轻，皇帝怎么会全权交他处理？”

“……！”群众私议越来越大，现场又逐渐混乱起来。

“我是廷尉蒙毅，已蒙皇帝诏命办理此事。”

他这句话一出，群众有了信任，又开始平静地等他说话。这时他先转身对虎贲军都尉说：

“你先带一万人马，守住各处通道，只准出不准进！”

“得令！”虎贲军都尉下去调动兵马。

然后蒙毅又大声转向巫婆说：

“你既然是奉神命行事，现在请上来与本官一谈，本官乃是奉人君之命，应该够资格与钱塘君商议！”

巫婆听到蒙毅如此说，她不但不敢上前来，反而率领男女弟子往人群中躲，有的人恶作剧将他们推出来，他们又往人堆中挤，群众中开始有了嘻笑声，有人说：

“你是神君代表，还怕什么人君代表！”

“蒙毅！你这样亵渎神明，你会遭到天谴的！”她尖叫着往人多的地方挤，群众又将她挤拉到最前面。

“怕什么，就去跟他谈！”有人虔诚地说：“神会显灵保市你！”

“平日拿钱塘君欺压蒙骗我们，现在怎么啦，见到大官就不灵了？”有人信心开始动摇，怒骂起来。

蒙毅本来想派人直接逮捕巫婆，却怕激平民变，杀戮太多，一见部分群众信心动摇，他大声宣布说：

“大家已见到巫婆的心虚，她根本是装神弄鬼仆人！各位不要再上她的当，现在各自回家！本官自会公平处理这件事！”

蒙毅此话一出，平时不满巫婆行为和信心动摇的群众纷纷离去，巫婆在人群中大叫阻止，但大部分的人都不理她，不到半个时辰，人已经走掉大半。

闻风而来支援的人，被虎贲军挡在外围进不去，看到包围圈内出来的人，纷纷上前来问，明白里面的情形后，纷纷散去。

不到一个时辰，包围圈内剩下的“死忠”民众已不到一万人，而且没有了老弱妇孺。他们围绕巫婆和她的弟子而坐，不再出声，似有誓死保护他们的决心。

蒙毅见时机已到，他又再大声宣布：

“现在给你们最后一个机会，限半个时辰以内走开，否则以聚众威胁官府论罪！”

这项罪名一加，片刻间，群众又走掉一大半，剩下的只是一些死硬分子，巫婆一见大势已去，这时“钱塘君”又到了，她便带着弟子站到平台下面，两眼紧闭，浑身颤抖，又狂舞狂叫起来，俨然是男声君王口吻：

“吾乃海神之子钱塘君是也！蒙毅，你为何阻挡孤家纳姬？”

蒙毅心里暗笑，但在表面上不得不尊重民俗，他站起来拱手行礼回答说：

“我乃奉命行事，身不由己，还望钱塘君恕罪。”

“你可转告嬴政，别阻拦纳姬之事，此事行之已有千年！”

“贵神既为龙又为神，纳姬应纳海中鱼虾，甚至是南海的美人鱼，再不然也是阴间鬼魂或仙人，为什么偏好凡间活女子？”

“这是孤家的事，用不着你们过问！”“钱塘君”怒斥。

“如今天下统一，你要的是大秦子民，就不能说不关我们的事了！”蒙毅一面口中吆喝，一面也在心中想——为什么装神弄鬼的事一再被拆穿，还是有这么多人相信，连英明的始皇帝都包括在内！

“钱塘君”不再回话，只是“附体”在巫婆身上怒吼咒骂：

“蒙毅，假若你不听孤的警告，一意孤行，你将死得很惨！嬴政的王朝也将不保！孤要发动洪水，淹没附近十多个县！”

“假若你要这样做，上帝自会找你算帐！”蒙毅哈哈大笑。

他再看看计时用的香已燃完，半个时辰已到，他对侍立在一旁的虎贲军都尉下令：

“派人马包围住这几千人，看他们无水无食能维持多久，等他们饥渴得不能动时，再进去抓人！”

## 5

这是一个庄严盛大的行列，也是一个稀奇古怪的行列！

最前面是黑盔、黑甲、黑旌旗的六千虎贲军开道，接着是六部輶轺车，坐在第一部车中的始皇卷汽车帘，让万民能瞻仰他的容颜，随后是各大臣的

车驾，再后面又是殿后的六千虎贲军。虎贲军后面步行的，却是数千聚众闹事的囚犯。

最后几部车，则塞满了巫婆穿白色法袍的男女弟子。巫婆仍然是鸬冠白袍，独乘一部车，远远看去和往日一样神气，但就近一看，才看得出她形容憔悴，脸上原来已够深的皱纹，如今变成车辙痕一样横竖交叉。

再看清楚点，还看得见她是老泪纵横，啜岂不已。

在殿后的郡卒前面，几部双马拉的马车，坐着身穿白色法袍的张良和从人，他要为今天的始皇祭江仪式赞礼。

江边风大，江中更是浪涛滚滚，正是涨潮最大的时刻。天气虽冷，空中也密布阴霾，有着要下雪的征兆，但江边还是围满了民众。

见到皇帝亲临已是一生难逢的盛事，何况是他要亲自和江神斗法。

始皇一下车，围观民众纷纷跪倒高呼万岁。

江边早准备好了祭礼三牲和香烛，张良一到，便开始举起法仗作去，口中念念有词。

巫婆也被带到江边，要她作法请钱塘君附体，怎么再三的请，钱塘君就是不敢上身。

奉常少卿焚化了李斯所撰的祭祷文，内容大要是：

“江神既然是龙又是神，纳姬应纳江中鱼虾，或者阴魂仙人，为什么偏要凡间活女子？朕为天之骄子，奉天帝命代牧万民，就有保护子民不受逼迫伤害的义务，希望贵神能上体天帝好生之德，以后改用选中女子的神主牌位和生辰八字代替。”

前面几句话为蒙毅和“钱塘君”对话时所提，禀奏始皇后，始皇大为欣赏，用作祭文的主题。

轮到始皇行礼时，他只长揖三次，并不跪下，因为按照道理，山川江海都应在他这位天子的管辖之下。

他等候了片刻，钱塘君仍然不肯附身，当然就没有回答，他有点不耐烦，向侍立在一旁的蒙毅说：

“要钱塘使者巫婆下去讨回音吧！”

蒙毅答应了一声：“是！”就命侍卫将巫婆抬起要往江中丢。这时巫婆全身颤抖，但却是被吓的，而不是钱塘君附体。

“陛下饶命！”巫婆尖叫。

始皇转过头去，装着听不见。蒙毅调侃地对她说：

“你最少也丢了二、三十个年轻女孩下去，现在也让你尝尝被丢的滋味！”

“老婆子也是奉神命行事！”巫婆试图用神的权威作最后挣扎。

“那你就更应该下去，讨来回音赶快回来，”蒙毅又大声喝了一声：“丢送神气启程！”

几名彪形侍卫，合力将瘦小的巫婆高举过头，摆动几下再合力丢出去，巫婆惨叫一声，落到白浪涛涛的江中，宽大的白色法袍还让她载浮载沉很久，最后一股大浪将她卷了进去，再也不见踪影。

蒙毅向跪在面前的二十多个巫婆男女弟子说：

“你们的师父要是回来晚了，你们要一个接一个去催！”

二十多个人叩头如捣蒜，额头都见了血，齐声大喊：

“小人等只是奉师命行事，还望大人饶命！”

始皇拱手而立，等了片刻，微笑着向李斯等群众说：

“看样子钱塘君架子很大，朕站在这里等候，他还故意迟延，我们回去等吧！”

始皇和众大臣登车回程，围观群众纷纷跪下狂呼万岁。其中有的人是衷心愉快，他们平日受制于巫婆和“死忠”于她的信徒，受害也敢怒不敢言。

有的人虽然还是相信钱塘君有灵，但这样一来，他们更相信始皇是天下之主，钱塘君不敢和他斗，因此就算淹死了他的代言人，他仍然迟不见面。

但还是有些深信的人，眼睁睁地等着看巫平安然无恙地回来，心里害怕不久就会淹洪水，同时埋怨始皇得罪神明。

回到行宫后，始皇下诏——

一、会稽郡守监督不周，听认邪俗横行，立即削爵撤职，降为庶民。

二、钱塘县令对此坐视不问，甚至有推波助澜之嫌，着予削爵撤职，罚到北边筑长城。

三、五千愚昧信众，聚众威胁官府，本应处死，姑念无知，发放弃山筑陵。

四、一千巫婆弟子，妖言惑众，本应弃市，梟首示众，念其年幼，男的发往北边筑城，女的收为宫奴。

其实照始皇的原意，干脆全坑掉算了，由于蒙毅一再苦苦代为说情，始皇才作了如此判决。

## 6

始皇办完这件事，仍感意有未足，那天他不快地向李斯和蒙毅说：

“朕奉天命牧民，但以往只注重法令制度及各种工程建设，疏忽掉民俗教化，但真正治民根本在于转风易俗，教化黔首于春风化雨之中，丞相、廷尉在这方面都有协助朕的责任。”

“是，陛下，臣今后在挑选郡守和县令时，一定会注意到这点。”李斯唯唯遵命。

“以臣之见，会稽与前闽越接界，受到闽越族人风俗影响甚大，淫风极盛，而五伦亲情甚为淡薄，这不是一朝一夕可以纠正过来的。”蒙毅也接着禀奏。

始皇点头称是，继而长叹一声说：

“朕每至一地，只能作短暂停留，风俗教化乃长远之事，而且郡守县令推出来见朕的地方父老，全是报喜不报忧，朕也无法得知真正民情！”

“现在吴鸿兄妹还在臣处，何不找来问个明白。”蒙毅在一旁启奏。

“对啊，立刻将他们找来！”始皇高兴地笑了。

吴鸿兄妹被带到始皇面前，跪下行礼高呼万岁已毕，始皇赐席要他们坐下。始皇对这对俊秀兄妹越看越爱，不觉动了怜惜之情。他首先问吴鸿说：

“看你面目清秀，举止有礼，甚为讨人欢喜，你是否读过书？”

“小人八岁父死，母亲改嫁，妹妹只有三岁，全靠邻人见怜，给点杂工做，勉强养活兄妹两人，哪有钱入学读书！只是在放牛之余看点简册，学学书写，晚上得到一位儒生指点，倒也读过一点诸经百家，只是……”说到这里吴鸿再也说不下去，因为他想说的话是——现在陛下下令烧书，已经是无书可读了。

“只是什么？”始皇微笑着问。

“只是因无良师教导，没有什么进展。”吴鸿话锋转得极快。

始皇一时高兴，转向李斯说：

“你认为孺子可教吗？”

“刻苦向学，生性聪明，反应极快，应该是个可教之材。”李斯对吴鸿倒也是衷心喜欢。

“那要他向你学刑名狱政之学吧！”始皇高兴地说。

吴鸿看了看妹妹，犹豫着不知谢恩。还是吴秀灵敏，立即避席顿首代兄道谢：

“谢陛下鸿恩！”

始皇注视了吴秀一会儿，心想真是十步之内必有芳草，这女孩秀外慧中，敏慧程度和幼公主相近。幼公主既不愿嫁胡亥，胡亥却一直在等她，已经二十一岁了还未娶正室，这个女孩倒可一试，胡亥应该找个深知民间疾苦的女子来匡正他。他心中如此念转，口里却问吴鸿：

“你幼妹都知道代你谢恩，你反而犹豫不决，有什么困难吗？”

“臣兄妹相依为命……”吴鸿也避席顿首启奏。

始皇没等他将话说完，便打断他的话，慈祥地微笑说：

“兄妹情深，这表示你天性淳厚，但是，傻孩子，丞相府这样大，还怕容不下你一个妹妹？”

始皇言罢哈哈大笑，众人也跟着笑。始皇再转眼看胡亥，只见他目不转睛地看着吴秀，他又笑着说：

“吴秀！”

“民女在！”

“假若你喜欢住宫中，可以任你挑选。”始皇口里这样说，眼睛却是看着胡亥的。

这次可是轮到吴秀犹豫了，她欲语还休地低着头。

“朕明白你的意思，你怕宫女嫁人不便，耽误了青春，那是以前的事，朕的后宫宫人足三年即可志愿择人而嫁。再说，朕不是要你去充当宫女，而是要你去陪伴幼公主。”

这次吴秀谢恩谢得特别快。

始皇忍不住微笑，众臣看到始皇难得像今天这样好兴致，也都凑趣地跟着哄堂大笑。

接着始皇又问了吴鸿一些风俗民情，发现他年纪虽轻，却富有分析事物的能力，而且在谈话中，不时出现精辟独到的见解，不由得对这对兄妹更加怜惜，立意要培植他们。

经过和吴鸿的一番谈话，始皇对这个地区的民间疾苦，有了更深刻地了解。

原来这个地区淫风盛，还有一个基本的辛酸原因。

这个地区极为贫困，很多家庭只有一间茅屋以蔽风雨，男女老幼大小杂居一室，自小对男女之事耳濡目染习以为常，乱伦的事也司空见惯。

另外，为了多数人家贫困，娶不起妻，所以流行一种租妻习俗。某甲可用若干租金向某乙租妻若干时间，有的是约定时间归还，也有约定不限时间，直到生孩子才还，甚至有要等到生男孩才归还的。

当然租金多寡视承租人的心愿及女人姿色而定。初时这种习俗完全是为穷人着想，娶不起妻子而想延续香火的，可以用少数的租金完成心愿；生活不下去或是有急难的，也可借着出租妻子，贴补家用或救一时之急。

但后来延伸到富人也插上一脚，看到某贫家妻子貌美，就用点钱租回

来享用一段时间。

于是，这中间的纠纷就层出不穷。有的女人贪慕富贵，时间到了不肯回去；有的怀念丈夫和孩子，在别人家渡日如年，受不了思念之苦，或受到虐待，在别人家自杀的、逃跑的，这场官司就打不完。当然其中也有仙人跳骗钱、威胁恐吓等等诉讼，常教地方官头痛。

最要紧的，生的孩子也常会闹纠纷，时间拿捏不准，算算都有可能，生男孩两家抢着要，生女孩两家都不承认等等问题，不但会打官司，有时还会引起打杀，甚至是两族之间的械斗。

始皇一边听一边摇头，他感叹地对李斯等人说：

“调和鼎鼐，移风转俗是丞相的职守，听讼直断是廷尉的责任，你们两人有什么办法？”

李斯和蒙毅两人都低下头，半晌无语。

“唉，你们一时想不出，回去思出对策再来奉朕！”始皇长叹了一口气。

7

始皇经由李斯丞相下诏，命令代理郡守及各县令（长）——

一、注意教化伦理，长幼有序，男女有别，不得杂居一室。

二、禁止租妻习俗，违者男发边筑城，女收为官奴。

三、男女通奸野合，两皆未婚者即行婚配，男方终身不得休此妻。

四、已婚男女通奸，男发边筑城，女处死。

五、已婚女子与未婚男子通奸者，女处死，男发边筑城。

六、已婚男子与未婚女子通奸者，男发边筑城，女收为官奴。

七、强奸或胁迫成奸者，男犯处死，女犯者收为官奴。

八、已婚男女私奔者，男处死，女有子者处死，无子者收为官奴。

九、未婚男女爱恋，受宗族父母反对而私奔者，准予成婚，但终身不得离异。

另外，始皇召集了代理郡守和有此不良风俗的各县令（长），明示他们，严刑峻法只是治标，想治本先要使黔首富裕，所谓衣食足而后知荣辱，仓廩实而后知廉耻。修筑堤防，防止水患，挖渠道，建水库，将荒地变良田。始皇并当面交代丞相李斯，回咸阳后即派水利人才来协助，并派遣园艺和纺织专家来此教男耕女织。

始皇并且亲自视察各个官衙，发现行政效率太差，尤其是诉讼案件堆积如山，一件案子经年累月都不判决。始皇当然明白这是贪官污吏索取贿赂的花招，他一气之下，将这些查有拖延实据的官吏全部革职，发往北边筑长城，一时之间，官吏个个胆寒，而黔首人人称快。

由于吴鸿事件的鼓励，敢于到行宫告御状的民众逐渐增多，先还是由李斯或蒙毅处理，发还给所属各县或郡审理，但有很多是不服郡守的判决，只有由蒙毅亲自审问判决。

那天始皇半开玩笑地对蒙毅说：

“朕这生几乎所有的事都经历过，就是没问过案，蒙卿，这几天忙得如何？”

“前太守昏庸无能，凡事都拖，积压的不服案件，全都告到行宫来了。”蒙毅哭丧着脸启奏。

“好了，让朕明日亲自来处理，尝尝问案的滋味。再者，告来的有什么最疑难的案件没有？”

“越是重大案件，牵涉多，证据也必多，反而容易处理。只有一件看似无关的案子，拖了几年，经乡里调解不成，告到县、郡，总有一方不服，其中还曾引发一场两姓间的大械斗，死伤了不少的人，案子仍然没有解决。”

“哦？还有这种事？”始皇惊诧地问：“是件什么案子？”

“租妻生子案，”蒙毅笑着答复：“但愿陛下这项禁令生效，永远不再发生类似事件。”

“案情怎样？说来听听。”始皇大感兴趣。

“有某甲向某乙租妻一年，言明有无生子到期都得归还，但某乙妻至某甲处不满足月生下一子，某乙就说这个儿子是他的，因为照生产月份就可知道，而某甲却坚持说孩子是到他家才受孕，只是生下不满足月而已。”

始皇听到这件案子不由想起自己的身世，脸上流露出伤感，但他装着不经意地问：

“母亲本人应该知道，怎么会酿成如此大事？”

“那个母亲先前说是带孕过来的，后来经过某甲的威胁，又改口说儿子的确是某甲的，然后经不起本夫某乙的苦苦哀求，又再说是某乙之子，甲乙反复威胁哀求的结果，母亲只有说她自己也不清楚！”

“县令和郡守如何判呢？”始皇问。

“县令判在某甲处生的就该属某甲。某乙不服告到郡守，郡守改判按月份算，不可能七个月生子能养活，又改判为带孕出租，儿子应该是某乙的。某甲又不服，于是演变成大械斗。”

“孩子今年多大了？”

“三岁了。”

“那应该看得出像谁了。”

“难就难在这一点，这男孩子长得和他母亲一模一样，和两个男人都有点像但又不太像！”蒙毅叹口气说。

“竟有这种巧事！”始皇大感兴趣地说：“明天传两造，让朕亲自看看。”

## 8

次日，始皇派人在行宫门口贴御榜，公开接受有冤屈者告御状，并在进门处设置大鼓一面，有申告者击鼓，就有近侍出来接待，这种击鼓告状后来经始皇变成制度，命令全国施行，成为后世的通规。

始皇为了表示亲民及公平，也在御榜上宣告，审判时，黔首可自由旁观，但不得喧哗滋事。

那天，始皇据高案而坐，下设左右两个席位，分坐着李斯丞相和蒙毅廷尉，庭中布满近侍和郎中。

始皇这次将从中隐老人那里学来的“一心多用”技巧，发挥得淋漓尽致。

他同时询问几个人，要这几个人同时答复，他口中又在询问别的事，而手上还不断地批阅文件，速度几乎是别人问案速度的十倍。另外，他的判断准确明快，语词中偶尔亦出现机智幽默的话语，使得观审的人忍不住，顾不得喧哗的禁令而哄堂大笑。

他一个上午就清理了蒙毅多日来堆积的所有案子。

不但观审民众叹服始皇帝真是神人，李斯和蒙毅这也才明白，始皇为什么能一天批阅一石（一百二十斤）的奏简，而且每一道朱批都让他们心悦诚服。

上午休审时，庭中诉讼两造和观审人员，以及围聚在行宫外看热闹、

打听消息的民众，全都自动地跪下高呼：

“始皇帝天纵圣明！万岁！万岁！万万岁！”

始皇用过午膳，休息一会，接着御审租妻亲子案。

行宫内外、刑庭周围全都挤满人群，郎中左令忧心忡忡的向始皇禀奏要限制观审人数，以防不测，始皇笑着说：

“你看不出吗？黔首真心喜欢朕！”

郎中左令也就不敢再说什么了。

近侍带上诉讼两方，分别跪在左右，中间跪着那个带着孩子的母亲。

两个男人都长得一副憨厚模样，典型的种田庄稼人，女的虽然是荆钗粗服，倒也是收拾整洁，颇有几分姿色，他们全都低着头，准备听皇帝的问话。

那个三岁的孩子，长得的确俊秀可爱，难怪两家都抢着要，不惜刀棍相见。

他不耐久跪，也不怕生，装出一副懂事的样子，压低了声音问母亲：

“妈，跪够了没有？”

说着就要站起身来，他母亲将他按下跪好，再压低他的头，他偏偏要将头抬高，两只黑白分明的大眼睛盯着始皇看，时而转动眼珠摇摇头，像有要向始皇问话的可能。

始皇也注视了他很久，的确，正如蒙毅所说的，单凭长相，他也看不出这个可爱的孩子该属哪个男人。

他先简单地问了姓名年籍，然后问了问案情，要两个男人各自申辩理由。

两个男人开始还能按照规矩，一个接着一个讲，跟着说得越来越激烈，竟忘了是上面坐着的天子在问话，两人针锋相对，直接你一句我一句地吵了起来。

始皇坐在上面，只微笑地看着他们吵，坐在下面的李斯和蒙毅当然没有制止的余地。

最后始皇一拍惊堂木，两个男人才觉悟到自己是跪在皇帝面前，赶快低下头沉默。

孩子给这一拍，吓得哭着往母亲怀里钻。

“王氏，”始皇改问女人说：“你身为母亲，应该知道孩子属谁！”

“民妇不知道，真的不知道。”王氏就此始终哭着，翻来覆去就是这句话。

两个男的又开始吵起来，周围的民众忘了是在坑人不眨眼的始皇面前，又都窃窃议论起来，人多口杂，虽然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很小声，但音量的总和，就像大群蜜蜂嗡嗡不断一样。

始皇再拍惊堂木，众人才恍然大悟身在何处，全都吓得不敢再出声，此时庭内静得连掉根针在地上，也能听出声音来。

始皇沉声徐徐地说：

“此案缠讼三年，为此械斗死伤人员无数，罪魁祸首全在这孩子！”

庭内外观众莫不诧异，连李斯和蒙毅也忍不住转头看始皇，不明白他的用意。

始皇接着用最缓慢的速度一字一字的吐出：

“朕现判决：为了根除祸源，将这孩子用白绫绞死！”

两旁持白绫的刑卒上来抓住孩子。



全庭一片哗然，但见到虎贲军及郎中剑出鞘，全付戒备，也不敢公然反抗，人人都在咕哝着咒骂。

始皇用似箭的威严目光扫视全场，然后厉声地说：

“敢喧哗妄动者死！”

全场又是一片肃静。

此时母亲抱着孩子，伏俯在地上狂喊：

“皇帝！杀了我吧，都是我不好，我真的已弄不清谁是孩子的爸爸，因为在我出租以后，为了夫妻感情难舍，我还时与本夫偷偷相聚！”

承租别人品子的男人，这时怒气冲冲地看着女人，但屈于始皇的君威不敢作声。

始皇语气稍微缓和地问两个男人，对判决有什么意见。

“小人遵命，没有意见。”承租女人的男人说。

“皇帝，这样可爱的孩子你也要杀？上天是有眼睛的，断给他吧，小人以后不敢再说什么了！”出租女人的男人断断续续地将话说完，伏俯在地，岂不成声。

始皇惊堂木一拍，捻着五绺短须，仰天哈哈大笑。他的笑声将包括李斯在内所有的人震惊得莫名片妙。

在众人惊诧的目光中，始皇蔼然微笑地说：

“朕费了这大半天的事，终于帮孩子找到了父亲！”

他转向那个正在啜泣的男人说：

“不管你是否是这孩子的生身父亲，但你是他真正的父亲，朕相信你也会是个好父亲。

这孩子朕判给你！”

正哭泣着的夫妇喜极相拥而哭出声来，孩子坐在地上，莫名片妙地瞪着始皇看。

全庭内外民众先是一片愕然，会过意来，全都跪下高呼万岁！有的人甚至感动得流出泪来。

“皇帝英明，万岁！万万岁！”的声浪，由庭内传到庭外，再由庭外传到行宫门外，传遍了整个钱塘。

## 9

始皇本想由钱塘渡浙江到会稽，但天气突然转坏，海水大潮，江面浪涛汹涌，船根本无法通过；

蒙毅转告张良的话，向始皇禀奏说：

“陛下，据张继推算，这是钱塘君有意报复，兴风作浪阻碍行程，陛下还是稍避其锋，等风平浪静后再说。”

始皇先是笑了笑，接着正色说：

“钱塘君纳姬本是巫凭借机诈财，朕将愚昧乡民的迷信都改正了过来，朕自己怎么还能相信这种无稽之谈？再说，即使钱塘君要与朕作对，他只是管辖区区浙江的江神，而朕是代天牧民的天子，怎么能对他畏缩？”

于是，始皇一行人不顾江上风浪，改由钱塘西方一百二十里江面最狭窄处渡江。

到达会稽时，南海尉任嚣已在会稽等待多日。

始皇住进会稽太守事先准备好的行宫，当晚就召见任嚣。

任嚣首先向始皇禀奏了经略南海地区的大概情形，经过数年的经营，

任嚣的计划——付诸实施，不但原先动乱最多的南荒地区变得安定，而且中原文化也遍及关中、南海、桂林等三郡。

再加上积极推行同化通婚政策，短短几年间，就已收到很显著的效果。任嚣乐观地对始皇说：

“只要这种情形继续下去，若干年后，将没有什么中原人和南越、西瓯人之分，很快就会产生一个新种类的大秦人。中原人文化水准高，但身体孱弱，不能克苦，缺乏与大自然搏斗的坚忍；南荒人文明程度低，但体格强壮，天生就有冒险犯难的精神，两者通婚的下一代，就会兼具两者之长，更适于在那个地区生存发展。”

“要是生出来的下一代兼具两者之短呢？”始皇笑着问。

“就跟果树插枝接种一样，大致上会是品种越来越好，兼具两者之长。臣刚上任时，就积极推动通婚，最早民族通婚所生的下一代现在都好几岁了，经过臣仔细观察的结果，兼具两者之短的不能说没有，但绝对是极少数的少数。”

“经过仔细观察？”始皇不解地问：“你如何观察法？”

“臣在新建城邑都广设学校，聘请中原去的饱学之士教学。”

其实任嚣口中所谓的饱学之士，就是那些因焚书令而被贬到南荒的儒生，只是他不敢明言。

“那教材呢？”始皇有所发觉，直视任嚣追问。

“大部分都是与开垦有关的农渔园艺等实学。”任嚣有点不自在。

“其余的小部分呢？”始皇毫不放松地逼问：“你没有严格执行朕的焚书令？”

“臣罪该万死！”任嚣避席跪伏在地。

“为什么朕这样信任你，将南海三郡事务全权交托你，准你便宜行事，你却胆敢违背朕的禁令？”始皇额上青筋激烈跳动。

“陛下可否容臣禀告？”任嚣虽然态度恭顺，可是语起并不卑柔。

“你说！”始皇仍充满怒气。

“臣认为过与不及皆非好事！”任嚣毫不畏惧地说：“凡事则要因人因时因地制宜……”

“你这样说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以臣之见，诗书礼乐诸经和诸子百家之说，在中原被各家尊奉过度，成为不可怀疑不可增删的圣人之学，所以才有诸儒生用来诽谤朝廷新的制度措施。但在南荒，中原之学本就缺乏，要是将这点中原文化精髓尽皆除去，臣不知如何同化南越之民，恐怕逐渐来的中原人，反而会被当地人同化，成为化外蛮夷！”

始皇听完他的话，脸色稍微缓和一点，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置任嚣。他想了很久，总觉得任嚣的话不错，过犹不及，都不是好事，中原儒学太盛，应该加以减杀，而中原人去到南荒，在当地的生存条件绝不如当地人，所凭的就是这点文化上的优势，所以应该提倡。但无论如何，任嚣仍是违背了他的禁令。按律，增删命令者处死，他能处死任嚣这种既忠又能干的臣子吗？

想来想去，他都感左右为难，最后他只有逃避这个问题。他柔声地对跪伏请罪的任嚣说：

“复座吧，现在不讨论这个问题，朕希望你能确实推行同化政策，将南

荒真正变成大秦整体的一部分，而不只是块赘瘤。”

“多谢陛下！”任嚣满心欢喜地回座。

1 0

过了一会，始皇又问：

“朕以前听闻东海中有仙岛，不知南海中有没有？”

“南海中不但有岛，而且还有大片陆地，这是遇风渔船回来所报告，仙岛之说，臣不敢妄加批评。”任嚣恭谨地回答：不过南海和东海中，海盗都猖獗非常，危害商船和渔船，这是个急待解决的问题。”

始皇一时没有回答任嚣的问题，而是抚案大笑，将任嚣吓了一跳，他小心翼翼地：

“陛下，臣有失言之处，还请陛下恕罪。”

“任卿所说正是朕心中所想，何罪之有，”始皇说：“只是为我们君臣想法一致而高兴罢了！”

“陛下也想到了这个问题？”任嚣也高兴起来：“臣已拟定了一项建立水师计划，陛下是否愿意过目？”

“当然，当然，”始皇连声说：“以往大秦局促于内陆一地，心中根本没有海洋这样东西，前凄楚和燕国虽然临海，但战争目标在对秦，所以没顾到海上武力，才让海盗千百年来都能在海上横行。现在天下统一，不管对付海盗保护客商，或是将来向海外发展，都必须建立强大的海上水师，单靠现有的一些楼船已经不够。负责策划的人，朕早就挑选了你，而你又一见面就能提出完整计划，怎能要朕不高兴得笑出来！”

任嚣从袖中取出一卷羊皮卷要近侍转呈始皇。

按照任嚣的计划，全国设水师将军一人，专管海上水师军务，以和现有专管江河巡弋漕运的楼船将军职权分开，不得混淆。

水师本部设在会稽，下分设东海和南海两水师都尉，东海水师母港设在即墨，南海水师母港则设在南海港。

两水师都尉下再分设若干少尉，下辖若干战船，分驻于沿海各港口，平时巡弋护航，有事可集合或分遣作战，乃水师的战术单位。

始皇大略翻阅了任嚣的计划，觉得他真是个人才，他忍不住对任嚣说：

“任卿建议南、东两水师都尉由凄楚原两楼船将军担任，那水师将军呢？卿心中是否有适当建议人选？”

“臣在南海受陛下所托，经过几年的经营后，大致已具规模，水师计划既是臣所拟订，将军之职当以臣担任最为合适。”

始皇惊诧地看着这位头大眼大，说话声音也大的南海尉，心中不免想：南海尉管理整个三郡，军政事务皆可便宜从事，名为南海尉，实质上可称得是南海王。如今一切都已具规模，他正是可以享受辛劳成果的时候，却自荐出任船都尚不知在哪里的水师将军，真是想做事的人！

但他口中却带点调侃意味地说：

“古人内举不避亲，任卿却是更进一步自举不避身！”

“毛遂自荐，最后结果圆满，臣不敢让古人专美于前。”任嚣笑着说。

“南海经营虽大致就绪，但后继人选也非常重要，任卿心目中可有人选？”始皇又问。

“继任南海尉最好是由陛下从朝中选派官员担任。”

“为什么？就你的副手中挑人继任不好吗？”

“边疆之地黔首，心目中只有南海尉没有朝廷，这也难怪他们，因为他们离咸阳太远，民风习性也有所隔阂。所以南海尉一职，不宜专任太久。”

“太久易生叛心？”始皇追问一句。

“臣对辖内官员派遣，也以官不属地、而吏尽量聘用本地人为原则，这样做是求得有个制衡。”任嚣不回答始皇问的敏感问题，只间接的作了答复。

始皇注视他良久，最后感叹地说：

“人臣都能像任卿这样，君王哪会有这么多的猜忌！”

“假若君主都像陛下这样对臣下推心置腹，也少了不少叛臣！”任嚣同样发出感叹。

君臣两人相视微笑。

“就如卿所建议，朕回咸阳后召开朝议，让他们先了解建立海上水师的计划，决定南海尉人选后，再召任卿回朝。”始皇考虑了一会儿说。

“这项计划花费不少，海盗之痛，咸阳又感受不到，以后向海外发展的利益，目前更是看不出来，依臣预料，势必会遭到不少大臣反对，说是好大喜功，劳民伤财。”任嚣担心地说。

“这不必去管它，大秦一直局限于关中山区，这些人的胸襟和眼界都嫌狭窄了些，这是朕常要带他们出来走走的主要原因。放心，朕决定支持你，宁可阿房宫及其山两地工程停止！”

“那真是沿海黔首之福了！”任嚣避席顿首。

“不必多礼，”始皇摆手微笑：“请复座，明日陪朕上会稽山祭大禹！”

1 1

次日，始皇率领群臣登会稽山，在大禹墓穴和庙祭祀完毕，在会稽山顶，立碑颂扬秦德，文与书都是由李斯所撰写，字大四寸，用小篆体，其文曰——

皇帝休烈，平一宇内，德惠修长。三十有七年，亲巡天下，周览远方。遂登会稽，宣省习俗，黔首齐庄……皇帝并宇，兼听万事，远近毕清。运理群物，考验事实，各载其名。贵贱并通，喜否陈前，靡有隐情。饰省宣义，有子而嫁，倍（背）死不贞。防隔内外，禁止淫佚，男女洁诚。夫为寄猥（公猪），杀之无罪，男秉义程。妻为逃嫁，子不得母，咸化廉清。大治濯俗，天下承风，蒙被休经……从臣诵烈，请刻此石，光垂休铭。

当然，始皇没有下山，驻跸大禹庙内，其他从臣和虎贲军则在山顶搭营。

虽然已是十一月，但江南气候温和，寒流未至，当天并不十分冷，庙内近侍生气火盆，更是室内如春。

庙为坐北朝南，面临南海，阵阵海涛声声入耳。

始皇端坐在大禹神主牌位前，远眺月光下的大海和山麓处处营火，不禁陷入沉思。

大禹治水，三过家门而不入，亲自操劳，连小腿上的毛都磨光了，虽说是后人颂德不止，但他的功绩又留在哪里？河水、江水千百年后，又继续泛滥为患！

他的人又在哪里？只留下没有香火的败圯破庙数间，以及黄土一抔！

他始皇呢？功过三皇，德超五帝，建立了空前未有的中央集权大帝国，再过几十年，他又在哪里呢？

也许他会留下一道雄伟的万里长城供后人景仰，让后人认为他建长城防胡患的功劳，和大禹治水安民居处同样伟大。但也许后人也会和目前一些短视的臣民一样，咒骂他好大喜功，劳民伤财，长城是建立在黔首的血汗和枯骨上！

这些批评咒骂他的人都没到过北边，千百年来，胡人入侵，制造了多少白骨和血泪，他们又知道吗？

也许他不该建造的是阿房宫和骊山陵墓。徐市的"青春之泉"虚无飘渺，死后再雄伟的陵墓他也无法感受。

他应该像大禹这样，只留几间破庙和一抔黄土供后人凭吊，也就够了；或者干脆像中隐老人一样，死后骨灰洒在德水流入大海！

始皇想到生与死的问题，越想越感到迷惘，终于他发现到自己是属于剑及履及、起而力行的类型，不适合做这类的空洞冥思。明天他就要起程前往东海，假若海神真的要向他挑战的话，应该遇得上海神。

海神说怕他长生不老以后，总有一天会入侵他的地盘。他到底是神，真的有先见之明，今天白天他和任嚣所商议的，不正是征服海洋的开始吗？

一想到征服海洋，刚才思索人生意义和生死问题的迷惘，就像见到阳光的朝雾，没过一会就完全消失得无影无踪。陛下，夜深了，该安息了！”

耳边近侍的催睡声，将他吓了一跳。

## 第二十七章 祖龙之死

### 1

会稽郡的事情处理完毕后，始皇经吴县渡江水（现长江）至海，乘楼船北上，目的地是琅琊，他始终忘不了琅琊山上的美好风光。

在船上，他时时是由蒙毅和张良作陪，反而将李斯和赵高丢在一旁。

东海上一路风平浪静，始皇及从臣所乘的那艘楼船，既大又设备舒适，生活在上面，感觉不出和平地有太大的差异。

时值仲冬，海上甚寒，但船舱内生气火盆，焚着玉兰花香料，温暖和芒香犹如置身于春天的花丛里。

始皇喜欢听张良谈东海轶事，花山仙迹。他看出这个俊秀的年轻人，不仅博学多才，而且比常人多了一种不臣君王的飘逸之气，这种人，君主只能以之为友为师，绝无法要他作你的不二忠臣。

始皇在想，中隐老人年轻的时候，大概就是这个模样吧？他始终以未能见到恩师年轻时的倜傥洒脱为憾事。

始皇本身所学也甚博杂，再加上多年的行政经验，认人识人可说中肯绝顶，不太会看走眼。

开始时，他见到张良这种英才，还想笼络收为己用。他认为只要过不了多久，让他多点实务上的经验，将来会是他留给子孙的宰相之材。

但看到张良这股"仙气"，他打消了这个主意。

可是他绝未想到张良会是在博浪沙投掷大铁锥，差点要了他老命的那个“盗匪”。

在张良这方面，他先前还单纯认为始皇只是个专制、富于谋略的独裁者，但经过多日的深谈以后，他发现始皇不仅雄才大略，处事明快，有他独到的见解，而且他最大的长处是知人善用，将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位置上，而且是什么样的人他都敢用，也用得很好。

也许，他唯一的缺点是他太过于自信，像李斯、赵高这种毒蛇似的小人，他也敢养在身边。

张良知道，只要始皇在一天，天下想乱都乱不起来；但他一死，天下想不乱都不行，扶苏仁慈，能得民心，立扶苏也许可使天下生民逃过又乱一次的浩劫。

张良有时对自己也感到奇怪，自遇黄石公后，思想竟会有如此大的转变，以前他时时志在复国，自认为和强秦——尤其是嬴政——有着不共戴天之仇。但自受到黄石公的教导以后，他的眼光和胸襟都放大了。

韩王算什么？嬴政又算什么？他们谁能为天下人谋福，就应该受到爱戴。嬴政做事也许过于性急一点，但除了建阿房宫和骊山陵墓外，其余的工程都有它们的必要。

也许嬴政在这点上做得太傻，他想将数千年来君主及诸侯荒淫懒散所留下的担子，一个人一下就整个挑起来，他做得真是吃力不讨好！

他同时也看得出，始皇这次海上之行，名义上是要找海神决战，除掉海神阻碍他求取长生不老仙药，实际上他是想发展海上武力，消灭海盗，向海外作进一步的扩张。因为每到一处港口，他都会要从臣找当地父老记录港口潮汐、气象、水文、吞吐量和其他各有关资料。

只是，始皇有这个习惯，在事情未成熟前他绝不声张，这是独裁者处事明快的秘诀，但也是独裁者的悲哀，因为他们不知道先发动民意和制造民意。

张良只将发现到的这些事放在心里，连蒙毅他都不提起。他和始皇经常谈到的，只是如何与海神决战的神（鬼）话！

那天海上无风，阳光也特别好，始皇半躺在锦垫上，蒙毅和张良陪侍谈话。始皇一时兴起，笑着对张良说：

“张生对东海神仙之事甚熟，朕这次到海上，是为了向海神进行决战，张生对海神的由来是否清楚？”

“臣略知一二。”张良恭敬地回答。

“说来听听，蒙卿也注意听，这就是所谓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，知天知地，胜乃可全！”

始皇闭目养神而听。

“海神相传姓敖名广，身兼东海龙王，另有三个兄弟分别为南、西及北海龙王，都为神龙所修炼而成，经过上帝封命，敖广为金龙所变，神通及地位都非兄弟所及，因此封为海神，掌管四海，而所有通海的江神、河神全都是敖广的儿子。”张良津津有味地说。

“这样说来，上次附体在你身上的就是敖广了？”始皇问。

“正是。”张良回答。

“他说朕是天上掌管天池的乌龙，这是为何？”

“举凡人间帝王将相都是天上星宿下凡，敖广的话大概不会假。”张良说

过一次鬼话，就只好逼得再说一次。

“敖广即然为神，朕目前为凡人，是否能斗得过他呢？”始皇口中如此问，心里想的却是能否征服海洋，找出海中或海外土地。

“人定胜天，以陛下的智慧和毅力必能征服四海，何况只是一个敖广！”张良看出始皇问的话中有话，也就用弦外有音的话回答他。

“不错！”始皇似乎也懂了张良的弦外之音，仰天哈哈大笑：“张生真是善解人意，朕正是要连败他们兄弟——东南西北四龙王，连他的儿子江神、河神也要纳入朕的掌握，只准他们造福黔首，而不准为害朕的子民！”

“陛下的心愿必能达成！”张良语带鼓励地说：“只是事缓则圆，凡事不能操之过急，需要一步步的来。”

“当然，当然，”始皇仍然带笑地说：“朕会逐个逐个地击败和征服。”

海风转大，近侍催始皇下舱休息。

“你们在打些什么哑谜？”蒙毅私下问张良。

张良微笑不语。

## 2

当晚，始皇心情特别好，也许是和张良的一席谈话，又引发了他的雄心壮志。

近来他老是失眠，常觉浑身倦怠，小腹上方肝的位置，常常隐隐作痛，细摩之下，会发现有硬块。

据御医诊断为操劳过度，肝火太旺，除了应多休息外，应服药清消肝火。始皇听到御医的话还是那老一套，忍不住笑言讽刺：

“朕现在从早到晚躺在软榻上和人谈山海经，算不算是休息？”

随行的也有几名妃妾，以往始皇治失眠的良药就是行房，一阵激情过后，要近侍将女人带走，他很快就能入睡。近来医嘱不准他近女色，他只有靠饮点御医所配的药酒，微醺而后睡着，但饮量越来越多，又遇到医御的反对，他们的立论是酒伤肝，不能多饮，戒除为妙。

今天他照着御医限制份量喝了几杯药酒，却不像往日那样昏昏欲睡，而是越想越兴奋。

他在想他伟大的海上水师；他在计算新造一千艘海上战船要费多少时间、多少钱，工匠要从哪里找。

的确，阿房宫可以停建，工匠木料用来造战船绰绰有余，还有骊山陵墓，他不急着死，现在建不建都没有关系，这些哪比得上拥有一支强大的海上水师！

嗯！一千艘战舰，每条船上除开舵工及其他工作人员外，应该能载全付甲冑骑卒一百人，千艘的总容量就是十万骑兵，当然，要是载的是步卒，那数量还可加两倍。

一支十万骑兵的部队，就足够驰骋任何地方了。

当然，船上除了用帆作动力以外，船两侧都要设桨，不要像他现在所乘的船这样，海上无风，就全靠船后的两支橹在摇。另外，船上要装置特大的劲弩和投石机，可以发射利箭巨石，也可以发射火箭和油弹攻击对方船只。

战船本身不只是作运兵之用，本身就应该是一个战斗利器。

还有，每艘母船至少要附十艘子船，以便没有码头的浅水沙滩，所运的部队也可以登岸。

还有……还有……

一样接一样的构想和计划，像海中波浪似的，一波接一波涌入他的脑海。

他仿佛看到自己率领着这支海上雄师，接连征服海外一处又一处的地方。每到一处，那里的人民穿着中原所见不到的奇装异服，用他听不懂的语言，跪伏在地上喊“万岁！”他要派人教他们用秦语喊“万岁！”这应该是最容易不过的。

距离近的，可以纳为大秦版图建郡，一切照新收地处理，设官分职一如内地。路途太遥远的，就派遣教化人员在该处宣扬中原文化，一如现在的藩属。

这时候典客的编制太小，已经不够用，应该扩大，也许另成立一个专营海外领地机构会更方便。

他要多找一些像任嚣这类的人才，分别镇抚各领地，用他的治番八字诀：“怀柔，优遇，教养，同化。”来将这些地方一一转变成大秦的版图。

到时候，他的出巡不再像如今这样只限陆地和沿海，而是要乘风破浪万里浪，巡视一次海外领地，恐怕就得费时一年，那朝中要何人留守呢？

的确，应该是立太子的时候了！但要立谁？胡亥？他太愚蠢，无法独当一面。再说要是建立了横跨海内外的偌大帝国，他继位后会无法控制！

立扶苏，也许太过仁慈宽厚，恐怕斗不过李斯和赵高这班小人，不过没关系，他会像现在这样，走到哪里就将他们带到哪里，在他的眼皮下面，他们不敢轻举妄动，只有他才能要他们尽心力，而这两个人都是极有才干的，值得利用。

等到扶苏立位，当然可以让他们退休，甚至是杀了他们！

也许，太子只是留守，永远也不会继位……因为……因为……他这次战胜了海神……海神叫什么名字来着？……哦，他叫敖广……他只要战胜敖广……去除了去仙岛的障碍……他取服了“青春之泉”，就会长生不老！

哈，太子不再是继位者的专属称号……而是……而是留守者的尊称……太子……留守……

始皇朦胧入梦。

### 3

始皇梦到自己徒步行走在茫茫大海上，没有船只也没有从人。他习惯了在众人拥戴下出行，环顾左右寂无一人，心上有股难以形容的孤独和寂寞。

还好，他的龙泉宝剑在腰，给了他不少的抚慰。

迎面打来的浪涛像小山，奇怪的是都没有撞击到他脸上，而是从他的脚底平滑过去。

他始终是走在怒涛奔腾的波浪间，但也一直是如履平地地向前行。

他远远看到一处海岛，很像徐市口中形容的蓬莱仙岛，在梦中他仍记得现在时值仲冬，那岛远望去却是一片碧绿，青翠欲滴，岛中央最高的山峰没有冒烟，也是绿油油的长满丛林。

他继续往前行，仙岛越来越近，他仿佛看清了岛上的城市街道和港口，还有在上面走动的行人。

啊，一切正如徐市所形容的，黄金、白银为宫阙，奇石铺路，珠玉嵌墙，只是周围海中看不见徐市所说的火轮船。

大理石建筑的码头上，逐渐聚满人群，他越行越近，似乎能看清码头群众的人头。忽然他看到码头上的人都纷纷下跪。



“万岁！万岁！”

始皇大感诧异，岛上今天有贵宾来？但他环视四周，浪涛汹涌的海面上，仍然只他孤寂一人，难道说他们是在欢迎他？正在他狐疑之间，这次他清晰地听到他们在高呼：

“始皇帝万岁，功过三皇，德超五帝的秦始皇万岁！万万岁！”

群众的“万岁”声，盖过了海浪的声音，就像暴风雨中的雷声盖过风雨声一样。

不错，他们是在欢迎他的！

始皇高兴得难以形容，想不到不用战船，他的声威已传到了仙岛，难道说徐 已比他先到一步？

他兴奋感动，真想不到仙岛上的人这样爱戴他，看样子，他要求点“青春之泉”应该没有问题！

他踏着波浪而行，越过层层波浪，有如平地。

突然，天空乌云密布，亮起火蛇似的闪电，雷声此时又盖过了群众的“万岁”声和海浪声，等到雷声过去，仙岛不见了，在他前面海中不远处，一字排开大约十几个龙头人身的怪人，全都宝剑在手。

当中一个金龙头的怪人，未说话先仰天哈哈大笑，笑了很久才止笑说道：

“嬴政，你真来了！”

始皇想起金龙应该是海神兼东海龙王敖广，他礼数周到，拱手施礼说：

“嬴政并没有入侵你领土的野心，只是想到仙岛求取一点‘青春之泉’而已，为何要阻挡于我？”

你这几天心中想的是什么，不讲出来，凡人不会知道，难道孤家这个神也会不知道吗？嬴政，你太小看了神的神通了！”

始皇听他这样，明白今天不能善了，也就缓缓拔剑出鞘，只见龙泉宝剑恰似一泓秋水，在闪电中熠熠发光。始皇大声喝道：

“敖广，认得此剑？”

敖广及从人一见龙泉剑，惊吓得都不由自主的退后半步，敖广更是惊呼出声：

“龙泉剑！”

“不错，”始皇傲然地说：“天下第一名剑，专斩孽龙的龙泉宝剑！”

相传龙泉剑为黄帝所遗留，他曾用这把剑砍下蚩尤的头，而蚩尤化作一条无头赤龙飞去。

“说到孽龙，你才是将天下弄得大乱的大乌龙！”敖广狠狠地骂道：“你不但弄乱了陆地，还想翻江倒海搞浑海洋！”

“龙泉剑下历来不斩无名之人，你我都是帝王身份，在你身边的这些孽龙又是些什么？始皇执剑喝问。

“嬴政，你真是孤陋寡闻！”敖广说：“让孤家为你一一介绍。”说罢敖广又是仰天一阵狂笑，笑声使得天地风云为之失色。

#### 4

敖广指着左边一个白色龙头、身穿白色锦绣龙袍的人说：这是孤的二弟西海龙王敖智！”

始皇点头为礼，因为他记得中隐老人的话，越是会咬人的狗越不会叫，斗剑时期命大喊大叫的人，全是胆怯心虚，借着骂人来壮胆，本身早就失去

冷静，未出剑就输了一半。

敖广又指着右边的一个红色龙头，身穿红色龙袍的人和黄龙头黄龙袍的人说：

“这是孤的三弟南海龙王敖仁，四弟北海龙王敖信，其余全是我们的太子，担任各江河之神，用不着再介绍了。”

“父王请慢，还有孩儿要自我介绍一下。”随着说话声从列队中走出一人。始皇定睛一看，原来是一条小金龙，凭直觉他要比其它的龙年轻得多。

“嬴政，你还认识我吗？”他一出来就出声怒吼。

始皇轻蔑地摇摇头。

“从来没见过。”

“我乃钱塘君是也，”这个金色小龙说：“还说没见过，你破坏我的好事，打破数千年来的成规。”

“原来是你这条淫龙，朕正要斩你为你所害的数千女子偿命，祭祷那天你为何不敢出面，现在才仗人多势众？”

钱塘君气得满脸通红，也不请示父王，举剑就刺。

“孩儿小心，你一个人不是隐者之剑的对手！”

但他的喊叫还是慢了一步，只见始皇用了一招“指地问天”起手势，轻巧的拨开钱塘君的剑，顺势来一招“横扫千军”，以剑作刀横削，一颗龙头就飞上了天，无头人身一蓬血箭喷了出来。

“我儿！”东海龙王敖广出声痛哭。

其余龙王及龙子、龙孙皆惊呼失色。

“嬴政，你心狠手辣，不顾都是龙族道义，今天非要你碎尸万段不可！兄弟孩儿们，不要管什么单打独斗规则，大家一起上！”

十几个龙头人身的龙王及龙子、龙孙一拥而上，将始皇围在中央，纷纷从各方面围攻，始皇使出隐者之剑中屠狗者所用的那招，群龙兵器一一被他击落丢手，最后只剩下敖广一个人剑尚在手。

群龙跳出战斗圈外，面面相觑，不知该怎么办，大家全知道龙泉剑专斩孽龙的厉害。

敖广带着哭声嘶吼：

“嬴政，你杀我子，孤家不会与你善罢甘休！”

始皇横剑在胸，心定气闲地笑着说：

“敖广，还有什么绝招，全都使出来好了！”

只听敖广突然一声龙啸，大海跟着翻腾起来，无数鱼、虾、蟹、龟等水族，纷纷露出水面，各拿奇形怪状的兵器，向始皇围攻上来，一时间攻得始皇手忙脚乱，顾到左方就顾不到右边。

这时候，只见东海龙王敖广一声石破天惊地长啸，像条金色长虹似地跃起，一剑直刺始皇胸前。

始皇感到一阵疼痛，胸前伤口鲜血汨汨流出，他一心慌，脚下踩空，他不再是踏凌波浪如履平地，而像是掉入悬岩，一直在往下坠落。

他耳边还听到敖广得意的大笑，说话的声音像发自空谷，满耳周围都是回音：

“嬴政！你胸部中我一剑，用不了多久你就会死……你就会死……哈哈……哈哈……我会随时跟着你，看你死时痛苦的样子！哈哈……哈哈……”

始皇从梦中惊醒，全身都流着冷汗，摸摸胸口，真的在隐隐作痛。

值夜近侍听到他在梦中的叫声，也连忙赶进舱来。

“陛下又做恶梦了？”近侍关怀地问。

“嗯，没事了，你出去吧！”始皇有点腼腆而不耐烦，就像惯于说谎的孩子又被别人视破一样。

恶梦！恶梦！他这一辈子都为恶梦所困扰！

## 5

始皇的船队继续在海上航行，到达离琅琊不远的地方，风浪突然转大。

始皇想起梦中敖广所说的，他要随时跟着他，看着他痛苦地死，因此，他绝不能示弱。

虽然几天来他都感到胸部隐隐作痛，有时还会轻微发烧，他仍装得若无其事，照旧在甲板上晒太阳，和蒙毅、张良聊天。

有天他实在忍不住，将那晚的恶梦告诉张良，要他为他解梦。

张良恭敬地回答说：

“梦其实有很多种，有能解释的，也有不能解释的。有的梦是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，白天对某个人或某件事想得太多，这个人或这件事，就会出现在梦中。”

“照你这样说，朕是白天想这件事想得太多，所以才会有此恶梦，”始皇双手放在胸前，却不愿说出胸口疼痛的事：

“还有哪些梦是无法解释的呢？”

“大部分的梦都不需要解释，很多人在睡觉时，受到外界的刺激，也会以梦的方式表达出你的反应。譬如说，有水偶尔滴在脸上，人就会梦到下大雨；蚊虫在耳边叫，有时会反应在梦中出现打雷的现象等等。”

“前几天晚上可没有蚊子在耳旁，可是朕却梦到闪电打雷的声音。”始皇不服地说。

“臣只是举例而言，不一定某种刺激就会产生某种固定的反应，梦中的反应乃是千变万化的。”

“这样说来，圆梦者所说的梦能预兆，乃是无稽之谈了？”始皇怀疑地问。

“不然，”张良摇头说：“梦有时是某种事情要发生的先兆，这种梦是可以作解释的，不过这种梦要具备三个条件。”

“哦？要具备哪三个条件？”始皇的兴趣被提起来了。

“第一，梦必须完整。第二，梦必须清晰。第三，醒来时必须是在半夜。”

“朕这个梦都合乎这三个条件，应该属于可解释类了！”始皇半信半疑地说。

“正是。”张良说。

“那敖广说是要随时找朕报仇，我们应该预作防备。”始皇有点担忧地说。

他没告诉张良敖广说要等着看他死的话，他讳言死，根本不愿提到“死”这个字。

“陛下放心，这可由臣来安排。”张良安慰他说。

“你要如何安排，可否先告诉朕得知？”

“海神只有在梦中才能以人形出现，他要是随时都窥视在陛下左右，那一定是化作海龟或大鱼，所以陛下可以在船上安排强弩和巨网，发现有巨大的海族，就加以捕捉或射杀。”

“这个安排甚好，只要敖广敢纠缠不清，出现在朕眼前，朕就要亲手加

以捕捉或射杀！”

始皇开心地笑了。

海上风浪加大，近侍又来催始皇下舱休息，始皇也感到身体倦怠，想小睡一下，于是交代了蒙毅准备捕杀海神事宜，他就下到卧舱去了。

在恭送始皇下去船舱以后，蒙毅半埋怨半开玩笑地对张良说：

“你对主上所说的话，到底是真是假？”

张良长长叹口气说：

“说一次谎话，为了要圆谎就得继续说无数谎话，说到后来，连自己也弄不清到底是说真话还是说假话了，可见装神弄鬼的事是做不得的，哪怕目的是完全正确的。”

蒙毅面有愧色的沉默，避开张良的目光，看到海上远方去。

张良接着正色地说：

“我刚才对主上所说有关解梦的事，的确是真话，有的梦确实可以预兆未来的事！”

“那你对主上的梦，要如何解释呢？”蒙毅转过脸来，急切地注视着张良问。

“主上的梦，可说是真假参半，部分是预兆的，部分是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的。”

“你解释来听听。”

“大战敖广，斩杀钱塘君，这些梦境的出现，乃是听我谈‘山海经’听多了，而且他早存有杀钱塘君为民除害，以及击败海神，求取仙药之心，所以凑合起来在梦中出现！”张良笑着说。

“那敖广刺他的那一剑呢？”蒙毅追问。

“这是某种不良预兆！”张良忧形于色地说。

“不良预兆？我听某个博士说过，根据《周公解梦》此书，被人刺，见鲜血，乃是上上大吉？”蒙毅立即反驳。

“《周公解梦》乃是后世阴阳家，假借周公名义所杜撰，根本是些信口雌黄之谈！”张良轻蔑地说。

“那依你要作何解释呢？”蒙毅反问。

“廷尉要听真话，还是要听敷衍讨好之言？”张良认真地问。

“那还用得着说，当然是听真话！”蒙毅也严肃地回答。

“主上被敖广刺那一剑，表示主上原先的肝疾，鲜血直流，预兆病情会突然变得严重。

张良沉吟地说。

“真的？”蒙毅惊问。

“廷尉，你应该看得出近日主上脸色焦黄，精神不振，和我们言笑都是勉强装出来的，这都是肝疾恶化的象征！”

“那该如何是好？”蒙毅急得没有了主意：“在这路途当中！”

“李斯和赵高都是小人，主上病情有变，廷尉就随时不可离开主上身边，提防他们动手脚。”张良张望四周无人，压低了声音说。

“他们敢加害主上？”蒙毅也压低了声音，但语气充满愤怒和怀疑。

“这他们绝对不敢，”张良抚慰他说：“张继是指立太子之事。”

“张先生的意思是……”

“始皇此刻假若有事，必然会立扶苏……”

“我明白了。”蒙毅点头说。  
两人会意，但都陷入了沉思。

6

为了讨始皇欢喜，张良建议在楼船船头、船尾及两舷，派人准备连发劲弩和巨网，凡发现有水物即予射杀或捕捉。但至琅琊的一路上，并没有什么重大发现，射杀的只是一些小鱼小龟，网到的也是一些小蟹小虾，没有疑似敖广的大东西。

更可证明没抓到敖广的是，始皇几乎夜夜都做恶梦，敖广不是和他恶斗，就是哭喊着要他偿还儿子的命。

到达琅琊港口，始皇上岸休息，船队也借这段时间补充粮食，加添淡水。

果然琅琊太守向始皇禀奏了一件怪事，就在始皇梦斩钱塘君那一夜，浙江水突然低落减退，大潮时也到达不了平时的水线。会稽太守乘此大好机会发动黔首修堤，预计堤防修好后，水患从此根绝，而同时进行的渠道和水库建筑好以后，沿江荒地都将变成肥沃良田。

始皇当然高兴听到这项好消息，因此更确信那天晚上的梦是真实的。

连带更增强了他求取长生不老药的信心。

在琅琊台上住了几天，眺望秀丽的山景和壮阔浩瀚的大海，始皇觉得精神好了不少，虽然御医和几位近臣都已知道他的肝病越来越严重。

蒙毅好几次想提立太子的事，全都为始皇兴高采烈的态度所打消，他不忍心破坏他的好兴致。

李斯和赵高同样想进言，可是他们不敢。

始皇亲眼看到他自己的成果，二十八年初登琅琊，这里只是一处荒凉没有人烟的偏僻的海岸，自他下令迁移三万户来此，如今已蔚成大邑，不但渔耕发达，也建立了良好港口，商贸四通八达，几乎可直追即墨。

在留连不舍的情况下，始皇又登船北行，这次主要目的是北部海域，他要探勘北方港口，也希望在海上找出敖广刺杀或捕捉。

不过，他对琅琊的依恋不舍，自己有了不祥的惊觉，他自知有病，但并不认为有多严重，但对琅琊那种依依不舍之情，却表示他的意志力已逐渐衰退，是因为他老了？他才五十岁，祖父秦昭襄王在他这个年龄，正是积极向外发展，意气风发，不可一世的时候。

还是他真病得严重，以致意志消沉，压制不住对旧昔事物的依恋？

他这辈子都紧记恩师中隐老人在教他帝王学时，所告诫的那番话。老人说——

一个称得上好的君主，必须意志力坚强，而要做到意志坚强又必须紧守“不依、不恋、不怨、不悔”四项原则。

“不依”，帝王的生涯本来就是孤独寂寞的，他站在所有人之上，只有别人依靠他，他绝无法依赖别人，否则就会造成大权旁落。

“不恋”，在事物方面，留恋旧的，就不能开创新的；在人的方面，惜恋旧人就不能大刀阔斧地提用新人，会造成腐化、老化。而在个人感情方面留恋往日事物，就没有精力和勇气向未来挑战。

“不怨”，君主要有“有功分众人，过由一身当”的担待和宽大胸襟，这样才能受到底下九臣的敬重和心服。有功归己，有过怨人，一定会造成众叛亲离的结局。

“不悔”，再大的失败，只要保持君主的权力，就有重新来过的本钱，时间和精力用在追悔过去，不如用在开创将来。

始皇自信平生都能做到这四项原则，所以能统一天下，威慑群臣，没有任何臣子敢自夸他是朝中不可或缺的人，但现在，他凡事都想找蒙毅和赵高商量，对琅琊台竟怀着“美好时光不再”的缅怀心情。

他是老了？

还是真的病得很重？

## 7

一百余艘大楼船，以战斗队形分成数列、数行在大海上航行，乘风破浪颇为壮观。

每艘船上准备好了连发劲弩和巨网，发现水物就予以射杀捕捉。

始皇全身朝服端坐头排中间的楼船船头，李斯、蒙毅和张良侍坐，赵高和座船船长两旁侍立。

他手执连发劲弩，箭已上弦，一面注意水面上动静，随时准备“敖广”的出现，一面还在看船队的操演。

座船船长也就是整个船队的都尉，他以鼓声和旗号指挥整个船队变换各种攻击队形。

始皇精神奕奕，似乎忘了身体的疼痛，他不时转过头去夸奖和勉励都尉几句。

这只是七拼八凑由江上水师楼船组合而成，就有如此相当不错的场面，要是将来一千艘海上水师建立起来，那会是多伟大、多壮观！

那天，船队通过之罘山海域进入渤海。

忽然，左侧最边上的楼船发出了短促紧急鼓声，由远至近，一艘一艘的船接连相传过来。

船队都尉命旗语手打旗问讯，接着向始皇跪禀：

“启奏陛下，左首第三号船发现敌踪！”

“敌踪？是海盗船？”始皇笑着说：“好大胆的海盗，连朕一百多艘大船队也敢打劫起来？”

楼船都尉跪在甲板上不敢插嘴，等到始皇把话说完，他才又禀奏说：

“不是海盗，乃是发现了一条小船般的大鱼。”

“真的？”始皇高兴得站了起来：“何不早说！你下令将鱼赶到中央，由朕亲自射杀！”

都尉命人打出旗号，传出鼓声，随着头排十多艘船，迅速改变了包围队形，最左侧的两艘船超前拦在前面。

包围圈逐渐缩小，每艘船的劲弩手和投石机纷纷发箭投石，却不敢直接射投在大鱼身上，而是逐渐将鱼逼向中央始皇的座船前面。

侍立在始皇背后的张良，不禁暗暗摇头，皇帝真是不好伺候，发现大鱼射杀也就罢了，还要赶来让他亲自射杀，要是跑了，又不知有多少人获罪。他因此下定决心，为某个有作为的人打天下创事业可以，绝不沦落为专伺候帝王好恶的弄臣！

大鱼渐渐被赶到中央，果然体积不小，大约有一般江船大，头上还在喷水。张良在仓海君处见过这种巨鱼，大的比这只鱼还大，当地人称之为京鱼，京者大也。

跟他到中原的仓海力士本是以捕此种鱼为主，所以练得好手劲，能投

一百二十斤铁锥。

原来当地捕京鱼，是以带长索的倒钩铁矛射鱼，鱼一被射中，负痛而逃，铁矛倒钩陷于肉内，血流不止，鱼就拖着渔船上下翻腾，因为这种京鱼和人一样，必须在水面上呼吸，所以时而水下，时而水面，拖得渔船满海跑，最后流血过多死亡，才用船将鱼拖回。

始皇全神贯注于京鱼，手执连发劲弩瞄准，只见大鱼到处，波涛像小山头一样拥起落下，座船也随之摇摆不定，根本就无法瞄准，他转脸问张良说：

“这是什么鱼，体积如此庞大？”

如此大鱼，臣虽住过沧海，也是首次见到。”张良不说真话，但他也未说谎。

“想必是敖广所变，待朕赏他几箭。”始皇得意地哈哈大笑。

随着说话，始皇的劲弩发出，六支连环箭，支支射插在京鱼背上，但京鱼似乎没有一点感觉。

这时随行的渔家能手大概已认出此鱼，知道该怎么捕捉法，纷纷下了小艇，解缆向大鱼划去，就像群蚁奔向活泼鲜跳的大蚁蛄，他们手上都拿着带有长索的长矛。

这边始皇接过内侍递来的强弩，又接连发了六支箭，这次是两支箭射中大鱼的眼睛。

那边十多艘小艇也已接近大鱼，带倒钩的长矛不断射中鱼身鱼背，大鱼负痛发狂，大尾巴一扫，一道大浪迎着始皇扑来，始皇被惊得倒退了好几步，全身溅得透湿。

大鱼拖着十多艘小艇往远处逃逸，船上众士卒吆喝声如雷，战鼓敲得更为激烈。

眼看着大鱼时而水下，时而水面，翻腾疾驰，血染红了大片海水，始皇似乎又回到八岁在邯郸看人家斗狗时的兴奋。

他喜欢见到血，不管是什么血，只要是血就会使他有股莫名的兴奋。

“陛下，到舱内更衣吧！陛下的衣袍全湿了。”近侍上前禀奏，这是他对始皇的关怀，也是他的职责。

始皇粗鲁地推他，不耐烦地说：

“等等，朕要看个结果！”

他不再是五十岁的皇帝，而是八岁在街头看热闹的任性孩子。

为了让始皇看到结果，整个船队张满了帆，紧跟着大鱼逃逸的方向追，但船的速度到底比不上临死挣扎的大鱼，渐渐鱼和小艇只剩下一些小黑点，最后终于消失在海平线下。

“敖广，朕这次会抓到你！你想不到吧，实际的情况正和梦中相反！”始皇喃喃自语：“你应该知道，现实宇内是由朕在掌管！”

他又转脸问张良：

“大鱼到底会挣扎到什么时候？”

“也许半天，也许两三天，要看它受伤的程度。”张良这回说的是老实话。

“那朕恐怕等不及了！”始皇依然自说自话：“朕要下舱更衣。”

众人中只有张良懂得始皇话中的意思，他意不在大鱼，而是指求取仙药和征服海洋。

张良在想，始皇也许已知道自己病况严重。

始皇真的没来得及看捕捉大鱼的结果，因为一天以后，那些捕京鱼小艇拖着小山似的尸体回来时，他正发着高烧。

御医们会诊的结论：受到风寒，引起旧疾复发。

始皇躺在病榻上，时而昏迷。当他清醒的时候，近侍向他禀奏大鱼已捕获的消息，但他似乎失去当天看捕鱼时所有的狂热，他只淡淡地说：

“朕知道了。”

但过了一天，当他高烧刚退，人稍微清醒点的时候，他主动召见蒙毅和张良到病榻前，问起捕大鱼的情形。

“陛下龙体欠安，还会想到这些琐碎小事，请多休养安神。”蒙毅不太赞同地说。

但他还是禀奏了大鱼的追捕惊险过程，伤鱼拖着十多艘小艇挣扎了一天一夜才算死，现在拖在座船的后面，等候处理。

“张生明白朕为什么这样关心大鱼吗？”始皇笑着问张良。

张良考虑了一会，没有答话。

“张生不必为难，有话直说，说错了，朕也不会见怪。”始皇注视着鼓励他。

张良会意，知道该说真话的时候到了，他态度诚恳地说：

“捕捉大鱼对陛下来说，象征意义大过实质意义。”

“是为了朕真将大鱼看成是敖广？”始皇露出狡黠的笑容。

“中隐老人的传人应该没有这样迷信。”张良说话的口气，没有将始皇看成是拥有无上权威的皇帝，而当成是起辈好友似的。

蒙毅深怕始皇会生气，暗暗扯了张良的衣服一下，张良依然不动声色，装作不懂。

“不然，”始皇摇摇头说：“虽然老爹灌输朕的思想，说鬼神都是聪明人用来骗无知的愚夫愚妇的，但朕总觉得冥冥之中一定有个主宰，正如同人间有帝王一样。人间有帝王，就有分担职守的将相百官；有上帝，当然也就有代上帝牧民的各种鬼神。”

始皇的这番话大出张良的意料，现在他才完全明了始皇具有一个矛盾的性格，一会信，一会不信，全看他的高兴，或者说是全看对他是否方便或有利与否而定。

“那陛下是将大鱼当作敖广的化身了。”张良也露出狡黠的笑容。

“不然，”始皇还是摇头：“敖广没有这样愚蠢，朕也没有这样笨！”

张良无话可答，只有保持沉默。

“那张生知道大鱼的象征意义是什么吗？”

张良看出始皇的刚愎性格，他绝不愿承认别人猜透他的心意，还是让他自己说出来比较好。

果然，始皇并没有等张良答话，而是自言自语地说：

“大鱼象征敖广，敖广象征海洋，朕想亲眼看到——甚至是亲手捕捉到——这条大鱼，那就象征朕将亲自征服海洋或亲眼看到海洋被征服。但当天突来的巨浪打湿朕的衣服，使得朕病了几天，无法亲眼看到捕鱼船队凯歌而归，朕不喜欢这个象征意义。”始皇若有所思地说。

“陛下真是想得太多了！”蒙毅感叹。

“不然，”始皇憔悴的脸上勉强挤出笑容：“朕这几天发烧，昏昏沉沉，



做了许多怪梦，稍微清醒时也想了很多事情，总算想通了一件事。”

“陛下，什么事？”蒙毅恭敬地问。

“那就是天下之至大，非一人能治，时间之无穷，应世代相递！”

“陛下圣明！”张良用道贺的口气大声说。

“张生是否要恭贺朕的大澈大悟？”始皇笑着说。

张良被他道破心事，不禁满脸通红，不像须眉男子，反而似姣好少女。

始皇忍不住在心里想，真是个奇特的人。

“另外，朕想到立太子的事……”始皇没将话说完，却以目示意侍立榻前的近侍。

近侍会意走了出去，将卧舱外面的所有人都赶出船舱，自己就守在船舱口。

“朕想立太子，蒙毅看该立谁比较好？”始皇乏力地问。

蒙毅听到他虚弱的声音，看不到他脸上原有的刚戾之气，眼前叱咤风云的始皇帝，一病之下，意变成一个平凡孤独的老人！

“这是陛下的家事，不容臣等插嘴。”蒙毅在席前俯身回奏。

“蒙卿这句话就说错了，立太子怎么会是朕一家的事？”始皇面露不悦：“张生，你的看法呢？”

“臣就更无置喙的余地了！”

这是张良和蒙毅商量好的对策，因为他们清楚始皇多疑的性格，急欲帮扶苏说话，反而会使得始皇反感，因为胡亥这次随时随侍在侧，而且无论怎么说，胡亥是皇后嫡出的独生子。

张良大胆判断，以目前天下尚未大定，建设工程千头万绪，民心不服，始皇自知来日无多的情况，他要立太子，一定会立扶苏，用不着他们多言。

这叫做欲擒故纵的策略！

果然始皇叹了口气说：

“爹娘疼幼儿，胡亥是朕最小的儿子，也是皇后留下的独嫡子，本应立他，但他生性愚顽，当一个太平天子尚可。现天下虽定，但民心未全附，各种建设方兴未艾，政事千头万绪，不是胡亥所能应付得了的。”说到这里，始皇仿佛很累，停下来喘了口气。

喝了一口茶，休息一会，始皇又缓缓说道：

“前些日子我也曾问过李斯丞相，他建议立扶苏，你们认为怎样？”

“陛下圣明。”蒙毅和张良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。

“你们也赞成立扶苏？”始皇怀疑地问。

“臣保持初衷，不敢断言！”蒙张两人又是异口同声。

这时近侍来报，众御医等在舱外，该会诊的时候到了。

蒙毅和张良借此机会告辞。

御医诊断，始皇的病是因风寒引起，所以必须紧急靠岸，由陆路回咸阳。大队人马行至平原津，始皇病情加重，已不适合旅行，改在沙丘平台行宫休养。

始皇的病一天比一天重，脾气也变得一天比一天坏，他明知自己快死了，却不许任何近侍提到“死”字，否则就受重罚。

群臣都关心立太子的事，但谁都不敢提起，因为谈立嗣就免不掉要提到“死”字，谁都不敢触及始皇的这项忌讳，连蒙毅和张良都不敢，因为怕引

起反作用。

始皇病情越来越严重，群医已经束手，但始皇严命他们不得向外透露他的病情，违者灭族，所以御医对外宣布始皇的病情，一直说始皇偶受风寒，需要休养，大小政事皆由李斯丞相处理，择要向始皇禀奏，以作裁决。

随时陪侍的只有胡亥公子，能见到始皇的也只有赵高、李斯、蒙毅及几个亲近的内侍。

有一天，随行博士联名上奏，皇帝偶染风寒，长岂不愈，应该派出大臣前去泰山祭祷，并祭德水祈福。

始皇准奏，命李斯考虑人选。

李斯原本想亲自去以讨好始皇，召集蒙毅和赵高三人聚集讨论。

当蒙毅还未到场，赵高首先问李斯：

“这次至泰山祭祷，丞相准备派谁去？”

“以亲贵关系而言，当然应该由我们三人中间选派一个人去，因为这是代表主上亲自上泰山祈福，并非一般祭祀，”李斯加重语气说：“所以这个人不但要份量够，而且要有真诚爱护主上之心。”

“那我们三人中间又以谁最为合适？”赵高又问。

李斯故作考虑，很久一会儿才说：

“中车府令要照顾主上起居，当然不宜随行，蒙廷尉陪伴皇帝，主上似乎一日无他就不快乐，那只有老夫走一趟了。”

赵高听了他的话，不断微笑摇头。

“怎么？你不赞成老夫去？”李斯着急地问，大有怕赵高抢功夺宠的意味。

“我认为应该由蒙毅去。”赵高一针见血地说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丞相，我们之间合作已久，应该无话不可说，是吗？”赵高不回答他问题，反而倒问一句。

“不错，应该是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了。”李斯点头。

“那我请问丞相，你看主上的病情到底如何？”

李斯心想，看始皇的样子，可说是病情严重，整个人都瘦得走了样，腹部肿胀，明显是积了水，命危已在旦夕，但他不愿直接回答，而是淡然地说：

“老夫只能偶尔见到主上一下，而你是时时陪侍在侧，应该比老夫清楚。”

赵高先作一阵鹭鸶笑，然后才开口说话：

“主上的病情我们都心知肚明，为了忌讳不必挑明了讲，一时有什麼不讳的话，你做丞相的不在主上身边，怎么应急？所以丞相是千万不能去的！”

“那派中车府令你去？”李斯仍然有点不服气。

“在这种节骨眼上，我才不会傻得肯离开主上身边！”赵高不屑地微笑。

他这句话使得李斯蓦然惊醒。

对啊！看情形始皇的病是不会好了，那他千里迢迢的到泰山祭祷，他要讨好谁？再说太子未立，始皇一死必有一场惨烈的政治斗争，他不在场，注定会倒楣遭祸。但他不能就此改方向松口，便假惺惺地叹了一口气说：

“我李斯承蒙皇帝厚恩，三十多年来由一无名书生，提拔到位极人臣，荣封通侯，儿子皆尚公主，女儿亦皆嫁公子。主上对斯如此恩德深重，老夫不表达一点心意，于心不安！”

赵高微笑地看着李斯，不断地摇头。他在心里想——你这只惯会惺惺作态的老狐狸，你经过我的点破后，真要你去的话，你才会着急得哭出来。

但他口中说的却是：

“丞相，打开天窗说亮话，在立太子方面，我们是立场不同的。”

“哪里！哪里！”李斯连口否认。

“我得到宫人报告，说前不久主上问到立太子的事，你建议立扶苏，可有此事？”赵高带着逼问的口吻。

“没有，没有，你别听他们胡说。”

“也许你站在大公无私的立场，建议立扶苏是对的。”赵高阴沉地说。

“不对，不对。”李斯情急，接连不承认。

“丞相是说我的话不对？还是立扶苏不对？”赵高对这个极富才能，却利欲薰心的老头子，打从心里看不起。

“老夫是说根本未建议立扶苏，那个传话的宫人说得不对。”

“好，现在谈这些无益，立太子的事，还可缓一步商量，因为在这种情形下，谁都不敢向主上提起。”

“不错，不错，”李斯乘机改变话题：“我们应讨论的是派谁去祭祷山川。”

“依丞相所说，在下不适宜去，依小人之见，丞相不应离开，那该谁去，不言自明了！”

赵高装出豪放状，仰天哈哈大笑，但不男不女的声音，更加尖锐刺耳。

李斯无奈地跟着笑，不知为什么，他李斯学富五车，足智多谋，遇着赵高这个阉人，却是胆战心惊，凡事不能不步步为营。

外面家仆来报，廷尉蒙毅大人到。李斯和赵高不敢托大，两人皆至门外迎接。

坐定以后，两人轮番提出理由，说以蒙毅既亲又贵的身份，乃是代表始皇祭祷山川的不二人选。

蒙毅自思祖孙三代皆受始皇恩宠，本人和始皇更是名虽君臣，情同父子，理所当然地该由他去，他欣然的一口答应了，决定几天内择吉出行。

10

“贤弟，你真的就这样舍我而去？”

十里长亭的送别宴后，蒙毅执着张良的手，再三盘桓，依依不舍。多日来的相聚，两人不再是宾主情谊，而是成了推心置腹的莫逆之交。

蒙毅脸上充满离愁，张良则是满脸的忧郁。

“只怪我一时感情冲动，自忖于情于理，这次祭祷之行都该我去，忘了你的叮嘱。”蒙毅自怨自艾地说。

“事已成定局，再后悔无益，”张良安慰他说：“何况事情也许不会像我们所想的那样糟，说不定因为你的虔诚感动上帝，始皇的病真会好起来。”

“但愿如此，只是按照目前主上身体状况看起来，病想好，难！难！难！”

离愁加上伤感，蒙毅忍不住两眼湿润。

张良内心感动，也不禁神情惘然，两人相对默然良久，蒙毅折下长亭边柳树上一根长枝，递给张良说：

“天涯海角，愿长相忆！说实在的，你为什么不能留下帮我？”

“多蒙蒙兄厚爱，张良只是一个亡国臣虏！”张良心中也是充满了激动，不忍再欺骗他。

“贤弟何出此言？”蒙毅惊问。

“小弟不名张继，本名张良。”接着他将自己的家世原原本本说了，当然没提博浪沙以铁锥刺秦王的事。

蒙毅听得目瞪口呆，想不到多时来倚同心腹的人，却是一个胸怀复国的亡国余孽。最后他叹口气说：

“往事已矣，现天下一统，贤弟不该再存这种地域观念！”

“早就没有这种狭窄的偏见了，不然我会赞成立胡亥，不会费这么多的事，装神弄鬼帮你促立扶苏了。”张良强笑着说。

“功败垂成，只怕我这次离去，事情会有变。”蒙毅又懊恼起来。

张良仰脸看天，日头还未正中，他执起蒙毅的手说：

“时间还早，说实在的，我也舍不得就此上路，来，让我们进入亭内小歇，以茶代酒，小弟为你借箸代筹一番！”

蒙毅命从人再摆出茶具，重新生火煮茶。两人再进入亭内坐下。

“蒙兄去后，这里可能发生三种状况，”张良喝了一口热茶说道：“一个状况是蒙兄祭祷回来，始皇病情好转或是没有恶化，那就一切照我们的原计划，什么都不要说了。”

“那第二种情况呢？”蒙毅急切地问。

“第二种情况是蒙兄回来，始皇已有不讳，但明示诏立扶苏。这时你只要防备朝中其他公子有变，以及各地引发的动乱。但这些可能性不太大，你只要会同李斯丞相及各大臣维持朝中秩序，等待扶苏回来发丧继位即可。怕只怕发生第三种状况……”

“什么状况？”蒙毅插口问。

“那就是等你回来，始皇已去世，而诏立的是胡亥！”

“那又怎么样呢？主上一直想立的就是胡亥。”蒙毅不以为然地说。

“这里面一定有诈，因为依小弟判断，在目前这种状况下，始皇绝不会立胡亥。”

“你是说李斯赵高他们可能矫诏立胡亥？”蒙毅不相信地摇摇头：“他们不敢，再说李斯一向都是主张立扶苏的，继位的事需要经由丞相之手公告天下，单凭赵高一人无法弄鬼。”

“但你不要忘记，赵高虽名为中车府令，而且一直委屈为始皇御车，可是印玺和文书全由他掌管，无异掌握了整个宫中枢密！”

蒙毅蓦然一惊，喃喃着说：

“那该怎么办？我是否该请求另派人去？”

“事已如此，后悔无益，你要求改派别人去，会伤到始皇的心，因为他认为这些大臣中，唯有你会真诚为他祈福。”

“那该怎么办？贤弟何以教我？”

“以我这些日子观察所得，不管胡亥是始皇本意所立，或是矫诏所立，今后政局会由赵高所主导。”张良忧形于色地说。

“这个我知道，胡亥从小就在赵高的管教之下。”蒙毅点点头说。

“那扶苏和蒙家就危险了！”张良感叹地说。

“何以见得？”蒙毅并不完全相信张良的警告。

“扶苏几年来监北地蒙恬军，和令兄处得很好。”

“这我知道。”

“胡亥和赵高怕扶苏有所异心，必定会先除去扶苏的势力，也就是令兄和那三十万大军。”

“.....”

“蒙家一直受始皇宠信，远超过所有将相，早已成为朝中大臣的妒忌目标，一时有事，幸灾乐祸的多，愿加援助的可说绝无仅有。”

“那蒙家要如何自保？”蒙毅这时才真的完全醒悟，长叹一口气说：“蒙家自先大父蒙骜，家父蒙武，一直到我们兄弟，只知忠心报国，并未刻意邀宠！”

“只是树大招风，这是一定的道理，别人只妒忌蒙家得宠，不会管宠信是怎么得来的！”

张良也跟着长叹一声。

“那该怎么办？”短短的一段谈话中，蒙毅连说了几个

“该怎么办？”显示他已慌张得失去了主意。

1 1

张良环视周围，只见群仆正围在山坡远处聊天，不会听到这边的话，他压低声音说：

“假若有这种情况发生，蒙家唯一自保之途，只有破釜沉舟的做！”

“如何破釜沉舟？”蒙毅不解问。

“只怕你们兄弟做不到！”张良注视着蒙毅说。

“说说看，让我衡量一下。”蒙毅催促说。

“一旦胡亥立位，赵高势必煽动胡亥除掉扶苏，免留心腹之患，连带将蒙家连根拔除，不仅是你兄弟二人，恐怕会是灭族之祸！”

蒙毅由心底冒出寒意，但他不能不承认有这个可能。

“蒙家将如何自处？贤弟有以教我！”蒙毅恳切地说。

“拥兵自保，待势而动，这是蒙家唯一自保之道！”

“胡亥如要加罪，一定是反叛罪名，那岂不正应了这个罪名？”蒙毅摇头说。

“扶苏和蒙家可效昔日赵国李牧故事.....”

“怎么做法”

“不奉诏，不言叛。你应早些通知令兄和扶苏预作准备，令尊虽在渭水躬耕，自认已在尘世外，但覆巢之下没有完卵，弄不好还成为要挟你们弟兄的人质，所以你应及早通知令尊和其他家族，以投亲名义提早迁往北边。而你祭祷山川已毕，假若得知始皇已驾崩的消息，也就不必再回去覆命，南奔北边令兄军中。”

“只怕家父和家兄都会说我危言耸听。”蒙毅有点懊恼地说。

“不然，”张良笑着说：“依我判断，只要你将始皇病重的消息传回令尊处，令尊就会迁地为良，不过不一定会去北边。”

“难道说，贤弟比我这个做儿子的更了解自己的父亲？”蒙毅有点不服。

“也许令尊和张良乃是同道中人，淡泊名利，知机先着，一切以养生恬适为主，能为则为之，不能为则高蹈远飞，绝不像一般所谓忠臣烈士或贪夫夸士，自起名利之火。至于令兄和扶苏，那就看你如何说服他们了。”

“这又要惹出一场刀兵之祸，蒙毅兄弟于心不忍。”蒙毅低头叹息。

“我的看法不同，”张良说：“只要扶苏和令兄不公开言反，胡亥和赵高不敢轻撓三十万精兵之锋，再说朝中大将也没有一个是令兄的对手。”张良侃侃而论。

“.....”蒙毅陷入沉思。

“这样一来，胡亥在位若贤，扶苏和令兄可加以辅助，若赵高以恶济恶，胡作非为，引起朝中宗室和大臣反感，民间不安，扶苏可以名正言顺讨伐，这就是所谓进可以攻、退可以守的上上之策。”

蒙毅仍然沉默不语。

“临别之言，望廷尉留意，否则听从乱命，不但扶苏公子及蒙家遭殃，而且会祸延天下百姓。始皇帝加在民众身上的压力已到极限，始皇因为英明勤劳，尚能控制。最要紧的是因他年事已高，有志之士尚怀一点希望，等待仁慈的继位者。假若年轻的胡亥继位，再变本加厉地增加百姓的负担，一旦反抗发动，将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，一发就不可收拾。”

张良注视蒙毅，只见蒙毅还是低头无语。他抬头望望天际，日头已经当中，他充满离愁地说：

“蒙兄，时间已不早，小弟该上路了。”

蒙毅握住他的双手说：

“假若扶苏能继大位，还望贤弟出山辅助。”

“到时候再说吧！”张良洒脱地笑了：“只希望蒙兄能谨慎而又果断地度过这一关。”

“贤弟放心，我虽然离开主上身边，还是留得有人，有所动静会先通知我。”

“那小弟就放心了，我会永远记得和蒙兄这段交往。”张良诚恳地说：“送君千里终须一别，就此告辞！”

张良爬上一部单马安车，自行御驾，绝尘而去，犹时时回头挥着手上的柳枝。

蒙毅伫立远望，一直到车后尘灰散去，仍舍不得走。

## 1 2

始皇躺在病床上，近日来也都处在昏迷状态，今晚夜半，他突然清醒过来。

内寝沉寂，只有一名轮值的小近侍坐在昏黄的灯光下，头一点一点的在打着瞌睡。

往日见到这样，他一定会加以叱责，甚至是交近侍总管严罚，但今夜对这个只有十多岁的半大女孩，却有着说不出的一股怜惜。

俗话说得真是一点都不错，“有福之人人人服侍，无福之人服侍人！”十多岁的孩子应该是最贪睡，雷都打不醒的年龄。

他不想惊醒她，虽然他感到有点饿。

中隐老人告诉过他，身为帝王，应该凡事都以理智判断，不能带一点感情成分，譬如，眼前轮值的这名小近侍打瞌睡，按宫规，不出事杖责二十，因而误事者论斩，绝不能因为她年幼长得可爱，就动了怜悯。

中隐老人说，帝王动了感情，就表示他的统治人格已经软化，乃是帝王的一大危机。

他为什么近来常出现这种统治人格软化的现象？是因为他知道自己在这世的日子不多，对这个世界产生了依恋，因而对周遭的人和事，动不动就会感到伤感和怜惜，还是因为在这几天的断断续续昏迷中，他想到和梦到的都是充满着柔情的人和事？

刚才他还梦到了皇后，病后这段时间，他几乎每天都会梦到皇后，中间偶尔会掺杂着其他的人：中隐老人、名义上的父亲庄襄王、生身父亲吕不

韦、母亲帝太后……等等，但都没有像梦到皇后这样真切，两相面对，就像生前一样。

刚才他梦到的皇后着的是仙女装，宽大的绿袍，大袖细腰，头戴珠珞冠，长长的珍珠串成排地覆着额头，看上去比着皇后服更多一份飘逸。

她无限怜爱地抚摸着他苍老瘦削的脸说：

“嬴政，你辛苦了几十年，如今是该休息的时候了，看，你好可怜！”

“可怜？”当时在梦中的他不服平地笑了：“朕拥有宇内，贵为天子，富贵为前世任何帝王所不及，你还说朕可怜吗？”

皇后笑了，就像听到他八岁时说错话那样笑了，轻蔑而带着姑息。

“我说得不对吗？你有什么好笑的？”他有点生气。

皇后耐着性子，就像十三岁时抚慰他刚愎的脾气一样，挂着甜甜的笑容说：

“人间本就是苦难，乃是上天责罚生灵的牢狱，权势越大的人也就是受罚越重的，寿命长也就是刑期长，你懂得吗？”

“玉姊，你的话我听不懂！”他困惑地摇头。

“就拿你来做比喻吧！你自认功过三皇，德超五帝，实际上情形也是如此，但想想看这几十年你过的是什么日子，所以你要明白一句话：‘最好不生，次好早死！’没有犯天条造下罪孽的生灵，不会罚到世间受苦，这就是‘最好不生！’刑罚期短，活得短，最好是出娘胎生下地就夭折，这是‘次好早死！’的解释，你懂了吗？”

“我不懂，我也不想懂，”他嬉皮赖脸地说：“为什么我掌握天下大权，享尽人间荣华富贵，食前方丈，后宫三千。一声令下，千百万人随之迁移，一皱眉头，千百人头落地，你反而说我不如刚出娘胎就夭折的婴儿！”

“痴儿，痴儿，你真是至死执迷不悟了！”皇后娇嗔跳脚地叹息。

他注视着皇后娇艳的脸颊和轻盈的体态，有如十七、八岁的处子，真是越长越年轻了，再想想自己比她还小五岁，却是半头白发，脸有皱纹，垂垂老矣，这也许是仙界人间最大的好坏区别，仙界自然而然永保青春，但在人间，以他天下之主的权势财富，却换不来片刻时间的留驻。

他不禁又想起徐市和他的“青春之泉”。

皇后仿佛能看穿他的思想，微笑着说：

“痴儿，你现在总算开始有点开窍了！”

他凝视着皇后的娇态，忍不住有点意乱情迷起来，他上前想拥抱她，口中说着：

“玉姊，好久没亲近你了，让我抱抱！”

“别碰我！”皇后怒叱：“你的混浊之气会弄脏了我！”

看到他难过沮丧的样子，皇后似乎不忍，又展开笑靥说：

“时候快到了，我俩会永远相聚，痴儿，你这样急在一时干嘛？” 1 3

他从梦中醒来，也是昏迷中清醒，心中还残留着梦中的感性温馨，久久不能自己。

也许皇后的话说得对，“最好不生，次好早死！”他认真仔细的回忆和检讨他这一生气来。

的确，不管他外表是多尊荣显赫，日夜都有多少人围拥在他的身边，服侍他，守候他，护卫他，但自懂事以后，他心中总存在着一股孤单寂寞，怎样都排遣不去。

婴儿期，不记事，他不知道自己是怎样渡过的，但能肯定的，他那个名义上的父亲，也就是给予他世间地位权势的父亲庄襄王，看他的时候一定不会有好眼色。

自他懂事以后，他就最怕"父亲"那种综合着痛恨、厌恶、耻辱却又带几分怜惜的复杂眼神。

"父亲"从来抱他，从来不像别人的父亲那样，将他抱在膝上亲他、吻他。

阴阳家将男女之气也分成阴阳，一个孩子的长成，不但需要母亲女性阴气的滋润，也得靠父亲男性的阳气来培植，阴阳之气相交培养，才能成长出一个各方面都健全的人。所以修道的人讲求吸取日月精华，只是日的阳气或是月的阴气，都不能使一个人或其他生灵修成正果。

这种说法听上去荒唐无稽，但想想也有几分道理，这辈子他最遗憾的是，从未闻过男性身上那股微带汗酸的粗犷味道，他只记得这些女人的脂粉味和阴柔气息。

然后是"父亲"立为太子，在秦国广纳姬妾，却将他们母子丢在赵国几年不闻不问，让他被那些同年龄的孩子喊为

"弃儿"，受尽了欺凌和侮辱。

邯郸几年应该是最富欢乐回忆的童年，留下的只是和一个孤独老人浪游市井，看尽人间惨痛的辛酸回忆，除了和皇后短短的那段温馨，但即使是这段温馨回忆，其中仍然是怅惘的成分居多。

再后来，以十三岁的稚年成为秦王，国事又有可靠的大臣处理，照说这段日子应该过得充实而充满欢乐。但事实上不然，母亲的公开淫行，使他成了群臣和百姓的笑柄。

在上位者被臣属轻视，而又不是因为自己的过错，这种羞惭夹杂着愤怒的难堪滋味，非亲身尝试，绝对无法体会！

然后是和亲生父亲吕不韦的政治斗争；同父异母弟成蟜的反叛；母亲情夫嫪毐的叛乱！

明知道是母亲的情夫，是她淫行的罪魁祸首，还得让他裂土封侯，别人事先造成事实，事后还要他签名用玺，以他的名义发表。

这是多大的屈辱！非身受者，谁能体会？

再然后是逼死生父，放逐亲母，让他受尽群臣的责难和背后的辱骂，说他是梟獍禽兽，杀父食母，连尚知反哺的乌鸦都不如。

但谁知道他这样做的苦衷？谁知道他下这个决心时所遭到的内心痛苦？

他不这样，很快秦国就将成为商人的王国，以吕不韦为核心的官商勾结集团，很快会掌握整个秦国经济筋脉血管，全国人民都会变成这些商人的工奴和农奴！

他能向群臣和民众这样解释吗？就是解释，又有几个人愿意听、能够懂？事后秦国国力大增，能够以一国之力气定天下，这次政治也是经济的政变，占着关键地位。

没有人体谅为了国家而牺牲生父的苦心，对他的回报反而是全国一致的唾骂。

孔丘说得对："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。"骂就让他们骂吧！

还有他那位可怜的母亲，"父亲"在世时是弃妇，死了以后她成为寡妇，



境遇和他一样堪悯，但她是母仪天下的太后，如此不知检点，他不羞辱她一下，让她收敛点，他怎么面对全国甚至是天下？

右史在秦王行事史上已为他记上了一笔——

×年×月，秦王政逐母并扑杀两同母异父兄弟。

当时、现在以及后世的人看到这段史实，肯定都会骂他残忍，骂就让他们骂吧！

接着是六国战争，他制造了多少旧既得利益者的仇恨？他担了多少惊，受了多少怕？虽然他没有亲冒矢石，可是在后方面对不可知的焦虑恐惧，比其亲临战场，一切情况明朗化的情形，还要可怕、可怜得多！

然后是修道路、建水利、筑长城、开发南疆，样样都有人反对，件件都有人在背后骂，几千年来懒散惯的民族，想一下推动起来，真还不容易。

为了后代子孙的富强，就让他多挨点这一代人的骂吧！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！历史要怎样写，后人要怎样相信，那是他们的事。

1 4

打瞌睡的小近侍也醒了，她惊惶地四处张望，看是否有人，然后悄悄地走近卧床，察看始皇是否醒了。

始皇本想责备他几句，最后还是闭眼装睡，他在思考问题的时候，不愿意和别人说话。

小近侍认为他是睡熟的，又回到原来的位置坐下，这次大概精神养足，再不敢打瞌睡了。

真的，也许他犯的天条，比这个小近侍重多了，所以到人间受的罚也重。这个小女孩只要能偷偷在值班时睡一会儿，就会产生莫大的满足，只要下班无事就可以做着少女的美梦，三年后轮换出宫，存点嫁妆私房钱，就可嫁个如意郎君。

而他是孤单、寂寞，为别人受惊担怕到死！

想到死，他突然惊觉，中隐老人的"不依、不恋、不怨、不悔"的帝王八字诀，又浮上心头。

过去的怨悔无益，他还很多后事需要安排。

立扶苏继位，在目前这种情形下是无可质疑的了，虽然他心中仍有所遗憾，不能立他和皇后所生的唯一爱子。

他应该交代扶苏，他还年轻，有的是时间，可以慢慢的来，前六国贵族及囚儿人数减少，工程应交由全国地方分担，不要将建设重担像他一样一个人独担。

他应该开始注意与民休养。阿房宫工程应立即停止，不要再扩大，骊山陵墓能省则省，能停则停，这些囚犯可以转用到筑长城及实边上去。

还有，秦法已经够严，他在世时是因为天下初定，残余反对势力犹存，他不得不用峻法严刑，今后新主即位，天下人都希望松一口气，扶苏可借这个机会行仁政。

他曾答应过以武力夺天下，然后以仁政治民，可惜他命短，要做的事太多，不能实现对中隐老人的诺言，扶苏应该可以为他实现。

还有，扶苏的资质比不上自己，应该要他广纳众议，集思广益……

要注意培养人才，免得到时人才断层，无人可用……

还有……

还有……

平时对这些儿子们似乎是无话可谈，到了临终前，却发现有这么许多事情交代不完。

千头万绪，他的胸口又感作痛，头晕耳鸣，作呕想吐。

他闭上眼睛养神，什么都不去想他，过了一会，舒服一点，他想起刚才想要交代扶苏的话，应该立即记下来，并写下诏书，明令扶苏继位。

诏书写好，明天就召集群臣发布，命令扶苏赶回咸阳为他办理丧事。他想，他是不会活着回到咸阳了，沙丘离咸阳，经由直道也有足足两千里。假若病势轻点，他要立即赶回咸阳，要扶苏在九原直道启端迎接他。

不过，看自己的病势，算了，他拖不了那么久，现在最重要的事是将要交代扶苏的事先写出来。

“来人！”他用力喊出，惊恐地发现到，喊出的声音却是如此微弱。

小近侍闻声连忙跑过来，跪伏在地行礼：

“陛下有什么吩咐？”

“将笔墨和锦绶准备好，朕要写点东西。”

“陛下龙体欠安……”小近侍非常体贴。

“不要罗嗦，照吩咐做！”他斥责中带点笑意。

小近侍一切准备好以后，将始皇扶坐到书案前。开始时始皇还想强示硬朗，不要她扶，谁知下床脚一落地，就像踩在云端，一点都着不了力，头一晕眩，差点跌倒，小近侍连忙扶住他，但他人高体重，小近侍用尽全身力气才勉强顶住。

“陛下，还是上床休息，奴婢去传侍中来记录。”小近侍恭声劝谏。

“不要你管，快扶朕坐下！”始皇有点不耐地说。

始皇坐正，要小近侍在枕边取出他随身携带的密玺，他手头无力，要她先在锦绶上盖上，然后他提笔写了称呼和勉励话，刚开始写下第一句正文

---

以兵属蒙恬，与丧会咸阳而葬。

他只觉得胸口暴痛，头脑一阵昏眩，连人带笔扑在书案上，再也没坐起来。

小近侍不敢声张，轻泣着赶快找赵高去。

## 15

赵高得到消息，带着一名心腹近侍匆匆赶到。他们连忙将始皇扶上床，始皇只指着书案上的信和玺，断断续续地说：

“玺和信派人传给扶苏！”

说完话就气绝身亡。

赵高最先有要喊“来人”的冲动，但他立即冷静下来，要心腹近侍守住内寝门口，不准任何人进来。

他先摸摸始皇的鼻息，确定他已死，而且体温也在逐渐下降。

他拿起书案上未写完的信，看了很久，心中产生极大的矛盾。

他转头看看僵卧在床的始皇，狠狠在心中骂着：

“看你在生时威风不可一世，到如今躺在那里，还不是和死狗一样！”

他在室内又来回转了几趟，两只鼠眼向天，不停地转动，最后他咬咬牙，将信封好，连同玉玺装入自己的袖袋里。

他将心腹近侍喊进来，在他耳边说了几句话，等到近侍离开，他大摇大摆地在书案前坐下，将小近侍喊到面前，问了一点始皇死前的情形。

这时候他的心腹近侍另外又带了两个宦者来，他们不怀好意的围住小近侍。赵高也一改刚才和蔼的态度，凶巴巴地说：

“你照顾主上不周，以致主上跌倒身亡，该当何罪？”

“中车府令请饶命！”小近侍跪在地上，不停地磕头，哭得像个泪人儿似的：“大人，这不能怪奴婢！”

赵高态度又突然转变，装出一副怜惜她的样子，和言悦色地说：

“想活命并不难，只是回答我一句话，主上驾崩了没有？”

小近侍转头看看僵卧在床上的始皇，结结巴巴地说：

“刚才奴婢探过鼻息，确定主上是已经断了气。”

“大胆！”赵高又沉声怒喝说：“你是在找死！”

小近侍浑身颤抖，不知道该如何回答。

“主上活得好好的，正在安寝，任何人都不得打扰，对不对？”

“主上正在安寝，任何人都不得打扰！”小近侍为了保证赵高不会生气，只有照着他的话说。

“对了，除了我以外，任何人问起主上都要这样说，明白吗？”

“奴婢明白。”

“好，起来吧！”

“多谢大人。”

小近侍磕了头，正要爬起来，赵高忽然又说：

“等一等，嘴上无毛，年纪轻不懂事，再加上女人话多，我不能相信你！”

“大人饶命！大人饶命！”小近侍叩头流血。

“这样吧，”赵高缓缓地说：“要命就不要口，为了防止你控制不住自己乱说话，把这瓶药喝下去！”

他的心腹近侍从袖口取出一个小药品，另外两名近侍上来一边抓一手，心腹近侍抓住她的头发，硬将她的嘴拉开，整瓶暗哑药都倒了进去。

小近侍不敢挣扎，从此也不能再说话。

“好好听着，”赵高神气地说：“从此由你照顾主上的起居，不准任何人进来打扰，听清楚就点头，否则就要你的命！”

小近侍连连点头，泪像泉水一样从秀丽的眼睛中涌出来。赵高又交代心腹近侍一些事情，然后讽刺地跪倒在床前行礼：

“陛下请休息，奴婢告退！”

## 第二十八章 山崩余震

### 1

密室中灯光昏暗，胡亥与赵高面对面相对而坐。

胡亥刚祭拜过始皇的遗体，脸上的眼泪犹在。

他真的不敢相信，刚强自信、自号“真人”、追求长生不老的父亲，说走就走了！他这下总算明白，为什么一个皇帝的死，要称作“山陵崩”。

至少，他胡亥失去了这座大靠山，立即要面对风险水恶、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，眼前就有处理不完、千头万绪的事情，他真的害怕面对。

他像一只尚不会飞的雏鸟，突然失去母鸟，茫茫然不知何去何从，头脑里塞满了东西，却又好像一平空白。

赵高坐在灯光阴影处，两只小眼睛闪闪发光，就像一尾躲在洞中的毒蛇，正盘算着如何吞噬这只孤独无依的雏鸟。

在他们共坐的席案上，摊放着始皇要交付给扶苏的玉玺和书信。赵高看到胡亥没有了主意，只知道哭泣，他不得不先说话：

“公子，你必须要为自己作打算，等书信和玉玺送出去就来不及了。”

“师傅，”胡亥擦干了眼泪说：“父命难违，父皇既然要传位大哥，我也没有什么话好说。”

“真是没出息！”赵高狠狠地骂了一句。别看他在始皇面前卑躬屈膝，一副奴才相，在胡亥这里，他可是十足的师傅架势。

“老师，你曾教过我，兄弟应该礼让，并以吴国延陵君季子札为例，要我学他的宽大胸襟，何况父皇尸骨未寒，就违背他的遗命，另有企图，真是于心不忍。”

听了胡亥的话，赵高忍不住在心里骂——这个浑小子，真不知道死活，事到如今，还这样傻呆，以我之矛，攻我之盾。他难道真不明白，那次这样教他，乃是在始皇面前暗赞始皇和长安君成蟜的友爱，因而使得始皇龙心大悦，对他又有了进一步的信任，放心大胆的将胡亥交托给他。

但赵高口里所说的又不一样，他叹口气说：

“公子在这样危急的时候，还记得我教你的友爱，可称得上是性敏好学了，可是事情有经有权，有常有变，有时候你也应该学学权变。”

“这件事是父皇亲笔遗命，还有什么权变可言！”胡亥顽固的脾气倒有点像他的父亲。

“唉，公子，”赵高有点不耐烦：“怎么和你说不通！你想想看，你是皇后嫡出的独子，按什么道理都应该你继皇帝位。”

“可是父皇有遗命，他有随意传位给任何一个儿子的权利。何况大哥是长子，苏庶母虽然未立皇后，实际上她掌管后宫、母仪天下这么多年，在群臣和黔首心目中，她早就已是皇后，扶苏大哥也算得上是嫡出。”

“你这个孩子怎么啦！”赵高扳起师傅面孔训人：“总是以一些歪理来帮别人说话，真的是过年的鸡鸭不知死活。”

“老师请讲，胡亥是怎么不知死活？”胡亥不服平地顶嘴，这是他对赵高的老习惯。

“古时公子都有封地，不当帝王也就罢了，总还有一个地方可以安身立命。如今大秦已废弃了封建制度，始皇帝有子二十余人，得位者拥有天下，不得位者无立锥之地，相差何止天壤之别？”赵高想以富贵贫贱来打动他。

“没有关系，父皇生前所赐我庄园田地，黄金珠玉，够我和妻子几辈子都吃喝享用不完了。”

赵高在心里想——这个浑小子既不贪图权位，又不爱慕富贵，看样子只有用生命危险来威胁他。

他装着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对胡亥说：

“有些话我本来不想说，怕你认为我是在挑拨公子兄弟间的感情。”

“老师，你我师徒之间还有什么不可说的。”胡亥虽浑，倒也知道尊师重道。

“你是否知道苏妃一直和皇后不睦？”赵高眯起鼠眼，故作神秘状。

“我可看不出来啊！”胡亥惊诧地说：“苏庶母在母后生前，一直很尊敬母后，母后去世后，她每见到我，都会含泪告诉我一些母后生前的事迹，盛赞她的仁厚。”

“女人嘛！总是会以眼泪鼻涕来做假的，”赵高故意叹了一口气：“其实她生长子却不能立后，早已恨死了后来居上的皇后，我就亲耳听过，她背后向一些妃姬辱骂皇后，说什么其一个二嫁女人，但生前僭居皇后位置，连死后也霸住不放。”

母亲是二嫁夫人，乃胡亥一直引以为奇耻大辱的事，只要宫中有人提起，他不将这个人置之死地绝不罢休。赵高这句话终于击中了他的要害，他气得满脸通红地说：

“苏庶……不，苏妃真的敢这样说母后？”

“唉，公子也不必生气了，她的儿子马上就是皇帝，你再生气也拿她没办法了。如今最要紧是如何防备她得权以后加害于公子。”赵高看到这一招生效，忍不住在心里偷笑，但表面上依然装得诚恳。

“她真会加害我和家人？”胡亥心动地问。

“女人的嫉忌心，使她们什么事都做得出来！”

“那我该怎么办，想安安稳稳做个庶民都不可能？”胡亥开始着急。

“公子聪慧，该知道怎么办！”赵高鼓励地说。

“由我来当皇帝，就不怕他们加害了，”胡亥自然而然得出这个结论：“但要怎么个做法？”

“公子果然聪明过人，”这是平日赵高教胡亥功课时的口头语，现在又顺口溜出来：“只要公子肯为，臣自然会将一切安排妥善。”

这是赵高首次向胡亥称臣，他俨然已将胡亥看成是二世皇帝。

## 2

当晚深夜，胡亥将李斯召进行宫，秘密告诉他始皇的死讯，并带他到寝内悼拜始皇的遗体。

李斯先瞻仰了一会始皇遗容，随即跪伏在地，还怕惊动宫内其他的人，不敢放声大哭，只能饮泣吞声，喃喃有如自语地说：

“李斯本只是上蔡间巷一布衣，幸得陛下知遇，得以位极人臣，官为丞相，爵至通侯，子孙皆至尊位重禄，本想尽一己之忠，多为陛下效犬马之劳，不想天下假年，哀哉！”

李斯是何等聪明人，他到达宫内，看不到一点始皇驾崩的迹象，明白这里面一定有问题。他哭的话也是说给赵高听的，意思是告诉赵高，凡事都得经过他丞相这一关。

胡亥以孝子身份在一旁答礼。

悼拜完毕，赵高单独将李斯迎入密室，两人坐定后，李斯先开口发问：

“中车府令是否知道胡亥公子如何替主上发丧，是先将丧讯送咸阳，还是在此立即公告天下？”

赵高诡秘地笑着，从袖口中取出始皇赐扶苏的玉玺和书信说：

“这是主上赐扶苏公子的东西。”

李斯检视了玺书以后，宽慰地笑着说：

“主上虽然一时猝崩，未来得及书完全信，也未明言立扶苏公子为太子，但他未赐书给任何公子，而只要他命丧咸阳，并将玉玺遗赐给他，要他继位的意思很明显，尤其他身为长子，更是名正言顺。”

赵高仍然坐在他常坐的烛光照不到的阴暗处，就像藏在洞内的毒蛇，你捉摸不到他脸上的表情，他却能看清你的任何动静。

李斯虽然自认为足智多谋，在别人眼中也是个诡计多端的老狐狸，可是他见到赵高，心中总是带着三分恐惧。

赵高未说话，先做他惯有的鹭鸶笑，然后才说：

“丞相所言有理，而且丞相也是一向主张立扶苏的，可说是宿愿得偿。”

“……”在未弄清赵高的真正用意前，李斯不敢随意答话。

“但是，”果然赵高并没有等他回话，而是自顾自地说下去：“丞相要弄清楚一件事，扶苏继位对丞相并没有好处。”

“李斯承蒙主上恩遇，以一布衣不次拔擢，得到今天的地位，当然应贯彻主上的遗志，辅佐扶苏公子，”李斯坚决地回答：“有否好处就在所不计了！”

赵高先是嘻嘻一阵鹭鸶长笑，然后又冷哼了几声，他压低声音说道：

“只怕是你个人单方面想得好，扶苏公子继位，还轮得到李丞相你辅佐吗？”

“此话怎讲？”李斯惊问。

“我承认，主上二十多个公子中，以扶苏最为杰出，刚毅而又仁厚，能得民心，尤其这几年监蒙恬军，无论在军政各方面的表现，都受到朝中大臣称赞和北边父老的好评。修筑长城这样烦难的苦役，幸亏他调配得宜，抚慰有加，总算没有闹出像骊山那次服役者叛逃的事件。但是，丞相，你可想到与我们私人之间的利害关系？”

赵高一边侃侃而论，一边注意观察李斯的脸色。他见到李斯一时神情数变，明白他的话已打动了李斯的心，因此他暂停说话，等待刚才一番话在李斯心中发酵。

果然，李斯沉默不语良久，最后才挣扎着说出：

“以古今历史来看，凡是废长立幼，违逆天命的，最后都会弄得国破家亡，社稷不安，李斯还是人，不敢做这种逆天又逆主上的大逆不道之事！”

“唉！”赵高叹了一口气说：“丞相怎么这样不通权变？说实在的，胡亥公子这个人也不坏啊！赵高教了他这么多年，对他可说完全了解。虽然他不善言辞，但仁慈笃厚，轻财重士，乃是其他公子所比不上的，何况他是皇后遗留的独子，也是主上生前最疼爱的儿子，丞相明白吗？主上所以迟迟不肯立太子，就是想等他学有所成，有所作为表现！”

“这点我承认，也明白。”李斯点头说。

“这还有什么话说？扶苏立，你我将来连立锥之地都没有，尤其是扶苏早就讨厌我们两个人，说我们一个是毒蛇，一个是狐狸，只会合起来狼狈为奸逢君之恶，只要他能登上皇帝之位，首先要开刀的就是我们两个！”

“扶苏公子这样说过吗？”李斯半信半疑地问。

“丞相相信也好，不相信也好，总之扶苏继位，丞相和将军的位置一定是蒙毅和蒙恬弟兄二人。”

“这我倒是相信的。”李斯说。

“胡亥公子承诺，只要他能继位，你的通侯位置将世代勿替，永远传下去，”赵高装出语重心长的意味说：“丞相，现在这一刻，屠刀还操在我们手上，为什么不制人机先，反而要授刀柄给别人，听任别人的宰割？”

李斯仰天长叹，眼泪泉水似地涌出，他叹息说：

“时也，运也，既然命该如此，李斯还有什么话说，我一切听胡亥公子的。”

就在这时，密室的门开了，胡亥笑嘻嘻地走进来。

赵高首先参拜，小声轻呼：

“陛下万岁！”

李斯不得不跟着行礼。

### 3

三人接下去彻夜会议，得到了多项结论，其重要者如左——

一、目前知悉始皇驾崩的，除了他们三个人以外，只有三名近侍，两名宦者是赵高的心腹，那名宫女则已变成哑巴，而且限制在始皇遗体附近照顾，因此不怕走漏消息，不过要留意防范有更多人知道。

二、因为始皇死在都城以外遥远的沙丘，为预防在北边的扶苏及在咸阳的诸公子有所异动，以及防范各地异议分子的骚动，所以不公开始皇的死讯，而命那名宫女待在輶辎车中假扮始皇，奏事、上食如故。不过为了怕泄密，对群臣宣布，始皇龙体欠安，不耐接见群臣，有事一概由丞相综合转奏，后宫事由中车府令转奏。

三、由李斯模仿始皇笔迹拟定亲笔诏书，盖用密玺及国玺，明令立胡亥为太子。

四、由李斯模仿始皇笔迹拟定亲笔诏书，责备扶苏在边地没有建功，反而多次上书直言诽谤皇帝用民太苛，并因不能归都立太子，日夜有所怨言，赐剑自裁。蒙恬与扶苏日久，应知其谋，既不匡正又不上报，为臣不忠，赐死，大军交由裨将王离率领。

五、即日期程经由九原直道返咸阳。

六、始皇遗体以薄棺装置輶辎车中。天气燠热。尸臭外泄，为了防群臣起疑，购鲍鱼一石放在车中，以混肴尸臭。

三人会商完毕，天已大亮，胡亥向两人道谢说：

“胡亥得以继位，全靠丞相和师傅支持，大恩不言谢，今后治理天下，胡亥年幼，仰仗两位的地方甚多。”

李斯和赵高连称不敢，跪伏行礼参拜。

胡亥得意志满地走了，看不出一点丧父的悲伤。李斯看到这种情形，暗暗叹息，告辞赵高回住处，犹在心中高喊，被逼上了贼船！

他想到大秦刑法严峻，民众赋税劳役又如此重，天下民心皆怨。始皇在时，英明勤政，尚能勉强镇压。他这一死，尤其是除掉颇有改革希望的扶苏和忠心耿耿的蒙恬，让胡亥和赵高这种人来胡搞，天下会大乱，到时候还是要他来收拾。

想到今后要听顽劣的胡亥的命令，要和小丑其面、心如毒蛇的赵高共事，他的背脊骨上像泼了一盆冷水。

怨叹归怨叹，木已成舟，想悔已难，再想到要是扶苏立位，讨厌他的蒙家会当权，他的日子也不会太好过。何况，赵高虽然狠毒，他总是个阉人，管不到宫外的事，因为自嫪毐事件发生后，始皇就定下规矩，宦者严禁参与政事，并不得封爵，今后朝政还是会由他主导，只要将赵高敷衍好，两人可将胡亥玩弄于股掌之上。

想到日后的独揽大权，他不禁独自发笑。

稍事休息，起床后他就以始皇的名义发出一道道诏命：

“——命郎中左令准备行宫出发事项，三日后取道井陉、九原直道，直返咸阳。

立胡亥为太子，并立即公告天下。

——派太子胡亥舍人为使者，赐书扶苏及蒙恬于上郡。

——通令各郡，遇蒙毅于途者，扣留之。

李斯将所有的诏命和书信写好，送交赵高用玺发出，他自感已经变成始皇，一扫以前凡事都得请示，都得唯唯从命的郁闷。

独裁者的味道真好！

#### 4

太子舍人颜取，奉命为始皇帝使者至上郡蒙恬军中。

扶苏及蒙恬开中门迎入，并摆设香案跪听诏命。

在颜取宣读诏命已毕，将诏命交与扶苏，三人交谈了一会儿，扶苏含着眼泪送走使者，派人安顿颜取及从人到宾馆休息。

颜取临行神情严肃地说：

“希望公子能善以自处，让下官可以早日覆命。”

扶苏还没说话，蒙恬却在一旁说了：

“末将奉诏将兵权交裨将王离，交接得花一段时日，贵使奉命代护军一职，也得费点时间向公子请益，诏命既已送到，扶苏公子和我自会善自了断，贵使不必急在一时。”

颜取听蒙恬如此说，当然知道他是在拖延时间，想跟扶苏商量。他虽然感到生气和不耐，但是赤手空拳进入他们的势力范围，也不敢发作。

好在颜取还不知道带来的诏命是假的，始皇尸体已发臭腐烂，否则打死他也不敢来。因此他故示大方地说：

“那下官就静待听取公子和蒙将军的回音了。”

扶苏和蒙恬送走使者后，回到府中密室商谈，坐定以后，蒙恬先叹了口气说：

“张良真的有先见之明，果然出现异状了！”

“但如今状况却和张良预测的不尽相同，父皇虽然生病，但仍然在理事，我刚才详细盘问了使者，发现不出什么破绽，而且颜取神情自然。假若有诈，他赤手空拳只带十数个从人接收三十万大军，又能表现得如此从容镇定，那真是荆轲再世了！”扶苏摇头叹气，脸颊上的泪痕犹未干。

“这里面一定有诈，”蒙恬沉思地说：“我直觉的感到其中有诈，以主上的脾气，不可能突然这样做，同时加给公子和我的罪名也太牵强，我们应该要求见主上申诉。”

“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；父要子亡，子不能不亡。主上对我是两者兼之，他要我死，我还能说什么？”扶苏又长长叹口气。

“张良的计划用不上了？”蒙恬是问扶苏，也是在自言自语。

“父皇在，你还敢以卵挡石吗？”扶苏感到好笑，忍不住带着眼泪笑起来，他不好意思地用袖口擦干了眼泪说：“蒙兄，你知道我不是怕死，而是伤心父皇为什么会这样误会我，所加的罪名根本都是我没有犯过的！”

“这个正如诏书上所说的，我是再清楚没有的了！主上说你日夜怨怼，我看到的是你时时自责不能讨父皇的欢心；诏书上责你上书诽谤，依我看句句都是肺腑血泪之言，”蒙恬惨笑着说：“每次公子上书言事，主上覆书都是慰勉有加，怎么这次突然变了？”



“唉，罢了！”扶苏仰天长叹，指着书架上的诏书说：“书是父皇的亲手笔迹，这是熟知而且核对无误，上面盖的密玺，乃是父皇随身所携带，绝不会假手别人，也许是父皇生病，性情一时大变。”

“蒙恬总觉得这中间有什么不对，”蒙恬仍然坚持他的怀疑：“公子其实不需要这样急着死，上覆以后再说。”

“君命不可违，父命不忍背，君父赐臣子死，还有什么可覆请的！”扶苏掩面而泣，泪下数行。

蒙恬满怀愤怒，但不便说什么。

过了很久一会儿，扶苏擦干了泪，命侍仆拿来笔墨白绫，他提笔想写信给父皇，但思绪太乱，无法下笔，最后他执笔长叹说：

“既然已决定死了，还作什么解释？”

他又转向蒙恬说：

“我有一个折衷办法，不知将军赞成否？”

“什么办法？”蒙恬好奇地问。

“将军暂时不死，留下向主上申覆，我一死，主上也许会醒悟。”

“蒙恬并不是怕死，而是怕死得糊涂。”蒙恬仍想劝阻扶苏。

“蒙将军，我们多年相处，情同兄弟，愿不愿意陪我走完人生最后一段路程？”扶苏泰然地笑着问。

“公子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没有什么，摆酒为我送行！”扶苏从容地笑着说。

“在九泉之下，公子稍候，等我一起同行。假若真是主上诏命，我们都知他的脾气，事情决定就不会更改。”蒙恬也凄然而笑。

从人品刻之间摆好了简单而精致的酒菜，两人相对痛饮。

酒至半酣，扶苏起身向南拜了三拜，然后盘打开发髻，以发覆面，左手拔剑置在喉间，右手则紧握左手，他微笑着向蒙恬说：

“后死责任重，除了代我向父皇谢罪以外，你还得注意，我一死，北边恐怕会乱，你得好好安抚，收拾残局！”

“且慢，公子你不能死！”

扶苏的话提醒了蒙恬，但等到他上前拉时，扶苏右手用力带动在手，剑深深切入喉管，一道血箭喷得他满脸都是。

扶苏尸体缓缓倒了下去。

## 5

蒙恬触景伤情，不免有兔死狐悲的伤感，再想起多年来深厚的私谊，忍不住悲从中来，忘记了自己是独当一面的大军统帅，抱着扶苏的尸首痛哭起来。

颜取得到消息赶来，自恃是胡亥亲信，又是皇帝使者，大刺刺的见了扶苏遗体不拜，反而要斩下扶苏首级覆命。

气急之下，蒙恬站起身来怒声一吼，武将到底是武将，别看他平日尔雅俊秀，一派儒生风度，他这一吼，却是声彻屋梁，颜取吓得两腿发软。

蒙恬圆睁凤眼，满怀愤怒地说：

“你敢！再怎样说，扶苏公子乃是主上的长子，赐死乃是他们的家务事，公子并没有犯下什么刑法，你是什么东西，竟敢将公子当作死囚犯处理？”

颜取挨骂，虽然恨在心里，却是敢怒不敢言，他只有自己安慰自己说——看你还能横行到几时！迟早你还是和扶苏一样伏剑自刎，大人不计小人

过，我这个前途光明的人，不与你这个活死人一般见识。

岂不得已，颜取以属下之礼向扶苏遗体拜了一拜，起来后，未等蒙恬相请，自己坐上了宾席。

蒙恬看都不看他一眼，只是亲自为扶苏擦拭脸上的血迹。从人们整理好遗体，正想抬出去，蒙恬制止他们说：

“且慢，暂时放在那里，等下连我的一起整理！”

吓得浑身不舒服的颜取，听到蒙恬如此，心安了不少。他讨好地说：

“下官急于覆命，有得罪之处，还望恕罪！”

蒙恬没有理他，只顾自己喝酒。

过了一会儿，颜取又忍不住催促：

“扶苏公子已奉命自裁，将军将如何自处？”

“你等得及，就在这里慢慢的等，等不及就回宾馆休息。蒙恬不是不懂事的人，知道贵使者急于覆命。”

原本神气活现的颜取，经蒙恬一吼，早已失去了骄气，反而看起蒙恬脸色来。

蒙恬不再言语，只是时而饮酒，时而沉思，有时站起来踱到扶苏遗体前面徘徊检视一番，似乎眼中根本没有这位御使的存在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从人慌慌张张来报，王离将军求见。蒙恬笑着说：

“他来得正好，我刚想派人找他，快请进来！”

王离，三十多岁，四十不到，王翦孙儿，原先跟着蒙武，后来转到蒙恬部下，积功升至蒙恬的裨将，现在又奉诏取代蒙恬为独当一面的统帅，虽然一半是由于他骁勇善战，但大半是蒙武和蒙恬对他的提携。

所以，虽然他奉诏代理统帅，脸上却充满了悲愤之情，但为顾及日后相处，他不得不先向颜取见礼，因为颜取目前是御使，紧接着就是监军。

王离身高九尺有余（约为台尺六尺三寸），浓眉大眼，虎头燕颌，生得十分威猛。

接着他向蒙恬见礼后就席位，脸上一副着急相，连横躺在室内阴暗处的扶苏遗体都没注意到。

“王将军，你来得正好，想必御使另外有诏书给你，平日军备钱粮都是由你在处理，想必交接应该没有什么问题。”蒙恬以不经意的口吻说。

“将军，现在还谈什么交接？”王离虎眼已进出了眼泪。

他一面说话一面眼睛瞄着颜取，蒙恬明白他有紧急私话要对自己说。他站起身来，指着室内另一端的阴暗处说：

“扶苏公子的遗体在那边，你跟我去参拜一下。”

“什么？扶苏公子已经自裁？”王离急得哭了出来：“看来，末将还是来晚了一步！”

王离跪下抚尸痛哭，如此高大威猛的老将，哭得满脸泪涕纵横，就像个孩子一样。

看得颜取也暗暗心惊，扶苏如此得军心，看来他这个继位者日子不会好过，何况扶苏贵为始皇长子，他只不过是太子胡亥的一个门客而已。他心生惧意，随之也起了退意，还是借回去覆命之际，力辞北边代理护军这项官职。

这边蒙恬悄悄问王离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以致他的神情如此紧张。王离也轻声回答：

“不知哪里传来的消息，说是李斯丞相假传诏命，要谋害扶苏公子。”

“扶苏公子已自裁而死，”蒙恬哽咽着说：“他亲自检视过主上的诏书，盖有密玺，同时还是主上的亲手笔迹。”

“空穴来风，未将查不出谣传的来源，可是军心已不稳，要是知道公子已自裁，未将恐怕……”

颜取那边也在竖着耳朵倾听，虽然听不完全，也听了个大概，他面色变得苍白，背脊发凉，原先认为是轻易得来的富贵，如今才明白是个火坑，弄不好这次会将老命赔在这里。

蒙恬和王离神情沉重地回到席位，正想将目前情况告诉颜取，只见一名中军匆匆进室来报：

“启禀将军，大事不好！”

“什么事这样惊惶？”蒙恬叱问。

“众多军民将将军府团团围住，说是要见扶苏公子！”

蒙恬转脸看了看颜取问：

“御使大人要不要同去看看？”

“不要……不要……”颜取连连摇着双手，声音发抖。

## 6

蒙恬和王离带着侍卫来到府前的望楼上，只见黑压压的人群四方八面包围着将军府，将整个前门广场挤得水泄不通。

大多灵敏的民众都手提灯笼，将广场照得明亮有如白昼，还有很多执着桐油火把，更加添了群众的气势。

最使蒙恬和王离忧心的是，在四周的阴暗里，幢幢人影，隐约看得出是众多兵卒，有骑卒也有步卒，他们和嘈杂的民众相反，静静的伫立，人无声，马也无声，即使有点人的咳嗽和马的蹄声，也为整个声音的浪潮掩盖住了。

蒙恬和王离都是身经百战的猛将，明白这股沉寂力量的可怕，正如暴风雨要来临前的宁静。

“这些士卒是哪个部队的？”蒙恬大声问王离，但声音再大，王离仍然听不清。

“未将也不知道。”王离大概明白了他的意思，凑近蒙恬的耳朵说。

“这些兵卒最可怕，他们是民众的支援，也是群众的先锋，弄不好，带头冲杀进将军府的会是他们，”蒙恬笑着问：“相信吗？”

“将军的话，未将什么时候不相信过？”王离也笑着回答。

两人登上望楼，蒙恬对左右说：

“将火把点旺，照清楚我的脸！”

“将军，这样太危险，请将军三思。”侍立在旁的中军说。

“别多话，照我所做的！”

几十根火把点燃起来，将望楼照得通明，蒙恬英俊的脸庞，广场上的群众看得一清二楚，“蒙将军到！”再加上中军的嗓门大，一声喊叫，全场突然寂静下来，这时候才能清晰的听到阴暗处的马嘶和蹄声。

接着群众看清是蒙恬后，全场一阵响雷似的欢呼。

“蒙将军，我们要见扶苏公子！”有人带头这样喊。

“我们要见扶苏公子！”更多的声音附和。

“蒙将军，有人说，李斯和赵高联手要陷害公子和你，你们要小心！”也

有人这样大叫。

“蒙将军，扶苏公子现在人在哪里？为什么不让他出来见我们？”有些人直击要害地吼叫。

提到扶苏，蒙恬一阵心酸，眼泪夺眶而出，但他不能让这些群众知道，他们热烈爱戴的扶苏早已自裁身亡。

他镇定一下自己，然后举双手要大家安静，全场也就平静下来等候听他解释。

蒙恬放大了喉咙喊着说：

“各位父老兄弟，不要听信谣言，扶苏公子正在和御使议事，现在请各位散去！”

群众议论纷纷，嘈杂的声音就像一群离巢飞舞的蜜蜂，远处已有民众渐渐散去。

突然，在阴暗的兵卒堆里有人高叫：

“蒙将军的话是安慰你们的，扶苏公子现在说不定已自裁身亡！”

蒙恬和王离听到这人的话，全都惊得浑身一震。

蒙恬想起两人接诏的礼仪是在大厅，想不到消息外泄得如此之快。他大喝一声说：

“躲在阴暗处说话的是什么人？为什么不敢站出来说话？”

“将军怎么连末将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？”那人哈哈狂笑，随即又带着哭声说：“将军和公子千万不要上当！”

随着说话声，一名身穿都尉甲冑的人，跃马冲出阴暗，到达望楼下面群众的最前面。在火把的照耀下，蒙恬认出他的脸，不免暗暗心惊。

这名都尉不是别人，而是自小跟着他的蒙升，原本是他的小书童，他到军中后，跟着他做中军传令，南征北讨，足智多谋，积功升到了骑卒都尉。

“蒙升，怎么是你！”蒙恬叱喝：“是你在鼓动？”

“不错，是末将为护主所做的不得已之举，末将不但策动了在这里的民众，而且已飞骑传书，通知了各军。”

“你知道你这样做，有多严重的后果？”蒙恬又急又气，但也有几分感动。

“还有什么后果比扶苏公子和你的死更严重？”

“不得胡说，扶苏公子正在和御使谈事！”蒙恬已说了谎，只有硬着头皮说下去。

蒙升仰天哈哈大笑，但笑声带着太多的无奈和凄厉，他含着哭声说道：

“将军和公子都不应尽愚忠愚孝，有可靠的传言已传到各地，始皇帝早已死了，放在輶辇车上的尸体都已发臭，不得不用鲍鱼的臭味来遮盖！”

“你是怎么知道的？”蒙恬口中如此问，心中却在盘算，假若始皇已死，他就不必这样听话自裁了，这摆明是李斯赵高的阴谋。假若真是这样的话，扶苏真的死得太冤枉！

“可靠方面的消息，”蒙升回答：“将军，你想一想，皇帝的座车上怎么会放恶臭的鲍鱼，这不是欲盖弥彰吗？李斯和赵高笨得可怜，将军千万不要为了愚忠上当！”

“不管怎么说，你这样聚众闹事，该当何罪？”蒙恬暗中赞成他，却不能不说点门面话。

这时群众已等待得不耐烦，前面一些人开始叫嚣：

“我们要见扶苏公子，见不到我们不会回去！”

后面的群众不知前面发生了什么事，听到前面的人这样喊，也就跟着喊：

“不错，见不到扶苏公子，我们就都不回去！”

群众的呐喊声就像大海中的波涛，一波波地由前至后，再由后至前。

“蒙升，你这样做，惹出大事来，你应该受军法审判！”蒙恬痛心地说：

“赶快带你的人走，设法要黔首散去！”蒙恬又对蒙升大喊。

群众听到蒙恬的吼叫，想知道他在说什么，突然又安静下来，在这种时候，寂静比嘈杂更可怕。

“公子，”蒙升突然改口以昔日称呼喊蒙恬：“蒙升知道聚众威胁，罪该处死，但为了公子你和扶苏公子，蒙升也顾不了这样多了，蒙升不需要军法审判，只望公子不要上当，善自珍重！至于群众，易发难收，蒙升已管不了！”

说完话，蒙升拔出佩剑自刎而死。

蒙恬一声惊呼，眼睁睁地看着蒙升尸体从马背掉下去，他摇摇头，泪水模糊了视线，有点惘然。

楼下广场里的群众开始骚动，有人叫骂，也有人用石头掷砸将军府大门。

这时候，两旁阴暗处的骑卒纷纷冲到前面，挡住了人潮，抬起蒙升的尸体。一名军官模样的人大声向蒙恬恳求：

“将军你就找扶苏公子出来安抚一下群众吧！”

“不，我不能受这种威胁，扶苏公子也不会受这种威胁，你要维持秩序，驱散这些人！”

蒙恬明白他的话完全是强词夺理，但他更不敢公布扶苏的死讯，不然后果更不可预料。

他没等那名军官答话，带着王离等人下望楼而去，将群众的呐喊声、叫骂声丢在身后。

## 7

群众包围将军府，数天数夜不去。扶苏自裁的消息外泄，上郡及别的边地城市民众半信半疑，越来越多的群众聚集在府外。唯一的要求是，他们见到扶苏就散走，偏偏这就是蒙恬唯一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。

蒙恬不愿调派兵马对付这些民众，颜取想对付，却又调不动兵马。蒙升带来的那些人反而变成维持秩序的部队。

最后群众实在见不到扶苏，他们要求皇帝使者出来向他们说明，蒙恬再怎样邀请他，他就是牙齿打颤，两腿发软，摇着双手不肯。

扶苏已经用上等棺槨装殓好，就在将军府白虎堂设置了灵堂，祭以三牲鲜花、时果和香烛。

蒙恬席设棺木右侧守灵，数日来未下席，实在倦了，就在席位上打个盹。几天来，他只饮酒，东西吃得很少。

王离随时会出现在他的身旁，报告一些军情。

而最害怕的是御使颜取，他来的时候看到情形不对，早已派人回去再作请示，现在还没得到回音。

虽然蒙恬为他在府中专设客室款待，并有专人服侍他的饮食起居，但他也是食不知味，睡不安枕，在灵堂陪伴蒙恬的时候居多。

他在等候消息，也是寻求蒙恬和王离的保护，府中上下，无论文武老幼，士卒家童，全都是对他和他的从人瞪目而视，仿佛当时会杀掉他们一样。

连执着戈矛守灵堂的护灵兵卒，看到他们也是两眼冒着仇恨的火焰，他们经过这些全副甲胄的士卒身边，还真是提心吊胆，深怕他们的戈矛会横下来将他们刺个对穿。

最使颜取胆寒的是每日都有军使来报，全是些军心不稳和北边实边民众逃亡的消息。

这些军使说，首先是士卒听到扶苏和蒙恬被皇帝赐死的消息，人人都感愤怒，但敢怒不敢言。

接着，另一股传言像野火一样燃遍整个军中——始皇帝早已死了，遗体都已发臭发烂，赐扶苏公子和蒙将军死的诏书，乃是胡亥他们所伪造的。

这个传说迅速在军中和筑城劳工中传开，就像沸水流进了冰窟，原先完整密不秀风的冰窟，立即纷纷出现裂痕，最后支离破碎地解体。

每天都有好几迫使者来报。

来自塞外阴山前哨阵地的军使告急说——

匈奴大概也得到这个消息，向我阳山阵地发动攻击，我军士气涣散，不肯迎敌。部分退至河南，部分为了军法严峻，不敢回来，干脆率部投降当匈奴去了。匈奴单于对这些投降的人特别优待，甚至有一名旅尉，他完整地率五百部下投降，单于将女儿许配了他。

凡是投降的人，单于都赐姓编为匈奴部落，赐牛羊和家畜，并由投降者自选千夫长、百夫长，俨然一新兴匈奴秦种部落。

因此，军中投往匈奴者大为增加。

蒙恬听了大为感叹，想不到匈奴进步也快，学会了任器的安抚政策！

筑城总监工部使者来报——

自从这个消息在劳工传开后，筑城囚犯纷纷暴动逃亡，监卫士卒也都不管，甚至有随着暴动者逃亡的情形。

主要原因是，扶苏对众仁厚，尽量帮劳改犯解决各种问题，比起同样是在骊山和阿房宫服役的劳改犯，生活和待遇都有天壤之别。至少他们可以吃得饱，监工也不许随便打人。

他们怕新派来的护军一改作风，而王离将军又是个只知道服从上级，没有什么担当的人。

蒙恬每逢听这类报告，都会摇头微笑，看看颜取和王离，他们两人都羞惭得面红耳赤。

九原郡守使者报告——

在河水沿岸新设的几十个县城传出这个消息后，再加上匈奴收复阴山的战报，实边移民纷纷向后撤离，这些人大都是单身，一逃就没有了踪影，而拖家带眷的，全都涌入九原，如今前线还没有作战，难民就壅塞了附近几个县城和九原市区。

另据执法系统报告——

结伙抢劫杀人案件近日大幅度增加，显而易见都是这些逃兵和脱逃的劳改犯所干下的罪行。

颜取每次听完这些报告，都会惶恐地问蒙恬说：

“蒙将军，这该怎么办？”

蒙恬都会微笑回答说：

“我如今乃待死囚犯，还得看护军怎么办！”

最后，颜取等待的派往始皇处的使者——他一直坚信始皇未死，否则

他也早就逃亡了——终于回来了。

使者带回始皇“亲笔”用有密玺的诏书，严词指责扶苏和蒙恬抗命，并重申立即自裁，否则灭族！

8

蒙恬跪接了诏书后，态度从容地对颜取说：

“我现在虽然已是阶下囚，但我仍然有能力反叛，效法前赵国李牧故事，御史大人相信吗？”

“相信，当然相信！”颜取急忙答应。

“要谈到灭族，御史大人得相信，蒙恬已无族可灭！”

“蒙家乃是个大家族。”颜取语带威胁地说。

“家族虽大，但人丁单薄，而且早料到有这一步，你不相信，可以去找找看，灭族也只能灭一些与蒙家毫不相干的人。”蒙恬脸带讥刺笑容。

“将军真有抗命之心？”颜取惶恐地问。

“扶苏公子已死，我也不会独活，”蒙恬凄然地笑着说：

“再说，蒙家三代受主上之恩，怎么会有抗命的行动？”

“将军明智。”颜取现出宽慰笑容。

“不过……”

“将军，君子一言，骑马难追！”颜取又神情紧张。

“御史请宽心，蒙恬平生尚没有说过会反悔的话！不过……”

“不过什么，将军？”

“你没有看见眼前情势一片混乱，我这随便一死，你接得下这个烂摊子吗？”

颜取心头一震，对蒙恬光明磊落和负责的性格打从心底佩服。他情不自禁地避席顿首，连拜了三拜：

“将军为国的赤忱忠心，颜某既感激又崇敬！”

蒙恬连忙起身，亲手扶其他来，口中连说：

“这是武将报国的本份。”

蒙恬回到室内换上统帅服，全副黑色甲冑，头戴雉尾头盔，铠甲外面套一件锦绣红色虎头战袍。

蒙恬就在白虎堂扶苏棺木旁边升帐议事，王离和颜取分坐两侧。

他首先发出令符，命中军传各部都尉到白虎堂。

不到一个时辰工夫，各部领军都尉和本部重要幕僚全都到齐。

蒙恬首先介绍颜取给各将领认识，然后沉痛地宣布：

“扶苏公子已奉主上诏命自裁身亡，本帅也为待罪之身，将追随扶苏公子于地下，如今召集各位来，乃是要尽为将的最后责任。”

接着他痛责各将领不负责任，任由军心涣散，他沉重地说：

“假若一、两个人的死，就能影响到整个军心，这支部队称不上是攻无不克、战无不胜的节制之师！”

等他训话完毕，众将皆感动得伏地流泪。

蒙恬跟着调兵遣将，对所有发生的问题都作了妥善处理——

一、派出军队立即收复阴山以南地区及前哨阵地。

二、九原郡守立即疏导难民回乡。

三、由民间组成警戒线，以军队支援，河上边城许进不许出，抗命者立即处决。

四、向军中宣布，扶苏已死，统帅一职由裨将王离接替，主上并派颜取为护军，今后全军交由王离统率。

五、全军及辖区居民为扶苏公子服丧一月。

六、追查传言来源，发现造谣生事查有实证者，斩。

蒙恬调派完毕，又率诸将在扶苏灵前祭拜上香，诸将无不痛哭流涕。

王离这时说：

“将军请上坐，受诸将一拜！”

他的话带有活祭的意味，诸将听了更加伤感。

蒙恬微笑着并不推辞，就坐席前。王离真的命侍从点燃香烛，带领诸将叩拜。

很多将领一拜倒地上就放声大哭，再也不肯起来，一时哭声震动整个白虎堂。

“多谢各位，蒙恬生受了！”蒙恬起身将诸将一一亲手扶起。

有些人哭着紧抱住他不放。

颜取在一旁看了，不仅流泪，而且内心有股逼人太甚的罪恶感，连他也起怀疑，难道传言是真，始皇真的已死，他来送诏书赐死扶苏和蒙恬，岂不是为虎作伥？

再看蒙恬军上下友爱团结，却视他有如眼中钉，而他自己虽然读过不少兵书，但没有一点实战经验，所懂得的军事，不仅是一点皮毛，而且根本是纸上谈兵，受到这些身经百战的将领排斥，今后的日子不会好过。

他决定乘覆命之便，要求胡亥另外派人。

等到诸将全都奉命离去，这时蒙恬才对王离说：

“府外群众的情况怎样？”

“十几天来，群众犹在外不散，声言见不到扶苏公子绝不走。”王离回答。

“唉，”蒙恬长长叹了口气说：“也真亏了他们对扶苏公子的厚爱，天譬如此炎热，大太阳底下，他们也真受得了！现在让他们派代表进来见见扶苏公子。”

## 9

群众派了二十多名代表进来，全都是德高望重的地方父老。

他们见到扶苏的棺槨和灵堂，开始时震惊，神定以后，纷纷上香祭拜，放声痛哭。

祭拜完以后，蒙恬照样为他们介绍了颜取，并拿来诏书给他们看。看到父老们群情激愤的样子，颜取面有愧疚，蒙恬则不能不加以解释。他说：

“各位父老千万不能听信谣言，扶苏公子和主上亲为父子，而且多年来时有书信往来，他不会不认识父皇的笔迹，更不会笨到为一封假诏书而自裁。”

“但传言如今已传遍天下，不会全是空穴来风，”一位鬓发皆白的父老说：“而且老朽小犬日前由井陉回来，正好碰着皇帝的车队经过，据他说，夹道欢迎的民众和他，都闻到了始皇輶辇车中传出的恶臭！”

“那是鲍鱼味。”颜取插口说。

“这不是笑话吗？堂堂天子的车驾中放什么鲍鱼？”另一位门牙脱落，牙齿不关风的父老愤愤地说：“就是皇帝喜爱吃鲍鱼，也不会放在自己的车中，难道他爱鲍鱼爱到这种程度，岂不是变成了逐臭之夫了！”

颜取很不高兴这位父老这样奚落始皇，但又找不出理由驳斥，当然在



这种情形下，更不敢像平日那样发作，责以批迄今上的罪。再说，听了这些话，他心中的疑团也越来越大。

此时，这些父老纷纷出声，一致附和：

“不错，不错！”

“素闻始皇帝有洁癖，连对宫女每月不洁的味道都甚敏感，因此不准逢到月事的宫人近身服侍，他怎么会受得了鲍鱼味？”另一位父老摇头晃脑地推敲。

二十多个老人分成几组，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，颜取听听都是一些始皇嗜好，宫中秘闻，很多都是他闻所未闻的。真是谣传没有翅膀，飞得却比捷燕还快，尤其是北边偏僻，天高皇帝远，扶苏治理仁厚，黔首没有秦国本部及其他各地的压制言论压力，有关始皇的传言更是百无禁忌。

不过由于始皇经营北边有功，再说他宠爱的幼公主也是北边人，所以这里的人对他有一份难言的感情，有时候谈起他来，只称“嬴亲家”或“那个咸阳的亲家”。

当然有关始皇的传说，绝大多数都是关怀性的和亲切性的，却也少不了笑谑。

父老们一喝茶聊天，似乎忘了他们来的主要目的，原来哀伤的气氛也逐渐变了质。

然而，他们闲聊所达成的一个共同结论是：——始皇帝已死的传说可能是真的！

蒙恬最后不得不制止他们闲谈争论，而将谈话拉回本题来。他大声宣布说：

“蒙恬请各位来的主要目的有两个，第一个是要各位亲眼看到扶苏公子，并代为安抚民众的疑惧；第二个，乃是要各位父老当场见证蒙恬并不是贪生怕死之辈，一直拖延不肯死，乃是怕诏书有误，如今再接诏书，验明无误，也该是蒙恬追随扶苏公子于地下的时候了！”

他的话像大拍了一下惊堂木，堂内的空气顿时凝住，由闲聊传奇的活泼愉快，一转为哀伤沉重。

“怎么？说了这老半天，你还没打消死的念头？”那位牙齿不关风的父老以他特殊风格，含糊不清的语调，表示反对。

“对啊！对啊！年纪轻轻，帮国家也做了不少事，怎么说死就要死！”旁边几位父老齐声帮腔。

“不能死！不能！”刚才坚持他儿子闻到始皇尸臭的父老说：“我们明明都知道始皇已死的传闻是真，那诏书就是假的，为什么将军还要执迷不悟？”

“是啊！是啊！这样太不值得了！”所有父老一致赞同。

坐在旁边的颜取，脸上一阵白一阵红的生闷气，这些乡巴佬一点也没将他这个御史大人放在眼里，胆敢信口雌黄诅咒主上已死，当着他这个信使的面，说诏书是假的。

但形势比人强，他本想叱喝，在咸阳说这种话乃是灭门之罪，但想到府外聚集的几万民众，他泄了气。

一直含笑不语的蒙恬此时说：

“各位父老再要阻止我，就是陷蒙恬于不义了！” 10

蒙恬起身跪倒在扶苏灵前，脱下头盔，将发髻打散覆在脸上，他点燃三支香，插进香炉，拜了三拜后，喃喃祝祷说：

“扶苏公子英灵不远，蒙恬追随公子来了。虽然传闻甚多，诏书真假仍有疑问，但蒙恬此时不死，即是不忠不义，亦将使公子蒙上不智之名！”

祭祷完毕，蒙恬向南又拜了三拜，以谢始皇对蒙家三代之恩。

最后他交代王离说：

“尽快安定士平民心，我死后不必归葬咸阳。”

正说话间，只见门卫来报：

“不好了，故骑兵都尉蒙升所属骑兵已攻破府门，冲杀进来！”

这时候蒙恬也顾不得自杀了，披头散发来到中门。

王离和颜取紧跟身后，只见众多骑卒带头冲锋，民众像潮水似的跟着涌进来。守卫门卒一来是抵挡不住，二来是有意放水，毫不抵抗，一哄而散，连门都不关。

蒙恬带着侍从，当着庭院中门而立，众多骑卒纷纷下马跪伏在地，后面跟来的民众也全俯伏，口中大声喊着：

“扶苏公子已上当而死，蒙将军不能再上当，始皇帝明明已死，诏书乃李斯等人所伪造，将军千万不能上当！”

众口一声，有如雷鸣。

有些兵卒和民众还指着躲在蒙恬身后的颜取骂：

“什么御史，分明是假的！”

“不错，不错，诏书是假的，当然送诏书的使者也肯定是假的。”拥挤在颜取身后的众父老，反而和前面的群众一唱一和，真使颜取哭笑不得。

蒙恬仰天长叹一声，向兵卒和民众说：

“各位同胞兄弟以及乡亲父老兄弟姊妹，你们真的要陷蒙恬于不义吗？”

“看样子，我们总算是赶早了一步，把将军从鬼门关拉了回来。”一名跪伏在地上的中年人说。

“是啊，是啊，你还没看到将军从容就义的样子，真的使人感动！”蒙恬身后的一位父老说。

“对啊，对啊，可以为你们这些年轻人当典范！”众多老人齐声附和。

“都是这个狗御史逼死了扶苏公子，现在又来逼蒙将军，兄弟们干掉他！”有兵卒在人群中喊叫。

“不错，干掉他！”诸多兵卒和民众高声呐喊相和。

“干掉他，这个狗信使！”又是一阵吆喝，后面拥挤进来的人不知怎么回事，盲目地跟着喊。

蒙恬大喝一声，全场才静了下来。

他一手执剑，厉声地喊道：

“蒙恬一日不死，就要维持军纪，民众可留下，我军士卒立刻退出，违令者斩！”

他又回头呼唤：

“王将军！”

“末将在！”王离肃立听命。

“校刀手何在？”蒙恬大声问：“军正听令！”

“末将在！”头带奇兽獬冠、象征执法公正的军正，躬身答应。

“速带两百名校刀手，遇着在场士卒，驱逐出场，违抗者立斩！”蒙恬虽然是散发覆面，待死之身，但发号施令仍然有一股大将的威凛。

在人群中的骑卒，此时连马都不要了，纷纷挤出人群，府外兵卒听到

蒙恬下了这道严格命令，全都跨上马，一溜烟地跑了。

军正带着百校刀手巡视各处，回报兵卒都已离开全场。蒙恬凄然一笑地说：

“蒙恬本想奉诏自裁于扶苏公子灵前，让各位父老代表见证蒙恬并非贪生怕死之辈……”

“将军要是算贪生怕死，那我们都算是苟且偷生了！”人群中有人大喊：“将军不能死！”

众人相和，声震府内外。

“那就让各位为蒙恬作见证吧！”蒙恬回手即要自刎。

这次反而是颜取双手拉住阻止，一面示意要王离夺下蒙恬的宝剑。

“御史大人，你这又是做什么？”蒙恬问。

颜取两眼含泪地说：

“黔首爱戴将军之情令在下感动，再说，将军应顾全大局，将军一死，北边情势危矣！”

“那御史准备如何处置犯官？”蒙恬微笑着问。

“暂且易地安置，在下这次回咸阳覆命，一定会代将军向主上说情，而且请求另行派人监军。”

蒙恬垂头叹气不再言语。

民众全都向颜取叩头致谢。

过了数日，颜取将蒙恬移至阳周囚禁，他自己急忙回咸阳等候始皇回驾。

但等到胡亥回到咸阳，他接到的消息却是始皇驾崩，明令发丧，胡亥太子立为二世皇帝。

他到此才完全明白，传言果然非空穴来风。

同时，囚禁在阳周的蒙恬，除了也听到这个消息外，还得知蒙毅在祭祷山川回程途中，在代州遭到逮捕。

他知道蒙家这下是完了！

## 第二十九章 指鹿为马

### 1

三十七年八月，始皇车驾经由九原，从直道至咸阳，发丧，太子胡亥继位，号为二世皇帝，九月，葬始皇于骊山。

十月改元，为二世皇帝元年，胡亥年二十一岁。大赦罪人，李斯仍为丞相，赵高为郎中令。胡亥年少贪玩，不理政事，多为赵高代行，朝中大权实际落在赵高之手。

元年十月，二世下诏：

“始皇帝功过三皇，德超五帝，寝庙祭祀及山川百祀，应将始皇列入，并增重其礼，故令群臣议立始皇专庙。”

“古时天子有七庙，诸侯五庙，大夫三庙，虽万世更替，庙却不能毁。如今应单独增加始皇一庙，称之为极庙，四海之内各郡县必须按时进贡，派

人供职，祭祀用牺牲，一定要超过所有前王，而且礼数要更加完备。秦国诸先王庙，有的设在西雍，有的设在咸阳，今后天子只要在始皇庙祭祀即可。”

二世皇帝听了非常高兴，准了这项建议。

始皇葬礼及覆土，再加上建始皇庙，全都是浩大工程，征用徭役及材料无数，黔首叫苦连天。

等到始皇棺椁入穴，赵高为了整肃宫中异己者和敲诈钱财，提出了一项奇特而又残酷的建议。

在准备覆土尚未开始的前几天，赵高启奏二世说：

“始皇陵墓范围既大，内里宫室和地上宫殿一样，而且从前六国掳获来的奇珍异宝，大都陪葬地下，其中虽然设置了机关弩矢，可以防止盗墓者的闯入，但这些机关都是工匠所设置，或本身起盗心，或无意间泄漏了机密，都会危害到始皇陵墓的安全。因此臣建议，封穴覆土之际，所有知道机密的官员、监工、工匠及劳改犯，全部封埋在墓穴之内。”

二世未问任何理由，予以批准。

接着赵高又上了第二道奏简：

“后宫始皇御幸过的妃姬宫人不下数百，有子者固应留在宫中，按照规定，无子宫人三年应从志愿出宫，但经过始皇御幸过的，再嫁实在不太合适，应该全部用作殉葬。”

自周以来，贤王为了殉葬礼俗太过残忍，多半已改为用陶俑陪葬，赵高这项建议是对宫中来个大扫除。

因为凡是受始皇御幸过的女人，不管得宠与否，身份就与一般宫人不一样，她们自命是主母始皇宠爱，对赵高更是不看在眼里。

赵高这项建议正是针对这些恃宠而骄，常给他气受的女人而来。

这两项建议对赵高来说，还有一种极具经济效益的附加价值，因为二世授权他全权办理，只要他大笔一挥，说谁该殉葬就该谁，他并要心腹传出风声，只要有钱就可以买命。

这两类要殉葬的人，在事先都遭到囚禁，美其名为优待保护，得到消息的家人和亲朋，莫不极力设法营救。

于是赵高府中门庭若市，这次发的财比上次炒地皮还要来得多。

剩下一些平日与赵高不合，或是宁死也不愿向他屈膝，或是实在没有钱可以赎命的人，数目仍然不少；应陪葬的宫人逾百，该殉葬的官员、监工、工匠和劳改犯，总计超过五千人。

这两种人的殉葬，分成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举行，宫人是在白天以公开仪式送进陵墓，而后者则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押进陵墓，将陵墓外的石门封死，全部活活地窒息在里面。

## 2

赵高当然忘不掉尚分别囚禁在阳周和代城的蒙恬兄弟，他一再上奏，应该早日加以处决。

胡亥对蒙家总有那么一份感情，再加上幼公主从旁说情，胡亥有了释放蒙恬兄弟之心，赵高大为紧张。

那天，赵高在下朝后对李斯说：

“如今大事已定，丞相侯位将世代勿替的子子孙孙传下去。”

“这都是赵大人协助。”李斯回答。

现在李斯见到赵高心中所存的那种压迫感，随着赵高的扩张权力，是

越来越沉重了。不错，赵高目前还遵守两人事前的约定，赵高管宫内，李斯管外府，但他发现到赵高控制了二世，就等于控制了他这个丞相和全国。

赵高对他态度越和蔼恭顺，他越感到胆战心惊。

“丞相志得意满之际，可曾记得一项心腹之患？”赵高眯起一双鼠眼作鸷笑。

“什么心腹之患？”突如其来的话，李斯一时会不过意来。

“在阳周的蒙恬，在代城的蒙毅！”

“哦！”李斯沉默不语。

说实话，李斯并不想杀蒙恬兄弟，反而觉得留着他们可以牵制赵高，到底他和蒙恬兄弟才是同类。

“前次我帮丞相除去扶苏，丞相得长居丞相位，并为子子孙孙保住通侯爵位，这次丞相应该协同我永除这项心头之患。”赵高见他沉默，索性点破了说。

“以郎中令和皇帝如此亲近尚不能说服，老夫隔着一层，说话能够有效吗？”李斯明为捧赵高，实际上乃是推辞之语。

“当然，以丞相一人的话，不会比赵高有效，”赵高居然当之无愧地说：“但合两人之力，效果就足够说服主上了。”

“那要如何说法？”李斯怕再说下去赵高会翻脸，不得不应付。

“主上如今想释放蒙恬兄弟，主要是由于众大臣和幼公主的反对，而蒙恬拥兵却没有反叛，使得主上怀念旧日情份。他始终认为蒙恬兄弟是人才，始皇在世时也一再向他提起，他们是他留给他的宰相和将军之材，希望他能善加珍惜运用，”赵高说到这里顿了一顿：“留得蒙恬兄弟在，丞相的位置迟早是蒙毅的！”

“老夫老矣，不能当一辈子丞相，当然迟早会交给年轻人。”李斯叹口气说。

“但丞相不要忘记，通侯之位世代勿替，却是赵高为你争取来的，”赵高按捺着不满，反作鸷笑：“更不要忘了，沙丘之谋，蒙恬兄弟早已察觉！”

李斯呆了一下，又长叹一口气说：

“老夫但听赵大人的！”

“据我所知，主上最恨别人说始皇该立扶苏不应立他。”

“真的是这样吗？”李斯听得心头一震，赵高也知道当初他反对立胡亥的事。

“所以，我们只要加蒙恬兄弟这个罪名，主上一定会将蒙恬兄弟治罪。”

“赵大人没向主上提过这件事？”李斯吞吞吐吐地说：“据老夫所知，蒙恬兄弟好像没有公开反对过。”

“这种事始皇不会问我，所以由我向主上讲，主上恐怕不会相信。你是丞相，在这方面说话比我有力量，再说，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，丞相说他曾反对过，他就是反对过，而且以他们兄弟和扶苏的交情，这样说也合情合理，谁都会相信。”

赵高眯着眼睛，注视着李斯等他答复。

“好吧，”李斯无奈地说：“什么时候觐见主上？”

“我赵高见主上还要等待什么时候？”赵高狂妄地笑着说：

“现在就随我去！”

赵高带着李斯去见二世的时候，二世正在抱着女人喝酒。天气虽然已是严冬，但室中壁炉生着熊熊炭火，二世和女人们都穿得极为单薄，这些女人更是只身裹薄纱，曲线玲珑，凸凹分明。

二世左拥右抱，周围还围着一大堆女人，有的为他捶背按摩，有的用樱桃小口喂酒给他喝。

他本人的手脚和嘴巴也一直没空闲过，东摸摸，西捏捏，左咬、右咬，碰到的全是香滑脂腻的肉。

他常感叹，父皇真傻，整天只知埋首奏简伤脑筋，说什么为黔首谋福利，为生民开万世太平，一劳永逸，牺牲这一代，永久造福后世千万代，到头来为天下百姓埋怨。

父皇真笨，不知道女人如美酒，要一小口一小口地闻着香味，然后一点一点地吞下去，让口中随时充满甘醇芳香。

父皇玩女人，就像喝开水，只是为了了解渴，完全未体会到真正的女人味道，就像有些人将上好的美酒拿来牛饮，喝完就沉醉如泥，这怎么算得上懂得啤酒？怎么说得上懂得欣赏女人！

正当他对女人们大发这些妙论时，忽然近侍来报：

“丞相李斯和郎中令赵高求见。”

听到李斯，二世皇帝皱起眉头喃喃地骂着：

“这个老家伙这时候来干什么？赵高也真是的，他一个人来，还可以陪朕喝几口酒，哼几阙赵地小调给朕和美人听听，带李斯来干什么！”

女人们一听到丞相老头到，全都拿着衣裳，掩住暴露部分，嬉笑惊叫地跑了。

二世用袖子擦擦嘴边残酒，整理了一下衣冠，极端不耐烦地对近侍说：

“宣！”

近侍走到门口大声喊叫：

“主上宣丞相李斯及郎中令赵高觐见！”

李斯和赵高行礼完毕就席落座，李斯看到二世醉眼惺松，闻到室内弥漫不散的女人香味，明白自己来得不是时候，但既来之则安之，而且还不能不说上几句劝谏的话，以示他的忠诚。于是他委婉地说道：

“陛下年富春秋，喝多了酒会伤身体。”

“嗯，”二世不耐烦地哼了哼，不答李斯的话，反而转向赵高问：“老师带丞相这种时候来，是否有什么紧急要事？”

“正是。”赵高对二世没有李斯那样畏缩。

“什么事？”二世惊奇地问。

“据北边传闻，王离军军心不稳！”赵高有意加重语气。蒙恬已被囚禁，事情不是已起定了吗？

赵高不答话，却以目向李斯示意，催他说话。

李斯只得硬起头皮说：

“事情难已暂时期定，但蒙恬在军中的影响力太大，而且扶苏公子奉诏自裁，他却一再要求申辩，可见他早就怀疑沙丘之谋。”

“管它什么沙丘不沙丘之谋，”二世哈哈大笑说：“如今朕已是二世皇帝，任何人再也无法否认，何况扶苏已死，将他们兄弟再囚禁一段时间，他们自然会为朕所用。父皇在生时常交代朕，他们兄弟都是将相之材，要朕善加珍惜运用。”

赵高先前对他所说的话，现在经由二世亲口证实，李斯听了暗暗心惊，看样子非除去这两个人不可了，否则哪还有他李斯在朝中生存的余地？于是他硬起心肠说谎：

“陛下，蒙恬兄弟向来仇恨陛下，绝不会为陛下所用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二世带点不相信的口吻。

“老臣亲耳听到先皇问蒙毅，立太子该立谁，蒙毅回答应立扶苏。先皇又问立陛下你不好吗？蒙毅的答复很难听，老臣不敢照述。”

“说，你只是转述蒙毅的话，朕不会怪你！”

李斯越是不说，二世越好奇。

“他说……”李斯欲言又止。

“快说！他说什么？”二世明知不是好话，怒气已渐渐堆积。

“陛下请恕老臣罪，老臣就照实转述了，”李斯欲擒故纵：他说陛下顽劣成性，好色贪杯，同时，同时……”

“同时什么？”二世声色俱厉。

“同时……他说陛下才智资质都属平庸，绝成不了一个好皇帝！”李斯迟疑了一下，也是因为他要争取点时间，对二世下最中肯的评语。本来他想用“低劣”两个字，但他怕太严重，二世真会迁怒到他这个“转述”话的人。

“气死我也！”

二世起立大叫，双手一挥，席上玉盘玉杯乒乒乓乓跌碎一地。

这种暴怒的脾气倒确实像他父亲。

躲在邻室的这些女人，不知发生了什么事，全都惊惶地贴着隔门听。

“杀了他们！杀了他们！”

二世愤怒高叫起来，声音也像极始皇，现出狼音豺声。

#### 4

胡亥听了李斯的话，就再听不进任何人的谏言。

幼公主见数谏不听，甚至出动了二世最喜欢的侄子公子婴来说服。

公子婴比二世小不了几岁，但少年老成，喜读书，颇有才智，始皇在世时，也非常喜爱这个孙儿，有意拉近他们的距离，希望能在胡亥继位后，以他的才干辅佐胡亥。奇怪的是，他俩性情完全不同，胡亥却凡事都肯听他的。

公子婴身高八尺，龙眉凤眼，年纪虽轻，却有帝王风采，始皇常开玩笑，为了这个孙儿的长相，他实在应立子婴父亲为太子。

公子婴劝谏二世说：

“古来君主听信谗言的，没有一个有好下场。故赵王迁杀其良将李牧而用颜聚，燕王喜用荆轲之谋而背秦之约，齐王建用后胜之议杀故世忠臣，这三位君主都是因为听信奸人之言，失国遭祸。蒙家兄弟为秦的大臣谋士，陛下想诛杀，臣偏偏以为不可。诛杀忠臣而立无节行的人，会使得内臣灰心而在外将士心生离意！”

他所谓的无节行的人，当然意指李斯和赵高。

他胡亥不听，派遣御史曲宫赴代，传诏蒙毅说：

“先皇本来准备立朕为太子，你反对而口吐不实诬蔑的批评，丞相认为你不忠，应该灭族，朕念在你先世忠良，实在不忍，乃赐你死，这也算对你宽厚了，希望你好自为之！”

蒙毅向使者说：

“先皇册立太子乃国家大事，只会要群臣议论，绝不会私下问某个臣子。何况今上为皇后唯一嫡子，最受先皇宠爱，先皇走哪里就带到哪里，就像最后一次巡行，先皇二十多个儿子一个不带，只带今上一人，明眼人一看就会明白先皇的意思，蒙毅再笨，也不会笨得违背先皇的心意，而对今上乱加妄言批评。”

“这个本御史可管不着，”曲宫冷冷地说：“我只是奉命来监督你自裁的！”

蒙毅又叹口气说：

“昭襄王杀武安君白起，楚平王杀伍奢，吴王夫差杀伍子胥，这三位君主都是犯下杀忠良的大罪，所以至今天下人都认为是大失策，最后的结果都是导致祸身殃国！希望大夫明了这一点。”

曲宫虽然听得动容，但二世来时交代，不管蒙毅怎么说，就是要把他的头带回来。于是他诚恳地对蒙毅说：

“廷尉执法这么多年，应该知道秦法的严峻，再多说也无益，不过本官会将廷尉这番话带回去转奏主上。”

蒙毅叹口气说：

“在下的本意也只如此，并不是想用辩口来活命！”

说完话，蒙毅拔出佩剑自刎而死。

曲宫命人割下首级，带回咸阳覆命。

## 5

二世另外又派使者到达阳周，转告二世的诏命说：

“你犯的过已经够多了，现在你的兄弟蒙毅又犯下欺君大罪，连累到内史你，这次内史还是认命，善以自处！”

蒙恬从容地笑着说：

“前次在上郡我就有了死的准备，但为了平民怨安军心，才自愿改为囚禁于此，不过，蒙恬在死前有些话要向使者禀明，希望使者代为转奏。”

使者听了面有难色地说：

“前次使者颜取为内史求情，现已获罪，丞相和郎中令向主上奏劾，说他懦弱无能，未能达成使命。有辱主上或丞相的话，在下不敢转奏。”

蒙恬见这位使者年轻却老实，不忍心再为难他，因此仍然微笑着指点他：

“你这次来是要带蒙恬的首级覆命？”

“正是。”这位年轻使者为他一言道破心事，不禁有点脸红起来。

“放心，这里是阳周，不会再有军民来阻拦，即使是有，我也一定会自刎将首级交给你。”

“多谢将军。”

“那能不能转告在下的话给主上？”

“将军，请让在下自己选择，能转奏者转奏，不能转奏者省略掉如何？”使者坦白得很。

“使者这样说，我就完全放心了，你一定会将话带到。”

“将军请说。”

“让我先说个故事给你听。”蒙恬闲情逸致地说。

“将军！”使者高呼：“临死依然如此闲雅，真神人也！只是在下不能转奏主上，岂不是浪费了将军此刻这样宝贵的时间？”



“不然，”蒙恬笑着说：“主上最喜欢听故事了，假若你覆命时，主上问你在下有什么遗言，你应说我跟你讲了一个故事，即使你不想转奏，主上也会逼你说出。”

“真的？”使者半信半疑：“请讲。”

“以前周公辅佐成王时，周成王尚在襁褓之中，周公旦担任摄政，每天都背负着成王上朝，最后天下乃大定。成王小时有病，周公自己将手指甲剪下来沉于河水而祭祷说：‘王还小，根本不懂事，政务全由旦代为处理，假若有什么罪过，理应由旦来承当灾祸。’这件事由史官记录藏在记府，这是可以查考的。等到成王长大，能够自己亲政时，有人向他进谗言说：‘周公旦早就想作乱了，假若陛下不早作防犯，恐怕会有大事发生。’成王一听大怒，周公旦为了避祸逃到楚地。后来成王在记府看到这段记事，感动得流泪说：‘谁说周公会造反？’于是杀了进谗言者，而迎接周公返回国都。”

使者亦深为感动地说：

“主上不问起，在下亦会转奏这段故事。”

蒙恬又长叹一口气说：

“我说这些话并不是求脱罪，而是希望能因我的死使主上有所反省，以为万民造福。”

“将军所言甚对，但在下只是奉命执法，不敢想及其他。”使者有催促的意思。

“自吾先人至于子孙，积功讲信在秦三世了，如今我将兵三十万，虽然身被囚禁，但是说反立刻可反，使者相信吗？”蒙恬注视使者说。

“相信，相信，当然相信，”使者连忙摇动双手：“将军千万不能这样！”

“要做早做了，不会等到今天！”蒙恬长叹：“我何罪于天，为什么要无过受罚而死？”

使者在一旁不敢作声。

很久，很久，他才缓慢地说道：

“筑长城，自临洮至辽东，城堑万全里，其中免不掉会断绝地脉，也许这就是我得罪于天的过错吧！”

说完话，他自袖口取出毒药吞了下去。

## 6

二世在宫内玩女人游戏生厌，酒池肉林，索然无趣，他有天闲得无聊，烦闷地向赵高说：

“朕年少立位，黔首都未能信服，先帝巡行各郡县，表现了声威，使得海内怀德而畏威，朕如今只待在宫中不外出，显得德威都差先帝一大截，无法使黔首信服。”

“陛下想显声威还不简单吗？”赵高笑着说：“只要再循先帝巡行路线走一遍，在先帝立的碑上面加刻一笔，陛下的声名就跟先帝一样威盛了。”

“这倒是个好主意，”二世闻言大喜说：“那你会同李斯丞相准备出巡事项，准备好就立即出发。”

赵高知会了李斯，商议的结果，决定按始皇旧日路线，车队照旧时编制出巡，李斯、赵高等大臣从。

一路向东，经过原赵、齐等地，由海南下至会稽，二世旧地重游，上次只是有无皆可的小配角，这次却是所到之处万目所视、众口所论的焦点，感受当然与前大为不同，想法也就不一样。

但二世发现，巡行并不是件好玩的事，除了车船劳顿以外，又要应酬地方父老和意见领袖人物，还要接见官员，解决一些政务上的难题，烦都将人烦死了。虽然凡事都有李斯代为出面处理，他却不能不装出微笑，或是肃容端坐待在现场，听一些鸡毛蒜平民间自认为大事的小问题，不懂装懂，叱责一些失职的地方官员。

最讨厌的是，为了表示和父亲一样开明亲民，他每到一处稍大都邑，都会接受民众陈情，但这些人说的方言，十句中他只懂两句，就是话语晓得，陈情的内容他也无法懂，因为他对一般的风俗民情都茫然无知。因此他无法解答这些陈情事件，有时勉强解答，也是牛头不对马嘴，将陈情人都弄糊涂了。

看人担担不吃力，他只看到当日父亲在会稽表现的神采，书案前跪着数十人，父亲同时问十多个人的话，手上还在不断书写，真的是够威风够刺激，但是轮到他来，单独一个陈情人又哭又喊，又是下跪叩头流血，就会使得他惊慌失措。

最后，陈情的事只有完全交由御史大夫嬴德处理。

民众对这位年轻俊美的皇帝，开始时抱着很大希望，他们都认为快"变天"了。这位新皇帝脸上没有他父亲那股阴沉肃杀之气，应该是个仁德宽厚之君，但经过多次接触后，才发现他只是个"绣花枕头"，外表华丽，里面塞的全是稻草。

众随驾大臣原先因二世深居宫中，很少和群臣接触，众臣对他多少有点神秘意味的敬畏，但这次随行，看清楚他只是个傀儡，被赵高玩弄于股掌之上，他们除了担心以后，对二世也起了轻视之心，凡事对二世反而不如对李斯和赵高顺从恭谨。

二世发现到这点，常向赵高发怨言，赵高更加得意，对他的抱怨一笑置之。

最大的后遗症是，因这次出巡显露出二世的愚蠢无能，引发了赵高蛰伏已久的异志。

赵高在内心中常以和始皇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为傲。他一直在想，始皇既然贵为开国的天下之主，他至少也应封王侯。

帝太后将他阉掉，使他失去这项雄心；男性器官被去掉以后，他对为侯为王完全绝望，一心一意只想寻机会对嬴家子孙行报复。但始皇在世时，连这方面的事他都不敢痴心妄想。

因为，不知为什么，在始皇面前，他只能做一条忠狗。始皇一怒，他就浑身颤抖；始皇稍加颜色，他就会打从内心感激得流泪，这不完全是装出来的，真实成分居多。

始皇有股控制他身心意志的魔力！

现在这项魔咒已随着始皇的死而解去，他已是个自由人。

如今蛰伏心中已久的野心蠢蠢欲动，就像惊蛰季节第一声春雷响后，在泥土下急欲出头的冬眠动物！

7

巡行到会稽原吴地时，有齐人蒯通求见，自言少时曾得异人传授，精通易理及相人之术。

蒯通来得正是时候，赵高大喜，立即接见，迎入宾馆密室。

两人行完宾主之礼，各自就席落座后，赵高首先问道：

“蒯先生此来，有何见教？”

蒯通不说话，先看了看室内侍仆，赵高明白他的意思，向左右宣布说：

“这里不用伺候了，没有吩咐不准接近！”

左右退出以后，赵高笑着对蒯通说：

“这间密室声音再大也不会外泄，先生可以畅所欲言，不必有什么顾忌。”

蒯通打量着赵高，赵高也仔细的先为蒯通“看相”。

只见蒯通身高八尺有余，四十多岁，相貌清奇，举止潇洒飘逸，的确有股仙风道骨的韵味，先声夺人，赵高就有了信服之心。最后他忍不住又催问说：

“先生不远千里，风尘仆仆要见在下，还望不吝指教。”

“果然如我所料！”蒯通不答赵高问话，反而先自赞叹起来。

“先生所料为何？”赵高好奇地问。

“先师授业时，曾对通说过，当时尚是秦王的始皇，生辰八字为有历史以来的最大奇数，正月正日正时生，理当成为统一天下，为万世开太平的明主，尔后果然证实其言。始皇一统四海，开疆辟土，成为历史上版图最大的真正独掌实权的君主，这是不争的事实。”

“不错，不错。”只要提到始皇，那股魔咒的威力又出现了，赵高端坐肃容，连声称是，但是心里却老大不高兴，老远跑来找他，要谈的却是始皇！

但听到蒯通又说：

“在下前不久才知道一件大事！”

“哦，什么大事？”赵高插口问。

“郎中令大人你是和始皇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！”

“不错！”赵高傲然地回答，但接着又紧张地问：“这怎么会是件大事？”

“具有这种生辰八字者乃是开国天下之主，怎么不是件大事？”蒯通兴奋地说：“大人想想看，一生下地就受到普天下同庆，这是多可贵的天命！”

虽然明知密室外无人，但赵高一阵紧张，仍然以手指唇作了一个禁声手势，亲自起立巡视室外，然后再紧闭室门回座。他故作姿态地正色说道：

“先生，这乃是灭门大事，不是随便说得的！”

“那在下告退了。”蒯通起立欲行。

赵高连忙起立，双手将蒯通按住：

“先生真的以赵高为愚鲁，不肯赐教？”

“在下素闻郎中令足智多谋，气魄超人，才不辞劳累，千里迢迢赶来，想不到大人如此畏首畏尾！”蒯通气愤地说，音量并未放小。

“先生错怪了，赵高陪笑着，就在蒯通席位对面坐下：

“求先生赐教！”

蒯通注目细细地看了一遍他的脸相，然后要他站起来走几步转身，看看他的背，最后请赵高复座。

“先生看到些什么？”赵高岂不及待地问。

蒯通长叹一口气说：

“相君之面，不过丞相，相君之背，贵不可言，只是可惜了一点！”

“哪点可惜？”赵高身为阉人的自卑感又来了。

“大人生于子时上半时还是下半时？”蒯通不答反问。

“下半时。”赵高说。

“那就无妨了！”蒯通脸上充满喜悦和兴奋，他微闭双目，摇头晃脑地说：

“始皇生于子时头，时性属阳，大人生于子时下半，时性属阴，天时运行，阴阳交替，莫非……莫非……”他不再说下去。

“先生！”赵高只叫了一声，却再也说不下去，因为他想起被阉，一切雄心壮志全付诸大海，尽管权势超过所有的人，仍然不能纳入正流。他又喜又悲，声音哽塞，眼泪竟然涌出，滴到脸上。

“大人，不妨，在下说不妨就是不妨，”蒯通暗示地安慰他说：“帝王本属绝对阳刚之命，大人本来阴性时辰还有妨碍，但少去那一点后，以阴滋阴，歪打正着，本来只是丞相命，现在非做帝王不可了！”

“真的？”赵高闻言狂喜。

蒯通避席顿首，缓缓言道：

“始皇阳刚之气太盛，流于刚愎而不自觉。大人乃属于阴阳性人，故可阴阳调和，在下为天下生民庆贺。”

接着两人又说了一些阴阳命理及政务刑名，赵高发现蒯通真是人如其名，不但上通天文下知地理，而且兵法狱政无一不通。

赵高深感敬佩，不禁起了揽才之意，他恳切地要求：

“先生留下帮我！”

蒯通微笑，缓缓摇头：

“在下是为天下生民求明主而来，并不是为本人谋求一官半职。”

“先生留下帮我！”赵高又再重复一遍：“我也是为天下生民代求先生。”

“在下闲云野鹤性情，闲散惯了，不惯拘束。”

“先生可居任何职务，赵高一定视之为师，视之为友！”赵高又再恳求。

“相君之面，阻碍虽多，但这些阻碍人物去除掉，自有贤士能人来助你成功大业，就如同淘尽石沙，金子自会出现。”

“那留下长谈一夜如何？赵高应当设宴款待，以谢先生指点。”赵高谈兴未尽。

“也不需要了，宜谈则谈，言尽则止，再谈下去反而变成多话了。”蒯通微笑拒绝。

说走就走，蒯通起立告辞，赵高亲自送到大门口。蒯通行礼告别时，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：

“再见之日，当在咸阳朝殿！”

赵高目送蒯通行云流水般的洒脱背影，心中爽然若失。

## 8

送走蒯通以后，赵高一个人又回到密室，兴奋得无法静坐，在室内走来走去。他不断在心里想——

看来这是天意，也是我命中注定的，帝太后大概也知道我赵高的命好，所以心狠手辣，想用去势来破解，想不到歪打正着，正好成全了我！这是她万万想不到的吧？

正月正日正时生，命中注定要开天下风气之先，我赵高就创下一个阉人——不，这个名字太难听了，今后我要命令宫人称宦者为公公，一般官员民众应称呼太监——当皇帝的先例。

不过将来传位怎么办呢？我总不能当个绝代皇帝，当然我也绝不会自称秦三世，开玩笑，秦三世，那不是比胡亥还小了一辈！事成一定要改朝换代，国号到时候再说罢！

那我要传给谁呢？我没有儿子。而且永远不会生儿子，对了，可以传

给女婿，我那心爱的干女婿阎乐就不坏，不但生得一表人才，而且才干也是上选，目前虽仅是个咸阳令，当太子当皇帝还是够材料的。

今后是否应该调整一下职务？嗯，还是不动的好，咸阳令掌管京城军政事务，还有县卒可以调配，想办法扩大县卒的编制才是。

再不然传弟赵成也可以，兄终弟及，也是正规道理。

蒯通真是奇人，一眼就看穿了我的心意，他看相准，说话也有道理。

他说我前途有重重障碍需要扫除，嗯，让我一一记下来，看看应当如何着手。

于是他坐到书案前面，一面想一面用笔记。

首先他要翦除的是胡亥的基本党羽——同父异母的二十多个公子和十多个公主，尤其是那个鬼灵精的幼公主。

要用的办法是：让胡亥自己动手，他赵高不但不出手，而且还要在中间当好人。

其次是这些宗室大臣，这些人不整死也罢，逼他们放弃军权和政治上的权力。假若他们紧抓住权力不放，那就莫怪他赵高做事太绝，要他们的命，再不然，灭他们的族！

下一步则是要先整掉这些老臣，包括李斯，冯劫，冯去疾。

这些人不除，他赵高永远无法成事，眼前他们虽然和他同伙，但他们是忠于嬴秦的，而且在他们心底根本就看不起他赵高，他当然无法和他们共举事。

然后是外面的这些郡县令尉监，他要一一过滤，反对他而亲扶苏的死硬派，全部加上罪名予以诛杀，中立派暂时留任，试行争取，再多派些自己的心腹。

对了，蒙毅伏法，廷尉一职还是空着的，由他自己兼是再合适没有了，这要胡亥直接下诏，免得经过廷议讨论，说不定又会出毛病。

然后，再然后，胡亥将成为一只羽毛被拔光而失巢的小鸟，他赵高是凌空飞行的老鹰，他要吞食他，他想逃想躲，都飞不起而无处可逃。

“哈哈！哈哈！”赵高想学始皇的豪迈大笑，但怎样努力，却发不出狼音豺声，最后还是像鹭鸶叫。

## 9

那边蒯通告辞赵高以后，行云流水般穿行在市井人群中，当他走出东门不远，一家小酒肆中走出一位年轻俊秀儒生，老远就喊着说：

“蒯先生，等得太久，我真担心你会出事！”

这位儒生不是别人，赫然是张良。

“酒楼不是谈话之所，”蒯通说：“不如买点酒菜，到江边伍子胥祠去谈个痛快。”

张良笑着举起手上大包小包酒菜说：

“我早算到先生会有此建议，看，一切都准备好了。”

“真是算尽人意张子房，贤弟，我服了你！”

两人先以酒菜拜了拜伍子胥神主，算是见过主人，然后关上祠门，两人相对席地而坐，时值早春，江南地方犹寒，他们找出一些废木，生火一堆，饮酒吃菜，好不快活。

张良首先问了一些蒯通见赵高的情形，听到最后赵高心动，张良跪起，向蒯通叩首说：

“良代天下百姓感激先生！”

蒯通连忙扶起张良，装作不快地说道：

“贤弟这样岂不是太见外了！”

“不然，”张良一边坐下一边说：“入毒蛇之窟，与蛇谋皮，先生的胆识无人能及，张良一拜，除了代天下生民致谢外，也表示对先生的佩服。”

“别人要我去，可能我真的还不敢去，算尽人意张子房要我去，我还有什么不敢的。”蒯通言罢，哈哈大笑，但他突然脸色一整，正色地说：“但有件事我还是弄不懂。”

“先生请说。”

“贤弟先是立志复国，后又力主协助扶苏登基，现又算计嬴秦，想将它打散弄烂，天下苍生不又要遭到涂炭？贤弟的行事原则，难道是说变就变？”

“以变应变，此之谓原则不变，张良以天下苍生为重，”张良笑着说：“协助拥立扶苏，是因为判断他可以成为好君主，造福天下。如今想借由赵高搅局，打散嬴秦天下，乃是想在群雄争起的时候找一明主。原是为天下久分必合，久乱思治会应在扶苏身上，但看到胡亥登位，扶苏惨死，乃知道合与治不是应在嬴秦，而是另有仆人，所以不管怎么变，张良的原则未变。”

“妙论，妙论，佩服，佩服，真想不到贤弟年纪轻轻，看事却如此透彻！”蒯通仰天大笑。

“先生精于看相占卜，不知可算出未来天下走势如何？”尽受别人捧，太不过意，张良也回捧一句。

“哈哈，哈哈，”蒯通笑着说：“未见其人，如何面相？占卜只能问单独一事，无法预测这么多复杂错综的天下大势，这就是所谓寸有所长，尺有所短。不过依我的判断，胡亥愚顽，赵高思动，两者加起来，比嬴政的劳民伤财更会变本加厉，而两者的聪明才智总和起来，不及嬴政百一，天下是乱定了！贤弟的看法呢？”

“我的判断是少则一年，多则三年，天下必乱，”张良沉思地说：“我们必须早作准备。”

“那愚兄明日就起程回齐，在那边伺时而动，贤弟，你呢？”

“我选择回下邳，那里有一批人等候我去率领，同时楚地组织网络中心也在那里。”张良回答。

两人相对无言半晌，突然异口同声感叹：

“天下将乱，最可怜的还是百姓！”

10

那天，于回咸阳途中，在杜城行宫处，二世又向赵高发牢骚说：

“大臣都藐视朕，对朕心怀不服；地方官吏仗有地方残余势力，不太听话，而诸公子见朕无父无母，又无兄弟，互相结党想与朕争位，这些情形要怎么办？”

赵高一听，正中下怀，高兴地在心里想——我正想找机会发动，而你自己送上门来。

不过，他表面装出忧心忡忡的样子，用同情的口吻说：

“臣早就看出这些，只是想讲而不敢讲罢了！”

“今天我们君臣也是师徒二人，一定要谈个痛快，找出一个彻底解决的办法来。”

二世听到赵高同情他，不像往日那样置之不理，大为高兴，立即命近

侍准备酒菜，要与赵高痛饮作彻夜长谈。

君臣二人喝至酒酣耳热，二世命左右退出，向赵高许诺：

“老师，我们今夜必须商量出妥善的对策来！”

赵高叹了口气说：

“实际上臣的境遇比陛下还惨，先帝遗下的一些大臣，全是天下累世都知名的贵族世家，历代先祖都是建过汗马功劳或特殊功勋的。赵高以贱仆之子，先逢先帝恩遇，再蒙陛下不次的拔擢，才能居此显位，管领中枢政事。那些大臣表面对臣恭敬，其实阳奉阴违，背后骂臣不知骂得多难听，臣为了报答陛下知遇之恩，也只有认了。”

说着，赵高真的是泪如泉涌，顺着两边脸颊滚下来。

二世这时遗传自始皇的倔强脾气又发作了，他怒吼着说：

“我们师徒两人掌握着天下权柄，为什么要效匹夫匹妇的牛衣对泣！”

“不错，”赵高借此机会怂恿：“陛下要思振作，展开反制行动。”

“但要如何展开呢？”二世茫然地问。

赵高拿起一只象牙筷子，沾着汤水在席案上指点起来：

“第一，乘陛下出行之便，先整肃地方官员，除掉那些不听话的，重新安插对陛下忠诚的人。”

“但朕对人事方面不熟，是否要找李斯丞相来商量？”

“李斯丞相！”赵高冷哼一声说：“他貌似恭谨，其实内心最不服的就是他，他常自夸，追随先帝将近四十年，虽然没有汗马功劳，但庙堂策划，开国法典，甚至是制定全国车同轨、书同文，全都是他一手所为！”

“那他将先帝置于何处？”二世气愤地说。

“最要紧的，当初他是反对立陛下为太子最力的人。”赵高乘机又放了一把火。

“先整掉他！”二世双手握拳击案。

“不行，他像棵大树，枝干盘根，植入大秦各国阶层都太深，要拔掉这棵大树，必须先消灭他的枝干。”

“不错，先将他放在一边，”二世点点头：“那第二步呢？”

“第二步，是对付这些结党想和陛下争位的公子和公主。”赵高胸有成竹地说。

“他们都没有罪证，如何绳之以法？”二世摇头。

“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陛下说他们结党成群、图谋不轨，就是最好的罪名，其实他们日夜围猎夜饮作乐时所发的怨言，臣这里都有记录，罪证足够了。”

“老师怎么搜集到他们这些罪证的？”二世惊问。

赵高微笑不语，但内心却在好笑——嬴政一生英明，怎么最后生出你这种白痴儿子！

“那再下一步呢？”二世倒有打破沙锅问到底的好奇心。

“公子公主大多与诸大臣有姻亲上的关系，譬如李斯几个儿子都尚公子，而他几个女儿也都嫁的是公子，只要先铲除掉这些想谋位的公子和公主，还可利用株连追究，严办这些大臣！”

赵高说得口沫四溅，二世听得意起飞扬，他兴奋地问：

“什么时候开始？”

“立即开始！”赵高阴阴地回答。

于是，二世在赵高的协助和配合下，沿途展开一连串的血腥整肃。

首先，他逮捕了随着出巡的九位同父异母兄弟，罪名是怨怼诽谤，图谋不轨，其中六名立即在杜城处斩。

另将公子将闾同母兄弟三人囚于内宫议罪。这主要是顾虑将闾统率卫卒已久，怕卫卒会发生动乱，但逮捕以后，发现卫卒并没有动静。二世于是派使者传诏给将闾说：

“公子不臣，罪当死，著派使者监督执行，希公子善于自处！”

将间接过诏书后，不服地向使者说：

“在朝廷之上，我从来不敢僭越为臣的礼仪；在廊庙祭祀，我从来没失去节制；主上问话，我向来小心应对，从未说错过话，怎么能说我不臣呢？死不足畏，就怕死得不明不白，只希望能见到确切的罪证和恰当的罪名。”

“这不关我的事，我只是按诏书奉命行事！”

将闾仰天大叫三声：

“天哪！天哪！天哪！——！我没有罪！”

兄弟三人互拥痛哭流涕，全都拔剑自刎。

在杜城一地，二世和赵高就以莫须有的罪名，处死了九位同父异母兄弟，十位公主也遭到赐绫缢杀。

赵高借此机会大事株连相坐，有罪的宗室、大臣及地方官吏越来越多，人人自危，只有看赵高的脸色行事。

四月，回到咸阳，又有公子十二人杀戮于市，财产尽没于官。

二世和赵高再循线索连坐牵连，整肃的大臣和宗室不计其数。

宗室和大臣全都惊恐不已，平民百姓看到这种情形，也暗自心惊。

如今始皇留下的众多子女，只剩下李斯家的没有动。

赵高在心里想，暂时不要管你们，到时将李斯这棵大树连根拔除时，覆巢之下无完卵，你们一个也跑不掉。

李斯一位女婿公子高，眼看这情形想逃，但又怕自己一个人跑了以后会遭到灭族。为了维护家人的安全，他主动上书给二世说：

“先帝在生时，臣入则赐食，出则坐轿。常赐御府的衣服给臣，也常赐中厩宝马。先帝对臣厚，不能从死，实在是为世不忠，为子不孝，不忠不孝不能立名后世，所以希望主上垂怜，准许臣从死先帝于骊山脚下，臣愿已足。”

胡亥看到公子高这封上书，大为高兴，找赵高来拿给他看，但有点怀疑地问：

“他这样做是否有阴谋？”

赵高傲然地笑着说：

“这些人现在担心自己的命还来不及，哪有时间搞阴谋！”

胡亥大悦，下诏赐钱十万补助丧葬。

最后，赵高将整肃的矛头指向宫内，除了他自己的人以外，大部分的郎官都遇到杀戮和放逐，二世的近侍全都换上他的心腹。

在整肃行动暂时告一段落以后，这时内自后宫，外至各郡重要城邑的守、尉、监、令，全都换上了赵高的自己人。

李斯等大臣已变成了毫无权力的傀儡。

二世闲来无聊，想找事做，有天他对赵高说：



“先帝为了嫌咸阳朝廷太小，所以兴建阿房宫，还未完全建好，先帝就下令停建。接着先帝驾崩，专事丧葬和骊山覆土工作，阿房宫的兴建就完全搁置，如今整肃行动已经告一段落，政局已告安定，骊山工程大致上也已完毕。假若阿房宫未完工就放在那里，乃是在彰显先帝的过失，不太适当。”

赵高听了正合心意，再兴工程，招致民怨，对他将来废二世自立有利。

于是复作阿房宫，一切按照始皇原先计划。

为了表示自己在各方面不输父亲，二世同时也派兵镇抚四夷，军队都派出去以后，咸阳兵力不足，二世下令全国征召五万材士屯卫咸阳，让他们学习射御，并教导他们养狗驯马的技术，以供上苑狩猎之用。

材士再加上建筑阿房宫的工匠囚犯，以及附带而来的人口，咸阳地区突然又增加几十万人，粮食顿告不足。

赵高想出一个绝妙办法，各地征来的材士、工匠和劳改犯，令由派出的郡县负担粮食，轮流换班的人也是如此，咸阳城周围三百里内的粮食不得买卖食用，只能供宫廷及咸阳本地人食用，违者斩首。

这一下弄得天下大乱，因为自带粮食，路上就食用了三分之二，到达地头，所带来的粮食吃不了几天就完了，要等派出的郡县送粮来，又不知要等到哪一天。

于是咸阳附近出现粮食黑市买卖，粮食价格飞涨，当地或外来的穷人连糟糠都吃不起。

到处都有饿死的尸体出现，但咸阳令阎乐是赵高的女婿，他专门报喜不报忧。

民众都摇头叹息，素称富足的关中，除了大饥荒年外，很少有饿死人的现象。

管理皇家钱粮的少府章邯，就曾向二世报告这种饿死人的现象，并提出看法，认为是人谋不善。关中的粮食随军运到外地边塞和在各地的粮仓囤积，在咸阳服役的人却要自带粮食，一来一回 浪费了多少时间和粮食。

二世不懂也不愿懂，因为他从来没饿过肚子，也未见过挨饿的人是个什么样子，连这一点他都比他父皇差得太远，始皇可是呆过邯郸平民窟的。

他要章邯去向赵高报告，赵高没等章邯将话说完，就露出狰狞的脸孔向他说：

“他是看到政局已趋安定，无事找事，危言耸听？看你这个样子，很像是条漏网之鱼，嗯，公子将阎生前好像对你不错！”

章邯连忙告罪，急着辩解，他只是想为主上分忧，所以不禁多话而已。

赵高一对鼠眼炯炯发亮地瞪视他，忽而转作鸷笑说：

“为主上分忧？主上本来不忧的，经你这样一说，他反而会忧起来。你要记得，以后有什么事先来找我，知道吗？”

“卑职记住了。”少府本不属郎中令管，但章邯知道赵高是实质上的丞相，他不得不讨好自称卑职。

赵高没有设法解决粮荒的事，却用二世的名义下达严格命令，凡是发现饿死者尸首的地方，乡里三老都受连坐处罚。

这样一来，路倒饿毙者是看不到了，可是到处出现月黑风高偷偷埋死人的怪异行动。

饿死没有人管，逼得饥饿的人展开偷抢粮食行为，先是偷抢有余粮的大富人家，抢偷完了，就找只有少数余粮的人，这些人仅够家人糊口的粮食

被偷、被抢，被逼也参加抢偷的行列，最后人多势众，竟偷抢官府仓的粮食来。

秦国本部素以男耕女织，市无闲人，路不拾遗，夜不闭户，家家自足，山无盗贼自豪，如今首善之区的咸阳，竟出现饿死人、抢公粮的事，怎不教这些咸阳父老叹息流涕。

先是不管的赵高，现在看到事态严重，他用出最直接简单的办法，派兵镇压捕杀，现场发现者，无论青壮老弱，格杀勿论；事后追捕到的，全发配北边筑长城。

抢风暂时制止住了，偷粮事件却变多了；饿毙者的出现少了，刑场的处决犯却大大增加。

### 1 3

咸阳附近情况如此，全国各地情形更为恶劣。

田赋徭役重得民众负担不了，只得弃家逃亡，流浪人口增多，社会问题也就增多。

山川大泽充满了盗贼，乃是逃亡者最后的去处。打家劫舍，做无本生意，但代价却要守本价的百姓来付，因此，善良百姓越来越少，盗贼却多如牛毛。

一直在等候复国机会的前诸侯余孽，乘机招兵买马，以抢劫或向地方抽保护税为生，等待时机发动。

素来说恨透了暴秦的儒生，这时是最好最有效的反抗鼓吹者，他们利用谶言、预兆和平日代人行礼或占卦，宣传天下将乱，暴秦必亡，他们创作了很多歌谣流传各地，内容全是预言秦亡之日不远。

大秦内外，京城地方，全都成了鱼腐肉烂状态，只要用指头一点就会支离破碎。

众怨像积薪一样已经堆成，现在就只差一点火种。只需一丝星星之火，整个薪堆就会燃烧起来，整个大秦帝国就会付之一炬，烟飞灰灭！

二世元年七月，戍卒陈胜、吴广为屯长，率九百名戍卒往戍渔阳，驻屯大泽乡时，遇到大雨，道路不通，怎样算都已赶不上戍期，依法，九百人都当斩。陈胜和吴广商量说：

“戍期无论如何是赶不上了，要是逃跑，抓到了也免不了一死，假若我们能鼓动众人来一个复楚行动，大不了失败也是一死，与其等死，不如为国而死。”

吴广回答说：

“不错，但是我们也应该有个行动计划，以我们两个无名戍卒，号召不了群众，成不了大事。”

陈胜望着驻地祠堂外下着的暴雨和雷电，陷入了沉思。隔了好一会儿，陈胜以拳击掌，高兴地靠近吴广耳边说：

“天下人都怨恨暴秦很久，只是没有人领导起来反抗。我听别人说，始皇临死本就遗诏传位长子扶苏，但为二世和李斯、赵高勾结起来掉了包。二世杀了扶苏，只有北边百姓知道一点消息，南方的百姓是完全不知道，但扶苏的贤名却是天下人都景仰的。”

“扶苏为公子，乃是文人，总得想出一个武将来辅佐他，否则号召力还是不够。”吴广又说。

“这我也想到了，我有一位名将，不知道你赞不赞成？”

“谁？”

“项燕！楚名将项燕，甚受士卒爱戴，在昌平一战被逼自刎，但他的一些老部下因为先他离开秦军包围圈，所以到现在还不相信他已死。只要我们提出由项燕辅佐扶苏讨伐胡亥和赵高，楚地和平地的有志之士一定会望风响应。”陈胜侃侃而论。

“不错，这个主意很好，”吴广点头，但他想了想又说：

“按照规矩，行大事前，应该占卜一下，但下这样大的雨，要到哪里去找占卜人？”

“这个容易，祠堂里就睡了一个。”陈胜指着一个脸如重枣的小老头说。

“唉，”吴广忍不住叹口气：“年轻人都征光了，这种年近半百的老占卜者也拉来充数！”

“那不正好，真是合该起事，连占卜人都是现成的。”陈胜笑着说。

他们将小老头喊起来，告诉他心中有事，要他卜一个卦，看事情能否成功。

其实小老头在一旁装睡，他们说的话，他早已听了一个大概。

他从背囊中取出他的维生工具——龟壳和蓍草，将祠堂神桌上原有的香烛点了起来，口中念念有词，经过一番行礼如仪，然后查验结果。他捻着花白的胡子说：

“按照卜象，为上上吉，表示凡事可成，但是你所卜的难道是用鬼之名？”

听他这样说，陈胜、吴广更为高兴，信心百倍。

他们商量的结果，除了用这两个鬼魂的名义外，另外还得装神弄鬼一番，才能服众。

陈胜先用帛写好了“陈胜王”的字样，而且是用古体大篆所书。写了多张，偷偷塞在河边渔夫罟网中的鱼腹里，然后再派人买了这些回来加菜，割开肚子一看，好多条鱼腹中都有这种字样。

有些鱼被渔夫卖到小镇上，“陈胜王”的消息由小镇传遍了广大民间。

另外，吴广每当月黑风高、雨势滂沱的时候，便偷偷溜出去，在树林中燃起篝火，然后学狐仙叫着：

“大楚兴，陈胜王！”

闹得这些戍卒夜夜惊恐，连做恶梦，跟着兴起闹营情形，就是有数百人，一起从睡中醒来，大叫：

“大楚兴，陈胜王！”

到了白天，士卒互相谈论，在陈胜背后指指点点，但陈胜装得若无其事。

传言越来越多，越传越盛。

#### 1 4

吴广待人仁慈宽厚，能得士卒之心。陈胜明白，要挑起事端，必须由吴广来实施苦肉计，因此他和吴广事先商量好计策。

那天，大雨停了，押送戍卒的将尉看看明天即可出发，高兴起来，喝了个半醉，他将陈胜、吴广喊到面前交代：

“明天天明时出发，今晚你们要督促士卒做好出发准备！”

陈胜没有说话，吴广却大发牢骚起来：

“将尉，出个什么发，简直是驱羊进屠场！算算限期还有几天，我们就是长了翅膀也飞不到戍地了，按律失期者斩，我们不想这样千里跋涉去送

死！”

“什么？你说什么？”将尉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怀疑自己真是喝醉了：“你再说一遍！”

“我说，我们不想长途跋涉去送死，要去你一个人去！”

吴广这次是一个字一个字的说得非常清晰，将尉也完全听到了，却似乎不能完全明白吴广的意思。他醉眼惺忪地问：

“你们不去，我一个人去，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陈胜和吴广还来不及回话，将尉却像突然清醒，跳了起来开骂：

“什么？你敢说这种话，是不是想造反？来人！将他们两个绑起来！”

陈胜和吴广不动，周围闻声看热闹的戎卒也没人动手。

“来人！来人！”将尉喊了好多声，最后是他自己的几个侍卫上来，其中有个侍卫还劝告吴广：

“你就赶快离开吧，将尉大人喝醉了。”

“我走什么走？”吴广不但不领情，反而瞪大了眼睛吼：我说的是老实话！”

“你这个混蛋！”将尉上来打了吴广一个大嘴巴：“绑起来！”

吴广被一巴掌打得鼻子流血，侍卫们七手八脚地将他绑在祠堂的大柱子上。

“剥掉他的衣服，给我用力抽！”

侍卫脱掉吴广的上衣，露出肌肉结实的胸膛，敷衍的鞭了几下。将尉嫌不够重，他抡起鞭子没头没脑先抽了侍卫几鞭，口中骂着：

“禽娘贼，要你鞭人，怎么是这种鞭法！”

他用力挥鞭，一鞭下去，吴广胸膛就见了血，长长一条鞭痕血淋淋的。

吴广闭眼咬牙忍痛，就是不出一声，围观的戎卒却大声起哄起来。

“吴广的话不错，我们不能千里迢迢赶去送死！”有人喊着说。

“你们想造反是不是？”将尉醉猫似的脚下踉跄不稳，转过身来见到人就乱抽鞭子。

“造反就造反，怎么样？”很多人大叫起来。

有一个戎卒被将尉抽得眼冒火星，怒气上升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夺过鞭子反过来狠狠抽了将尉一顿。

这下将尉的酒完全醒了，大叫着：

“反了！反了！你们胆敢打朝廷的命官！”

“反也是死，不反也是死，反就反，怎么样？”众多的人七嘴八舌地喊叫。

戎卒一拥而上，解掉吴广的捆绑，就用绑他的绳子，将将尉绑在殿柱上。挨过鞭子的戎卒，每人赏他几鞭，没有一会儿他就被打得再也不敢骂人。

“大楚昌！陈胜王！”戎卒群中有人如此大喊。

一呼百应，几百名戎卒全都欢呼：

“大楚昌！陈胜王！反还可以求生，不反死路一条！”

众戎卒纷纷跪倒在地说：

“鱼腹书，狐夜哭，全都倡言陈胜应王，大王就领导我们抗秦吧！”

陈胜推辞再三，吴广和众人一再苦苦恳求，陈胜乃表示答应。

此时在混乱中，已有人杀了将尉和左右两尉，侍卫们亦纷纷投降。

于是，陈胜起称将军，吴广为都尉，以公子扶苏和项燕之名作为号召。

国号为大楚，所有参加起义的人都赤露右臂，设坛为盟，以将尉首级

祭旗，开始出发起义。

## 1 5

陈胜和吴广率领义军首先攻打大泽乡，乡中居民未作抵抗，纷纷投入义军阵容。

攻下大泽乡，夺得民间收藏兵器粮食，义军力量大增。转而攻打蕲县，不久攻克，收编了县卒，更多人志愿从军。

在攻下蕲县后，陈胜命符离人葛婴率兵征讨蕲县以东地区，连下铍、苦、拓、谯等大城。再挥兵围攻陈县，此时陈胜义军兵力已达步卒数万，骑卒千余，战车六七百乘，声势大振。

陈城县令望风潜逃，独有县丞率兵应战，战争失利，县丞殉职，义军一举攻占陈城。

陈胜吴广联名出榜安民，并征求民众参加义军。

数日后，陈胜下令地方三老及各方领袖人物皆来会商议事，与会人士皆一致推崇说：

“将军被坚执锐，讨伐无道，反抗暴秦，再造楚国社稷，何必要假扶苏之名，应自立为王。”

陈胜一听这项建议不错，乃自立为王，国号张楚，张者，发扬光大也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各地诸郡县痛恨秦吏的民众，纷纷起义响应，杀官吏拥兵数千，自称将军及都尉者不可胜数。

函谷关以东，情势一片混乱。

这种情形开始时，地方派使者上报，二世都认为是危言耸听，别有用心，全都交廷尉严审。

从来各郡报急的使者看到这种前车之鉴，当二世再问到时，全都这样回答：

“这些所谓义军全都是些盗贼罢了，郡守和郡尉正全力追捕中，不会有大的妨碍。”

二世大悦，厚赏使者。

但实际情形是，太行山以东地区已闹得天翻地覆，除了陈胜号为张楚王外，武臣自立为赵王，魏咎自立为魏王，田儼自称齐王，刘邦起兵沛县，因兵少自称为沛公，项梁和项羽叔侄，则举兵会稽郡。

## 1 6

直到二年冬（秦以十月为首月，冬季为年初），陈胜所派遣的周章等将领，率军到达函谷关外不远的戏城，号称大军数十万，二世这才紧张起来，急着召开御前会议，讨论如何讨贼。

会议上，李斯左丞相、冯去疾右丞相、冯劫将军等诸大臣全都面面相觑，不知该如何解决问题。

大军全派在南北镇抚四夷，长城监工防边三十万，南方新设四郡及镇守五岭要道四十万大军，两处共占用了七十万部队，一时都调不回来。

再说，王翦、王贲父子此时已死，蒙恬自杀，朝中已派不出能征惯战的名将。再加上二世和赵高最近的整肃行动，能领兵作战的将领几乎杀害殆尽。

而且关中以外地区民众都在造反，想征兵没有那么容易，关中百姓饿的饿、逃的逃，一时要组成能对抗数十万大军的部队，也是难上加难。

二世本人更是一筹莫展，凡事他都和赵高商量惯了，见不到赵高他就

没有主意，偏偏赵高只是个管理皇宫安全的郎中令，没有资格参加讨论军国大事的御前会议。

将军冯劫首先发难说：

“如今山东盗贼争相自立为王，想征讨都抽不出兵来，而建筑阿房宫花这么大的人力和物力，实在应该立即停止，将人力和物力转用在讨伐山东盗贼上！”

李斯和冯去疾也相继发言，支持冯劫的建议。

其他的大臣全都是赵高的人，至少也是见风转舵的骑墙派。他们本来想帮二世说话，但自己也拿不出办法来，而且冯去疾等人说的话理直气壮，想驳也驳不倒，于是全都静坐哑口无言。

二世遭到三位言词犀利的老臣轮番攻击，又气又急，差点哭了出来。

列席的少府章邯看到情况不对，深怕二世会老羞成怒闹出大事，他打圆场说：

“阿房宫工程可停亦可不停，只看陛下对事情轻重缓急的衡量。”

听到他这么说，三位老臣瞪着眼看人，二世则龙心大悦，终于有人为他解围，他高兴地说：

“说说看，除了停建阿房宫以外，你还有什么办法？”

李斯接着发言说：

“章少府，本相今日要你来列席的原因，就是想要你禀奏陛下，皇家度支为了修建阿房宫亏空了多少。你不报亏空数字，证实阿房宫再也修建不下去，反而说阿房宫停建不停建没有关系？”

二世不悦，沉默。

章邯只笑了笑说：

“丞相别急，请听完卑职的话再说。臣认为骊山陵墓大致上完工，可以暂停或只留少数人整理遗下未完工程。据臣估计，大约可抽调三十万人出来，足够组成一支强有力的军队。”

二世还未表示意见，将军冯劫却老气横秋地说：

“这些人大部分都是亡命之徒，将他们武装起来，要是和山东盗贼里应外合，那还得了？这个主意不好！”

“将军是太多虑了，只要赦他们的罪，保证事完以后恢复他们的自由，有功者按军功行赏，他们一定会拼死作战，而且眼前他们就有严密军队编制，只要略作调整，立即可以上阵杀敌。就因为他们都是亡命之徒，作起战来更可以一当十。”

二世大喜，侧目怒视右丞相冯去疾说：

“冯丞相，你认为如何？”

“老臣没有意见，但有一个疑问，谁去统领这支由亡命之徒组成的大军？”

“冯将军，要派谁领军出征？”二世转问冯劫。

冯劫想了想，一半是气话，一半是幸灾乐祸，他笑着说：

“这是章少府出的策略，他领军最好！”

所有参加会议的大臣，数十双眼睛都集中在章邯脸上，想看他们惶恐着急的样子。那知章邯从袖内抽出一卷白绫，上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字，还夹着彩色的作战地形图，要近侍转呈二世，他胸有成竹地说：

“那是臣多日来拟订的一项转换骊山囚徒为征伐军的计划，并附录消灭

山东群盗的作战构想图。”

“啊，看来他真是有心人！”大臣之中有人赞叹。

“不但有心，而且有才干胆识。”另一位大臣钦佩地说。

二世看也未看立即裁示：

“授卿全权处理，封卿为平东将军，择日拜将，丞相和将军着手配合！”

17

回到宫中，二世立即召来赵高，向他抱怨今天御前会议上的情形，这一来正好合了赵高的心意，二世恨恨地说：

“这三个老家伙联合起来对付我！”

“这也难怪，”赵高安慰他说：“先帝在位日久，对每个大臣的性格和底细都摸得清清楚楚，众大臣当然不敢乱说话，或有所作怪的动作。如今陛下这样年轻，凡事都斗不过他们，何必和他们公开举行什么御前会议？话稍微说错一点，就会自暴其短，天子称朕，朕者沉也，就是要群臣听不到他的声音。今后有事要他们上奏简，臣可协助陛下慢慢思考批复，只有陛下抓他们的毛病，他们再也找不到陛下的错了。”

二世当然愿意这样做，省得天天要见那几个讨厌的老鬼。但是他仍感不满意，孩子气地闹意气说：

“朕要那三个老家伙的头！”

赵高连忙安抚他说：

“陛下，现在将有事于山东，不能再节外生枝，内部起哄，等山东事毕再说。”

于是，赵高从此不但控制了朝政，也掌握了整个二世与群臣会面的管道，李斯等大臣要见二世，还得由赵高转请，实质上也就是要等他批准。

这以后，二世常在宫中与赵高议事，很少再接见群臣。

另一方面，章邯果然才智胆识过人。他率领三十万亡命之徒改编的部队出关迎敌，在戏城一战击溃了周章号称数十万的大军，然后紧随追击，在曹阳杀了周章，整个义军士气因之低落，秦军声威又复大振。

二世和赵高为了不放心章邯一战成名，会产生异心，又派长史司马欣和董翳到军中监视，但他们佩服章邯的气识，反而成为他的好友兼好部下。

三人同心合力，在城父围歼张楚主力，击杀张楚王陈胜，张楚亡，属下将领各自领军逃散。

章邯乘胜追击，再破项梁军于定陶，项梁阵亡；再灭魏咎军于临济，楚地义军知名首领全部死亡，只剩下项羽和刘邦所率领的少数部队，奉号称楚怀王之孙的熊心为怀王以示号召。但章邯判断他们短时间内难有作为，于是北渡河水直奔巨鹿，又在当地击溃赵王歇的主力，将赵歇围困在巨鹿。

等到情势好转，前方捷报频传，二世又想起那笔老帐，他和赵高商量以后，由赵高拟稿，下达诏书责备李斯三人，大意是：

“古时尧舜的宫殿，梁木的树皮都不刮掉，屋顶盖的茅草都不修剪，台阶只有三级，还是由泥土所堆成。而禹王治水，亲自操劳，连小腿上的毛都磨掉了，但此一时彼一时也。先帝为天子，天下已定，四夷臣服，所以作宫室以彰得意。今朕继位两年，群盗并起，君等不能禁，反而议论起先帝所为，又欲罢先帝开创的建设，真是上不能报先帝，次不能为朕尽忠效力，凭什么要霸住权位不放？”

三人接诏，多次想见二世解释，赵高都为难不予通报，只是说二世不

愿见他们。

接着另找罪名要将三人下廷尉审问。

冯去疾和冯劫接诏以后，大喊：

“将相不辱！”吞药自杀。

只有李斯自认功大，还想等机会解释，让二世回心转意。

廷尉是赵高的人，按照他的意思对李斯痛加各种刑罚，强按的罪名是他的儿子三川守李由通盗，因为楚盗首陈胜，正是李斯的同乡。

李斯受不了酷刑，只得屈打成招，但他唯一的希望是，丞相身为大臣，皇帝必须在廷尉定罪后亲自派人复验，他希望在那个时候能平反，所以他一直忍耐着不肯自裁。

但赵高早就料到他的心意，他派些心腹御史、侍中装成代表二世复验的使者前去问案，李斯一想翻供，伪装者就露出真面目来，命刑卒狠狠揍他一顿。挨打的次数多了，被打怕了，最后二世派来的真正使者复审，李斯也不敢翻供，于是通盗罪名成立，判决腰斩弃市，灭三族。

正当已经定讞，二世派往三川查案的使者这时刚回来，查明李斯的儿子三川守李由并未通盗，而且已被项梁所杀。赵高警告使者，不得在主上面前乱说话，因为李斯本人已经招供定案。

赵高将审判结果及判决禀奏二世，二世大为高兴地说：

“假若不是赵卿，朕给丞相卖掉还不知道！”

二世二年七月，李斯身具五刑，腰斩于咸阳市。

## 18

那天，天又是阴阴暗暗的，乌云密布，还刮着一阵阵夹着黄沙的大风，时而远方天际闪起火蛇似的闪电，隆隆雷声从远处传来。

就在同一个刑场，李斯曾任监斩官，斩过多少宗室和大臣，包括刺始皇的荆轲在内。

今天刑场内受刑人特别多，他的父、妻、母三族加起来共有三百多人，排成好几列下跪，每个人背后站有一个手执鬼头大刀的剑子手，个个敞开前襟，挺胸凸肚，露出黑黑的胸毛。

观刑台同样是三座，正中台上坐的是二世，距离太远，看不到他脸上的表情。不！连他脸的轮廓都看不清，以往他曾经抱着坐在膝上的胡亥，如今隔他是如此遥远。

他在狱中曾上过三次书给他，连一点反应都没有，这点真和他父亲始皇一样铁石心肠。

左边的监斩台上坐的是赵高， he 现在是达成心愿了，不但接替了他的位置成为中丞相，而且还坐在他惯常坐的位置，亲自将他的三族送上死亡之路。

右边看台上坐的那些宗室和大臣，不知眼前心里作何感想？他们是否在想，下一个又会轮到谁？

检讨他这一生，也许最大的错误，就是不该和赵高这条毒蛇打交道。他自命灵巧机智，能识时务，在别人眼中也被看成是只狡猾的老狐狸。他自认和毒蛇同处，可以不吃亏而占便宜，最多不小心时，准备让他咬上一口两口，却没想到赵高这条毒蛇之毒，无与伦比，咬上一口就会致命！

假若他当初不和赵高改遗诏立胡亥，如今即使他不能再坐丞相的位置，至少也可以优游林下，不会三族三百多口，跪在法场之上，不会身被酷刑，



遍身鳞伤。

也许，他错误的第一步还可以往前追溯，他不应该看到厕所里偷吃人尿、见人犬就仓惶逃走的厕鼠，就拿来和米仓的肥胖仓鼠作比较。现在想想，瘦老鼠还不是活得很好？胖老鼠饱食终日，关在仓库里，一年到头见不到阳光，不见得比那些只要吃饱就能在田地里追逐，在阳光下跳跃的厕鼠快乐。

假若他不想当肥鼠，现在应该是读读书，写写作，在著作方面的成就不会比韩非差。

毫无疑问的，韩非的《说难》等著作一定会流传后世，而他为始皇建立的专制独裁制度，又能流传多久？恐怕到胡亥这一代，就会宣告终结，像胡亥这样乱搞下去，大秦的灭亡，只是几年间的事。

他在潜意识中是否在妒忌韩非这种自成一家之言的人，然后才会怂恿始皇作焚书之举？

不过值得安慰的是，他帮始皇精简了文字，将大篆改为小篆，今后兆亿人都会用到它，后世会为这事，为他记上一笔功劳。

他抬头看看围在刑场四周看热闹的人，看样子比车裂嫪毐和荆轲时的人还要多些。

大秦法令规定不得有闲人，游手好闲的人都要抓去北边筑城，但为什么每次行刑，总有这么多看热闹的闲人？

他再回头看看身后跪着的一漆黑压压的人群，这都是他血肉相连的亲骨肉！

多年前他单身来秦，几十年的时间，竟繁衍绵延了这么多的人！

生命多奇妙，一粒种子撒在合适的土地上，经过时间的培育，自然而然就会繁殖出更多的种子，但一场严寒、一场干旱或是洪水和火灾，又能将多年的成果毁于一旦。

不过，总还会有漏网之鱼，总有任何灾害都摧毁不掉的种子，他们遇到合适的土壤，又会生生不息再来一次。

想到他早已托人带到楚地的幼子，他不禁发出微笑。

他转脸看看跪在身边的中子，也是唯一尚未结婚的。他问正在啜泣的中子说：

“儿子，害怕吗？”

“有一点。”中子不好意思地停止啜泣。

“不要想那么多，人生难免这个结局，也许年轻时死是一种福气，不必经过老、病和其他很多烦恼事！”

“爹，你现在心里在想些什么？”中子好奇地问。

“我在想，”李斯苦笑地回答说：“我答应过你，明年年初休假，带你回去上蔡老家打猎，牵着黄狗到东门去追逐狡兔，现在恐怕是办不到了！”

“爹！”儿子放声大哭。

李斯摇摇头，想伸手抚摸一下儿子的头发，但发觉自己的双手是反绑着的。他只得口头安慰他说：

“儿子，想开点，我们父子还有这么多的亲人同时死，说起来还是件难得的事！”

“爹！”儿子哭喊着。

午时的三通鼓擂起来，人群开始呐喊。

李斯仿佛听到有人喊着说：

“假若这个老家伙不一时被权位迷了心窍，以他对大秦的功劳，将和周朝的周公及召公平美，现在这样，害了自己，又误尽天下苍生！”

李斯蓦然一惊，难道这就是后世对他的定论？

他长叹一声，闭上眼睛。

一阵响雷之后，倾盆大雨下了起来。

## 19

赵高现在掌握了一切权力，包括二世的生活起居在内。以前，他劝阻二世上朝，避免他和宗室、大臣直接接触。他才能在文武百官面前摆威风。尤其是如今上朝的位置，已改在新完成的阿房宫朝殿，建筑巍峨，气派宏伟，带领着数百文武官员高呼万岁，然后由百官向他问早安，真是过瘾透了。

以前他只是掌握实权的黑牌丞相，如今他不但是名正言顺的正牌，而且是高过任何丞相的中丞相。

虽然朝中的掌权者，清一色全都是他的人，但他还是不放心的，他想出一个怪点子，来测试这些人对他的忠诚。

那天早朝后，众臣奏事完毕，二世正要退朝，赵高突然出列启奏：

“陛下请慢点走。”

“什么？”二世一脸困惑的在心里想——每天四更你就来到寝宫外等我起床、梳洗、更衣，一直看到我上车才走，根本不管我猫头鹰的习性，现在我又烦又倦，只想回去好好睡个回笼觉，你又不让我退朝，要耍什么花样？——但他口里问的是：“丞相还有什么事吗？”

“臣有一北边送来的珍奇怪兽，不敢自藏，想转呈送给陛下，还乞陛下笑纳。”赵高躬身说。

“呈上来吧！”二世只有这样说。

赵高向殿前一名郎中做了个手势，郎中向外传令，只见从殿门推来一部栏车，推到殿下，众臣一看，不禁窃窃私语起来。

“明明是只梅花鹿，上苑里多得很，算什么珍奇怪兽？”有人情不自禁说了出来。

赵高狠狠瞪了这人一眼，没有说话，但已暗中记下了这个家伙的名字。

“丞相，这只是一只梅花鹿嘛，上苑兽栏里，就养了很多，也能算是奇珍怪兽？”二世忍不住大笑起来。

“不然，这是林胡献来的林胡马，十万匹当中，难得挑到一匹的异种！”

“丞相说笑了，”二世不解地说：“头上长了一对大叉角，细腿短尾，黄色皮毛，再加圈圈白点，明明是只大水鹿嘛！”

“不然，陛下的眼睛恐怕出了毛病，”赵高严肃地说：“这匹林胡马乃是异种，但皮色是白的，而且并没有长角，不信可以唤诸臣来看看。”

二世要近侍大声传旨，于是文武百官也就没有了什么朝仪，就像市井中看猴子耍把戏一样，团团将兽栏车围住。

看完以后，又再按官阶排班，赵高点名一个个的问，大部分的人都答是马，只有少数人心直口快，直说是鹿，赵高只冷冷地笑着说：

“你的眼睛恐怕和陛下一样有了毛病！”

众大臣问完了，赵高又再躬身启奏：

“陛下听见了，除了少数眼睛有病的人，全都看清是马，这些人已该退休治疗眼睛了。”

二世用手擦了擦眼睛再看一次，兽栏里装的明明仍是鹿嘛！他有点神

情沮丧，问侍立在身后的近侍，这些少男少女都一口认定是"马"！

“朕的眼睛也有毛病了，”二世惶恐地说：“退朝吧，朕也要去治疗眼睛了！马交上厩处理。”

二世退朝，即找来御医看眼睛，所有眼科御医会诊的结论是，皇上的眼睛好得很，就是睡眠不够一点，但也不至于将马看成是鹿。

御医也怕赵高，也将这只鹿认定是"马"。

赵高说：

“陛下眼睛既然没有病，那一定是精神有病，说不定是有异物作祟。”

于是找来太卜，命他卜卦问祖先。

太卜行礼如仪，观察卦象很久，才徐徐地说：

“陛下春秋郊祀，祭奉祖先，全都斋戒不清，此乃祖先降罪下来也！”

二世听了心中更为惶恐，原来祖先讨厌他在祭祀的前一晚还找女人侍寝，怪罪下来了。

于是传诏，居上林行宫斋戒一月，政务由中丞相赵高暂行代理。

在代理政事期间，赵将那些说鹿是"鹿"的人，全绳之以法。

二世在上林闲不住，仍是每天弋猎取乐，随行侍中都摇头叹息。斋戒期间不近女色不沾荤，但却天天杀生，这叫哪门子斋戒！可是怎样劝谏，都是没有用的。

## 第三十章 帝国落日

### 1

二世三年十月，也就是二世皇帝正在上林斋戒时期，包围巨鹿的章邯军，被项羽所率的楚军击败。

这位项梁的年轻侄儿，得到项梁在定陶失败身死的消息，亲率五万军队，紧急渡河，往救巨鹿，也是为了向秦军求战，以为项梁报仇。

渡河以后，项羽下令军中只带三日干粮将来时渡船全都沉没，宿营帐篷庐舍也都烧光，连锅碗盘勺等吃饭家伙一起砸碎，以示不胜必死的决心。

到达巨鹿外围，先遇上北边增援来的王离军，予以击溃并行包围，再向前挺进，一连九次与秦军相遇，九次都将秦军重创。

然后断绝了秦军的粮道，大破秦军，杀了秦军领军的苏角，生擒王离，涉间不愿投降，自焚而死。

当时，救援巨鹿的各地诸侯军早已到达，但畏惧秦军战胜余威，皆坚守壁垒，不敢出战。等到楚军攻击秦军时，诸将都站在壁上观战。

只见楚军无不以一当十，个个奋勇争先，呐喊之声震天。尤其是项羽，身穿黑色战袍，骑着一匹纯黑的乌骑马，身高八尺有余，貌若天神，在敌人阵中左冲右突，所向莫不披靡。

诸侯诸将全都是看呆了。

在大破秦军后，项羽以战胜者的姿态召见诸侯各将，他们进入项羽军帐辕门时，莫不跪下膝行，不敢仰视。

章邯军退却到棘原，项羽军追击到漳南，两军对峙，各自整顿，准备

再行决战。

赵高以二世的名义派遣使者责备章邯，章邯恐惧，派长史司马欣回咸阳见赵高解释并请求援军，赵高不见，还派人在回途中追杀司马欣。幸亏司马欣见机早，从别路逃回军中。

司马欣将赵高不见及派人追杀的情形报告以后，他沉痛地向章邯说：

“现在朝中是赵高当权，二世只不过是被人玩弄于股掌之上的傀儡。假若我们战胜，赵高会妒忌我们的功劳，也会加以陷害；假若失败，赵高必然也会治我们的罪，如今我们是无论胜败都会遭罪，希望将军多加考虑。”

正好这时，章邯的旧识陈余，也写了一封信给章邯，内容大意是：

“秦将都没有好下场，白起和蒙恬就是最好的例子。秦将建功再大不封，而有罪则诛。

今将军为秦将近三战，所亡失的人员以十万数，难免战后算帐。何况，秦亡之日已经不晚了。将军孤立在外，而又有人妒忌掣肘，不是悲哀极了吗？为什么不与诸侯约，反过来共同攻秦，分平地而南面称王，不是太好了吗？”

章邯犹豫不决很久，才派始成为使者见项羽求和。和约未成，项羽又夜渡汗水，大破秦军于汗水边。

章邯再派人求和，项羽征求部下的意见，管军中粮秣的军吏说：

“粮秣所剩不多，和了也好。”

众将领都一致赞成。

项羽乃与章邯立约洹水之南的殷虚上。订约仪式完毕后，章邯流着眼泪对项羽说：

“赵高弄权，嫉害忠良，章邯也是有国归不得了！”

项羽乃立章邯为雍王，随楚军行动，而派司马欣为上将军，率领秦军先行。

行军到新安时，秦军中间出了问题。

因为平素秦派在各地的文官武将，甚至是地方官吏，对各地民众或戍卒都是百般欺凌，现在秦军投降诸侯，诸侯吏卒也乘战胜余威做种种报复行为。

于是秦军吏卒多在私下商议：

“章将军出卖了我们，他自己已封王，却要我们来受人污辱。这次反过来攻击秦地，能入关胜秦则罢了，否则又要随诸侯军回到东边，朝廷一定会杀光我们的家人。”

诸将把秦军不安的情形报告了项羽。项羽召集黥布和蒲将军来商量。两人的看法都是：

“秦军战斗力仍强，假若进关中后生变，就很危险了，不如全部击杀，单独留下章邯、司马欣带领我们入关。”

于是楚军设计劳军，在酒内下迷药，趁秦军迷醉不醒时，将二十万秦军全部坑杀。

关外秦军完全消灭，而关内也成空虚。

## 2

赵高在丞相府密室接见沛公刘邦所派来的使者，他仍然坐在惯常坐的阴暗角落，让灯光投射在客人脸上。

坐定以后，使者首先说话：

“丞相想必看过沛公的信，有了周详的考虑，希望早赐回音，以便在下

返回覆命。”

“急不在这一时，沛公的信，本相已经详细拜读过，但有一、两处值得商议。”

“不知是哪一、两处？”使者问。

“第一，关中必须由本相为王，不得瓜分；第二，沛公以及任何诸侯军不得踏入关中。

至于二世皇帝嘛，就让本相来处理好了。”赵高态度依然强硬地说。

“丞相这样说就不对了，”使者焦急地说：“丞相明明知道楚怀王下令，上将军项羽和沛公，谁先进得咸阳，谁就为关中王。沛公如今兵临武关，只要稍加攻打，即可破关而入；而项羽与章邯军对峙漳南正在和谈，据传章邯军已不稳，秦的大势已去。沛公不是没有能力强行破关，而是怕关中生灵涂炭，才来和丞相商量。”使者的口气也不弱。

“使者可转告沛公，函谷关、武关、散关和萧关为秦之四塞，全都是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的险地，别忘了以前诸侯联合攻秦，一路顺利，直逼关前，但秦一开关迎敌，诸侯就惊惶溃败的故事！”赵高嘻嘻作鹭鸶笑，但他随之语气转得柔和：本相当然也不希望关中变成屠场，所以关外由各诸侯自行分地，本相绝不过问，秦军虽一时失利，但战斗力沛公和使者都应该是知道的，怎样都可退入关中自保，所以这两点是本相的最低要求。”

“丞相高鉴！”使者有点气愤地说：“沛公不入关，项羽亦会由函谷关入关，项羽的嗜杀和沛公的仁慈，可就不能同日而语了！”

“这是本相两点最低要求，”赵高频频摇头：“没有什么可再让步的。”

“丞相不能不讲理！”使者情急，说话也就不客气起来：沛公不能入关，就不能达成怀王的盟约，如何谈得上分地为王的事？”

眼看谈判就要破裂，忽然有一名近仆来报。他附在赵高身旁细语了几句，赵高脸色突然大变，但立即镇定地向使者说：

“使者稍待，老夫立刻回来。”

使者看到赵高态度突然变得柔和，而且自称由本相改成老夫，意味到事情有重大转机。

没过一会儿，赵高回来了。原来是前方来人报告项羽在新安坑杀秦降卒二十万的事。

他在想，这真是一报还一报，长期之战，秦将白起坑赵降卒四十万，如今还债仅只还了一半，关外秦军全部消灭，关中剩下的只是些老弱的地方杂牌部队。

虽然他尽量在表面上装得若无其事，但在谈判中却不再像先前那样毫不让步。最后双方达成协议——

一、准许沛公军入关进咸阳，但象征性占领后立即退军。

二、关中之地一分为二，大部分之地仍号为秦，由赵高为秦王。

三、四处关塞由双方共同管理。

四、使者即回报沛公作进关准备，决定日期通知赵高。

五、赵高这方面尽速做好迎沛公军进咸阳的各项准备，准备好立即通知沛公方面。

临行时，使者笑着向赵高说：

“韩申徒张良现随韩王在沛公军中，他要向下向丞相问好。”

“张良？”赵高印象中没有这么一个人。

“说张良，丞相也许不知道，但提张继，丞相一定会记得起这位故人。”使者说。

“是他！”赵高心中暗骂了一声混蛋，口中却问：“韩申徒在沛公军中从事哪种工作？”

“他名为韩申徒，其实是为沛公运筹帷握，主持大计，要沛公和丞相分关中而治，正是他的主意！”

“这个狡滑的混蛋！”赵高在心中暗骂。

送走使者后，赵高又呆在密室，独自思考很久，研判应该什么时候要二世退位，在沛公军进关以前还是以后？

最后他得到结论：不管何时逼二世退位，他都得要设法让二世迁出警戒森严的阿房宫。

### 3

也是巧合，二世每天在上林猎兽弋鸟，跑马走狗取乐。那天正好有一名黔首误进上林，被二世误当做是野兽，一箭穿心毙命。

二世紧张得和赵高商量，赵高教他的女婿咸阳令阎乐判定为有人谋杀此人，移尸上林，将侦缉矛头指向宫外，这件案子就变成了悬案，不了了之。

这时，赵高正好抓住这个机会恐吓二世说：

“天子无故杀害无辜之人，会遭到上帝的惩罚和鬼神的祸害，所以陛下应该避居宫外，以祛除不祥。”

于是二世移居望夷宫。

这时候，章邯兵败降楚，二十万秦军遭坑杀的消息，赵高再也一手遮天不住，终于有人向二世提出报告，二世紧张得召见赵高，赵高担心祸发，而且沛公那边犹未入关，因此他称病不应召。

二世有天晚上做恶梦，梦见自己在上林行猎，遭到一头白虎的追逐，座车的左骑马（左边最外侧的驾马）被白虎咬死了。

二世闷闷不乐，召太卜占梦，卦象现示：

“泾水作祟！”

于是二世在望夷宫斋戒，并沉四匹白马以祭泾水。

他一肚子闷气，想召赵高来商量，赵高又一直避不见面，正好这时他又得到消息，沛公刘邦将数万人已破武关，他更是急欲见赵高，赵高仍然称病不朝。

二世这下真的火大，他派使者责备赵高说：

“先帝托孤于丞相，朕也全般倚重于你。丞相前多次言，关东盗不足为患，现盗刘邦军已屠武关，正向咸阳推进，丞相又不前来议事，到底为何？奉诏后速来，否则议罪！”

赵高接诏以后，甚感为难，想去，怕与刘邦张良勾结的事，二世已经发觉，此去正好是自投罗网。但又怕再要推托不去，二世一翻脸，兵权如今还有的在宗室大臣手上。而且他自知冤家仇人多，要不是有二世当他的护身符和令牌，眼前忠于他的人，说不定大部分都会倒戈。

于是他召来最核心的心腹——女婿阎乐、堂弟赵成和郎中令，要他们拿出主意来。

赵高首先说了开场白：

“主上一一直贪玩又不听劝谏，如今情势紧急，却又全部责怪于我。假若他听了谗言加罪于我，一定是灭族祸延整个家族，找你们三人来，因为只有

你们才是我最相信的，赶快提出你们的看法，大家商量商量。”

三人都沉默很久，脸色凝重，平日他们都是照赵高命令办事的，这样重大的事情，一时他们哪来的主意。最后还是赵高打破室内的沉默，恨恨地说：

“这个小子，我一直对他不错，没有我赵高，他哪有今天！再说远一点，要是没有我家那个愚忠的傻老子帮他祖父替死，他恐怕生都生不到帝王家。现在他说翻脸就翻脸，真是无情无义！”

“不错，真的是无情无义！”三人异口同声附和，就像山谷回音一样。

“所以，他既然先不仁，我也就复不义！”

“不错，他既然先不仁，我们也就复不义！”三人仍然同声响应。

“废掉他！”赵高突然以拳击案，不男不女地尖声大叫。

这次三个人没有随声附和，而是震惊得面面相觑，意识出事态的严重性。

“你们不同意？”赵高见三人不作声，有点气愤地问。

三人依旧不说话，因为都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
“你不赞成？”赵高来个各个击破，先问阎乐。然后又用威胁的口吻说：“不要忘记，你是我的女婿，灭族也会灭到你的头上！”

“一切听岳父大人吩咐，小婿唯命是从。”阎乐久处赵高的淫威之下，早已习惯讲这句话。

“你呢？”赵高又眯其他那对鼠眼盯着赵成看。

“大哥，小弟还有什么话说，灭族我和你一样首当其冲！”赵成一副豁了出去的神态。

“还有你？”赵高指着郎中令问。

“卑职一向听丞相吩咐，”郎中令硬着头皮说：“但不知废了皇上后，还要立谁？”

赵高本想指着自己的鼻子说：“立我！”但为了怕这些懦弱的家伙会更害怕，不敢举事，因此他说：

“公子婴仁俭，百姓对他都很信服，我想立子婴，各位有什么意见？”

三人当然没有意见，接下去赵高和他们商议了一下明日行事细节：如何由阎乐发动县卒，谎称有盗入宫，然后由郎中令为内应等等。

最后在临散去前，赵高阴森森地对三个人说：

“为了安全起见，让你们无后顾之忧，你们来的时候，我已命人将你们的家人全接来府中了。”

三人背脊发凉，家人已成为人质，不想举事也不可了，好阴险厉害的赵高！

#### 4

望夷宫位于郊外，由郎中令带领部分郎中担任内宫禁卫，外围只有卫令骑射率卫卒千余人担任警戒。

二世一直贪玩，而且施政中心不集中在他身上，因此赵高府第和身边的警戒措施，反而较此地要森严得多。

阎乐率领咸阳城卒两千多人，浩浩荡荡地开往望夷宫。阎乐正好和赵高相反，身材高大肥硕，龙眉凤目，骑在白马上，风度颇为不凡。

郎中令则集合诸郎中，佯称宫中有大贼闯入，打开宫门四处搜索。

阎乐命城卒包围宫门，自己率领千余人进宫，郎中令和卫令骑射在门

口迎住。

阎乐一到达内殿门前，郎中令打了一个眼色，阎乐大声喝问说：

“贼人入得宫内，为何不制止？”

堂堂的卫令骑射，哪里会将一个小小的咸阳令放在眼里！他反叱喝道：

“咸阳令，你别胡说八道，宫殿警卫周密，哪来的贼人？”

“看来你是通贼，所以才隐匿不报，来人，拿下了！”阎乐神气活现地下令：“不然郎中令怎么会请求外援？”

卫令骑射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小小的咸阳令竟敢下令逮捕皇帝禁卫近臣。

就在他还未转过神来时，城卒一拥而上，将他和他的从人都绑了起来。

外面的卫卒闻声赶来，内殿宫门已关，门外城卒和他们战斗起来。平日二世待人暴戾，兴之所至骂人、打人，甚至是令交法办。所以很少卫卒愿意真的拼命，有的远远呐喊，城卒一追上就四处逃散；有的干脆束手就缚，免得事毕以后，追查起来麻烦；真正上来拼命的，全被人多势众的城卒围杀了。

没有卫令的指挥，其他的人也都找地方躲起来，等待事情过去以后再出来。

正在搜查宫内贼人的郎中，看到郎中令带着阎乐和城卒进来，开始时还不注意，一听到殿门外卫卒和城卒的杀伐，才知道事情有变。

郎中令和阎乐带着城卒往便殿上闯，警卫的郎中和武士制止不听，两相打杀起来，这些人才知道郎中令和阎乐反了，郎中和宦者有的格斗被杀，有的逃之夭夭。

二世正坐在殿上假寐，几个美女正在为他捶背按摩，忽然有几支箭射他座前帷帐，女人们尖叫起来才将他惊醒。他勃然大怒，下令左右前去拿人，左右此时都不听话，反而东走西散，一团混乱。

二世带着女人们逃入内室，但箭矢不断射在门上，有几支劲弩竟穿透门插进来。

女人纷纷尖叫着找地方躲藏，二世终究是皇帝，他不愿太失态，勉强镇定地在书案前坐下来，再左右一看，身后只有宦官一名没有走，还是恭恭敬敬地侍立着。

“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？”二世还是感到摸不到头脑的问这名宦者。

“陛下不用问也应该明白，是赵丞相反了！”

“赵丞相造反？”二世仍然有点不相信地问。

“赵高阴谋造反很久，已不是一天、两天的事，连郎中令和部分郎中都合了他的心腹，这是宫中人人皆知的事。”这名宦者淡淡地说。

“那为什么不早告诉朕，乃至演变成目前这种情形？”二世埋怨地说。

“臣不敢说，要是早说，头早就被砍掉了，哪还能活到今天！”宦者苦笑地说。

这时阎乐带着兵卒踢门而入，郎中令大概心中有愧，没有跟着一起进来。

阎乐威风十足地走到二世书案前，立而不跪，他不称二世为“陛下”而称对一般人的“足下”。他说：

“足下骄恣淫佚，诛杀无辜，如今天下人都反对你，希望足下善以自处！”

“我想见见丞相可以吗？”在阎乐的威胁下，二世居然也不敢自称“朕”而



称"我"。

“不行！”阎乐回答得很干脆。

“我愿意得封一郡为王。”二世自认让步地说。

“不行！”阎乐摇头。

“我愿为万户侯。”二世语其中带着悲凉。

“不行就是不行，不要罗嗦那么多！”阎乐开始不耐烦。

“这样好了，我愿意和诸公子一样，带着妻子作平凡百姓。”二世哀求说。

“我是奉丞相命来诛杀足下，以报天下人，你说再多，我也是不敢回报丞相的。”阎乐脸都不转地向身后城卒喊：“来人，斩了他！”

“不要，不要，”二世摇着双手说：“留我一点尊严，让我自己来，我到底是你们的皇帝！”

他拔出佩剑放在颈上，两手颤抖，虽然剑刃割破皮，红红的鲜血流了出来，他就是无法要右手用点劲带动左手，他只得恳求地对身后唯一未逃的近侍说：

“帮帮我，我好痛！”

这名近侍含泪跪下，拜了三拜，哽咽地说：

“臣为陛下送行！”

他站起来，握住二世执剑的双手一拖，一股血箭喷了出来，二世身子缓缓倒了下来，他以两手托住。

## 5

赵高接到阎乐的回报后，立即下令诸大臣公子在朝殿集合，他则带着随从至朝殿等候。

令他感到奇怪的是，朝殿上的轮值人员全都走避一空，偌大的宫殿只有他带来的几百个人，显得像旷野一样的空旷，使人有种荒凉的感觉。

他要随从人员到后宫中找人，总算拉出几十个宦者出来站班充数。卫卒、郎中，很多都是他自认为的亲信，也全都逃走了，因为有望夷宫前车之鉴，他们怕遭到第二次血洗。

这与赵高原先想象中描绘出的场面正好相反。

他脑中预绘的画面，应该是卫卒欢呼，郎中夹道欢迎，宦者宫女喜极而泣的高呼万岁。

尤其是那些阉者寺人，他们更应该拥戴他，他们为他们闯出一片天来。以往阉人宦者在所有人的心目中，乃是最下贱的族类，全是些犯罪之徒或他们的后裔，在宫中做的是比宫女还低微污秽的工作。

他赵高却以阉者做了丞相，为阉者树立了一个阉者当自强的典范，现在更要做皇帝，要创造自周以来开始有阉人的历史。

赵高在大殿中转来转去，时而望一望金碧辉煌的皇帝宝座，他在心里想——

这些卫卒、郎中、侍中和宦者，全是些笨蛋，难道不明白他赵高当了皇帝，内宫的人会更扬眉吐气？

他在想——也许应该根本废除阉人这个制度。怕后宫淫秽？一般富贵人家还不是姬妾成群，也用了一大堆童仆？也许在现行的体制下，他就皇位后，应该规定文武百官中，阉人应占一定的比例，一来可以鼓励阉人上进，二来也可以巩固他的势力，说什么他和他们是同类，应该互相支持和拥护。

应召的这些大臣公子久久不来，他的脚也转酸了，信步走上宝座，身

佩皇帝密玺，密玺在手，他就是真正的皇帝！

他坐上宝座，身体太小，就像猴子蹲在骏马上一样，书案太高，他只能露出一个头，看看自己怎么也不像一个君临群臣的皇帝。

忽然，整个宫殿在摇动，又发生地震了，关中地区这几年来地震接连不断。

殿中武士侍中、侍郎全乱奔起来找地方躲避，一点都不像始皇在世的样子，地震时，砖块瓦片掉在头上，都没有人敢动一下。

在他们心目中，根本没将赵高当作皇帝！

大殿整个在摇动，似乎随时会倒下来。顶上琉璃瓦竟有震碎的，墙上出现裂痕，梁上灰沙纷纷下落。

“禽娘贼的，才完工不久的宫殿就会这样，偷工减料太凶了，我……朕一定要几个人头！”

但他再一想，修建阿房宫，他自己就是总监工，各类材料的大包商全是直接向他接头的，这次他得到的油水可不少，一般富人家几十辈子也赚不了这样多！

他想到这里再也骂不下去。

余震还在继续，他开始考虑要不要找个地方躲一躲，譬如说躲在书案底下什么的。但他再想想，他是皇帝——至少是马上要做皇帝的人，不应该在群臣和宫人面前示弱，他应效法始皇，泰山崩于前，面不改色，飞蝗似的箭雨中，谈笑自若。他自己和别人都这样说过，这才像个皇帝。

接着又是一阵强震，连宝座都摇动起来，他一个坐不稳，头撞在书案角上，昏迷了过去。

## 6

在半昏迷中，他看到半空中出现始皇的脸，龙眉倒竖，长目横睁，满脸愤怒，他用狼音豺声吼着说：

“赵高，你对朕做的好事！”

声音就像霹雳，在空旷的大殿中激荡，震耳欲聋。

赵高吓得立即跪倒，全身像筛米般颤抖，叩头如捣蒜，口中还连连喊着：

“陛下饶命，这不能完全怪赵高！”

“不能怪你，那要怪谁？”始皇沉声叱喝。

“怪我，怪我，全怪奴婢！”这时赵高明白抵赖也没有用，鬼神明鉴一切，跟鬼神还有什么好赖的。

“哼，”始皇冷哼一声又问：“赵高，你想当皇帝？”

“奴婢不敢……”赵高又再接连叩头。

“朕南征北讨，花了十多年的工夫才一统天下，你却想一朝就从一个懵懂无知的小子手中夺去，天下有这样便宜的事吗？”始皇怒极反笑地说。

“奴婢不敢，奴岂不敢！”赵高只说得这句话。

“你也不想想，”始皇以极片刻薄的口吻说：“你少了那一点，还能做皇帝吗？你用什么来君临四海，找什么女人来为你母仪天下？”

“奴婢不敢，陛下饶命！”

“朕才不屑杀你，自有杀你之人！”

始皇狂笑着消失在空气里。

## 7

“丞相醒醒！丞相醒醒！”有个近侍摇醒了他。

“刚才地震很大？”

“很大，很大，”这名近侍顺着他的口气说：“宫中有许多地方的宫室震垮，咸阳民间又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！”

“嗯，”他对民间的灾情不感兴趣：“朕……本相召集的人来了没有？”

近侍犹豫了一下回答说：

“该到的……不，想来的都已经来了！”

赵高伸头由书案看过去，只见到十几位大臣公子稀稀落落地站在朝殿中间，能坐万人的大朝殿，十几个人真像沧海一粟。

“传他们上殿！”赵高对近侍说。

“陛下……”

赵高听到他这样喊，先是心头大喜，但想到始皇愤怒的脸，连忙纠正他：

“丞相宣众臣上殿。”

“丞相宣众臣上殿！”这名近侍担任传宣多年，第一次喊丞相宣众臣，真是怪别扭的。

十多个大臣公子来到书案前行礼，赵高因为太矮，坐在高大书案后面讲话太不舒服，他只得站起来说话。

他先宣布诛杀二世的经过，注意到这些人脸色冷漠，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，他暗暗高兴，看来此举并没有引起众怒。但再一看几个拥有兵权的大臣都没有来，包括卫尉在内，他不免有点紧张，再想到始皇愤怒的脸，他最后只有硬着头皮说：

“今本相为天下诛杀暴虐不道的二世，当然有责任为秦立主，但秦本来就是王国，因始皇灭六国统一天下才称帝，现六国都已复立，秦地只剩下原来的领土，空自称帝，名不副实，没有什么意思，因此，本相宣布，秦复为王国，皇帝复称为秦王，而立公子婴为秦王，大家有什么意思？”

“丞相英明！”十几个人一起恭身答应。

“胡亥暴虐无道，不得称帝，他的遗体宜以黔首之礼，葬于杜南宜春苑中，不得归葬祖陵，各位有什么意见？”

“丞相所见圣明，胡亥不够资格以王礼安葬！”众臣一致同意。

就这样，赵高和十多个公子和大臣，台上台下一唱一答，就决定了国体和君王人选。

散会后，赵高立即将“宗室及大臣会议”的决议书和子婴当选秦王的消息连同国玺，派人送给公子婴，并要他斋戒五日后，进行告庙就任典礼。

## 8

幼公主来到公子婴府中，公子婴将她迎入密室。

她自始皇驾崩安葬骊山后，即自动请求住在兰池行宫，也就是原来皇后厝棺椁之处。由于皇后与始皇合葬骊山，行宫空了出来，而且地方偏僻，二世没有长住的兴趣，于是他干脆作人情，将该处行宫送给她，改称为幼公主府。

她一下车见到子婴，先致道贺之意，跟着就要行君臣大礼。子婴连忙将她拦住，反而是他行了晚辈之礼。他苦笑着说：

“小姑，别作弄侄儿了！这西天道贺宾客盈门，人都是前来拉关系谋职位的，真想不到侄儿这个庭院仅够旋马的寒舍，一下就堆积了这么多的车水

马龙，家中仆人又少，真是忙坏了你那侄媳妇。”

“大王千万别这样说，”幼公主坚持要用君臣的称呼：“天下为二世皇帝和赵高弄乱了，正等着陛下下来收拾！”

子婴只叹了口气，没有再说什么。

进入密室，两人分宾主坐下后，子婴屏退了所有妻妾，要两个儿子见过幼公主。原已在室内的宦官韩谈，也起立拜见幼公主。

五人坐定以后，子婴长叹一声说：

“赵高叛逆无道，弑杀了二世皇帝，本意是想篡位，如今忽然又要传位给我，不知道他到底打的什么主意？”

幼公主笑笑，她指指韩谈，要他来说，他正是当天站在赵高身后的那名近侍，从头到尾，整件事情他都看得非常清楚。

韩谈即席向两人行礼，恭敬地说道：

“地震那天的情形，小人已向公子报告过，幼公主恐怕还不清楚，让小人再简要说一遍。”

于是将那天赵高如何佩玺上殿召集群臣，如何只有十几位公子及大臣应召等等事情简要地说了。

当然他未提到赵高在昏迷中见到始皇的事，因为他看不到始皇，而赵高将这件事看成是奇耻大辱，不会跟任何人讲。

幼公主听了韩谈的话，又考虑了一会，才缓缓地说：

“情况非常明显，赵高是怕群臣反对，他明目张胆地继位会遭到讨伐，所以只有将陛下请出来。不过，我另外从别处得到一个消息，说是他已经和楚的沛公刘邦约好，将秦的宗室完全清除，由他和刘邦分地而治。”

“小姑从哪里得到的消息？”子婴大惊。

连韩谈也摇头叹气，大骂赵高丧心病狂，为了权位，不惜与外人勾结。

幼公主笑了笑说：

“我虽然生活在偏远的兰池，远离权力中心，却没有一日不担心国事，不管怎样，你想逃离政治，政治绝不会放过你，迟早会找到你的头上。陛下你原来不也是不想过问政治？谁会想到今天陛下竟成了这股政治漩涡的中心，所以我一直不放松对外界情况的了解。”

“我自己也没想到，赵高将这个吞不下去的烫嘴山芋，竟丢给了我！”子婴还是作苦笑状。

“所以依我的判断，赵高可能会采取两种行动。”幼公主又说。

“哦，哪两种？”子婴问。

“一个是让你来当傀儡，暂时稳住群臣，然后等楚兵进关到达咸阳以后，以楚兵之力对付陛下和宗室。”

“那第二种呢？”子婴追问。

“第二种行动，就是趁你告庙祭祖的当天就加害陛下！”

“真的？”子婴震惊失色地说：“依小姑判断，哪种行动的可能性比较大？”

“那要看这几天他对掌兵权的大臣整合得怎么样。”幼公主仍然脸带微笑。

“依小人看，他采取第二种行动的可能性比较大！”韩谈在一旁插嘴说。

“为什么？”公子婴和幼公主同时惊问。

“因为据小人所知，卫尉目前已表态效忠赵高，虎贲军都尉也是如此，

赵高答应将他们两人提升为将军。”

“要是这样的话，当然采取第二种行动的可能性较大！”幼公主点头说：“因为赵高以秦王的身分和楚军谈判，对他有利得多。”

“那我要怎么办？”公子婴平日对政治毫无兴趣，只知闭门读书，研究农耕及园艺之学，想用这方面的知识来造福农民，遇到这种情形，难怪他惊惶失措。

“那很简单，”幼公主笑着说：“你不需要去投他的罗网，要他来投你的好了。”

“要怎么做？”子婴问。

“称病，让他来探你的病，他来了，就不让他走出房门！”幼公主轻描淡写地说。

接着他们商量了一些行动细节，连在旁始终未说话的子婴两个儿子也笑了起来。

## 9

赵高一点也没有将公子婴放在眼里。

自秦废除封建制度后，公子只是别人对他们的称呼，其余的生活条件与一般黔首无异，他们也必须靠祖业或是自己工作，才能养家活口。

他赵高平白无故的要他当王，他应该感激他，因此，他对他不存一点戒心。

听说他斋戒五天后就病倒，礼貌上他不能不去问一下病，怎么说，他都是他一颗重要的棋子。

正如幼公主所判断，他准备就在告庙祭祀的那天，找个借口将他和集合的秦宗室一网打尽，省得零零碎碎不太好战。

他只带了少数侍从来到子婴府中，看到他家寒酸的样子，他只有轻视没有猜疑。

他按照观见的礼仪报门而进，将所有的侍从都带进了内院，但到堂上时为子婴的长子子起所挡住。子婴长子向赵高行拜见长辈之礼，赵高开始上来就有三分欢喜，再看这孩子长得身材修长，龙眉凤眼，举止中节，极有气度，神似他的父亲子婴，赵高更增加了七分好感。

他想想告庙那天，这个年轻人就要和那些平日作威作福的宗室大臣一起玉石俱焚，他心中有了点惋惜。

子起行礼后，婉转说道：

“家父病重，经不起这么多人的打扰。”

赵高看了身后的十多名侍卫，不禁心里好笑，这点人要是放在他丞相府中，可说是看不到人，但现在放到子婴家里，的确显得太拥挤嘈杂。

他恍然大悟地笑着说：

“贤侄说得不错，那就教他们留在这里吧！”

子起恭敬地在前面倒退着带路，赵高只带了一名随从进入堂内。

子婴次子子昂早就在卧房门口迎接。

表面上不得不顾及体制，赵高将唯一的随从也留在卧房门外，他踏进房门，先行了个礼，口中禀奏说：

“闻得陛下龙体欠安，老臣赵高探病来迟，还望恕罪。”

躺在床上的子婴，以微弱的声音回答说：

“丞相不必多礼，请上前谈话。”

早有女仆将一副锦垫放在床前，赵高坐下后又问：

“明日为太卜选定告庙就位大典良辰吉日，不知陛下还能勉强支持否？”

“当然支持得了。”子婴掀开帷帐坐了起来，脸色红润，说话中气十足，哪有一点病样？

赵高看到事情不对，口中大喊来人，手上忙着拔剑，只听到门外惨叫一声，他明白那个剑术高超，能够敌对数十人的亲信随从已经遭到暗算，而他的剑还未拔出，一道冰凉的剑锋已经贴在他的颈子上，韩谈此时从帷帐后出现。

他装作镇静地责问子婴：

“老臣拥立陛下，一片苦心，为什么陛下恩将仇报？”

子婴微笑不语。只见帷帐那头走出一位年轻女子，她神情肃然地问道：

“那你自己又怎样向先帝和蒙毅交代？”

耳听提到始皇的名字，眼见幼公主突然间出现，赵高脸色刹时变得苍白，他明白这下是玩完了，他紧闭嘴唇，不再说话。

“赵高，”幼公主愤怒地说：“为人应该感恩图报，虽然你先父对赢家有恩，但始皇在世时，对你也报答够了，以一介奴仆之子，位极人臣，尤其是二世皇帝对你信任依赖，有如父师，你也忍心对他如此？”

赵高自知今日必死，他反而变得愤激起来，他尖声怒吼。

“赢家对我恩重？”他的愤激一转为悲伤：“将我弄得这样不男不女？我早就发誓要将这笔帐加十倍、加千百倍的还在赢家子孙身上！”

“那是帝太后一个人的事，于我们这些无辜的赢家子孙有什么关连？”坐在床边的子婴开始说话：“将他绑起来，交廷尉发落。”

“不，百足之虫死而不僵，打蛇不死，反遭其殃，这是赵高你的名言，”幼公主冷冷地说：“为了避免夜长梦多，韩谈，将他斩了！”

韩谈一挥剑，赵高惨叫一声未完，头已落地。

外院赵高带来的侍从，也早为埋伏的宦者所解决。

## 10

子婴第二日按照预择的良辰吉日告庙继位，仍称为秦王。

他在朝殿中宣布诱杀赵高的经过，大赦天下，并不追究众大臣与赵高勾结的经过，以免株连太多，又得兴起大狱，群臣和民众全都称赞秦王子婴仁厚。

赵高及阎乐则夷三族。

他并下诏，二世皇帝以天子之礼改葬。

这件事还未着手办理，武关方面一日数次报警。

原来沛公用张良之计，派出酈生和陆贾，用重利买通武关秦守将，然后再发动奇袭，一举攻占武关，在蓝田和秦军进行了一场决战，将秦军击溃，就此再没有阻拦，兵如破竹似地直指咸阳。

张良见沛公进军顺利，已有骄态，他赶快建议说：

“诸侯骑兵，进展神速，并不是因为兵强马壮，或是将领有超过秦将的才能，全是因为暴秦行苛政日久，失去了民心，所以主公应以代天吊民伐罪的心情收揽民心，才能得到民众的协助，直捣咸阳。”

“安民的工作我不太会办，子房，你就全权处理罢！”

于是张良透过刘邦下令全军——

敢任意残杀无辜民众者，斩！  
敢取民间一草一木者，斩！  
敢奸淫妇女者，斩！

刘邦的军队本就是以前一些流氓无赖为骨干，再加上一些散兵游勇和降卒所组成的杂牌军。他们作战并不是为了什么远大理想，有的是为了填饱肚子，有的干脆就是想发财，要他们不奸淫掳掠，真比要叫老虎看到肉不吃更难。

刘邦这道严命下达以后，根本没有人理会，连领军的一些下级军官都认为办不到，因为刘邦本人就是个好财贪色的大酒徒。

但张良组织了执法队，在战场和后方巡逻，遇违犯者立即处决，上级并受到连坐处分。

几次下来，全军都有了戒心，再加上张良斩了几名纵容部属烧杀掳掠的将领，全军上下震惊，明白这道严令不只是说着玩玩的了。

于是，刘邦部队所到之处，全是秋毫不犯，鸡犬不惊，相对的也越来越受民众的欢迎。

每到一处，民众都纷纷抢着来劳军。

另外，每新攻占一个地方，张良就用刘邦的名义召集地方父老，订定简单的约法三章：“杀人者死，伤人及盗者抵罪。”其他苛杂秦法一律废除。

这样一来，秦国民众莫不额手相庆，秦国军队更战无斗志。

子婴只当了四十六天秦王，刘邦军就进入了咸阳。

1 1

秦王子婴元年，沛公刘邦先诸侯军攻到咸阳，他先不进城，而是约秦王子婴到霸上投降。

秦王子婴事实上不是不想抵抗，而是和当年秦军入侵齐国一样，连御前作战会议都召开不起来，文臣武将全都跑光了。

在毫无选择的情形，他只有按照刘邦规定的时间和地点去请降。

那天一大清早，他就素车白马，颈子上套着象征锁练的白布条，穿着单薄的白袍，跪候在轺道地方的道路旁，等着刘邦的驾临。

他手上捧着沉重的天子玉玺，旁边有一包兵符和派遣使者传令的节。

十月，冬天已经开始，道路旁的草木都蒙上了厚厚的霜，小河也已结冰。他回头看看身后跪着的十几个家人，全是和他一样畏缩着颈子，全身冷得发抖。

是从哪一代开始立下这个规矩，投降的君主必须穿刑衣、戴刑具，跪伏在路旁？

也许他该维持君主的尊严自裁，但一死百了，他会看不到这场戏的落幕。

自祖父始皇征服六国开始，他就是这场悲剧的旁观者，他看到秦国灭亡别个国家时，祖父、朝中大臣以及全国民众的举国狂欢，如今又看到自己国家被别人所亡时的沮丧和悲痛。

这场高潮迭起，大片大落的悲剧，胜利狂欢时，他只是个彻头彻尾的旁观者，从来未卷入过。他一直读他的书，研究他的农耕和园艺，整天脑子里想的是如何使麦子更能抗寒抗旱，如何使瓜变得更大一些。

但最后命运的网罗找上了他，不知不觉的，心不甘情不愿的，竟来主

演这场时代大悲剧落幕时的主角。

刘邦带着他的人从路那头出现了，说实话，他率领的这批人马真的不怎么样，没有统一的制服，有的穿着掳获自秦军的甲冑，光鲜明亮，在朝阳下闪闪发光；有的仍旧穿着在田里做工的操作服，补了又补，缝了又缝，全身上下都是补丁。

他们大声笑闹，咒骂，几乎并不将各级长官、甚至是刘邦这个统帅看在眼里，一点都没有军队应有的肃穆之气，倒像是一群朝山拜神的游客。

就是这支乌合之众的杂牌军，竟击败了素以军纪严明、骁勇善战闻名的秦军？

为什么历史一再重演？以前六国君主一直纳闷，为什么他们看来军容极盛的军队，老是遇到光头赤脚的秦军，就像如汤泼雪一样，不溶自化？现在倒过来轮到他问这个问题！

刘邦骑着马，带着随从过来，没有按照应有的礼节，下马来向他慰问，只命人从他手中接过玉玺，自地上收起符节，没有问过他一句话。

他只用鄙视怜悯的眼神看着他，口中却在和别人讨论他的生死，就像主人讨论如何处置一条失去工作能力的老牛。

“杀掉算了。”一名身材魁梧、神情威猛的武将说。

“不错，留下总是个麻烦。”旁边很多人附和。

刘邦看了看旁边一位书生模样的文臣，后者摇了摇头，于是刘邦装模作样地说了：

“怀王所以派遣我先入关，乃是因为我度大能容，现在人家既然已投降，还要杀人家，不是好事！”

刘邦说完话，看他一眼就走了。

他被收进咸阳廷尉大牢。

## 1 2

刘邦率领他那批杂牌军进入咸阳，他和他的部下首次大开眼界，看到了梦寐以求的花花世界，真的像是“叫花子吃死蟹”——只只都是好的。

在举行过入城式，享受过万民跪地迎接的愉悦后，刘邦参观了壮丽宏伟的阿房宫，坐上了朝殿的宝座，就赖着不想走。他对张良说：

“既然已进来了，就在这里安置吧！”

张良还没来得及回话，刘邦的侍卫长樊哙却大声吼着说：

“主公，我不赞成留居此地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刘邦不悦地问。

“这里美女如云，各种享受设备全有，只怕主公带头，诸将和众士卒都跟着这样做，你争我夺，说不定为了争财宝、抢女人，先就自相残杀起来，到时候管都管不住。”

“张良，你看如何？”刘邦转脸问张良。

“主公，现在一切都未安定，要享受，来日方长，”张良不急不徐地说：

“尤其是据报，项羽正率领着大军往函谷关而来，虽然按怀王约，先入关者为王，但项羽并不是个肯为盟约所约束的人，我们不能不预作应变准备。”

刘邦无语，脸上仍充满了留恋不舍的神情。忽然，他想起什么似的问左右说：

“萧何呢？”

“他忙着去收秦藏的天下户籍资料去了。”左右有人如此答复。



刘邦蓦然惊醒，向张良说：

“我听你们的意见，还军霸上，秦宫和府藏全部加封条，等候项羽来时，再一同处理吧！还军以前，我们还有什么事要做的？”

“召集地方首长及父老，宣布我们的‘约法三章’。”张良高兴地回答。

于是刘邦召集了地方父老及意见领袖至朝殿集合，他宣布说：

“各位乡亲父老，人民受秦苛法严刑的痛苦已经太久了，如今应该全部废去，我只跟各位约法三章：‘杀人者死，伤人及盗者抵罪。’其余官吏、职务工作一切照旧。刘邦此次来，是为秦国百姓谋福利，不会有所侵犯，所以请各位父老转告民众不要害怕，而我的军队立刻还驻霸上，等待诸侯军全部到达后，再商量善后问题。”

接着，他又要诸官吏派人到各县乡传达这项消息。

于是秦人大喜，争着带牛羊酒食来劳军。刘邦又一一推辞说：“粮仓的粮食多，不要各位破费。”

秦人更加高兴，唯恐刘邦当不上秦王离去。

但没过多久，项羽带着他的部队来了，像暴风雨一样，杀子婴，火焚阿房宫，咸阳大火，接连烧了三个月都没有完全扑灭，刘邦也被逼撤离。

秦人的希望完全落空。项羽和刘邦的“楚汉相争”，又是另一场悲剧的开始。

## 尾 声

咸阳外，泾水旁，两座新坟并排陈列，墓前还残留着祭奠的酒渍和纸钱灰，香还没有灭，细小的蜡烛却已燃尽，变成洒地的红泪。

蒙武留恋不舍地徘徊在两座坟之间，不时用手摸摸墓上的石块，他叹口气对齐虹说：

“总算完成心愿，将他们弟兄俩迁移到我们的身边，不要一个在东，一个在西，祭扫起来都不方便。”

“他们兄弟在地下也有个伴，”齐虹体贴安慰地微笑说：

“你为秦国付出得够多了。”

“白发人送黑发人，本来是人世间最大的悲哀，但再想想，也就没什么了，人只要活得好，不必活得久。死要死得光荣痛快，不要死得屈辱，受尽折磨！”

蒙武感触地说了很多。

蒙武和齐虹都已老了，躬耕的结果，蒙武的脸变得黝黑，上面布满皱纹，手掌长满了老茧。齐虹也已白发苍苍，昔日的姣好容颜已逝。

但他们恩爱的感情，一如在齐国相遇时。他们日夜相伴，四目相对时，仍然会发现对方的眼神里，充满关爱和热情，谁说爱情会随着年龄减退？

“可惜我没有帮你生个一儿半女的。”齐虹惋惜地说。

“你现在还感到无子的寂寞吗？”蒙武真心关切地问。

“寂寞？不！”齐虹笑着打趣说：“有你这么一个老儿子，就已经够我烦了。”

“真的，生儿养女有什么好，从生下来就为他们烦，一直要烦到自己的眼睛闭上。”蒙武一半是说真的，一半也是为了安慰齐虹的愧疚，齐虹在别的事上看得开，独独对这件事一直耿耿于怀。

蒙武抚慰地握住她的手说：

“蒙恬五子三女，蒙毅三子二女，这么多的孙儿孙女，你还嫌不够吵？再过几天，他们都要集合到这里来祭坟，我们的那几间茅屋恐怕不够住。”

“好在只住几天，不然真得盖新的屋子，”齐虹点头说：以前在齐国，只怕房子没人住闹狐闹鬼，没想到也有怕房子住不下人的一天。”

“你还留恋在齐国的那种生活？”

“不，回想起来，那段生活像地狱，现在像天堂！”

“东南边战火正炽，那里才是真正的地狱！”蒙武长长地叹口气说。

“依你看，这次刘邦和项羽的天下之争，谁会赢？”齐虹好奇地问。

“我们说好不谈政治的。”蒙武抗议。

“但这不是谈政治，是打赌。”齐虹笑着说。

“你赌谁赢？”蒙武问。

“我说项羽气概盖世，刘邦一副老奸巨猾像，我喜欢项羽。”

“你是说项羽会赢？”蒙武也笑着说：“那你就输定了，天下本来就是属于脸厚心黑的人所有，谁能奸猾谁就赢！”

“我是说喜欢项羽，并不是赌他会赢。”齐虹争辩说。

“两个人的看法一样，还有什么赌好打！”蒙武装着有点生气。

齐虹牵其他的手，指向西边天际说：

“太阳快下山了，我们回家吧！”

蒙武若有所思地自言自语：

“嬴秦这个酷烈的太阳西沉了，明天又会升起一个什么样的太阳？”

